大宋帝国之东风破

丁牧◎著

一个绝色佳人、
几块太湖石，
成了压倒大宋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文艺全才，
游戏人间，
沦为史上最屈辱的帝王。

大宋帝国之中原乱

丁牧◎著

大宋帝国之残阳烈

丁牧◎著

大宋帝国三百年拐点剖析
小说改编影视剧筹拍中

作者丁牧教授
《百家讲坛》之“宋徽宗之谜”主讲人

高尚与卑鄙，正义与邪恶，阴谋与爱情，苟活与牺牲
——照见乱世中的人性！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宋帝国之东风破

丁牧◎著

一个绝色佳人、
几块太湖石，
成了压倒大宋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文艺全才，
游戏人间，
沦为史上最屈辱的帝王。

大宋帝国之中原乱

丁牧◎著

大宋帝国之残阳烈

丁牧◎著

大宋帝国三百年拐点剖析

小说改编影视剧筹拍中

作者丁牧教授

《百家讲坛》之“宋徽宗之谜”主讲人



高尚与卑鄙，正义与邪恶，阴谋与爱情，苟活与牺牲

——照见乱世中的人性！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总目录

东风破
中原乱
残阳烈

大宋帝国之东风破

丁牧◎著

一个绝色佳人，
几块太湖石，
成了压倒大宋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文艺全才，
游戏人间，
沦为史上最屈辱的帝王。

大宋帝国三百年拐点剖析
小说改编影视剧筹拍中

作者丁牧教授
《百家讲坛》之“宋徽宗之谜”主讲人

高尚与卑鄙，正义与邪恶，阴谋与爱情，苟活与牺牲
——照见乱世中的人性！



大宋帝国之东风破

丁牧◎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东风破

丁牧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风破／丁牧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43-5422-5

I．①东…　II．①丁…　III．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2874号

东风破

作　　者：丁牧

责任编辑：姚冬霞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9.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422-5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后记
返回总目录

前言

历史题材的叙事作品历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帮助我们明大义、辨是非、晓善恶、知荣耻、避覆辙、求奋进。

北宋末年是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和社会极为动荡的历史时期，也是相当值得后人反思的一个历史时期。乱世之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高尚与卑鄙、正义与邪恶、阴谋与爱情、苟活与牺牲，都一一展现于本书描绘的历史画卷中。

弘扬真善美和民族正气，坚持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道德情操，这是文艺创作主旋律的要求。多样化，则是提倡在题材、形式与创作方法上的丰富多彩，百花齐放。这两者并不矛盾，并且可以相辅相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或可谓之一部力求将主旋律与多样化创作原则结合起来的作品。

书中的故事令人惊心动魄，而当阅毕掩卷，诸君之所思所得，可能又将不止于故事本身。

一

这是大宋朝宣和元年（1119）的一个秋日。东京汴梁城中。

旅居在一家小客栈里的楚红很早便起了床。这姑娘年方十七八岁，生得眉清目秀，身材颀长。大约是常年习武的缘故，其眉宇间常流动着一股凛凛英气，令人观之忘俗。孤身漂泊在外，为了避免麻烦和意外，不引人注意和起疑，这些日子她一直是男人装束，倒更显得英姿飒爽。手脚麻利地洗漱过后，趁着清晨时分客栈院里寂静无人，她走出房门，舒展身躯练起一套拳脚，将周身的筋骨活动开来。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除遇上特殊情况，无论严冬酷暑，从不间断。

她是为了追杀仇人潘世成来到汴京的。

楚红祖籍江淮。她的父亲楚怀中，进士登科后被外放到荆湖北路的一个州里去做了一名小小的司户参军，家眷便随之搬到了那里。楚怀中的殿试成绩本来是比较出色的，尤其是其国策之笔，颇令主考官拍案叫绝。以他的才学衡量，本应大有希望留在京畿任职。事实上有许多等第排于其后的举子都进了馆阁，或者被委授了诸州通判及县令等相对较高的职位。而他却没有被量才录用。

曾有热心人指点过他，此皆因他没有使银子上下活动打点，并且寻找到一个有力的靠山。欲求仕途通达，不能没有靠山，这是官场上的铁定法则。即便有人凭借学识才干受到了一定的重用，如果无所依傍，日后也不会顺利。

年轻气盛的楚怀中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没有必要也没兴趣去寻找什么靠山。他觉得做官先从底层做起有一定的好处，可以使自己经历一些基本的磨炼。他相信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扎扎实实地步步登高是能够实现的。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几经迁调，他的职位仍不过是个平湖县尉，品阶原地未动。尽管在此期间，他曾破获过几起大案，有的案子还惊动了朝廷。亦有同科好友惜其才干，向吏部或州府做过举荐，却都没起到什么作用。楚怀中这才领教了官场法则的厉害。

蹉跎多年，楚怀中当年的雄心大志已消磨殆尽。况且人的秉性乃天生铸就，让他再改弦更张去钻营巴结，他根本也做不来。愤懑之余，他不得不认命，对此生的仕途前程不再抱什么指望，只求勤勤恳恳当好自己的县尉，让一家人生活得平安温饱便知足了。由于他办差勤勉，待人热情，处事公道，虽是职位卑下，在当地百姓和南来北往的朋友中却颇有些人缘和威望，这多少抵消了一点他在官场上失意所带来的遗憾、惆怅。日子便这样年复一年地过下去。

谁知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祸事是由朝廷采集花石纲引起的。当朝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做端王时就酷喜赏玩花石，即位后为扩建后宫，便开始大肆向天下特别是江南一带搜求奇石异宝。宦官童贯因承办花石纲得力大受圣宠。被贬谪于杭州的旧臣蔡京看准了皇上的嗜好，力投其好，献宝有功，不仅被起用入朝，而且很快累迁至首席执宰。路州府县各级官员看到进贡花石竟然是一条加官晋爵的捷径，莫不闻风而动，争先恐后不择手段地搜刮民间珍奇媚献朝廷。贡品也由最初的奇山异石，逐步扩展到金银、犀玉、翡翠、玛瑙、铜鼎、陶瓶、竹藤、花木，无所不包。一时间，中原大地被这股祸国殃民的妖风刮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

这股妖风自然也波及了楚怀中所在的平湖县。在这里操办此事最为上心的，便是号称潘大虫的豪绅恶霸潘世成。

这潘世成四十来岁光景，年轻时也曾考过几次科举，却都是一败涂地，遂绝了登科之念。倚仗着祖传家底殷厚，他在当地颇结交了些狐朋狗党，竟日里吃喝嫖赌，欺行霸市，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过得倒也逍遥快意。只是未能混得一身官服穿穿，终觉为人生一大憾事。朝廷采集花石纲之风刮起后，这条大虫窥到了投机的机会。官府搜刮民间珍宝，恰恰需要潘世成这样能够称霸一方的代理人，于是这个潘大虫，便成了协助当地州县在乡里征集贡品的一员干将。美其名曰什么承办使。

潘世成承办这等勾当可谓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原来此人虽在文赋策论之类正经学问上一塌糊涂，而把玩玉石珠宝却无师自通。对于当地何处何人持有何等珍稀之物，潘世成不说是了如指掌，也基本知道个大概。每每上门索寻，均是十拿九稳。因此领办此差不久，他便成就斐然了。官府对他赞许有加，他本人也借机从中捞了不少好处。于是他便越干越起劲，越干越上瘾，哪天不抢得几件珍品入怀，就觉着浑身不舒坦。

潘世成原就霸道，现在又顶着为朝廷办差的名义，在乡里恣意强取豪夺，无人敢忤其意。然而在一个花石匠身上，他却碰了钉子。这花石匠乃是一个堆石砌玉的高手，也是一个奇石异景的收藏家，当地人称花石王。潘世成要搜集贡石，自然不会不打他的主意。但几次上门索要，花石王只拿些普通花石搪塞，后来干脆就闭门谢客了。

潘世成一再受挫，心头窝火，加之早对花石王的珍藏垂涎三尺，就认为很有必要让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家伙，尝一尝专政铁拳的滋味。乘着有一日花石王及其家人外出之际，潘世成带领家丁破门而入，将花石王珍藏的上百件罕世绝品搜掠一空，并将其家中一应物件砸了个稀烂。花石王回到家中，见毕生的心血横遭打劫，化为乌有，急火攻心，怒塞七窍，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栽倒，没过半夜便咽了气。

花石王的妻子儿女戴着重孝找到县尉楚怀中，哭诉了事情原委，哀求县衙为他们主持公道，惩办凶手。楚怀中本来便看不惯潘世成这个地痞恶棍，对朝廷纵容各级官吏在民间搜掠贡品之举更是早有不满，闻听发生了这等明火执仗地强劫民宅、致死人命之事，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当即带了两名捕快，也未禀明县令，直接就奔潘宅去锁拿那潘世成。

楚怀中这事却做得孟浪，也低估了潘世成的势焰能量。潘世成既然敢做出这样无法无天之事，自是有恃无恐，哪里会将一个小小的县尉放在眼里。他漫不经心地看着找上门去兴师问罪的楚怀中，用草棒剔着牙缝说道，姓楚的你听明白喽，潘爷我征集贡品乃奉旨行事。只要是皇上喜欢的东西，甭管它原本姓张姓李，要哪件就得献哪件，隐匿不交这本身便是死罪。别说那花石王是自己气噎而亡的，就是我潘爷一巴掌拍死他，也是他罪有应得。

楚怀中忍抑着怒气，沉着脸说道，我没工夫与你磨牙。这些个混账话你留着到大堂上说去。

潘世成哂笑着问楚怀中，可有县衙的拘捕传票？

这一问就将楚怀中问得有点被动。楚怀中走得急，未曾领得传票。其实即便是他想到了要带传票，平湖县令若知是去捕潘世成，也不会率尔签发。

潘世成见楚怀中语塞，傲然作色道，楚县尉，你这可就是擅闯民宅了。现在你乖乖地给我道声歉，潘爷我大人不把小人怪，对你的无礼举动可不予追究，否则改日我潘爷有暇，咱俩还真得到大堂上会一会。

楚怀中被潘世成这副骄横无赖嘴脸气得七窍生烟，狠狠地哼道，拘捕传票我自会补给你看，今日你且先随我去衙门里走一遭吧。便喝令两个捕快上去拘拿潘世成。

一向霸道惯了的潘世成何曾吃过这个，登时黑了面皮喝道，姓楚的，给你个台阶你不知道下。潘爷这宅子是随便哪条狗就能进来撒野的吗？来呀，把这几个不知好歹的畜生给我轰出去。随着这声喊，呼啦啦便涌出来二十几个手持铁棍的家丁，与楚怀中和两个捕快动了手。

楚怀中没想到潘世成居然猖獗到如此地步，后悔不曾多带几个人来。眼见得形势于己不利，他忙带着两个捕快边抵挡边往后撤。两个捕快吓得屁滚尿流，一出潘宅便抱头鼠窜。潘世成却不肯罢休，厉喝家丁追上去，好好教训一下那几条不长眼的畜生。

楚怀中生怕属下被那群狗仗人势的东西追上打出个好歹，便留在后面一力招架阻挡。论武功楚怀中虽非一流身手，却也远在那些家丁之上。只是由于当时众寡过于悬殊，那些家丁出手又狠，而楚怀中却顾虑着切莫一着不慎，弄出条人命或者弄残个身子不好收场，在搏击手段上不敢十分放开，这便使那帮家丁得了便宜。未经多时，楚怀中身上已是棍伤累累。

这时又有一记重棍盖顶击来。楚怀中欲待腾挪闪避，却因腿脚负痛迟了半步。那铁棍挟着呼啸风声猛砸在他的后脑上。楚怀中眼前一黑，扑通栽倒，便再也没有爬起来。

楚怀中之死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在他的妻女头顶上炸响。楚妻闻讯，当时便昏厥过去，此后便一病不起。楚怀中的女儿楚红几番哭昏在父亲灵前。激于义愤的乡邻们帮助母女俩殓葬了楚怀中，又请人帮她们写了诉状呈进县衙，恳望县令秉公执法，严惩凶犯，为因公殉职的楚怀中报仇雪冤。

那平湖县令素知潘世成乃此地称霸一方的人物，现今又正承办着花石纲，与州府大员有着直接的联系，是个不大好招惹的主儿。且事出之后，潘世成已及时派人送去了大大的“孝心”。县令自然是不愿也

不敢轻易开罪潘世成，于是便推托，此案乃是由潘世成为州府办差而衍生，须由州府衙门追根寻源而断方妥。

楚红拜托乡邻照看着病中的母亲，自己奔了州府衙门所在地再递诉状。往昔楚红还不曾孤身出过远门，自从家中惨遭横祸之后，她仿佛在一夜之间褪尽了稚气。悲愤和仇恨滋养了她的能力与胆魄，只要能够为父报仇，在她心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不敢做和不能做的事。

知府也是早已被潘世成用银子打点妥帖了的。而且他知道，潘世成因置办贡品有方，名声已传到朝廷的奉应局，据说还受到过当朝太宰蔡京的称赞，指不定哪一日便会鸡犬升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焉肯为了一个区区县尉的案子结怨于潘世成呢？就推说此案既发生在平湖县，理应由该县自去裁断，本府不宜越俎代庖。

如此这般地推来推去，这场人命关天的案子就等于没有人管了。楚红往日常听父亲在茶余饭后议论官场的黑暗腐败，只道那是父亲仕途失意的郁闷之语，没有更多地往心里去过。现在她对此有了切身的感受，而且其深刻强烈程度远远地超过了父亲。

得知诉讼申冤无望，楚妻气满胸臆，恨结六腑，病势一日重似一日，百般医治无效，不久撒手人寰。

此时的楚红已经没有了眼泪，也不再对依靠官府申冤抱任何幻想。埋葬了母亲后，她整整三日闭门不出。极度的哀伤和刻骨的仇恨，在这三日里渐渐凝成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用暗杀的方法，亲手干掉元凶潘世成，以慰父母在天之灵。她冷静地衡量了自己的条件和能力，认为凭借她十几度寒暑苦练出来的武艺身手，只要机会得当，宰掉那条十恶不赦的潘大虫不成问题。

这三日的思考，决定了楚红此后一生的道路。

萌生暗地里报复潘世成念头的非止楚红一个人。楚怀中之死是激

起了公愤的，只不过慑于其淫威和官府的袒护，百姓皆是敢怒而不敢言。但不敢言不等于不敢做，不敢明着做不等于不敢暗着做。面对强权霸势，不甘俯首帖耳忍受欺侮的人们唯一的反抗办法，就是暗中出手。

楚红尚未行动，潘世成的家丁已经接二连三地开始失踪。有的家丁的尸首后来在某些隐蔽处被找到，从尸首上可以看出，致死其人的方法都是既原始又凶残。有的人就干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潘世成本人更是屡屡履险。一次外出办事，若不是他警觉地闻察耳边风声异常，躲闪及时，楚红的暗镖几乎洞穿他的眼眶。令潘世成备觉可怕的是，在他的宅院里竟然也出现了暗杀者。一日午后饮茶，潘世成见茶汤色泽不对，以为丫鬟误用了陈年旧茶，生气地掼了茶盅，命丫鬟重沏新茶来饮。他豢养的一只大狸猫凑过去舔那茶汤，只舔了两口便突然全身抽搐，蹬腿毙命，唬得潘世成出了一身冷汗。潘世成亲手用香火将泡茶丫鬟的乳房烧得一片焦煳，也没问出个子卯，因为那丫鬟委实不知道神秘的下毒者究竟是谁。

潘世成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退路了。是到了离开脚下这块土地的时候。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不要说其他的暗杀者，仅楚红这小丫头一个人，迟早也会取了他的项上人头。他很后悔当初轻视了这丫头，没有及时设法斩草除根。现在再想悄悄地做掉她已经非常困难，她已经是居无定所，来去无踪了。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面对看不见踪影的重重杀机，潘世成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恐惧的滋味。三十六计走为上，在这块穷乡僻壤上厮混了几十年，早也待得够了。一辈子做个土财主有何意思？潘世成盘算着，自承办花石纲以来，自己前前后后孝敬蔡太师的东西也不算少了。凭着这种虔诚的奉献精神，进京去托蔡太师说句话，在朝中补个一官半职，大约无甚问题。到那时锦服玉带，扬威耀武，我潘某人的下半生当又是一番风光也。

思谋既定，潘世成妥善安置、封藏了家资，留家眷暂守宅院候信，自己仅带亲随潘贵一人，便悄悄地奔赴了汴京。他自以为走得十分机密，然而得道多助，只隔一日，楚红就获悉了他的去向。

潘世成并不知楚红已追踪而来，但出于防范的本能，在初到京城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是十分谨慎。除了派潘贵至蔡京府上递了一封书信，并附上一份厚礼外，他基本上是足不出户地待在驿馆里。可是时间一长，便有些耐不住这囚徒一般的枯燥生活了。特别是给蔡府送上书礼后，一直未得回音，令他愈发地焦躁不宁。他思忖是不是那礼品的价值还太低，未令蔡京看得上眼，后悔没从家中多拣几样名贵珍品带到京城。

一日潘世成闲极无聊，实在耐不得寂寞，便出门上了街。京都的繁华景象令他大开眼界，并且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从此他就不顾潘贵的劝阻，开始三天两头地外出游逛，渐渐地便被楚红探得了踪迹。

这一日，潘世成踏进闹市区的一家古玩店，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只落满灰尘的古鼎。端详察视一番后，问店主这只古鼎卖多少钱。店主做出高深莫测的神态，对他说这是初唐时的物件，可惜人多不识，其实奇货可居，开价要两千两银子。潘世成淡淡一笑，随口说出这古鼎的几处破绽，断定它不过是件赝品。店主不服，与他辩了半个时辰，总算说服了潘世成。但潘世成依然嫌贵，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最终以一千两银子成交。

因是随潘世成出来随意闲逛，潘贵只带了些散碎银两，身上没揣大额银票。潘世成便与店主约定，明日上午来此交银取货。店主恭敬地送走潘世成主仆，心下十分高兴。总算碰上了个有眼无珠的乡巴佬，可以将这件碍手碍脚、无人问津的破鼎扫地出门了。

潘世成摆着方步迈出店门，表面上声色未动，心底里却欣喜若

狂。以他多年倒腾古董的丰富经验及锐利目光，可以十拿九稳地断定，那只古鼎是迷失已久的商朝著名的八鼎之一，属于非常稀有之品。莫说三千两白银拿下它，便是花上十万两亦物有所值。

更重要的是，据说其余七鼎已俱在蔡京之手，独缺此一鼎未能成套。若是将此鼎献与蔡京，能不令老太师对自己刮目相看吗？潘世成那番讨价还价之举，完全是为了不使店主起疑而已。看到店主那副吃了大亏还自以为占了便宜的神态，潘世成用了极大的努力，憋得面皮直哆嗦，才压制着自己没有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起来。真是吉人自有天助，看来我潘某人飞黄腾达是指日可待了。

意外收获带来的愉悦心情，使潘世成进一步忽略了身后并未摆脱掉的杀机。

次日起床用过早餐，他便要潘贵备车去取古鼎。潘贵感到主人近日抛头露面太多了些，似乎不大安全。况且古鼎昨日已经定妥。就建议潘世成不必亲往，只由自己去付了银票，将它拉回驿馆便是了。

潘世成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还是由他亲自验货比较稳妥。至于频繁外出的危险，他现在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是太大。老子已经多次出去游逛，不是分毫未损嘛。他甚至觉得潘贵的过分小心有点可笑。这汴京不比平湖县那个牛蛋大的地方，就算楚红那丫头追过来了，在这人地两生、摩肩接踵、眼花缭乱的熙攘去处，欲寻到我潘某人的蛛丝马迹，有那么容易吗？

坐在牛驾厢车上的潘世成，想象着老蔡京看到古鼎时该是一种什么神情，揣度着自己将会被赏赐几品官衔。忽而担心古玩店店主识破他的心机，反悔这笔生意，忽而又心疼觅得如此一件无价之宝，竟然要白白地拱手送给蔡京那个老王八蛋。进而又想到，这就是权力的用处。有朝一日自己权柄在握，当如何大展宏图、叱咤风云，充分地利用一番，等等。

一路上，潘世成便是如此这般，随着车身的颠簸，忽东忽西、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着。

他唯独没有想到，今日即是他的死期。

二

北宋末年是个十分矛盾的时期。一方面，大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程度雄居列国之首，应属当时最先进的封建王朝。另一方面，它却又积贫积弱已久，难以根除的军政积弊和深入骨髓的糜腐之风，将朝廷大厦侵蚀得已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

但是，这种深刻的危机很少有人能及时地清醒地认识到。特别是京城里那些生活在纸醉金迷中的达官贵人，举目所见均是形势一片大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好。

汴梁作为帝都是始于五代时的梁朝，此后的唐晋亦以其为都。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再次定都汴梁城，历经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诸代，传至徽宗赵佶时，已逾一百多个春秋。汴京也逐步扩展到了包括皇城和里外城十八厢方圆逾百里的规模。

一座城市一旦被定为京师，便具有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们莫不趋之若鹜，悉聚于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营造积累，汴京城里的繁华锦绣之状，自是不言而喻。

城市繁华的重要标志，是商业的发达。在汴京城里，无论是里城外城，商业街衢早已是星罗棋布，鳞次栉比，其间吃穿玩用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许多的店铺夜过戌时灯火方熄，不到卯时便又开门迎客。更有些热闹去处，以及那勾栏行院，甚至通宵灯火不绝。巨大的商机吸引着天下商贾，因而这皇城脚下，每日里是人来货往，川流不

息，有无数的生意在这喧哗的闹市中洽谈成交。

燕青便是奉主人卢俊义之命，运送一批货物来到汴京的。

这燕青乃是大名府人氏，自幼父母双亡，被一名急公好义的大户户主，人称卢员外的豪杰卢俊义收养在门下。卢俊义因见燕青生得俊朗挺拔，聪明伶俐，殊堪造就，便为他专聘了文武师傅悉心教导。燕青本人亦肯刻苦用功。十几载寒暑下来，这燕青已是练就了一身的本事，拳脚刀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在经营管理方面也颇显才干。被恩公卢俊义将他与另一个在卢府中深受器重的后生李固，同倚为得力的左右助手。因这燕青容貌英武俊俏，举止飘逸倜傥，人送一个绰号，唤作浪子燕青。

目下，李固是卢家庄院的大都管，燕青为副都管。李固专长于文且心思缜密，燕青更擅于武而处事果敢。根据两人的秉性区别，卢俊义分派李固掌管庄院内务，而跑外的差事则多交由燕青承办。

这一回，燕青是运送了一批竹骨花扇，到汴京一家经销商处交货收款，顺便再到几处素有来往的商家那里，洽谈一下其他货物的供求订单。办理这种事情燕青已不是第一次，合作对象都熟，几宗交易很快就协商妥当。只是有一家纱罗店的店主外出未归，而这笔生意若签下来，利润比较可观。燕青便决定略等几日，谈妥了这桩生意再走。

往常来京，燕青总是谨遵卢俊义嘱他速去速返的原则，干脆利落地办完差事便登归程。对汴京城他有些个走马观花的印象，足迹遍布城内的大街小巷，但却不曾认真玩过。这次既然要等，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拣几个有意思的去处，细细品味一下京城的风情。

今日燕青起床后略用了些点心，便闲适地步出客栈，沿街而去。漫游了东华门、晨晖门一带汴京最为热闹的地界，顺路观赏了几处前朝遗迹，他又信步拐进了松石巷。

松石巷位于由宣德楼门向南延伸开去的御街以东，原本是一条很不起眼的无名陋巷。不知从何年何月起，这里陆续出现了几家旧货铺子。随着生意的开展，有的旧货铺渐渐演变成了古玩店。开店铺讲究扎堆儿，后来就不断有些石雕玉器、笔砚书画之类的店铺落脚于此，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茶坊酒肆等配套服务性项目亦应运而生，这条巷子便日甚一日地繁荣起来，并且得了“松石巷”这样一个雅称。时至今日，这里已成为京城最具特色的商业街之一。不仅文人墨客古董藏家常常流连于此，皇宫里的御用文具，亦多来此采办。

游荡了半晌，燕青有些口渴，便踅进一家茶肆小憩。坐下之后，要了一壶碧螺春慢慢地品着。一种略带苦涩的清香，在燕青的口腔中蔓延开来，令他十分惬意。他一面品茗，一面随意地打量着这个茶肆的环境布置。

这茶肆虽面积不大，但收拾得甚为整洁。墙壁上悬挂着以隽秀书法写就的吟茶诗句，以及几幅笔墨清丽的写意山水，均装裱得古色古香，显示着松石巷中店铺特有的儒雅风格。此时的时辰大约在巳午之间，来此品茶的客人不多。里面有张桌边，围坐着几条汉子，却是一副市井流氓模样，在那里挖耳抠脚，闲聊着些偷鸡摸狗的俗事，与茶肆里的幽雅氛围很不协调。

燕青厌恶地皱了皱眉，将目光移开去，便看到了临窗独坐一隅的楚红。

楚红已在这里坐候了大半个时辰。

自从追踪仇人来到汴京，为了寻找潘世成的踪迹，她费了很多周折。潘世成没有下榻普通旅店，而是住进了为各地官员来京办差专备的官家驿馆，又有一段时间蛰居在内不曾外出，使得楚红寻觅多日一无所获。但她坚信，潘世成不会永不露面。只要是他外出活动，总能揪住他的尾巴。为此她花银子秘密雇用了几个无业游民充当线人。那

些个无业游民只要可以挣钱，乐得做这差事，至于内中情由，他们并不多嘴过问。

近日以来，随着潘世成出行次数的增多，楚红渐渐地掌握了线索。昨日得到线人的情报，说是她欲找的那个人，在松石巷的一家古玩店订了件货，约定次日上午去取。楚红再三叮问，感到情报比较可靠，重赏了那个线人。今日一早，她便赶到这里勘察地形，选中了古玩店斜对面的这家茶肆，作为行动地点。她认真地目测了从茶肆至古玩店门口的距离，确信从这里出手刺杀潘世成有绝对的把握。

燕青的目光落在楚红脸上时，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异样之感。这个后生生得太清秀了，清秀得宛如一个姑娘。但燕青的异样感觉主要不源于此，而是源于他隐隐地感到了一股杀气。大凡终年习武、富有搏击经验的人，对于这样一种气息都是相当敏感的。直觉告诉燕青，眼前这个清秀的后生，坐在这里似乎不是仅仅为了饮茶歇脚，而是在等待着做一件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种异样的感觉，令燕青的目光不由得在楚红脸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楚红感到有人在看她，转眸向燕青瞥了一眼。燕青英俊的面容突如其来地撞入眼帘，搅得楚红的心弦怦地一动。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牵动着她的视线，令其不忍移开。但她还是坚决地马上将视线转向了窗外，同时在心里暗骂了自己一句混账。在这等要紧时刻，容得你有一丝一毫的分心分神吗？

就在此刻，潘世成乘坐的独牛厢车到了。

根据线人的描述，楚红一眼就认出了那辆厢车。她全身的神经立时本能地绷紧起来。这是她历尽艰辛、奔波多日才抓住的一个机会，她必须准确无误地一镖命中潘世成。她知道，只要这一支暗镖飞出，市面立刻便会大乱。潘世成若是没死，会立即找到掩体隐蔽，她再补

镖也无济于事了。而且一旦行刺失手，潘世成将会更加警觉不说，自己在京城中的处境也会变得很困难，那么报仇雪恨的使命，又不知要拖到何时方能完成。

虑及如此种种，楚红的右手禁不住有点轻抖。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样的紧张情绪会妨碍命中率。她缓缓地将一口气吸入丹田，努力平抑下心底的躁动，隔着已被她预先弄成半开启状的窗扇，目不转睛地盯住了那辆厢车。

先下车的是潘贵。尔后他转回身，从车厢里扶下潘世成。潘世成全然不知死神将至，颐指气使地吩咐车夫将牛车停到一旁候着，然后在潘贵的陪同下，走向古玩店的店门。在这一刻间，潘世成的后背毫无障碍地暴露在了楚红眼前。

一切杂念都不翼而飞。支配楚红的，只是经过了千万次苦练的下意识的娴熟动作。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银光一闪，一支飞镖如闪电般直取潘世成的后心。

潘世成负痛惨叫一声，扑面倒下。潘贵被唬得愣了一瞬，接着便恐慌地用变了腔的嗓音狂呼起来，杀人啦，有刺客。紧接着，正如楚红所料，市面上顿时炸了窝。

燕青出于一种好奇心，一直在暗中注意着楚红。虽然是已经有所预感，这个清秀后生如此果决的出镖杀人行为，还是令他大为惊讶。他扭头向外张望了一下，想看看中镖者乃何等人物，却只看到了街面上众人的一片混乱狼藉。当他再回过头来时，楚红已经不见了。桌面上遗留着她的茶资。而那几个在里面桌边吃茶的汉子，也在这倏忽之间离开了茶肆。

燕青正揣测那几条汉子与那出镖行刺的清秀后生有何关联时，一片惊呼之声传来，将燕青的目光又引向窗外。

原来是那头拉厢车的驾牛，受到意外混乱的刺激，惊厥暴怒，竟带着身后的车厢在街面上横冲直撞起来。惊马的场面燕青见过，这惊牛还是头一回碰上。只见那头惊牛正使着蛮劲，向着前面一群东躲西藏、混乱不堪的人们冲将过去。其势猛不可当，较之惊马更凶狠了十分。

首当其冲的是两位青年女子。她们见势头不好，四下顾盼着欲寻路闪避。但身边全是乱糟糟拥挤着的人群，急切间哪里挪得动步。

眼看着惊牛就要狂撞上去。那两位青年女子顷刻间若不粉身碎骨，也得非死即残了。周围的人们感到一场血肉横飞的惨祸几乎已是无可避免，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片绝望的叫声。

惨祸总算没有发生。

惊牛在距离两位青年女子不到一尺的地方，停住了疯狂的脚步。它是被燕青勒着绳套生生地拽住的。

燕青在看到窗外惊险情形的同时，就离弦之箭一般冲出了茶肆。他飞步追上惊牛，疾伸双手抓住牛车套绳，使出全身之力向后狠拽，终于在被惊牛拖出丈余后，迫使它止住了四蹄。那头牛喘着粗气，扭转头看了看胆敢与它较劲的这个对手，居然一下子安静下来。

燕青抹一把额上的汗水，用手掌轻抚着同样是汗漉漉的牛背。那牛圆睁着惊奇而顺从的眼睛看着燕青，含糊地冲他叫了一声，似乎是表示很钦佩这个人居然有同自己角力的胆量。方才那些张皇失措的人们如噩梦方醒似的安定下来，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喝起了彩。

脱离了险境的两位青年女子缓过了神色，向燕青面前走过去。走在前面的那位看上去稍长几岁的青年女子感激地向燕青道了个万福说，多谢公子搭救。公子幸无恙否？

燕青一只手揉捏着因用力过猛，而被扯得有些酸痛的臂膀，谦和

地答道，不妨事，小姐无恙便好。

说话之间四目相迎。两人都觉如蓦见三春艳阳，眼前灿烂明媚地一亮。

那青年女子乃是位惯看秋月春风的人物，形形色色的伟男俊少，曾经见过无数。但能似燕青这般，令她于一视之下怦然心动者，在此之前委实还未曾碰到过。燕青虽然生性风流潇洒，且有个“浪子”诨号，其实在女色上面并不十分上心。而且燕青的品位极高，一般的俗艳女子，根本入不得他的眼眶。像眼前的这位青年女子这样，容貌气韵令其一望而为之痴迷者，亦是前所未遇。

方才大家都在慌乱中，无暇顾及其他。此时险情乍除，心境初定，英雄丽人迎眸对视，相互间始将对方看得真切。一层涟漪便不由自主地同时在这一对意外相逢的绝色男女心底荡开。

一见钟情，此其谓也。

容貌的相互愉悦是一见钟情的重要原因，但非其全部因素。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原因十分复杂。据说内中乃是有一种神秘的气场在作怪。双方的气流若是对了路，相互间便会产生出强大的引力，令人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燕青与那青年女子，这时就同时感受到了那神秘磁场的作用力。

两句寒暄的言语道过后，双方都想再继续说点什么，却一时都想不起说什么好。人群忽然又骚动起来。原来是京城东西厢巡察捉杀使孙荣闻知此处出了命案，带领大批捕快赶到了现场，正在驱赶纷乱拥挤的百姓。于是燕青关切地对那青年女子道，此处甚是混乱，小姐快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那青年女子原本正欲开口询问燕青的姓名，听得燕青这话，倒不好意思再多言，话到嘴边改了口道，公子说得是。那些衙役净不问青

红皂白地胡乱抓人，公子也快走吧。

燕青拱手冲青年女子道一声再会，又向那已经挤到近前来的牛车车夫叮嘱一声看好了你的牛，便转身挤出了嘈杂的人群。

走了几步，他情不自禁地回了一下头。却见那青年女子也在边走边扭头望他。燕青觉得仿佛是心里的什么秘密被人窥破了似的，面皮上一阵发热，忙回脸躲了青年女子的目光，大步流星地走去。一丝遗憾从他的心底生将出来，为什么不问一下那青年女子的姓名呢？但他马上又自问自答地摇了摇头，感到自己的遗憾很可笑。不过是萍水相逢的一个陌生姑娘，问了姓名又如何，难道你还想娶了她不成？

此刻的燕青绝未料到，他很快便会与这个强烈地牵动了他心弦的青年女子再度相逢。而他此生的际遇，竟与这青年女子乃至大宋皇帝赵佶，产生了斩割不断的瓜葛。并且因之在他的心灵深处，埋刻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隐痛。

这个令燕青萍水一遇竟难释怀的青年女子，便是在宣和年间名噪京城、红极一时的汴京名妓李师师。

三

当潘世成遇刺，松石巷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蔡京正在他那豪华气派的相府门前迎驾。

蔡京原是前朝旧臣，元符三年曾被贬谪出朝。此人心机颇深，韬光养晦两年后，以古稀高龄被徽宗赵佶起用。先知大名府，又接连晋迁尚书左丞，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不久后即高居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此后，在徽宗年间他曾四次为相，执掌朝政权柄长达十七年。其间虽有跌宕，均很快化险为夷，复为最得赵佶宠信的重臣之首。个中缘由，除了他工于权谋，善于钻营，而且确有比较强的执政能力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便是他与徽宗赵佶，在兴趣爱好上有高度相投之处。

自古以来，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习性相左者纵使长年相处，亦难成为挚友。而气味相投者一夕把酒可成至交。徽宗赵佶乃生就的性情中人，这种情形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名士苏东坡府上有个胥吏唤作高俅，只因蹴鞠功夫了得，为赵佶所发现和赏识，在赵佶身为端王时就将其留在了身边。赵佶即位后，这个当年只配给人当差跑腿的小吏一路攀升，数年间就官至执掌京师禁军大印的殿前都指挥使。官场之道，宁有理可论之乎？

蔡京老儿在踢球上没有高俅那两下子造诣，但文化素质却胜高俅远矣，因而与赵佶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共同爱好。赵佶所酷爱的诗词丹青、古物花石等，蔡京亦无一不好。他非但喜好，而且精通。仅

举书法为例，时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称，苏指苏东坡，黄是黄庭坚，米为米芾，蔡即蔡京。因了蔡京其人作恶多端，名声甚劣，后世有人将这四大家中的蔡字，解释为宋朝的另一位著名书法家蔡襄，也是一种说法。但若抛开人品因素而论，蔡京那笔力豪放狂健的墨迹列于四大家中，是丝毫不逊色的。

赵佶亦擅书，他所独创的瘦金体楷书，笔法秀挺遒劲，舒朗大气，为时人及后世广为称道。赵佶与蔡京君臣二人每论及书法心得，常常畅谈一两个时辰尚觉意犹未尽。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私人关系，自是远非一般的阿谀奉承、曲意巴结之辈所能达到的。

当然，无论情趣如何相投，君臣总是君臣，这条界线永远模糊不得。以臣事君谋求恩宠，必要的奉迎谄媚还是不可或缺的。进献花石纲之事自不必多说，蔡京起复归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倚仗了此功。赵佶这位风流皇帝另有一大嗜好，就是迷恋女色。蔡京深谙其性，因此还处心积虑地为赵佶选送过许多美女。

蔡京选送美女亦有其过人处。他懂得以赵佶的艺术资质，审美眼光非寻常俗人可比。选送入宫侍驾的女子，不仅要求姿色出众，还须讲究气韵。蔡京本人也自是目光不俗，经他过目选中者，的确是雅秀超群，不入俗流。在进献给皇上之前，蔡京还要令专人多方调教，使这美女在举止坐卧、颦笑谈吐乃至床上技能诸方面均臻上乘。是以每次由蔡京所进献之美女，皆能博得赵佶极大的欢心。

昨日蔡京又为赵佶新送去了一个绝色苏杭女子，唤作雪儿。那雪儿年方二八，冰清玉洁，含苞欲放。赵佶一睹芳容便十分喜欢，当夜即令其侍寝。

次日起床，用过早膳，赵佶回味夜来之事，不觉诗兴大发，遂口占一首。

吟罢，取宣纸写下。赵佶自己欣赏着，觉得在遣词和平仄上尚有

可推敲处，一时想不妥帖，日后再做润色吧。然后他坐下品了一盏茶，考虑着今日该做点什么。

这徽宗皇帝赵佶时年三十八岁，自元符三年他十九岁时即位，已是做了近二十年的皇帝。当初他为端王时，终日里多与笔墨丹青、笙瑟管弦为伍，很少关心政事。皇帝的宝座对他不是全然没有吸引力，但他也不是非坐不可。哲宗龙驭上宾后，向太后力排众议，扶他登上了大宝。

初掌龙庭，赵佶着实激动兴奋过一阵。毕竟，做皇帝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做皇帝的滋味，也与做世间任何一件事情的滋味截然不同。无限的权力带给了他无限的满足感。天下万民皆臣服于足下，江山日月俱指点于掌端，乃是何等快意之事。曾几何时，赵佶宏图在胸，踌躇满志，要学着开辟鸿蒙的列祖列宗，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宵衣旰食，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整顿朝纲，消释朋党，确实做出了一番成就，令大宋的朝政面貌焕然一新。

可惜的是，这种蓬勃气象持续的时间很短暂。执政不到一年，赵佶便产生了厌倦感。每日里无休无止的工作，如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商讨政务，制定律条等，千篇一律，周而复始，繁杂琐碎，越来越让赵佶感到枯燥乏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真正兴趣原本就不在这上面。研讨一幅山水花鸟画卷的笔墨得失，赵佶可以一连与人切磋几个时辰而兴致不减。讨论一项税赋法规条款，未及三刻他便哈欠连天。每当此时，他就非常怀念做端王时的日子。煮酒吟诗，临风赏月，那是何等逍遥自在，快活潇洒。有时他甚至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真不该当了这个成年累月呕心沥血、政务缠身，然而却了无意趣、俗烦透顶的什么天子。

但是皇帝的宝座已经是属于他了。这把至高无上的龙椅，当初他坐上去是不由自主，现在欲待不坐也由不得他。君身系于天下，皇帝这差事可不是想当就当，想不当就能不当的。在其位必须谋其政，职责所在，他不能不履行。可是责任心和理政的热情日渐衰减，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此后他渐渐地便不那么事必躬亲，朝堂事务非十分紧要者，也懒得逐一过问了。

蔡京及童贯、高俅等人逐步取得了赵佶的高度信任后，赵佶更是将许多政事的处置权都推给了他们，自己只是隔一段时间听听奏报，这便可以省了他不少的心思。赵佶认为这才算是当皇帝当出经验来了。而对于蔡京之类权欲熏心者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这种状况为他们以权谋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帮权臣觉得遇上了这么一个超凡脱俗的皇帝，简直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分。是以这班各怀鬼胎的君臣相处在一起，倒是相得益彰，很是融洽。

联金击辽的谈判已经着手进行。童贯征讨西夏得胜而归。修建万岁山的工程亦已启动。改天下佛寺为道观的诏书也拟发出去了。京东路方面有点骚乱，规模不大，令当地州府派厢兵弹压一下也就是了。近来的内政外交形势果然是一片大好，没有出现什么令人头疼的事情，朕大可放心逍遥几日。

赵佶这么遐思了一会儿，心情很舒朗。他的目光又落到刚写就的艳诗上，由这艳诗想到雪儿，又由雪儿想到了蔡京。赵佶便想何不乘此闲暇，去找蔡京论论书画之道。蔡京在书法艺术上的悟性和造诣颇得赵佶赞赏，被赵佶视为在这一领域难得的高层次知音。每次与之评笔品墨，赵佶均觉大受启迪。这对赵佶来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

于是赵佶传令贴身太监张迪安排了车辇，便赴蔡府而去。

赵佶驾临蔡京府邸，一年之内这已经是第三次。除了蔡京之外，

本朝尚未有其他任何一位大员享受过如此殊荣。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赵佶与蔡京私交之厚。

张迪委派一个小黄门先行一步通告蔡府。蔡京闻得皇上驾到，火速整衣戴冠，带着亲随家丁一大帮人殷勤出迎。在府门前行过君臣大礼，蔡京躬着老迈的身躯，将赵佶延进府第，奉入正堂。早有那些训练有素的丫鬟，脚步轻盈地端上了饮品。

蔡京毕恭毕敬地叨陪赵佶落座。刚与赵佶寒暄了几句身体安好、天气凉热之类不关痛痒的话，便见有一名府中的护卫总管在厅堂门口探头探脑。蔡京面色一沉喝道，你这厮如何这般无状，没看见皇上在此吗？

那护卫总管慌忙在门槛边跪倒，向着赵佶叩拜。

蔡京就叱呵他退下，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不迟。

赵佶倒是很随和地摆了摆手，说朕到此不过是随便串串门，不必拘礼。你们有事但说不妨。

那护卫总管乃谢恩起身，向赵佶和蔡京禀报说，方才松石巷那边出了件谋杀案，有刺客刺杀了寓居京城的潘世成。

原来这蔡京老贼，四路八方的耳目极众。各州路府县发生了何等要事，不出数日皆可传至府中。在汴京城里发生的大事，传到蔡京耳朵里往往不会超过一个时辰，比朝廷情报系统的灵敏程度要高得多。

赵佶没听说过潘世成是何许人也。但是蔡京知道此人。非但知道，还应当算是比较熟悉。其实蔡京并没有见过潘世成，但潘世成派人进京陆续献与他的东西，他是统统收到了的，由此便记住了潘世成这个名字。

蔡京乃花石古玩界的里手行家，通过潘世成孝敬给他的礼物，他

看出了此人是这方面的一个奇才。再通过线人进一步了解了潘世成的家族背景，及其在承办花石纲活动中的表现，蔡京认为这是个可为己所用之人，有心予以提携。

潘世成趋京避祸，向蔡京施以厚礼请求运动官职，蔡京暂时没有召见他，倒不是嫌潘世成礼物分量不够，而是另有他的考虑。一来蔡京要先端一端架子，消磨消磨这土豪的霸气，以便日后使用起来更为驯服。二来也是正在琢磨一个适当的职位，让潘世成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以便今后为蔡府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一两日他已经筹划好了，正欲召潘世成来面谈一下，没想到就出了事。

刺客是什么人，蔡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同时，就在心里揣度了个八九成。楚怀中的名字他有过耳闻，知道那是个脾气耿直有点能耐但不太识相的家伙。楚怀中被潘世成指使家丁打死的消息传来后，蔡京既觉得潘世成做得未免过分，又认为其情有可原。区区一个县尉，竟敢明目张胆地与为皇上承办花石纲的人作对，岂不是自己找死吗？蔡京本来以为，凭潘世成在当地的势力，抹平此事不在话下。直到潘世成来京避祸求官，他才知道潘世成惹下的这个麻烦，远没那么容易了结。

潘世成这等恶霸竟会被逼得背井离乡，这倒有些稀奇。蔡京命人全面察访过楚怀中的背景和交往，了解到楚怀中虽有些四面八方的亲友，但有胆量和能力挺身而出为其报仇雪恨者，难得数出一二。能够如此执着地跟踪潘世成至汴京，并终于伺机取了潘世成性命的，看来只能是楚怀中的女儿楚红。楚红虽为年轻女流，却秉性刚烈，武艺超群，这也是蔡京早已听闻过的。

蔡京暗暗思忖，潘世成到底是村野匹夫，若换了自己，既已与楚家结了人命冤仇，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地斩草除根，岂会遗留下如此后患。

这潘世成是谁呀，看来蔡相是认识此人的了？

脑子里正琢磨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的蔡京听到赵佶问话，忙定了定神，先挥手让护卫总管退下，然后向赵佶拱手答道，潘世成乃是平湖县一名乡绅，因替朝廷置办花石纲，得罪了乡间的不法刁民，横遭迫害追杀，在当地无法容身，无奈来京避难，不意仍为歹徒戕害。

荒唐透顶。赵佶听了，生气地拍了一下紫檀木座椅的扶手。太平世界，朗朗乾坤，岂容不法之徒如此嚣张。封了城门与朕严查，务必将凶犯拿获。

是是，老臣遵旨。老臣即刻去布置拿贼事宜，请皇上在此稍候片刻。蔡京用眼色示意左右小妾们好生侍候着赵佶，自己忙躬身步出厅堂。

缉凶捕盗一类的事本不由蔡京执管，但有了赵佶的最高指示，由蔡京来发号施令就顺理成章了。蔡京很乐意这样拉大旗作虎皮染指各界，以显示自己权力无边。

蔡京走到厅廊前，唤来两名心腹家将，命他们分头去殿帅府及开封府衙传达他的示令，立即在内外城各门戒严增岗，查捕在松石巷作案的刺客，凡有可疑者一律先拿下再甄别。同时派禁军配合开封府捕快，全面盘查城内各旅舍客栈住宿人员。盘查对象为操江淮一带口音，身藏暗镖利器的青年女子。十八岁上下的青年男子也要仔细审查，谨防凶犯女扮男装蒙混过关。

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蔡京考虑到，楚红千里追踪，孤身行动，以其女儿身抛头露面很不方便，极有可能扮作男人。能够心思缜密、见微知著若此，可见这老贼头脑确有过人之处。

尽管这抓捕令下达得细致周密，对于在汴京城里搜到楚红，蔡京并没抱很大指望。如果楚红行刺完毕即迅速离京，此刻再传令封城已

经为时过晚。蔡京明知这种可能性很大，仍一丝不苟且大张旗鼓地布置搜捕，首先就是要做出一个对皇上的旨意不折不扣坚决执行的姿态。这是个对皇上忠不忠的大问题，比抓获凶犯本身更为重要，容不得有丝毫含糊敷衍。

其次，近来朝廷上下对他和童贯等人大办花石纲扩建延福宫、修筑万岁山等劳民伤财之举，责议颇众。他正好利用这个抓捕刺客的机会，制造一种强硬空气，压一压那些妄议口舌。

至于楚红，能在城里抓住更好，让她溜了也没关系。只要她没遁入深山老林去做洞穴野人，抓住她是迟早的事。凭着蔡京对楚怀中背景情况的掌握，对于楚红可能去投奔的窝点，他心里基本有数。将来万一没抓到，可以另外弄个倒霉鬼顶缸结案。蔡京知道，赵佶一时的恼怒过去，对这件事很快便会丢诸脑后，根本不会再去过问深究。

布置完毕，蔡京返回厅堂。进门来向赵佶拱手禀奏了他的安排。赵佶听了很满意，心头的那点恼火随之丢将开去。

蔡京就将赵佶请进他那阔敞典雅的书房赏评字画，尔后又设了歌舞盛宴款待，让赵佶心旷神怡地在这里度过了大半天的时光。

送走圣驾，蔡京命人去驿馆传来潘贵，细细询问了事发前后的情况。蔡京应允潘世成的丧葬事宜由蔡府出资料理，并当即派人随潘贵前往那家古玩店，将潘世成看中的那只古鼎运回了蔡府，只支付了那店主二十两银子。

古玩店店主见蔡府上来人郑重其事地取鼎，情知此物来历不小，直恨自己才真正是有眼无珠。但彼时悔之已晚。眼睁睁地看着蔡府家丁几乎是明抢般将那价值千金的宝物掠去，却连屁也未敢放得一个。

四

汴京城里有一条著名的通衢大道，自皇城南面正中的宣德门经里城的朱雀门，直达外城的南熏门。此道横阔二百余步，乃皇驾出行专用之路。这便是汴京臣民尽人皆知的御街。

在宣和年间，又有一条并非主干道路的偏巷，竟被时人冠以了小御街之称，而蜚声京城。从这个名称上不难看出，这条巷子，必是徽宗皇帝赵佶的足迹时常眷顾之地。这条偏巷，就是距皇宫仅一箭之遥的金钱巷。

金钱巷在被称作小御街之前便颇有点名声。它是个妓馆教坊云集之处，在那巷中的一户户庭院楼阁里，栖聚着无数烟花脂粉、风尘娇娃。每日午时前后，各家楼院便陆续开门迎客。到了掌灯时分，巷内更是粉灯相连，狎客接踵，亵声浪笑，盖地喧天。红灯区明目张胆地就设在中央政府眼皮底下，足见当时之娼盛状况。

金钱巷的出名，不仅仅因为它是妓馆教坊的云集处。在当时的汴京城里，类似金钱巷一般的风流巷陌起码有数十处，各处的风流气象皆不在金钱巷之下。金钱巷于其中名居魁首，乃是由于有一个唤作镇安坊的行院设在这里。而镇安坊的声名显赫，则皆因它拥有那个色艺双绝的汴京花魁李师师。

说起这李师师，本是个苦命女孩。其父王寅，是京东永庆坊染局的一名工匠。师师的母亲在生师师时因难产去世，王寅以豆浆代母乳，含辛茹苦将师师喂大。那时汴京的风俗，凡孩儿降生，其父母钟

爱至极者，都须舍身佛寺以消罪愆，王寅便将女儿送入了宝光寺。佛家弟子俗呼为“师”，师师遂得其名，其乳名则湮没而不可考。

师师年方四岁时，王寅受一桩盗窃案牵连被捕入狱，不久死在狱中。有一名自己没有子女的李姓歌伎，见师师生得聪明伶俐，甜美可人，便将其收养下来，师师也就随她改为李姓。李姓歌伎后来积攒了些资本，自立门户开了这家镇安坊，从此人称其为李姥姥。

师师渐次长大成人，姿容出落得一年比一年标致。李姥姥看出她是一块可雕之玉，不吝工本悉心调教。更兼师师天资慧颖，管弦歌舞一沾即通，十四五岁便在教坊行中声名鹊起。时至今日，她已稳列汴京四大当红歌伎之首。

最为难得之处在于，开门迎客多年，她始终坚持只献艺而不卖身。身处行院淫沼，又是天香国色，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这不能不归功于李姥姥对她的格外关爱和保护。李姥姥非但不强迫她以身接客，反而多次在嫖客欲强霸她时，努力周旋，化解了危机。师师对此在心里怀着深深的感激，虽然她知道李姥姥这样做，是包含着尽量长久地保持住她的高身价，以便利用她赚取更多银子的目的的。

十余年来，师师接待过的公子王孙、达官显贵、文士商贾不计其数。其间不乏对她一见倾心，要与她出资赎身共结良缘者，师师统统一笑置之。李姥姥认真告诫过她，做歌伎这一行，要诀就是逢场作戏，人走茶凉，对那些狎客的花言巧语半句也当不得真，更动不得真情，否则定然要上大当，吃大亏。

师师知道李姥姥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便谨遵牢记了这话，将那青春少女豆蔻年华的怀春情绪深深压下，封若坚冰，而接人待客委蛇敷衍的表面应酬文章，却历练得越来越纯熟老到。时间久了，感情的触角消磨得日渐迟钝，似乎是真正修炼到了水波不兴的境界。

直到遇上昨日那一双摄人魂魄的眼睛，师师方陡然醒悟，自己在

男女私情上心如止水，并非只因多年职业习惯的磨砺，而实在是还没有遇上一个足以搅动这泓深潭的人。一旦这个人不期而至，平滑如镜的水面终究会无可遏止地漾起春波。

昨日与那力遏惊牛的年轻公子匆匆分手后，师师心里就隐隐有怅然若失之感。回到行院，她让贴身丫鬟蕙儿，也就是昨日陪伴她外出的那女孩子，去告诉李姥姥，她今日精神不爽，有来客点她的牌子时替她挡一挡。当夜禁军在城里大肆搜寻刺客，前来行院寻欢作乐的狎客骤减，却也无人来打扰她。吃罢晚饭，她胡乱读了几页诗书，读不大进去，便恹恹地躺下歇了。却又难以入眠，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地折腾到将近卯时，才算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师师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往日何曾少见了风流俊俏的年轻汉子，皆似过眼烟云，谈笑一番打发过去，心里压根不存半点留恋滋味。而昨日那位公子，不过是与自己相视了那么一瞬，话也没有多说，却怎的就缠绕心头，挥之不去了呢？

她亦闻听过在人身上有所谓气场，气场相配的人相逢相处，即使无言无语，亦可气息交汇，相吸相容。难道自己就是碰上这种状况了吗？就算是碰上了，却已失之交臂，匆忙中连对方的姓名都不曾问得。人海茫茫，重逢难再，枉自嗟呀，有何益哉？

躺到上午巳时光景，师师起了床，简单地梳洗过，仍郁郁地提不起精神。蕙儿端来的莲子羹喝了不到半碗，便让撤了下去。到庭院中漫步转了转，但见得秋风拂处草木转黄，看来经不得几番冷雨，这满园的斑斓绚丽便会凋零殆尽。一股幽幽的伤感，没来由地从师师心底里蔓延上来。她暗自嗟叹着岁月无情，芳华易逝，缓步踅回卧房，坐在梳妆台前，又默默地面对着镜中的美人发呆。

蕙儿脚步轻轻地走进来，告诉师师，有个客人要见她。师师头也不回地道，是什么人这么不懂规矩，不知道我午时之前从不见客吗？

蕙儿说，那人给了李姥姥一大锭银子，李姥姥已经答应了，正让他在前面候着。师师说那也不见，将银子退给他就是。蕙儿含了一丝神秘的意味笑着说，姐姐何必这么固执。今日这位客人嘛，蕙儿倒是奉劝姐姐，还是见一见的好。

这蕙儿姑娘跟随在师师身边，已有两年多了。行院里的歌伎是分若干等级的，似李师师这种头等歌伎，都配有专门的服侍丫鬟。师师原先的贴身丫鬟唤作巧儿，手脚很是利落灵巧，只是脾性比较骚媚，不大安心就做些端茶递水、铺床扫地的营生，时有到前面开房接客之念。师师看出她的心思，也不强留她，帮她与李姥姥说明了，便放她去前院做了风流活计。另外物色贴身丫鬟时，师师看中了蕙儿。

蕙儿现年十九岁，本是江湖艺人出身。其母早亡，自小随父亲四方飘零卖艺为生。闻得京城里地面大、富人多、银子好赚些，父女二人便风尘辗转来到了汴京。

但汴京城里的卖艺地界都是私下里划了疆域，各有霸主的，没交纳份子银的艺人休想开场。蕙儿父女远道而来，哪里知道这些规矩，结果刚在街头上开了两场，便被闻讯赶来的地痞流氓砸了家什。蕙儿的父亲被打断了几根肋骨，所挣的一点辛苦钱也被全数抢走。由于伤势严重，又无钱求医，没过几日，蕙儿的父亲即吐血身亡。

蕙儿悲痛欲绝，在街市上插标自卖，欲换点银两葬了父亲，然后伺机自尽。恰逢师师上街，看到这番景象，顿生怜悯之心。上前问明情由后，师师慷慨解囊帮蕙儿料理了丧事，并让蕙儿暂在行院栖身，百般安抚劝慰，打消了蕙儿的轻生念头。

李姥姥见蕙儿生得资质不错，眉眼间颇有些师师的味道，又看着师师的面子，同意将她收留在镇安坊。但蕙儿却不愿做那卖身的勾当。师师在与蕙儿数日的相处中，了解到她幼年丧母的身世竟与自己颇为相近，就有些同病相怜之感。同时亦喜她的质朴刚强秉性。师师

便与李姥姥商议，将蕙儿留在自己身边做了贴身丫鬟。这样一来，既使蕙儿有了个稳定的落脚生存处，又使蕙儿免于出卖肉体。蕙儿由此遂生对师师的大恩必当终生相报之情。

两年多下来，师师与蕙儿相处融洽，亲如姐妹。令人称奇的是，蕙儿不仅在性格上越来越接近师师，而且在容貌上，竟与师师也越来越相像了。只有师师在举手投足间透出的那股清逸典雅气韵，是蕙儿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具备的。

因与蕙儿间的关系已十分默契，师师见蕙儿劝说她最好破例接待一下这位来客，知道这个人必是拒绝不得，便点点头道既是这样，你去将他带过来吧。

蕙儿抿嘴笑着，一溜烟跑了出去。师师趁着这点时间，抓紧化了化妆。师师的皮肤保养得极好，纵使不施粉黛，亦是光彩照人。然而素面接客是不行的。这是行院的规矩，是对客人的礼数，也是歌伎待客的必需状态，它有助于歌伎找到逢场作戏的职业感觉。

顷刻之间，已听到外面花径间的脚步声。

师师的住房，位于镇安坊里院的雅静处，是一处专门设计建造而成的套房。其临着廊院的外间是琴房兼书房，十分阔大敞亮，师师接待客人通常就在这里。与外间相连的是师师的卧房，中以雕花屏扇相隔。正房左右另有两处房屋，与正房以回廊相接，左边的是宴厅，右面是贴身丫鬟的下处。套房周围自成院落，院落间花圃错落，兰竹交映，曲径通幽。

轻快的脚步声踏过碎石甬道，迈进回廊，停在了正房门外。

蕙儿清脆地喊了一声，小姐，客人到了。在私下里，蕙儿早已亲昵地称呼师师为姐姐，但当着外人的面，她则必须按照规矩，对师师以小姐相称。

师师矜持地应道，请进吧。遂起身缓缓移步，撩开绣帘从卧房里走出。她倒要看看，连蕙儿都劝她不可不见的这位来客，究竟是哪一个王胄显贵。

来到前堂，及至秀睫一举，师师先自愣了。

但见立在面前之人，二十三四岁年纪，身着凉衫，足蹬棕履，双眸炯炯，剑眉飞扬，形体挺拔，神采飘逸，正是那昨日曾经在松石巷邂逅，而令师师在心里挥之不去、萦绕不休的燕青。

原来燕青昨日离开了乱哄哄的松石巷后，见官府为搜捕刺客，出动了大批捕快禁军，满城区进行寻查，便意欲早点离开是非之地，不再等那纱罗店老板。他倒不是怕事，而是懒得沾惹麻烦。可偏偏城门很快便戒了严，无有开封府衙签发的通行牌证者，两日之内一律只许进城不许出城。所以燕青这两日想走还走不了了。

这两日该如何打发呢？闷在客栈里无所事事甚觉无聊，还得应付一拨接着一拨的盘查衙役，实在令人着恼，还不如出去走走清静。那么就仍然上街去走走吧。

街市上店铺的生意还是照做的，不过是顾客略少了些，没有平日那么热闹。燕青信马由缰地走着，偶尔打听一下某种货物的市价行情，不知不觉地就发现自己来到了金钱巷的巷口。

燕青久闻汴京城金钱巷镇安坊名妓李师师大名，心下好奇得很，甚欲见识一下那师师姑娘究竟出类拔萃到什么程度，却一直未得合适的机会。今日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反正又是闲暇无事，何不就此进去看看呢？岂知这个念头不生则已，一生出来马上就变得十分强烈，欲罢不能了。

燕青摸了摸身上带着的银锭银票，估计与李师师见个面，坐一坐，说几句话的费用是足够的。眼见时辰已近正午，料得行院也应当

开了门，于是燕青便兴致勃勃地踅进了金钱巷。

凡是点名求见李师师的客人，须由李姥姥亲自过目遴选。李姥姥认为不值得让师师接待者，就胡乱找个借口先替师师回绝了。李姥姥已知师师今日不想见客，又见燕青穿戴平常，便狮子张口开了个异乎寻常的高价，欲使燕青知难而退。不料燕青却十分爽快地应下来，而且马上掏出一大块金锭放在了她面前的案子上。李姥姥不禁立时对燕青刮目相看，态度便比较热情起来。让燕青且稍候一时，她就着人唤了蕙儿来，吩咐她去通知师师准备待客。

蕙儿原知师师今日心情不佳无心待客，又不好忤背李姥姥的意思，正踌躇为难间，忽然瞥到来客正是昨日邂逅于松石巷的那位年轻公子，禁不住喜出望外。这个机灵的姑娘对师师的心思揣摩得很透彻，早看出了师师心绪郁闷的缘由，这时见燕青自己送上了门来，正乐得为师师解忧。于是蕙儿赶紧去劝应了师师，又急忙返回去，将燕青带了进来。为了给师师一个意外的惊喜，她故意没有告诉师师来客是谁。

燕青昨日未曾与蕙儿认真照面，此时的蕙儿又是换了一身服装的，燕青只是觉得这个俏丫鬟仿佛有点面熟，却未作多想。因而当燕青认出款步从绣闱中走出的李师师，就是昨日邂逅于松石巷的那位青年女子，亦是大出意外，一时舌涩语滞，竟不知该如何招呼才是。

师师终是久经场面的人，很快便恢复常态，盈盈一笑，对燕青道了个万福说，原来是这位公子，恕师师怠慢，快请坐吧。

燕青连忙拱手答礼道，有缘得识师师小姐，小可颇感荣幸。

蕙儿看着两人相互客气的拘谨模样，偷偷抿嘴一乐道，二位先叙着，我去备茶。说罢，就转身走了出去。

师师款款落座，美目流波地看着燕青道，昨日走得匆忙，竟是忘

了请教公子的姓名。

燕青与师师隔案而坐，仍是有点局促地欠身答道，小可唤作燕青。燕子的燕，青天的青。

哦，这名字入耳倒十分清亮。燕青公子似乎不是汴京人氏？

燕青乃是大名人氏，在当地卢俊义卢员外府上做事。一介布衣而已，称不上什么公子。府上的人都唤我作燕小乙，小姐也称我作小乙便了。

这个嘛，也好。不过单称小乙有失尊重，我就称呼你小乙哥好了。

如此甚好。

那么你也不要再称呼我作小姐。

依小姐之意，小乙应当称呼小姐什么？

师师侧着头想了想道，敢问小乙哥贵庚几何？

痴长二十三岁矣。

嗬，应当算我的弟弟了。那么小乙哥便唤我一声姐姐，使得吗？

燕青听了这话，不由得细细地端详了一下师师。无论怎么看，师师都不像是比那位叫作蕙儿的丫鬟大出多少，如果说她年方二十出头，不会有任何人产生疑问。可是听着师师的口气，倒像是比自己年长多了。多多少呢，燕青实在估计不出来。李师师的年龄是个秘密，除了李姥姥，极少有人能够了解得确切。关于这一点燕青曾有耳闻，自然不便唐突询问。

燕青正私下揣度师师芳龄的当儿，蕙儿端了茶水细点进来，一一

在二人面前的案子上放好，柔声对燕青道，请公子用茶。蕙儿在门外候着，公子有何吩咐使唤，唤蕙儿一声便可。

师师笑着对蕙儿道，这位公子叫燕青，又称燕小乙，让我叫他小乙哥呢。你也随我称他小乙哥便了。

蕙儿道，哦，知道了。你们说话吧，蕙儿下去了。说着调皮地冲师师眨了眨眼睛，复又退出房外。

师师对蕙儿那打趣的眼神佯作不察，回脸儿冲燕青问道，小乙哥还没回答我方才的话，叫我李师师一声姐姐，觉得亏了吗？

燕青忙答道，不不不，燕青岂有此意。燕青是正在琢磨，师师小姐称我作小乙哥，我又称你师师小姐为姐姐，不是有点齿序不清吗？

师师扑哧笑道，原来破绽却出在这里。其实我们是只图称呼着方便，又不是当真要论长幼，何必计较得那么清楚。

燕青亦爽快地笑道，姐姐说得是。既然姐姐喜欢这么称呼，小乙便随了姐姐。

如此一番谈笑下来，令燕青放松了不少，动作也自然随意起来，他就起身执壶去为师师斟茶。

师师忙接过紫砂壶道，我来吧。以茶代酒，理应我李师师先敬小乙哥一杯的。昨日我带蕙儿去松石巷淘字画，不承想碰上那么一场乱子。若无小乙哥在场，我们姐妹俩真不知道要遭多大的殃。我正不知该如何答谢小乙哥方好呢。

燕青最是受不得人夸人谢，当下双手捧着茶盏，不好意思地泛红了面皮道，姐姐如此说，小乙倒担不起了。昨日小乙不过是举手之劳，何足挂齿。说到这里他顿了顿，不由得解释了一句，小乙并不知姐姐便是李师师，今日只是慕名而来，并无他意。

师师看着燕青飞了红晕的面颊，越发觉得可爱，乃说道，我自是知道小乙哥不会在乎这个“谢”字，就不再聒噪那些俗套话了。但不知小乙哥是慕我李师师的何名呢？

燕青造访李师师，首先当然是欲一睹师师之倾城美貌。其实此乃饮食男子的惯常之欲，无可厚非。但若径直说来，却觉有点粗俗。于是燕青话到嘴边转了个弯道，小乙尝闻姐姐才艺超群，书画丝竹无不精湛，歌喉婉转如天籁之音，是以专意登门访之。

这话回答得十分得体。师师乃含笑接过燕青的话头道，都是市井谬传而已。不过小乙哥若不嫌姐姐技艺鄙陋，姐姐愿在此为小乙哥奏唱一曲。

燕青欣然应道，小乙求之不得，那就有劳姐姐了。

师师便起身取了古琴，在案子上轻轻放稳，静坐一瞬，定神入境，然后缓舒玉指抚动琴弦，且奏且歌起来。却是当朝著名词人秦观所作的一首《鹊桥仙》：

>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的这首词，是师师非常喜爱的。得到这首词以后，她为之精心度制了曲谱。但往日接待访客，师师几乎从未弹唱过它。今日不知为何，师师向那古琴面前一坐，这首词便自然而然地涌上了心头。

词句原本就写得缠绵悱恻，曲调亦度制得贴切委婉，师师弹唱得更是情意脉脉。燕青在旁潜心聆听，仿佛有一股清冽的甘泉渍入五脏六腑，渐渐蔓延至全身的每一处末梢。

一曲终了。师师又小静一瞬，抬起显然有些湿润了的眸子看着燕

青道，唱得不好，请小乙哥包涵。

燕青尚在品味那袅袅余音，听得师师说话，忙回答道，唱得好，弹得也好，好极了。这般美妙的琴韵歌喉，小乙此生还是头一回听到，真乃不虚此行也。姐姐暂且歇息一刻，容小乙回敬姐姐一曲如何？原来这燕青同样精通音律管弦，被师师的弹唱打动，亦勾得他技痒起来。

师师正想见识燕青的才华风采，自然无不应允。

小乙哥既有兴致，姐姐愿蒙赐教。不知小乙哥要使哪样管弦？

燕青举目看了一下道，可否借姐姐这支玉箫一用？

师师即起身从壁上取了那支玉箫递与燕青道，我正是在这吹奏箫管上欠着些功夫，今日有幸，承蒙小乙哥指点一二。

姐姐言重了，小乙不过是班门弄斧罢了。

燕青接了那箫打眼一看，便知是支上等精品。遂稳了神气，正襟而坐，吹奏起一首自度的《念知音》。这支曲子，是燕青往常于夜深寂寞时的排遣之曲，内中蕴含着深沉而茫然的追寻之意。今日在师师面前吹奏出来，于那音符旋律中却又不知不觉地融进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期盼意味。

师师仅听得燕青吹奏了开首的两个乐句，便吃惊地领略了燕青箫技的深厚功底。师师自幼习乐，遍识管弦，在乐器演奏方面一向非常自负。在汴京城里可与之匹敌者，的确是罕有其人。凭着燕青敢于主动向她索箫献技，她知道燕青必是不疏于此，但绝没想到燕青的箫法不仅在她之上，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正是已臻出神入化之境。

师师痴迷地望着眼前这个既英俊刚武而又儒雅倜傥的青年男子，感到周身正在被一团热浪蒸腾包围，正在被那幽沉低婉、如歌如诉的

箫声融化。

五

戒严两日，连同出事当日统共是三日过后，汴京的内外城门奉命开禁。

蔡京明白，为了搜捕一个刺杀潘世成那种无名鼠辈的凶手而进行全城戒严，已属破例，再继续封城于理不通。过分地影响了城里居民的正常生活，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再者刺客现在是否还在城里，其实是很难说的。不过对城门开禁并不等于对刺客不再抓捕了。蔡京一面命令各城门的守卒仍须严加盘查，不许放过可疑行客，一面向各州府县衙发出了缉拿楚红的广捕文书。

城门乍开，憋在城里的城外人急于回家报平安，因了种种事情需要外出办理的城里人亦急于出城，汴京各城门前一时间行客云集，将老携幼，挑担赶车，你拥我挤，嘈杂不堪。

城门的守卒们却不管这些，像煞有介事地板着脸，将出城者逐一拦下，将其面孔对照着张贴在城门边的画像严格盘查。那画像是蔡京命人照潘贵所述楚红的模样绘制的，倒有个七八成相像。欲出城的青年男女但凡容貌生得周正些的，便被认为与画像接近，就要受到重点检查。所谓重点检查，就是检查青年女子身上有无藏带暗器，青年男子是否女扮男装。总之就是要在被检查者身上仔细摸索。

有个牵着一头瘦驴的老汉，须发灰白蓬乱，衣衫破旧肮脏，拖着沉滞的步子，向守卒踽踽而来。守卒正要例行公事地向其问话，老汉忽然鼻息发痒，猛张嘴一个大喷嚏打出，唾沫星子在守卒面前如天女

散花般铺天盖地放溅开来。守卒大觉恶心，扭脸一躲，喝令老东西快滚。那老汉动作迟缓地用衣袖揩揩鼻涕，牵了驴蹒跚着走出城门。

行出大约半里地后，老汉拐上一条岔路。望望前后无人，老汉脱去肮脏的外衣，扯下粘在脸上的发须和其他一些黏着物，取下贴在牙齿上的黑黄贴片，焕然露出了巾帼英侠的本来面貌。

她便是一直潜伏在汴京城里的楚红。

那日楚红行刺潘世成之后，即迅速地撤离现场，趁乱穿越了几条街巷。如果抓紧时间出城，赶在蔡京的戒严令发布之前离开汴京毫无问题。她原本也是如此打算的。但在赶回客栈取了行囊奔向城门的途中，她突然改变了主意。

由于女扮男装，她的胸乳是用布条扎束了起来的。在奔跑中她感到乳房被勒得过紧，不太舒服，便用手在胸前揪扯调整了一把。这一揪扯束胸布条，却使她想到一个问题：潘世成在衣袍里面会不会穿了防护比甲？

楚红听说过，有一种比甲，是用多层坚韧的金属片叠织而成，穿在身上如绵帛般柔软随体，却能够非常有效地抵御利器的穿刺杀伤。楚红掷出的飞镖是浸涂了剧毒汁液的，无论刺中人体的哪个部位，毒性均会顺着血液的流动抵达心脏。但楚红发镖射中的是潘世成的后心，而那个位置，正是防护比甲的重点护卫处。楚红后悔没早想到这一层，否则她大可将潘世成的颈项，或者其他暴露在外的肢体作为袭击目标。

飞镖直取潘世成后心，完全是为了解恨，没想到却冒出了这样一个忧患。

楚红止住脚步，经过短暂的思考，决定先不忙出城，要留下来打探潘世成的死活准信。万一潘世成没死，纵使有天大的危险，她也要

在这汴京城里再次筹划行刺。于是楚红折转方向，另找了一家客栈栖下身来。

潘世成的死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但蔡京的戒严令也很快就下达到了各个城门。彼时楚红再要出城，便相当困难了。

封城的同时，城里展开了大搜捕。对这种漫无目标的搜捕，楚红并不惧怕，她知道这无非是虚张声势。在偌大京城的浩瀚人海中搜寻一个神秘刺客，几乎等于大海捞针。

尽管如此，她还是像一个老练的江湖杀手那样，百倍警觉地不时变换着住所。连楚红自己都搞不清楚，她的这种胆识和能力是从哪里得来的。父亲生前从未放她出过远门，母亲也是一直拿她当作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似的百般呵护着。然而自从父母双亡，自从她立下了复仇誓愿后，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在飞快地成熟起来。许多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皆被她一一做到了。而她那敢于迎接一切挑战的自信心，也在这复仇的过程中一点点地建立了起来。

这种坚强的自信心赋予楚红冷静和智慧，她终于平安躲过了城里的大搜捕，又巧妙地改装混出了城门。现在，她确信被追捕的危险暂时已经过去了，需要考虑的是下一步的去向问题。

寻思了一下记忆中的亲友，楚红打算先去大名府一处远房亲戚家落落脚，待风声过去后再做他图。尽管没有发现什么跟踪的迹象，出于谨慎，楚红未走直取大名府的官道，而是先由荒野小径上绕了一个圈子，直至天黑以后才折上正路，住进了通往大名府途中的一座客店。

凡事就怕百密一疏。楚红只顾全力防范官府的抓捕，却未提防已被另外一伙人鬼祟盯上。

这一伙人，便是那日与楚红、燕青同在一处茶肆逗留过的那几个

市井流氓。

这伙人其中一个姓李，依着排行唤作李六。另外两个唤作周同、汤顺。几个人俱是街头的泼皮无赖之类，平日里替大户人家做些帮闲、跑腿、要账、讨债的勾当，得了银子便去吃喝嫖赌，胡乱快活。那一日，几个泼皮弟兄皆已腰囊空瘪，无有玩资了，正聚在茶肆计议，该向哪里弄点银子来用，无意间恰好目睹了楚红行刺潘世成的一幕情景。

李六脑快，在瞥到楚红飞镖出手又即刻抽身撤出茶肆的同时，就本能地意识到，应当将这个人盯住。至于为什么，当时还不及多想。于是李六急急地对周同、汤顺低喝一声，快走，跟上他，便紧紧尾随着楚红窜出了茶肆。

这几个泼皮做正经营生的能耐没有，鸡鸣狗盗之类的伎俩却是练得娴熟。这就叫人自有术，各走一路。他们一路飞步随来，竟然未被楚红察觉。

目视楚红进了客栈后，周同、汤顺喘吁吁地向李六问道，你让我们一溜小跑，辛辛苦苦地来盯着这个人做甚？这时李六脑子里已经很清晰做这件事的目的，向两个泼皮弟兄点拨道，此人闹市行凶，官府定要缉拿，却未必轻易捕拿得到。我等自拿了她去献于府衙，银子不就有了吗？二人听他说得有理，遂继续协作，不辞劳苦地盯定了楚红。

开封府悬赏缉拿刺客的告示，果然很快便张贴了出来。周同、汤顺称赞李六有先见之明，就欲即刻拿了楚红去领赏。李六却有一层顾虑。楚红行刺潘世成的过程是他亲眼所见，从当时楚红那出镖的动作上，可以看出此人的武功不可小觑。而且此人胆敢孤身杀人于闹市间，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反观自己与周同、汤顺，全身的本事都在偷鸡摸狗上，若论打斗搏击，却皆上不得台面。一旦与刺客交

起手来，稍有不慎丢了性命可不是耍的。

为了行事保险起见，三个泼皮只好忍着要将赏银分出去一份的疼痛，再去找个得力的人手加盟。李六嘱咐周同、汤顺将楚红盯紧，自己就颠颠地跑去，把这份生意告诉了一个开肉铺的狗头朋友孟谦。

那孟谦生得五大三粗，凶眉恶眼，满脸横肉，练得一身好拳脚。平日里他与李六时常酒肉来往，走动甚为密切。这日忽听李六来告知有如此一个发财的机会，欣然应允加盟其间，并连嘱李六切勿将刺客行踪报告官府，务必要由我们自家兄弟擒住刺客，获取全部赏银。

孟谦随着李六火急地赶到楚红下榻的客栈，候在那里的汤顺告诉他们，楚红已经离开这里，周同在后跟着，沿途留有木炭标记。

孟谦等即循着标记找到了周同。周同正守在另一家客栈门口，对他们道，刺客临近城门又折了回来，住进了这家客栈，不知是何缘故。孟谦、李六等亦不解楚红为何滞留城中不走。这且不去管他，反正只要人在便好，合该我们弟兄发财。孟谦就一马当先闯进客栈，却没找到楚红踪影。原来楚红根本不曾在此停留，进了客栈后即穿堂而过由其后门走了。

孟谦恼火地大骂周同愚笨透顶，白睁着两只牛眼还不管用。李六连忙调停劝说道，好在眼下京城已经戒严，刺客这几日出不得城。我等是亲眼见过此人的，比官役那般没头苍蝇似的胡查乱搜强得多，再于这大街小巷中细心查访就是。于是几个人分头去若干个客栈附近留心寻查。

然而此后楚红的行迹神出鬼没，偶被李六等窥得一点踪影，旋即又去向渺然，容不得他们会集了孟谦前往擒拿，直恼得这些个泼皮眼冒金星。眼看着戒严的期限已到，刺客一旦出城更向何处去寻？孟谦见状甚是失望气闷，忙活了半天，落了个竹篮打水，还白白耽误了店里的两日生意，真正是划不来也。

正在这时，李六来报说，又在临近城门的一家客栈发现了刺客。孟谦欲待撒手不干了，却又有些不大甘心，遂跟着李六奔至那家客栈，却再次扑了个空。李六向店主询问了房客的状况，知道楚红刚刚走不多时，而且断定其多半是意欲出城，就与孟谦、周同、汤顺急匆匆地一路追出城去。

到了城门外，追寻了一番那些出城不远的人，没有看到楚红身影。孟谦沮丧地连呼晦气，便要返回城里，不再瞎耽误工夫。

李六却力主再向前追追看。他本能地感觉到，楚红极可能是刚刚蒙混过关，出城不久。并且他对楚红的去向有个大概的揣度。因为在这两日里，他除了寻查楚红的踪迹，还留心打听了潘世成被刺的缘由，并探知了有关楚红的一些情状底细。由他在府衙里当差的酒肉朋友口中得知，大名府可能是刺客遁匿的去处之一。因此他极力建议继续朝着大名府方向追寻一程，免得功亏一篑。

周同、汤顺舍不得那赏银，一力撺掇孟谦，既然已经追出了城，何妨再多跑几步，说不定便有了结果。

孟谦到底是抵不住巨额赏银的诱惑，就抱着侥幸心理，与几个泼皮弟兄顺路追了下去。

穷追了一日，直累得众泼皮腿麻脚木，人仰马翻，却是连楚红的半根人毛也没见到。眼看着已经是日落西山，暮云四合，孟谦再也不肯浪费脚力。周同、汤顺虽然嘴上没说，心里也都泄了气。李六见几个人这般光景，知道只能是前功尽弃了。

众人皆无了走动的力气，连夜返回城里是不可能了。恰逢路旁有家客店，孟谦就嚷嚷着去住店歇脚。因这出城追刺客建议的始作俑者乃是李六，住店之资自应由李六破费。偏偏李六身上又没带得几个铜板，就说好了先由孟谦垫付，花费了多少回去后李六如数偿还。李六心里叫苦不迭，却也没得奈何，自认倒霉地随着孟谦等人一同进了客

店。

这时已是掌灯时分。

宋人尚旅游，因而带动了交通与旅店业的发展。交织于城乡间旅道旁的，除了官家驿馆外，亦极多私人开办的旅舍道栈。孟谦、李六等人进去的这家客店，就是一家私营旅店。店院里面不大，却还收拾得齐整。马棚里拴了一匹客马，正低头吃着草料。看来店里是已有旅者入住。泼皮也不多做理会，大呼小叫地唤来店家，开了两间宽敞客房。又悉聚于一间房里，要店家速去置办酒菜来充饥。

这家客店处在由东北方向出入京城的必经之途上，菜蔬酒肉自是备得充足。不消多时便四盘八碗地上齐了一桌。众泼皮三两酒下肚，嘴皮子上话就多起来。

孟谦忍不住抱怨李六自作聪明，怎的就能断定刺客必会奔了大名？李六不好强辩，便埋怨周同、汤顺，说若是他们盯得牢靠，只在城里就可拿了那厮，何须受这般辛苦劳累。周同、汤顺却齐呼冤枉，道是我等何曾稍有懈怠，每一回都盯得实实的，只怪你们赶到得迟了，才吃那厮钻空子挪了窝。又后悔道早知如此还不如及时报了官，起码我等还能落得几文报信的银子，也强似现在这样白忙一场。

几个人肆无忌惮地吵吵嚷嚷，声音都传到了房外去。店家一望便知这些人乃是京城里出来的无赖之徒，不敢劝管，只由着他们在那里张狂喧哗。幸而先前住进店来的那位客官颇能忍耐，否则与之计较起来，免不得有一场麻烦。

这顿酒吃了一个多时辰，泼皮均已半醉。相互抱怨的话重复了无数遍，再絮叨下去就味同嚼蜡了。众泼皮心下俱认了倒霉，也无兴趣再多聒噪。

李六喝得下腹鼓胀，起身去房外小解。孟谦就唤来店家，索问可

有陪同过夜的姑娘。店家赔笑道，请客官见谅，敝店诸事俱全，单单这项业务未曾齐备。若客官需要得紧，小的可从左近庄院里寻一两个过来伺候。但只怕那模样入不得客官眼，要请客官担待则个。孟谦听了十分扫兴，说道那就不必了。挥手让店家退了去，孟谦将最后一点残酒倒在碗里，准备喝干了去睡觉。

就在这时，李六带着神秘而兴奋的神色回到房里。

他小心地掩了房门，凑到酒桌前，低声对孟谦几个人道，哎哎，都别喝了，听我说，送上门了。真个是应了那句古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几个人先是一怔，随即就醒悟过来。你是说刺客？

李六忙示意他们噤声。

原来方才李六小解完毕，拎着裤子刚迈出茅厕，恰见客店伙计又将一位牵马投宿的客人迎进院子。李六本是漫不经心地向那边一瞥，却不料灯影之下一张娟秀的面孔陡然映入他的鼠目，这个巨大的意外让他激动得心脏一阵狂跳。

来客非是别个，正是他们费尽心机追寻了多时的楚红。

这可真是上苍有眼，天不灭曹。李六系了裤腰，隐身暗处，觑着客店伙计引楚红进了客房，就一溜小跑地回房中来报信。

孟谦等闻听此讯，大喜过望。功夫不负有心人，连日来的辛苦没有白费。泼皮一个个欢欣鼓舞，精神振奋，浑身的疲惫乏倦立时一扫而光。周同、汤顺迫不及待地同时叫道，快点动手，拿了那厮。孟谦也露出急不可耐的样子，嗖地从身上掣出了剔骨尖刀。

李六倒显得稍微沉稳一些。他摆了摆双手让哥儿们几个少安毋躁，对他们低语道，此刻那厮初进客店，必是甚为警觉。我等若是一

下子擒拿不住，动起手来未免麻烦。依我的主意，莫如稍候一两个时辰，待到夜深人静，那厮睡熟，我等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房去，来他个瓮中捉鳖，岂不是事半功倍，手到擒来吗？

周同不放心地道，不趁此时拿下，再吃那厮走了，却又悔之莫及。

李六胸有成竹地笑道，我料那厮此番不会转瞬便溜走。前番那厮在城里要躲避官府的搜捕，故而一日三迁，飘忽不定。如今其已然逃出城外，戒心自然会松懈下来。况且那厮连日来东躲西藏，疲于奔命，必定疲倦得很，焉能不在此歇息几个时辰？倘其欲上路远遁，只怕须是待到鸡鸣时分了。

孟谦寻思了一下，觉得李六说得有道理。他自知身上虽说有些拳脚功夫，却并非正宗师傅传授。凭着这两下子，在街头巷尾的泼皮中称王称霸尚可，与真正的武林高手过招，恐就难得讨到便宜。楚红的武功深浅几许，他没见过。但从她敢于在汴京城里只身行刺，并能从容地躲过搜捕、混出城门这些行为上看，其人可谓是有些神通的。因此如果能够兵不血刃地解决问题，他当然是宁愿避免动武。

周同、汤顺的搏击功夫远不及孟谦，见孟谦尚且如此思虑，也就都觉得还是智取胜似力敌，赞同了李六的主张。

计议下来，他们决定，由即时起，四人分班值岗，暗中监视楚红下榻的客房。如见楚红有欲溜走的迹象，只好见机行事，随时动手。若楚红无异常动静，动手的时间定在深夜子时。

商议停当，泼皮都十分亢奋。到底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天意定了这笔赏银该谁赚，终归是跑不了。孟谦、李六的心头欢喜自不必说，得了赏银他们两个人是要分大头的。而生性淫狎的周同、汤顺另有一层心痒处。刺客乃女儿身，这是缉捕文告上点明了的。他们又亲眼得见，那刺客生得颇为俊俏，于是便动了阴暗念头。

捉到刺客后要解送官府，私自奸污人犯他们不敢，但是乘机在其身体上的要紧处过把手瘾却无不可。操作那种阴损勾当他们的经验甚是丰富，可以大有一番作为。

思动着这等淫念，两人一面小心地扒着窗缝监视着楚红的动静，一面心情急切地盼望着子时快点降临。

六

子时到了。

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楚红让客店伙计送了一碗汤饼到房中，吃过之后，便早早地熄了灯。此后再无动静。众泼皮轮番目不转睛地监视着那间房屋，确信这一次楚红没玩金蝉脱壳。

终于挨到了午夜，料想楚红已经睡熟。客店的院内一片沉寂，店家和其他的宿客料也早已入梦。正是动手的良机。孟谦、李六、周同、汤顺四泼皮，怀揣着即将大功告成的激动，手持着利刃绳索，就悄悄地踅出了房门。

秋夜如水。

几个人就着蒙蒙月色，溜墙根，悄移至楚红窗下，屏息静听一刻，认定房中之人正在酣睡。李六便向周同、汤顺示意，让他们将房门弄开。

周同、汤顺武艺虽差，溜门撬锁、钻室入户之类的手艺却无比精通。两个人蹭到门前，轻手轻脚地将一根细铁棒插进门缝，稍稍摆弄了几下，就悄无声息地移开了门闩。

那门轴缺油。房门被推开时，不期发出一丝吱呀声，唬得四人慌忙滚身卧倒，生怕里面一支飞镖掷出，要了谁的性命。

和衣卧在铺上的楚红却是纹丝未动，酣睡如常。

平日里，楚红睡觉时一直是非常警觉。莫说是发出门轴擦动的声音，便是有些许陌生气息传进，她也会骤然醒来。这几日连续转移着躲避官府的搜捕，精神始终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搞得她非常疲惫。今日乍脱险境，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偏巧身上又来了月事，便觉得有些支持不住。因而楚红一躺下去，便睡得很死，惯常保持着的警惕触角，也变得麻木迟钝了。

孟谦等人伏地隐蔽片刻，见楚红确是未被惊动，方各自顶着一脑门冷汗，小心翼翼地爬起身来。又慎重地向里面观察了一刻，孟谦向李六等一使眼色，众人按照分工拉开架势，便要扑将上去。

他们商议好的分工，是由李六及周同、汤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至床前，分别按住楚红的手脚，孟谦紧接着将绳索套上去缚住楚红。这孟谦乃是屠夫世家，从小练得一手缚猪绝技，在捆绑功夫上颇有造诣，堪称大师。只要是他的绳索上了身，任对方再有天大的能耐，也是难得施展了。

楚红仍在呼吸均匀地熟睡着，全然不察危险将至。

成败只在刹那间。眼看这帮泼皮便要毕其功于一役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口，忽有一声厉喝，挟着冷风从背后传来：贼人住手！

孟谦等人冷不防被惊得汗毛乍起，慌忙回身看去，但见一条凛然的身影已经闪进屋来。

诚可谓无巧不成书，此人正是由汴京归返大名府，夜宿在沿途这家客店的浪子燕青。

原来那日燕青初访李师师，交谈得便很是投缘。二人均有相见恨晚之意，相互爱慕之情萌于心田，溢于言表。然而二人亦都明白彼此的身份间隔，这种情愫却不便言说，只能在眉目间流波暗传。

盘桓了两个多时辰，燕青恐怕师师劳累，主动起身告辞。师师虽然意犹未尽，出于本能的矜持，也未多做挽留。临走时，燕青欲留下重金作为酬资，被师师坚决拒绝。师师道，若是如此，姐姐倒要再加倍付与小乙哥银子，作为答谢救命之恩的心意了。燕青一笑，只好作罢。

次日燕青依然无事，去那家纱罗店看了看，却好那店家老板刚刚返回汴京。燕青很顺利地与其谈妥生意，签下了订单。然后燕青便回客栈收拾了行囊，打算明日城门的戒禁一除就打道回府，免得主公卢俊义在家记挂。

但是在燕青心里，却涌动起一股留恋之波。

燕青情知这乃是师师的魅力在作祟。其实若说嫖妓，燕青虽非常客，却也不止是一次两次。这在当时娼妓遍地公开营业的社会状况中是很正常的事情，算不得什么丑行。美女娇娃燕青见过不少，单就容貌而论，有些姑娘并不在师师之下，但却都没有给燕青留下什么印象。此番一见师师，竟致情痴意迷，不能自已，燕青深感师师之魅力绝不仅仅在其美色，而更在于她与众不同的气质品格和修养。与其稍处，即能令人感受到一种超然忘俗的境界，这是一般的美女所远远难以企及的。这种独特的气韵竟为何物何状，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古来说起那昭君出塞的典故，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的感叹。

忍耐了半日，终是按捺不住涌动的心潮。入夜后燕青情不自禁地步出客栈，又向那金钱巷而去，意欲在离京前再见上师师一面。

这一次却是不巧，李师师正在待客。

那位客人，乃是当朝赫赫有名的儒士周邦彦。那周邦彦在朝中的官职并不高，诗词却写得清峻婉丽，卓然超群。师师极为钦慕他的文采，往来之中遂成忘年至交。周邦彦每有新作，常请师师度之。其词

一经师师谱曲弹唱，往往不消数日即不胫而走，传遍京城。二人词曲协作，堪称珠联璧合。所以每逢周邦彦来访，师师必与之促膝长谈，尽兴方休，其间拒辞一切干扰。

李姥姥深知师师的这一习性。而对于燕青与师师间一见倾心的情愫，却全然无从得知。因而便不由分说地坚决拒绝了燕青候访师师的请求，说师师今夜是断然无暇接待旁客，欲见师师只能改日再来。

能够理会得师师与燕青间那种秘不可宣情状的只有蕙儿。但蕙儿此刻正在师师左右侍奉，燕青根本见不到她。既然求见无望，燕青只好索了笔墨，留书一封，拜托李姥姥交与师师，然后便郁郁地折回了客栈。

翌日上午，闻得城禁已开的消息，燕青就怀着一腔隐约的怅惘，拉马登上了归程。

这时的李师师同样是一腔的怅惘无处排遣。昨夜更深人阑之际，送走了周邦彦，李姥姥将燕青的留书交给师师，师师方知燕青又曾来过。她在心中直怨李姥姥为何不将燕青留住，或者起码差个丫鬟来告诉自己一声，口里却又明说不得，只能暗自在心头遗憾嗟呀。

拆了缄封，素笺上只写着一句话：无可奈何燕归去。字体刚挺飘逸，神采飞扬，一如其人。

师师睹字思人，黯然神伤。自此之后，她竟时时借故推托，懒得待客，接待来访者的频率大减。不过愈是如此，她的身价倒愈是高涨起来。

且说燕青离了汴京登上官道，虽然是骑着马，由于情思萦怀，一路上禁不住反复咀嚼与师师相见时的种种情状细节，行进速度很慢。中午在路旁一个小饭铺打尖，喝了一通闷酒，又耽搁了不少时光。所以行至黄昏，也方才来到这家客店附近。

看看天色将晚，燕青无心走夜路，就进店开了一间客房歇了。他打算在这里好好地睡上一觉，调整调整心绪，丢开心里头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之丝，次日带着清爽的心境再登程上路，于是乎才有了这一段夜店救楚红的故事。后来燕青夜宿黑店遇险，亦得人意外营救，可谓是天意对其见义勇为行为的一番酬报。此为后话，这里暂按下不表。

燕青住进客房后，先要了盆热水泡了泡脚。血脉泡得自下而上舒展开来，旅途倦怠大缓，心情也明亮了一些。晚饭不想再吃酒，燕青吩咐店里伙计去做点素食送来，自己便于铺上斜倚着，闭目将养精神。

孟谦等泼皮就是在这时进了店。听得一阵粗野痞霸的喧哗声传进耳鼓，燕青厌恶地推窗向外看了看，打量是何等人物如此无状。这一看，却引起了燕青的注意。

燕青没见过孟谦，然而却记得李六等三人的模样，认出来正是那日在茶肆里见到过的几条汉子。从泼皮骂骂咧咧的对话中，燕青大概听出，这几个人是欲寻拿刺客求赏，然则并未如愿。燕青这才想到为何那日这几个泼皮与刺客前后脚都没了踪影，原来是火速追踪刺客去了。

因见这些人非是善良之辈，燕青便起了戒心，将窗扇留着一条缝隙，一直留心观察着房外的动静。后来楚红进店被李六窥到而鬼祟地一溜烟回房报信等一系列活动，悉收燕青眼底。

燕青于茶肆里看到楚红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而当她一进店院，也是一眼便认了出来。燕青当时心中暗暗称奇，谓道这可真是冤家路窄，怎的她也凑巧撞进了这家客店，看来这家小店里今夜合该要闹出事来。

自松石巷行刺事件发生后，汴京城里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对其事

的缘由说法很多，版本各有不同。但大致相同的一点是，皆认为那遇刺者必是十恶不赦的歹徒，本就该死，这种人死得越多越好。官府越是起劲地搜捕刺客，这种观点就越是普遍，越是深入人心。此乃对官府深怀不满而又无力反抗的平民百姓本能产生出来的一种逆反心理。

燕青对事情的真相如何自然还弄不确切，但是凭着直觉，他也认为刺客值得同情。试想一下，若没有极深刻的冤屈仇恨，一个形单影只的年轻女子，何至于如此女扮男装铤而走险？官府动辄封城搜捕、滥施淫威之举，亦令燕青很是反感，于是燕青私下里倒为那与己毫不相干的刺客的安危担了一份心。

在封城期间没有听到刺客吃拿的消息，料其早已远走高飞矣。不期今夜竟在这郊外小店再遇楚红，委实出乎燕青意料。眼见得楚红有遭人暗算之虞，一股仗义行侠的豪气油然升腾而起，令燕青倦意全消，自觉地承担起了保护楚红之责。他与泼皮一样，挨至子夜未眠。泼皮的一举一动，俱在他的监视之中。燕青的一声厉喝，声音并不太大。但在孟谦等鬼祟人物听来，却像是平空炸响了一个霹雳。他们谁也不曾想到突然间会在背后冒出一个人来。此人是谁，从何而来，意欲何为，不及多想。一个愣怔之后，四个人下意识地迅速回身，齐向燕青扑来。

燕青一丝不慌。他在十八般武艺里最擅长的就是徒手搏击，根本没将面前这四个蟊贼放在眼里。燕青的拳法，是以传统的长拳为本，经多年苦心钻研，采各路拳术之长，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创派路。其拳走势凌厉而变化多端，极具实战效用。后来这种拳法在江湖上流传开去，人皆谓之燕青拳。

当时燕青见四人呈现恶狗扑食状迎面而来，先灵活地向旁边一闪，顺势矮下身去使出一个扫堂腿。离他最近的汤顺于黑灯瞎火中哪里辨得门户，扑通便被扫倒。燕青的身势陡然一长，同时冲拳击出，正中周同面门，周同啊呀一声横摔出去，鼻血糊了一脸。李六正位于

周同身侧，被周同歪倒的身子咣地砸了个趔趄。

楚红早被打斗声惊醒，睁眼一看房中情形，忙一个鲤鱼打挺跃下床铺。燕青一面对付着凶神恶煞般的孟谦，一面向她叫道，朋友，快走。孟谦也急火攻心地吆喝众泼皮道，休叫她跑了，你们他娘的快上。

事已至此，怕也无用，李六几个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泼皮遂横了胆子，各自从地上挣扎起来，张牙舞爪地舍命扑向楚红。

孟谦仗着手持剔骨尖刀，向燕青出手颇为蛮横。但交手仅三五个回合，他就明显感觉出，不止是武功根底难与对手匹敌，单论力气自己也占不了上风，心下便开始发毛。一不留神，手中利刃被燕青磕飞。孟谦暗叫一声不好，正待抢过去捡刀，燕青一脚扬起，正中他的下颌。孟谦那蠢牛般的身躯登时腾空而起，摔出房门。

燕青便反过身来帮楚红。

李六那几个泼皮竭尽全力对付楚红，已是很难讨得便宜。燕青再来助战，他们焉能招架得住。况且眼见得孟谦尚且远非此人对手，李六之辈哪里还有与燕青过招的胆子。看来今夜这事是难遂人愿了，偷鸡不成莫蚀把米，还是保住自家性命要紧。李六、周同、汤顺三人此时虽不曾商议，思路却高度一致。一见燕青返身打过来，他们不约而同，各瞅空子抽身便撤，争先恐后地蹚过摔出房门的孟谦的身子，撒丫子就向客店院门处奔逃。

孟谦也不敢稍有怠慢，努力爬将起来，跌跌撞撞地拼命夺路而逃，速度竟也快得出奇。待燕青、楚红跃出房门，众泼皮已经窜得没了影踪。燕青、楚红向院外张望了一下，也不穷追。

店主和伙计们早被打斗声惊动，扒在门窗上向着院子里观望。这时见斗殴停息，店主方出了房门战战兢兢地上来问燕青，究竟出了何

事。燕青顾虑到楚红的境遇，编个缘由道是那伙贼客竟欲夜半劫财。店主本就觉得孟谦一伙不地道，相信燕青之言不谬，问燕青、楚红要不要报官。燕青忙道既然贼人未捞到便宜，且已不知去向，报官就不必了。不过你这家客店看来不大安全，我们也不便再住下去。

当下燕青便让楚红去收拾行囊，马上离开客店。楚红自然知道出了这等情况必须立即转移，遂回房中三下五除二收拾停当，照付了住宿银资，与燕青双双拉马出来，披星戴月而去。楚红蒙混出城时原本是牵了一头瘦驴的，是途经一个集市时，将那驴卖掉换了这匹腿健的坐骑。

孟谦等众泼皮狼狈不堪地一气跑出五六里地，回望燕青、楚红没有追赶上来，方才魂魄归体，停了脚步。重新聚到一起相互打量时，但见个个是歪七扭八，鼻青脸肿。

孟谦怒冲斗牛，火冒三丈，喷着唾沫星子大骂李六几个包软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六几个反讥孟谦原来也不中用，是个银样镴枪头。孟谦强辩道我还不是吹牛，单拿那个刺客我姓孟的绰绰有余，谁料想半路上又杀出来个程咬金呢。众人想想也是，此乃天公不作美，生生地让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几个人又猜度那突然出现的武林高手是何人，当然是猜不出个头绪，只能沮丧地唏嘘一番作罢。

众泼皮又计议，此事回城以后还言说不得，若让官府知道我等早知刺客行踪却匿而不报，以致刺客走失，罪莫大焉。是以天明众泼皮回城后，见了人只推说夜来出城贩生猪遭强人劫了道，才弄出这副狼狈模样。街坊邻居对这些泼皮平素横行街里、无事生非的行径早怀怨恨，见其遭了报应，无不拍手称快。

再说燕青、楚红，出了客店一路向东奔跑下去，曙色熹微时分，奔至了一片茂密的老林边。其时已过中秋，晨风甚是清凉，两人却是连人带马都奔出了一身细汗。

进了林子，燕青放慢驰速回望了一下，招呼楚红道，此地清静，喘口气再走吧。

楚红应着，驰到燕青身旁。两人翻身下了马。昨夜仓促之间，楚红没有细看燕青的面容，这时对面而视，她才认出了燕青，惊奇地叫道，原来是你？

燕青笑道，不错，我们在松石巷那家茶肆里见过。没想到又在这客店里遇上，真是奇巧得很。

楚红指着鬓角上的汗水道，多谢壮士相助，不然我真要遭人暗算了。那是一帮什么人？

你没看出来？其中有几个人那日也在茶肆里吃过茶。他们是跟踪而来，要拿了你去官府请赏的。

原来是这样。我只顾与其交手，倒没细辨他们的面容。敢问壮士的姓名？

大名府卢俊义卢员外府上的家人燕青，人称燕小乙。小姐的真实姓名，方便告知吗？

楚红迟疑一下，有点戒备地瞟一眼燕青，燕青大哥赶走了那伙人，是否有独领赏银之意？

燕青洒脱地一笑，小姐多虑了。我燕青若要拿你，只须抢在那帮贼人之前拿了便是，何必费此周折？

楚红想想有理，不好意思地脸上一红道，恕我失礼了，我叫楚红。

燕青点头道，小姐果然叫楚红吗？看来那缉捕告示上，写得倒真是一丝不差。

楚红恨恨地道，这班贼人，在这上面头脑倒不糊涂。她又疑惑地看了燕青一眼，问道，燕青大哥既知我是刺客，为何不欲捉拿，反而相助呢？

燕青坦荡地道，依我看来你不像歹人。并且据我揣度，你既如此行事，必是怀有天大的冤屈。

何以见得？

一个年轻女子，若非被逼至极不得已处，谁愿在京城繁华处冒险杀人？

一句话触到楚红心痛处，楚红眼眶一热。难得燕青大哥肯这么想。

非止燕青一人这么想，京城百姓多有此议。只是此事缘由究竟若何，我还并不清楚。楚红小姐可以说与燕青听听吗？

承蒙大哥仗义行侠，肝胆相照，楚红理应向大哥说明事情原委。

略略沉静了一下，楚红便将自家的遭际从头讲起。虽是扼要而述，来龙去脉却说得十分清晰。讲到父亡母丧伤心痛切处，楚红早已是喉头呜咽，泣不成声。

燕青听罢楚红一番悲诉，义愤盈胸，感慨不已，觉得潘世成的确是死有余辜。而眼前这个姑娘，竟能以弱女之身，孤薄之力，不远千里，历尽艰辛，终于成就报仇雪恨之事，又令他顿生钦敬之感。

他不由得关切起楚红今后的着落，询问她于今欲投何处，如果一时无处安身，建议她不妨先随自己去卢府暂栖几日。燕青知道，虽然卢俊义平素从不招惹是非，秉性却是极为侠义，遇到楚红这样的情况，定会当仁不让地施以援手。

楚红婉言谢绝了燕青的好意。如果是去大名府，她自有个投身之处。原本她就是打算奔大名府去的，出了今夜的意外事件后，她改变了计划，决定还是先择一个不太显眼的小地方避一下风头。当下楚红便辞别了燕青，另奔他方而去。

燕青对楚红的安危颇有点担忧，然而也不便强留，只好在分手时嘱她务必处处多加小心。今后若遇到危难之事，可以去大名府找他。楚红十分感激地留下了一句话，也许将来我会与燕青大哥再相逢的。

望着楚红的身影消失在林间小径尽头，燕青兀自默默地感叹了一番，然后拨转马头驰上大道，径奔大名府归途而去。

七

入夜的金钱巷，真是个醉人心魄的销魂去处。放眼看去，但见一家家秦楼楚馆紧相连属，一座座门楼之前粉灯交映。一阵阵的靡音浪笑，就从那台阁帘幕后面飞出，内里不知正活动着多少狎男淫女、苟合鸳鸯。更有无数的脂粉娇娃，临窗倚栏搔首弄姿，向着那往来过客频频地施媚眼，打招呼，以期揽得生意上门。过路的男客只要随便向哪边扫上一眼，立时便会有三五个女子缠上身来，左拉右拽，你争我夺。

却说这一夜刚过掌灯时分不久，金钱巷里走进来一抬四人小轿。抬轿者均身着便服，面目洁净无须。小轿旁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紧步跟随，同样是便服无须模样。视其行止，似乎是轿内主人的管家一类的人物。另有若干随从跟行轿后。

当街揽客的粉头一眼就看出这是个有身份、有银子的大主顾，争先恐后地向着这一簇人殷勤献媚。轿夫却旁若无人，一概不理，抬着轿子径直向镇安坊走去。街道两厢的粉头见自己招呼了半晌，轿中人连窗幕也不曾掀动一下，知道这笔买卖没得指望，就赶忙丢下轿子，再去侍奉下一个目标。

坐于那顶小轿中的人，三十八九岁光景，白面黑须，清眉细目，虽是一身商贾打扮，却掩不住那种超乎万人之上的雍贵气度。这个神姿非常的人物，正是微服出行的当朝皇帝赵佶。

赵佶此行，是专程到镇安坊去访李师师。

这是老太监张迪眼见得近日来皇上心情不爽，为他生出的一个消愁破闷的点子。其中的根由却又说来话长。

自从蔡京老儿向宫中进献了那个苏杭女子雪儿后，赵佶很是新鲜了几日，连续召其侍寝，雪儿本来生性乖巧，又曾得蔡京着人调教，一时间直迷得赵佶乐不思蜀。

赵佶的后宫人数甚众，除了郑皇后外，还有乔、崔、王、韦诸妃以及数以千计的贵仪、淑容、婕妤、才人等。众女侍一主，其间矛盾是非必不可免。好在后宫的这些嫔妃，倒多属温良恭让、规矩小心之辈，对皇上的私生活素来不敢多嘴。亦明晓皇上不可能遍降甘霖普度众生，欲得皇上御幸乃可遇不可求之事，所以也不多做那非分之想。只是在夜深人静私欲难忍之时，自行抚慰一番解饥。天长日久，也都各自由实践中获得了多种自力更生的技巧，因之而能波澜不兴地去打发掉那些寂寞难挨的漫漫长夜。

然而内中独有一名贵妃，唤作刘安妃的，却不是这般顺帖习性。

说起这刘贵妃，起初也是蔡京推荐给赵佶的。此人原本是酒家之女，因为生得袅婷美艳，曾被选进崇恩宫做过一段时间的侍女，后来又被遣出宫，安置于一个宦官家里做事。蔡京偶然窥见其人，大为其艳所惊，即向赵佶奏报道此女乃有沉鱼落雁、倾国倾城之貌。赵佶将其召至御前亲自审视，见果如蔡京所言，顿时龙心大悦，下旨复召其入宫。刘氏姑娘二度进宫后先封才人，后进淑容，至政和年间又一跃进为贵妃，成为后宫里最受赵佶宠幸的一位妃子。

初为才人时，那刘氏姑娘尚还诚恐诚惶，诸事谨慎，敛利藏锋，温和柔顺。时日既久，宫中的状况渐熟，地位不断上升，又深得皇上偏宠，她生就的那种刁钻狭隘、喜攀善妒的本性，便一点点地滋长暴露出来。逐渐发展下去，就到了见不得赵佶喜欢别的女人的地步。

苏杭姑娘雪儿连日侍寝皇榻之事传入她的耳朵，她心里便有一百

个不舒服。闷闷地隐忍了几日，终是忍耐不住，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去做捣乱骚扰勾当。每闻赵佶又与那小蹄子黏在一起，她就找将过去求见皇上，声称有要紧事须即面圣。太监当然不敢不报。待得赵佶整衣系带地出来问话，方知那所谓要紧事，不过是诸如岭南进奉了时鲜贡果，御膳房做了一道稀奇点心，臣妾不敢独享，专候皇上前往品尝等无聊琐事。搞得赵佶不胜其烦，却又无从发作。

有一次赵佶欲兴所致，大白天的就与雪儿在寝宫里寻欢。正当两人刚刚脱得一丝不挂之际，外面奏报刘安妃又求见来了。赵佶虽然隔窗大声喝退了刘安妃，再回首却已经意兴阑珊，无可作为了。

赵佶明知这是刘安妃心有不平，故意添乱，却也对她奈何不得。刘安妃资质妖冶，百媚千娇，自有众所不及的动人之处，在赵佶心目中的宠妃地位还是相当巩固的。

为了息事宁人，赵佶索性便将雪儿赏给了一个功绩卓著的臣属做了婢女。反正玩了这许多时日，雪儿身上有几根毛，赵佶都能背出来了。雪儿没有多少文化，见识也不广，同她聊天没得多少话题可聊，再玩下去也快腻了，就此了断也罢。

至于雪儿，到了那大臣府里，虽然身为婢侍，因有御赐的背景，却不得被随意辞退，在身份地位上就高于其他奴婢一等。以处女之身换来一个铁饭碗，对她来说也算值了。在此后的漫长人生岁月里，与赵佶曾经有过的温存，便成了雪儿永恒回味咀嚼的内容。

雪儿既去，刘安妃也就安静下来。

但是时间长了，赵佶却变得有些郁郁不乐。赵佶的这种情绪变化，就被他的贴身太监张迪看在了眼里。

这张迪在太监中算是个老资格了。自哲宗朝时他就在宫中当值，而且与当时的端王赵佶交往甚密，颇得赵佶的好感。赵佶即位后，仍

留他在内侍省当差，负责料理自己身边的事务。因此从职位上讲他虽然不过是个押班，但是实际的地位却在都知之上。

作为一个太监，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主子的心理。张迪在这方面是非常称职的。随在赵佶身边日久，张迪早就参透了赵佶的一颦一笑。他很清楚赵佶乃是个风流种子、艺术天子，审美目光极高，并且喜欢常有新鲜刺激。皇廷后宫里虽然是彩袖缤纷，佳丽如云，能真正遂其意者其实不多。况且朝夕相见而致熟视无睹，殊难振起赵佶的兴趣。正如一个人若是顿顿华食盛宴，便会对那些海味山珍变得厌倦不堪。蔡京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煞费苦心地不时为赵佶觅献野食调剂胃口。

皇宫里自有皇宫的规矩秩序，皇帝纵然为万物主宰，仍然是要受纲常约束的。在皇宫里把玩新鲜尤物，再遮掩躲闪，也难以避开诸宫嫔妃的耳目口舌，行事多有不便。然而赵佶却又本性难移，枯乏日久就食不甘味，情绪索然，这便如何是好？

自古讲究主忧臣死，忠心的奴仆必须百倍体贴主子的疾苦，皇上的忧愁就是太监的忧愁。张迪将赵佶的行状看在眼里，虑在心头。反复思量之后，他忠心耿耿而又小心翼翼对赵佶建议，既然在宫里消遣有诸多不方便处，皇上何妨微服出宫去走走？天然山水风光岂是人工园林可比，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九五之尊理当与民同乐，焉可自囿于宫墙之内乎？

张迪的这个建议，其实不能算什么新鲜主意。微服出宫游幸，说穿了主要就是换了便装、掩了身份去往青楼嫖妓。这种事情，赵佶打政和六年起就做过。当时驰誉京城的一些名妓如徐婆惜、封宜奴等，皆曾有与赵佶厮混的经历。后来因为言官与后宫的多方劝谏，也由于到民间猎奇访艳的兴趣暂时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赵佶便收敛了一段时期。

值此乏闷之时，经张迪这么一提醒，赵佶出宫寻芳问柳的欲念就重新活动起来。他回想起往昔在歌楼艺馆里度过的那些缠绵之夜，的确是无拘无束，畅快淋漓，别有妙处，那种感受绝非千篇一律的宫中游戏可比，于是觉得张迪的这个建议提出得很不错，很及时。

舆论方面的压力还是不能不有所考虑的。后宫里面比较好办，主要防避着一个刘安妃就是。朝臣非议起来，麻烦就多一些了。在这一方面恐怕还得预先做点铺垫，取得那些股肱重臣的理解。

在某次召见蔡京时，议完正题之后，赵佶便似乎很随意地说起最近勤于政务，宵衣旰食，操劳过度，颇有疲顿之感，欲待抽暇出宫去散一散心，却又恐遭朝臣横责物议，朕当这个皇帝也真是甚不自由也。

蔡京一听，马上心领神会，启奏道，以老臣之见，皇上为天下大事日夜操劳，辛苦非常，确实是应当劳逸相间，张弛有度。宫中空气未免沉闷，得空出宫转转，无疑于皇上龙体大有裨益。而皇上之龙马精神充沛盛旺，实乃国民社稷之大福大幸也。如此浅显的道理，相信各位大臣断无不明，无可非议。若有个别愚昧不化之徒妄加指点，老臣秉公与其理论便是。

得到了蔡京明确而坚定的支持，赵佶后顾之忧顿消，就兴致盎然地唤来张迪商议，此番当去造访谁家。张迪深谙赵佶喜欢尝鲜的脾性，脑子灵活地一转，就推荐了在汴京青楼界中后来居上，而赵佶尚未曾染指过的李师师。

李师师已经名噪京师多年，赵佶亦早闻其名。不过由于赵佶乃是曾经沧海之人，各种世面见得多了，对李师师这个名字并没特别在意。今闻张迪着意荐举，倒对其发生了一些兴趣，思忖道，朕端的应当去访她一访，亲眼看看这位声冠群芳的女子究竟是不是名实相副。

于是这日晚膳后，赵佶让张迪秘密安排了心腹跟班，都换了便

服，备好小轿，就不事喧哗地由一个角门悄悄出了宫，奔赴金钱巷而来了。

行至镇安坊门前，小轿轻稳落地。随在轿旁行走的那个五十岁左右年纪的侍从，也就是入内内侍省押班张迪，躬身上去掀开轿帘，扶下赵佶。早有两个浓脂艳抹的迎客粉头媚笑着走上来，莺声燕语地将这一干人等向坊院里请。张迪吩咐众跟班于院门外面候立，只带上两个年轻内侍，抬上一只箱子，随着赵佶步入了镇安坊。

已经有丫鬟及时向李姥姥通报，说是前面来了一位扈从颇众的贵客。李姥姥知道这是财神，连忙亲至仪门前迎接。打眼一瞅为首的来者，果然是龙行虎步，气度不凡，不似那等闲人物。李姥姥岂敢怠慢，忙殷勤备至地将赵佶延至一间豪华雅厅入座。

张迪向李姥姥介绍说，我们这位赵乙赵老板，是做茶行生意的，久闻贵坊名声，今日特来造访。李姥姥谦恭地连连称谢，说道客官高抬敝坊了，慕名而来实不敢当。不过不是老身夸口，这里的姑娘端的个个出色，比起左右楼馆的那些货色强得多了，包使客官玩得满意。说着便差丫鬟去唤姑娘们来见客待召。

张迪一摆手道，且慢，不用去叫她们。我们赵老板今日来此不见别人，只是要见这镇安坊里的头牌李师师。

李姥姥闻得这话，有点踌躇。

师师素来性高，随着名气的增长，架子也越端越大，见不见客要随她的高兴，丝毫勉强不得。自然，在平日里，但凡李姥姥做主应承下来的客人，师师一般还都是给面子，予以接待的。但是这段日子，不知是何缘故，师师一直落落寡合，无心应酬，已经生硬地拒绝了十几单生意。

李姥姥心下着急，却又不敢强求，怕是一旦惹恼了师师，令她使

起性子来，耽误的事更多。所以这几日李姥姥只能款语对师师多加劝慰开导，耐心等待师师这股莫名其妙的郁闷情绪过去。李姥姥是过来人，理解歌伎生涯自有其难遣的苦闷，有时情绪不佳在所难免，所以倒没将师师的这种表现看作特别反常的现象。这种恶劣情绪都是暂时的，调整过来以后，生意该怎么做还得照样做下去。

可是今日赵大官人这宗买卖，能接还是不能接呢？这里应承下来，万一师师拒不见客，那场面该如何收拾？

张迪见李姥姥应答得不爽，也不待她再敷衍支吾，袍袖一挥，让那两名内侍将箱子抬将上来，放到李姥姥面前的案上，启动扣环打开了箱盖。

李姥姥趋前张目一瞧，心头不禁咯噔一下猛跳。

原来那箱子里满满装的皆是金条，粗估数目在五百两以上。

张迪板着面孔对李姥姥道，我们赵乙赵老板的这点薄礼，难道姥姥不肯笑纳吗？

李姥姥一来是委实舍不得放弃这箱子金条，二来也掂量出对方是来者不善，志在必得，不是个可以轻慢打发的主儿，遂赶紧堆了笑脸道，这位老爷说哪里话。赵大官人屈尊到此，乃是敝坊的造化，敬奉尚且不及，焉有怠慢之理。她一面说着，就唤上两个丫鬟，命她们香茶热酒地先侍奉赵佶稍候，自己则急颠颠地跑向后院，亲自去动员师师。

赵佶倒也不急，让两个内侍权且退下，只留张迪在侧陪着，摆出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神态，悠闲地品着一盏上等雀舌，等待着李姥姥回话。

李师师自那日见了燕青的留书，便一直是茶饭无心，寝卧难眠。这种没来由的心事愁怀又难与人诉，侍客承欢自然难以打起精神。机

灵的蕙儿虽能窥出师师隐衷，但是师师不说，她也不便径自点破，日常里只能尽量寻些开心宽慰言语，去引导师师放开胸襟，抛却愁肠。

其实师师也并非真正想不开。她当然明白，既然做了歌伎这个行当，男女情感上的事就由不得自己了。莫说她与燕青不过是萍水之交，尚不知隔个三五日后燕青还惦不惦着她李师师，就算是燕青果有与自己缔结秦晋之意，以他的身份和条件，亦是断难做成。即便今后两人还有再逢之日，其结局也终归将是有缘无分。这一点师师是极为理智地料定了的。

然而理智归理智，情绪归情绪。师师终非草木，纵使看惯秋月春风，亦难真正心如止水。一时间的情迷意乱，当为题中应有之意。

这些日子因为自己多次拒客，耽误了镇安坊不少进项，李姥姥也未曾十分地催逼抱怨，师师在心下便自觉歉疚。这时见李姥姥巴巴地亲自过来说项，知道定是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大主顾。师师再清傲任性，适度的进退还是能够把握的。当时她便答应了李姥姥，让李姥姥请客人再略候片刻，待自己稍事洗妆即予承接。

李姥姥原是做了需要颇费一番口舌的思想准备的，不期师师竟然爽快应下，乃是喜不自胜，赶紧颠颠地又跑回前厅，告诉赵佶师师正在梳妆，请他再耐心等候一二。一面又亲手剥了新鲜荔枝奉承赵佶。

赵佶并没有显得不耐烦。相反地，在这样的拖延等待中，更吊起了他对李师师的胃口。他觉得这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倒是张迪有些心焦，暗骂那李师师架子太大，不识抬举。因见赵佶不急不躁，安之若素，张迪也就不好多加催促，只好沉下性子来等。

又挨了半个时辰，蕙儿过来回道，小姐梳妆已毕，有请客人移步。李姥姥马上起身，与蕙儿一同引了赵佶、张迪向后院走去。

来到师师房间门口，赵佶吩咐张迪不必随侍于侧，可在就近房间中自便。李姥姥连称使得使得，就引着张迪进了一间厢房，并问他要不要姑娘伺候。张迪乃是阉人，又有守奉皇上的职责在身，哪有兴致玩乐。他只让李姥姥差人送来些瓜子糖果，一面闲嗑着消磨时光，一面留意着师师房间的动静，以备赵佶随时的召唤。

蕙儿将赵佶请进师师那间兼为琴室、书房的待客厅堂，恭谨地对他说道，奴婢叫蕙儿，官人若有需求，只管吩咐。赵佶道暂且无事，你亦不必侍奉于此，且先退出吧。蕙儿道了声官人自便，就轻步退出了房间。

赵佶举目打量着房间里的陈设，但见此中檀桌古砚、书墙画壁、琴案花檠，均安置得错落有致，相得益彰，其典雅别致气氛与通常的歌伎艳室迥然异趣。香炉里有一炷香刚刚燃起，青雾袅袅，幽芳怡人。一条长案上横展着一纸行草长幅，尚且未及装裱。赵佶酷爱书法，一见此物便饶有兴致地踱了过去。但见那长幅上写的是唐朝名士李商隐的一首七律《锦瑟》：

>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长幅上那字体娟秀而刚韧，行笔洒脱布局灵巧，令赵佶大为赞赏。正津津品味间，便听得身后绣帘启处，有莲步轻移、玉佩微动之声。赵佶知是李师师出来了，龙体一转，回眸看去。

只此一眼，赵佶就明白了，自己今日绝对不虚此行。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这一视之间便深深地吸引住了自己，赵佶一时搞不清楚。他感到仿佛不仅仅是李师师的兰容桂貌，玉肤雪肌。因为他此生所见过的绝色娇娃多于过江之鲫，而似此一望之下竟为之神魂

若失者，尚乏先例。

李师师乍一看到赵佶，心头也不觉一震。盖因赵佶虽然身着商贾服式，但那一派帝王气象，却终是掩饰不尽的。李姥姥的心思只在生意眼上，故对此少了敏感。而李师师接客多年，在应对方式上须得因人而异，所以在观察客人的身份方面就相当留心，判断力也历练得相当敏锐。凭着丰富的经验阅历，一瞥之中她便感到，眼前这人不怒自威，气度夺人，远非寻常豪贾巨商可比，在心底里就不禁陡然生出一种敬畏之感。这是在以往接待任何达官显贵时，都不曾出现过的一种感觉。

面对这个人何至如此耶？师师不免暗觉奇怪。

尽管如此，久经沙场的李师师仍然不失表面上的矜持。她礼节性地向赵佶道了万福，便请赵佶落座。赵佶却不忙坐，乃指着那纸长幅对师师问道，这字是你写的吗？

是奴家随意书写的，让官人见笑了。

不不，师师姑娘不必自谦。赵佶习惯性地挥了一下袍袖。这一篇字写得刚柔相济，意蕴横生，颇有讲究，非冰冻三尺而不可得也。若说尚有微瑕—赵佶又认真端详了一下长幅道，倒不在字的本身。

哦？师师闻语一惊。她一向自负于自己的书法水平，以为在当今汴京城里的文人墨客中，除了那几位著名的书圣，能够挑出其书毛病者为数不多。这位赵乙赵大官人，能在鸡蛋里挑出什么骨头呢？师师在谦逊的言语里不觉带了几分傲气道，原来官人也是行家，奴家愿聆赐教。

赵佶拈着颌下须髯，纵观全幅，侃侃言道，书法至境，在于达意。李商隐此诗素以玄秘晦谲著称，历来文士诠释不一，莫能深解其意。是以若书此诗，笔法总以扑朔迷离为切。今观此幅，却觉迷离不

足而怅郁有余矣。不知师师姑娘以为然否？

师师闻言又是一惊。赵佶果然一语中的。师师正是在愁绪满腹的心境下书写的这条长幅，墨里毫间焉不尽含怅郁？能将个中三昧洞若观火，此人学识不可小觑。师师对赵佶的敬畏之感不由得又暗添几分，乃心悦诚服地道，诚如官人所言，奴家才疏学浅，拙笔下面欠着火候呢。

赵佶哈哈一笑道，姑妄言之，姑妄言之，师师姑娘无须认真也。遂撩袍落座，端起已经沏好的铁观音啜了一口，又道，赵某久闻师师姑娘多才多艺，笔墨上的功夫方才已是领教了，可否再聆一曲玉指琴音呢？

师师身上惯常的矜傲，此时在不知不觉中已十折八九。并且她对这位姓赵的客人已生出很大的好感，乃温和地颔首答道，官人真是过誉了。既是客官有兴致，奴家就献丑一曲权为助兴吧。便取过古琴置于案上，细心调准弦律，沉气屏神，翘动十指，亮开珠喉，弹唱出一曲《玉兰儿》：

> 铅华淡伫新妆束，好风韵，天然异俗。彼此知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炉烟淡淡云屏曲，睡半醒，生香透玉。赖得相逢，若还虚过，生世不足。

这首曲子，仍是下意识地寄寓了师师近日的愁怀。原本师师是打算弹奏一首《春江花月夜》之类宁远悠扬的曲调，谁知鬼使神差，指动弦鸣中，吟奏出来时却成了这首缠绵悱恻的《玉兰儿》。曲为心声，师师既是情寄弦中，弹唱起来自是十分投入。

赵佶不知就里，只听着这曲调端的是婉转动人，情绵意切，甚为受用。一曲终了，赵佶拊掌赞道，好，琴弹得好，曲子唱得更妙。特别是那其中两句，虽然初见，情分先熟，恰好是唱出了赵某此刻的心

境，何其之妙哉也。

师师粉腮微红地笑望了赵佶一眼。这个赵大官人，率直起来竟然又像个天真的孩子，倒是别有一种可爱之处。

接下来的时光，师师又陪着赵佶联句吟诗，猜谜对弈，果然是相处得甚为融洽。赵佶的博学多才再三地令师师折服，而师师的聪慧机敏、颖品高资，亦给赵佶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直玩到深夜，赵佶才意犹未尽地辞别而去，让张迪和内侍们悄悄地送他回了后宫。

李师师没有表现出请赵佶留宿的意思，赵佶也没提出这个要求。今夜与李师师的晤会，已经使赵佶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是赵佶来此之前没有料到的意外收获，得此而足慰此行矣。至于肌肤之亲，那是迟早的事，无须匆忙。佳酿焉可一口饮干，需要慢尝细品方得其妙。这李师师真乃盖世无双的一个尤物也，朕竟没有早想起来访她一访，真正是辜负了三春韶景，花样年华。在与李师师道别的那一刻，赵佶就清楚地意识到，从今以后，自己与这镇安坊，恐怕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师师也感到这个夜晚过得非常愉悦。这是自燕青离去后，她度过的第一个忘却了烦忧的夜晚。这位姓赵的客人，若单就文采而论，或许较周邦彦稍逊一筹，但他那广博的学识、出众的灵感，于谈吐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指点江山、傲视万物的襟怀气势，却远非周邦彦之辈所及。师师怀疑他不仅仅是一个商人，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商人。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八

燕青回到大名府数日后，卢俊义府上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看来寻常，实则非同小可。正是这件事，将卢俊义和燕青双双逼上梁山，改变了他们此生的命运轨迹。

话说那卢俊义，绰号曰玉麒麟，时年四十左右，生得身高九尺，相貌堂堂，蚕眉凤眼，长髯及胸，颇有当年蜀中名将关云长之威仪。

卢家本是当地的大户，祖业家产颇丰。卢俊义自然是有优裕的条件，自幼便饱读诗书，精习武艺，以图日后博取功名。孰知成年之后屡历科考，他虽有满腹经纶，却皆因立论与考官大异其趣，而均告名落孙山。卢俊义生性刚强，一怒之下遂罢登科之念。当时卢父业已年迈，偌大的家业确须有人经营打理，卢俊义便转而将精力放在了管理府中的事务上。

卢父去世后，卢俊义继承了祖业，其经济才干日益显露出来，将个卢府打理得红红火火，更胜于昔。兼之他又生就一副豪爽脾性，古道热肠，乐善好施，在乡里口碑甚佳，渐渐地便远近驰名了。因此在河北一带提起玉麒麟卢俊义，犹如在山东一带提起呼保义宋江，是无人不晓的。

距大名府东南数百里，有一个无名的险要去处，山势陡峭，官道不通。一伙强人见此处地形隐秘，易守难攻，便在山中安了营寨，昼伏夜出，做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又学了宋江所部梁山泊义军驻地的称号，自称其地为小梁山。

这小梁山上的强人头目也姓宋，单名一个双字。前些年他因与人斗殴出了人命，怕吃官司，便流落到江湖上，聚集起一干同样负案在身的弟兄呼啸山林，发展至今也有了千余人马。但是宋双很不满足。他这个人没见过多大世面，觉得自己能占山为王很了不起，因此就野心膨胀，认为自己的队伍地盘应当有更大的发展，应当成为各地绿林之首，甚至应当与大宋王朝抗衡对峙，乃至割据一方。

但是如此这般胡乱想想可以，真正做到却谈何容易。他本人的领导水平就不高，部属的素质更差。虽然高举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做起事来却不分青红皂白，蹂躏百姓、奸淫妇女是为家常便饭，所以很是招人痛恨。有些当地的反民，宁可千里迢迢地奔赴山东去投宋江，也不来投他这近在咫尺的小梁山。所以尽管他雄心勃勃，志在鸿鹄，其队伍的规模却始终只在千余人马上下徘徊，粮草军饷亦时有捉襟见肘之虞。宋双为此状一筹莫展。

宋双的军师昝青云有心建功，冥思苦想觅得一策，乃向宋双进言曰，大名府之豪杰玉麒麟卢俊义驰名河北富甲一方，如能拉其入伙，一来可得巨额银饷资助，二来可借其影响扩充实力，则成大事有望矣。

宋双听了觉得有理，却虑那卢俊义非是有意落草为寇之人，如何便拉得动他？昝青云又献策道，拉拢这等人物，不能力请只可智赚。只要赚得他与山寨有了勾搭，沾了反贼恶名，就不由得他不就范。宋双闻计大喜，即命昝青云着手操作。那昝青云本来通晓些卦术，就扮作了游方术士，带上一个扮作道童的随从，前往大名府去施行那诱骗勾当。

卢府的飞来横祸，即是由此而生。

在距今千余年前的宋代，星相占卜之类的活动十分盛行，无论平民百姓还是朝臣官吏，乃至包括皇帝在内，都很迷信那一套玄学。因

而昝青云以此用计行骗，料有八成把握。到了大名府之后，他便专在卢府左近一带转悠。说起来这昝青云倒有几分异能，居然连续算准了几卦。口碑传扬开去，就惊动了同样怀有期望预知吉凶心理的卢俊义。

卢俊义便将昝青云请到了府上，让他卜算卦相指点迷津。昝青云见卢俊义业已着道，心中暗喜，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地批测一番后，断言卢俊义时犯太岁，正交恶限，百日内当有血光之灾，唯有远趋东南千里之外，方可避开此难。卦毕又口占歌谣一首，令卢俊义亲笔书于壁上。其谣曰：

> 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

俟卢俊义书毕，昝青云起身作揖道，贫道所言，卢员外信亦可不信亦可。日后应验之时，方显卦示灵处。便收了卢俊义的酬资，带着假扮道童的随从大摇大摆而去。

卢俊义得此凶卦，独自闷坐内室盘算了半晌，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再说去东南方走一遭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沿途还可做一番考察，开辟些生意渠道，岂不是一举两得？于是就将府中的都管李固、副都管燕青都叫了来，告诉他们，自己欲远行东南避祸。

燕青一听，便觉此事有些荒唐。他倒并非是没有迷信思想，而是信不过那班游方术士。况且他本人也略学习过一点周易知识，在心里暗自卜算下来，结论却是卢俊义近日不宜出行。因此燕青就劝卢俊义，不必在意那癞头野道的虚妄无稽之谈。李固亦觉那游方术士如此解卦，无非是故作耸人听闻言语，以骗取更多一点的酬资，所以起初也同燕青一样，劝说卢俊义对此不必当真，一笑置之可也。

卢俊义当时若听了二人之劝，此后一系列的变故皆休。然而他沉

吟了一阵，仍然认为既有此筮，还是依那卦示出行一趟心里踏实。李固见卢俊义对那术士言语信之甚笃，自忖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倘或主公留于府中有点差池，自己坚持劝阻倒担了干系，遂圆滑地改口道，还是主公所虑稳重，那就出去走走也好，权作一趟旅游罢了。燕青尚欲再劝，卢俊义根本听不进去。

卢俊义的妻子贾氏得知此事，亦不以为然，不免又劝说一番。卢俊义对妇人之见更不当回事。贾氏无可奈何，只好消声敛气，翻箱倒柜地去为卢俊义打点行装。

考虑到素日里李固出门较少，卢俊义决定此次带他随行，也好让他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府上的一应事务，让他暂都移交给燕青监管。其实李固心知这一趟旅程必定十分辛苦，根本不愿意随往。听得卢俊义如此安排，肚子里暗暗叫苦，嘴头上却不敢道半个不字。他只好努力掩饰着内心的不情愿，堆起笑脸谢了主公关照，向燕青交割了账目钥匙，便按照卢俊义的吩咐，去挑选随行家丁，进行离府远行的种种准备。

诸事备妥后，卢俊义即派李固带两名家丁先行出发去打前站。次日一早，卢俊义洗漱完毕，去后堂辞了祖宗香火，便带着车仗行李正式离府起程。

燕青随贾氏将卢俊义送至府外大道上。卢俊义与贾氏相互嘱咐了些夫妻间的家常话语，正挥手辞别间，平地里忽起一阵邪风，卷得周遭尘土弥漫。燕青心头骤然掠过一层不祥预感，犹豫了一瞬，赶将上去对卢俊义道，小乙颇觉此风非为吉兆，主公是否还是取消此行为妥。

卢俊义这时听燕青说出这话，十分不悦，呵斥燕青休得疑神疑鬼，胡言乱语。燕青见欲使卢俊义改变主意已不可能，只得再三提醒主公，旅途中务请多加小心。卢俊义自恃武功盖世，便是遇上五七个

劫道的亦不在话下，并没将燕青的话认真入耳。他让燕青只管尽心帮助主母看管好家园就是了，别的事情不必操心。然后卢俊义便提了哨棍，带领家丁押着十余辆太平车登上了行程。

出行的头三日浪静风平，安然无事。每日行至黄昏，便有李固接了卢俊义的车仗，延至已经订好的客店，安排用饭歇息。翌日凌晨，李固再带两名家丁先行出发，去打下一个前站。

卢俊义身强体壮，更兼平素练武惯了，日行数十里地甚觉平常。那些家丁都是干惯了力气活的人，亦拿着走这点路程不当回事。众人一路走着，一路饶有兴致地观山望水，阅景赏云，自有一种新鲜感受，真个是将此行当作随卢俊义外出旅游来了。

只有那李固，往常在府上只做些文案事务，沾不到一丝粗活。甚至连打水扫地一类的活计，也都差使下面的家丁去干，乍然间哪里能吃得住一日跋涉数十里路之苦。两三日下来后，腰也酸了，腿也肿了，脚底板上也磨起了大泡。晚间往床上一躺，浑身上下直如散了架子一般，几乎连起身喝口水的气力也无。

李固几次欲向卢俊义请求免了他打前站的苦役，又怕卢俊义骂他不中用，话到嘴边皆咽了回去，暗地里却怪卢俊义不通人情。由此又无中生有地寻思卢俊义令燕青留守庄园是偏宠燕青，信不过他李固，心底里就渐渐生出了怨恨。卢俊义只见李固跑前跑后地勤勉做事，对他的这番心理活动则全然不察。

到了第四日，行至日暮时分，未见李固来接。卢俊义举目四顾，但见前后原野上皆是丛林掩映，没有人家，只道是此处客舍难觅，李固他们未免会耽搁些时辰，也没介意，就让家丁停了车仗，坐到路旁歇歇脚，稍候一时。

这时远山暮霭苍茫，天边晚霞似锦，一派落日前的绚丽壮观景象令人心驰神往。众人正一面擦汗饮水，一面欣赏那山林夕照的美妙景

致，突然从两侧的茂林中就涌出一伙持刀将棍的强人。卢俊义反应极快，立时抄了哨棍挺身而起。众家丁亦紧跟着抄了家伙呼啦一下跃起身来。

眨眼工夫，这伙强人已将卢俊义一干人连人带车围定。

卢俊义并不慌张，走上前几步高叫道，诸位兄弟听好，我是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愿意交个朋友的，请将道路让开大家方便。如果不给面子，那便莫怪我卢某手下无情了。

强人阵中走出一个儒士装束的人，向卢俊义微笑作揖道，卢员外别来无恙否？我等专门在此恭候卢员外大驾，当然是愿意同卢员外交朋友的。

卢俊义张目一看，认得此人正是那所谓的江湖术士昝青云，顿悟果然是上了贼人的当，心头亦悔亦恼，但是并不畏惧，骂一声你这贼子狗胆包天竟敢来赚我，舞起哨棍便要动武。

昝青云叫道卢员外且慢，容在下将话说完再动手不迟。他边说边向一旁挥了挥手，便有喽啰将李固和两个打前站的家丁押了出来。昝青云道，卢员外的功夫虽然了得，但是你一动手，这几位弟兄的性命却就先自丢了，想必卢员外于心不忍吧。

卢俊义投鼠忌器，只得暂且按下性子收回哨棍，向昝青云喝问道，你们是何人，待要怎的，与我说明白。

昝青云仍微笑着道，是是是，在下正是要禀明卢员外。若问我等的身份，可算是梁山好汉吧。我等其实并无恶意，皆因久仰卢员外大名，奉我宋头领之命，恭请卢员外到敝寨一叙。卢员外若愿随我等上山小憩，便就皆大欢喜。若是不愿降贵纡尊，我等亦不敢违了将令，便不得不以刀棍相邀。不知卢员外意下，欲吃敬酒还是欲吃罚酒。

卢俊义为人正直磊落，平素最恨阴损欺诈行径。此番落了这个圈

套，气得他七窍生烟。有心动手去收拾这帮强人，却恐伤了李固几个的性命。万般无奈之下，卢俊义只好应承昝青云，可权往山寨一坐。

昝青云很高兴，事情正在按照他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他指挥着喽啰前呼后拥地，就将卢俊义一行人马车仗驱入了深山。卢俊义一路上闷闷地琢磨着，这些强人花费这许多心思，赚得自己去他寨中是何用意，同时就非常后悔不该不听燕青的劝阻，以致遭遇了这般麻烦。

更令卢俊义料想不到的是，在他外出之后，留在府里的燕青亦遭遇了偌大的麻烦。而且这个麻烦，竟是来自于他的妻子贾氏。贾氏生出的这事，与后来整个事态的发展关系极大，这里必得扯过话头一表。

话说那贾氏虽是卢俊义之妻，却比卢俊义小了十余岁，年纪与燕青、李固都相差无几。贾氏的模样生得颇为俊俏，脾性亦是十足风流。因见卢俊义家底殷实，形容伟岸，嫁得这样一个夫君，她原本可算心满意足的。卢俊义对贾氏又是甚为爱怜，一应吃穿用度随其所欲从不约束。贾氏的娘家但有需求，卢俊义也是能帮便帮，尽量满足。所以应当说贾氏在卢府的日子，过得是百般顺心，无可挑剔。

但是偏偏有一件事不称贾氏心意，却又难与人言。这便是夫妻间的性事。

原来那卢俊义虽然体魄雄伟，精力过人，房中之事的能耐却较一般。而且卢俊义生就的英雄秉性，素日里除了操持府上的事务外，主要的心思便是放在习武练功，钻研武学上，对房中之事兴趣不大。新婚燕尔之时，卢俊义曾与贾氏夜夜缠绵过一段时间，蜜月过后那床上游戏便日渐稀少。再到后来，也就是月余光景才与贾氏同房一次。而且每每是例行公事，顷刻了结，没有许多的戏耍意趣。

贾氏这人恰恰相反，在享受性事乐趣方面欲求极强。在卢俊义无

意行事时她又强迫不得，天长日久，贾氏心中便生出邪念，盯上了年轻英俊的府中副都管燕青。

不过盯上归盯上，贾氏长期以来却没有机会也没有胆量去进行什么动作。燕青非常敬重卢俊义，对她自然也是十分尊重，一举一动中均严格以家人对主母之礼相待，令她连一言半语的玩笑都开不得。贾氏又素畏卢俊义的威严，也不敢有半点轻薄造次的举止流露。是以成年累月中，贾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燕青这条精壮蓬勃的汉子在面前走来晃去。

卢俊义的离府外出，正好为她的淫欲贼胆让开了一条通行路径。

平心而论，下面发生的事情本不是贾氏蓄谋而为。起初听到卢俊义意欲外出避祸时，贾氏并无盼望着卢俊义赶快离开，以利其苟且行事的想法。卢俊义是这座府第、这所庄园的主心骨，有卢俊义在府中，全府上下便心如磐石，她的心里也踏实，在这一点上贾氏是深有体会的。所以当卢俊义提出要做远足，她亦是真心诚意地劝阻过。她觉得若是卢俊义不在，她都没有能力承担起当家做主的职责。卢俊义乍离之时，她的心底里确实是一片空落。

但是贾氏的心境很快便起了变化。府里事务的正常运转自有燕青主持，一般用不到她具体操心。而卢俊义的离开，使她明显地感到身上减少了许多无形的约束。这时她才突然醒悟到，此乃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有可能实现自己内心压抑已久之欲望的天赐良机。

这个念头一出现，先吓了贾氏自己一跳。趁丈夫外出之际与人偷情私通，罪孽非浅也。一旦事有败泄，将堕万劫深渊。贾氏就努力克制着自己，尽量不往那个欲念上面去想。但那个欲念就像个力大无穷的魔鬼，怎么压也压不下去，并且还不断地为她提供着大胆纵欲的理由。

我姓贾的乃是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你卢俊义不喜好那快活事，

难道我便活该日日苦挨着守活寡吗？如今府里耳目正少，只要是我行事谨慎，料也不会有人知晓。这种良机此生或许只此一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可就找不着这个店了。

这样再三再四地思量着，这淫荡婆娘的行事决心便一点一点地下得定了。至于燕青是不是能够就范，她倒未曾多做顾虑。常言道，男想女隔层山，女想男隔层纱。只要那燕青不是个太监，凭着自己的妩媚和手段，不消三眉两眼，七磨八蹭，定可教他斗志昂扬也。

思忖既定，即付施行。贾氏便开始时时地在燕青面前晃动，有事无事地寻找些话说。燕青只当是主母关心府上事务，逢着贾氏问话，总是十分耐心地去回。碰到贾氏不懂或不太明白之事，燕青便细细地与她解释。有时一番谈话下来，也有半个时辰长短。这让贾氏想入非非地觉得，燕青对她同样怀有暧昧之意，因而颇为欢欣鼓舞。实际上那全是贾氏一厢情愿的误会，燕青不过是恭谨地遵照礼数行事，根本没有想到其他。

这一日傍晚，燕青料理完前街解库上的事，回到府院，一个小厮交给他一封信，道是从汴京送过来的。燕青本以为是生意往来信函，然而一看那缄封，写的却是“大名府卢俊义员外府邸燕小乙哥亲启”字样，不禁心神一动，忙走回自己住处，拆了缄封取出信来观看，但见笺纸上面无名无具，只有七个秀丽的楷书大字：星移斗转待君来。不问可知，正是李师师亲笔。

原来，是蕙儿前几日听说有个熟人要到大名府办事，想到师师连日来的心情，就对师师道，那燕青燕小乙临走时曾给姐姐留信一封，来而不往非礼也，姐姐何不也写几个字给他捎去呢。师师当即便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这句与燕青留言相对的话，交给了蕙儿。事后师师颇感这几个字有些孟浪，但信已托人带走，已是无可收回了。

燕青看了这几个颇含深意的大字，当下心头一热。李师师居然对

自己如此眷念，这是燕青没有想到也绝未奢望过的。本来已被府上的繁杂事务冲淡了的对李师师的思恋之情，在这封来信的激荡下又于燕青胸中变得浓烈起来。这使燕青感到了一种充满惶惑的甜蜜滋味。

吃罢晚饭，命小厮烧了一大桶热水抬到房中。燕青一面在阔大的木盆里泡浴着，一面再次回忆起与师师相处时的一个个细节，一时间竟有恨不能马上奔赴汴京再会师师的冲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起码在卢俊义回府之前，自己是脱身不得。燕青就寻思是否托人再捎封回信给师师，尺素传情也是另有一番味道的。然而他又想到，现实一点来看，李师师之于自己，终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那么这场感情游戏玩将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正当燕青泡在澡盆里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候，贾氏来了。燕青听到贾氏叫门，忙出浴擦干身子，穿好衣服，开门将她让进。

贾氏手上提了一个瓦罐。进得屋后先随手掩了门，然后将瓦罐放到桌上，亲亲热热地对燕青说，燕青连日来操劳辛苦，眼见是累得瘦了，端的叫人心疼。因此她特意让人炖了一点参汤，给燕青补补身子。燕青赶紧道谢，说真是多劳主母惦记了。

贾氏说那就趁热喝吧。就向一旁柜橱里找了个大碗，从瓦罐里倒出参汤。燕青连声道不劳主母费事，小乙自己来吧。便接碗过来，坐下去喝着。这时贾氏立得距燕青很近，满头满身的脂粉香气直扑燕青鼻息。而刚刚出浴的燕青身上的腾腾热气，也在强烈地感染着贾氏，令她心旌摇曳、难以自制。她忘乎所以地盯着燕青，几不知自己是身在何处了。

燕青是个乖觉人，平日里他没将贾氏向别处想，因此倒不觉得什么。此刻的情状，却不由得他不警觉起来。贾氏在这个时候亲自来给他送参汤，已经让他感到意外。贾氏那过分热情亲昵的语调举止，更令燕青觉得不大对头。燕青暗暗地向近在咫尺的贾氏瞥了一眼，发觉

她的穿着非常随便，罗裙松松地掩在她身上，领口的纽扣敞着未扣，不仅将粉颈暴露无遗，就连那胸乳的上半部亦在前襟中若隐若现，呼之欲出。凡此种种，皆使燕青如芒刺背，浑身都不自在。

凭着男人的直觉，燕青不可能不体察出贾氏的用意。但他仍不愿向歪处去想，乃佯作迟钝状，彬彬有礼地对贾氏道，谢谢主母关照。时辰已然不早，就请主母回去歇息吧。

贾氏星眼迷离地笑道，这才戌时刚过，哪里就困得着了？说话间向前凑得更近，抚着燕青的肩膀又道，我说小乙呀，你这衣领磨成这样了怎的还穿，也没人管，看来这男人身边没个女人照应就是不行。我看看还有哪儿破了，一块儿给你缝缝。说着双手就在燕青肩背上不停地摩挲，香气弥漫的身子也软软地贴了上来。

燕青也是血肉之躯，哪里经得住如此撩拨，心想再拖延下去一旦把持不住，便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于是燕青不敢再迟疑，将胳膊肘使劲向外一捣叫道，主母休得如此。

贾氏哎哟一声退了两步。燕青唯恐捣得重了伤了贾氏，又忙伸手将她扶住道，恕燕青不知轻重，伤着主母了吗？贾氏蛾眉半蹙地道，怕是伤着了，疼得紧呢。燕青急问，伤到哪儿了？贾氏就一把攥住了燕青的一只手，猛地按到自己那滚烫高耸的乳房上，说道就伤到这儿了。

燕青只觉得脑门轰地一响，急忙向后抽手。贾氏顺势便向燕青怀里扑去，一面娇喘喘地说道，我的小乙，我的可人儿，你听我说，我的心里早就——未等她再说下去，燕青已经勃然大怒，双臂一抡将她咚地搡了开去。

一刻间，两个人都满面赤红地怔在那里。

对峙片刻，燕青勉力压下火气，理智而有分寸地正色言道，主母

今日敢是喝醉了吧，小乙劝你早些回去歇息为好。今后望主母多多自重，小乙自会将主母当作长辈敬重。否则，休怪小乙鲁莽。

贾氏今夜前来撩拨燕青，意在投石问路。看到燕青这种正气凛然、声色俱厉的样子，情知是此路不通了。遂借着燕青给的台阶，勉强挤出笑容，故作轻松地道，哎呀，我可真是多喝了几杯，脑子里迷迷糊糊的，方才说了些什么，自己都记不得。倘有不周到处，小乙多包涵吧。天色既晚，就不打扰了。说罢，便扭身扬长而去。

回到自己卧房，贾氏备感羞辱恨恼，在心里大骂燕青不通人情、不懂人事。不免就担心燕青会将此事告诉卢俊义。由此又迁恨卢俊义，怨道皆因其房事疏松，自己不顾廉耻勾引下人，直弄得丢人现眼落话柄。贾氏越想越骂越觉得摧肝裂肺，一万种委屈齐上心头，不由得抱着枕头泪雨滂沱地大哭一场。

燕青的心情也是懊恼透顶。轰走了贾氏，他气闷不已地在灯下默坐良久。贾氏素有水性杨花之态，燕青是了解的。但他一向认为那自有主公卢俊义去管束，用不着自己操心。况且美貌娇妻风骚一点，说不定还正讨丈夫欢喜呢。然而万没料到，卢俊义才离府数日，这婆娘便背着他做出了这等下作之事。燕青着实为卢俊义感到愤辱不平。

将来卢俊义回府后，这件事对他说不说呢？说了将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不说又将会导致什么后果？燕青前思后想，左右为难，直搅得六神无主，心乱如麻。

本想在静夜里好好琢磨一个佳句回复李师师的，现在燕青全然没了那个浪漫心境。

九

丰县隶属山东西路管辖，位处齐州以西，是个很不起眼的千户小县。

由于财力不足，多年来丰县县城就没修缮过完整的城墙，只在出入县城的要道口处建了个门楼垛子，便算是个城门了。守门士卒也只是象征性地站在那里，不大过问来往行人。他们知道过问也没什么用，这里不让走，人家可以走别处，反正四面八方能够出入县城的途径多得很。

在那象征性的城门墙边，张贴着缉拿在逃的汴京行刺案要犯的告示。经过多日风吹日晒，那告示已经破损不堪，也不曾有人去注意理会。

这一日下午申时左右，依旧扮作男装的楚红夹杂在三三两两的行客中，走进了丰县城门。她来这里，是要投奔一个叫作王俭的人。

暂时到丰县来栖身，是楚红经过认真斟酌而定的。那天夜里遭到孟谦等泼皮的偷袭后，楚红就改变了直接去大名府投亲的想法。一伙泼皮无赖尚且能估计到她会去大名府，官府焉能不倍加注意？现在去大名府必是易露形迹，要去也须过些时日再说。

那么先到哪里落脚为好呢？总是宿身客店危险性是比较大的，费用也承受不起。再说长期的漂泊生活已令楚红心力交瘁，她眼下的确需要找个相对稳定的去处休整一下了。在密林里与燕青对话时，她脑

子里闪出了几个可以考虑的去处，但尚未及权衡。辞别燕青以后，向前走了一段，她发现自己在下意识中是奔往丰县方向。于马背上细细地思忖了一番，楚红感到先去丰县找王俭乃是可行之策，便一路奔了丰县而来。

楚红欲去投奔的这个王俭，与楚家非亲非故，却是交情很深。王俭的家乡即在楚怀中奉职的平湖县。王父曾是县衙中的老吏，一生怀才不遇，与楚怀中颇为投缘。后来王父因患消渴症退职，楚怀中常去王家探视。他见王俭伶俐好学，而王家当时却是贫困不堪，生计艰难，便在王俭赴京赶考的关键时刻鼎力资助，才使王俭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机会。

王俭对此深为感激，发誓若日后发迹，一定要重报楚怀中的大恩。楚怀中当然是不求报答的，但嘱王俭如果做了官，能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也就对得起他了。后来王俭外放了丰县主簿，与楚家仍频有书信往来。逢着有人南下，亦不忘给楚怀中捎上一份礼品，与楚家的关系一直维持得比一般的亲戚还近。

然而这层关系外人是不清楚的，未入官府注意之列。并且丰县乃是版图上难觅的小县，防范疏松，进出自由。正是基于这种种缘由，楚红选择了这个落脚处。

进城果然是非常方便。守门士卒如草人一般戳在那里，对过往的行人视若无睹地任其出入。楚红心中得意，觉得自己的决定无比英明。进得城后，便设法打听王俭住处。王俭身为县衙贰官，自然有人认得。楚红很快便打听确切，找到了王宅，向门人自称是王俭的堂弟，请其入内通报。

王俭其时刚从衙上办完公事回家，正在吃茶休息。听了门人的通报，先是一愣，自己从哪里忽然冒出一个堂弟来？但他很快便反应过来，莫不是楚红来了？

楚怀中遇难的事情，王俭早就得悉。当时他想告假亲往平湖吊唁，被夫人刘氏阻住了。刘氏劝他道，楚怀中之案背景复杂，你又不明内情，千万莫蹚浑水。王俭想想也是，就没有动身。但在心里却是惴惴不安，总觉得有些愧对楚怀中。潘世成在汴京遇刺的消息和朝廷缉拿刺客的文书传到县里，王俭一面佩服楚红的英豪胆气，一面又为楚红的安危暗暗捏了一把汗。谁都知道，蔡京的耳目爪牙遍布朝野，这老贼要是较了真，楚红怕就很难找到稳妥的藏身之地了。

楚红会不会到丰县来找他？果真来了，应当如何安置？这两日王俭正在琢磨这个问题，楚红竟就上门了。当时王俭听了门人通报不由一阵紧张，面上却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门人道，前几日我是得了书信，说是这个堂弟要来看我，快快请进便是。

楚红进了庭院，王俭已从里面迎了出来。两人以目会意，嘴上只说些家常客套言语。王俭带楚红进了书房，掩上门后，双方方敢以实言叙谈起来。

楚红扼要地向王俭告知了事情原委，对王俭道，自己只是要在这里歇几日脚，暂避一下风声，即另择去处，绝不会长期拖累王俭。王俭自是满口应承，道是楚公之恩王某无以为报，此刻正是回报之时。让楚红把心放宽，想在这里住多久便住多久。只要是不出院上街，在这宅子里是绝对安全的。

这件事当然瞒不得夫人，当下王俭便唤出夫人刘氏与楚红相见。刘氏闻听此事心中暗惊，脸上却不露一丝痕迹，非常热情地安排了楚红用餐洗浴，又专门为楚红安置了后院一个单间作为卧房。

楚红本来是做了两手准备，若见王俭有一点勉强之意，她会毫不犹豫地立马就走。现在见王俭夫妇行事十分仗义，毫无畏惧、推诿之色，心里非常感动，亦甚感慰藉，便更觉得自己来找王俭是做对了，心情就踏实下来。狼吞虎咽地用过晚餐，楚红便至后院卧房宽衣上

床，早早地歇了，一夜睡得坦然酣畅。

楚红终究是处世经验不足，她当时过分地相信了王俭那衔恩必报的慷慨表态，却忽视了两句含义深刻的警世恒言。这两句话，一曰人心更比江湖险，二曰记仇容易记恩难。大仇若不得报，会令人终生刻骨。而大恩未报，时过境迁往往可以不了了之。此乃世事规律，人之常情。

王俭原非寡义忘恩之人，但是当这报恩的举动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害乃至身家性命时，就不由得他不慎重考虑二者的分量孰重孰轻。初见楚红时，他确是认为既然楚红找上了门，自己除了冒险将楚红掩护下来，别无选择。然而仅一夜之间，他的思想却产生了本质的变化。

促使王俭终于彻底改变了初衷的，是他的夫人刘氏。

这个刘氏，虽为妇道人家，却是性格果决，处事干练，虑远思深，极有主见。王俭家中之事，她做得多一半主。得知楚红找到宅上来寻庇护，她表面上声色未动，待楚红热情有加，在内心里却立即就开始寻思对策。

安排楚红用过晚餐去后院歇下之后，刘氏悄悄地一扯王俭，两个人便心照不宣地一起回到寝室。关严了门窗，刘氏便问王俭，对楚红欲如何打算？

王俭皱着眉道，我也正想同你商量。在这种危急时刻，楚红不去别处单来投我，显见得对我王俭是非常信任。她父亲对我恩重如山，按理说救助楚红我是责无旁贷。但她这案子是惊动了蔡京蔡太师的，藏了楚红，不出事便罢，一出事便非同小可。所以此刻我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才能将事情做得稳妥，请夫人指教一二。

刘氏已经思谋定了，见夫君这般口吻来问，就直截了当地道，既然官人明白此间的利害，此事若要做得稳妥，那便只有一个办法，报官。

王俭一听，骇了一跳。他在这件事情上的矛盾犹豫，尚只限于是容留楚红在家里住下去，还是找借口尽快将楚红打发走之间的抉择上。至于报官出卖楚红，他还根本没起这样的念头。听到刘氏石破天惊地道出来那“报官”两个字，他毫无思想准备地连连摆手道，报官万万使不得，此等忘恩负义之举岂君子可为耶？夫人若觉留她长住不妥，我们设法找个理由让她早点离开便是了。

刘氏就冷笑道，官人你这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她楚红到这宅上来找你，难道再无旁人看见吗？这宅院里的门丁丫鬟会不知道吗？一旦有人觑出破绽，生了卖主邀功念头，去衙里告你个私藏朝廷要犯罪名，你能赖得掉吗？刘氏这几句话虽然不多，却将王俭说得脊背上一阵发冷。

刘氏进一步指出，官人不愿意报官，关键在于道德良心上的疙瘩解不开。然而这却须从大处着眼，不可钻牛角尖。楚家有恩于你，那是私情。捉拿朝廷案犯，这是公事。官人既为朝廷命官，食君俸禄理当忠君之事，奉公守法公而忘私，那才称得是贤良之士。又焉可因小私而废大公耶？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倘或你藏匿楚红的消息走漏，非但你一人获罪，我们全家亦必遭连坐，满门下牢。纵使你的良心对得起楚家，却对得起你的一家儿老小吗？其中的轻重巨细，难道官人还掂不出个分量来吗？

刘氏这一番似是而非的理论，将本来就心情忐忑的王俭更搅得晕头转向。他一会儿觉得刘氏说的尽是歪理，一会儿又觉得刘氏的话很是精辟。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踌躇不已。

刘氏倒是很有耐心，反而复之地向王俭细细地剖析其中的利害，

及其后果的严重性。折腾了大半夜，至黎明时分，舍楚保家的思想终于在王俭头脑里占了上风。

当下两人悄然议定，天明王俭一如既往地做出去衙门上点卯办公状，见到知县即向其报案。刘氏则在宅中稳住楚红不使其走脱。如此一来，王俭便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了。就这样，为了自家的利益和安全，王俭便将楚怀中对自己的恩德云云，统统丢到了爪哇国去。

丰县的知县得了王俭的密报，激动得手抖心颤。真乃是吉人自有天助也。朝廷的缉捕文书发下来时，他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吩咐张贴出去也就罢了，根本没将这事放在心上。大宋疆域辽阔无垠，一个鸟逃犯哪里会那么凑巧就来到丰县这弹丸之地？即便是来了，又有谁能认得出来找得到她？嘿嘿，岂知天公作美，馅饼偏偏就掉到自己嘴边上了。若是当真拿下了那逃犯，赏银固是非常可观，更重要的是自己身上这件穿了多年的九品官服，少不得要换一身新鲜式样的了。

事不宜迟，知县当即差人将衙前捕头龚定国唤至后堂，向其简要说明了情况，命他速将朝廷要犯楚红缉拿归案。

龚定国其人生得身高八尺，方正脸膛，浓眉环眼。因其生性耿直而又心思缜密，更兼有着一身的好武艺，颇得前任县令的器重。现任知县到职以后，却觉与其品性多有不和，曾想将他撤换掉。但是物色了一圈后，不得不承认，在当地欲另找一个可在各方面能力上与龚定国相匹敌者，不太容易，不得已只好继续留用了龚定国。

好在龚定国相当忠于职守，在缉贼拿盗维持治安诸多方面都做得十分出色，省了知县不少的心神。至于一些个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勾当，因龚定国眼里揉不得沙子，知县不得不多加小心地避着他。所以龚定国对于这个知县来说，是一个弃之有所不便，用之亦有所不便的人物。

此番缉拿楚红，是必得龚定国出马不可的。楚红的武功已经随着

那缉捕文告被传扬得非常神奇，若无龚定国压阵，即令衙上的捕快全数出动，亦恐难保万全。否则知县倒很想撇开龚定国，亲自带人去拿下楚红，岂不益显其功大焉？

龚定国听知县介绍完了案情脉络，毫无表情地瞥了坐在一旁的王俭一眼，当时没有说话。他原本就对官场腐败、恶霸横行、鱼肉百姓的社会现状深怀不满，听到关于楚红汴京行刺案的传闻后，颇感那潘世成乃可杀而不可留之人，杀得真是痛快。甚至在心底里，很有想见识一下那位巾帼英侠的念头。今闻楚红已潜来丰县，且被主簿王俭马上“大义灭亲”地报了案，惊讶之余，胸中不禁涌起了对王俭这种无耻行径的鄙视和愤慨。同时他就在心里思考，如何能帮助楚红躲过这一劫。

知县见龚定国沉默不语，以为龚定国亦对捕拿那身怀绝技的案犯心存畏惧，乃正襟厉色言道，龚捕头何故作踌躇状耶？自古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日正是为朝廷效命之时，岂可似这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乎？

龚定国听知县放出这几句屁话，内心暗自骂道，狗日的知县，要是没有我姓龚的日夜巡察，保着这一方平安，只怕是连你大堂上的那颗官印，也早被贼人偷去做了磨刀石。

心里这么说，从嘴里吐出来的，却不得不是另外一番话。这就是人在矮檐下的悲哀。启禀老爷，缉拿贼寇乃定国分内之事，定国焉有畏缩之理。不过依定国想来，那刺客既然名震京师，必是功夫超群。我等不拿则已，要拿，便须拿得稳当才是。

知县听了这话比较满意。他素知龚定国做事稳重，认为他虑得有理，遂问道，依你之见，怎样才可拿得稳当呢？

龚定国做出深思熟虑的样子道，捉拿这种武林高手，最忌轻率行动、打草惊蛇。我们白日里去拿，动静太大，贼人也比较警觉。如若

交起手来，难保万无一失。莫如让王主簿且稳住贼人在家，待到夜半时我悄悄带人去围了那院子，进行突然袭击。料那贼人平安度过了这一日，心下必会松懈。我却乘虚而入，攻其不备，则兵不血刃，大功可成也。不知老爷意下如何？

知县就问王俭，能不能稳得住刺客。王俭道，时日长了很难说，只这一日料无问题。知县道那就好。于是三人议定，当夜子时，龚定国先布置人去围了院子。王俭于子时三刻准时打开院门放进捕快，引领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后院，生擒逃犯于睡梦之中。

谋划完毕，知县非常高兴。看来宽宏大量地留龚定国在衙里继续担任捕头还是对的。尽管因为有这个不通人情的匹夫碍事，影响了自己的一些受贿进项，但是破了这桩朝廷要案，自己所获之利，又岂止是区区几百两银子呢。

他却哪曾想到，这个所谓攻其不备的深夜拿贼的计策，乃是龚定国急中生智施将出来的缓兵之计。

因为龚定国从知县和王俭介绍的情况里听出，楚红对于王俭是高度信任的。如果此刻带人直扑王宅，无疑会打楚红一个措手不及。光天化日之下，自己又不易暗做手脚帮助楚红，那么楚红就必陷危境之中。而到了夜间，浑水摸鱼的勾当便好做得多了。

龚定国还建议，为了确保行动成功，他要先去勘察熟悉一下王宅周围的地形，以便布阵设伏。知县以为这是龚定国尽责办案的表现，当然无不赞同。其实这是龚定国为在缉捕时对楚红网开一面，而欲去预先查探途径。

从县衙后堂退出，龚定国就换了便服，独自来到王宅附近，将其前后左右的路径细细地勘视了一番，心中基本有了数。然后他又去集市上转了一圈，买了一只刺猬，以备夜间使用。

王俭这一日照常在衙门里处理案牍。因为终是惦着宅里的情况，下午提前一个时辰回了家。刘氏悄悄告诉他，楚红是一直待在后院里的，没有异常活动。就问王俭，衙上何时派人来拿。

王俭却不忙与她细说，先去后院看望了一下楚红。楚红正在房中翻阅一本饲鸟养花之类的闲书解闷。王俭假惺惺地问了些关切之语，对楚红道，有什么需求但说无妨。楚红感谢地道，府上照顾得十分周到，真是给你们添了麻烦，今日之恩当容后报。王俭道，你如此说可就见外了。你我的关系如同兄妹，你只管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住着便是。

回到前面厢房，王俭方腾出工夫，将行动计划告诉了刘氏。刘氏欣然称赞王俭算得上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想到拿下刺客后，丰县知县必会升迁，那么这继任的县令会不会是王俭。王俭踌躇满志地道，大约是非我莫属了。我在这桩案子里应是首功，晋升个县令还不理所应当吗？运气好的话弄个五品知府也说不准呢。刘氏戳着他的脑门子道，这个梦你做得还早了点。不过只要你脑筋活泛，那知府知州早晚有你当的时候。

两个人悄声细语地调笑一番。刘氏又提醒王俭别只顾得意，还得盯紧楚红，莫使煮熟的鸭子飞了。王俭自负地道，只要你我不露破绽，她飞不了。横竖不过还有几个时辰的事，此事现在没有十拿，也是九稳的了。

晚饭时王俭夫妇仍陪楚红一同进餐。这一对贼男女表现得既热情又诚恳，甚至还故意当着楚红的面，商讨起待风声过后，若楚红不嫌此地是穷乡僻壤，可在县郊为楚红置一处房产，以便楚红长期隐居度日等打算。王俭一面说一面暗暗观察着楚红的神色。楚红看上去未起任何疑心，谈吐间比昨日刚来时放松多了，还讲了两个在外面听来的笑话。这个情形让王俭很是放心。

晚饭后楚红仍旧早早地回到后面睡了。看来她实在是疲惫已极，没有个三天五日恢复不过来。王俭夫妇回到寝室，再次细细思检一遍，觉得事情至此为止确未出现什么漏洞，下面应当不会再出问题。他们恨不能龚定国现在就带人来捕了楚红，然而时辰尚早。两个人便熄了灯躺在床上熬时光。

两个时辰的光景，倒像是过了两年般地难挨。好不容易挨到了约定的时间，王俭迫不及待地起了床，轻挪脚步来到院里，就拨门闩打开了院门。

龚定国已按时带人候在门外。王俭低声告诉龚定国，里面一切正常。龚定国便让王俭在前面带路，自己带着几个捕快随其后轻手轻脚地进了院子。

此时庭院中万籁俱寂，静可闻针。

王俭正带人摸着黑向后院行走，突然失声惊叫了一嗓。音量虽然不大，在这黑寂之中也足以将众捕快唬得一愣。龚定国忙问王俭怎么了。王俭道，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物件，似乎身上带刺，不知是何怪物。

其实那正是龚定国买的那只刺猬，方才趁王俭不备暗暗地丢在了他的脚下。这时龚定国佯作探寻，一脚将刺猬踢进旁边的草丛，却对王俭道，哪里有什么怪物，敢是王主簿心情太紧张，自己吓唬自己吧。王俭不想与龚定国争辩耽搁时间，只好承认道，也许是吧。

龚定国就生气地责备他道，似王主簿这般大呼小叫，惊动贼人走脱了，是谁个的责任？

王俭素知龚定国性子耿烈，连知县尚且畏他三分，眼下又正是抓捕行动的关键时刻，岂敢与他顶撞。遂忍了气道，龚捕头说得是。此刻正值千钧一发，还请龚捕头快快行动，火速拿贼为要。龚定国道，

既然如此便快点走，休得磨蹭误事。王俭就赶紧加快脚步，带众人大步奔向后院。心里却在发狠，待我姓王的做了县令，看我如何收拾你这不知进退的东西。

进了后院，但见楚红的卧房静谧如常，料是她仍在酣睡中。

龚定国止住众人的动作，只身摸到房屋窗下，倾听了一下里面的动静。闻得房内有一点极细微的窸窣声。龚定国乃知楚红已然有了防备，遂不动声色地退回来，下令道，弟兄们迅速破门入房捕拿人犯，亲手拿下人犯者给予重赏。

捕快得令，个个争先，如出山虎豹一般奔涌上前，一齐发力将那门扇轰然撞开，争先恐后地直扑床边，都要抢那头功。岂料几只虎爪豹掌同时猛然按住的，竟只是空蒙于床上的一层被单。

原来楚红今夜是已有了警觉的。

基于楚王两家的旧交及王俭夫妇接待她的态度，楚红原本对王俭是非常信赖的。住了一夜一日平安无事，也进一步说明王俭夫妇是可靠的。然而在进晚餐时，楚红似乎感觉到，王俭的神情不知怎的，于热情中偶有一层恍惚，而且似乎闪现过不止一次。这使楚红本能地产生了戒心。难道在王俭那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后面，还另外隐藏着什么心机吗？

楚红带着些愧意地扪心自问，是不是太敏感多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特殊的遭遇经历和处境，还是强烈地提醒她，防人之心不可无。因此她虽然表面表现得轻松自若，内心里却做好了防患于未然的准备。今夜她没有似昨夜那样脱衣，而是一身男装和衣而卧。并且在睡眠中也绷紧了一根警惕的神经。

鉴于上次遭受孟谦、李六等泼皮午夜偷袭的教训，越是进入深夜，楚红的警觉性便提得越高。王俭在前院踩到刺猬时发出的一声惊

呼，便显著地触动了保持在敏感状态中的楚红的神经。楚红急忙翻身坐起，贴窗静听。从接下来的隐约声响上，楚红判断出，是有不少人正在向自己的所在处悄悄摸来。

王俭出卖了自己。

这种楚红始终不愿正面去想的可能，到底变成了现实。世态炎凉，人心险恶，于此见矣。楚红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难言的悲凉。

但是她没有慌。在这间卧房的后墙上有一个窗户，上面的窗扇已经被卸下，只是虚掩在窗洞上。这是楚红甫一住进这间房子，就暗暗地预先做妥了的一件事。这时她当机立断地迅速移开窗扇，背了行囊登上窗台。就在众捕快破门将入的当口，她已从后窗一跃而出。

房间里面黑咕隆咚。众捕快扑了空，都在蒙头转脑地瞎摸乱找。龚定国却一眼便注意到了洞开着的后窗。他便腾腾抢上几步，拧身翻上窗台跳了出去。

这时楚红已越过后院的院墙，正与埋伏在此处的两名捕快交手。龚定国早料到楚红由后墙逃遁的可能性最大，特意分派了两名武功最不济的捕快守在这里。仅仅两三个回合，两名捕快便被楚红轻松放倒。瞥见有黑影已越墙追来，楚红忙撒腿跑去。

前方不远处乃是一条岔道。那条黑影，也就是龚定国，他很快便身手敏捷地追至楚红身后。楚红回手一记黑虎掏心，龚定国闪身让过，顺势就将那拳头轻轻接住。此人功夫非在等闲！楚红暗自吃惊地收回这一拳，正欲再进一招，却听得龚定国急切地低语一句，朋友，你往左边跑，我带人往右边追。快！

楚红借着月光诧异地看了面前这人一眼，龚定国那方正的面庞映入她的眼帘。龚定国也在这一瞬间看清了楚红的面容。凭着直觉，楚红感到这个人乃是真心相助，当时心里一热，也来不及多问，只道得

一声，朋友，谢了。便依着龚定国之言遁往左边巷道。

龚定国就一面大声呼叫着，拔腿向右追去。

此刻众捕快都从后墙里翻了出来。伏于院墙外的捕快亦闻声赶了过来。看到龚定国奔跑的身影，便一股脑都随着他追下去。一口气追出了七八里地，自然是连个鸟毛也没追着。众捕快只好随着龚定国收了脚，一路骂骂咧咧地返回衙门。

一场精心策划的抓捕行动居然落得如此结果，王俭大觉慌恐。知县闻讯更是恼怒，欲拿龚定国问罪，却被王俭苦劝拦下。因为王俭生怕如果追究龚定国，龚定国若反咬是他在院里弄出声响惊动了人犯，他恐是百口莫辩。

这件事应当如何了结，倒是要费点心思。那知县寻思，这抓捕逃犯的动静已闹得比较大，若是传到上边去，蔡京震怒，捏个渎职的罪名罢免了自己，不是耍的。王俭更怕朝廷一旦追究，自己难逃匿贼之罪，身家性命难保。因此他连日来与知县谋划商议，竟想出一条丧尽天良的毒计。

原来王俭认得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年龄容貌与楚红相仿。他便建议知县暗中将其拿下，割了首级呈报上去，只道是案犯拒捕已被正法。反正那楚红流窜千里神出鬼没，未必别处能轻易捕得到她。若今后楚红没了踪影，这件功劳就名正言顺地落下了。万一日后楚红被别处捕到，只推说本县所拿的亦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女贼，不承想一时弄错了身份。彼时楚红既已落网，这也就算不得什么大错了。

说起来这王俭本来并无这等歹毒心肠，然而却是一步走错，步步随之，事到如今已经是邪念攻心，身不由己了。

知县始觉王俭此计荒诞不经，而仔细琢磨下去，就觉甚为可取。设想若是这里将案犯的首级报上，只要朝廷认可，便算此案已结。案

子既结，还有何人劳神费力地去寻查那什么楚红楚绿。这桩功劳岂不就稳稳地弄假成真了吗？于是他欣然采纳了王俭这条李代桃僵之计，瞒过龚定国，亲自挑选心腹爪牙，做成了这桩冤案。

事后，知县唯恐此事内幕泄露，寻了个机会，以宴请为名，暗中下毒打发王俭上了西天。王俭之妻刘氏后来因家境日渐败落，房产田地尽失，终至沦为婢妇。这一对夫妇恩将仇报，存心不良，到头来反受其害，倒弄得自个儿家破人亡，实乃是始料不及，可悲可叹哉。

而那丰县知县，自作聪明地以为，如此一来就天衣无缝了。正做着领赏晋爵的美梦时，却有正义之剑架到了他的畜颈上。

书行至此，乃须话分两头。丰县知县的狗头如何偿还了那冤死孤女的血债，后文中将另做交代。

十

刘安妃这几日颇有点心神不定。她感到赵佶近来对自己的恩宠，似乎不如往日那般浓烈了。女人在男女之情的细节都很敏感，尤其是时时处于眷渥争斗中的皇宫嫔妃，对于皇帝的情感变化、优宠倾向，更是体察得细致入微。

其实，在打发走了雪儿之后，徽宗皇帝赵佶很是宠幸了刘安妃几次。刘安妃亦是费尽心机地取悦赵佶，以求加固圣宠。

她是深谙男人喜新厌旧心理的，所以每日里饭后无事，便去动脑筋琢磨摆弄能让赵佶产生新鲜感的招法。比如改换衣着装束，变换梳妆样式，使用新型香脂，重设寝帐布局等，一日数变，不一而足。看得出赵佶对她的这些良苦用心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有时还禁不住称赞夸奖一番。尽管如此，不知怎的，仿佛仍有一种潜在的危机感在悄悄地向她袭来。因此她不得不更加殚精竭虑地去思谋吸引皇上的手段。

这一日，刘安妃又考虑出了新举措，自忖必可大悦龙颜，就巴巴地遣了宫女去请赵佶，道是安妃娘娘新近觅得一件罕世宝物，务请圣驾拨冗一观。

这时正值未时左右，赵佶午间小憩初醒，正在闲坐饮茶。离上次初访李师师已然有些时日了，赵佶每每闲暇独处，回想起当时情形，便觉得如品甘饴，意味无穷。甚至有时在批阅公文奏章之际，李师师的音容笑貌亦会于眼前浮现，令他心旌摇动，难以凝神笔端。作为一个皇帝，频繁出入青楼当然不妥，但对于李师师这个难得的尤物，隔

了这些日子未见，赵佶却真是有点耐受不住了。他便决定再访李师师，时间就定在今夜，方才已经吩咐张迪去做准备。

刘安妃的宫女奉命前来恭请赵佶时，赵佶脑子里正想象着再次与李师师相会时该是何等情状，对有人此刻来打扰不大耐烦，就欲一口回拒掉刘安妃之请。但是转念一想，刘安妃是个性喜拈酸捏醋的人，反正现在也无别的事，倒不如过去安抚她一下，正好免除了晚间外出的后顾之忧，岂非两便乎。就欣然应允道，你回去告诉安妃娘娘吧，朕一会儿便到。

宫女急忙地回去传了信。刘安妃满心欢喜，赶紧动作起来，沐浴更衣，对镜理妆，打扮出一副出水芙蓉般的娇容媚态，静候着赵佶的驾临。

半个时辰后，赵佶来到了玉真轩刘安妃妆阁。随行太监都在门外侍候。

赵佶迈步走进妆阁，刘安妃莲步袅袅地上前施礼相迎，一双凤目秋波闪闪，撩得赵佶心头酥痒。赵佶就笑嘻嘻地问，你又得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巴巴地叫了朕来？刘安妃莺声燕语地道，说起来此物也算不得什么宝，但能为圣上添些快活便是。赵佶道，能让朕快活的东西，那就是宝了。快点拿来让朕一观。

刘安妃就屏退身边侍女，掩好阁门，去侧室一个柜橱里取出一只木匣。赵佶看到刘安妃那满脸的神秘表情，好奇心便被勾引了起来。

木匣打开，有一层绫缎紧密地包裹着一个物件。再打开绫缎，露出来的是一本有点破旧的古书。

赵佶哑然失笑，你这算是什么稀罕物，朕那里古往今来，什么孤本善本没有，倒要专门跑过来看你这本破书。刘安妃亦抿嘴笑道，臣妾自知皇上学富五车、藏书万卷，天下经典知无不尽。但只怕是这本

奇书，皇上还真的没有见过呢。赵佶听她说得玄乎，遂抄起那破书翻开一看，果然是往昔未曾见过的一种。

原来此书非是一般典籍，而是一本失传已久的古代男女房事秘籍。内中多有图画，将各种难以言述的体态动作描绘得惟妙惟肖。虽然那书本纸页已黄，但其印刷质量还是相当精致的。赵佶风流成性，对这种春宫书籍并不陌生，他的藏书中亦不乏此类，但其内容，却均不及刘安妃这本齐全生动。

赵佶当时兴趣大增，连说此书可算一宝。问刘安妃系由何处得来。刘安妃答曰是一个江湖奇士进献的，言称此书已是天下绝版。赵佶道，无论是否绝版，断不可让下人看到，流传出去有污视听。刘安妃道，臣妾自然明白，此书除了皇上和臣妾，宫里再无第三个人阅得。说着，刘安妃就软软地偎进赵佶怀里，目色迷离地看着赵佶道，皇上既得了这绝世秘鉴，难道不想就此仿效古人欢愉一番吗？

赵佶方才阅书览图之际已是欲念涌动，再经刘安妃这样撩拨，哪还按捺得住，也不管正当光天化日时刻，当下就搂了刘安妃拥入罗帐，三下五除二地剥去了她身上的裙衫。刘安妃亦积极地为赵佶宽衣解带。两人直弄得绣榻上一片狼藉。

依着刘安妃的意思，欲留赵佶在其宫中用晚膳，夜里再选两种前所未闻的花样继续承欢。赵佶已得满足，更重要的是惦记着再访李师师的事，不想延迟改期，便对刘安妃道，来日方长，日后朕但有暇，定与你将这书中套路悉数演过便是。遂吩咐刘安妃妥善收了那书，然后就整顿衣冠，带着随行太监起驾离开了玉真轩。

刘安妃失望之余，就不免疑心起来，不知赵佶夜里打算去宠御哪院的嫔妃。自己这般解数竟没留住赵佶过夜，难道哪个贱货还有比我更高明的手段不成？这样猜疑着，刘安妃便命一个心腹太监唤作小顺子的，暗地里去打探皇上今夜翻了谁的牌子。

到了夜间，小顺子来回话，禀道皇上今夜没翻任何宫院的牌子，好像是秘密地出宫去了。刘安妃更觉疑惑，指命小顺子今后要留意打探皇上的行踪。小顺子感到这是个棘手的差事。倒不是皇上的行踪多么不好打探，而是密告皇上的行踪这件事太危险，一旦被人知道，难免脑袋搬家。可是刘安妃亦是个得罪不起的主儿，违忤其命当时就有眼前亏吃。小顺子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小心翼翼地去操办这桩夹板缝里的差事。

且说徽宗皇帝赵佶，这次再访李师师，是让张迪当日下午便先去镇安坊打了招呼的。李姥姥对上次来过的那位慷慨大度的富商赵乙记忆犹新，印象良好。闻得他又要来，心里说大宗的银子又要上门了，遂忙不迭地应道，今夜绝不安排李师师接待其他任何一位来客，专候赵大官人尊驾光临。

是夜辰时过后，赵佶就身着便服，带着张迪及若干贴身太监由一道旁门悄然出了宫。此行仍是轻车简从，但比上次增加了一队带刀侍卫，亦都穿着便装，拉开一段距离跟在轿后。这是张迪为确保皇上微服出行的安全，特意奏请赵佶增设的保卫措施。

到了镇安坊，赵佶只带张迪及抬着礼箱的太监进了院子，将其余的随行太监都留在院门外伺候。带刀侍卫则散开队形，沿着行院的四墙外设下警戒。自然这些布置都是不事声张的。

已经恭候多时的李姥姥闻得贵客驾到，忙亲往仪门前相迎，将赵佶一行延至前院雅厅。赵佶一如前番，先付了李姥姥一笔重金，并加送了特地从大内库房中支取的珍贵紫毛皮筒两件，上等细缎两匹，以及和田贡品瑟瑟明珠两颗。李姥姥见了这许多贵重礼物，喜得眉梢乱颤，就要亲自送赵佶去后面见师师。张迪道，姥姥且慢。可否烦劳师师姑娘，亲至前厅来一迎呢？

这个要求李姥姥没有想到，也是以往的客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的。

李师师愿意接待已属不易，谁又更生令这花魁艳首亲来前厅迎客之想呢？李师师若是不肯前来怎么办？李姥姥稍稍打了个愣，还是爽然答应下来。眼前的这位赵大官人非惯常的客人可比，就凭他掷下的这些本钱，让李师师过来迎接一下并不为过。于是李姥姥让丫鬟在这里尽心伺候着，自己就亲往后院去搬李师师。

让李师师亲至前厅迎客是破例之事。为了搬动李师师，李姥姥一路走，一路准备了一大篓子的说辞。但到了李师师那里，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估计的那么艰难。

今日下午张迪与李姥姥打过招呼后，李姥姥马上就将那位赵大官人今夜要来的事情告诉了师师，让她做好准备。师师得信，当时心下就勾起了几分翘盼之意。

原来自上次一晤，赵信那卓然不群的气度学识，给师师留下的印象极深。这个才俊人物的出现，不能全然抵消师师对燕青的思恋，但他在师师心中挤占了相当一块地位。

蕙儿看出师师接待过赵信之后，颇有一种得遇知音的快感，曾探问过她，姐姐觉得这位赵乙赵大官人，比之那燕青燕小乙如何？师师答曰，山有山光，水有水色，如何比得高下？蕙儿又问，那么姐姐是喜山还是爱水呢？就将师师问住了，嗔骂了一句死丫头。蕙儿便明白，那赵大官人，在师师心里是与燕青平分了秋色的。

然则这两个人，终不过是师师红尘生涯中的过客。蕙儿不由得私下感叹，似师师这般身份处境，虽然眼下风光无限，却不知将来究竟归宿何方。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在师师心里朦胧作怪，只是无从消解，多想、细想、深想均徒劳无益，也就只好尽量不去想它，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过下去罢了。

这些日子，燕青远在大名杳无音信，赵大官人萍影无踪，师师无人与之解语，正烦闷得紧，忽闻那赵大官人又要来访，自然甚为喜

悦。既然两情相悦的长相厮守对师师来说乃是一种奢望，那么能与一二知音时有一晤，便是师师精神生活中的最大快意之事了。所以此刻师师听李姥姥说赵大官人提出要她亲至前厅相迎，虽觉意外，却不反感。

不过就这样一口应允下来，却是教人太看轻了自己。师师笑着沉吟了一下，说这赵大官人口气好大。也罢，我且出一首诗谜，他若能猜得出，我便到前面去迎他。遂取过纸笺，笔走龙蛇，书下了前朝宰相王安石所作的谜语诗一首：

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雨满江湖。

李姥姥得了诗，急忙动身踅去前厅。不消一刻工夫，颠颠地返回来，笑眯眯地将纸笺交与师师。

师师接过纸笺一看，在那首诗旁多了一行秀挺的墨迹，所书乃四个人名：贾岛，李白，罗隐，潘阆。正是此诗的谜底。师师暗暗佩服那赵大官人的慧颖，面上却不表露，乃笑道，这下可是我自作自受，要待不去是不能的了。遂带了蕙儿，跟着李姥姥向前厅去迎那赵佶。

进了前院那雅厅，师师一眼望到正坐在里面悠然品茶的赵佶，心底忽然翻起一股隐约的忐忑。这种感觉，师师在上次初会赵佶时也出现过，却弄不清楚是何缘由。其实这正是赵佶的天子威仪所致。赵佶其人虽然生就艺术家禀赋，又是微服出行，并不端皇帝的架子，但他毕竟是坐了多年龙椅的人，那一身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君王气派，早已经渗透了他的一举一动。师师敏锐地感到了赵佶的与众不同，但还未曾将其身份往皇帝处想，因而对此人身上隐隐透出的那种非凡的威慑力，一直心存着疑惑。

当下师师稳了稳精神，向赵佶道了万福说，欢迎赵大官人光临敝

院，李师师这厢有礼了。

赵佶笑吟吟地看着李师师，将手中的折扇一合道，听说师师姑娘此乃头一回亲至前厅迎客，本人深感荣幸啊。说着向张迪看了一眼。张迪会意地就走上一步对师师问道，师师姑娘可知面前这位赵大官人是谁吗？

今夜要向李师师公开自己的身份，这是赵佶在临到镇安坊前做出的决定。

师师听了张迪这句意味深长的问话，脑海里骤然划过一道闪电。多日来盘旋在心中的猜测，突然间明确地集中到了一个方向上。难道会是他？这——可能吗？

就在这一瞬间，张迪证实了她的判断：不瞒各位，坐在你们面前的这位赵大官人，就是我大宋朝的当朝皇帝。

张迪那不男不女的嗓音平静绵软，却不亚于一个晴空霹雳，将在场的人全炸蒙了。李师师虽然早有某种预感，在听张迪说出皇帝这两个字时，心头依然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然则李师师到底是久经历练，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很强的应变能力。极短暂的惊诧后，她首先反应过来，面对赵佶从容跪下，口称小民不识龙颜，多有不恭，乞望皇上恕罪。

李姥姥、蕙儿和一旁的丫鬟此时亦如梦方醒，紧跟着师师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地恳请皇上恕罪。

赵佶微笑着挥手让众人平身，说道不知者不为怪，朕恕你们统统无罪。将来这镇安坊朕是要常来常往的，所以就不将真实身份瞒着你等了。但是对外人，无须多言之。

众人诺诺称是，谢恩起身。

李姥姥就与师师、蕙儿陪同赵佶走向后院。进了师师待客的琴房，张迪指挥随行太监将赵佶给师师带来的礼物抬进。那是两个长方形雕花木匣。李姥姥羡慕地瞟了两眼，没猜出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这时赵佶对李姥姥道她可以自便了。李姥姥忙知趣地告退，引着同时退出房间的张迪和太监去另房歇息候差。蕙儿仍是为赵佶、师师备好点心、鲜果后，便向赵佶施礼退去。

房间里又只剩下了赵佶和师师两个人。

像上次一样，先是一阵沉寂，但气氛却显得比上次紧张得多。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师师开门待客多年，接待皇上这还是头一回——如果上次不算的话。在皇帝面前，是容不得她似往常那般恃才傲物、任性随意的，但是阿谀巴结、曲意奉承那一套自轻自贱之举，师师又不屑去做。那么现在接待这位徽宗皇帝，应当掌握何等分寸为妥呢？

师师正思忖间，赵佶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用和蔼的口气主动打破了沉寂。师师姑娘怎么不说话？莫非对朕假冒什么商人，尚耿耿不能释怀耶？

师师忙轻轻一笑答道，皇上说哪里话。贱妾因上一次怠慢圣上，颇觉失礼，正思量该如何向皇上道歉呢。

赵佶微笑道大可不必。朕方才已说过，不知者不为过也。再说，朕既然到了这里，就是你师师姑娘的客人。客随主便嘛，即便师师姑娘知道了朕的身份，仍是以寻常客人般相待最好，莫要将朕当作皇上侍奉。否则，朕在这里与在宫里有什么两样，又有何天然意趣哉？

这几句话说得亲切，令师师的心情松弛了不少。师师遂向赵佶施礼道，皇上宽宏大量，贱妾感激不尽。今后师师若有礼数不周处，仍望皇上海涵。

赵佶欣然地道，正是这般说。今后你在朕的面前不要拘礼，朕方

觉得自在。今日朕为你带来了两件薄礼，你来看看，可还中意否？说着便走到条案前，亲手打开了那两个雕花木匣。

师师随着赵佶来至案前，打眼一看，只见在那只较大的木匣中盛放着的，乃是一张黑质古琴。琴身上有黄色纹路，规则地贯列成行，宛如蟒蛇肚皮下面的花纹。师师一望而知，这是一件名传天下的宝器，唤作蛇跗琴。除了皇宫大内，如今恐是再无处可寻此物。

在那较狭长的木匣中盛放着的，却是一轴画卷。赵佶从匣中取出画卷，于案子上展开。画卷上乃是赵佶所作的一幅竹禽图，盖有“御书之印”的印鉴。

当下师师看罢这两件礼物，马上就明白了它们的珍贵程度。师师不是贪欲之人，也并不缺少金银珠宝。单就眼下这两样东西的经济价值而论，属于她她不觉得多，不属于她她也不觉得少，是无所谓的。但这两样东西乃是皇帝亲自郑重赐赠，就说明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这却不能不使师师感到激动。

师师当时几乎就要跪地向赵佶谢恩。但是稍稍一想，没有那么去做。那种表示感谢皇恩的做法很正常，然而很一般，师师不屑为之。于是她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只是用很诚恳的语调对赵佶言道，承皇上龙恩，赏赐贱妾如此重礼，贱妾只怕是受之有愧，无以回报也。

赵佶笑眯眯地看着她道，些许薄礼，不足挂齿，何有回报之说耶？

师师道，那么，师师岂非无功受禄了吗？

赵佶道，哦？你是这样觉得吗？其实要说回报，却也不难。

师师品味着赵佶的话，脸上不禁一红。皇上的意思，是要贱妾如何报之？

赵佶由匣中将那蛇跗琴轻轻取出，抚摸了一下光洁如镜的琴身，说道，此琴乃我华夏千古名琴，师师姑娘乃我大宋乐中高手。聆听高手名琴玉音，实乃千金难求之事。师师姑娘若有兴致，不妨就此抚奏一曲，即足慰朕意矣。

师师本来以为，赵佶就要她以身相许了，这却是她尚未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的。闻得赵佶如此说，她松了一口气，款款地笑道，师师才陋技拙，只怕是会辜负了这古琴呢。既蒙皇上错爱，师师便试奏一曲，聊表谢恩之情。遂就接了琴，于琴案上放妥，整襟凝神片刻，开始抚弦弹奏。

因欲细品这琴韵，师师此番没有边奏边唱，而是弹了一首没有唱词的古曲《平沙落雁》。师师的琴艺原是极高的，手下这张蛇跗琴又是世间罕有，音质绝佳，曲调既出，果然是音清意远，穿云裂石，令人聆之如臻仙域。一曲乐章婉转流淌下来，直教赵佶听得神魂逸荡，物我俱失。

曲终琴寂，赵佶兀自在那里闭着眼睛品赏余音。听得师师言道，贱妾技止此尔，皇上幸勿见笑。赵佶方睁开眼睛击案赞道，妙哉，朕平生听琴不下万曲，今日方知何为仙乐也。此琴落到师师姑娘手里，诚可谓物得其主矣。

接下来的时光，赵佶一面浅啜着香茗，一面就与师师议论起诗品画艺。师师竟能够很有分寸地指出赵佶所作竹禽图中一两处细微的不足。而其处正是赵佶自认为稍留遗憾之处，这令赵佶颇为叹服。

因了方才师师用诗谜盘诘过赵佶，这时赵佶也说了几个诗谜让师师去破。师师也有破得开的，也有破不开的，道出个错误答案，逗得赵佶哈哈大笑。师师侍奉皇上的拘谨在轻松的谈笑中便渐渐退去，一如赵佶还是上次那个叫作赵乙的客官。赵佶对这种融洽无间的气氛也感到非常舒适满意。

几个时辰倏忽而过。这一夜，赵佶亦是逗留至更深霜浓，方才带人离开镇安坊。

虽然李师师的才貌已经彻底令他倾倒，赵佶这次仍未提出留宿。这一来是因为，当日下午他在刘安妃处已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此时这方面的要求并不强烈。二来赵佶虽是好色，却远非只贪肉欲之欢的粗俗之辈。若想单纯地满足肉欲，对他来说那简直比喝一杯凉水还容易。今夜在李师师这里所获得的荡漾在艺术境界中的精神享受，亦非简单的肉体交媾所能比拟。

而且，在赵佶的心目中，已经是将李师师看作了自己的女人。既然是自己的女人，何日采撷乃是随心所欲的，不争一朝一夕。到了水到渠成时，再行那翻云覆雨之事，岂不备加痛畅淋漓，快慰平生乎！

李姥姥的心今夜始终是在悬着。她不知道皇帝是否有意留宿。若是有意，那是绝对拒绝不得的。但万一师师任性不允，僵持起来，那麻烦可就大了。及至看到皇上虽未留宿，面皮上却并无愠色，临走时乃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方始放下心来，暗自称赞师师的手段真是高明。

其实在陪伴赵佶的过程中，师师对于倘若赵佶意欲留宿是否应允，也是一直在暗中盘算。

多少年来，自己能在这烟花柳巷、艳穴淫窟里保持住清白之体，实属不易，弥足珍贵。但是既然是做了歌伎这个行当，贞操是不会永远保持下去的，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而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环境的影响，对性事的渴求，也在她的体内一日甚似一日地泛涌激荡。她很希望能够碰上一个可心如意之人，将自己的初夜奉献给他。但这个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与她交往的达官贵人虽多，容貌俊秀者亦众，然则能强烈地拨动她的心弦者，却鲜见其人。

师师曾怀疑是否自己经历风月时日太久，情感已经变得迟钝麻

木。燕青的出现，终于如石破水，激起了百尺深潭的万道涟漪。师师弄不清楚到底是燕青的容貌，还是燕青的才华或气质吸引了她。她只知道在自己见过燕青之后，脑海里便再也挥抹不去他的身影。交付给这样一个能令自己心摇神荡的男子，当是无悔无憾的。只可惜与那燕青萍水一逢，即踪讯两杳。何日能再会，尽属茫然也。

赵佶带给师师的，又是另外一番感受。他与燕青同样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而两个人却又春花秋月，各具千秋。若论威仪渊博，燕青难望赵佶项背。而若论豪侠蓬勃，赵佶却难敌燕青万一。两相比较，纯就感情因素而论，师师在潜意识中更恋眷于燕青。然而燕青远在天边，赵佶近在眼前。况赵佶乃万乘之尊，他能为师师带来的一切，是燕青远远不可比拟的。所以在理智上，师师又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更贴近赵佶。

思忖下来，师师决定，今夜的留宿之事不能从自己口中主动说出，但若是赵佶提出这个要求，便就此顺水推舟罢了。毕竟，由当朝皇帝来给自己破身，也是一种难得的荣誉。赵佶玩到更深时告辞而去，没有提出留宿要求，倒让师师的感受颇为复杂。她既觉得有些意外，又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还隐隐地有点遗憾的感觉。同时，又对赵佶增添了几分敬重。

赵佶离去后，师师在灯下呆坐了许久。

蕙儿为她铺好床，见她在那里一副静默遐思的样子，便问姐姐为何还不睡，在想什么呢？师师脸红了一下，说道没想什么，我就是觉得今夜这事，仿佛是做了一场梦。

蕙儿随口接了一句，姐姐知道是梦就好。

师师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蕙儿忙笑道，随便一说，没有什么意思。遂侍候师师卸妆洗漱，卧下睡了。

当夜，李师师果真做了一个梦。梦见赵佶与自己赤身裸体地拥在绣床上，赵佶的双手在自己的玉体上百般抚摸，忽而赵佶又变成了燕青，压在自己身上喃喃细语，说着些别后思念的话。自己就使劲抱住了燕青，用双腿将燕青兜身缠紧。燕青却说还有事情要去办，将自己一把推开，倏地便不见了。师师一惊，从睡梦中醒过来，但见窗纸发白，已是黎明时分。

师师心下明白，自己的破身之日，业已为时不远了。

十一

铅块似的天空阴沉了一整天，终于在夜间亥时前后，憋出了一场深秋时节的冷雨。

雨势并不大，持续的时间也不算长，却已将燕青的外衣淋透。燕青按着鼻翼旁的两个穴位，硬是把一个即将打出来的喷嚏忍了回去。在这个时候，是万万出不得声响的。

燕青隐身在贾氏卧房斜对面一个墙角的暗影里，监视着贾氏卧房的房门，已近一个时辰了。这是他连续第三个夜晚守候在这里，目的是替主公卢俊义捉奸。目标就是卢俊义的妻子贾氏和深得卢俊义信任的府中都管李固。

事情还须接着卢俊义被劫持上小梁山的线索说起。

那日卢俊义一行被劫持上小梁山后，倒不曾吃得什么苦。寨主宋双离寨数里亲自相迎。到得寨中，即有小头目带着喽啰安排他们洗浴就餐。车仗行李亦差人不损分毫地妥为保管起来。嗣后宋双又置了一桌酒宴，令昝青云及各部头目作陪，为卢俊义洗尘压惊。

席间宋双首先执杯向卢俊义道歉，道是若不使如此手段，难得请动卢公来山寨一聚，还望卢公鉴谅。卢俊义见状，心下稍安，不卑不亢地说道，宋头领此举，令卢某如堕五里雾中。不知贵寨请我意欲何为，还请直言道来，卢某能尽力处自当尽力。

宋双连赞了几声爽快，便说道，如今朝廷无道，官府腐败，乃至

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遍地义士揭竿而起。我等弟兄占山聚义，呼啸江湖，意在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从长远计，亦有取彼赵宋王朝而代之的宏图。因素仰卢俊义公侠肝义胆，文武双全，威名远震，乃马中良骏、人中奇杰，是以不揣冒昧，恭请卢公上山来共谋大业。他日一旦宏图成就，卢公便是开国元勋，必当位居三公，名列九台也。

卢俊义听了这一番满嘴跑舌头的狂言，不禁笑恼参半。他平时虽对官府的种种不良行径多有不满，对一些纯属巧取豪夺伤害到他的经济利益的法令甚有怨气，却并未因此而生出过造反的念头。他自幼饱读诗书，儒家正统观念和封建忠君意识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不是能够轻易动摇的。

再者，看眼前这班人物，形状猥琐，言行粗鄙，充其量不过是草莽强寇、池中之物，鼠据一隅做点打家劫舍的勾当尚可，若离开了这深山老林方寸之地，休道是朝廷大军，就是遇到势力稍大一些的绿林武装，他们也根本不是对手，更何谈逐鹿中原、改朝换代哉。莫说我卢俊义不曾要反，便是想反，也入不得你这一伙乌合之众中。

然则一来自己现在是虎落平川，二来这些人煞费心机力邀自己上山，毕竟是有敬重抬举之意，脸面上须让他们过得去。所以卢俊义只将上述想法埋在心里，表面上一丝不曾露出。乃拱手施礼答道，承蒙诸位好汉如此看重，卢某至感荣幸。但我卢某其实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过是徒有点虚名而已。卢某加盟贵寨，恐是非但难建寸功，反倒会误大事。还是请宋寨主另择贤士高人辅佐为是。

宋双听了，当时也不强劝，说道此事可再作计议，请卢员外三思而后决吧。

当夜宴罢，山寨安置了一间很舒适的客房让卢俊义歇下，还为他送去了一个年轻娇美的姑娘侍寝。卢俊义旅途劳顿，更兼心中有事，根本提不起床上的精神，径自沉沉睡去。那姑娘大觉扫兴，暗骂卢俊

义是个银样镴枪头。

次日一早，卢俊义请求宋双发还车仗行李，放他离寨回府。宋双及众头目皆力劝他，既然到了山上，何妨多留几日，饱览一下小梁山的景色，亦算不虚此行也。这些挽留的言语说得十分客气，但骨子里的意思却甚强硬。卢俊义见自己一时脱身不得，退而求其次，请求宋双让李固带家丁车仗先下山，回府去报个平安，那么自己在这里再住上几日便也无妨。宋双对卢俊义的这个请求欣然应允。

按照卢俊义的想法，只要李固等人脱身而去，自己的下落家里便可知晓，那么相对来讲，自己在此的安全系数就增大了。即使宋双欲强留住自己不放，府上也有个寻找搭救的方向。然而他却没想到，这个安排，正是宋双等人谋划出来的离间计策。

当下宋双唤来李固，对他道，卢员外要在山寨里多住几日玩一玩，你等可以先行回府。卢俊义也道，此乃宋寨主盛情挽留之意，我卢俊义却之不恭。我再少许耽搁几日便回，你回去告诉家中，不必挂念就是了。

李固自被掠上山来，生怕凶多吉少，一直提心吊胆。今见宋双和卢俊义如此安排，暗叫一声阿弥陀佛，巴不得一步就离开这个险恶之地。至于单留下卢俊义在此安危如何，他根本没顾得上考虑。李固就揖手说道，谨遵寨主与主公之命，由李固先行回府报个平安最好。

宋双便命手下将车仗行李悉数发还出来，由昝青云带人护送李固和卢府众家丁离寨下山。

到了山口关隘处，昝青云将李固唤至道旁茅舍，做出神秘状对李固道，我且将底细告诉你。我们宋寨主欲邀你家主公在此落草，坐山寨的第二把交椅。你家主公已有应允之意。暂且留在这里，就是要细商合作大计。不日之内我们便将派人去大名府接卢公家眷。你此番回去，须帮助做些准备。又道此事切宜机密，万勿走漏风声云云。李固

听了，惊疑忐忑不已，却又不敢多问，唯有诺诺应下，惶惶然地带着车仗昼夜兼程赶回了大名府。

贾氏和燕青见李固与众家丁未到预计的归期便返回府来，又不见卢俊义与他们同归，颇觉奇怪。李固在归途中已告诫家丁，回府后不得透露被劫持上小梁山之事，免得招惹祸端。此时当着府上众人，他也不便实说，只道是于旅途中遇到了高明术士，已将那所谓的血光之灾破解，所以就无须再继续东行避祸。主公要顺便拜访商界朋友，考察洽谈几桩生意，乃令我等先行送车仗回府。

这番话编得还算入理，府上人等基本未听出破绽，便皆欢天喜地，说了些主公素来积德行善，自可逢凶化吉之类的赞叹语言，各自散去。李固就向贾氏使了个眼色，说道主公尚有几句言语，嘱我捎给主母。

贾氏明白李固有话要单独与她说，就让他随自己到了后面的绣房，屏退贴身丫鬟，问他道，你还有何事要说？李固便悄声密语，备述了此行实乃中了小梁山贼寇骗局，于途中被劫上山寨的真相。最后说到，据贼人称，主公已有落草山寨为其副帅之意，因此不曾一同回府。或许过些时日，山寨即要派人来接眷属上山。

贾氏听李固道出这番头尾，当时惊得花容失色，呆若木鸡。李固忙劝她道，主母莫要慌张。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事已至此，急也罢，怕也罢，皆于事无补，好歹想出个主意妥善应对便是。贾氏还算是个拿得住的女人，片刻的失措后，勉强定住了神，叮嘱李固道，此事不可泄露一星半点，容我想出个眉目再做道理。李固道，主母放心，我早已交代了那些家丁，谁敢乱说一个字，便割了他的舌头。

李固退去后，贾氏久坐于妆台前一动未动，脑子里却翻江倒海地折腾不已。什么子虚乌有的血光之灾，卢俊义就偏肯相信那诡言妄

语，不纳人劝，一意孤行，这可倒好，真正给阖府上下招来了血光之灾。那帮贼寇也着实可恨，做什么便盯上了俺卢公。卢俊义真的会答应落草为寇吗？他素来是循规蹈矩，法度严谨，倒不像是心存不轨之人。然则海水不可斗量，他这个人，虽然是蛰居乡里，却胸怀百川，志向远大，这也是能从其日常言语中听得出来的。如果遇到适宜的时机，遂了他叱咤风云的心愿抱负，做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决定，却也不是毫无可能。

贾氏这样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着，甚是痛恨卢俊义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全不将一家老小的生死存亡挂在心上，在心窝里早将他咒了个千遍万遍。

这件事如何应对为是呢？

想了两日，决断不下，贾氏又密召李固来绣房商议。

这两日李固已从燕青手里接回了分内职事，表面上在勤恳打理府上的事务，内心里也是翻腾得紧。对于卢俊义是否真会应允上山落草，他自是怀着七八分的疑惑。但是以卢俊义的豪侠秉性论之，李固亦感到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倘或卢俊义一时头脑发热，做出了这等惊人的举动，自己该当如何呢？

跟随着卢俊义上山，李固是一百个不情愿。莫道那是大逆之罪，只就那种动荡无定的贼寇生涯，李固也是适应不了的。如果卢俊义逼迫自己随其落草，自己又将如何抵挡？卢俊义的脾气李固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一旦他决定了的事，那是很难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思来想去，李固觉得，欲得明哲保身，只有利用贾氏这块挡箭牌。见贾氏又召他密议，李固便趁机进言，落草造反乃大逆之罪，一旦事发要被满门抄斩，而且会株连九族，随主公上山是万万行不得的，这个主意主母一定要拿准。贾氏点头道，我也是这般想。但如果卢俊义真的已入贼伙，我们就是不随他上山，恐怕也未可全然逃脱干

系，那么又当如何是好？

李固沉默着，一个十分恶毒的念头，悄悄地从他心底里滋生了出来。但是他没敢贸然张口。

贾氏此时已是将李固当作唯一的依靠。见李固垂头不语，只道他也无有什么主见，不禁心下惶然，伤心垂泪道，不知我姓贾的前生造过什么孽，直落得这般命苦。李固见状，也觉凄怜，忙从旁取了一方罗帕递上去，嘴里殷勤劝道，主母莫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活人不会让尿憋死，办法总是会有的。

贾氏听着李固的款声劝慰，益发地伤感起来，喉头哽咽着，浑身抽搐得紧，就要向一旁倾倒。李固赶紧舒臂去扶。贾氏就势一头偎进了李固怀中。只这一偎，情势便急转直下，生出了惊天动地的后果。

原来这李固，曾经卢俊义做主，娶过一门亲事。岂料那女子命薄，不过两年即染病早夭。卢俊义有意再与他续弦，却没觅得条件相宜者，便一直拖了下来。李固已是曾经沧海之人，倏忽又成独身，未免寂寞难熬。贾氏的年岁与李固相去无多，更兼生得俏丽风骚，体香肢柔，朝夕相见中，不知不觉地便勾动了李固的欲念。但因着身份相拘，李固绝对不敢造次，甚至不敢多想。饶是如此，他仍不免在夜半时分指头儿告了消乏之际，情不自禁地将那贾氏当作意淫对象。

此时贾氏软软地向他怀里一偎，李固在惶恐之余，竟本能地臂膊一弯抱住了贾氏。贾氏被他一抱，心头亦是突地一跳，却没有挣扎。当此孤苦无靠之时，被一个男人热切地搂在怀里，贾氏不仅骤然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且升起了某种渴望。由于丈夫的粗疏，这种渴望不得不经常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于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贾氏却是再也压抑不住。心跳尚未止歇，她竟也本能地一伸玉臂，拦腰抱住了李固。

这相互一抱，双方体内的热血都沸腾起来。

两人贴面而视，呼吸渐趋紧促。也没有多余的语言，便不约而同地动手去撕扯对方的衣服。不消片刻，便双双向软榻上倒下去。两个人一直翻滚缠扭了将近半个时辰，在最后那一刻间，李固和贾氏都尝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极度快感。

所幸无人撞见。

两人迅速地穿好了衣服，相对而坐，面面相觑。激情退去，双方都觉得既有些尴尬，又有些后怕。但在相互间的关系上，却都感觉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

沉默了一晌，贾氏轻轻开口道，方才我们还没议出个结果。那件事情，你看该如何了断为好？

李固于行那苟且勾当之前便已心生恶念，现在事已至此，少不得要一不做二不休了。稍微顿了顿，他便缓缓地吐出了四个字：大义灭亲。

贾氏听了，身上一抖，没有作声。李固就转脸看着床单上那片污渍，低沉地又加了一句，否则，即便是无有别的灾祸，你我这事也……

贾氏幽幽地看了他一眼道，这真是雪上加霜了。你这厮害得我好苦。李固道，是我害了你呢，还是你害了我呢？这都是些好没意思的话，不要去说它了。如今只有一条你要想清楚，我们都没得退路了。贾氏又沉吟了半晌，叹了口气道，你让我再想想。李固道，好吧，你好生去想。

临出房门时，李固又给贾氏留下了八个字：事不宜迟，夜长梦多。

贾氏看到李固阴狠而坚定的目光，身上又是一颤。心想往日怎的没看出来，他竟有这般坚硬狠毒的心肠。但同时又隐约地感到，这个

人确实不失为一个可资依赖的男人。

此后的几日里，贾氏和李固耐不得情欲煎熬，又悄悄地苟合过几次。但对于向官府告发卢俊义，贾氏还是下不了决心。李固心里焦急，却不敢过分逼她。在目前情况下，惹翻了贾氏对他很不利。正当李固焦虑难安之际，不期有人于无意中成全了他的这桩恶念。

这个人就是燕青。

燕青本是个乖觉机灵的人，那日见李固带着车仗先自提前回府，他便觉得有些蹊跷。李固的解释虽可顺理成章，燕青却总觉有一种虚假离奇之感。当时燕青不好表示出来，只将疑惑存在了心里。在表面上，燕青只是很亲热地向李固道了辛苦，交割了代为管理的文书账目，对于旅途中的详情没有更多地过问。而在私下里，他却悄悄地找了几个随同外出的家丁，向他们询问了一番旅途实情。

那些家丁都得了李固的严诫，为避免祸从口出，无人敢说实话，统一了口径，皆与李固所言不差分毫。然而燕青是何等机敏，从家丁那闪烁支吾的表现中，已经断定了内中定有隐情。

他感觉卢俊义恐怕是在外面出了事。出了什么事呢，那就不好猜度了。

燕青注意到，李固曾与贾氏在后面的绣房中进行过密谈，料想李固是将事情的真相单独告诉了贾氏。他欲待找贾氏去问一问，但是一想到那夜贾氏对自己的亵意挑逗，又不禁顾虑重重，踌躇却步。

正当这个谜团在燕青心里纠缠不解的时候，一个新的谜团又涌现出来。那就是李固与贾氏的关系问题。

自打李固回府，贾氏与李固的接触似乎就甚为紧密。燕青起初对此倒没太在意，认为贾氏关心卢俊义在外面的情状，多找李固去问问话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有一次燕青去账房查对佃户的缴租数额，不意

却正看到了贾氏在内与李固说话。

贾氏作为府上的女主人，到账房来过问一下收支状况，按理亦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当时李固正亲柔地抚摸着贾氏的一只纤手。虽然是一听见脚步声，李固和贾氏都很快地将手缩了回去，换上了一副正经谈事的姿态，这个细节却没有逃过燕青的眼睛。

燕青当时未动声色，麻利地办完了事，便离开了账房。而在内心里，他就对这两个男女的关系起了极大的疑心。

时隔不久，燕青巡夜，又遇上了一件事。

这卢府的巡夜差事，是由家丁轮流当值。燕青的职责是不定期地去监督检查。这一夜，当燕青巡至后院，刚拐过一条甬道时，蓦地见有一条黑影从贾氏房中闪出。燕青以为有贼，正要扑上去擒拿，却不禁又呆在了那里。原来他旋即看出，那竟是李固的身影。深更半夜地这厮去贾氏房里做什么？燕青脑子里打着问号的片刻间，李固已飞快地溜走，鬼祟地踅回了自己的住房。

燕青回过味来，登时怒火中烧。好一对狗男女，主公在外吉凶未测，你们倒借此空当，做出来这等颠倒人伦、龌龊不堪的丑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李固你个王八蛋，主公待你恩同父子，信赖你、倚重你的程度犹在我燕青之上，你这般忘恩负义、伤天害理，难道就不怕遭到天谴雷劈吗？

燕青就欲纵步追将上去，揪住李固打他个皮开肉绽。但是脚步将移，他又蓦然收住。常言道，捉奸捉双，若是将这对狗男女堵在了房间里按在了床榻上，其奸情乃是板上钉钉无话可说。而此时单去拿住李固，李固叫起屈来，当如何证明他方才曾在贾氏房里作奸犯科？若说证据，燕青料定，此刻在贾氏的床铺上。可是你能悍然闯进贾氏的卧房检查她的床铺吗？

顾忌及此，燕青只得眼睁睁地放过了李固这遭。但这口气他咽不下去，这件事他不能不管。主公之辱甚似燕青本人之辱，这种丑恶现象绝不允许在卢府里继续发生。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解决问题，燕青且按下满腔怒火，决定采取秘密手段来行动。次日燕青见了贾氏、李固，掩饰起心中的憎恶，一如既往，谈笑风生。到了夜间，就悄悄地来到了后院，隐蔽在暗角处蹲守监视。

连续两夜，未见李固进出贾氏的卧房。今夜是第三夜，眼看得已过夜半，仍未觑到李固的踪影。难道是那两个人心怯罢手了，还是自己的行动上出了什么破绽？燕青有点吃不准。

身上淋了雨，冷飕飕的夜风一吹，寒意一阵紧似一阵地袭来。

或许今夜李固那厮不会出来了。如果真是那两个人自己良心发现，悬崖勒马，洗心革面，也算是幸事，免得抖搂出来弄得满城风雨不好收拾。若能这样最好，此事今后不提也罢。燕青这么慈悲为怀地想着，便欲偃旗息鼓，收兵回营。

然而终是有点不太放心。燕青迟疑了一下，复转回身来，蹑手蹑脚地摸到贾氏窗下，欲听一听房内的动静，落个心里踏实。谁知这么一听，直将燕青听得瞠目结舌，须眉倒立。黑灯瞎火中，但闻得呼呼牛喘夹杂着阵阵娇吟，节奏铿锵而渐趋紧促，分明是那一对狗男女又鏖战到了紧要关口。

我是一直死盯着这房间的门窗的，李固这厮是何时从我眼皮底下溜进去的？

哎哟是了！燕青脑筋一转，这才想到，连着贾氏卧房的一间厢房，原有一扇后门，因年久不用，已是堵死了的。一定是那对淫夫荡妇为着来往方便，又偷偷地收拾启用了那扇后门。燕青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被这等小伎俩蒙过，心里着实恼火。当时燕青只觉得血往上撞，几步跨到房门前，便抡拳咚咚地擂响了门板。

这时李固与贾氏刚刚事毕，正处于余兴盎然之际，突闻砸门声，二人陡吃一惊。贾氏本能地喝问道，谁？

燕青在外气昂昂地答道，我，燕青燕小乙。

听到这几个字，房里的两个人登时唬得魂飞魄散，如堕冰窟。贾氏忙示意他莫出声，强作镇定地又喝问道，你有何事？

燕青厉声叫道，小乙巡夜至此，看见有贼由厢房后门进了你屋。你快点将房门打开，俺燕小乙要进去拿贼。

李固吓得筛起糠来。吃那燕青拿住，此命就算休矣。

贾氏到了这步田地，反倒镇静下来。这是每至紧要关头，男人往往不及女人之处。当下贾氏定了定神，尽量使语气显得平稳地回答道，敢是小乙你看花了眼吧，我这房里何曾有贼进来。燕青冷笑道，若是无贼，怎的便有些奇怪声响？贾氏道，敢是这房子老了，耗子在里面做窝，弄出点动静也是有的，何致大惊小怪。燕青道，耗子成了精也是大祸害，主母还是速速开门，容燕青进去除害。

贾氏的口气便强硬起来，呵斥道，燕小乙你这厮好大的狗胆，半夜三更你强迫我给你开门是何居心？这门老娘就是不开，你待怎的？有胆量的，你就将这门砸开了闯进来！

燕青被怒气顶着，原本就是欲破门而入捉奸拿双的。贾氏这一硬阻，却使他犯了犹豫。在他与贾氏对话耽搁的时间里，难保李固没有趁机逃匿。万一闯进去没拿住李固，贾氏再反咬一口，自己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为了保全卢俊义的名声体面，燕青在做捉奸这件事情时没敢找帮手，此时深感孤立无援之苦。

兹事体大，莽撞不得。燕青提醒着自己，按捺下了破门入室的冲动，正气凛然地隔窗言道，主母放心，燕青不会做失德失礼之事。但有一点请主母听清。主公不在，燕青担负着看家护院之责，不敢不尽

心竭力，明察秋毫。望主母亦诸事谨慎，好自为之。否则主公回来，问起府里之事，燕青实难回复周全也。说罢，燕青转身大步而去。

燕青以为，此番虽然没有当场拿住奸证，却已足以令贾氏、李固闻风丧胆。从此之后，料是二人不敢再行此苟且勾当。这个结果不如当场捉奸痛快彻底，但是没有惊动府里的人丁，对保全卢俊义的脸面有其益处，也算基本达到了目的。至于卢俊义回府后如何向其禀述，只好再做考虑了。

其实燕青的这步棋走错了。善良的人往往不自觉地奉行穷寇勿追的处世原则，以至于遗患无穷。

当时贾氏的口气虽硬，心里却虚若纱帛。李固更是唬得两条腿已不听使唤。如果燕青当机立断地闯进房去，将这一对淫货捉奸在床是十拿九稳的事。贾氏对此非常清楚，但刀在颈上不得不搏，只能内荏色厉地背水一战。没想到这一负隅顽抗还真奏效，居然暂时躲过了眼看已是无可避免的灭顶之灾，实乃不幸中之大幸也。

听到燕青气昂昂地走去，贾氏浑身一软，像被抽了筋似的扑通倒在床上。李固暗舒一口气，身上也是虚洞洞一丝气力也无。

两个人不言不语地躺了一晌，贾氏盯着房屋顶棚有气无力地道，你这包还不赶快滚回你那狗窝，在这里耽搁什么。李固就忙起身收拾了衣裤，双脚刚点地下床，却又停住，沉沉地道，卢俊义回来，如之奈何？

贾氏心惊肉跳地一哆嗦。燕青方才虽未当场拿下他们，临走时那番话却说得分明。事情既已被燕青掌握在手，恐难善罢甘休，一俟卢俊义回府总要发作。到那时候，家法严惩仍是在劫难逃。欲想避免此劫，除了主动出击，再无其他选择。

沉寂了一会儿，贾氏轻声地却是相当坚决地对李固道，就依了你

的主意，明日一早，你借个由头出去，将卢俊义谋反之事，向官府报了案吧。

李固点了点头，穿上鞋，由厢房后门溜回自己的住处，却是一夜也不曾成眠。方才受到的惊吓尚未消除，在李固的神经感官里，又增添了些许庆幸和激动的成分。燕青这一捉奸，促成了贾氏除掉卢俊义的决心，倒是个意外的收获。卢俊义既除，贾氏一介女流，今后不可能独自撑起这偌大的家业，必须得依靠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非我李固莫属。这就是说，在不远的将来，这卢府的万贯家产资财，便要改为姓李了。

没想到我李固还能有这一天。真可谓世事难料，因祸得福啊。

李固眼巴巴地望着窗纸，恨不能天色马上亮起来，好奔大名府衙去报案。

十二

距二访李师师时日不久，宋徽宗赵佶再次微服出宫，三顾镇安坊，正遇上一场乱子。

挑起这场乱子的人，乃是蔡攸。

蔡攸是权相蔡京的长子，在赵佶做藩王时，曾与之多有交往。赵佶即位之初，因蔡京于党争中暂时失势，蔡攸亦一度落魄。而随着蔡京的东山再起重掌朝纲，蔡攸也得到了不次擢升，品衔直做到淮康军节度使带开府仪同三司，拜太子少保，有随时出入宫掖之权。如今其势力气焰，已经扩张得不在乃父蔡京之下。而且他年方五十左右，比起蔡京老朽还有更长的一段活头，许多原先一心巴结蔡京的官吏，已开始转而去巴结他。这便更加助长了蔡攸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骄扈气势。

这一日，公事无多，蔡攸发了赌兴，邀一班狐朋狗党来聚赌。那一班人天天想着法子巴结蔡攸，得了这个机会，谁肯迟钝落后，上了场都放出手脚，只管将局势向着蔡攸的赢处去做。赌了半日下来，便有万余两银票流进蔡攸的腰囊。蔡攸大喜，慷慨做东，请诸人至一豪华酒楼畅饮，直喝到天昏日暮方才罢宴。

众朋党陪蔡攸玩了一天，都觉困顿，纷纷告辞，打道回府。而那蔡攸却尚无归意。这个狗头玩将起来，向来讲究个一条龙，必须花样齐全了方能心满意足。现在钱也赢了，酒也喝了，唯独胯下那弟兄还没得到犒赏，蔡攸心中安慰道你莫要急躁，我蔡某人好歹寻一个去

处，遂了你的心愿便是。

带胯下这血性兄弟到何处去消受呢？京城里的妓馆十之七八已经玩遍，稍有点头脸的姑娘亦基本已经遍尝，今夜须寻个新鲜乐子方好。转了一圈脑筋，蔡攸决定，到镇安坊去找李师师。

蔡攸对李师师垂涎已久，此前曾去登门造访过几次。头一次去时，得到了师师的接待。当然并没沾到师师芳体上的什么便宜。师师那冷傲的气质神情，似乎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拘住了蔡攸的手脚。听过两支古曲后，他便被师师打发走了。后来再去的几次，均被李姥姥以师师正在待客或者身体不爽为由，婉言拒之。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师师从那次唯一的接触中，已对蔡攸满身的俗恶之气深感厌恶，不愿再虚与委蛇。

蔡攸闻知师师有个卖艺不卖身的规矩，心想便是强迫师师接待进去，只听得几首破曲子有甚鸟意思。如若强行狎亵她，师师翻了脸闹将起来，亦无乐趣。便忖不妨暂时丢开师师，只待其挂牌开苞时，我自捷足先登便了。到那时只要我开了这个口，谁敢争锋。因此吃了几次闭门羹，蔡攸虽有些着恼，倒也没有发作。好在京师中名妓如林，乐意献媚求宠者比比皆是，蔡攸乃皮肤滥淫之辈，另寻个花街柳巷，也是一样地惬意快活。

然则时日既久，蔡攸自然而然地就又想到了李师师。此刻这一想不打紧，酒力在内助着，蔡攸身体里那股欲火淫波便压抑不住地汹涌起来。

想到往日在镇安坊受到的冷遇，蔡攸心里更增添了几分愤愤的邪气。你李师师是什么东西，装什么泥沼白藕、月宫嫦娥，说到底不就是婊子一个吗？我蔡大爷看得上你，那是抬举你。让你安静了这些时日，算得上是蔡大爷知书达理，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你再敢在蔡大爷面前装孙拿大，就莫怪蔡大爷先礼后兵了。今夜你对蔡大爷是见也得

见，不见也得见。依也得依，不依也得依。今夜就是你李师师告别过去走向新生的日子。

蔡攸醉醺醺地这么乱七八糟地想着，越想越亢奋，遂命随从们速速起轿，一溜小跑直奔镇安坊。

李姥姥深知蔡攸的名头势力，此前见师师刻意怠慢、冷淡蔡攸，很是担过一阵心，生怕惹出什么祸事来。她曾私下里好言劝过师师，让师师将那傲性儿改改，尤其是对朝廷上的权贵人物，该俯就的就得曲意俯就才是。师师也不与她争辩，却仍是我行我素，该让蔡攸吃的闭门羹照旧让他吃。李姥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硬让师师接待蔡攸，也不会伺候得蔡攸高兴。万般奈何不得，她只好回回自己觍着老脸，作揖打躬向蔡攸千不是万不是地小心赔礼解释。所幸蔡攸后来渐渐地不来了，也没指派什么人上门找碴儿作祟。李姥姥一颗心才慢慢地在肚里放稳，思度蔡攸到底是使相大员，度量非寻常人等可比也。

今夜忽闻蔡攸蔡大人又大驾光临了，李姥姥连忙亲自迎出，万分热情地将其延至前厅坐定，一面命丫鬟从速沏来上好的银毫润口，一面就张罗着去选院中的绝色女子来伺候蔡大人。蔡攸乜斜着眼道，你这老婆子休要瞎忙，本相今夜哪个也不要，就要李师师。你速唤她来此迎接本相。

李姥姥听了，暗叫一声苦也。

方才闻得蔡攸来了，她心里就咯噔了一下，担心他又是冲着李师师来的。莫说师师不会答应见他，现在便是师师能够答应，也是做不得的了。师师已是皇上专宠之人，焉得再容他人染指。但皇上临幸镇安坊乃是微服密访，这层理由与他人明说不得。所以李姥姥一俟蔡攸落座，就赶紧张罗去找姑娘。她寻思着，只要选两个色艺俱佳的美人上来，将这蔡攸迷惑住，也就免了他点李师师之念。没想到这厢还未及动作，蔡攸便直截了当地将李师师点了出来。

李姥姥支吾了一下，赔着笑道，蔡大人欲见李师师，那是她的造化。不巧的是今日师师偶感风寒，身体欠爽，怕是难得伺候大人尽兴。倒不如容老身另择几个可意娇娃来精心服侍大人，保管让大人飘飘欲仙，万般胜意，蔡大人意下如何？

蔡攸未待李姥姥说完，就不耐烦起来，牛眼一瞪叫道，放你娘的狗屁。本相前番来时，你也是左一个不爽右一个不便地百般推托，分明是有意戏弄本相。本相既往不咎，也便罢了。但是今夜，这李师师本相是非见不可。

李姥姥见他那副蛮霸醉相，心里害怕，强努着笑脸哀告道，非是老身推诿，师师今夜实有不便，恳望蔡大人谅解则个。蔡攸见她支应着不肯动身，一脑门子的火噌地蹿上来，一抡袍袖将案子上的茶具扫落地上摔得粉碎，指着李姥姥吼叫道，你这老婆子休得聒噪，那李师师你到底是去叫也不叫。你不去叫，本相自去后面会她。

李姥姥忙拦住他道，这可使不得。蔡攸一把将李姥姥搡开，呵斥道，有什么使不得，皇上的大殿后宫本相皆是任意出入如履平地，何况你这小小的勾栏行院。我去了便怎的？一面嚷着，蔡攸就脚步趔趄地起身，带了随从向后院闯去。

李姥姥没料到蔡攸今夜竟如此无状，情知他是喝多了，拦又不敢硬拦，急向身边一个丫鬟使了个眼色，让她快去后院报信，也好使李师师有个应对准备。那丫鬟倒也机灵，觑着蔡攸不备偷偷溜走，抢先去了后院。

这时李师师正在房中与蕙儿对弈。那丫鬟仓皇跑来，刚将前面的情形略略地对师师一说，蔡攸一行人的脚步声就到了门口。

李姥姥颠着小脚，一溜歪斜地紧跟在侧且追且劝，却哪里能劝得住。但见蔡攸也不敲门，咚地一脚将门踹开，几个随从呼啦啦地就跟着他踏进了师师的琴房。

李师师听了丫鬟的述告，已是气得脸色发白，又见蔡攸蛮横无理地破门而入，几与强盗土匪无异，更是火烧胸臆，七窍生烟。她是长期以来被娇捧惯了的人，哪里吃这一套粗野手段。愤怒的斥骂已经到了嘴边，因虑着蔡攸毕竟位高权重，师师又竭力地将叱声忍了回去，只是冷冷地把头扭向一旁，正眼也不瞧那蔡攸一下。

蔡攸眯眼瞟着师师，拖拉着长腔道，师师姑娘别来无恙否？我蔡攸蔡大爷又看你来了。你怎么装作看不见，难道不认得你蔡大爷了吗？师师面对着墙壁哼了一声道，对了，不认得。我认识的人里边，从来没有一个是这般无礼无状的。

蔡攸嘿嘿笑道，嗬，师师姑娘跟蔡大爷挑理了？我姓蔡的就是这个操行，你能把我怎么样？师师道，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蔡攸哈哈大笑道，我能把你怎么样？不是本相吹牛，我想把你怎么样，就能把你怎么样。不过看你这可人疼的小模样，我还真舍不得把你怎么样呢。废话少说，本相今夜也就是要你陪我玩玩。伺候得本相舒坦，自会有大把的银子赏你。师师道，你若有那花不完的银子，拿出去打发要饭的好了。本姑娘不稀罕它，也没兴致陪你蔡大人玩，蔡大人就此请回吧。

蔡攸道，这话我听着有意思。你不喜欢我的银子，我正好省了一份开销。但是玩，你照样得陪我玩。师师道，我若是不陪呢？蔡攸道，李师师小姐，我劝你不要这么对我说话的好。师师坚决地道，我就是这么说。今夜我就是不陪你，你待要怎样。

蔡攸的脸色沉下来，他盯住师师，颊上的筋肉动了动，说道，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可就怪不得蔡某无礼了。你既然不愿意在这里陪蔡某玩，蔡某便请你到敝府去陪我玩，那可真是别有洞天了。说着，蔡攸狞笑两声，对随从们喝道，来呀，把李师师小姐请到我蔡某府上

去。众随从齐声应诺，就抢上去欲拽师师。

蕙儿在旁看着蔡攸的无赖模样，早恨得牙根发痒。此刻见他要耍蛮横，愤懑地急挺身挡在师师身前，厉声喝道，你们有理讲理，这里是皇城脚下法度森严之地，休要动手动脚无理取闹。那帮随从哪里肯听她的言语，七手八脚地便欲将她掣开。蕙儿急了，瞅冷子从一个随从身上嗖地夺了一把钢刀，手腕一翻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怒目圆睁着叫道，谁敢动师师小姐一指头，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众随从被她这个举动唬了一愣，都回头去看蔡攸。

蔡攸有那酒劲撑着，却不惧她这一套。哂笑着道，本相若要弄死你这个伺候婊子的婊子，也只当是捻死一只蚂蚁。随即喝令众随从，还愣着做什么，快与我将这不知高低的贱货叉开，她要找死，只管让她去死。众随从得令，又一齐拥上前去。

师师唯恐蕙儿出事，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气，一伸手由背后将蕙儿手中的钢刀夺了过去。有那手快的随从从一侧抢上，一掌将钢刀从师师手上击落。早有两个随从将蕙儿的双臂擒住。其余的人便围了上去撕扯李师师。

李姥姥在后面看着，心说不好了，今夜要出大事。急得她直眼冒金星，连连跺脚叫苦，却无一计可施。

正在这紧要当口，忽有一声尖细急促的喝叫由房门口传来，都住手！你们这帮鸟人，想要造反吗？

众人闻声皆怔，一齐回头看时，却见来者乃是一个五十来岁，颌下无须，男身女相之人。

蔡攸认得他是入内内侍省押班太监张迪。他正诧异这老阉竖如何也到这种地方来了，还穿了一身不伦不类的便服，猛地看到又有一人随后走进了房间。烛光之下映照得分明，此人正是大宋徽宗皇帝赵

佶。

蔡攸不期于此时此刻遇到皇帝，惶恐交加，醉意一下子被吓醒了大半。他慌忙两腿一屈，跪倒尘埃，口称微臣蔡攸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师师、蕙儿、李姥姥以及蔡攸的随从，在这一刻间亦俱都跪倒在地。

此乃是事有凑巧，赵佶今夜有暇，又对李师师思念得紧，便出宫三顾镇安坊来了。因为是临时决定的，也未让张迪先来打招呼，只在晚膳后命其备了礼品，便轻舆简从地行驾而来。

赵佶跨进镇安坊之时，正是李姥姥颠着小脚追劝蔡攸的时候。赵佶在仪门前没见到李姥姥，就带着张迪和携礼太监直接去了前厅。前厅也没有李姥姥，却有几个丫鬟一脸惊慌地待在那里。张迪唤过一个丫鬟打问，方知蔡攸正在里面胡闹。赵佶一听，生怕师师吃亏，忙带着张迪向后院赶过来。方才进门之际，蔡攸及其随从如狼似虎、恃强逞霸的卑劣行径，赵佶统统看在了眼里。

这时赵佶沉着脸向一把椅子上一坐，觑着蔡攸说道，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蔡大人，真是幸会呀。这里乱糟糟的是出了什么事呢？蔡攸怯怯地回道，没出什么事。微臣方才与这行院中人略有点言语误会，不期惊动了圣驾，惶恐之至也。

蕙儿意气难平地高叫道，启奏皇上，不是什么言语误会。是这蔡大人强迫师师姐姐陪他消遣，师师姐姐不从，他便命人强挟师师姐姐去他的府邸。

赵佶听得这强挟二字，气得面皮发青，向跪在脚边的一个蔡攸随从发问，她这话是真的吗？那随从左右为难，结巴着不敢回话。赵佶厉声喝道，你哼哼什么，回朕的话，她说的是不是真的？那随从只好

垂头回道，是。

赵佶勃然作色，一掌拍在案子上，叱道，混账！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李师师是什么身份？这间房子也是你们配进来的吗？都给朕滚出去。还有你，赵佶指着蔡攸的鼻子，也马上给朕滚出去。

蔡攸和那帮随从吓得通体冒汗，屁滚尿流地一窝蜂退出了房间。

赵佶发作了几句，怒气略消，转脸对师师蕙儿和李姥姥道，你们都起来吧。这帮奴才不懂规矩，朕严加训束便是。李姥姥就千恩万谢地向赵佶拜道，今后草民这小院，就全靠皇上做主了。

张迪在旁提醒赵佶，是不是先将蔡攸那一干人打发走。赵佶点点头，起身踱出房间。蔡攸及其随从还都立在院子里等候发落。由着赵佶的性子，真想将这个仗势欺人的狂妄之徒官降五级，为师师出一口气。但想到仅为此事严处一个朝廷大员毕竟理由不足，自己乃微服私幸，事端也不宜张扬。再者这蔡攸在朝政上还属有用之人，能替自己分担不少的麻烦事。赵佶就压了火气，只严词训诫一番，命蔡攸今后务必严守法度，不得非礼撒野、欺扰百姓云云，并嘱他们今夜之事勿得外传，就挥手令他们速速离去。

蔡攸已经看出赵佶与李师师关系的端倪，正不知触了这个霉头要遭什么大祸，听了赵佶的训话，心知皇上投鼠忌器，自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处了，心里连呼万幸，忙不迭地赶紧带着随从灰溜溜地离开了镇安坊。

赵佶回转房中，命张迪带李姥姥、蕙儿去将礼物收了。张迪会意，向李姥姥、蕙儿使个眼色。李姥姥、蕙儿亦知赵佶要单独宽慰师师，遂知趣地随张迪退出房间，掩好房门而去。

房间里安静下来。

李师师抬眼看看赵佶，细声道，皇上请坐吧。赵佶道，你也坐

吧。师师低着头没动，看得出是心中的块垒未消。赵佶走过去，怜爱地伸手抚住师师的肩头，微声款语地道，莫恼了莫恼了，你没见朕已为你出了气嘛。师师忽闪着杏眼望着赵佶，心里一酸，两颗委屈的泪珠便滚了出来。

赵佶忙用袍袖为师师拭泪，嘴里哄道，你哭什么，莫哭莫哭。是怕蔡攸那厮再来寻衅报复吗？不用怕，朕自会为你做主。今后无论什么人，胆敢欺负你，胆敢再擅动你一指头，朕立马斩了他的首级。

这几句话，说得虽然声音不大，却是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师师听了，一股暖流骤然传遍全身。面前这个男人说的不是大话，他说出来的话完全能够做得到。只要是人世间能做到的事，他想做的话都能做到，没人抵挡得住。这个男人就是一座山，一座人世间最伟岸、最稳固、最可资依靠的巍巍峰峦。像被一股强大的磁力吸引着，师师情不自禁地身子一倾，便向赵佶的肩胛上偎去。

赵佶忙舒臂将师师搂住。顿时，两人的周身都似被热浪包围了。

赵佶低下头，寻着师师那娇小秀润的樱唇吻去。师师稍稍一躲，即张口相迎，两人的舌头便搅作了一团。这一吻不打紧，赵佶浑身的欲火便熊熊燃烧起来。他一手托着师师的颈项拼命地吻个不休，另一只手便在师师高耸的胸乳上大把地揉搓。揉着揉着，那手便渐渐下滑，由下面撩起师师的罗裙，就去摸索那女人至为神秘美妙的去处。

刚刚触到师师薄如蝉翼的贴身底裤，赵佶的手突然被师师一把捉住，拉了出来。赵佶气喘吁吁地问道，怎么，你对朕还有不满意之处吗？不想成为朕最亲近的人吗？朕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啊。师师满面羞红地道，贱妾岂敢对皇上不满意。皇上对贱妾的深情厚意，贱妾全都明白。贱妾这身子能属于皇上，实是贱妾祖上的造化了。但贱妾这是第一次伺候皇上，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开身子，总须沐浴干净方好，不宜草率匆忙。

赵佶听了，点头称是。说道到底是李师师，凡事皆雅致有度，甚合朕意。那么朕便与你同浴吧。遂暂时抑了欲念，让师师传丫鬟去备浴。

李姥姥听说赵佶要与师师同浴，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心下大喜。师师到底是识时务者，有了与皇上的这层关系，这镇安坊就如同有了御护铁券，今后哪个王八蛋还敢在镇安坊门头上捣乱滋事！于是李姥姥赶紧命人开了豪华浴房，亲自安排了一个双人大浴盆，配制了清香宜人的名贵中草药健身浴汤。调得水温合适，便与张迪、蕙儿一同过去，恭请皇上与师师入浴。

蕙儿不知是否需要自己留在浴房里面伺候，心里咚咚打鼓，很害怕看到皇上一丝不挂的样子。所幸赵佶一概不要外人进入，只要与师师两人随意洗浴。蕙儿这才安了心，静静地待在浴房门外候奉着。

按照侍浴的礼节，应是师师先为赵佶宽衣。但师师毕竟是第一次面临如此场面，羞答答地放不开。赵佶甚为理解这一点，便不等师师动手，先自脱得精光，反倒腾出了手来帮助师师宽衣。

原来这李师师，不单是容貌生得美丽，那胴体亦生得异乎常人地完美。身体各处的长短宽窄比例，无一不匀称到极致。而且其通体上下嫩如凝脂，没有一星半点的瘢痕。是以她一旦裸身出来，更比着衣时光彩夺目了十分。

赵佶见了师师那如仙体貌，十魂早去八九，师师忙低了头怯声道，请皇上入浴吧。赵佶也不答话，就上去搂着师师，一同踏进了浴盆。

水温略略发烫，身子泡进去甚是舒服。师师在水中低着头待了一会儿，细声问道，皇上，要贱妾为您搓澡吗？赵佶欲火焚身，再也按捺不住，躯体向前一倾俯压上去。

一时事毕，赵佶极度满足地贴伏在师师身上，久恋不起。

师师微微睁开一直紧闭着的眼睛，她的脑海里忽然闪过燕青的影子，一种难言的怅惘感不由得袭上心头。

慢慢地，师师的眼眶里又溢满了泪水。

十三

为人处世，害人之心不可有，而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于善良的人来说，这句话的后半句，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通常那心地善良之人，既无害人之意，何尝会时时揣着一颗防人之心？更何况若是小人作起祟来，其手段之阴险毒辣，程度之负义绝情，又远非坦荡君子所能想象得到。所以若有歹毒小人打定了主意，处心积虑地欲算计一个善良君子，那真个是防不胜防。

燕青这回便着了此道。

自寒夜捉奸那事发生之后，燕青留意观察，感到贾氏和李固确实老实了许多。两个人之间那种眉来眼去的情状都收敛了起来，相处议事均不越主仆之矩。见了燕青，两人亦俱彬彬有礼，且面含愧疚之色。

燕青认为这是两个人幡然悔过的表现。他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贸然闯进房中，将事情闹大。似目下这样，既对其不良行径起到了警示作用，又保全了两人乃至主公卢俊义的面皮，应当说是个最好的收场方式。倘两人从此痛改前非，不覆旧辙，燕青考虑可以将此事压在心底，永不向卢俊义提起。那将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燕青非常希望事情朝着这个良好的方向发展，希望贾氏和李固只是一时糊涂，冲动之下做出不当之事，一旦醒悟即会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希望阖府上下的关系一如既往地正常和谐。因此这些日子以来，他在府里见了那两个人，仍如往常一样对待，该禀报的禀报，该

商议的商议，毫无轻慢失礼的表示。那两个人似亦解燕青之意，与燕青配合得甚是默契，相互协调着，将府上的事务打点得井井有条。在不知情者看来，这卢府里一直诸事如常，并未发生过什么意外风波。

在这种情况下，燕青的心情渐渐安定疏松下来。他觉得贾氏和李固毕竟还是明智的，能够知过改过，而那件事情，就让它永远成为过去罢了。燕青根本没想到，这种平静正常的状态，乃是贾氏和李固为了麻痹他、稳住他而营造出来的假象。在这个假象的掩护下，阴谋的步伐已经悄然启动起来了。

阴谋的头一步，就是向官府密告卢俊义谋反。

卢俊义是非除掉不可的。贾氏和李固认为，只要卢俊义回了府，他俩做下的丑事总有败露发作的那一天。到那时，两人皆会落得死无葬身之地。那么与其等着卢俊义将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便不如抢先将刀架在卢俊义的脖子上。

燕青捉奸的第二天，李固便已悄悄地将此事做了。当时燕青尚不知卢俊义被劫上小梁山之事，所以无从提防李固去官府做这等告密勾当。

大名府留守司主官梁中书闻告卢俊义有勾结绿林意图谋反之举，甚为惊讶。他虽与卢俊义素无交往，却是久闻其名。他知道卢俊义这个人虽则急公好义，然却很守本分，从不惹是生非。他想不出这个衣食无忧的富户庄主，有什么理由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偏要铤而走险去做那大逆不道、株连九族的蠢事。

然而告密者言之凿凿，又是卢府里的心腹管家，这便又由不得他不相信不重视。这种性质的要案，倘有疏忽失察，罪莫大焉。为官者在这样的事情上，是必须遵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原则的。

根据这个原则，梁中书就勉励李固一番，称赞他真乃是深明大义、胆识过人的大宋良民，授意他须采取不动声色、守株待兔之势，一俟卢俊义回府，速速前来报信，本府会即着人将其擒拿归案，届时论功行赏自不待言云云。

李固回去将告密的情况回复了贾氏，贾氏心绪稍安。她认为卢俊义死期临近，已不足为虑，贼胆放得大起来，便与李固筹划阴谋的第二步，就是除掉燕青。

既是与卢俊义做了对头，燕青也留不得。燕青对卢俊义忠心不贰，情同亲生父子，这一点贾氏和李固再清楚不过。他们敢断定，假如卢俊义真的落草造反，燕青必会追随其上山无疑。

卢俊义回府，吃官府拿去后，若是不被判斩刑，燕青会竭力替他保住这卢府的家产。即使是被判了斩刑，有燕青在，贾氏、李固霸占卢府资产的计划，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和麻烦。所以目前燕青已经成为贾氏、李固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是非清理掉不可的。

该如何下手呢？

按贾李二人的愿望，恨不能马上就弄死燕青才好。然而燕青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万一行动失手，或者让燕青觑出破绽，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在卢俊义未被官府拿去之前，于府院里闹出人命案子，动静太大，风险也太大。诬告燕青与卢俊义一同谋反，证据不足。随卢俊义被劫上小梁山的分明是李固而不是燕青，这话若扯得紧了，倒有将李固卷入谋反案中之虞。

贾氏、李固两个人，抓着燕青不在眼皮底下的点滴工夫，紧张地磋商了几次，最后决定，还是趁着卢俊义尚未回府，先寻个借口将燕青赶出府去为宜。别的不说，只在燕青监视下这种偷鸡摸狗的日子，两个人也是一天也忍受不下去了。

大计既定，李固当即便有了驱逐燕青的具体措施。他如此这般地将自己的计策向贾氏道出，贾氏虽觉非为万全之策，倒也比较可行，便首肯下来。她叮嘱李固，事情不做则已，做则必须成功。李固拍着胸脯道，娘子尽管放心，若连一个燕青都摆不平，我李固还能成什么大事。贾氏看到李固果敢自信的神态，很受鼓舞，确信前途是光明的。并且她感到，这一段日子虽然过得提心吊胆，却是毫不平淡，充满刺激，将来回想起来，必当是一段很充实、很有意义的生活。

李固到底是有些手段和势力，很快便在燕青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将一切手脚都做妥了。

这一日，燕青因几家佃户的粮租未齐，亲自外出催租，见有两户人家确属家贫无力，便依着卢俊义所定的惯例，视其家境实情适度减免了租额。忙了大半晌，方折返回府。

燕青刚在府门前离镫下马，便有一个小厮由门阶上迎过去，通报道主母与李都管正在前院正厅等他。燕青以为是有什么事情要相商，漫不经心地应一声，把缰绳交与小厮，便向府门里走。那小厮素与燕青熟近，却贴了燕青的耳朵关切地小声言道，小乙哥仔细，主母与李都管气色不对。

燕青闻言怔了一下，问道，府上出什么事了？小厮道，听说仿佛是出了件大事，与小乙哥有牵连。详情小的却是不得而知。燕青听了有点摸不着头脑。今日自己一直在外面办事，府里会发生什么大事，且又牵连到自己呢？燕青急着去弄明白，遂对小厮点头说一声知道了，就大步迈进了府门。

进了前厅，气氛果然不对。只见那贾氏居中坐着，李固坐于其侧，另一侧还坐了李固手下的两个管事。几个人均神情严肃，面色阴沉，看到燕青走进来，也无人开口招呼。燕青满腹狐疑地向贾氏拱手唱了个喏，问道，闻主母唤小乙过来，不知所为何事？

贾氏也不看他，慢条斯理地呷着茶水说道，燕青，你自己做下的事，还装什么蒜呢？燕青听这话说得森冷，一面在心里迅速检点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一面恭谨地道，小乙不知在哪件事上出了差池，请主母明示。贾氏依旧慢吞吞地道，李都管随主公外出期间，府上的账目皆交与你掌管，你是如何掌管的？

燕青见问的是这事，却是心里有底，毫不含糊地回答，小乙经手的账目，无论进出巨细，全都记得清爽明白，不曾有一毫差错。主母若不放心，可将账本拿来验对。

贾氏将茶盏向几案上重重地一放，声色俱厉地叫道，我正是验对了账簿，才发现了你这厮在里面做的手脚。燕青听这话说得不是路，遂也提高了嗓门，正色言道，主母此话却说得奇怪，小乙听不懂。贾氏拍案道，你这厮还给我装糊涂。我懒得与你废话，李都管你与这厮理论。

李固点头应着，从旁拿过几本账簿向燕青脚下一掷，冷冷地道，燕青，这些账簿上面都有涂改过的痕迹，而且至少有几千两银子的进出数目验对不上，你做何解释？燕青捡起那几本账簿看了看，从容地对李固道，李哥，你怕是搞错了，这不是我经手的账簿。再者说，府上所有的往来款项，均须经账房核查入账，非是都管一人可在账外随意支拨调用，这个规矩你李都管应当很清楚。我燕青署理都管事务时，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来做的。关于这一点，在座的两位管事可以做证。

李固就斜了一眼那边的两个管事道，你们可以做证吗？可以证明燕青没有在账簿上做手脚吗？那两个管事早已是被李固软硬兼施地拉拢买通了的，当下都低了头，怯怯地答道，这个证人我等委实不敢做的。皆因主公与李都管走后，府上的所有财务均由燕青亲自主管，旁人一概过问不得。

李固与贾氏对视了一眼，嘴角浮着一丝嘲弄的笑痕，对燕青道，燕青，燕小乙，你还有何话说？事情是明摆着的，是你利用职权，私自侵吞了府上大宗款项，却又涂改了账簿欲盖弥彰。可惜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未为，狐狸的尾巴总有一天是要露出来的。现在证据俱在，你抵赖得掉吗？

事态至此，燕青业已完全明白了贾李二人串通账房栽赃陷害自己的险恶用心。一股冷气从他脊背上嗖嗖地蔓延开来。

燕青不是害怕，而是震惊。他万万不曾想到，自己以宽容仁厚之心对待他们，顾全大局与人为善地未将他们的丑行公之于众，他们却以这等卑鄙下作的伎俩来报复自己。

燕青心里没鬼，自然无所畏惧。那两个管事不过是两条受人利用的癞皮狗，燕青不屑与他们计较。他蔑视地横扫了他们一眼，将目光停在李固的脸上，挺直了腰杆冷笑道，李都管说得不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未为。你我做了些什么事，彼此肚子里都清楚，要说个分明却也不难。至于账目上的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既然李都管言称是在燕青手上出的纰漏，燕青可以负责追查，必要追根寻源，查他个水落石出，看看这鬼到底是出在了哪里。

贾氏深知燕青不是等闲之辈，心想如果不能速战速决，让燕青据理而辩，站稳了阵脚，自己和李固将很快便陷于被动，遂赶紧声色俱厉地截断燕青的话头，喝道，这账目还等着你去查吗？我与李都管早已查得一清二楚。你犯下的这等侵盗主人家资之罪，若是告了官，少不得要判你堂棍五十、戴枷发配，教你受用那吃不尽的苦头。姑念你在府里侍奉多年，我便将此事民不举官不究地放过去算了。但府里却断难容你再待下去。你现在便可收拾行李，自去另讨生活罢了。

燕青将炯炯目光移向贾氏，昂然答曰，这件事主母怕是做不得主。小乙乃主公义子，若要驱赶小乙出门，须待主公回府定夺方可。

贾氏见燕青态度如此强硬，心里不禁发毛。为了压下燕青的气焰，她顾不得许多，脱口叫道，你休再提你那主公。你那主公做下了大逆不道之事，怕是回不来了。便是回来，也做不得主了。

燕青岂容她如此污损卢俊义，怒目相向地叫道，小乙请主母自重，莫要信口胡言，否则可莫怪我燕青无礼了。

李固原是与贾氏商议，密告卢俊义谋反之事暂不声张，免得打草惊蛇。但从目下的情势看，不掷出这个撒手锏，显然是难以制服燕青。既然贾氏已将话说出了口，李固索性就厉色地帮腔道，燕青你竖起耳朵来听好，卢俊义那厮已在外投了梁山贼寇，我与主母不得不大义灭亲。卢俊义那厮回府之日，便是他被缉拿归案之时。你不提卢俊义便罢，若再提时，我们可即刻拿你做个从犯送了衙门里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快点去收拾行李，速速滚蛋为是。

燕青听了这话，方悟这一对狗男女想要陷害的不仅是他燕青，更主要的乃是卢俊义。一时间燕青不禁血液奔涌，须发皆立，恨不得马上扑上去将这两个畜生掐死。

但是他还是竭力用理智压下了这股怒不可遏的冲动。

若论动武，十个李固也抵不住燕青的一只拳头。然而动武之后，局面当如何收拾？听李固这贼人的口气，他们必是已经与官府串通好了。倘若他们捏弄个罪名，将自己先拿进了官衙，又当如何？燕青并非怕去吃官司，但此时自己若是吃了官司身陷牢狱，卢俊义返回大名府时有谁能去通风报信，令其防备卑鄙小人设下的歹毒陷阱呢？

顾虑及此，燕青不得不强迫自己压抑下满腔的怒火，愤然扫视了一下贾氏和李固道，这么说，我燕青倒是要感谢你们的宽宏大量、仁慈心肠才是了？也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燕青堂堂七尺汉子，走到哪里也挣得到一口饭吃。我只留一言，请二位记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迟早要报。二位好自为之吧，我们后会有

期了。说罢，燕青回转身躯，昂首走出厅堂，到自己的住房收拾了行李，离府而去。

贾氏、李固悬在心头的一口气这才松将下来，弹冠相庆道，真乃是两军相逢勇者胜。方才如果稍有软弱，鹿死谁手未可知也。

因密告官府缉拿卢俊义之事已然说出，贾氏、李固便召集全府上下人等，公开宣布了此事，并且严令，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否则一律按随卢俊义谋反论处。府里众人闻听这事，个个心惊胆战，皆思量着怎么保全自身，谁敢言半个不字，俱唯唯遵命而已。

贾李二人看得尘埃落定，自此没了顾忌，每日里也不避嫌，明铺暗盖地就厮混在一起，种种丑态也不必细述。阖府上下看在眼里，惧着二人的淫威，尽皆装聋作哑，不置一喙。

却说燕青离开卢府后，便出了城，在官道旁找一家小客店住了下来。他要在这里等候卢俊义归来。

卢俊义为何未同车仗一起回府，至今对燕青来说还是个谜。说卢俊义已在外落草造反，燕青很难置信。这件事在燕青看来，是既无理由也无迹象。但是从贾氏、李固那般猖狂嘴脸上看，又不全然似空穴来风。这倒弄得燕青心里也犯嘀咕。

无论卢俊义谋反是真是假，他若贸然踏进家府必遭不测，这是坐定了的。所以燕青一定要在这条卢俊义返回大名府的必经之道上截住他，禀明府上的变故，以便他做出相应的对策。燕青思量着，卢俊义离家日久，也该到了折返的时候，因此每日早早地起了床，用过早饭后，他便出得店去，在官道左右转悠等待，生怕将卢俊义放了过去。

这日燕青又在外转了半晌，觉得口渴，就进了道旁的一个茶棚略作休息，吃茶暖身。一碗茶刚刚饮下，就听得茶棚外面渐渐响起了一片争吵声。

燕青向外面看去。原来是有一个挑担卖柿子的老汉在道旁歇脚，被几个从城里出来闲耍的泼皮围上，从挑子里拿了些柿子吃了，却借口柿子生涩，不付钱便欲扬长而去。那老汉不依，拦住他们索要柿子钱。泼皮恼羞成怒，便耍起蛮横要殴打那老汉。

燕青最见不得这种事，当下心头火起，正要起身去教训那帮泼皮，却早有一个年轻后生抢上去护住了那老汉，对众泼皮道，你们吃了人家的柿子不给钱，还要打人，不觉得过分了吗？众泼皮嚷道，你算他娘的哪路鸟人，不干你的事，你且少管。那后生道，我便管了，又如何呢？众泼皮就笑道，活该哥儿几个今日拳头开斋，有找打的送上门来了。仗着人多，泼皮便一哄而上，直取那后生。

岂知那后生却是个会家，拳动脚飞，几个干净利落的闪转腾挪，前后左右围上去的泼皮便全被击翻。其中一个泼皮被那后生踢中鼻梁，一腔污血登时喷了满面。众泼皮其实都是些欺软怕硬的窝囊废，眼见不是对手，发一声喊，便都争先恐后地撒丫子落荒而逃。

燕青正自称赞那后生打得漂亮，忽然感到此人有些面熟，心中一动，忙起身步至茶棚外，在那后生肩头拍了一下，叫道，兄弟，别来无恙否？后生回脸一看，惊喜地叫一声，原来是小乙哥，真是巧遇。燕青向两旁扫一眼，对后生道，走，咱们去茶棚里面说话。后生会意地点点头，随燕青走进茶棚。

原来这个后生，正是女扮男装的楚红姑娘。燕青在这行人往来之处，为掩外人耳目，自是只能对其以兄弟相称。

当下燕青拉着楚红进了茶棚，落座一隅，低声问道，你不是已经远走高飞了吗？如何又到这大名府来了？楚红回眸瞥了一下，见茶棚内并无其他茶客，乃轻叹一声道，一言难尽。遂将与燕青分手后的情形大致叙说了一遍。

原来那一夜楚红在丰县被王俭出卖遇险，幸蒙捕头龚定国仗义搭

救，方逃过了一劫。离开丰县后，东躲西藏地流浪了几日，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住店吃饭都成了问题。走投无路中，她只得权且潜来大名府投亲栖身。经历了丰县之变，楚红感到这里可能是眼下她唯一能够落脚的地方了。

住在大名府城里的是楚红的一个表姑。表姑父姓韩，在府衙里做个掌管档案文书的孔目，以往与楚怀中书信来往甚密。楚怀中一案发作传至京城时，蔡京曾命人调查过楚怀中的社会关系，对其在大名府这个亲属的情况是掌握在手的。因而楚红行刺了潘世成逃出汴京后，蔡京便特意传书与其女婿梁中书，令他注意在大名府缉拿楚红。梁中书得信，即召见了韩孔目，当面严诫，如果楚红潜逃至此，必须立即举报，否则以同案犯论处，满门连坐。

韩孔目打心眼里不愿意做出卖亲属的勾当，却又深畏朝廷律法。回家后与妻子商讨再三，百般无计，一筹莫展，只企盼着楚红莫到大名府来。过了若干时日，未见楚红踪影，韩孔目夫妇正渐渐地将心思放宽下来，楚红却出其不意地找上了他们的门。

其实这时候丰县知县已经将那冒名顶替的女子首级呈报京师。蔡京日理万机，未予深究便信以为真，并亲自禀奏了赵佶。赵佶早将此事淡忘，听过蔡京奏报，随口称赞了几句老太师真乃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旷世奇才，也便拉倒。此案就这样基本上便算是了结了。

关于这个情况，蔡京通报了梁中书，但梁中书没再向下通报给韩孔目，他没有那个工夫。因此韩孔目夫妇一见楚红登门，仍是惶恐得不得了。夫妇俩再三问实楚红入宅确是无人看见，紧张合计一番，决定冒着风险不去报案，但是家里也不能留她，只可资助她些银两，从速打发她远遁。

夫妇俩将这番意思在密室里如实对楚红说了。楚红明白，她欲在此秘密休整些时日的打算是行不通的了。但对于韩孔目夫妇的苦衷，

楚红深表理解。性命交关之事哪个不怕，他们能做到不似王俭那样出卖自己已经不错了。

于是楚红便又悄然离开了韩宅，连进带出，她在韩宅里总共待了不到两个时辰。

韩孔目送了她一笔盘缠，正是楚红急需，也未推辞。当夜，楚红在城中寻了个偏僻小店住了一宿。今日一早出得城来，天地苍茫，道路万千，却不知哪一条是可行之途。正徘徊踌躇间，看到那帮泼皮欺负卖柿子的老汉，楚红心头的焦愤之火不禁腾地燃起。这苍天之下怎么俱是不平之事！她也顾不得以自己此时的身份处境应当少惹是非，挺身而出就将众泼皮打了个屁滚尿流，却不意恰与燕青相逢于此。

颠沛流离了许多时日，骤然重逢燕青，楚红备感温暖，就觉得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由韩孔目家出来后，楚红曾动过到卢府去找燕青的念头，但只是瞬间一闪便打消了此念。连自家的亲属见了自己都惶然万状，唯恐避之不及，又何苦去给一位陌路朋友增添麻烦呢。

然而在心里，楚红却是非常渴望能再次见到燕青。那个英俊青年给她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在逃亡路上那些寂寞寒冷之夜中，燕青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了她的睡梦里。楚红每次醒来后便禁不住暗自感叹，今生再与那青年义士燕小乙相会，也许只有在梦中可得了。

此时与燕青不期而遇，真正是令楚红惊喜交集，满腹的话儿都涌到了嘴边。匆匆地道过了自己这些日子的情状，她便亲热地询问起燕青的近况，为何会在这个地方，这么一大早出城，是为府上采买东西来了吗？

燕青微微苦笑道，我这些日子遭遇之事，亦是一言难尽。遂将他回到卢府后，卢俊义听信妄言外出避祸，李固先期返回与贾氏勾搭成奸，向官府告发卢俊义落草梁山谋反，并将自己赶出府第等事简要地对楚红说了说。楚红方知此时燕青的处境，虽不似自己被官府通缉，

却也成了天涯沦落人。

一个念头蓦地从楚红头脑里迸发出来。这也是受了燕青所言卢俊义被诬落草梁山的启发。楚红向周围看看，茶棚里依然空荡，除了他俩无有别的茶客，乃低低地对燕青道，既是小乙哥目下亦无处安身了，我倒有个主意。燕青问她什么主意。楚红抿了抿嘴唇，沉沉地道，这个世道忠奸不分，黑白颠倒，处处是好人受气，恶人得意，实在是逼得人无路可走。你我索性便去投了梁山如何？

燕青听了，身上一震，沉默着没有答话。落草为寇，反叛朝廷，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楚红见他不语，盯着他问道，莫非小乙哥没有这个胆子吗？

燕青摇摇头道，这倒不是有没有胆量的事。

楚红道，那么小乙哥是觉得还没到非走那一步的时候，对不对？但我从你方才的话里听得出来，那两个狗男女与你是不共戴天的，眼下放你一马乃是权宜之计，迟早还会想方设法地再陷害你，你等到刀架在了脖子上再做打算可就迟了。

燕青点头道，你说得不错，这一点我也看得出来。那两个狗才不将我置于死地是不会罢休的。但是眼下，他们的矛头是冲着我家主公而去的，我不能不留在这里给主公报信。再说，我家主公在外面的状况我尚不得知，倘他落草梁山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我却上了梁山，岂不倒为那狗男女提供了旁证，反而害了我家主公吗？

楚红想了想道，小乙哥说得不无道理。但若那对狗男女已与官府串通好，不管事实如何，硬是要定卢员外一个谋反罪名，又如之奈何呢？燕青道，那也须待我见到主公后再做定夺。楚红道，若你家主公确实反了呢？燕青道，我现在还想不出主公要造反的理由。若他反得有理，我自会随他一起反。

楚红很钦佩燕青对卢俊义的忠诚，说道，既是如此，希望小乙哥多加保重。我却是决心已定，要去投奔梁山了。燕青道，看来这确是你唯一的出路。不过此乃前途莫测之路，望你好自为之。楚红注视了燕青一瞬，说道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燕青道也许会的。楚红觉得还有许多话要对燕青说，但终于没有再说什么。

送别了楚红，燕青仍在官道旁守候着。直到日落月升，这一日又没等到卢俊义。

回到客店那间阴冷的小屋里，燕青胡乱吃了点东西，便和衣躺到了床上。却又没有睡意，就禁不住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主公卢俊义今在何方？何日才能回转？回来后当以何策对付那对狗男女？落草为寇，投贼谋反，这绝不是主公能做出来的事。主公家族祖辈皆殷实大户、守法良民，怎么可能欲去与那山林草莽为伍，做那杀人放火的强盗勾当？

可是楚红是去投奔梁山了，她义无反顾地投奔那些所谓的贼寇去了。楚红是坏人吗？不是，绝对不是。她乃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走上了这唯一的求生之路。那么照此看来，那些落草为寇、占山称王者，也未见得全是强盗恶棍，内里说不定有多少像楚红这样的无辜百姓，是在走投无路间被逼上梁山的。

倘若自己被逼到了这一步，主公卢俊义被逼到了这一步，是不是也会走上这条路去呢？

燕青越思越想，越无法入眠，索性起身出屋，来至庭院中踱步消磨时光。

夜静如水。

望着一弯冷月，燕青不由得又想到了在汴京逗留的那个夜晚，想起了镇安坊里那间温暖的琴房，回味起了与李师师共同度过的那只有

几个时辰的短暂而温馨的时光。一个仅仅与之晤过两面的青楼女子，竟然在自己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思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是因为她的美丽，还是她的聪慧和才艺？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尽然。李师师那令人难以抵御的魅力究竟是从何而生，燕青实在是有点弄不明白。

若非卢府里发生了这样的变故，燕青本打算择日再赴汴京去看望李师师。但以如今的情势看来，近日里显然是脱身不得了。光阴流逝，时过境迁，李师师还记得我燕青燕小乙吗？李师师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或许是正在接待什么达官显贵吧。无论如何，她的身边，是不会似我燕小乙此刻这般寂寥的。

一想到那仙品玉质的李师师并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众多登临镇安坊的寻欢者，燕青的心头便难以抑制地涌起了一阵无可言说的怅痛。

十四

正当燕青对李师师苦苦思恋而又无缘再会之际，在汴京城里围绕着师师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虽非什么军政大事，却在朝野上下流传甚广，而且都被后人记入了大宋史卷。

头一件事，乃是周邦彦造访李师师，恰逢圣驾临幸镇安坊，被赵佶堵在了李师师的床底下。此事传到民间，遂成千古笑谈。

当时的周邦彦已年近六十，官职却仅做到开封府盐税监管，论地位是非常低微。然则因为他人品端正，精通音律，于诗词曲赋方面才艺极高，所以颇得师师敬重，而与之交往密切，结为忘年知己。

前些时蔡攸醉酒大闹镇安坊，遭遇赵佶，受到训斥后，虽然赵佶有令不得将事情外传，但时间一长，究竟纸里包不住火，外界仍是星星点点地逐渐听说了这条新闻，知道了赵佶与李师师的关系，也就不大有人胆敢再来点李师师的牌子。

周邦彦对此却一无所知。盖因其平素在完成了分内的差事后，大部分时间就闷在家里填词吟曲，懒得与世人去应酬交际，在社会新闻、小道消息上自然便来得迟钝闭塞。这也是迂腐文人的一种通病，或曰一种品格。若无这种自甘寂寞、潜心独处的钻研精神，人世间何来那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绝唱、锦绣文章。

这一日，周邦彦又填得几首诗词，自以为得意，便想着拿去让李师师欣赏品评。与李师师共赏自己的得意之作，乃是周邦彦的一大快

意事。周邦彦的文友自然不止李师师一个，然而与李师师谈诗论艺的美妙感受，却是在别人那里享受不到的。周邦彦从未奢望过与李师师发生肌肤之亲，亦不想因此而亵渎和破坏了他与李师师之间的良好友情，但是性的吸引力，毕竟在他的身心中发挥着神秘的作用。越是不能发生肉体关系，这种吸引力便越是强大。每与这位超凡脱俗的绝色女子相处，便令周邦彦感到神清气爽，如臻仙境，整个人都仿佛变得年轻起来。

李姥姥是深知师师与周邦彦的关系的，见到周邦彦登门，安排他先在前面小候，自己便去后院与师师商量是不是可以接待他。

李师师与李姥姥都明白，现在的师师，虽然赵佶没直截了当地说出单包独占的话来，却基本上等于是独包下来的意思了。任何人欲再染指李师师，让赵佶知道了肯定要触霉头。作为镇安坊的当家人，李姥姥也脱不掉干系。

可是赵佶并非天天要来镇安坊。在他不来的时候，师师只与蕙儿为伴，不免也觉单调。周邦彦是李师师最待见的客人之一，与其谈天说地，拨琴弄曲，不仅能消愁破闷，还可增长学问，诚谓其乐无穷也。因为赵佶前日刚来过，师师估计着他今夜不会就来。况那周邦彦乃是一个规矩夫子，虽至青楼中，却不涉淫邪事，无非是来谈论些风花雪月、子曰诗云而已，适当地接待一下似无不可。

虽则赵佶每次来访师师所赏赐镇安坊的银两，大大超过往日师师正常待客的进项，李姥姥仍是能多赚一笔是一笔。她也估计赵佶今夜来不了，见李师师同意接待周邦彦，便顺水推舟，放周邦彦去了师师琴房，落得个大家欢喜。

岂料师师和李姥姥却都估计错了。

李姥姥回到前面未及半个时辰，便有丫鬟来报，说是皇上来了，已经带着扈从进了仪门。李姥姥一听这话，跌足叫道，却是苦也。她

赶紧命人去通知李师师，让周邦彦快走，一面就急匆匆地亲自赶往前庭迎驾。

却说这时李师师正兴趣盎然地赏读周邦彦的大作。周邦彦带来的是他近来填就的两首新词，其一是《洛阳春》：

>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青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润玉箫闻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

另一首乃是《蝶恋花》：

>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残，辘轳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徘徊，别语愁难听。楼上阑干横斗柄，路寒人远鸡相应。

李师师读罢，深为周邦彦的才情风华所折服。谁能料到，如此意境清远、幽情脉脉之作，竟会是出自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儒笔下，真正是人不可貌相也。尤其是词中那“莫将青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几句，曲尽女儿心态，描情状景极为准确传神，不由得令师师吟之叫绝，连连说道，周大人，难为你是如何想得出这几句来的！周邦彦微笑不语，心中自道，若无有你师师姑娘时常相伴，只怕老夫胸中这点灵感，早遗失大半矣。

吟哦了半晌，师师正要操琴为这两首诗词度曲弹唱，却见蕙儿急急地推门而入，一迭声地叫道，快快，皇上来了，已经进了后院了。

师师一听，大吃一惊。

周邦彦哪曾料到会在这里遭遇皇上，当时慌忙地对师师道一声告辞了，便起身向门外走。蕙儿一把扯住他道，周大人你出不去了。你

一出门必定迎头碰上皇上，麻烦可就大了。皇上如今专宠师师姐，岂容得他人来染指呢？

周邦彦听蕙儿这一说，才真正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顿时方寸大乱，张皇失措地在房间里转着圈子道，这便如何是好，这便如何是好！

倒是师师具备些临危不乱的素质，当机立断地道，你且到里面卧房暂避一时，看情况再作道理吧。遂疾引周邦彦进了卧房。卧房里却也无藏身佳处，只有房梁上算是个隐蔽点，但周邦彦又无那等飞檐走壁的功夫。师师在房中扫视了一圈，指着那张雕花大床道，只好委屈周大人在这床底下暂避一刻了。

原来自赵佶御幸了李师师之后，为使皇上在此留宿睡得舒服，李姥姥专门为这里换了一张高脚双人大床。这床下的空间宽阔，容一人蜷缩其内没有问题。此时的周邦彦，便是有条地缝也巴不得立时钻进去，见此床底可以容身，连声应道使得使得，当即就俯下身来，连滚带爬地藏了进去。

刚将周邦彦收拾停当，赵佶带着张迪已经到了外房门口。

原来，赵佶今夜本是未曾打算到镇安坊来的。恰在今日上午，皇宫里收到了一批由江南进贡来的柑橙。那柑橙一个个大小均匀，色泽金灿，一看乃知为果中珍品。赵佶命将其分赏诸宫品尝，不免就想到了李师师。是以晚膳之后，便吩咐张迪点了贴身太监，带上两盒柑橙，兴冲冲来让师师尝鲜。

师师和蕙儿听到赵佶等人的脚步声，忙从卧房迎出。赵佶带着张迪已经进了琴房。师师、蕙儿就要跪拜，赵佶呵呵地笑着道，免了免了，朕常来常往的，就不必拘泥了。李姥姥也随着赵佶进了屋，打眼扫了一遭，没有看见周邦彦，虽不知这老东西匿往何处，料是师师已做了妥善安置，一颗心也就放了下来。

赵佶说明了他今夜专程送柑橙的来意。李师师等人听了，真个是感到天恩浩荡，如浴春风。李姥姥的心情尤其激动，眼角的浊泪禁不住地便涌将出来。

张迪将装着柑橙的礼盒放置在案子上，回头向李姥姥和蕙儿示意，李姥姥和蕙儿心领神会地就与张迪一同退出房间。

赵佶亲手打开礼盒，问师师可有破橙器具。师师应道有的，转身去取了一把小刀过来。赵佶一看，那却是一把天下驰名的并州刀，就脱口赞道，好刀哇，唐时杜甫曾有“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之句，即此谓也。师师钦佩地看了赵佶一眼道，原来这刀还有如此的佳句典故，皇上真乃博学多识也。遂持刀剖开柑橙，取出橙瓣先送于赵佶的口中。

赵佶亦亲手剥了一瓣柑橙送入师师口中，问她滋味如何。师师边品味边点头道，此橙甘甜清冽，沁人肺脾，果然非比寻常。赵佶道，你若喜欢吃，朕明日再命人多送些来。师师忙道不用了，贱妾在此能尝到宫中贡品，已是极感恩幸，岂敢再烦劳于皇上。赵佶道这有何难，今后但凡有新鲜贡品进宫，朕都差人送一份过来，让你也领略一下我大宋王朝乃至周边属国的丰富物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如若浑然不知，岂非枉度一生吗？师师笑道，那倒也是，贱妾足不出户，孤陋寡闻，今后要承蒙皇上多加教诲了。

一时吃过柑橙，净了手，赵佶便取出了自己填写的一首词让师师鉴赏。其词调寄《聒龙谣》，曰：

紫阙苕峣，绀宇邃深，望极绛河清浅。霜月流天，锁穹隆光满。水精宫、金锁龙盘，玳瑁帘、玉钩云卷。动深思，秋籁萧萧，比人世，倍清燕。瑶阶回，玉签鸣，渐密省引水，辘轳声转。鸡人唱晓，促铜壶银箭。拂晨光、宫柳烟微，荡瑞色、御炉香散。从宸游，前后争趋，向金銮殿。

师师读了，在心里暗暗地与方才周邦彦的两首词相比较。赵佶的这首《聒龙谣》，于遣词造句、平仄对仗上面，算得上是平稳工整，无可挑剔。然而其中的意境情韵，却显然不如周词。对于这一点，师师十分理解。周邦彦除了每日到盐税衙门去点个卯，应付一下那点有限的公务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填词制曲上。而赵佶君临天下，日理万机，作词吟诗只不过是理政之余的消遣，能达到眼前这个水平，已经算是难能可贵、天分很高了。因向赵佶笑道，皇上这词果然填得出色，待贱妾度曲唱来吧。遂焚香抚琴，为赵佶吟唱了一番。

赵佶听了师师为其词度制的曲子，很是受用。因见一旁放有玉笙，便道尚未听师师吹过此物，可否亦奏一曲听听？师师谦道，贱妾是不常吹这东西的，既皇上欲听，便献一次丑，幸勿见笑也。就取过笙来，捧奏了一首《春江花月夜》。师师的笙技虽不如琴技那般精湛，却也在一般的乐工水准之上，当时令赵佶听得神怡气爽、龙颜大悦，遂又兴致勃勃地要与师师饮酒对弈。

李师师惦记着蜷缩在卧房床底下的周邦彦，面皮上却不敢有半点流露，只得努力平抑着心情，命蕙儿摆了珍酒细点，耐心地陪着赵佶玩耍宋时流行的一种双陆棋。因为心里有事，师师下子不免时有失误，让赵佶连赢数局。赵佶玩得高兴，开怀畅饮，不知不觉间便有了七八分醉意。

眼见夜入深更，师师奉劝赵佶保重龙体，莫要过度劳累。赵佶方意犹未尽地罢手道，今夜端的是消遣得痛快。师师就探问道，皇上是回宫去呢，还是在此歇息？赵佶舍不得就此离去，醉目醺醺地看着师师道，此时更深夜半，霜重路滑，卿忍心让朕披星戴月地回宫吗？师师便知赵佶已决意留宿。她急中生智地道，那么贱妾便陪皇上沐浴去吧。

师师的用意，是欲趁赵佶沐浴之际，让蕙儿迅速打发周邦彦溜走。谁知赵佶摆摆手道，朕已不胜酒力，沐浴就免了。你且扶朕去床上歇息便了。师师无奈，只能从命，就搀扶着赵佶走进了卧房。

匿于床下的周邦彦对房间里的动静听得真切，在心里叫苦连天，却是半点声响也不敢弄出，连鼻息都屏得细若游丝。

赵佶来到床边，被师师轻轻地放卧下去。赵佶乜斜着烛影之下面吐红晕、娇媚万种的李师师，体内一阵亢奋涌起，将师师猛地拉伏在自己身上，以下之事顺理成章，无须细表。

一时床上事毕。赵佶昏然睡去。师师拉了锦被为赵佶盖好，却不敢贸然离开，且躺在赵佶身边小心陪伴着。

又挨了些时间，听得赵佶鼾声均匀，持续不断，知赵佶确已睡熟，师师方悄悄起身，穿了衣裙，下床去轻声将周邦彦唤出。师师原以为，此时的周邦彦，必是神志颓丧，懊恼异常，正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一下。谁知刚刚踮着脚步走出卧房，周邦彦竟不顾腰酸背痛、手脚麻木，径去案前寻了纸笔，唰唰地写将起来。

原来在方才赵佶昏昏睡去之际，周邦彦于静谧中挨着时光，回味起自赵佶进房后听到的动静，不免触动积习，构思起诗词来。师师将他由床底唤出时，他正好吟得《少年游》词一首。此时但见周邦彦墨酣毫畅，笔走龙蛇地一挥而就曰：

>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吹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师师读罢，半觉可笑，半觉钦佩。可笑者，这老夫子，在这般光景下，还念念不忘填他的词。钦佩者，此词寥寥数笔，即将方才自己

与赵佶相会的情形，生动传神地写在纸上。当下容不得多说别的，师师只是简短地嘱周邦彦快走。周邦彦自是不敢再作耽搁，赶紧悄悄溜出房门而去。师师返回卧房，见赵佶鼾声依旧，就放心地又宽衣上床，伴在赵佶身边睡去。

也是师师忙中有疏，忘记了将周邦彦写的那首《少年游》收起来。次日赵佶起床后，不经意间发现了那首词，一阅之下大吃一惊，急忙追问师师，这首描摹昨夜情形的词是何人所作？师师见已隐瞒不住，只得一五一十地将昨夜实情向赵佶备述了一番，乞求皇上恕罪。并且再三申明，自己与周邦彦只是文友，绝无肌肤之亲。

赵佶想不到自己与李师师幽会的秘事竟为外人窃窥无遗，心下异常恼火，却又舍不得深责师师，就要在周邦彦身上撒气。回宫以后，赵佶即召来蔡京，说道，据闻有开封府盐税官周邦彦疏于职守，政务废弛，不堪任用，应着即革除职务，押出国门。蔡京得旨，马上就去开封府督办。

开封府尹禀告蔡京，其实周邦彦乃是府衙盐税官中奉守职事最好的一个人。蔡京当然知道，这肯定是周邦彦不知因何得罪了皇上，所谓疏于职守云云不过是个借口，就喝令开封府尹闭了鸟嘴，只管奉旨办事便是，哪里有许多的啰唆。

周邦彦接到圣命，心知是那夜事发，认为自己能捡得一条命就算是万幸，岂敢再多言一句，赶紧便收拾家当离开了汴京。

倒是李师师觉得甚是对不起周邦彦，寻思着要为他在皇上面前求情。在后来有一次赵佶又临幸镇安坊时，师师特地精心度制演唱了周邦彦的一首精彩词作《兰陵王》。此词的首句为“柳荫直，烟里丝丝弄碧”，因之后人又直称其词为“柳荫直”。这首词写得绮丽婉转，凄切动人，“小雅怨诽而不乱”，加上师师的动情演唱，深得赵佶喜爱。师师就趁机进言道，似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朝廷正应当量才重用才是。

赵佶问此词乃何人所作，师师道，就是那被贬窜出京城的原开封府盐税官周邦彦。那一夜的事确实是于无意间发生的，那首《少年游》亦是他一时的技痒之作，绝非有意贬损皇上，还望皇上明察而宽赦之。赵佶原本对艺术人才是十分珍惜的，又有心给李师师一个面子，便欣然应允将周邦彦召回京城，并委以了大晟府提举之职，也就是掌管中央音乐机构的官员。

这一来，周邦彦不但官位升迁，而且有了展其才华的用武之地，可谓是因祸得福。后来他果然不负圣望，为朝廷奉献了大量佳作，被后人推崇为宋朝除柳三变外的奉旨填词第一人。此事无关宏旨，无须细述。

如果说周邦彦这场风波的结局尚算圆满，那么围绕着李师师而发生的另一件事，其结果便不这么美妙了。这一件事，就是曹辅上书劝谏赵佶不要微服出行，更不可嫖娼宿妓之事。

曹辅其人，时任秘书省正字，就是掌管订正典籍讹误的官员，品阶甚微。一段时间以来，他与朝中众多大大小小的官员一样，听到了不少关于皇上微服出行，眠花宿柳的传闻。其他官员闻听此事后，基本上置若罔闻，绝不公开议论，充其量在私宅密友聚会时，偶作谈笑之资。且又相互叮嘱，出去休得乱讲，以免祸从口出。至于挺身而出向皇上进行劝谏，则更无人去做此想。

这首先自然是因为没人愿意无事生非地去揭龙鳞捋虎须，二来也是因为，大家基本上都认为那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大宋朝的妓馆不仅遍及京城，而且广布天下，哪个部司的将相没去嫖过？哪个州府的大员没去睡过？皇上在深宫大殿里待得腻烦了，图个新鲜出去睡两宿有何不可，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众人皆作此想，朝中自然风平浪静。可是偏偏曹辅这厮不知进退，认为此事有辱皇威有失国体，影响非常恶劣，后果亦很严重。也

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之意，他便通过中书省呈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曹辅力陈皇上微服巡幸民间坊市之弊。他侃侃直言道，皇上率尔出宫，倘有不乘之徒侵犯圣舆，则圣身危矣。陛下万金之躯，关乎天下休戚，陛下纵不自爱，焉得不为社稷黎民着想乎？至于夜宿娼馆，宠幸下贱，则更非天子可为之事。皇上的一举一动皆有史官记录，宿娼之事若教天下闻之，必将贻笑万代。皇威既失，民心背向亦在须臾间矣，陛下岂可不自谨乎？云云，云云。

这曹辅既为朝廷正字，文字上的功夫自然不差，所以这道奏折写将出来，真个是有据有理，正气凛然，洋洋洒洒，淋漓酣畅。

自古以来，以忠言犯颜谏上者，绝对没有好下场，这是官场上的铁打定律。赵佶阅过奏折，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将曹辅拿下，命少宰王黼、左丞张邦昌负责审处这起诽谤圣上案。王黼、张邦昌皆属谄颜媚上的宵小之徒，得了这个机会，焉不尽心竭力为皇上效犬马之劳？遂雷厉风行地将曹辅押解至尚书省都堂，布下刑具，升堂开审。

曹辅在上书之前，已是做好了种种的思想准备，见了这个阵势，在心里说道，皇帝昏庸至此，大宋亡国有日矣。他一腔愤懑顶在胸口，也不觉得畏惧，昂然向堂上两个审官问道，烦劳二位丞相升堂审我，倒不知我曹辅犯有何罪，还请二位赐教。王黼道，你这厮在奏折里胡言乱语，诋毁圣上，这罪责还轻吗？曹辅反诘道，下官的奏折里，哪一句是胡言乱语？皇上微服出行，夜不归宿之事，已然是街头巷尾尽人皆知，难道二位大人未闻之乎？

王黼就故作姿态地向张邦昌道，本相却是从未闻得此事，张大人呢？张邦昌学着王黼的模样，像煞有介事地道，闻所未闻，显见得是造谣诽谤。

曹辅见状，知道讲道理是讲不出什么结果了，懒得与他们争辩，便冷笑道，原来二位大人既瞽且聋也，真不知朝廷要你们这等宰相有

何用哉。一语激恼了王张二相，二人齐声喝令，这厮竟敢蔑视部堂，侮辱大臣，罪加一等，大刑伺候。衙役们便一顿大棍，直将曹辅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

王黼、张邦昌命人泼冷水浇醒曹辅，强令其书写供词。曹辅忍着浑身剧痛，挣扎着执笔写下了十六个大字：区区此心，更无他意；唯知忠君，如此而已。

王黼、张邦昌见再也审不出什么名堂，只得命人将曹辅且押进大牢，尔后一同前往崇政殿面君复命。他们向赵佶奏说道，那曹辅顽固不化，态度恶劣，毫无悔意，实属罪大恶极，理应处以极刑，以为天下谤君者戒。

幸得那赵佶乃是文人气质，虽然恼怒曹辅狗胆包天，竟敢横加指责自己的私生活，却考虑到他毕竟是按照正常程序，正大光明地递进的奏折，固然言语失当，然却罪不当诛，不宜轻启杀戒。因之下旨道，其罪尚不当斩，编管郴州可也。

所谓编管，即后世所说的监督改造之意。曹辅在牢里本已不作生还之想，闻得皇上亲裁将其编管郴州，心头竟对皇上生出一阵感激。含泪叩头谢恩后，他便被押出牢房，随着解差登上了漫漫的流放之途。直到靖康元年钦宗即位后，他才被重新召返回朝。

赵佶自从将李师师据为己有，便有为师师加工改建其所居庭院之意，只因顾忌着此事不宜张扬，尚一直搁延着。如今见这微服巡幸镇安坊之事已然被人端到桌面上来，他的底气反倒壮了。我赵佶就是喜欢一个青楼女子，有何不可？难道我堂堂一国之君，连喜欢一个女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没有吗？何况，那李师师乃是何等样人，你们知道吗？你们了解吗？你们说她是下贱女人，在朕的眼里，她却是冰清玉洁的圣女，你们这班凡夫俗子与她相比，简直猪狗不如。如果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得主，朕这个皇帝当得还有甚鸟意趣！

如此想来，赵佶魄力顿生，遂命张迪从内库支取了银两，交与李姥姥重修镇安坊。这就等于是将赵佶与李师师的关系公开化了。做出这个决定后，赵佶只觉得心情非常畅快。而由此引发出来的麻烦，却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十五

燕青在大名府城外与楚红分手后，又苦等了数日，终于等到了主公卢俊义。

原来在那小梁山上，自打李固带着家丁车仗离去之后，卢俊义又逗留了两日，便也要求下山。宋双却执意不放，他指使属下的头目轮流做东宴请卢俊义，每个头目都道，卢公吃了他的不吃我的，便是不给在下面子。卢俊义百般无奈，一场场地应酬下来，数十个昼夜已经消磨过去。直到宋双手下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轮过了一遍，卢俊义才终于被允许离寨。

在此期间，宋双派人去大名府大做手脚，散布了许多关于卢俊义勾结绿林落草造反的流言。这些流言传至梁中书处，已使梁中书对李固的告密深信不疑了。宋双不能断定李固是否会向官府告密，但他认为就凭那些流言，亦足以使卢俊义在大名府难以立足。卢俊义在大名府容身不得，只能到此来投靠。如其不来，则必为官府缉拿。届时山寨设法将卢俊义从牢中救出，更是不由得他不死心塌地地落草江湖。这个逼卢就范的手段虽然卑鄙了些，却是不得不使，否则很难劝动卢俊义上山。而一旦将其收至麾下，以其名望影响，闻风而至者必众，山寨之实力必将大增也。

卢俊义哪里想得到宋双的这番筹划，只道是这帮草莽还算仁义，对自己劝纳不成，便不再强人所难，在心里倒生出一两分惭愧，自忖道，我卢某有何德何能，值得人家如此看重。

吃过送行酒，宋双亲自率众头目将卢俊义送出隘口，并派出了两名侍从一路随行照顾。行至大名府城下时，卢俊义执意不要他们再送自己进城。两名侍从按照宋双的吩咐，便顺从卢俊义的意愿辞别而去。

这时正值午时初过，卢俊义步入道旁的茶棚打尖，就被苦候多日的燕青一眼逮到。

燕青看到卢俊义，真如流浪游子见到了亲父一般，张口唤了一声主公，眼眶一酸，几乎落下泪来。

卢俊义突然在这里见到燕青，且见其神情不对，颇感诧异，就问道，小乙出城做什么来了，如何精神这般憔悴？

燕青将卢俊义拉至棚内僻静角落坐了，说道，小乙等主公等得好苦。主公且先告诉小乙，这些日子都在外面做什么来着，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卢俊义道，我此次外出的情形，李固未曾与你说吗？燕青压低声音道，他道是主公投了梁山贼寇。卢俊义笑道，敢是你听差了，李固岂会如此说。遂也低声，将外出遭赚被强人劫持上山的前后经过，简要地对燕青讲了一遍。

燕青这才恍然而知事情真相，就严肃地告诉卢俊义，李固所言与主公大相径庭，他言之凿凿地声称主公已投贼造反，而且已经密报了官府，一俟主公回府，即要缉捕归案。

卢俊义听了甚觉愕然，说道李固明知我不肯落草，如何会做这等事情，此事于情理上却讲不通。燕青道，待小乙将原委说与主公，主公便可明白。于是就将卢俊义离府之后，贾氏如何萌生淫心诱惑自己，如何与李固勾搭成奸被自己窥破，又如何设计陷害卢俊义，并将自己驱逐出府的经过，从头至尾低低地备述出来。

卢俊义听着，气得浑身颤抖起来。及至燕青讲完，卢俊义几乎怒

不可遏，若不是虑着是在茶棚这样的公众场合，他早就按捺不住地跳将起来，将面前这张茶桌踹翻了。为了迫使自己冷静，卢俊义使劲攥紧拳头，双目微闭着运了一口气。

就在这一刻间，他脑子里倏地闪过一丝疑惑，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贾氏、李固、燕青，这三个均是卢俊义最亲信之人，对于这三个人说的话，卢俊义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然而现在这三个人之间起了内讧，应当听信谁的话？能够仅听燕青的一面之词吗？这其中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隐情呢？

由于李固口齿乖巧，善于巴结，平日里在卢俊义面前的得宠程度是在燕青之上的。贾氏是卢俊义的妻子，与卢俊义的关系自然更非燕青可比。这种微妙的亲疏差别影响了卢俊义的思维，令他对燕青所言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卢俊义慢慢地松了拳头，睁开丹凤眼，盯视着燕青问道，你方才所言，俱是实情吗？燕青道，句句是实，请主公速思对策。卢俊义道，等我将事情弄清楚了，自有处置道理。燕青道，小乙已将事情讲得很清楚，主公还有什么地方没听明白？卢俊义道，你所言之事，敢与贾氏、李固当面对质吗？燕青道当然敢。卢俊义道那好，现在你便随我回府去与他们对质。若对实了果然如你所言，你看我如何收拾这两个鸟人。燕青忙道这却使不得，主公此时回府必遭陷害。小乙在此苦苦等候主公多日，就是为了阻止主公贸然回府的。

卢俊义见燕青这样推托，暗忖道，往常燕青不是畏首畏尾之人，现在让他回府一趟他如何便如此胆怯？心里的疑惑不由得又增加了一层，乃加重了些语气问道，如此说来，你是不愿回府与他们对质的了？燕青道，不只是小乙不能回府，主公更不可回府。卢俊义道，不回府对质，怎能将事情弄得清楚？

燕青着急起来，说道主公难道还信不过我燕小乙吗？卢俊义也焦躁起来，说道，我不是信不过你，却也不能只偏信于你。就算是衙门里审案，也是须原告被告之词皆听一遍的。既然你不愿回府，我也不强求，我自去找他们问个明白就是。一面说着，卢俊义就站起身来。

燕青忙拉住卢俊义的衣袖道，主公万万不可回府，要吃官府缉拿的。卢俊义道，我又没做亏心事，怕他官府做甚？你再三阻拦我回府，倒教我不得不疑心，是不是你做下了什么理亏之事。说罢，一甩手，丢开燕青，气昂昂地大步向外走去。

燕青知道，卢俊义那脾气固执起来，九头牛也拉不回转。况且这时茶棚内外人来客往，耳目杂乱，若是拉扯起来，极易引起外人注意。无可奈何，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卢俊义径自进了城。

再说那贾氏与李固，这些日子因没了燕青碍事，勾搭得益发自在快活，大白天的也时常混在一处起腻。此刻李固正在贾氏房中，一面对贾氏言说着近日来的生意进账情况，以及下一步的经营打算，一面搂抱着贾氏。

就在这时，有丫鬟在房门外报道，主公卢俊义回府了。

贾氏、李固一听，神经立时紧绷了起来。这个时刻，是他们既盼着来临，又害怕来临的。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反正早晚得有这背水一战的时候。事到临头须放胆，贾氏定了定神，吩咐李固沉住气，一切按既定方针办。李固就狠狠地点头答道，娘子放心，错不了的。两人遂急忙整理了衣衫，便道貌岸然地去前面迎见卢俊义。

卢俊义已经坐在了前厅里，正由小厮伺候着吃茶。贾氏和李固佯作从不同的方向走来，进了厅堂，先后向卢俊义问安，堆着笑脸，嘘寒问暖地一通表演，倒也做得比较贴切自然，让卢俊义一时觑不出什

么破绽。

其实，自打卢俊义一进府，府里的上下人等便都暗自紧张起来，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端。如果卢俊义留心观察，不难察觉出府里气氛的异样。然而卢俊义一心只惦着将燕青与贾氏、李固间的内讧弄出个孰是孰非，就忽略了那些异常迹象。

此时卢俊义装作对燕青被逐之事一无所知的样子，似很随意地问道，燕小乙在忙些什么，让他一并过来见我吧。

贾氏故作欲言又止之状，嗫嚅了一下道，小乙正有点事情在侧院料理，暂且没工夫过来。卢俊义道，有什么不可开交的事那么忙啊，让他先过来一趟。我风尘仆仆远道而归，他竟然连一声安都不过来问，眼睛里还有我这个主公吗？

贾氏就装出怯怯的模样道，老爷刚刚回府，一路上风餐露宿，精疲力乏，妾身是想让老爷先歇息一下，滋养了精神体力，再慢慢地将那件事情告诉老爷。老爷既是即刻要见燕青，妾身便不得不将那件事禀告老爷了。望老爷听了莫要动气，好生保重身体为要。

卢俊义不耐烦地道，你休得来这许多的啰唆，有什么事，速速与我讲来。贾氏便垂下头道，老爷恕妾身先斩后奏，实是那燕小乙已经被我辞退了。

卢俊义哦了一声，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辞退了？为什么？贾氏道，一来是因为他主管府上事务期间，账目上不甚清爽，竟是短缺了数千两的银子。不过嘛，这也还算小事。卢俊义道，那么还有什么大事呢？贾氏做出不便当众说出口的样子，向厅堂周围看看。卢俊义便摆摆手，让在旁伺候的小厮丫鬟都退了出去。

李固也要退出回避，贾氏叫住他道，李都管不要走，留在这里为我说的话做个见证。卢俊义心里烦得紧，催促道，你有话快说，有屁

快放，休得这般吞吞吐吐地让人着恼。

贾氏感到前面铺垫的火候已差不多，就调动情绪弄红了眼圈，面含羞愤之色说道，妾身若告诉了夫君此事，夫君切莫着恼，气伤了身子不值。妾身辞退那燕青，皆因那燕青趁着夫君不在家时，屡次调戏欺侮于妾身，实在是令人不堪忍受也。

卢俊义听到这里，心头一跳。终于说到那男女淫邪之事上去了！

但是贾氏之言，正与燕青所述截然相反，究竟是孰伪孰真？

卢俊义观察着贾氏的神态，仍然声色不露，接着问道，你且说来，燕小乙如何调戏于你？

贾氏作出羞辱难当之状，咬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才低眉垂目地继续说道，那些腌臜事真也难以启齿。既是夫君问来，妾身不得不说。那燕青自老爷与李都管走后，见府里没了管束，便对妾身起了意，时时纠缠在身边，说些个不三不四的挑逗语言。妾身虽觉不堪，念及府中一时无人主事，也就权且忍了。谁知那厮以为这是妾身软弱可欺，一发地猖狂起来，逢着无人处便动手动脚，或摸妾身肩膀，或动妾身腰背，渐渐地竟至抓弄妾身胸乳。妾身欲待声张，又怕下人们听去坏了老爷脸面，只好忍耐着不作声，由是便令那厮屡屡得手。李都管回府以后，那厮稍稍收敛了几日，未几却又故态复萌。那一日，那厮觑着妾身身边无人，竟放肆地上来，搂了妾身的身子，伸手进去欲摸妾身下边。妾身正来月事，百般央告他那个地方委实触碰不得。那厮一概不听，仗着力大，硬是将手伸了进去。若不是恰被李都管撞见，妾身不知会遭那厮如何蹂躏也。

卢俊义听贾氏说得不堪入耳，喝一声道你住嘴，就转脸去问李固，你主母所说，可是实情吗？

李固躬身答道，主母所说千真万确，乃是李固亲眼所见。燕青那

厮被我撞破丑行，慌忙丢开主母，百般告饶。是李固担心日后再生不测，劝说主母，这等样人府里留不得。主母思量再三，方才下了决心，将其辞退出府。主母此举，全然是为保全府上清白声誉计，望主公明鉴之。

卢俊义听罢，脑子里急速地旋转思索着。尽管贾氏的诉说有鼻有眼，绘声绘色，然而凭卢俊义对燕青的了解，很难想象那些下流举止会发生在燕青身上。

贾氏、李固或有反咬一口之嫌，亦未可知。

于是卢俊义将脸色一沉，对贾氏道，燕小乙在我府多年，素来本分，怎的我出去几日便有这些变故？敢是你自己言行不端，有失检点，才引出这等丑事来的吗？

贾氏听卢俊义如此诘问，顿时落下泪来，抽咽着道，如若老爷不相信妾身之言，妾身也无可辩解。妾身既被旁人作践，已是不洁之体，苟活于世亦无意思，不如就此了断此生，也算是对老爷表明心迹了。说着，便悲悲切切地起身向厅堂外面跑。

李固慌忙将贾氏拦下，劝道主母有话好说，万万起不得轻生之意。又回首对卢俊义道，请主公听在下一言。想那燕青，乃是何等矜横之人，在主公面前是何等受宠。若无有确实的短处被捉住，是主母想辞便辞得动的吗？

这句话说得十分有力，令卢俊义的思维天平不由得又向贾氏这边倾斜过来。他看看贾氏，缓了一下口气道，我不过随口一问，你何必便发作偌大气性，寻死觅活地让下人们看见了光彩吗？遂起身去搀过贾氏。

贾氏还真是有即兴表演的禀赋，她就势倒在卢俊义怀里，哀哀地道一声全凭老爷做主，便呜呜咽咽、凄凄惶惶地大放起了悲声。卢俊

义挥手让李固退下，自己搂着贾氏，好一阵软语宽慰，方止住了贾氏的啼哭。

这时在卢俊义心里，对贾氏、李固之言与燕青之言，均感到是既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但是事实究竟如何，此刻却是很难深究下去，再深究也难以马上究出个名堂。只好暂且撂过一旁，改日另作察辨罢了。卢俊义这么盘算着，就岔开了话题，对贾氏道，为夫方一回府便受你们这一番聒噪，真是倦乏得很了。你且去弄点热水，先让我泡一泡，解一解旅途劳顿再说吧。

贾氏见已是稳住了卢俊义，心里暗自安定下来，装模作样地拭着泪水道，老爷刚回府便被这等事烦扰，妾身也心疼着呢。请老爷稍候，妾身就去安排。遂起身去吩咐丫鬟速速备了热腾腾的浴汤。贾氏亲自伺奉卢俊义宽衣解带，泡进大盆，还要为卢俊义亲手搓澡，卢俊义拒绝道搓澡就不必了，我要独自安静地泡一会儿。

贾氏正是求之不得，顺从地对卢俊义道，那么老爷就慢慢地泡，妾身去准备酒菜为老爷接风。便脱身出去，找个避人处，与李固悄悄地通了情况。

李固告诉贾氏，他已经按预定的方案，派心腹家人去大名府衙报案了。只待官兵一到，便可大功告成。贾氏严肃地叮嘱他道，官兵赶到这里还须费些时辰，下面的戏要继续演好，不能让卢俊义看出一丝破绽。遂让李固去张罗置办晚宴，自己则回到浴房外面候着，监视着卢俊义的动静。

卢俊义却真是乏了。此刻他伸展着身躯仰卧在大浴盆里，被微微发烫的浴汤浸泡得全身酥软，昏昏欲睡，大脑里面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懒得去想，全然不知危险将至。

被李固派去往大名府衙报案的那个家丁，名唤胡义。此人生得尖嘴猴腮，猿臂鹤腿，动作灵敏，行走快捷，因曾做下过一些偷鸡摸狗

之事，被李固拿了把柄，恩威并重地略施手段，便成了李固的心腹。这个胡义奉了李固之命，出了卢府，先假作闲逛般慢慢悠悠走了一段路，看看无人注意他，就蹽开大步向着大名府衙方向赶去。

奔过了几条街，胡义忽然觉得脑后生风，接着便有人追将上来将他的后颈一把扯住。胡义只当是街头巷尾的狐朋狗党邀他玩耍，甩着身子叫道别闹别闹，兄弟今日有急事做，改日再耍吧。一面说着一面回了一下头，一眼看到扯住他的那人，登时吓了一跳。

原来此人不是他的那些酒肉朋友，而是那已被驱逐出卢府的燕青。

中午在茶棚中，燕青见卢俊义对自己剖肝沥胆的肺腑之言竟然不予置信，不顾规劝扬长而去，虽觉万分委屈，但对于卢俊义的深厚感情和一片忠心却并未稍减。他很是放心不下卢俊义的安危，就尾随着卢俊义进了城，暗守在卢府左右监察着进出人等的动向。

胡义奉李固之命出府后，他那瞻前顾后、贼头贼脑的样子，立即引起了燕青的注意。燕青悄悄地跟踪了一程，确认其所奔方向，必是去大名府衙无疑，便果断地抢上去将其揪拿在了手里。胡义不知燕青为何突然出现在这里，且凶狠地将自己揪扯住，心下发毛，只得勉强咧嘴一笑招呼道，原来是小乙哥，怎么在这里碰上了？一向可好？

燕青道，来来来，借一步说话。就拉扯着胡义到了行人稀少处，冷着脸问道，你这厮急急忙忙的，做什么去？胡义道，不做什么，我闲来无事，在街上走走。燕青道，你这厮放屁。闲来无事，有你这般死了爹一样奔丧似的走法的吗？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方才你分明说是有急事，什么急事？胡义放出泼皮无赖模样道，小乙哥你这便管得忒宽了点，我爱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就算是我爹死了去奔丧，你管得着吗？

燕青眉毛一拧喝道，你少给我玩这一套。你不说我替你说。你是

要去大名府衙报信，让官府去缉拿主公是不是？

胡义听燕青一语点破机关，唬得脸上变了颜色，嘴里却还强自硬撑着道，没有的事，小乙哥多心了，我姓胡的哪有闲心管那事。燕青没得工夫与他啰唣，将他的胳膊向后背上使劲一拧道，胡义，你这厮与我实招了便罢，若还与我敷衍，惹得我性起，立马就弄死你，你信也不信？

胡义知道燕青那敢作敢当的性子，知道他与贾氏、李固有过节，更知道自己远不是燕青的对手，生怕硬顶下去被燕青收拾个骨断筋折，只得软下来，做哀告状道，此皆是李都管指派小的去的。小的端着府上的饭碗，不得不从。其实是事出无奈，求小乙哥宽谅则个。

燕青道，既是如此，待会儿见了主公，你与我做个人证。胡义吓得脸色煞白地道，这个我却不敢，日后主母和李都管都饶我不得。燕青斥道，你这鸟人，独怕那两个狗日的，便不怕主公吗？有主公与你做主，他们能将你怎的？事情说清楚以后，那两个贱货府里面能不能再容得，还都难说呢。

胡义心想，但若卢俊义谋反之事坐实了，后果如何更是难说。嘴上却不敢露出这话，他看着燕青凶狠的神色，心里念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点头应承道，是是是，就依小乙哥之言，小的做证便是。燕青逼上一句道，事到临头你若翻供，我燕青决不会饶过你。胡义连连说道，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燕青见胡义已被制服，心里踏实下来。有这个鸟人做突破口，一切是非黑白都可以在卢俊义面前辨个明白了，那两个狗男女还抵赖得过吗？

燕青怀着扬眉吐气的快感，当即押着胡义折返卢府。岂知他刚刚临近府前，便闻得满街满巷一片人声嘈杂。燕青举目望去，不觉跌足叫了一声苦。但见有大队的官兵荷枪挺戟，横刀立剑，已经将卢府团

团围住。

原来那贾氏与李固刁钻得很，担心去官府报案者途中发生变故误了大事，当时乃是派出了一明一暗两个家丁。胡义作为明的一路，李固命他步行走府宅的前门，却又另派了一路暗的，骑马出了后门。

燕青是没有料到贾氏、李固这一手的。即便是料到了，他又无分身术，亦是无法同时截住这两路人马。就在胡义与他纠缠扯皮的时候，骑马报案者早已赶到了大名府衙。梁中书近日屡闻卢俊义谋反传言，已对此事高度重视，备下了一彪人马，准备随时出击围捕。现在一得消息，即命一名提辖火速提兵前往，不消一刻工夫便赶到了卢府。

这时沐浴更衣后的卢俊义在贾氏、李固的陪同下，刚刚在餐厅的酒桌边坐定，尚未动箸，就闻听外面响起了杂乱的人喊马嘶声。卢俊义让李固去看看外面因何事喧哗，李固心知乃是官兵已到，与贾氏交换了一个眼色，敷衍卢俊义道，外面喧哗不关我们的事，管他做甚，主公吃酒吃酒。

卢俊义正没好气，瞪眼发作道，你这厮恁地腿筋懒怠，去走一趟看看便怎的，我支使不动你了吗？李固暗骂道老匹夫，祸到临头了你尚不自知耶？面皮上却仍旧谦恭有加地道，主公训得是，李固就去看个究竟，给主公一个交代。便起了身向外走去。刚走到门口，正遇着那提辖带着兵士闯将进来。李固忙将身子一侧，让着众官兵进了餐厅。

那提辖劈头便叫道，卢俊义安在？

卢俊义冷不防见这光景，怔了一下，起身离席答道，在下便是卢俊义。不知这位大人带人披甲执仗进我府宅，所为何由？那提辖取出一纸文书道，本提辖乃是奉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之命，前来缉拿反贼卢俊义归案。

听了这话，卢俊义不禁回头向贾氏、李固逼视过去。

贾氏、李固饶是贼胆如斗，此时也觉心虚。碰上卢俊义那犀利的目光，俱都慌忙垂首躲闪。卢俊义这才醒悟燕青之言不谬，后悔自己不辨皂白，不纳忠言，果然落入了歹毒小人设下的陷阱。

但卢俊义并未恐慌，他坦然地对那提辖道，大人之言差矣。我卢家祖居大名，一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有何缘故便要谋反？再者说了，你空口说我一句谋反，我便是为反贼了吗？就算是梁中书签的文书，也须拿出证据，方可定得罪名。如若你拿不出，你便是在此杀了我，也休想让我随你走去一步。

那提辖素闻卢俊义声名威望，原本对其就有三分敬畏，见他的态度如此强硬，心下不禁犯怵，不想正面与其交锋，乃转脸对李固道，姓李的，你既告发他卢俊义谋反，须是有些证据。说出来听听，也好令他心服口服。

卢俊义亦将目光盯住了李固，冷笑道，好一个李都管，你说吧，我卢某人洗耳恭听。

李固在心里暗骂那提辖真是个废物，你快点绑了他走不就完事了嘛，无事生非地给我出这个难题做什么！不过因其早有谋划，心中有底，倒也不慌。既是已经与卢俊义撕破了面皮，退路断绝，当面指证亦何惧哉，无非是将脸皮放得厚些罢了。因之当下李固便从容地答道，若要证据，却也不难。望主公宽恕在下为了国家大义，顾不得主仆情分了。诸位请随我来。遂引着众人步出餐厅。

众人随李固走进卢俊义曾经接待过昝青云的那间厅堂，李固手指着壁上卢俊义亲笔书下的昝青云口占的那首七绝道，提辖大人将这四句诗每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读，是不是卢俊义反四个字？古人云，诗言志也，卢俊义于此藏头诗里抒发胸臆，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矣。

这藏头诗之事，乃是昝青云在送李固下山之际对李固讲的，原是为了让李固等人相信卢俊义确有落草意愿，以利于广布谣言，逼卢就范。现在这首诗果然被李固用作了撒手锏。

提辖认为这个证据非常有力，于是理直气壮地将面孔一板，对卢俊义道，铁证如山，卢员外还有何言为辩乎？

卢俊义深悔自己一时不慎，为歹人的阴谋陷害落下了证柄。又恨那小梁山强人，我卢俊义与你们素无瓜葛，何苦使用这种手段来坑骗我。更是痛心家门不幸，怎的竟出了贾氏、李固这等阴险负义的奸人！当时卢俊义百感交集，气极无语，唯有仰天一叹。

提辖见卢俊义不置一词，只道是他理屈词穷，无言答对，遂喝令一声，还不快快与我将反贼拿下。士兵得令，立即如狼似虎地抢将上来，抡着绳索将卢俊义五花大绑地缚了个结结实实。

到了这个时候，贾氏、李固才将两颗贼心完完全全地放到了肚子里。

眼睁睁看着卢俊义被官兵押解出府，燕青有心去救，却虑着寡不敌众，抢人不成，倒反为卢俊义徒加罪名，按捺着未敢造次。胡义已趁乱挣脱燕青溜之乎也，燕青也顾不上去追，只是在紧急地思考着如何才能保得住卢俊义的性命。

燕青考虑到，若贾氏、李固已经用银子打通了官府，那么再以讲道理的方式去救卢俊义，恐怕是无济于事了。如今欲救卢俊义只能采取非法的方式。但是采取非法的方式，仅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那么应当去找谁来帮忙呢？

事情是由梁山强人意图赚取卢俊义落草而起的，卢俊义的罪名亦是私通梁山贼寇，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应当由梁山强人负责解决。你梁山好汉不是自称仗义行侠吗？无端坑陷了卢俊义而坐视不管，你

们有何颜面立足于江湖之上！卢俊义因你们而身陷囹圄，搭救卢俊义就是你梁山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燕青越想越觉得，去找梁山人马帮忙来解决此事，是唯一的可行之策。

由于卢俊义没有说清楚自己是被小梁山强人所劫，小梁山的名声亦不为常人所知，所以燕青认定了，与此事有关的所谓梁山强人，就是闻名遐迩的山东梁山泊宋江。

主意打定，燕青未有稍作停留，赶去骡马市选购了一匹骏马，便连夜驰向山东梁山泊。

十六

大凡天下万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单看欲办这事的是什么人。俗话说土木工程不可擅动，那是对寻常百姓而言。造房起屋对于寻常百姓家来说，的确是一件极为耗神费力之事，然而这件事放在皇帝身上，就很稀松平常了。

张迪将皇上欲整修镇安坊的旨意一传下，各有关方面的吏员立刻闻风而动，找来园林高手勘测，绘制了设计图纸。随即调集了京师的能工巧匠，运来了上好的木料砖石，就热火朝天地施起工来。那些工匠们都是做惯了王宫相府活计的，一个个皆技艺超群，翻新一下小小的镇安坊，实乃小菜一碟。加之施工的原料又颇为精良充足，不消旬日，整修镇安坊的工程便告完竣。

整修过的镇安坊，门首做得比旧日阔大气派了许多，房屋院落的占地面积亦扩展了不少。李姥姥早就有心买下与镇安坊左右相邻的房地产，却一直协商不通，这回借着皇帝撑腰，终于如愿以偿。那左右邻的房产主虽舍不得丢开这块寸土寸金的经营宝地，却也明白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所幸皇家出手还算大方，未令他们十分地吃亏。他们便乖乖地揣了丰厚的补偿金，另择他处置业而去。

镇安坊占地面积既扩，便有了舒展余地，依着规划图纸，重新做了布局。构建得花径亭台错落有致，流水假山相伴成趣，步入其中，颇有一番江南园林风韵。更有一座造型别致的小楼，在新扩出的地面上拔地而起，位于前后几株杏树的掩映之中，益显得婀娜多姿，卓然不群。

李师师所居之房屋和小院，原本也在重修之列，还是重点。但师师坚持道，我现在居住的条件已经很好，也很方便，改建了倒不习惯。张迪将师师的意思奏报给赵佶，赵佶道既然师师不愿动，就依着她吧。因此师师的居处，在这次改建工程中便未做大动，但仍是将门窗墙壁皆重新做了油漆粉刷，庭院里的花木亦重新置换过，放眼望去，也是焕然一新的模样了。

镇安坊整修工程宣告全部竣工之时，方值那日下午申时。赵佶接到消息，就命张迪点齐侍从，随他前往，先睹为快。张迪在心里头认为这件事不宜过分张扬，还是以天黑后再去为妥，却又不敢扫了皇上的兴头，只得唯诺从命，并先行派人去通报了李姥姥。

赵佶一行驾到时，李姥姥已率众丫鬟粉头恭候于门首。一见赵佶，众人在李姥姥带领下一齐下跪，口称小民泽浴皇恩浩荡，敬祝吾皇万寿无疆。赵佶摆摆手让她们平身，抬头看到门头上镇安坊的匾额尚未挂上，就问李姥姥，是那匾额还未做好吗？李姥姥赶紧躬身答曰，小民斗胆，想恭请皇上题了这几个字。赵佶一笑，未置可否地跨进仪门。

但见李师师带着蕙儿，又迎在前面。赵佶走上去，挽了师师的胳膊一同前行。张迪和李姥姥一左一右，殷勤地在前引着路，带赵佶将庭院景致贯游一遍，最后请赵佶登上了那座新建的雅致小楼。

赵佶凭栏四眺，龙心大悦，说道，这镇安坊经过如此一修，方可与师师姑娘之丽质相配也。又赞赏曰，这座小楼修建在这四面杏树环绕之间，立意不俗。眼前虽然是疏枝萧瑟，待到春暖花开之时，必定是意趣横生矣。朕看应有一个相称的名字，题于楼额之上方好。师师就道，请皇上赐构一名可否？赵佶看看师师，微笑道，朕与你各拟一名，看谁拟得好，便用谁的，如何？师师觉得此议有趣，应声道，贱妾从命。如贱妾拟得相形见绌，望皇上休要见笑也。

李姥姥在旁，连忙唤人笔墨伺候。赵佶与师师各自略作思考，分别书下一个楼名。拿到一处对看，却竟皆是“醉杏楼”三个字。赵佶乐得哈哈大笑，说道朕与师师姑娘真乃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因向下望到师师所居之庭院，灵机一动，对师师道，既然此楼名为醉杏楼，你那所居庭院，名之为杏花轩可也。师师听了，正含笑颔首，李姥姥已抢着击节道，皇上真是才情无限，这杏花轩三个字既高雅且风流，多少意思都包含在这三个字里头了。若非皇上道出，可教旁人何处想去！

赵佶被李姥姥吹捧得心花怒放，当下慷慨挥毫欣然命笔，以其秀挺飘逸的瘦金体大字，将醉杏楼、杏花轩以及教坊门首的镇安坊匾额一并写出。李姥姥就赶紧差人捧了去，精心刻印制作。李师师因此便又得了一个雅号，唤作杏花轩主。

秋冬日短，玩赏了一个多时辰，天色便黑了下来。李姥姥奏请皇上赏光在此用点便膳。赵佶此时并无去意，自是爽然应允。

李姥姥早就准备了丰盛的晚宴，见皇上应了，即命人在醉杏楼上点起无数烛灯，映照得楼上楼下通明透亮，如同白昼。不多时酒菜便摆了上来，虽然说是家常便宴，却山珍海味、走兽飞禽、时令鲜蔬、名酒佳酿一应俱全。

赵佶与师师在楼上用膳，只留了蕙儿在旁伺奉。余者皆于楼下摆开大桌，由李姥姥指挥着丫鬟服侍款待。赵佶在席间与师师举杯邀月，谈天说地，论今思古，兴致极佳。酒至半酣时，赵佶要听曲。师师便命蕙儿取得琴来，拣着赵佶爱听的曲目，接连演奏了数曲。赵佶听得技痒，拿过琴去亲自抚了一曲，竟然亦是指法娴熟，音调悠扬，非同凡响，令师师备觉皇上真乃天生的艺术全才。

由于今日赵佶主要是来观赏一下镇安坊的新貌，明日早朝还有许多烦琐的公务需要裁夺批复，所以当夜未作留宿打算。时过戌时，张

迪过来请示赵佶是否按原计划回宫，再晚了就有些不便了。兴意未阑的赵佶只得暂时按捺下充溢周身的浪漫情怀，辞别师师起驾而去。临走时留下了五千两祝贺镇安坊整修竣工的贺金，令李姥姥喜悦激动得又是一阵热泪盈眶。

李师师的心情也很激动。她倒不是为的皇上那些一掷千金的赏赐，而是为赵佶对她的一番知遇之恩。

师师与赵佶相识的日子不算长，但赵佶对她的赏识眷恋，以及在她身上的良苦用心，却令她感受很深。赵佶无疑对她是非常喜爱的，而于喜爱之中，又包含了一种可以显然感觉得出来的仰慕与尊重，这就尤为难得。古往今来，历代的青楼女子中，受到皇上恩宠者不乏其人，然而能够被皇上引为知音者，却寥若晨星。李师师固是才质超凡，但是完全做到脱俗，却也不太可能。在她的心目中，对皇上也是敬畏有加、高山仰止的。能够得到皇上如此特殊的礼遇，欲待心如止水也难。

可是不知怎的，师师于激动兴奋之余，又觉得有一层不安，隐隐地缠绕在心底里。这不安从何而来，她一时想不清楚。

送走了赵佶，师师缓步徘徊于庭院里，轻踏月影，梳理着茫然的思绪。踱了半晌，忽见蕙儿在一旁偎栏静立，纤指弄裙，亦是一副若有所思之态，便走过去推了她一下道，小妮子，如何这般幽幽地不言语，想什么呢？蕙儿张口说了两个字，我想━却又止了话头，改口道，我没想什么，乏了歇着呢。

师师见她藏头露尾，就不依不饶地道，你能瞒得了我吗？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听听。蕙儿扑哧一笑道，我能有什么心事，想的还不都是姐姐的事。师师道，你想的我什么事，说嘛。蕙儿犹豫了一下道，这话说了，怕扫了姐姐的兴。姐姐听了可不许怪我。

师师益发觉得好奇，忙道你有何话扫我的兴，爽快说来听听，我

不怪你就是。蕙儿停了停，放低了声音道，皇上如此对你恩宠有加，你觉得全然是件好事吗？师师心头微微一动，这正是自己在咀嚼的事情。原来蕙儿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师师没有回答蕙儿，却反问道，怎么了，你觉得受到皇上的恩宠不好吗？蕙儿再压低一下声音道，姐姐可恕蕙儿大胆直言吗？师师道，你快说吧，咱们姐妹间可无话不谈，不必有什么顾忌。蕙儿道，那我就斗胆直说了。大凡世上之事，有一利便有一弊，皇上热宠姐姐这事也是一样的。师师道，是吗？愿闻其详。

蕙儿便娓娓言道，以蕙儿看，于姐姐而言，受皇上如此热宠，难免招人忌恨，无形中恐已树敌八方矣。师师点头道，此言有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其实我不想这样张扬，但皇上要这样做，我又如之奈何呢？接着师师又问，还有什么？

蕙儿神色郑重地道，此事于国家而言，干系便更大了。蕙儿不懂治国之道，但知道一句俗语，叫作“一心不可二用”。皇上固然是天纵英明，然而似这般留恋儿女柔情，钟情琴棋书画，还能剩余多少心思、多少精力去经营天下大事？

下面还有几句更直率犀利的语言，蕙儿迟疑了一下，未敢一发说出来。

不过就是这几句话，已足令师师身心震动。到底是旁观者清，莫看蕙儿这丫头平日里不多说多道，头脑可一点不糊涂。师师心里的一些朦胧感觉，让她三言两语便点了个明明白白。

但赵佶此时在师师的眼里，形象十分美好可敬，师师不愿将其想象成一个误国昏君，乃对蕙儿道，皇上于临朝理政之余有些消遣，也属正常。或许皇上的龙马精神得了养息调剂，办起大事来更是精力旺盛呢。

蕙儿道，但愿如此。蕙儿只是小人之虑，若非姐姐定让我讲，这些想法蕙儿本不愿说的。师师道，你对我说说倒也无妨，但是切记这些话只可对姐姐一个人说。蕙儿道，这个我自然明白，让旁人听了这话去，蕙儿岂不是找死？

看看更深夜阑，风寒露重，蕙儿催着师师回到房中，熄烛卧下。

师师躺在床上，仍在琢磨着方才蕙儿说的话。她虽然在嘴皮上为赵佶做了开脱，心里面却不能不承认，蕙儿所虑很有道理。如此想来，那种不安的心绪便愈积愈浓，在师师胸臆间形成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后来的事实证明，事情的发展皆为蕙儿所言中。赵佶沉溺享乐、疏于朝政、昏聩误国的恶果，是在几年之后显现端倪的。而他热宠李师师为师师招来的忌恨，则在当时便激发了出来。

对李师师忌恨最甚，并且按捺不住地立即要找李师师麻烦的，就是在后宫里最得赵佶宠爱的那位刘安妃。

自从那日刘安妃尽施淫荡解数却仍未留得赵佶在其宫内过夜，她就对赵佶的行踪留了意，特地派出了亲信太监小顺子去用心打探。小顺子很快便探得，皇上并非是去了别家娘娘宫院，而是出宫去了一家唤作镇安坊的妓院。刘安妃听了，当时只是一哂而已。皇上去嫖娼乃一时兴趣所致，在她看来无甚大碍，只要不是被别院嫔妃争了自己的宠去便好。

但是不久之后，随着蔡攸事件、周邦彦事件和曹辅事件的连续发生，赵佶厚宠李师师的传闻不胫而走，渐渐地传遍了宫廷内外，便引起了刘安妃的重视。尤其是赵佶动用内库银帑重修镇安坊一事，传至刘安妃耳朵里后，就更是令其坐立不安了。

从赵佶这些不寻常的举动里，刘安妃完全可以感觉和想象得到，

赵佶对于李师师的迷恋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看来那个李师师在皇上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压倒自己的魅力。若再发展下去当会如何？会不会迎其进宫呢？固然李师师的身份十分下贱，但自己的出身不也甚是卑微吗？皇上若欲改变一个人的身份，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那狐媚子一旦入得宫来，施展其娼妓荡术将皇上迷惑得晕头转向，焉知自己不会被皇上视为敝屣呢？这事可真是太危险了，必须防患其于未然，剪灭其于微末。

为了寻求抵御李师师媚惑皇上的合作力量，刘安妃曾暗暗地与郑皇后及其他宫院的娘娘们做过商议。郑皇后生性贤淑敦厚，虽也对赵佶的风流行径不满，却是无可奈何，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劝阻办法。其他各院嫔妃与刘安妃素有嫌隙，又知其心胸狭窄，与其相处时向来是话到嘴边留三分，难以推心置腹，议论到要紧处时皆哼哼哈哈地敷衍了事，无人与她拿捏正经主意。所以刘安妃转了一圈，仍落了个孤家寡人。气得她立着柳眉在心里恶恶地骂。

气骂于事无补，欲待解决问题，必须采取行动。没有人联合行动，只有自己来想办法。就不信我堂堂刘安妃斗不过你一个烟花娼妓。

那么计将安出？

单单在赵佶身上下功夫是不够的。目下他已鬼迷心窍，一时半会儿恐怕难得劝动他回心转意。唯有设法去对付那李师师，方为上策。如何去对付李师师呢？刘安妃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可资遣用之人，唤作林灵素。这林灵素是个道人，来到汴京多年，现在就居住在皇城内的东太乙宫里。

原来这大宋王朝，自打太宗时以来，便开始崇奉道教。宋太宗继其兄之位做了皇帝后，朝野内外传有所谓烛影斧声之说。为了洗刷自己的弑君篡位之嫌，宋太宗命人编造了一个道教神灵“翊圣”降显的神

话，以证明其即位乃是皇权神授，并像煞有介事地在终南山上修建了一座上清太平宫，每逢有军国大事，均派人前往祭祷之。宋真宗时为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的政治需要，继续倡导道教，以道家学说为天书神言，逐渐地便使道教在诸教之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至徽宗赵佶即位后，尤其是到了政和、宣和年间，为了外慑强敌，内安社稷，崇道尊道之风就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天下之道士因之均得到了朝廷的优待，有些知名道士甚至被赵佶亲召入京，延至宫内为大臣讲学。这些人并被赐允在京中建宫设观，广纳道徒。

据说在这些知名道士里，还真有几个奇人异士，诸如刘混康、张怀素、李德柔、虞仙姑、徐知常、王老至等，皆当时之著名方士。这些人或可知天卜地，或能呼风唤雨，或会画符镇邪，或善妙手回春，总之是都具有些常人所不及的特异功能。至于他们的法力究竟如何，是否真有那种撒豆成兵之类超越物质、超越自然的能耐，今人也难以考证。天下之大本来是无奇不有，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正未有穷期。在大量人世间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及传闻面前，也就很容易被一些假冒伪劣者钻空子，搅得江湖上良莠不分，真假难辨。

话说这个林灵素，原就不是个本分的人。此人乃浙江温州人氏，初名灵噩，出身寒微，落魄无形，终日放荡于市井间，是为游手好闲之徒。后来其出家入道，曾遇异人，学得了一些烧炼吐纳、遁甲飞升之术，在江湖上便渐有了点名气。

政和初年，林灵噩来汴京闯荡。恰在彼时，深受赵佶宠信的名道王老至刚刚仙逝，赵佶急需寻找其后继之人。闻得林灵噩在道界里略有声名，赵佶即于宫内便殿中召见了他，意欲检验其是否名实相副。林灵噩抓住这个机会，摇动如簧之舌，天地玄黄地一通神侃，竟是将赵佶侃得似懂非懂，心生敬意。

谈话间林灵噩信口编造道，自己曾骑青牛伴驾玉帝，那青牛现寄

牧国外，不久即当归来。未几，恰有高丽国使臣前来进献青牛。赵佶大为惊诧，即将青牛赐予林灵噩乘骑，并赐其改名为灵素，对其乃是仙人转世，从此深信不疑。

由是林灵素声名大振，势焰日增。他入禁持有御赐金牌，出行敢与诸王争道。各路的闲汉浪子见其是棵浓荫大树，纷纷前来投奔。数年之中，其门下道徒竟聚了两万余众。

这林灵素又是个颇谙权谋之人。他深知欲得皇上长期宠信，非得有一班能贴近皇上的人时时为自己说好话不可，因此平日里很注意结交蔡京、童贯、高俅等一干朝廷权臣。对于后宫诸妃，林灵素更是刻意奉迎，有请必至，有求必应。刘安妃曾召他入宫表演过法术，他将一些青苗开花、焚符测字之类的幻术表演得十分成功，逗得刘安妃开心不已，同时也令刘安妃相信了他确实是身怀异能。

所以刘安妃在考虑设法整治李师师时，自然而然地便想到了此人可堪一用。

刘安妃于赵佶视察镇安坊竣工新貌的第二日，便在其妆阁玉真轩召见了林灵素。林灵素闻是皇上的第一宠妃召见，自然不敢怠慢，顷刻便奉旨而至。他揣度刘安妃召见自己，无非或是欲看他表演幻术，或是想听他布道讲经，此皆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的事，无须任何准备即可在刘安妃面前对付上一两个时辰，所以心情很是轻松随意，没将这次召见当作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

岂知一见到刘安妃，却感到气氛有些不对。

刘安妃没有像往常见到他那样，先招呼着赐座上茶，而是先屏退了左右的侍女和太监。林灵素马上意识到，刘安妃是要与他说一件非同寻常之事，心里一时不免忐忑。向刘安妃问过安后，他便拘谨地静立一旁，等着刘安妃开口。

刘安妃没给他让座，她自己也没坐。在房中轻步踱了一会儿，刘安妃缓缓地道，今日召先生来，是有件要事想托先生办一办，不知先生肯办否？林灵素猜不透是件什么事，只能恭敬地回答道，娘娘有旨，贫道无有不遵，请娘娘吩咐便是。只要是贫道做得到的，必当尽力而为。

刘安妃道，若论这件事嘛，对你来说我看倒也不难。近日皇上被一个唤作李师师的狐狸精迷惑住了，你知也不知？林灵素道略有耳闻。刘安妃道，这可是对皇上、对朝廷、对我大宋江山都很不利呀，你说是吗？林灵素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是非常不利。刘安妃道，我既身为皇妃，不能不为皇上和社稷着想，对这种现象是不可坐视不管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林灵素听得此事涉及皇上，心里有些惶然，又还不清楚刘安妃到底想让他做什么，只好小心翼翼地道，贫道愚钝，还望娘娘明示。刘安妃就有点生气地提高了声音道，我这么说，你还不明白吗？我的意思，就是让你想个法子，莫教那狐狸精再媚惑皇上。林灵素这才彻底弄清刘安妃的用意，垂首问道，娘娘的意思，可是要贫道降灾于那李师师？刘安妃以问代答地道，这点事情对你来说，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林灵素捋拈着颌下那几缕稀疏的胡须，没敢马上搭腔。自己的身上到底有多大的法力，他林灵素个人心里最清楚。林灵素当然不完全是个不学无术，只靠招摇撞骗吃饭之辈，若是那样的话，他也很难在赵佶面前蒙混至今。除了那些江湖幻术、民间戏法，诸如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占梦卜筮、相运推命之类的知识，他杂七杂八地却也学了不少。加上他那三寸不烂之舌的功夫，唬住一般人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内心里，他却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的大彻大悟境界还相去甚远。况且有些巫术玄学到底是真是假，能否灵验，他本身也是将信将疑。降灾于李师师，装神弄鬼地做做可以，效果如何却实难把握。到时候兑现不了，岂不就现眼砸锅了吗？

林灵素自然不能将真实想法向刘安妃端出，灵机一动，他便把赵佶推出来作挡箭牌道，贫道思忖，如此行事恐是有违圣意吧。如若皇上知道了，贫道须是吃罪不起。

刘安妃淡淡地笑笑道，这个你不必多虑。皇上本是一时糊涂，我们替皇上消除狐媚之祸，是上顺天意，下合民心之举。将来皇上幡然醒悟，只怕是感激我们还来不及呢。再者说，此事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我不说出去，皇上又焉知是你所为呢？我是信得过你，才将此事托付于你。你愿做便做，不愿做亦不勉强，就算我没说罢了。

林灵素听了刘安妃这番软中带硬的话，心知这事不应承下来是不行的了。刘安妃在赵佶面前的受宠程度，林灵素非常清楚。这个女人是得罪不起的。她将如此机密之事托付于己，不仅表明了她对自己的高度信任，而且表明了她很迷信自己那一套神乎其神的所谓法力。这对巩固和增强赵佶对自己的宠信，显然极有用处。

想到这些，林灵素就抬起头正视着刘安妃，毫不含糊地道，既蒙安妃娘娘看重，贫道谨遵懿旨。

刘安妃满意地点了点头，像刚想起来似的说道，你看，说了这半天话，也没请先生喝口水。便招呼侍女上茶。林灵素明白此乃送客之意，忙打躬道，娘娘歇息，贫道不打扰了。便施礼退出了殿门。

骑上御赐青牛，林灵素边向宫外走，边考虑这降灾李师师的事当如何施行。这刘安妃，皇上让李师师迷惑了去，那是怪你没本事。欲与李师师争宠，你自去施展魅力才是正道，好端端地将我扯进来做什么！降灾李师师？说得轻巧，那是说降就降得了的吗？你当我林灵素真个是上界的神仙下凡哪？

虽是有这许多的抱怨，答应下来的事情该做还得做。回至东太乙宫寓所，林灵素便踅入密室中，用布料裹制了一个妓女模样的小人，

于其额上书了李师师三个字，将其放在阴暗处，然后对着此物呢呢喃喃地念起一番咒语。

这种法子灵验与否，只能看天意了。林灵素思忖，人食五谷杂粮，焉能无病无灾。如果李师师近日正巧逢疾遇祸，自然可算我林灵素作法之功。若是她一直平安无事，到时候就酌情编些理由再向刘安妃解释。法术灵不灵，全看嘴皮子行不行。法术未奏效，就须得靠嘴皮子圆过去，这是江湖术士赖以立足于世的基本功。这一方面的功夫，林灵素还是练习得炉火纯青的。

就这样，李师师在她自己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每日里竟被那林灵素在阴暗的密室中，用极为恶毒的咒语诅咒了千百遍。

十七

世事沧桑，山河巨变。经过了近千年的春秋更迭，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际会之地梁山泊究竟坐落何处，由于众说不一，已难于确考。然则在当年，那隘关四布、河汊纵横的连绵八百里山峦水泊，实是确有其地。若非是据有这样一块地势优越的战略根据地，宋江义军虽说兵多将广，亦很难形成那种被大宋王朝视为心腹之患的气候。

且说宋江这梁山泊根据地，为防备官兵进剿偷袭，布防是比较严密的。无论旱路水路，凡属进山入港处，均设有盘查哨卡。另外，在各要冲道路前的十数里处，都设立了客栈或酒馆。这些客栈酒馆的表面职能与一般的客栈酒馆一样，是供过往旅者休息打尖之用。而它们的实际职能，却是山寨的情报机关。

四方来客有欲进山者，往往会在这些客栈酒馆处打听路径。这时客栈酒馆里的伙计们便会不动声色地对来客先进行一番考察，然后将情况禀报上去。凡属欲投奔山寨落草入伙者，就有人出面接洽，对其再做一番详细询察后，酌情决定是否带其进入山寨驻地。若是发现了行止鬼祟可疑之人，亦会有人去跟踪捉拿。

官府曾不止一次地派出探子，扮作客商或农人模样，意欲蒙混进山侦察地形，均为客栈酒馆里的伙计识破，那些探子就一去不返，下落不明了。所以到后来，官兵的探子们皆将去梁山泊进行侦察视为畏途，领到任务并不深入梁山腹地，而只在山峦水泊周围不着边际地随便转转，便胡乱编造些状况回去搪塞交差。这样的侦察，还不如不侦察。这也是官兵进剿梁山泊屡屡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燕青骑了快马，昼夜兼程抵近梁山泊时，也进了这样一家酒馆打尖，自然也就顺便向伙计打听起进山路径。酒馆伙计含糊其词地敷衍道，进山的路径很多，条条相通，你顺着眼前这条路一直前行即可。又佯作不经意地探问燕青进山做甚。燕青很不客气地叫他休管。那伙计观察他一不像欲上山落草，二不像欲行奸刺探，口气还气昂昂地十分强硬，摸不透燕青是何人物，意欲何为，就及时向上做了禀报。

适逢总领山寨客栈酒馆的头目“旱地忽律”朱贵当日正在这里巡察，闻报来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就要去亲自会上一会。

朱贵混迹江湖多年，目光是非常敏锐的。他一眼看到燕青，即被其身上那股英武之气打动，在心里叫一声好一条俊杰汉子，便有意与之结识。

他走过去在燕青对面坐了，让伙计也送一套酒菜过来，酌饮了一会儿，向燕青搭讪道，兄弟是要进山吗？燕青看看他，随便地嗯了一声。朱贵又问道，兄弟进山做什么？燕青又随口答道，有事。朱贵再问，兄弟有何事？燕青不耐烦了，瞪他一眼道，你这人恁地怪，我又不认得你，你只管问我做甚？朱贵微笑道，在下是欲与兄弟交个朋友。你进山可是要找梁山泊义军吗？

燕青见他说得直露，倏地警惕起来，盯住他问道，你这话是何意？朱贵放下酒碗哈哈笑道，果然被我言中。你若要找义军，在下便是。

燕青有些惊讶地怔了怔，问道，大哥果然是山寨中人吗？敢问好汉大名？朱贵直言道我叫朱贵，人称旱地忽律的便是在下。壮士的姓名可以奉告吗？燕青见朱贵言语直爽，便也不藏头露尾，坦然相告道，兄弟大名府人氏，唤作燕青。

朱贵就询问道，燕青兄弟不远千里赶到此地，是特来入伙的吗？燕青道，非也，兄弟乃是有件要事，要去见山寨的宋江头领。朱贵有

点好奇地问道，是何要事呢？燕青道，事关我家主公卢俊义的性命，我须得与宋寨主面谈。烦请朱头领从速引见，谢了。

朱贵从燕青郑重而急迫的神态上看出，他确实是有重大事情要见宋江。当下也不敢怠慢，即刻派人先行飞马去山寨报信，然后命人将黑布蒙了燕青双眼，自己亲自骑马引路，将燕青送往山中。

过了隘口哨卡，即遇上了一名唤作杜迁的头领，带着一小队人马奉命来迎。朱贵将燕青交付于杜迁，对燕青道了再会，就拍马折返山外，继续履行他的巡察任务而去。

杜迁将燕青带入山寨腹地，除去了他的黑布眼罩，便径直引他走进了忠义堂侧面的一间会客厅。

会客厅里早坐了两个人。正面一个，四十岁开外的年纪，面色黝黑，身材不高，体形微胖，正是那驰名遐迩的梁山泊总头领宋江。在侧位坐着的那一个，年岁略轻，形容稍瘦长些，一身儒士模样打扮，乃是宋江的得力高参，山寨军师吴用。

杜迁向宋江、吴用禀报过客人已带到后，将燕青留在那里，自己便先退了出去。燕青原以为欲见宋江恐怕要费些周折，没想到直接就见到了山寨的两位最高头领，心下倒未免颇感意外。

宋江、吴用这么快就接见燕青，自然是有些缘故的。

原来这宋江、吴用虽然是盘踞于区区数百里的梁山泊中，却十分留意外界的动向。前些日子楚红到山寨来投奔落草，经过考察后，被编入了扈三娘所部女营中。在述说山外的情况时，楚红曾提到过从燕青处所闻卢俊义之事。扈三娘将楚红所述情况向宋江做了禀报，当时就引起了宋江的关注。今日闻得燕青从大名府赶来了，并声称有要事面谈，断定必是与卢俊义有关，因此吩咐杜迁直接将燕青送过来，自己要与军师吴用即刻接见。

当下宋江就客气地请燕青落座，询问他前来梁山泊所为何事。燕青不卑不亢，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来意。进而理直气壮地指出，梁山人以不光明正大的手段赚取卢俊义上山，致其身陷囹圄，如若坐视不救，必为天下英雄所耻笑也。

宋江听罢，微笑着缓言解释道，我很欣赏燕青兄弟千里救主的忠义肝胆，但是有一样事情你搞错了，我梁山泊从来没做过赚取卢公上山的事。

燕青一听，就有点动气地辩道，宋寨主推托得可笑。你们没做过，难道此事倒是我燕青编造出来的不成？吴用在旁说道，此事当然不是你燕青编出来的。我们已经查清，此事乃河北小梁山强人所为，燕青兄弟是张冠李戴了。

燕青听吴用这么一说，不禁一愣，正将信将疑间，宋江正色地道，我宋某人做事，从来义字当先。如果你查实这等不义之事乃是我宋江所为，我项上这颗人头，随时由你拿去。

如此铿锵之言既出，容不得燕青不信。燕青面色一红，便站起身来，率直地向宋江道了惭愧。

考虑到再返回去找小梁山的强人理论，时间上是拖不起的，燕青当时就屈膝跪倒，恳求宋寨主仗义行侠，派人助自己一臂之力，潜入大名府救出卢俊义。其情极为凄切，头额叩地有声。

宋江见状，心里面先自一阵感动，忙离座将燕青扶起，宽慰道，燕青兄弟莫急，现今秋决时刻已过，就算是卢公被判了极刑，亦不至于立马问斩，营救的机会还是有的。此事我梁山泊当如何动作，尚须与众弟兄商议，请燕青兄弟少安毋躁。说罢，唤进杜迁，命其先妥善安置燕青下榻休息。

燕青也知道事情不可能当时便有个结果。宋江没有一口回绝施以

援手，已算不错。他只得耐下性子，先在山寨里住下来，等候着宋江的决断。

其实在宋江的心里，此刻对此事已基本做出了决定：出手搭救卢俊义，我梁山泊乃是义不容辞，当仁不让。这不仅是因为他被燕青对卢俊义的赤胆忠心所感动，也不仅是出于豪迈的江湖义气，同时亦是由于宋江自身的某种需要。

宋江这个人，本是山东郓城县衙里的一名押司小吏。他平日里喜欢结交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朋友们有求于他时，他出手也比较大方，因而在江湖上落得了一个“及时雨”的美称。以晁盖为首的石碣村七雄劫了朝廷的生辰纲，受到官府捕拿，幸得宋江及时通风报信，晁盖等才得以虎口脱险，遁入梁山泊树起义旗。

后来梁山泊义军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渐渐形成了雄踞一方且可公开与官府对峙之势力。晁盖等人未忘宋江的救命之恩，宋江亦很看重与这些豪侠俊杰间的友情，所以在晁盖起事后，双方的往来始终不断。此后宋江私通梁山贼寇事发遭捕，晁盖鼎力援救，亲自带人从牢狱里将宋江劫出，并力推其在山寨中坐了第二把交椅。在攻打曾头市的战斗中，晁盖于阵前中箭，伤势沉重，不治而亡。在众头领的公推之下，宋江便接替晁盖，做了梁山泊的寨主。

当初宋江虽然性喜交往江湖好汉，却未曾打算自己要去落草造反，更未想过要做绿林魁首。安身于梁山泊中，实乃为情势所迫而已。所以当晁盖在世时，他虽名居副帅之位，实则不过是个受人尊敬的闲人。山寨里的一应军政人事、财务大权，统统不在他的手上。宋江当时倒未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亦不曾有与晁盖争权之意，乐得落一个清闲自在。

晁盖死后，宋江才真正开始实际执掌梁山泊山寨的权柄。

权力这东西，对于男人来说，其魅力更甚于美女百倍。有些男人

声称从不贪羡权力，那是因为，他要么根本没有得到权力的机会，要么没有真正尝到过掌权的滋味。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不是适合掌权，有没有能力掌权，一朝权在手，便再不会舍得丢开。皇宫禁苑里的赵佶是这样，水泊梁山里的宋江也是这样。

当上名副其实的梁山寨主没几日，宋江就实实在在地感觉出了与以往的不同。看到成千上万条江湖豪杰山林大虫，皆要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那种风光感、惬意感、满足感，真乃是妙不可言也。于是宋江的思想急剧地起了变化，从被拥戴之初的权居尊位，变成了欲努力巩固尊位。

然而，若论文韬武略，宋江才具平平，并无过人之处。他之所以被拥戴继晁盖之后坐上山寨的头把交椅，主要是缘于其素日在江湖上建立起来的急公好义的显赫名声，以及当时名义上的副帅地位，而非是缘于其具备卓越的领袖才干。宋江本人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嗣后选拔山寨的副帅时，便甚为慎重，生怕造成喧宾夺主之势。山寨里颇有几位文武双全的将领，堪当副帅大任，就是因了这个缘故，均迟迟压着未予提拔。众人只道宋江是在搞平衡，暂时倒都相安无事。

但是宋江担心，这第二把虎皮交椅空着，迟早会生乱子，很想尽快地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数月之前，有大名府龙华寺僧人法名大圆者，外出游历路过梁山泊，被宋江慕名请上山寨做道场，于闲谈中提到了河北的玉麒麟卢俊义。当时宋江的心中便一动，思忖卢俊义这个人倒不失为一个上佳的副帅人选。论社会威望，论文武才干，此人均胜于山寨诸将，若将其置于众将之首，他们不能不服。而山寨里的多数将领，俱为自己的亲信故友，亦不怕卢俊义上山后强龙压倒地头蛇，神大欺庙与我宋某人分庭抗礼。如可邀得此人上山，那副帅难题即迎刃而解矣。

但那卢俊义好端端地在大名府做他的庄主员外，怎么会上我梁山泊来落草呢？宋江觉得此事匪夷所思，当时仅仅那么一想，也就罢了。

后来楚红上山，带来了有关卢俊义的消息，又勾起宋江的这个想法。他感到这里面似乎是有机可乘，就派出了细作，去大名府打探事态的发展。今日听燕青备述过事情原委，不禁暗喜道，真乃天助我也。小梁山那帮鸟人装神弄鬼将卢俊义陷于死地，若我梁山泊义军挺身而出，拯救其于枷锁屠刀之下，他卢俊义岂有不归顺我宋江之理哉！

这种心情自然不能在燕青面前露出。因此宋江乃故作深沉莫测状，并不立刻应允燕青的要求。俟燕青随杜迁离去后，宋江在房中略踱了几步，便对吴用表明态度道，小梁山假借我梁山泊名义行此卑鄙勾当，无辜陷害卢俊义于水火中，实是可恶之至。为山寨名誉计，我梁山泊对此事恐是难以袖手旁观。军师意下如何？

那军师吴用原是个落第秀才，在乡间教书时，便与江湖中人多有往来，遇事为之出谋划策，历练得非常圆滑。他与晁盖、宋江都是多年的老相识，又是最早随晁盖落草者之一，对山寨里的人际关系洞若观火，岂有揣摩不透宋江心思之理？再者，从他与宋江的关系上考虑，宋江坐稳了山寨的头把交椅，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听得宋江表明态度，他马上赞同道，大哥所言极是。燕青不远千里来我梁山泊求助，乃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如若我们推托不管，岂不寒了天下义士之心。况那卢俊义乃盖世英才，若能救得他出来上山入伙，我梁山泊正无异于如虎添翼耳。

宋江拊掌笑道，吴军师之言正合我意，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也。便与吴用计议决定，连夜派出专司外出打探情报的头领神行太保戴宗赶赴大名府，会同并指挥先期派出的细作，将官府羁押审讯判决卢俊义的所有情报准确地搞到手，使用地下驿站快马传回，以便山寨相机

组织施行稳妥可靠的营救行动。

燕青在山寨的寓舍榻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没有得到宋江的肯定答复，心里总是踏实不下来。清晨起床后，略略洗了把脸，胡乱喝了一碗米粥，燕青正欲再去求见宋江，吴用却先到寓舍看他来了。

吴用开门见山地告诉燕青，卢俊义之事虽与梁山泊无干，但宋江宋寨主急公好义，从来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我们与卢俊义虽然未曾谋面，却是久闻其名，知其是条好汉，愿意结交这个朋友。宋寨主已经连夜差人前往大名府打探消息，一俟情报搞确，便可择机动手。

一番话说得燕青感激涕零，当时他就要去面见宋江跪拜谢恩。吴用笑止道，那就不必了，谢恩也不在一时，来日方长嘛。这几日须耐心等候消息，闲来无事，可让杜迁带你在山上水边转一转，观赏观赏我梁山泊的气象，看看此处是否乃英雄用武之地。

燕青听得出，此言是邀他入伙之意。在奔赴梁山泊的路上，燕青也曾考虑过，假如真的搬动梁山泊人马救出卢俊义，那么自己和卢俊义的处境便也是与楚红相仿，除了落草，别无选择了。但落草为寇毕竟事关重大，而且对梁山泊的情况他现在尚不真正了解，所以此时燕青不敢贸然吐口，只是含蓄地对吴用道，多谢吴军师美意，燕青正想就此领略一下梁山泊虎寨雄威。

接下来的几日里，燕青便随着杜迁，在山寨各处遍游了一番。所到之处，但见皆是营盘齐整，秩序井然，职责分明。虽然已是天寒地冻时节，无论水师陆旅，士兵的操练仍是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尤其是作战阵法的演练，竟如朝廷的正规军一般，进退有致，变幻多端，一望可知内中必有高人指挥。燕青边看边在心里赞叹，这梁山泊到底名不虚传，远非寻常蟊贼草寇可比。这些人将来或许有些大作为，亦未可料也。

自古以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不知不觉间，燕青已有将自

己视为梁山好汉中的一员之感，对这一片水泊山峦不再觉得陌生隔膜。只是营救卢俊义之事一日不竣，他心里的焦虑终是不能消除。

其实不单是燕青，包括宋江和吴用，自决定了欲将卢俊义救上山来立为副帅的大计后，心情也变得十分迫切起来。

也是合该卢俊义与梁山泊有缘，才未使宋江、吴用的这番心思落空。

原来那小梁山的魁首宋双，在打探得卢俊义以谋反罪名入狱后，马上便做了劫牢的准备。这是他赚取卢俊义上山谋略中的既定之策。如果宋双劫牢成功，卢俊义必会被留在小梁山。如果宋双劫牢失败，卢俊义难逃被就地斩决之灾，亦是难得再被营救上梁山泊。总而言之，只要是宋双的行动在先，宋江邀卢俊义加盟梁山泊的打算便悉归泡影。

谁知一件区区小事，竟然不仅使宋双的行动计划流产，而且令其苦心经营了数年的小梁山队伍顷刻之间毁于一旦。宋双的毁灭成全了宋江，然而对卢俊义来说，此事是福是祸，殊难一言以蔽之，只可谓天数使然也。

说来也是可叹，小梁山队伍覆亡祸事的缘由，不过是由一个年轻女子而引发的内讧。

宋双麾下有个唤作曾箫的头目，有一日下山打家劫舍，抢得了一个富户家的姑娘。那曾箫年过三十尚未有妻室，因见姑娘生得娇艳，且又正值豆蔻年华，就生出了纳其为妻之意。所以抢了姑娘上山后，他并未强迫为难于她，而是单置了一间房间与她居住，好饭好茶款待，亦允其在营寨中适当走动。打算着将其磨得服帖顺从后，与其成就如意姻缘。

那姑娘原是哭哭啼啼，惧怕不已。后来见曾箫待她不错，并未非

礼，情绪渐渐安定下来。在曾箫不断的曲意奉承下，便萌生了听天由命之意。

眼看着事情正朝着曾箫设计的方向发展，孰料陡起不测风云。一日宋双巡寨至曾箫营中，撞上了在山坡上采撷黄叶的姑娘。多日未得下山嫖妓的宋双突然看见如此尤物，淫心顿起。得知此女乃是曾箫从山下抢来的战利品，宋双便肆无忌惮地将姑娘逼入了房中。当时曾箫外出未在营中，士卒喽啰哪里敢阻拦寨主。于是乎宋双就恣意一番，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

按照小梁山山寨的规矩，无论哪个头目抢上山来的女子，寨主欲要享用均无不可，还理应主动奉上。然而这一次曾箫是打算将此女娶为妻室的，情况便大不一样了。曾箫回营得悉姑娘被宋双强奸，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口无遮拦地大骂宋双不是东西，甚至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一类的话也吼了出来。

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宋双的耳朵里。宋双感到再留曾箫在侧十分危险，就起了将其灭掉之意，而风声却又不慎走漏。

曾箫原是一时之愤，本来发泄一下也就罢了，其实并没真想与宋双翻脸。但是闻得了宋双欲对自己下手的动静后，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了。他趁着宋双还没行动，抢先带亲兵夜袭宋双虎帐，将宋双杀死在了卧榻上。

山寨的军师昝青云紧急应变，假意推举曾箫为寨主，暗地里却联络了其他头领，于酒席间以为宋双报仇的名义，将曾箫拿下砍了脑袋。嗣后，昝青云欲自立为寨主，众头领却各怀异志，不肯臣服。为避免火并，头领们俱各带本部弟兄先后离寨，另谋他图而去。

昝青云孤掌难鸣，恐江湖仇家乘小梁山势衰之际前来报复，亦带着亲信弟兄弃寨而遁。

顷刻间，小梁山群寇就这样如同飞鸟投林般四散了个干干净净，哪里有人还惦记着营救什么卢俊义。

这些情况当时宋江自然是无从得知的。后来从小梁山分化出去的某些强人经过辗转周折，又投奔了山东梁山泊，从他们的口中，宋江才了解到，当初在小梁山上还发生过这么一段故事。

且说戴宗到了大名府后，将刺探情报的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卢俊义的案子不属于什么机密案件，几百两银子打点进去，有关情况便很容易地套了出来。情况验证确凿，戴宗即火速向梁山大寨传回。

宋江得知大名府衙对卢俊义的判决是发配沧州，笑言道，此乃天助我也。一颗心就安顿下来。因为设伏劫道是梁山泊英雄的强项，只要卢俊义离开牢狱出了大名府，营救行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宋江与吴用略作商议，就定下了具体行动计划。吴用召集拟调派参加营救行动的头领做过部署后，便去亲自通知燕青。

时值巳时，燕青在烛下捧读闲书消遣，却又心不在焉，正觉长夜难挨，忽见吴用登门，忙放下书卷迎道，吴军师夜半临此，可是有我家主公的消息？吴用笑曰然也。遂将卢俊义即将刺配沧州，宋寨主已决定在押解途中下手之事道出。

燕青闻言十分激动，再次表示了对宋头领和梁山泊义军的衷心谢意，并坚决要求亲自参加营救行动。

吴用微笑道，此乃宋寨主与我意料中事。不让你参加营救，岂能安得住你的心。况你是卢公的家人，彼时有你在场，是有利于卢公配合我们的行动的。燕青点头道，正是这般说，吴军师所虑极是。

吴用接着告诉燕青，行动地点是选在押解途中的一处山野道旁。我们要在那里设一个茶水摊，并且要预先派人将其左近的茶酒摊棚一概强行驱逐或关闭。解差走得饥渴，至此只能进我山寨所设的茶摊歇

脚打尖，到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动手。燕青的任务，就是装扮成这个茶水摊的摊主设伏于彼。还要安排一个女子，与燕青扮作夫妻，在一旁做些添柴烧水之类的营生，方才装得像样。动手时亦可与燕青相互策应。

燕青听罢，稍事沉吟，说道，这个营救计划做得甚好，小乙在那里扮个茶摊主人亦无问题。只是令我与一个女子扮作夫妻一节，颇有尴尬。我与那女子素不相识，这夫妻如何扮得自然？吴用笑道，燕青兄弟不必顾虑，本军师既要让你们扮成夫妻，自会为你找一个熟识之人的。

燕青的脑子尚未转过弯来，吴用已起身命侍从由门外廊下唤进来一个人。这个人长裤短袄，黑带束腰，一身英姿勃勃的梁山泊女兵装束，原来乃是先燕青一步投奔了梁山泊的楚红。

燕青此前所见之楚红，一向皆为男人打扮。这时猛一见她这番女兵模样，愣怔了一下，方反应过来，不觉笑道，我道是在这梁山泊里何曾有什么熟人，原来是你。楚红亦咯咯一笑，说道，我早料定会与小乙哥重逢于梁山泊，今日果然也。吴用道，我说怎么样，二位如此熟识，扮成夫妻不是难事吧？燕青、楚红对视一眼，都有些不好意思地微微红了面皮。

吴用正色道，此事既定，便是宋寨主的将令了。这出戏的主唱是你们两个，你们务必要配合默契，将它唱好。

燕青、楚红皆严肃起来，齐声道，吴军师放心，我们保证不会误事。

吴用又与燕青、楚红二人商讨了若干设伏中的细节问题，交代了他们一些注意事项，就起身离去。

因为已是夜半时分，楚红也不便在燕青房中久留，她陪同燕青送

走吴用，便亦要告辞返回女兵营地。燕青自然是要小送几步的，就陪着楚红走上了一条洒满月辉的山道。

两人静静地漫步走了一会儿，楚红问燕青，你既到了梁山泊，怎么不来找我？燕青未假思索地随口反问道，我去找你做什么？

一句话将楚红堵得接不上茬儿。燕青话甫出口，亦觉欠妥，赶忙向楚红解释说，都是因为急于营救卢俊义，心绪焦躁，就忽略了去打听看望她这位老朋友，希望她包涵原谅。

楚红就半嗔半谅地道，你这么说嘛，还差不多。

燕青问起楚红近况。楚红告诉他，自己是被分派到了女将“一丈青”扈三娘的帐下。这扈三娘治军甚严，待人却又极宽厚体谅，营里的姐妹都相处得如一家人一般。现在她每日里与她们在一起练功习武，出操演阵，切磋技艺，长进匪浅，真个是生活得十分快活，扬眉吐气。

燕青道，看来你选择落草梁山泊这条路是不错的，这是你最合适的归宿了。楚红道，难道这不也是你小乙哥的归宿吗？事到如今，你和你那主公卢俊义，还做得成大宋良民吗？燕青苦笑一下道，你说得是，我与主公恐怕也是别无选择的了。

楚红听他这话说得有些抑郁，忽闪着杏眼看看他道，小乙哥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吗？在我看来没什么不好。在这里的日子，比在那些贪官污吏欺侮压榨下忍辱偷生的日子好过多了。再者说，我看梁山泊这些好汉，像是些做大事的人。人生在世，难道不该做出点轰轰烈烈的事情来吗？

燕青心知自己与卢俊义落草梁山泊已经势在必行，但是这被迫落草的原因，却与楚红不尽相同，内心的想法自然也不尽相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在燕青的意识里，总觉得背叛朝廷乃是大逆不道之

举，不是一条理直气壮之路。但此刻他不想与楚红争论，只是轻轻地点着头，表示他在很认真地听着楚红的话。

又走了一段路，楚红止步道，小乙哥不必多送了，反正今后同在山寨，见面的机会还多。临别时，楚红向燕青抱拳一揖，同时送过去了一泓深情的眼波。

燕青很明显地感受到了楚红眼波里所包含的柔情。望着她在月光下走去的身影，燕青蓦地想起了远在汴京的李师师。

几番想再赴汴京探望那个令自己难以忘怀的师师姑娘未果，孰知此身却即将成为梁山泊造反大军里的一员，真是世事难料哉。在这寒冷萧瑟的冬夜里，师师正在做些什么？或许她已将我这个漂泊之客遗忘得干干净净了吧？我若与主公卢俊义入伙梁山泊，将来的命运际遇会是如何呢？而梁山泊义军将来的发展前途，又会是如何呢？

燕青心绪茫然地在山道上徘徊了许久，方折回房中歇下。

十八

卢俊义起解的那日，是入冬以来的头一个大冷天。

那一日天昏地沉，苍穹间灰蒙蒙一片，肃杀凛冽。强劲的北风挟着沙尘，带着尖锐的呼啸声，一阵阵地从平原上扫过，抽打得路上行人的面皮火辣辣地疼痛。大名府城里的街面上十分冷清，多数人都猫在了家里向火取暖。商家店铺的大门也开得迟了。

卢俊义就是于这样一个恶劣的时日里，在面目凶悍的解差董超、薛霸一连串骂骂咧咧的抱怨声中，肩扛着足有二十斤的铁叶盘头重枷，走上了发配流放之路。

来到东城门边，卢俊义驻足回首，眺望着他卢家祖祖辈辈居住生活了几代的大名府，两行清泪情不自禁地潸然而下。在心窝里，卢俊义早将贾氏、李固两个忘恩负义、少廉寡耻、狼心狗肺的畜生杀才，咒骂了个千遍万遍。

但卢俊义对贾氏、李固的阴险狠毒，还是估计得不足。他只道是此去要饱受流放劳役之苦，在思想上做好了承受任何艰苦生活状况的充分准备，并且抱定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信念。没想到贾氏、李固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将他发配了事，而是铁了心要取他的性命。若非有人在梁中书的左右使上银子努力周旋打点，卢俊义就被从严判处了斩刑，或者竟已被人暗地里整死在狱中，也未可知。

原来卢俊义吃官府拿捕后，生死吉凶是颇经过了几番反复的。他

没被致死于大名府衙门的狱中，全赖有神灵庇护。这个神灵就是金钱。世间一切事物中，金钱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一切人力可及之事，只要有了钱，没有办不到的。所谓钱能通神，即乃此之谓也。

那日卢俊义被拿至府衙，留守司主官梁中书当即亲自升堂开审，要卢俊义从实交代与梁山贼寇勾结谋反之事。梁中书也没弄明白小梁山与梁山泊的区别，反正大小梁山都是贼窝，在这个根本性质上没弄错就行。卢俊义自然是连声叫屈，原原本本地将被赚上小梁山的前后经过对梁中书禀述了一遍。

梁中书就命人唤上贾氏、李固，让他们与卢俊义当堂对质。

到了这个地步，贾氏、李固半点退路也无，只能尽全力与卢俊义拼个鱼死网破了。李固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地指证，卢俊义是在扯谎。贾氏亦厚颜无耻地证明，卢俊义谋反企图积蓄久矣。

梁中书已经得了贾氏、李固很可观的好处，立场自然偏向于他们，便将惊堂木一拍喝道，似这等反贼赖骨，若不用刑哪里肯招，先与我杖五十堂棍。那堂上的公人也都受过李固的打点，抡起棍子来很是卖力，棍棍都凶狠地打在实处。尚未打满三十棍，卢俊义已是皮开肉绽地昏死过去。

按贾氏、李固的打算，就欲趁卢俊义受刑伤重，让狱吏将他折磨死在牢里，然后报一个暴病身亡了事。但是这一招没有奏效。原因是当时小梁山的内讧尚未起，宋双派出的细作，以比李固高得多的数额贿赂了牢狱节级，要求他保住卢俊义的性命。所以那节级对李固阳奉阴违，不但没着意虐待卢俊义，反而好汤好水地伺候着，还从外面买了药物来为卢俊义疗伤，使卢俊义的身体很快地得到了恢复。

贾氏、李固等了些时日，未闻得卢俊义的死讯，料是牢狱节级办事不力，便转而在梁中书身边的亲信官吏身上下功夫，想让他们劝说梁中书判斩卢俊义。这些人得了贾氏、李固的施舍，就向梁中书进

言，说卢俊义之案不宜久拖不决，似这等谋逆之案，只要指证确凿，案犯纵不招供，亦无碍衡情定罪。卢案实应重判，方可杀一儆百，云云。

梁中书乃书生出身，不愿轻易杀人。然而左右幕僚的意见，对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因而对于卢俊义，他便在斩与不斩之间徘徊不定。后来小梁山发生内讧，牢狱节级断了银子打点，对卢俊义的态度一日甚似一日地恶劣起来，卢俊义的处境便重又陷入了凶险危急中。此时只要贾氏、李固再加一把劲，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便可将其置于死地了。

然而卢俊义是命不当绝，恰在这时，戴宗奉宋江之命赶到了大名。

戴宗常年经办打通官府关节之事，在这一方面是个行家里手，手段极为娴熟。他很快便暗中疏通了多重关系。

那大名府衙里的吏员，与卢俊义原本皆无冤仇，收受了戴宗的巨额贿赂后，无不尽力而为之理。于是众人就又纷纷改变主张，对梁中书吹风道，经过认真深入地审理，发现卢俊义通匪一案确实证据不足。就算是他有谋反之心，终未酿成谋反之实，如若轻率判斩，恐是量刑过重。况且卢俊义是个方圆百里颇有声望的人物，万一不慎错斩，局面难以收拾，等等。

这些主张倒是甚合梁中书不愿轻启杀戒的本意，定夺下来，最终便将卢俊义判了个发配沧州。

此一番生死攸关的较量，虽然没有动刀动枪，却也着实惊心动魄了。

贾氏、李固听说卢俊义只判了个流放沧州，既失望又惶恐。只要是卢俊义还活着，他们就活不踏实。有朝一日猛虎归山，他们必定死

无葬身之地。

没能弄死卢俊义，他们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却不敢当面找梁中书等一干官吏去计较，只好坐下来再另外合计补救措施。

补救措施还是有的，那就是雇人于押解途中干掉卢俊义。李固嘬着牙花子道，欲做成这件事，怕是得花个大价钱。贾氏道，花就花吧，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花再大的价钱，也比留着卢俊义，将来回来要了咱们的命强得多。

那一日，衙役董超、薛霸领了押解卢俊义的差事，正准备回住处收拾行装，刚出了衙门口，便被李固悄悄地截住，带到了卢府。请二位解差在一间厢房里坐定之后，李固先给二人各奉上了白银三百两，然后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请他们在途中结果卢俊义的要求。

董超、薛霸这两个人，原是在汴京府衙里当差，俱有着一身的好武功。每逢有押解要犯的差事，往往派付此二人担当。当年在押解林冲赴流放地的途中，此二人未能完成高俅委办的秘密杀害林冲的任务，致使林冲为鲁智深搭救后，与鲁智深一同反上梁山，成为梁山泊义军中的一员骁将。太尉高俅因此震怒，将他们杖责后贬往大名府效力。梁中书见此二人乃可用之材，便未按例罚他们去做杂役，二是仍将其留于堂前，用为解差。

这两个人都是心狠手辣，拿暗杀人犯不当回事的主儿，这种事情亦不止做过一遭两遭。此时见李固出手大方，而且允诺事成之后还有重酬，也倒愿意接下这宗买卖。不过自从上次暗害林冲失手后，两个人对干这种活心存了一点顾虑，担心若有人再暗中保护卢俊义，到时候行事不成反受其害。

这个顾虑李固也有，他顾虑的就是燕青。李固知道，别看这些日子燕青去向不明，杳无声息，他绝不会对卢俊义的生死坐视不管。说不定燕青现在就藏在哪个角落里，等待着营救卢俊义的时机。所以李

固与贾氏对有人暗里保护卢俊义的可能性已经做了充分的估计，并已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当下李固听董超、薛霸说出他们的顾虑，便稳稳地笑道，二位哥哥不必担心，若说此行果然有人暗地里保护卢俊义，无非便是燕青那厮。为防此虞，我已安排了两个人秘密随行，作为二位哥哥的护卫。这两个人的武功皆不在燕青之下。如果行事顺利，这两个人便不打扰二位哥哥。倘或遭遇危机，他们则必会于紧急时刻施以援手。谅那燕青纵有天大的本领，双手焉可敌得众拳乎？

董超、薛霸听了这话，放下心来，一齐抱拳应道，李大官人策划得如此周密，我兄弟焉有不效犬马之劳的道理。

李固又嘱他们，不要动手太早，须行得数日后，至距离大名府远些的地方再动，方可做得机密。返回交差领酬时，务必以卢俊义面皮上的金印为证。董超、薛霸道，这些规矩我们自都省得，不劳李大官人费心，李大官人只管在家里静候回音便是。

送走了两个解差，贾氏、李固又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感到这一回的事情，谋划得应当算是全面稳妥，无疏漏了，心情便宽松下来。

却说董超、薛霸，押解着披枷戴镣的卢俊义，出了大名城门，昼行夜宿地走了三四日，但见道路两边的景象越走越荒凉。加上天寒之故，有时走上数里路还遇不上一个旅者。董超、薛霸就寻思，是到了可以下手的时候了。在这乡野郊原处瞅个无人的机会，将卢俊义做掉挖个坑一埋，也不过半个时辰的工夫，得做便做算了，没有必要再陪着姓卢的多走冤枉路。

这日夜里，董超、薛霸一合计，就决定在次日择机动手。他们盼望次日是个恶劣天气，那样的话，这荒郊野外便会人迹杳然，杀人匿尸都可以做得从容方便一些。

但是次日早上起来一看，却是一个大晴天。肆虐多日的北风停了下来，日头也出来了，给人身上带来了一丝舒适的暖意。董超、薛霸觉得这样一个和煦的日子，似乎与杀人的事情不大协调，不像是做那种事的气氛。

但是既然计议已定，他们不打算再更改、推迟行动日期。

吃过早饭，董超、薛霸像往常一样押着卢俊义上了路。走了半日，不时碰上外出捡柴或者赶路的农人，屡次破坏了他们企图动手的机会。看来上午是做不成事了。耗至正午，董超、薛霸走得又渴又饿，卢俊义戴枷跋涉，更是累得举步维艰，就都想找个去处歇一歇脚。偏偏晦气得很，在这半晌的旅途中，道路旁边竟然没见到一处茶棚水摊。

其实这正是梁山泊人弄的手脚，为了迫使解差就范，不教他们觅到埋伏点以外的歇脚处。

董超、薛霸越走越觉身上发燥，喉里冒烟，肝火因之也就愈盛。他们正恶言恶语地将一腔无名之火冲着卢俊义发泄，就遥遥地望见了前方燕青和楚红所设的茶棚。

原来吴用根据戴宗的情报进行分析判断，估算得很是准确。他估计若是解差欲在押解途中加害卢俊义，离大名府太近了会有顾忌，再走得远了又忍耐不得，行至此处便有动手的可能。而这个地段，既然是有利于解差暗下毒手，自然也方便于梁山泊伏兵解救卢俊义，因此就将设伏地点选定在了这里。

简陋的摊棚炉灶是前两天就搭造好了的。今日一早，燕青、楚红便来到这里生起了灶火。与燕青扮作夫妻执行这次行动任务，颇使楚红于兴奋中又感到了些许的甜蜜。但燕青却并无其他感觉，他只是一心盼着早一点将卢俊义救下。由于生怕吴用的判断有误，燕青的心情一直是处在忐忑中。

时过正午，燕青猝然望到卢俊义被解差押着，正缓缓地向这边走来，心里方觉一块石头落地。但只一刻间，他的心情又为紧张和激动包围鼓噪起来。楚红看出了燕青的心情状态，忙提醒他一句：沉住气。

董超、薛霸一见茶棚，更觉饥渴难忍，迫不及待地催促着卢俊义快点往前走。然而及至茶摊附近，董超却忽然起了疑心。他扯了薛霸一把道，兄弟且慢，我看这茶摊有些蹊跷。薛霸举目四顾，立即心领神会。

原来，凡于野外设摊者，必是离庄户不远处，此乃是惯常的规律。然而放眼四周，此处皆是树丛沟坎，并无茅舍一间，这座茶棚便显得有点突兀。

方才几处该有摊棚之处一无所有，这不该有之处怎的反倒有了呢？

再细瞧去，这茶棚的灶台壶桶等物俱甚洁净，似乎是刚刚开张起来的样子。此地并非交通要冲，在这冰天雪地之时，大老远地跑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摆上这个赚不了几个铜板的茶摊做什么呢？

薛霸脑子一转，诸多的疑点皆上心头。他与董超一碰眼神，一左一右挟了卢俊义，便过门不入地甩过茶棚继续向前行去。

这个情况出乎燕青、楚红的预料。

但他们岂容这两个鸟人挟着卢俊义走脱。当时燕青与楚红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楚红便抢出几步拦在了薛霸的面前，笑脸相向地道，二位差役哥哥，看你们行走得劳累，何不在我小摊上小憩片刻，喝碗热茶呢。

薛霸警惕地看她一眼，就欲伸臂拨开她。楚红毫不迟疑，啪地一

掌挡开薛霸的臂掌，紧接着便出拳向其门户里击去。

与此同时，燕青由背后飞扑而来，直取董超。那董超却十分警觉，听到脑后的风声，一把扯了卢俊义向道旁一滚，挥刀便向卢俊义砍去。

一般解差押解罪犯，手中均是提着哨棒。此番董超、薛霸为防不测，只是薛霸提了哨棒，董超却时刻手执着单刀。李固与他二人有约在先，如遇意外情况，必须及时下手结果卢俊义，否则下面的巨额酬金一文也拿不到。所以在遭此突变之时，董超本能地就要先对卢俊义下手。

董超训练有素，出刀又狠又快，换了一般的案犯，这时身首异处必在顷刻之间。然而那卢俊义却非比常人，他此刻虽为刑伤累累的虚弱疲惫之躯，却终是怀有深厚的武学功底，在这突变之际反应极是敏锐。见到刀光闪来，卢俊义疾速凝聚全力举枷一扛，准确有力地磕开了刀锋。那具盘头大枷，亦被咔的一声劈裂开来。

这时燕青已经扑至近前。董超暂也顾不上砍杀卢俊义，急忙猛虎甩尾向身后扫去一脚，返身一个鲤鱼打挺跃起，抡起单刀去对付燕青。

这董超、薛霸的功夫果然了得。燕青与董超对打，刚刚战个平手。而楚红与薛霸交手十余回合后，已渐渐处于下风。

有两个方才路过此地的农家汉子模样的人，不知何时已折返回来，突然各自掣出利刃，杀向燕青、楚红。这两条汉子，就是李固雇用在紧急时刻协助董超、薛霸行事的江湖杀手。

董超、薛霸一见帮手来也，登时精神倍增，愈战愈勇。燕青、楚红腹背受敌，眼看着便要难支。

不过这只是瞬间之势。

就在这个当口，从野地里忽然又冒出十几条汉子。为首之人容颜威猛，豹眼环须，手里挥舞着两把方头大斧，正是梁山泊那赫赫有名的步军头领之一黑旋风李逵。

押解卢俊义者，除了明面上的解差，暗中可能另有其人，这是在吴用意料之中的。所以梁山泊特地安排了骁将李逵，带领数十名精壮士卒随戴宗一起下山赶到伏击地点，埋伏在燕青、楚红身侧以做策应。

那两个江湖杀手做此勾当，本是为了挣钱。一看情况不妙，岂肯舍命相拼。这时他们就不约而同地丢了董超、薛霸，自顾去逃命。李逵在战场上杀人是有瘾的，逮着这个机会焉能放过。他蹽开了大步卷将上去，双斧齐下，几斧头便将一个江湖杀手剁成了肉泥。另一个杀手逃出数丈开外，被“神行太保”戴宗轻而易举地追上，一刀结果了性命。

那一旁薛霸眼见身陷重围，早已乱了方寸，棍法破绽百出，前突无路，后遁无门，招架不多时，便身中数刀倒地毙命。

片刻之间，只剩这边一个董超了。

董超已吓得魂魄出窍、四肢酥软、斗志全无，一扬手丢了单刀，伏身在地，叩头如捣蒜，连连哀告好汉饶命。

燕青因见他方才欲执刀杀害卢俊义，将其恨之入骨，抄起单刀便要取其狗命。一旁刚刚挣脱掉身上残枷的卢俊义叫了一声小乙且慢。燕青听得卢俊义的喝声，收住刀回身问道，主公有何吩咐？

卢俊义走上前来道，你且留一留这厮，我有话要问他。我先问你，你怎的知道我路过此地，这些与你一同来搭救我的好汉是什么人？

燕青道，这些弟兄皆是梁山泊义士，乃是奉了梁山泊寨主宋公明

哥哥之命，前来相助燕青营救主公的。主公的解期和行程状况，俱在山寨的掌握之中，是以方在此地稳妥地救下了主公。言罢，将戴宗、李逵两位头领介绍给了卢俊义。

卢俊义纳头拜道，多谢梁山泊义士救命之恩，卢某肝脑涂地，无以为报。戴宗上去搀起卢俊义道，卢员外乃驰名海内的英豪，我等为之两肋插刀，实乃分内之事也。我等皆是奉宋江哥哥将令而来，卢员外要谢恩的话，应是感谢宋江哥哥。

李逵不耐烦听他们啰唆，用板斧指着董超道，这厮还留着做甚，卢员外有话快问。

卢俊义道李头领说得是。就转身面向董超，逼视着他问道，姓董的，我卢俊义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一路之上与那薛霸对我百般折磨，方才又欲害我性命，却是为何呢？

董超五体触地抖瑟言道，回卢员外话，小可和薛霸确与员外素无过节。皆因员外府上都管李固许我弟兄两个重金，要我们好歹在途中结果了员外性命。我两个一时财迷心窍，才做下这种糊涂事。小可现已知罪，恳求员外宽宏大量慈悲为怀，高抬贵手饶我这回吧。

卢俊义听过董超的话，气恨交集，双眉倒竖，咬着钢牙恶狠狠地道，亏你还是个吃皇粮的公人，为贪图几两银子便可滥杀无辜吗？如此说来，其实饶你不得。

李逵早耐不住，未待卢俊义话音落地，便抡板斧劈向董超。燕青动作更快，已是飞起一刀将董超搠翻。李逵遗憾地哇哇叫道，该是让这厮吃我一斧的。

卢俊义胸中仇愤汹涌，对戴宗、李逵道，好汉，帮人帮到底，请二位头领拨三两个弟兄随我回府一趟，结果了那对娼妇淫夫。戴宗忙劝道，卢员外万万不可。一来员外饱受折磨，体力虚弱；二来员外现

在身为配犯，岂可擅赴那府城危险境地？

燕青道，主公就将此事交给小乙吧。小乙这便潜回城里，好歹将那对狗男女拿了来，让主公亲手发落便是。

卢俊义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了一下，只得应允燕青代他回城拿奸。但是叮嘱燕青，务必给我拿活的回来。

戴宗知道卢俊义报仇心切，这件事是拦不住的，也只好同意让燕青回大名府走一遭，并拨出了几个精干弟兄随同协助。李逵嚷嚷着要去，戴宗顾虑他行事鲁莽，怕他进城后又弄出些节外生枝的事，坚决不允。倒是忖着楚红胆大心细，头脑灵活，同意让她与燕青同去配合行动。下山前宋江明确指示李逵须听戴宗节制，这时李逵虽对戴宗的决定不满，直咕哝戴宗偏心，却也不得不服从将令。

计议停当，众人便兵分两路。一路随燕青、楚红驰往大名府，一路由戴宗、李逵带领，护送卢俊义折返梁山泊。马匹是戴宗他们预先准备好了的，足够众人使用。

卢俊义明白，此一去自己便成了真正的反贼了。但是，一则目下舍此别无去处，二则身衔梁山泊义军救命之恩，因此上山落草已成必然之势。卢俊义虽然心中颇怀沦落之感，却没在表面上流露出一丝一毫，对随戴宗、李逵上山未提出任何异议。可谓之识时务者为俊杰也。

且按下卢俊义一行不表，单说燕青、楚红一路。

燕青、楚红带着五六个弟兄，日夜兼程驰至大名府，混入城里后，依照燕青的主意，大家先分散开，各找旅店住下，待到次日凌晨再聚齐行动。

燕青的这个安排是很有道理的。拂晓时分乃是人们最困顿之时，无论城区的巡逻，还是卢府的护院，防范都比较疏松。而且当拿下贼

人时，基本上就到了城门开放的时间，可以不加耽搁地立刻将贼人弄出城去。

于是众人便依计先分头去歇了。因牵挂着拂晓间的任务，其实一个个也都未曾睡好。挨至次日丑时左右，俱都悄悄地起了身，溜出店门，会合到了预定的地点。

月朗风寒，哈气成霜。当值巡街的逻卒草草地敷衍一番之后，这时早不知猫在哪里向火瞌睡去了。燕青他们行进得十分顺利，未遇到任何麻烦，就来到了卢府院外。

燕青对这里的地形自然是极熟的。他先独自翻墙而入，拿下了毫无防备的看门小厮，打开院门将楚红及弟兄们放进院子。又故意弄出一点动静，顺势拿下了一个闻声过来查看的护院家丁。问明了李固正在贾氏的卧房里奸宿，燕青便命弟兄们分头守住院门及院墙的进退要害处，自己则带着楚红，轻身捷步，直取贾氏的卧房。

贾氏与李固正在酣然梦乡中。

燕青和楚红来到贾氏卧房门外时，两个贼人刚睡了一个来时辰。燕青侧耳听了听房内的鼾声，就轻轻地去拨弄门闩。燕青办这种事不太在行，门闩总算拨开了，却弄出了些许响动。

李固可能是听见了响动，似醒非醒地翻了个身。

兵贵神速，燕青、楚红毫不犹豫地疾步闯进房中。

这一下，贾氏、李固是真的全被惊醒了。李固睁眼喝问了一声，是谁？燕青短刀一闪逼在他的喉头上，厉声令他不许喊叫。楚红手上的匕首，亦同时抵住了贾氏的胸乳，将贾氏的一声尚未及出口的惊呼生生地给吓了回去。

李固借着由门外透进的一丝惨淡月光，定睛辨出来者乃是燕青，

通体一凉，竭力压抑着恐慌，颤声道，原来是小乙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是不是缺钱用了？需要多少只管说来，我李固无不从命，马上便给。

燕青怒目相视道，你马上便给？这卢府是你这狗奴才的吗？

李固忙改口道，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府上的东西我绝不敢擅动。是不是你燕小乙想回来？可以可以，我可以搬出去，我马上走。

燕青冷笑道，你走？你想走哪里去？还是老老实实地跟我走吧。

看这架势，李固知道，现在再怎样乞求哀告，企图让燕青放过他和贾氏，也是没有指望的。遂横下心来，决定与燕青拼了。于是他冷不防地就张开嘴，大喊一声，来人哪！

燕青岂容得他放肆，不等李固一个“来”字喊完，就敏捷地顺手从旁抓过一团东西，呼地塞入其口中。他正欲奋起挣扎，被燕青一个擒拿招式反扭了双臂。剧烈的疼痛几乎令李固昏厥过去，哪里还动得了一下。

随后，燕青撕被单为绳索，将只穿着内衣的李固和贾氏从被窝里拖出，双双捆了个结结实实。那贾氏的鸟嘴，也用布团堵了。

贾氏自睁眼一见被燕青带人堵了被窝，心里便明白了事情的结果会是如何。所以她只是木然地任凭燕青、楚红摆布，没做任何徒劳的哀求和挣扎。

顺利地生擒了贾氏、李固，燕青又想起一件事。让楚红点燃了蜡烛，燕青挥毫留书一封，声称奉主公卢俊义之命，特委派府中的老管事暂时署理府中日常事务。府里的所有房地、田产契约，以及既往的账目等，从即日起一律予以封存，任何人不得擅动，否则性命难保。

然后，燕青让楚红看住贾氏、李固两个狗男女，自去院里收拾了

一辆马车。其间有两个巡夜的家丁发现了动静，踅过来查看，被燕青轻而易举地制服。

一切安排停当，燕青带人将贾氏、李固从卧房里揪出，各自装入一个大麻袋，扔到马车上，只作是从城里采买的什么货物。此时天色已亮，城门洞开。燕青等人即扮作商贾，赶着马车从容地通过了城关，扬长而去。

楚红目睹燕青在整个行动过程中，真个是胆大心细，机智勇敢，一举一动间皆充溢着令人可资信赖的英雄气概与魅力，心底里对燕青的爱慕之情，又不知不觉地增添了几分。

那卢府的老管事及一干家仆，天亮后得知了夜里发生的事，尽皆惊惧不已，不知燕青将贾氏、李固劫去了何处，亦不知燕青如此强横行事有何来头。欲待报官，又怕遭到报复，只得且依燕青所嘱，暂时维持着府上的事务，等候燕青或者别的什么人来处理善后。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座在大名城里显赫了几代的卢府，是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那些家丁、杂役、婢女、丫鬟等，便都开始做另讨生路的打算。种种混乱状态不必细述。

燕青、楚红将奸夫淫妇押解至梁山泊后，宋江命将其绑缚于忠义堂外的两根木桩上，交由卢俊义亲自处置，并传众头领均来堂前，观审助威。

卢俊义想到自己的几代家业，竟被这两个畜生毁于一旦，且逼得自己不得不落草为寇，满腔的悲愤仇恨如岩浆喷涌，戟指着二人切齿痛骂一番，便手执利刃上前，活活地将二人的心脏剜出，喂了围转在一旁的一条大猎犬。

李固自一见到卢俊义，就哀号不已，将一切阴谋策划的责任统统推到贾氏身上。待卢俊义铁青着脸执刀走近时，他已恐骇得几乎半死，稀屎浑尿屙满了裤裆，令人看得十分鄙夷。倒是贾氏，从被燕

青、楚红擒住，到被卢俊义开膛剖心，始终紧闭双目，面如冰石，一言不发，一声未放，令梁山泊的头领们感叹道，这淫妇还真是有点胆气。

行刑毕，众头领齐向卢俊义祝贺。宋江当即召集众头领进入忠义堂议事，宣布任命卢俊义为梁山泊副总头领。在此之前，宋江已将这层意思单独对卢俊义谈过。卢俊义起初以为宋江是客气，坚辞不受，言称卢某只求有寸地栖身，能在宋大哥帐前听命效力，已是感激不尽了。后来见宋江确是诚心诚意地请他做山寨的副帅，心里十分感动，才欣然应诺下来。

山寨里的重要头领，如林冲、关胜、杨志、武松、董平、秦明等，亦由宋江、吴用事先打了招呼。众头领一来出于服从宋江命令、维护宋江威信的习惯，二来皆素闻卢俊义声名威望，三来亦觉如此安排确乃平衡山寨权力分配之善策，对这项决定均表示坚决拥护。

听宋江宣布过任命后，众头领们由林冲、关胜带头，齐声向卢俊义敬贺，宣称我等愿在宋江、卢俊义两位哥哥的统率下，替天行道，共创大业。就这样，卢俊义便在这梁山泊里坐上了第二把交椅。燕青亦被委以步军头领之职，列座于堂侧。至此，梁山泊主要将领聚齐了三十六名，恰好为天罡之数。

简短的会议开过，宋江设了大规模的宴席，招待卢俊义和燕青。众头领皆来作陪，兴高采烈地从申时一直喝到戌时方休。

宴会散后，燕青送卢俊义回到住处，卢俊义让燕青再陪他坐一会儿，就命小厮又备了些蔬果酒水，两人相对而坐边酌边聊。这一番变故，对卢俊义和燕青两个人来说，俱感到有沧桑之巨。燕青知道卢俊义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却不知该如何劝解。卢俊义肚子里自是有许多的思虑，但一时也不便多说。因而这两个肝胆相照的汉子，此时坐在一起，竟是饮得多而说得少了。

是夜，卢俊义和燕青皆喝得酩酊大醉。

十九

话说人世间事，常常是祸福相倚，成败相继，势态顺逆殊难预料。一件事情，本来谋划得很好，进行得似乎也很顺利，到头来却终得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刘安妃目下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自从她向道士林灵素秘密下达了以巫法妖术降灾于李师师的指令后，便在宫里数着日子期待佳音。耐着性子挨了月余，终于等来了一个让她欣慰的消息：李师师患了严重的眼疾，似有失明之虞。

刘安妃在听着她的耳目向她禀报此事时，虽然表面上矜持地端着架子，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知道了，内心里的狂喜却是难以形容。这个可恨的狐媚子，到底着了老娘的道。若是你当真成了瞎子，看你还有什么能耐去纠缠迷惑皇上。到那时你非但再无法取悦皇上，恐是连那行院里的皮肉生意，也难得再做下去了，你当如何苟活于世哉？落得如此下场，实乃你竟敢违背天意，擅动非分之想所致，休要怪我安妃娘娘心狠也。

然而，这种喜悦只维持了三五日，就被接踵而来的另一个消息破坏掉了。那个令刘安妃异常恼火的消息便是，徽宗皇帝赵佶得知李师师患了眼疾，不仅立即亲带御医前往镇安坊给师师诊治，而且居然连日留宿于杏花轩，不回宫不上朝，不惜以九五之尊、万乘之躯，专心致志地亲自服侍上那个骚婊子了！

其实在前些日子里，赵佶因为忙于筹划结金图辽、收复幽云之事，倒是有较长一段时间未曾顾及临幸镇安坊。那幽云十六州原归中原版图，是五代时期后晋朝的石敬瑭为换取辽国的支持，将其割让给了辽国。幽云地区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在赵宋建朝之初，就曾决心收复之。但当时的辽国国力、军力均甚强，宋太宗率师北伐，于太平兴国四年败于高梁河，于雍熙三年再败于歧沟关，终未实现收复幽云之愿。在这种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北宋王朝于景德元年不得不与辽国签署澶渊之盟，承认了辽国占据那片土地的既定事实。

但是兴兵北伐、收复失地的念头，却一直未在北宋君臣心中泯灭。至宋徽宗时，辽国的国势渐趋衰弱，而东北一带的女真族却逐步崛起，且渐次与辽国交恶，在双边的交战中屡破辽师。以蔡京为首的一部分大臣认为有机可乘，就向赵佶提出了联金击辽、收复失地的动议。

这个动议很对赵佶的心思。因为收复幽云十六州乃是祖上几代人的未竟之业，如果能在自己手中完成，自然是其功莫伟莫大矣，岂不彪炳千秋哉！为这个想法所鼓舞，赵佶便对此事非常上心，全然不顾朝中有识之士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劝谏，连日来多次召蔡京、童贯等议事，并亲自安排了大臣赵良嗣以买马之名秘密出使金国，欲与其缔结夹攻辽国之约。

不过忙碌归忙碌，赵佶心里却并未忘怀李师师。在这一段自己无暇亲顾的时日里，赵佶隔三岔五地便差张迪前往杏花轩去问候一下，馈送些宫里糕点、时鲜水果、滋补药品过去，以示眷恋关怀之意。每次回宫，张迪便将师师的日常起居状况向赵佶详细禀报一番，捎回几句师师请皇上注意保重龙体，莫要过度劳累之类的体贴语言，令赵佶听得十分受用。

这一次，在张迪照例向赵佶禀报看望李师师的情况时，神色有点

不太自然，被赵佶敏感地捕捉到，便问师师那里是否出了什么事。张迪支吾了一下，照实禀道，是师师姑娘突然患了眼疾。她怕皇上担忧，不让奴才对皇上讲。

赵佶一听就急了，龙足一顿冲着张迪道，快去与朕传御医来。张迪就连忙火速奔向太医院，唤了资深的老御医，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点齐了轿夫侍从，便簇卫着赵佶急匆匆地赶往镇安坊去探视诊疗。

李师师的这个眼疾，说起来发作得确实甚是突然奇怪。发病前并无一点症候，而发病不到一日，双目就红肿得难以睁开了。

蕙儿已经请郎中为师师开过药方敷过药，但是不见有效。李姥姥也是焦急得不得了。如果失去了李师师，她这座镇安坊就算是塌下了半边天，非但皇上的恩惠从此烟消云散，就连日常的生意亦将一落千丈，这让她如何能不心焦。

李姥姥诸人正像热锅上的蚂蚁焦灼地团团乱转的时候，徽宗赵佶驾到。李姥姥闻讯赶紧踮着小脚出门迎接。赵佶也顾不得理她，心急火燎地带着御医便直奔师师卧房。师师敷了膏药贴子，正卧在床上歇着，闻听皇上来了，便要蕙儿扶她下床，向皇上行礼。赵佶连忙制止道免礼免礼，亲自扶着师师复又躺下，就命老御医即刻视诊。

老御医揭开师师眼皮上的膏药贴子观察了患处，把了师师的脉象，询问了师师近日的饮食情绪等有关状况，又看了一遍蕙儿所请郎中开的处方，乃开口向赵佶禀奏道，师师姑娘此疾，是由内焦外毒合攻而起。引起内焦的原因，在于近日饮食上有欠妥处，情绪上有过度之思，睡眠状况不佳，以及天气寒冷干燥等。至于外毒的侵袭，来源较复杂，便殊难一言蔽之了。现师师姑娘所敷之药，有祛毒驱燥功效，应为对症之方。其间各味药品的配伍亦较得当。待微臣再酌开一剂通郁清火汤药辅疗之，料无大碍也。只是师师姑娘此疾来得既凶且

猛，若要痊愈，恐须费些时日。

赵佶问，需要多长时间？老御医奏道，或十日，或半月，或者还要拖延更长一些时日。

赵佶蹙眉问道，难道没有法子让这病症去得快些吗？老御医听出了皇上的不满，搜肠刮肚地转了一番脑筋，禀道，启奏皇上，微臣尝闻一个民间验方，据说医治眼目赤肿见效甚速，只是微臣尚未试过。赵佶催促道，你且说来听听。

老御医道，微臣所闻之法，乃是于每日临睡之前及晨起之时，以人之舌尖唾液舔舐患目。患者为女性者由男人舔之，患者为男性者则由女人舔之，效果最佳。赵佶听了点头道，哦，此法可堪一试，朕自为之可也。

师师在旁一听，急道，皇上万万使不得。贱妾是何等身份，敢受皇上玉液之疗？倘此事传播于世，贱妾如何担当得起也！

赵佶道，这件事在座的这些人不说，外界焉得知晓。遂严命张迪一干人等，对其为李师师舔目疗疾之事不得外传。张迪等人皆觉得赵佶如此行事有些荒唐，但是见他意思坚决，无人敢劝，唯有诺诺应声而已。

当下赵佶命老御医开了汤药方子后暂且离去，随时候命待召，自己则就此留在镇安坊里伴着师师。张迪只好由着赵佶的性子，妥善安排了侍从，在杏花轩周围昼夜值勤护卫。

赵佶留下来后，即命人按照老御医开的方子去抓了药来，煎制成汤让师师服下。到了晚间，命蕙儿端水过来净了口，就要亲自为师师舔目。李师师执意不从，恳请皇上还是早早回宫返朝，处理天下大事。

赵佶道，你若要朕早些回朝理政，就须听朕之言，好生疗疾。你

这目疾一日不愈，朕便一日不离开此地。师师再劝无效，只得依了赵佶。

就这样，赵佶在杏花轩一待便是三日。每日早晚两遍，按时为李师师舔舐目疾，真正是对师师呵护得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其间有蔡京等人奏请议事，被赵佶通过张迪传旨一概暂缓。各部司呈上的奏章，必须由他亲自定夺者，亦先压下暂缓批复。而一般性的事务，则责成梁师成代批。

那梁师成是深受赵佶宠信的一个宦官。他在政和年间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宣和年间又进为开府仪同三司，并领太子少保衔，权势熏蒸，人称隐相，连蔡京父子都畏其三分。因其善于模仿赵佶的笔迹，行事间又极能揣摩赵佶的心意，赵佶每有懒于亲理的政务，就索性交与他代批。梁师成得到了这个便利条件，便与朝中的权臣交相勾结，极尽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之事。赵佶大权旁落尚浑然不觉，反倒自诩用人得当，令己省了许多事必躬亲的辛苦劳累。赵佶在朝政上的昏庸倦惰，于此可见一斑。

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赵佶将国家大事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为李师师疗疾，竟然是颇有神效。

师师那红肿得吓人的目疾，于赵佶留在镇安坊的次日便见好转。此后其症状日日见轻。及至第四日上午，师师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时，即觉双目开合自如。取镜自视之，已基本上看不出红肿痕迹。赵佶见之甚喜，额手为庆，仍继续用舌尖为师师舔舐了一番双眸。

师师就对赵佶谏道，多承皇上眷顾，贱妾感念肺腑。现贱妾的眼疾已渐消愈，朝中宫内尚有万千事项，等候皇上裁决。还是请皇上勿以师师一人为念，早些回驾为是。

赵佶在镇安坊里延搁了这些日子，亦觉得是该回去看看了，便命张迪传了老御医来为师师复诊。得知师师之疾确是已无大碍，乃命老

御医针对师师恢复期的状况调整了药方，切切地叮嘱师师务必按时服药，不可疲劳熬夜等。尔后方带了张迪及侍从们起驾回宫而去。

送别了赵佶，师师回到房里，靠在床榻上闭目养神，心里边却不太安静。

人食五谷，孰能无病，只不过这次的眼疾来得突然厉害些罢了，倒也用不着特别地大惊小怪。但那老御医说此疾之起因，有师师近日来多虑多思、胸郁不畅的因素在内，却是不错的。现在师师的眼疾依靠药力的作用发散消愈了，然而其心中的郁结，却并没有随之释然。

自从师师与赵佶相识并受到赵佶的宠幸，她的感受首先当然是愉悦幸运的。天下的美女才女不可胜数，即便只说青楼教坊中，其才其貌堪与自己匹敌者，亦不在少数。而竟有自己这样的机遇，被皇上一见钟情引为红颜知己者，却端的是凤毛麟角。一国之君权势无边，有这样一位君王为倚傍，得益之处自不待言。李师师也是个凡人，对这一点不可能丝毫不在乎不看重。

然而李师师毕竟又不同于一般的凡夫俗子。在浩荡皇恩的笼罩下，并没有忘乎所以。师师的头脑里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她很明白并且很相信祸福相倚、乐极生悲的人生道理，所以于巨大的幸运感中，常有一种隐约的不安相生相伴。待见到赵佶不顾朝野物议，公然斥资大张旗鼓地重修镇安坊，隐在师师心底的那层不安，就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师师非常感激赵佶对自己的良苦用心，却又觉得他对自己用心过甚，后果堪忧。赵佶前来视察镇安坊重修工程竣工状况的那日夜里，蕙儿心直口快地道出了她的忧虑，令师师心头的不安又暗增了几分。但这种心绪却是对人讲不得，即使是对蕙儿，亦不便过多地议论，只好默默地积埋于胸臆间。这次眼疾的生发，虽未见得与此有直接关系，但其间的间接关系，应当说不是一点没有的。

赵佶一闻自己得了眼疾，就火急地带着御医赶来。而且为了给自己朝夕舔目，竟可置朝上宫里诸事于度外，在这镇安坊里一待就是三四天。这种对自己的极度体贴关爱态度，确实令师师感动不已。可是，作为一个皇帝，他如此用情用心于自己这样一个女人身上，是应当的、正常的吗？这对于他，对于我李师师，乃至对于整个的大宋王朝，将会造成什么影响，带来什么后果呢？

正冥思默想间，听得蕙儿在旁唤她吃药。师师浅浅地叹了一声，走到案边，端起大瓷碗一点点地将汤药啜下。蕙儿瞅着她那幽幽的神情，劝道，姐姐又在想什么呢？好不容易调养得眼睛消了肿，莫要多思多虑了。若再憋出点什么症候来，可不又麻烦了吗？

师师轻轻摇摇头道，我也不愿想那么多，却是心不由己。你说，我应当如何劝劝皇上呢？蕙儿道，皇上对姐姐的这番痴情，怕是劝也难劝。这些天我看着皇上对姐姐百般殷勤地照料，也是感动得不得了。你还能再说他什么呢？师师道，如若大家都是寻常百姓，一个女人能够得到一个男子如此专注用情，那真是天大的福分。可是，他是皇上啊。蕙儿脱口道，就是，我看他这个人的性情，原本就不适合当皇上。他如果不是皇上就好了。

话音未落，蕙儿即自觉失言，面色灰白地掩了口。师师激灵一下站起来，向着窗外看了看。所幸外面无人。两个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工夫才缓过神来，内衣皆被冷汗浸透。

关于赵佶为李师师舔目疗疾之事，张迪等一干人严遵圣旨，不敢向外透露一个字。但赵佶因探视李师师而留宿镇安坊，连续三四日没有回宫，这却瞒不了人。

刘安妃很快便听说了这件事。她看到回宫后的赵佶是一副神色欣然之态，料是师师之疾已无碍，失望兼气恼得几顿饭都没吃下去。刘安妃入宫这么多年了，几曾见到皇上对后宫里的哪位娘娘，包括皇后

以及她刘安妃本人，表现出过如此程度的关爱？如果听任事态发展下去，一旦皇上哪一天突发异想，竟将那李师师接进宫来，如之奈何？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只要皇上一句话，说办也就办了。

到那时候，自己将会被冷落到什么地步呢？

或者李师师再向皇上进点谗言，自己一不留神竟被打入冷宫，孤苦伶仃地幽禁一生，也算不得什么稀奇。前朝往代发生在失宠嫔妃身上的悲惨故事，刘安妃闻听得多了。

此事绝不可等闲视之，我刘某人绝不可坐以待毙，还须得积极应对主动出击。

如何出击呢？

刘安妃考虑，现在应当是双管齐下。一只手对付赵佶，一只手继续对付李师师。所谓对付赵佶者，乃是想方设法于宫廷内外大肆制造指责反对皇上游幸青楼、嫖宿妓女的舆论，迫使赵佶在舆论的压力下，收敛其放荡行止，疏远李师师。而在对付李师师方面，刘安妃反复斟酌，还是使用林灵素比较可靠，于是便又差人去召林灵素来议事。

林灵素自从接受了刘安妃的秘密指令后，除了作法行咒于密室中，还派遣了专人随时留意打探李师师的起居行止状况。他在京城里门徒甚众，消息灵通，李师师发作眼疾之事他早已得知。这个消息给了他一个定心丸。无论李师师这病是重是轻，其结果是好是坏，只要她病了，即足以证明他林灵素确有异能，绝非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所以闻听刘安妃又召他入对时，他的底气是很足的。

进入玉真轩拜见过刘安妃，林灵素却先装出一副对事态毫无所知的样子，向刘安妃恭谨地禀道，贫道奉接娘娘旨意后，一直在潜心作法，灵验与否尚未知晓。刘安妃道，要说灵验嘛，也算是灵验，那李

师师前几日患了眼疾重症。林灵素噢了一声，就向刘安妃拱手道，此皆赖娘娘顺应天意襄助贫道法术之故，非贫道一力之功也。

刘安妃呷着香茗慢条斯理地道，不过李师师那眼疾，虽然来得厉害，却也去得顺当。据说只调理了三四日，已无甚大碍了。

林灵素听出了刘安妃口气里的不满，但他对于应付她的指责早有准备，遂不慌不忙地回道，难道竟有人破了贫道的法术不成？不知在李师师患病期间，有何人前往探视？刘安妃隐含着怨气道，还能有谁，乃是当今圣上，一直守在那狐狸精身边，连着待了三四日呢。

林灵素装腔作势地连连点头道，这便是了这便是了。吾皇乃真命天子神圣之躯，福光所至可辟百邪。有皇上庇护于李师师左右，贫道之法术难尽全效，亦不足为怪也。

刘安妃哼了一声道，且算你之所言有点道理。那么，我想办法尽量令皇上少接触李师师，你的那些法术，还能派上用场吗？

林灵素知道刘安妃这话是回绝不得的，只能应道，尚可一试。

刘安妃道，那好吧，我这边自会想方设法阻止皇上去找李师师。使皇上远离李师师，不仅是我的意愿，是皇后和后宫所有嫔妃的意愿，也是满朝文武大臣的意愿。李师师的媚惑一日不除，皇上的心就一日不会消停安分，终究是个祸根。你的法术要继续作下去。无论是令其病，令其残，甚至令其死，都可以。总之是一个目的，让她失去媚惑皇上的资本和能力。你听明白了吗？你能做得到吗？

林灵素见刘安妃越说怒气越盛，岂敢言半个不字，诺诺应道贫道明白，非常明白。娘娘此举纯是为了皇上为了社稷着想，一片赤诚之心真正是感天地而泣鬼神也，贫道焉敢不勉力为之！不过贫道终究修炼不深，尚无一蹴而就之能。若得法力显效，还须费些时日。望请娘娘将行事期限放宽些个方好。

刘安妃道，可以，期限我不逼你。只要你真能使那李师师一病不起，或者容衰体残，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都等得。

林灵素暗叫倒霉，这婆娘怎的便将自己缠住不放了。面皮上他却不敢露出一星半点厌烦，只连声应道，贫道必当竭力而为，请娘娘少安毋躁，静候佳音。

辞别刘安妃出得宫来，林灵素一路思忖，其实也无有别的招数，无非是再于密室中加紧进行一下那诅咒勾当便了。焉知此次李师师患眼疾与本道的法术无有关系哉？至于能否达到刘安妃所希望的效果，那实在是没有把握。但刘安妃欲使皇上少去镇安坊临幸李师师，怕是也未必能办得到。到时候如果法术不灵，再拿皇上做挡箭牌便了。

督促过了林灵素，刘安妃就开始做制造反对皇上嫖娼宿妓舆论方面的工作。

这项工作做起来倒并不十分困难。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对皇上微服狎妓的行为本来就是嘘声一片。秘书省正字曹辅犯颜上书受到严惩后，虽然暂时无人再敢于直言劝谏，但私下里的流言议论、责备嘲讽，却未曾有一刻的止息。刘安妃暗暗使人稍加挑拨煽动，很快便搅得里里外外对赵佶的非议热烈起来。有的朝臣又蠢蠢欲动，开始委婉地上书进谏。就连颇能宽宏忍让的郑皇后，也耐不住地以含蓄的语言规劝了赵佶几回，直聒噪得赵佶不胜其烦。

作为一个皇帝，为了维持在臣民心目中的威严形象，赵佶还是不能不顾及影响的。虽然他在心里非常恼火那班多事的鸟人，不将精力放在朝纲政务上，专盯着朕这点业余爱好鼓噪生事，真他娘是吃饱了撑的，但在行为上，终究不得不有所收敛。一时间前往镇安坊的次数，确是稀疏了一些。

刘安妃见自己的谋略卓有成效，心中得意，正寻思进一步施展手段，把皇上的心思重新牵拢到自己身上来，她的贴身太监小顺子一个

消息传来，好似兜头一桶冷水，将她心头刚刚升起的一缕得意之火顿时浇熄。她才知道，这一次竟然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

原来那老太监张迪，因见赵佶受制于舆论压力，不能自由游幸镇安坊，而镇日里快快寡欢，他的心里也甚为不爽。作为皇上最贴身的奴仆，张迪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皇上开心。皇上越开心，他的差事越好做。若是天天眼看着皇上苦着个脸而束手无策，那么离他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在几十年的伴君生涯中，为君解忧已经是他练就的一种本能。

为了替皇上解决眼下遇到的难题，张迪殚精竭虑地琢磨了好几天，终于琢磨出一个办法。

这一日，张迪去御书房给赵佶送参汤，见赵佶正在批阅奏章，却仍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便对赵佶奏道，奴才闻有人对皇上微服出宫颇有妄议，为了皇上出行方便，奴才思得一个拙策，不知可行与否。

赵佶一听，很感兴趣地道，什么拙策，你且道来。

张迪道，奴才近日至艮岳一带察看，见离宫以东皆为官地，其实距镇安坊不过数里。如若由此打造一个地下通道，帝驾由其中往返镇安坊，外人安可知乎？

赵佶拍案称善，即命张迪速速找人筹划。

太傅童贯得知张迪献了此策，不甘落后，主动请缨监造地道，龙颜大悦，恩准之。童贯即一面令人着手勘探设计，一面组织工匠夫役，数日间便聚齐了大约有上万之众的施工队伍，分班次轮流掘进，昼夜奋战。不到两个月的光景，一条延绵近三里，饰以楠木翠石、缀满龙珠玉灯的地下通道即告竣工。

蔡京老儿深悔自己没想出这条取悦皇上之策，让张迪童贯抢了头

功，心有不甘。再思之下，他又为赵佶献上一条锦上添花之计。蔡京上书言道，离宫一带守卫人等露天值巡十分辛苦，莫若于离宫以东官地营造更房百楹，并广筑围墙，以便逻卒休息，可深显圣上体恤之意也。

赵佶阅其书，自是欣然准奏。于是乎自艮岳行宫至镇安坊一线的地上围墙亦很快筑成。自此之后，由皇宫至镇安坊之途，闲杂人等均莫得靠近，赵佶往返其间宛如行走于宫中一般便利，如鱼得水再无顾忌矣。

似这等穴地访妓之举，遍观古今中外，赵佶实属天下第一人也。满朝文武风闻此掩耳盗铃之事，唯余苦笑，夫复何言。

发动舆论攻势的结果，却是逼出了赵佶与李师师幽会的秘密通途，令刘安妃大为恼火。既然此招未能奏效，刘安妃只好重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林灵素身上，期盼林灵素的法术能让李师师遭到天谴神惩，能令李师师破相、残疾，甚至死掉。她一天天地挨着日子，祈求着她所盼望的结果到来的那一天。但是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了，她等待的消息始终没有来到。

直到宣和二年春暖花开之时，才又等来了李师师的一场大病。不过这一场大病，未见得与林灵素的法术有什么关系，而实在是因了燕青。

二十

燕青再赴汴京，是宣和二年三月末的事情。

燕青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去镇安坊再访李师师。而且不仅仅是去与其晤会，还欲与师师商量为其赎身之事。

为李师师赎身的想法，其实自从燕青初会李师师之后，便曾多次在他的脑海里闪现过，但皆不过是一瞬即逝。因为燕青知道这个念头实乃是匪夷所思、痴人说梦，根本没有可能将它变成现实。然而现在，有了卢俊义的鼎力支持，将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变为现实，却似乎是有了很大的希望。

此事是由卢俊义为燕青提亲引起的。而卢俊义为燕青提亲的源头，又在扈三娘和楚红身上。

楚红自投奔梁山泊落草，被编入扈三娘的女兵营后，以其秀丽的容颜、机敏的资质和超群的武艺，很快受到了扈三娘的关注和喜爱。在参加营救卢俊义的行动后不久，楚红即被调入亲兵队，做了扈三娘的贴身随从。而这样一来，她就不仅与扈三娘朝夕相伴，也会与扈三娘的丈夫王英天天见面的了。

那王英绰号矮脚虎，生得个头不高，却十分敦实。他为人仗义，作战勇敢，是梁山泊步军中的一员猛将。但其浑身上下唯有一样毛病难以克服，就是喜好美色。当年打下祝家庄后，他就是为扈三娘的出众容貌所迷，恳求宋江为他做媒，将扈三娘许配给他的。

成亲以后，在扈三娘的严厉管束下，王英已经收敛了不少，但偷鸡摸狗的事情仍然偶有为之。有时被扈三娘捉住了行迹，王英便奶奶长姑姑短地又是叫饶又是发誓，道是下次坚决不犯了。然而三五日过后，仍是故态复萌。扈三娘对此是急不得恼不得，想到王英对她的种种恩爱和王英身上所具有的种种长处，扈三娘不想为这点毛病便与其分道扬镳，只好就在这一方面多加防范罢了。因此，她将身边的侍卫亲兵，也多是调换了一些姿色平平的姑娘。

对于楚红，扈三娘原也担心她那脸蛋儿生得漂亮了些，对王英具有诱惑力。但由于扈三娘实在是喜欢这个女孩儿，且观其之品质，有凛然难犯之气，非是男人可随意撩拨挑逗者，考虑再三后，方决定将其调到了自己身边。

王英一见扈三娘身边来了这么一位俊俏可人、英姿飒爽的妹子，心里果然忍不住地就春波荡漾。因惧着扈三娘的威严，他起初尚勉强绷着劲，努力对楚红做熟视无睹状。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间一长就绷不住了，就开始有事无事地觑着机会与楚红搭话。有时看到楚红一个人在场子上练功，便借口切磋武艺，赖上去与楚红厮磨纠缠。虽然只是言语交谈，还不敢造次动手动脚，每与楚红单独相处，王英身上亦是甜滋滋地感到了某种享受。

因为王英是扈三娘的丈夫，楚红拿他当作大哥看待，对他的态度自然是热情友好，大方坦荡，并不曾向他处去想。而扈三娘却十分警觉，及时地看出了苗头：这只馋猫又想吃腥了。

扈三娘料定楚红不是那种可以被王英轻易搞上手的姑娘，但是看着他那副总想占楚红便宜的样子，心里觉得别扭。为此将楚红调出亲兵队，她又舍不得。如之奈何呢？

一日，扈三娘与楚红聊天，听楚红谈起她与燕青相识的过程。扈三娘于言谈话语间，分明地感受到楚红对燕青乃是一往情深，不禁心

头一动，有了主意。这楚红与燕青，倒真是挺般配的一对，若是将楚红许给了燕青，非但可以绝了王英对楚红的那点轻薄指望，还成就了一对美满姻缘，岂不是一件胜造七级浮屠之事吗？

扈三娘思忖这件事直接与燕青去说显得有点唐突，便揣着这个想法，先去找了卢俊义商议。自然她只是从成人之美的角度去谈，至于其中防范王英拈花惹草的意图，是不便与卢俊义明说的。

卢俊义其实早就将燕青的婚事挂在心上。以前便曾委托友人为燕青物色过几次人选，却皆未中燕青的意。卢俊义在这上面比较开明，认为这婚姻大事应当是两相情愿方好，并不强行包办。而且由于卢俊义本人结婚就晚，也不觉得燕青的婚事十分急切，事情便一直耽搁了下来。耽搁归耽搁，为燕青寻一门满意的亲事这个心思却未泯，卢俊义将此事看作自己应尽的一份义务。

如今听扈三娘古道热肠地前来提起楚红，卢俊义亦觉她与燕青倒还真不失为一对良侣。卢俊义是在被营救的行动中初次见到楚红的，上山落草后又见过她几次。虽然与之接触不多，但对其印象良好，因此很乐意与扈三娘一同促成这桩姻缘。

不过卢俊义没有大包大揽地马上替燕青应承，他对扈三娘道，此事最好先问问燕青的想法，再说与楚红为好。否则若是事情不成，双方面皮上都尴尬。扈三娘道，卢公所虑极是。我亦是想得到燕青的准话以后再与楚红去提。只要燕青点了头，楚红那边就包在我三娘身上了。

当日下午，卢俊义便带着两名亲随去了燕青驻地。

阳春时节，山野绿遍，轻风拂面，令人气爽神清。一路之上，但见各营都在抓紧练兵，山寨里是一片蓬勃气象。

到得燕青营地时，见燕青正在校场上教士兵练习箭法。这一营的

士兵在燕青的教习下进步很快，那飞箭离弦而出，不说是百发百中，十拿九稳已是不成问题的了。看到副帅卢俊义前来巡察，士兵一个个抖擞精神，大显神通，挨个儿单兵演示，都得了三箭皆中靶心的成绩，博得卢俊义连声喝彩。

有士兵闻说过卢俊义的棍法了得，提出要看卢副总头领演练棍术。卢俊义兴致勃勃地道，既然弟兄们想看，我就与弟兄们凑个热闹，上来几个弟兄与我对练如何？那些士兵有意要看卢俊义的真功夫，便执刀挺枪，呼啦啦地一下子围上去了五六个。

卢俊义掂了长棍，摆开门户稳立场中，引而不发地等着对方动手。一个士兵不知深浅，抢上一步便与卢俊义交手。卢俊义让开迎面刺来的枪锋，翻肘使棍轻轻一磕，竟震得那士兵虎口发麻，手中长枪几乎落地。其他士兵见状发一声喊，各挺兵器勠力而上。卢俊义沉着而灵活地将逼至身前的兵器一一挡开，忽然舞动长棍着地一扫，众士兵尚未及变换招式，已被接二连三地尽数扫翻。

卢俊义忙收了棍，笑道，承各位弟兄谦让了。那些士兵从地面上爬起来，皆心服口服地交口称赞，卢副总头领一根长棍端的使得出神入化可敌千军也。便请求卢俊义为他们传授棍法。卢俊义欣然允诺，改日专门过来授艺。

看天色已是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之时，燕青命士兵收了操，请卢俊义就在他的步军营中用餐。卢俊义道，好吧，我正有点事想与你商议。

回至营房，燕青命侍从速备了丰肴佳酿招待卢俊义。因为要与燕青私下说话，卢俊义让燕青手下的小厮们不必在跟前伺候。他所带来的两名亲随，亦安排在了另房就餐。

燕青见卢俊义一脸郑重其事的样子，以为他有什么大事要讲，就为卢俊义斟满了一杯酒放到他面前，恭谨地道，主公有何事要燕青去

做，就请吩咐。卢俊义摆了摆手道，无甚大事，不过也不应当说是小事。燕青问道，那究竟是何事呢？卢俊义抿了一口酒道，乃是你燕小乙的终身之事也。你的年岁说来也不算小了，我想为你认真谋划一下，亦算了却一个心愿。

燕青听了这话，不觉叹息了一声道，人生情缘自有分定，苍天不遂人意，人意也是枉然也。

原来，自落草梁山泊诸事安定下来后，燕青于闲暇时候，又不免时时地想起了李师师。那个摄人魂魄的倩影，每每在燕青眼前挥之不去，却又苦于无有机会再赴汴京造访。燕青正惆怅烦闷得紧，听得卢俊义提起婚姻方面的话题，不禁有感而发，便脱口发出了这么一句叹息。

卢俊义听燕青话里似有隐衷，便探问道，小乙此言何意？何谓苍天不遂人意，你所谓之人意又是若何呢？燕青自觉失言，脸上一红道，小乙信口开河，主公不必理会。

卢俊义窥出燕青心里有事，认真地道，小乙还有何话不能对我说吗？你只管直说罢了，能帮你处，我自会帮你。

燕青沉默了一下，带着些不好意思的神情道，既是主公相问，小乙便实话实说了。只是小乙这念头甚是荒唐，主公听了莫笑。遂如实地将去年秋天进京办事时结识了李师师，竟致念念盈胸无可忘怀之事，向卢俊义叙说了一遍。

汴京李师师之名卢俊义曾有耳闻，却没想到这个青楼歌伎对一向眼光甚高的燕青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看来此女非同一般也。卢俊义不禁好奇地问道，一面之识乃至如此，那李师师究竟魅力何在？

燕青道，其实小乙亦觉茫然。只是自见过李师师之后，小乙似乎将世间一切女子都看得淡了。这里面的理由，端的是理不清道不明。

卢俊义微微点头，他理解这种茫然正是青年男女真正爱悦的标志。看来燕青是真为这个汴京名妓动了心了。于是他接着问道，那么小乙意下如何，是有心要娶那李师师为妻吗？

燕青苦笑道，小乙岂敢妄生此念。李师师身价不下百万，我燕小乙哪有赎娶之力，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待何日有机会去汴京，能再与其见上一面，此愿足矣。

卢俊义看着燕青那一脸的无奈之色，沉吟一下，又问道，若是能够赎娶李师师，你不嫌她曾陷风尘吗？燕青不假思索地道，当然不会。小乙只觉得自己配她不上，没有那个福分。

卢俊义又思忖了一会儿，对燕青郑重地言道，既是如此说，你可即去汴京走一趟，将那李师师赎娶出来，一应赎资自有我来承担。

卢俊义断然做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为燕青对李师师的一片痴情所动，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为了报恩。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从卢府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故中，卢俊义是真正地和深刻地认识了燕青的赤胆忠心。燕青不仅忍辱负重千里跋涉，不辞艰辛地搬动梁山泊人马救下了他这条性命，而且在抓获贾氏、李固的同时，机敏果断地安排冻结了卢府的资产账目。此后的几个月中，燕青又奉卢俊义之命，数次潜回大名府办理卢府家产的变卖转移事项，秘密地为卢俊义回收了数额巨大的资金。卢俊义将其中一部分资金捐给山寨充为军需，因之很快地树立和巩固了作为山寨副总头领的威望。

对于燕青立下的这些汗马功劳，卢俊义没齿难忘。他深感似燕青这样的忠义之士，实在是万金难求。卢俊义是个衔恩必报的人，总想着寻找个恰当的机会，重重地回报燕青一番。如今听得关于李师师之事，卢俊义觉得是个机会，因此他决定实实在在地助上燕青一臂之力。

燕青听了卢俊义的话，却是大感惶然。他为卢俊义所做的一切，

均发自于对其的深厚情意和衷心拥戴，根本没有任何居功图报之意。当下他连忙说道，这却使不得，小乙没有这个意思，主公也不值得为此事破费偌大资财。

卢俊义不悦地道，燕小乙你如此讲话就见外了。你我之间何须客套？在我看来你的事便是我的事，你既喜欢李师师，就该将她娶回来。若是我们无此能力另当别论，有能力去做而不做，非是大丈夫所为。花钱多少你不必挂心，钱财挣了来就是要办事用的，否则空留着它何用？有道是千金散尽还复来，难道你小瞧我卢俊义，将来便坐吃山空无有进项了吗？我倒是担心你纵出得起赎资，那李师师却未必愿意跟从你走呢。

燕青被卢俊义后面这句话一激，自尊心腾地涌了上来，昂然答道，这个小乙却有把握，只是先不与她提起上山落草之事罢了。卢俊义就拍案叫道，如此甚好，这才像好汉讲的话。

燕青真没想到，今日与卢俊义的谈话，谈来谈去居然谈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他望着卢俊义顿了一瞬，离席扑通跪倒，噙泪叩首道，主公如此厚待小乙，叫小乙怎生回报！卢俊义忙将燕青扶起，说道你我乃生死之交，不要再说什么回报的话。今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是。赎娶李师师之事既然要做，就须快做，免得夜长梦多。你将营里的事务交代一下，不妨明日便动身。

燕青踌躇道，宋寨主处却如何去说？此事未成之前，小乙不想再说与旁人。

卢俊义略略一想道，这个不难。我只向宋寨主说汴京还有些生意上的事，须得你去料理便了。你到了汴京，往常与我们素有来往的那些老客户处也去走动一下。我已粗略考察了这梁山泊一带的物产，有些土特产贩至汴京能卖大价钱。将来我们的生意还是要再做起来，这也是山寨的需要。打家劫舍仅仅是解决山寨供给的一个方面，不能全

指望它。无有稳定的银饷来源，何以养兵备战耶？

燕青道，生意的事好办。只要让商贾有利可图，说动他们继续与我们往来交易不成问题。

计议妥当，卢俊义偕燕青随他回到中军大寨，交与燕青万两银票，让燕青与镇安坊谈好李师师赎价后先押付上订金，余款待师师正式离开行院时一并交割清楚。燕青收了银票，回到营地，将一应军务向副将做了交代。次日上午，卢俊义将欲遣燕青走一趟汴京之事禀过了宋江，燕青便上马登程而去。

由于发生了这个变故，关于楚红的事卢俊义便暂未对燕青提及，欲待燕青从汴京返回后再做道理。在卢俊义心里，是为燕青与楚红的姻缘留着一条后路的。因为卢俊义看出，此时的燕青，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整个脑子皆被那李师师占满，任是再将什么姑娘说与他，恐怕也是挤不进去。但对燕青与李师师能否成事，卢俊义的估计却有保留。想那李师师乃何等风光人物，身边围绕着多少名流贤士、贵人达官，是否竟可意属燕青，结果自是难以预料。如李师师果真是慧眼识英雄，当然皆大欢喜。而若是她拒绝了燕青，彼时再劝燕青面对现实接纳楚红，亦未为迟也。

扈三娘听说燕青已出差汴京，只好待其回寨再说。在这段时间里，她便一直让楚红不离自己左右，以防王英觑着缝隙狎昵芳泽。

却说燕青扮作客商模样，离了梁山泊，一路策马扬鞭轻骑捷进。时值三月阳春，望不尽山峦葱翠，桃李盛开，杨柳飘荡，蝶舞莺飞。遐迩之间，俱是一派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的明媚气象。

燕青的心情，亦如春光般地灿烂。

李师师的倩影丽容、才华气韵，在去年秋日的那一晤之中，便似魔法般痴迷了燕青的魂魄。但彼时燕青之所求，仅仅是能有机会时常

见到师师一面。至于赎娶其身，是压根不敢去想的。而今在卢俊义的鼎力支持下，这件事却是说办就要办了，焉不令燕青兴奋激动得如同做梦一般。

兴奋激动中自然也掺杂着紧张忐忑。对去做这件事原本相当自信的燕青，越是事到临头却越觉得心里没谱了。一路上他不停地回味咀嚼那次与师师晤会时的情形，将当时的细微感受，一点一滴地反复琢磨。琢磨来琢磨去，他认为师师是应当有意于己。

燕青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感受，大抵上是对等的，男女间的情爱尤其如此。他回忆着，在当时自己与李师师的接触，特别是眼神的碰撞中，确实是产生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只因拘泥着彼此的身份，当时双方都有意压抑回避着这种内容，没有再作进一步的传递。但那触电似的感受既然留给了我燕小乙，又焉知未在师师身上留下经久不息的震颤？

大约在师师的心里，也有着“不可能”这三个字在作怪。如今我燕小乙将这不可能变成可能端到师师面前，她会不会拒绝呢？即使她因感事出突兀而一时不允，我也要努力去争取她，说服她，感动她。我燕小乙应当是有这个能力和魅力的。

可是，自上次一别，毕竟是已经有半年多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师师又会见到多少风流倜傥的客人，其间又会发生多少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呢？难道她不会再遇上另外的令她心仪之人吗？难道不会有其他什么人为师师所倾倒，而不惜一掷万金地去赎娶她吗？这样的一些变化，都很有可能，太有可能发生了。

想到这些，一阵危机感陡然掠过脊背，燕青的心情不免急迫躁动起来。他恨不能插上翅膀，顷刻间便飞降到师师面前。

好在眼下行程已然过半，掐指算来，再晤李师师，也就是一两日间的事了。

这一日燕青又是黎明既起，沐霜踏露，离店起程。

一路奔驰，马不停蹄。临近正午时分，赶到了一个小镇上。燕青已是跑得人饥马乏，就去寻找酒馆饭铺歇脚打尖。

燕青拉马转过一条街口，望见在前面的路旁围了一群人，好像在看什么热闹。燕青好奇，就牵着马凑了过去。只见那人群中央，是两个汉子在吵架。燕青立在人群后面听了片刻，便听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那个四方脸膛上生着一双浓密的扫帚眉的汉子方才在此如厕，不慎丢了一个装有银子的包裹，就在附近打听可曾有人捡到，声称捡到送还者可分银一半。恰有一个圆脸蒜鼻汉子捡了包裹，正徘徊着寻失主。碰到扫帚眉询问，蒜头鼻子便反问那包裹乃是何布何色，对上了号后，便将包裹交还了扫帚眉。

不料扫帚眉打开包裹查验过后忽然变了脸色，叫道我这里面明明是八十两银子，怎的变成了五十两？那三十两须是被你匿了起来，你却要如实还我。蒜头鼻子辩道，我根本就没打开过包裹，不知里面有银几何。因惦着失物之人着急，好心在此等候，岂会昧心匿你银子。原本我是想做件善事，不求报答的，既然你如此无礼，我就要认个真了。你须将你应诺的那一半银子付给我。

这件事，明眼人一看便知孰是孰非，但围观者中却无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燕青遵着卢俊义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招惹麻烦的嘱咐，原也不想去管这事。他正欲拉着马走开时，却见那扫帚眉竟蛮横地对蒜头鼻子动起手来。这一动手，就从旁跳出一个泼皮，嚷着要帮邱二哥教训这厮，一面上前揪住蒜头鼻子抡拳便捣，一面横眉立目地吼着你这厮快将三十两银子拿出来，否则休想走脱。

蒜头鼻子是个敦厚之人，无有还手的本事，只是抱着脑袋向四周的看客求助道，请各位君子言个公道。

燕青平生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恃强凌弱的行径，当时便动了气。他将马向路边的树桩上一拴，挤进人群中，喝道，你们两个且慢动手，凡事总要讲个道理吧。扫帚眉回头扫了燕青一眼道，你是何人？我自讨还我在银子，关你屁事。燕青道，我是过路的，见你这件事做得无理，想为这位兄弟讨个公道。扫帚眉哼道，他匿了我的银子，我向他讨还，此乃天经地义之事，怎生便是无理？

燕青冷笑道，你这厮这点伎俩不值一驳。他既要匿你的银子，全匿了去岂不更好，何苦拿来归还，再讨你那一半酬谢呢？分明是你不愿兑现那一半银子酬谢之诺，才编出来所谓匿银之说罢了。人家好心还你银子，你倒诬陷欺侮人家，你的良心难道是让狗吃了吗？

众围观者见燕青揭露讥讽得痛快，哄地爆发出一阵大笑。

扫帚眉脸上挂不住，恼羞成怒地道，我的良心便是让猫叼了，与你何干？我说他匿了银子，便是匿了银子。你若要想图个清净，我邱爷这事你少来掺和。

燕青眉毛一挑道，我要是非掺和不可呢？

扫帚眉恼道，好个不晓事的东西，这个不自在可是你自找的。扬起一拳就向燕青面门上捣去。一旁那泼皮亦来助阵，从斜刺里向燕青袭将过去。

燕青一看这两个人纯粹是市井街头打群架的架势，没有一点拳脚章法可言，根本不将其放在眼里。莲步轻移闪过扫帚眉拳头的同时，一个侧出腿将那泼皮踹飞。扫帚眉的第二拳尚未及使出，燕青那腿已收回，顺势一扫，扫帚眉的七尺之躯便咚地被掀翻在地。只这轻松的两下，燕青的双手还未动，便教扫帚眉和那个泼皮摔跌得几乎折了肩

胛。

围观者们仿佛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杂技表演一般，蓦地发出一片喝彩声。

扫帚眉明白了自己远非面前这个年轻人的对手，嚣张气焰全无，爬起身来低眉叩首道，小爷莫再动手，小可知错知错。燕青道，知不知错你休说空话，将你方才应诺的事兑现了去。扫帚眉连连称是，当场数出几锭银子交与蒜头鼻子，然后与那泼皮钻出人群灰溜溜而去。

蒜头鼻子对燕青千恩万谢，要问姓名，燕青摆手道，些许小事，不足挂齿。

因恐张扬过甚，燕青赶紧牵马离开了这条街，另择了一处小馆填饱肚子，旋即登程上路。却不知因了这一段小插曲，于归途之中险遭歹人暗算。此乃后文情节，权且按下不表。

翌日未时左右，燕青抵达汴京，下榻泰和旅店。

这泰和旅店是梁山泊设在汴京城里的一个秘密据点，兼有办事处、接待处和情报处的职能，表面上亦对外营业。燕青入店后，向店家出示了联络牌号，便被安置在了为接待山寨来人而置的专用房间里。

燕青要来热水洗了个澡，略作休息，恢复了一下精神体力，天色已到了酉时。因为去见李师师心切，燕青就出了店门，准备在大街上找个地方随便吃点东西，便径奔镇安坊。店家对燕青的来由行止一概不予过问。除非山寨来的人主动向他们交代任务，或者要求他们协助做什么事情，客店伙计对来者的情况不可探询，这是泰和旅店的规矩。

行走在京城的大街上，感觉就是与在别处不同。大名府论繁华也算得上是玉树银枝，花团锦簇，但那威重雍容的气度，却仍不可与汴

京同日而语。燕青很喜欢感受这种一览众山小的王者气度，沐浴在这种气度里，每个人的身心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某种尊贵感。皇城脚下的役匠脚夫，在外地人面前都兀自带着三分牛气，就是缘于此理。尽管这种盲目的自尊自大，其实很可笑，很没有道理。

自去年金风送爽时节来京，倏忽已过去了半年有余。半年多的时光说来并不算长，其间却经历了沧桑巨变。燕青此时漫步在喧闹的汴京街头，既体味到了一种久违了的亲切熟悉，又有一种物是人非、恍若隔世的感觉。

走过几条街，到了店铺林立的商业区。暮色渐重，有些店门铺首的灯笼开始点亮。看到前面有座酒楼，规模不大，却装点得大方雅致。燕青便信步而入，沿着木栏楼梯走上去，选一个临窗的座位，要来了一壶陈酒、四样小菜，一面自斟自饮，一面欣赏着窗外渐次璀璨起来的京城夜色，而心里边却在对一会儿将要见到李师师时的情形，做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想象。

邻座有几个文人墨客模样的人，正在对饮闲聊，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一副倜傥不羁之状。燕青起先只独自静静地想着心事，没留意他们在聊什么。然而不时之间，竟有李师师的名字由那几个人的谈笑中不断地飘将过来，令燕青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

原来那几个人闲聊的正是李师师与赵佶的逸事。

一个瘦脸文人仿佛亲眼见过似的，说起周邦彦造访李师师，被突然驾临的赵佶堵在床下一节。他充分运用着创作想象力，添枝加叶借题发挥，将当时的情形演绎得神龙活现，惟妙惟肖。说到周邦彦在床下听赵佶与李师师行事，大受刺激，众文人皆十分过瘾地开怀大笑。

有人就诘问道，此等细节你是从何得知？众人便又喷酒大笑。

一个黄面文人对周邦彦冒犯龙颜后，竟又升任大晟府提举一事，

感到不好理解。瘦脸文人道，这便全赖李师师的求情庇护之功了。一个白面文人反驳道，非也非也，主要是当今圣上爱惜人才，周先生那一首《柳荫直》，写得端的脍炙人口，优美绝伦，令圣上一阅之下不忍弃之也。瘦脸文人道，怪不得老兄屡试不第，闻此言足见老兄太过迂腐。天下人才无可胜数，皇上曾爱惜提拔过几人？

座中一黑面皮文人就道，李师师能如此庇护周邦彦，力息皇上雷霆之怒而反致其官职升迁，料来那周某人与李师师的关系，亦非同一般也。但那周邦彦，论年岁已是李师师爹爹辈分。李师师与那等鸡皮老翁相狎昵，却又意趣安在哉？

于是乎众人又对李师师究竟与周邦彦有无肌肤之亲，以及李师师还与哪些风流才子过从甚密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皆滔滔不绝，兴致高涨，忘乎所以地将酒楼堂柱上张贴着的闲谈莫论国事、莫议人非之类的戒律，一股脑地抛到了九霄云外。

燕青在相邻座位上听着这些个议论，早已是胸闷气喘，变了脸色。

李师师身为青楼歌伎，关于她的传闻逸事，免不了要被人当作酒桌茶案上的谈资。李师师素喜与风流名士交往，乃众所周知之事，不足为奇。这帮无聊文人，闲来无事拿着李师师的话题取乐消遣，言语间必多有道听途说及随意编造的成分，本也不足为信。令燕青不能将这些议论等闲视之的是，那些文人在谈笑中，竟肆无忌惮地牵涉了皇上。

这就不是一般的流言蜚语了。

文人都有喜欢议论贬损当权者的毛病，时常地会编出一些莫须有的段子，对当权者进行挖苦讥讽。但那种话一般都是在私宅里才敢说。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公众场合，出言不当是要招祸的。然而这帮人竟敢在这里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赵佶与李师师的传闻和笑话，说明此

事在市井中流传甚广，已是到了家喻户晓、言者无忌的地步。

这恐怕不会是凭空捏造。

难道李师师果真被皇上占有了吗？若果真如此，自己此次来汴京还有何意义？李师师是自愿顺从的皇上，还是被皇上强行霸占的呢？

燕青的心像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忽忽悠悠地直往下沉。他犹豫着，还有没有必要去镇安坊见李师师。

但燕青的犹豫只是在片刻间。他很快便断然做出决定，无论如何，先见到李师师再说。事情真相若何，我要亲自弄个明白。主意既定，燕青便一刻也坐不住了。他马上唤来酒楼的伙计付了账，起身下楼，大步流星地直奔镇安坊而去。

燕青哪里想到，他这一去，竟然像上次周邦彦的遭遇一样，也被突如其来的赵佶堵在了李师师的卧房里。

二十一

一见经过重新整修扩建过的镇安坊那富丽堂皇、气派非凡的门头，燕青便深信，方才在酒楼上听到的传闻丝毫不谬。

一股不知是酸是苦是涩的味道，陡地翻上心来。夹杂于其中的，还有一种燕青不愿正视，但却是显然存在的自卑感。这个门我进还是不进？一丝犹豫又从燕青脑际中划过。

燕青随即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你这厮恁地没出息，便是那李师师变成了王母娘娘，进去见见又有何妨，难道她还能将你吃了不成？这般想着，燕青遂定了定心境，整了整衣冠，从容大方地步入了镇安坊前院仪门，点名要见李师师。

时隔半年有余，李姥姥对燕青已无甚印象，但一望可知他不是京城人氏。单就他直奔李师师而来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尚不知师师目前的身份状况。现在京师中人个个皆知李师师已为皇上专宠，哪个敢来捋虎须、触龙鳞呢？

不知者不为怪。当下李姥姥婉转地对燕青道，李师师近来已被旁人包下，请公子另选别的姑娘吧，也是一样清丽可人，足以使公子销魂醉魄的。燕青拿出块五十两一锭的银子道，我今日是专为造访李师师而来，望姥姥通融则个。

李姥姥却是连看也不看那银子，坚决辞道，若公子有意别的姑娘，老身院里的佳人任你挑选。若公子非李师师不见，那就请回便

了。

燕青见李姥姥已经将话说绝，只好讪讪地收回银锭，转身退出了镇安坊。

他一面向外走着，心里的火气却止不住地蹿了上来。如果说在此前一刻，燕青对于在目前情况下去见李师师尚心怀三分怯意，经李姥姥这么一阻，他的意志倒坚决起来。凭什么我不能进去见李师师？那李师师皇上见得，我燕青就见不得吗？不行，你是让见也得见，不让见也得见，那李师师我燕青今夜是见定了！

燕青边愤愤地想着，边在镇安坊的围墙外徘徊，意图寻个方便之处翻墙而入。正仰着头打量张望间，不期与一个从对面走来的女孩子撞了个满怀。

燕青忙对那女孩子道抱歉，那女孩子亦客气地回道无妨。说话间燕青的眼睛蓦地一亮，问那女孩子道，姑娘可是蕙儿吗？女孩子一怔，闪着眸子注意地看看燕青。

原来这女孩子正是师师的贴身丫鬟蕙儿，遵师师之嘱去外面的小铺买了几样点心，正要返回镇安坊。

燕青见蕙儿的神色有些迟疑，自报家门道，姑娘不记得我了吗？我叫燕青，又唤作燕小乙，半年前曾来此拜会过师师姑娘的。蕙儿听得燕青两个字，惊喜地啊了一声道，原来是小乙哥，记得记得。你真是从天而降的稀客，何时来汴京的？燕青道，今日下午刚到，便来看望师师姑娘，在门前却被那姥姥拦了，百般央告不得入内，正不知如何是好呢。

蕙儿本是个十分聪颖又很有主见的女孩子，对李师师的心思体察得细致入微。李师师对燕青一见倾心的眷恋情愫，她在其侧看得是再清楚不过。即使是后来赵佶百般恩宠师师，师师也接受了这种恩宠，

燕青的形影在师师的心田里依然占据着很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一点虽然师师从来含而不露，蕙儿也自是明白得很。她知道，虽然赵佶与燕青相比，在许多条件上有天壤之别，但单就男女情爱而言，真正令师师怦然心动的男人，却是燕青而非赵佶。

蕙儿本人对燕青的印象也是极好。接触的时间虽然有限，但燕青那既英武又儒雅的气质风貌，却令她过目难忘。赵佶对师师的恩宠能持续几时，赵佶与师师的亲密关系能保持多久，在蕙儿看来都很成问题。莫看此时赵佶情炽如火，皇上身边的俏丽佳人多了去了，说不定哪一天时过境迁，就会去另觅新欢。因而，蕙儿非常希望师师与燕青的关系能够得到保持和发展。蕙儿知道，这也是师师的愿望。

可惜的是，燕青自去秋一别，竟然再无音信，这颇使蕙儿感叹世事无常，情缘难料。她了解在这段时光里，师师每于独处之时，常有忧郁之色，多半是因燕青一去无踪，怅怀难遣之故。

这时蕙儿突见燕青从天而降般不期而至，不胜欣喜。闻知燕青求见师师受阻，她眼珠一转对燕青道，小乙哥莫急。偏生你碰上了我，此事便不难。我自带你由后院的小门进去便了。那小门平日只是我与师师姐出入使用，无人管的。

燕青连忙称谢，就跟了蕙儿，匆匆地向后院小门踅去。

今日师师因嫌坊中晚饭做得油腻，不合胃口，吩咐了蕙儿到外面另买些素油点心来吃。这时师师正坐在烛灯下，一面浏览着一本词笺，一面等候着蕙儿。听见蕙儿快捷的脚步声，师师放下书道，蕙儿，你走那么急做什么，小心黑影里看不清绊个跟头。

说话间蕙儿已进了房，将篾盒放到案上道，跟头倒不曾绊，却是撞上了一个人。姐姐你猜我撞上谁了？师师道，那巷子里人来车往乱哄哄的，我哪知道你撞上了何人。蕙儿诡谲地一笑道，我谅姐姐也猜不出。不过这个人嘛，姐姐或许颇想见他一见，也未可知呢。

师师道，死丫头，不用你卖关子。汴京城里如今还有几个人敢来见我？再说，现在我也无有兴头，任他是谁也懒得见。蕙儿顽皮地一歪头道，那么，大名府的燕青燕小乙哥，姐姐也是不想见的了？

师师一听这话，心房怦地一跳，忙道，你说什么，你碰上燕青了？

蕙儿见师师一副掩饰不住的急切神态，禁不住抿嘴乐道，是啊，碰上了。他是特意来瞧姐姐的，却在门首被李姥姥挡了出去。我买了点心从铺子里出来，恰巧就撞在他身上，他便央求我带他来见姐姐。蕙儿寻思，此事未经姐姐许可，却是不好造次，便推托几句，将他打发走了。

师师听了，皱眉抱怨道，你如何也是这般死性！他既大老远地从大名来了，便带他进来坐一坐，有何不可？蕙儿道，如此说来，姐姐是想见他的了？师师道，人都让你给打发走了，我想见如何，不想见又如何？

蕙儿看着师师一脸失望的样子，嘻嘻笑道，姐姐真的想见，蕙儿便将他给你变出来。一面说着，蕙儿就轻摇莲步走到门口，向着门外唤道，小乙哥安在，师师姐姐有请。

师师这才恍然，蕙儿是在与她逗趣，刚要嗔骂蕙儿一句你这死丫头，却见绣帘一动，燕青飘然而入，向她揖手施礼道，小乙特来看望姐姐，姐姐一向可好？

师师骤然见到燕青，一时语塞，愣怔了一下，方回话道，承小乙兄弟惦念，师师一切都好。小乙兄弟别来无恙否？燕青道，尚可尚可。由于眷念之切，师师对燕青的称呼在不知不觉中，由带有客气意味的小乙哥变成了更为亲近的小乙兄弟。燕青听了，心里不免一热。

蕙儿见两个人都拘谨着，便借口去备酒水，有意地回避开去。师

师待蕙儿出了房门，对燕青柔柔地一笑道，小乙兄弟莫拘礼了，坐下说话吧。燕青便又对师师唱了个喏，与师师隔案而坐。

师师看着燕青，见他的面色较上次见面时黑了一些，倒是更增添了几分豪气。燕青亦在打量师师，觉得她似乎是清瘦了一些，却愈显得俊丽妩媚。

两个人皆腹怀千言，却不知从何说起。

静了一会儿，还是师师先打破沉寂道，小乙兄弟是何时到京的？燕青道，今日下午方到，便赶着来看姐姐。幸亏遇上蕙儿，不然恐又是空跑一趟。上回也是因那李姥姥拦着，才未能在离京前与姐姐告别。师师道，李姥姥拦你，自有她的道理，你莫怪她。燕青道，我明白李姥姥也是体恤你的意思，不会与她计较，只要能见到姐姐便好。

师师微微点了点头。停了停，叹息道，真是光阴荏苒，倏忽一晃，半年多的时光就过去了。燕青道，就是的，这半年多的时光变化真大，镇安坊整修得如此堂皇，小乙至此几乎都认它不出了呢。师师脸上一红，岔开话题道，小乙此番进京，还是为生意上的事吗？燕青道，是有些生意上的事需要料理，但还有一件紧要事，亦想与姐姐商议。师师道，小乙有事但说不妨，需要姐姐帮忙处，不必客气。

燕青顿了一下，心想，此时坐席未温，即和盘托出自己此行本意，未免操之过急。倒是在酒楼上听到的那一些流言，须得先摸一个底细。便款款地对师师道，小乙欲办之事，要与姐姐从长计议。然则另有一事，小乙想先问问姐姐。师师道，兄弟要打听何事，只管问来。燕青道，此事系道听途说，若是小乙言语冒犯，望姐姐万勿着恼。

师师见燕青神色严肃，不知他欲问何事，心下嘀咕着，点头道，兄弟请讲，姐姐不恼便是。

燕青又顿了顿，向师师揖道，那么便请姐姐恕小乙直言相问了。适才小乙在酒楼里用餐，听到一帮闲散文人嚼舌姐姐，其言语端的是十分无聊不堪。但不知其言到底是真是假也。师师听了，不屑地哼道，那些人吃饱了撑得难受，就会拿我们开心。他们编派我什么？

燕青刚要说下去，却闻得一阵急促的碎步声跑来。转头看时，蕙儿已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了房间，一脸慌张地对两个人道，不好了，不好了，皇上来了。

师师立时紧张地站了起来，问道，皇上在哪里？蕙儿道，已经顺着回廊向这边过来了，说话便到。

燕青见状，亦起身道，既是如此，小乙在此多有不便，就此告退。说罢，便要转身离去。蕙儿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你出不去的。你现在一出去便会迎头撞上皇上。若你被那些侍从拿下，有数不清的麻烦，连师师姐也担着干系呢。

燕青冷笑道，这却是何道理，他皇上来他的，我自来会会师师，难道还犯了法不成！蕙儿跺脚道，小乙哥，这可使不得性子。他是皇上，你岂能与他讲什么道理。

师师见情势紧急，便用柔婉却不容置疑的口气对燕青道，讲道理不讲道理的话以后再说。小乙兄弟听姐姐一句，暂且委屈你避一避，对大家都好。

燕青见师师分明是在央求他，不愿令师师为难。另外，他忽然想到，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看看师师与皇上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便按下了心头那股昂昂的不服之气，应道，好吧，小乙听姐姐的。

师师就命蕙儿先去房门外支应着，自己带燕青进了卧房，对燕青道，小乙，你看看这房中何处可藏身？

燕青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红木雕花大床，暗忖这床下便是那周邦彦

的藏身之所了。但燕青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像狗一样地钻床底的。他举目环顾了一下，对师师道，也罢，我燕小乙权做一回梁上君子便了。说着燕青运气丹田，纵身一跃，拔地而起，顷刻间就飞身腾上了屋宇的雕花梁栋，匿于其间。

燕青腾跃上梁的矫健身姿，在师师的心中掀起了一片涟漪，并且成为令师师日后长久回味的一个英武画面。不过在当时，师师却不敢有片刻的迟延，赶紧返身从卧房里走了出去。

如同上次藏匿周邦彦的情形一样，师师刚出卧房，赵佶已经到了外屋门口。师师迅速定了定神，正欲出门迎接皇上，赵佶先自笑盈盈地撩帘而入。

自从皇宫与镇安坊的地下穴道贯通后，赵佶往来其间的确方便了许多。当朝务不吃紧的时候，他至师师处休闲的次数便更加频繁。因为那穴道是直通镇安坊后院的，所以赵佶到这里来，有时连李姥姥也难以及时得知。而且，由于来得次数多了，赵佶一般也就不再事先打招呼，说不准什么时候兴之所至，想来就来了。就是这个缘故，李姥姥才坚决不敢再放人到师师那里消遣，生怕被皇上撞上而横生祸端。

这几日，赵佶得到奏报，金朝已出兵三路去夹击辽国的上京。俟克其上京后，金主完颜阿骨打应允亲自与大宋使节赵良嗣谈判缔约之事。看来收幽云十六州指日可待也。赵佶的心里很得意，认为当前确实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祖宗的失地终于要收复回来了。其实，那完颜氏金国并非是真正欲与大宋朝友善相处之邦。其野心之大，尤甚于辽。宋廷结金击辽，无异于前门拒狼后门揖虎，到头来终究是自掘坟墓。但赵佶是没有什么政治远见的，蔡京、童贯一班权臣又只知一味地谄媚皇上，纵有不同见解，亦不肯轻易说出，因而弄得赵佶完全是简单错误一厢情愿地估计了天下形势。

赵佶既是心中得意，便要诉诸笔端，泼墨挥毫，吟诗作画。见手

头上已成就了好几幅佳作，乃兴冲冲地带了来，要与师师共赏共评之。

由于赵佶来得勤了，师师见了他不必再行君臣大礼，只是欠身道了个万福，然后便请皇上落座。张迪将带来的字画放到案子上，便退了出去。蕙儿手脚麻利地奉上百果香茗，也回避开去。

赵佶一如在他的后宫里一样，十分随便地斜倚于椅中，呷了一口茶，端详着李师师道，你看你看，虽说是病了一场，朕看着师师姑娘这眼睛，倒益发显得水灵起来了。师师含笑道，哪里的事，皇上又在取笑贱妾了。赵佶晃着脑袋道，岂敢岂敢，朕欲请教师师姑娘还来不及呢。遂亲手将案上的卷幅打开，让师师来观赏品评。

师师先看到的，是赵佶那一手秀挺字迹书写的一首诗词《探春令》：

帘旌微动，峭寒天气，龙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犹浅。又还是，春将半。清歌妙舞从头按。等芳时开宴。记去年、对着春风，曾许不负莺花燕。

再看一幅，是一首七律题牡丹诗：

异品殊葩共翠柯，嫩红拂拂醉金荷。春罗几叠敷丹陛，云缕重萦浴绛河。玉鉴和鸣鸾对舞，宝枝连理锦成窠。东风造化胜前岁，吟绕清香故琢磨。

又看一幅，却是幅工笔重彩的《十鹤图》。图上绘着的十只仙鹤，或栖于林中，或戏于溪畔，或引吭唳天，或垂首刷羽，清姿迥然，神态各异，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还有一幅长卷，乃是一幅写意山水人物画。画中于绿荫掩映、春

风飘拂间的楼阁亭台上，有一个红裳美人临栏伫立，凝视远方。画旁有一行题意之句，唤作“动人春色不须多”。

待师师一一细细阅过，赵佶拂髯问道，师师姑娘观感若何，请道来与朕听听。

李师师看了这些诗词画卷，确是有目爽神清、钦佩叹服之感，乃轻启朱唇言道，皇上所示这几样书画，件件俱佳，皆可谓神来之笔，令贱妾颇感耳目一新，观之忘俗也。赵佶摇头笑道，你休得用这般言语应付。若论奉承话，朕在宫中所闻胜你百倍。朕只要听听你的真知灼见，方为快慰。

李师师道，既皇上如此说，贱妾便遵旨不揣冒昧，姑妄言之了。略略地思忖了一下，师师缓舒纤指评点道，这一诗一词，依着贱妾的性情，更喜欢这首词。盖因这一首《探春令》，与皇上往日的词作多以帝王宫阙为题者不同，写得颇为清丽可人，意韵缠绵而别开生面也。不过若论笔法之纯熟老到，却应属这首牡丹诗。此诗遣词造句贴切传神，平仄对仗极为工稳。尤其是那春罗几叠，云缕重萦，玉鉴和鸣，宝枝连理之对，寥寥数语，而牡丹花之雍容华贵、艳丽多彩之貌跃然纸上，非大家手笔所不能为也。这工笔重彩的花鸟画，乃皇上尤擅之技，其笔法之娴熟精妙自无须说。最难得处，在于这十只仙鹤的神情姿态俱自不同，各有其貌，如若没有长期而细致的观察揣摩，断然是达不到这样一种笔笔有出处的境界的。此一幅“动人春色不须多”，画面干净洗练，颇堪称道，但其最妙处，却在构思上。一般的画工若画此题，多半会在描摹春景上着力。但此画却以闺中少女思春为魂，对春景只做概括点染，而令春色倍加动人，立意之妙可谓奇绝矣。不过嘛，贱妾总觉得此画有点问题。

赵佶忙问道，是吗？你于此画中看出了什么问题？

师师道，贱妾观此画的笔法虽然是皇上的风格，题句亦为皇上之

瘦金体，然其通篇气韵，却与皇上御笔略有差异。莫非此画是件赝品，或者说是件仿作不成？

赵佶拊掌大笑道，到底是李师师，你这一双秀目果然厉害。此画乃画院里的一个画工之作。此人颇有灵性，师承吾技几可乱真。故朕取了他的这幅得意之作，拿来试试你的目力，竟是被你一下窥破了，奇哉奇哉也。

师师粉面含羞地道，贱妾只是妄猜，侥幸言中而已。方才师师所论，不过是一孔之见，鄙陋肤浅，皇上付之一笑可也。

赵佶神色怡爽地道，不不不，师师姑娘不必过谦。方才你之所言，均系行家之论，字字中肯，深有见地。为诗作画者，最喜这种评论。由其之灼见而悟己之短长，必是得益匪浅而技艺日精。如今京师之内，能品评朕之作品者，师师姑娘实为第一人也。

李师师连称贱妾不敢当，朝中多才多艺的饱学之士不胜枚举，我李师师焉能望其项背耶？

当下赵佶即将所带来的字画全部赠给了李师师。师师谢恩收了，便取了古琴为赵佶弹唱曲子，唱的是一首赵佶未曾听过的新鲜曲调。师师告诉赵佶，这是她刚学会的一首域外乐曲。赵佶听得其中的情韵与中原音乐大异其趣，甚感兴趣，便让师师又奏了两遍，然后他凭着记忆摹奏一番，居然可将基本旋律通贯下来。师师不由得又赞叹皇上真是聪慧过人。

两个人如此这般地消磨着，不知不觉已是更深夜半时分。

师师窥着赵佶似有留宿之意，趁着赵佶打哈欠之机，委婉言道，皇上劳累一日，怕是龙体困乏了吧？贱妾本应早早地陪皇上上床歇息，无奈月事在身，不便侍驾，还望皇上包涵。

赵佶闻言，便体贴地道，既是如此，朕即回宫就寝可也。朕今宵

与师师姑娘畅论诗画丝竹，此中欢乐已足以销魂也。师师道，难得皇上如此体谅贱妾，改日贱妾定当好好侍奉皇上。赵佶笑道，正是这般说，来日方长嘛。遂唤了张迪，带着随行侍卫，仍经地道折返皇宫而去。

送走了赵佶一行，师师让蕙儿在房门外看着，她独自一人回至房中。这时燕青已由雕梁上跃下，走出了卧房。

两人相视，一阵默然。

师师与赵佶在这房中两个多时辰的言谈举止，其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隐身在卧房梁上的燕青都听得清清楚楚、仔仔细细。按燕青原本的想象，以为师师与皇上的交往，恐多半是迫于皇上的权势，是出于不情愿、不得已。如果是那样，莫说是赎，就是抢，燕青也要将李师师抢出京城。横竖老子已是做了贼寇的人，便是抢走了李师师，你大宋皇帝又奈我何，又能将我罪加几等呢？

但屏息凝神地听下去，燕青就渐渐地感到，事情并非是如同自己想象的那般。

他很快便听出来，赵佶在师师的面前并无强霸之态，而师师面对着皇上亦无勉强之色。相反地，二人倒是谈笑融洽，琴瑟和谐，一如知音相聚。作为皇帝，赵佶也不似燕青想象中的那般呆板严肃嘴脸，而是显得甚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对李师师不仅礼遇有加，而且十分尊重体贴。碰上了这样一位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皇上，可真是李师师的造化了。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随他燕青而去，与留在皇上身边，哪一种选择对李师师来说是更为光明、更为幸福的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为了师师的前途和幸福，自己应当放弃师师，自己必须放弃师师。

想到这一点，燕青的心里感到了一阵巨大的疼痛、失落和悲哀。

此刻，燕青面对着李师师，心潮起伏似惊涛骇浪，却不知应当说句什么才好。竟有两朵英雄泪花，于他的双眸中闪烁出来。

李师师看到燕青如此模样，心里不禁酸楚，纵有千言万语，却也无可解释。她只得稳了稳情绪，佯作轻松地问道，你都听见了？燕青沉沉地点点头道，听见了。姐姐是何时与皇上认识的？师师道，是你上次离开汴京后不久的事情。你欲待问我的那些流言蜚语，指的就是此事吗？燕青道，不错，就是此事。

师师轻叹道，这有什么办法，舌头长在人家嘴里，爱说什么只能随他去。皇上要来见我，我能避而不见吗？皇上要爱我宠我，我能断然拒绝吗？燕青道，那是自然，皇上要做的事，谁也挡不住。不过照小乙看来，姐姐与皇上，似乎倒是十分投缘的。

李师师垂着头，指绕裙裾静了一下，坦然承认道，是的，我不讨厌他。不是因为他是皇上，而是因为他尊重我，不拿我当一个轻贱女子般看待玩弄。再者，他的才华也让我钦佩。起码在诗词歌赋、书墨丹青上面，他是个旷世奇才。

燕青听师师这么高度赞誉赵佶，心脏似被钢针刺了一下，痛得一紧。他含着冷笑道，能得到如此一位风流儒雅、博学多才的皇上的恩宠，小乙真该为师师姐姐高兴啊。师师当然听得出燕青话里的酸痛苦涩，却不便多说什么，只能轻声地应对一句，谢谢。

又是一阵沉寂。

沉寂中仿佛可以听到燕青咚咚的心跳声。师师分明感受到了燕青胸臆中那股难言的忧伤，她心下好生不忍，欲待抚慰燕青一下，遂作出一个轻盈的笑靥道，你看我们两个，都站在这里做什么，这厢坐下吧。让蕙儿筛了酒来，我们慢慢地说话。这半年多来小乙兄弟的情

形，姐姐还真是想仔细听听呢。你放心，今夜里是断不会再有人来打扰的了。

燕青站着未动，眼皮合了合，又慢慢地睁开。他注视着李师师，含着一丝苦笑道，小乙不过是进京办事，顺路来看望一下姐姐。今见姐姐诸事均好，也就心安了。夜色已深，不再叨扰，请姐姐早些歇着，小乙就告辞了。

师师岂肯让燕青这样便走，忙拦住他道，我们尚未来得及正经说会儿话，怎的便急着走？小乙兄弟不是说，还有件事要与我商议的吗？

燕青听她提起这个话头，心头又似被锋钎狠狠地戳了一下。他咬着牙忍了忍道，其实也无甚要紧事，小乙自会料理，就不麻烦姐姐了。说着就要向师师拱手辞行。

李师师感到燕青要稍纵即逝，心下一急，脱口说道，小乙兄弟敢是嗔怪姐姐招待不周吗？其实姐姐对你的心意，怕是与你对姐姐的一样地深重呢。若是小乙兄弟愿意，今夜就在此陪伴姐姐一眠如何？

燕青不想师师能对他说出这番话来，只觉通身轰地一震，激动和痛楚交织在一起，似烈火般炙灼着他的神经。

李师师话一出口，粉腮亦一阵火辣辣地发烧。但心意既已表明，也就索性将那羞涩忸怩抛去一边了。见燕青怔然无语，师师直率地解释了一句，小乙兄弟不必顾忌，姐姐身上没来月事，方才那话是为了哄皇上回宫的。

听了师师这番情真意切之言，燕青但感五内翻涌，百感交集。他渴望得到师师的身体，但他渴望得到的，是整个的李师师，而不仅仅是一夜之欢。如今师师很显然已经不可能归属于他了，那么，与师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做贼地偷欢一次，自己所得到的，根本不会是幸

福，而只能是屈辱。这又有何意趣和意义呢？

一种无以言表的痛苦和怅惘包围压抑着燕青，使得他此刻产生不出一丝情欲。痴痴地对着师师那充满热望的眼睛望了一刻，燕青声音喑哑地说道，姐姐对小乙的情意，小乙铭记在心了。望姐姐多多珍重。说罢，毅然拱手向师师一揖，便转身迈着大步向房外走去。

师师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忙快步跟出去，让蕙儿送着燕青，仍从后院的小门悄悄遁出行院。

当夜，师师整整一宿没有合眼。此后连续几日，师师皆寝卧难眠，食不甘味。每日里也不拂琴，也不读诗，只是独坐在窗前栏下，望着满目的落红飞絮发呆。她敏感地意识到，燕青此次其实就是专门为了她而赴汴京的，燕青欲与她商议的那件事，多半是与自己的终身大事有关。但是燕青没有将那件事说出口，而且恐怕是永远不会再说出口的了。

非但如此，燕青很可能今后不会再来镇安坊看望她，自己与燕青很可能从此便陌路天涯，不再有相见的机会。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师师反反复复默诵着李商隐的这两句诗，内心里就像是失去了什么依托似的空荡荡地虚飘难受。她明明知道，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当朝的皇上在宠她、疼她、爱她，在无微不至地关怀她、呵护她，但却终是难以排解失去燕青的忧愁感伤。这究竟是为什么，连李师师自己也弄不明白。

蕙儿亦替师师暗自嗟呀，却是无策劝解师师。

多日积郁难遣，终于导致李师师头痛发热，又大病了一场。赵佶知悉，自然免不得又亲带御医前往诊疗，嘘寒问暖地百般关照。种种细节无须赘述也。

二十二

满天的阴云化作泪水似的雨滴，疏疏落落地洒了下来。蒙蒙烟雨中的残春别有一番韵致，也另含着一种哀愁。

燕青只道暮春时节，便是有雨也下不大，清早就骑马上了路。谁知这雨就淅淅沥沥地一直没有停歇，到了午后，竟一发下得暴烈起来。还刮起了大风，直刮得四野呼啸，雨条似鞭。燕青虽是戴着斗笠，披着蓑衣，亦不免很快便被这狂风暴雨浇打得通体湿透，狼狈不堪。

又勉强前行了一个多时辰，这时也就是下午申时光景，天色已经晦暗得如同入夜。眼见得无法再继续赶路，恰逢一个村镇，燕青便拍马上前，寻着一家客店，拍响了店门。

那客店老板正在房里与人饮酒赌博，听到叫门声，也懒得出去，唤一个新雇用的伙计叫作邝彪的去料理。邝彪冒雨打开院门将燕青迎进去，按照燕青的吩咐，先将马匹在马厩里安置好，然后引着燕青走进了一间客房。

这客房不甚宽敞，里面的家什铺盖亦不甚整洁，还散发着一股霉潮气息。燕青看了，不禁皱了皱眉头。但在这风雨交加之时，如何能再去奔波着另找住处？只好勉强在此凑合一宿罢了。

不料燕青这一凑合，却凑合进了一个虎狼窝。

原来这个小镇，就是燕青前几日赴京时曾经路过，并为那捡了银

子奉还失主反遭讹诈的蒜头鼻子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那个地方。而这家客店，乃是一家暗地里做图财害命营生的黑店。

客店的老板姓蒋，唤作蒋全，原以打猎为生，死在他手里的飞禽走兽、各样生灵无可胜数。有一次狩猎时，他在一个岩洞里发现了一窝狼崽。那些狼崽根本没有伤害他的能力，他也不可能拿这狼崽去卖钱，若是心善者，将它们放过也就罢了。偏偏这蒋全有杀生嗜好，就一刀一个地将一窝幼狼全数捌死，大大地过了一场杀戮之瘾。

然而从此他就惹下了祸端。当蒋全再进山行猎时，便时常受到一只凶悍的老狼的追踪袭击。某日他又去捕猎，返回的时间晚了些，夜色垂下之后，竟被以那老狼为首的一群凶狼围困在了一座石崖边上。若不是有其他晚归的猎户闻声赶来相救，蒋全这百十来斤身躯早成了那群复仇者的腹中之物。

险葬狼腹的遭遇令蒋全吓破了苦胆，打猎的营生是做不下去了，他便用往日的积蓄买下一座院落，在镇边开了这家客店。但是他根本不善经营，生意做得惨淡。几年下来，日子越过越拮据，蒋全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动辄便在老婆身上撒气。他老婆忍受不下，就于一个星隐月黯之夜，带了孩子随着一个相好的男人私奔而去，踪迹不明。

蒋全发现老婆与人私奔后，气得差点自己放把火烧了客店。当然这把火他终于还是没舍得放，这几间房子现在是他赖以生存的唯一本钱。但他内心里的一股邪火，却就此开始蔓延起来。他愤懑，他仇恨，愤谁恨谁其实他也弄不明白，就是觉着心底里有一种强烈的要发泄、要报复的欲望，无论对象是谁都行。

后来有一日，他逮住了一个机会，不仅发泄了他的这种欲望，而且使得他由此开辟了一条新的财路。

那一日，蒋全这门可罗雀的客店住进了一个过路货商。那货商入店后感到住宿条件不理想，就欲退出另择他处，被店里的伙计邱盛耐

着性子千拉百劝地留了下来。住下以后，那货商又嫌伺候不周，水也不热、饭也不香地处处挑剔，颐指气使，掼碗摔盘，出言不逊，骂骂咧咧，直骂得个蒋全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蒋全便与邱盛合计，如何教训一下这厮，出口恶气。

这个邱盛，便是欲讹诈蒜头鼻子被燕青撞上了的那个扫帚眉。他本来也不是个温良性子，为着店里的生意而忍受着胯下之辱，心里的火亦早是一蹿一蹿的。他见老板已然着恼，豁着这单生意不做了也要教训一下那货商，自然就无了顾忌。天黑掌灯后，那货商又嚷着床铺太硬、被褥太凉，很不舒服，邱盛便翻了脸，破口骂道，你这厮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要舒服的你爷爷这里有，你接过去尝尝便知滋味。一边骂着，一边大拳一抡就向货商面门上砸去。

蒋全亦冲进房去，满腔的晦气皆化作了疯狂的拳脚，冰雹般落在那货商身上。那货商见不对头，惊呼着救命夺路欲逃，被蒋全、邱盛左右夹击、两拳齐出同时击中脑穴，顿时七窍出血，一命呜呼。

蒋全、邱盛见是出了人命，心下恐慌。然则事已至此，只能一不做二不休，连夜将货商的尸首在房后挖坑埋了。在收拾货商所带的包裹时，居然搜得了几百两即兑银票。蒋全、邱盛又惊又喜，当下瓜分了银票，尔后便心怀忐忑地挨着日子。挨了一段时间，竟是风平浪静，无人查问，这件事就算是不显山不露水地过去了。

蒋全、邱盛这时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并且不约而同地悟到了一条罪恶的生财之道。

原来杀人这件事，是最怕开头的。一旦开了头，也就无所谓了。杀一个人是死罪，杀一百个人也是死罪，如此而已。于是蒋邱二人便将这座客店办成了一家黑店，觑着适当的时机，就向住客下手。有了这个进项，蒋全便渐次发达起来。

为了不显露痕迹，蒋全的客店依然保持了往日的规模，而在客店

旁边又开了一家包子铺，交与邱盛经营。客店里则又另雇用了两个伙计。经过胁迫利诱，新雇用的伙计亦皆被培养训练成了黑店的杀手。蒋全在这种黑暗的杀戮中，不仅找到了心理上的宣泄出口，而且又找回了昔日做猎户时的乐趣。每隔月余，若无合适的杀人营生可做，他便感到全身不畅。

由于被害者的尸体不好处理，蒋全又发奇想，杀了人后便将其尸体肢解，剔下肉来送至包子铺，混入牛羊肉馅里做成包子出售，美其名曰奇禽异兽包，居然销路甚佳。购食者但觉包子馅中有奇特腻香，只道乃是山中野兽之味，断不承想其实是内里掺有人肉也。

前些日子，邱盛当街讹人不成，反遭燕青的一阵奚落，着实憋了一口恶气。这些年他倚仗着包子卖得好，腰围渐粗，身旁又有蒋全撑着，已逐渐发展成了当地的一霸。与人争执起来，不论有理没理，无人敢与他认真计较。那日不期栽到了燕青手里，回去后越想越恼，一连几日操刀切肉时，便将那肉块当作燕青，恶狠狠地剁着解恨。蒋全与其吃酒时，见其气色不顺，问得此事，便宽慰他道，兄弟莫要着恼，若是此人哪一日落到我的手里，大哥将他大卸八块为你出气。

这话原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岂料燕青今日就恰巧撞进了这家客店中。

也是燕青合该命里有此一劫。当他叫门投店时，正赶上蒋全等人桌上的酒喝尽了，邱盛要去仓房取酒。燕青说话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他觉得有几分熟悉，心里一动，便闪在了房廊下。待邝彪引着燕青走向客房时，他张大眼睛，将燕青的面容窥了个仔细。

邱盛压着咚咚的心跳冒雨奔回房中，咬牙切齿道，大哥，那人来了。刚刚入店投宿的那厮，正是前几日当街羞辱兄弟者。大哥看当如何与兄弟出了这口气呢？

蒋全因已有连续数十日未做害人营生了，手心正痒，听邱盛一

说，身上涌起几分莫名的兴奋，乜斜着眼睛问道，这么巧？你可看得清楚吗？邱盛斩钉截铁地道，看得清楚，扒了他的皮我认得他的骨头。

蒋全笑道，那好，我们夜里把他做了，给你那包子铺添几斤上好的肉馅。邱盛道，正是如此方消我邱某心头之恨。不过大哥做他却须小心，此人的功夫端的了得。蒋全不以为然地瞅瞅在场喝酒的两个心腹伙计道，任他如何了得，我们四个还对付不了他一个吗？两个伙计就摩拳擦掌地道，那是那是，有蒋大哥在此，便是皇帝老儿的命，说取也就取了。

蒋全收了笑容，诡黠地道，说虽如此，大家小心一些还是不差的。酒不要再喝了，你等现在分头去做准备，亥时到此聚齐。又吩咐道，店里新雇的那个干粗活的伙计邝彪尚未入道，你等的行止须避开他。众人应诺，就分头各去收拾那杀人卸尸的用具。

蒋全独自去了灶间，见邝彪正忙活着为宿客备饭，便假惺惺地叮嘱道，出门人在外不易，要照顾得周到些。酒要烫热，饭要可口，总之是要体现出一个宾至如归的意思。说话间，将一包蒙汗药暗暗地撒在了酒罐里。恐那宿客不喝酒，又暗向炖肉的汤锅里投了一包药。这种事情蒋全已做得极其熟练，一切动作均是在邝彪眼皮底下完成的，却没露出一丝破绽。

再说燕青，自那夜离开镇安坊，头重脚轻地回到泰和旅店，躺在床上蒙头便睡，直睡到次日正午，方恹恹地起了床。想起卢俊义嘱托之事，他勉强打起精神，在一些往昔素有联系的商号间奔走一番，谈妥了一批贸易意向。那些商号已经风闻卢俊义反上了梁山，但商人的本性乃是唯利是图，只要是能赚钱的生意，绝不会断然拒之门外，至于货源来自何方是无所谓的。

办完这些事，燕青一刻也没停留，就起程离开了汴京。灯红酒绿

的汴京城，如今在燕青的眼睛里黯然失色，完全失去了先前的吸引力和亲切感。现在它留给燕青的，只有深深的感伤和痛楚。

起程的时候，天色就是阴蒙蒙的。一路走着，乌云愈积愈浓。沿途杨柳低垂，落英无声，令燕青备感凄凉。嗣后又遭到狂风暴雨肆虐，搅扰得燕青的情绪愈加恶劣。他那本来十分强壮的身体，这时就开始感到有些不支。

落脚客店后，燕青擦拭干净身上的雨水，喝了两杯热茶，觉得躯体稍稍暖和了一些，脑袋却一阵阵地隐隐作痛。用过邝彪送来的热气腾腾的酒饭，燕青越感周身乏力，筋骨酥软，眼皮沉重，困倦难当，便早早地吹灯歇了下去。

邝彪为燕青送饭时，曾关切地对他道，此地比较偏僻，野兽出没无常，请客官多加小心，谨防不测。若在平时，燕青会很乖觉地听出这话里的蹊跷。这里虽非州衙县府，毕竟也是个人口聚集之地，何偏僻之有？又怎的便会常有野兽出没？这分明是提醒燕青要加强警觉之意。然而此时燕青正处于忧郁交加、头昏脑涨之际，竟全然没有品出邝彪的弦外之音。

风雨依然急骤。

在窗外持续不断的哗哗啦啦的降雨声中，困顿已极的燕青很快便沉沉睡熟，发出轻轻的鼾声。

不知睡了多久，燕青蒙蒙眬眬似觉得房门悄悄被打开了。扭头去看时，只见一个人影从外面走进来，不甚分明。燕青喝问道，你是何人？那人影柔声回道，小乙兄弟莫惊，我是你师师姐。燕青诧异，定睛细看，人影已袅袅婷婷行至近前，果然就是李师师。

燕青讶然问道，路途遥远，风雨交加，师师姐怎生到得这里？师师蹙着眉尖道，小乙兄弟走后，师师便似失了魂魄，茶饭无心，坐卧

不宁，百般安顿不得，便冒雨寻小乙兄弟来了。燕青关切地道，这么大的风雨，你的身子骨哪里受得住，莫淋病了，倒教小乙心疼。师师凑到燕青面前道，小乙莫担心，姐姐其实不曾被雨淋着。燕青伸手摸了摸，果然师师身上的衣衫全是干的，没有一丝水渍，方放心地道，如此便好，只是这小屋里只有一张床铺，怎么安置姐姐歇息呢？师师嫣然一笑道，有一张床就足够了。你我就此同床共枕，小乙难道不乐意吗？

燕青听了这话，似被烈火烤着了一般，浑身发起热来。师师便伸出温润玉手去抚摩燕青。燕青亦情不自禁地动手去抚摩师师。那一种美妙感觉，胜似品尝了仙果琼浆。缠绵温存中，两个人的衣衫皆不解自褪。

正在这紧要关口，忽有一股冷风卷来。燕青回眸一看，竟是皇上赵佶闯进房来，身后跟随着张迪等一干太监，似乎还有一群手执剑戟的皇城禁军。赵佶横眉怒目，面色如铁，大步奔上来，一把将燕青从师师身上揪下，声色俱厉地喝道，姓燕的你这厮好大胆，竟敢淫戏朕的女人！来呀，与朕将这个藐视君王、无法无天的淫棍拿下。后面的禁军应一声遵旨，就呼啦啦抢上来拿人。燕青欲待反抗，却被禁军死死地按住了手脚，半点也动弹不得。

燕青急得大叫一声，猝然惊醒，方悟适才乃是南柯一梦。当时但觉心跳怦怦，冷汗遍体，筋疲力尽。

他想抬手拭去额上的冷汗，手脚却仍然动弹不得。睁眼一看，几张狰狞的面孔兀地映在面前。燕青又是倏然一惊，这时才完全从梦里醒来，心知是遭了暗算。

毕竟燕青胆识过人，面对猝不及防的险恶处境，片刻间便镇定了下来。他扫视了一下将自己按在床上的几个黑影，沉着地道，诸位意欲何为？是想要银子吗？在那边的包裹里，我悉数奉送便是。

蒋全嘿嘿笑道，你这厮倒是聪明。银子我们自然是要，你的命我们也要。燕青道，我与诸位素不相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欲取我性命是何道理？在旁狠狠地压着燕青一只肩膀的邱盛晃晃脑袋道，你仔细看看我这张脸，还认得你邱爷吗？

燕青于黑暗中努力辨认邱盛，虽然看不分明，却还能认出那两道扫帚眉。他愤愤地啐了一口道，原来是你这条癞狗。

邱盛狞笑道，你这厮还想骂什么，尽管骂，再迟一会儿可就什么也骂不成了。不是你邱爷成心与你过不去，这是你自找的。那日你管的什么闲事？邱爷的闲事是你能随便管的吗？你以为你打了邱爷，辱了邱爷，拍屁股一走便了之了吗？这才叫山不转水转，冤有头债有主哪。

蒋全不耐烦地道，行了行了，你哪里来这许多的啰唆，快点做活。邱盛道，好好好，我这是要让他死个明白，省得到阎王老子那里告我滥杀无辜。说着，将右手高高扬起，一把明晃晃的大菜刀便照着燕青的颈项砍了下去。

燕青早在与他们周旋之时，全身便暗暗地运足了气。此时猛一发力，挣开了蒋全等人的擒压，又极快地就势一滚，使邱盛的菜刀落了空。

那边蒋全紧接着又是一把剔骨尖刀向着燕青的软肋刺去。这一刀眼见得是躲闪不及了。若是被他刺中，不说一命呜呼，也是要胸穿背透。燕青在情急之下只能疾速地一侧身，以尽量避免那剔骨尖刀刺中身体要害。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蒋全的尖刀刚刚触到燕青的皮肉时，突有一粒石子飞来，既准又狠地击中了蒋全的手腕。蒋全负痛一抖，失去了进击的力度。未待他反应过来，一个人影已从门外冲进房中。众人闻声皆回头看去，由那高大魁梧的身形上，可以看出，此人乃是客店里

那个新雇的杂役邝彪。

这邝彪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出现相助燕青？说起来却有个来由。

原来这邝彪是邻县乡民，自幼父母双亡，只与一个哥哥邝龙相依为命。邝龙大邝彪将近十岁，年轻时带着邝彪四处流浪，为人帮工做活，过得十分不易。及至中年，多少有了点积蓄，就凑些本钱在县城里租间房屋，开了个小小的山货铺，兄弟俩的日子才算稳定下来。邝彪性喜武学，闲暇时经常习练些软硬兵器及暗器拳脚之类的功夫。邝龙怕他出外惹事，便安排他在铺子里守摊，一应外出联系进货催款等项业务均由自己承担。几年下来，由于兄弟俩做事勤勉诚恳，将小铺经营得便有了些起色。

邝龙手头上略有了些宽裕，就打算给兄弟物色一个媳妇。邝彪见哥哥为生活奔波劳累得已是早生华发，却仍孑然一身，坚决要先迎一个嫂嫂进门，再论自己的婚事。兄弟俩你推我让，真个是骨肉情深。到头来邝龙终是没拗过邝彪，答应再外出进一趟货返回后，就去托人说亲。

岂知邝龙这一去，便没有了音信。

邝彪在铺子里等哥哥，一等也不回，二等也不回。掐算着日程早过了归期，还是不见邝龙的身影。邝彪觉得事情不对，心中忐忑，就关了店铺，沿着邝龙外出的惯常路线去寻人。

奔走多日，寻到了与邝龙有往来的几个比较固定的供货商，那厢却皆道这些日子没见邝龙来过。邝彪继续沿途访查，得知邝龙似乎曾经住宿于蒋全的客店，此后便无有了踪迹。邝彪不禁起疑，欲从旁探询蒋全客店的情况，但是无所收获。

有一个居住附近的老翁留意到邝彪的行止，一日由邝彪身边走

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念叨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邝彪听了，迷津顿开。适逢蒋全店里做粗活的杂役病故，客店需要招聘帮工一名，邝彪便上门自荐，说本人是流浪此地的外乡人，希能在此讨得一碗饭吃。蒋全认为雇用一个外乡人比雇用本地人更安全，看他一副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模样，便信了他的话，将他收进店里做些苦重活计。并打算设计一个圈套，弄个诬陷邝彪的把柄在手，将其拉入黑道。凡是在这个店里做事的人，不入这个黑道是不行的。只是这件事情蒋全尚未来得及去做。

邝彪打入客店后，一面做出只知埋头干活从不多说多问的憨厚状，以消除蒋全的戒心，一面就时时留心注意店里的状况和动静。时间不长，他就从种种迹象中嗅出，这家客店里确实有许多不正常的味道。但因没有抓住什么真凭实据，只能耐心等待时机，等待蒋全等人再行不义勾当时，及时出手拿贼拿赃。

今日燕青投宿后，蒋全亲至灶间过问和关照，引起了邝彪的警觉。他预感蒋全有可能对这个客人下手。由于蒋全偷下蒙汗药的动作极快，邝彪没有看清。但为不使客人受害，给燕青送去的酒他还是另换了一罐。然而那肉锅里亦被蒋全投放了蒙汗药，邝彪却未料到，所以才导致燕青直至被人按住了四肢，方骤然醒来。

同时，在给燕青送饭时，邝彪用含蓄的语言对其做了提醒。他感到燕青是个精明人，应当会听得出他的话里有话。然后邝彪一如既往，去灶间封了火，便回到下处，做出早早熄灯睡下了的样子。蒋全只道邝彪是个头脑简单、傻吃闷睡之人，在准备行事时未对他有什么顾忌防范。其实他们今夜的一举一动，尽皆在邝彪的监视之中。

言归正传。当时燕青见蒋全的尖刀刺空，更不怠慢，一个乌龙绞柱从床上跃起，左右开弓，双腿齐飞，旋风般将蒋全邱盛踢了个人仰马翻。那两个贼人在应接不暇中，但觉似遭了雷劈般全身疼痛难忍，手上的凶器不知脱落到了何处。旁边的两个伙计见不对头，回身欲

逃，却被邝彪堵住，迎面吃了恶狠狠的几拳，相继栽倒尘埃，几乎昏死过去。

那边邱盛已被燕青打得口吐鲜血，动弹不得。蒋全眼见转瞬间大势已去，放弃抵抗，惶然跪倒，大呼好汉饶命。燕青怒喝一声，闭了你那鸟嘴。唬得蒋全浑身一颤不敢再号。

燕青甩一把颈下的汗珠，对邝彪揖道，多谢兄弟搭救。邝彪道，客官不必客气，在下正是怀疑此店是个黑店，方至此充作杂役探访虚实的。蒋全伏在地上听着，恨得在心里直骂自己瞎了狗眼。

邝彪说话间一个箭步上前揪起蒋全，厉声问道，我哥哥可是你这直娘贼害死的吗？蒋全哆哆嗦嗦道，何人是好汉的哥哥，小可却是不知。邝彪道，一个多月前，你这厮做没做过这种害人勾当？你若不说实话，我立马零剐了你。蒋全结巴道，做做做过。邝彪问，你所害之人什么模样？蒋全道，记不太清了，仿佛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黑黄面皮。邝彪钢牙锉响，怒目圆睁地道，那便是我哥哥，你知道吗？

燕青在旁听得心惊，亦怒火中烧地插上来问，你们这座黑店，总共害死过多少人了？蒋全颤道，记不清了，须有十几个或者二十几个吧。二位好汉饶过小可这一回，小可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了。这店里的所有钱财，小可全数奉送。但求二位好汉开恩。邱盛和那两个帮凶亦忍着疼痛爬将过来，涕泗交流，叩头如捣蒜地连声哀告，二位好汉慈悲为怀，饶我狗命。

邝彪目光巡视着捡起蒋全、邱盛丢在地下的刀具，悲愤填膺地喝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便是这位客官可饶你们，我须是饶不得的。燕青道，兄弟说得是，此等歹徒若是留得，那些被害冤魂何以瞑目！便伸臂将菜刀要在了手中。

蒋全知道再如何哀求也无济于事了，绝望地跳将起来嘶喊道，左右是个死，弟兄们与他们拼了。话音方落，其心脏已被邝彪猛出一刀

刺穿。与此同时，燕青亦一刀劈死了邱盛。所余两个伙计觑着空隙欲向房外奔逃，焉能逃得及。但见燕青、邝彪双刀齐出，一刀一个，击中两个鸟人的后心。俩鸟人仅惨叫得半声，即扑通倒地，呜呼哀哉。

邝彪喘出一口粗气，看看横七竖八躺在地下的四具尸体，揩一把眼角的泪水，低低地叫道，哥呀，你的冤仇，兄弟给你报了。

燕青扯一块床单拭了拭溅在脸上的污血，对邝彪道，兄弟，这里你是待不得了，可有去处投奔吗？邝彪道，我杀了这几个歹人，官府追查下来还能向哪里躲？早盘算好了一条路，报了仇后就去山东投那梁山泊落草造反。

燕青笑道，这却巧了，兄弟若想上梁山，我可为你做个引见。邝彪惊喜道，客官原来是梁山泊中人吗？燕青道，不瞒壮士，在下燕青，人称燕小乙，乃是梁山泊步兵营统领。邝彪闻听，向燕青欣然一揖道，幸会燕小乙哥，小可唤作邝彪，上山之事还望哥哥多为提携。燕青道，这个不难，似兄弟这样的侠义壮士，山寨正是求之不得。此地不可久留，我们现在就动身便了。

两个人即刻便收拾了一下，各带好了随身之物。客店里存有数百两银子，亦被他们搜出带上。却喜这时风雨乍停。两人从灶间弄出些油来，四处泼洒开，一把火点燃了这座罪恶黑店。尔后从马厩里拉马出来，双双跃身上马，踏着积水泥浆，抖擞精神，奋蹄扬鞭，疾奔而去。

二十三

周邦彦在大晟府忙碌完一天的公务，回到私宅换上便服，便又匆匆出了家门。他吩咐家人道，今日我在外面有个应酬，晚饭就不在家里用了。夫人只道他又要去与一帮词友墨客饮酒谈天，也不多问。其实周邦彦是得了李师师的密邀而去赴约。

拐过墙角，见暮色朦胧中，蕙儿已在街旁等他。周邦彦问蕙儿，师师姑娘邀他前往乃为何故。蕙儿道是师师姐有点事情欲向先生讨教，待见了师师姐再详谈吧。周邦彦见蕙儿说得闪烁，不便再追问，只好暗揣着一份疑惑，随着蕙儿踅向镇安坊。

周邦彦在这些日子里，生活得甚是平静惬意。因为写了那首《少年游》开罪了皇上，周邦彦一时自忖此生休矣。触了龙鳞，即便是不被斩首，恐也得发配荒瘴之地，而永无出头之日了。不料在李师师的鼎力周旋下，他不仅很快被重新召回汴京，而且被授予了大晟府提举的官职。尽管这个职位的级别权限都不大，但它却是一个非常适合周邦彦的秉性，并很能令其发挥才干的一份差事。自任职以来，周邦彦词曲创作颇丰，深得赵佶赏识。衣食俸禄迭增，名誉声望亦日盛。

如果没有李师师两肋插刀，这个结果是不可想象的。周邦彦对师师深怀感激之情，但是不敢再轻率地接近师师，也无缘再享受与那红颜知己、忘年之交把酒谈艺的温馨幸福。目前的这份安定生活来之不易，周邦彦不想冒可能会毁掉它的风险。所以尽管对李师师思念不已，周邦彦也未敢再向镇安坊迈过一步。

今日下班的途中，周邦彦忽遇蕙儿等在道旁，道是师师姐有邀，请他去镇安坊一晤。这不禁教周邦彦喜忧参半。他当然是非常想见李师师，与这聪慧美人相处的愉悦是任何事情所代替不了的。何况这是李师师主动相邀，足见师师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头子，足见老夫在师师心中颇占一席之地，此即深慰吾心也。

但李师师邀我去是为何事呢？看来不像是为了作画吟诗、风花雪月地随意消遣。不是为了这个，又是为了什么？事情是否又与皇上有关？会不会是我又无意之中在何处开罪了皇上，师师要通风与我呢？如果是通风报信，又怎的说是要请教我？还有，此番去师师处，不会不期而遇地被皇上堵住吧？若是再被堵住，后果恐怕不堪设想矣。周邦彦禁不住一路走一路想，越思越想心里越嘀咕得紧。

不觉之间就到了镇安坊的后墙外。阔别多日，镇安坊已较往日大不相同。目睹其经过整修后的华丽景象，周邦彦暗自咂舌道，到底是皇上，想让什么地方旧貌换新颜，真比老百姓放个屁还容易。遂像做贼似的跟着蕙儿沿后门入院，悄悄地溜进了师师的房间。

李师师早燃香备茗以待。见周邦彦来了，稍作寒暄，让蕙儿在门外觑着动静，她即与周邦彦切入了正题。周邦彦方知李师师邀他来是为了何事。

原来自与燕青黯然相别后，李师师积郁成疾，卧床不起，又急坏了徽宗皇帝赵佶。他闻讯即传御医随其前往镇安坊为师师诊治。此后虽未像上次那样一屁股在镇安坊驻扎下去，却也是三日亲来一问暖，两日遣人一嘘寒，百种关切，千般挂念，直至李师师烧退神清方罢。

赵佶这一番惜香怜玉的动静，自是瞒不过刘安妃的耳目。刘安妃得知赵佶的这些行状后，既妒火倍炽又彻骨心寒。她担心赵佶的这一片浩荡龙恩将林灵素的那点妖术又破坏殆尽。这可真不得了，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那只狐狸精会杀进宫来，逞尽风流，占

尽春色。到了那时，我刘安妃的地位前途，夫复何言哉？

为了坚决“御劲敌于国门之外”，刘安妃不得不发动了新一轮的舆论攻势。后宫的女人们，包括郑皇后在内，虽然彼此间历来互有争斗，但在反对赵佶接纳李师师这一点上，立场却是高度一致。后宫里没有人愿意看到另外一个女人在皇上心目中鹤立鸡群，独领风骚，何况那女人还是个青楼歌伎。因之一经刘安妃拨弄，后宫里的明谏暗劝便又如潮水般此起彼伏，波涌不息，搞得赵佶耳目噪乱，不胜其烦。

赵佶对这些劝谏根本听不进去，但又无法止息这些聒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赵佶想来想去，认为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索性将李师师接进宫来，正式册其为妃。如果是皇妃了，李师师便名正言顺是朕的女人，朕无论怎样与之亲近那是朕的自由，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呢？

此念一出，赵佶愈思愈觉可行。在近日一次临幸镇安坊时，便将这层意思透露给了李师师。

赵佶将此意说与李师师，一来是要师师先有个思想准备，二来亦是欲取悦师师。但师师闻听后，并未产生出鸡犬升天之喜。她颇感兹事体大，何去何从须得慎重对待，就悄悄地将赵佶的意思对蕙儿讲了，想听听蕙儿的主意。

蕙儿一听，就本能地对此事持反对态度。她是个性喜天然的女孩子，绝对不愿忍受皇宫里那些规矩的禁锢。若李师师真的进了宫，她是不想随之去当宫娥的。然则师师既去，她在此间又将依托何人？

不过这个想法她未对师师直说，她不愿因自己耽误了师师的前程。皇妃的地位与师师现今的歌伎地位，有着天渊之别，做皇妃的好处是明摆浮搁、谁都看得见的。可是，此事果真是对师师有百利而无一弊吗？蕙儿本能地觉得不是。那么弊在哪里？她也说不清楚。于是她便建议师师找个对皇宫里的事有些了解，并且可以信赖的人来商议

一下。

这个人选，师师和蕙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周邦彦。

周邦彦听李师师讲过相邀他来此之意，向师师揖道，皇上有意让师师姑娘入宫，乃是皇上对姑娘的器重。照理说是件不胜荣幸之事，可喜可贺也。

李师师知道因为事涉皇上，周邦彦不能不有所顾忌，便道蒙皇上如此恩宠，谁不知道是莫大的荣幸呢。这些冠冕之言就不必多说了。师师今日请周大人来，是想听听周大人的真知灼见、肺腑之言。还望周大人直言赐教。

周邦彦嗫嚅了一下，谨慎地道，兹事体大，老夫实是不便妄言。

师师恳切地道，我明白周大人的顾虑。但请周大人放心，今日师师与周大人所论之事，除了蕙儿，断不会再有人知道。师师是将周大人看作肝胆相照的挚友来讨教的，难道周大人还信不过我李师师吗？

周邦彦被师师这一番话说得好生感动。他沉吟了片刻，肃然说道，承姑娘如此看重老夫，老夫若只以虚言敷衍应付，也对不住姑娘。但若以老夫之所见直言之，乃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希姑娘万勿外泄之。师师郑重地道，无须多嘱，我李师师的为人，周大人应当是清楚的。

周邦彦点了点头，遂放低声音娓娓言道，皇上欲迎师师姑娘入宫为妃之事，依老夫之见，对师师姑娘来说乃是利弊参半。其利不必多说，做了皇妃那是何等荣耀，多少王公大臣费尽心机地想把自家的女儿往宫里送，还送不进去呢。然而师师姑娘要听的恐怕不是这个，否则也不必找老夫来了。

师师颔首道，不错，我就是想听听弊在何处。

周邦彦稍顿一顿，低沉地道，若论这弊嘛，却亦是不可小觑也。那皇宫后苑，表面上看去风光霁月，富贵温柔，实则是个是非丛生、险象四伏之地。皇上只有一人，而嫔妃不计其数，相互争宠、明掐暗斗的事情是少不了的。其手段之阴损毒辣，也不是你师师姑娘这样的人能想象得到的。历朝历代，发生于后宫中的你死我活的惨烈争斗不胜枚举，我就不多说了。

欲在这种争斗中获胜，无非依靠三条。一是有显贵亲属做后台，二是美艳出众、貌冠群芳，三是工于心计、心狠手辣。这三条里，第一条姑娘是不具备的，第三条也不完全具备。因为姑娘虽然聪颖灵慧，却无险恶心机，亦无宫廷角斗经验，与那些已在风刀霜剑中磨炼出来的嫔妃相较量，难操胜券。那么姑娘所可倚仗者，唯有第二条。在这一条上，师师姑娘远胜他人多矣。然则有句老话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恕老夫直言，姑娘的花容月貌能保持多久？姑娘能够红颜不衰、青春永驻吗？待到春尽花残时，你能指望皇上仍然对你恩宠依旧吗？

再者说，依老夫旁观之，皇上现在对姑娘备加宠爱，除了姑娘本身的丽质才华的魅力外，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因你在宫外，因你在青楼，这样，与姑娘相会相处便多了一份新鲜，多了一份刺激。倘你入得宫去，这份新鲜和刺激即不复存矣。那时姑娘在皇上的眼睛里，便会逐渐变得与其他宫妃并无二致。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一经到手便寻常。倘有一日皇上对姑娘日久生厌，另觅新欢，姑娘在宫里无依无靠，进退两难，那一番寂寞凄凉处境，实在是可想而知，颇堪忧虑也。此乃老夫一孔陋见，既蒙姑娘垂问，不揣冒昧，姑妄而言，其间谬误处，望姑娘海涵之。

听罢周邦彦滔滔不绝、有条不紊的一番分析，师师心里暗暗称是。她静默了片刻，轻声对周邦彦道，周大人金玉良言，颇可令师师深思也。

周邦彦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方才老夫极言入宫之弊，意在提醒姑娘对入宫之事全面权衡，倒并非说那后宫就一定进不得。世间万事，殊难两全。相对言之，入宫则荣贵，在民间则自由。进退取舍但凭姑娘寸心定夺。无论进宫与否，未来之吉凶祸福，皆为天数所定，非人力可逆料也。

师师道，周大人所言极是，深谢周大人教诲。

尔后两人又略略交谈了一下各自的近况。师师知周邦彦在大晟府诸事顺利，如鱼得水，甚觉欣慰，请周邦彦但有新作时勿忘传递过来吟赏之。周邦彦恐怕在师师这里逗留时间过长，又生不测，便起身告辞。师师会其意，亦不强留，让蕙儿仍从后院将周邦彦送出。

蕙儿送走周邦彦回转房中，见师师正踱步沉吟，便凑上去问她，周大人言之若何？师师对蕙儿是无话不谈的，遂将周邦彦所言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蕙儿听了道，周大人之言鞭辟入里，欲走哪条道，就看姐姐的选择了。师师问，如果是你，你选哪条道？蕙儿毫不犹豫地道，我当然不会入宫。在这里我好歹只听姐姐一个人的，到了那宫禁等级分明、规矩森严之地，一举一动皆要万分小心，谁受得了。

师师扑哧一笑道，谁说让你进宫当丫头，我是说如果你是我，要你去当皇妃你可愿意？蕙儿道那我也不愿意。师师问，为什么？蕙儿道，抛开周大人说的那些不论，就凭后宫好几百个，也许是好几千个女人一同侍奉皇上那一个丈夫，我也不干。皇上又无分身术，他照应得过来吗？嫁给皇上岂不是与守活寡差不多吗？

师师轻点一下蕙儿的脑门道，偏你这个小丫头胆儿大，要命的话也敢说。照你这么说，人家那一大堆皇妃娘娘还都别活了。

话虽如此，在师师心里，却已是基本上否定了应允入宫的念头。

周邦彦不敢明确表态，但他的倾向性不言而喻。蕙儿说得虽然粗浅，却也一语中的。师师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进宫之后一旦情势有变，她便没了退路，倒不如目前这种状况有回旋余地。

因此，当赵佶又来镇安坊消遣，问起她的意思时，她便委婉地推说此事须得从长计议，不可操之过急。赵佶不想勉强师师，只好暂时将事情延搁下来。

刘安妃对李师师的这种心思和态度是无从得知的。她眼里看到的，只是赵佶对李师师日甚一日的迷恋；心里感到的，只是日甚一日的危机。因而在她的头脑中，务必排除李师师这个宫闱对手的念头是一刻也没有中断。这个女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钻了牛角尖了。

站在刘安妃的角度来看，这个牛角尖钻得也并非全然无据。她本来出身寒微，乃是个当垆卖酒之女，初次入宫时只是崇恩宫里的侍婢。而且连这侍婢也没干多长时间，便被打发出了宫苑。后来幸赖蔡京推荐，方使赵佶识其丽质，从而得到二次入宫的机会。二进宫后由才人而淑妃而贵妃一路拼杀过来，其间不知耗费了多少心机、多少功夫。如今她的名分虽在郑皇后以及王、乔、崔等贵妃之下，实际地位却为后宫之首宠。这片江山来之不易，岂容得李师师觊觎、动摇和掠夺之。

得宠失宠，一字之差，天渊之别。刘安妃明白，似自己这般出身卑贱、无根基可依靠的妃子一旦失宠，就很难有东山再起之日。

冷宫寒院里的情形刘安妃是见过的，掖庭永巷里的故事她亦听过无数。她难以想象，已经过惯了锦衣玉食、颐指气使生活的她，如果落入那样的境遇，将怎样挨熬那种凄凉的时光。她认为，李师师既然要争宠夺魁，势必会蛊惑皇上对自己痛下杀手，发生那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她绝不能让那样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

再者说，赵佶多去李师师那里一日，便要少来自己这里一日。漫漫长夜独守空房，对她那年轻而成熟、正处在情欲旺盛时期的躯体来说，也是一份相当难耐的折磨。

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应当尽快地结束掉它，越快越好。

于是，刘安妃三召林灵素进殿，对其进行督促。林灵素看出来，这一次刘安妃虽然仍是端着皇妃娘娘矜持的架子，但从其言辞语态里却透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焦躁。

刘安妃神色冷峻地对他道，自本宫交代你去办理那件利国利民的事情，说话已有半年多的光景过去了，可是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不错，这中间李师师病过两场，可谁知道那是不是你的法术效果？一个人在半年里病个两三回不足为奇，连本宫还受过两次风寒，闹过一回肚子呢。而且这两次灾病于李师师并无大碍，调养数日也便痊愈了，日后她该怎么勾引皇上，照旧怎么勾引皇上。如若你真的技止此耳，我也不难为你。但是似你这等徒有虚名之辈，又焉能再继续留在东太乙宫布道惑众呢？

这一番话说得林灵素心惊肉跳。他知道如果刘安妃在赵佶耳边说点什么，令自己失去赵佶的信任乃至被逐出京城，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林灵素忙垂首揖道，安妃娘娘息怒。娘娘日前所委派之事，贫道焉敢潦草敷衍。若论贫道法术，海口不敢虚夸，惩治李师师这等妖女尚可为之。盖因那李师师得了皇上龙威庇护，使贫道之法难尽全效。乞娘娘再假以时日，贫道殚精竭虑，披肝沥胆，终为娘娘成就此事便是。

刘安妃哼了一声，问道，那么你说个期限，还需多少时间？

林灵素知道刘安妃心情急切，但忖着若将时间说得短了，到时候事又不成，却是麻烦。踌躇了一刻，答曰可于半年之内成事。

刘安妃想了想，对这个并不算短的期限竟是认可下来。她声音不大却甚为严厉地道，好，这个期限可是你自己定的。我就耐着性子等你半年。届时我要的结果，是那李师师再也不能诱惑皇上。若是做不到这一点，后果如何你自己掂量。

林灵素听刘安妃说得森冷，一股寒气从脚跟蹿上脊梁，忙离座叩首道，娘娘的嘱咐贫道记下了。为朝廷社稷降妖除孽乃贫道分内之事，贫道一言既出，绝不食言，替天行道，必得天助，请娘娘放宽心静候佳音可也。

回到东太乙宫那间阔大阴幽的寝室，林灵素独坐默思良久。

在刘安妃面前，他的军令状算是立下了。当时不立也不行，而立下了就得完成。军中无戏言，对刘安妃也来不得戏言。半年里如果交不出个令其满意的结果，自己多年来在京城里惨淡经营起来的这点东西，说不定便要付诸东流。倘若败走京师，必然声名扫地，自己从此将会一蹶不振，再难在江湖上呼风唤雨，称雄逞霸，这大半辈子的奋斗成果即烟消云散矣。

所以，此番对刘安妃的承诺，无论如何也要兑现。

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让刘安妃满意的效果呢？

林灵素明白，单凭在密室里画符诅咒那套把戏肯定是不行的。别说刘安妃已经对他的所谓法术产生了怀疑，从他自己这里，对什么符箓、禁咒、天书、云篆、急急如律令之类，也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信过。那不过是些招摇撞骗的幌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玄玄妙妙，虚虚实实，似是而非，似非还是，唬得世间俗子虽不全信亦不敢全不信，因而在心理上就产生出一种神秘的敬畏感崇拜

感。如此而已。

所有的作法者都不敢保证法术一定灵验，因此所有的作法者都会预先考虑好遁词。如今刘安妃不允许你有遁词，退路是全部封死了。怎么办？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神鬼不灵的时候，只能使用人力来完成这件事。此乃下下策，然则却是最可见效之策。

找个杀手去除掉李师师，事情即可一了百了。

此念一出，林灵素先自打了个寒战。尽管林灵素不是慈悲良善之辈，横行霸道、欺世盗名、骗财劫色等种种恶事做过无数，但杀人的勾当却还是从来没做过也没想过。然而目下，舍此恐确无他策可行了。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林灵素凝聚着阴冷的目光，静静地思考着。苍天可鉴，我姓林的这回是被逼无奈，好歹我不亲自动手去杀人便是了。

那么何人可以充当这个杀手？

林灵素手下的道徒颇众，但他不想使用。让真正属于自己门下的人去做这件事，倘事有不密，很容易使自己沾上干系。他要另外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访，终于有一个可驱之役，纳入了林灵素的视野。

这个人唤作张成，家居汴京外城，父亲已经亡故，家中唯有一个瞽瘫老母。张成其人自幼喜舞枪弄棒，练得了些搏击、扑打、翻墙、越脊的功夫。但除此之外，他更无所长，就终日混迹于街头闲汉堆里，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

老父既殁，家里的生活重担便落到了张成的肩头上。张成这个人身上有百般毛病，却有一样善处，就是对老母极为孝顺。每每想寻个好营生多挣些银子，好生伺候病瘫老母过得舒服些。无奈他仕途商道皆没条件去走，仅凭着一身力气与人去做帮工，撑破天能有多少进项？

有一次，张成偶见一个道士为一大户祈福消灾，所得颇丰，忽然茅塞顿开，窥得了一条赚钱的捷径。他便花费少许银子，也置办了一身道袍，自称是汴京名道林灵素的高徒，就尝试着做起卜筮祈禳之事。原来这张成虽于文章经济方面冥顽不化，在装神弄鬼方面却颇有慧根。几次演练下来，便无师自通地做得像煞有介事了。兼之他初入此道，收费较同行为低，渐渐地就打开了市场，生意日见兴隆起来。

林灵素了解到这些情况，对于如何将其纳入掌心为己所用，心里有了主张。

这一日，张成又应邀为一户人家驱鬼消孽。当他披头散发、手舞足蹈、尖声怪气、念念有词地将那套神乎其神的程序表演完毕，取了酬金刚迈出那家的宅门时，有两个身穿便装的汉子上前揖道，有人相请。张成只道又有一桩生意接踵而来，也没细问，便跟随着行去。

行着行着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对，望着前方的一座大殿问道，你们欲引我去何处？是何人邀我前往之？一个汉子道，你既是道门中人，怎么连这东太乙宫都不认得？乃是吾师林灵素有请尊驾前往一叙也。

张成一听林灵素大名，恐慌起来，问道，不知林天师召在下去所为何事？两个汉子道，我等只是奉命行事，余者一概不知也。张成心里发毛，却是不敢违逆，疑惧不已地跟着两个汉子穿门入殿，拐弯抹角，进入了一间厢房。两个汉子让他在此稍候，他俩就先抽身退了出去。

过了片刻工夫，一个鹰目钩鼻、道貌岸然之人缓步入房。张成窥

见此人相貌奇异、气度不凡，忖着就是林灵素了，忙揖袖拜道，天师在上，小徒张成有礼了。林灵素瞥着他微微哼了一声，算是还了礼。他在一把楠木椅子上坐下去，用低沉威严、令人肃然起敬的口吻问道，你知道我为何找你来此吗？张成连忙再揖道，小徒愚钝，正在茫然之间，望请吾师解惑。

林灵素慢条斯理地冷笑道，你说你愚钝，我看你还有点小聪明。打着我的旗号四处招摇鼓噪，也亏你想得出来。你知道你这扯大旗作虎皮，败坏我道家声誉之举，该当何罪吗？

张成料到林灵素找他十有八九是为了这事，慌忙跪倒，以首触地道，小人知错。小人乃是因为景仰天师，方行此冒昧之事，并无亵渎道门之心，恳望天师宽谅，今后小人是绝对不敢的了。

林灵素板着脸道，我若想严办你，只消一句话，衙门里便会拿了你去，先让你吃上五十记杀威棍。张成连连叩道，知道知道，望天师看在小人家中尚有病残老母的分儿上，饶过小人这回。

林灵素缓了脸色道，你且起来说话。我正是念你有这片孝心，才没有去告官。但今后这假冒我门徒之事，断然不可再做了。张成道不敢了不敢了，若天师再闻此事，小人任凭天师发落。

林灵素点点头，拖着长腔道，那么，今后你打算以何为生，去奉养老母？张成嗫嚅一下道，这个这个，小人再做道理。林灵素淡淡一笑，你再去为人帮工做活吗？靠那般辛苦劳作你能挣到几两银子？又怎么能让你的老母温饱舒适呢？关于你的状况我略知一二，我看你这个人，倒尚算个可塑之材。今日我便正式收你为徒，你的意下如何呢？

这是林灵素为使张成能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力卖命，而施行的欲取先予之计。这一手果然有效。但见张成闻言先怔了怔，不敢相信地反问一句，天师可是说，要收小人为徒吗？林灵素说正是，从此你就可

以名正言顺地以我之门徒的名义行事了。当然，亦须服从我的差遣。

张成原想今日能逃过林灵素的惩处就算不错，不料竟受到了林灵素如此的厚待，感恩戴德之情油然而生。他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五体投地，伏倒尘埃，颤声拜谢道，幸蒙吾师提携，乃张成三生造化。吾师不啻张成的再生父母。今后张成唯吾师之命是从，肝脑涂地而万死不辞也。

林灵素对这个效果十分满意。他微笑着让张成起身，唤人取了二十两银子，让张成先带回去，权作为其老母医病抓药之资。张成的头脑终是简单——大凡人事交往，有所予者必有所求。他于林灵素未建寸功，却受到了林灵素如此的恩赠，究竟是何道理？其中的缘由和疑点他竟丝毫没有想到，只道是真正遇上了道德高尚之人，就怀着无比的感激之情，向林灵素再拜而去。

林灵素用欣赏的目光凝望着张成兴冲冲走出东天乙宫的背影，心想除掉李师师的事已算是有了三成眉目。下面再恩威并重地用些手段在张成身上，到那时候他姓张的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二十四

当李师师在镇安坊因与燕青黯然分手，忧郁成疾时，燕青在梁山泊里亦是大病一场。

燕青的病势比李师师沉重得多，竟是在病床上一连昏卧了十二天。到第十三天的上午，他的神志才算是清醒过来。睁开眼看着透过窗棂照进房里的阳光，燕青诧异自己为何日上三竿还躺在床上未起。他动了动身子，觉得身上又酸又乏，像是刚刚经过了一番艰苦的长途跋涉。自己是做什么去了呢？何以会累成这个样子？

燕青的意识在飘浮、寻索、恢复。渐渐地他想起来了，自己是去了汴京，见了李师师，还被皇上堵在了师师的卧房里。后来便离开了汴京，中途遇雨，夜宿黑店，险遭不测，幸得一位青年义士相助脱险。那位义士叫作什么来着？哦，是叫作邝彪。再后来，自己与邝彪杀了歹人，放火烧了黑店，连夜骑马奔返梁山。那时自己似乎便有些头晕目眩，体力难支了。再后来，在梁山泊附近遇上了巡山的游动哨，自己仿佛是从马上栽下去了。再后来，就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燕青正冥思间，听到外面有人轻声说话，是在问燕小乙今日的状况好些了吗？燕青扭头向门口望去，就见有几个人走了进来。为首的一个正是梁山泊副总头领玉麒麟卢俊义。后面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同燕青一起烧了黑店奔赴梁山泊的邝彪，另一个是山寨中的医事头领，人称神医的安道全。

燕青唤了一声主公，便想勉力坐起来。卢俊义上前按住他道，躺着躺着，你醒过来了便好，现在还活动不得。燕青问道，我这是怎么了？是病了吗？卢俊义笑道，瞧你这话，可真是发热烧糊涂了。岂止是病了，你是到阎王爷那里转了一遭。你这条命若非邝彪兄弟，真不知能不能捡得回来。

邝彪忙道小可不敢冒领此功，若说捡回小乙哥这条命者，乃是神医安道全先生也。安道全谦逊地笑道，此功敝人亦不敢尽占之，应是有女兵营楚红姑娘多一半的。

卢俊义见燕青听得一脸茫然，拉开床边一把硬梨木靠椅坐下道，难怪你对这些事一概不知，你这一觉睡得可够长的了，十多天呢。我且说与你听听，你这条命是如何捡回来的。

原来，那日燕青冒雨赶路，便感了风寒。加上心气郁结，体中已有内疾。晚饭时又误食了掺有蒙汗药的食物，寒郁毒三者交攻，邪力便十分厉害。在黑店里与蒋全等歹人格斗拼杀时，因为病症尚未完全发作，且在性命攸关之际，精神高度紧张，体力尚可支持。俟烧掉黑店连夜上路后，燕青就已是全身不适。

如果是一般人物，这时根本就行不得路了。亏得燕青体魄健壮，咬着牙硬是将颠簸的旅途撑了下来。行至最后一段里程时，燕青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幸有邝彪精心护持，才得安然抵达梁山泊。见到巡哨的士兵后，燕青的精神松弛下来，再也支撑不住，身子一歪栽下马，便昏死过去。

宋江、卢俊义闻之，急召安道全前来诊治。安道全检查过燕青的症状，当即为其开了药方煎制服下。燕青的高烧于次日稍退，却仍然昏迷不醒。安道全再次切诊，又向邝彪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断定乃是燕青所服的蒙汗药中有一种特殊的毒性成分，因燕青当时体虚而侵之甚深。若不能及时寻到解药，燕青便有可能长期昏睡不醒，成为一

具活尸，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植物人。

安道全如实向宋江、卢俊义禀报说，他尚无可靠的验方对付此毒，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延缓毒性对燕青肌体要害部位的侵蚀。但估计其期限只能在十几日之内。若不能于十数日内找到有效的解药，他的缓解药方将很难再发挥作用。

宋江、卢俊义闻报甚为焦虑，火速传令全寨上下寻求解毒秘方。很快便有数十种秘方献了上来，但经安道全审查均不对症。就在众人心急如焚、束手无策之时，楚红提出，她可去寻一位江湖隐者求药。

原来楚红之父楚怀中在世时，曾为挽救一个中毒甚深、类似燕青症状者紧急求医。那江湖隐者慕楚怀中之善名出手相助，药到病除，并与楚怀中结为好友。但那江湖隐者远避尘世，深居山林，如今能否觅到尚不可知。

宋江、卢俊义既无他策，只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派出了楚红。嘱其务必于十日内返回，若是过了这个期限，便是寻得了解药，亦是回天乏术了。楚红走后，山寨里同时继续寻求良方，皆不成功，于是大家只能眼巴巴地将一线希望寄托在了楚红身上。

一连九日过去，未见楚红踪影。众人料其此行不顺，心情已濒绝望。

就在第十日的凌晨申时前后，楚红风尘仆仆、衣衫褴褛地奔回了山寨。从她那极度疲惫的面容和溅染着血迹的罩衣上，不难想象这些天来她是经历了怎样的辛苦劳累、艰难险阻。但当时却是顾不上细问，就是问她她也回答不了。楚红见到闻报后匆匆赶到前寨的宋江、卢俊义，交出一个葫芦状的小瓶，只说出一句话，解药找来了，便面色苍白地虚脱过去。

安道全检视药瓶，于瓶塞中发现一层薄纸，纸面上有几行龙飞凤

舞的蝇头小楷。安道全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心中便是一跳。原来这江湖隐者不是别个，乃是安道全的一位师叔。这位师叔与安道全的师傅同为民间的医术圣手，在山东及江淮一带声誉甚高。安道全的师傅已因年迈故去。朝廷仰安道全这位师叔之名，欲召其进宫为御医，被他拒绝。从此这位师叔便改名换姓，隐居山林已多年矣。楚红此番能够寻访到他实属不易，亦是燕青命不该绝之天意也。

细看那纸上的字句，其意甚不连贯，读之令人莫名其妙。唯安道全明白，此乃师叔传授给他的药方密语。安道全读毕，茅塞顿开，深叹师叔精通药理胜己百倍。乃速将瓶中之药调制妥当，为燕青服下。燕青服过药的当日即有神志复转之象，开始梦呓喃喃。又继续用药一日，果然便逐渐苏醒了过来。

燕青听罢众人不遗余力地抢救自己性命的这番过程，含泪谢道，想不到为燕青区区七尺贱躯，竟使诸位头领和兄弟费尽心机，教燕青何以为报！卢俊义道，大家皆为手足，此乃分内之事。你我之间就更无须言谢了。你现在体内之毒虽解，但气质尚虚，须遵安神医之嘱安心静养。

燕青诺诺应着，又关切地问邝彪兄弟到了山寨里以后是如何安置的。邝彪告诉燕青，卢副总头领已收我做了亲随，待邝彪如兄弟一般，小乙哥尽可放心。

随后安道全又为燕青诊了脉象。根据燕青的身体状况，从用药到饮食方案都重新做了调整。这安道全在医药方面确有禀赋，经其师叔稍加点拨一通百通，对下一步如何治愈燕青的病症，已是得心应手，成竹在胸。

燕青的身体在安道全的精心治疗下痊愈得很快。五七日后可下地行走，又过了十数日，开始恢复练功。安道全又衡情为燕青酌进补药，以强其筋骨，壮其精气，并断言不出一个月，燕青将百症俱无，

体健如初。

到了此时，卢俊义才将燕青唤去，询问了他入京后的情况。燕青据实禀告。卢俊义听了，同情地喟叹一声，宽慰燕青道，这个结果，我原本亦有所预料。那李师师即便没有归皇上，也有可能成为某个王公贵族的宠妾。以她的名声和姿色，此皆是在所难免的。我之所以鼓励你去大胆一试，乃是因为，凡事但有一线希望，可试而未试者终将抱憾。如今你已经试过，虽事不成，亦无所憾了。天数如此，不可强求之也。堂堂男儿立于天地之间，儿女私情终为小事，应当想得开些，莫在心里纠缠不清，自寻烦恼。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如你燕小乙这般英俊伟岸男子，何患无良妻耶？

燕青这时提到李师师，心里仍有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却也知道愁亦无益，便朗声对卢俊义道，主公放心，小乙岂是那等沉溺于裙钗而不能自拔之人，从此就将此事丢开去也。卢俊义道，这便是了。若你因此一蹶不振，还能成何大事。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话头一转道，女营中的楚红姑娘为了与你寻求解药，历尽了千辛万苦，据说还差点儿把命搭上。如今你已行走无碍，还应过去看望一下她才是。

卢俊义说这番话的用意，一方面是确实感到，这次拯救燕青性命，楚红乃为首功，燕青应当亲自去答谢。另一方面，亦是欲顺水推舟，将燕青与楚红的姻缘促成。

燕青当然不知道卢俊义的这层意思，但亲自到女兵营去看望感谢楚红，他认为是非常应该的。于是燕青向卢俊义请教道，主公所言极是。小乙原也想这几日便去看看楚红，以表感激之情。只是尚未想好，去时当备何礼为佳？

卢俊义笑道，你这厮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条性命何礼可换？再者说你看那楚红姑娘是那等俗人吗？无论你送何礼去，终是将她看得

轻了。你自带着一片至诚而去，便是最珍贵的厚礼。至于所谓报答云云，今后天长日久，还愁找不到机会吗？燕青顿悟道，善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主公说得透彻。

当日下午，燕青洗过脸，刮了面，换了一套洁净衣服，便向女兵营而去。两处相距不远，燕青也没骑马，蹽开双腿徒步而行，正好就此锻炼一下脚力。

翻过一座不高的山梁，前面就是扈三娘女营驻地。

适逢扈三娘、王英夫妇外出办事，带着几名亲随刚刚出了营区。迎面碰上燕青，二人热情地下马施礼道，小乙兄弟可大安了？燕青抱拳回礼道，托各位弟兄的洪福，小乙在阎罗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今日特来看望楚红姑娘，不知她已康复否？

扈三娘正欲成全燕青与楚红之事，见燕青主动来看楚红，甚是欣喜，说道楚红身上的伤病已经好了，只是因为劳累过度，体力尚未复原。为了寻那解药，她吃了极大的苦头，这份情意你燕小乙可是不敢忘记的。燕青道，那是自然，小乙没齿难忘。楚红现在营中吗？扈三娘道，大约是在后面的山坡上练功健体。便命一名亲随带燕青去。燕青道不必了，我自找得到她。就辞了扈三娘、王英夫妇，向营区后的一道缓坡走去。

扈三娘故意向王英问道，喂，你看若是将楚红许配给燕小乙，可还相当吗？王英的个子较燕青矮半头，在燕青面前说话已有自惭形秽之感，忽听扈三娘问这话，腹中翻起一阵醋意，又发作不得，只好胡乱应着，也还使得，也还使得。扈三娘心中暗笑，催他一起上马驰去。

燕青登上山坡，顿生别有洞天之感。

到底是女兵，虽然已是执戈佩剑的戎马军人，女人爱美的天性却

终未泯灭。她们在这后山坡上开辟种植了一片花圃。此时正值花期浓盛，牡丹、玫瑰、芍药、海棠都在怒放，还有许多不知其名的山花野蕾点缀其间。放眼望去，嫣红姹紫，斑斓锦绣，艳色摇曳，美不胜收。

百花丛中，身穿一套浅豆沙色练功服，足蹬绛色软靴的楚红正在练剑。大病初愈，她不敢将动作做得刚劲猛烈，只是行云流水般将套路贯下，倒更显身姿柔娜，宛如在进行艺术表演。

在燕青的印象里，楚红往日所留给他的，主要就是那一身的侠胆豪气。而此时间，在这阳光和煦、蜂舞蝶飞的花阵之中，燕青仿佛第一次感觉到，在楚红身上同样洋溢着年轻姑娘特有的柔媚。而这柔媚的女儿态与那股英侠之气融合在一起，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和魅力。

这种感觉，使得燕青身上产生了一阵莫名其妙的燥热。他远远地立在一旁，望着翻飞的剑光人影，竟是有些愣神。

待楚红剑落收式，燕青方定了定神，走上几步招呼道，楚红姑娘舞得好剑。

楚红扭头看到燕青，喜悦地叫道，是小乙哥来了！你都好利落了吗？我和扈头领正说这几日要去看你呢。燕青道，多谢多谢，我现在活动行走均已无碍了。这一段山路，我便是徒步走过来的。依照安神医的方子再调理几日，燕小乙仍然是往日的燕小乙也。但不知你的身子将养得怎么样了？

楚红道，我无非是劳累了一点，受了点皮肉伤，比小乙哥的内毒好治得多，其实已经没事了。是扈头领过于关爱我，让我多静养，一应公差皆不派我去做，生生地要将人闷死。

燕青笑道，你就是这般性急。病去如抽丝，多将养几日有好处。

不然落下病根，倒更麻烦。因见楚红手背处有一道新愈的伤痕颇为触目，便问道，这是为我去寻药负的伤吗？听说你此番去寻药，遭遇了偌大的风险？

楚红不介意地抬手看看那伤疤道，既然行走于江湖中，遭遇风险乃是家常便饭，不足挂齿。燕青道，但你将自己的性命去换我燕小乙的性命，这份生死恩情，小乙当终生记之。楚红道，小乙哥如此说话便显得生分了。能用我的性命换得小乙哥的性命，倒是楚红的一种福分呢。

这是蕴藏在楚红心底的一句话，不知怎的竟脱口说了出来。话既出口，如同水泼地，箭离弦，收之不及。楚红纵是性格泼辣，此言一出亦不禁脸上一阵发烧。燕青是个聪慧人，岂有品不出楚红话中深意之理？当时也有些面红耳赤，手足冒汗。

为了打破尴尬，燕青没话找话地道，这一片花卉都是你们栽种的吗？开得好生茂盛浓艳。楚红睨了他一眼道，比之汴京城里的花卉如何？

楚红这句问话，其实意味深长。

楚红曾闻神医安道全讲，以燕青的体格和内功，若不是胸有郁结，那药物的毒性应不至于深侵内腑。她又闻燕青服过解药于意识缓复的过程里，曾数度梦呓李师师之名。以楚红之灵慧以及女性特有的敏感，不难想象出燕青前些日子赴京是所为何事，心气郁结又是所为何因。楚红曾为行刺报仇事在汴京蛰伏多日，对李师师之名颇有耳闻，知其是美艳超群、才华盖世、国色天香的京师名妓。但她认为这样的女人与燕青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丝毫的般配处。而燕青竟不可思议地痴迷于彼，使得对燕青一见倾心的楚红难免心生醋意。适逢燕青赞花，就忍不住地借题发挥了。

燕青一时未领会其意，照直说道，小乙前些日子进京办事，来也

匆匆去也匆匆，未曾得空去赏花，无从比较评判也。

既然说到进京之事，楚红索性接着问下去。据说小乙哥此番进京，事情办得不顺，是吗？到底小乙哥在汴京遭遇了何事，致心郁气结，内功阻隔，而难以御毒呢？

燕青黯然一瞬，挥挥手道，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都过去了，不提也罢。

楚红见状不再穷追，爽朗笑道，不提便不提。男子汉大丈夫嘛，有何烦恼丢不开的。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世间万事万物，其实都是求之不得，得之不求的，你说是吗？

燕青连连点头道，有理有理，求之不得，得之不求，此话真正是至理名言，充满玄机也。楚红道，哎哟，小乙哥过奖了，我既不参禅又不入道，哪里懂得什么玄机，不过是说个寻常道理罢了。燕青道，这寻常道理小乙闻之颇有启悟，你还有什么道理，再说给我听听。

楚红顽皮地一歪头道，小乙哥当真要听，那么楚红还有一言。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譬如说吧，小乙哥进京一趟未及赏花固为憾事，但眼前这一片芳菲，或许更有一种天然韵味，倒为京城娇艳所不及呢。但只是一样，小乙哥欲赏此花也须及时，若不珍惜良辰美景，蹉跎至那枝凋香残，亦只好怅对东风了。

话说至此，楚红戛然而止，一双亮晶晶的眸子脉脉如诉，直视着燕青英俊的面庞。

燕青的眼睛欲躲未躲，承接过了楚红的目光。这目光连同楚红前前后后既含蓄又明确的话语，在燕青心头激起了一层层的春潮。沉寂了一晌，他亦用含蓄的口吻对楚红道，是的，楚红姑娘言之有理。应当珍惜的东西，小乙自会好生珍惜。

是夜，燕青无眠。

他仰卧在床榻上，回味着在百花丛中与楚红的对话，又禁不住联想到李师师。论容貌艳丽、体态袅娜、文采飞扬、风流蕴藉，楚红自是难望师师项背。但楚红身上那一份清澈纯净，却是师师所不及的。师师乃自己一见倾心的梦中情人，但毕竟是萍水之缘，如今已成为水里月、镜中花。而楚红则就在身边，就在眼前，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况且当自己命悬一线之时，楚红竟能有舍命相救之举，其对自己用情之深不言而喻。虽然单骑寻药的详情楚红未对任何人说过，但燕青明白那绝非是一次寻常之旅。这样的事情倘放在李师师身上，她能够做得到吗？

当然事实证明，李师师在关键时刻是同样不乏巾帼英豪的义气和胆量的。不过这是后话，燕青此时还难以想象得到。

在这种情况下，若心里仍然只有一个李师师，而疏忽冷落了身边这位深情可爱的楚红姑娘，未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罢了罢了，燕青暗自叫道，只当汴京相识李师师是一场春梦罢了。如今此梦已逝，有志同道合的楚红姑娘终身为伴，亦足堪欣慰也。

这样想来，燕青的胸中块垒渐渐融消，精神从根本上振奋起来，其体质便更快地得到了恢复。不消几日，就又是一副生龙活虎的模样了。

扈三娘见燕青已康健如常，再度向卢俊义提起撮合其与楚红的婚事。卢俊义认为现在正当其时，便将扈三娘做媒的意思向燕青谈开。燕青对此已有思想准备，当即点头应允。扈三娘得了燕青首肯的准信，回去就去说合楚红，楚红自是应得爽快。

矮脚虎王英听说楚红真的要嫁给燕青，没来由生出一股失落感。扈三娘看得清楚，一边暗骂你这厮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三娘我嫁给你就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你竟然还惦着吃楚红的天鹅肉。一边

却又少不得施展床上功夫，将那贼心有余贼胆不足的花心丈夫好生地温存抚慰一番。

燕青、楚红双方的意思都说合妥当，卢俊义就将此事禀报给了宋江。宋江听了很高兴，欣然同意亲自担任燕青与楚红的主婚人。为使楚红与燕青的地位匹配，亦因扈三娘的举荐，宋江先行颁布任令，破格擢拔楚红为扈三娘女兵营的副头领。成亲的日子，经山寨饱学之士、占卜专家“入云龙”公孙胜先生根据燕青、楚红二人的生辰八字测算，定在当年金秋时节。

眼看一段美满姻缘就要瓜熟蒂落，一场铁血战事却终致鸳梦成空。这却是那位号称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公孙胜先生完全没有预测出来的。

二十五

入春以来，对于是否发兵进剿梁山泊的问题，大臣已在崇政殿上当着徽宗赵佶的面争论过数次。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大宋疆土上此起彼伏地涌现出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负责搜集运送花石纲的奸佞朱面力恃势强夺，刮民入骨，早已引起了东南数路地方的骚动。京东河北等地，因税赋沉重、民不堪负，亦致天怒人怨，群盗蜂起。而梁山泊义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袭扰，对官府的打击则更甚于昔。

这与卢俊义的加入山寨有着很大的关系。

卢俊义经营偌大的卢府多年，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深知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乃是成就一切事业之本，自然也是扩大军事力量、维持武装割据的根本所在。因此卢俊义上山后，一方面积极利用过去的贸易关系为山寨开辟商业渠道，一方面向宋江建议，要经常组织以夺取粮饷为目的的小型快速的军事行动。他的这个建议很得军师吴用的赞同。于是数月来梁山泊便多次派出以林冲、关胜、花荣等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骁将为首的精干部队，出击济、兖、青、郓等远近州县。

出击部队均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奇袭战法，出其不意地突进城区后，就直奔已经侦察锁定的富宅大户。那些富宅大户里既有骄奢淫逸的贪官污吏，亦有勤恳发家的商贾良民。义军却是不耐烦区分其中的不同，也没制定出什么区别对待的政策，凡经锁定的大户，必

被义军一掠而空。其家中人等，无论男女老幼、主仆尊卑，多数皆难免做了刀下之鬼。

义军掠得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粮草马匹及其他各色军需物资后，一般即迅速装车撤离。遇有官军追赶堵截，山寨自有人马阻击接应。接应部队也尽量避免与官军纠缠，争取曲折迂回地将其引开甩掉便算了事。当然若是看准了机会，在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也会趁势狠狠地咬上一口，歼灭一股官军的小部队。有时义军则会制造一种全力攻城陷府的假象，将官军唬个屁滚尿流，义军却伺机安然脱身。

梁山泊周围的官军皆非朝廷禁军主力，其装备和人员的战斗力都有限。他们也深知梁山泊人马的厉害，一旦接近义军势力范围，便知难而退，不敢挥兵轻进其腹地作战。因之几个月下来，梁山泊的出击连连得手，山寨财源大进，声势大壮，总头领宋江的心情亦大悦。他认为那卢俊义确有经纬之才，没有白救其上山也。

那些州府县衙门里的大小官吏就日夜惶恐不安，如丧考妣，惧恨交加，如坐针毡。遭了劫的悲愤填膺，暂时没遭劫的也心惊肉跳。请求朝廷速速采取措施除暴安良的奏折，一时间如雪片般由各衙门纷纷驰送汴京。

徽宗赵佶起初并未拿草寇造反当回事，以为不过癣疥之疾也。及至告急的奏折接得多了，才渐渐重视起来。遂将此事当作一个专门问题，拿到朝堂上来让臣属们计议。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朝臣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班较为清廉的大臣，如宿元景、郑居中以及李纲等，认为当前各地出现的骚乱，皆是贪官污吏横行、税赋徭捐过重所致。乱民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朝廷能够削捐减税，薄赋轻徭，惩贪治污，整饬纲纪，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已。就连声势浩大的梁山泊贼伙，矛头所向亦只是贪官，而没有针对朝廷和皇上。这就说明他们的本意并不是

真正要谋反，要夺取我大宋江山，而实是出于其生存状况之不得已也。

对于这样的一些乱民，如果采用强硬的镇压手段，会逼得他们不得不铁下心来与朝廷作对，那么叛乱之势将愈演愈烈，后患莫大焉。因之，现今朝廷宜采取怀柔政策，一方面出台一些养息民生的举措，同时严加肃贪。一方面派员去招抚各路起事者，首先是梁山泊贼伙。允诺其若改邪归正，则既往不咎，而确有才能者，仍可为朝廷任用。施其以恩德而晓其以大义。彼等多数并非生就的虎狼之辈，自会明白利害所在，归而顺之。如此做来，岂不是事半功倍、冰消雪融而天下定乎？

这种见解看似温和软弱，实则相当高明。施小惠而免大患，对统治者稳定社稷、巩固政权极为有利。民间的敌对力量一旦利诱化解之，短时期内再重新聚集起来就绝非易事。而臣服于朝廷的敌对力量，会被朝廷玩弄于股掌间，终将会被铲除掉。不战而屈人之兵，实为安邦驭民之上策也。可惜以赵佶昏庸的政治头脑，根本看不出其中的妙处。

以蔡京、童贯、高俅等为首的另一班大臣，则坚决主张对各地的乱民予以毫不手软的武装镇压。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对那些乱民恨之入骨，而且知道那些乱民对他们也恨之入骨。蔡京之辈的所作所为他们自己心里清楚，陷害过多少人，逼死过多少人，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在梁山泊的义军里，就有着他们不少的仇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宗旨明摆着就是针对着他们来的。他们对梁山泊义军的这个宗旨深恶痛绝，是可忍孰不可忍。倘那些叛乱者得到了朝廷的赦免，甚至还要与之同朝为官，对他们来说，那才真正是后患无穷。

另外，他们也没把起事的乱民放在眼里。即便是横行河朔、飙卷山东的梁山泊人马，在他们看来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与地方上的士兵弓手周旋一下尚可，根本不是朝廷禁军的对手。

那些逆种愈闹愈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是该好好地教训他们一下了。于是蔡京等奏道，臣等以为，对各地叛逆主抚者，实乃妇人之心、迂腐之见也。那些乱民贼子从根本上说就是冥顽之徒，不懂礼仪，不习教化，只知道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对其行抚无异于向其示弱，结果是令其更加小觑朝廷威严，更加助长他们的猖獗气焰。且易使刁民以他们为榜样，动辄聚众闹事要挟朝廷。此风蔓延开去，法将不法，国将不国！所以招抚之策实为下下策，有百弊而无一利也。

当今之计，依臣等之见宜采取果断手段，奋天子之神威，挥朝廷之铁拳，对那些害群之马坚决地予以弹压之，剿灭之。应当让所有的心怀不轨者，看到叛逆者的可耻下场，从而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常言道，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治国如驯马，对付桀骜不驯的野性烈马，必须施以铁腕制驭之。唯其如此，方可保社稷安定，海内升平，百姓乐业，而圣驾无忧矣。

主战派与主抚派反复争论了数次，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赵佶听来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终因主战一方的大臣更得赵佶的信任，赵佶在心里便不由自主地倾向了主战派。他垂问道，若欲行剿，当先向何处用兵？蔡京奏道，本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宜首先进剿梁山泊。梁山泊既灭，其他小股贼寇即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溃。

赵佶又问，进剿梁山泊的取胜把握如何？童贯出班奏道，只要朝廷鼎力支持，调集禁军的精锐之师去进行围剿，必将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赵佶见主战派说得底气十足，在心中忖道，这种胜券在握的仗为什么不去打？先灭掉山野蟊贼免去后顾之忧，不是更有利于全力以赴地去联金击辽吗？遂拍案而定，下旨即刻调集各路禁军组成围剿部队。围剿部队的帅印，就交给了主战派的中坚分子童贯。

童贯原本是个宦官，因为心机活络，极善谄媚之道，颇得赵佶欢心。崇宁三年，他被委以监军之职，与大将王厚率二十万大军西征河湟吐蕃。那次战役打得十分艰苦，宋军耗资损兵无数，但最终总算是彻底击败了吐蕃政权，开拓了湟、廓、西宁等州三千余里的疆域，堪称是战果赫赫、战功辉煌了。童贯倚仗自己觐见皇上的便利条件，不仅报喜不报忧，只向赵佶奏报出奇制胜的大捷而绝口不提损兵折将的惨败，而且巧舌如簧地将绝大多数战功都据为己有，大肆吹嘘渲染皆因有了他童某人的运筹帷幄，才有了大宋征师的决胜千里。后来童贯又奉旨征讨西夏，亦是如法炮制，贪功邀赏。

赵佶对军事一窍不通，焉能听得出童贯的奏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只是眼见得大军得胜而归，大宋扩张了版图是确凿无疑的。于是赵佶便认为童贯是一个军事奇才，堪为大用，竟以其阉宦身份正式封其为武康军节度使，加检校司空，知枢密院事，并开府仪同三司。其地位，大约就是相当于现今的国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了。

却说童贯见赵佶将征剿梁山泊的帅印交付于己，知是皇上倚重之意，胸中踌躇满志，就雄心勃勃地意欲再建一番奇功，让满朝文武睁开狗眼好生看看他的能耐。

接旨回府后，童贯即着手筹划出征之事。

说起来这阉竖尚有几分自知之明，尽管在皇上面前他做出了一副满腹韬略、用兵如神的样子，私下却并不真正认为自己是孙武重生、诸葛再世。在西征吐蕃、西夏的战役中他吃的败仗并不少，那些战役之所以最终能够取胜，童贯在内心里承认，最根本的不在于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多么高明出色，而主要是因为在双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对比上，宋军占了绝对的优势。不过，他由此总结出了以强凌弱、以众击寡乃是克敌制胜之法宝这个非常简单的经验，也还算是个并非盲目自大之徒。

敢在赵佶驾前夸下海口，他心里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为准备联金击辽，日前他已将陕西及两河的主力部队做了调动，其中一部分精锐禁军现正集结于京师附近待命。目下与金国的协议尚未最后达成，攻辽战事暂缓，正好先使用这批部队去征剿梁山泊。这批部队皆是富有实战经验的正规野战军，加上原本就驻扎在京畿一带的禁军，总兵力估计应在梁山泊义军的十倍以上。那梁山泊反贼再英雄好汉，再三头六臂，能抵得上湟州不毛之地那牛头马面、茹毛饮血的羌族生蕃厉害吗？我童贯能挥兵平定西土异邦三千里，荡平区区八百里内地梁山泊又有何难哉！

童贯由此自忖，此番出征必胜无疑，因之精神饱满，信心十足，指挥调度起部队来井井有条，只用了十数日，各路的人马粮草便皆调集筹备就绪。童贯一声令下，征剿大军就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途。与此同时，建康府方面的战船百艘，亦奉命由水路挺进山东。

早有梁山泊的细作在京城里得到消息，将朝廷调集重兵前往进剿的情报飞速传至山寨。宋江、卢俊义、吴用等得悉此讯，不敢轻视，立即紧急调整，加强了水陆各隘口的防卫力量，进行了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的一系列准备和部署。

有关童贯进军的情报不断地传递过来，一次比一次的内容具体准确，也一次比一次令人感到形势严峻。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官军的进犯，更有把握地打赢这场反围剿战役，宋江在忠义堂召开了包括各营正副头领在内的大型军事会议，让众头领就作战方法进行充分讨论。

阮小七、李逵等一干草莽出身的头领，主张将山寨的人马化整为零，利用自身熟悉当地峦岭、谷涧、河湖、港汊的优势与官军周旋，伺机骚扰官军并打击其薄弱环节，使官军四面受敌，首尾难顾，最终将官军拖疲拖垮。

而以林冲、关胜、花荣、董平等一拨军官出身的头领认为，上述

战术虽是山寨历次反围剿获胜的经验之谈，但对此次的情况却不太适用。此次官军的兵力和来势非常浩大，意在一举荡平梁山泊。即便我们化整为零，官军仍有足够的兵力围而歼之。届时陷入四面受敌、首尾难顾局面的，不是官军而是我军。况我山寨兵力一旦分散，老营必然空虚力薄，若被官军袭破，则山寨将失去立足根本，不得不转入流动作战状态，那就更利于官军各个击破了。估计此次童贯进剿，打的正是这个如意算盘。

所以，此次的破敌之策，宜反山寨的一贯战法而行之。非但不可分兵游击，反而应当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坚决打上几个漂亮仗，歼灭官军的一部分有生力量，以挫动官军的锐气，令其不敢轻进。尔后，再择机奇袭童贯帅营，同时广散谣言，曰梁山人马已出兵直捣汴京。这样官军必军心动摇，不战自退，而山寨之围可解也。并且，若此次我梁山泊能以正面作战的方式，击退官军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威名扬于海内，今后将无人敢再轻觑我辈，对山寨的发展利莫大焉。

此议一出，引起了众头领极大的兴趣。众人热烈讨论一番后，基本上对这个思路表示了认可。就连阮小七、李逵等人，也觉得大张旗鼓地宰杀官兵更为过瘾，不再坚持分散游击。

这时公孙胜出言道，林冲等头领提出先打几个胜仗挫敌锐气，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但敌我军力对比毕竟悬殊，硬碰硬地列阵对敌，我们难操胜券。如何保证首战必胜，却要斟酌。

林冲道，公孙先生所虑极是，若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唯有一策可图。公孙胜道，林头领所思，可是要设伏诱敌，关门打狗吗？林冲笑道，然也。只要令官军钻进我军的口袋，任他有多少人马，也听凭我们收拾。

众头领听得有理，皆点头称善。

宋江亦点头道，此计可扬长避短，不失为克敌良策也。关键是怎

样才能让官军乖乖地钻进我军的口袋。

一直在认真倾听众人议论的燕青，此时挺身而起向宋江抱拳道，这个不难，小乙愿去乔装诱敌，管教童贯阉贼听从我们的摆布。

楚红一听，也随之起身道，楚红愿与小乙哥一同乔装诱敌。

李逵跳将起来嚷道，这等事岂能让你们女将去做，还是俺铁牛去的好。接着杜迁、时迁、白胜等头领亦纷纷起身，请求领受诱敌任务。

宋江道弟兄们且都坐下，派遣谁去诱敌，待我与卢头领、吴军师商议后再行定夺。诸位还是先将设伏方案议定为是。于是众头领便将具体作战方法及兵力部署又细致研究一番，确定了各营人马的职责，一个个便斗志昂扬地领命而去。

大厅里只剩下宋江、卢俊义、吴用三个。宋江看看二人道，方才二位言语甚少，是否另有高见？卢俊义道，众头领所议之战法我均赞同，而且我预计是能够打得赢的。所虑者，是纵然赢得几阵，却并不足以迫使官军撤兵。吴用捋须而言，吴某之虑与君同耳。若不能迫其撤兵，战事僵持下去，于我是十分不利的。

宋江沉吟着点点头，问道，那么依二位之见，迫其撤兵，计将安出？

卢俊义道，我倒思得一策，不知军师赞同否。吴用道，我亦思得一策。你我且各自写在掌上，看看同也不同。

卢俊义遂与吴用各自执笔在掌心里书写一字，同时伸展于宋江面前。两人掌心上现出的，却皆是一个“粮”字。

宋江拊掌大笑道，果然英雄所见略同，此计甚合我意。

嗣后三人对作战方案中的若干具体问题逐一进行了商榷。最后谈到诱敌的人选，经过反复衡量，决定还是委派独立行动和随机应变能力皆很强的燕青与楚红去承担这项重要任务。

燕青领受了诱敌重任，心情既亢奋又不安。他自忖自从上山以来，尚未为山寨建立尺寸之功，此番深入虎穴诱敌投网，正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不由得他不情绪振奋，跃跃欲试。

而他所不安者，主要是因为楚红。

燕青知道，一旦孤身深入敌营，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他不想让楚红去冒这个险。当卢俊义告诉他，决定命他与楚红同去执行诱敌任务时，他就提出，是否可让他单独去，或者另换一个男人同去。

卢俊义解释道，让你与楚红同去，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去两个人，彼此可以有个照应，在敌营里的处境相对安全些。但两个都是男人，则不如一男一女更容易取得官军的信任。在女营之中，能与你燕小乙配合默契的，自然是非楚红莫属了。至于危险，肯定是存在的。不只是对楚红，对你燕青也同样存在。这便要靠你们的大智大勇来对付了。以楚红上山前只身刺杀潘世成，以及上山后单骑千里寻解药的传奇般的经历来看，她的机智勇敢不在你燕小乙之下，是可以成为你的得力帮手，或者说是最好的帮手的。只要你们准备得充分，行事镇定，不露破绽，利用官军骄横轻敌的心理，完成此项任务应该有较大的把握。

言至此处，卢俊义稍稍放低声音，语重心长地道，小乙，若说放心，你们两个谁去我都不放心。但在这山寨之中，向来以功勋论英雄。你们两个此番若建下奇功，将来在群雄中的地位，便会另有不同的了。

燕青领悟了卢俊义栽培自己和楚红的一片苦心，点头道，小乙明白主公的意思，我一定将行动细节谋划周密，力求万无一失。

次日，燕青将打入敌营的方式和诱敌的说辞考虑了一整天，觉得比较成熟了，晚饭后便欲去找楚红商谈。

正待出门，亲随报说楚头领来了。燕青忙出去将楚红迎进房中。时已入夏，楚红走了一脸的细汗。燕青递了蒲扇给她，吩咐切瓜、沏茶款待。

待亲随退下，楚红打趣道，瞧你小乙哥一本正经的样子，现在还拿我当外人吗？燕青笑道，你总是女兵营的一个副头领嘛，应当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遂与楚红临桌而坐，正色问起楚红的诱敌设想。

楚红道，我想，你我就扮作夫妻好了。反正，反正你我也是扮过夫妻的。这句话，楚红原是要说反正你我也是要成为夫妻的了。话到嘴边终有些羞涩，便变了个说法。燕青并没注意这些，他郑重其事地摇头道，扮夫妻不好。我的意思，我扮作你爹便了。

楚红以为燕青与她逗趣，一仄头半娇半嗔地道，人家来与你商量正事，你倒拿人家开心。燕青道，你看你看，你又想错了是不？这个时候我有心思开玩笑吗？我是琢磨，似我这样一个精壮汉子到敌营去，官军一定戒备得紧。不如扮作一个老翁，更易令其信任。

楚红想了想道，你说得有道理。但你这二十几岁的模样，怎的就能变成老翁呢？燕青道，这也不难，公孙胜先生的改容术天下无双，让他在我脸上略做手脚，任谁也看不出破绽。楚红道，那太好了，让他也帮我变变模样。我正担心敌营里万一有人认得我的面容，不好搪塞呢。燕青道，那是自然，此事宋卢二寨主与吴军师均已考虑周详，否则岂能派你出去。

楚红道，那么我就扮作你的老伴如何？燕青道，两个老东西去报信，却又显得过分。楚红只好道，也罢也罢，为了哄骗童贯那阉贼，权且让你占我一回便宜。燕青大笑道，这便是了，大局为重嘛。

下面两个人就如何编造身份，如何向官军下说辞等问题探讨一番，相互启发补充，直至编排得像煞有介事，滴水不漏。不知不觉过去了将近两个时辰。看看夜色渐深，楚红遵着营里的规矩，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

燕青将楚红送出营门，亦有些不舍之意，便信步陪着楚红向前走去。

月明星稀，微风徐来，虫鸣遍地。夏日的山野之夜，别有一番温馨醉人的韵致。

燕青陪楚红行走在山道上，感受着夏夜的清香爽快，身心里不觉间充溢了一种莫名的甜蜜和冲动。楚红也觉得有许多话想说。每当与燕青独处，她都有这种感觉。但真要开口时，却又不知说什么好了。她希望燕青能先找个话题说说，偏偏燕青也无话。

就这么静静地走了好一段路，楚红被沉默压抑得实在受不了，不知怎的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小乙哥，你还在惦着她吗？

燕青一愣，问道，你说谁？

楚红顿感自己唐突，但话已出口，也收不回去了，只得答道，那汴京城里的李师师。

燕青不由得停下脚步问道，此话从何说起？你是如何知道的？楚红道，你服了解药在梦呓里直呼师师，多少人听不到？连宋总头领、吴军师都是知道了的。燕青顿足道，哎呀，这可怎生是好，传将出去，燕青却无地自容也。

楚红见他焦急的样子，扑哧笑道，小乙哥莫急，我说着玩呢。其实只有服侍你的那几个亲随知道，报告了宋卢二寨主。二位寨主已吩咐他们不得乱说。燕青听了，方松了一口气道，这便罢了。其实我与那李师师之间并无甚事，不过萍水之交而已，莫让人捕风捉影地编弄

出许多故事，倒添麻烦。

楚红口气酸酸地道，萍水之交你便如此痴迷？你还没回答我问你的话，如今你还在惦着她吗？燕青吁了一口气道，惦着什么，不想了。那不过是一场梦，她不是可以属于我燕青的人。楚红忽闪着眼睛问道，若是她可以属于你呢？拿我与她相比，你是不是还是觉得她比我好？

燕青看着楚红那副烂漫而认真的样子，觉得的确是非常可爱，于是很诚恳地道，你何苦这么想。你与她不是一种人，不好类比的。你自有你的长处，有那李师师所不及的地方。楚红噘着嘴道，小乙哥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那李师师也自有动人处，有我所不及的地方？你倒是说说，我哪个地方不如她了？

燕青不禁笑道，你这丫头怎的便没完没了了？我也没说你不如她嘛。还没成亲就这般吃醋，若成了亲那还了得？楚红越发撒娇道，我就是要吃醋，我就容不得你说别人比我好。实话实说吧小乙哥，你在客店里救我的那一夜，我便将这颗心系在了你身上。你如何便像根木头似的觉不出来呢！

燕青听得感动，连连说道，我觉得出来，我觉得出来。楚红道，你觉出什么来了？你须摸一摸我这颗心，才会真正知道的。说着，便拉着燕青的一只手，放到了自己怦怦跳动的胸口上。

燕青这时哪里还把持得住，全身热浪一涌，张臂将楚红拥在怀中。楚红早是冲动难抑，顺势便紧紧地搂住了燕青。

夏日穿得单薄，楚红那坚挺饱满的乳房和平滑温柔的小腹紧挤在燕青的怀抱里，瞬时间便激荡得燕青男性的欲望膨胀起来。楚红明显地感觉到了燕青的冲动，她不由自主地使劲贴紧燕青，对燕青耳语道，小乙哥等不得了吗？若是等不得，楚红愿意现在便将身子给了小乙哥。

燕青听了这话，双臂更加用力，把楚红搂得死紧。

但他毕竟理智清醒，不敢在此时放纵。在那销魂的拥抱中沉浸了一会儿，燕青勉力抑制住身体的冲动，轻轻地松开手臂道，大战在即，你我不可造次。待击退官军后，我们再共度良宵，亦未为迟也。楚红是明白人，将脸偎在燕青胸前，温顺地道，小乙哥说得是，待杀败童贯竖贼，我们再共庆大喜。

两个人又紧紧地相拥了一次，便各自带着对方的汗渍体温，带着无穷的回味，分头返回了营房。

这是燕青与楚红最亲密的一次身体接触。也是仅有的一次。如果他们知道事情后来的发展和结果，在这个充满激情的夏夜，肯定会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对方。

可惜他们没有预知命运的能力。

二十六

童贯虽非真正的将帅良材，却毕竟曾经过沙场历练，具备些基本的临阵经验。他知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道理，因此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征剿大军迫近梁山泊后，没有贸然轻进。童贯传令各部暂且扎营待命，让连续行军多日的官兵略作休整。同时他派出了数路探子，前去侦察此地的地形地貌、水陆交通，以便决定进军路线和作战方案。

不数日，各路探子陆续返回，其侦察结果令童贯十分失望。

由于梁山泊义军已严密封锁了各处要隘和大小路口，探子们无一得以深入其腹地，只能在周边地带找些居民百姓、樵夫渔家进行打探。一般百姓日常的活动范围很小，根本说不清楚方圆数百里的山水状貌，往往是比比画画地介绍了半天，却一无可取之处。有内心倾向于义军者窥破了探子的身份，还故意夸大其词地吓唬他们，说梁山泊里面的地势真是曲折复杂得不得了，不熟悉的人进去就像是进了迷宫，连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更兼义军布下了无数的陷阱机关，误入其中者皆有去无回。过去屡有官军进剿梁山泊，俱是连义军的人影都没见着，自己的部队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成百上千人的队伍连具尸体都找不回去，等等。

探子们将这些不成其为情报的情报禀报给大帅童贯，童贯感到心里没底，不敢率尔进兵，便命当地的府县官员，速找本地的地图来研用。

地图不难找，但找来的地图均是行政区划图，类似梁山泊那样的野乡僻壤根本不在其关注之列。图上除了简单标明此处乃一片山峦沼泽外，余者皆语焉不详，无法当作作战地图使用。

童贯气得将这些屁用不顶的地图揉巴揉巴全扔进了垃圾筐，斥令地方官员速将可资军用的梁山泊地形图报来。地方官员们不敢抗违，诺诺而退。童贯心里却明白，再逼他们也是无用，这帮废物有何能耐在短时间内弄出一军用地图来？不过是骂他们一顿出出气而已。

既然如此，计将安出？

童贯思忖，照目前的情况，只能先派出适量的先头部队，在前面做武力侦察式的强行进击，大部队随后谨慎跟进，稳扎稳打地逐步占领战略要地。这样，即便是遭遇不测，也不致受损过重。

但是这种蜗牛战法进度太慢了，与童贯原先设想的摧枯拉朽式的速战速决战法大相径庭，很有可能使征剿战役陷入胶着状态。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眼看酷暑将至，战事如不能速决，这整个夏季就得沤在这片蚊虫遍野的山林沼泽里了。这是童贯所不情愿的，也是征剿部队的全体官兵所不情愿的。

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呢？

这一日，童贯又在帅营后面的一片绿荫下踱步思索，考虑是否可派遣一支武功高强的侦察小队，潜入梁山泊腹地捉几个舌头回来。忽见一个亲兵快步走来，禀报道有一老一少两个百姓擅闯军营，吵吵嚷嚷地说什么要官军为他们做主。童贯正烦得紧，挥挥手道，让营前军校将其打发走即可。这点鸡毛蒜皮的事也来聒噪本帅，你屁股上那块肉闲得发痒了吗？

那亲兵忙禀道，些许小事本不敢惊动大帅，但那两个人言称，他们有帮助官军功打梁山泊的妙策，是以小的不敢不报。

童贯心中一动，回身道，是吗？是何等样人口出大话？本帅权且见他一见。

童贯回到帅帐坐定，命几个亲兵将那一老一少带了进来。

那一老一少正是由燕青、楚红乔装改扮的。公孙胜的易容术果然高明，稍做手脚即令楚红变换了容颜。燕青的老翁面皮更是做得逼真，鸡皮鹤发，精致入微，连额头上的青筋也似浑然天成，没有一毫的虚假破绽。

童贯端坐于虎皮帅椅上，细细地打量了二人一番，和颜悦色地道，本帅军务繁忙，但闻报你们二人执意要求面见本帅，还是拨冗予以接见之，也是本帅体恤民情、爱民如子之意。你们有何话说，不妨直言道来。

燕青做出老翁状态，向童贯颤颤地拱了拱手道，草民原不敢惊动大帅，然则事关重大，必须面禀，是以斗胆骚扰，乞望大帅宽谅。然后，燕青便声情并茂地将编排好的说辞娓娓道出。

燕青说，楚红是他的女儿，唤作小玉。他自唤作鲍进，本是此间的大户。托朝廷的福荫，挣得田产丰厚，家道殷实，原是一派蒸蒸日上的兴旺气象。然而自打梁山泊贼寇兴起，便居无宁日，劫难灾祸接踵而至，如堕地狱一般。梁山泊贼寇不仅抢光了家宅里所有的财产宝器，还将全家主仆上下数十口人丁悉数遣进山中去做苦役。他的老伴已是不堪虐待，咯血身亡。他与小女胸怀家破人亡的血海深仇，在做苦役的过程中暗暗记下了贼寇山寨的各处图形，以备有朝一日官军前来剿贼时，能助一臂之力，令官兵一鼓荡平贼穴，而使良民拨云见日，雪恨申冤。前些日风闻朝廷大兵压境，他们窥得时机已到，遂于贼寇锁卡封山之前，伺机逃出了贼窟。因惧贼人追杀，东躲西藏挨了数日，方敢出来寻见大帅。云云。

童贯听罢，手拈着颌下的黑须，似笑非笑地问道，你之所言，俱

是实情吗？燕青躬身道，句句是实，乞大帅为小民做主。

童贯突然沉了脸色，哼哼冷笑道，俱是实情？本帅却知你俱是谎话。你二人分明是梁山贼探，欲花言巧语诱我大军入你圈套。如此童稚伎俩，岂能瞒过本帅。来呀，与我将这两个贼探推出去，就地斩决！

立在两旁的亲兵应一声诺，呼啦啦上去扯起燕青、楚红，执刀押着便向帐外走。

出现这种情况，是燕青、楚红已有预料的。他们针对着童贯的心理，已将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对策进行过多次演练。而且既然受命深入虎穴诱敌，即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到了此时此刻，怕死也是无用的。所以听了童贯的斩决令，两人也不分辩，相互看了看，即从容地向外走去。

燕青和楚红即将被押出帐门，童贯突然又喝了一声，且住，将他两个与我带回来。

亲兵得令，又应声将燕青、楚红押回。

童贯眯起眼睛观察着二人，阴黠地问道，本帅欲斩你二人，你二人为何不辩一词？

燕青叹道，老汉知道，两军交战须谨防奸诈，大帅之疑在所难免。我父女既不能见信于大帅，辩有何益。唯愿大帅能用上我父女带来的图形，荡平梁山贼穴，雪我黎民冤仇，我父女纵死九泉，亦无憾也。

童贯拍案大笑道，好，说得好。你父女深明大义，忠心可嘉！只因那梁山贼寇狡猾多端，本帅不得不防。方才多有得罪，本帅向二位赔礼。说罢，他离座而起，郑重其事地向燕青二人深施一礼。

燕青忙道老朽不敢当，遂让楚红取出缝在衣衫夹缝里的图形若干，呈与童贯。童贯接过去看了，向燕青询问了一些相关问题，燕青俱对答如流。童贯极为认真地听罢，又对燕青、楚红褒扬勉励一番，便命人带他们去用餐安歇，当然同时也布置了对他们的监控。

为了证实燕青、楚红的身份，童贯派人去燕青所说的居住地区进行了调查，验证当地是否有一个鲍姓大户。这一方面的工作梁山泊早已做妥，岂会露出马脚。探子很快回报，那个地方确有此户，其家宅遭梁山泊抢掠，已被夷为平地。其家中人丁俱被劫入山寨。种种细节与燕青所述别无二致。

童贯得报，疑心去了大半，这才升帐召集众将商议进兵之事。

诸将中多有曾在边关立过战功的骁将，进剿梁山泊本来就有轻敌倾向。童贯扎营多日按兵不动，他们早就等得焦躁，暗哂阉帅胆小无能。今见终于要动手开仗了，个个摩拳擦掌，求战心切，道是有人献图乃是天意，我等不可贻误战机，宜借此东风全线出击，神速挺进，勇猛穿插，分割围歼，则梁山贼寇唾手可灭也。

童贯在众将的鼓动下，头脑发热勇气倍增，仿佛看到决战决胜的壮观场面就在眼前，便依照燕青所提供的梁山泊地形及防御力量配备图，与众将议定了进军方案。众将回营后即开始做拔营进兵的准备，照例要杀猪宰羊激励三军，闹得驻地周边沸沸扬扬，鸡鸣犬吠。

早有细作将这边的动静报进山寨。宋江、卢俊义判断燕青、楚红的诱敌行动已经生效，传令各路人马进入伏击区，严阵以待，只等官军自投罗网。

征剿大军大举进兵之日的凌晨寅时，燕青、楚红被带进中军帅帐。一身戎装的征剿大元帅童贯再一次接见他们，告诉他们说，大军今日便要全线进攻梁山泊，为他们和广大黎民百姓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但我大军虽有图形，到底对实际的地貌不熟悉，因此必须请他们

在前军带路。

童贯的这种手段亦不出燕青、楚红所料，他们爽快地回答，为朝廷效力乃分内之事，小民万死不辞。

童贯点头称善，命燕青随由建康府调来的水军统制刘梦龙去湖边登舟，引导战船从水路进发。命楚红随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骑马出发，作为陆路部队前部先锋的向导。

燕青听得要将自己与楚红分开带路，有点不安地看了楚红一眼。楚红觉出了燕青的担心，坦然地宽慰他道，爹爹不必担心孩儿，进山的道路孩儿谙熟得很。待到大军告捷时，孩儿自会与爹爹团圆的。燕青不便多说什么，只好沉沉地叮咛一句，征战阵中刀剑无情，我儿要自己多加珍重。楚红道，爹爹也多保重。二人的目光再次短暂地一碰，即分头上马，各被一队官军簇押而去。

童贯感到这两个人的情绪似乎有点缠绵，但认为乃是父女情深，也未多去留意。

卯时初过，正是朝霞升起，云天灿烂时分，征剿梁山泊的战役正式发动。

先说水军一路。燕青随刘梦龙到得湖港，便弃骑登舟，与刘梦龙同在首船上，导引着由百十艘棹船组成的战队，首尾相连数里，逶逶迤迤向茫茫水泊里驶去。燕青立在船头，不时指点着篙手，这厢有暗网，那厢有险沼，令船队迂回而行，果然是驶得平安顺畅，却让官军在不知不觉间迷糊了方向。

行进了一个多时辰，但见身边渐渐地河汊错综，蒹葭茂密，地形复杂起来。刘梦龙有点警觉地问，老头子，走得对吗？如何钻到芦苇丛里来了？

燕青肯定地答道，一点不错，正是要借着芦荡掩护，才不会被梁

山水军发觉。前面不远就是他们的船舶集结地，此刻正是他们造饭无备之时，我们由此奇袭过去，可一举将其水军主力聚歼之。

刘梦龙将信将疑，由着燕青导引船队又行了一程，却越行越觉得心里不踏实。眼见得船队已全数进入夹道似的湖汊中，凭他的水战经验，在此时此地一旦遇伏，首尾难以呼应，整个船队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甚至会面临没顶之灾，连撤退或者突围的可能性都很小。

是不是上了这老儿的当了？

刘梦龙这个念头涌出，身上先自出了一层冷汗。他当机立断地传令，船队停止前进，前队改为后队，迅速掉转航向撤出这片水域。

然而已经迟了。

刘梦龙的命令刚刚发出，就听得有三声锣响，转瞬间无数只小船似蝗虫般从两旁的芦荡里驶了出来。

刘梦龙一把揪住站在他身边的燕青，咬牙恨道，你这老狗究竟是何人？如何要勾结梁山反贼，害我将士性命？

燕青哈哈大笑道，什么叫我要害你等的性命，分明是你等犯我梁山，自来找死。若问爷爷姓名，你这厮竖起耳朵听好，爷爷乃梁山泊步军头领浪子燕青，人称燕小乙者是也。

刘梦龙怒不可遏，拔剑便向燕青劈过去，却听得一支箭镞呼啸飞来。这是山寨安排的神弩手，专为帮助卧底弟兄脱身而放出的冷箭。刘梦龙忙挥转剑锋去挡那箭，燕青乘机一拳将其击翻，纵身跃入水中。一旁的几个军校欲去追拿燕青，刚跳下船，便被接连飞来的箭镞射毙。

燕青的水性一般，好在有水军头领“浪里白条”张顺在水下接应，

带着他很快脱离了险区。

这一连串的事情都发生在刹那之间。待刘梦龙从甲板上爬起身，又有密集的箭镞从两侧的小船上放过来。

这回放过来的箭镞都是浸了油料、绑了火把的，落到官军的船板上，便到处燃起了火焰。刘梦龙知道这种火功战术的厉害，忙传令前队的官兵弃舟泅水，向后队船上转移。此令一出，官兵们顿时乱了套，争先恐后地往湖水里扎，一个个皆成了箭雨下的活靶子。

刘梦龙仗着谙熟水性，在亲兵的护卫下潜水登上了后队的一只战船，指挥部队向外突围。

这时湖面上已是烈焰腾空，黑烟蔽日。芦荡里又驶出载有硫黄、焰硝的快船，穿插于官军船队之间，将其战船连连引爆，唬得官军将士心惊胆战，逃命不迭，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这时再次响起锣声。左有阮小二，右有阮小七，各率快船从水泊深处驶出，直扑官军船队。落入水中、正在挣扎奔命的官军将士哪有还手之力，一任刀砍枪刺，尽做了异乡鬼魂。上千名官兵的尸体沉浮在湖泊中，将湖水染成了一片污浊的暗红色，其惨烈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梁山泊这一场水上歼灭战打得痛快漂亮，前后大约一个时辰便解决了战斗。除刘梦龙率三五只轻舟死战得脱外，由上百艘战船组成的一支建康府精锐水师，弹指间灰飞烟灭。

再说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率前部先锋部队五千余人，以楚红为向导，在水军起锚的同时，由陆路向梁山泊腹地进发。童贯亲率中军数万人马，相隔数里随后挺进。

童贯开始时还比较谨慎，一边行军一边观察地形。几处山隘过后，他见所过之处不但均与燕青、楚红所献图形吻合，而且非常适宜

于大部队展开作战，心情渐渐放松下来，派人传令前锋部队，进军速度不妨加快，力求尽快占领战略要地，形成对贼寇主力的包围圈。

段鹏举因见一路平安，亦渐失警惕。得了童贯命令，便只顾催促部队疾速行军，却忽视了身边的地形已然起了变化。

又行进至一处山口，段鹏举猛然察觉这山道的一侧峭壁如削，另一侧则深谷百丈，记起行军路线图上似无此一段路径，乃勒马向楚红发问，此路走得对吗？依图所示，仿佛不曾有此险恶地段。

楚红神态自若地回答，此处确未在图上标明，盖因这段路途甚短，图上标画不下。你们只管向前走，转过山口即是坦途。若将军疑我有诈，就此回师也悉听尊便，孰是孰非我自会在大帅面前辩明。

段鹏举有心暂且按兵不动，派人去禀明童贯定夺，却又怕童贯责骂自己临阵畏缩，贻误战机。踌躇了片刻，他严厉地盯住楚红道，若是扯谎欺诈，如何下场你可明白！

楚红做出有些着恼的样子道，我当然明白，难道我会拿性命开玩笑吗？你既疑心深重，咱们就回去便了。真没见过这样胆小的将军，亏你还是朝廷的正规禁军。

段鹏举见楚红神情自然、毫无惧色，心下稍安，自忖或许是自己多虑了，遂命部队加快步伐前进，迅速通过这段险途。

过了山口，又行了一二里路，地势果然开阔起来。段鹏举举目环顾，只见四面皆是林木葱郁的峰峦，部队似乎是进入了一块盆地。这个地貌图形上标示着吗？是标示着的。但是按图形理解，这周围只应有几座不高的丘坡，眼前这一片如同包围圈似的崇山峻岭，与段鹏举从地图上得来的想象截然不同。

一种不祥之兆从段鹏举心底陡然升起。

他没有再盘问楚红，与这个山野村姑纠缠口舌太费劲，啰唆半天尽是废话。凭段鹏举的野战经验，他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抢占正前方的那座山峦。只要能将这个制高点控制在手里，自己的部队就是安全的。于是他传令全军跑步前进，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前方山峦主峰。

军令传出后，段鹏举一马当先，带领马队向前奔去。后面的步兵走了这半日，已经身疲腿软，汗流浃背，却也不敢违了将令，气喘如牛地勉力向前踉跄奔突。

不多时，队伍的前锋已突进至山脚下。略歇一歇脚，正要向上攀登，但闻一声炮响，三面山头上戟戈战旗齐出。正面主峰的赤色大旗下，立着一条威风凛凛的戎装大汉，卧蚕眉、丹凤眼，面如重枣，长髯及胸，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马军大将关胜。

段鹏举的脑袋轰地一炸，到底是上当了！他本能地回目一瞥，好在那两个监押楚红的兵士动作及时，已经左右出刀架住了楚红的颈项。

这时就听关胜在山上大喝，山下来犯者听好，尔等已入我罗网，识时务者速速放下武器就降，可保性命无恙。若不自量力负隅顽抗，此地便是尔等的葬身坟场。

段鹏举强自镇定地回叱道，你们这帮卑鄙贼寇，不敢与我堂堂正正地厮杀，却设下阴暗诡计赚我，算何能耐。你等睁眼看好，你们的细作就在我的刀锋之下。你们若敢动我一兵一卒，顷刻间便可教她命归西土也。

未待他话音落地，早有两支冷箭飞来，直取监押楚红的兵士的咽喉。那两个兵士猝不及防，同时中箭落马。楚红乘周围的官兵愣怔之际，拨马便向斜刺里奔去。

段鹏举大呼快追。山头上紧接着一阵箭雨飞来，射杀得追兵接连

落马。

看到楚红已没入侧面一片山林中，关胜一声令下，战鼓震天价擂响，两翼的山岩上便有无数巨石被一种土制的弹射器抛出，天女散花般铺天盖地地砸入官军阵中。许多官兵躲闪不及，立时便成了尸饼肉酱。官兵等不得段鹏举发令，纷纷抱头鼠窜，四散逃避，部队的队形和建制一下子就变得混乱不堪。

段鹏举在亲兵的掩护下，一面策马回奔，一面声嘶力竭地喝令部队赶紧集结，沿来路突围。

但是来路已被礌石滚木阻塞，哪里还走得过去。

官兵见退路阻断，心里更慌。加上又地理不明，方向不辨，不知该向何方去寻生路，只能一窝一团盲目地东冲西撞，混乱中不知又被乱箭射死多少。

觑得出击时机已到，山上战鼓再起。中有关胜，左有董平、花荣，右有呼延灼、秦明，各率铁骑旋风般杀下山来。随后又有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一干头领带领数千步兵卷入敌阵，大肆冲撞砍杀。

这时的官军虽遭重创，但其兵力和战斗力其实仍不在梁山泊伏击部队之下。如果能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是可堪一搏的。然而此时这支官军在精神上已被完全击溃了，所以他们根本无心估计伏击部队究竟有多少人马，亦无心再进行殊死肉搏。许多将士逢着梁山人马，即仓皇丢了兵器，伏首乞降。

梁山泊义军无甚优待俘虏的明确政策，只管呐喊着向那数千名囊中之物砍杀过去，逢着不降的也杀，逢着降的也杀。尤其是李逵麾下那几百条步军汉子，多为饱受官府欺压、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的苦主，今日里得着了这个报仇的机会，如何不如狼似虎、纵横叱咤，放开手脚杀他个淋漓痛快！

这一番厮杀，梁山泊义军势如破竹，直杀得官军这股先锋部队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除少量官兵经过苦苦哀求幸免一死当了战俘，若干小股人马侥幸溃入山林成为散兵游勇，大部分的官军兵将皆做了刀下之鬼。先锋大将段鹏举强行突围不成，被大刀关胜斩于马下。

先锋部队陷入梁山泊的伏击圈时，在后面跟进的童贯已感到进军途径与图形有异。正疑惑间，接到探马飞报，前方道路狭窄处，突发礌石滚木将中军与先头部队隔断。童贯情知中计，正要传令部队迅速冲上去，全力打通道路，增援先头部队，却见两翼的峦陵后面密密麻麻地现出了无数旌旗。接着，有一股浓烟冲天而起。

浓烟起处，影影绰绰有一个道士披发仗剑，手舞足蹈。随着他神乎其神、玄不可测的祈咒动作，山野之间渐渐烟尘腾扬，一阵阵的喊杀声似浪潮般从遮天蔽日的烟尘中发出，其声势之豪壮，宛如有百万雄师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这是梁山泊为阻止官军大部队向前突击增援而设的疑兵之计。立于山头作法的，是颇谙心理战术的“入云龙”公孙胜。散布于山野间的，其实只有不足千名士兵。这些士兵的任务只是在山坡后面策马扬尘，放烟呐喊，与浩大的童贯中军相比，可以说根本没有一点战斗力。林立于峰峦间的旌旗亦为虚设，旗下何曾有一兵一卒。

然而这时先锋部队中伏被围的消息已在中军里传开，官军将士的心情已经紧张起来，见到身边又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伏兵，人人不战自惊，哪里还辨得出真伪。更兼公孙胜在山头上遥遥弄鬼，于黑烟缭绕中做出许多的古怪动作，直唬得官兵们六神无主。那时候的人们迷信心理甚重，军队之中亦然，是很惧怕江湖强人以所谓的妖术助战的。

忽然间红光闪闪几声巨响，是梁山泊火器头领凌振，用其自行研制的火炮将几发炮弹发射到了官军阵中。炮弹轰然炸开，已经惊惧不已的官军士兵只道是贼人的妖术显了灵，登时魂飞魄丧地炸了窝，慌

不择路地掉头便往后跑。后面的部队见前部溃不成军地逃将下来，以为是中了埋伏，不问情由便亦惊恐万状地撒腿而逃。这股溃兵之潮越卷越大，很快就形成了上万人马的大溃逃。

童贯欲待稳住阵脚，哪里还稳得住。他气恼交加地挥剑亲自斩杀了三四个溃兵，根本无济于事，自己倒身不由己地被溃兵裹挟着也连连向后退去。那帅旗一退，反过来又对全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官兵都认为今日里确实是兵败如山倒了，溃兵大潮愈发地汹涌澎湃，一泻而不可收。混乱中相互拥挤践踏，致死致伤的也不知有多少。

一直奔退至山外，回首察看并无梁山泊军马追杀过来，全军上下才松了一口气。官兵皆已体力不支，就地瘫倒，喘作一团。

此时有探马报来，刘梦龙的船队在湖泊深处遭到伏击，战船被悉数焚毁，进剿水军全军覆没。

童贯阴沉着面孔点点头。他遥望着远处那依然笼罩在黑烟黄尘中的山谷峰峦，心想段鹏举的那五千人马，恐怕亦是有去无还了。

回到大营帅帐，童贯踢桌擂案地发泄了一通，渐渐冷静下来，仰坐在虎皮交椅上，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承认，梁山泊这一场反围剿战役打得的确漂亮。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山泊的军事力量真是强大得不得了。官军此战失利，主要是由于误中了贼人奸计。而贼人之所以施此设伏诱敌之计，乃是因为若非如此，以他们的实力，断难与我征剿大军正面抗衡。

这次战役表面上看，官军虽然是水陆两路均遭惨败，但仔细想来，实际损失并不十分严重。水军损失掉的百十艘战船不足为虑，可以再由建康府调集补充，当地亦可募集一部分，旬日内再组建一支更为庞大的船队不成问题。段鹏举的先头部队被歼，兵力损失也只不过仅占全部征剿部队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对全军的战斗力不构成实质性

的削弱。与梁山泊的兵力相比，官军仍占绝对优势。

通过此次进兵，已对梁山泊外围情况有了一定的实际了解，若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压缩战术，进军速度慢则慢矣，取胜还是有把握的。你梁山泊以为老子当真与你耗不起吗？我童某人偏就与你耗上了，不报这一箭之仇，你童爷我誓不回师。

如此这般思索一番，一股由失败而激起的豪气冲天而起。童贯就又召集各营将领开会，要求他们抓紧整顿部队，做好再次进剿的准备。

谁知这些将领们却大都对首战失利心有余悸，又各怀着保存本部实力的鬼胎，一反上次飞扬跋扈、雄心勃勃的迫切求战姿态，皆变得忧心忡忡、畏首畏尾，极言梁山泊贼势浩大、地形险恶，且有妖人妖术助战，非我等之力可轻图之，宜奏报朝廷从长计议，云云。

童贯听了这些丧气论调十分恼火，却不好过分地强压这帮丘八，毕竟上阵征战还得指望他们。正思量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鼓起部队士气，驱使将士用命，又一个极为糟糕的消息传来，给了他当头一棒。

原来，根据宋江、卢俊义、吴用商定的战略方案，梁山泊在派出燕青、楚红诱敌，并在山寨要塞做好充分御敌准备的同时，还派出了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这支骑兵部队不过百余人马，却个个是由马军里选出的精锐。带队头领，乃是位居梁山泊马军头领之首的豹子头林冲。莫看只有区区百人，他们所担负的任务却十分重要，那便是奇袭敌后，断其粮草。

兵法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乃极言粮草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卢俊义、吴用正是看准了十万征剿官军的这个命脉，做出了出奇兵于敌后断其粮草的英明决策。童贯不是不知道粮草的重要性，他一到济州就布置地方部队配合征剿大军掐断了梁山泊的粮道，然而却忽

略了防备梁山泊悄悄出兵去毁他的军粮。

官军负责催调押运粮草的，是殿帅府高俅太尉麾下的京师御林军。这支部队平素只知在皇城根下作威作福，很少参加野战。他们恃着前面有童贯的十万大军，觉得打仗的事轮不到自己头上，所谓押运粮草，不过就是个运输任务罢了。就将防卫之心放得极松。

林冲原是御林军的教头，对这支部队的弱点了解得非常透彻。摸清了其大营的情况后，便于子夜时分展开了突袭。林冲仅以数十人马往返周旋，就将敌营搅得一片混乱。待到守粮官兵从懵懂中醒悟过来时，所有的粮车皆已被梁山人马泼油点燃。熊熊烈焰宛如火龙狂舞，照亮半壁夜空。热浪逼得人近前不得，更何谈扑救之。而林冲却趁乱率部撤出了战斗，竟是未损一人一骑。

童贯闻得此报，方信梁山泊里确有高人，远非一般草寇可比。他明白自己中伏失粮，皆因大意轻敌所致。如今部队征战无志，后继乏粮，下面的仗很难再打下去。童贯闷声不语，独坐良久，喟叹数番，无可奈何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大风大浪都走过，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骑着马无精打采地行走在撤回汴京的官道上，童贯一方面咀嚼着深深的懊悔和沮丧，一方面在心里盘算，应当编造出些什么理由，在皇上面前搪塞这次不光彩的败绩。

梁山泊义军运筹帷幄，以少胜多，出奇制胜，战果辉煌，山寨上下莫不欢欣鼓舞，豪情激荡。宋江在忠义堂前召开了盛大的祝捷会，悼念在战斗中不幸阵亡的弟兄，嘉奖各级有功将士，勉励大家精诚团结，昂扬斗志，提高警惕，备战备荒，随时准备痛击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会后又设丰盛酒宴，为各营头领及有功人员庆功。大家皆为能击退朝廷如此浩大的军事进剿而自豪，胸中充满了试看今日之域中，竟

是谁家之天下的英雄气概。人们一个个喜气洋洋，举酒相庆，其欢声笑语的喧闹热烈气氛胜似除夕过年。

然而却有一位头领，置身于这欢庆的浪潮中仍难抑制内心的悲伤。他只象征性地与弟兄们应酬了几碗米酒，便推说身体不适，黯然离席而去。

此人乃是燕青。

他的悲伤是缘于楚红。因为楚红在战斗结束后没有生还。

那日楚红在神弩手的掩护下，机智果断地纵马脱离官军控制遁入山林后，伏于左翼的董平、花荣即派出接应人马，于密林中接上了她。楚红的任务本来至此已告完成，但她眼见歼敌大战在即，不愿放弃这个驰骋疆场手刃官兵的机会，便向一名弟兄讨了一把宝剑，待到出击时，随伏击部队一起杀了出去。

董平心比较细，专门派了两个弟兄随在楚红左右，以作犄角护卫。但在混战中杀来杀去，那两名弟兄渐渐与楚红失散，找不到她的踪影了。整个伏击战结束后，亦未再见楚红回来。董平派人寻找未果，寻思是否楚红已先回大营向宋江复命去了。及至面见宋江禀报战况时，大家方知楚红确实未归。于是紧急在参战部队中查访，询问可有人看到过楚红的行踪。

次日，关胜从一个官军战俘口中了解到，此人目睹楚红在追杀一名官军裨将时，因战马奔速太快，勒持不住，与那官军裨将先后坠下了一道深崖。宋江、卢俊义即命关胜亲自带人去崖下查找。

那壁深崖下沟壑纵横，杂木丛生，地势复杂，极难遍寻。搜索部队披荆斩棘地寻找了一整天，没有找到楚红与那官军裨将的身影，只找到了两匹战马的骨骸。马肉已不知被什么野兽啃得干干净净。据此判断，楚红纵然未被摔死，也是难免葬身兽腹的了。

燕青、扈三娘很不甘心地又带着自己的亲随赶赴崖下，重新搜寻了一遍。除了又在附近发现了一些沾染着血迹的草叶外，别无所获。

又隔一日，在邻近的山谷里，他们发现了官军裨将的盔甲残片。显然是那裨将的尸体被某种野兽拖拉至此而啖之。楚红的遗骸虽仍未寻到，其情其状亦不难想象矣。

宋江、卢俊义闻报甚为痛惜，且深知这个噩耗对燕青打击之重。二人轮番亲往抚慰燕青，以楚红留在军营中的遗物入冢，为楚红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将楚红列为此次反围剿战役的首功。

但燕青心头的悲伤，却非这些抚慰和哀荣可以轻易抹去的。

燕青神志恍惚地踽踽而行，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来到了他与楚红曾经热烈相拥过的那条山道上。

依旧绿荫如盖，依旧鸟喧蝶飞，却是斯人已去。从去年初秋在汴京城里偶然瞥见楚红行刺潘世成开始，一桩桩一件件，一幕幕一回回，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一些在当时觉得很平常的事情和细节，如今浮现于眼前，竟是备觉留恋，也备感锥心。燕青猝然发觉，楚红在自己心目中占据的分量、地位，原来竟是如此之重。

人往往是这样的，你真正认识到一样东西一件物品或一份情感弥足珍贵的价值和意义，是在永远地失去了它的时候。

燕青失去了楚红，永远地失去了楚红。如此失去楚红，与彼时失去李师师带给燕青的创伤另有不同。彼时失去师师，带给燕青的是无边的惆怅；而此时失去楚红，则带给了燕青无限的哀痛。

一股热流从燕青喉中涌上来。燕青扶住一棵树干咳了一下，咳出一大口鲜血。

回到营中，燕青再一次昏沉沉病倒。幸有安神医精心调治，方使

他逐渐将息过来。卢俊义、扈三娘为了慰藉燕青，商议着在女兵营又物色了几名品貌俱佳的姑娘，欲荐与燕青为伴，皆被燕青谢绝。

据说燕青终身未娶。

二十七

暑去秋来，汴京城又进入了最舒适宜人的季节。

这一日的傍晚，一场细雨刚过，风清月白，天遐气爽，正是一个对酒当歌、烹茶联句、泛舟数星、登阁赏月的绝佳时辰。

但是道士张成体味不到一丝一毫初秋之夜的浪漫情致，甚至连普通百姓的一份恬淡闲适心情，此刻的他也是无有的。与一个朋友在一家酒楼里密谈过，分头走出酒楼后，充斥在张成周身的，除了酒精激发出来的热力，还有隐抑的紧张和亢奋，并且夹杂着几分担忧和恐惧。这与身边大自然的气氛很不协调。

他今夜要做的事，本来就与这个祥和温馨的秋夜不协调。他今夜要做的事是杀人，是要遵照林灵素的指派，除掉京师名妓李师师。

所以他此刻穿在身上的不是道袍，而是一身皂色紧口衣裤。

林灵素是七天前向他摊牌的。

那日闻得林灵素要召见他，张成就预感到，林灵素可能有重要事情要指派他去做。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张成懂得这个道理。如果说当初林灵素主动收他为徒纯属善举，那么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林灵素屡屡对他恩惠有加，资助不断，是何缘由呢？难道林灵素对所有的门徒都是这样关怀善待吗？绝对不是。

自己这个无德无能、非亲非故之人却独得其优渥，凭什么？

张成暗忖林灵素必有特别用他之处，并且做了为林灵素竭诚效力的思想准备，只等着林灵素开口。他料想林灵素欲交他去办的准是一桩大事，若自己能办成，今后就真正成为林灵素的亲信，前途必将无可限量也。

因此，当林灵素严肃地问他，愿意不愿意为本师完成一项重要使命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只要是小徒力所能及的，虽万死而不辞。林灵素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就沉缓地说出了这项使命的具体内容。

张成当时吓了一跳。他揣度过林灵素可能会让他干这干那，唯独没想到会让他去杀人。林灵素见他愣着不语，仍是用徐缓的口气道，怎么，这件事你是不想办呢？还是办不了呢？说这话时林灵素面孔上笑容依然，语调里却隐隐地现出了森冷。

张成觉得一股凉气蹿上脊背，不由得悄悄打了个寒战，结结巴巴地道，小徒不知那李师师与天师有何过节，乃令天师欲置其于死地。

林灵素收起笑容，板了脸道，这个问题你无须多问，也无须知道，知道了于你无益。本师替天行道，无论做何事，自有其道理。你只要相信这一点就行了。本师选中你去做此事，乃是对你的格外器重。这些日子本师待你如何，你心自知，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本师的拳拳苦心。

这一番话林灵素虽然说得和颜悦色，张成还是分明听出了其中的压力和威胁。张成感到林灵素那皮笑肉不笑的面孔一下子变得狰狞起来。

林灵素一再施惠于己，原来就是为了让自己去做杀手！如果自己不干，这些日子花销的大量银子，如何去归还他？就算自己归还得起，那便等于与其翻了脸，林灵素能轻易放过自己吗？林灵素在京城里的势力有多大，后台有多硬，张成自是明白。他要想使个法子将自

己这般市井之徒置于死地，简直易如反掌。

事到如今，自己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林灵素所欲除掉者何人？并非是王公侯爵、达官显贵，并非是府衙吏员、富贾鸿儒，不过是区区一青楼歌伎而已。李师师怎的得罪了林灵素，张成不清楚。但在张成的心目中，那些婊子贱货亦属可杀不可留之物。终日里只见她们粉皮白肉、养尊处优，与财势人物调情弄俏、云雨风流，自己却无缘稍近芳泽，是颇令张成红眼忌恨、意气不平的。

前些时，仗着有林灵素赏赐的银两在身，张成曾去一家三等妓馆逍遥过一回。前后不过一个时辰，就被那粉头敲去近二十两银锭，让张成好一阵心疼。

林灵素委派之事既是推托不得，那么就此干掉个柳巷魁首，以泄心头之愤，也算是一举两得，不亦快哉乎！

想到这里，张成决心下定，一挺腰杆，铿锵陈词道，张成受天师大恩，没齿难报。今日天师既有用得着张成之处，张成自当效命，更无他言。

林灵素满意地微笑道，贤徒果然是忠肝义胆，本师没有看错人。此事的缘由不便对你说明，但确属造福社稷之事，你只管坦然去做，不必存负疚之心。这里有纹银百两，你且拿去，事成后还有重赏。话说至此，林灵素脸色一紧，严厉嘱道，但是切记，事情须做得机密，不要留下痕迹把柄。万一出现了纰漏，你要善自处之。

这最后几个字，林灵素说得极轻，却极阴森。张成听得心头一颤。

但事至此间，只能义无反顾了。

张成牙关一咬，答道，天师放心，小徒此去，不成功便成仁。倘有意外，一切概由小徒一人承担，与天师绝无牵连。

林灵素相信他说的不是假话，拈着黑须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辞别了林灵素，张成就去着手准备。他花了几天时间，将镇安坊前后的进退路线，以及禁军逻卒的巡逻规律等情况一一探明。还以嫖客身份进入坊内侦察，摸清了李师师的居住方位和起居习惯等。他了解到，李师师素日里独处的时间比较多，只要瞅准了时机，干脆利落地将其除掉不是难事，心里对做这件事基本上有了底。

但因家中有个卧病在床的瞽瘫老娘，张成终是有后顾之忧。他怕万一遭遇不测，丢下老娘孤苦伶仃，无人照管，便违了绝不向除林灵素外的第二个人提起此事的诺言，在行动之前悄悄约一个换帖兄弟于顺进行了密谈。

当然，张成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于顺。他只是拜托于顺，近日密切关注有关他的消息。如闻有不吉之讯，而且三日后他仍没再去找于顺，就让于顺秘密去找林灵素索要一笔巨款，并代他为病瘫老母养老送终。

这个于顺曾经在街头遭泼皮欺侮，张成出面解围而与之结识，嗣后成为张成的至交。于顺见张成郑重相托，自然无有不从。但他对张成说的这番话感到很奇怪，便问张成究竟遇到了何事乃出此言，兄弟我能否助大哥一臂之力。

张成道此事与你无关，你知道了于你我都不利，就不要打听了。你只须照我说的做，就是对大哥最大的帮助。或许大哥彼时平安无事，所得巨款自有你的一份，你我兄弟从此均可发达也。于顺听张成如此说，不好再深问，便揣着一团疑惑，按照张成的吩咐先行一步离开了酒楼。

张成自以为事情行得诡秘，殊不知他与于顺酒楼密谈的整个过程，俱已落入林灵素亲信的监视之中。

张成出了酒楼，径奔镇安坊而去。

路程不远，转眼即至。因时间尚早，他先踅进了近旁的一家小妓馆，唤了一个三流歌伎，拨弦弄管地胡乱消磨时光。挨到亥时左右，他觉得差不多了，丢几块碎银子与那歌伎，便起身出了这家妓馆。那歌伎原指望他听过曲后有进一步的生意与她做，不料他未到半夜就抬脚走了，心里懊恼，少不得要重抖精神，添脂补粉，再去前面搔首弄姿，拉拢新客，也无须赘言。

但道张成，来到街上后，便顺着道旁房屋的暗影，向镇安坊的侧后方迂回过去。这个时辰，镇安坊的门前灯火明亮，车水马龙，狎客连绵，喧声不绝，正热闹红火得紧。李姥姥众粉头和护院的男仆，基本上都集中在这里忙碌。而一转过侧面的院墙，就安静得多了。

这个去处张成早已窥好。由此潜入院里，不易被人察觉。

院墙经过整修后建得很高，但以张成的攀越功夫，对付它还是不成问题的。张成来到墙下，看看前后无人，稍稍后退猫腰，噌噌几步飞跑，便拧身借劲蹿上了墙头。

跃入院中，略作观察，张成便按照已经探好的路径，在花枝月影的掩映下，隐形匿迹地向后院摸去。师师从来不到前院接客，而她的后院则不是闲杂人等可随意踏入的，这些情况张成均已勘实。他认为只要动作迅速，必是万无一失。在翻入院墙之前，他的心情还甚是紧张忐忑，而此时进入了情境，事到临头，反倒完全地镇定了下来。

曲折的花径很快走完。张成蹑手蹑脚地摸至师师居室窗下，仄着身子，透过细细的窗纱向房中窥视。

师师和蕙儿都在房中。

这一段日子师师过得还算平静。赵佶时来临幸消遣，经常在此留宿，其间赐赠师师的珍宝玉器、书画古籍，不知又有多少。唯师师终是有燕青一段情结积郁在怀，却又无可言说，只将那一片怅惘压在心底暗自消磨，不免衣带渐宽、玉容清减。赵佶不明就里，只道是师师保养不善、体质羸弱，便甚为体贴地不时赐些药膳与之滋补。

今日赵佶又遣张迪送来了一个驻颜密方。师师对养生之道颇有几分研究，见了这个方子，细读一遍，觉得有些道理，这时正在灯下给蕙儿讲解何药是何性能，与何药配伍可起什么作用。讲过后便吩咐蕙儿按药方煎制了来，两人都可试服之。

蕙儿道，这药是皇上赐予姐姐的，蕙儿哪里敢服。师师道，皇上既赐予我，这药便是我的了，我愿意与谁同服，却与皇上无干。蕙儿逗笑道，姐姐不怕蕙儿服了此药，出落得追上姐姐的标致模样吗？师师道那才好呢，让皇上看上你，却不省了我的麻烦。

蕙儿红了脸道，罢了罢了，我这张嘴横竖说不过姐姐，还是老老实实煎药去吧。师师又逗她道，可不许一边煎一边偷着尝，烫坏了嘴倒变成个丑婆子。蕙儿道那可没准，尝着味道香甜，说不定我连药渣子都吞了呢。一面说，一面咯咯笑着跑了出去。师师便顺手取了一本诗词，在烛灯下静吟默诵。

隐在暗影里的张成待蕙儿走远，闪身挪步来到了师师房间门侧。此时房门半开半掩，四周再无他人，正是一个绝好的下手时机。张成只要疾步跨入房中，向着毫无防范的李师师要害处猛扎一刀，事情便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顷刻间做完。张成可以全身而退，一星痕迹都不留。

到底是师师命不该绝，就在张成即将动手之际，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意外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张成的体内。

原来张成在看到师师那柔如柳枝、艳若桃花的倩影时，心旌突然

遏制不住地摇动起来。一时间他只觉得通身如焚，一股强烈的欲念汹涌而起，不由自主地吞没了头脑里的理智和使命感。这样天仙一般的美人他生平还是第一次得见，于此唾手可得之际，若不把玩享受一下就断然结果了她的性命，真是天大的遗憾。

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张成扑进房中时没有拔刀，而是猛地伸出双手，由背后向前一搂，紧紧地握住了师师那对饱满丰挺的乳房。

师师猝然一惊，一转头张嘴要喊，张成腾出一只手狠狠地将她的喊声堵了回去。师师被张成凶残地一捂，憋得几乎窒息。张成乘师师身体瘫软，随手扯下她的一片衣衫塞入其口中，继之便在师师身上肆意揉捏起来。师师的使女煎药去了，短时间内不会返回，但此地非久留之地，脱了衣服彻底地享受这美人玉体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张成还是清醒的，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过过手瘾，这已足够张成销魂。

师师如凝脂酥玉般的秀乳真是妙不可言，张成的手掌在那两只勃勃玉兔上大把地揉搓，难以名状的快感通过手掌电流似的一束束传遍全身。张成恨不能就这样不停地揉它一夜，揉它一年。

忽听身后传来一声厉喝，你是什么人？

这一声厉喝如同天外炸雷，惊得张成全身一抖，魂魄俱散。坏事了！这个念头刚在张成脑际里一闪，一件重物已经狠狠地砸到了他的后脑壳上。

来者乃是蕙儿。她方才与师师说笑一阵离去后，到了灶间打开药包，才想起药方落在房间里没拿。因那药中有先煎后入之分，她怕记不清爽弄错了次序，特地折返回来取药方查对，却看到张成在穷凶极恶地向师师施暴，脱口一声厉喝后，情急之下便随手抄起一个大花盆向张成后脑砸去。

这一记重击，砸得张成皮开肉裂，满目金星，身体忽地向一旁倾倒下去。师师乘机一脚将他踹开，掏出了口中的布团。

张成到底是体格强壮，倏忽已负痛爬了起来，并且记起了自己的使命，伸手由怀里掣出匕首，便向师师扑去。师师见有蕙儿在侧，胆气大增，顺手扯过一把椅子挡住张成，同时叫道，快喊人！蕙儿被提醒，一面奋不顾身地撕掳张成，一面放开喉咙大呼，快来人哪，有强盗！

这一喊就将张成喊毛了。本来凭他的功夫，在这种情况下对付师师和蕙儿还是游刃有余，但这时他的下意识里全是夺路逃命的念头。此即所谓做贼心虚也。蕙儿的喊声在深夜里显得异常响亮，不多时便听得有喧嚷声、脚步声嘈杂而来，不知有多少人闻风而至。

这时候的张成哪里还有心杀人，他心慌意乱地摆脱开师师、蕙儿的撕打，拔腿便向外逃。早有动作快的护院男仆提着哨棍已经赶到，看见张成狼狈地从师师房里逃出，又听蕙儿大喊休教走了这厮，抢上去照着张成的小腿抡圆了就是一棍。只听咔的一声脆响，是骨头断裂的声音。张成咚地栽倒下去，再也奔走不得。

镇安坊里的一干护院杂役和李姥姥及众丫鬟陆续赶到，密匝匝地围拢上来。张成情知自己被拿后即便是不被判斩，林灵素为防泄密也必会将他弄死。他懊悔地咬了咬牙，双目一闭，扬起匕首刺入自己的左胸，在众人的一片惊呼声中气绝身亡。

镇安坊从未出过这等凶案，众人皆被唬得惊骇不已。幸而李姥姥还撑得住事，她按下心头的慌乱，吩咐护院男仆保护好现场，差人速报巡夜的官役前来查验，又命人去安抚前面的嫖客。嫖客们得知此事，哪里还有宿柳眠花心情，顷刻间都溜了个精光。

不多会儿，一群巡夜的军士在一个都头带领下赶到了镇安坊。得知事情出在李师师房中，他们不敢怠慢，立即传报了宫中。但凡镇安

坊有紧要事宜，无论何时一律即报，这是赵佶亲颁的御令。

宫中当值太监得报，马上禀报了张迪，张迪又即刻奏报了赵佶。这边李姥姥刚指派杂役丫鬟将李师师的房间收拾干净，赵佶就带着张迪及侍卫经由地下通道赶到了镇安坊。

赵佶今晚时至子夜尚未就寝，亦是有其缘由。当张成鬼祟地潜入镇安坊之时，他正与郑皇后以及众嫔妃在刘安妃宫院里，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所谓祥瑞吉兆。

这是林灵素与刘安妃相互沟通、精心安排的一个活动。

林灵素与张成敲定了动手的日期后，忽然担心万一彼时赵佶驾临镇安坊，那岂不坏了大事。于是他秘密觐见刘安妃，声称降灾李师师的天时已到，他要在某日夜里大力作法除妖，要求刘安妃是夜必须拖住皇上，切勿使其临幸镇安坊，以免破了法术，并且授予刘安妃一个拖住皇上的方法。

刘安妃觉得林灵素说的那个方法比较荒唐，且有欺君之罪。但为了配合他成功地作法，也就顾不得许多，欣然同意依计而行。

是日午后，刘安妃便像煞有介事地去见赵佶，奏曰她夜得一梦，有一个白髯过胸的老者在梦中告诉她，今夜子时前后揭开宫院里的一口枯井石盖，当有祥瑞吉兆出现。皇上若亲临睹之，可得四海永镇，享寿百年。觉醒梦去，言犹在耳。她颇感奇异，不敢不即奏之。恭请皇上届时亲往观视，倘果有此事，则天下幸甚矣。

赵佶当日无事，原本有晚间去镇安坊坐坐之意，听了刘安妃的这番言语，他却被激起了兴趣和好奇。自从盘古开天地，作为华夏统治者的历代君王，对于天意征兆均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的。尤其是对于所谓的吉兆，更是宁愿它是灵验的。这与他们强烈地希望自己延年益寿并维持长久巩固统治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赵佶便答应刘安妃，夜里朕与后宫诸妃同往观之。

晚膳后，赵佶传了郑皇后和乔、崔、韦、王各妃，以及众贵仪、淑容、婉容、修媛、婕妤，熙熙攘攘地都到了刘安妃的宫院里聚齐，临风赏月，听弦品茗。消磨至子夜，刘安妃向赵佶奏报时辰已到，赵佶令其按梦中所示去办。刘安妃便装模作样地焚香祈祷一番，然后命两个体格壮健的太监上去，用力掀开了镇井石板。

果然有奇迹出现。

但见那石板刚被挪开，便忽地从井中跃出一条细长黑影，曲折柔软却又极其迅速地滑行着蹿上井台旁的一棵参天大树，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刘安妃惊呼道，是龙。皇上，分明是一条龙！

那些嫔妃也有看见了的，也有没看见的，听她这一叫，都看见了一般，齐声地附和着赞叹起来，哎呀，是龙，果然是一条龙啊！

其实哪里来的什么龙。那物件就是一条普通的大蛇，是刘安妃依照林灵素的主意，差人预先放入井里的。那蛇在枯井里蜷了半日，憋闷得难受，井口一开便迫不及待地蹿将出来。又见院里人多，那蛇胆怯，出了井口就本能地向枝高叶密的古树上逃去。其中并无半点神奇之处。

离井口不远的郑皇后窥得真切，看出来那不过就是一条蛇，心中暗哂刘安妃为取悦皇上不择手段，嘴上却不说破。她在皇宫磨炼多年，深知这种煞风景的话万万说不得。莫说是后妃们在皇上面前，就是任何一个官吏在其上司面前，如果只会据实直言，不会虚言奉承，那绝对无有好前程，无有好下场，这是人世间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以郑皇后也做出了喜悦的神情，向赵佶娴雅地一笑道，神龙腾飞，预示皇上将宏图大展，大宋将倍加昌盛，端的可喜可贺。

嫔妃见皇上抢先祝了贺词，哪个甘于落后，阿谀献媚之语便争先恐后而来，顷刻间几乎将天下的吉祥动听词语道尽。赵佶被这群脂粉裙钗的马屁攻势捧拍得龙颜大悦，传旨就此摆上酒宴，欢庆天赐洪福。

就在盛筵备好、觥筹将举之际，侍奉在侧的张迪得到了由宫外报来的镇安坊出事的消息。张迪知道这个消息对赵佶延搁不得，立即悄悄上前耳语着向赵佶做了奏报。

赵佶一听就坐不住了。他与众嫔妃同饮了一杯，就起身道，朕还有事，这里就由皇后主持继续庆贺，大家尽可开怀畅饮，一醉方休。说罢，便带张迪匆匆离席，点齐了侍卫，赶赴镇安坊。众嫔妃不知出了何事竟要皇上去连夜处理，不免暗自猜疑。只有刘安妃料到，此必是李师师那边着了林灵素的手段，大约是大事不好了。刘安妃心中窃喜，抑制不住地四面劝酒，高声谈笑。好在众人皆以为她是因今夜的吉兆而兴奋，不曾往别处去想。

赵佶来到镇安坊，在院里先查看了刺客张成的尸体，向守卫在旁的军士和闻讯赶过来的李姥姥询问了有关情况。李姥姥是在张成逃出师师房间后才知道出事的，军士们来得更晚，对事情经过说不出完整轮廓，对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更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有个军士奏称以前见过这个贼人，记得他仿佛是个道士。

赵佶想了想，命将张成的尸体运至开封府冷房暂存，责成开封府衙查清此人身份。军士们得了旨意，自去传达办理。赵佶让张迪和侍卫在廊下候着，自己便步入了师师房中。

李师师刚刚服过镇惊丸药，正由蕙儿陪伴着倚在床头休息。因为外面一直乱哄哄的，她们的心情也不安定，方才竟没有留意皇上已经驾临。及至赵佶撩帘而入，二人才骤然发现皇上来了。蕙儿忙欲跪拜，师师也要下床，均被赵佶连道免礼而止。

蕙儿搬过一个绣墩放在床边，请赵佶坐了，便主动退至外房。

赵佶拉过师师的纤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关切地问师师可否受到了伤害。师师道皇上放心，贱妾主要是遭贼人冷不防偷袭，受了点惊吓。幸得蕙儿来得及时，奋力拖住了那贼人，令其未得便向贱妾下手。赵佶道如此便好，朕闻这边出了事，急得六神无主，生怕你有个好歹，怎生了得。今日你有惊无险，亦是天佑。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来你师师姑娘福运长久也。

师师勉强笑道，多谢皇上吉言。师师不奢望有多少福分，只盼日子能过得平安，也就心满意足了。赵佶道，若说平安，你一向过得也算平安，今日之事可谓是祸从天降也。

师师沉静地摇摇头道，我又未做什么亏心事，何致便遭天谴。这分明是有人在算计我。贼人今夜来此，显然是欲取我的性命的。她遂将张成袭进房中后的情形向赵佶扼要诉说了一遍，当然是隐去了张成揉她胸乳的情节，而着重强调了他持刀行凶的行为。

赵佶听罢，皱起眉头道，此人既与你素不相识，缘何要对你下毒手？看来必是受人指使而为之。你想一想，近日可曾开罪过什么人，或者与什么人有宿怨？

师师动了动嘴唇，隐忍着将话咽了回去。

赵佶道，朕劝你进宫去住，你又不肯。若早是随朕去宫里安居，焉得遭受这般凶险事故？师师忍不住道，皇上让贱妾进宫自是好意，但只怕这凶险的根子，正是来自宫里呢。赵佶不解地道，你这个想法倒是奇怪，这凶险怎的会来自宫里？

师师顿了顿，轻声叹道，话既至此，请皇上恕贱妾直言了。皇上不是问贱妾开罪过什么人吗？贱妾刚与蕙儿议过此事。贱妾自忖平日行事还算谨慎，就算对客人偶有得罪，也不致招来杀身之祸。况且自

皇上亲近妾身以来，妾身也很少再与外人接触了。那么若说得罪，恐怕唯一能够得罪的，就是宫里的那些女人。皇上宠幸贱妾太甚，能不令她们心生忌恨吗？

赵佶瞪大眼睛道，你认为这件事是宫里的某人指使人干的吗？师师道，我无凭无据，岂敢断言。我只是说若是得罪，那么我如今得罪得最厉害的，恐怕也只有她们了，尽管我是无心的。

赵佶愣了一会儿，摆了摆手道，你恐是多虑了。宫里的女人相互倾轧争斗是有的，但是说到雇凶行刺，谅她们还没那个胆子。此案朕一定命人认真追查，给你一个明白结果。师师道，多谢皇上，贱妾就等着案子的结果。

赵佶又问，那么你入宫之事呢？师师道，待这案子水落石出后再议如何？赵佶了解师师的执拗性子，只得应道，朕便依你。又嘱了些让师师好生调理，安心将息休得多虑之类的话。因今夜出宫皇后和嫔妃都知道，赵佶就此留宿多有不便，就带着张迪和侍卫起驾回宫了。临行前给师师留了一块可通行于宫禁中的御牌，嘱师师今后如有紧急事宜，可由地道穿行入宫去找他。

李师师谢恩将御牌收起，自忖她是决不会主动进宫去找皇上的，却不料这块御牌日后还真正派上了用场。

赵佶离去后，蕙儿过来要服侍师师睡下。师师道，我这会儿横竖是睡不着的，你陪我坐一会儿吧。蕙儿便挑了烛花，温了热茶端来，与师师依偎着坐在床头。

师师问蕙儿，我与皇上说的话你听见了吧，皇上压根不信这事与宫里有关。蕙儿道，那就等着查呗，查出来若与宫里无关最好。师师道，若是有关呢？蕙儿忧心忡忡地道，那今后姐姐的日子，无论进宫与否，怕是都不得安生了。

两人一阵沉默。

蕙儿忽然叹道，也不知那位燕青公子现在何处。假如他来为姐姐赎身，姐姐会答应他吗？师师伤感地一笑道，燕青对我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不可能的事，不提也罢。

蕙儿道，我是担忧姐姐的归宿。如今眼见得是前渊后谷，进退两难，不知将来会是个如何结果。师师道，谁知道呢，听天由命吧。尘世间的路若是走不下去，大不了我入观为道，倒能省去多少烦恼。只是你这丫头，我得寻思着找个好人家安置了。

蕙儿道，姐姐休提这话，我是打定了主意终生陪伴姐姐的。不瞒姐姐说，我偷偷求人为我和姐姐算过命。算命人说，我的命与姐姐是连在一起的。若要我与姐姐分离，除非是我离开人世。

师师听她这话说得不祥，心里不觉一跳，却又不便多问。转了转脑筋，她迂回着问道，那算命的是如何算我的？蕙儿道，我为姐姐抽的签上有一句诗，算命先生说，请施主自去体味其中意蕴可也。师师问，是一句什么诗？蕙儿想了想道，留得残荷听雨声。

师师将诗句咀嚼了两遍，没再说什么，舒开手臂，默默地将蕙儿搂靠在自己的肩头上。

二十八

宣和二年，桂菊怒放、枫叶流丹的深秋时分，大宋朝廷的一纸招安诏书，由时任殿前太尉的高官陈宗善作为传诏特使，送到了梁山泊寨中。

这是朝廷在平息梁山泊叛乱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策略转折。

赵佶从倾向于战转到倾向于抚，拍板做出招安的决定，其间自有一番缘由。

童贯在统兵征剿梁山泊前，是在丹墀上对赵佶拍着胸脯说了大话的。不期损兵折将，败绩而归，不唯担心赵佶怪罪，在颜面上也是无光。因此，回京后童贯未敢直接面君复命，而是先悄悄地去殿帅府找了高俅。

高俅是奉命为征剿大军督运军粮的，粮草被烧是部队无法继续作战的重要原因，如果追究开去，他要为这次战败担负的责任，毫不亚于童贯。这些日子他也是惴惴不安，童贯回师后不来找他，他也会马上去找童贯。

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见了面一拍即合，高度一致地认为，应当正面地充分地肯定此次出征的战绩和意义。对于某些有损于朝廷声望、禁军军威的事情，必须严加保密，不得外传，亦不必过细地向皇上奏报，以徒增皇上之烦恼。这不是糊弄皇上、欺瞒臣民，而是维护皇上和朝廷声誉的需要。这两个平素在势力范围利益多寡等许多事情上多

有争斗的权臣，对于能够在这件大事上心照不宣地达到高度默契，感到十分高兴。

为了增强他们编派的那些瞒天过海、推卸责任的说辞的分量，两个人还一同携带重礼，连夜秘密拜访了首席宰相蔡京。老奸巨猾的蔡京与这两个人，特别是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童贯，在官场上亦不乏钩心斗角处。但就整体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言，他与童、高二人毕竟还同属一个阵营。朝中倒蔡的暗流一直汹涌不绝，在与政敌的较量中，此二人都还是老蔡京用得着的力量。所以一俟童贯、高俅将请老太师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的意思道出，蔡京即做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姿态慷慨应允。

次日赵佶临朝，童贯、高俅先后出班启奏，面不改色地禀报了业已编造好的征剿战况。

他们奏曰，此次朝廷派遣十万大军征剿梁山泊贼寇，决策英明，意义深远。官军深入寇区浴血奋战，前后数阵共歼敌万余，总的说来是战果赫赫。不过因梁山泊一带地势极为复杂，且逢盛夏酷暑，官兵多有水土不服者，粮草亦因遭连日大雨，受潮霉变难于接济，故而尚有部分残寇流窜于穷山恶水间，未能一鼓荡平，是为大胜中之微憾也。俟我朝天兵略作休整，补充给养，择机再行讨伐，扫灭梁山泊贼寇，乃指日可待之事矣。

徽宗赵佶纵然昏聩，也还不至于听不出征剿大军并未达到预期的作战目标，龙颜便生不悦之色。正欲开口诘问，早有蔡京出班，口称老臣有言启奏。赵佶只好让他先说。

蔡京向左右朝臣扫视一眼，徐徐奏道，童枢密此番挂帅出征，身先士卒战绩卓著。高太尉负责督运粮草，亦是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之所以未能尽扫残寇生擒贼首者，盖因暑热多雨、瘟疫流行、天时不利，实非将士征战不力也。此役虽然未奏全功，然大军到处贼寇丧

胆，更兼水陆各军皆歼敌数万，已从根本上挫动贼寇元气，令其从此难成气候，尽显颓灭之势矣。所以此次征剿梁山泊之结果，当视为我朝我军之重大胜利，实乃可喜可贺，堪谓可褒可奖也。

朝臣中的一帮趋炎附势者见蔡京如是说，谁不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就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出班启奏，顺着蔡京的意思，对征剿战果予以高度评价，大加吹捧颂扬。那些正直之士虽对此中就里冷眼看穿、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却不便直言驳斥，引火烧身，唯在心里暗自哂笑而已。

徽宗赵佶一来是不愿拂了蔡京及众臣的面子，二来也觉得蔡京说得有些道理，遂转愠为喜，顺水推舟地对童贯、高俅勉励有加，传旨从国库调拨银两，奖赏参战部队官兵。童贯、高俅征战失利、大败亏输的重大罪责，便这样被轻轻掩过。

退朝后，童高二人又各备美姬重金，密往蔡府再行酬谢。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征战败绩这样的大事。尽管童贯、高俅严令参战各部对战况一定要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却岂能完全封锁住数万张口舌，征剿战役的胜负损益实情，还是通过种种渠道不断地传泄了出来。一些不满于蔡京一伙专政弄权的朝臣捕捉到这些信息，便暗中上奏折弹劾他们。主抚派也乘机在朝堂上重新提出了对梁山泊义军的招安政策。

赵佶执政多年，深知官场中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排挤是避免不了的惯常现象，对那些弹劾奏章并不太当回事。而且他已经当众肯定了童贯等人的战绩，若是出尔反尔地进行追查，非但影响不好，还可能引起动荡和混乱。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查清楚了怎么样，不查清楚又怎么样？查清楚了能将童贯等人一概罢免不用吗？不用他们用谁呢？换一拨人就一定使用得更顺手吗？

因此，赵佶对此不置可否，只在那些弹劾奏章上批上朕知矣几个

字，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对于主抚派的招安主张，他这次却没有轻率地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是认真地进行了考虑。

因为，无论童贯的战果是像他自己吹嘘的那么辉煌，还是像弹劾奏章里揭露的那么惨不忍睹，此次征剿没有将梁山泊贼寇彻底消灭，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赵佶对这一点，是不满和失望的。

自从定下了联金灭辽大策，赵佶一心盼望挥兵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建立千古不朽的伟业，因此就希望能够尽快地平息叛乱，以免除后顾之忧。如能首先荡平梁山泊，对于进一步平息各地多如牛毛的小股叛乱，以及遏制新的叛乱的发生，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如今大军进剿的方法已经试过，结果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再度组织进剿，势必要再度劳民伤财，很不利于大宋养精蓄锐、收复失地的宏伟国策。假如当真能以招安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又何乐而不为之呢？

基于这种想法，赵佶在朝政会议上将招安之策重新提了出来，让大臣进行讨论。

蔡京、童贯一伙依然是坚决反对招安。他们对叛乱分子的仇恨和鄙视是刻骨铭心的，无法淡化消除。童贯虽曾兵败梁山，但也窥出了梁山泊的实力和伎俩，自度若再统兵征伐，绝不会重蹈覆辙。而且对这次战败之辱，他是耿耿于怀，难以吞咽，立誓要报这一箭之仇。因而在朝堂上，主战派以童贯为首，极言梁山泊贼寇冥顽不化、罪大恶极，而姑息养奸，后患无穷，与主抚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主抚派因为有主战派征战不利的事实在手，这一回据理力争的态度就比较强硬。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争辩了若干次，仍然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无法统一，弄得赵佶左右彷徨、心烦意乱。

最终促使赵佶排除干扰下了招安决心的，倒是朝堂之外的李师

师。

那一夜，赵佶因白日里听了几个时辰的朝臣论争，心绪郁闷，就去师师处消遣散心。由于心情不畅，自然便不似往日那般谈笑风生，听曲博弈都有些心不在焉，师师觉出他心里有事，见他不说，就知趣地不去诘问，只是倍加温柔细致地伺候着他。

是赵佶自己憋闷不住，与师师行过事后，便将近来朝中的剿抚之争念叨了一遍。师师方知赵佶是因此事而困扰，就宽慰赵佶道，这有何难，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们爱怎么争怎么争去，皇上的决心一下，全都得闭了嘴。

赵佶道，问题是朕听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决断一时颇为难下。以你之见，朕当何去何从之？

师师刚要开言，却又改了口道，国家大事，贱妾岂敢妄议。赵佶看出师师似乎是有些主张，很感兴趣地敦促道，为朕分忧言者无罪。你莫要吞吐顾虑，有何见解，只管与朕道来。

师师乃道，既皇上如此吩咐，贱妾便姑妄言之吧。此事依贱妾看来，是以抚为上策。赵佶问道，何以见得？师师反问道，皇上看那梁山泊有颠覆大宋自立新朝之意吗？赵佶道，彼等鼠雀之辈安有鸿鹄之志，便是朕将大宋江山拱手送他，他还未必敢承接呢。

师师又问，皇上可听说过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句话吗？赵佶道，这句市井俗语人人会说，朕如何不曾听得。师师道，以上两条，便是贱妾以为抚为上策的理由了。

赵佶若有所思地看着李师师道，愿闻其详。

师师柔声一笑道，皇上要考我吗？贱妾若回答得不好，皇上莫笑。遍观天下贼寇，贱妾以为分可抚与不可抚两种。欲与皇上争天下者，为不可抚之贼。他们的目标是皇上手中的玉玺、身下的龙椅。不

将这些东西交给他们，抚也无用。对此等贼寇，唯坚决剿灭之，别无他策。而梁山泊之志既不在夺我大宋江山，朝廷便有与之商讨招安条件的余地，因此其属可抚之贼也。其志既不在江山皇位，那么聚众叛乱意欲何为呢？这便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之理了。贱妾对梁山泊贼寇起事原因有些耳闻，那些人多半并非生就的贼种，实乃被种种无奈所逼，才铤而走险扯旗上山，是以民间广有所谓逼上梁山之说。其所欲者，无非是公道二字。如若朝廷肯还他们一个公道，料其反意必消，且必会感恩戴德，乞求皇上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反之，若动用强力征剿，彼见退路断绝，则必反志弥坚，抱誓死决心与朝廷拼个鱼死网破。也就是说，会将这可抚之贼，逼迫成为不可抚之贼。如今天下贼寇之声势以梁山泊为首，众贼对朝廷顺耶逆耶，多以梁山泊之动向为动向。招抚梁山泊，可令天下归心，而征剿梁山泊，则可致天下心寒。其间之利弊，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贱妾孤陋寡闻，见薄识浅，以上一孔之见皆或谬论，皇上但发一笑可也。

李师师这一番话，丝丝入扣，鞭辟入里，直说得赵佶频频点头，块垒顿消。

其实这些道理，主抚派的大臣在朝堂辩论中都说到过，但当时赵佶听来也觉一般，以为不足以压倒主战派那边同样振振有词的雄辩。而现在听师师有条不紊、细语呢喃地一说，却感到句句中听、字字入耳，不禁龙心大悦道，有道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师师姑娘亦然也。

李师师谦柔地笑道，贱妾不过随便说说。朝纲大计，本非贱妾可妄议，唯请皇上慎虑之。赵佶道，朕意已决，何虑之有。

下次临朝，赵佶不再让众臣讨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直接宣布了他的招安决定。

蔡京等人虽有不满，却不敢再多说一句。官场中人对上司的态度

素来敏感，蔡京一伙担心这是他们失宠的先兆，很是惶惶不安了一段时间。后来见一应朝政大计、官职任免等均按部就班，悉如故往，没出现异常变化，才渐渐地放下心来。

北宋王朝由剿而抚的政治态度转变，对梁山泊义军的前途和归宿，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陈宗善在济州知府的帮助下，经过多次联系进入梁山泊，受到了宋江、卢俊义的热情接待。宋江甚至亲自跪接了皇上的诏书。但在是否接受招安的问题上，他们表示尚不能马上答复。陈宗善也知道要求梁山泊立即表态是不现实的，而他此行的任务也只是传旨不是劝降，亦不多言，留下了一个无论梁山泊何时接受招安，朝廷均表示欢迎的态度，便辞别了山寨，回京复命而去。

赵佶得到陈宗善的回报，认为梁山泊既接了诏书，表明其是有归顺之意，便很安心地在龙廷中静候佳音了。

赵佶估计的结果大致不差，梁山泊义军最终是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但其间所发生的波折，由此引出的一段将其本人也牵涉其中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他事前绝对想象不到的。

礼貌地送走了传诏特使陈宗善，宋江即会同卢俊义、吴用进行了慎重磋商。

宋江本是郓城县衙的小吏，吴用则为乡间一落第秀才，均属自诩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类的人物。他们皆因仕途不通，常有壮志难酬之憾，而这种心理落差却能在江湖弟兄的尊崇中得到平衡和满足，因而在一定条件的促成下，走上了落草为寇之路。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其实并未真正将这水泊梁山视为立身之本。视野胸怀和才能的局限，都使得他们不可能将起义活动真正地当作毕生的事业看待。起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支义军将来究竟能折腾到什么地步，折腾出个什么名堂，他们都不甚明确，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茫然。

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他们始终是为自己留着后路的。在义军的战斗纲领中只打出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惩治贪官的口号，而从来不提推翻朝廷、改朝换代，就是留有与朝廷妥协余地的一个具体表现。

宋江曾于一次酒酣之际填词一首，从中不难看出他的这种心迹。其词曰：

>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笔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诗词的字句虽写得含蓄，但与宋江亲近之人，特别是心腹参谋吴用，却不难参透其中含义。闲愁万种者，盖因四海无人识也。所谓四海，实则意指朝廷。此种浩感吴用亦怀之久矣。如今大宋皇帝居然派遣钦差不远千里、不避风险、不辞艰辛奔赴山寨来下诏招抚，岂不说明朝中是有人识得我等非等闲之辈了吗？

这个信息及其内涵，颇令宋江、吴用揣摩玩味。

卢俊义在内心里对朝廷的招安，比较自然地持接受态度。他是在遭受小人陷害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栖身梁山泊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促使他扯旗造反的动力。上山以来积极为山寨出谋划策，建功立勋，乃是自身利益已经与山寨绑在了一起的缘故。既然绑在了一起，义军的前途就左右着他的前途，他就不能不对这个前途加以关注和考虑。

卢俊义通过考虑得出的结论是不太乐观的。

历史上所有造反者的前途或曰下场，无非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推翻当权者取而代之，第二种是与当权者妥协或向当权者投降，第三种是被当权者消灭。

据卢俊义观察，梁山泊义军虽然号称人才济济，其实多为草莽武夫和原来官府里的下级军官，像林冲、关胜等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均较高者为数寥寥。而即便如林冲、关胜者，亦只堪为将，难称帅材。山寨的最高头领宋江及其高参吴用虽时以刘备、诸葛自诩，实则远非经天纬地之材，他们连与宋廷分庭抗礼的霸业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取彼代之了。李逵等莽夫动不动口吐狂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乃是痴人说梦，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被当权者消灭，这种危险倒是始终存在着。只要朝廷痛下决心，这个结果恐怕迟早会变成现实。莫看这一次梁山泊大败了童贯大军，这只是一次以奇计险胜之例，可一而不可再。并且还是侥幸赶上了童贯那个军事上的半瓶子醋。如果官军的统帅不是童贯，而是真正能征善战的名将如张叔夜、种师道者，此次战役鹿死谁手是很难说的。历来为朝廷所剿灭的义军，无论其将帅还是士卒，下场都极为悲惨。这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甚至人人都忌讳去说去想的一种结果。

达到第一种前途不可能，落到第三种下场不情愿，那么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选择与当权者妥协，或者叫作投降也可以。

要走这条路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欲与朝廷妥协需要有契机，欲向朝廷投降也须得朝廷有纳降意愿，还须朝廷能够接受一定的投降条件。否则或者是降不成，或者是降了之后处境堪忧。何时能出现这个契机，朝廷何时有纳降意愿，那就要看天意了。

现在这个契机不期而至，令卢俊义感到既突然又欣喜。如此天赐良机，不果断地将其抓住，更待何时哉？

大凡开会讨论问题，主持会议的最高领导人一般不会先抛出自己

的观点，都是让属下先谈，最后他再将属下所谈之精华归纳起来，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显得比所有的人都高明。宋江也喜欢这样做。邀卢俊义、吴用在小会议厅坐定，宋江屏退左右，便让二人先各抒己见。

吴用对宋江的思想是比较摸底的，但因兹事体大，他不愿率尔出言，乃捻着须髯对卢俊义道，我对此事尚在斟酌中，卢公一向高瞻远瞩，可否先陈高见？

卢俊义爽快地应道可以，便直接亮出了应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给弟兄们寻一条光明出路的观点。卢俊义之所以如此直率，一方面是由于其性格坦荡，认为与肝胆相照的朋友谈话不必藏藏掖掖，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实他也看穿了宋江的心思。

宋江的那首词卢俊义读过，而且能够背下来。以卢俊义的悟性，焉得不解其意乎？更显见宋江心意者，乃是他对朝廷钦差陈宗善的态度。如果宋江毫无与朝廷讲和之意，不要说跪接诏书，盛宴特使，早喝令刀斧手将陈宗善那颗白头活活地剁下喂狗去了。

宋江听了卢俊义的直率表态，暗暗点了点头，却仍故作深沉状问道，卢公据何而出此言，公明愿闻赐教。卢俊义就坦诚地将自己对梁山泊与朝廷力量之对比，以及义军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等问题的观察思索分析，扼要地陈述了一番，言辞中肯而见解深刻。唯对有关宋江、吴用治国理政才能的评价，小心略过不提。

宋江见卢俊义上山不过一年光景，已对山寨的现状及前景虑测入微，洞若观火，心下自愧弗如。却又暗捏了一把冷汗：幸得此公忠义无邪，若是这等雄杰人物起了异志，我宋三郎哪里是他的对手！

卢俊义将其见地阐述完毕，谦和地向宋江道，卢某拙见如此，未见得妥当，谨供哥哥参考之。宋江忙将方才的胡思乱想收起，以问作答，吴军师以为卢公所论如何？

吴用见卢俊义已先将接受招安的意见说出，就不再绕弯子，答曰卢公之言非常透彻，加亮闻之茅塞顿开。我梁山泊现虽正处于极盛时期，然水盈则溢，月满则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等不可不为弟兄们的长远出路做打算。朝廷与我主动言和，乃利国利民一举两得之事。我等若不顺时应势抓住良机以图前程，诚为不明不智也。此乃吴某一孔之见，何去何从，唯听哥哥权利弊而裁夺之。

宋江听罢，轻拍了一下案角道，很好，二位所言甚合我意。对于弟兄们的前途，我也是时时萦绕于胸。弟兄们聚义水泊梁山，盖因走投无路、报国无门也。如今朝廷已将大门向我等洞开，我等焉可拒之不前自断其路耶？

于是乎，接受朝廷招安的方针大计，便在梁山泊的核心层会议上敲定下来。

三巨头商议毕，接下来便召开了山寨主要头领会议统一思想。宋江亲自主持会议。说是让大家讨论是否接受招安，实际上宋江在陈述种种利害关系中已经为讨论的方向定了调子。多数头领听了宋江的讲话，在态度上立即产生了呼应。尤其是以林冲、关胜、董平、花荣等为首的一班原为朝廷中级军官出身的头领，过去虽种种缘由反上了梁山，但终是不甘心一辈子身陷强寇生涯，现在能得到一个回归社会，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自是求之不得。

以李逵、阮小五、阮小七等为代表的民间草莽出身的一干头领，对招什么鸟安无甚兴趣。他们从没在官衙里做过什么官，也从不想去做什么官，只是要活得自在洒脱便好。但是这一班人才疏学浅、胸无点墨，吭哧不出有力的反对接受招安的道理。加之这些人素来对宋江敬重，认为跟着宋江干不会有亏吃，看到宋江是愿意接受招安的，也便不多聒噪什么，只说悉凭哥哥定夺便是。所以接受朝廷招安的动议便比较顺利地获得了通过。

林冲、关胜等随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却令众人觉得很值得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梁山泊提出的接受招安的条件能够得到切实落实。

关于接受招安的条件，宋江、卢俊义和吴用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诸如梁山泊人马听调不听编，梁山泊所有的头领和士兵去留自由，以往投奔梁山泊者无论所犯罪责大小，一概赦免等，俱在其中。这些条件包含了梁山泊全体弟兄的根本利益，朝廷有一条不答应，便不能接受招安，这个原则是明确坚定的。

但是倘若朝廷表面上接受了这些条件，到梁山泊人马归降后却不兑现，当如何处之？宋江等对此尚未及熟虑。

林冲、关胜这班人在官衙里奉职时间较长，任职级别相对较高，对官场中事的复杂性体验较深，因而在与朝廷打交道上的自我保护意识就较强一些。他们根据当前的形势分析，对朝廷或者说是皇上的招安诚意还是相信的，但对于朝廷中的某些官员不信任。这些官员中的为首者蔡京、童贯等现仍身居高位，手握重权，这就很值得警惕。蔡京一伙人的心地之狭隘、阴暗、狠毒，林冲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领教过。如果这一伙人对朝廷的招安政策持有异议，阳奉阴违，暗中捣鬼，则接受了招安后的梁山泊人马，便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这个看法一经说出，深得广大头领赞同。大家认为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众头领议来议去，多数人认为应当得到皇上对招安条件全盘接受的亲笔御批。唯有皇上才有制约蔡京等权臣的权威。而且君无戏言，皇上亲自承诺的事情，应当是不会变卦的。

这种认识当然十分幼稚。但当时的梁山泊众头领，包括宋江、卢俊义、吴用三巨头在内的认识仅限于此。皇帝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

拥有着一道很神圣的光环的。

达成了这个共识后，会议结束。

这次会议统一了山寨领导层的思想，确定了梁山泊义军的前途方向，应当说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上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这样看来，似乎接受朝廷的招安，已经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那个关键问题上，即取得皇上对接受招安的条件的承诺上，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认识，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未研究出可行的办法。

欲得到皇上的御批，作为一个想法说说容易，真正要办到却极为困难。宋江想遍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关系，也没想到一条能够绕开朝臣特别是蔡京一伙的耳目，直接与皇上取得联系的途径。眼看着招安大计就卡在了这一道关口上。在会后的几日里，宋江为此事困扰得寝食无心，一筹莫展。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值宋江百思无策之际，吴用献上一计，顿使柳暗花明。

吴用几日来亦在为打通觐见皇上的关节殚精竭虑，昼思夜想。那一日，他在山道上踱步沉吟，遇到了从燕青处视病归去的神医安道全。两人寒暄了数句，分手之后，吴用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他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回了忠义堂，对宋江禀道，哥哥休得过虑，如何通达皇上，山人已有计矣。宋江忙问计将安出。吴用道，就出在燕青身上。宋江问，燕青与皇上有何瓜葛？吴用道，燕青倒不曾与皇上有半分瓜葛，但他与京城名妓李师师交情匪浅。而那李师师，不是与当今皇上瓜葛得紧吗？这条路如此一连接，不就既隐秘又畅通了吗？

宋江一听，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道，此计大妙。放着现成的一条线索，我怎的便看不见。吴用道，只是不知燕青肯做这件穿针引线之事否。宋江道，这倒无妨，只须教卢公去说，燕青是无有不从的。

当下宋江便差人请了卢俊义来，向其备述此意。卢俊义也正为通达皇上的事费周章，听了这个主意，虽感这么做不够光彩，却也觉其不失为一条捷径。况且眼下确无他途可行，为山寨大计，便同意了去向燕青说项。

燕青因楚红阵亡，哀伤过度病倒，已有数月时光。现在病症虽愈，精神仍不如前。安道全知道此皆心情沉痛所致，非独药力可及之，能令其康复者唯有时间，因此主要对燕青采取了心理疗法，隔三岔五地来看看他，开些滋补之类有益无害的药让燕青服用，声称这些药甚为有效，只是疗程较长，嘱燕青耐心疗养不可性急。所以这些日子燕青就一直在驻地静心养病，营中的一应杂务都交给了副手去应付，过得倒堪称恬淡清闲。

宋江召开的讨论招安问题的会议，他接到通知也去参加了。在会上他没多说什么，主要是静听着别人发表意见。他听出了多数人是赞成接受朝廷的招安的。联想到自己这一年来的经历，燕青不禁暗觉荒唐可笑。自己从来没有生过造反的念头，为营救被小人陷害的主公卢俊义，身不由己地被逼上了梁山。既来之则安之，能做个驰骋江湖、仗义行侠的绿林好汉，倒也不枉来人世走这一遭。岂料正要塌下身来轰轰烈烈地干上一番，且已与官府结下血仇之时，这些扯旗造反的始作俑者，竟然又打算向朝廷归顺投降了！

燕青觉得命运是同自己开了个大玩笑。同时在心里暗哂宋江之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既然早晚要向朝廷低头，你又造的哪门子反呢？

不过想是这么想，轮到他表态时，他还是投了赞同接受招安的

票。因为一来他明白卢俊义是愿意接受招安的，对于卢俊义赞成的事他不会反对。二来理智地从现实出发来考虑，他感到接受招安对义军弟兄们来说，确也算是一条较好的出路。而且他看得出来，于此山寨鼎盛之时接受招安是为明智之举。若有朝一日义军势颓，怕是你乞求归降，朝廷也懒得搭理你了。

可是如果接受了招安，楚红和许多阵亡弟兄的血就等于是白流了。想到这一点，燕青的心头便堵得难受。但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显然不合时宜。燕青只能在心底里暗自嗟呀。

散会回至营中，燕青的心情很茫然，颇有身如浮萍随波逐流、不由自主之感，就索性抛开诸事不想，每日只顾习书练剑，调理身体，静候着山寨的安排。至于如何与皇上洽谈招安条件等，他根本没去考虑。那不是他该操心的事，他也没兴趣去操那份心。

这日卢俊义来找燕青时，燕青正与一个亲随下棋。一见卢俊义登门，燕青忙起身相迎，一面命那亲随将棋子收了。卢俊义道，莫收莫收，我来与你过上几招。那亲随知趣地为卢俊义端上茶水，尔后便退了出去。

卢俊义觑那棋局，燕青处于上风。卢俊义思考了片刻，看出来燕青急于求胜的弱点，从容运子周旋。双方走了十数步，燕青渐渐招架不住，遂向卢俊义认输道，生姜到底是老的辣，小乙不及主公远矣。

卢俊义道，你的攻杀甚是凌厉，可谓出手不凡，败则败在未给自己留足退路上。一旦局势逆转，便无计支撑应对。世事如棋局，是更须未雨绸缪的。

燕青知道卢俊义是指接受招安之事，轻轻叹了口气道，这个道理燕青省得。凡事应审时度势而行，牛角尖钻不得。卢俊义道，你能想得开便好。你我走到这一步，皆为时运之故，不提也罢了。现今要紧的是考虑今后之路。从长远计，显然是反不如降。如蒙朝廷纳降赦

罪，非但对于你我，对于全山寨的弟兄都是莫大的福音也。

燕青道，既是如此，便速速去与朝廷谈判罢了，却又磨蹭什么。卢俊义道，正是其中有个关隘卡住，须你燕小乙去出面疏通。燕青爽快地道，原来主公是有事要派小乙去做，还绕这些弯子做甚。这些日子有安道全先生精心调理，小乙元气已复，马也骑得，阵也上得，主公有甚指派只管说来。

卢俊义道，要你去做的事不是上阵厮杀，却比上阵厮杀重要得多。遂将欲让燕青通过李师师穿针引线通达皇上之策郑重道出。

燕青没想到要他去做的原来是这样一件事，听卢俊义说罢，半晌没作声。同卢俊义当时听吴用说出这个主张时一样，燕青首先的感觉，就是这个方法不够光明正大，将本来可以公开谈判的事情，弄得恰似做贼一般。再者，自打亲眼看到李师师与皇上的亲密关系，燕青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屈辱感，他曾暗暗发誓，今后再也不去见师师了。而今不仅要他再去见，还要他通过师师去走皇上的门子，这委实是燕青极不情愿的。

燕青本待一口回绝，却又想到方才卢俊义含蓄地劝说他的那些话，想到这件事与全山寨弟兄前途的干系，亦想到了卢俊义既是郑重其事地来谈，必是代表了宋江的意思。义军虽是民间武装，到底也有着一套严密的组织纪律。让卢俊义与你来商谈，那是看在卢俊义面子上的形式上的客气，如果宋江直截了当地下达将令，你能不奉命行事吗？

这么前思后想了一番，燕青向静坐待答的卢俊义问道，舍此之外，再无良策了吗？卢俊义道，但有他策，我岂肯让你为难。燕青苦笑一声道，小乙还有何话说，从命而已。

燕青既允，宋江等便开始着手准备进京谈判。

卢俊义提出宋江乃山寨之主，不可轻动，是否由他代表宋江去与皇上谈判。宋江反复思量，认为不妥。他自负地认为，卢俊义的名声分量不够，有资格与皇上面谈者梁山泊中唯他宋江一人，无可替代。另外在他内心深处，对卢俊义还是不无防范的。燕青本来就是卢俊义的心腹，让这两个人搭伙去与皇上谈，万一他们做点手脚，谈出个动摇自己统帅地位的结果，篡夺了部队的领导权如之奈何？所以宋江坚决要亲自赴京，他冠冕堂皇地表示，此乃关乎山寨生死存亡之大事，纵然是赴汤蹈火，我宋江亦义不容辞也。

至于亲自进京谈判的危险性，宋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根据当前比较宽松的政治形势和朝廷的友善态度来看，他认为只要小心谨慎，尚不致出现什么大的意外。

卢俊义见宋江执意亲往，也就不再持异议。宋江命卢俊义在他离寨期间署理山寨中的一应军政事务，以吴用佐之。凡属重大问题均须由卢吴二人共同协商处理。这其中包含了牵制掌控卢俊义之意，吴用自是心领神会。

一切安排停当，正要择日动身，传来了方腊在浙江睦州青溪起义的消息。方腊起义的势头迅猛，自宣布举旗造反，仅数日光景就发展部队十万余众，一时间北宋朝野上下为之大震。

宋江虑及天下格局抑或有变，接受招安的心思有些动摇，便将进京谈判之事暂且搁置下来，甚至还闪现过联方击宋，共取大宋江山之意。后经与卢俊义、吴用观察局势动向，多方进行分析，才认识到方腊虽一时势大，其麾下却皆为乌合之众，并不真正具备与朝廷正规军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到头来恐终是难成气候。就算是其侥幸能成气候，梁山泊也是很难与其合作的。

因为，方腊起事伊始就打出了一个所谓圣公的称号，不久又分封了什么左右丞相之类，分明是拿自己当作皇上，其狂妄跋扈可见一

斑。若梁山泊与其联手，他必不会服从梁山泊节制，那么梁山泊愿意向他们俯首称臣，听候调遣吗？就算天意眷顾，能使梁山泊与方腊联合之力推翻了当今朝廷，到时候两股力量之间，是不是仍然避免不了一场惨烈的火并呢？

宋江原是碌碌之辈，这些问题一摆出来，心下便怯了。权衡一番，终感还是接受招安方为一条最平稳可靠的康庄大道。

经过这一迟延，宋江按既定方针带着燕青等人奔赴汴京与徽宗赵佶进行秘密洽谈，已是宣和三年正月的事情。

二十九

距梁山泊东南方百里之外，有一个偏僻的山坳。在这山坳里，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山村。

说是个山村，其实住户并不多，而且都相邻较远，居住得十分分散。乡邻之间的来往也很少，除非逢着集市时与外界打打交道，有的人家成年累月也见不到一个外人。以文人墨客的眼光看，这个野趣盎然、远离俗尘的小山坳，不失为一个隐居泉林、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但居住在这里的山民皆贫穷得很，每日里要为果腹的三餐苦苦劳作，是根本体会不到一点世外桃源的浪漫情调的。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乍紧，北雁南飞。在这个深秋时节的上午，一个拄着木棍的年轻姑娘，正踟蹰在山坳里一个寂寥的院落中。她不时向柴扉外的山道上张望着，眼神里闪露着抑制不住的焦躁和渴盼。已经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她在等候着龚大哥带回来与梁山泊取得联络的消息。

她就是楚红。她没有死。

在那场诱敌深入的伏击战中，楚红的确是为追杀官军的一名裨将坠下了悬崖。那个裨将她非杀不可，因为在激烈的鏖战中，她中了他的一支冷箭。如不是她听到箭啸声躲闪得快，那支冷箭便不是仅射中她的左肩，而是要钻入她的后心了。

楚红平生最恨的就是遭人暗算，这一箭射得她怒火万丈。咬着牙

从肩头拔出箭杆，楚红拨马便向那裨将冲去。那裨将欺她是女流，又带了箭伤，没把她放在眼里，拍马仗剑迎了上去。一交手才知道，论剑术他远不是楚红的对手。何况楚红是找着他来拼命的，他哪里抵挡得住。支吾了不到四五个回合，那裨将知战楚红不过，虚晃一剑回马便逃。楚红岂肯放过他，就咬定了他狂追不舍。一路上有些官兵上前阻击，都被楚红左挥右砍杀得人仰马翻。

那裨将慌不择路，纵马狂奔到了悬崖边上，欲勒缰时已来不及。楚红随后迅猛追到，同样也是收马不及，与那裨将先后连人带马坠下了悬崖。那裨将与战马一起直落谷底当场摔死，楚红的坐骑也身触坚岩摔成了肉饼。

幸得楚红头脑清醒，反应灵敏，于坠崖的刹那间迅速甩镫离鞍，仗着自幼练就的功夫，连续几个团身前空翻，减缓了下坠的速度，得以在半空中抓住了一棵横生的小树。虽然小树力不负重被她连根带出又继续下坠，毕竟距崖底的高度已大大降低。落地时又侥幸为一丛浓密的茅草托住。所以楚红只是身体局部被摔伤，昏迷过去，而未累及性命。

入夜后，在凉爽的山风吹拂下，楚红渐渐苏醒过来，耳闻四野的虎啸狼嗥声，心知这荒山深谷中万万不可久留，乃强忍着全身的剧痛，连滚带爬地转移开去。谷底的地形楚红很不熟悉，况且又是在夜幕之中，南北不辨，楚红越走，偏离梁山泊的腹地越远。行至拂晓时分，楚红伤痛交加，困乏已极，在一个山包下偎着一块岩石歇脚时，就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楚红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了一间农家小屋的土炕上。

当时楚红感到自己周身滚烫，像被一团烈火炙烤着，每一寸肌肉、每一条骨缝都疼痛得要命。蒙眬中仿佛觉得有人正在用什么东西蘸着凉水敷在自己的额头上。楚红迷迷糊糊地睁了睁眼睛，映入她眼

帘的，是一个六十岁开外的老妪。

楚红想坐起来，身体却根本不听使唤，微微欠了欠身子，便又身不由己地倒下去。老妪按住她道，莫动莫动，你醒过来了就好。你的身子骨还虚弱着哪，敢是多少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吧。婆婆这里有粥，你先喝半碗垫垫饥。一下子吃多了，你克化不动的。说着，起身出去盛了半碗米粥来，坐在楚红身边，端着碗一勺一勺地喂她。

楚红很不习惯被别人这样服侍，何况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老人。但此时她全身瘫软，动弹不得，连活动一根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只得任凭着老妪照料。

喝过了粥，楚红又沉沉睡去，睡了一个昼夜，直至次日午时前后方醒。这一回醒来，楚红感到精神清爽多了，身上也有了些力气。她试着抬了抬上身，就慢慢地支撑着胳膊肘坐了起来。

老妪拿着些洗净了的白布条掀帘进屋，见楚红自己坐起来了，欣喜地道，你觉得好些了吗？这就让人放心了。婆婆这就给你换药，你身上正经是伤得不轻呢。一个大姑娘家，咋就孤身进了那深山老林了呢？敢是走迷了路吧？你的家在哪里，待会儿告诉婆婆，婆婆让侄儿去送个信，也好让你家来人接你。说着便向外喊，定国，把那熬好的药给我端进来。

外面有人应了一声。不大会儿工夫，一个后生端着一只药锅走进来。那后生二十三四岁光景，身材高大，面方鼻挺，浓眉之下一双豹眼炯炯有神。楚红一看到这双眼睛，便觉似曾相识。她定定地端详着那后生，脑海里倏地闪过在丰县午夜逃生的一幕，不禁脱口问道，这位大哥，可曾在丰县做过捕头吗？

这一问，令那后生隐约地脸色一变，他警觉地盯着楚红反问道，姑娘此话何意？你是什么人？

楚红道，大哥还记得去年曾在丰县县丞王俭家后院义释过一个逃犯吗？不过她当时是男人装束而已。

那后生对着楚红看着，仍是一脸狐疑。

楚红这才想起，自己还是被公孙胜易容后的模样。原来那公孙胜的易容术，既简单又奇妙，他只须在面部的紧要处因势利导略做手脚，便可教人容貌迥异。其所用之附着物乃为江湖秘方，用上去与肌肤浑然一体，近在咫尺亦难以觑出丝毫破绽，且不怕水洗日晒，而又可随人意愿很方便地解除。这个解除的方法公孙胜已经告诉了楚红。楚红见那后生一副大惑不解的神色，意识到乃是这易容术在作怪，遂依公孙胜所授秘诀，逐一点按穴位，除下脸上的附着物，恢复了本来面目。

那后生这才辨出楚红是何人，惊讶地叫道，却原来是你，恁地巧遇！

老妪被这情形弄得糊涂，问那后生，定国侄儿，你与这姑娘认识吗？

那后生道，是曾有过一面之缘。不知姑娘怎的飘零至此，身陷于野岭之中？楚红道，这就说来话长。大哥如何竟会在此呢？那后生道，这话说来，也是一言难尽也。

原来那后生，正是去年秋天出于义气私自放脱了楚红的丰县捕头龚定国。

当时丰县县令不想将朝廷要犯在本地走脱的消息传扬出去，便将事情按下不提，没有责罚于他，让他照旧当他的捕头。本来他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时隔不久，他却听到了朝廷要犯在本县拒捕被当场正法的消息，就感到十分蹊跷。他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从常理上讲，楚红在丰县既已暴露行迹，又无可靠的匿身地，断然不会再逗留下去。围捕之夜的情况龚定国非常清楚，楚红绝对没有落网。即便退一步想，假设楚红当夜脱身后未离开丰县，后来又被人发现吃拿，被委派前往捉拿楚红的人，首先也应当是他龚定国。这一则是他的职责所在，二则缉拿像楚红那样武功高强的逃犯，县里亦是必得倚重于他。但后来所谓缉拿逃犯的行动，龚定国一点风声都没听到，甚至连其辖下的捕快基本上都没动用，却是为何呢？是县令怀疑他龚定国不可靠，还是另有别的原因？

龚定国既困惑又不安，决意打探个明白。

他了解到后来所谓的缉捕主要是由王俭与县令谋划操办的，几次去套王俭的话，都没套出个子卯。但他从王俭躲躲闪闪的目光里，分明地感觉到这厮心里有鬼。正当他琢磨着使用什么方法能迫使王俭吐露实情时，王俭却突然暴病身亡。

龚定国对王俭的死因抱有极大的怀疑。根据种种迹象，他将疑点锁定在了县令身上。丰县县令感到龚定国的存在是个威胁，亦对其动了杀机。从此龚定国身边便险象环生，不是出门遇上惊马，就是卧床上出现毒虫。到了这个境地，龚定国已经是后退无路，欲罢不能了。

于是龚定国孤注一掷，断然将县令最亲信的一个保镖绑架。那保镖在被龚定国于其身上划了十七八刀，并被割下了半拉耳朵之后，终于挺熬不住，将其如何奉县令之命杀害孤女，将孤女首级呈送京师邀赏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盘托出。龚定国哪里容得这等伤天害理勾当，一怒之下捌死了那个保镖，回头便去找县令算账。

县令发觉保镖失踪，料是龚定国所为，已抢先一步将与龚定国相依为命的唯一亲人、龚定国那老实巴交的大哥龚定邦拿为人质，要挟龚定国自缚投案。龚定邦为不使兄弟遭官府毒手，自己撞死在了县衙大堂前的石柱上。

公仇私恨集于一身的龚定国，就在光天化日下闯入县衙，将恶贯满盈的狗县令刺杀于公堂之上。衙门里的衙役捕快一来惧其武艺身手，二来亦敬其忠义正直，都不认真拦阻缉拿，象征性地与龚定国交手三五回合，便放他夺路而去。

从此龚定国一路潜逃，辗转流落至这一带的山区。他在避人处扎了个茅棚暂且栖身，每日里打一点野味或者采集些野果果腹。

一日，龚定国在山中觅食，遇到一个汉子正与野狼搏斗。那恶狼已将汉子扑倒，情状十分危急。龚定国急抢上去用双手扼住恶狼的咽喉，愣是活活地将它掐死在了掌中。汉子感其救命之恩，要与他结为异姓兄弟。龚定国直言相告，自己乃负罪之人，未便连累他人。那汉子听了龚定国的遭遇，对他更加钦佩，执意与他拜了金兰，并将他带回家里见了老母，就是眼前这个老妪。

老妪听儿子说过龚定国的来历，慨然接纳。她对龚定国说，你只管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住下。这里山高皇帝远，难得有官府的人来盘查。倘有人问起，我自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儿便了。龚定国见这母子俩确是诚心挽留，亦觉他们天性纯朴，与自己十分投缘，便在这家农舍落下了脚。

此后龚定国每日便与结拜大哥相伴进山，或砍柴打猎，或挖菜采药。到了逢集之日，就拿这些山货去换些粮米油盐。老妪则在家里纺织缝补，洗衣烧饭。一户三人很是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田园生活。

然而龚定国到底不是生就的村野樵夫，以其秉性、襟怀而论，非是池中之物。枯燥单调与世隔绝的日子过得久了，难免觉得憋闷，就生出田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家的意思。

从老妪母子以及偶尔遇到的山民、猎户、药农的闲谈里，龚定国了解到这里距离赫赫有名的梁山泊并不甚遥远。关于梁山泊义军的种种传闻，龚定国在丰县做捕头时就听说过一些，他对那些敢于公然以

武力反抗官府的豪杰颇为景仰。不过那时他只是将宋江等人的所作所为当作故事来听，在感觉上距离很远，觉得与自己没什么现实联系。如今再听人说起梁山泊，那感觉就大不相同了。

自己现今既然已经是个不能为官府所容的杀人罪犯，何不索性投了梁山，明明白白地去做个绿林好汉，说不定倒可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这个念头一经产生，便渐趋明确强烈起来。

但是人生际遇，多随机缘而定。转眼冬去春来，正当龚定国打算表明自己的心迹，辞别老妪母子去投梁山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这件事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了既定的出走计划。

老妪的儿子在山中砍柴时，不慎被一条冬眠初醒的小花蛇咬了一口。

那汉子当时没太在意，他让龚定国帮忙挤出伤口里的血水，敷了些常备的防身草药，仍欲继续劳作。谁料那小花蛇的毒性却奇强，解毒草药敷上去后无济于事，不大会儿工夫，那伤腿就肿得像根柱子了。

龚定国见势不好，急忙背起他的结义大哥，飞奔下山去找郎中。但刚走到半途上，人已经是不行了。在咽气前，那汉子竭尽全力对龚定国说了最后一句话，拜托他替自己照料年近花甲的老娘。

结义大哥的这个临终请求，龚定国是无法不承诺的。

有句名言叫作性格决定命运，确是一点不假。龚定国是个极重义气的人，老妪丧子之后心神俱损，孤苦伶仃，龚定国断无弃其而去之理。带着老妪去投梁山泊，行动上又极为不便，况且老妪也受不住艰苦的跋涉颠簸。龚定国投奔梁山泊的计划不得不搁置下来，乃至于时过境迁，终成泡影。此后，龚定国的人生之路步入了另外一条轨道，

倒也不失为轰轰烈烈一场。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这一日龚定国又去砍柴打猎，以作冬贮之需，在山溪边偶然看到了迷路昏厥的楚红。龚定国见她身带重伤，命悬一线，在尚不知其身份来历的情况下，果断地先将其背回了家来，让老妪帮助救治，才有了这一场奇异的重逢。

楚红与龚定国先后听对方讲述了各自的遭遇，皆拍案称奇感叹不已，亦皆为这意外的重逢感到非常高兴。楚红深切地感激龚定国的两次救命之恩，龚定国忙自谦道，这还是你楚红姑娘命大，吉人自有天佑也。

老妪在旁听了这些来龙去脉，啧啧称奇道，你二人这番离合遭际，正像是说书人编的故事，恁地凑巧。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来你二人都是有福之人。我这穷老婆子不知前世修了何德，才修得二位福星降临寒舍呢。说得二人都笑起来。

楚红虑着回山寨归队，问此地离梁山泊有多远。龚定国道远倒不远，据说也就是百十里地，但是道路不畅。楚红道，这不妨事，我走过的险峻之路多了，再崎岖的路我也走得。我将息个一半日就返回山寨，烦婆婆为我备点干粮在途中吃。龚大哥和婆婆的救命之恩，来日必报。

老妪忙道使不得，姑娘伤势沉重，神亏气虚，眼下莫说是翻山越岭，百里跋涉，便是离床下地，若无人搀扶，恐怕都是下不得的。楚红笑道，婆婆太心疼孩儿了，其实孩儿是栉风沐雨、摔打惯了的人，痛也受得，苦也吃得，没有那么娇贵。说着便要移身下地，走动走动让老妪看看。

但是身上只稍一用力，楚红便心中一凉，相信老妪之言不谬了。

原来楚红身上，除左臂的箭伤外，还有在厮杀中负的若干处伤。

更严重的则是摔伤。她从百丈悬崖坠下，虽设法自救保全了性命，骨折筋裂却是避免不了的，其中最重的两处骨折都在腿部。她能够在大山里奔波数日，完全是依靠高度紧张的精神和顽强毅力的支撑。这种精神力量只能起暂时作用，一旦松懈下来，就再也顶不上去了。

楚红这一动，不仅牵动全身的伤处，引起了一阵剧痛，而且察觉到被摔伤的右腿一点都不听使唤。她不知自己身上的伤到底有多重，是否会就此残了，心头惶恐，脸上不禁渗出一层细汗。

老妪见状安慰她道，姑娘莫忧，你这伤势虽重，治得及时尚可复原，不会落下毛病。我们山里人，都略通些疗治跌打损伤之术，我已为你敷用了活血化瘀药膏，肿痛不日内可渐消。但因你摔伤后活动过甚，断骨处多有错位，如若接不好，以后的麻烦就大了，须请专门的正骨郎中来接方可。我让你定国大哥这就出去寻请郎中。婆婆这个住处，独门独户，偏僻安静，绝少有人打扰。你只管安心养伤。待你的身子骨活动自如了，再提动身之事不迟。

楚红面对如此现状，知道心急也无用，只能依了老妪之言，耐下性子且留在了这农舍里养伤。

幸而龚定国寻得了一个高明的乡间郎中，将楚红的断骨接得十分周正，楚红痊愈后活动如初，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龚定国付给了那郎中一张新猎得的珍贵豹皮作为报酬。

接骨以后，在老妪的悉心照料下，楚红的身体和精力都恢复得较快，刀箭创伤亦渐次愈合。只是那骨头的再生弥合，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得到的。伤筋动骨一百天，像楚红这样严重的骨折，欲使它完全长好，没有六七个月的静养是不行的。若现在急于活动导致再度伤折，必然会落下终生的残疾。

楚红很明白这一点，知道除了耐心静养以待恢复，没有别的办法。好在她与龚定国、老妪相处融洽，在这里住着无甚不便，还给龚

定国和老妪带来了许多欢乐。从这一方面来讲，在此待上几个月她还是待得住的。

令楚红不安的是与山寨的联系问题。自己在战场上失踪，山寨肯定会派人寻找。寻找不到会做如何猜测？是不是会猜测自己阵亡了？宋江、卢俊义、扈三娘诸头领，以及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姐妹们，该是如何地焦虑担忧？尤其是燕青，得不到自己的消息会急成什么样子？一想到这些，楚红便坐卧不宁了。

楚红的心情瞒不过老妪和龚定国的眼睛。老妪时常说些开心话宽慰她，或者找点有趣的事情，比如教她剪些奇特的窗花，帮她解闷。龚定国更能体察她的心事，就问她是不是因为山寨不明你的下落而心神不安，要不要我替你去送个信？

楚红承认正是为此。但她说，送信这事是有风险的，路途也很艰难，实是不好意思麻烦龚大哥。龚定国道你这样说话就见外了，你不是拿我做哥哥待嘛，哥哥为妹妹做点事谈何麻烦。再说我本来亦是有意投奔梁山泊的，借此机会与山寨结交一下，岂不正是一举两得？

龚定国将欲去梁山泊送信的事告诉了老妪。老妪是通情达理之人，自是不会反对，但嘱龚定国路上多加小心。于是龚定国带足几日的干粮，就上了路。

出了山口，龚定国才发现自己将这件事想得简单了。

龚定国不认得去往梁山泊的路径，出山后小心翼翼地打探到唯一可行的路径时，方知从这里根本走不过去。

原来童贯在征剿梁山泊时，曾命令济州郓城一带的府衙，派兵切断了梁山泊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通道。后来童贯虽然撤了军，这个封锁山寨的命令却没有解除。地方政府生怕梁山泊人马乘胜下山作乱，在防范措施上不但不敢松懈，反而有所加强。这种包围封锁状态到了梁

山泊义军正式接受招安、拔寨赴京归降时才被解除。所以梁山泊虽然取得了反围剿战役的暂时胜利，其生存环境并未因此改善，反倒有一定程度的恶化。这也是梁山泊头领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能比较理智地考虑义军后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这种地方部队的围困封锁，并不能真正彻底地切断梁山泊与外界的联系。山寨中人倚仗地理环境的熟悉以及种种暗线关系，自有迂回出入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对于外面的百姓来说，要想进入梁山泊可就是非常困难了。

龚定国硬着头皮来到哨卡前，编造了些家中老人病重，急欲借道返回，乞请行个方便之类的言语。守卡的官兵一概不听，毫不通融。再请求下去，他们索性眼睛一瞪吼道，你这厮休得聒噪，再啰唆个鸟，老子便将你当作欲投梁山泊的反贼拿了。龚定国无奈，只得折返回去，与楚红商议另辟蹊径。

楚红是从深山里辗转翻越来到此地的，龚定国思忖可由山中寻路过去。既然楚红能走得过来，难道我便走不过去吗？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当然说得通，实际做却不是那么回事了。深山里沟壑纵横、丛林蔽日，身入其中莫说无路可行，走得远了连东南西北都难以辨认，稍有疏忽甚至会将来路都忘记。楚红流落到此实际上纯属偶然，意欲重觅归途，只能瞎走瞎撞，根本无迹可循。龚定国进山两次，皆是无功而返。这回是第三次，看来也是希望甚微。

果然，傍晚时分，疲惫不堪的龚定国又是带着一脸的沮丧归来了。

区区一桩送信的事都办不成，龚定国觉得自己很无能，很没面子。楚红看着龚定国满面愧疚，于心不忍，反过来宽慰他道，山里边的道路是不好找，实在找不到也就算了。反正我在这里已待了不少日子，这个信早报一日晚报一日，也是无所谓的了。索性待我将伤养

好，直接返回山寨，倒给众头领和兄弟姐妹们一个惊喜。

龚定国道，那时若路途还是不通，你又怎么回得去呢？楚红道，我还从山里走。我毕竟是从山里走过来的，所经之处有个大概的印象，比你漫无根据地乱撞要强些。老妪在旁道，指不定再过个把月，官道上的哨卡就撤了呢。到时候让定国送你从大道上走，却不是好？

楚红心想，左右不过再有一两个月光景，自己便能行路了，遂欣然笑道，就这样吧，我踏踏实实地陪着婆婆再过一阵日子，说真的，我还真舍不得离开婆婆呢。老妪道，婆婆又哪里舍得你走，若不是怕误了姑娘你的大事，婆婆倒想将你做个亲闺女一般留在眼前呢。

龚定国不好意思明说，其实在内心里是更舍不得楚红离去。

于是楚红便在与山寨音信断绝的情况下，在这个偏僻山坳的农舍里继续将养了下去。

楚红以为这无非是延迟几个月回山寨的问题，到时候将这一段情形向山寨头领和燕青叙说清楚就是了。她可以想象得到，到了与山寨的兄弟姐妹重逢时，将会怎样喜极而泣；与燕青再度相见时，又将会如何热烈缠绵。但她却哪能料到，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政治形势的剧变就发生在她与世隔绝的这几个月里，竟令她从此便与梁山泊义军分道扬镳了。

三十

宣和三年的春节刚过，负有与皇上面议招安大计重任的宋江一行，就顶风冒雪登上了赴京旅途。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动身，一则是因为此时天下城乡都在过年，各州府县镇包括京城汴梁的防范盘查都比较松弛，宋江一行在外活动遇到麻烦的可能性较小一些。二则也是只争朝夕的意思。接受招安的方针大略既然是几经周折终于确定，那就是越早谈成越好，省得夜长梦多。另外，梁山泊也无有过年期间概不议事的官府律例，不按常规出牌，是绿林的一贯作风。

宋江此行，除了带着肩负特殊使命的关键人物燕青，还带了戴宗、李逵以及两个贴身随从。

本来宋江是只要戴宗和两个随从跟着自己和燕青赴京即可。戴宗是专搞外线情报工作的，散布在各城镇的联络点他都熟悉，到了汴京后的衣食住行一应杂务有他来安排就足够了。但李逵得知宋江要轻装简从进京，便坚决要求随行护卫。

卢俊义、吴用顾虑李逵生性鲁莽怕他在外惹事，都不同意他去。宋江原也不要他跟去，却架不住他的反复请求。宋江就考虑到，李逵虽然鲁莽，但有他的长处，那就是对自己的一片忠心。

在梁山泊众头领中，若论对宋江的耿耿忠心，李逵应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以一介野夫而能与许多曾为朝廷命官身份的头领比肩而

坐，并驾齐驱，全仗宋江的一力提携。李逵这个人颇能知恩图报，单凭宋江对其不计尊卑平等相待这一点，他便甘为宋江赴汤蹈火。更兼李逵勇力过人、一身是胆，倘若发生点什么意外，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宋江的安危确实大不一样。所以最终宋江答应了李逵的请求。

宋江与李逵约法三章，在外一不得酗酒，二不得单独外出，三不得管闲事。李逵自然是满口应承。吴用深知李逵的承诺恰似放屁一般，事到临头都会丢到九霄云外去，但见宋江已允了带李逵同去，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暗暗叮嘱戴宗，务必将李逵约束住。

扮作商贾的宋江一行于元宵节前夕的一个下午到达汴京，住进泰和旅店。旅店的管事已先期接到由山寨情报系统传过来的秘密指令，为宋江一行备好了适宜的住宿房间。

在巨桶热汤中洗去一路风尘，略作休息，用过店里为他们准备的虽不奢华却颇为精致的接风晚餐，已接近戌时光景。

燕青换了一身干净衣衫，当晚便出门去李师师处探访。宋江与其他人就在店里歇息等候。

李逵闻听外面过年的气氛热闹得紧，心想既然此刻无事，何不去街上走走，看看京城的花灯彩炮，却不强似闷在这鸟店里坐禅。因见宋江、戴宗一脸心事，毫无外出观光之意，他又不敢造次开口，只好自回房间，百无聊赖地躺下去。其实他也走得乏了，身体挨上床铺，不大会儿工夫便鼾声如雷。倒是宋江和戴宗，惦着燕青此去的成败，仰在枕上听着外面街市上的喧闹声，直至深夜尚难入眠。

这上元节前夕的汴京之夜，端的是花团锦簇，盛况非凡。

原来在宋初时，规定元宵节放灯只有三天，即正月十五及其前后各一天。至太祖乾德五年，以当今朝廷无事，五谷丰登，宜纵士民行

乐为由，下诏增放灯火两日。太平兴国六年，太宗正式定下上元节五夜灯制。到了宋徽宗年间，北宋的奢靡之风登峰造极，汴京元宵灯会的规模便发展得更大。每年从腊月初一起，就开始了所谓的预赏元宵，一直折腾到正月十五，再掀起举市观灯狂欢的最后高潮。

在此期间，汴京城里的各个主要活动场所悉起山棚，张乐陈灯。宣德楼前更是布置得彩灯万盏，金碧交辉。还有那些伶人乐班，夜夜在露台上演剧作戏。是以这些日子，每到天一擦黑，街上便热闹起来，无论尊卑富贫，俱各走出家门，在这龙灯凤烛、笙歌弦乐中尽兴游乐，直至更深夜阑方休。时人晁冲之有《传言玉女》词描摹上元灯节情形曰：

> 一夜东风，吹散柳梢残雪，御楼烟暖，正鳌山对结。箫鼓向晚，凤辇初归宫阙。千门灯火，九街风月。绣阁人人，乍嬉游，困又歇。笑匀妆面，把朱帘半揭，娇波向人，手捻玉梅低说。相逢常是，上元时节。

诸如此类诗词当时甚多，比如："宣德楼前雪未融，贺正人见彩山红。九衢照影纷纷月，万井吹香细细风。""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皆为记叙北宋上元盛况之作。本书难以尽述，窥其一斑可也。

且说燕青离了泰和旅店，无意观赏这良辰美景，一心只系在如何完成那桩重要而尴尬的使命上。他避开熙熙攘攘的大道，只拣着偏僻便捷的小巷行走，仗着路途熟悉，很快便来到了镇安坊附近。

正门是进不得的。由正门进去，必会被李姥姥阻住，容不得他去见李师师。燕青便转到了坊院的那扇后门处。

上一次燕青跟随蕙儿从这里出入过，情况已经熟悉。燕青推了推那扇小门，门在里面插着。燕青不耐烦去拨弄那门闩，看看两旁无有

人踪，便纵身上墙翻进了院子。

镇安坊里面此刻比较清静，市民们大都观灯去了，到这里来的客人不多。坊里的护院杂役丫鬟，亦有不少乘机告假玩耍去了。所以燕青潜入院子里后，一个人影也没碰上。

后院的路径燕青亦比较熟悉，他顺着花荫幽径行到师师房前，正要由窗棂处窥视里面的状况，却听得门帘响动，走出一个人来。

燕青看那身形，辨出是蕙儿，便悄悄地跟过去，轻唤了她一声。

蕙儿忽听有人在暗里叫她，吓了一跳，手上端着的那只煲汤的瓦罐差点掉在地下。燕青忙道，蕙儿姑娘别怕，我是燕青燕小乙。蕙儿定睛一看，惊喜地道，哎哟，可吓死我了，你是打哪里冒出来的？

燕青道，从后墙进来的，特来拜访师师姐姐，怕被那李姥姥挡了，只好出此下策。蕙儿道，真是难为你这一片苦心。但让李姥姥知道了，却有说不尽的麻烦。燕青道，我知道。我只小坐片刻，与师师姐姐说点事情便走。蕙儿叹道，燕公子，你与我师师姐，根本是有缘无分的，还有什么话好说。燕青道，此话休提，我此番不是为个人的事情而来，实是另有要事，要与师师姐姐商量。

蕙儿见他一脸郑重，料其乃无事不登三宝殿，遂对燕青道，恰好师师姐正独自在房里，你随我来吧。

本来这几日师师也想出去观灯游玩，却闻张迪遣人传话，说皇上可能随时要来，让师师在坊里候着，师师便未敢擅自外出。等了两夜，赵佶没来，师师颇觉乏闷。这时她正在研究一款棋谱打发时光，听见蕙儿在房外似与人细语了几句又折回来了，就漫不经心地问道，蕙儿，你在同谁说话呢？

蕙儿进了房间，诡谲地对师师一挤眼睛道，是一位不速之客。

说话间，燕青已随之挑帘而入，向着师师揖道，燕小乙不约而至，冒昧打扰，望请师师姐姐鉴谅。

李师师万没想到是燕青猝然出现在面前，惊讶地半张着嘴巴，一时说不出话来。蕙儿机灵地说，你们说你们的话，我在外面望着。就将瓦罐放在一旁，退了出去。

李师师缓缓站起身来，低问道，李姥姥怎么会让你过来的？燕青道，我是从后墙偷偷翻进来的。正道走不通，只好走邪道，没有办法。

师师淡淡地苦笑一下，端详着燕青道，又是半年多没见面了吧，你比上次来时瘦了。燕青道，姐姐也是瘦了些。师师道，这么长时间没有音信，我以为你不会再来看我了。燕青道，姐姐说哪里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许姐姐忘了小乙，小乙断不会忘了姐姐。

师师垂睫默然有顷，方觉这么与燕青相对立着不妥，遂让燕青坐了，斟了一盏茶送到他面前，自己与燕青隔案而坐，轻启朱唇道，你上次就那样走了，闪得我心里好难受。我分明看出来，你是有话要对我说的。你当时想对我说什么话，现在能说给我听听吗？

燕青叹道，那些话，如今说来都是无用的话了，还说它做什么。师师道，不管有用无用，我只是想听听。你若藏着不说，今后也不用再来了。

燕青停了停道，好吧，小乙实话实说，不瞒姐姐。上次我来时，已随我家主公卢俊义投了梁山泊义军。我家主公得知我思念姐姐甚炽，愿出重金与我赎了姐姐。当时小乙即是专程来与姐姐商谈此事。

师师听了，心里顿时激起了一股汹涌的浪潮，脱口怨道，既是你有这个心思，为什么不说出来？燕青道，当时皇上与姐姐那情状，小乙是亲眼得见。小乙岂可因一己之情思而误了姐姐的锦绣前程？便是

姐姐不嫌弃小乙，小乙亦不能不为姐姐着想也。

师师怅然无语。片刻，长叹一声道，是我李师师有负于小乙兄弟也。

燕青忙安慰师师道，姐姐不必作如此想。今后小乙与姐姐以姐弟处之，亦足感欣慰矣。将来小乙仰仗姐姐帮衬之处，怕是少不得的呢。师师道，姐姐倒是真想为兄弟你做点什么，借以还报这番厚意深情。但我不过是个教坊女流，恐对小乙兄弟是百无一用的。

燕青接住师师这个话头，正色地道，姐姐此言差矣。今夜小乙到此，正是有一件极要紧的事情，欲郑重拜托姐姐。

师师闻言，有点诧异地看看燕青道，是吗？有何要紧事你不妨讲来，但凡我李师师能办到的，一定尽心为你办了便是。

燕青再向师师拱手一揖道，如此小乙先替梁山泊的众弟兄们向姐姐致谢。遂将欲通过师师与皇上取得联系，举行秘密谈判，商定招安大计之事，对李师师尽述一遍。

李师师乍听此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从燕青细细的言谈中，渐次明了了这件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后，一种颇具有些崇高意味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就逐渐地由她的心头升起来。这是一桩关乎梁山泊义军也是关乎朝廷社稷的大事，若能通过自己的手促成招安，免除苍生涂炭、黎民血火之灾，于国于民皆利莫大焉。更何况，此事是燕青奉命承办，事情的成败与燕青的前途大有关联，自己更是义不容辞，断无推托之理。

因此，师师稍作沉吟，即明确地表示，梁山好汉的义举，我李师师早有耳闻。其起事造反，盖因贪官污吏所逼，实乃出于无奈也。今其既有归顺朝廷之意，乃是强国安民的好事。唯民安方可国泰，这个道理我李师师省得，愿意为此尽绵薄之力。皇上近日就要过来，我一

定劝说皇上尽快地安排与山寨的头领会晤，早日落实招安大计。

燕青见师师答应得爽快，非常高兴，起身再拜道，姐姐身居绣闱而心系天下，深明大义，小乙不胜钦佩、感激。小乙即去禀报我山寨宋江总头领，静候姐姐的佳音。

师师见燕青有就走之意，不禁幽怨地看了他一眼道，你却是急的什么，难道公事说完，我这里你便坐不得了？你与我就没有别的话好说了吗？燕青尴尬地一笑道，非也非也，小乙在姐姐这里，便是连坐上七天七夜也坐不够。只怕时辰久了，与姐姐有所不便。师师道，再稍坐片刻也无妨嘛。你和你家卢大员外怎的好端端便上了梁山，我还想听你说说呢。

燕青道，说起这事，亦是情势所迫，哪个好端端的想去造反。遂又在椅子上坐下，正要将他与卢俊义上山的来龙去脉讲与师师听，却闻脚步声急促，门帘一掀，蕙儿匆忙走进道，姐姐，快，皇上来了，燕公子他又出不去了。

燕青与师师一听，虽不免一愣，但因有了上次匿于内室梁上的经验，并不太紧张。师师看着燕青，带些歉意地道，恁地是这般巧，偏生你来皇上也来。小乙兄弟少不得要再做一回梁上君子了。

燕青思忖着，说道，小乙做做梁上君子，倒是方便得很。不过既与皇上不期而遇了，小乙何妨就此见见皇上。姐姐意下如何？

李师师立即明白了，燕青欲趁此机会，亲自察探一下皇上的态度。

她很是佩服燕青的这种胆魄。以师师对赵佶性格的了解，她感到燕青这样与赵佶坦诚相见虽嫌突兀，但或许对梁山泊与皇上的沟通更有益处。这时候没有更多的时间犹豫权衡，李师师本亦是个有胆有识、敢作敢当的女子，她略一考虑就果断地首肯了燕青的主张。与燕

青紧急商议了几句之后，师师与蕙儿便赶紧出门去迎驾。

徽宗赵佶一行人这时已行至廊前。看到师师、蕙儿迎出，赵佶让张迪和随行侍卫止步。张迪和侍卫对赵佶到此后的护卫工作已经谙熟，便各自向既定的守候位置待着去了。

师师带着蕙儿来到赵佶面前。因赵佶常来常往，早下旨免了她们那烦琐的跪拜礼节。蕙儿随师师向皇上行了万福，先自告退去准备茶果。赵佶便执了师师的纤手，边向房中走着边说道，朕本想昨夜便来看你，又被宫里一些琐事缠住。你是不是等得急了？不曾埋怨朕吧？

师师款款笑道，皇上于日理万机之中还惦记着贱妾，贱妾已是感激不尽，岂敢再有抱怨呢？赵佶道，这么说，朕来与不来，师师姑娘都是无所谓的了？师师娇嗔道，皇上净会抓人家的话柄，人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赵佶就乐得哈哈大笑。

一路说笑着，挑帘迈进房门，却见有一条浓眉俊目、英姿勃勃的年轻汉子，器宇轩昂，迎门而立。

赵佶大感意外地一怔。正待发问，那年轻汉子已向他纳首施礼道，草民燕青，不期在此遭遇圣驾，乞恕冒犯龙威之罪。

赵佶莫名其妙地打量一下燕青，回头问师师，这个燕青是何人？如何在你房中？

师师忙按照与燕青商议好的说法，笑盈盈地对赵佶解释道，贱妾还没得空给皇上说呢，这燕青又唤作燕小乙，是贱妾的一个表弟。他趁过年的工夫进京来看我，顺便托贱妾办点事。正巧就赶上皇上来了，却不是有意冒犯圣驾。

赵佶与李师师已交往经年，对师师的家境身世不说了若指掌，也是基本清楚的。以前从未听师师提起过燕青，现在蓦地冒出来这么一个表弟，他心里不能不掠过一丝疑惑。不过这疑惑也只是一闪而过。

或许这燕青是师师的远房亲戚，因平日里来往稀疏而未曾被师师提及，也是有的。所以赵佶也没往更多处想，大度地摆了一下手道，既是师师姑娘的亲属，朕恕你无罪。

燕青从容地向赵佶躬身拜谢。

师师侍奉着赵佶在铺着鹅绒靠垫的紫檀木椅子上坐了。蕙儿端了香茗鲜果进来，借着摆放茶水果盘之机观察了一下房间里的气氛，不知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事，又不便多作逗留，只得揣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退了出去。

师师手执紫砂壶为赵佶斟着茶，正琢磨该如何向赵佶说明燕青的来意，那一旁赵佶却先开口了。赵佶觉得这房间里多了一个燕青，甚是不便。但碍着师师的面子，又不好即刻将其支走，便不得不没话找话地先与燕青寒暄个三五句，令其知趣退离以后，自己再与师师好生缠绵。

于是赵佶一面接过师师递过去的茶盅，一面随便地向燕青问道，你说你是唤作燕青燕小乙是不是？你是何方人氏呢？燕青道，回皇上话，小乙自是大名府人氏。赵佶嗯了一声道，大名府离汴京不算太远，你也不时常来看看你的表姐？燕青不由得与师师的目光一碰，又迅速避开，向赵佶回答道，平素多有些不便处，也就疏于往来了。

赵佶笑道，那么显见得你此次来京，是有事必得求你表姐不可的了。你来京所求何事呢？燕青又与师师交换了一下目光，稍稍一顿，断然直言道，小乙是欲托师师姐带一句话给皇上。赵佶微笑着呵了一声道，你要带话给朕？现在朕即在此，你有何话，直接奏来可也。

燕青遂向赵佶庄重地再揖一礼，朗声道，多谢皇上开恩。小乙要带给皇上的话是，山东梁山泊义军总头领宋江，为商讨接受朝廷招安大计，望请觐见皇上面议。

此言一出，房间里顿时变得静可闻针。

本来赵佶思忖，燕青之所求者，若非银两帮衬，就是想谋个官职。这都不是什么难事，能满足他就适当地满足了他得了，图个师师高兴就行。他万没料到，燕青张口吐出的，竟是这般石破天惊之语。

一时间，赵佶狐疑地盯住了燕青，师师则紧张地盯住了赵佶。片刻之后，赵佶喑哑而严厉地对燕青喝问一声，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燕青坦然地向赵佶抱拳回答，实不相瞒皇上，燕青乃是梁山泊步军头领之一也。

赵佶陡吃一惊，本能地站起身来就要呼喊侍卫。燕青未等赵佶呐喊出声，抢上一步逼至赵佶面前，软中带硬地道，请皇上少安毋躁，容燕青把话说完。若是惊动外人进来发生误会，恐对皇上龙体安全不利。

师师亦疾趋前劝道，皇上莫急，小乙并无恶意，不妨听他说完再作道理。

赵佶多次听说过梁山好汉如何如何厉害，他对眼前这个燕青虽不了解，但从燕青周身透出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和威风上，看得出此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自己带来的那些宫廷侍卫未必是他的对手。况且燕青近在咫尺，若要动手，顷刻便可将自己擒于股掌之中，侍卫就是赶过来，又奈其何呢？

审时度势，赵佶知道现在任性不得。但心里的一团火却窝得他实在难受，他便转向师师斥道，这厮是梁山泊强人，你为何不告诉朕？师师慌忙跪倒，口称贱妾知罪。

燕青正色地对赵佶道，皇上容禀，此事却怪不得我师师表姐。小乙投奔梁山泊之事姐姐一向不知。方才小乙正要对姐姐诉说遭受小人陷害，被迫落草梁山的原委，皇上就来了。所以一切来龙去脉、情节

缘由，其实皆尚未及告诉姐姐。皇上若要怪罪，罪责只在燕青身上。

赵佶见状，觉得不便当着燕青深诘师师，将局面弄僵，乃做出一副宽容姿态，让李师师平身。师师谢恩起身，就势劝慰赵佶，皇上请坐下吧，有话慢慢说来。

赵佶就坡下驴地坐回去，故作威严地对燕青道，朝廷早有招安旨意下达，尔等既欲接受招安，自与当地州府接洽便是。燕青道，方才小乙向皇上禀奏得很明白，关于招安事宜，我们总头领宋江请求与皇上面议。

赵佶听着燕青语气和缓而内里强硬的话，心里很不受用，皱了皱眉头道，朝政事务自有各部大臣各司其职，尔等有何事需要协商，可以去找相应的衙门，不必直接来找朕。燕青道，若是如此，这招安之事，恐就做不成了。赵佶不悦地哼道，怎的便做不成？

燕青平心静气地徐徐言道，此中的道理，皇上一听便知。梁山泊聚众起义者，多为朝廷上下的权臣奸宦、污吏贪官贪赃枉法、处事不公、横行霸道所逼。那些官吏与我梁山弟兄结怨甚重，纵然我等有化干戈为玉帛之心，他们亦断不会有容我等归顺之意。如果招安之事与他们去洽谈，其间不知会生出多少枝节，弄出多少手脚，到头来终是很难谈得拢。而且我梁山弟兄对他们的任何承诺，也都是信不过的。如此去谈，招安大计显见得必将成为泡影。招安不成，固然对我梁山泊不利，对大宋王朝宁有利乎？目下我梁山弟兄所衷心信赖者唯有皇上，以为唯得皇上之圣谕，方能扫平一切明障暗礁，而令大事顺利成就。是以，我山寨的总头领宋公明哥哥才不避艰险，亲赴汴京求见。我燕小乙才不揣冒昧，来找师师表姐牵线搭桥。其间之诚意苍天可鉴，此中之苦心望皇上明察。突兀冒犯之处，亦唯乞皇上谅赦也。

燕青一气呵成的这一席话，堪称言简意赅、情理并重，说得赵佶不禁暗自点头。尤其是听燕青说到梁山弟兄所衷心信赖者唯有皇上

时，心里大为受用，而且还颇有些自豪和感动，那脸色便明显地缓和下来。

由于知道眼前这个英武的梁山泊头领不会对自己构成人身威胁，皇帝的威仪在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赵佶的身上。师师敏锐地察觉出了赵佶的情绪变化，知其已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燕青的敌对戒备心理，就趁机帮助燕青进言道，贱妾斗胆插一句嘴，不知皇上允准否？

赵佶道，此处无有外人，你但说无妨。

师师道，贱妾尝闻，民心乃君临天下之根本。今梁山泊万众一心皆仰系于皇上一身，其至诚之情实可珍贵也。倘得皇上圣谕亲慰，料其必感皇恩浩荡而立志弃旧图新。若天下绿林望风而追效，则四海之内俱可无忧矣。贱妾见识浅陋，不知言之当否，请皇上慎思而明断之。

燕青听师师补充的这几句话，虽然简短，却十分得体有力，不禁悄悄向师师送去了感激的一瞥。

赵佶坐在那里端着一副漠然的架子，其实心里已经被燕青和师师说动。招安梁山泊的大略既定，他是希望早一点做成，以便腾出手来去进行北伐大业的。现在梁山泊的总头领宋江亲自带人来京会谈，其意属归降的态度不言自明，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至于其提出的必得先与皇上面议的要求，看似有些过分，实则可以理解。

赵佶清楚蔡京、童贯派系对招安梁山泊义军的坚决反对态度，由此而不难想象他们与梁山泊诸头领的种种过节和宿怨，不难想象他们会制造种种麻烦阻挠招安，也就不难想象梁山泊义军对他们的高度戒备心理。这个矛盾不解决，招安大计确实很难谈成。

梁山泊将解决这个矛盾的希望寄托在了他徽宗皇帝身上，这是颇令赵佶欣慰的。赵佶由此而明显地感受到了作为万民主宰，才能享有

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是的，这个矛盾是应当由他来解决。他应当通过这件事显示出自己的不可忽视、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让所有的臣属都看到，朝政大计必须依朕的意愿而定，而不可能由某一个权臣的意愿而定。

由自己亲自解决此事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燕青和李师师都着重提到的，可以使梁山泊上下直接地感恩于皇上，效忠于皇上。

这一点很重要。梁山泊人马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驾驭得好，可以使其起到平衡朝中的政治势力的作用。赵佶虽然倚重于蔡京、童贯、高俅等人，却并非没有对他们气焰过甚危及皇权的警惕性，他时常也在官职任免等方面搞一点平衡措施，但是效果不大。如有梁山泊这一拨人马在手，就多少能够加重一点平衡砝码。各派系的政治力量均衡了，相互间的制约性便加大了，各派系欲巩固发展自身的势力，就不得不仰仗皇上的支持，皇权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乎便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历来君王的驭臣术。亦被各级官员活学活用之为驭下术也。

在这样的心理活动基础上，赵佶已是在心中暗许了亲自接见宋江，然而却不当场表态。大凡所谓的大人物处理事情，都是这个德行。明明是当时可以拍板的事，一般也不爽快地吐口，而是端着个盛气凌人、高深莫测的臭架子，模棱两可、面无表情、语气深沉地说，这件事嘛，我们尚须研究一下再定。让人产生一种不得要领的惶然之感，以显示此事多么难办，我可是在帮你的大忙，事成之后你不能不对我感激涕零、感恩如山也。

皇帝不是一般的大人物，这个架子是必须端一端的。

赵佶装模作样地沉吟一刻，慢条斯理地对燕青道，你的要求朕已然听明白了。是否有必要与你山寨总头领宋江面议，朕还要斟酌。你可暂回寓所，让你们那宋总头领听候朕的旨意可也。

燕青知道，立逼赵佶当时就应承也不现实。只要赵佶没有回绝面议的要求，便已有八九分的把握，何况还有师师在侧吹风，估计事成无虞。他向师师看了一眼，师师回了一个让他放心的目光。于是燕青便向赵佶叩谢道，谢皇上宽赦草民惊扰之罪，小民即去回禀我山寨宋总头领，在寓所恭候皇上圣谕。言毕，燕青起身向师师揖道，有扰表姐，那么小乙便告退了。

师师陪燕青走出房间，唤了蕙儿送燕青从后门离开镇安坊。在院中当值的宫廷侍卫见蕙儿带了一个陌生男子从师师的房间里出来，甚感奇怪。由于事涉皇上的隐私，他们不敢多嘴询问，只能各自在肚子里猜测嘀咕一番。

燕青赶回泰和旅店，立即将此行镇安坊的情形向尚未成眠的宋江戴宗做了汇报。宋江感到事成有望，心头的悬石落地，很高兴地夸赞燕青机智勇敢、机敏灵活，善于随机应变，果然不负众望。这时已过午夜，大家都乏得不行，三个人就分头睡去。宋江和戴宗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燕青虽也困乏得紧，一时却睡不着，麻麻乱乱地觉得有许多事情在脑子里纠缠着，却又理不出个头绪。一闭上眼睛，便看见忽而师师忽而赵佶地在面前晃来晃去。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挨了将近两个时辰，直至临近酉时，方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回头再说李师师。一俟送走燕青，她便向赵佶跪地叩首道，贱妾让皇上受惊了，贱妾罪该万死。皇上欲如何治罪，贱妾俱无怨言也。

赵佶对李师师串通燕青向自己搞突然袭击的做法很是恼火，原打算狠狠地训斥她几句，见师师先自认错请罪，倒不好意思再声色俱厉了。他冲师师挥挥手道，你且起来说话吧。今夜之事，虽是令朕颇感意外，却亦十分有趣，想来颇堪咀嚼回味也。说着，赵佶复坐于椅上，招呼师师至近前道，不过嘛，朕要问你几个问题，你须如实回

答，不得稍有欺瞒。实话实说，朕赦你无罪；若有半句谎言，数罪并罚。

师师敛容低首道，皇上请问吧，贱妾断不敢有一字欺君。

赵佶狡黠地看着师师，拖着长腔问道，头一个问题，你与那个燕青燕小乙，果真是表姐弟关系吗？

这个问题是在李师师意料之中的。似燕青这样一个风流俊俏的青年男子出现在师师的身边，不引起赵佶的疑心和醋意，那才是奇哉怪哉。师师知道，什么所谓的表姐弟之说，赵佶根本没有相信。自己不实说，日后赵佶也会去调查，是瞒得了初一瞒不了十五的事情。听赵佶问出来，她便索性坦然地答道，我与燕青虽以表姐弟相称，实乃干姐弟也。

赵佶问，这干姐弟关系又是从何而来？师师据实答道，乃是燕青初次慕名造访之时，因双方互有好感而结为姐弟的。赵佶听了很不受用，哼了一声又问，如此说来，你与那燕青必是常有来往了？师师道，非也，说起来皇上或许不信，连同今夜这一次在内，燕青统共只来镇安坊见过贱妾三次。

赵佶道，这恐怕不太可能吧，你要说实话。师师直视着赵佶的眼睛道，我若对皇上说谎，不日即遭雷劈。赵佶忙止住她道，你说是实话就罢了，何苦发这等不吉之誓。只是朕观你与那燕青的关系似非寻常，寥寥三次之交，何致竟如此耶？

师师微叹道，人与人之关系远近，不全然在于交往多寡。意气相投者，远在天涯可为密友；志趣相左者，朝夕相伴亦如陌路矣。赵佶道，照你这么说，你与那燕青乃为意气相投之密友了？你与他密到了何种程度呢？师师道，皇上欲问的是，师师与其有无男女私情吗？师师可以坦言之，师师与燕青仅止姐弟关系。赵佶道，但你们毕竟不是真正姐弟，既然两情相悦，何故自设樊篱？

师师朗声答道，因为有了皇上！若非皇上于贱妾与燕青初识不久即驾幸镇安坊，师师此刻情形如何，殊难逆料。赵佶盯住师师逼问，此话怎讲？

师师道，皇上恕贱妾沥胆直言。在贱妾未遇皇上之前，燕青诚为师师平生所遇中最为钟情的一个男子。彼时只消他一句话，师师竟或义无反顾地随其而去，也未可知。但自从贱妾有幸得遇皇上，情形便大有不同了。

赵佶眯起眼睛看着师师道，你的意思是说，朕与那燕青相比，胜之多矣？师师道，世上何人堪与皇上比肩？赵佶道，你指什么？朕的权势吗？师师一哂道，皇上视师师是独慕权势之人乎？

赵佶微微点了点头。他对李师师这话还是比较相信的。师师亲近他，确非趋炎附势，实因兴趣相投。

此刻赵佶的心情有点复杂。方才燕青与师师的眉来眼去，他多半窥在眼里；师师称她与燕青仅有三面之交，仅为姐弟关系，他也基本相信。但这并不等于师师对燕青不存有另外一种感情。实际上，在师师的话语里已直言不讳地坦白了这一点。平心而论，赵佶对这个英武干练的年轻人印象不坏，但牵涉在李师师心目中的位置问题，赵佶就感到不大舒服了。

除了年岁稍长了点以外，无论权力、财富、学识、文采、容貌、风度，哪一样朕不是四海之内独拔头筹，怎的她李师师心里还留有燕青的一席之地呢？赵佶不由暗嗟，欲独占一个女子的芳心，使之心无旁骛，何其难乎哉。

不过，无论怎么说，在这场魅力角逐中自己还是胜过了燕青那样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这是足堪欣慰的。想到这一点，赵佶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他饮一口茶润润嗓子，接着道，朕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现在朕问你第二个问题，燕青是梁山泊中人，你以前真的不

知吗？他今夜来此，是否事先早有沟通？

师师道，回禀皇上，燕青在梁山泊落草之事，贱妾此前确实一无所知。方才贱妾正问他落草缘由，他只说得一句是遭小人陷害，皇上便到了。他托贱妾联络觐见皇上之事，亦是刚刚道出，并无预谋。贱妾对今夜发生的事亦感十分突然。

赵佶道，可是朕瞧你与那燕青一唱一和，却端的是默契得很。你们事先既无沟通，为何你便如此配合帮助与他？师师道，皇上以为师师在独为燕青帮忙吗？实则贱妾主要是在帮皇上呢。赵佶不禁扑哧一笑道，你这张巧嘴倒会狡辩，怎的便主要是在帮朕？

师师郑重其事地道，招安梁山泊军马不是朝廷已然确定下来的方针大略吗？皇上数次说过对此事念之甚切，贱妾都是记在了心里的。按说军国大事非贱妾可插言处，然皇上之忧即贱妾之忧，故不敢掉以轻心，稍加忘怀。今梁山头领宋江主动进京求见皇上，可见其归顺心意之诚。当此之际，招安成与不成，皆在皇上一念中也。贱妾恐皇上拘泥于常规常法，给宋江一个闭门羹，令其众心寒齿冷，异志丛生，另作他图，导致皇上运筹帷幄之宏图大策付诸东流，方不揣冒昧斗胆进言。若皇上认为贱妾不该多嘴，那么今后凡涉朝政之事，贱妾一概缄口不语就是了。

赵佶最爱看师师的娇嗔状，听了师师故作赌气的话，他不由莞尔道，你看你这脾气，真是让朕宠得越发地大了，朕何曾说过封住你的嘴不要你说话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意思，与朕的考虑大致是不差的。宋江欲与朕面议，应当说是属于非分之求，朕若拒之并无不当。但此事关乎社稷大局，朕亦可破例处之。礼贤下士也是君王的美德之一嘛。好吧，这件事过了上元节就办吧。不过事情须做得机密，免得朝中又有人聒噪，生出许多的麻烦。俟朕定下日期，宋江那里，就由你通过燕青联络便了。

师师听了忙作礼道，皇上英明。贱妾一定不负皇上重托。

赵佶点点头，对师师道，朕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方才朕与燕青言语不和冲突起来，燕青意欲不轨，你会如何行事？师师道，那种情况贱妾以为是不会出现的。燕青是个极知进退的人，绝对不会造次于皇上。赵佶道，朕说的是假如。师师很干脆地道，假如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贱妾会拼将一死捍卫皇上。

赵佶道，你捍卫了我，便是将对方置于死地了。师师道，那亦在所不惜。赵佶道，你真会那么做？师师道，会的。赵佶严肃地问，为什么？

李师师凛然回答，因为你是皇上，皇上的安危即是我大宋朝的安危。因此在贱妾心目中，皇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哪一天，果真需要贱妾为皇上去赴汤蹈火，贱妾绝无二话。

赵佶肃然动容，起身轻执住师师的玉手感叹道，朕遍观宫中粉黛，其深明大义者，无出师师姑娘之右也。

师师忙道，皇上如此褒奖，贱妾实不敢当。只要皇上宽赦贱妾惊驾之罪，贱妾就感激不尽了。赵佶豁然笑道，你今夜处事并无不妥，何罪之有，又何须赦之呢？

师师知赵佶心中已块垒全消，遂秋波一荡向赵佶撒娇道，皇上既如此体谅贱妾，何不早些个儿说，没的让贱妾提心吊胆，身上的冷汗还不曾干呢。

赵佶见师师弄出那娇娜状，身子早酥了半边，当下心猿蹿动，意马奔腾，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抚摸道，朕看看你出了多少汗。这一点汗不足道也，朕要与你淋漓尽致地再出一通大汗。边说边迫不及待地拥着师师走向里面的绣闱芳榻。

三十一

三日后的下午，宋徽宗赵佶在宫苑深处的一座便殿内召见了梁山泊总头领宋江。

整个召见过程是在十分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宋江乃是在张迪的安排下，经由镇安坊的地下通道进入皇宫，随行者仅燕青一人。便殿由赵佶的一班贴身侍从守卫，余者一概不得靠近。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时辰，进程比较顺利。

未见宋江之前，赵佶将这个梁山泊反寇之首想象为一个彪悍孔武、杀气腾腾的大汉模样，见了面方知其乃是个身高六尺余的儒士。虽说宋江生得面皮黝黑，身形矮胖，其貌不扬，然其言谈行止，却甚为温良恭俭、文雅有度，给赵佶的印象较为良好。在这样一个印象的基础上，宋江的话他也就比较能够听得进去了。

宋江这个人，在武艺方面当然稀松平常，但口才还是不错的。初见到赵佶时他不免有些紧张，谈吐尚有些拘谨，后来见皇上的态度十分平和，心情放松，口齿便流利起来。他按照早已打好的面君腹稿，有条不紊娓娓道来，首先解释了梁山泊弟兄们被迫聚众落草的情由，接着申明众弟兄皆愿归顺朝廷，改过自新，然后提出了义军接受招安的条件要求，继之说明了提出这些条件要求的理由。洋洋千言一气呵成，说得清晰明了、有板有眼、头头是道。

赵佶听着，不禁对宋江有点刮目相看。怪不得那许多的桀骜不驯

之徒甘心投其麾下，这个黑胖子当真是有点领导才能，闻其谈吐起码不亚于朝中四品官员的水平。赵佶对朝廷放着这样的人才不识不用，却将其逼上了反途，颇感一丝惋惜。

听罢宋江的陈述，赵佶想了一下，认为大致上无甚不当之处。梁山泊提出的朝廷应当保证兑现的一些接受招安的条件，乃是出于维护其自身安全和基本利益的需要，设身处地想来可以理解。唯对惩办大小贪官污吏以平民愤一节，赵佶指出须按朝廷的法律程序行事。亦须考虑到社稷的稳定，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的最高利益着眼来决定处理方法，不可能梁山泊方面提出要求惩办哪个就惩办哪个，也不是凡属贪官污吏就必办。某个官员如对朝廷对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使劣迹斑斑、罪证确凿，暂时也不能惩办。

宋江明白赵佶这是在庇护蔡京、童贯、高俅一伙，也知道单凭梁山泊这点力量，欲将这一伙奸佞整下去是不现实的。提出这一条，其实是梁山泊的一种以攻为守的自我保护策略。于是，宋江对皇上的意思也表示了深刻的理解，唯望是非自在皇上心中。

接下来，宋江就有关招安的若干细节问题与赵佶进行了磋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大，会谈的气氛便更加轻松和谐。赵佶提出事情既要做就要抓紧，宜速不宜迟。宋江表示回去后即可着手进行准备，全体人马可望在春季拔寨赴京。赵佶首肯之。

这时宋江就呈上了梁山泊草就的接受招安条款，请皇上批裁。赵佶欣然在其上批下“照准”二字，并加盖了御宝。宋江珍重地将御批揣入怀中，示意燕青取出一方价值连城的罕世翡翠献与赵佶，赵佶笑纳，请宋江、燕青在宫里小用便宴。宋江知道这其实是赵佶的送客之语了，乃谢恩固辞，与燕青同向赵佶再拜而退。

进京的主要任务顺利完成，梁山泊一行数人皆大欢喜，如释重负。

次日，宋江要去拜会几位梁山泊义军在朝中的秘密关系。这几个秘密关系皆官居三品以上，皆与蔡京一派不和。梁山泊义军无论是在接受招安之前还是之后，这些人对他们来说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友盟力量。宋江打算集中一天时间将这项工作做完，然后便动身离京。

岂料就在这一天里，出了意外。

这意外是李逵惹出来的。

原来宋江因见燕青机灵稳重、处事得体，去拜会朝中的秘密关系时仍点名只带燕青一人。李逵就老大不满地叫道，宋江哥哥恁地偏心，单瞅着燕小乙顺眼，倒嫌俺铁牛这张脸生得丑陋，带不出去。宋江笑道，你这鸟嘴一张便胡吣，谁嫌你丑来着？我这是去拜会朋友，没有十分的危险，有燕青随行也就够了。你若跟去，那些个繁文缛节哪里受得了，倒没的让你难受。若有需要护卫厮杀处，哥哥岂能丢下你。

李逵道，我看此行难得有厮杀之事。宋江道，没有厮杀最好，大家都落得平安。李逵道，那铁牛却做什么来了？你们都乐得平安了，我却在这鸟店里捂出一身绿毛来。京城到底是个什么鸟样，铁牛一眼未曾得见。

宋江想想也是，这两日让戴宗、李逵他们一直待在店里，不曾出门一步。戴宗倒无所谓，对李逵来说确实难挨。现在大事已成，离京在即，不妨放他出去转转，也算不枉来京城一遭。他便发话让戴宗次日带李逵在城里游览一下开开眼界，只留两个亲随在店里候着，以备不时之需即可。

戴宗面有难色地道，带铁牛兄弟出去走走倒不难，这汴京城里的大街小巷我都熟悉。只是倘铁牛兄弟一时不合意，使起性子，戴宗怕是管束不住也。李逵连忙磕头作揖道，管束得住管束得住，出了这旅店的门你戴宗哥哥便是我爹，你说向东铁牛绝不向西就是了。

戴宗心想到时候恐怕就不是这般说了，但碍着宋江的面子，他也不好坚决不应承这桩差事。好在这李逵既无购物嗜好又不解什么风情，好歹地敷衍着领他走马观花转几条街即回便了。

次日一早，宋江与燕青就匆匆去办公事，随后戴宗带着李逵也出了店门。

李逵一出旅店，便如鸟离樊笼大觉畅快，数日来的憋闷烦躁一扫而光。走在繁华热闹、行人接踵、店铺林立的汴京街头，他只觉得这也奇妙那也新鲜，东顾西盼、目不暇接的神情恰似顽童一般。戴宗感到这位铁牛兄弟实在纯朴可爱，却不敢放松对他的监督提醒，但闻李逵发出鲁莽粗鄙、幼稚可笑的言语，就赶紧悄悄地拉其衣襟。李逵便依着诺言乖乖地缄口。

一个上午游玩下来，痛痛快快，平安无事，戴宗的心就放下了大半。

正午时分，两人进了一家饭铺。李逵提出要喝点酒，戴宗不允。李逵央告道，戴宗哥哥可怜一下铁牛则个，在山寨时铁牛何曾一日离了酒？偏偏到了这汴京，倒一滴酒也沾不得了。这几日铁牛嘴里直淡出鸟来！今日铁牛只少喝两口略解解馋，好戴宗哥哥，就请成全铁牛一回吧。

戴宗见李逵闻了酒香那般抓耳挠腮的模样，觉得既好笑又不忍，想着这一上午这厮还算听话，吃罢饭再胡乱转转就回去了，让他略饮几口，料也无妨，心里一软便道，下山前有约法三章，是不许你沾酒的。眼见你憋得实在难受，看在兄弟情分上，我戴宗斗胆允你破一回戒，你却不得与我贪杯惹事。李逵忙道，哥哥放心，你看这半日，铁牛是不是乖得像只老猫？戴宗道，吃罢酒我们就不再逛了，回去睡觉。李逵满口应道，使得使得。

于是戴宗就依着李逵，要了些酒肉菜蔬上来。两人边吃边聊。

李逵悄声问戴宗，你看这招安的事能成吗？戴宗道，看样子八九不离十。李逵撕酱肉往嘴里塞着，慨叹道，这事铁牛看可是闹腾得有点滑稽，早知道到头来有这一出，我们还上山起什么鸟事。戴宗道，你不能这么想，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须顺时应势，方能立足于天地间也。这些事情宋大哥比我等看得长远，我等只听宋大哥的主张就是了。

李逵道，铁牛自然是事事听宋大哥的，不然为何宋大哥一说这事定了，铁牛便屁都不曾再放一个。但是朝廷那帮鸟官，我横竖是看不惯的，以后若要与他们共事，铁牛绝对做不来，少不得自回乡下种地去便了。戴宗道，你做不来别人就做得来吗？受了招安我们也是聚在一起不要分开的。宋大哥与皇上主要谈的就是这个条件，已经得到皇上恩准，你就无须担心了。李逵摇头晃脑地道，宋大哥心眼太敦厚，我怕他上了皇帝老儿的当。

饭铺里陆续进来的顾客越来越多，戴宗恐身旁有耳，便止住了李逵的话头催促道，这里不是说话处，我们快点吃过走吧。李逵应着就完就完，嘴上就忙个不停，直到将桌上的酒菜席卷得盘干碗净方才罢手。离座时尚不停地打着酒嗝嘟囔太不尽兴了，进了趟鸟京连一顿饭也不曾吃得痛快。戴宗哭笑不得地拉着他，像哄小孩似的哄他道，这顿饭算我没招待好，待回山后再专门请你一顿，一定管你个一醉方休好不好？

出了饭铺，戴宗便要带李逵径直回旅店。李逵道天色尚早，我们又不是去奔丧，着什么急，慢慢转悠着往回返吧。戴宗考虑顺路再让李逵逛几条街亦无不可，就点头道，其实这汴京的热闹处大同小异，看了一处就等于看了十处，你愿意多走走，咱们就拐个弯再瞅他一两处，你看看我说得是也不是。遂带着李逵踅向另一条商埠大街。

是日天气晴好，午后的阳光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颇有点小阳春的感觉。戴宗与李逵信步行来，领略着熙熙攘攘、五花八门的天街景

象、市井风光，十分闲适惬意。不知不觉间，半条街就溜达了下来。

正行间，忽见前面围了一群人，正在吵吵嚷嚷。李逵素喜热闹，说一声看看那厮们在争吵什么，就扯大步向吵嚷处走去。戴宗一把没拉住他，连忙追着叫道，管他吵什么，不关我们的事，走吧走吧。李逵一面向前走着一面道，有热闹不看白不看，我只看一眼便走。戴宗拗他不过，只好随了他去。

就因看这一眼，李逵闹出了祸事。

原来这里是有五六个大户家丁模样的人，在强扭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往一驾马车上拽。旁边有一对五十岁上下的老夫妻正百般哀告阻拦，与那几个家丁纠缠得不可开交。

李逵好奇地问旁观者，这是出了何事？旁观者多摇头不语。一个老者悄声告诉他，这家老夫妻是卖糖瓜的，前日不知怎的，在街上蹭脏了朝中大员蔡攸的缎袍。那袍子说是价值白银千两。这老夫妻哪里赔得他起，蔡府就派了人来，拉他们的女儿去抵债。说到这里，老者将声音压得更低道，什么抵债不抵债，分明是姓蔡的看上了这家姑娘，找个借口来抢罢了。

李逵的火气就撞了上来，问道，这等无理之事怎的没人管呢？

戴宗挤上来，暗暗拉他一把，示意他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李逵省得戴宗是怕自己惹事，强忍着心头的不平之气随戴宗向人群外走，却忽然听得传来一声惨叫。回头看时，但见是那老爹被一个家丁打翻，满脸皆是血污。另一个家丁又一脚向那老娘踹去，那老娘被踢中心窝，登时就疼得蜷缩在地打起滚来。

李逵生来最见不得恃强凌弱的勾当，见此情形焉能忍耐得住。加上方才喝了点酒，虽然不多，却也有些亢奋作用，此刻头脑一热，早将宋江的约法三章丢到爪哇国里，膀子一甩，挣开戴宗，大步流星地

返身回去，拨开围观人群冲到那帮虎狼家丁面前，怒目戟指道，你这几个鸟人住手！堂堂皇城，天子脚下，就敢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还有他娘的王法吗？

一个为首家丁不屑地瞅瞅他道，我操，想论王法，行啊，你找我们蔡大老爷论去。

李逵怒道，你少拿那姓蔡的狗头吓唬人，先将这姑娘放了，你黑爷爷再与你等理论。

为首的家丁喊一声道，你这厮竟敢辱骂蔡老爷，来呀，弟兄们拿了他。众家丁便一拥而上，来拿李逵。李逵岂容得他们近身，当下拳脚齐出，没上几个回合便撂倒了三四个家丁。

戴宗欲待阻拦李逵动手，已是来不及了。他只能也抢步上前，欲出手帮助李逵脱身。李逵却推他一把道，哥哥快去帮那一家人逃命，这几个鸟人铁牛自能对付。戴宗道，休管那么多了，我们快走吧。李逵已是性起，圆睁着豹眼吼道，今日若不救了那一家人走，铁牛便死在这里。

戴宗知道，这李逵的性子一旦发作起来，九头牛也拉不回去，心里暗自叫苦，只好依其言转身奔过去，从马车上拉下已经吓呆了的女孩儿，又逐个扶起老夫妇两个，掏些碎银给他们，嘱其赶快携带细软远走高飞。老夫妇涕泣谢了，带着女儿仓皇而遁。

戴宗忙完这些，回身再去找李逵时，形势已大为不妙。

原来那几个蔡府的家丁根本不是李逵的对手，蜂拥而上非但没占到一点便宜，反被李逵一通老拳捶打得俱都鼻青脸肿，臂断胯折。然而他们的厮打却引来了一队巡街的禁军，此时逻卒们已将李逵团团围定。

李逵见这阵势，明白事情是闹大了。他怕戴宗冲上来营救自己一

并吃拿，便扯开嗓子大叫道，今日这事是老子做出来的，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旁人莫管，谁也不用管。

戴宗心知这话是放给他听的。他揣度眼前的形势，如果自己冲上去硬拼，非但救不出李逵，连个回去报信的人也没了。遂不得不且撇下李逵，赶紧撤步抽身闪进一条小巷，抄近道飞奔回泰和旅店。

戴宗赶回旅店时，宋江和燕青亦刚回店不久。这大半天的工夫，宋江、燕青秘密拜访了两家关系，晤谈甚洽。二人回来略作休息，准备晚上再去拜访一处。宋江刚宽衣解带欲躺下小憩，便听得脚步声急匆匆而来，紧接着见戴宗满头大汗地一步闯了进来，就知是出了大事。

宋江忙坐起身来问道，何事如此慌张？戴宗道，李逵兄弟捅出了天大的娄子也。遂将在大街上发生的事简捷地向宋江禀报了一遍。

宋江听了叫苦不迭，深悔自己不该一时心软，放了这头野牛出去溜达。如今这厮落入了官兵之手，又与蔡府结了仇，只怕是性命危在旦夕矣！他急得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命亲随速唤燕青过来商议。

燕青听过事情原委，沉着地想了想道，祸事既出，急也无用。目下之计，宜先打探出李逵兄弟被押往了何处，再想办法去疏通关节救人。宋江点头道有理，即命店里派出两个机灵的伙计，带上那两个亲随分头去打探消息。

李逵这件事闹得动静不小，街头巷尾多有议论，打探起来不太费劲。两路探子很快便先后返回，带回来的消息基本一致：捉拿李逵的逻卒属开封府管辖，但李逵吃拿后即被蔡攸派人提走了，现在囚于蔡攸府里。而且，据说已有人识破了李逵的真实身份。

面对这个情况，众人都觉得棘手。蔡攸的关节不是一般人能够打得通的，何况其人属于与梁山泊义军有过节的一派，这回当街打了他

的家丁，坏了他的好事，他岂能不将李逵置之死地而后快耶？

燕青见宋江百般无计，深思了一阵，带着几分无奈道，可制约蔡攸者唯皇上也，只好再请李师师帮一回忙了。

宋江应道，使得使得，就有劳贤弟再拜托一回李师师吧。你可先付她酬资五百两银子，事成之后再予重谢。

燕青一刻也未延搁，马上就动身赶至了镇安坊。

这一回，燕青是径直从镇安坊的正门而入。张迪安排宋江和燕青经由镇安坊里的地道进宫，李姥姥是见到了的。李姥姥虽不知道，亦不敢问事情根由，但是明白了这燕青与皇上有些瓜葛。今见燕青理直气壮地言称有要事须见师师，便不敢怠慢，连忙巴结着让一个丫鬟引了他去。

燕青见了师师，顾不得寒暄，就将李逵闯祸被拿进蔡府，欲求皇上下旨赦免之事急切述明。说罢，即奉上了那五百两飞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银票。

李师师沉着脸道，小乙，你若是拿我当姐姐看，便休提银子的事。燕青只好讪讪地将飞钱收回。师师笑一笑道，这就对了，我若图你的银子，只怕这点银子还不够呢。那蔡攸在京城里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百姓皆忍气吞声，无人敢置一喙，也只有你们这些人才敢打他的家丁。李逵兄弟打得好，打得痛快。就冲他这份侠肝义胆，我李师师也要尽力救他一命。

燕青拱手谢道，多谢姐姐如此仗义。不过要救便须动作及时，迟了恐怕李逵兄弟性命难保。

师师蹙了蹙眉道，说得是。可若是等着皇上临幸行院，那可是没准的事，三日两日也是他，十日八日也是他。燕青道，如此岂能耽搁得起？师师又思忖片刻，果断地道，如今事急，只能是我冒昧去找皇

上了。遂决定让燕青暂在她房中等候，吩咐蕙儿带上赵佶所赐的通行御牌，随她连夜从地下通道进宫找赵佶。

燕青蕙儿皆觉她的这个决定有些冒险，但事非如此，别无良策，因而亦都十分佩服她这种义薄云天的肝胆。

当初赵佶赐给师师御牌时，师师没觉得它有什么用处，不想今夜它正经派上了用场。因有御牌开路，师师和蕙儿得以顺利进宫。值守地下通道宫里大门的太监是认得师师的，虽感师师来得有点突然，却是不敢妄加阻拦，验过了御牌即刻放行，并很殷勤地为师师指点了皇上寝宫的去向。

然而再往里面走时，师师遇上了麻烦。

这宫里的道路，原是纵横交错，十分复杂，师师又从未进来过，走来拐去就不辨东西了。正当师师与蕙儿挑灯寻路之际，就见迎面有十数名宫女太监打着灯笼，簇拥着一个人逶迤而来。

此人不是别个，正是在心里视师师为死敌的刘安妃。

这些日子，除了临幸镇安坊，赵佶一如既往，临幸刘安妃的次数仍在诸妃之上。但是这刘安妃过于拔份、逞强，不甘与人分享，但凡赵佶驾御他宫，她便很不受用。今夜赵佶去了郑皇后处，刘安妃独坐宫闱里，不免寂寥郁闷。因见外面月色皎洁，便唤了侍从跟着，出来走动散心。一行人在宫苑里转悠了一圈，渐觉夜深寒重，正待返回玉真轩时，恰就碰上了师师和蕙儿。

走在前面的太监一眼看出师师、蕙儿不似宫里之人模样，举灯大喝一声，哎，前方何人？师师忙答道，我有要紧事来找皇上，请问公公该怎么走？

刘安妃听得这话蹊跷，紧迈两步走上来问道，找皇上？是什么人跑到这里找皇上来了？李师师看出刘安妃身份尊贵，恭谨作礼道，回

娘娘话，民女乃镇安坊李师师，有急切之事要面见皇上，恳望娘娘指引则个。

刘安妃大吃一惊，这李师师怎的三更半夜跑到皇宫里来了？

她对师师是素闻其名、未谋其面，此时不觉借着灯笼的光亮端详了一下。从来灯下看美人是韵味倍增的，灯影中的李师师自然是美艳无双，恍若仙人。这一端详，就端详得刘安妃妒意大发，又想到前一阵林灵素屡做手脚非但没有整治了李师师，反倒差点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刘安妃顿时怒火升腾，厉声喝问，你这青楼粉头，是如何进得宫来的？

师师回道，是持皇上赐予的通行令牌进的宫。

此言一出，更搅翻了刘安妃心里的醋罐子。她冷冷一笑道，你休拿御牌来唬人，宫苑禁地是你这等人可以擅闯的吗？师师道，民女知道宫禁不得擅入，但民女确是有要紧的事须马上面见皇上。刘安妃道，什么要紧事，你且说与本宫听听。师师支吾道，此事是要见了皇上才说得的。

刘安妃见状，思量这骚货能有什么要紧事？这个时辰来找皇上，除了要与皇上睡觉，还会有别的事吗？想到这一点，她不禁勃然作色道，你这贱货言语支吾，行动鬼祟，分明是图谋不轨。来呀，与我将这二人拿回去细细审问。

随行的太监应声就要动手。蕙儿急挺身挡在师师身前，大喝一声，且慢！然后不卑不亢地看着刘安妃问道，请问您是哪位娘娘？

一个太监狐假虎威地哼道，小贱人你听着，咱家娘娘，便是后宫里赫赫有名的刘安妃。怎么着，安妃娘娘拿你不得吗？

蕙儿毫不畏惧地顶着他的话道，拿是拿得，但也须拿得罪名正当。我们手持御牌求见皇上何罪之有？皇上既赐我师师姐通行令牌，

就是允她随时可以觐见。如有行为不当处，要定罪也是应当由皇上来定才是。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安妃娘娘？

蕙儿这一席话，虽然说得口气徐缓，内容却是句句据理，十分强硬，直顶得刘安妃眼前火星乱迸。她是在宫里颐指气使惯了的人，何曾受过这等顶撞，当时便气得浑身颤抖，戟指着师师和蕙儿叫道，你们就由着这小贱人胡说吗？快与我将她两个拿下，快点拿呀！

太监看着师师和蕙儿全无惧色的样子，心里都有点打鼓，生怕事情处置不当，触怒了皇上。但刘安妃的命令亦是违背不得。他们犹疑着，相互看了看，正要一起上前拿人，却忽听到一声拖着长腔的尖叫：皇上驾到—

几个太监慌忙收手。刘安妃也兀自怔在了那里。

果然是赵佶驾到。

这一回倒不是赶巧了赵佶也出来赏月，而是他特意寻找过来的。

原来那地道出口的当值太监放行了师师二人后，即去将此事报告了张迪。张迪觉得事属突兀，及时禀奏了正在与郑皇后聊天的赵佶。赵佶一听，就料到师师必有非常之事，否则她绝不会随意进宫，更不会在这个时辰迫不及待地赶来。赵佶立刻找了个借口辞出郑皇后寝宫，带着张迪和两个侍从一路迎来，循着灯光就在这里找到了李师师。

赵佶迈着方步走过来，见前面围着的人多，少不得摆出一副威严神态问道，这是怎么了，都围在此处做什么？刘安妃抢先告状道，回禀皇上，是这两个人夜闯皇宫，形迹可疑，臣妾正要将其拿下审问。师师接着向赵佶施礼道，民女李师师有要事奏报皇上，冒昧持御牌深夜进宫，乞皇上恕罪。

赵佶点了点头道，持御牌入宫如同奉了朕的旨意入宫，朕赦你无

罪。遂命张迪将师师二人带去御书房，等候问话。

赵佶又回身对刘安妃安抚道，你仔细宫苑安全，诘查陌生人迹，并无过错。此事交与朕来处理，你就不须操心了。夜间天气寒冷，不宜在外面流连过久，你早点回寝宫歇息去吧。说罢，他亲手为刘安妃整了整披风，便在侍从的护随下，转身向御书房走去。

刘安妃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赵佶匆匆离去的身影，猜想赵佶与李师师在御书房里指不定如何狎戏癫狂，心窝上似钢针洞穿般一阵刺痛，两行泪水止不住扑簌簌地涌了出来。

赵佶来到御书房听了师师星夜进宫的缘由，不由得拍案恼道，宋江这厮好不晓事，刚刚与朕议定了招安方略，就纵容部下在京城里滋事，这叫朕怎生处置？

师师正色道，皇上，依贱妾之见，此话不是这般说。那李逵在城里路见不平，拔刀济弱，乃是偶然之遇，与宋江并无关涉。再说事情的起因是蔡攸家丁当街强抢民女，殴打百姓，李壮士不过是看不过去说了两句公道话，便招致了那虎狼家丁穷凶极恶的围攻。李壮士是迫不得已才还手自卫的，如何能说是他滋事生非呢？

赵佶道，就算不是他有意滋事，谁让他去管闲事的？蔡氏父子两代同朝为相，权倾朝野，党羽众多，说实话，有时连朕都不得不让他父子三分，是李逵那厮招惹得起的吗？师师道，李逵哪里知道蔡攸是什么人物，有多大势力？说到这里，她顿了顿，压低了声音道，若蔡氏父子的势力果然到了连皇上都须让三分的地步，其气焰是不是当真该杀一杀了？

赵佶听了这话，心中一动。他在朝政大事上对蔡氏父子倚重很深，一般不愿因些许小事影响彼此间的关系，因而起初不太情愿插手干预李逵的事。但师师这一语提醒了他。如果对蔡氏父子太过放纵，任其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那么对皇权构成的威胁，的确是不可忽视

的。

他看了师师一眼，缓缓地道，照你这么说，这点小事还非得朕说话不可了？

师师道，贱妾以为这不是小事。此事的是非黑白是一目了然的，皇上若赦免李逵，是秉公断案，在宋江等众的心目中皇上便是一个明君形象。皇上若撒手不管，分明是袒护蔡氏，给宋江等留下的必是昏君形象。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侍，明君乎昏君乎，关系到民心的向背顺逆。具体到眼前，就是关系到招安的成败。师师以为以皇上之天纵英明，定然会择明君之所为而为之也。

赵佶听了李师师这番丝丝入扣而又带着三分吹捧的话，呵呵笑道，你用不着拿着明君的帽子来哄朕，朕亦不敢以明君自诩，不过朕也绝非昏君。事当何为，朕自有数。说着唤了张迪进来，让他立刻亲去蔡攸府宅传达圣谕，命蔡攸对囚其府里的壮士好生款待，不得私自审讯，不得有丝毫伤害，明日一早应即释放之。至于纵奴强抢民女一节，责成其具折奏明前后情由，再酌情议处。张迪将圣谕复诵了一遍，即离宫传旨而去。

赵佶对师师笑道，朕如此处置此事，你满意了吗？师师拜谢道，贱妾知道皇上必会如此明裁也。赵佶点着师师的鼻尖道，朕还不是看你这大冷天颠颠地跑一趟的面子。你回去转告宋江，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再行事不慎惹出麻烦，朕是再也不管的了。师师诺道，那是自然，料其亦不会再有下次。

事情办完，师师便向赵佶告辞。赵佶极想就留师师在宫里过夜，但一则师师进宫已被刘安妃撞见，公然留宿多有不便，二则宋江那边还等着她的回话，赵佶情知当夜与师师共享鱼水之欢不太可能，也就弃了此念，命贴身太监备小轿送师师二人出宫。蕙儿原要随轿步行，师师硬拉着她同乘入轿里，仍经地下通道返回了镇安坊。

燕青在师师房里前后统共挨了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却感到仿佛是遥遥无期，极其漫长。直至看到师师、蕙儿步履轻盈、面色轻松而归，料得结果不错，一颗忐忑之心才放稳下来。

师师知燕青心切，不待他发问，就简洁地告诉他道，皇上已差张迪公公连夜传谕蔡府，不得审讯加害李逵兄弟，明日天亮放人。你回去告知你们宋头领，一早就派人去蔡府门前候着吧。

燕青由衷感激地长揖道，若非姐姐鼎力周旋，李逵兄弟性命危矣，梁山泊与朝廷所议之招安大计亦危矣。尝闻民间对姐姐有红颜季布之称，实不为过也。师师微红了脸道，兄弟休如此谬夸，什么红颜季布，不过是在能尽力处搭把手而已。你燕小乙的事便是我李师师的事，再多言谢，倒显得生分了。

燕青闻言，心里荡起一股暖流。他恳切地道，姐姐对小乙的情分，小乙心中自知，余者小乙便不复多言了。

师师注视着燕青，静静地点了点头。停了停，她严肃地提醒燕青道，事虽如此，你们却大意不得。蔡府在京城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断然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就算有皇上圣谕，他们不敢公然抗旨，但很难说不在暗地里做弄手脚。我的意思，你们天亮接出人后，应即刻离开京城，以免再生意外。

燕青道，姐姐所虑极是，我回去便将情况禀明宋头领，做好动身准备。一俟接得李逵兄弟出来，即径直出城去也。说罢，起身向师师辞别。师师心里忽然涌起了一层难言的留恋酸楚之情，脱口叫道，小乙兄弟且等一等。

燕青问，姐姐还有话要吩咐吗？师师腹内自有千言，却是无法道出。默然了一瞬，她幽幽地问了一句，今后你还会再来看姐姐吗？

燕青焉听不出这句平静的言语下面掩抑着的情感波涛，他心中顿

时亦不禁狂潮汹涌，差一点就要张开手臂将师师紧拥进怀中。蕙儿不知何时已知趣地退出了房间。师师与燕青相距咫尺，迎面而立，呼吸急促，热血奔腾。这时只要燕青稍稍有一点放纵的表示，两股滚滚的情波顷刻间便可交汇成惊天的巨浪。

但是燕青在这一刻清醒过来。

燕青清醒地想到了赵佶，想到了自己和师师的现实处境，更想到了自己所身负的重要使命。他以极大的定力遏制住了情感和生理的冲动，隐含着一丝无奈，冷静地对师师低低地说道，小乙自然是愿意经常来探望姐姐的，只是那样恐对姐姐不便。

燕青的冷静帮助师师渐渐平抑了情绪，她长吁出一口气，哀婉地叹道，是的，你的意思我明白，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啊。无论你来与不来，反正在姐姐的心里，永远装着你这个弟弟。燕青满含深情凝视着师师波光闪闪的眼睛道，小乙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忘记姐姐。只愿姐姐过得昌顺平安，无忧无虑，小乙便心安了。

师师含泪带笑道，姐姐也愿你诸事平安，逢凶化吉。今后有用得着姐姐的事，千万来找姐姐，姐姐为了你小乙兄弟，什么都做得。燕青见师师说着又激动起来，忙果断地对师师抱拳道，姐姐的话小乙记下了。请姐姐保重，小乙去也。

师师陪燕青走出房门，唤了蕙儿去送燕青。她站在廊下，一直望着燕青在灯笼的导引下消失在甬道尽头。想到自此一别，又不知何日才能再聚，师师心里忽悠悠地一阵空落，仿佛坠入了一个无底深洞。

正如李师师所料，那蔡攸接了赵佶放人的口谕，明里不敢抗旨，私下却大为光火。他感到很蹊跷，不知这条胆敢与自己作对的黑厮如何有通天能耐，竟然能将皇上的关节打通。次日放出李逵后，他就一面派人盯着李逵的去向，一面前往蔡京处找其父商议。

蔡京在府中正与童贯议事，两人听蔡攸叙说过捉放大闹京城的黑大汉之事的来龙去脉，高度重视起来。他们揣测这必是梁山泊贼人在京活动，而且恐怕是已经与皇上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皇上相当程度的信任。事态比较严重，不能放虎归山。蔡京授意童贯速派亲信扮作强人，暗将与李逵接触的所有人等全数跟踪，拿下密审之。

然而宋江等人在李师师的提醒下，已事先采取了严谨的防范措施。戴宗奉命接到被放出蔡府的李逵，假作住进一家客店，实则是前门进后门出，从那客店里穿堂溜出去后便直奔城门。宋江、燕青等早已准备妥当候在城门边，众人会合了即纵马扬鞭出城而去。待蔡府的探子和童贯的杀手闯入那家客店寻人不见，醒悟过来是中了金蝉脱壳之计时，已经日过正午，追之不及了。

三十二

数日后，宋江一行安然返抵山寨。

此次汴京之行，与皇上赵佶的谈判大获成功，李逵闯祸身陷囹圄终归有惊无险，其间全凭了燕青的斡旋经营。宋江于此中认识到燕青确是个堪当大任的干才，除对其大加褒奖外，还产生了进一步擢拔燕青的座次，使之成为自己得力臂膀的打算。

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不仅令宋江取消了这个打算，还使燕青失去了宋江原本对他的信赖。

事端仍是由招安而起。

在去年秋季山寨的高层头领会议上，虽然表面上大家就接受招安的问题统一了思想，私下里却并非人人都心悦诚服地赞成这个决策。只不过碍着宋江的面子，谁也不好做坚决的反对派罢了。在下层的小头领和士兵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人心浮动，众议纷纭，各种猜测顾虑和想法层出不穷。笼罩在这样一种茫然情绪中的梁山泊，就潜伏了某种骚动的因素。

后来由于宋江的迟疑，接受招安的工作没有抓紧研究推进，众人觉得那事可能不过说说而已，未必就当得真，思想情绪上的波动混乱暂时淡去。而宋江从汴京谈判返回后，众人方意识到那件事情并没有过去，是当真要做，而且是马上要着手的，人心便又开始动荡起来。

宋江回来以后，先向卢俊义、吴用等核心头领通报了与赵佶谈判

的情况，然后召开了中高层头领会议，明确宣布了义军接受招安、归顺朝廷的决定。众头领对此思想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出于对宋江的服从和信任，加之目睹了接受招安条款上的赵佶亲笔御批，基本上都认为此乃大势所趋，没有提出异议。所以这个层面的思想状况还算比较稳定。

动荡主要产生在下层。而且这一次比上次动荡得更厉害。事到临头了，许多士兵都在为去留问题四下聚会商议，躁动不满的情绪到处滋生蔓延，私自开小差离队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

宋江感到情况有点严重。这种状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导致军心涣散，部队瓦解，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经过与卢俊义、吴用研究，他决定使用两手策略来控制局面。

第一手，就是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责成各营的头领反复向广大士兵讲清讲透接受招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化解打消大家的种种抵触和顾虑情绪。第二手，则是要严肃军规军纪，让头领们严加管束所属部队，明令部卒不得聚会，不得散布不利于接受招安的言论，更不得煽动闹事。违反者将依律重处。

根据吴用的建议，梁山泊设立了一支应付突发事件的别动队。宋江当时正对燕青有倚重之意，点名这支别动队由燕青统领。卢俊义听了暗暗皱眉。这支别动队是用来防范对付自家弟兄的，不用说其统领必然是个得罪人的差事。卢俊义不愿将燕青推到这个尴尬位置上去。但考虑到宋江是出于对燕青的信任和重用，卢俊义犹豫了一下，未便多言。

燕青果然就是因为这个差事得罪了人。而且他得罪的不是别人，正是山寨的总头领宋江。

事情发生在燕青承担了别动队统领任务的七八日之后。

那一日从丑时起就开始飘雪，及至黎明，地面上已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燕青起床洗漱过，正带着部属清扫营门前的道路，以免雪层越积越厚影响行走，就见一名宋江的亲随策马加鞭飞驰而来。

来者驰至燕青近前滚鞍下马，呈上宋江的一纸手令。手令称曰刚刚获悉有某步兵营士兵百余人于今晨哗变，正在向东流窜，估计是欲翻越虎啸岭出山，命燕青火速率部追赶拦截。对于服从命令主动返回营房者可不予拿问，倘有煽惑军心公然抗命者，坚决就地正法，以儆效尤。从这纸手令上可以看出，宋江对此事的恼怒已是溢于言表，难以抑制。

燕青得令，不敢怠慢，当即点了三百人马，顶风冒雪朝虎啸岭方向追将过去。

所谓哗变的这百余名士兵，其实是分别来自李逵、武松和杨志等统领的若干个步兵营。这些人多为社会底层的农夫苦力出身，饱尝过官府的欺凌压榨，对权势财富阶层一概恨之入骨。他们怀着一种凭什么他倒有我倒无的极端不平衡心理，恨不能一股脑将天下权贵横扫尽除而后快。

就是揣着这样一股强烈的不平之气，他们铤而走险投奔了梁山泊，要做个扬眉吐气、无法无天的英雄好汉，要通过这条造反之路去改变自己的狼狈境遇。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会走向何方，他们从来未曾想过，也没有那个头脑去想，反正是且图个眼下过得快活再说。

这样一种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势同水火的人，对什么招安不招安自然是极不感兴趣，凑在一起就不免你一言我一语地发些牢骚。加上内中某些思想过激者的鼓动，他们对接受招安政策的不满情绪便渐渐强烈起来。李逵、武松这些头领本人对招安就不怎么热衷，不当着下属发作他们自己的牢骚就算不错，哪里还做得了士兵的什么思想工作。

倒是对于宋江颁布的严肃军规军纪的命令，这些头领不能不一板一眼地去传达。然而在没有思想工作配合疏导的情况下，宋江的这个命令在那些人身上恰恰起到了反作用。人往往都是这样，在道理没讲通时，越是强压越不服。何况这些人本来文化素质不高，又沾染了通身的绿林匪气。

凭什么你们想受招安，我们就得也跟着受招安？你们拿着军令吓唬谁呢？老子不跟着你干了行不行？这些人串通在一起，越发泄不满越多，越发泄火气越大，终于就酿成了这次哗变。

其实说他们是哗变也不准确。这些士兵的行为既非倒戈火并，亦非另立山头，他们只是不愿服从山寨接受招安的决定，欲赌气一走了之。至于离开梁山泊后投奔何方，落脚何处，如何生存，根本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打算。所以这百余名士兵的行为，充其量是在一种盲目的冲动情绪支配下的集体开小差。

武松、杨志等头领在这些士兵聚集出走不久即已察觉。如果他们及时采取措施，完全可以自行阻止这个行动。但是一来这几个头领从内心里就认为这些士兵的行为可以理解，不必强迫他们接受招安，二来亦不愿让自家弟兄刀枪相向，便皆未派兵追截，而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上报总头领大营，请宋江定夺的做法。李逵素来对宋江的命令是坚决执行，不打折扣的，然则他与属下弟兄之间亦皆义气深重，极不愿意与出走的士兵撕破面子，坏了情分，因此这次也学着武松等人按兵不动，将矛盾上交给了宋江。

宋江知道在山寨里这种哥儿们义气难以避免，也清楚对此不可深究苛责，责之过甚便不得人心。他指定燕青担任别动队的统领，除了对燕青的器重栽培外，亦是考虑到了燕青上山时间较短，与各营弟兄的情感瓜葛还不深，比较容易拉得开情面。

这百余名士兵出走的消息由各营报至宋江处，再由宋江传令燕青

去阻截，其间耗去不少时间。不过由于出走士兵皆为步行，而燕青所率追兵乃是精锐马队，后者追上前者是不成问题的。

纵马疾驰不到一个时辰，就在蜿蜒的山道上发现了尚未被飞雪掩净的出走士兵足迹。燕青面对足迹想了想，带马队抄捷径从斜刺里插过去，先行迂回到了前方的山口。燕青将大部分人马远远地分布在山口两侧，自己仅率十余骑立马山道正中，等候着出走士兵的到来。

未待多时，视线里便出现了那群杂乱的身影。

出走的士兵也遥遥望见了披风冒雪立马道中的燕青等人。他们与燕青不太熟识，但其中的许多人还是认得他的，并且知道宋江赋予他整肃军纪的生杀大权，允许其在特殊情况下便宜行事，先斩后奏。因此这群士兵的脚步便踌躇着停了下来，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应当如何应对燕青。

内中有个唤作邹同的小头目，比较有主见和胆量，这次聚众出走主要就是由他鼓动起来的。他对众人道，咱们明摆着是已然严重地违反了山寨的律令，如今根本没有退路，退回去就算不被斩首，恐怕也得扒一层皮去。莫如坦坦荡荡上去，向燕头领申明我等出走的理由，请他放我等一条生路，大家方便。若其不肯放行，那就没什么兄弟情分可言。横竖是个死，我等只好拼着性命杀开一条血路冲将出去。

众人见有邹同肯挑头，胆子皆壮起来，再无人言退，凛凛然地簇成一团，随着邹同迎着燕青那彪人马大步走上去。

至距燕青的马头丈余处，邹同止步向燕青抱拳施礼道，兄弟乃步军一营邹同，参见燕头领。

燕青于马上还了一礼，气色平和地道，各位弟兄辛苦。但不知各位今日不辞而别，匆忙上路，意欲何往？邹同挺胸答道，皆因山寨欲接受朝廷的招安，我们这些弟兄俱不情愿向官府归降，故而离队下山

去自谋出路。

燕青道，山寨决定接受朝廷的招安，正是要为弟兄们谋一条长远出路，这是对全山寨弟兄都有好处的事，尔等为何不情愿？

邹同这时已是豁出去了，遂微微冷笑一声道，燕青头领，话既问到此处，请恕我姓邹的斗胆直言。你说归降了朝廷有好处，那是你们那些头领的事，却与我等弟兄无干。难道我们众弟兄受了招安，便都能弄个正八品县太爷做做吗？士兵听了这话，不禁都发出一阵哂笑。

邹同接着道，受不受招安，我们都不过是当兵而已。受了招安倒不如在山寨里过得自在快活，你说的那个鸟好处在哪里呢？这且不说。单说我们这些弟兄，个个皆是与官府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才反上这梁山泊的。如今却要向那班直娘贼俯首乞降，能心甘情愿吗？再退一步讲，就算我等愿意，那些恶吏狗官能容得下我们吗？

出走士兵听邹同说得条条是理、铿锵有力，都跟着发喊鼓噪起来。

燕青保持着冷静劝道，你说得不错，受了招安弟兄们人人都得个官做，自然是不可能。但是却可将大家往日的罪责一概赦免，这不是一件荫及子孙的大好事吗？至于归降后的人身安全，自有朝廷旨意庇护，官府仇家私自报复不得，弟兄们只管放心好了。

邹同又冷笑两声道，朝廷放的那屁，你们也能拿着当真？朝廷的脸就像六月的天，说变就变，说翻便翻。兴许今日让你当宰相，明日就能砍了你吃饭的家什。宋江宋头领宋寨主宋大哥大约是被朝廷高官厚禄的许愿迷了心窍，居然就能相信他那一钱不值的什么旨意诺言。我邹某把话搁到这里，受了招安之后，宋寨主必有后悔的那一天。可惜姓邹的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多余的话也就不必说了。既然人各有志，便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吧。燕头领若是念聚义弟兄的手足情分，请让开这厢放我等过去，今后大家见了面还是朋友。若是不讲这

个情分，那么恐怕咱们就不得不用手里的铁家伙说话了。

邹同说到这里，稍顿了顿，脸上浮起一层悲壮神色，扫视了一下同行的伙伴，转回头来继续对燕青说道，燕头领，我想你是个明白人。我们这些弟兄一无倒戈之心，二无火并之意，只不过是不想随队受招安，要去谋一条自家出路。难道这条出路必得变成一条自相残杀的血路吗？

此言一出，出走的士兵不约而同，随着邹同呼啦啦地俱皆抽刀拔剑在手。

燕青背后的骑兵亦迅速地长剑出鞘，做好了格斗准备。

双方的对峙状态骤然紧张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只有燕青纹丝未动。面对眼前这剑拔弩张的局面，他在外表上始终保持着沉稳冷静、气定神闲的姿态，而大脑里却在疾速思考着对策。

当时宋江任命他统领这支执法队，他就意识到了这是个不大好做的差事，曾向宋江表示自己资历甚浅、能力有限，恐难当重任。但宋江执意委任于他，且在言语间多有栽培之意，燕青便未好坚辞。就任以后他就琢磨，万一有的弟兄因对于招安意见不合，爆发冲突，应如何处理为妥。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出妥善之策，燕青便唯盼最好是不要爆发什么冲突，不要让自己遇上什么难题。

怕什么偏偏来什么，没有几天时间，便爆出了这件惊动宋江的所谓聚众哗变事件。

乍一听到有士兵哗变的消息，燕青也是十分震惊，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背叛行为，必须以铁腕严惩之。但在率队追截的途中，他的头脑便稍稍冷静了一些，觉得还是应当先问明情由再作道理。于是他没有摆出要立即拿人执法的阵势，而是将大队布至远处，自己仅带了十

数骑先来问话。

燕青原想，如果出走士兵并无反意，那么自己能以理相劝抚其归营，是最为理想的结果。双方几个回合的对话下来，燕青看出他们确是纯属不愿接受招安而离队，无其他意图或者阴谋。但同时也看出了对其使用晓之以理化解矛盾的方法难以奏效。因为邹同代表的出走士兵，也在针锋相对地坚持着他们的道理。

燕青在心里承认，邹同所论之理较之他的规劝之理，是更为真实有力的，他欲令人心服口服地驳倒邹同不太可能。而且因着邹同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众出走士兵的态度也由起初的惶然畏缩变得坚定强硬起来，乃至拉出了以死相拼的架势。

怎么办？打还是不打？事态如何发展，此刻全在燕青的一念之间。只要燕青的一个手势，一场残酷的厮杀顷刻便会发生在这条风雪交加的山道上。

燕青心里有数，凭着他带来的三百精锐骑兵，将眼前这百余名徒步短刃的乌合之众收拾掉易如反掌。可眼下这百余人不是官军而是自家弟兄，一旦刀枪相向，对全山寨的稳定带来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会不会由此引起更大的骚动甚至激起众怒呢？况且在搏斗中丧生者的血债势必会记在燕青头上，这将令燕青凭空增添多少仇家！

想到这一点，燕青身上打了一个寒战。

要是不打，就得将这群士兵放行下山。也就是说势必就得失了职责、违了军令，那么回去如何向宋江宋总头领交代？

燕青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了。

当时的紧张局面容不得他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燕青在脑子里紧急权衡了后果之后，果断地确立了一个原则：绝不能由自己制造出这场手足相残的悲剧，别的问题以后再说。

于是他悄悄地调整了一下呼吸，做出一副相当轻松的神色，向左右看了看，口吻平和地对身边的骑兵说道，把剑给我收起来，都是自家弟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用得着这样吗？

别动队的骑兵奉命收了剑。对面的士兵见状，亦松垂了手中的刀枪。方才那一触即发的气氛便明显地缓和下来。

邹同没想到燕青做出的是这样的反应，他用带着困惑的目光看着燕青问，如此说来，燕头领是应允我们下山了？

燕青这时已将处理问题的方案想定，遂一笑道，谁说我燕青不许你们下山了？我何曾说过这话？邹同道，那你带着铁骑急切追来，用意何在？

燕青道，你莫性急，我正要与众弟兄说明缘由。燕青确是奉宋总头领之命来追赶诸位弟兄的，但非怀他意，乃是有几句忠言要说与弟兄们。现今的局势，虽然我山寨已经与朝廷议定招安大计，毕竟尚未正式动作。州府县衙为防我山寨假借招安乘机作乱，此刻对我义军的防范戒备反而愈加森严。若我梁山泊大队奉旨出山开往汴京，他们自然不敢对我稍加为难，但非此却不会手下留情。若遭遇我散兵游勇出山，此地的官军仍要将我们视作反贼流寇剿灭之。这里天高皇帝远，一道圣旨并不能保证各府衙一概善待我梁山泊弟兄。所以宋总头领让燕青转告诸位，目下诸位若离开大队私自下山，恐是多有不便。此纯属关怀体恤弟兄们之意，更无他意也。倘弟兄们去意已决，宋总头领亦尊重诸位的意愿，绝不强留。时下天寒地冻，大雪封途，弟兄们徒步跋涉甚是艰苦，宋总头领特嘱燕青，可送每位弟兄坐骑一匹以助脚力，以略表共聚大义之手足情谊。

说罢，燕青命令副统领策马去后面山坡上带一百名骑兵过来。顷刻间这一彪人马带到，燕青命这百名骑兵统统下马，将各自的马匹牵过去，交付到出走士兵的手中。这个做法是燕青临时想到的。他想既

然是要放走这些人，就不如救人救到底，索性再对其施些恩惠，倒显得梁山泊英雄胸怀宽广。

燕青使出的这一手果然不同凡响，出走士兵见此情景，一时皆愣在了那里。邹同也是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面呈愧色地向燕青拱手道，宋总头领对弟兄们体贴入微，胜似父母，我等感激之情无以言表。邹同粗鲁无礼，多有冒犯，乞燕头领多多包涵。

燕青笑着道，一点小误会，何足挂齿。就请弟兄们速速上马赶路吧。说着便挥手命士兵让出了山道。

邹同和众出走士兵上了马，一齐向燕青一彪人马互道珍重抱拳辞行。一场差一点爆发的手足相残的血战，居然演变成了一片诚挚浓郁的依依惜别之情。

目送出走士兵的身影消失在风雪弥漫的山脚下，燕青回首问身边的副统领道，你看此事如此处置是否妥当？副统领道，依兄弟愚见，是再妥当不过。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愿对自己弟兄下手？只是这样做来却是违了宋寨主的将令，回去该如何交代才是？

燕青道，这个决定是我做的，一切由我去解释，责任概由我一人承担，与你们没有干系。副统领道那怎么行，若是宋寨主怪罪，兄弟愿与哥哥一同认罚。燕青摇头道，何必何必，此事本来是我一意孤行，岂能牵连于你。况以现场情势而论，我如此处置非无道理，可以解释清楚，你无须为我担心。副统领见了燕青那副始终如一的坦然自若、敢做敢当的神态，心下不禁深为钦服。

其实燕青对宋江将会持何种态度也是忐忑无底，不过是尽量控制着不在下属面前表露罢了。随后他命令副统领带队回营，自己则直奔忠义堂，去向宋江禀报事情的处理结果。

在去见宋江的途中，燕青又从头至尾回想了一遍事情的经过，认

为自己的处理确无大错，宋江对自己急中生智的做法应当能够理解。因而在步入忠义堂侧旁的小议事厅时，他的心情倒真的是比较坦然的。

然而尚未禀报完，燕青便从宋江的神色上看出，事情不似他想象得那么乐观。

听着燕青转述邹同等士兵出走的理由时，宋江的脸色就显出了阴沉模样。听到燕青轻易地放走了那群士兵，宋江额头上的青筋便禁不住突突蹦跳起来。最后听说燕青居然还拱手向出走士兵赠送了一百多匹战马，宋江气得几乎勃然作色，拍案而起。只是为着维持自己作为寨主的风度尊严，他才努力抑制着没有发作。但其心中的气愤震怒，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

听罢禀报，宋江喘着粗气足足沉默了半袋烟的工夫，才冷冷地发问，燕小乙，看来你认为你放他们走是放对了？燕青道，是的，在不放他们走势必会引起火并的情况下，小乙以为还是放行的好。两弊相衡取其轻。

宋江道，但是你的职责是什么？我对你下达的将令又是什么？你便是另有其他主张，也应先禀大营定夺，如何就敢擅违将令？你的眼睛里还有梁山泊的规矩，还有我这个总头领吗？

燕青道，小乙岂敢妄自拿大，实是当时情势紧迫，容不得小乙往返请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小乙为防事态恶化，不得不当机立断。

宋江哼道，好一个当机立断。我问你，此番你把人放了，明日后日再有人步其后尘，你放不放？

这个问题燕青在来路上已反复琢磨过，他很干脆地答道，放！小乙以为，既然他们去意已决，强留无益，不如就由其自便。小乙正想

建议总头领颁布一条律令，凡不愿随队接受朝廷招安者，均可自愿下山。若非如此，恐难免军心浮动，于山寨大不利也。

宋江没想到燕青竟出此言，忍无可忍地喝道，你给我住口。燕青燕小乙，你也狂妄得有点太没边际了。你擅违将令，非但不知错认错，还百般狡辩，大放厥词。你自己说，你该当何罚何罪？

燕青见宋江只顾维护他那寨主总头领的权威面子，对自己的解释劝谏半点听不进去，心里的火也蹿了上来，挺直腰板朗声道，小乙所虑者唯山寨全体弟兄的利益，未曾想到自身进退。若总头领以为小乙处事失当，小乙悉凭发落就是。

在燕青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前，宋江更觉得寨主尊严受到了公然挑战。他头脑一热，便欲喝令亲随将燕青押将起来。就在这个当口，坐在一侧的吴用忙抢先立起向宋江道，大哥少安毋躁，依小可之见，对此事之首尾尚须做些调查。至于处罚论罪，稍后再为斟酌不迟。

宋江意识到吴用是在提醒他不可意气用事，努力按捺着，将一腔火气吞咽了下去，沉着脸命令燕青暂且回营思过，听候处理。

俟燕青退去，吴用对宋江进言道，处罚燕青牵涉与卢俊义的关系，不宜贸然行事。最好是先将情况通报卢俊义，让卢俊义决定对燕青的处罚方式。卢俊义这个人秉性耿直，你不通过他直接动燕青会触怒他；反过来你尊重他的意见，请他亲自处理，他倒不好意思护短了。

宋江深以为然，草草地用过午餐，便差人去请卢俊义。

燕青义释出走士兵的事情卢俊义已经听到消息，他正欲就此去与宋江交换意见，所以两人一见面，连同吴用一起，便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宋卢二人的态度开诚布公，但在对问题的看法上分歧很大。

宋江认为，燕青的做法是对士兵藐视军纪、目无法度倾向的纵容，在此非常时期，若放任这种倾向蔓延发展，会造成整个山寨局面的混乱甚至失控，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卢俊义则认为，燕青先斩后奏私放出走士兵，且赠其战马百匹，在处事程序上或有不周处，盖为当时之形势所迫也。但究其用意，却是不错。

宋江皱着眉头道，固其用意不错，然其后果若何？燕青甚至提出要我颁布一条可允士兵任意离队的律令，这岂不是要造成山寨大乱吗？

卢俊义深思熟虑地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反复考虑过，我倒觉得燕青的主张不无道理。宋大哥你想啊，弟兄们当初上山造反，反的就是朝廷官府。如今又要向朝廷官府归降，有脑筋转不过弯来者不足为奇。对于这样一些人恐怕是强压不得。因为愈是强压，愈会造成他们的对立，压之过甚，甚至有可能激起叛乱。山寨一旦出现那样的局面，才真正是难以收拾的。既然这些人终是留不住，那就不如示以大度，允其自择出路。这样，一则使部队里减少了抵触躁动的根源，二则亦显山寨决定接受招安确是从众弟兄的利益出发，为众弟兄的前途着想。以兵家之言云，此乃以退为进之策，而可收相反相成之效也。请总头领恒思之。

宋江见说到根本处，卢俊义的观点与燕青如出一辙，一时很难接受。不过他能看出，卢俊义并非是在寻找借口袒护燕青，而确是在见解认识上与己有异。所以虽然心里很是不快，却隐忍着未再与其争执下去，亦暂未提及处罚燕青的话头，只是客气地对卢俊义道，卢公所言或许有理，请容公明再思。

送走卢俊义，宋江向吴用请教，卢公之意是如此这般，我当若何？

吴用已悄悄遣人去各营摸了一下情况，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虽然兵营里难免对上午发生的事有些议论，但部队秩序井然，将士情绪平静，没有引起连锁反应的迹象。而且在兵营里的议论声中，多有对义释出走士兵之举的惊讶、赞叹言语。吴用听了心下稍安，不由暗忖，如果燕青在山口采取的是武力高压手段，此刻的军营里怕是未必会这么平静。方才又听了卢俊义的一番阐述，他就越想越觉得，这个以退为进的策略应当说是比较明智正确。

现在见宋江问他，吴用婉转地道，我听卢公所言，倒不乏可取之处。以山寨实况而论，对不愿接受招安者强行进行弹压，确似不妥。以小可之意，对燕青之所为可暂时不置可否。我们不妨静观几日，视事态发展状况再定举措。

宋江知道吴用是不会与自己有二心的，见他也倾向于卢俊义、燕青的主张，心下不禁惶惑。当下且依了吴用的主意，将对燕青的处罚问题搁置起来未做定论。不过宋江还是很担心，如果不立刻明正纲纪，会再发生更大规模的哗变。

宋江的这个担心只持续了一夜，就云散烟消，化为乌有。

次日宋江用过早餐，正在房中为如何稳定军心、保住实力踱步苦思，吴用挟着一股冷风兴冲冲进来，喜形于色地叫道，好消息好消息，出走的士兵大部又回来了，正聚在忠义堂前的空场上求见寨主请罪。宋江闻听，大感意外，忙披上大氅，带上亲随，与吴用一道向忠义堂那边赶过去。

忠义堂前那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下，果然候聚着近百名人马。士兵皆袒露着左臂，脊背上各缚干柴一束，是为负荆请罪之意。一见宋江来到，这伙士兵便齐刷刷地跪了下去。

原来这伙士兵昨日在出走途中遭遇燕青，见燕青非但未对其强行阻拿，反而骏马相赠，礼送出山，心里顿生对山寨的感激依恋之情。

其中一部分人当时便已隐隐有反悔之意。奔驰出山到了一条十字路口处，前面的路当再奔向何方，无人能定。众人这时就明显地感到了出走的盲目和前途的茫然。

恰在这时，遇上了几个零星出走又折返回来的士兵。那几个士兵告诉他们，外面的路口上官兵巡察甚紧，对从山里出来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是先拿下严审，稍有反抗者当即便予斩杀。即便是侥幸未被官府拿住的人，亦很难在这一带落脚谋生。所以那几个士兵东躲西藏地乱撞了几日后，又不得不折了回来。

这伙士兵得知山外的这种状况，联想到燕青代表宋江、代表山寨对他们表示的宽容爱护，愈感山寨和部队才是他们唯一可靠的容身之处，宋江宋寨主才是他们的贴心人和大救星，私自出走没有出路，或者说十有八九是死路一条。于是这些人在七嘴八舌议论一阵后，除邹同带十余骑仍坚持绕道出走外，其余近百骑人马皆连夜冒着风雪返回了山寨。

士兵推举几名代表向宋江讲明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恳切表示愿接受寨主的任何处罚，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也绝不会再离开宋寨主再离开义军一步。从此海可枯石可烂，对宋寨主的忠心永不变。

宋江没承想那场让他震怒不已的哗变，最后竟演变成了这样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心中大喜过望。他预感到，这个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它的凝聚人心的作用远远超过山寨颁布的任何一条戒律，并且他宋江的个人威望，通过此事在广大士兵的心目中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宋江不得不暗自承认燕青化解矛盾的做法的确明智，卢俊义的主张的确具有战略家的眼光胸怀。

当下宋江审时度势，顺水推舟，因势利导，和蔼地走上去将士兵

一一扶起，对他们的迷途知返表示欢迎，好言抚慰一番，让他们仍各回本营效力。对其擅自离队的罪责只做口头训诫，其他处罚一概从宽赦免。宋江并且当场慷慨宣布，再有因不愿接受招安而离队者，只要公开提出申请，一概照准，且要派人护送其安全出山。此言一出，众人备觉宋江恩德如山、情义似海，所有的士兵皆当场流下了热泪。

正如卢俊义所料，宋江愈是明令士兵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士兵愈是觉得追随着宋江最可靠。自此之后，非但欲离队者几近绝迹，而且山寨里上下弟兄间的团结，在无形中增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事实表明，燕青对出走士兵问题的处理不仅无错，反而有功。

为了消除隔阂，避免积怨，宋江在头领会议上当众对燕青予以表彰，颁发赏金，又专门设宴，以吴用作陪，盛情宴请了卢俊义和燕青。席间宋江亲自把盏为燕青斟酒，承认自己日前的态度有欠冷静，对燕青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荣辱的优良品质大加赞誉，希望此后大家一如既往，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地去共创大业。

卢俊义感到宋江作为一寨之主，能如此坦诚地向部属认错赔礼实属不易，心下非常感动。燕青虽觉宋江的举止虚伪做作，却也不好再多说什么，遂举杯一笑了之。宋江与燕青间的这段矛盾，就这样算是圆满解决。

表面看来一切已烟消云散，实则在二人的意识深处还是存了芥蒂。

燕青看出，宋江这位总头领，除了善使江湖手段笼络人心外，于统兵征战、安邦治国等方面其实皆属庸才，绝非可成大事之人，从内心里难以对其真正敬服。而宋江觉得，燕青虽不失为干才良将，却有独断专行的毛病，骨傲气盛，不好驾驭，不可赋权过重，更不可倚为肱股，就罢了进一步委燕青以重任之念。

因而燕青在梁山泊义军中的座次再未得到擢拔，始终是被列在了三十六名所谓天罡星，也就是一级将领的最后一名的位置上。而有些无论文武才干还是功勋贡献皆不如燕青的头领如解珍、解宝等，反倒莫名其妙地一直被列序于燕青之前。

三十三

宣和三年二月底的一天，宋徽宗赵佶颁下一道圣旨，命身居东太乙宫的京师著名道长、号称金门羽客元妙先生的林灵素，于三日后的上午在延福宫会宁殿前祈雨，并命文武百官届时列队前往观之。

这道圣旨下得比较蹊跷。

这一年冬天开封府一带的雨雪虽不说降得非常充足，但干旱迹象是没有的，根本用不着专门祈雨。再说二月底尚属寒气未消、冻土未融之际，就是需要祈雨，也还不是时候。所以那满朝文武闻听这道圣旨，嘴上不说，肚子里都在暗地揣测，在这个所谓的祈雨活动背后，恐怕是有点名堂。

正如众臣所忖，赵佶安排这次祈雨，内里果然是有缘由。说起这个缘由，就要回溯到半年前，也就是宣和二年秋天发生的那场张成潜入镇安坊行刺李师师的事件。从表面上看，那场事件因为始终没有查出结果，渐渐无人提及，似乎已经不了了之。而实际上在赵佶心里，对那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不曾丢开，他一直在留意查寻有关张成幕后指使者的线索。

那一夜镇安坊发生行刺案件后，皇上很快便亲临现场并亲自传谕开封府严查此案，那开封府尹哪敢稍有懈怠，立刻就委派干练的捕头组成破案班子，雷厉风行地展开了侦破工作。刺客张成的姓名身份于次日即被查清。但是从他的身上，却找不出任何行刺李师师的动机。

捕快寻查到张成病瘫在床的老母，对其讯问，自然是问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张成老母猝然受到儿子身亡凶信的打击，又遭到捕快如狼似虎的诘讯，惊痛交集，痰厥血涌，不日间便气竭脉断，撒手人寰。众捕快知道这样禀报上去交不了差，只得另辟蹊径，撒开网去，从张成平素的交往中去查找线索。

老天不负有心人，又经过若干日的忙碌，查得有个唤作于顺的人，是张成的换帖兄弟，与张成感情最密，无话不谈。而且有人曾看到，镇安坊出事的那天傍晚，张成和于顺在一家酒楼里吃过酒。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刺客在行动之前约挚友去喝酒，八成是有要事谈，抓住那个于顺很可能便可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众捕快就火速去寻访于顺。可是这一寻访才知道，于顺这个人很不好找。

于顺在汴京没有固定的住房，只是临时租房度日。有时找到一个活计，东家可提供住宿，他便将租用的房子退掉住进雇主家。待这家的活计做完，另外再租住处。所以他的栖身之地变化无常。众捕快好不容易打听到一点消息赶到某处，于顺却早是退掉了该房而去向不明。在偌大的汴京城里寻找这样一个居无定所的游民，真是无异于大海捞针。况且，那于顺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汴京，也很难说。

于顺这条线索揪不住，别的线索又找不着，众捕快一时陷入一筹莫展之中。

岂料却又柳暗花明。正当众捕快枉自焦灼束手无策之际，事情竟出现了意外的转机。

有一日，负责查案的捕头正与几名弟兄在一家小酒铺里借酒浇愁，酒保将一封信件呈给捕头，道是有人托其转交的。捕头打开缄封，但见一纸薄笺上，潦潦草草地书写着一行草书：今晚戌时紫轩茶社东窗雅座见知名不具。

好一个“知名不具”！众捕快断定，呈书之人定是于顺。而他以如此诡秘的方式约见，必有重要的话要说，这重要的话想必就是案情真相了。众人被这个意外收获刺激得兴奋不已。捕头马上做了布置，命数名捕快扮作市民闲客，天黑前先行潜伏于茶社周围观察监视，他本人带两名捕快都扮作商人，按信笺上的时间前往赴约。

是晚戌时，捕头带人准时到达了紫轩茶社，雅座里却空无一人。捕头听茶社的伙计讲，这雅座确是有人订了。他猜想于顺或许因故耽搁了时间，便与两名捕快坐下等候。但等了将近一个时辰还没见于顺的影子，捕头就感到不对劲，正要命两名捕快到外面去看看，却闻报在附近一条偏僻小巷里发生了命案。

捕头急忙带人赶到现场，见遇害者是个中年男子，尸身倒在一堵断墙下，系遭重物猛击头部而毙命。经找人辨认，此人正是捕快多日寻找未果，又在紫轩茶社久候不至的镇安坊行刺案重要知情人于顺。

原来于顺听说了张成出事的传闻后，就对事情的起因揣测了个大概。虽然他不知道行刺李师师的缘由何在，但他明白张成去做这件事肯定是受雇于林灵素。这时于顺一方面要履行对张成的诺言，讨出张成用性命换取的酬金去替他赡养老母；另一方面，他感到这也是一个可资利用的进一步敲诈林灵素这牛鼻子老道的机会。

于顺压根没考虑到涉身此中可能招惹上的麻烦和危险，就以有要事相告为由，强行进入东太乙宫面见了林灵素。他原以为，将自己所掌握的张成遗言抛出后，林灵素为息事宁人会乖乖地支付他一笔巨款。谁知老奸巨猾的林灵素不肯就范。林灵素不但矢口否认其认识张成，声称张成不过是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之辈，张成的一切行径与其概无瓜葛，还以显然是带着威胁的口吻告诫他不要多管闲事，而且最好及时离开京城，以免受到张成案件的牵连。

于顺空手而归无功而返，越想越憋气，同时引起了他的警惕性。

从与林灵素的交涉中他深深地感到了林灵素的阴险，为防其暗算，于顺马上变换了住处，隐迹于居民成分复杂混乱的城市边缘区。但他的举动并未逃过林灵素眼线的监视。

假如于顺从此远走他乡，也就免了日后的杀身之祸。就林灵素的本意而言，只要不构成对他的生存威胁，他亦不愿去杀人害命。然而于顺咽不下这口恶气。尤其是见张成老母于惊痛之下一命呜呼，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立誓要惩治那林灵素老贼。

于顺知道林灵素在京城里党徒众多、势力浩大，单凭自己微薄的力量是斗他不过的。经过反复思量，觉得唯有依靠官府才行，这才暗中向开封府衙的捕头呈递了约见密函。

林灵素获悉于顺此举，颇有些慌张。临时物色杀手已来不及，而且林灵素亦不想再扩大知情者范围，因此他当晚不得不当机立断，冒险亲自出马，乔装改扮隐于暗巷断墙后，待于顺经过之时，出其不意地用铁器由背后将其击毙。

两个奉林灵素之命一直跟踪监视于顺的眼线，因为林灵素有对于顺只可远观其踪，不可近前打探的指令，窥见了这等凶事亦未擅自上前，只远远地观察了一会儿，便分一人去东太乙宫报告于顺遭袭的最新动态。这时林灵素刚刚折回宫里，换了道袍持着经卷从内室走出，给人一种他一直在房中诵经的感觉。前来汇报情况的眼线无意中倒成了林灵素当夜不在案发现场的人证。

林灵素庆幸这个时间差打得非常之好。他挥挥手对眼线说，既然让你们盯着的那个人死了，你们的差事就算完成了。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去好生休息几日吧。那眼线领了赏银诺诺而退，自去与同伴饮酒快活。至于林灵素为什么雇他们跟踪于顺，于顺乃是何人，等等，他们一概不问、不说，也不想。这是从事此勾当者的规矩，也是他们的全身避祸之道。

于顺既死，破案线索再次中断。众捕快仔细勘察现场，所发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于顺咽气前挣扎着用一块瓦片在断墙上划下的一个字。这个字没有写完，但根据已完成的笔画推测，应该是个“林”字。因之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众捕快很是围绕着这个“林”字花费了一番精力。

但是到头来还是别无所获。汴京城开封府里姓林的百姓难以计数，而在与于顺有交往有关联的人当中，偏偏又连一个姓林的都没有。当时破案的科技水平相当落后，案发现场又没提供出其他信息，这就让人漫无头绪，无从查起了。那捕头与属下像没头苍蝇似的又忙活了月余，案情再无一点进展。

开封府尹一方面痛骂捕快愚蠢无能，真乃一群酒囊饭袋，一方面不得不将案件线索杳然的情况如实奏报赵佶。赵佶听了倒是没有动怒，他指示开封府尹，可令捕快抓住那个“林”字再继续查下去，同时赵佶自己也开始琢磨那个“林”字。

赵佶向李师师询问，是不是曾有过姓林的仇家，师师回答绝对没有。赵佶想到师师曾猜测，由于他宠幸师师，有可能令师师无意中结怨于后宫，就又思索后宫里哪个林姓嫔妃像是此案主谋。但想来想去，从种种条件上分析，所得的结论全是否定。于是乎在那一段时间里，那个“林”字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笼罩在赵佶头顶上，解不开丢不掉，纠缠得他神思恍惚昼夜不宁。

亲信太监张迪见状，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向赵佶透露了一句话，说是据老奴所闻，前段时间东太乙宫的道士林灵素与安妃娘娘过从较密，曾数次入宫拜见过安妃娘娘。

这是张迪对赵佶的一个含蓄的提醒。他是宫中的老黄门，手下有些耳目，对宫里人物的行止动态掌握得比较全面及时。由刘安妃与林灵素的交往中，他敏感地嗅到了一股诡秘气息。联系到他对刘安妃、

林灵素性格品质的了解，以及那个神秘的“林”字，张迪便对这两个人与镇安坊行刺案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当然他的这个怀疑是绝对不敢明说的，向赵佶简短地透露的这一句话，也是他出于对皇上的忠心，鼓足勇气才说出来的。

赵佶听出了张迪话里的意思，当时心中一动：莫非那个“林”字是指林灵素，那桩案子是林灵素与刘安妃的合谋不成？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觉得这个设想十分荒唐。以刘安妃、林灵素的身份地位，怎么可能行此卑鄙勾当呢？大宋朝历来崇尚道教，刘安妃请林灵素入宫来讲几次经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岂可疑神疑鬼乱做联系。遂未再向深入处想，亦未布置对此进行任何调查。

张迪见自己的话没有引起赵佶的重视，知道皇上不肯怀疑那两个人，也不敢再多嘴。

后因朝廷上民生军事、内政外交诸事繁杂，赵佶的精力不可能只放在那个案子上。开封府那边亦再无新鲜线索，对该案的追查便被搁置下来。如果没有刘安妃和林灵素的再次谋划行动，或许镇安坊一案就成了一桩永被束之高阁的无头死案。

刘安妃与林灵素针对李师师的新的阴谋策划始自半个月前。

自从镇安坊行刺案发生后，刘安妃的心境很是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的折腾。那一夜于宫院里观赏所谓瑞兆时，她见赵佶得到太监奏报匆忙离席而去，情知必为师师之故，料是林灵素的法术终于显灵，心里不禁一阵狂喜。及至消息传来，她方知那林灵素所施展的并不是什么道家法术，而是街头巷尾市井无赖皆可为之的卑劣行刺勾当，并且还没行刺成功。

当时刘安妃是又气又怕。气的是林灵素愚笨无能，竟然黔驴技穷到如此地步。怕的是从这个案件顺藤摸瓜追查下来，最终追究到她的头上。她很是惴惴不安了一段时间，表面上还不能流露出来，那一段

日子真是难熬。所幸案子查来查去没查出结果，既没查到林灵素身上，更牵涉不到她刘安妃，她这才将一颗日夜悬挂的心放回了肚子里。

待到案子已如过眼烟云无人再提时，刘安妃才暗地召林灵素进宫，狠狠地将其训斥了一番。她说我的本意原是要你作法运功令李师师遭受天谴，你怎的竟使出那等卑鄙不堪的手段呢？幸亏那帮捕快头脑迟钝，查案无方，倘有精明之辈觑得破绽，寻出线索，后果将是如何？

林灵素汗流浃背地伏地解释道，贫道原也意图以道法惩治李师师，其奈百般作法无效。此非贫道法力不逮，实乃李师师有皇上龙威着力庇护，外力概难袭破。贫道于无奈中冒险出此下策，亦因效忠娘娘为民除害之心迫切，乞娘娘明鉴宽谅之。

刘安妃道，照你这么说，我便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妖姬媚惑皇上而无法可治了吗？林灵素道，办法总会有的，容贫道再思之。刘安妃叹了口气道，那你就回去想吧，想出妥善的法子再来告诉我。话虽这么说，这时候刘安妃已经不相信林灵素的能耐，对他不再抱什么指望，因而对惩治李师师已心灰意懒下去。

然而那个元宵灯会期间的月夜，刘安妃于宫中不期遇到了受燕青之托进宫找皇上的李师师，目睹了师师非同寻常的美貌和皇上对师师非同寻常的关爱，胸腔的妒火又不可遏制地被熊熊点燃。她终于又耐受不住再召林灵素进宫，询问他可想出了什么好办法没有。

林灵素为了挽回刘安妃对他的信任，确也在费尽心机思考计策，而且已经有些眉目。蒙刘安妃召见，知道自己在其心目中还是个有用的人，甚是欣慰得意，遂殷勤禀道，贫道倒是已思得一策，唤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刘安妃问，此话怎讲？林灵素道，这件事想通了其实很简单，李师师所赖者乃皇上之庇护，若使皇上自己不再庇

护她，反而要收拾她，那李师师的末日不就来到了吗？

刘安妃道，这话说得轻巧，你怎的就能让皇上去收拾李师师？林灵素道，此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是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并须娘娘做些配合。说着，林灵素压低声音，将自己的设想对刘安妃讲了一遍。刘安妃考虑了一番，认为其计可行，就开始耐着性子等待林灵素所说的那个时机。

那个时机不久便降临了。

那个时机就是天降异象。所谓的天降异象，就是天体中出现一些不常见的现象，比如日食、彗星、陨石之类；或者是地球上发生的一些恶劣气象和灾害，比如洪水、地震、大旱。总之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罕见的自然现象。当时的人往往将这些自然现象与人间的事物相联系，认为这些自然现象的出现，预兆着人世间的凶吉衰盛。

这种认识不见得没有一点道理。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皆有内在联系，只是真正能破解其中奥秘的能士高人非常之少，世上的多数解释者均属一知半解、牵强附会。后来就发展到一些居心叵测之徒假借解释天象蛊惑人心。由于人们普遍以为修行深厚者可上知天意，所以对名气较大的道士、高僧之类对天象的解释比较容易相信。林灵素正是要利用这一点来达到他的目的。

宣和三年冬末，汴京一带出现了三天异常天气。在这三天里，天色晦暗，狂风大作，太阳似露非露，被遮蔽在一片灰蒙蒙的尘雾之中。

林灵素谓天时至矣，急密见刘安妃，嘱其可依计而行。于是不日之内后宫里迅速流传起一种说法，说是这几日的天象是不祥之兆，并且多半与皇上有关。郑皇后为此还专门找了赵佶，劝皇上请林灵素来破解一下连日来日色无光之由。

赵佶原对这几日的大风未以为意。冬末天燥，出现几日风尘天气不足为奇。然而听到宫里传言四起，见郑皇后又郑重其事地前来提醒，他也不禁有了几分惶惑，便差人将林灵素召至保和殿，令其占卜释疑。

林灵素像煞有介事，捧一把杂草在手里，分了合，合了分地摆弄一番后，一脸玄虚地开言道，贫道所占之卜谓之九姑玄女课，近日天象异常之谜于此课中已尽显玄机，但其意恐不便向圣上直言。

赵佶命他依课中所示直言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

林灵素就再拜道，那么贫道便遵旨知无不言了。他先口若悬河地大侃了一通卜筮理论，让赵佶听得如堕五里雾中，尔后才归结到对天象征兆的释义，说总体来讲，这个天象的意思就是现在皇上正受到妖魅的诱惑蒙蔽，其魅便是汴京歌伎李师师。如果皇上不果决地铲除此魅，将不仅危及皇上，而且危及朝廷与社稷，其害可谓无穷。

赵佶闻之心中不悦，却又不敢全然不信，乃对林灵素道，好吧，朕知之矣。此乃天机不可外泄，容朕善思良策化解之。

林灵素察言观色，感到自己的话是被赵佶接受了，便心情坦然地恭拜而退，回去静候佳音。他揣测，赵佶考虑到自身的安危，是不敢不采取一定的措施的。纵使不忍将李师师赐死，也会将其逐出京城。那么刘安妃交办的差事也就可以圆满地画上句号了。他后悔怎么没早想到这个便捷之策，白费了前面的许多力气。

但是，事情并没按照他预想的轨道发展下去。

听说李师师是妖魅，赵佶非常抵触。这一抵触就使林灵素的话在赵佶心里打了折扣。打发走了林灵素后，赵佶越思越想，越觉得这事在哪个地方有点不对劲。他又联想起于顺临死前那个没写完的“林”字，以及张迪曾禀奏过的林灵素与刘安妃来往甚密之语，不禁

渐渐地升起了一层疑心。

在这层疑心的驱使下，赵佶让张迪悄悄地调查了宫里关于天象流言的起源，结果基本都落实在刘安妃身上。赵佶又亲自询问了郑皇后，得知郑皇后亦是在刘安妃的建议下，才来劝他请林灵素占卜的。综合这些情况，赵佶感到他似乎已经隐约看到了一个陷害李师师的大概轮廓。

但这个轮廓还仅是他的想象，尚无真凭实据。如何可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验证他的想象是否真实呢？

赵佶苦思多时，思得一策：先切实检验一下林灵素通达天地神灵的能力。若其确有这个能力，其占卜结论自然是有相当的可信度；若其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其言便很不可信，便纯属胡说八道，所谓的妖魅蔽主云云，便肯定是加害李师师的阴谋舆论。林灵素曾在赵佶面前吹嘘自己会呼风唤雨，因此赵佶就决定，以祈雨作为检验林灵素是否具有通天功能的方法。

这场祈雨活动背后的这些曲折缘由，自然是很难为群臣所知了。

林灵素接到圣谕，不难猜透赵佶的用意，登时他全身的神经都高度紧张起来。

林灵素意识到，此次祈雨对他来说是个十分关键的危机与机遇并存的关口。假如祈雨成功，不仅在帮助刘安妃铲除李师师一事上大获全胜，而且将会使他在皇上面前具备一言九鼎的权威性，从此以后他林灵素指东皇上就不敢往西，那么他林灵素实际上便成了大宋江山不穿龙袍的皇上。但若祈雨不成功，那便全线崩溃，大败亏输，莫说那些关于李师师的箴语皇上不会相信，自己项上这颗人头能否安然无恙，恐怕都是个问题。

林灵素不是对祈雨术一窍不通，他懂得保证祈雨获得较高成功率

的关键，在于日期的选择。所有号称会祈雨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因为这些人大都具有一定的天文气象知识，当预测某日降雨概率很小时，他们是不可能选择这一日来祈雨的。

这次的祈雨日期是皇上指定的，没有回旋余地。而且时值冬末，在这个季节汴京一带虽不说绝对不会下雨，其概率却是微乎其微。因而这次祈雨显然是危机远远大于机遇。如果让林灵素选择，他是宁可放弃这个机遇，也不愿冒这个风险。

但林灵素明白对赵佶的这个圣谕推诿不得，此刻稍有推诿，便会立即丧失掉赵佶对他尚存的信任。他只能咬着牙关、硬着头皮接下旨来，唯求上苍保佑他渡过这道难关，到时候哪怕像滴眼泪似的掉下几个点来也行。

刘安妃闻知令林灵素祈雨的谕旨，也猜到了这是赵佶对林灵素的测试。她摸不准林灵素呼风唤雨方面的法力如何，几日来亦是在忐忑的心境中度过的。

祈雨的日子到了。

是日卯时三刻，众大臣俱至延福宫会宁殿前聚齐，依官阶次序分班而立。林灵素亦已穿戴齐整，披发仗剑，默坐在了殿阶前专门搭建的高台上。刘安妃在其宫院里，也是早早地起床梳洗毕，立在妆阁门外紧张地观望着天气。

临近辰时，赵佶在一班内侍的簇拥下驾临会宁殿。在大殿正中的龙椅上就座后，即命张迪传旨祈雨开始。

林灵素昨夜数次观察天象，知道今日降雨的可能性极小，却不得不勉力为之。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将玄虚做足，以便一旦祈雨失败也有些遁词好讲。但见他得旨后先庄严肃穆地向赵佶叩首，又回身对着南天遥

拜了三拜，嘴里念念有词，嘟囔一通，其言其语稀奇古怪，无人听懂。咒语念毕，取纸笔画出一符，再将符纸挑于剑尖，令其于剑尖上慢慢地自燃。这个自燃其实是一个小魔术，但在一般人看来便觉得很神奇。

待纸符燃尽，林灵素似鬼魂附体，执剑于高台上一阵狂舞，然后又似演员亮相般突然定住身躯，举剑向天戟指，口中连呼三声来也来也来也。众人便皆随其举颈仰面，去观望那万里长空到底来雨不来。

这时候，林灵素的心里万分紧张自不必说，赵佶的心里也是非常紧张。

林灵素紧张的是那雨祈而不来，赵佶紧张的却是那雨真的被林灵素给祈来。如果雨水真个被祈来了，就证明林灵素当真通达天意，他所解释的天象就不能不听。那便意味着对李师师必须驱逐之，甚至于诛灭之。这叫赵佶于心何忍！莫说赵佶根本就很难相信李师师是妖魅，即便她真是妖魅，以赵佶对其眷恋之深，也是难以割舍。想到这一点，赵佶真有些后悔设计这一场祈雨行动了。

天际有一片灰云渐渐地向这边飘浮，将天色遮掩得阴沉下来。

赵佶的心脏骤然缩紧。而林灵素却兴奋地暗道真乃天助我也，只要这片乌云再临近些，浓重些，就算是我祈来的雨了。哪怕是它落不下雨滴来，亦可找个借口搪塞应付，不算是祈雨全然无效。

偏偏事与愿违，天公似乎是故意同林灵素开了个玩笑，那片灰云居然越移近越淡薄，未及到达汴京上空，早被微风荡散。天空复又万里无云，而且是阳光普照，格外明丽。

林灵素抑制着心头的慌乱向赵佶禀奏，方才可能是因符咒有误，雨水被天帝中途召回，贫道可再度作法，请天帝遣雨神降临汴京。赵佶看出了林灵素的尴尬，淡淡一笑，点头应允。

于是林灵素又祈祷焚符，再次重复了先前的一套，期望着拖延上一段时间，或可侥幸再等得一团乌云来。岂料自此之后空中一直是湛蓝一片，且那阳光愈加热烈灿烂，将立于殿前的大臣照射得通身暖洋洋的，甚至出了微汗。

又等了将近一个时辰，眼看时近正午，众大臣已站得两腿发酸，筋疲力尽，空中仍然是碧朗无垠，没有半丝雨意。

赵佶认为结论已定，无须再等下去，遂沉了脸色向林灵素冷冷地发问，林灵素林道长，你为朕所祈之雨安在？林灵素冷汗淋漓地跪奏，贫道实是法力不济，乞皇上恕罪。赵佶道，你不是声称你通达天意吗？如何又法力不济了？林灵素抖颤道，贫道言过其实，天意本非肉体凡胎可知，贫道尚未修成正果，故以今日出丑，不胜惶恐之至。

赵佶道，这么说来，你是解释不了天象的了？林灵素叩头如捣蒜道，贫道确无此能，有负皇上厚望。

赵佶冷冷一笑，面皮一翻，拍案怒道，那你为何造谣生事，胡说八道，蛊惑人心？你之居心安在？来人，与朕将这妖道拿下！

早有带刀侍卫奔上高台，将林灵素扭翻缚了起来。一场祈雨活动竟以如此意外的局面收场，直看得那些不明就里的大臣目瞪口呆。

赵佶不想将此事的动静弄得过大，就命在宫里的一座便殿设堂，对林灵素进行密审。主审官选择了身为枢密院长官的心腹宦官童贯。赵佶指示他，须将林灵素入京历年来所犯之恶行一一审清。

那童贯是何等精明善谄的人物，一看这情形便知林灵素是因故严重地得罪了皇上。经向内侍押班张迪请教，童贯领会了此案症结所在，在审讯中单刀直入，直逼镇安坊行刺案，意图一举拿下林灵素的口供，在皇上面前邀个大功。

林灵素却知那可是件性命攸关的事，招将出来是绝对活不成的。

因此打定了主意，任凭童贯如何逼供，他除了翻来覆去地承认自己法力不逮、妄夸海口、信口雌黄、曲解天象是有欺君之罪外，余者皆一问三不知。童贯动用了大刑，也未能使得林灵素吐口。赵佶闻之甚怒，下旨令童贯带禁军抄检林灵素在东太乙宫的寓所。

这一抄检，竟是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原来在林灵素寓所的密室里，除起获了大量的金银宝器外，还搜出了林灵素为诅咒李师师而特制的绢布小人。那小人虽做得简陋不堪，赵佶也能一眼看出是仿着李师师相貌的，对其阴谋陷害李师师之事已是确断无疑，遂驾临刑堂亲审，厉讯林灵素为何欲暗害李师师，有无幕后指使者，其人为谁。

林灵素后悔没及时销毁掉那小人，但他仗着未将李师师的名字明书于小人身上，仍然负隅顽抗，一口咬定那小人只是为人祈祷消灾所用之物，与李师师毫不相干。童贯又连续审了几日，软硬兼施，招数用尽，林灵素还是坚决不招。

这就让赵佶有点骑虎难下了。林灵素这个人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将其暗暗整死在狱中不大妥当，单凭其祈雨不至亦不能定问斩之罪，而若不将其置于死地，又难消赵佶心头之恨。这便如之奈何呢？

童贯忧主之所忧，殚精竭虑献上一策：林灵素在京师内行为不检，气焰嚣张，甚至已发展到了与朝廷大臣结党营私、与太子藩王争衢抢道的地步。其种种欺君罔上、目无法纪之恶行不胜枚举，据此合当废去其御赐道号，将其逐出京城，以为天下不学无术、欺世盗名者戒。

赵佶道，仅是废其道号逐出京城，处罚不嫌过轻吗？

童贯隐着阴笑奏道，如此正显圣德宽厚。然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妖道出城之后若遇不测，便是其自作自受的结果了。

赵佶心领神会，不复多诘，即下诏徙林灵素至楚州，即今江苏淮安。数日后，童贯报曰，林灵素因饮居不当致疾，暴毙于贬徙楚州的途中。

赵佶自此对道士们的信任度骤减。从北宋初期即兴盛于世的狂热的崇道之风，便由此开始衰颓下去。

林灵素祈雨失败且被当场拿下的消息，给了刘安妃沉重的一击。

那日她闻知此讯，便顿觉天旋地转，若不是侍婢搀扶，几乎当时就站立不住晕倒在石阶上。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感压迫得她差点要窒息过去。后来得知林灵素在刑堂上咬紧了牙关没有将事情的真相供出，她方从极度的惶恐中恢复了些，但紧张忐忑的心境却一直不能全然放松。

因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明显地感觉出了赵佶对她的冷淡和怀疑。她不知道赵佶掌握了些什么，她认为赵佶不会掌握她什么把柄，然而她又总觉得赵佶似乎已经掌握了她些什么。她对赵佶所问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极为谨慎地应对，生怕那是对她的侦诘试探，生怕那话里隐藏着深意或圈套，生怕自己的回答露出破绽。以前刘安妃是盼着赵佶天天到她的寝宫来，现在她是特怕赵佶光顾她这里。每逢与赵佶会面，她都如芒刺背，如坐针毡。

她时常无端地疑神疑鬼，甚至连别的嫔妃聚在一起随意闲聊，她也疑心是在议论她、怀疑她。指使林灵素谋害李师师这件事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绑在了她的背后，她觉得它肯定会爆炸，只是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哪一刻。唯其如此，就愈加令她担心恐惧不可终日。

到了这个时候，刘安妃是真正掂量出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些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的分量。在难与人言的忧惧、懊悔心情的持续煎熬下，她那原本十分健康、充满青春活力的身躯很快便伤损憔悴下去。

时隔不久，赵佶置朝野舆论于不顾，公开宣诏册李师师为明妃。这个决定对刘安妃不啻晴天霹雳，将她彻底地击倒在了病榻上。

三十四

倏忽间，楚红在偏僻山坳的农家小舍中又度过了三个多月。

穷乡僻壤的冬季单调寂寥，幸有龚定国朝夕相伴，细心体贴，用种种方式调剂充实着楚红的生活内容，才使楚红不致感到这段离群索居的时光难以打发。

为了帮助楚红恢复体力和武功，龚定国制订了一个训练计划，让楚红每日里都按部就班地进行体能、内功和技击练习。在天寒地冻、大雪封门的夜晚，龚定国便陪着老妪和楚红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讲述他当捕头时经历过的形形色色的案件。龚定国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强，有点说书的才能，有的案子原本并不复杂，但经他一编派渲染，就显得起伏跌宕悬疑丛生摄人心魄起来。所以在夜晚围着炉火听龚定国讲破案故事，就成了楚红在这段日子里的一大乐趣。

楚红的另一大乐趣是随着龚定国进山狩猎。逢着风和日暖、天气晴好时，龚定国时常要带上弓弩到附近的山林里去转一转，打点野味来改善伙食。行动已渐自如了的楚红就提出要与他同去。龚定国知道她长期在小院中憋闷得紧，觉得让她到野外去活动活动对其身心俱有裨益，而且也乐意身边有这个伶俐可爱的姑娘为伴，就应允了楚红的请求。

带楚红一同上山时，龚定国都控制着路程，不走得太远，也不到险峻处去，以免楚红过于劳累。这样一来，所获猎物自然就不会多。但是每次看到楚红外出时那种如鱼得水、如鸟归林般的欢愉模样，龚

定国便备感快活，对能够猎获几何也就无所谓了。

就在这样一种朝夕厮磨、形影相随的生活中，楚红与龚定国之间的情感关系悄悄地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龚定国对于年纪轻轻就有着许多传奇经历的楚红，本来就很钦佩，接触日久，则愈发为其刚挺英秀的姿容和坚强颖慧的性格所吸引。而最令龚定国动心的，是包含于楚红那豪侠气概中的一颗善良之心。

楚红自从稍可下床走动时起，便开始主动帮老妪料理家务。无论劈柴、烧饭、担水、洗衣，凡是能做得动的，她都帮老妪分担了去。老妪偶有头疼脑热，楚红便一日数次嘘寒问暖，端汤送药，其关切入微之状如待亲生父母。这些点点滴滴，龚定国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头。

一次外出打猎时发生的一件小事，更是深深地打动了龚定国的心弦。那一次他与楚红在山林里转悠了半晌，没打到一只猎物，正待遗憾地空手而归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只觅食的野兔。龚定国立即搭箭张弓向野兔瞄准。在这个距离上，他一箭命中目标毫无问题。

但他刚拉满了弦的弓箭却被楚红一把按了下去。楚红对他说，你没看出那兔子的肚子鼓鼓的，像是怀了崽，放它去吧。山坡上那野兔听到了动静，向他们这边望望，目光始而紧张，随即变成了惊奇，慢慢地竟变得信任而安详。过了一会儿，那野兔似乎是含着一份感激，冲着他们点了点头，从容不迫地蹦进了枯草丛中。这件事当时就使龚定国心里涌起一阵感动，事后反复回味，仍是感怀不已。

龚定国对楚红的爱慕之情，就这样一天天炽热地生长起来。

楚红对于龚定国开始主要是怀着一股浓重的感恩之意，后来随着

相处日久，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那蓬勃茁壮、充满阳刚之气的成熟男性魅力的吸引。青年男女间的感情触觉都是非常灵敏的，龚定国对她的爱慕尽管是努力压抑，深藏不露，却不可能全然不为楚红体察。有道是少女情怀总是诗，面对着这样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男人，这种体察自然会为怀春期的少女带来一种无可言喻的幸福感和神秘感，会令其缠绵其中，不忍弃之。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楚红亦对龚定国暗自萌发了一缕梳理不清的浪漫情愫。

然而在楚红的内心深处，却还早存着了一个燕青。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未必只会对一个异性产生恋情，但在这其中终是有主次之分的。燕青在楚红心目中的地位根深蒂固，很难被其他人轻易取代。这个因素强有力地制约了楚红，使得她将对龚定国的感情始终理智地控制在了一个适当的限度里。龚定国见楚红于亲密无间的相处中又极注意行止分寸，亦不便造次轻亵。所以尽管在双方的心底里都产生了不由自主的情潮涌动，表面上二人却皆是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光景，一直以兄妹关系处之。

倒是老妪沉不住气，欲将横隔在龚定国与楚红之间的那道无形的垣壁挑开。

老妪自丧子后，与龚定国相依为命至今，早将龚定国视为己出。老母亲对成年儿女最为关切的，莫过于他们的亲事。老妪既然已将龚定国看作亲子，免不得也会在这个问题上替他盘算操心。但由于这山坳处地偏僻，居户稀少，龚定国又是负案之人，不便四处托媒，所以为其解决婚姻问题的难度很大，甚至可以说希望渺茫。此事老妪从未对龚定国念叨过，却是在私下里着急，是她梗塞于怀的一块心病。

如今天上掉下个楚姑娘，论容貌论人品都是百里挑一，伤势痊愈后并不曾落下一点残疾，脾气秉性又与龚定国鱼水相谐，这岂不是老天爷送到家门口来的绝好姻缘吗？因此老妪就存了这个心，要亲自出

马做媒，撮成这段天作之合。

一日，楚红陪着老妪缝补衣裳，老妪就拿语言试探楚红，问楚红觉得龚大哥人品如何。楚红说龚大哥为人正直，忠孝俱全，样样皆好。老妪便将话题向下延伸，说哪家姑娘若是跟了龚定国这样的后生，真是前生积了德的。楚红听出了老妪的用意，掩着心跳，点头附和着，不多置一喙。老妪就索性笑眯眯地单刀直入道，婆婆我倒觉着，楚红姑娘你与你龚大哥般配得很，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呀？

楚红的耳根不觉一阵发热。她很理解老妪的一片拳拳之心，不忍给她一个绝望的答复，稍顿了顿，将原本想说的自己已由宋江、卢俊义做主许配燕青的话，从舌尖上咽了回去，婉转地道，楚红这些年四方奔波，居无定处，婚姻之事尚无暇虑之。龚大哥生得相貌堂堂、雄魁伟岸，若欲娶亲，前来说媒的还不得挤破门槛，婆婆莫急就是了。

老妪只当这含糊推托的话是楚红的羞涩之语，楚红未一口回绝就是有默许之意，就喜滋滋地将这番谈话悄悄告诉了龚定国，鼓动他及时采取主动态度将姻缘做成。

龚定国很感激老妪的体贴关爱，不过他的头脑比老妪清醒得多。由日常相处中的许多细微现象上，他能分明地感觉出，尽管楚红对自己非常亲热随意，但一直是严守在兄妹般关系的尺度上，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发展其他关系的意思，起码在目前，是没有一点这样的迹象。况且不久之后，楚红就要返回梁山泊，自己日后能不能也上山入伙，能不能再与楚红见面，都是很难确定的事。自己与楚红在这个小山村里的这段相处，或许只能成为生命长河中一段美好而珍贵的记忆罢了。

但他同样不愿挫伤老妪的古道热肠，因而也不将他认为此事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还比较小之类的话向老妪多解释，只含混地应道，有缘者自会成眷属，此事宜顺其自然，应当如何处之，孩儿心里自有数

也。

话虽这么说，龚定国经老妪这一撺掇，内心的情火免不得又升腾十分。饶着龚定国是极有定力的人，在这燃烧于青春躯体里的情欲烈火的炙烤中度日，亦是备觉煎熬。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白日里与楚红一起练武、打猎、劈柴、担水时，龚定国仍然一如既往，在理智的把持下不存一丝非分之想，不越雷池一步，但每至夜深人静独卧难眠时，眼前耳侧总是盘旋着楚红的音容笑貌，他体内的那股青春冲动就再也难以控制了。

龚定国感到这种在幻想中自行消乏的行为是对楚红的亵渎，虽然它不会为楚红知晓，当面对着楚红那纯真的笑脸时，龚定国仍不禁暗暗心虚、自愧。他就发誓再也不做这等龌龊勾当。然而时隔不久，这种行为总会无法克制地重复发生。龚定国这才明白，沉睡于体内的那个唤作"性"的魔兽一旦苏醒，任你有天大的毅力，也是压它不住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龚定国倒觉得还不如早点将楚红送回梁山泊为好。不赶快将这个秀丽可爱的大姑娘送走，体内那个蠢蠢欲动的魔兽对他的折磨会愈演愈烈，指不定哪一天会弄出什么事来。

这时已是残冬时节，覆盖在山峦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山林里的野径幽途也渐渐地露出了它们的原本貌征，变得可以辨认了。楚红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百分之百地康复，跋山涉水、格斗拼杀都已毫无问题，思归的心情日甚一日地迫切起来，便与龚定国商议，欲从山里寻路返回梁山泊。

龚定国正有此意，同时也觉得眼下山里的路径已经可以攀行，就很爽快地表示了同意，决定一路护送楚红至目的地。这倒让楚红于欣慰感动之余又有些伤感。她原以为龚定国要说些挽留的话，结果却片言只语也无。楚红对此不由得生出一股莫名的怅惘和遗憾。

龚定国料老妪是舍不得楚红离去，便想好了一套言语去劝说老

妪。他说楚红毕竟是山寨中人，失踪日久，山寨的兄弟姐妹必是悬挂已极。如今既然楚红已伤病大愈，理应送其归寨。我龚定国亦素有投奔梁山泊之意，请楚红回山寨后禀明情况，如蒙头领允准，定国便携婆婆一同上山，那时自可与楚红重聚，岂不是两全其美？

老妪情知不放楚红返回山寨于理不通，叹了口气道，这事其实近日我也在寻思，楚红是个好孩子，在这寒舍里住了大半年，已厮熟得同我的亲生女儿一般，若说舍得，还真是舍不得她走。但她的家终是在山寨里，伤既养好，岂能不让人家回家？这个道理我自是省得。婆婆只是惦着你们两个的事，切莫因此竟是劳燕分飞各西东了。我看哪，若是山寨肯收留你，你索性就与楚红一同留在那里也罢，千万别为着我这把老骨头，拖累了你的姻缘和前程。

龚定国忙顿首道，婆婆对定国的一片慈爱之心定国深领了，但定国与盟兄有誓，是一定要与婆婆养老送终的。定国如果上山，必须带着婆婆。若山寨不便安置婆婆，定国宁可不上山。至于与楚红妹妹的姻缘嘛，定国还是那句话，顺其自然，天意教成终可成。但若让定国因此而舍了婆婆，定国断不为也。老妪听了这话，闭目无语，两行老泪却缓缓地从松弛的眼皮下面滚豆般渗了出来。

计议定了，他们便开始做送楚红动身的准备。

因为那山路着实难走，又要边寻边行，不知要走多少日子，行程上的食物须得带足。这些日子里老妪一人在家，也得备足干粮柴火，以使其生活便利。连日来龚定国、楚红就里里外外地忙碌，将那杂粮饼子、干菜腊肉或蒸或煮地做了几大笸箩，又将柴火劈得堆成了一座小山，大小缸钵里均贮满了净水。老妪亦不甘清闲，浆洗缝补地也是忙个不停，要让楚红干干净净、精精神神地起程。在这几日里，三个人的话语都不多，但彼此间皆深切地感受到了对方蕴含于心底的一片恋恋不舍的厚意深情。

一切料理妥当，即要择日动身之际，却发生了一桩意外。

那日老妪洗完一盆衣裳，起身端盆欲去外面晾挂，脚下踩着些水，不慎一滑，摔了一跤，当时便歪在地下动弹不得了。楚红闻声连忙跑过来，将老妪连架带背地扶上床去。老妪只道是惯常的闪了腰，扭了胯，歇个一天半晌便无大碍，谁知养了两日，伤痛却是毫不见轻。老妪莫说下床，就连自己翻身侧卧都难了。龚定国、楚红方感老妪这一跤是摔出大事来了，忙去找了乡间郎中来诊治。

那个郎中还是有点真才实学的，诊断出是老妪的腰胯间发生了粉碎性骨折。它表面看来是被那一跤摔的，实则是一种骨质病变所致，用现代医学的话讲，就是叫作骨癌。郎中开列了一张据说是祖传的验方，让老妪先服一两个月的疗程试试，嘱老妪在此期间须绝对卧床静养，否则症状还要加重。

这样一来，龚定国当然脱身不得，楚红也就难以成行了。

楚红走不了，倒不是因龚定国不能护送之故。凭着她长期磨炼出来的英雄孤胆，并不惧怕去独闯深山老林。她是觉得在这种状况下若置老妪不顾，一走了之，实是于心不忍。同时她也看到，龚定国作为一个男人，伺候卧病在床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老妪，的确有诸多的不便。于是楚红返归山寨的计划就不得不又搁浅下来。

楚红就像当初老妪照顾她一样，每日里为老妪送水喂饭，洗脸擦身，端屎接尿，照料得细致入微。龚定国每隔五七日便请那郎中上门一次，为老妪诊视症状变化，调整草药配方。家里贮存的几张珍贵兽皮都陆续作为酬资付给了郎中。

那郎中调配的汤药用料奇特，味极腥膻，却颇为见效。老妪服过七日后骨痛便明显减轻，往后症状日益好转，将养到四五十日的光景，遵着医嘱已可扶着支撑物下地轻微活动，大小便亦能自理了。

这时已是万木复苏、大地回春时节。老妪觉得自己拖累了楚红，心甚不安，主动对楚红道，看来我这身子再养几日也就好了，你那山寨中的姐妹兄弟想是惦念得你紧，过两日就让定国送你动身吧。楚红见老妪恢复得很好，也比较放心了，便与龚定国商量，再观察三五日，如果老妪病情稳定，就起程上路。但楚红认为老妪身边是离不得人的，坚决不要龚定国护送。

龚定国既不放心老妪独守空宅，也不放心楚红独入深山，分身无术，两头为难，考虑了一番，打算再去探探山外的路径。假如官兵的戒严封锁已经松弛和缓，还是让楚红扮成男装走山外的坦途比较安全。楚红同意了他的这个想法。

次日龚定国去探路，黎明出去，日暮方回，奔走了整整一天。楚红见他回来后神色不佳，问他是不是大路上官兵盘查得还是很紧，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仍走山路便了。龚定国闷闷地摇头道，现在不是走哪条路的问题，是你还要不要回去的问题。楚红诧异地问龚定国这话是什么意思。龚定国叹道，咱们的消息太不灵通，外面的局势已经起了大变化，那梁山泊义军即将开赴汴京接受朝廷的招安，也就是说，他们很快也要变成官军了。

这个消息对楚红来说是个天大的意外。楚红乍一听，绝对难以置信，让龚定国不要轻信谣言。但龚定国说，从他打探到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不像是谣言。

为了验证这个消息，龚定国又连续出去打探了两日，所得的信息都证明梁山泊义军要受招安的说法是真实可靠的。楚红对龚定国的人品能力皆高度信任，相信他不会为假象所轻易迷惑，更不会对她说假话。见龚定国十分肯定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就不由得不信这确非空穴来风了。

楚红陷入了痛苦的惶惑中。

楚红很不理解，那些笑傲江湖叱咤风云、看上去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为什么转瞬间成了向朝廷卑躬屈膝的包软蛋。是抵御不住朝廷大军的沉重攻势吗？那场根据地保卫战分明打得不错，此后官军似乎也并未进行更大规模的进剿呀。是朝廷许诺了什么优惠条件吗？什么样的优惠条件竟能打动梁山泊人马倒戈呢？而且，朝廷的什么鸟许诺，当真是值得信赖的吗？

关于就招安问题宋江等人与朝廷达成的政治交易，以及梁山泊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分歧等情况，楚红自是无从得知、无从揣测，但有一点她是抱定了主意，那就是她不会去向朝廷投降。这倒并非说楚红具备多么高的政治觉悟，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是她从切身经历中，深深领教了官府的黑暗腐败。她绝不可能与那些魑魅魍魉同流合污。况且她是曾被朝廷通缉过的要犯，一旦自投罗网，生死存亡可就身不由己了。朝廷为了诱降可以做出种种许诺，一旦你到了它的掌握之中，它要翻脸不认账，你还有几分反抗能力呢？

凭着直觉，楚红感到梁山泊义军是踏上了一条危险之途，下场堪忧。

自从投奔了梁山泊，楚红便将山寨当作自己的家，如今家园既失，自己当何去何从？倘若归队，自然必须服从军令接受招安；若不归队，则将立身何处？难道就一辈子固守在这偏僻山坳的茅舍里吗？况且还有一个心上的郎君燕青，难道从此便天各一方，难以聚首了吗？

这真是让楚红进退失措，无了主张。苦苦思虑两日，楚红那明媚秀丽的面庞明显地憔悴了下去。

龚定国非常理解楚红的心情，体贴地开导她道，事已如此，急虑也无益，还是要将心怀放宽。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天下道路万千，总有一条是我们可走得的，我们可再从长计议。老妪也好言宽慰她

道，世事多变乃是常理，人生在世就得顺时应变。那梁山泊与朝廷水火不容，怎见得就那么容易招安成了？好歹婆婆这里可以住得，离着梁山泊尚不算远，就让定国多留心着点消息，看看日后状况的变化再说不迟。

在龚定国和老妪的劝慰下，楚红的焦灼情绪逐渐平复下来。她冷静地做了一番思考，认为倘梁山泊大军真的要去汴京接受招安，自己再跋山涉水地返归山寨就没什么意义了。倒不如俟其开拔赴京之时，于其途中秘密联系燕青，拉了他出来一同去投别的义军。于是楚红就决定再暂留些时日，请龚定国及时打探有关梁山泊义军动向的消息，龚定国自是殷勤照办。

然而，在数日之间竟又生出一桩意外，逼得楚红在这山坳茅舍里也容身不得了。

原来自从老妪摔伤后，家里的一应生活琐事就由楚红一手包揽下来。大约是七八日前，楚红到集市上去采买油盐酱醋之类，不期被一个恶少盯上了。

这恶少唤作元超，乃此地赫赫有名的大户豪绅元彪之子。这元超仗着家里财大势重，父亲又与县衙稔熟，方圆百里唯元府独占鳌头，无人敢惹，自幼就被惯成了横行霸道、跋扈无礼的习性。这厮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武艺文章一无所能，但有一样本领却是与生俱来，那就是猎艳。但凡天生丽质之女子，哪怕是衣衫褴褛、不施粉黛甚至蓬头垢面，他亦能一视识之，将其带回府中沐浴更衣，梳妆打扮后，必是光彩照人。

元超生性好淫，闲来无事最喜游乡串镇去寻觅那美貌少女，遇上中意者，便以提亲为名上门索要，一般人家知他家势大，怒火填膺却不敢不从。女孩们被元超玩腻之后，即被一纸休书逐出宅门，此后一生的生活都被压抑在屈辱的巨石下，无可解脱。这样被摧残践踏过的

姑娘，在这一带的乡里也不下十几个了。

那日在集市上偶与楚红擦肩而过，元超立觉眼前一亮，不禁转身凝视不已。楚红的清丽姿容固然诱目，她身上透露出的那种侠儒兼备的独特气质，更是强烈地吸引了元超。元超感到这个姑娘与那些土得掉渣的乡女很不相同。如果能将她弄在怀里行动那阴阳交接之事，必会别有一番销魂风光。此等尤物岂可放过，元超当时便命随从悄悄跟踪楚红，探得了楚红的住处。

次日元超就差了媒婆去提亲。老妪和楚红甚觉突然，老妪就婉言回绝道，这姑娘是我的远房侄女，来此探亲暂住，不日便要返乡，未便在此择婿。下午龚定国打猎回来，老妪和楚红将这事告诉了龚定国，龚定国猜想定是楚红外出时被人窥了去，嘱楚红今后尽量莫去人多眼杂处，以免招惹麻烦。由于他们的居地偏僻闭塞，对元超其人所闻不多，不知道他的厉害，也就没有更多地顾虑此事。

过了几日，媒婆复又登门，还带来了银两、绸缎等聘礼。老妪一再解释这门亲事做不得，媒婆却是不由分说地硬将聘礼留了下来。龚定国回来闻知此状，觉得那元家简直是有点岂有此理。

为断了元超的这份痴心妄想，龚定国与老妪楚红商议后，去了元家庄院一趟，求见了元家的管家。龚定国向那管家恳切地说明，我家小妹实是另有婚约，万难再攀贵府。并且谦恭有加地退还了全部聘礼。那管家的态度倒也和气，听了龚定国的陈词只淡淡笑道，那么我就将此情禀报主人便了。其余更无多言。

又过了几日，一切平静，媒婆也没再上门。大家以为这件尴尬事就这样过去了，根本没想到那元超哪里是善罢甘休的人。两番敬酒不吃，还胆敢退回聘礼，这种事元超元大爷还没碰上过。既然是恁地不识抬举，就等着吃你元大爷的罚酒吧。

祸事发生在龚定国退回聘礼三四日后的一个下午。

这一日，龚定国又请那位郎中来为老妪复查了病情。郎中诊视过后，认为老妪恢复得不错，只要继续坚持服药，并加强补养，半年后可骨健如初。大家听得欢喜，加倍酬谢了郎中。

刚将郎中送走，便见山路上有一行七八个人向这边走来。为首一人骑在马上，后面还跟随着一抬小轿。此地很少出现这种光景，龚定国起初以为那是一队过路人，只是看着新鲜。后见那队人竟径直向这处小院走来，才猛地想到这些人或许与那提亲之事有关，便赶紧折回房里，将情况告诉老妪、楚红，让楚红且从后窗出去躲避一时。

楚红道，看这情形，姓元的必是当地一霸，这厮是咬上我了。我只要在这里住着，恐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龚定国道，先避开眼前这一关再说。楚红道，我避开了，岂不将麻烦落到你和婆婆头上了？老妪道，有什么麻烦我老婆子顶着就是了，我一没犯法二没作科，不该他的不欠他的，他能把我这把老骨头怎么样？

说话间，那一行人已到了院门前。骑在马上的那人正是元超，他微微地向前扬了扬下颌，两个家丁便不可一世地抬脚踹开柴扉，像两条恶狗般闯进了院子。

龚定国闻声从房里走出来。老妪按了按楚红，让她别动，自己也紧跟着龚定国出了房门。这时元超已下了马踱进院子，乜斜着眼问老妪，喂，老婆子，你家姑娘呢？老妪冷冷地回道，出去了，不在家。元超轻轻地笑了笑，吩咐家丁去屋里看看。几个家丁便欲向屋子里闯。

龚定国自打一听说这个强行提亲的事，肚子里就憋着火，不过是为了免招是非，才强忍性子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当下见元超这副蛮横行状，他憋在肚子里的火噌地就蹿上了脑门，身子向前一挺喝道，且住！此地虽说山高皇帝远，可也是朝廷的疆土，也须讲个王法。我这家门，是你们想进便进得的吗？

家丁愣了一下，回头看看元超。元超也不废话，只泰然地吐了一个字：进。

家丁就有恃无恐地抢上去，要揪开龚定国。龚定国毫不示弱，身体一个侧转拉开了动手的架势。正在这时，楚红急喊了一声都住手，随之由房里从容地走了出来。

她凛然地扫了元超等人一眼道，你们不是要找我吗？我就在这里，用不着劳诸位的神去搜。诸位若是来做客交朋友，我们欢迎，有热茶米酒相待。若要提什么娶亲之事，对不住，小女已是有夫之妇。她指了一下身边的龚定国。这就是我的丈夫。我的话你们听清楚了吗？恳望诸位明通事理，好自为之，免得弄得大家无趣。

众家丁听了楚红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语，面面相觑，未敢妄动，又回头以目光请示元超。元超岂是能用道理打动的人，对楚红的话置若罔闻，抬了抬马鞭梢子指一下楚红道，就是她，给我带走。

家丁得令，便全无顾忌地齐抢上去欲拖楚红。老妪急了，张开两臂一把搂住楚红道，谁要抢我的孩子先打死我！众家丁七手八脚去撕扯老妪，竟是撕扯不开。

元超冷笑着走上去道，臭老婆子，我打死你便怎的，也只当捏死一只蚊子。说着扬起马鞭对着老妪头上就狠抽了一鞭。老妪负痛惨叫一声，松开了楚红。龚定国欲奔过去救护老妪，却被两个家丁缠住。元超拎了老妪的领口将她拖开，接着飞起一脚踢向老妪的心窝，直将老妪踢出丈余。待龚定国、楚红冲开家丁的缠阻扑到老妪身边，老妪已全身骨碎，七窍出血，一命呜呼。

龚定国、楚红悲愤满腔，怒冲牛斗，噙着泪水双双一跃而起，以困狮出笼猛虎下山之势扑向众家丁。元超家丁的那点打斗功夫欺负寻常百姓绰绰有余，与龚定国、楚红这样的武林高手对垒，焉能望其项背。何况这两个人这时候都是红了眼睛拼了命的。片刻之间，那帮狗

仗人势的东西便被楚红、龚定国夺去刀刃，搠死了四五个。

元超方知今日是小鬼遇上了阎罗，刚才那份不可一世的神态荡然无存。他不敢迟滞半步，回身奔出院门，就要认镫上马溜之乎也。楚红、龚定国岂能放得他走，大步追将出去。楚红舒臂拿住了元超的一条腿用力一拧，将正向马鞍上爬的元超啪地摔到地上。龚定国赶上一步，手起刀落，便似切瓜一般将元超的首级斩了下来。侥幸尚存得性命的三两个家丁趁了这个机会，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抱头鼠窜而去。

发生了这样一场大变故，楚红、龚定国在此地是一刻也待不得了。元彪庄上的打手们得信后很快就会赶到这里，或许还会带来官府捕快。楚红、龚定国抓紧时间在后院挖了一个坑，埋葬了老妪。随后，他们草草地收拾了包裹细软，迎着惨烈的夕阳，在暮鸦凄厉的长鸣声里，悲怆而仓促地踏上了亡命天涯的旅途。

此行去往何处，命运之舟将会把他们载向何方，他们的心中是一片茫然。

三十五

宣和三年春，当漫山遍野娇绿成阵、花雨缤纷之时，梁山泊义军完成了历时数月繁复忙碌的撤营拔寨工作，数万人马开始起程向汴京进发。

徽宗赵佶闻奏，传谕沿途各路州府县对梁山泊投诚部队要以礼相待，友善放行，不得稍加阻拦刁难。宋江也很注意约束部队，沿途无论行军宿营，均是纪律严明、行止有度、秋毫无犯，未与官府及百姓发生任何纠纷摩擦和冲突。因而部队行进得很顺利，人们的心情也比较愉快。

行进在暖风拂面、柳絮纷飞的大道上，有些人当真从心底涌出了正在走向光明走向新生、前程似锦的感觉。有的人甚至忘记了这是在去缴械投降，倒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出征大捷、凯旋的功勋将士。

可惜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表面上的祥和而已。

梁山泊义军与朝廷之间，特别是与蔡京、童贯等一班权臣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是不可能为这表面上的祥和气象长久地掩饰住，更不可能因之化解掉的。这根深蒂固的矛盾就像一颗充满了烈性炸药的地雷，在无人触动它时可以平安无事，一旦被触动引信，顷刻间便会轰然起爆。当梁山泊大军抵达汴京城郊时，这条引信就终于被触动了。

事情乃是中书省派来劳军的厢官引起的。

梁山泊义军经过昼夜兼程、长途行军抵达汴京城郊后，奉命暂于

距京城东门四十余里的招讨营外扎寨宿营。赵佶闻宋江已率其所部全数人马抵京，龙心甚悦，即委派殿前太尉宿元景并御驾指挥使一名，持着旌旗节钺，代表朝廷和他赵佶本人，前往宋江营中看望，以示郑重勉励之意。又传旨中书省整顿酒肉，派员前去义军营寨犒劳慰问。

中书省得旨，马上遣员采办，仅一天一夜工夫，就将数量浩大的美酒肥羊准备齐全。次日便派了两名部院厢官带着一批军士，将慰问品运到了义军营寨。宋江在率部赴京途中为防士兵酗酒生事，明令禁止任何人饮酒。此时见皇上如此隆重款待，心下高兴，况皇上恩赐佳酿断无封存不饮之理，遂传令各部在谢恩后即可开封畅饮之，以感天霖之泽。

谁知那激起冲突的引信，早已被人为地埋藏在了这批御赐美酒中。

这批御赐美酒名曰江山第一，出自开封府的官营酒库。此酒乃名师监造，原料工艺俱属上乘，质量原是绝无问题。然而由于带队送酒的厢官有问题，这酒里也就有了问题。

原来送酒的厢官在前来劳军之前，是经蔡京面授过机宜的。

那蔡京、童贯等一班视义军为死敌的主剿派，得知宋江贼伙居然手眼通天，绕过了他们这些把持着朝纲的权臣，直接与皇上达成了招安协议，是又恼又恨又不甘心，处心积虑欲将招安之事破坏掉，且欲进而将梁山泊人马一鼓剪除，以绝日后之患。

要破坏掉招安，就必须挑起义军与朝廷的矛盾。而且这矛盾须激化到动武的程度，须严重到触怒皇上。只要皇上的主意变了，事情就好办了。如今的梁山泊人马已如猛虎离山、蛟龙出水，不是盘踞在那地势险要的老巢，而是进入了禁军四伏的京畿重地，收拾起来不说似探囊取物，也可比瓮中捉鳖了。若事态果真如此发展，无异于皇上配合他们上演了一出假招安真剿杀的精彩大戏，岂不痛而快哉！

可是如何才能挑起那样严重的矛盾冲突来呢？

这帮人聚在一起想了几个主意，皆因易露破绽而否定掉了。这时传来了皇上下旨要中书省派员去义军营寨劳军的消息。蔡京感到其中可有手脚做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拈须考虑了一番，就差人去唤那两名带队劳军的厢官，来他的府上议事。

中书省是蔡京的势力范围，那两名厢官一唤吴智，一唤卜通，皆早想巴结蔡京，却因位卑无门，今蒙蔡京邀唤，岂敢稍有怠慢，急忙就随了蔡府差役，过府来拜见蔡京。

蔡京也不多啰唆，几句居高临下的客套过去，就开门见山地向他们布置了利用劳军之机激怒梁山兵将的任务。

这是有违圣意的事，吴卜二人听了，心里有点打鼓。蔡京给他们打气道，你们两个无须顾虑，只要你们的戏唱得逼真，闹事的责任便全在梁山泊一方，与你们了无干系。即便退一万步，皇上责你们办事不力，自有老夫出面说情，足可保你二人无虞也。

吴智、卜通在心里权衡，老蔡京既是将破坏招安这等重大的任务交付与我，恐怕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如果坚拒不干，或许连自家的性命都保不住。而若是做成了，我等可就成了老蔡京的心腹，将来腾达有日也。

吴智、卜通这两个人素将梁山泊人马视为强梁贼寇，没什么同情和好感，对他们竟受到皇上格外的隆重礼遇，原也怀有忌恨不平的情绪，加上对于得失利弊的衡量，他们便欣然表示，老太师殚精竭虑为我大宋社稷除害安邦，令人深为感动，我等愿尽绵薄之力，效犬马之劳。

一个蓄意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阴谋就此酿定。

蔡京立时传密信与童贯、高俅，要他们在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应变

准备。

吴智、卜通回去后，便忙碌着召集可靠的部属操作那阴谋勾当，一心想着把事情做得漂亮些，以便在蔡京面前邀功。却不知在蔡京的盘算中，他们其实是已经死定了。以蔡京的打算，这两个人最好是在激怒梁山泊将士时被梁山泊人斩杀，那样不仅可以很自然地灭了口，事态的严重性也将非常可观。如其不然，就得费点事，差人扮作梁山士卒暗中将这两个人干掉。总之这两个参与了阴谋策划的人是绝对不能留下来的。

话说这两个厢官率着劳军大队来到梁山泊人马营地后，先去中军营帐参拜总头领宋江，宣达了皇上对投诚部队的体恤之恩，将一坛特制的极品老酒敬奉与宋江，然后便开始逐营发放御赐酒肉。

前面几个营地的发放情况尚属正常，待渐次发放至步军头领张清所部时，就出了事。

原来蔡京为了挑动梁山泊将士闹事，授意吴智、卜通暗将一部分御赐佳酿偷换成了劣质的水酒。在前面发放的酒中劣酒数量不多，只引起了零星的牢骚。发至张清营地，正集中地赶上了一批劣酒，士兵的反应便非同小可了。

梁山泊将士自上而下，十之八九是善饮之人，在行军途中憋了那么多时日，此刻正欲大过其瘾，岂知欢天喜地地领到那所谓的江山第一，开坛一尝，竟是如同驴尿一般，莫说什么名牌佳酿，就连梁山泊里土法上马自行酿制的普通烧酒都不及万一。

大伙感到是受了朝廷的愚弄，一股火气顿时升腾而起，酒罐一踹，酒碗一摔，骂骂咧咧的声音便此起彼伏地弥漫了整个营地。

吴智、卜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见此时机甚好，就遵着蔡京的授意要趁势把事态挑大。这两个不知进退的蠢材便来到了一个正嚷嚷朝

廷不是东西、拿着咱弟兄们当猴耍的刀牌手跟前，板着脸质问他为什么胡说八道。

这刀牌手名唤冯亮，性格粗犷，作战勇猛，是因路见不平打死了一个仗势欺人的县令公子而投奔梁山的。他对官府非常憎恶，随大军接受招安属不得已之举，心情原就不爽，尝了劣酒更加窝火，借着这个茬口，便将胸腔里的郁闷积愤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这样一条汉子，岂会将吴智、卜通之类狐假虎威的鸟人放在眼里，见二人找到眼前质问，正好找到了发泄的对象，环眼一瞪就迎着二人道，什么叫胡说八道？你那鸟朝廷拿驴尿来糊弄老子，难道老子连一句话都说不得吗？

吴智趾高气扬地道，当然说不得！你将御赐酒比作驴尿，乃藐视君王，污辱圣上，知道该当何罪吗—罪当斩首！

冯亮叫道，你这厮说话却似放屁，你斩斩老子的首让老子看看。

卜通在吴智身边帮腔道，怎么着，你以为你在这营地里，朝廷就奈何不得你了？待我等回去奏知皇上，一道圣谕传下，管教你吃饭的家伙搬家。

周边的梁山泊士兵见冯亮与厢官发生争吵，早围拢过来不少人。听着吴智、卜通出言不逊，就群情激愤地鼓噪起来。

事态挑动到这个地步，应当说是很见成效。吴智、卜通回朝后若将梁山泊士兵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添油加醋奏报上去，已足可使龙颜震怒，为蔡京等人劝赵佶改弦更张，趁机剿灭梁山泊部队铺平道路。

偏偏这两个蠢材没领教过梁山好汉的厉害，还想再进一步抖抖威风。卜通扯开嗓子喝道，你们乱吵什么？难道在这皇城根边，天子脚下，尔等还想反了不成！吴智紧接一句，一帮不识时务的东西，给脸不要脸，真是天生的贼骨头！

这几句话是彻底地激怒了这些梁山泊士兵。

冯亮一个箭步跃上去揪住吴智的领口吼道，你这厮骂谁是贼骨头？今日你若不将这话吞回去，我就割了你的舌头。吴智挣扎两下没挣开，气急败坏地大叫来人哪，快与我将这反贼拿下。几个官军士卒欲待上前，却被梁山泊众弟兄虎视眈眈地威慑住，未敢轻动。

吴智急了，他百般撕掳不开冯亮的铁拳，情急之下竟一伸手将冯亮的腰刀抽了过去。

战士的兵器是最忌旁人随意触碰的，冯亮见对方竟敢动自己的腰刀，急忙一个反手擒腕将刀夺回，又习惯性地向前一送刀刃，那还不甘心放过冯亮的吴厢官颈上早吃了一刀，一股鲜血哧地喷出老高。但见他身子一软扑通栽倒，便再也无了动静。

卜通没想到梁山泊士兵当真连代表朝廷前来劳军的官员也敢杀，被唬得魂飞天外，仓皇而逃。

众梁山泊弟兄也没想到这场冲突会闹出人命，都愣在了那里。冯亮拎着滴血的腰刀，在四周一片突然的静寂里冷静下来，知道自己是闯了大祸。

出了这样的变故，所谓的慰问劳军是搞不下去了。卜通生怕再在军营里待下去连自己的性命也丢了，一刻也不敢停留，匆匆地召集起部属撤回了京城。

事情发生在张清营里，张清知自己难辞其咎，当下便押了冯亮，一同去中军大营禀报请罪。宋江得悉，又惊又怒，方寸大乱，拍案连呼尔等坏了大事，朝廷怪罪下来却怎生是好！

冯亮到了这个时候，却是非常沉着。他神色坦然地道，总头领莫忧，人是我冯亮杀的，自有冯亮为他抵命便是，与其他弟兄无干。张清亦恳切禀道，此事皆因张清治军不严，一切罪责由我张清承担。总

头领可上奏朝廷，要降何罪，只管降到张清头上。

宋江顿足叹道，事情哪有你们想的这般简单，只恐这乱子要闹大。遂命帐前卫士先将张清、冯亮监禁起来，差亲随急唤卢俊义、吴用过来议事。

待张清、冯亮被押下去后，宋江才发现燕青不知何时进了大帐，正立在一侧。他烦躁地冲燕青挥挥手道，我这会儿没工夫，你若无紧要之事就改日再说吧。燕青却走上一步，向宋江揖道，小乙正是有紧要话向总头领禀报。

原来燕青的宿营地点，与张清营地紧相邻属。冯亮等人与两个厢官发生争执时，惊动了一部分燕青营里的士兵过去围观，他们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看得一清二楚。冯亮手刃吴智的消息，燕青也是最先闻知的。燕青向目击者详细询问了事发经过，认为吴智殒命乃是咎由自取。他唯恐宋江不信张清、冯亮的一面之词而使张清、冯亮受责吃亏，就赶紧带上了几个目击者，来向宋江证明事实真相。宋江的大帐不是普通士兵能随意进入的，燕青便将那几个士兵暂留于帐外，自己独自闯了进来。

方才宋江与张清、冯亮的一番对话，燕青全都听在了耳中。燕青不止一次地目睹过宋江在遭遇突发事件时的张皇无措模样，心里对其不禁有些鄙夷。倒是张清、冯亮那种坦荡凛然、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气概，令燕青颇为钦服。张清、冯亮愈是对事由不做一句辩解，燕青愈觉得自己有责任替他们辩护。

这时，燕青便将那所谓御赐美酒如何低劣不堪，厢官如何辱骂我梁山泊弟兄是天生贼骨，吴智又如何先下手抢夺冯亮的兵器等引发与激化矛盾的缘由实情，一一向宋江做了禀述，对宋江说帐外的那些目击士兵均可做证。

宋江听过，仍是一脸焦惶地道，即便事情如你所述，那朝廷命官

到底是在我们的军营里被杀了，此事的性质何等严重，朝廷能不追究吗？

燕青从容地道，既是事出有因，我们便不怕追究。事故的最初起因是在那酒上，而以小乙思忖，皇上既然诚心劳军，断不会以伪劣品掺杂于御酒中，其间必定有鬼。且那厢官的辱骂言语，亦不当出自前来劳军者之口。这里面分明是有人在蓄意挑衅，制造事端。以小乙之见，目下我们宜争取主动，不等朝廷追究，即先上书奏明事实，理直气壮地请求朝廷追究那几个厢官破坏招安之罪。其罪既定，我营将士不堪其辱，愤枭其首，顶多落个先斩后奏之过，究之亦无大碍。我们再从旁托人疏通，其事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应当说，燕青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不失为一条以攻为守的化险为夷之策，如果操作得及时有力，可不致使赵佶对梁山泊人马产生误会，堕入蔡京等人设计的离间圈套。但此时宋江正心慌意乱，很不耐烦燕青多嘴多舌，对燕青的建议既未入耳，更未入心。待燕青说完，他只是敷衍地点点头道，好吧好吧，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事情如何处置，我自会与卢公、吴军师商议定夺。你先带弟兄们回营去吧，要约束好部属，各守营地不得妄动。

燕青看出宋江并未将他的谏言放在心上，但宋江既已下了逐客令，他也不好再多言，只能应诺着退出了大帐，忐忑不安地带了弟兄们回营候信。

在宋江、卢俊义再加上有公孙胜、林冲等核心头领参加的紧急会议上，众人对事件的起因乃是有人为了阻挠破坏招安而蓄意制造事端这一点，看法基本一致，但在对事件的处理方法上有分歧。

林冲的主张与燕青略同，认为当务之急是马上将事件情由直接奏明皇上，防止皇上产生误解，同时动用一切可资动用的朝中内线做舆论工作，使真相明了于朝堂，抵消此事的负面影响，以防别有用心的

人利用其事大做文章。

宋江和吴用认为，与皇上的沟通固然重要，但梁山泊义军必须先做出一个认错的姿态，方可取信于皇上。这个姿态，就是先自行严惩杀害朝廷命官者冯亮及其营队的直接负责人张清。这里的所谓严惩，就是处以斩刑了。

卢俊义认为冯张二人纵然有过，罪不当诛，处以极刑恐难服众。

宋江道，朝廷钦差非常人可比，那是代表皇上的人。你莫说杀他，便是动了他一指头，就有欺君之罪。如今他将命丢在了我们的军营里，我们不对肇事者施以极刑是交代不过去的。若是待到朝廷降下旨来再做处理，我们便太被动了。

林冲亦觉处斩二人太过分，劝谏宋江莫要自伤手足。宋江道，非是我宋三郎不顾兄弟情义，实因此事关乎全军安危，我乃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也。

众首脑就此讨论了许久，最后吴用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只斩冯亮，而对张清责以四十军棍。宋江拍板同意。

卢俊义、林冲对处斩冯亮仍于心不忍，但见宋江主意已决，不好再辩。

处斩冯亮的决定传到燕青那里，燕青感到极为不妥。未向朝廷说明事实真相就自斩部卒，这不显然是自觉理亏的表示吗？更何况冯亮宰那狗官，是为维护梁山泊众弟兄尊严的正义之举，身为总头领者理应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岂能不管皂白是非便拿其顶缸斩首呢？燕青最担心的就是宋江迫于朝廷的压力做出自残手足的决定，宋江偏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燕青闻讯后即心急火燎地去找卢俊义，欲请卢俊义再去说服宋江，留下冯亮的性命。却逢卢俊义不在帐中。燕青就欲再去直接面谏

宋江。正在卢俊义帐前当值的邝彪拉住他道，小乙哥莫去触霉头了，卢公也是不情愿处斩冯亮的，连卢公的劝说都不管用，你再去说又于事何补。宋总头领素有重义之名，做出如此决定必有其不得已之苦衷，卢公已将此言对我等弟兄说明过。小乙哥再去找宋总头领，不是又为卢公添了麻烦吗？

燕青默然半晌，闷闷地踅回了营房。

处斩的决定达至冯亮，冯亮既没喊冤申辩，也没愤慨暴怒，接受得非常平静。

由于要争取时间向朝廷交代，斩刑于次日上午便予执行。在由囚禁处押赴刑场的途中，冯亮亦是一路无话。

是日各营的头领皆着素装来到刑场，去为冯亮送行。

行刑前，宋江命人斟满了一大海碗极品老酒，亲自端到被五花大绑在刑柱上的冯亮面前，噙泪说道，我宋三郎对不住你冯亮兄弟，算是我欠了你一笔债，来世再还吧。你还有何未了之事，尽管讲来，我一定代你去了了心愿。

冯亮稍顿了顿，摇摇头道，总头领莫如此说，是我冯亮行事莽撞，对不住各位弟兄，今日受戮乃罪有应得，无话可说。冯亮是赤条条无亲无故之人，此身一了百了，无甚牵挂。若说心事，唯有一条，倒委实有点放心不下。

宋江道，冯亮兄弟你只管讲，所虑者何事也？

冯亮恳切地道，冯亮所虑者，即招安也。我觉得此事吉凶难测。或许是杞人忧天吧，只望各位头领和弟兄们诸事仔细，好生保重。

宋江很是不快，心想你这莽夫已然在招安之事上惹下了大麻烦，而今又出此言，岂不是在搅乱军心？好在冯亮没再说下去，便低了头

去饮那送行酒。宋江将酒碗倾起，让冯亮一口气饮干。

冯亮叫了一声痛快，抬头深情地环视了一遭，就扯开喉咙豪迈地喊，众位弟兄们，冯亮我先走一步了。哪位弟兄送我上路，就请劳驾吧。

这时宋江已踅回监斩台，向监斩官曹正示意可以动手了。曹正发令开斩。

一名刀斧手走上去，高高抡起了鬼头刀，却迟迟不忍下手。延宕了一刻，他回身向曹正禀报，道是因头晕乏力无法行刑。曹正命候补刀斧手上去接替。候补刀斧手接过鬼头刀，迟疑了一会儿，亦向曹正称病告乏。曹正无奈，只好亲自提了鬼头刀走到冯亮面前，欲挥臂举刀之际才发现，自己竟也是难以下手。

冯亮见状，笑了笑道，弟兄们的情谊冯亮心领，也别难为弟兄们了，就让冯亮自己了断如何？

曹正回禀宋江，宋江允准。于是，曹正挥刀砍断了绑缚冯亮的绳索，将鬼头刀交给了冯亮。

冯亮掂了掂刀，对着刀刃吹了一口气，扬头大吼一声弟兄们二十年后再见，便横刀向自己的颈上抹去。一道红光冲天而起，令那些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豪杰们，都不禁惊心动魄地闭上了眼睛。

整整一天，整个义军营地皆沉浸在一片哀戚气氛中。

但是全军秩序井然，没有骚动，连通常的聚伙议论、乱发牢骚、随口骂娘的现象也基本没有。将士们似乎已经从冯亮事件上感觉到了自己身份的变异和皇权的威慑力，意识到了那种可以视朝廷官吏如粪土的岁月已成为过去，今后是为所欲为不得的了。

燕青与李逵、杨志、武松等几位步军头领去看望了被杖打得皮开

肉绽的张清，出于对宋江的尊崇，那几个头领们只说了些安慰张清的话，未对宋江发出只言片语的抱怨。张清本人也只是深切地自责，痛恨自己带兵不严，渎职致祸。在这种情况下，燕青的一些心里话，就压在心里不便去说了。回到帐中，燕青思绪纷纭，越想越憋气，便欲找卢俊义去倾诉倾诉。

卢俊义这一日一直在与宋江、吴用研究下一步与朝廷的沟通斡旋事宜，燕青找了他两趟都没找到。直到晚间戌时后，燕青再去卢俊义大帐，才见到了一脸倦色刚刚回营的卢俊义。

卢俊义已听说燕青来过两次，知其有紧要言语要说，就屏退了左右，邀燕青于烛前坐定，促膝细谈。

燕青直言不讳地道，关于冯亮被斩之事，小乙甚觉不公，又不便对旁人说，只能对主公一吐为快。事实上，分明是那狗官对冯亮等弟兄肆意辱骂于前，又夺刀动武于后，才酿成了这场变故，怎么能将罪责全都压在冯亮头上呢？若说这事破坏了招安，首先坏事的也是那狗官，为什么不能先论清这个道理再议罪定罚？如今我们尚未正式接受招安，已是这般软弱怯懦，受了招安以后又当怎样？那班狗官还不得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屙屎了吗？

卢俊义听了，微微摆摆手道，这些话不必多说了。要说冯亮不该被斩的理由，我能摆出来的比你还多。但最后将其判斩，我也是默认了的。

燕青问，这却是为何？

卢俊义道，如果单就这场事件本身的是非而论，其罪自然不全在冯亮。然则从全军的招安大计考虑，果断地处决冯亮，确乎于消除朝廷对我们的误会和戒心有利。宋大哥身为全军统帅，其一举一动不能不从全局考虑，其身负的重压又非你我可以体味。为全军将士的大安危计决定斩冯亮，当是可以理解的。我知道在各营头领中，不赞成处

斩冯亮者大有人在。唯其如此，我就更要支持宋大哥的主张。因为，假如我坚决不同意处斩冯亮，便有在我军内部引发分裂的可能。目下我们已经远离老巢，只有紧密团结，才能保持住令朝廷不敢小觑的力量，才能有足够的本钱与朝廷谈招安。而一旦发生分裂，马上便会被朝廷抓住机会，各个击破，分而歼之，那还有什么招安条件可谈！所以在这种情势下，我只能两弊相衡择其轻。

燕青道，就不能采取个变通的方法，诈称斩了冯亮，设法将朝廷蒙骗过去不就结了？

卢俊义道，你说得容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朝廷得知我们弄虚作假，我们有理也变作没理了。与其那么鬼鬼祟祟，藏藏掩掩，还不如就留着冯亮，堂堂正正与朝廷辩个黑白。但现今宋大哥对皇权朝威甚是敬畏，只愿平安地完成招安，保全部队，已是失去了向朝廷据理抗争的心气胆魄。说到这里，卢俊义不禁微叹了一声。

燕青轻击了一下桌面道，主公这句话，才是道在了关键处。

卢俊义道，这话我只对你说，切不可言与他人。

燕青道，小乙省得。小乙今日来见主公，主要想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至此处，燕青本能地压低了声音道，有几句话早想说与主公，却一直憋在肚子里未敢擅言。今日小乙不能不说了。那宋江宋公明，小乙自上山以来已观察他许久。若论其平日行事，还算得是温良恭俭、忠厚仁义。但其每临大事，即惶然无措，六神无主，全无半点韬略。此人之所以高居总头领之位，不过是基于其在江湖上的资历和声望，以及与那班最初上山聚义的老班底头领的深厚关系，而非是因其具有驾驭全局、指点江山的领袖才能。在这样的一个人麾下做事，不说前景黯淡，起码是难成大事。你看如今招安未就，其便已奴相毕现，连句光明正大的硬话与朝廷一辩都不敢了。他日招安完成，我等归了官军节制，焉得不日日忍气、夜夜吞声，处处逆来顺受耶？这样

的日子有法过吗？

卢俊义微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燕青说完这番话，不动声色地问，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呢？

燕青道，依小乙拙见，三十六计走为上。主公上山落草原属迫不得已，现既蒙朝廷赦罪，正可就此机会解甲归田。小乙愿追随主公同回大名重振家业。凭着主公的经营手段，不做那朝廷封赏的鸟官照样可成就一番伟业，岂不可落得个逍遥快活？

卢俊义拈着胡须沉吟有顷，方喟叹一声，睁开眼睛对燕青款款地道，此事我亦曾细思过，你所言不谬，是一条全身避祸之道。只是目下我卢俊义提出解甲离队，非其时也。义军中对接受招安本来意见就不统一，能够促成这一行动，全赖核心头领的团结一致。我卢俊义身为副帅，倘一提出离队，定会有人效之，甚至于效之者颇众，那岂不就搞垮了这支队伍，将宋江陷于危境之中了吗？宋大哥与我素昧平生，却一力拯我于水火，并委我为义军的副帅，对我的恩德匪浅，我卢俊义又岂能忘恩负义，在此关键时刻抽身退步只图自安呢？所以解甲之举，只能从长计之。至于宋江实非领袖之材，我与之朝夕议事，了解得比你清楚。如果他真是可成大事之人，我就要劝他自图霸业，不必接受招安了。但是有一点你须明白，能够身居首位乃是多种缘由促成，并非是只靠超人的才略。古之刘备，文不如诸葛武不如关张，亦无一统天下之能，而蜀主之位却非刘玄德莫属，即为显例。一个团伙、一支部队欲凝聚牢固，行动有力，必得有一个权威人物，否则便会分崩离析。宋江就是梁山泊义军中业已形成的权威。虽然从领袖的标准上去衡量他不算够格，然遍观众位头领，尚无一人有足够的条件取而代之。不信你试想一下，换上谁为主帅，能让众将心悦诚服地服从指挥？既然如此，我等就必须努力去维护巩固加强宋江的权威地位，因为这同时就是在维护全军弟兄，包括我们自身的权益。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燕青道，这个道理我懂。主公放心，有损于部队和弟兄们利益的一言一行我燕小乙绝不会做。小乙的意思，是提醒主公，应当有个长远的打算。

卢俊义点头道，这事我自然会有考虑和安排，目下且先同心协力，做成招安这件大事再说吧。

出了卢俊义的大帐，燕青的心情说不清是稍微轻松了一些，还是更加沉重了一些。卢俊义对问题是看得比较全面透彻的，但他的性格过于仗义宽厚，胸襟过于坦荡磊落，宁可教天下人负我，不教我负天下人。这可就既是他的长处又是他的短处了。过去他就因此吃了阴险小人李固、贾氏的亏，今后会不会再因此而吃亏呢？

由此燕青又联想到义军的处境和前景。不知明日义军将面对一种什么局面。难道自家先动手斩了冯亮，便可以保证平安无事、万事大吉了吗？燕青觉得这有点太一厢情愿。如果有人铁了心欲制造事端挑拨陷害，那便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斩掉一个无辜的冯亮根本是于事无补的。

黑漆漆的天际有一道亮光划过，是一颗小流星经过倏忽的闪耀后不知坠向何方。平时燕青并不太注意天象，今夜这颗流星却闪得他心神不定了许久。

他感到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

三十六

正如燕青担心的那样，斩决了擅杀朝廷命官的冯亮，并未使梁山泊义军免祸。

那日卜通捡得条性命屁滚尿流地逃回京城后，即先暗赴蔡府向老蔡京哭诉了一番。蔡京听了窃喜，心想这两个蠢材的开场锣鼓敲得不错，下面将有精彩好戏看也。遂善言勉励了卜通，指示其马上通过中书省的正常渠道向皇上奏报。

中书省当值官员听说出了这等大事，岂敢耽搁，即火速拟了特急奏章呈进宫内。与此同时，蔡京已将情况通报了童贯、高俅。这几个人都在等待着皇上的动静，以便相机行事。

不过当日却不曾有什么动静从宫里传出，赵佶也没召见任何人议事。原因是中书省的奏章呈进宫去后，没有马上被送达赵佶，而是被黄门暂压下来了。

这是由于赵佶当时正在创作一幅工笔花鸟画。

赵佶将艺术创作活动看得很神圣，每逢执笔必是十分投入，尤其讲究心神入境，意在笔先，容不得半点干扰。内侍们都了解皇上的这个秉性，无人敢在赵佶作画的时候去触霉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有天大的事，也须在赵佶搁下画笔后再行奏报。这一日赵佶灵感喷涌，画兴浓郁，自午后便在御书房的画案前勾勒点染，直画至掌灯时分方休。张迪见赵佶全神贯注深浸于斯，虽然

看到了那奏章封皮上标明的特急字样，亦未敢贸然去赵佶面前聒噪。

直到服侍赵佶用过晚膳，饮罢了雀舌，显得气悠神怡之时，张迪方命掌管奏章的黄门取出那中书省的急件呈递了上去。所以赵佶是到了晚间才知道那件事的。

中书省的奏章根据卜通添油加醋、夸大其词的描述，大肆渲染了梁山泊义军部卒的蛮横无理、目无法纪之状，而对吴智、卜通偷换御酒、出言挑衅等情节却只字未提。

如果宋江采纳燕青的建议，及时通过关系将事件实情报进宫来，这时可使赵佶同时听到两方面的声音，对事件真相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其处理态度可能就会比较公允。然而此时赵佶所听到的只是梁山泊人马贼性难改的一面之词，便十分地恼怒，就欲传旨宣宋江进城诘讯。

倒是张迪还比较稳重，他劝谏赵佶且不忙宣旨，宜先将事情的根由和情节调查一下再说。今日时辰已晚，连夜行动不大方便，不如明日正式派员，以朝廷钦差身份正大光明地去义军营地查问此事，是为稳妥之策。赵佶从之。

其实这时候最应被及时进行调查甚至审查的人，不是宋江而是卜通，但赵佶和张迪都没想到这一点。这正是宋江未采纳燕青的建议，未能及时将赵佶的注意力引向正确方向的后果。

翌日一早，赵佶召见宿元景，命其赴梁山泊义军营地调查吴智被杀案。宿元景颇觉此事不可思议，对赵佶奏道，此案恐怕是事出有因，请皇上且耐心等候一时，微臣定速将实情勘明回奏之。宋江那边刚刚处斩了冯亮，宿元景就带着扈从赶到了军营。

宋江闻报奉皇命前来查案的官员是宿元景，心下稍安，忙与卢俊义、吴用一起将其迎进大帐，向其备述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禀报了

已将肇事案犯冯亮军法从事的处理结果，并陪同宿元景去验明了冯亮的尸身。

宿元景不消多问，已对事件的因果了然于胸。他对宋江道，此事断然是朝中反对招安之徒施的离间计。那冯亮一时不慎中其圈套，险些误了大事。本官即回朝将实情具奏皇上，料皇上自会明断，你等不必担心。但你等从此须严格约束部队，坚决服从朝廷的调度，切勿再授人以口实。宋江唯诺应之。

宿元景回城后直接进宫，向赵佶禀奏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力陈宋江和义军的种种忠顺之举，并请求赵佶下令追查御酒被偷换之事。

赵佶听了宿元景的奏报怒气稍减，乃道，若果然如你所言，其情可原。既然肇事者已被斩首，一命抵得一命，朕就不另做责罚了。招安事宜仍可按既定程序进行。你去传令宋江，命其率所部各营马步水军头领，先行进城住进驿馆，俟朕召见。尔后朕再择日检阅全体招安大军。

于是宿元景次日又不辞劳苦地再去义军营地，向宋江等人一字一句地传达了圣意。宋江听皇上已明确表示再无降罪之意，方才胸石落地，感激不尽地面北叩拜谢恩，又奉上重金酬谢了宿元景。宿元景老臣连续往返奔波周旋，着实累得够呛，但见得一场变故在自己的斡旋下已然雾消云散，自己又得了千金的酬报，亦算不虚此劳也，心情很是欢愉。

送走宿元景，宋江即召集众将，布置了进城候召之事。

卢俊义、林冲、燕青等不少人对于将全部头领都带进城，各营只留副将统领的安排颇有顾虑，吴用亦觉这么做不大妥当。兵将分离历来为兵家大忌，宋江明白他们的顾虑有道理。可是前面与朝廷的误会刚刚抹平，此刻若要违旨，岂不又生嫌隙？

众将商议下来，决定采纳卢俊义、吴用提出的一个折中办法，让三名有能力独当一面的大将林冲、杨志、阮小七称病留守军营，分统马步水三军，而其中又以林冲为主，暂署帅印。其余各营主将则俱随宋江进城。宋江很不乐意将帅印交于他手，哪怕是暂时的，但为全军也为自身的安全计，也只能同意了这个方案。

又忙了一天，安排好了营中的留守事务，宋江即带众将离营进城而去。行至新曹门外，早有一名招讨使奉旨在此等候，彬彬有礼地将他们延进城门，安置在了预定的驿馆内。

这个驿馆足有五六进之深，左右又有跨院，院里花香荫绿，廊曲径幽，十分雅致。各头领均安排为单间居住，一应起居设施及餐饮服务等都关照得很是周到舒适。依宋江看来，这起码是四品大员以上的款待规格了，不禁深感皇恩浩荡，那原本还有点悬着的心情也完全放了下来，倒觉得卢俊义、吴用他们的过分小心有些可笑，乃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却不想在这一派祥和的礼遇背后，事态已经起了严重的变化，一股巨大的危潮已悄悄地向他们逼来。

原来那蔡京自打发卜通去通过中书省向皇上呈递奏章后，就一面将情况通报给童贯、高俅，一面密切地掌控了皇上的举措。蔡京平日很注意结交内宦，与梁师成、杨戬等过从甚密，在大内中颇有耳目，掌握起皇上的动态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蔡京原以为，赵佶闻听宋江纵部斩杀朝官后，必将暴怒而施以严惩，从而将激起梁山泊义军严重的对立情绪。到那时他以平叛之名奏请赵佶下旨，武力解决宋江所部，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然而见赵佶没有那样冲动地行事，奏章递进去之后一天一夜都未见动静，直到次日才有派员去义军营地调查的消息传来，而执其事者偏偏又是坚决的主抚派宿元景。蔡京就认为不能再坐观，必须亲自出马去推波助澜了，否则大好时机失矣。

蔡京唤来童贯、高俅密议一通，三个人便一起去求见皇上。这正是宿元景二赴义军营地，去传达赵佶宽赦旨意的时候。赵佶听说是蔡京等三大员求见，料有要事，便传旨于延庆殿召见。

蔡童高三巨奸见了赵佶，便面色严峻开门见山地叩道，臣等是为宋江部属斩杀朝官之事而来，臣等以为此事绝不可等闲视之也。

赵佶一听是为了这事儿，漫不经心地道，诸卿忧国之心诚为可嘉，你们说的那件事朕已委派宿太尉勘查清楚，并做了妥善处理，卿等就不必忧挂了。

蔡京忙掠髯摇头道，不然不然，那宿元景与梁山泊中人私通久矣，焉得不为其开脱遮掩耶？吾皇切莫为其一面之词所蒙蔽也。那件事发生之后老臣颇觉严重，亦曾遣人密查，所得情况与宿太尉之言大相径庭。据老臣所知，所谓偷换御酒云云乃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梁山贼众为制造事端要挟朝廷编造出来的谣言。

正在这时，有内侍将中书省查问卜通的奏章呈上。在奏章中附有对卜通的讯词记录。卜通一口咬定，不曾有任何人偷换过御酒，此言纯属栽赃嫁祸。

这都是蔡京上下其手安排好了的，赵佶却哪里想得到。面对着这份查讯记录，赵佶当时就困惑起来。童贯、高俅趁机进奏，极言梁山泊义军之嚣张猖獗、不法不臣贼性依旧，称其接受招安是假，借机休养生息扩大实力是真，皇上若对其仁慈实乃养虎遗患，迟早会为其所伤，等等。

赵佶道，但那宋江明明是已将罪卒斩首，难道这不可表明其并无二志吗？

童贯道，那不过是宋江的缓兵之计而已，更说明这个人狡猾至极。高俅亦在旁帮腔道，退一万步说，就算那宋江有归顺之心，怎奈

其部下皆为虎狼之徒，到时候鼓噪起来，也由不得宋江不反。

就这样，这几个人围簇着赵佶你一言我一语地叠加着耸听危言，将事情渲染得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似乎宋江马上就要挥师进攻汴京城池了一般。赵佶被聒噪得头昏脑涨、心烦意乱，挥手喝道，行了行了，尔等的意思朕听明白了，依尔等之见目下该当如何？

蔡京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依老臣看，先今皇上宜下果断决心，快刀斩乱麻。老臣闻宋江等贼首即将奉旨离开部队住进城中驿馆，此乃皇上绝对英明的安排。我们可乘这个机会，先将宋江等拿下。留在城外的部队群龙无首，是不难收拾的。

赵佶犹疑道，梁山泊义军本是奉旨进京接受招安的，到头来反遭剿杀，朕如此出尔反尔，将如何面对天下？

蔡京泰然笑道，自古兵不厌诈，圣上以招安之名将梁山泊巨贼赚至京畿一鼓歼之，可谓盖世奇谋，非韩信、诸葛再生而不能为也。天下臣民闻吾皇有此雄略，必钦然叹服，岂得有他言妄议哉？

赵佶道，其奈朕已与梁山泊定有协议在先，忽又改弦更张，终是失信于人。蔡京振振有词地对曰，君临天下者，宜审时度势，随机而变，切忌拘小信而误大计。昔之楚霸王项羽，即是因拘小信而坐失剪灭刘邦之良机，终致乌江之败。宋江等草莽贼人自难望汉高祖项背，但是事同此理，前朝之鉴皇上不可不察。

赵佶道，尔等亦不可小觑了宋江，如今他的数万大军兵屯城下，若是动起手来，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童贯听赵佶的话音已有松动，挺身答曰，这个皇上无须担忧，前番大军进剿梁山泊失利，皆因贼寇占着地利的优势。如今其已远离老巢，正如虎落平川、龙困浅水，是抖不起多大威风来的。高俅也拍着胸脯道，只要能先设计将贼首拿下，微臣与童枢密通力合作，将梁山

泊贼军于汴京城下一举缴械毫无问题。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皇上的一道圣旨。

赵佶原本对军国大策没什么主见，平素也很少在这上面进行思考钻研，许多重要的决策都是根据臣属的意见而定，谁对他施加的影响大就采纳谁的主张。此时在这三个肱股重臣如簧巧舌的鼎力劝谏下，思想上就慢慢地发生了动摇。加上在赵佶内心深处，对宋江这支部队的完整存在，原也有些不太放心的因素，说来说去，赵佶最后竟儿戏般改变了既定的招安大策，准允了蔡京等人的剿灭阴谋，而且当时就与这三个人拟定了解决义军的行动方案。

蔡京指出，擒贼先擒王，拿下宋江等三十余个义军主要头领是行动成败的关键。原安排宋江等下榻的驿馆位处外城，较易得到梁山泊军马的策应，最好不在那里动手。动手的时机应当是在其奉旨进入皇城以后。觐见皇上是不能带兵器的，那时候收拾起这帮武艺超群的强人来也比较省劲。拿下这帮主要头领之后，再胁迫宋江下令，将城外的义军分散调开，由童贯、高俅指挥京畿一带的禁军分头解决之，则兵不血刃，大事可成也。

赵佶听他说得胸有成竹，头头是道，连连点头，一一照准。

乾坤居然就这样被扭转了！蔡京等大喜过望，辞别赵佶出宫，便各自依计去进行秘密部署，只等赵佶召见宋江等众时便动手开刀。

蔡京回去后还秘密地做了另一件事，即遣人以请客之名鸩杀了卜通。可叹这卜通与吴智一样，为了攀附权贵，不惜为虎作伥，到头来殊途同归，皆落得一个可悲下场。

却说赵佶与蔡京等议事完毕回到寝宫，感觉疲乏得紧，心神似乎也有点恍惚不定。毕竟，对梁山泊义军从招安到剿灭，是一个很大的决策变更，赵佶虽经蔡京等反复劝谏而允准了他们的主张，但并非完全心安理得，隐约间总有一种做了亏心事的感觉。

倘若不听蔡京他们的话，事情当会如何呢？也许会正如他们所料，宋江一伙野性难驯、贼心不死，说不定哪一天又反将起来，搅得天下大乱。那自己可不真是养虎为患，成为天下笑柄了吗？

当然这不过是也许，这些后话现在都是很不好说的。

但是身为皇上，却必须事先做出一个关乎社稷安危的正确判断。

皇上又不是神仙，凭什么就必须料事如神，预知百年风云变幻呢？

这些个念头在赵佶的脑子里越纠缠越让他烦，他索性统统丢开去不再想，随手找本书来看，却又看不进去，欲提笔作画消遣，亦觉没有心情。连续两天皆是如此。这日晚膳后，赵佶仍觉心郁不爽，他便吩咐张迪备驾，要去李师师那里散散心。合当是宋江的气数未尽，赵佶在这个关键时刻的镇安坊之行，竟于无意中为即将陷入没顶之灾的梁山泊义军酿出了一线生机。

这一线生机就萌生于李师师身上。

将师师册封为明妃后，赵佶原是打算将她接进宫里居住的。但师师既听过周邦彦的利害陈述在先，又闻知林灵素蓄意陷害自己之事于后，深感那貌似温柔富贵乡的皇家后苑里，实乃一块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战场，便坚决地不愿陷入那个充满明争暗斗的是非之地。

赵佶劝说数次，见师师执意不肯进宫，也只好暂时作罢，转而又欲再大肆翻建镇安坊，并为师师加派奴婢伺候，皆被师师劝止。最后是依着师师的意见，只将其所居的后院稍加扩建，整修了一下了事。当然，说是稍加整修，那几处精雅的亭阁水榭、石壁假山工程匡算下来，也是花费了近百万的银子。其中仅一块由太湖运来的垒造假山的奇石，据说就耗银千两以上。师师觉得这样仍过于奢侈张扬，但体会到赵佶对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也不便再多说什么。

师师既已是皇妃身份，赵佶来会她自然便名正言顺，用不着再藏藏掖掖了。然而赵佶使用那条地道惯了，所以每逢他去会师师，照例还是从地道里穿行。取道于此可以轻车简从，不事喧哗，既方便又安全，还时常令赵佶产生出一种很温馨的感受和回忆，因而赵佶的这一习惯此后一直未改。

这一日，师师由蕙儿和几个丫鬟陪伴着外出踏青，游玩了大半天，回来用过晚餐，刚刚沐浴更衣毕，便闻报皇上驾到。师师忙整了云鬓，至院中回廊前迎驾，将赵佶延至一座新建的花厅中。

张迪依照赵佶素喜与师师独处的习惯，自去安排内侍们往一旁的厢房候着。蕙儿与一干丫鬟送上茶酒果蔬、瓜子细点后，亦皆退至花厅门外。

师师替赵佶除下披在肩头上的大氅，请他在铺着丝绒软垫的紫檀木椅上坐下，接着斟了香气四溢的茶汤递与赵佶。皇妃的身份到底是拉近了师师和皇上的距离，师师现在服侍起皇上来，显然变得较之以前更为自然而尽心了。

赵佶见了刚出浴的师师那粉面生春、眼波流转的水灵模样，拉着她的笋指玉腕咂了一口道，乖乖，明妃竟是愈发出落得标致可人了。人常说岁月无情，怎的偏偏在你身上不留半分痕迹。你看朕这脸上，一年的光景过去，又添了多少沧桑。

师师娇红着脸抽出手来，说道，皇上日夜为国事操劳，岂是贱妾这等终日无所用心者比得的。若贱妾也似皇上一般日理万机，怕是早变成老太婆了呢。赵佶就点头叹道，是的是的，普天下的人只看到做皇上的养尊处优，却哪里知道坐在那龙椅上的苦处难处。真所谓浮生难得半日闲也。

师师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愈是繁忙劳累，愈是要忙里偷闲注意保养才好。贱妾看皇上似面带倦容，敢是近日操劳过度之故吧。

那么皇上何不乘这春色明媚花事正浓时，去郊野水碧山青处一游，怡情养性，吐故纳新，可对龙体大有裨益也。

赵佶随口应道，卿之所言不错，待朕解决了梁山泊兵马的隐患，便择日携卿同游，寻一个幽雅胜境，闲云野鹤地痛痛快快玩他几日。

解决梁山泊兵马的问题，本是朝廷内阁于深宫密殿中议定的绝顶机密，却被赵佶在李师师这里漫不经心地顺嘴溜了出来，这是蔡京等绝对始料不及的。赵佶到师师这里来是为了放松身心，在心理上对师师一点不曾设防，因而此话出口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师师听赵佶说出解决梁山泊兵马隐患的话，觉着有点不大对劲，禁不住试探着问道，皇上方才说的，可是招安梁山泊义军的事吗？赵佶道，正是正是，此事不胜其烦。师师又问，既是招安，乃皆大欢喜之事，皇上何烦之有？皇上所谓要解决梁山泊兵马隐患之言，又是何意呢？

赵佶道，这意思嘛，就是说情况有些变化了。那梁山泊强寇贼性难改，看来招安非为良策也。朕已准蔡京、童贯、高俅等的奏言，决定就借招安之名，将其聚而歼之，一网打尽算了。唉，这件事翻来覆去实在折腾得朕脑瓜子疼。说到这里，赵佶蓦地感到说得有点多了，便打住话头道，这事与你无关，你就不必多问了。

师师听了这话，虽尚不知事变详情，但已然明白，赵佶是因受蔡京等人的挑唆，在招安梁山泊义军的问题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她感到极为不可思议，一件关乎数万人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既定国策，如何就能像小孩过家家似的，说变就变呢？一时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竟痴痴地怔在了那里。

赵佶见其一副愕然神态，便用和悦的口气宽慰她道，你是担心你

那表弟燕青吗？这也无碍，朕可单下一道旨意赦其无罪便是。

师师定了定神道，启禀皇上，师师非是担心燕青一人，亦非只担心梁山泊数万人马，实是更担心皇上和朝廷也。皇上你想，那招安的协议是皇上与宋江亲手签订的，君无戏言，一言九鼎哪！岂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道理？这之间到底是出了什么岔子，竟严重到了双方不可商量的地步呢？现今梁山泊人马全数在京郊扎营待降，宋江等头领已住进城中驿馆恭候皇上召见，这些事已传遍汴京城里的大街小巷。皇上在这时突然改弦更张，自食其言，天下人将如何看待皇上？那蔡京、童贯到底用意何在？如此遽变又将导致什么后果？贱妾劝皇上不可不慎思也！

赵佶到师师这里来的目的就是欲丢开这些个烦心事，师师却偏又在这个话题上纠缠起来，弄得赵佶好不恼火，他按捺不住，一拍桌案，厉声喝道，够了，朕意已决，毋庸多嘴！

师师还是第一次听到皇上如此严厉的呵斥，不由得立时噤了声。

赵佶也觉自己口气过重，见师师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心下不忍，乃缓了面色对师师释慰道，朕每日为朝政所困，不堪其扰，现在不想再嚼那些话题。况且军国大事原也非你可插言之事。我们还是议论我们的琴棋书画，对酒当歌，邀月曼舞，这方是你我的境界所在。卿意若何也？

这时师师的头脑已逐渐冷静下来，她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再直言劝谏赵佶，恐怕不会有什么用处。她在心底里一面抱怨赵佶的糊涂，一面痛恨蔡京等权奸的阴狠。但是抱怨和痛恨都无济于事，要紧的是，自己在这个严重的事变面前，能够做点什么？

梁山泊与朝廷的招安协议是由她李师师穿针引线做成的，这意味着自己于其间承担着一份道义上的责任。如果这招安到头来竟演变成了诱捕，那么自己便无可逃避地成为出卖义军的罪魁。将来不要说宋

江，就是燕青也不会饶恕自己。而且，自己恐怕还要因此而背上一个千古的骂名。

李师师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身上悄悄地打了一个冷战。

怎么办？

劝皇上回心转意劝不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将这个变故消息通报给宋江，使其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紧急对策。至于宋江有无能力妙手回春，那便只好听天由命了。

谁能去给宋江通风报信？看样子皇上今夜打算在这里留宿，自己是脱身不得的，可靠的送信人只有一个蕙儿。可现在自己须臾离不开皇上，无法向蕙儿交代情况。而且蕙儿此刻离去也太显眼，须得是待皇上睡下之后再让她悄悄外出方为便利。

在瞬间闪过这些念头后，师师果决地打定了主意，先设法让赵佶早点入睡了再说。

于是师师柔顺地一笑，就着赵佶的话头道，皇上说得正是，得清闲时且清闲，不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景。皇上这厢饮着酒，待贱妾为皇上抚琴一曲，破闷解忧。赵佶慰藉地笑道，月夜把酒听琴，诚为人生快事，偏是明妃善解人意也。

师师便为赵佶斟了酒，去取了古琴来拨奏。所奏的曲子皆选舒缓呢喃之调，其间又不断地向赵佶劝饮，且于言谈话语间巧妙地探出了宋江等下榻的驿馆地点。赵佶这两日原就没休息好，现在多饮了几杯即感不胜酒力，兼之师师那轻柔琴音的催眠作用，没过多时便醉意蒙眬、眼皮发紧、困意袭来了。

师师就劝赵佶早些歇息。赵佶正有此意，他打了个哈欠，唤进张迪，告诉他今夜要在此留宿，令其安排好值守班次。尔后赵佶便由师师搀扶着进了卧房绣帐。

上了床，双双宽衣解带，师师急欲哄着赵佶快点睡去。偏偏赵佶瞅着师师白嫩婀娜、玉塑冰雕般的身子，遏不住地起了云雨兴趣。师师自是难忤圣意，只得忍下焦灼心情，施展手段曲意迎合。

事毕，赵佶怀着极大的满足感，很快进入了梦乡。

见赵佶已鼾声均匀地睡熟，师师轻轻撩开锦被坐起，下床穿了衣裙，正要去唤蕙儿，却见蕙儿轻移莲步走了进来。原来是蕙儿见师师房里烛光未熄，前来视问是否有服侍之事。

师师忙扯住蕙儿，低声将那风云突变，亟须报信出去的情况迅速地说了一遍。蕙儿本有果敢性格，听师师说过，即毫不犹豫地表示由她去传信没有问题。这也是师师意料中事。师师让她带上御赐金牌，换了一身男人装束。那男人服装是平日师师与蕙儿游戏玩耍用的行头，俱都现成。然后师师又详细交代了宋江等梁山泊头领下榻的驿馆地点，嘱蕙儿进去后先找燕青，送达消息后，若宋江方面有什么托付，可带话回来尽力为之。蕙儿一一点头记下。

蕙儿披了一件女式外衣走出房门，夜色朦胧中，皇家侍卫对蕙儿装束的变化也未加留意。到了前院，蕙儿就请李姥姥去差人备马。李姥姥见蕙儿要在夜间骑马外出，且是一身奇怪打扮，不免诧异，问她，姑娘这是要做什么去？蕙儿一脸严肃地道，奉皇上和明妃娘娘之命去跑一趟差。李姥姥便知趣地闭了鸟嘴。自打李师师册封明妃，蕙儿这小丫头的身份也看涨，进出行走不是她李姥姥能随便过问、干涉得了的了。

顷刻间杂役已将马匹备好。蕙儿拉马出院，轻盈地点镫一跃，跨上马鞍。这蕙儿姑娘从小练功卖艺，于马术上是不生疏的。当下只见她将缰绳一抖，双腿一夹，那坐骑便精神抖擞地扬起四蹄，向着夜幕笼罩的前方驰骋而去。

三十七

由于持有御赐金牌，蕙儿行进得十分顺利。偶遇巡街军士查问，一见金牌皆不置一喙，麻利放行。到达新曹门内宋江等人下榻的驿馆时，不过是亥时二刻左右的光景。

宋江等梁山泊头领进城时，遵照朝廷的指示，皆仅带了少量的亲随。这些亲随与头领一道，都被安排住进了驿馆，而在驿馆的外围，俱是由殿前司派出的皇城禁军来守卫的。这些禁军当时被交代的任务，就是护卫前来接受招安的梁山泊将领。

当时蔡京等与赵佶议定了要变招安为诱捕后，童贯、高俅曾提出，是否对禁军下达监视梁山泊头领的任务。蔡京经过考虑认为，梁山泊全数主要头领离队进城，必然异常敏感，若现在布置监控，被其嗅出气味，反会打草惊蛇。倒不如就作宽松状，令宋江等一干贼首自以为高枕无忧，彻底丧失警惕，更有利于请君入瓮。童贯、高俅觉得有理，于是便只对有关部队下达了加强监视驻扎在城外的梁山泊大部队动向的密令，而对守卫驿馆的禁军没有下达其他指令。

禁军都是惯于打狗先看主人脸色的主儿，上面对梁山泊头领宾礼有加，他们也就不敢怠慢这些特殊客人，因而见了梁山泊头领一概笑脸相迎，态度友好，在管理上也比较宽松。逢有来访会客或有的头领步出驿馆在附近溜达一下的事，亦未予阻拦。这种状态确实麻痹了这伙绿林好汉，使他们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

不过这倒成全了蕙儿，为她进入驿馆免除了障碍。

当蕙儿拉着马大大方方地来到驿馆门前，声称自己乃梁山泊头领燕青的好友，闻其进城特来一晤时，守门的军士只是觉得她来的这个时间似乎偏晚了点，却也未作深究，便放她进了驿馆。恰恰有个军士也是大名府人氏，当日曾与燕青聊过几句天，彼此颇感亲切，因此他还很热心地为蕙儿指点了燕青下榻院落的方位。

燕青对于全军重要头领均离开部队先行住进驿馆候召这种安排，心里始终存着顾忌。他深恐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变故，义军将会陷入被动。但看到宋江那副百依百顺，坚决服从，生怕再有一丝半点触犯朝廷的样子，知道再提异议也是白说，也便懒得再提。

虽然如此，为了众头领的安全计，进入驿馆后燕青仍是非常留心地对馆内的情况做了一番暗中的观察了解。他看到一切似乎是均属正常，那高度戒备的心理方稍稍放松了几分。但是在他的心底里，有一种隐约的不安之感还是不能完全消除。冯亮被斩的事也依旧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令燕青的心绪一直郁结不畅。

用过晚餐，燕青没去找其他的头领闲聊，只独自在院子里散了散步，打了一趟拳，便踱回房中，泡了一壶浓茶，找了一本古籍，坐在烛灯前浏览着消磨时光。可是读了一阵，总有些心不在焉，燕青就索性合了书卷，让亲随来打水洗漱过，打算早早上床，一睡了之。正当此际，一个亲随来报说，有个自称是燕头领好友的年轻人前来拜访。

燕青往年来汴京跑生意时，在城里颇有几个友人，不过自打他上山落草后便都自然而然地中断了联系。燕青想不出是什么人会在这将近夜半的时候来见他，有点好奇地吩咐亲随快请来客进房。

蕙儿跟着燕青的亲随走进房里，落落大方地向燕青抱拳施礼道，小乙哥别来无恙否？燕青一怔，旋即认出了面前这个人原来是男装的蕙儿，又见蕙儿冲着他暗使眼色，马上明白蕙儿星夜改装到此，必有非同寻常之事。于是不露声色地亦热情还礼道，原来是兄弟你来了，

真是难得一见，来来来，快请坐。

亲随为蕙儿送上茶水后退出了房间。蕙儿一俟其将房门带上，就迫不及待地低声对燕青道，小乙哥，不好了，出大事了。遂将师师要她转告的言语，一滴不露地端给了燕青。

燕青凝神听着，一股惊诧愤慨之气由五内升腾而起，同时也从心底涌出一种巨大的感动。李师师让蕙儿连夜到此传递这个绝密情报，需要何等的勇气，又是冒了何等的风险！一瞬间，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师师对自己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这种义薄云天的英豪气质，莫说裙钗巾帼里罕见，就是堂堂须眉间又有几何？

无限的感激和敬重之情在燕青胸中油然而生。听蕙儿讲完，燕青激动地连道，谢了谢了，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师师姐和你蕙儿姑娘的这份情义比天还大，我梁山泊众弟兄定会铭刻在心，永志不忘！

蕙儿摇手道，先不提这些，要紧的是眼下你们须快拿主意。如果有托师师姐办的事，师师姐让我带话回去。燕青道，你说得是，我这就去向宋卢二头领禀报，你且在此稍候。蕙儿叮嘱可要快点。燕青道知道，便披了外衣急急地出门去找卢俊义。

卢俊义听了燕青的禀报，一刻不敢耽搁，立即带着燕青急禀宋江。

宋江正在房中与吴用饮酒对弈，闻报卢俊义燕青来了，正要招呼他们一同入座来玩，却发现二人的神色异常严峻，就甚是纳罕地问道，二位怎的这般行状，敢是又有谁惹下麻烦了吗？

卢俊义道，不错，是有些麻烦上门了。他让宋江先屏退了左右侍卫，方继续说道，这一回的麻烦大了。就将燕青所述情报简捷地向宋江、吴用转述了一遍。

宋江听了，像在做梦似的痴怔了一刻，自语般地喃喃问道，竟有

这等事情？此事确乎？燕青斩钉截铁地道，人家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来与我们送信的，岂有戏言？若此情报有误，小乙甘领军法。

宋江又痴了一刻，如梦方醒似的长叹一声，眼里迸出泪水，捶胸顿足泣道，我只道是君无戏言，谁承想皇上也会出尔反尔，是我宋江误了弟兄们的性命！

吴用忙扶住宋江劝道，哥哥先莫急，且容我等计议，好歹寻一个回旋的办法。卢俊义亦劝道，总头领休如此自责，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变故乃因朝中奸佞作祟，非公明哥哥决策之误。我等现在虽然处境险恶，好在情报来得及时。目下我们万不可乱了方寸，必须抓紧这有限的时间，商讨出应对之策。

宋江嗯嗯地点着头道，正是这般说，正是这般说。就命燕青即去密召公孙胜、关胜、戴宗等头领速来议事。

不多时，几位高级头领就由燕青密唤至宋江寓室聚齐。梁山泊核心层特别会议在宋江主持下紧急召开。按燕青的地位，本不属这种会议的成员，因情报是由他传送过来的，会议便将他扩大了进去。

宋江把局势突变的情况通报给与会者后，就让与会者出谋划策。诸头领乍闻这个消息，一时面面相觑，都无言语。

宋江看出大家虽嘴上不说，心里这时对前来接受招安都懊悔得紧，便又翻来覆去地自怨自艾，说了一大通皆因自己轻信朝廷，贻害了众弟兄之类的话，但对如何应对眼前的遽变，没道出半点主张。吴用暗暗着急，心说若这样拖下去，必误了大事，便敦请卢俊义发言。

卢俊义明白此时不是谦让的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为大家立起主心骨。宋江本来便不具备处变不惊的定力，现在指望不了他，这件事只有自己出头来做了。

其实就在方才短暂的时间里，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想法。此

时见吴用请他说话，卢俊义便清了一下嗓子，严肃而从容地道，情势紧迫，卢某就不揣冒昧抛砖引玉了。当初我们接受招安是大家议定的，如今谁也无须后悔抱怨，后悔抱怨也没用。我们能不能再退回去呢？不是不能。但这一退，就意味着重新造反，正好给了官军攻击我们的口实。我们现今远离梁山泊老巢，没有与官军对垒的屏障，拼杀起来肯定占不到便宜。因而此非上策。不到万不得已，反旗不可轻树。

那么怎么办？卢某以为，为今之计，唯有努力进一步促成招安，方为确报全军将士安全的上策。现在还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应当说还是有的。皇上原本是意属招安的，并亲自签署了协议。如今忽生变故，究其缘由，无非是我军营士兵误杀了朝廷命官，而又受了朝中的奸人挑拨煽动所致。其实现在的风雨阴晴，皆系于皇上的一念之中。朝中的奸人可以影响皇上，我们何尝不能？因此我们若能抓紧时间向皇上奏明情况，释清原委，晓以利害和大义，奉劝皇上收回违约意图，当是大有希望的。皇上夜宿镇安坊，恰恰给了我们一个直接觐见的良机。

自然，我们应当同时做好第二手准备。万一谈判不成，只有武装自卫。然我军现处京畿禁军防地，主要头领又都不在营中，绝不能莽撞盲动，必得施以奇计，方能化险为夷。具体的行动方略，诸位可广议之。

卢俊义的这番话，将大家的思路迅速地集中了起来。经过一阵紧张的讨论，众人皆认可了力劝皇上促成招安是为解危上策的观点。

与皇上去谈判的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宋江。宋江也口称要亲自去谈。但卢俊义从宋江的话音里听出，宋江心里其实是存有胆怯犹豫的成分。又考虑到此时在驿馆中亦不可群龙无首，卢俊义乃提议由自己代宋江前往。

燕青岂肯让卢俊义去冒这个险，就挺身而出道，宋总头领这里正需卢副帅佐助，若各位信得过我燕小乙，小乙愿代表两位总哨去舌战那大宋皇上一番。

宋江权衡了一下，虽然由燕青担任谈判代表，在级别上偏低了点，但在这紧要关头自己这里确实离不开卢俊义赞划。同时宋江亦深知凭燕青的胆识和口才均堪当大任，便欣然颔首道，我看小乙兄弟可堪此任，卢公以为呢？

卢俊义考虑，燕青与李师师相熟，由其赴镇安坊去办这件事，确实更有一层旁人所不及的便利条件。对燕青独当一面的应变能力，卢俊义也很了解，就表示同意委派燕青为与赵佶去进行非常谈判的全权代表。其他人更无异议。

下面众人又计议了万一谈判失利的对策。吴用提出使用疑兵计搅乱京城，得到诸头领的赞同。众人又研究决定，由关胜负责派人出城，去通报林冲等留守将领，令部队做好应变准备。由戴宗负责联络城里的秘密据点，备好炸药油料，一旦需要，即在城里的要害处纵火鼓噪，造成全城的混乱。由公孙胜带人赶制一批旗帜传单，于火起时四处张扬，大造梁山泊人马已攻进京城的声势，以吸引官军的注意力，为众头领夺路出城，带领大队迅速转移创造条件。所有这些，均须在次日午时前完成。如届时燕青还未将谈判成功的消息报来，即以驿馆放火为号全面展开行动。

计议毕，众人散去，悄悄地分头向其他将领传达了这些情况和决定。

这时的驿馆里，虽然表面上依旧平静如水，内里间却已剑拔弩张。有的人闻听情况起了这般变化，居然还兴奋起来。比如李逵，就巴不得立马便在京城里放起火来，好让他抡着板斧冲着官军痛痛快快地着地卷将去砍他个娘，最好是一路杀进皇宫，砍翻皇上，夺了鸟

位，那才叫爽。

为了不引起守卫驿馆的禁军的警觉，出城报信和联络城里据点的事要等天亮后再行动，而奔赴镇安坊去与赵佶谈判这桩首要任务，则必须赶在天亮前进行，错过了这个时机，一俟赵佶回了宫，就一切晚矣。燕青回到寓室，简短地向正等得焦急的蕙儿说明了梁山泊首脑的决定，一刻未停，就与蕙儿一起匆匆去牵马动身。

蕙儿见梁山泊这些人闻知风云突变，不是马上设法逃跑，而竟然决定找上门去与皇上讲理，暗叹他们真是胆大包天。对于燕青竟敢只身一人于此时去面见皇上，更是异常钦佩。心想这样的一群英雄人物埋没乡里，无数的庸碌卑劣之辈倒高居显位，把持着朝纲，这世道也真是不公平！

这时已过午夜，燕青与蕙儿拉马走出驿馆时，守门军士询问了两句。燕青道是要去送友人一程。守门军士觉得这么晚了放人出去似有不妥，但因上面并未下达不许梁山泊头领夜间外出的明确命令，也不好硬性阻拦，只是叮嘱燕青莫要走远，免得找不到回来的路径。燕青轻松地笑道，兄弟无须担心，在这汴京城里，我闭着眼睛也迷不了路。

出了驿馆，燕青与蕙儿信马由缰，徐徐而行，待拐至守门军士看不到的去处，二人不约而同地一夹马腹，两匹骏马便扬蹄飞奔起来。

有御赐金牌应付着巡夜的禁军，燕青、蕙儿一路通行无阻，不多时就抵达了镇安坊。镇安坊仍在灯火通明、笙弦悠扬之际，有狎客夜半而至乃为常事，并不引人注意。进了院后蕙儿即除去了男式头巾，让一个迎客丫鬟将马匹牵去马厩照料。丫鬟知道蕙儿是伺候师师的，也就等于是伺候皇上的，对蕙儿的指派自是顺从有加。李姥姥见蕙儿半夜出去带回来个燕青，只道是奉皇上旨意所为，也不敢多嘴探问。

蕙儿让李姥姥备了两份精致的点心水果拼盘，由她和燕青一人端

着一个，走进了后院。采用这个方法让燕青进入师师房间，是燕青和蕙儿在路上商量好的。在后院当值的内侍们都认得蕙儿，见燕青端着果盘从容不迫地沿甬道走来，只道他是个帮蕙儿做活的小厮，抬一抬困倦的眼皮远远地斜了一下也就作罢，根本没想到有盘问的必要。当然这些内侍戳在那里主要也就是做个样子，真正担任警卫任务的卫士其实都由张迪安排在了师师卧房周围的厢房里，如果师师房里发出可疑的动静，瞬息间他们便可冲至皇上身边。

此刻已是后半夜丑时光景，师师和衣躺在赵佶身侧，了无一丝睡意，正等得心里发慌。听到轻盈熟悉的脚步声，知是蕙儿回来了，连忙悄然起身，撩开帐幔来到外间，见蕙儿已经进了房间。

后面还紧跟着一个年轻人。师师定睛一看，竟然是那多日不见，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燕青。师师心头一阵蹦跳，脱口低问，小乙你怎么来了？

话一出口，师师自感问得好蠢。燕青所为何来，不是明摆着吗？

燕青却很认真地回答，小乙乃受宋卢两位头领之托，肩负重要使命而来。他放下手上的托盘，省去了通常的寒暄问候，单刀直入地将自己代表梁山泊首脑前来面晤赵佶的任务告诉了师师。他向师师解释说，本来这事是应先征得师师同意的，但因情势急迫，实在是来不及了，希望师师能够理解。

师师道，这倒不打紧，我要是惧怕牵连，还敢让蕙儿去传信吗？再说，如果你能与皇上谈得好，我也就无所谓牵连不牵连了。

其实当时派蕙儿去传信时，师师心里所希望的，就是义军能抢在木未成舟前，遣员来劝谏皇上回心转意，收回谬策，力挽狂澜于既倒间。但是这个想法她不宜明说，她怕义军头领前来与皇上谈判，万一谈崩了，遭到捕拿甚至遇害，她的动机是好是歹，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然而义军若失去这个最后有可能扭转局面的回旋机会，确是

十分令人遗憾。

自打蕙儿去后，师师就不断地在忐忑猜测，梁山泊义军究竟会采取什么对策。现在看到义军头领的决策竟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感到非常欣慰。尤其是看到来者乃是燕青，便更让师师感到踏实放心了。说不清为什么，师师只要一看到燕青，就会本能地感受到一种安全感和依托感。身为天子的赵佶带给师师的这方面的感觉，反倒不如燕青那般坚实牢靠。师师自己也很奇怪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反差。

燕青深知此行干系重大，一路上的心情未免紧张沉重，这时师师泰然自若的态度反过来感染了他，使得他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惯常的镇定和自信。当下燕青低低地对师师道，大恩不言谢，多余的话我且不讲了。小乙今夜前来面君，事关义军数万将士的生死存亡，谈判的结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请问姐姐有何赐教？

师师向一旁看了一眼，蕙儿即机敏地守到门口去望风。

熟谙赵佶秉性的师师略沉吟一下，轻轻吐出十二个字：以攻为守，刚柔并济，据理力争。燕青心领神会地道，小乙明白。

师师又嘱了些应当注意的事项，告诉了燕青在这房屋四周皇家侍卫的分布情况，以及万一事有不测当如何脱身等，燕青一一记下。商量妥当后，师师便步入了帷幄内，欲去唤醒赵佶，却见那赵佶已经自己从床榻上坐了起来。

原来那赵佶因近日心神不宁，今晚过量饮酒，酒后又与师师行了那极乐之事，龙体不胜其乏，倒头一睡就是三个多时辰，沉如烂泥。睡到后半夜，赵佶要下床小解。

师师忙走上前去为赵佶放溺盆，躬身服侍他。赵佶睡眼惺忪地瞟了师师一眼，见师师是一副穿戴整齐的样子，诧异地问，哎，你是一直没睡吗？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师师道是寅时过了。赵佶道，那么时

候尚早，卿再陪朕温存一个时辰吧。说着就拥了师师向床上倒。

师师扶住赵佶细语道，皇上且醒一醒，外面有人等着见皇上呢。赵佶道，不见不见，凭他什么事，天亮回宫再说。师师道，这可是件紧急的事，天亮就迟了。

赵佶以为是宫里发生了什么急事，以致有太监不敢耽搁凌晨就报来了，无可奈何地嘟囔，你看你看，连一宿好觉都睡不到头，这个皇帝做得有个鸟意思。遂让师师取过衣袍为他穿上，边向外走边沉着脸哼问，外面是何人，在这般时候来打扰朕？

燕青见赵佶出来了，即从椅上立起，抱拳低言道，是草民燕青，在此恭候皇上。

赵佶一愣，愕然问道，如何是你？你此时来这里做什么？

燕青道，一来看望表姐，二来嘛，是奉我梁山泊义军总头领宋江之命，前来拜会皇上，与皇上再议一议招安的事。

赵佶这时的脑瓜才清醒了些，意识到了燕青不仅是师师的表弟，同时也是梁山泊义军中的一个头领。而且由其语气里，察觉出燕青此番是来者不善，不禁心头一惊，正要再张口斥问，燕青抢先低喝道，请皇上不要高声。今夜燕青只与皇上一人密谈，如果惊动了他人，恐对燕青和皇上都不方便。

赵佶对燕青含着威胁意思的口气十分恼火，但在燕青那剑眉下一双凛然目光的逼视下，未敢率尔发作。他隐忍着火气冷冷地道，若是朕不想与你谈呢？

燕青声音低缓却十分强硬地道，恕燕青无礼，这恐怕由不得皇上。

赵佶气得身上一阵发麻。他也语气强硬地顶上去，你这厮想对朕

怎么样？朕警告你，现在只要朕一声呼唤，顷刻间你就会被拿下，插翅难逃。

燕青毫无惧色地微微一笑道，我知道这房屋四周布满了侍卫高手，但我与皇上咫尺之遥，他们的动作再快，怕是也快不过我吧。若没有这点能耐，我燕青燕小乙今夜也不敢站在这里。皇上若想玉石俱焚，不妨喊一声试试！

说过这番话后，燕青表面上镇定如常，内心里却是十分紧张。师师在侧，也是心情非常紧张地盯着赵佶。

这是燕青与李师师方才商量好的策略。必须先在气势上压倒赵佶，才能往下谈下去。

现在燕青与赵佶已对峙到这一步，事态的发展就决定在分秒间。师师根据赵佶的性格判断，赵佶在这种关头，一般应不会逞匹夫之勇，不会不计后果地铤而走险。然而是不是会出现意外，谁也很难保证。

这一刻间房间里空气凝固，静可闻针。

五秒钟过去了。十五秒钟过去了。过去了将近一分钟，色厉内荏、面色涨红地与燕青僵持着的赵佶，终于没敢喊出声来。

师师知道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暗松下一口气，不失时机地走上去对燕青道，小乙兄弟如何这般无状，能对皇上这么说话吗？

燕青就趁势缓下口气道，小乙其实是只求皇上拨冗听一听我梁山泊将士的肺腑之言，并无冒犯皇上的意思。适才言语不恭，幸乞恕罪。

师师又转身劝赵佶，燕小乙既是奉了他们总头领的命令来拜见皇上，皇上何妨听一听他们欲奏何言呢？

赵佶审度这架势，只好就坡下驴地道，好吧，朕就听听。师师便赶紧扶着赵佶落座。赵佶接过师师递上的茶盅装模作样地呷了一口，向燕青道，你有何话，就快快讲来。

燕青直截了当地问道，据悉，皇上欲毁掉当初签署的招安协议，设计捕拿我梁山泊头领，剿灭我义军人马，果有此事乎？

赵佶听燕青的话说得如此明确具体，颇感诧异，不禁锁了眉心问道，这个说法，你们是从何而知的？燕青自然不会将师师、蕙儿端出去。他洒脱地一笑道，皇上，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梁山泊弟兄不说是八方有耳，亦可算四面来风。凡是我们想知道的消息，是没有打探不到的，何况是这种干系重大的要事。

赵佶听了默然无语，也就等于是默认了燕青的诘问。

燕青继续发问，招安大计是我义军宋总头领与皇上亲自磋商而定，事关社稷，非同儿戏，皇上倏尔变之，其因若何，而其理安在哉？赵佶沉着脸道，这要问你们自己，你们梁山泊人无受招诚意，朝廷焉能不度势而变之。燕青道，皇上此言却是无凭无据，怎见得我们无诚意？

赵佶振振有词地道，你们拥兵城下，聚众闹事，口吐反言，甚至悍然杀害前往劳军的朝廷命官，这算不上是确凿的证据吗？若朝廷容得你们这等无法无天之徒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天下岂有宁日乎？说到这里，赵佶的肝火又旺盛起来，手腕一颤，将茶水洒了一身。师师忙用绢帕为他擦拭，赵佶挥手挡了回去，直视着燕青继续理直气壮地道，朕不是信口雌黄吧？你有何言可辩，朕倒是要洗耳恭听。

燕青不慌不忙地对赵佶拱手揖道，燕青今夜奉命来此，正是要向皇上释清这个问题。我梁山泊义军接受招安的诚意，世人有目共睹，原本无须多加解释。我们若无诚意，岂能毫无保留地撤营毁寨，全部人马均按朝廷指定的路线开赴汴京呢？可以说自我义军拔寨起程时

起，便已自绝退路，唯奔招安一途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蓄意闹事再起反心呢？皇上指责我们图谋不轨的主要理由，不过就是吴智被杀一事。对此燕青要严正禀告皇上，他那是咎由自取！请皇上莫打断，容我把话说完。那件事情的真相，乃是吴智欺君罔上，偷换御酒于前，出言不逊辱我弟兄于后，我们的弟兄与之讲理，吴智竟欲夺刀动武，导致他在双方的争执中被误杀。整个事件皆是由吴智等人酿成的，主要责任理应由他们承担。此情我们已拜托宿太尉转奏皇上，难道皇上没看到我们呈上去的奏章吗？

赵佶冷冷地哼一声，这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另外尚有不同说法。

燕青的情绪不禁有些激昂，他掷地有声地道，纵是另外有一千种一万种说法，事实只有一个！倘皇上不怀偏见，不为某些奸佞的恶意挑拨所左右，认真追查下去，自会查个明白清爽。我燕青若说了一句假话，情愿被五马分尸，碎骨万段！

赵佶脸上的肌肉微微一抖，仍冷冷地哼道，就算事情如你所说，吴智自有朝廷处罚，你们也没有权力处斩他。

燕青道，请皇上听仔细，那吴智不是被处斩，而是被误杀。即便是这样，为了表明我们归顺朝廷的诚意，我们宋总头领仍然忍痛下令，将误杀吴智的冯亮弟兄军法从事了。在往常，我梁山泊将士杀了贪官污吏是要立功受奖的，若非是诚心归顺朝廷，冯亮弟兄岂能因为杀了个吴智那样一个狗才而丢了性命？这就是我们诚心归顺朝廷的代价！难道我们用自家弟兄的鲜血和生命表明的心迹，还不能见信于皇上吗？说到此处，燕青一股热泪涌出，模糊了眼眶。

赵佶听着，不无触动地低了低头。

燕青平息一下情绪，目光炯炯地看着赵佶继续说道，恕燕青再说句大胆无礼的话，若我们不是诚心归顺，此刻皇上就不是在这个地方

听燕青说话了。纵使这房间周围布满侍卫高手，这行院附近逻卒如梭，我梁山泊好汉欲请皇上换个去处去待着，也不过是费个吹灰之力。然而我宋总头领没下这种命令，我们众家弟兄也没生这个念头。我们在闻知皇上欲变卦毁约的消息后，并未做出立即进行武力抵抗的举动，为什么？就是因为希望招安大计仍可如约完成。当此之际，招安成，则国泰民安；招安毁，则祸乱骤起。皇上如果要听信谄言，一意孤行，于眼前看，是失信于我梁山泊义军；于长远看，乃失信于朝野臣民、天下百姓。那么今后皇上焉能再一言九鼎号令海内，天下又岂可企望升平宁静耶？孰是孰非，何去何从，燕青敬请皇上再三再四审慎斟酌之。

燕青这番陈词字字强劲，句句铿锵，有理有据，有义有情，渐渐说得赵佶暗自点头。赵佶不得不承认，燕青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他不由得便对毁约之举产生了悔意。可是想到蔡京等人那番痛心疾首的劝说，当时也是觉得很有道理。究竟该听谁的呢？赵佶这时是摇摆不定，心乱如麻。

师师见赵佶沉吟不语，知其秉性优柔尚难决断，乃以目示意燕青，趁热打铁，再加强点儿火候。

燕青会意，又坚定沉着地言道，皇上或许以为，我义军人马不过区区数万，就此一举剿灭，也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燕青奉劝一句，皇上莫小觑了我梁山泊英雄。我们若真要动手，将这汴京城搅他个地覆天翻不是做不到的。童贯那厮带十万大军与我们交手而大败亏输，这事皇上应当是记忆犹新吧？不是我说大话，倘我燕青天亮时还没回到驿馆，保管这皇城脚下就四面火起，杀声一片。那种局面朝廷是否收拾得起来，恐未可知也。退一步说，就算我义军兵马敌不过京畿的禁军主力，但这数万之众是官军杀得干净的吗？那幸存下来的弟兄难道不会誓死为被坑害冤杀的兄弟报仇吗？报仇雪恨的目标难道不会锁定在皇上身上吗？不瞒皇上说，我们为防变故，早已是于城中潜伏着一支秘密力量的。一旦事态有变，他们即会四处出击，令朝廷

防不胜防。到那时，皇上还能卧在皇宫里安享太平，还敢轻车简从地来这镇安坊寻欢作乐吗？彼时只怕是即便皇上这颗龙首保得住不被人暗里取去，也不得不时刻蜷缩于铁甲铜袍重重护卫中，过着囚徒一般的日子。活到这个份儿上，乃与行尸走肉何异乎？若谓燕青危言耸听，皇上不妨拭目以待。以上燕青所言或属唐突，但为皇上为大宋的千秋大业计，燕青不敢不披肝沥胆，直言奏之。燕青要说的话就是这些了，信之乎，纳之乎，唯凭圣裁也。

燕青说罢，不卑不亢地走到一侧，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从容坦然地静候着赵佶的反应。

燕青的这些话，其实是真里含假，半实半虚，却着实把赵佶唬了个心惊肉跳。从义军能够迅速准确地获取到皇宫里的秘密情报，以及义军敢于委派燕青孤身前来与自己交涉这些现象上，赵佶深感梁山泊这些强人的能量和手段都甚是了得，燕青说的并非大话，这些人是说得出也能做得到的。

这样一伙强人，真是很难驾驭，即便是现在归顺了朝廷，日久也难说不再生事。从这一点上看，蔡京等人的见解应属深谋远虑，不乏先见之明。然而招安协议既成，再出尔反尔却是明摆着理亏，这个失信于天下的恶名，是无论怎么解释也难以抹杀的。

这还在其次，燕青透露的那个暗藏的复仇力量，才是最最可怕的事情。出主意变招安为剿灭的是蔡京、童贯、高俅，但翻云覆雨的拍板定夺者却是他赵佶。将来复仇者的目标，十有八九会如燕青所说，要锁定在他赵佶身上的。这可就很不美妙了。

赵佶是个性情中人，最喜欢无拘无束地游乐，多少年的皇帝生活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兴致所至，山林古寺、勾栏瓦舍随意出游，从来没出过什么危险，盖因其从来没树过什么私家死敌也。若是与梁山泊这帮人结下了仇，今后可就再也休想过那种潇洒无羁的逍遥日子了。

终日被禁锢于深宫后苑里，还要日夜提心吊胆地防范不测，那种日子对于赵佶来说，简直是比死了还难受。梁山泊义军造反的旗号本来也不是针对着自己的，自己何苦自找着去做这个冤头债主呢？

想到这里，后悔之意在赵佶心里渐渐占了上风。

他向坐在一旁静待他表态的燕青暗暗瞟去一眼，又忖道，若是自己执意翻脸，恐怕眼前这一关都未必过得去。莫看进来的只有燕青一个人，谁知道在外面他们埋伏了多少高手。他们没有铤而走险，轻举妄动，先派燕青进来谈判，显见是接受招安之意并未改变。那么，目下的明智之举，只能是顺水推舟地做个人情，平风浪于萍末，化干戈为玉帛。唯其如此，方可令险象顿消，万事皆安也。至于招安以后将会出现什么问题，那是将来的事，就留待将来再说罢了。

思忖已定，赵佶转向燕青，努力端着个皇帝的架子，矜持地说道，燕青壮士快人快语，振聋发聩，朕看你倒是不输于当年诸葛舌战群儒之口才风度也。

燕青察度赵佶的神态，已了然洞悉了他的心理变化，知道这时候需要给赵佶留出面子台阶，便恭敬地起身打拱道，小乙一介莽夫，或有言语失当处，恳望皇上海涵。

赵佶乃作宽容状道，你率直而言，言无不尽，朕听来很是痛快，亦以为颇有道理。不过朕要告诉你，你们听到的消息并不确切。朝中确实有人因吴智被杀之事对你们义军产生了误会，进言罢议招安，但那不是朕的意思。

此言一出，等于赵佶表明了态度。燕青和师师皆暗舒胸腔，长长地松出一口气。燕青要将事情砸实，紧接着问，那么皇上之意若何？

赵佶道，君无戏言，按既定协议办。

燕青立即跪倒，口称皇上英明，连叩三个响头。赵佶让他平身。

燕青起身道，草民还有一事，望请皇上恩准。赵佶让他但讲无妨。

燕青道，义军所得到的消息，虽然据皇上说是不准确的，但毕竟无风不起浪，亦在众头领中造成了很大的疑虑。为表明皇上的招安决心未改，坚定我义军将士的归顺意愿，望请皇上允我义军大队进城，与头领们一同接受召见。

赵佶道，你出此言的意思，还是不相信朕。

燕青道，我们不是不相信皇上，但实是不敢不防有奸贼作祟。

赵佶笑笑，考虑了一下，料是只要朝廷这边没有变故，梁山泊义军是不会自寻麻烦的，乃慨然应允让宋江带众头领先回军营，三日后可率五千兵马进城接受召见。并当场手书旨意，加盖了随身御宝，交于燕青带回。

事情至此，大功告成。燕青再次叩首谢恩。李师师满心宽慰地望着燕青，发现他的衣衫贴身处，已被汗水浸得透湿。

已经做好事变准备的蔡京等人，连日来一直在急切地等候皇上传他们带兵入宫设伏捕拿宋江的圣谕，却是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等来等去等到的，倒是宋江及义军众头领已奉旨返回军营的消息。他们百思不解，为何与皇上已密谋定了的事情，竟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愕然和沮丧之余，唯能在心里暗骂，赵佶真是个不中用的昏庸草包。

三日后赵佶升驾宣德楼，隆重召见宋江及义军头领，并检阅了奉旨进城的五千名梁山泊义军的精兵。招安仪式操办得规模盛大。是日，宣德楼前旌旗招展、鼓乐喧天，围观者成千上万，热闹得胜似上元，诚可谓之普天同庆，盛况空前，令汴京军民叹为观止，传颂一时。

事后，宋江由燕青引领，亲赴镇安坊向为促成招安立下汗马功劳

的李师师酬以重谢。其间种种细节因篇幅所限，盖难一一尽述。

三十八

春暮夏初，日暖昼长，花灼草盛，燕舞莺飞，正是一年里最为宜人的时光。

往年此时，刘安妃最喜浴着融融暖日、柔柔和风，在宫苑的假山亭榭、草圃花丛中放筝扑蝶、游戏玩耍。若逢得赵佶有暇而至，她便每每于阁台中摆酒请皇上酌饮，自己则于樽前低吟浅唱、轻歌曼舞。

那是一种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光。

可惜那种时光已经一去不返，而今只能在记忆里回味了。现在触景生情地回味起这些，在刘安妃心头激起的，不是温馨甜蜜，而是无限的凄楚忧伤。

刘安妃病了，病得日子很长。

冬末那日林灵素祈雨败绩，刘安妃当时就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被侍女扶抱着回到寝宫后，便连续几日卧病不起。后来身体刚刚稍有起色，赵佶册师师为明妃的消息传来，再一次强有力地将她击倒。从此后，刘安妃一蹶不振，再也难以恢复健康。

数月以来，尽管她一直在吃药调养，间或病情也稍有好转，但旋即却又加重。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积重难返。挨至近日，更是出现了持续发低烧的症状，以至于在这艳阳高照，人们穿着单衣已开始觉得燥热的季节里，她来至宫院的长廊上走动一下还感到脊背发冷，不得不在身上又加了一件质地厚重的霞帔。

负责为其诊病的太医用尽全身解数，度脉衡情把该用的药都用上了，仍然无有显效，颇感棘手无奈。其实这其中的缘由，太医是诊不出来的，只有刘安妃自己明白。她的病是心病，是内心长期妒火中烧，加上极度的焦虑惶恐造成的。这种病症岂是药力可解的呢？

尤其是自林灵素出事以后，赵佶对她的态度变得不咸不淡了。在旁人的眼里也许还看不出这种变化，但此中的冷暖刘安妃自己体会得非常清楚。林灵素在酷审之下咬紧牙关没供出她来，乃为万幸之事。但这并不表明她与林灵素的联系就不会被人从其他方面查到蛛丝马迹。她不知道赵佶对她的不冷不热的态度里包含着什么意味，不知道赵佶是否正在调查或者已经掌握了一些什么事情，更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一种什么命运。这一连串的不知道，日甚一日地向着刘安妃那原本已是十分脆弱的神经、十分憔悴的肌体施加着重压。这样的精神重压，又岂是那些草木根皮熬制的药汤所能抵御的呢？

防人之心不可无，而害人之心不可有，真正是喻世恒言。你若存了害人之心，行了害人之事，纵使不曾被人知晓，心底里总不免暗自忐忑，风吹胆战，草动魂惊，长久下去必损阳寿。刘安妃如今就正是处于这种境况中了。

刘安妃不知道，其实她所经受着的精神重压，多半是其心理上自己产生出来的。在赵佶那边，虽然待她不似往日那般热烈恩宠，却也并没有打算将她怎么样。

这与李师师对赵佶的善言劝解有关。

起初，赵佶确实是有彻底调查刘安妃与林灵素的瓜葛之心。尽管林灵素抵死不承认他有过阴谋陷害李师师的活动，赵佶从他的言行和由其密室里搜出来的偶人上面，是认定了这一点的。林灵素与李师师无来无往，无冤无仇，八竿子打不着，有何理由行此勾当？吃饱了撑的，睡多了腻的吗？唯一的理由，就是受人指使。

受谁指使？

以林灵素在京城里的社会地位而言，能指使得动他的人不多。除了朝里那几个位重权倾的一二品大员，再有就是皇宫里的人了。

朝中大员们似乎与李师师皆无大过节。蔡攸在她那里碰过一次壁，亦不过是皮毛小事而已。蔡攸已经很清楚皇上与李师师的关系，犯不着为了报复李师师而开罪皇上。退一步说，就算是蔡攸有谋害师师之心，也断然不会使用那个树大招风的林灵素的。

倒是后宫里的人，因可驱之役不多，指派林灵素做事的可能性比较大。宫中诸妃里，对李师师忌恨之心最强烈者，很可能就是平日里最受圣宠者。这便非刘安妃莫属。

赵佶虽不擅逻辑思维，但静下心来细细一想，这个简单的推理他还是能推得清的。由张迪搜罗来的关于刘安妃曾多次与林灵素私下密谈，以及刘安妃于林灵素祈雨失败后突然病倒等迹象上，也印证了赵佶的推理不是捕风捉影。

看来此事的祸根，十有八九是在刘安妃身上。

在亲自审过林灵素的一个夜里，赵佶来到镇安坊消遣。尽欢之后，赵佶拥搂着师师珠圆玉润的肩膀，带着表功的意味，对师师描述了他识破林灵素陷害阴谋的经过，以及他对刘安妃乃是幕后指使者的怀疑，表示一定要将案情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为师师出了这口气。

师师乍闻赵佶所言，也是又惊又恨。自己安居行院与世无争，虽列花魁之位，却从未跋扈张扬。后来受到了皇上的宠幸，那也是皇上找上门来的，绝非自己刻意巴结。我一个青楼女子，既蒙皇上青睐，当然应当尽心尽力地服侍好皇上，这有什么错误呢？如何便招人忌恨成这样，必欲对我下毒手，必欲将我铲除之而后快呢？

这事若放在一般女子身上，多半要撒娇使泼地撺掇皇上毫不留情地严厉追查，必得将那阴损歹毒与己为敌之徒一网打尽，贬下十八层地狱，方消心头之恨。

然而师师的气量和见识到底非比常人，愈是在这种时候她愈是能沉得住气。一阵气愤之后，她很快便平静下来，前后左右全面地考虑了一番。她感到这件事情不宜再往大里闹，否则对皇上对后宫对自己都没好处。于是，师师乃婉转地劝赵佶道，皇上对贱妾的一片深情，贱妾感念不尽。不过依着贱妾的意思，此事宜追至林灵素处为止，不必继续深究。

赵佶道，为什么不深究？一切有朕做主，你何虑之有呢？

师师娓娓道来，皇上若将此事铺陈开追查下去，可虑者恐是多矣。皇上你想，那林灵素现在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尚且抵赖不招，又焉会供出其同犯主谋？他既不招，皇上必得从其他方面去查，这个动静便要弄大。朝野上下对皇上恩宠贱妾原本就非议颇众，若因此事大动干戈，传扬开去，于皇上的声望大有不利，或许反倒会激起人们同情和支持林灵素之辈。而且，皇上对安妃娘娘涉及此事，现在只不过是有所怀疑而已。自然皇上的怀疑不无道理，说实话贱妾亦有同感。那一夜贱妾唐突进宫被安妃娘娘截住，从其对贱妾的态度上，贱妾能够分明地感受到她的醋意，或者说是敌意。但怀疑归怀疑，没有确实的证据却当不得真。私下里与林灵素往来几次，恰巧在林灵素事发后病倒，这些事都是可以做出种种解释的，算不上过硬的证据。皇上能不能拿到过硬的证据呢？贱妾揣度很难。林灵素敢于坚持抵赖，盖出于此。若皇上在宫廷里雷霆闪电地折腾一番，到头来一无所获，岂不是空留笑柄，倒让那心怀叵测之辈看了笑话吗？

赵佶道，照你这般说，朕便无计可施了吗？

师师道，办法当然有一个，那就是皇上心里坐定了谁，譬如说是

安妃娘娘吧，就板了面孔，冷了心肠，直接拘起来严审。宫里娘娘的千金贵体可比不得林灵素那么死硬刁蛮，酷刑之下由不得她不招。但有一样，宫中嫔妃妒我李师师者，虽以安妃娘娘为甚，却绝非安妃娘娘一人。凡事皆有万一，万一事情不是安妃娘娘所为，万一安妃娘娘屈打成招，酿成冤案，皇上于心何忍？以皇上的仁慈、宽厚品德，愿行此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之事吗？

赵佶踌躇着嗯了一声，暗自点了点头。师师这话正说中了他的顾忌为难处。赵佶在拿下林灵素后没有马上去找刘安妃质问，就是顾虑万一到时候问又问不出，动刑又怕动错，弄得骑虎难下，不好收拾。

师师又道，更有一层可虑处，倘安妃娘娘或者其他什么人由于此案而遭受严惩被贬入冷宫，后宫诸妃必会兔死狐悲，同仇敌忾，与贱妾结怨越深矣。贱妾倒不是惧怕谁，但于无意之中成为众矢之的，却颇觉犯不上。所以依贱妾的意思，若此事涉及皇宫后苑，竟是以不了了之为佳策也。

赵佶叹道，卿之胸襟坦荡，真乃君子之风，闻卿之言，朕心甚慰。然此事若竟不了了之，焉能惩前毖后？

师师道，贱妾以为，皇上严厉惩办了林灵素，已经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现在可再放话出去，说此案根由圣心已洞察秋毫，凡与林贼有涉者，若能扪心思过，一概既往不咎。倘其不思悔改再存邪念，后果当自量之。古语云，引而不发，跃如也。有皇上这胸有成竹、援手以待的姿态搁在那里，今后还有什么人敢于再在暗中捣鬼、玩火自焚呢？

赵佶连连称善道，讲得好讲得好，还是你将这件事情考虑得透彻，朕就依你之意而行便了。后宫里的那些女人怨朕偏宠你李师师，却不知道对着镜子照一照自己的模样。方才那番见解，是那帮俗物讲得出来的吗？

师师笑道，皇上又谬夸贱妾了，贱妾哪有什么见解，不过是以人之常情论之罢了。说到人之常情，贱妾倒还有句话想劝皇上。那宫中的诸妃若忌恨我李师师，也不是没有来由。皇上毕竟只有一个，分给师师的恩宠多了，分给别人的自然便少了，日久天长，忌恨焉得不生？师师也是女人，将心比心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劝皇上今后不妨将用在师师身上的心思，分些出来用到各位娘娘身上，让大家雨露均沾，岂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回宫后，赵佶依着师师的意思，只命童贯罗织罪名重处了林灵素，未再对案情进行扩大范围的追查。而且他还听从师师的劝说，专门去看望了卧病在床的刘安妃。

林灵素事败之初，后宫诸妃确实都很紧张。虽然她们俱与林灵素无甚瓜葛，但对皇上宠幸李师师，或多或少都发过些牢骚，表露过些不满，如果皇上怀疑上谁，谁也有口难辩。由此，诸妃不免迁怒于李师师，觉得若没有这个骚狐狸，也不会生出这许多牵连到自己身上的事情来。师师劝告赵佶所采取的引而不发的策略，果然起到了缓和紧张、化解矛盾的作用。众嫔妃知道了赵佶不打算再进行深入的追查，心情都放松下来，对李师师的敌意也就逐渐淡化，认为其在皇上心目中也不过尔尔矣。至于皇上愿意不时到镇安坊去过把瘾，那是皇上的个人爱好，就随皇上去好了，犯不着因为与李师师那小蹄子较劲而触犯皇上。因此李师师就避免了由于林灵素案而变成全体后宫嫔妃的共同敌人，自此亦未再遇到来自后宫的挑衅和麻烦。

现在唯一依旧安不下心来的人，就是刘安妃了。

刘安妃的肚子里是怀着鬼胎的，这个鬼胎既不能与人讲，还不能让人看出来，就折磨得她非常难受，非常痛苦。

刘安妃不相信赵佶会对谋害李师师的案子不了了之，她怀疑赵佶是在故作姿态，是在施放烟雾，实际上背地里正调查得紧。甚至连赵

佶到其寝宫来看望她，问候她的病情，她也疑心是来试探她，审查她。皇上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令她感到是暗藏玄机、大有深意，使得她不得不百倍警惕地打起精神，字斟句酌地应对，以免露出破绽、把柄。所以每次应付过皇上的看视，她都是一身冷汗，手脚冰凉，神经紧张得几乎要崩断，身体疲惫得如一摊烂泥，倒在床上好几个时辰动弹不得。

过去刘安妃是恨不能皇上天天来光顾她，而今她却忒怕皇上莅临，可是如果皇上有些日子没来，她就又有疑神疑鬼，猜测皇上是不是找到了什么证据，打算拿她是问了。

杯弓蛇影到这般地步，倒也不能全怪刘安妃的心理素质不强。那赵佶本是个不大善于掩饰的人，虽然依着师师之意见了刘安妃未做任何盘问，但其心底里对刘安妃的怀疑，还是不能不一点迹象不露的。这个迹象与刘安妃的高度敏感，以及林灵素在外埠不明不白地死于非命的消息加在一起，所构成的精神压力便足以令她一路崩溃下去。

冬去春来，饮药百服，刘安妃的病情反反复复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愈来愈显沉重。到了近日，什么头昏耳鸣，恶心厌食，周身酸痛，夜梦盗汗，咳喘带血，畏寒发烧乃至幻觉幻听等种种症状，俱都齐了。

赵佶见状也有些着急。毕竟刘安妃是曾经为他带来过无限快乐的一个宠妃，在过去的日子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赵佶就亲命太医用心为刘安妃诊治。太医奏道，臣等为安妃娘娘诊病焉敢不用心，按以往的经验，臣等所用之药应当见效，然用在安妃娘娘身上却毫无起色，不知缘由何在也。赵佶斥责众太医乃庸徒蠢材，众太医也不敢分辩，诺诺地退下去，少不得再抓耳挠腮地去研究那莫须有的回春良剂。

一日，赵佶到镇安坊与师师谈画论诗，闲聊中说到刘安妃的病

情，师师很注意地听了，揣度那症状乃其心病所致，由此可见，刘安妃与林灵素有涉是确凿无疑了。这真是善恶终是有报，人不报天也报。师师暗自嗟叹着，听赵佶说到刘安妃已被病痛折磨得脱了人形，不免又动了怜悯之心。

师师想，刘安妃由心病致此重疾，说明其尚是良知未泯，饱受其谴也。将心比心也悲痛，得饶人处且饶人，她既然已经痛悔前非，我何妨以德报怨。当下师师也不将话说破，只对赵佶道，贱妾认识一位名医，可召其入宫一试。赵佶就依着师师的推荐，宣了那名医进宫，亲自将其带至刘安妃寝宫诊病。

那名医一诊而定，欲疗刘安妃之疾，先须令其安神养心，尔后方能针对诸种症候各个击破，并且当场开出了一张迥异于太医的药方。

刘安妃见皇上亲带名医来为自己诊病，心情大慰，当时气色就见清爽。谁知赵佶临走时说的一句话，却不仅将她的欣慰心情一下子消除得干干净净，还使她蓦地生出了一层疑惧。

赵佶道，你知道这位名医是如何觅得的吗？乃是李师师所荐。李师师对你诚可谓关心备至也。

赵佶说这话的意思，是欲使刘安妃感其情意，日后勿再以妒心相向。岂料这句话刘安妃不听则已，一旦闻之，竟戒心顿生，疑惑是李师师欲借那名医之手加害于己，甚至怀疑赵佶是与李师师串通好了的。因此，宫里按照那名医的药方煎制出来的药，刘安妃一服也没敢服用，皆是偷偷地倾倒掉了。自古以来量窄误事，刘安妃这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终是误掉了自己的性命。

时间又过月余，刘安妃消瘦得形销骨立，已是沉疴难返。这一日，她见天日晴和，阳光融暖，让侍女搀扶着她步出房间到宫院中走动一下。方缓行了不到一刻，她便觉气力不加，神志恍惚，两条腿酸软得支撑不住支离的病体，就连忙让侍女搀着她回寝宫躺下，昏昏沉

沉地一睡几乎就是一整天。

在这一天的昏睡里，刘安妃做了无数场噩梦。她一忽儿梦见李师师在对她讥讽嘲弄，一忽儿梦见赵佶在横眉怒目地盘问她，一忽儿又梦见披头散发形似厉鬼的林灵素张牙舞爪地扑过来要向她索命。一场噩梦一阵冷汗，待到黄昏从乱七八糟的恐怖梦境中醒来时，她的全身上下就像是被又酸又黏的冷汗统统洗过了一遍。

刘安妃望着窗格上正在暗淡下去的夕阳晚照，预感到自己是大限已到，一阵悔恨伤感之情袭上心头，痛彻心扉，泪水止不住簌簌地流下来。皇上又有些日子没过来了，她渴望在临行前再见上皇上一面，把隐藏在心底的东西全都坦白出来，忏悔出来。否则到了另一个世界，她的灵魂恐怕也是不得安宁的。

刘安妃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熬过今夜，因此时间要抓紧，不然就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了一会儿，吃力地撑身唤过贴身侍女，用细若游丝的声音吩咐她速去恭请圣驾，就说安妃有最后几句话要奏明皇上。那侍女见刘安妃这般模样，知道大事不好，慌忙就遣了一个小黄门去飞报张迪。

赵佶这几日正忙着处理梁山泊招安之事，又依着师师的建议做了些轮流安抚诸宫的工作，因而未得抽暇到刘安妃这边来看望。梁山泊义军招安既毕，张迪知赵佶连日陷在政事中烦闷得紧，就提议皇上去艮岳转转，换换脑筋。

那艮岳位于京城东北景龙门内，方圆占地十余里，系广采天下奇石建成。这个浩大的人工景区始建于政和七年，至此已进行了四五年的建造施工，即将进入竣工阶段。赵佶对兴建这片劳民伤财的人间仙境兴趣极大，认为这个艮岳的修建，不仅使得他多了一个怡情养性的佳妙去处，而且是大宋江山升平安泰、昌盛繁荣的一个象征。他也早想抽空去看看工程进展到了什么程度，经张迪一提，即欣然应允。

此日赵佶便由童贯、梁师成等一干宠宦陪同着，兴致勃勃地前往艮岳视察了一番。但见所到之处，果然是修建得峰奇水秀，泉幽林美，佳景无数，气象万千。赵佶游览得十分满意，雅兴大发，挥毫在各景点题下了不少匾额，诸如揽秀、龙吟、练光、跨云、梅渚、雪浪、炼丹、凝真，一直玩到日暮，方才尽兴而归。回到宫里刚刚坐下饮了半杯雀舌，便闻张迪奏来了安妃娘娘怕是快不济了的消息。

赵佶没想到刘安妃的病情会如此迅速地发展到性命垂危的地步，听张迪奏道安妃娘娘有话要说，就即刻撂下了茶盏，吩咐起驾。

刘安妃眼巴巴地盼到赵佶驾到，一时百感交集，欲勉力起身下床，被赵佶止住道，安妃免礼。刘安妃泪眼婆娑地仰望着赵佶道，臣妾已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了。与皇上分别之前别无他求，唯有几句肺腑之言，不能不吐，斗胆烦扰皇上拨冗一听吧。

赵佶在床边的绣墩上坐下道，卿有何言，只管慢慢讲来，莫要着急。刘安妃目视左右，赵佶会其意，令侍列一旁的侍女太监一概退了下去。

刘安妃咳了两声，艰难地喘着道，皇上很忙，臣妾亦已无说话的力气，就长话短说了。臣妾侍奉皇上多年，深蒙皇上恩泽，自谓对皇上也是尽心尽力的。唯有一件事，臣妾欺瞒了皇上，对不住皇上。若不对皇上坦白出来，臣妾是死不得安的。林灵素陷害李师师那事，是出自臣妾的指使。

赵佶听着，心里咚地一跳，但面皮上声色未动，只轻轻点了一下头。

刘安妃喘了两口，继续说道，臣妾嫉妒李师师受宠，不合便起了歹意，指使着林灵素去作法诅咒李师师，造谣陷害李师师。但是，派人行刺李师师不是臣妾的主意，真的不是！那是林灵素自作主张去做的。自然了，有臣妾加害李师师的意思在先，那件事臣妾亦脱不掉干

系。臣妾如今已知错，知罪！皇上无论怎样处罚惩治臣妾，臣妾皆甘愿受领，无言可辩。即使皇上不惩治，上天也要惩治，臣妾落到眼下的光景，就是报应！如今臣妾万分痛悔，可惜覆水难收，已经晚了！

赵佶定定地看着刘安妃，沉重地叹息一声道，你这是何苦来！

刘安妃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断续地泣道，如今臣妾也想，我这是何苦来呀！但在当时，臣妾想的，就是怕失去皇上的恩宠。臣妾由当垆之女一步步走到安妃之位，其中的艰难，皇上是难以得知，难以体味的。臣妾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所依靠者唯有皇上。如果失去了皇上的恩宠，臣妾就失去了一切，就生不如死。所以臣妾是怕，是怕呀！后宫的嫔妃明争暗斗，其实都是这个“怕”字在作怪。这就是我们这些皇宫里的女人的命。这些话，往日里臣妾是不敢说的，现在再不说，就再没机会说了。求皇上看在臣妾命薄的分儿上，宽谅臣妾一二。说至此处，刘安妃已是喉头哽咽，泣不成声。

众嫔妃平素在皇上面前均只是笑语承欢，何曾有人敢吐露一星半点内心的酸楚。今日里刘安妃说的这几句话，虽然不多，却真正是披肝沥胆的真情袒露，给了赵佶不小的震动。

赵佶本是个艺术家气质的人，这时设身处地想来，也禁不住暗自嗟呀。于是他拍着刘安妃的手安慰道，你既是知错就好，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来者可追。姑念你是一时糊涂，朕赦你无罪。今后你也不必时时存着那个“怕”字，朕岂是那种薄情寡义之君耶？后宫诸妃，无论是谁，只要对朕忠心无二，朕均会善待始终。

刘安妃流着泪在床沿上叩头道，谢皇上大恩，得皇上此言，臣妾可含笑于九泉矣。

赵佶又说了些宽慰的言语，嘱刘安妃安心养病，勿再多虑，朕有暇时自会时常过来看望。又眼看着刘安妃服过汤药，方才离去。

赵佶去后，刘安妃静静地躺在床上，觉得通体轻松，如释重负，不一会儿便呼吸均匀地睡去。是夜子时，刘安妃面色安详地去了，时年三十四岁。

消息报到赵佶处，赵佶心情复杂地沉默良久。

想到刘安妃竟敢瞒着自己在背地里勾结林灵素，装神弄鬼谋害李师师，赵佶觉得她着实可恨；想到刘安妃十数年来对自己的殷勤照料、一片忠心、万种柔情，赵佶却又觉得难以切切实实地将她恨得起来。想到刘安妃于弥留之际终于良心发现，悔恨交织地坦白了她的所作所为，赵佶甚是感慨且颇为感动；想到刘安妃道出的深藏在其心里的那个“怕”字，赵佶不禁又觉得这个女人也实在是可悯可怜。而想到活生生一个袅娜丽人、解语艳花，转眼间便阴阳两隔，再难相见，赵佶又不免惆怅满腹，伤感萦怀。

这一惆怅伤感，便激起了赵佶这个多情种子、风流皇帝对往事的追忆。往日里与刘安妃相依相偎共同度过的那些欢愉温馨、销魂醉魄的时光，一幕幕浮上心头，而对刘安妃的气恼怨恨，就被这追忆一点点地融化开去。最终留在赵佶心田上的，是一片空旷、一片苍凉和失落。

毕竟刘安妃是赵佶最得意的一个宠妃，正如他收藏的一件罕世珍宝，他未必时时捧在手里观赏把玩，甚至可能在觅得新的珍宝后将其冷落在橱屉里。一旦将其失却，却是备感痛惜。

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绪驱使下，赵佶命将刘安妃按最高规格厚葬。所谓最高规格，就是指皇后的规格了。这倒是刘安妃在世时没敢奢望过的待遇，也算是她临终悔悟得到的回报吧。

次年上元节，赵佶想起去年此时曾有刘安妃在侧相携观灯，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哀婉的悼亡词，可见其对刘安妃相忆之深。亦可见当初赵佶明知刘安妃与林灵素案有涉而弃之不究，除了师师的大度相

劝外，盖因其殊难下手也。

其词意句俱佳，特录于下以飨读者：

无语哽咽，看灯记得年时节。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今年花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

李师师闻赵佶有此作，特地度了曲子为赵佶弹唱。当时赵佶听得泪光盈盈，喟然叹曰，安妃襟怀若能及卿一半，何至如彼下场也。

师师就息了琴音，幽幽地道，这也怪不得她，若贱妾住进了宫苑，天长日久，怕是也就没有了这样的胸襟。

赵佶默然无对，望着挂在房檐下鸟笼里的那两只叽叽喳喳、蹦来蹦去的黄雀，良久乃道，卿之所言或然也。自此遂绝了接师师入宫之念。

三十九

宣和三年五月末，接受招安已毕，纳入了朝廷军队建制，正在汴京郊区休整训练的宋江部队接到朝廷旨意，敕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兼正先锋，命其率本部人马随同以童贯为帅的二十万大军，挥师南下去征讨方腊。

这是蔡京、童贯等继意图借招安之机收拾掉梁山泊义军未成后，策划于密室的又一招借刀杀人计。

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最著名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史载其正式举旗起事的时间为宣和二年（1120）十月间，被朝廷剿灭的时间则为次年初夏，所持续者未足一年，不如宋江义军活动得时间长久。但是它的规模声势和影响，却远远地超过了宋江义军。

方腊其人，原本是浙江睦州青溪县即今浙江淳安的一个漆园主，属于当地的富户。当时花石纲之役盘剥极重，乃至像方腊这样的殷实人家亦被造作局压榨破产。方腊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势逼迫下，聚众举起了义旗。两浙一带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广大农户，饱受盘剥已久，满腔怒火早已蓄势待发，方腊举事正当其时。

方腊又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他利用一个由外邦传入中国的什么摩尼教，后来改称作明教的教旨来发动民众，将自己神化为可拯万民于水火的伟大教主，由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数日里竟聚集了十万之众。尔后其部又迅速蔓延发展，分路出击，四面开花，连克睦、歙、杭、婺、衢、处等六州五十二县。一时之间，大宋王朝的东南半壁江

山呼啦啦为之倾倒。

方腊为这唾手而得的赫赫战果和大好局面刺激得兴奋不已，鸿鹄之志急剧膨胀，以为华夏大地已经到了改朝换代之时，就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登基即位，封将署官，直欲与大宋分庭抗礼甚至将其一鼓荡平取而代之了。

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为之大震。赵佶被迫采取了下罪己诏、撤造作局、废花石纲、免江南赋等一系列安抚民心的措施，并立罢与金国相约的北伐击辽行动，遣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令其统领原准备用于北伐的西北二十万健卒南下去平定叛乱。

圣旨颁下后，蔡京邀童贯至府中叙谈。蔡京问童贯此次出征欲以何人为前部先锋。童贯言其手下颇有几员大将皆堪重任，正在斟酌中。蔡京摇头道，现有一个最佳人选，就在童帅眼皮子底下，童帅为何视而不见？童贯问老太师所言者谁人也？蔡京抚须笑道，新近归顺朝廷的宋江宋公明是也。

童贯被猛然提醒，拍案叫绝道，高，实在是高！本帅怎的忘了，现今这里正窝着一群梁山好汉无用武之地呢。此番出征，正好成全他们了。

两个巨奸心照不宣地相视大笑。

次日童贯便向赵佶举荐宋江领先锋印。他冠冕堂皇地奏道，宋江所部已在京郊整训月余，兵强马壮可堪一用。目下正值为国效力之际，正好令其随同大军出征，建立一点汗马功劳，将来论功封赏，便可名正言顺也。

自打宋江归顺，朝中的大臣对该将宋江封何官职，该将其部安置何处一直意见不一，未有定论。而让这些人长期滞留京郊也不是个办法。赵佶正为此事挠头，听了童贯的奏言，觉得是个好主意，当下便

欣然照准，而丝毫没有想到在童贯的这个建议里，其实包含了极为险恶的用心。

宋江、卢俊义比赵佶敏感得多。他们得到朝廷的旨意后，都觉得有点不大对劲。送走宣旨钦差，两人即召集吴用、公孙胜、林冲、关胜等，开了一个核心将领会议。与会者皆认为，他们面临的情况有点复杂。

出征作战他们不怕，军人的职责就是打仗，招安以后闲了这些日子，他们甚至还有点心急地盼望，能早日开赴北部边陲，狠狠教训一下作为中原宿敌的辽寇，打出一番梁山泊英雄的威风让朝廷瞧一瞧。然则现在出征的对手并非强虏外贼，而是与梁山泊义军在接受招安前性质相同的一支农民武装，这便让人心理上有点别扭。

更让人别扭的，是那领兵的统帅正是他们过去在战场上的死敌童贯。而且这个童贯在招安将成之际，还阴谋向义军下过毒手。在这样一个人的麾下出征作战，不能不引起众将的警惕和担忧。因此大家都觉得这种安排里边有点名堂，说不定就包藏着朝中那些敌视这支被招安部队者的祸心。

这便如何是好？

众人经过严肃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如今既已接受了招安，就必须服从朝廷调遣，拒不出兵是不行的。以童贯为帅是皇上的委任，也不是我们认为不妥就能够加以变更的。至于这种安排是否别有用心，我们可以怀疑和戒备，却端不到桌面上去谈。所以，这个征不能不出，这个仗不能不打，那个龟儿子童太监的指挥也不能不接受。

既然要上战场，就得把仗打好，打出威风，打出名声，打出一支钢铁劲旅。唯其如此，我们这支部队方能在大宋朝堂上站稳脚跟，确立住自己的地位。

对童贯那种阴险小人的警惕性当然是要保持的，在战场上要时时提防童贯的暗算，并且要注意保存实力。这是须根据情况随机应变的事情，事前难以定出具体对策，现在只能先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基本方略议定，宋江便向全军下达了奉旨出征的军令，命令各营从即日起停止日常操练，马上动员起来，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

南征的命令下达后，有些将士是颇有点跃跃欲试、斗志昂扬的意思，打算在这场征战中建勋立功，以便将来封妻荫子。但这个命令也在一部分头领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如李逵、鲁智深、杨志、武松等，皆对由童贯那鸟人统领出征骂骂咧咧，牢骚满腹。不过牢骚归牢骚，出于对宋江的忠诚服从，该执行的军令还是在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着。而且在这几个人的内心里，也还是洋溢着扬威疆场的渴望和激情的。

另有一些将领的抵触情绪，就来得比李逵那些人深刻得多了。他们不仅是对童贯统军不满，而是压根不想受朝廷这样摆布。燕青便是这其中之一。

燕青原是个性喜洒脱散淡的人，对政治仕途功名之类没有多大兴趣。卢府事变，使他迫不得已落草梁山泊，身不由己地掉进了政治旋涡。在山寨里他与众弟兄厮混得感情不错，但在其潜意识里，实际上是始终存在着勉从虎穴暂栖身之念，希望有朝一日如有机会，还是回去过那种无拘无束的民间生活。

再者，在梁山泊义军的这些日子里，他也已将宋江其人看得比较透彻了。他认为宋江这个人，总的来说还算是比较重义气的，作风也比较民主，善于笼络人心，但究其才学胆识，却实属平庸。从长远上看，这个人不仅成不了大事，而且下场堪忧。因而燕青早就有离队之意，只是每觉时机不太合适，为顾全大局计，未曾提出过。

如今部队要在童贯的指挥下去征剿方腊，燕青是一百个不愿意。

方腊是与梁山泊义军一样的绿林英豪，童贯、高俅之辈去打他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我梁山泊人马去与之刀枪相见，却是要留下不仁不义的千秋骂名的。这显然是童贯欲利用此次征剿，削弱梁山泊人马实力的一箭双雕计。无论战事是胜是负，对这支招安部队来说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那么我做什么要去参加这场无义之战，为童贯去充当炮灰？我不趁此时候急流勇退，更待何时？

燕青在营中几度徘徊，去意已定，便去了卢俊义的军帐，将这个想法向卢俊义单独谈了出来，并劝卢俊义放弃功名之念，亦抓住时机全身而退，是为上策。

卢俊义沉吟有顷，乃道，小乙你说得有些道理。其实此次出征之弊，我卢俊义岂看不出来，宋总头领和吴军师岂看不出来？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圣旨既下，若不出征便是抗旨，这不正给了童贯之流诬陷我军的口实吗？关于征讨方腊是否不义之战，要看怎么说了。如今国之大势，辽寇猖獗，边关吃紧，倘国内叛乱不止，一旦强虏入袭朝廷将首尾难顾，我黎民百姓岂不横遭涂炭乎？由这个意义上讲，出兵平定方腊叛乱乃是利国安邦之举，非为不义之战也。况且，你没听说那方腊在江南攻城略地，滥杀狂抢，其残暴之状与土匪无异吗？所以我们去征讨方腊，于道义方面不必多虑，千秋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可堪顾虑者，还是朝中那些奸佞小人，你方才在这一点上所言极是。恐怕此役无论胜败，我部官兵的下场均甚堪忧也。

燕青道，所以小乙才奉劝主公，及时抽身归隐为上。

卢俊义缓缓摇头道，但我眼下实是还归隐不得呀。倒不是为了什么功名利禄。那官场上的角逐非我所长，远不如我做买卖来得如鱼得水，这你清楚得很。然皇上刚敕封了我一个平南副都总管兼副先锋的衔，我刚刚领旨谢过恩，能接着就递辞呈吗？再者说，逢着这种征战

大事，宋大哥是倚我与吴军师为左右臂膀的。每临大事宋大哥皆是用我不疑，可算有知遇之恩。这一仗是我军接受招安后的第一仗，无论如何，我也得佐助宋大哥将这一仗圆满地打下来为是。

燕青熟知卢俊义的脾气和为人，见其说得坚决，料是再劝亦无效，沉默了一下道，罢了，既是如此，小乙也等这一仗打完再说吧。

卢俊义却又缓缓地摇了摇头道，不，我倒是赞同你于此际先行一步抽身。我心里明白，你我长远的安身立命之本，皆既非朝堂亦非军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狡兔尚有三窟也。你先出去替我铺一条退路，正好免了我的后顾之忧。

燕青豁然领悟地点了点头，却又担心地道，主公的意思小乙懂了，小乙出去将主公的退路铺好是没有问题的。但只是在金戈铁马、流矢飞箭中，没有小乙追随左右，主公的安危让小乙有些放心不下。

卢俊义哈哈笑道，这有何妨，我卢某人自临阵以来，何曾损过一根毫毛？再说即便是你不走，难道我还能拿你当我的亲兵护卫使唤不成？你当去则去，无须为我挂心。

于是两人商议停当，卢俊义让燕青且回营房，待来日由他先将燕青请求退役的事向宋江打个招呼。

次日卢俊义来到宋江帐中时，宋江也正要找他议事。原来自从南征方腊的军令下达全军后，已有若干头领和士兵提出了退役的请求。个中原因，既有不服童贯的指挥，不愿与朝廷禁军协同作战者，亦有因家境困难或体力不佳，不愿再上战场厮杀者。宋江与吴用正商量处理方法，见卢俊义来了，就请他一陈高见。

卢俊义就问宋江，从心里讲，哥哥是否情愿跟随童贯那厮去打这一仗？

宋江苦笑道，那个阉货，给我提尿壶我还嫌他腌臢，我能情愿为

他打头阵卖命？圣命难违而已矣。

卢俊义道，这就是了，我们就不要为难那些想走的弟兄了。

吴用道，小可也是这般说。那些想走的人，多半是在当初接受招安时便有去意，看来强留终是留不住的，还不如就此精减掉，免得到了战场上临阵脱逃甚至倒戈叛变，反而会误大事。

宋江寻思了一阵，也感到恐怕只能是这样了。好在这一部分人多非宋江起事时的旧部和嫡系，少了他们对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影响不是太大。他便叹了一声道，既然二位都是这个主意，就由他们去吧。弟兄们跟随我宋江一场，也不容易，多发点盘缠，让他们今后安分守己，好生度日。遂命吴用亲自去主持办理此事。

卢俊义接着便将燕青也要退役的意思禀报了宋江。

宋江听了，甚觉惋惜。在宋江的心目中，燕青这个人不大容易驾驭，但绝对是个人才，是个无论文武皆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应当说这样的全才在梁山泊队伍里是不多的。此次征战失掉这样一员强将，真正是一件憾事。然而宋江也知道，燕青的这个请求，绝不会是随随便便地提出来的，他既正式提出，那基本上就是无可更改的了。

设身处地为燕青想想，以燕青那疾恶如仇而又潇洒不羁的性格来看，将来于军阶仕爵上的升迁可能确实不会很大。连我宋某人都难以容忍他的恃才傲物，不能对他不次擢拔，更何况在那城府深沉、关系复杂的官宦场中。既然燕青对其之前途另有考虑，也就顺遂其意罢了。

想到这些，宋江长叹一声道，彼等千余众离队尚不足惜，吾独惜一个燕青也。但卢公既留其不住，我宋江强留又何益。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唯愿其今后能够宏图大展，另有一番新鲜作为。燕青兄弟是为招安立下了大功的，我等当以盛宴送之。

于是在燕青退役之际，宋江于军中大摆送行酒宴，邀来众头领作陪。席间宋江向燕青连连敬酒，留恋之情溢于言表，感动得燕青差点动摇了离队的决心。

筵终席散，带众将与燕青泣别后，宋江回到大帐，黯然独坐良久。在此后的数日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甚至掺杂着一丝不祥感，就始终飘浮在宋江的心头，挥之不去。

且按下宋江、卢俊义整顿兵马南下征战不表，单道燕青。

燕青离开了军营以后，即先进了城去向师师辞别。师师听燕青道明了离队的情况，且喜且忧。

喜的是，她认为燕青选择的急流勇退的做法是明智的。那方腊该不该打，师师殊难论断，但师师可以预料到梁山泊人马在童贯的指挥下作战肯定凶多吉少。看来皇上是又中了权奸们的圈套。燕青没有阻止梁山泊人马去参战履险的力量，那便只好抽身撤步，明哲保身了。这不能说是怯懦、怕死、不讲义气，燕青也不是那种人品。这是在面对无奈境遇时燕青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反抗形式，也是燕青头脑清醒的表现。师师很高兴燕青于招安成功后没有去做不切实际的升官美梦，而能一直保持住这样一种清醒认识。

所忧者，则是燕青这一离京，又不知何日何时才得与之相会。大约此生自己与燕青就是这样的一种聚少散多的萍水缘分了。

师师不禁暗自戚然，却又不想让燕青察觉，弄得场面凄恻，乃努力保持着甜润的微笑，对燕青说些祝福之语。其实燕青内心里与师师是同样的感受，但碍着师师那明妃的身份，自然更不便稍有表露，只得将那儿女情长埋在心底，做出一副大丈夫气概，坦坦荡荡地与师师作别。

送去燕青，师师又是落落寡合多日。其思其忆唯蕙儿一人心知肚

明。

按照卢俊义的策划，燕青仍回大名府发展家业。燕青揣着卢俊义交付与他重新创业的本钱，骑一匹白马，出了汴京向东行走，不日便踏进了京东西路地界。他并不急于直奔大名，而是曲折迂回地缓缓行进，对所经之处的绸缎、棉麻、油料、茶叶、竹木、瓷器、家具、古董等物品的生产销售情况，留心地做了些考察，以便确定将来的经营方向和策略。

这日午后，燕青行至一个小县城，看到当地的集市贸易甚是繁盛，意欲逗留了解一下，便拉马进了一家小客店，将马匹交给店家饲喂，他自己稍事休息，就出去上街闲逛，饱览民间市场。

他发现这里出产的板栗不错，果实饱满，个头均匀，味道甘美，却因商情闭塞、运输不畅而大量堆积，卖不出大价钱。燕青就在心里盘算，若是以当地的市价收购板栗转卖他处，除去运费还会有相当大的利润。如能将这板栗加工一下，比如做成栗粉细点什么的，利润便会更高。看来将来这板栗的生意很值得一做。

就这样边走边看，边了解琢磨市场行情，倏忽间两个来时辰的光景便溜了过去。燕青有点饿了，便信步走进路旁一处敞棚面馆，要了一碗肉卤汤饼打尖。就在店小二将汤饼端上，燕青刚吃了一两口时，有一个民妇打扮的青年女子由面馆外走过，被燕青于不经意中瞥见。

燕青的心不由呼地一跳—他觉得那女子极像是楚红。

但旋即转念一想，燕青又暗自摇头否定。楚红不是早已在那场反围剿的战斗中阵亡了吗？如何会出现在此地？敢是自己看花了眼吧。然而埋头吃着汤饼，燕青的一颗心却总是放不下来，他感到自己似乎没有看错。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楚红她没死吗？燕青越想越坐不住，胡乱扒了两口汤饼便付钱起身出了面馆，他要追上那女子去看个究竟。

那青年女子就是楚红。她如何会出现在此地，详述起来话长，这里只能简短捷说。

原来楚红和龚定国杀死了那个前去逼婚的恶霸元超逃离小山坳后，起初的打算，是到南方去投奔方腊义军。但是在这个寻找过程中，就听说了不少的传闻，道是方腊义军不仁不义、军纪散乱、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种现象，是农民起义队伍在发展过程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亦不排除有些歹徒打着方腊的旗号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再加上官府的刻意渲染宣传，就十分耸人听闻了。

楚红、龚定国听了这些传闻，对方腊义军非常失望，便打消了前往投奔的念头，转而折返向北，去寻找他们曾有耳闻的另一支绿林队伍，但是找来找去没有找到。

在辗转奔波中，他们结识了不少江湖朋友，都是些饱受官府欺压早就心怀反意，却又投奔无门的汉子。后来这些志同道合者坐在一起一合计，与其这样东奔西跑地找别人，不如索性我们自己拉起一支队伍来得了。于是他们就以结拜的方式先形成了一个小团伙，进而便筹划发展力量。由于这些人多数乃京东京西两路人氏，其活动范围也就主要确定在了这一带区域。楚红、龚定国等秘密聚义后的首要任务，一个是积极联络百姓发动民众入伙，一个便是筹集资金。根据线人提供的情报，他们得知在这个县里有一户为富不仁的豪绅，其家财在方圆百里乃首屈一指，便决定对其下手。楚红这时就是刚刚去那豪绅宅院附近侦察过地形，要返回隐蔽处与龚定国沟通情况。

燕青奔出面馆，紧赶慢赶地又觅得了楚红的身影。遥遥望去，燕青越看越认定其人就是楚红无疑，不胜诧异惊喜，正欲再加快脚步追将上去，却突然间注意到，有几个布衣汉子，一直拉开一段距离尾随着楚红，形状颇为鬼祟。燕青便留了个心眼，没有急着追上去呼唤楚红，而是稍稍地放慢了一点步伐，随在那几条汉子的身后，一路跟踪

了下去。

拐过几条小街，楚红跨进了一个衰颓的小院。据说这小院是个鬼宅，房东一家数口均系患怪病死于其内，后来无人敢入其宅，这座院落变成了无主的去处，正好成为楚红、龚定国进城进行地下活动的隐蔽所。

此刻龚定国亦是刚打探过县衙的缉捕力量情况折返小院，正等着楚红回来将情报汇总分析，研究行动方案。听得楚红进了院，龚定国从破屋里走出迎上去，问道，都弄清楚了吗？楚红匆匆地低声道，弄清楚了，对那家豪绅下手，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详情回头再说，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原来方才在路上，细心的楚红已然察觉了背后似有尾巴，故而东拐西绕地多走了好几条街才回到这小院。

龚定国一听这话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即应道好，那就快走，从后面走。

但两人还未及挪步，院门便被突然撞开，几条布衣汉子掣着钢刀凶猛闯进，口中大喝着强贼休走，要命者乖乖受缚。楚红大吃一惊，她没想到这帮家伙来得这么快，看样子是遇上了训练有素的专业捕快。

楚红猜得不错，这帮跟踪者正是县衙里的缉捕高手。

原来，那家豪绅的万贯家财近日恰恰亦被另外一伙流寇盯上了。前几日那伙流寇小试牛刀，摸进宅去捞了一把。豪绅预感他们有可能再度光顾，除命家丁加强护卫外，还出重金请县衙派出了这些缉捕高手蹲守于宅院周围，以期擒下盗贼强寇，免除后顾之忧。楚红靠近豪绅宅院侦察地形时，被蹲守的捕快窥出破绽，以为她即是那伙流寇的探子，因之意图跟至贼窝一网打尽。

楚红、龚定国一见捕快拉出的架势，就明了了他们的身份。两个

人皆是负案在逃之人，一旦落入官府，验明正身，哪里还有活路。所以两人都未有半点迟疑，相互一使眼色，就分别与捕快交上了手。

楚红、龚定国的武功自然是在这帮捕快之上的，但他们这次进县城侦察都没带兵器，面对着个个手挥利刃且武功亦不算太弱的捕快的围攻，便一时难占上风。

就在这时，燕青从墙头上跃了下来。

当燕青离开部队时，卢俊义对他谆谆叮嘱了千言万语，其中一条就是让燕青改掉爱管闲事的习性，免致引火烧身。燕青当时郑重应之。但今日这事涉及楚红，燕青岂能作壁上观！这便唤作该出手时就出手也。

正在格斗中的众人忽见有人从天而降，俱是一愣。燕青趁机于一瞬之间就拳脚并用地击翻了两个捕快，同时向楚红、龚定国急叫，快冲出去。

楚红陡然认出这个突如其来的帮手乃是燕青，不禁惊喜交集，勇气倍增，一时却也顾不上答话，一个飞脚将面前的捕快旋倒，顺势便夺刀在手。龚定国亦就着这个转机夺得一把钢刀，呼呼飞舞着杀开一条通路，就与楚红冲出了院门。

燕青用凌厉的拳术连续打倒了两三个纠缠在身边的捕快，随之夺门而出。捕快陆续爬起来欲待追赶时，燕青嗖嗖几支袖箭飞出，洞穿了两个捕快的掌心，同时冲着众捕快高叫道，识相的请留步，若再追赶，下一支箭便要取你的首级了！那班捕快被唬得都住了脚，眼睁睁望着一行三人遁去，负痛扼腕，暗自叫苦，竟不知本县境内还有如此厉害的强贼，今后恐是难得太平矣。

燕青三人一口气跑过七八条街巷，回头看去，见确实无人再追踪过来，才放缓了脚步。几个人也跑得累了，看到前面有个茶肆，就势

便踅了进去。

却喜这茶肆虽不大，却辟有精巧雅间。那雅间的门上都挂着细密的竹帘，放下竹帘由里向外看得很清晰，由外往里却模模糊糊什么也辨不清楚。这就正合燕青他们的需求。

三个人坐下，胡乱点了一壶茶，吩咐店家未经招呼不得入内，然后方得了从容说话的机会。

因燕青与龚定国不相识，楚红先为他们相互做了介绍。楚红称龚定国为自己的义兄，称燕青为梁山泊头领，至于她与燕青的那层情恋关系，则暂未对龚定国提及。

燕青与龚定国相互抱拳施礼。龚定国谢了燕青的拔刀相助之恩，说兄弟我原亦有意去投梁山泊，却不料山寨竟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不免令人大失所望。燕青道那其实也是件很无奈的事，宋总头领的本意，是想为众位弟兄谋一条好出路，但事情恐未必尽如人愿也。遂将招安前后的情形，对楚红和龚定国约略地说了一遍。

龚定国听了，说道，依我看，梁山泊接受招安这步棋走得差矣。燕青大哥及时退出官军，倒是颇有见识。燕青笑道，我有什么见识，不过是山野草民自在惯了，穿不得那身官服罢了。

此时天近黄昏，龚定国想着城外还有弟兄在等候消息，便向燕青口称怠慢，要先走一步。燕青正想与楚红单独叙谈，忙道不妨不妨，定国兄弟有事尽管去办。

龚定国离去后，燕青与楚红四目相向，细细地打量着对方，便都有千言万语涌上了喉间。

燕青先打破了沉默。他问楚红，在那次战斗中你不是摔下悬崖了吗？我们百般寻找，没找到你的踪迹。你是如何死里逃生的？又怎的在这里遭到衙役围捕？

楚红轻叹了一声道，这事说起来，其中的曲折就多了。遂将其在山涧边被龚定国搭救以来的经历，扼要地对燕青叙述了一番。燕青缓啜着茶水，静静地听下去，不禁暗暗地拍案称奇。

诉说完了，楚红泪光盈盈地看着燕青道，真没想到今日竟有此奇遇，我还以为从此再难见到你小乙哥了呢。燕青亦叹，人生聚散，宁非天意乎！

一番苍凉感慨过后，说起今后的打算。

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就产生了分歧。燕青希望楚红放弃四处流浪奔波、蓄意再度起事的念头，随他去大名过一份正常稳定的生活。至于楚红的罪名，他可以通过李师师向皇上去讨一纸赦令。燕青当然很不愿意走这种裙带关系，但如果是为了楚红，他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去做。包括对龚定国的赦免，都可以一并提出。赦免一两个平民百姓于皇上而言无非是一句话的事，凭李师师的面子不难做到。楚红自然是不想再度与燕青分开，但她的打算，是希望燕青能加入他们的组织，再举义旗共图大业。

燕青劝楚红道，通过落草梁山泊的经历，我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民众的起义最终成不了大事。宋江已经折腾出了那么大的气候，尚且以接受招安了之，你有多大能耐？你能折腾过宋江吗？再说目下北虏大兵压境，一直虎视眈眈地窥我中原，我们内部再争斗不已，必会削弱国力，与国与民都是很不利的。

楚红则劝燕青道，小乙哥你倒是有一副忧国忧民的心肠，但那朝廷何曾为百姓着想过？仅一个花石纲，便压得全国的百姓喘不过气来了，再加上层出不穷的税赋徭役，数之不清的敲诈盘剥，你想在那里平平安安地过上安稳日子，那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你不是不知道，现今的官府都是腐败透顶，蛮不讲理，说不定哪一天哪一件事，就会逼得你忍无可忍，不得不反。那么晚反就不如早反！你怎么知道民众

造反就一定成不了气候？宋江受招安，是因为他骨头太软，私心太重，未必宋江成不了事，别人便都成不了事。莫看我们现在势单力薄，但若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我们就能够逐渐壮大。

燕青道，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既接受了招安，岂能转脸又反。

楚红道，你接受招安才叫吃回头草呢，现在我是让你把那回头草给吐出来。

两个人各执一词，言锋语刃地争论了半天，仍是相持不下。最后都明白了，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一时是难以相互说服的。

燕青苦笑着摆摆手道，罢了罢了，我们好不容易劫后重逢，何苦争个脸红脖子粗的。既然你我各有各的道理，那不妨先按各自的想法走吧。

楚红亦含着苦涩，伤感地一笑道，看来只好如此。不过依你燕小乙的品性，我料你迟早要走到我这条道上来。我等着你来找我。

燕青道，你漂泊四方，居无定所，我到哪里去找你？倒是你找我还容易些。倘你走不下去时，随时可以去大名府找我。楚红道，由此看来，我们是后会有期了？燕青道，当然，不是我去找你，便是你来找我嘛。

话说至此，两个人再度相互凝视，不觉都潮湿了眼眶。

一场意外重逢，转瞬间竟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分手，燕青和楚红皆深感遗憾。

燕青只道是今后虽不致形同陌路，但此生恐是与楚红的缘分绝矣。却不知楚红仍然对他一往情深，而且抱定了迟早要争取燕青来到自己身边的愿望。

回到县城郊外的驻地，楚红将与燕青交谈的大体情况对龚定国说了说。龚定国虽与燕青仅一面之识，却明显地感到他是一条不可多得的好汉，心里亦有邀其加盟之意，并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就依着楚红的建议，特遣一名弟兄常驻大名，其任务之一就是关注燕青的状况，以便在必要时与其联络。后来义军的根据地相对稳定后，楚红又在驻地与大名府联络点配置了传书的信鸽，有关于燕青的信息传递得更为及时。

能够经常得到关于燕青的信息，令楚红感到燕青离自己并不遥远，心底里就感受着一层安慰和温暖。当然，这种隐秘心理龚定国是无从得知的。大名府是京东重镇，即便没有燕青存在的因素，在那里安插一个联络点亦不为多余。所以龚定国也没将楚红看重与大名府方面联络的用意往深里去想。

自此以后，虽然燕青与楚红天各一方，虽然燕青对楚红的状况只能常存惦念却难以知晓，而楚红对燕青的状况却始终能够得到较为清楚的了解。

楚红的这番心思没有白费，仅隔数月后，她便及时抓住了邀燕青重新走上造反之路的契机。

四十

世间万事犹如天际风云，阴晴变幻，殊难预料。妖道林灵素既除，刘安妃亦已魂归离恨天，在赵佶宠幸李师师这件事上，无论明里暗里皆已没了大障碍，按说两个人的恩恋正应如鱼得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却谁知自此时起，师师与赵佶间的关系，倒渐渐地出现了裂痕。

产生这裂痕的根由，其实是潜伏已久的。正如一件内在质量有问题的瓷器，尽管从外观上看起来还是很精美的，使用着也正常，但是天长日久，说不定什么时候碰撞到了它那脆弱处，它便会猝不及防地裂开一条缝隙。这条缝隙一旦出现，不仅很难弥合如初，也很难防止它继续发展扩大。

那一日，本来赵佶的情绪极好。连日来他听到的都是些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消息。金帝完颜阿骨打已经出兵袭取了辽国的上京，并已遣使来宋商谈两国协同对辽作战之事。童贯的南征大军战事进展顺利，一路捷报频传，预计杭州指日可下，方腊逆贼眼看就要变成瓮中之鳖了。赵佶在早朝时听大臣你吹我捧地狂拍一阵马屁，感到浑身通泰，退朝后趁着这个兴趣，便要去师师那里再寻一番开心。

当时师师与蕙儿正在房里读书习字，见皇上驾到，忙放下了手中的书卷笔墨殷勤相迎，奉君落座，端茶上酒。

换了另外一个皇帝，或许此时也就无事可生。偏生这个徽宗赵佶最喜书法，但凡看见点笔墨，便有兴品评一番。他由师师陪伴着小酌

了两杯后，见前面的案儿上放着刚落成的墨迹，就情不自禁地踱过去观看。岂知不看则已，这一看便看出了事。

原来那赵佶看到的，乃是蕙儿方才练字时书写下的一首诗：

春华渐逝暗嗟伤，夏梦初消意转凉。纵是眼前秋色好，焉阻朔风渡汴江。

初读下来，赵佶感到此诗作得平平，又觉得仿佛哪个地方有点不大对劲。再细细地吟哦一遍，他的脸色便沉了下来。于是他回头问道，此诗乃何人所作？

师师见赵佶面色不悦，上前小心地问，皇上说这诗怎么了？

赵佶赫然拍案，怎么了？这是一首反诗！你看看，什么春华渐逝、夏梦初消，不是讥讽我大宋朝气数将尽吗？什么纵是秋色好、朔风渡汴江，不明明是暗喻我大宋朝要亡于北寇之手吗？这字迹不似出自你笔下，那么必是蕙儿写的了？

蕙儿在旁听着，便要挺身承认。师师却已抢先答道，皇上息怒，且听贱妾解释。这字是蕙儿所书不假，而这几句歪诗，却是贱妾随口瞎诌的，不过是说了个四季更迭之意而已，绝无讥讽隐喻用心。若是其中有错，千错万错只在贱妾，皇上就治师师的罪好了。

赵佶见师师这般说，也不好继续发作，但终是心头不快，情绪大减，只小坐了片刻，便悻悻地起驾而去。

赵佶走后，蕙儿千恩万谢地对师师道，多谢姐姐担待，不然蕙儿的脑袋险些就搬家了。师师就问蕙儿，让你练字，你却没来由弄出这首诗来，这诗是你作的吗？

蕙儿道，这可是抬举我了，蕙儿还没那份学问呢。这诗是我上街

时听来的。若说这是反诗，那满大街像这样的顺口溜多了，有的写得比这还厉害，直将皇上比作前朝的李后主呢，只不过皇上听不到罢了。姐姐，凭良心说，这些百姓之作，讲得是没有一点道理吗？

师师若有所思地静了静，微叹道，自然是有道理。莫道百姓只知柴米油盐，其实他们对国事的见解，有时倒比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来得深刻犀利。我大宋王朝眼下虽然表面上繁华锦绣，骨子里恐怕比太祖太宗时期虚弱多了。你只消看看如今把持朝纲的重臣都是些什么货色，便是一清二楚。若再不居安思危，则危必不远矣。

蕙儿道，可惜皇上并不清楚这一点，而且连一点真话也听不进去。你看他一见这首诗，也不问个皂白，一下子就龙颜震怒了。

师师道，这件事倒提醒了我。皇上既恩宠于我，我便应当对得起皇上。皇上现今再过分地陶醉于歌舞升平，沉溺于琴棋书画，恐怕是不行的，该规劝时便当规劝些了。

蕙儿道，姐姐倒是一片良苦用心，只是皇上未必听得进去。师师道，听进去听不进去是皇上的事，但当劝而不劝，就是我的过错了。

其实规劝赵佶多用些心思钻研政事，注意洞察时局，高瞻远瞩，励精图治，使其做一个不为佞臣所左右的有道明君，是李师师早就存有的想法。只因每每不愿扫了赵佶的兴头，于那酒酣耳热之际，这些话涌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一回赵佶讳疾忌医地一发火，倒令师师下定了规劝的决心。此后赵佶再来玩乐时，师师便开始婉转地向他劝导些应多理朝政、多用良臣、多察民情、多纳忠言之类的话。

但赵佶对这些话很不愿听，很觉厌烦，认为师师喋喋不休地聒噪这些话，纯粹是闲来无事吃饱了撑的。加上那个“反诗”事件留下的芥蒂，他与师师之间的裂痕就开始凸现出来，并渐渐地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师师和赵佶都明显地意识到了这条裂痕的存在，都为此感到很苦恼，都希望通过努力能够消除掉它。然而事与愿违，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终使这条裂痕扩大成了一条难以弥合的百丈鸿沟。

这个重大事件乃是一场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阴谋和悲剧。它发生于远在江浙的童贯征讨方腊大军的军营里。但对于它的酿成，宋徽宗赵佶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原来当童贯奉旨执掌南征帅印之初，便曾与蔡京、高俅有过密谋，打算借此机会将宋江部队消灭掉。蔡京、高俅让童贯在战场上做手脚，童贯让蔡京、高俅在朝堂上多配合，一个必欲将梁山泊人马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新阴谋就此悄然出炉。

请旨将宋江部队收归南征大军麾下，是这个阴谋的第一步，这一步很容易地便实现了。到了沙场上，童贯就开始施行阴谋的第二步，那就是利用统帅的职权，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意地去消耗宋江所部的有生力量。但凡遇上强硬对手、坚固城池、险峻阵势，无一例外即命宋江所部去拼杀。你不是先锋官吗？你的使命就是逢山开路，遇水铺桥，这条血路你不去拼让谁去拼呢？

宋江他们明知这是童贯在公报私仇，却不能不遵从他的帅令，因此只好尽量多在战术上下功夫，力求采取既能克敌制胜又能避免重大伤亡的作战方案。好在宋江周围的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林冲、关胜等文武诸将，均为有一定实战经验的英杰，又能洞悉农民起义军的弱点；而方腊麾下部队虽然人多势众，声势浩大，却多为在短期内聚集起来的成分混乱的乌合之众，皆未受过稍稍正规一点的军事训练，在战略战术上混沌无知，因而宋江所部就能够做到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以较小的损失获取较大的战果，于征途上连连陷城破寨，收复失地，横扫敌营，势如破竹。

童贯看到这个情形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南征战役进展顺利，眼看

大功唾手可得，将来最大的功绩自然是属于他的，可使他在朝中的地位又增砝码；忧的是他从中再一次地领教了梁山泊英雄的厉害，更明晰、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倘若这支部队保留下来，必为自己的强劲对手，因此就更加坚定了要除掉这一帮活虎生龙的英雄的决心。

于是在发给朝廷的战报上，他只是反复吹嘘由于他的英明指挥而令贼寇望风披靡，吹嘘他的嫡系禁军作战如何勇猛、如何毙敌千万、如何战果辉煌云云，对宋江这支先锋部队所建下的战功和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相反地，倒是在每次的战报中都不厌其烦地告宋江的状，说宋江目无军法，不服管束，在战场上时常自行其是，殊难节制。

童贯的这个说法倒不是全然无据的杜撰。在具体战术上宋江的确往往不按童贯的指令行事，而是按照他与卢俊义、吴用商定的战法去打。因为若亦步亦趋地按童贯的指令行事，往往会令部队损失惨重而所获甚微。撇开梁山泊人马与童贯的恩怨不谈，单就在战场上能够随机应变、灵活歼敌、屡获大胜而言，宋江的这种打法应当说是一种非常值得提倡和发扬的优良的作战方式。然而在童贯的战报里，它便统统地变成了罪状。同样的一件事，对它的诠释不同，它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样。

所以说，世事黑白，历史真伪，千秋功过，有时确是很难辨出子午卯酉，只能由着诸家各执一词便了。

蔡京、高俅一干佞臣得到了童贯的战报，就不断地向赵佶吹风，说宋江兵马匪性未退，贼心不死，每每不遵将令擅自行动，恐有不轨企图，切宜谨慎防范等。

赵佶在招安梁山泊部队的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就是因为他很难断定这些人是否肯真正地归顺朝廷。后来经过种种波折虽然完成了招安，从他的内心来讲，对宋江这一彪人马也并不是太信任。尤其是招

安前夕燕青潜入镇安坊对他义正词严地进谏的那些话，虽说了阻止了他的反悔，却给他留下了梁山泊这帮人在骨子里绝非顺民的强烈感觉。而且当时所受到的胁迫和屈辱，亦令其如鲠在喉。这就奠定了他对宋江这支招安部队不会与朝廷禁军一视同仁的基本立场。

在这样的立场下，赵佶是不可能做到明辨是非、洞察秋毫的。

更何况三人成虎，在蔡京之辈再三再四的谄言蛊惑下，赵佶对宋江在征讨前线的表现愈来愈不满，愈来愈不放心。终于，在听过蔡京、高俅又一次禀奏童贯战报，并又一次陈述宋江部队的所谓不轨行径后，赵佶向童贯发出了必须对宋江部队严加节制督察，谨防其故态复萌，乱中生变，如遇非常情况，可以相机行事的密旨。

童贯得旨，如获至宝。如遇非常情况，可以相机行事，这几个字的操作空间可太大了。这就等于赵佶赐给了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他要杀宋江，要除掉宋江所部，已经成为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事情了。什么叫非常情况？远在千里之外宫墙深苑里的皇上能知道这里什么情况？老子说这里有什么情况，就有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出现所谓的非常情况，就看老子的需要了。

时隔不久，南征大军攻克了方腊义军据守的最后一个重镇杭州城，方腊义军至此已十损八九，其残部被迫退入睦州青溪山区的帮源洞，呈现苟延残喘之势。朝廷的近二十万铁骑收拢过来，形成的防线连绵浩荡，将箭门山一带包围得风雨不透，全歼义军、生擒方腊，已是指日可待。

童贯以为，这就到了应该出现那个非常情况，也就是可以消灭宋江的时候了。因为此后已无大仗硬仗可打，凭他手中的兵力，踏平十个帮源洞也游刃有余，用不着让宋江再去充当炮灰。而若动手再迟，拖到大获全胜，凯旋班师时，恐又没有了适当的机会。

因此这时动手，可谓不早不晚，正当其时。

童贯思谋定了，遂召集心腹将佐做了机密布置。童贯声称，宋江那厮反心未泯，与方腊贼伙暗有勾结，已被本帅查实。皇上有旨命本帅相机行事，平定叛乱，我等须如此如此。

那些将佐本是依靠童贯的提拔起家，又闻有皇上旨意，岂会有半点含糊，齐声诺道，我等唯童帅之命是从。

其实在那些禁军的将佐眼里，宋江之流现在仍然是一群贼寇，与方腊叛军在本质上无异，顺手牵羊将其歼灭亦一快事。接了童贯的密令后，他们都很亢奋，一个个摩拳擦掌，同仇敌忾，将消灭宋江部队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细致缜密。于是乎一张险恶的大网，就这样在正为朝廷拼命效力，征袍上血迹未干的梁山泊好汉头顶上悄无声息地张开了。

什么叫政治？这就叫作政治。政治就是隐藏着刀光的权术，就是饱含着血腥的阴谋。政治就是党同伐异，就是要不择手段地去消灭异己。一个人如果不谙权术阴谋，最好离政治远点，免得自取其祸。但是，远离了政治，也就远离了权力，那就必然要受当权者的摆布愚弄欺压盘剥。此乃人生难以解开的奈何结。

童贯这个人于军事上是庸才，而在政治上应当说还确实是有一套。他处心积虑地欲除掉宋江这股敌对势力，几经周折，终偿其愿，就是一个证明。

却说这日上午，宋江麾下各部正在各自的防地上待命，除了少数的值哨人员外，其余将士都在休息。此时自宋江、卢俊义到各营的头领和士兵，心情均比较放松。南征大军即将毕其功于一役了，梁山泊军马也总算是挺过童贯的百般刁难，从艰难险阻的鏖战中闯了过来。虽然在战斗中减员的数量不小，但部队的主力基本保留了下来，并且立下了赫赫战功。拥有了这个本钱，这支部队将来在禁军中站稳脚跟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因此这时宋江所部官兵的状态，多半是处在了一

种类似海员履过惊涛骇浪眼看要平安返航的宽适欣慰中。

就在这个时刻，宋江接到了童贯传他去开会的命令。

命令称曰，我南征大军对方腊最后巢穴帮源洞的总攻战役即将打响，此役至关重要，须所有参战部队全力以赴密切配合。着宋江带其所部全部文武官员，速至中军帅营参加战前全军联席作战会议。

宋江、卢俊义和吴用接到这个命令，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以往的军事会议一般都是只通知宋江等几个主要将领参加，很少要求各营的头领全去。当然了，这次是要打全歼方腊的决定性战役了，特召开全体将佐会议以示重视，似乎也不是说不通。然而宋江他们却总感到仿佛有点不大对劲。

基于与童贯的宿怨，他们的警惕性还是有的，但对童贯的阴狠毒辣却估计得远远不足。宋卢吴三人商议了一番，决定还是遵从这个命令，不要让童贯抓住我们不服从指挥的把柄。但是必须要留一手，以防万一。

由于命令中点明要宋江带队前往，只好让卢俊义称病留守军营。双方约定，若黄昏时仍不见宋江等返回，卢俊义即带人马前往接应。不过他们这样安排，其实主要是从小心无大错的江湖经验出发，而并没真正意识到情势的险恶。因为据他们分析，目下攻山大战在即，童贯即便真有害我之心，在这个时候下手的可能性也很小。童贯作为三军统帅，总不会敌寇未灭，先乱自家的阵脚吧？

按常理而言，这样的分析不错。然则童贯这次恰恰没按常理出牌，而是利用常理将宋江等人的警惕性降到了最低点。此亦是其玩弄阴谋的一个高明处。

宋卢吴三人商议过后，即传了各营头领前来集合。

在梁山泊部队的头领中，除燕青等一部分人于南征前已经离队，

征战中陆续又有减员。如鲁智深因病滞留于一所寺庙，武松因身负重伤留在杭州城里养伤，董平、徐宁、索超、宣赞等俱于历次战斗中阵亡，因此所集合起来的头领已远远不足百人。宋江清点着人数，颇有些心酸。他干咳了两声，将心头的伤感掩饰过去，向众人传达了童贯的帅令，就认镫上马，带着这一彪好汉驰向中军营地。

到了中军防区，早有一名裨将在路口迎候，口称童大帅正在筹划军务，请宋江等诸将稍候之，将这一彪好汉分别延至几座大帐内休息。于是众好汉便被很自然地分割了开去。

宋江是与吴用林冲、李逵等人同处在一座帐篷里。他们等候了将近一个时辰，尚未见有人来通知开会。李逵便不耐烦，骂骂咧咧地吵嚷道，童贯那厮拿我弟兄们当猴耍。宋江呵斥李逵闭了鸟嘴，让林冲出去问问。林冲刚起身，那裨将就带着士卒抬着些酒肉馒头走了进来，道是童大帅日理万机，实在是繁忙，军事会议恐是得等到下午才能召开了，先请诸位将领用过午餐吧。

宋江心里不快，却又不便抱怨，只好隐忍着命大家耐心等待。其时已过正午，众人也都饿了，李逵带着头，众好汉便围在一起，取过酒肉吃喝起来。殊不知在那些酒肉馒头里，都是掺进了特制的蒙汗药的。那药下得很有分寸，单品酒单吃肉吃馒头都不易察觉，但这几样东西全吃下去，药劲便足以将人放倒。

就在这段时间里，童贯的嫡系禁军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对这几座大帐的包围。

酒足饭饱，又等了半个来时辰，还是没人来唤开会。众人坐着坐着，就开始哈欠连天，昏昏欲睡。吴用吃喝得最少，尚保持着一份清醒，见此光景，一种不祥之感蓦地袭上心头。他忙扯住宋江的衣袖道，大哥，事情不对头，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宋江这时也意识到是有问题，急将林冲、李逵等唤起，各自掣出

随身兵器，匆匆冲向帐外。

却是已经迟了。

但闻一声号炮鸣响，四面八方便有无数支燃着火苗的箭镞朝着大帐飞来。这大帐原是预先施了油的，沾着火星即着，刹那间就熊熊烈烈地燃成了一片火海。众人多有躲避不及者，浑身上下顷刻便成了一个火人。

林冲、李逵拼命扑打着火焰护卫宋江、吴用奔出大帐，与其他一些从一团团的火海里冲出来的头领会合一处，似炸雷般呐喊着，开始拼杀突围。

若在平时，任官军人多势众、强弓硬弩，凭着这几十条绿林精英、人中吕布，杀开一条血路，冲出童贯的中军营地是没有问题的，最起码不至于全军覆灭在这里。然而这些好汉在用午餐时或多或少都中了蒙汗药，此时正值药力发作、身疲体软之际，再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因此面对官军凶狠的格杀，俱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接二连三地有人倒在官军的屠刀下。

李逵一心要救宋江出去，他强忍着晕眩，于混战中抢得了一匹战马，头重脚轻地将战马拉到宋江面前，催宋江快快上马突围。但还没来得及把缰绳交到宋江手上，他的后心就被几支飞箭射中。李逵大叫一声，喷吐出一大口鲜血，粗壮的手臂向着突围的方向抬了抬，便一头栽倒下去。

宋江望着李逵豹眼圆睁的遗体，泪如雨下。

时有吴用、林冲在侧，都劝宋江快快上马。宋江含泪四顾了一下道，看这阵势，是突不出去的。即便是能突出去，我宋江亦无颜苟活于世矣。众兄弟遭此血光之灾，皆是宋江之过，是我误了弟兄们的性命。我错就错在太相信朝廷相信皇上了。今日对我们下毒手的是童

贯，但童贯若没有赵佶那王八蛋的旨意，他敢这么做吗？如今悔之，已是迟矣、晚矣、无济于事矣！宋江唯有一死向弟兄们谢罪也。说罢，即挥剑向自己的颈项上刎去。

吴用见状大恸，顿足哀吼道，是我吴用百无一用，被朝廷的虚情假意、利禄功名蒙混了心窍，竟未看出接受招安乃是一条死路！我吴用枉称军师，实为昏儒也。宋江大哥既去，我留此命何用？说罢，亦横剑自刎于马前。

林冲眼睁睁地见宋江、吴用死在面前，心胆俱裂。他翻身跃上战马，便向着官军兵马最密集处挥剑杀过去，连斩禁军兵将首级近百名。最终由于人困马乏、体力不支，身被重创，抱恨而亡。

大约半个时辰后，息鼓鸣金，战斗结束。可怜自宋江以下所有被骗来中军营区的梁山泊部队头领，无一幸免尽做了官军刀下之鬼。

童贯对这场打得干净漂亮的所谓平叛战斗感到非常满意。他一面命人打扫战场，一面派出得力将领去控制梁山泊部队，并将未能在此一网打尽的卢俊义收拾掉。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卢俊义在营帐中等了一天，还不见宋江等众头领回转，心甚不安，正欲按与宋江的约定，提兵前往接应，忽有部属慌慌张张地进帐禀报，不知何故防区中突然涌进大批官军，已将各营弟兄分割包围，统统缴械。

卢俊义顿悟，果然是中了童贯的圈套！他痛悔不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童贯还抱着一丝一厢情愿的幻想。当下是什么也来不及多想，来不及多说了，卢俊义急命亲兵队队长邝彪集合队伍准备厮杀。

此时卢俊义营帐周边亦已被禁军团团围定。一名禁军将领驻马帐前厉喝，宋江等贼首企图发动叛乱，已被我朝廷铁骑镇压，全数授

首。童大帅勒令反贼卢俊义，速速率部自缚，前来领罪。

卢俊义知道眼下敌我众寡悬殊，欲夺生路唯在一个速字。他一丝也未迟疑，一声令下，便带着亲兵队离弦之箭一般向着包围圈的一角直射过去。那包围圈顿时就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禁军岂能放跑卢俊义，他们仗着兵力雄厚，立即分路追赶包抄，很快便又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因童贯有令，凡抵抗者格杀勿论。所以追兵也不打算费劲去捉活的，在追赶的过程中不断地放箭。追出数里后，已将卢俊义的亲兵射杀了大半。卢俊义亦身背数箭，浑身的鲜血染红了战袍。

卢俊义看这形势，料知今日是在劫难逃了，遂命始终随在他身侧的邝彪不要再跟着他，赶紧独自寻机脱身。邝彪哪里肯听这话，坚决地叫道，要死便与卢头领死在一道！卢俊义喝道，你这纯粹是混账话，都死绝了怎么报仇？现在官军的主要目标是我，我这百十斤今日是非留下不可的了。你若拿我当大哥当头领，就听我的话，拼命设法逃出去，到大名府去找燕青。只要你们日后能替我杀了童贯，我卢俊义在九泉之下可瞑目矣。说罢，他运足力气向邝彪的马臀上猛击一掌，那马负痛，向前飞蹿了出去。

卢俊义又返身对左右仅存的几个亲兵大叫道，都与我分散开跑！然后径自拨转马头，朝着另一个方向驰去。

待邝彪勒住狂奔的坐骑回首遥望时，只见卢俊义的全身已被箭镞穿插得如同刺猬一般，正在惨烈的夕阳余晖中缓缓地栽下马去。邝彪禁不住泪水滂沱，钢牙咬碎。惦着卢俊义的临终嘱托，他趁着官兵尚无暇顾及旁处，急速拨马遁入了一片茂密的山林。

卢俊义既除，童贯心中最后的一块石头落地。

他命令将业已群龙无首的梁山泊部队分隔集中起来，讯问他们的

去留意向。有那耿直忠义者，明确表示不愿留下，被拉出去当场斩决，余者便皆不敢再言去字。童贯就将这些人打散了分别编入禁军各部，让他们去充当打头阵的差事。这些士兵在后来的战斗中伤亡甚剧。于是乎，梁山泊的这支武装，便这样被童贯收拾殆尽也。

分编梁山泊队伍的工作做完后，童贯给朝廷写了奏折，像煞有介事地奏报了宋江所部在前线意图兵变，自己如何临危不乱，于紧急时刻相机行事力挽狂澜于既倒间的情况。尔后，挥师进军帮源洞，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方腊老巢，全歼义军残部，生擒方腊父子，大获南征战役的全胜，于宣和三年七月凯旋班师。

这次南征，应当说是童贯这个宦官统帅在其一生中打得最为得意、胜得最货真价实的一次战役了。此后由其指挥的历次戍边之战，皆是一败涂地。御外无能而内战称雄，这样的将帅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并不罕见的。

赵佶闻得南征捷报，非常兴奋，隆重举行并亲自出席了迎接南征大军凯旋的仪式，对童贯的赫赫战功，包括铲除宋江“叛军”之事，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嘉奖。童贯的被宠信程度甚至在蔡京、高俅等一丘之貉心中引起了很大的妒忌。

赵佶又命各部司以各种形式庆贺大捷。于是连日来汴京城里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放炮点花，扎台唱戏，闹腾得比上元灯节还要热烈。

就是在这个满朝文武、京城上下都沉浸在一派喜气洋洋气氛中的日子里，李师师与赵佶爆发了他们自从相识以来最为激烈严重的一次争吵。

赵佶是在由蔡京等高官宠臣的陪同下亲切接见过童贯后的一个晚间去的镇安坊。当时赵佶的心情很愉悦，要去与师师分享。并且赵佶还有一番炫耀之意。你李师师不是总觉得朕疏于朝政吗？朕疏于朝

政，能于弹指之间平定江南吗？这叫作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看朕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朕早就成竹在胸，指挥若定，此方为治世之大才干、大手笔也。

师师见赵佶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自然亦甚快慰。平息了国内的动乱毕竟是件大好事。不过如何能够保持长治久安，不使祸乱再起，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师师不愿扫了赵佶的兴，当时未触及这个话头，打算俟日后有适当的时机时再提醒于皇上。

让蕙儿置了精肴珍酒，师师便陪着赵佶且饮且聊起来。赵佶兴致高涨，言语不离南征大捷，将从童贯嘴里听来的那些惊险的战斗场面，眉飞色舞地对师师转述过来。特别是大将辛兴宗深入贼巢生擒方腊一段，赵佶描述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就好像是他曾亲眼看见过似的。其实方腊乃是为辛兴宗的部将韩世忠所擒，却被辛兴宗瞒天过海地冒了功。这段情由不只赵佶不知道，连童贯都被蒙在了鼓里。

李师师听着，不免想起了随大军参战的梁山泊部队。见赵佶的话里始终未有提及，她就关切地问道，宋江统领的那支队伍，此次南征亦建功不小吧？

赵佶稍稍一怔，旋即将手一摆道，那伙贼人，不提也罢。

师师听得话头不对，感到奇怪地问，他们不是已被招安了吗？怎的说是贼人？他们是怎么了？是出兵不力、战绩不佳吗？

赵佶道，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点不假。宋江那厮居然在前线又生反意。幸而童太尉发现得及时，已经解决掉了。

师师闻言，这一惊非同小可，急问道，解决掉了是什么意思？赵佶道，哎呀，这还用问，解决掉了就是消灭掉了嘛。

师师只觉似一阵冷风穿透了身体，声音也禁不住抖起来。消灭掉了？为什么？

赵佶饮了一口酒道，方才不是说了，他们又想造反。师师摇头道，不可能吧，他们刚刚接受了招安，岂会再反？皇上是听谁说的？赵佶道，自然是听童贯奏报的。师师跌足道，皇上怎么能偏听童贯的一面之词呢？赵佶道，童贯乃南征大军的统帅，朕不信他的话信谁的话？难道非得信宋江的话不成？

师师道，童贯素有加害宋江之心，皇上难道不知道吗？就算是宋江在前线与童贯起了冲突，必定也是事出有因，理应先奏明皇上，查清是非再做处置，童贯如何便可擅自动手消灭宋江部队？此人欺君罔上，罪责匪浅也！

赵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师师纠缠，很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道，此事怪不得童贯，是朕授权特许其相机行事的。自古以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事事都要呈报回朝请示，岂不贻误了军机吗？此事与你无干，你就不必多嘴了。

师师呆呆地看着赵佶，只觉得身上一阵阵彻骨地发寒。这件事情与自己无干吗？梁山泊部队的招安，乃是她李师师穿针引线促使成功的。然时隔不久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剿灭了，她李师师岂不成了诱杀梁山泊好汉的帮凶了吗？且抛开这些不论，赵佶如此无有定见，一味地偏听偏信奸佞，翻云覆雨不讲信义，何以服民心、治天下？已被权奸玩弄于股掌之间尚不自知，尚扬扬自得，自诩英明天纵，岂不可悲可痛；一个国家掌握在这样一个头脑昏聩的皇帝手里，岂不危若累卵哉？

在这一刻间，对赵佶所有的失望，都在师师心里迅速地汇集了起来，瞬间便达到了顶点。

师师用无比痛惜的目光盯着赵佶，拼命压抑着胸腔里欲爆欲裂的愤懑和哀伤，还是没能彻底压抑住，终于忍无可忍地启动朱唇，吐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皇上啊，你难道真不明白你都做了些什么，你

真想让后世送你一个“昏君”的称号吗？

赵佶闻言，勃然大怒。

他与师师交往，本来就是要寻求一份超脱、一份浪漫、一份避开政治冗事的恬静雅适，谁知师师倒比宫里的那些嫔妃更能拿这些事情来烦扰他。他对师师在这一方面的不满，早就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了。尤其是在梁山泊部队的招安一事上，他感到师师插手太多。只不过是念着师师的诸多可爱处，才一再地在心中原谅了她。今日里见她又揪住这件事没完没了，还胆大包天地说出了“昏君”二字，赵佶就再也按捺不住。

本来赵佶在内心里对自己是否是个称职的皇帝，是不太自信的。越如此，他越是忌讳“昏君”这两个字。当下他陡地变了脸色，呼地立起身来，对着师师厉声斥道，你你你也太放肆了！朕告诉你，方才那话若是从另外一个人口中说出来，朕会立刻将他的脑袋剁下来，挂上午门！说罢，袍袖一拂，将面前的杯盘盏筷哗啦啦地扫落在地，大步出了房间，怒冲冲地带上侍从，打道回宫而去。

此时的赵佶绝对想不到，仅仅时隔七年，在金国上京的乾元殿上，金人为了嘲弄他这个阶下囚，真的给了他一个昏德公的封号。昏君这顶帽子，到底是由金太宗于光天化日之下戴到了他赵佶的头上。那时候的赵佶不但不敢发火，还屈膝下跪，向着金太宗山呼万岁、大谢其恩呢。

那日赵佶在盛怒之下拂袖而去后，面对着一片杯盘狼藉和蕙儿担忧的目光，师师沉坐良久，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将来皇上会明白我的心的，只是恐怕到那时一切晚矣。

蕙儿偎在师师身边，为师师拭去泪水，也只是轻柔地说了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事，蕙儿会永远陪伴着姐姐。

四十一

自从于南征的前夕退出部队重返大名府，燕青在这些日子里倒是过得很充实。

过去在卢府，燕青主要就是负责购销和打理店铺，于商业经营上颇有些经验。此次重返大名，卢俊义交给了他一笔足够创业的本钱。于是他遵着卢俊义的指示，在城中商业街的繁华地段盘下了一部分铺面房，疏通恢复了一批新老供货商及客户，陆续招聘了些店员伙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便先开张了一家丝绸店，又开了一个茶庄。

卢俊义曾嘱咐燕青，且不要过度地张扬，开始时摊子莫铺得太大，只要是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立足之地即可，今后的全面发展，待他回去后再说。因此燕青开张的这两家店铺，规模上都一般，但被燕青操办得很有特色。

燕青的头脑本来就活络，加上他与生俱来超凡脱俗的审美能力和鉴赏品位，他的商号里的货色，便凸显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新鲜感。燕青又极重视商品质量，价格亦定得公道，在经营中力求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所以这两家商号虽然开业的时间不长，却皆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生机无限的气象。

一切都按照程序正常运转起来以后，燕青就相对清闲了。每日里他除去过问一下有关的销售情况，查看一下账面的损益，余下的时光便仍是去操练他的琴棋书画、刀枪剑戟。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吟诗惊日短，对月引杯长。日复一日打发得颇是逍遥自在。有时候回

想起被逼上梁山的那段轰轰烈烈的往事，竟有恍然若梦之感。

虽然如此，却有两桩事，在他心里终是悬着放不下来。一件事是主公卢俊义及部队里众弟兄的南征状况，一件事是楚红的漂泊境遇。这些人在燕青的心目中都是息息相关、血脉相连的至亲挚友，他们的命运和归宿，是燕青时时牵挂于胸，难以稍为释怀的。对有关于此的信息，燕青皆非常留心。

他有时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一点南征大军进展顺利的消息，但关于楚红的踪迹，却是寻觅无门。他只得寄希望于楚红哪一天再到大名府来找他，并不指望一定要与楚红再续前缘，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给楚红安排一份安宁的生活。燕青知道凭楚红的个性，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但是这个希望却一直在他心里保持着。

而当夜深人静、寒窗孤影、月朦胧鸟朦胧时，燕青亦不免会想到远在汴京城里的李师师，涌上心头的，自然又另是一番酸涩的滋味。

七月间，朝廷南征大军凯旋的消息传到了大名府，也传到了燕青的耳朵里。燕青思忖，这回总算到了卢俊义可以解甲归田的时候了，即便是其一时半会儿尚未便脱身，通报情况的书信总该是有的，便日日翘盼苦等。谁知等了半个多月，信也未得人也无影。燕青就有些纳罕，猜不透卢俊义为何迟迟不与自己联系。

这一日，他查询过了两家店铺的货源情况，回到丝绸店后院他的居室里闲坐品茗，正寻思着该到汴京走一遭，去看望一下主公卢俊义和从沙场上浴血归来的弟兄们，向卢俊义汇报一下大名府这边的创业情形，并敦促卢俊义早日归来主持经营发展大计，就有前面店铺朝奉差的一个小伙计，来报告说有个衣衫破旧、风尘仆仆的汉子欲见燕青，其人自称是燕青店主的江湖兄弟，示问燕青接待与否。

燕青心里一动，莫不是楚红找我来了？楚红在江湖上行走常扮男装，这个习惯燕青是知道的。他遂对小伙计吩咐道，既是我的弟兄来

了，速速请进便是。小伙计就一溜烟地跑去。

燕青亦整衣起身，步出房门要亲去迎接。刚走到庭院门口，来客已迈着大步跨了进来。燕青举目一看，出乎意料地一怔。原来此人并非楚红，而是曾于夜黑风高的野店里救助过燕青，经燕青引荐落草梁山泊，后来成为卢俊义亲兵队队长的邝彪。

邝彪是在那日侥幸逃出童贯魔掌的绞杀后，设法弄了一身百姓服装，又陆续卖掉马匹佩剑换得一点盘缠，风餐露宿，费尽周折，辗转多日，才来到了大名府，打听到燕青的下落。其间的险阻艰辛可想而知，无须赘述。

燕青见来者是邝彪，意外之余始则一喜，继之一惑。所喜者，卢俊义终于派人来与自己联络了。汴京一别已逾百日，燕青非常想念聚义兄弟，这时他无论见到梁山泊队伍里的哪一位头领，都会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一般感到欣慰亲热。何况邝彪必是奉卢俊义之命而来，见到邝彪有如见到了主公，自是令燕青倍加兴奋。

所惑者，是邝彪如何弄得如此狼狈模样？看他那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样子，活像是一个背井离乡的难民，或者是沿街要饭的乞丐。难道是他在旅途中遭到打劫了吗？凭邝彪的功夫，就算遭了打劫，一般的蟊贼也很难将其整治到这步田地。何况汴京与大名府间的路程亦不算太远，短短的几日里，他怎的会落得这般憔悴呢？

燕青正猜疑间，邝彪已双拳一抱向他施礼道，小乙哥安好。哎呀，兄弟我找到这里可真不容易。

燕青忙还礼道，真没想到是兄弟你来了！我早闻了大军的凯旋喜讯，弟兄们都好吗？

邝彪沉沉地道，一言难尽！

燕青听邝彪的语气苍凉，心里一凛，赶紧道，兄弟快请进屋说

话。遂引邝彪步入房中落座，一面唤着伙计来备茶。

待伺候茶水的小伙计退去，燕青掩了房门，就急切地问道，兄弟如何是这般戚然光景？我近日等不到主公的音信，正在心焦。莫不是那边出了什么变故？

邝彪未曾开言，眼眶里已溢满了英雄泪。他紧咬着钢牙点点头，低沉痛切地道，端的是出了大变故。宋总头领、卢总头领和我梁山泊各营的众头领，被奸贼童贯设计谋害，俱已罹难矣！

燕青一听，震惊得眼睛瞪得好似核桃一般大小。

邝彪缓了一口气，便将梁山泊部队在战场上如何克服童贯的刁难屡打胜仗，童贯如何在南征胜券在握之际诱杀了自宋江以下的全数在队头领，自己又是如何揣着卢俊义的遗言突出重围，跋山涉水寻到燕青报信的一番经历，前前后后讲述一遍。说至悲愤沉痛处，这条七尺有余的粗犷汉子压抑不住地捶胸跌足，痛哭失声。

燕青听完邝彪的叙述，整个人便似一胎泥塑般的呆在了那里。当时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七魂六魄才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慢慢地回到了燕青身上。燕青感到了一种钢刀绞腑、五内俱焚般的剧痛。对于童贯的不怀好意，燕青早有预料，他知道童贯一定会将最危险的仗交给梁山泊队伍去拼打。但有卢俊义、吴用、林冲等一干文武精英在宋江身边赞襄，燕青认为应对童贯的刁难还是不成问题的。而他千料万料，就没料到童贯竟然会在利用完了梁山泊部队以后痛下这样斩尽杀绝的毒手。

燕青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和自责。

可是悔恨自责什么呢？他却是茫然无绪。悔恨自己不该离开卢俊义吗？当时卢俊义身边即便多上十个燕青，怕是也难逃被童贯绞杀的

厄运。悔恨自己未能劝阻卢俊义乃至整个梁山泊部队随童贯竖贼出征吗？那又岂是他的微薄之力所能阻止得了的？悔恨自己不该跑前跑后地穿针引线，努力促成梁山泊部队接受招安吗？眼见得方腊拥兵数十万业已席卷江南的半壁河山，说灰飞烟灭却也就在瞬息之间，梁山泊的军力远逊于方腊，若不接受招安恐怕早晚亦与方腊的下场无异。悔恨自己和主公卢俊义当初就不该上山落草吗？可当初上山落草确实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也。

燕青这样想着，是越想越想不明白。

其实这是个人生的大困境、大怪圈、大无奈、大悲剧问题，没人能够参透，没人能够超脱。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里的“江湖”二字，包括了各行各业，可视之为“社会”二字的同义语。所以才有人总结出了“天下事何妨以不了了之”这样的警世恒言。

但是似这般血海深仇，孰能置之度外，不了了之？此仇不报，我燕青燕小乙有何颜苟活于人世！

悔既无益，留在燕青心里的，便只剩下了恨。他恨童贯，也恨赵佶。如果没有皇帝的准许，童贯是绝对没有那个胆量和权力悍然杀害梁山泊众头领，并且消灭掉这支已经接受了招安的部队的。不过皇帝的可恨处，主要是在于他的糊涂，他的昏庸，在于他根本就是一个是非不分的草包混蛋。但他不是阴谋家和刽子手。阴谋家和刽子手是皇帝周围的那帮奸雄，而最直接的凶手，就是童贯。无论明里暗里，战场上还是朝廷里，童贯都是梁山泊英雄的头号死敌。因此燕青的千仇万恨，就都集中到了童贯身上。

燕青恨不能立刻就能拿下童贯，当众历数其罪，将其碎尸万段。然而采取正常程序和合法手段，这显然是根本做不到的。不要说有皇帝的庇护，就只官官相护这一条，你就奈何不了他一根毫毛。蝼蚁一样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头百姓，不遇上事时尚且罢了，一旦与有权有

势者发生了冲突，那才明白在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中，果然就是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申。

燕青虽然有一次被逼上梁山的经历，但因那一次的主要罪责在李固、贾氏两个龌龊小人身上，对这一点体会得不深。事到如今，燕青才深深地体会到了高天厚土间那令人窒息的黑暗，也才完全地理解了当年楚红不惜以柔弱孤单之躯，只身潜入汴京，铤而走险行刺仇家的悲壮行为。

燕青做事从来讲究光明磊落，对暗杀行刺一类的活动本来不屑。但是现在看来，欲要除掉童贯，为卢俊义报仇，为宋江和千百个死难的弟兄报仇，舍此没有他途。

清理出了这条思路后，燕青渐渐冷静下来，握住邝彪的手道，兄弟莫哭了，好汉流血不流泪。上苍有眼，留下了我燕青。童贯欠下的这笔血债，我必是要拿他的命、他的骨、他的血来还的！

邝彪瞪着血红的眼睛道，我邝彪忍辱负重留得这条命，就是为了办这件事。若能亲手结果童贯竖贼，邝彪死而无怨。我们今日便去汴京如何？

燕青关切地拍拍邝彪的肩膀道，兄弟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现在你的身体这般孱弱，如何办得了大事？你且在这里将息两日，养得精力旺盛些。我也做些筹备。三日后我们再动身。邝彪知自己的体力即刻跋涉确也难支，就依了燕青的安排。

燕青将邝彪在厢房里安置下，便开始做行动的准备。他将店铺里的一应事务向一个亲信管事做了交代，备足了外出所需的盘缠。对外只推说要与朋友去汴京看货。

经过三日休整，邝彪的体力恢复得不错。第四日的五更时分，燕青便与邝彪一起，怀揣着满腔的仇恨怒火，迎着熠熠闪动的启明星，

登上了赴京复仇之旅。那店铺管事是燕青原在大名府的一个旧友，他看出来燕青这几日情绪异常，因见燕青不说，也未便多问，只是在心里犯着嘀咕，不知出了何事。

燕青、邝彪一路疾行抵达汴京时，已是方腊等被俘义军首领被处决之后的日子。这时京城尚处在欢庆胜利的余波中，朝野上下都感到大宋王朝现在的形势真是一片大好。只须再稍稍努把力，拿回燕云十六州，简直就可以说是固若金瓯，无一伤缺了。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真乃是无比幸福、无上荣光、无限自豪也。因此这时城防夜巡之类的戒备便都比较松懈。

燕青、邝彪进了城，于僻巷中找了个小客栈住下，略微歇了歇脚，就开始按照预定的计划去进行侦察活动。除去接受招安时的那次集体进城，邝彪这是头一回进汴京，对城里的方向道路等都需要从头熟悉。燕青虽对城里已可谓轻车熟路，但以往从未留意过童贯的住处何在，这也需要在动手前先打探清楚。

两个人在偌大的汴京城里东奔西走了几日，将该了解的情况皆不露声色地基本上了解到了。

原来童贯端的是财大气粗，在京都的府邸非止一座，城里城外都有。为着上朝方便，他经常居住的，是城东靠近皇宫较近的那座豪宅。自从南征班师以后，除非有皇上召见等特殊事情，童贯夜间一般很少外出。据说他近日又强霸了一个十五六岁的民家少女，就夜夜龟缩在那座豪宅里取乐。

由于童贯常年手握节钺，拥有招兵买马的便利条件，他还组建了一支完全是为其个人服务的私家卫队。这支卫队的兵力在万人以上，兵器装备较之朝廷的正规禁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童贯还给这支卫队起了一个很响亮的称号，曰胜捷军。所以从警卫力量上看，童府比蔡京、高俅的府邸更为森严。

了解到这些基本情况后，燕青、邝彪就去童贯常住的那处豪宅附近，对其周边的地形路径做了详细的侦察，弄清了所谓胜捷军的岗哨分布和守护范围。他们得知，胜捷军所担负的主要是府邸外围的警卫任务，没有命令不得擅入府园。而府园内的值更巡逻，乃是由童府的家丁来承担。

这就好办多了。

其实在燕青、邝彪眼里，那些什么胜捷军根本不在话下。

府邸里面的情况难以预先侦察，只能等摸进去以后再说。反正是只要进了府，便不愁找不到童贯的王八窝。

完成了侦察工作，两人闷在小客栈里长睡了一天，将精神头养得十足。他们在黄昏时起了身，揣上利刃暗器，寻一个饭铺吃得酒足饭饱，待到夜幕垂下，便撩开大步直奔童府，去实施那激动人心的复仇除奸行动。

这一夜恰逢薄云遮月天气，夜色笼罩下的万物皆是一派雾气朦胧，隔着十来步的距离，便模模糊糊、黑咕隆咚地什么也看不真切。这就给了燕青、邝彪以很大的便利。他们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巧妙地避开了胜捷军岗哨的视线，施展飞檐走壁轻功，不费吹灰之力，便如鸿毛委地般悄然无声地跃进了童府的高大院墙。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童府的阔大气派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宋代富豪显贵们的住宅原本就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奢华，二是崇尚园林化。当然这与皇帝的爱好有很大关系。据说当时权奸蔡京府邸之穷奢极侈程度，直堪与皇家宫阙媲美。

童贯亦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头等大员，其宅第之规模是不稍逊于蔡京的。这时虽是月失楼台，雾迷津渡，但那嵯峨奇石、峥嵘假

岳、妖娆藤萝、参天虬枝，依旧于绰约掩映间显示出万千气象，更是别具一种形容不出的神姿仙韵。

燕青、邝彪无心观赏这些美景洞天，落地后稍作停顿，观察了一下动静，就顺着一条曲折的小径往里面摸去。

恰逢有两个巡夜的家丁提着灯笼迎面走来。燕青、邝彪出其不意地从黑暗里冲出，将两把利刃各自横在了两个家丁的喉颈上。两个家丁很乖巧，一声没敢吭，老老实实地被燕青、邝彪拖到一座假山后面。

燕青向两个家丁问明了童贯卧房的坐落处，并得知童贯其人现在就在那里，暗叫一声天助我也。遂将那两个家丁绑得结实，堵塞了嘴，扔进假山洞中，他与邝彪却提了灯笼，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去。那俩书写着大大的童字的灯笼就如通行证一般，令燕青、邝彪一路畅通无阻。

按照家丁的口供，燕青、邝彪绕廊跨院，蜿蜒曲折地行至一座亮着烛光的大房屋前。隐约地有些喘息及动作声响从房屋里传出。燕青、邝彪回首四望一下，便轻移脚步贴近檐下，于花雕窗棂中悄悄地抠开了一个小洞向里面窥视。只这一窥，两人顿时怒火中烧。

他们看到，那狗日的童贯果然就在此房中，此刻正饿虎扑食般按压着一个嫩弱少女，行那禽兽之事。

这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两人眼色一递，双双掣出利刃，飞步蹿至房门边，双脚齐出咚的一声踹开了房门。

童贯被这一声骤响惊得非同小可，他急切地一翻身，喝叫一声来者何人，顺手就抄起床边一个烛台掷了出去。

燕青手臂一摆，拨开飞到面前的铜铸烛台。邝彪早一个箭步抢到了床前，尖刀戟指童贯的面门，恶狠狠地叫道，童贯竖贼，我让你死

个明白。老子乃梁山好汉邝彪，今日特来为全体死于你手的弟兄们讨还血债！

童贯那厮却还真有点武士素质，面对这样的突然袭击，尚能镇定地应对道，好汉多有误会，容敝人穿上衣服再作解释如何？

邝彪怒目咬牙道，哪个有工夫与你啰唆许多，奸贼速速与我受死吧。就挺刀向童贯刺去。童贯侧肩一闪，躲过了这一刀，跳将起来欲去抓挂在床头帐边的宝剑，被燕青疾起一脚踹倒，顺势一刀刺入了他的软肋。童贯怪叫一声，还想再作挣扎，邝彪上去对准他的心窝凶猛地又补上一刀。童贯一口鲜血喷出，身子一歪，滑倒在床下气绝。

床上那女孩见状，早唬得蒙着被单缩成一团。

邝彪觉得不够解恨，揪起童贯的尸身又连捅了数刀，最后一刀将他的男根旋了下来。

邝彪的这个动作使得燕青心头蓦地一动：童贯不是个宦官吗？他如何能对女孩施行那种实际的勾当？又如何能有如此硕大完整的胯下物件？这个疑惑刚在燕青脑子里一闪，外面已经响起了纷乱的奔跑呼喊声。燕青忙扯一下邝彪道，快撤。

两人疾步奔出房间，便见有数十名童府家丁，手持着灯笼火把、刀枪剑棍，高喊着拿贼捉刺客，从不同的方向朝这边涌了过来。燕青、邝彪借着夜色的掩护，迂回着迅速奔向院墙。但终因路径不熟，在即将接近院墙时被一伙家丁堵住。当然这一伙家丁并不是燕青、邝彪的对手，但后续追来的人却越来越多，而且开始向他们投镖放箭。

燕青、邝彪不敢恋战，奋起神威打倒了一片近前的家丁后，就伺机双双鲲鹏展翅跃上了高墙。就在这个当口，嗖嗖几箭飞来，射中了邝彪的后心。邝彪的身体在空中摇晃了一下，如沙袋般摔出墙外。

轻捷地翻墙而出的燕青听得邝彪落地的声音不对，急俯身视之，

见邝彪嘴角边的鲜血已纵横成溪。燕青忙将他搀起，意欲背着他遁跑。

邝彪艰难地止住燕青道，小乙哥，莫管我，我走不了了。燕青也不答话，只是用力地将邝彪向肩头上扛。邝彪往下坠着身子道，小乙哥，我真的连爬到你背上的力气都没有了。咱们的弟兄被他们杀害得够多的，你莫要再轻易搭上这条命。我邝彪能亲手宰了童贯老贼，死得值了！言毕，向燕青微微一笑，咽气身亡。

燕青轻轻放下邝彪正在变凉的躯体，两行热泪决眶而出。

这时，但见前面童府的大门哗然洞开，无数支火把灯笼簇拥着一个五短身材、体形微胖的人走出大门。灯火之下觑得分明，此人不是别个，正是燕青、邝彪费尽心机要去刺杀的仇主童贯。

童贯这个人，混迹于三教九流、军政各界多年，明枪暗箭经过无数，是历练得心计颇深的。他深知自己作孽多端结怨甚重，平素里就很注意警戒防身。这一次亲手杀害了以宋江为首的众多梁山泊头领，并彻底剿灭了其部，他清楚这个仇可是结得比天还大了。对梁山泊部队虽然号称是一网打尽，但当时有些头领早已不在军中。而且有些下级头目及士兵，也并未被禁军完全控制，流窜于江湖间的大有人在。更何况社会上同情梁山好汉者亦不乏其人，这些人里藏龙卧虎，其能量不可小觑。凡此种种，如果其中有人欲行衅复仇，对他生命安全的威胁便非常之大。

童贯并不因此而后悔他的所作所为，无毒不丈夫嘛，都是宁肯错杀三千不教放过一个。但个人的人身安全不可忽视。所以童贯自从班师回朝后，便深居简出，除了上朝入宫觐见皇上以及去枢密院处理必要的军政公务，很少在其他的场合露面，行止上是相当谨慎。

光这么做还不够。为防不测风云，童贯还从胜捷军里挑选了一个容貌体形与自己相近的押官作为替身，摆出了一个真假童贯的迷魂

阵。这样一来，童贯的人身安全系数便为之大增矣。童贯了解到那个押官生性好淫，为令其心甘情愿地为自己顶缸卖命，就让府上的家丁强掠了早就使那押官垂涎三尺的少女，供其尽情饕餮，大快朵颐，这才有了前面所谓的童贯宣淫一幕。

童贯闻报自己刚刚培训出来的替身转眼间让人给弄死了，一方面庆幸亏得自己有远见卓识，一方面恨得牙根发痒。他忍不住地亲自出马，命令拱卫在府邸附近的胜捷军火速出击，务必将刺客拿下。

燕青眼看着邝彪壮志未酬死于非命，真个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他于灯影里觑见童贯身影，正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恨不能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拼他个鱼死网破。

然而，燕青到底是燕青，极度的悲痛愤怒和仇恨并未全然淹没他的理智。他明白现在冲上去只能是白白地送死。他不怕死，任何一个血性男儿，眼睁睁看着手足弟兄死在面前时，为了报仇都会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但是他现在还不能死，他必须留着这条命，完成邝彪未竟的使命，他必须看到童贯死在他的前头。

胜捷军的士兵已在童贯的指挥下扑将过来。

燕青最后向邝彪的遗体道了一声，兄弟放心，报仇的事包在小乙身上了。便纵身跃起，朝一条就近的暗巷奔去。

胜捷军和童府的家丁在后面呐喊着，紧追不舍。一片拿贼声惊动了在这一带巡夜的禁军，他们立即从不同的方向赶来增援，于是四面八方就形成了对燕青的合围之势。

燕青这时根本顾不上分辨东西南北，只是脚下生风地见巷便钻，逢路便拐。完全是凭着一种下意识的引导，在左冲右突、七转八拐下，燕青跑到了他感到很熟悉的一个街区里。

身后的追捕声和前面的堵截声都已近在咫尺，燕青无处可避。适

逢面临一座院墙，燕青于情急之下拧身走壁，腾步越墙，就潜入了这座阔大的宅院。甫一落地，他便觉得这个院落似曾相识。片刻间他的感觉马上告诉了他，现在是置身何处了。

这座院落就是镇安坊。

四十二

大批的童贯私家卫队胜捷军和朝廷禁军夜间突然出动，如临大敌地包围了镇安坊，把李姥姥和众粉头丫鬟，以及那些正在院里面拥香揽翠、酒醉狎迷的嫖客都吓了一大跳。

李姥姥忖着自己不偷不抢，奉公守法，光明正大，又是京城里的纳税大户，没有什么亏心的把柄被人抓住，底气足了些，就挺身向前，阻挡住先行闯进院门的士兵，义正词严地斥道，老身这里乃合法经营的教坊，皇上亲赐的杏花轩坊名就高悬在门楣上，你等不可无理取闹，滋扰秩序，坏我生意。

一个领兵都头走上前来喝道，老婆子你听着，我等是奉了童贯童太尉之命前来搜捕刺客的，你且少与我聒噪，老实滚一边去，放跑了刺客就拿你是问。一面就指挥着士兵散开，去扼住各个房门和各条通道。

李姥姥知道，甭管是捕刺客还是捉逃犯，这些兵痞无一不是借题发挥，趁火打劫，若由着他们折腾，自家的损失就大了。她急欲让丫鬟去请李师师，却见蕙儿已从后院过来，便赶紧捉住蕙儿的手，叫她快点搬李师师到前面来解围。李师师好歹顶着个明妃的头衔，有她出面顶着，料是兵痞尚不敢过分地造次撒野。

与皇上大吵过那一架后，师师的心绪一直不佳。赵佶自那以后还没有再登过镇安坊的门槛，看来是真的生了她的气。

师师并不怕皇上治她的罪。若是皇上如此翻脸无情，那么要杀要剐就随他的便好了。然而要治罪的话也早该治过了，过去这么多天还没动静，说明皇上还不是那种薄情寡义、铁石心肠的人。

师师也不是担忧皇上的疏远冷落。她知道对于皇上来说，再可心的女人也终有被厌倦的那一天。她并没奢望能够长期得宠，甚至为了防止非议，她还希望尽可能地与皇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为时不短的交往厮磨中，她毕竟是对皇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感情的。她觉得从某些方面看，赵佶的确可以算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但这种优秀却与赵佶的帝王身份不协调，那么这种优秀就不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师师认为，作为一个皇帝，赵佶首先是应当成为一个英明的政治家。那才是他的立身之本，才是能使他永远保持住皇上这个称号、这个地位的基本保障。她的这个愿望、这片苦心，完全是从皇上的立场出发，为着皇上的利益考虑的。然而这非但得不到皇上的理解，还因此生出了嫌隙。这就令师师非常苦恼。

师师苦恼于为什么明摆着的是非皇上就是看不到，明摆着的道理对皇上就是讲不通。皇上尚且如此，天下还有什么黑白曲直可言？而且她愈来愈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朝廷大事迟早有一天会毁在皇上所倚重的那些奸人手里。

她很想将这些话披肝沥胆地对皇上说出来。可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知道除了招致皇上更大的反感外，她再说那样的话不会起任何作用。

在这种心情的笼罩下，连日来师师一直是慵慵恹恹、沉默寡言，大门不出二门不至，每日里多以读史临帖打发时光。这天夜晚，师师在灯下读了一阵闲书，颇觉枯燥寂寥；焚香抚了一会儿古琴，亦无多少兴致，索性便欲早早上床歇了，一睡解千愁吧。蕙儿正为她备水洗

漱，就听见了从外面传来的嘈杂声。师师听那声音不大正常，便让蕙儿去前面看看。

不大会儿工夫，蕙儿急急地跑回来道，果然是出了事，前院乱成一锅粥了。整个行院都被禁军围了起来，一伙禁军已经闯进了前院，说是奉童太尉之命要在这里搜捕什么刺客。李姥姥抵挡不住，让我请姐姐赶紧去维持一下。若任凭那帮蛮不讲理的兵痞胡作起来，咱这镇安坊可就遭殃大了。

师师道原来如此，这么说是有刺客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刺客是什么人？蕙儿道，没听他们说，不知道。

话音刚落，一个声音在她们背后轻轻答道，刺客是我。

师师、蕙儿被唬得一乍，忙回头看时，燕青已轻巧地闪进了房间。

师师惊讶地失口叫道，如何是你？却是怎的一回事？燕青急促地道，现在没时间对姐姐细说，姐姐快帮小乙藏一藏，将那些狗娘养的官兵支走。

师师便不多话，当机立断地吩咐蕙儿，迅速将燕青隐匿于卧室的帷帐后面。她自整了整头鬓衣裙，便迈出房门走向前院。

刚出得后院门，就见那都头带着一队士兵一路闯将过来。李姥姥颠着小脚尾随着他们百般劝阻着，惹得都头性起，一掌将她推了个跟头。师师见其如此粗野，心里的火腾地蹿了上来，她柳眉倒竖着大喝一声，你给我住手！你们是哪路巡守？为什么明火执仗地到这里来闹事？

那都头一见对方这容貌气度，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师师李明妃了，还真的没敢过分张牙舞爪。他收敛起蛮相冲着师师抱拳施礼道，面前就是明妃娘娘吗？末将乃童太尉麾下张远，奉了太尉的命

令，前来贵地搜捕一个刺客，恳请娘娘给个方便。

师师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抓的什么刺客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吗？都头道，正是，他跑到这附近就没了踪影，估计是藏进了这里。师师又问，那刺客是谁，所刺者是何人？都头道，那厮胆大包天，行刺到我们童太尉头上了。至于刺客的身份，尚未搞清楚。师师再问，刺客长得什么模样，你们看清了吗？都头道，好像是个年轻人，模样如何却是没看真切。

师师这便心里有了底，哂笑一声道，我说这位张都头，你们这就太孟浪了些。你估计刺客藏进了我们这里，未必他就真的藏进了我们这里。再者说既然容貌没看得真切，你又怎么能断定哪个人是刺客？这么盲人瞎马地乱搜，能搜出什么结果呢？

都头道，末将估计他进了这里是有根据的，刺客四面受围，唯有这行院是其可能藏身之处。虽然其面貌没有看清，但其身带箭伤，衣染血痕，拿获到手是不难验证的。恳望娘娘容末将速速一搜，大家方便。

师师板下脸来道，那可不行。你既无真凭实据，就这么捕风捉影地一说，我们岂能便由着你搜了？此地是皇城跟前，天子脚下，办事总得讲点王法。你们有何部何衙的搜查签票，先拿出来让我看看，再搜不迟。

师师的这几句话倒真把那都头给镇住了。他既不敢叉开拦路的李师师强行硬闯，又不敢违了童贯的命令撤回去不搜。正在抓耳挠腮不知该如何行动之际，童贯带着铁甲亲兵满面杀气地走了过来。

童贯向前打眼一看这阵势，知道是李师师在挡横儿，心里就骂了一句，这个该让千人骑万人压的臭婊子！童贯这人其实生来淫欲炽旺，只因造化弄人，命运使得他无福享受人间春色，遂令那千种荣华、万般富贵皆大减光彩，因而就导致了他严重的心理扭曲。他十分

仇视女人，尤其是美女。每每看到男欢女爱的情景，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泛起一种十分恶毒的恨意。

李师师得宠于赵佶，童贯心里原本便有一股莫名的不快。后来又风闻师师与梁山泊头领暗有往来，勾结密切，就更添了一层恼恨，却是一直没找到个发泄的茬口。今夜这李师师胆敢站在这里阻拦我的搜捕行动，这可真是冤家路窄了。潜伏在童贯腹内的种种阴暗变态心理，此刻像掺和了酵母一样，统统膨胀发作起来。无论刺客进没进这座院子，这镇安坊今夜童爷我是搜定了。而且重点要搜查的，就是你李师师的卧房！

童贯做出一副本根无视于李师师存在的样子，冲那都头喝道，尔等何故在此逗留拖延？有那尚未搜到的去处，快快去与我搜！那都头不敢违命，挺着佩剑便要向里闯。

师师看到童贯，本来就像看到一只癞蛤蟆那样恶心，见其如此傲慢嚣张，更是义愤填膺。她毫无惧色地迎着都头跨前一步，高耸的乳峰就抵到了都头的剑尖上。

都头不知所措地看看童贯。童贯呵斥道，你这厮看我做什么，把她与我叉开去。都头只好学着童贯的口气，命令一个士兵上前去叉开李师师。那士兵畏首畏尾地走上去，刚要伸手拉师师，被师师圆睁杏眼，用凛凛的目光一瞪，又怯怯地缩了回来。

童贯大怒。他盯着李师师，咬着牙，阴冷地哼哼一笑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李师师的威风不小哇。

师师傲然回道，童太尉过奖了，我李师师一介女流微不足道，唯蒙皇上教诲，约略知点法度而已。

童贯不屑地道，你少拿皇上来压我，我是在追捕行刺朝廷命官的逃犯，便是皇上在此，也得允我一搜。我劝你还是快些闪开为好，否

则莫怪老夫不客气。师师昂然答道，行啊，我李师师倒想领教一下你怎样不客气法儿。你们哪个敢碰我一下，就请上来吧。

众士兵被师师大无畏的劲头慑住，竟是无人敢擅动。

童贯忍无可忍，恨声叫道，你以为你是王母娘娘碰不得了吗？我童某人今日还就是要碰一碰了！说着一捋袍袖，就欲亲自上前扯开李师师。

师师这时候也豁出去了，她抬手从发髻上拔下一根钢簪，怒指童贯厉喝道，姓童的，今日你敢碰我一根毫毛，我就敢穿你一个窟窿，不信你就试试！

那都头与众士兵，以及李姥姥和丫鬟都被眼前的场面吓呆了，不知这阵势再发展下去会闹出什么结果。

就在这剑拔弩张已到白热化的当口，忽听一声长喊：皇上有旨！便见在两只灯笼的导引下，一个内侍省的太监从前院迈着碎步疾速走来，口称童太尉听旨。童贯忙率全体兵将当庭跪倒。

那太监就口传圣旨道，着童贯即撤镇安坊之围，不得纵部进院滋事行扰，违者斩无赦。所谓追捕刺客之事，可移交与开封府承办。钦此。

童贯听罢这个圣旨，犹如当头挨了一记闷棍，打得他胸噎气短，满目金星。他不知道皇上怎么会深更半夜针对他的行动发出这么一道鸟旨来。你赵佶凭什么不问青红皂白便要我撤围？那刺客明明躲进了镇安坊，我凭什么不能搜？移交开封府？笑话，大半夜的我找谁移交去？到天亮再移交刺客早跑得没影了。敢情刺客行刺的不是你，捉住捉不住与你无所谓是不是？

暗地里发狠归暗地里发狠，表面上童贯却是一丝也不敢露出。北宋王朝是皇权非常集中的朝代，任何一个位重权倾、功高盖世的将

相，在一整套特定的行政制度控制下，都不可能构成对皇权的牵制和威胁。皇上说要让谁下台滚蛋，只是一句话的事。童贯深知此中的利害，焉敢任性造次，因小失大，自毁前程？

他只能用力忍下这口气，叩首称道微臣遵旨，带着他的那群胜捷兵将悻悻而去。传旨太监亦旋即打道回宫。一场风波这才算平息下来。

师师没想到在这紧急时刻皇上竟会来传旨解围，身上蓦地感受到一层温暖。由于惦记着房里的燕青，一时也顾不得思想许多。她让李姥姥快去前面安慰客人照料生意，自己便匆忙地折返后院。

蕙儿正在师师的房外望风，见师师安然返回，知童贯围兵已退，才放松了紧张的心情。

师师让蕙儿仍在门口守望着，自己进了房间，向帷帐后面轻轻地唤出了燕青。燕青感激而钦佩地向师师连声道谢。师师道，你我姐弟之情，哪有这许多客气。方才究竟发生了何事，你快说与姐姐听听。

燕青沉痛地道，说起此事，却是其恨无穷也。遂将如何得知宋江、卢俊义等梁山泊义军头领俱遭童贯谋害，如何潜入汴京意图行刺童贯报仇雪恨，又如何中了童贯李代桃僵之计误杀了假童贯，手足弟兄邝彪如何不幸罹难的一番经过，大致叙说了一遍。

师师听了也觉悲痛，切齿骂道，童贯这个老阉贼，端的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上苍怎的就不打雷劈了他！燕青道，这条老狗的性命我非取不可，只是迟早而已。

师师看着燕青两眼血红的模样，既心疼又为他担心地道，小乙兄弟，你的意思是说，你还要再度行刺童贯吗？燕青毫不犹豫地道，那是自然。师师蹙眉道，这个法子太冒险，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惩办这恶贼？燕青道，还能有什么办法？指望皇上惩办他，可能吗？

师师哑然无语。沉默了一会儿，她对燕青婉言劝慰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终有还报之时，兄弟莫太性急。燕青激愤地道，如今我一闭眼，就是我那些死难兄弟的影子，我能不性急吗？

师师见状，对燕青的担忧更甚，只得愈加苦口婆心地劝道，那也须等待个恰当的时机。现在童贯是警觉百倍，你若轻举妄动，倘仇报不成，反倒又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兄弟你听姐姐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能比童贯老贼活得长久，你就是赢家。姐姐是拿你当作亲兄弟看的，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好好地活下去。话说至此，师师已是泪光盈盈。

燕青闻言，好一阵感动和酸楚。此生能得李师师这样一个绝代女子如此牵挂体恤，夫复何求矣。他忙反过来安慰师师道，姐姐的嘱咐小乙记下了，我燕小乙的性命没那么贱，断不会随便丢给童贯那厮。师师点头道，这就是了。你看说了这半晌话，还没给你喝口水，上点药，你一定饿了吧，我先让蕙儿弄点吃的去。

燕青起身道，姐姐不用张罗，小乙不饿。这里不是小乙久留之地，趁着这会儿夜深，我须赶快离开此地，免得拖到天亮，倒容易被人察觉踪迹。

师师想了想道，也说得是。只是你身上的伤碍事吗？燕青道，我却不曾受伤，这血迹是沾的邝彪兄弟的。

师师就取过一件男式罩衫，让燕青换了，又把蕙儿唤进来，吩咐她将燕青妥善送走。

蕙儿办这种事十分机灵，她带着燕青悄悄地从镇安坊的后门走出，将燕青留在黑暗处蛰伏着不动，她自己则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果然背后就有人跟踪。蕙儿对这一带的街道极熟，便不慌不忙拐弯抹角地走迷宫，走了半个多时辰，其实是围着镇安坊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她又从镇安坊的前门绕回来了。蕙儿估计，在这段时间里，燕青

应当早遁出了这个城区。

燕青离去后，师师筋疲力尽地倚在座椅上，久久未动。

回想着刚刚过去的一场惊涛骇浪，她觉得仿佛是做了一场离奇惊险的大梦。这场梦是突如其来的，却又好像是在意料之中的。自从得知梁山泊英雄遇难，师师就有预感，在燕青身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现在这个预感果然成为事实。但将来还会再发生些什么，命运将把燕青抛向何方，她就很难再估计得出来了。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燕青的前程上充满了危险。

虽然燕青只把复仇的目标锁定了一个童贯，但童贯所代表的，却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尽管从燕青的角度讲，他的所作所为绝对是正义之举，但从官方角度却完全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其认定为逆贼反寇。煌煌日月下，朗朗乾坤中，是非黑白就是可以这样任意颠倒。燕青以一己之力，与这样一种社会势力、社会环境相抗衡，远远不是对手。可是如果打落了牙齿只能往肚子里咽，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意思！

地也，你善恶不辨难为地；天也，你忠奸不分枉做天！

昏天黑地李师师是没有能力去管的，她只是希望燕青能够平安。看来燕青为了复仇是甘洒热血写春秋了，那么我能为这个铁血男儿做点什么呢？

师师漫无边际地冥想着，迷迷糊糊地就看见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正在追赶浑身血迹的燕青，而赵佶就立在一旁漠然地看着。师师求赵佶喝止官兵，赵佶却怪怪地笑着不置一喙。师师急了，扑上去便要用身体保护燕青，忽然觉得脑袋往下一沉，猝然一下醒来，方知是在瞌睡中做了个梦。

这时有一阵脚步声传来，有人径自走进了她的房间。师师只道是

蕙儿回来了，张口问道，你回来了？走得顺利吗？说话间睡眼惺忪地回眸一看，顿时一愣。原来进来的不是什么蕙儿，却是皇帝赵佶。师师以为自己还在梦里，晃了晃脑袋再定睛看，才意识到眼前的情景非是虚幻，连忙站起身来，一边施礼，一边叫了一声皇上。

赵佶微微摆了摆袍袖道，明妃免礼。两人相视，一时无言。

自上次与师师大吵一番负怒离去，时逾月余，其间赵佶还一次没再来过。赵佶也不是不想来，但他觉得如果率尔前往，会更加惯坏了师师的脾气，就等着师师差蕙儿来请。岂知等来等去一直没等到蕙儿来，赵佶便赌气耗了下去。

尽管如此，他在心里倒还是惦着师师的，对于有关镇安坊的信息十分关注，命张迪安排着人时常往来了解通报。他得知师师这些日子落落寡合，心里还暗自得意。这说明师师是很在乎朕的，没有朕的日子过得很不惬意，看你今后还敢再与朕任性使气不？遂就更是不慌不忙地耗下去，看看到底谁能耗过谁。

这一日赵佶用过晚膳，正在乔贵妃处品茗赏曲，张迪匆忙来报说，童贯突然带领他的所谓胜捷军包围了镇安坊，嚷嚷着要抓什么刺客，搅得那一片城区如临大敌，甚是惶然也。

赵佶一听就心头不悦。抓刺客你通知京城捉杀使去抓就是了，用得着兴师动众地出动你童贯的鸟胜捷军吗？镇安坊距离皇宫咫尺之遥，里面还住着朕的一个妃子，轮得到你去那里耀武扬威吗？朕这里刚刚庆贺升平与民同乐消停几天，你这厮小题大做地搅什么乱？看来这个阉货倨傲得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发展下去那还得了，必须煞一煞这厮的气焰。得让他记清楚了，不管他的功多高权多大，头顶上终是还有个皇上管着！

于是赵佶也不耐烦细问详情，直接便命内侍前往传旨，勒令童贯撤去镇安坊之围。

圣旨发出后，赵佶还是有点心神不定的意思。乖巧的乔贵妃窥得清爽，情知赵佶是在牵挂李师师，便主动劝说赵佶，不妨亲临镇安坊去看看李师师是否受到了惊吓。赵佶起初还端着个架子道，那李师师又没请朕，朕管那许多做什么？乔贵妃款言细语地道，皇上何妨大度一些，莫计较明妃一时言语不周之过吧。其实目下蔡京、童贯、梁师成、高俅等权臣内宦结党营私、专横跋扈，臣妾在宫里亦有所闻。方才童贯之所为不就可见一斑吗？明妃忧朝廷之忧，直言劝谏皇上近忠良，远小人，乃是出自对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即便是说法上有欠妥之处，皇上亦当悉心体察，未便一味怪罪也。

赵佶确对师师有些放心不下，乔贵妃这番话正是给足了赵佶台阶。赵佶就抚着乔贵妃的手道，卿如此通晓事理，善解人意，诚为难能可贵。想那刘安妃若能如你这般豁达通彻，亦何致芳魂早殒矣。遂命摆驾起舆，带着张迪和一班近侍护卫顺着那条轻车熟路的通道，于深夜间来到了镇安坊。

这时师师望着赵佶，想到方才乃是皇上的一道圣旨解了围，此刻又亲赴镇安坊来看望，毕竟对自己是情深意厚，一层慰藉感在周身荡漾开来。瞬时的愣怔后，就赶忙亲亲热热地恭请赵佶落座，又招呼丫鬟速速备来了佳茗鲜果。

赵佶看着师师忙碌着那些他所熟悉的事情，亦感十分欣慰，觉得今夜是化解两人胸中芥蒂的好机会，朕到这里走一遭是走对了。就对师师道，不必张罗许多了，深更半夜的朕什么也吃不下，只需一杯热茶足矣。师师便执壶烫盏，亲手斟了香气扑鼻的上好云雾茶恭送到赵佶的手上。以往的不快似乎都随着那浓郁的茶香雪融冰消。一时间房间里的气氛真个是明媚如春、温馨依旧了。

可惜这种和谐融洽的气氛犹如昙花一现，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又荡然无存。

当时师师向赵佶奉茶毕，便很诚恳地就赵佶无微不至地体贴呵护自己、深夜下旨解围表示感谢。赵佶道，童贯动辄在京师禁地兴兵操戈，闹得确是太过分了，改日朕一定好好教训他，不许其再行这等仗势欺人之事。顺着这个话题，赵佶便问起事情根由，到底是真有什么刺客要拿，还是童贯无事生非故意行衅？

师师道，有刺客属实，倒不是童贯无中生有。赵佶问，那么童贯拿刺客为何围了镇安坊？若非其有意来捣乱，那他确是有的放矢的了？

师师在这件事上本不想瞒赵佶，而且她刚才正打定了一个主意，想设法帮燕青讨一个护身符，乃率直地对赵佶道，正是这话，那刺客果然是进了镇安坊，并且是贱妾将他隐匿了起来。

赵佶瞠目道，是你隐匿了刺客？你为何隐匿他？他是什么人？与你有何关系？师师道，若说起此人，皇上也不陌生，他就是贱妾的表弟燕青燕小乙。

赵佶一听燕青两个字，激灵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惊疑地四下张望不已。

师师忙道，皇上莫惊，他不在贱妾房里，方才已经走了。

赵佶这才放心地又坐了下来，干咳两声掩饰一下自己的胆怯慌乱，对师师问道，是他要行刺童贯？师师道，不错，但是行刺未果。

赵佶严肃起来，正色地对师师道，行刺朝廷一品大员，罪当凌迟你知不知道？你包庇这样的重犯，罪亦当斩。就因为他是你的表弟，你便可以置国法于不顾吗？此事你做得太欠思量也！

师师委婉地道，皇上容贱妾解释。贱妾并没有因为燕青是自己的亲属就横加包庇的意思。若燕青真的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落到我李师师手里，我定会亲缚了他去送官。但是他行刺童贯这件事，却纯

系童贯所逼，要论罪也先轮不到他燕青头上。敢问皇上，平心而论，那宋江一拨梁山好汉到底犯有什么罪过，竟致被童贯一手遮天害死大半？那些好汉之于燕青，就犹如自家的父兄姐妹一般。皇上设身处地想一想，哪一个人在全家亲人遭到灭门屠杀后，能不找凶手讨还血债呢？若说是一命抵一命的话，只刺杀童贯一个人，恐是还远远抵不了那么多死去的冤魂呢！贱妾所言是否尚有一点道理，望请皇上细思之。

师师陈述的这些道理，赵佶在心里基本上还是认可的。自打梁山泊部队被童贯剿灭的消息传至京城，朝臣中便多有非议。赵佶事后也觉得，仅凭一面之词便认定宋江又欲谋反，证据不足，而且童贯也下手太绝，后悔不该轻易授予其所谓的相机行事之权。然而既然木已成舟，在口头上赵佶是不能认错的。

赵佶听了师师的恳切陈词，思忖一下，避开孰是孰非的问题焦点，含糊其词地说道，纵使燕青有天大冤仇，他可以上达圣听，由朕来为他做主嘛，岂能私自行此不法之举呢？如果百姓皆似他这般自行其是，天下岂不将大乱乎？

师师道，贱妾也是这样劝他的。不过，现在贱妾既已将事情的原委奏明，皇上肯痛下决心去惩办罪魁童贯吗？赵佶看着师师那倔强的样子，苦笑一声道，朝政上的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师师道，那么又如何怪得着燕青呢？

赵佶无奈地叹道，好吧，朕不怪他。今夜这事不要再对旁人提起，只当是不曾发生过罢了。

师师抓住时机道，贱妾还有一个请求，如若燕青将来受到童贯的捉拿陷害，请皇上务必赦燕青无罪。赵佶道，若你能保他不再找童贯的麻烦，朕便保得他无罪。师师道，贱妾保燕青不再找童贯的麻烦也不难，只要皇上能给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童贯以应得的惩

罚。赵佶道，如何处置童贯是朝廷的事，须得从大局出发，你就不必过问了。师师冷笑道，看来贱妾之言，在皇上那里仍旧不过耳旁风矣。

赵佶见扯来扯去又要扯到他与师师曾经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上去了，心里禁不住一阵厌烦。他实在懒得与师师辩论，挥了挥袍袖道，罢罢罢，多余的话莫讲了，朕就依你，无论如何，均赦燕青无罪便是，改日朕书写一纸赦令给你。师师忙道，贱妾代燕青谢皇上的恩典。

赵佶小酌了两杯茶，欲另找点话题，与师师聊聊水墨丹青、真草隶篆什么的，却终是再提不起兴致，勉强又坐了一会儿，便怏怏地打道回宫而去。

这一次的相聚，赵佶与李师师总算没有爆发争吵，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得到丝毫改善。相反地，分手之后，两个人皆觉如气噎胸，郁闷得紧。这使得两人都相当清楚且深为遗憾地意识到，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那条无形的裂痕业已发展得巨若鸿沟，欲要将其真正地弥合起来，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四十三

北宋时期的中国，虽然在四海之内已可称泱泱大国，路州府县大小城镇已在华夏大地上星罗棋布，却仍是有数不尽的山川密林、河湖沼泽处于原始蛮荒状态。

这为那些被逼无奈走上反抗官府之路的人，提供了便利的立足条件。他们只要寻到一个山高林密、令官兵鞭长莫及的险要去处，便可安寨栖身，而这样的去处在当时并不难找。所以当龚定国、楚红联络的人数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需要建立起一个老营时，就比较顺利地在泗水河畔的一片深山里扎下了营盘。扎营后即有人闻风来投，时日不多竟也聚集起了千余人马。

龚定国、楚红知道，凭着这点力量还是远远不足以同官军抗衡的，目前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养精蓄锐，壮大实力，待到时机成熟后方可图谋发展。在行动上他们便暂不去触动官府的神经，只针对一些为富不仁者去打家劫舍，以作补充军需之用。当时这种打家劫舍的民间团伙多如牛毛，地方官府剿不胜剿，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此龚定国、楚红的这支武装，便得以较为长久地生存下来。

时令又值初冬，乃是残菊傲霜、早梅迎雪时节。燕青落脚于这座山寨，已是三月有余。

那一夜，蕙儿机灵地吸引开童贯在镇安坊外布下的暗哨后，燕青就潜身拐进了另一条街巷。岂知那童贯老奸巨猾，留下的暗哨非止一拨。燕青行不多远，便察觉出身后也有人跟踪。

燕青心里本来就憋着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便想干掉那厮略解解恨。待来到一个偏僻处，他就猛转回身，向跟踪者扑去。然而甫一交手，竟从后面又蹿上来七八个胜捷军士兵，这便令燕青有点猝不及防。

燕青在行院里对师师说他没有负伤，是怕师师担心，其实他也是受了箭伤的，而且不止一处。童贯豢养的那些胜捷军，倒比朝廷的正规禁军顶用，每个人都有点实在功夫。燕青以负伤之躯独敌众拳，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他见硬拼下去于己不利，便欲抽身撤出战斗。但那群士兵个个想立功邀赏，却是哪里肯放。

正在这时，从胜捷军士兵背后又蹿出来几个人，一律是黑衣、黑裤、黑巾蒙面，无声而迅猛地扑向胜捷军士兵。胜捷军只顾围攻燕青，未曾顾得脑后，刹那间被几个黑衣人放倒大半。趁着胜捷军们正晕头转向，一个黑衣人对燕青叫道，来，快随我走。

燕青听这声音耳熟，紧急间却顾不上细辨，就顺从地跟着那黑衣人跑去。后面的几个黑衣人亦迅速后撤。待到那些东倒西歪的胜捷军们从地上爬起来，已经找不到燕青和黑衣人的踪影。眼睁睁地看着刺客从手心里溜掉，让童贯知道了那还了得。这队胜捷军的小头目少不得与众人合计着编个谎话，汇报蹲守情况时只道没发现什么可疑迹象便了。

黑暗里不知拐了多少个弯，为首的黑衣人带燕青闪进一个院落，其他几个黑衣人随后都跟了进来。追兵已被他们完全摆脱。燕青喘息着向为首的黑衣人抱拳道，多谢好汉搭救，请问尊姓大名？

为首的黑衣人扯下面罩一笑道，小乙哥竟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吗？燕青一看，讶然惊道，原来是你？在心里却暗叫一声惭愧。原来此人不是别个，乃是巾帼英杰楚红。后面的几个人，是龚定国及其手下的弟兄。

楚红他们缘何能于此时此地不失时机地救出燕青？皆因楚红虽与梁山泊部队及燕青分手，但内心里的情感联系却终未斩断，对有关与此的信息均甚为关注。

当童贯南征大军剿灭了方腊胜利班师时，楚红就通过民间渠道风闻了宋江等众遇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扼腕长叹之余，楚红估计到，燕青若得此信，必不肯与童贯干休。便传信与设在大名府的联络点，要求其密切注意燕青的动向。

有个流浪汉似的人去大名府寻找到了燕青，燕青几日后与这个人一同离开了大名府，这些情况皆迅速地反馈到了楚红那里。楚红不用更多地分析，就料定燕青是奔赴汴京找童贯算账去了。凭着经验和直觉，楚红预感燕青此行面临的危险极大，便与龚定国商议，要赶往汴京相机保护和策应燕青。龚定国是个义气深重的人，碰到这种事情自然不肯袖手旁观，就和楚红一同带上数名弟兄，抓紧动身赶到了汴京。

燕青、邝彪动手的那个夜晚，正是楚红他们抵京的当日。楚红等人正在联络点里商议着次日出去打探情况的事，就闻得了外面有兵丁奔跑着捉拿刺客的骚动。楚红、龚定国料那刺客必为燕青无疑，赶紧带着弟兄们出去，尾随着追兵来到了镇安坊附近，准备着若是见到燕青吃拿，就找机会上去突袭抢人。

所幸童贯并没有从镇安坊里搜出刺客。童贯表面撤兵而暗中设伏，这些举动被楚红他们悉收眼底，因此他们亦潜伏着没有离开，果然就在紧要关头帮燕青解了危难。

燕青知道了这一番缘由，自是对众豪杰的深情厚意感激不尽。当夜众人挤在联络点的几间小屋里歇息了一宿。依着燕青的想法，欲留在汴京再找机会行刺。但经龚定国和弟兄们外出打探，得知童贯经此一劫，其警戒程度又在原先的基础上大为加强，近期采取行动，成功

的可能性很小。楚红、龚定国的山寨初创，诸事繁杂，他们都不便在外久留，单留燕青在京又放心不下，他们就劝说燕青且随其去山寨里养伤，待过一段时间童贯的警戒松懈下来时再动手。

燕青这个人，在过度的激愤造成冲动过后，头脑还是比较理智的。他觉得楚红、龚定国说得有道理，况且自己肩臂上的箭伤都不算轻，不将息痊愈确也难以行动，就听从他们的劝说，在众弟兄的配合下混出城门，暂时栖身在了楚红、龚定国他们的山寨里。说是暂时栖身，是因为此时的燕青尚未有产生重新上山落草的打算。

然而没过多久，冷酷的现实就逼迫着燕青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了。

为了使燕青在山寨里住得安心，楚红加强了与大名府间的信鸽联系，令大名府那边的联络点将燕青店铺的情况及时地传递过来。岂知这消息不传则已，一传过来，便让燕青几乎气炸了肺。

原来燕青的那个绸缎店，虽然是开张时间不长，却经营得相当红火，这不免便影响到了左右同行的生意。这一影响，就引起了另一家绸缎店掌柜的忌恨。那个掌柜却与府衙里的一个什么监押之类的官员有瓜葛，在经营利润上也是利益均沾的，哪里便容得肥水流走外人田，遂就起了欲整垮这个对手的心思。却又惧着燕青的武力，未敢轻举妄动。

燕青离开大名府后，那个掌柜感到有机可乘，便纠集了一伙兵痞，扮作社会上的泼皮无赖模样，到燕青的店铺去挑衅滋事大打出手，并将店铺里的货物抢掠一空。这还不算，嗣后一日，竟又有人纵火，把燕青的那个茶叶店烧了个一团灰烬。

燕青留下主事的管事抓住了一些把柄，将案犯告到府衙。府衙上下早得了对方的银子打点，推说其证据不足，连诉状都不肯接。之后，那管事又遭人绑了妻女勒索赎金，实际上还是官商相勾结的那一

帮人欲一鼓作气彻底吞掉燕青店铺。幸得山寨派驻大名府的弟兄比较机灵，已当机立断设法营救出了管事的妻女，将她们连同管事一起隐藏了起来。

听说了这个消息，燕青当时只是倒竖着剑眉，一言未发地狠擂了一下案几。而他内心的愤慨，却如火上浇油似的燃到了顶点。这件祸事的分量与梁山泊弟兄的遇害本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它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于燕青的再度造反就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天地之间宁无讲理处乎？我燕青欲不再反，焉得能够！因此当楚红、龚定国再次诚邀他加盟山寨共图大业时，他没有表示拒绝。

将息月余，燕青的伤势渐渐好转，便按捺不住地又提起行刺童贯之事。楚红和龚定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他们亦是十分痛恨童贯那个阴险狡诈之徒，所以尽管行刺童贯与他们当前养精蓄锐壮大实力的方针大略不符，他们仍然积极地支持帮助了燕青的行动。

倒是燕青，于数次潜入汴京刺杀童贯均未获得成功后，自己做出了暂且放弃行刺行为的决定。

这倒不是燕青知难而退了，而完全是出于燕青的善良本性。

原来那童贯自从发生了府邸遭袭事件，内里着实胆寒。为确保其性命无虞，他又强行征选了若干个长相与其相似者，施以强化训练，根据情况需要让这些人在不同的场合充当他的替身。那些被征选者明白这是个玩命的差事，虽有高薪厚禄，也没人真正愿意干，却是惧着童贯的淫威，皆不敢推托拒绝。他们都知道若是拒绝不做，恐怕是死得更快。

这样一来就给燕青布下了真假难辨的迷魂阵。燕青费尽心机连杀了三个童贯，事后得知全是假的。

这种状况若放在旁人面前，也许未见得多做计较。哪怕你鼓捣出

一百个童贯来，老子逮着一个杀一个，早晚有一天能逮着那个真的！但是放在燕青面前，却令他犯了踌躇。燕青是绝对不愿滥杀无辜的。特别是听说有一个假童贯被刺身亡后，其老母痛不欲生，竟致投井自尽，燕青更是感到天责地谴，愧疚难当。燕青尝自谓平生未做过亏心事，而这三次的误杀无辜，却成了他心头一块擦抹不去的阴影。

为了不再继续制造这样的悲剧，燕青只得噙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血誓，权且中断了针对童贯的暗杀行动。

然而作为一种护身措施，童贯从此却一直没有停止使用替身。以致后来钦宗皇帝在派员追杀被贬而窜至南雄的童贯时，特令密使张明达必须将其首级完好带回加以确认。是时那童贯之首被枭后，马上便被用水银生油浸泡，尔后即以黑漆木匣加牛皮封条贮之。带回京城经查验无误，那颗狗头曾被悬于开封府衙前示众三天，时有数万众前往围观唾骂。此为后话。

话说人生离合聚散，冥冥中皆有定数。有缘者千里亦成姻配，无缘者终至劳燕分飞。燕青虽在情势所逼下重生反意，应允了加盟龚定国、楚红的义军，却到底未能在山寨里待得长久。前后加起来总共也就三四个月的光景，即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究其原因，又非可一言蔽之。

当时龚定国、楚红邀请燕青加盟，态度确实都非常诚恳。但对于燕青加盟后可能产生的问题，谁都没有事先想到。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座次的问题。以文韬武略、内政外交上的才干和在江湖上的名声威望而论，山寨当以燕青为首无疑。但这支队伍乃是龚定国与楚红拉起来的，忽然改由燕青坐大，就有许多关系不好处理。

这个矛盾倒还好说，燕青本不是个争权夺利之人，坐第几把交椅他并不会计较。而接下来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便不那么容易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燕青与龚定国、楚红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关系问题。

在此之前三个人都忽略了这件事，但当燕青与龚定国、楚红在山寨里朝夕相处得时间长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便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在楚红的眼里，燕青和龚定国都是顶天立地、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都是值得一个女儿家托付终身的优秀男人。可是若将两个人放到一起比较，却还是有个高下之分。龚定国具有的所有优点，比如说豪爽仗义、果敢刚强、胆大心细、疾恶如仇等，燕青无一不备。除此之外，在燕青的身上还多了一份儒雅飘逸的风流神韵，这就是龚定国所不及的了。而这一点恰恰是很能打动女孩儿的心弦的。

当初楚红对燕青一见倾心，首先就是为燕青身上焕发出来的那种难以言喻的风采所痴迷。如果没有燕青这个人存在，楚红可能会觉得此生得遇龚定国心愿足矣，然则既有燕青出现在先，便令其他任何男人在楚红心目中皆减了颜色。况且她又是曾经宋江做主与燕青定下过婚约的，因而这少女情怀便难以自拔地顽固地锁定在了燕青身上。如今历尽波劫终于又同燕青聚首，虽然不便急于倾诉衷肠，但其对燕青的亲昵眷恋，却情不自禁时时溢于言表。

这个情况很快便为龚定国察觉。

龚定国自从对楚红萌生爱意，深沉的恋情便与日俱增，却是苦于楚红在这一方面总是对他若即若离。出于对楚红的尊重，龚定国从来没有做出过强求楚红接纳他的感情的举动，他只是在对楚红无微不至的关怀中，耐心地等待着楚红的回应。

龚定国能感觉出楚红对他是很有好感的，在长时间的共患难中，他认为自己也完全具备了与楚红结成人生伴侣的一切条件。然而楚红在感情上却始终与他保持着兄妹加战友的关系，不肯再前进一步，这颇令龚定国苦恼和不解，搞不清其中的障碍在哪里。

燕青进入山寨后，龚定国十分敏感地从楚红对燕青的亲昵态度上

找到了答案：原来楚红的意中人乃是燕青！

这个发现，对龚定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打得他魂不守舍，苦不堪言。任他龚定国再是一条襟怀坦荡的汉子，面对着一个强劲的情敌，相处起来也很难做到自然和谐。龚定国尽量控制着不让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有时遇到楚红与燕青在一起谈话，便有意地回避开去。这就使得他与燕青之间产生了一层无形的隔阂。

这种情形被楚红觉察出来，亦使楚红陷入了苦恼中。龚定国对楚红的救命之恩令楚红没齿难忘，在漫长的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并肩战斗岁月里，她与龚定国之间结下的情谊也是十分深厚的。龚定国对她的一往情深，她心里非常明白。楚红极不愿意对龚定国有一丝一毫的伤害，可是如果在感情归属上选择燕青，伤害龚定国就是必然的。这可真是让她左右为难了。楚红曾经经历过多少生死关头、危难时刻，都没眼前这个问题这么棘手难解。

这道难题既无法与燕青商量，也无法与龚定国商量，又不能装作视而不见，束之高阁，究竟该如何是好呢？

燕青是何等聪慧之人，面对这两个人的言行，岂能窥不出缘由？其实从上次的偶然遭遇时，他便看出龚定国与楚红的关系非比寻常。及至听了龚定国搭救楚红的一系列经过，就更感到楚红的命运与龚定国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当时在谈话中就很注意分寸，绝口未触及他和楚红的关系问题。

此番落脚山寨后，他从楚红的言语举止上，明显地感受到她对自己是深情如故，眷恋依然。燕青觉得这实在是弥足珍贵，心中十分欣慰温暖，亦萌发了与其再续前缘之意。然而考虑到龚定国与楚红的特殊关系，燕青告诫自己须谨慎行事。

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龚定国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燕青认为这是个很不好的征兆，发展下去迟早会将矛盾公开化。

矛盾一旦激化到那种程度，不仅将会把楚红逼到进退维谷的窘地，而且会危及整个山寨的存亡。

燕青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发生，因此他认为自己必须主动采取措施。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燕青拿定了主意，正准备找龚定国去谈，龚定国却先找上门来了。

原来在龚定国那里，也感到这件事必须及时解决，不能再拖。

龚定国有几个亲信弟兄，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看到龚定国苦恼，都有些为之愤愤不平。他们合计了一下，一起找到龚定国道，燕青那厮甚是无状，我等搭救他上山，他倒欲与大哥争夺楚红姐。这件事我等兄弟愿为大哥摆平，是轰燕青那厮下山，还是干脆结果了他的性命，大哥给个示下便可。龚定国仰靠在椅背上，眯缝着眼睛一言不发。那帮弟兄就道，大哥不便开口，就不必说了，我等自会将此事料理停当。

龚定国忽然就睁开眼睛叫道，你们瞎操什么心！这是我龚定国自己的事，与你们无干。谁敢狗拿耗子乱插手，我把他的爪子剁了！

弟兄们体谅龚定国的苦衷，唯诺而退。龚定国独坐房中，一声不响地将这些日子一直盘旋在脑子里的问题又从头到尾地苦思一遍，最后一咬牙一跺脚，站起身来披了外衣，便顶着飕飕的寒风径直去往燕青住处。

龚定国大步踏进燕青的房间时，楚红正与燕青围着火盆说话。是楚红刚刚得到了一些外界的消息，其中包括李师师已离开镇安坊入观为道的消息，赶着来告诉燕青。关于李师师其人，楚红过去已从燕青的口中了解了一些，她对这位具有侠义风骨的青楼女子很觉佩服，亦对其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际颇为惋叹。燕青得知此信，觉得师师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头脑，及时从是非旋涡里抽身撤步，未尝不是一桩幸事。

龚定国一眼看见他们促膝向火、亲热交谈的样子，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捣了一下似的一阵疼痛。他阴沉着脸对楚红道，你且回避一下，我有几句话，要与小乙哥单独说。

楚红见他这神情，对他的意思就料了个七八成。他这是要与燕青摊牌了！楚红心中一紧，生怕两个血性汉子冲突起来，乃故作轻松地道，你有什么话，难道当着我还不能说吗？龚定国焦躁地道，此话我要先与小乙哥讲，当讲与你听时我自会去找你。

燕青向楚红使了个眼色道，也罢，这里没你的事，你且忙你的去。山寨过冬的被服粮草筹集得如何了？你去查点一下吧。

看着燕青平和自如、胸有成竹的神色，楚红紧缩的心情略略放开了一些。她起身看看面前这两个同样英气逼人的年轻汉子，稍顿了顿，婉声道，那么我去了，你们两个，有话好好说。

待楚红出了房间，龚定国在燕青对面坐下，闷了一会儿，抬头盯着燕青问，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燕青迎着他的目光微笑道，我也正想去找你。龚定国道，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件事了？燕青点头道，应当是吧。

龚定国大手一挥道，好，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龚定国对楚红的心思，你不会看不出来。燕青道，看得出来，我看得非常清楚。龚定国道，你燕小乙与楚红的关系，我也看得非常清楚。燕青道，实不相瞒，早在梁山泊时，小乙曾与楚红有过婚约。龚定国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道，我不管那一套，只要是没成亲，什么婚约不婚约的，在我的眼里都不算数。只要楚红愿意跟我，谁也休想把她抢走。燕青道，说得好，是男子汉大丈夫说的话。

龚定国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可是，我看得出来，楚红心坎上装着的，是你，而不是我。燕青道，那倒不见得，你在楚红心里的分量很重。龚定国叹了一声道，再重怕是也抵不过你燕小乙呀。当然，我

是不甘心的，很不甘心。燕青道，我理解。

龚定国道，但是楚红毕竟只有一个，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燕青道，你说得不错，我是不愿意看到发生这种事情的，相信你和楚红也不愿看到，我们应当拿出一个妥善的解决之策。龚定国道，正是这般说，连日来我反复考虑过，解决之途唯有一条。这也是实出无奈，请休怪龚某人气量狭窄。燕青不动声色地道，但说无妨。

龚定国沉了一下道，定国欲将这座山寨交付给你小乙哥和楚红，自家另谋出路去也。

燕青一怔，旋即向龚定国投去钦佩的目光，说道，难得定国兄弟如此英雄大度，不过依小乙看，此策欠妥。小乙亦已思得一策，倒是更为妥善些。

龚定国道，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定国没有那种海量，可以容忍你与楚红在我眼皮底下结对成双。燕青道，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乃是我燕青离开山寨。龚定国面色一变道，你此话何意？难道认为我是虚情假意逼你下山吗？

燕青道，兄弟莫误会，小乙绝无疑你之意。小乙此言，亦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绝非戏言也。你方才说得对，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们两个人必须走一个。这支队伍是你和楚红亲手拉起来的，你们两个是弟兄们的主心骨，谁都走不得。就算是你自愿离寨，你手下的弟兄也不会答应。因此如果要走，这个人只能是我。

龚定国苦笑着摇摇头道，但楚红是意属你燕小乙的，我徒然留下何益？

燕青微笑道，兄弟这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若论与楚红的情感和相互了解，你定国兄弟其实远较我燕青为深。我与楚红在秉性上多有差异，短暂相处或可彼此相悦，朝夕厮磨必会矛盾丛生，难得

似你二人之间这般融洽默契的。楚红之所以倾情于我，正是因为我们相处时日不多，只看到了我的长处，而未看到我之短处。这些话我会与楚红讲明。楚红是个明白人，断然不会执迷不悟也。只要我燕小乙离开了山寨，除了你定国兄弟，楚红姑娘的眼中、心中还会有谁呢？

龚定国沉默良久，乃道，此事必得先征询楚红的意思，我不想有丝毫勉强于她。燕青道，那是自然，一切由我来做，你放心好了。

龚定国又沉默半晌，缓缓起身凝视着燕青，庄重地抱了抱拳，什么也没再说。

当晚燕青便至楚红处，将他与龚定国谈话的情形告诉了楚红。楚红没想到他们谈出来的结果是这样，愣了一阵，问燕青，难道非如此不可吗？

燕青道，非如此不可。

楚红道，我与你一起走，如何？

燕青道，不行，这支队伍经营到这个规模不容易，不能让它因此而分裂。再者说，你忍心这么伤害龚定国吗？

楚红伤感地道，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俩的缘分就尽了吗？燕青道，别的缘分没有，朋友的缘分不会尽，这不是也很好吗？楚红道，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燕青道，说实话，我心里是曾装着一个李师师的，然而她注定了是不能属于我。除此之外，真正让我动心的姑娘就只有你，再无其他女人。但我燕小乙断不能因此同室操戈，令天下英雄耻笑。况且龚定国确实是条好汉，你跟了他，我是可以放心的。

楚红百感交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燕青抬手为她擦拭，楚红身子一软，倒在燕青怀中。燕青情不自禁地将楚红紧紧抱住。一阵阵的热浪从楚红身体的深处涌上来。楚红喃喃而语，小乙哥，你想做什么，就做吧。

燕青这时亦是情欲冲动如潮，身体燃烧得欲爆欲裂，然而却终是不肯坏了义气。他用极大的毅力克制住自己，未做出任何放纵的动作，只是用双臂将楚红拥抱得更紧。

辞别了楚红、龚定国，燕青先悄悄地回了一趟大名府。

燕青找到了店铺的管事。那管事是个非常忠诚的人，一直悉心为燕青保管着账簿，见到燕青，便向他一一地交割清楚。燕青分给了他一笔丰厚的银子，让他速速离开大名，另择他乡安居。

然后燕青依据那管事提供的线索，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入了那个指使人捣毁他的店铺的掌柜家中，将正聚在一起吃酒行乐的掌柜及其在官衙里的后台杀了个干净，并将其宅中的细软掠劫一空，连夜便遁出了大名府。

燕青本想再去汴京看望一下已经入观为道的李师师，行至途中又改变了主意。师师既已决心远离红尘俗世，去与青灯古卷为伴，自己又何苦以负案之身打扰她的宁静，令她徒增忧虑牵挂呢？于是燕青乃转道而行，顶着凛冽的北风、飘飞的大雪，奔赴太行山一带去寻落脚之处。其情其状，与当年火烧草料场，雪夜上梁山的林冲颇有几分相似。

自此燕青与师师和楚红天各一方，音断信绝。直到四年之后，那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由北国向中原肆虐地席卷而来时，他们的命运轨迹才又重新交会到了一起。

四十四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千多个昼夜似滚滚黄河般流逝而去，弹指间已是宣和七年岁末。

在这过去的三四年光景里，时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北部边陲虎狼之师铁蹄入境，边防诸郡相继失守，中原大地歌舞升平的气象荡然无存，北宋王朝业已处在了风雨飘摇、危若累卵的势态之中。

牧马南寇挥戈入侵，为北宋王朝带来灭顶之灾的，乃是北宋王朝先前的所谓盟友，由女真人建立的北国金邦。

这个女真族，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甚是了得的民族。它先灭辽朝，再灭北宋，建国称帝凡一百二十年。传至哀宗时虽被蒙古人所灭，而三百多年后竟又重新崛起，号称满洲，并再次雄心勃勃地挥戈南下，逐鹿中原，终于完成一统华夏疆域的宏伟宿愿，建立起了盛极一时的大清王朝。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倘若当年满洲没有统一中国，而是败绩中原又退缩回了北方，自保其疆，划界而治，那么在历史上它对中原的进取，毫无疑问都会被算作是侵略战争。然而它以强悍的武力统一了中国，并建立起了长期稳固的政权统治，同样的事情，就变成了统一祖国的丰功伟业。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终究还是以成败论是非。一场战争若是铸就了一种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那么这场战争的性质到底属于正义还是非正义，有时恐怕是很难理论得清楚。

书归正传。且说这女真族，世居于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其先祖称曰肃慎，至隋唐时被称为黑水靺鞨，初时归属渤海国，辽灭渤海国后便归于辽国统治。当时的女真族分为两支，迁徙于松花江西南已成为辽国籍民者，谓之熟女真；仍居松花江北未编入辽籍的诸部，称之为生女真。至辽兴宗时期，生女真的完颜部落渐趋强盛，联合诸部落结成了联盟。完颜部落的乌古乃成为联盟长，并依辽例被封为节度使。

辽天庆三年，即北宋政和三年，乌古乃之孙阿古打袭职，不再屈从于辽朝的管制和压榨，组织部落大军向业已腐败透顶的辽朝政权开战，连获大胜。北宋政和五年（1115），完颜阿古打仿中原制度，废除都勃极烈称号，即位称帝，是为金太祖，立国号为大金。

同年九月，金兵攻陷辽朝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御驾亲征，却因部队内部叛乱，首尾难顾，大败亏输。金太祖乘势挥师挺进，连克辽朝的东京辽阳、中京大定及其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天祚帝被迫逃入夹山，嗣后在逃往西夏的途中为金将完颜娄室俘获，次年病死于长白山以东的囚所中。延续了二百一十年的大辽朝就此宣告灭亡。

金太祖在完成了建国、灭辽这两件彪炳史册的伟业后，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驾鹤西归。其弟完颜吴乞买即位，是为金太宗。

早在政和五年，北宋王朝见金国起兵反辽，便起了联金击辽恢复疆土之意。宣和二年，北宋与金邦订了一个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丧权辱国的海上之盟。在宋金两国的交往以及对辽战事的合作过程中，金朝逐步窥破了北宋政权的昏庸无能和北宋军队战斗力的虚弱低下，便在合作条件上日益得寸进尺。加之北宋政权在外交策略及手段上的一再失误，与金邦的摩擦冲突不断发生，渐渐地就导致了两国交恶的局面。

金国由于在对辽作战上节节胜利，势如破竹，便越来越不把北宋

这个所谓的盟友看在眼里。灭辽之后，他们的胃口愈加膨胀，卧榻之侧，难容他人酣睡，就生出了再接再厉灭掉北宋之心。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即位后，在当朝多数官员和将领的呼吁鼓动下，就开始从各方面着手进行南下击宋的准备工作。

当此际，赵佶和童贯、蔡攸等一干北宋的文臣武将，却还正处在终于从金人手里索回了一座幽燕空城的自我陶醉中，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自太祖太宗以来，大宋王朝在捍卫国家主权保持领土完整方面所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正式下诏伐宋。征伐大军以谙班勃极烈完颜杲又称斜也者兼任都元帅，坐镇京师指挥，下面兵分两路进军。

西路军以宗翰又称粘罕者为左副元帅先锋，自西京取太原。东路军以宗望又称斡离不者为都统，自南京攻燕山。这两路军马，皆是在灭辽战场上身经百战的铁骑，如今乘胜南下纵马中原，更显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金国发兵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里，西路军连下朔、武、代数州，直抵太原城下。吓得当时正在太原的北宋最高军事统帅童贯竟以赴阙禀奏为名，置守土将士于不顾，率先仓皇地逃回了汴京。太原军民同仇敌忾，固守城池，令金军一时难以攻下。宗翰即命留部分部队继续围攻，其余人马则火速绕道东进。

与此同时，金国的东路军亦是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接连破檀州，下蓟州，占燕山，收降了时为北宋燕京留守的重要将领郭药师。在保州一带金军遭遇强烈抵抗，宗望亦取西路军的做法，绕开道路转取中山府。知中山府詹度虽率守军奋力御敌，终属螳臂当车，无助大局。

眼看着东西两路金邦雄师不出月余就要合围于汴京城下了，宋徽

宗赵佶这才真正意识到，这一回金人的目的不仅仅是前来抢掠些财宝物资，或者割据些土地城池，而是欲从根本上颠覆他的大宋王朝了。他的这个已经延绵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大宋王朝，此刻确实是到了自开国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赵佶这个人的应变能力极差，金人这种践约毁盟、背信弃义的突然袭击，打得他方寸大乱。他的脑子里现在变成了一盆糨糊。面对着这种严峻局面，他甚至已经无法沉下心来细细地思索一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的这个泱泱中原大国的国力军力为什么就这般不堪一击，他眼前那一派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怎的竟会于一夜之间就变得危若累卵了呢？

然而作为一个君王，这个严峻局面必须由他来收拾。赵佶不得不勉力支撑着六神无主的身躯，去履行其力不胜任的职责。他采取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紧急措施，比如遣员使金议和，痛下罪己诏以振奋民心，废除花石纲应奉局，广开言路允天下官庶直言时弊，敕令四方兵马火速赴京勤王，等等。

可惜这一切都做得太晚，丝毫不能阻止金军铁骑进逼的步伐。进入十二月以来，前方的败报一日数传。京城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朝廷上下闻风丧胆，乱成一团。

心力交瘁的赵佶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力量支撑这个烂摊子，万般无奈地做出了禅位于儿子赵桓的决定。

能认识到自己非是帝王之材而主动让位，本应算是一桩美德，但赵佶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了逃避责任、保全自身而禅位，却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偏偏那皇太子赵桓也是个庸碌之辈，接替父亲坐上龙椅他是愿意的，但在这种时候接过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烂摊子，他却不愿意。因此他就佯作不忍，坚辞不就。

赵佶禅位之意已决，岂容得赵桓推托，乃与诸执宰议决后，命内

侍将赵桓强拥至福宁殿即了位，是为宋钦宗。赵佶自号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出居龙德宫，时年四十三岁。

蔡京、童贯等辈一向不见宠于赵桓，赵佶退位，使这些人失去了一座坚实的靠山，不禁令他们感到前途莫测。然则时局所迫，大势所趋，禅位之事决定得既急，行动得又快，尚未等这些人计议出点对策来便木已成舟，任是何人也无回天之力了。

赵桓即位后数日便是新年，遂改元靖康，取企求国家安定太平之意。

禅位改元并未给大宋王朝带来一丝靖康气象。就在靖康元年的正月初二，宗望大军攻陷相州，并且在宋朝布防于黄河南岸的守军没做任何抵抗便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于五日内兵不血刃地渡过了黄河天险。消息传至汴京，朝野为之大骇。照这个速度推进下去，金人不出旬日便可兵临汴京城下了。

汴京军民在新任尚书右丞李纲的指挥下，已经紧急动员起来做迎击金军攻城的准备。

赵佶既已禅位交出玉玺，便认为社稷的安危与自己已无干系，不想留在京城里担惊受怕。他竟又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要南下亳州去太清宫进香，实则就是要逃跑避难。

赵佶这个决定的影响十分恶劣，乃至钦宗赵桓也产生了出奔襄樊避敌的念头。幸得李纲闻讯急奔朝殿严词劝阻，才使赵桓打消了带头弃城逃跑的想法。但对于已经禅位的道君太上皇帝赵佶，人们自然不便强求其必须留在皇宫里与京城共存亡。这使赵佶感到，自己急流勇退的决策真是英明得不得了。

出逃之计既定，想到马上就能远离战火袭扰、刀兵胁迫，而可逍遥自在地徜徉于江南旖旎的青山绿水间，赵佶那颗惶惶不安的心登时

变得平静下来。他甚至现在便涌起了在迷人的湖光山色间吟诗作画的冲动。由这股冲动，不免就想到了业已出家为道的红粉知音李师师。

虽然李师师那桀骜不驯、自以为是的性格屡使赵佶不快，最终导致了两人君妃关系的破裂，但师师的音容笑貌在赵佶心里却始终挥之不去。分手之初尚不觉得什么，时日一久，赵佶便感到寂寥难耐，对于李师师的思念也便愈觉浓烈，每每于梦里与之相会。因此在这期间，他曾经屡次光顾过慈云观，给了师师以不少的关照。

前些日子，他想再到慈云观去看望一下师师，却因国事危急，弄得他焦头烂额，无法顾及。现在他有工夫了。过去在他与师师密切交往时，屡有携师师一同离京出游的念头，种种缘故未能成行。如今恰有这个机会，何不就邀师师随同南下，共览江南秀色呢？想来那必是别有一番韵味悠情，且又使师师免受战乱之苦，岂不是两全其美哉？如今我赵佶名为道君，道君携女冠同游山水，实乃是浪漫至极、绝代佳话也。

这么想来，赵佶越想越觉得此行少不得李师师，就欲差人请师师速速来宫准备出发。然而转念一想，以师师那个傲慢的性子，别人去了恐怕是请不动。赵佶便索性命人备了轿子，点齐侍从，自己亲自出马去城北的慈云观面请李师师。

李师师离开镇安坊入住慈云观的时间，是宣和三年岁末，也就是她掩护行刺童贯未遂的燕青脱身之夜的几个月后。

那一夜，由于赵佶的干预，童贯中止了对镇安坊的大搜查。赵佶又连夜登门看望师师，并应承为燕青下一道免罪诏书。赵佶事后果未食言，次日便命张迪将御诏送到了师师处，让师师得便时转交与燕青，令其为护身之用。在这些事情上赵佶对师师的呵护和顺从，是使师师颇感慰藉的。

然而这主要是赵佶从对师师的宠爱出发，对师师做出的一种迁就

姿态。而两人在一些根本性的是非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在关于重用蔡京、童贯等权奸和剿杀梁山泊招安部队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并不会因此而消除。师师关注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基于她天性中具有的是非感正义感，同时也确实是为赵佶考虑，担心长此下去难免造成奸臣误国的严重后果，令赵佶难以收拾。

赵佶却觉得师师这纯粹是杞人忧天，你一个脂粉裙钗之流，只管过好你的日子便是了，管那么多闲事做什么？你懂得什么叫政治，什么是权术？政治上的是非能如你想象得那么分明吗？何人可用，何人不可用，有那么简单吗？真乃幼稚肤浅的妇人之见，真是夏虫不足以语冰也。

因此赵佶后来再幸镇安坊，每每言语上稍涉及有关问题时，就顾左右而言他，尽量避免与师师的争执。师师见状也只好知趣地闭口不语，那场面往往便尴尬不爽。而赵佶对那帮权奸的器重，依旧是我行我素，有增无减。

在这段时间里，蔡京因年事已高，被特许在其府邸办公，领三省事。殿前太尉高俅加开府仪同三司。童贯则以河北河东宣抚使头衔再执帅印。师师看到这个局面，知道再劝也是枉然，从此缄口。而其在内心里与赵佶的隔阂却越来越深，竟至有时见了面无话可说的地步。既然见了面常常不愉快，赵佶那一段时间便懒得再去镇安坊。

而就在这时，师师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麻烦。

原来那夜童贯被迫撤兵，以致刺客走脱，心里着实恼恨。对皇上他是没办法报复的，他便将报复的心思全放在了李师师身上。虽然碍着师师的明妃身份，不便明目张胆地整她，但是他可以玩阴的。于是自那以后，童贯就雇用了一些闲汉泼皮，隔三岔五到镇安坊滋扰生事，搅得镇安坊里朝夕不宁，生意锐减。李姥姥告了官将滋事者拿去，次日便有人将其保出，继续前来寻衅。一时间镇安坊上下被这伙

无赖整得苦不堪言。

李姥姥屡次苦着脸向师师讨主意。师师心知这十有八九是童贯使的坏，矛头主要是针对她的，却抓不住把柄证据，也便无计可施。她反复思忖多日，以童贯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即便是抓住了其故意找碴儿闹事的把柄，恐亦难奈他何。那么如今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其实早在闻听梁山泊部队被童贯设计剿灭后，师师于对赵佶的极度失望中，已经萌生了脱离红尘的念头。随着这一段时间与赵佶关系的继续疏远，这个念头日趋强烈。眼下又加上童贯恶贼的肆意挑衅，此时不去，更待何时。

师师先将这个想法对蕙儿讲了。蕙儿认真地想了一会儿道，姐姐的这个想法，依蕙儿看是非常明智的。它的好处，不仅是可以避开童贯的骚扰，避开宫妃的妒忌，还可避开红颜误国的骂名。否则将来万一出现大变故，姐姐的命运恐不堪设想。

师师道，妹妹果是一言中的。我屡次力劝皇上亲君子而疏小人，近朝政而远声色，就是担心将来出现那种变故。劝之无功，唯可避之。只是那女冠的生活，自然是要比这里清苦得多。妹妹若是不愿去，我可另与妹妹安排一条出路。

蕙儿道，姐姐说哪里话，姐姐耐得住的清苦，蕙儿无有耐不得的。师师道，你愿意再跟我几年也好，但终究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打算。蕙儿道，那也须姐姐先有了好打算再说，姐姐终不成会一辈子在道观里安身吧？师师苦笑道，那可难说，姐姐树大招风，没你这么来去自由，只好是走一步说一步了。

师师将意欲入观为女冠的想法，托张迪转奏给了赵佶。赵佶闻之讶然，不惜屈尊纡贵，亲赴镇安坊进行劝阻，让师师不要赌气使性，率尔行事。师师也不想多做解释，口气委婉而态度坚决地向赵佶表

示，贱妾不是赌气，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贱妾研习老庄道学已有一段时间了，皇上深谙道学，应知其处世宗旨首推“清净”二字。然贱妾久居闹市，红尘喧嚣，六根难得清净。那林灵素就是因六根不净，功利蒙窍，方导致道德沦丧，误入歧途。因而入观做个女冠潜心悟道，乃是贱妾的一个宿愿，恳望皇上成全贱妾则个。

赵佶当然知道，这并不是师师欲做女冠的真正理由，再三劝说师师，诸事皆可回旋变通，未必非得走这条极端之路。而师师则始终抱定了这几句话。赵佶见师师去意已决，再勉强劝说也无益，最后在连连的叹息中，应允了师师的请求，并亲自安排了城北的慈云观作为其安身之所。

这个慈云观，乃是赵佶早年捐资修建的一座道院，占地数百丈。道院内松竹掩映，古木参天，极为幽雅。道院的东西厢房原先是分住着一些道士和女冠的，因为师师要入住，其中的道士便被强令迁出，另做了安置。

童贯得知师师入观的消息，认为是自己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堂堂一个皇妃，被他略施小计就逼成了个女道士，此乃当年林灵素装神弄鬼以致身败名裂都没做到的事。这使童贯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便停止了对镇安坊的骚扰。

由于有赵佶的关照，师师亦积蓄颇丰，入观后她与蕙儿在生活上倒也未比在镇安坊时清苦多少。至于所谓的六根清净，起初倒还清净了一段时间，但渐渐地便不行了。因为，这慈云观虽说是离开了皇城根和闹市，但毕竟也在汴京城里，并不是世外桃源。有关于朝廷和时局的大事，仍能不断地传到那里。

大凡京都子民，都养成了一个本能的嗜好，那就是对时政特别关注。在中国后来的都城北京城里的百姓同样有这个嗜好。师师原来便有关心天下事的本性，又曾与政界人物有过密切接触，对时政消息想

充耳不闻也难。

在这几年里，北宋王朝大事不断。先头还有点所谓的好消息，比如童贯、蔡攸收复了燕云失地。后来的消息便一个不如一个。金人恃强袭取平州蔚州，河北山东灾民起义，河东、陕西地震，京西、浙江大水，等等，各种天灾人祸不一而足。师师于诵经读卷之余，与蕙儿悄悄议论起中原每况愈下的局面，不免忧心忡忡，不知大宋朝的太平光景、安宁岁月还能维持多久。

时局恶化的速度比她们担忧的还要快。金人灭辽后稍加休整，便悍然发动了对宋朝的大规模入侵。而且其进军之勇猛神速非同小可，仅两个来月时间，已经渡过黄河，形成了对汴京的合围之势。

这个消息传到慈云观，引起大小女冠的一片惊慌。而对师师来说，更觉震惊的，是赵佶竟然在这个时刻宣布禅位了！乍闻此信，师师全身就像被大火烧着了一般热辣辣地难受，她对赵佶的失望，在那一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堂堂一个大宋皇帝，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本当是挺身而出，为百姓树立起一面抗金大旗，岂能够如此不负责任地将国民的存亡甩手，一推了之呢？此真乃我大宋王朝的奇耻大辱也！

但是她后来冷静地想想，又觉得这赵佶的退位，对国家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赵佶这个人的才华不在政治军事方面，他本来就不适合做这个皇帝。如果他不退位，亦断无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倘新皇上确有经纬才干，能领导广大军民守疆卫国，杀退番寇，说不定这倒可成为大宋朝开创新纪元的一个转机呢。我大宋朝毕竟是拥有百年基业、百万雄师的泱泱大国，岂是你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说灭便灭得了的？

这样想着，师师的心气就渐渐平和下来，对赵佶的失望情绪淡化了一些，而且对赵佶增添了些许的理解和同情。

这时又传来朝廷已起用年富力强的干才李纲为兵部侍郎，不日又

擢其为尚书右丞，委派他全面负责指挥京师防务的消息。这个消息传达出了朝廷的抗敌决心，使得处于张皇失措中的汴京军民略找回了一些安全感。恐慌了多日的慈云观，也才渐次在表面上恢复了往日的肃穆宁静。

赵佶驾临慈云观时，师师正在抄写一本唤作“超日明三味经”的经书。这卷经书师师早已熟读，此时秉笔抄写，无非是借此摈却心头的烦忧罢了。她知道观里的大小女冠对她很是看重，自己在此时静心抄写经书，有助于观里人心的安定。

听蕙儿通报说太上皇赵佶到了，师师颇感意外地一怔。她没想到太上皇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还有心驾幸道观，同时又为赵佶在这个时候还能惦记着她感到心头一热，便连忙起身，去道院门前恭迎太上皇，将赵佶请进待客厅房。

赵佶落座，对师师道，我因为杂事缠身，很长一段时间没到这里来了，心里颇为悬挂，不知你近来过得还好吗？师师真诚地谢道，蒙上皇一向关照，师师在观里过得很好，内心深铭上皇恩德也。

由于时间紧迫，赵佶接下来便开门见山了。

他向师师问道，近来的时局状况，你听说了吗？师师道，略知一二，据说比较严峻。赵佶严肃地摆了摆手道，不是比较严峻，是非常严峻。估计金人不日便可能兵临城下。我明日即要离开汴京，去亳州进香。为你的安全计，决定带你一起走，你马上准备一下吧。

师师听赵佶在这紧急关头还如此将自己放在心上，周身又是一暖。可是继之一想，又不免一惊。乃向赵佶问道，怎么，难道朝廷竟是要迁都了吗？

赵佶道，谁说要迁都了，如今就是想迁都，也是来不及了。师师道，既是不迁都，上皇为何要离开京城？赵佶道，你看你这话问得好

生奇怪，难道说不迁都我就不能离开这汴京城了吗？我想去哪里，那是我的自由。

师师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赵佶是欲抛下京城和朝廷，自己溜到南方去避难保命。一种巨大的失望感顿时笼罩了师师，令她一时哑然。

赵佶催促道，时间紧迫，你莫犹疑，速速收拾一下东西随我回宫吧，明日一早我们便动身。

师师定了定神，恳切地对赵佶道，恕师师直言，师师以为上皇此际离开京城颇为不妥。目下番兵压境，大战在即，我大宋上下正需要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方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上皇身系众望，责任重大，岂可一走了之呢？

赵佶道，守城之责自有当今皇帝承担，我已经不是皇帝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经地义也。师师道，国家兴亡草民有责，何况陛下还是刚刚禅位没多久的太上皇呢！

赵佶听得这话很不入耳，沉了面色道，太上皇又如何？京城里的百姓现在若是想走，拔起脚便可以走，难道我一个太上皇还不如百姓自由吗？

师师对赵佶的秉性了如指掌，看这情形，知道他已是被金兵吓破了胆，逃跑之意已决，再与其讲什么道理也是听不进去的了，遂不想再多费口舌，乃道，上皇执意要去亳州进香，自然是有这个自由，但恕师师不能遵命随行。赵佶道，你这是何苦来，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便是留在京城，又于守城何益？不如随我南下，倒省了许多的惊怕。

师师道，上皇的一番美意师师深领，但师师自有师师的想法，请上皇勿做勉强。师师唯望上皇此去除进香外，更要积极联络各地兵马北上勤王，早日与京城军民会师，同心协力杀退金贼，则大宋幸甚，

师师亦幸甚也。

赵佶摇头叹曰，多少年了，你还是这个脾气，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再坐下去，两人间更无其他言语可说。赵佶只得悻悻地起驾返宫。

次日凌晨，赵佶即带着皇室眷属及少数内侍仓促地乘舟离开了汴京。因未能劝得师师同行，而且师师那番言语，又对赵佶构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使得他不得不在内心里承认这次南下的可耻性质，所以一路上赵佶都是闷闷不乐。直到船抵泗上，即今江苏盱眙北部，看到了带领大批禁军和胜捷军随后赶来的童贯、高俅，他的心情才稍觉宽慰舒服了些。

童贯等人声称是带兵前来护驾，实则是他们生怕留在汴京城里安危莫测，就找着这个借口随同赵佶逃跑来了。他们的这一跑，更加削弱了拱卫京师的兵力，为守城军民增添了极大的困难。而赵佶对此却非常高兴，他认为他倚重的这几个人到底是不错的，能够在关键时刻理解我、追随我的，毕竟还是这几个人。那个什么李纲，在群臣的口碑上倒是有铮骨忠良的美誉，但是此刻他想的只是如何保卫汴京，他想到过该如何保卫我赵佶了吗？

再说师师。那一日送赵佶出观下山后，她的心情很是沉郁，胸口间像是被堵上了一团乱麻。

赵佶的逃跑行为不能不令人鄙视甚至于痛恨。然而想到赵佶在仓皇逃跑之前，居然还能惦记着她李师师，还能亲自跑到慈云观来接她，师师对赵佶又很难真正恨得起来。毕竟赵佶对她的那份情意是真切的。无论两个人之间产生过多大的矛盾，发生过多么激烈的争吵，甚至在她坚决地退隐于慈云观后，赵佶始终还是怀着一份眷恋之情，对她呵护有加，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但师师绝对不能随赵佶南下避难。别的不说，若是她随赵佶跑了，光是汹汹舆论的唾沫星子就能把她淹死。就在金军压境之初，随着前线败报的不断传来，京城里已在纷纷传言，国家局势糟糕到如此地步，皆因徽宗皇帝迷恋女色、不理朝政。赵佶迷恋的女色里以李师师的名声为最，因而李师师便成了当朝红颜误国的代表人物。幸亏师师预先明智果断地急流勇退，如果现在师师仍偎君侧，群情激愤，众怒所归，到头来落得个当年杨贵妃的下场并非没有可能。

所以，师师很是希望赵佶能于此际英雄一把，拿出泱泱大国的皇帝应有的勇气与魄力，领导京城军民击退强敌，重振国威。果能如此，则不仅可一洗赵佶的昏君名声，世人强加于师师身上的罪名和责难亦可不扫自清。可惜赵佶就是赵佶，他的性格、见识、能力，都决定了他绝对不可能成为那样一个英雄。

师师于无限的失望、伤心和惋叹中，不禁就想到了燕青。

如果燕青处在赵佶的地位上，此时此刻当是一番什么情形？恐怕他必定是要执戈上马，统率大军，御驾亲征，誓将那犯境的金兵番将杀他个人仰马翻、尸横遍野了。那该是一种多么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雄伟场面！然而燕青生来没有帝王将相之命，纵怀托天本领，终究埋没蓬蒿无人能识。天下英雄似燕青者还有多少，却皆空怀热血，徒遭冷遇，报国无门，宁不令人悲乎，痛乎，长啸以当哭乎！

师师对燕青不想则已，一旦想起，胸中那份思念便强烈地涌动不休了。自宣和三年行刺童贯的那个寒冬之夜一别后，燕青就踪迹杳然了。师师的手里还攥着那道向赵佶讨来的赦罪诏书，尚且未得机会转交给他。

如今一晃已是四载寒暑，燕青燕小乙兄弟，你正漂泊在何方呢？

四十五

燕青骑着一匹纯白色的高头战马，一身戎装，长剑在手，正率领其麾下几千名太行义军，向着黄河岸边疾速挺进。马蹄之下，尘烟滚滚，枯叶飞旋。

这是靖康元年初冬时节。

四年前的那个冬季，燕青辞别楚红、龚定国，返回大名府除掉了沆瀣一气、为非作歹的那伙污吏商霸后，便遁出大名，冲风冒雪踏进了峰峦连绵、涧深林密的太行山。

进入山脉南麓不久，他在一个山道险峻处遭到强人打劫。打劫他的那几个人显然都没经过正宗的武术训练，根本不是燕青的对手。燕青从容不迫地以双手招呼众拳，不上几个回合，就让剪径者饱尝了他那套独创拳术的厉害。被打翻在地的强人对燕青佩服得不得了，纷纷五体投地，连声向燕青赔罪，叩问好汉大名。

燕青报出了浪子燕青几个字，强人们更是如雷贯耳，且惊且喜，力邀燕青去他们的巢穴吃酒。燕青正无处落脚，见他们邀得诚恳，便随他们去了。

原来这些强人都是附近一带的农民，因连年遭灾，完不成官府的租税徭赋，走投无路才做起了这劫道的行径。后来他们就渐渐组织成团伙，并以此为业了。这帮乌合之众文化水平都很低，武功亦皆平常，而且缺乏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的人，做事是大家商量着做，

但总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因此他们很希望能找到一条可资信赖的好汉来做首领，却是苦于寻觅无门。

燕青的大名，他们是有耳闻的。特别是燕青智救卢俊义，生擒李固、贾氏上梁山的故事，在民间已被流传渲染得十分神奇。今日得遇此君，见其果然是身手了得，谈吐不俗，气概非凡，众人顿生拜服之心。因此在酒酣之际，听了燕青来到太行的大致缘由后，这伙强人未曾商量，便不约而同地请求燕青留下来做他们的头领。

燕青知道自己欲在这深山老林中长期生存下去，恐是孤掌难鸣，原也有意拉起一彪人马。现在见有这么一个聚义的基础，而且这伙强人的确是心悦诚服地尊崇推举他，便欣然应允，并当下歃血为盟，与这伙强人结成了兄弟。令人庆幸的是，燕青对这些人没有看错，这些人虽然粗野，本质上却非常纯朴，经过燕青的悉心教练培养，这些弟兄后来都成为这支队伍的骨干中坚。

鉴于宋江、方腊两支农民义军均在较短的时间里被朝廷消灭的经验教训，燕青认识到，在当前的北宋疆土之内，尚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与朝廷匹敌。公开亮出旗号同朝廷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必将导致迅速消亡。方腊向朝廷叫板叫得比宋江凶狠响亮，因此其存在的时间就比宋江更短暂。倒是出没于崇山峻岭中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寇，却能够十几年几十年地生存下来。因而燕青掌管起这支队伍后，也采取了与楚红、龚定国相同的策略，暂时不亮旗号，不事声张，也不组织攻城陷府那样的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蛰居深山、壮大实力方面。

为了保障山寨的给养，燕青也做些小型的出击，目标只是一些为富不仁的土豪。而且他的出击主要是以掠财为目的，并不滥杀无辜，所以也就不会引起官府更多的关注。有些富户知道这一带的山里有一伙强人盘踞，官府无力去管，自己又惹不起，便主动前往联系，愿意交纳岁贡以保家族平安，这就使得山寨有了些固定的进项。

燕青是有丰富的经商经验的人，他又在山下建立了几个货栈，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手段筹措到一定的资金，从而为山寨的长期生存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三四年下来，这支太行义军虽不曾显山露水，却一直在发展壮大，并与周边山头的义军建立起了联盟关系。

至于将来如何行动，燕青认为要看形势的变化。假如将来果真有一股足以推翻朝廷的力量崛起，他会伺机而动，助其一臂之力，扬眉吐气地向朝廷发出讨还公道的呐喊声。据燕青了解，仅在太行山境内，类似他这样的绿林武装就不下十数股，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还有多少，恐是难以计数。北宋王朝业已是干柴遍野，只待一把火起，就会燎原八方。燕青认为这把火迟早要烧起来。他在耐心地等待着，准备着，积蓄着闻风而动的力量。

宣和七年十月，一把足以焚毁北宋王朝的大火终于燃烧起来了。然而，这把火却不是燕青以及其他同类的义军所期待的那种大火。这把火不是起自中原内部，而是起于北国金邦。

这个火种与遍布在中原大地上的干柴的属性相克，因此不能够点燃起那些干柴，与之共同形成冲天烈焰。然而这把火的势头很大，仅凭其自身的力量，已足以烧得宋廷焦头烂额、摇摇欲坠了。

这个局面的出现，给燕青出了一个大难题。

燕青再痛恨官府，痛恨朝廷，那毕竟是本民族的国家政权，他是绝不可能趁火打劫，帮助外虏，以认贼作父为代价，去伸张自己的正义，讨还自己的公道的。相反地，当此际他应当做的，乃是挺身而出，抗敌卫国。

以燕青的秉性品质和信念而言，在国难当头之时是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的。但他与朝廷的积怨毕竟太深，特别是与童贯之间，那是凝结着无可释解的血海深仇的，这使得他从心底里极不情愿为朝廷做

一点事，出一点力。这种矛盾心情在那一段时间折磨得燕青寝食不安。听说有的绿林义军早已主动拉出兵马奔赴前线，去协助官军抗击金军，他感到如果自己再按兵不动，仿佛就成了个助纣为虐的卖国贼似的。

所以当后来金军长驱直入，汴京被围告急之时，虽然赵佶及童贯之辈置京城安危于不顾仓皇南逃的消息令燕青怒发冲冠，鄙夷至极，他还是亲率山寨精锐急速出山赶到汴京附近，配合刚刚抵京的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部，由金军侧后展开突袭，部分地牵制了金军的攻城兵力。

不久之后，北宋四面八方的二十万勤王大军陆续赶到。金人强攻汴京不下，又怕被切断退路，便在向宋廷大肆勒索赔款割地条件后，引兵北归。京师之围既解，燕青即悄悄地率部返回了太行。朝廷在评功行赏时，竟无人知道那支作战灵活、迅猛却又来去无踪的小部队，究竟是哪一部分的。

燕青现在这次出兵抗金，距上次出兵半年多。

这一次燕青的行动比上一次要主动得多。这一来是因为此次的局势比上一次更加危急严重，许多绿林武装皆义不容辞地纷纷加入了抗金行列，他燕青自然是不甘落后的；二来是因为包括童贯在内的一大批奸雄已被朝廷一一除掉，使燕青积郁多年的恶气终得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燕青与朝廷间的矛盾仇怨。

原来早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徽宗禅位后的第四天，有一个唤作陈东的太学生就上书钦宗赵桓，请求诛杀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六贼以谢太下，以聚民心。其奏折洋洋万言，历数六贼罪行，剖肝沥胆，字字有据，慷慨淋漓，正气凛然。朝臣闻之奔走相告，赞誉不已，或明或暗，附议甚众。

一朝天子一朝臣。蔡京等人当年只道是赵佶年富力强，在位之日

长得很，就光顾着拼命在赵佶面前献媚，根本没腾出工夫去经营赵桓，甚至没将这位从不插手政事的皇太子放在眼里。岂料天有不测风云，皇廷的主人说换就换。蔡京他们这时候就是想赶紧地改换门庭，亲近赵桓，也已经是晚了三秋。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赵桓对这六个人素无好感，又虑着他们权势太重，上台后本来就有清除之意。既然是群情激愤皆曰其可杀，而且这几个人的确是恶贯满盈，乘机除掉他们，一来可顺应天地人心，树立励精图治的明君形象，二来可免除这些位重权倾的元老对他赵桓的胁迫，巩固他的皇权统治，赵桓何乐而不为之呢？

于是赵桓遂召李纲等新近进入权力中枢的大臣商议，秘密制定了剪除六贼的步骤计划。其中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四人是先被贬职抄家，尔后又各在其流放地被赐死。垂垂八十高龄的老贼蔡京于被流放途中染疴不起，病死于潭州，即今湖南省长沙市。蔡京临终前回首往事，曾感慨涕零地吟词一首，曰：

> 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蔡京之子蔡攸、蔡翛亦遭贬窜，后来均被钦宗下诏诛杀。殿前太尉高俅未被陈东列入首恶名单，但他与六贼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也被削职为民，数月后病殁于惊忧交加之中。

六贼的其他党羽，或革职或贬窜或籍没家产充军流放，俱被严惩不贷，清洗一空。

那个最令燕青痛恨的童贯，先是被迫致仕安徽池州，继而被徙海南吉阳军。在赴海南流放的途中，他为朝廷密使张明达追上，于广东南雄结果了性命。其首级被张明达带回汴京，经朝廷查验无误后悬市示众，为六贼中受惩程度之最。其时为靖康元年深秋。

诛杀六贼是当时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上至王公将相，下至平头百姓，对此事都极为关注，并且都由此对北宋王朝的复兴寄予一定的希望。燕青自然亦是非常关注此事，并最为关注童贯的下场。童贯被贬窜后，对其进行暗杀变得较以前容易得多。燕青没有急于动作，就是想观察观察朝廷的态度，他要以朝廷对待童贯的态度来决定自己对朝廷的态度。

得知童贯确已伏诛且已在汴京被悬首示众、遭受万人唾骂的消息后，燕青在山寨设置灵堂，隆重祭奠宋江、卢俊义以及所有遇难的梁山泊头领和战友。燕青面带微笑却泪如泉涌地告慰了众英雄的在天之灵，尔后怀抱着卢俊义的灵牌放声恸哭。那痛彻肺腑的哭声，令山寨弟兄无不动容而纷纷泪下。

铲除六贼是赵桓靖康新政一个很好的起点。如果赵桓抓住这个契机，利用举国上下振奋起来的民心士气，果断地起用忠臣良将，采取有效措施整肃朝纲、加强国防，那么重振大宋基业将不见得流于一句空话。只可惜赵桓也不是一个有能力、有远见的政治家，在治国行政方面的本事，他与乃父赵佶相比是半斤八两。

金军一退，赵桓便以为高枕无忧了，根本没想到去调整边防部署，着手做好防止金人再度入侵的战略准备。他先后所重用的一些大臣，如太宰白时中、李邦彦，少宰张邦昌之流，也是些利欲熏、心目光短浅，除了曲言媚上别无所长的人物。而唯一有胆有识，能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并且在汴京保卫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诤臣李纲，却因屡进忠言惹得赵桓不快，很快便被逐出权力中枢，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

朝无栋梁君无明策，这就使北宋王朝丧失了一段极其宝贵的备战时机。

其实当时如果赵桓不愿与金人硬拼，趁着这个时机迁都，有计划

地进行战略转移，以退为进保存实力再图恢复，亦不失为一条周旋之策。这与大兵压境时的弃城逃跑性质上是不同的。只要将其中的道理讲明，当会取得多数朝臣的赞同。但赵桓好了疮疤忘了疼，为贪图眼前安逸，连这一条路也没抓紧去走。

在革除弊政方面，赵桓也未进一步推出新的有利举措，以致诛杀六贼后臣民振奋的大好局面昙花一现，倏尔即逝，朝野上下依旧陷入了宣和末年那种庸碌无为的黯淡气象。

金人在旁窥得清楚，岂肯坐失天赐良机，遂于靖康元年（1126）八月，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各引军六万，再次悍然兴兵伐宋。

这一次金军的攻势更为凌厉。西路军上次久攻不下的北宋重镇太原，这次被宗翰强攻二十余日一举拿下。其后，平遥、灵石、孝义、介休诸县不战而降。东路军出保州越中山，大败宋朝名将种师道，同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攻陷了上次未克的河北真定府。

赵桓慌了手脚，连忙遣人赴金，请求割地议和。金人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大肆勒索北宋，强迫其接受种种丧权辱国的条款，一方面在战场上马不停蹄地乘胜挺进，东西两路征伐大军再度会师汴京又呈指日可待之势。

赵桓深悔没能未雨绸缪，只得火速发出蜡书向各路告急，命令各地的帅府郡守监司等，不拘常制尽起勤王之兵驰救京师。同时发出了全民抗战的动员令，应允各种民间武装团体，无论是乡勇绿林、帮派会党，凡起兵抗金报效国家者，朝廷一律承认其合法地位，愿编入朝廷禁军者，可给予其正式番号。

许多像燕青这样本来与朝廷结有不解之怨的绿林武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瞻大局捐前嫌，满怀着一腔民族义愤，上了战场。

北宋政权自开国以来，为防武人拥兵自重，各部队和战区均不设固定统帅，每逢战事时再临时指派委任，以致兵无常将、将无常师，无法形成严密的作战指挥和协调系统，这也是宋军难以有效地抵御金军的一个重要原因。正规禁军尚且如此，自动参战的绿林武装之间就更难建立起统一的配合作战关系了。所以他们只能各自为战，分散游击。其主要的战术和战略目的，就是伺机突袭金军的小股部队，形成局部优势，杀伤金军的有生力量，尽可能地牵制金军的入侵速度，以便使朝廷赢得勤王部队驰援和反击的时间。

燕青的作战宗旨也是如此。当他率部抵达黄河岸边时，金军的前锋已分别从恩州和河阳渡过了黄河。燕青便带领部队在沿岸一带寻找战机，截击金军的后续部队。

这一日，义军正行军至一个山隘处，远远地闻有厮杀之声。燕青跃马登高瞭望，但见在前方的一处平川上，有一支武装与一股金军鏖战正酣。从服装上看，那支武装显然不是朝廷的正规禁军。他们拼杀得很顽强，但由于金军人马至少在其两倍以上，战势发展对他们极为不利。

燕青当即决定，兵分两路包抄那股金军的两翼。两支奇兵顿时如两把出鞘的利剑，风驰电掣般飞下山陵，插向金军的软肋。

金军正在全力以赴地对付面前的劲敌，忽见有生力军出其不意地从左右袭来，连忙分兵抵挡，不免阵脚大乱，战场上的形势立时大为改观。

燕青一马当先突入敌阵，却遇上两个番将，一使狼牙棒，一使金瓜锤，正围定一员手舞双剑的女将厮杀。燕青由斜刺里冲上，大吼一声番贼休狂，仗剑直取舞狼牙棒者。那番将猝然一惊，意欲回棒迎击，却是晚了半拍，但见寒光一闪，他的半个脑袋早被燕青削了出去。另一番将略一分神，被那女将一剑插透心窝，口喷鲜血栽下马

去。

燕青勒马望那女将，才辨出她竟是楚红。当时两人顾不上说话，只极快地交流了一下惊喜的目光，便又各自投入了生死拼杀。

半个多时辰后，这场惨烈的拼杀结束。金军被歼大半，余者四散而去。楚红义军的伤亡不小，燕青部下的弟兄亦折损了百十号人。

在打扫战场时燕青再度看到楚红，才有暇向她了解了有关的情况。

原来龚定国、楚红这支义军拉到黄河岸边已有四五日了，曾袭击过两股南犯的金军，斩敌逾百人。这日探得有小股金军护卫辎重南下，便欲出其不意地吃掉他们，夺取他们的军需。不料甫一交战，却从后面又冒出一大批金军，就使义军陷入了众寡悬殊的包围圈中。若不是燕青恰巧赶到，及时地投入战斗，龚定国、楚红这支义军恐难逃全军覆没厄运。那茹毛饮血的女真野战部队的战斗力之强悍，确实不可小觑也。

燕青命将金军物资中的细软拿了，将不便带走的物品一把火焚毁，与龚定国、楚红义军合兵一处，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休整。这一带的村民早就为躲避金兵的烧杀抢掠跑得精光，到村子里找一些废弃的民宅茅屋宿营不是难事。

龚定国每逢上阵作战，皆是身先士卒，这一次恶战自然更不例外。在这次战斗中，他跃马挺枪，叱咤疆场，力斩番兵番将数十人，自己也身被数创，伤势严重，是亲兵用担架把他抬到宿营地来的。燕青得知这个情况，率部抵达宿营地后，除亲自安排了哨探警戒，其余一切军务都交与副头领料理，自己便急匆匆地先去看望龚定国。

自四年前燕青辞别后，龚定国与楚红就结成了夫妻。楚红既是压寨夫人，又是这支义军的副头领。现在龚定国伤重难支，繁杂的军务

便都压在了楚红肩上，所以此时楚红尚未得抽暇到龚定国身边照料。

燕青来到龚定国宿营的房屋时，龚定国的亲兵刚为他上过金创药，他正处在失血过多和极度疲惫导致的半昏迷状态中。燕青向守门的亲兵询问了一下龚定国的伤势，正犹豫是不是暂不进去打扰他，躺在屋里的龚定国却在昏沉中听出了燕青的声音，喑哑地叫道，是燕小乙哥来了吗？快请进来说话。

燕青忙迈步进门，来到龚定国床边坐了，说道，正是小乙在这里，可恨小乙在战场上迟到了一步哇！

龚定国睁开眼睛看着燕青，艰难地笑了笑道，不，小乙哥今日杀进去得正是时候。自与金贼交手以来，我今日是宰杀番狗最多的一次，杀得痛快！能在战场上与小乙哥相逢，定国十分欣慰。定国原以为小乙哥因着与朝廷的过节，不会出兵与金贼交战呢。

燕青道，大敌当前，那些过往暂时不提也罢。

龚定国道，说得是，小乙哥无愧江湖豪杰盛名也。燕青道，兄弟你先鞭抗敌，更使小乙钦佩。龚定国道，可惜，恐怕这是我与金贼的最后一战了。

燕青安慰道，兄弟休如此想，好生将息身体，三五十日过去，又是一条万夫莫敌的好汉。龚定国轻轻摇了摇头，似乎是乏了，微微闭上了眼睛。

燕青道，兄弟此刻不宜多劳神说话，先歇息吧，明日小乙再来看你。

龚定国又慢慢地睁开眼，用黯淡的目光看着燕青道，小乙哥莫走，兄弟有几句话，必须现在说与你。燕青道，好，好，兄弟慢慢说。

龚定国顿了顿，用微弱的声音徐徐说道，头一件事，是想与小乙哥商议下一步棋怎么走。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金贼亡了我中原哪。我方才想了想，金贼的攻势看来是很难挡得住的，汴京能不能守得住，也很难说。大宋皇帝昏庸无能，不是东西。可是他再不是东西，毕竟是我大宋的象征。只要皇帝还在，我们就不算是亡国，朝廷便可集结天下兵马，东山再起。我想，如果汴京危急，皇帝有可能突围出城。我们是否可将队伍拉至京城附近，俟皇帝突围时助其一臂之力？

燕青道，兄弟言之有理，我原也想在这里打上几仗后，便将队伍拉过去的。在这里开辟战场，固然可以大量歼敌，但就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那索性就直插京畿吧。上次金贼入侵时，我曾拉队伍去打过一回，虽说杯水车薪，好歹能为宋军添点声势。

龚定国道，那么就拜托小乙哥了。从今日起，我这支部队统归你小乙哥指挥，由楚红佐之。我会让弟兄们服从你的将令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

燕青稍稍沉吟一下道，好吧，在兄弟你康复之前，小乙权且代你行令。

龚定国点了点头，又道，还有一件事，兄弟我也要拜托小乙哥。

说到这里，龚定国的眼眶里渐渐闪出泪光。他勉力忍住哽咽，尽量用平静的语调说道，兄弟我拜托小乙哥照顾好楚红。楚红是个好姑娘，这些年来跟我在一起，帮了我很多大忙，也忍受了不少委屈。我非常对不住她。现在我把她完整地托付给你，我知道你会很好地爱护她、珍惜她的，如此我龚定国在九泉之下也就心安目瞑，了无遗憾了。

刚忙碌完军务匆匆赶来的楚红正好听到龚定国的这一番话，心如刀绞。她立在房门边使劲咬住嘴唇，眼泪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

燕青紧紧握住龚定国一只冰凉的手掌，亦禁不住滚滚热泪洒满胸襟。

是夜，龚定国金创迸发而亡。

燕青、楚红择一处松柏常青的向阳坡地埋葬了龚定国，然后迎着启明星率队开拔，取道直赴汴京。龚定国的遗言已传达至每一个弟兄，燕青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统一指挥部队的职责。

楚红骑在奋蹄疾进的战马上，望着燕青在前面策马奔驰的身影，内心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命运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后，又让她与燕青轨迹相交，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这是否意味着，她与燕青可终偿宿缘了呢？

龚定国的临终遗言里，有几句话细品起来是有点古怪的。为什么说楚红跟着他受了不少委屈？他如何对不起楚红？把楚红“完整地”托付给燕青又是什么意思？这些话里其实是有难言之隐的。但燕青没有听懂。或者说在当时哀痛的心境下，燕青根本无心去留意和琢磨其中的含义。

然而楚红能听懂，因为那里面包含的是她与龚定国夫妻生活中的秘密。原来龚定国由于长期恋慕楚红，又不愿造次强迫她，伤害她，每每于实在抑制不住冲动时，不得不自力更生进行消解。到成亲后与楚红真刀实枪操练时，反而不听使唤了。

尽管楚红在这件事上对龚定国非常同情和谅解，龚定国却耿耿于怀，愧疚难当，觉得是欠了楚红一笔难偿的巨债。他郑重地将楚红托付于燕青，亦是包含有偿债之意。这个缘由殊难明说，所以龚定国只能语焉不详地暗示其意。以当时燕青的痛切心境，却岂能听得出这些弦外之音？

燕青既然是浑然不觉，楚红一时也不便主动去向他解释。眼下龚

定国新丧，时局严峻，军情紧急，不是梳理与燕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切有待来日吧，来日方长。

然而楚红哪里想到，不是来日方长，而是来日无多。这次上苍恩赐给她的与燕青相聚相伴的时间，竟然是那样短暂。

四十六

金军攻城的火炮声时断时续，透过黑沉沉的夜幕传进龙德宫，在肃杀的廊宇间飘荡着，威风凛凛地制造出一种令人坐卧不安的沉重气氛。

赵佶独自在宫房里踱着步子，时而驻足倾听，时而长吁短叹。香膏巨烛的灯影时明时暗地映在他身上。他的心情一如那摇曳的烛火，飘忽不定。

金人卷土重来得这么快，局势沦溃得这么糟，大大地超出了他的估计。他很后悔他没有像上次那样，当机立断抢在金军合围汴京之前弃城逃跑，甚至劝说赵桓也与自己一起南下或西遁。事到如今，是想跑也难了。

赵佶这一次没有先期出逃，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来是因为上次他以进香为名南下避险，虽然远离战火，一路上了无忧患玩得舒惬，回宫以后却是物议汹汹，讥语沸沸，令其太上皇的颜面大扫。二来是因为他的行动已不如上次那么自由。蔡京、童贯等六贼及其党羽被赵桓悉数革除，就等于彻底扫荡了残存在赵佶手里的所有权力，赵佶手头上已无一个握有实权的亲信可用。非但如此，赵桓为了控制赵佶，还下令将在龙德宫侍候赵佶的内侍全都换掉了。只有一个张迪，是由于赵佶的力保，才勉强被允许留在了赵佶的身边的。由此可以看出权力这个东西的可怕，就连赵桓这个原本并不太热衷于权力的人，一旦尝到掌权的滋味，便对生身父亲防范到了如此的

地步。

赵桓在朝廷主战派的严词劝谏下，不敢轻率做出放弃都城外出逃亡的决定。为避免放赵佶出去另立朝廷的危险，他自然对赵佶的出逃持消极态度。赵佶明白赵桓的这种心理，不想因此而扩大与儿子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也就犹豫着没有及时提出逃跑的打算。

还有一个原因，乃是赵佶看到上次金军虽然来势凶猛，不可一世，但到底没能攻进京城。他以为这一次仍然会是有惊无险，大不了再割点地赔点款，就可以息事宁人了。

战局的急速发展渐渐使赵佶明白过来，他是想错了。原来金人的胃口不仅仅在于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土，亦不仅仅在于掠取中原的万金之财，而是欲吞并整个的大宋王朝！怎么早没看出这帮生番胆敢蛇口吞象的狼子野心！

现在跑是跑不了的了，议和恐怕也难，剩下的唯一道路，只能是与金人浴血奋战，决一雌雄。

可是这仗靠谁来打呢？上一次的东京保卫战能够击退金兵，据说主要是倚仗于李纲的得力指挥，以及名将种师道的协同配合。如今李纲已被贬江南，种师道亦已在半月前病故，单靠目前在朝中主政的李邦彦、张邦昌等夸夸其谈之辈，是那久经沙场的宗翰宗望的对手吗？难道我大宋煌煌百年基业，当真要在这靖康年间毁于一旦了吗？若果真到了城破国亡的那一天，我这个太上皇和我那个在龙椅上尚未坐满一年的皇儿赵桓，该是何等下场呢？

赵佶想到这里，遍体发冷，浑身无力，扶着身边的条案坐了下来。看到案子上摆放着的杯盘碗筷，他才想起自己还没进晚膳。方才在与皇上及宫妃共进晚膳时，他毫无食欲，一箸未动。是细心的老太监张迪命御膳房又重备了一份，专门给赵佶送到寝宫里来的。

这份晚膳里有一道风味小菜，唤作豆油藕卷，是宋廷御膳的保留菜目，也是赵佶比较喜欢吃的一道素馔。相传这道菜起源于太祖皇帝早年的一次遭遇。

宋太祖赵匡胤自幼家贫，年轻时曾浪迹湘楚以贩货为业。有一年冬天，赵匡胤推车贩藕，行至湖北孝感西湖村，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眼看时近日暮，大雪飘飞，行进不得，遂投宿于道旁的一个小酒家中。那时候年岁饥馑，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小酒家生意萧条，赵匡胤入店时，厨中的饭菜俱空，除剩两张豆油皮及葱姜佐物外再无存货。小酒家的厨师见赵匡胤饥肠辘辘，无以为食，灵机一动，取其货车上的莲藕作为原料，去皮切丝，略用盐渍，抖上葱姜蒜丝和少许面粉，用净布裹卷成一字长条，再以抹过面浆的豆油皮包牢，以锯刀法切成形似车轮的筒片，尔后下锅油炸，遂制成了一道独出心裁的豆油藕卷菜肴。

赵匡胤佐酒品着这道临时凑合出来的素菜，大加赞赏，口占一诗云："豆油藕卷肴，兼备美酒好。落肚通体泰，今朝愁顿消。"

及至赵匡胤开国登基后，想起这段往事，感慨系之，乃命人去孝感寻得那家小酒店，赐其以西湖酒馆匾额。现今孝感城西口尚有宋太祖沽酒处石碑，即那西湖酒馆的遗址，是为孝感八景之一也。那道豆油藕卷，亦被列入宫廷御肴保留下来。自然，经过御厨的研制改进，其用料和加工是更趋精美的了。

赵佶看着这豆油藕卷，联想起这段传说，想到太祖皇帝当年由一介布衣起家，驰骋天下，横扫六合，创建下恢宏伟业，传承至今，竟沦落到这步田地，一股巨大的伤感涌满胸口，禁不住喉头哽咽，潸然泪下。

有人踮着猫步轻手轻脚地走进来。赵佶不用看，就知道是老太监张迪。他闭着眼睛挥手道，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你叫人把这些东西

都收了吧。张迪应了一声是，却又上前一步，轻声奏道，禀奏上皇，明妃娘娘看你来了。

赵佶一听，猛地睁开眼睛，讶然问道，你是说明妃来了吗？她在哪里？张迪道，就在门外。赵佶道，快快请她进来。

张迪应诺而去。须臾，一身农妇打扮的师师带着吃力地携着一个大粗布包袱的蕙儿走了进来。

师师带蕙儿夜赴龙德宫，是为了向朝廷捐献资财。

当时汴京城里的巨富，除了朝廷中那些高爵厚禄的贪官墨吏和产业宏大的豪商巨贾，就数得着几个当红的名妓了。师师虽已入观数年，因有赵佶的眷顾，其积蓄仍在诸名妓之上。

上一次金人强攻汴京不下，就以向宋廷勒索重金作为退兵的条件之一。他们索要的数目极大，马驴牛骡之属均各以万计，而金银绢采则各以千万计。北宋的国库由于赵佶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蔡京等权奸又大肆损公肥私、侵吞国产，多年下来早已亏空得厉害，哪里有那么多的资财去支付金邦，于是就只能从朝野上下的各个角落里进行搜刮，以拼凑犒酬金人之数。

搜刮酬送金人资财的诏令下达后，蔡京、童贯等人及其亲属之宅再度被抄检，所得金银悉纳元丰库内，京师红妓赵元奴、王仲端等的家产亦被籍没充公。所有民间百姓，凡贮有金银者限期交出，逾期不交，一经告发，立斩无赦。经过这一番强征，共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距金人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而汴京民间的藏蓄已为之一空。

当时李师师亦是重要征缴对象。京城捉杀使孙荣曾亲自带人去慈云观，面见师师索要征资。师师听说是要拿金银去谄贡金人，愤然拒纳。孙荣碍着师师尚且保留着上皇明妃的名分，网开一面没对其强行

抄检，只向她象征性地收缴了几百两银子了事。

这次师师主动前来捐资，是因为她料到，经过金人的那一次勒索，宋廷的财政肯定已极度匮乏，再搜刮也刮不出多少油水来了。而欲守城抗金，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是绝对不行的。这笔资财在这时捐于抗战，起码可稍解燃眉之急。于是她除留下一部分今后生活所需的银子，将平生积蓄打进包裹，就与蕙儿扮成串亲的民妇，在天黑后雇了一辆驴车，悄悄地送了过来。因其持有赵佶所赐的金牌，进入龙德宫并不费事。

师师在这个时候从慈云观颠簸至龙德宫来会赵佶，给了赵佶那颗空虚颓唐的心灵以极大的安慰。他忙起身上前，让师师蕙儿免礼，携师师一同在椅子上坐定，连蕙儿也破例赐了坐。

赵佶于烛光下端详着师师，喟然叹曰，自卿入观，不觉已四年矣。卿还是第一次到宫苑里来看我吧？师师道，皇宫禁苑，岂是闲人可随意出入之地。但上皇对师师的恩德，师师未尝稍忘。我观上皇形容有些憔悴，还望上皇多多保重龙体。

赵佶又叹了一声道，金贼无信，背盟弃约，去而复来，势如豺虎。如今金人再度兵临城下，我这大宋京师已被围困成了一座孤城，社稷存亡仅系于一线之间矣。焦虑所致，昼夜难安，焉得不令人折损憔悴也！

师师道，金贼大兵压境，合围于我京城之下，局势的确严重。但我大宋各路人马有百万之众，料想勤王之师不日便会陆续驰达。届时军民协力，众志成城，与强虏决战于汴京城下，未见得便会输给那师远兵疲的金贼。上皇幸勿过于担忧。

赵佶苦笑着摇头道，休提那各路人马了，他们遇上金军是一触即溃，更有甚者，简直就是望风而逃。如今我朝禁军里能征善战的将领，如种师道、种师中、姚古、姚平仲者，病逝的病逝，战死的战

死，离职的离职，俱已丧失殆尽。所余营营碌碌之辈，尚且自己保命不迭，哪有与金贼对垒的胆气？就算是他们有心率部勤王，也绝对不是金贼的对手。指望他们来解京师之围，恐无异于水中捞月、画饼充饥耳。

说到这里，赵佶停了停，痛心疾首地拍案道，惜乎哉惜乎哉，若我朝现有宋江那一支梁山泊劲旅，岂能让金贼猖獗至此耶！

师师听赵佶骤然提起梁山泊好汉，心里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想当年，她苦口婆心地劝谏赵佶明辨善恶、善待忠良，赵佶就是听不进去，一任蔡京、童贯等奸佞结党营私，剪除异己。国破思良将，临危盼英才，现在赵佶回过味来了，懊悔当初了，然而一切都晚了，一切都不能挽回了！

赵佶方才说的，句句都是明白话。可是为什么非得到了这个地步这种时候，他才能明白过来呢？古往今来，有多少当权者都是这样，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行至山穷水尽处，方知江心堵漏难。

师师满腹哀痛地看着赵佶摇首顿足痛悔莫及的样子，张了张口，把涌到唇边的抱怨咽了下去。现在再说那种话也没用了，关键是要让他振作起来，发挥出太上皇应当发挥的作用。

于是师师抿了一下嘴唇，委婉地劝道，上皇莫再多想那些往事，去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往日的教训今日能够汲取，便为幸事也。当务之急，乃是如何设法坚决固守住我们的汴京。即便是如上皇所说，禁军中多有畏敌庸将，但可用之材还不是一无所有。上一次李纲大人指挥军民击退金贼的事，上皇应当是知道的。师师尝闻南道总管张叔夜亦是足智多谋的良将。上皇可以速命他们起兵回京驰援，并委他们以统军重职，对守城部队妥加调整，统一指挥，如此我京师军力必可堪与金贼一战。关键是上皇必须振奋起勇气，表示出誓歼金贼于汴京

城下的决心和信心，方可令民心士气倍增，而守城退敌有望也。

赵佶暗想道，师师的这番殷切期望倒是不错，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这个太上皇现在是一点权力也无了。在金军卷土重来之前，我曾有过亲往西京募兵之意，却被皇帝赵桓驳回，盖因忌我拥兵与其分庭抗礼也。现今的皇上对我这太上皇如此猜忌，我何能再参议朝政调兵遣将，更遑论成为领导抗战的表率！

在师师面前赵佶不便将这种父子龃龉、互为防范的情形表露出来，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道，固然我汴京的军力尚堪与金贼一战，然军饷却是个大问题。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其奈我大宋国库已被金人勒索一空，京师之内的民资亦已被掠去十之八九，饷银无从筹措。饷银拖欠日久，军士的斗志必然涣散。此实为一大难题也。

师师点头道，上皇所言极是，师师今夜正是为此而来。遂回头吩咐蕙儿道，把东西拿过来吧。蕙儿便走上前来，将怀抱着的包袱置于案上，解开了包袱的扣结。

赵佶顿觉面前一片璀璨，满目生辉。

原来这包裹中堆积的，皆是各色珠宝、翡翠、玛瑙、钻石，其中每一颗皆是罕世奇珍、价值连城。在这些珍宝当中，亦不乏赵佶历次所赐之物。

师师向赵佶郑重言道，国难当头，无论王公庶民，皆有为国效力，挽救危亡之责。师师是一介女流，手无缚鸡之力，不能以上阵杀敌的方式去报效国家，因之特将平生积蓄捐与朝廷，资助军需，算是为抗金保国略尽一份绵薄之力，请上皇查验收讫。

赵佶睹其状，闻其言，讶然之下大为感动，之后又不禁暗暗汗颜。虽然汴京城里的臣脂民膏已几被压榨告罄，但这皇宫里面的私财，尤其是他这太上皇龙德宫中之所藏，却还是基本未损。他赵佶何

曾想到过，为了抗敌救国，从自己身上拔下过一根汗毛？

瞠目一瞬，赵佶似恐被师师瞧出其心中的尴尬，干咳了两声道，哎呀，卿之一片爱国热忱，诚为可嘉也。不过我看卿有这番心意足矣，倒不必将积蓄倾囊捐出。

师师道，现在不是空表心意的时候，师师要做的，就是出一把实在力量。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倘我京城不保，这些财宝早晚也会被金贼掠去，倒不如趁早将其用在抗敌保国的刀刃上。

赵佶问，如此一来，你却如何维持生计？师师道，日常生活之用，师师已经留出，维持粗茶淡饭足矣，上皇不必担心。

赵佶见师师意思坚决，考虑了一下，慨然言道，似卿这般深明大义者，满朝文武难得几人也。既然卿执意捐献，我就代表朝廷收下，命人清点登记，纳入国库，算是权且借用吧。倘日后杀退金贼，朝纲重振，朝廷必当加息偿还也。

师师微笑道，果有那么一天，当为普天同庆之日。

赵佶道，但愿吧，就看天意若何了。

师师便向赵佶辞道，时辰不早了，师师逗留过久，多有不便，就此回观去了。请上皇早些歇息，保重龙体。

赵佶极想留师师在宫里一宿，却明白现在这样做根本不合时宜，乃恋恋不舍地道，好吧，待日后有暇，再做长叙。就唤来张迪，吩咐他差人送送师师和蕙儿。张迪领命，即去安排车马。

师师和蕙儿辞别赵佶，正要出殿，赵佶望着她们的背影，忽然生出一个念头，忙将她二人唤住。

原来近日赵佶听得一些传闻，道是金人久闻李师师国色天香之绝

艳盛名，将师师视为中原第一美人，乃至金太宗吴乞买意欲一睹其芳容为快。若此番金军破了城，定会将师师掳赴北国献给他们的完颜皇帝。方才言语匆忙，忘了提及此事。这时赵佶望着师师秀柔婷美的身姿，这些传闻忽地袭上了心头。

赵佶认为，对这些传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由得使他对师师的安危陡添了一层担忧。虽然目前赵佶对于守住汴京尚存侥幸心理，但战事结果究竟如何，在他内心深处是没有一点底的。这一刻间，他突然为师师的处境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忧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使师师免遭金人的荼毒，最好是让她赶紧离开汴京隐藏起来。于是赵佶急忙将师师蕙儿唤回，说明了这层意思。并且说如果师师要走，他可以向赵桓要求派一支精兵护送她们出城。

师师对赵佶的这份特殊关爱深为感激。但她静静地想了想，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自上次汴京濒危以来，慈云观里的女冠已陆续迁走了不少。也有人曾经劝说李师师及早离开这座树大招风的汴京城，迁往苏杭一带居住。师师却一直未动。这一是缘于师师乃是生于汴京，长于汴京，对汴京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怀有很深的眷恋，不到万不得已，她不愿漂流他乡为异客；二来是她固执地认为，无论局势如何发展，出走的意义都不大。宋军胜了，自然无须出走。倘宋军守不住汴京，大宋朝城陷国亡，那么无论飘零到何方，不同样还是亡国奴吗？

此外，还有一个令她不情愿离开汴京的原因，就是她留在这里，可以使燕青容易找得到她。

虽然这些年来水阔鱼沉，音信杳然，但李师师相信燕青是不会忘记了她的。说不定在哪一天的哪个时辰，燕青便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的面前。燕青是师师心目中的一道彩虹，她不奢望能与其朝夕厮守，但是企盼能与其有不时之会。燕青四海为家，行踪不定，她无从

去主动寻觅，只能等待着他的倏忽而现。而她如果离开汴京隐居他乡，人面不知何处去，唯余桃花笑春风，很可能此生此世便再无与燕青重逢之日了。

凡此种种，便使师师无论在情势多么紧张、人心多么惶恐的时候，也未做过离京出逃的打算。

然而现在师师竟成了金人意图掠获的一个目标明确的猎物，情况便大有不同了。要躲避金人指名道姓的搜捕，自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可目下还能走得脱吗？金军已然结网于城外，只她与蕙儿两个年轻女子出行，远不如留在城里安全。派一支精锐部队护送，赵佶的这份心意是真诚的，但很难行得通。赵佶已经不是皇帝了，他已经没有调动一兵一卒的权力，他欲做这件事，必须通过现任皇帝赵桓。而她李师师，在赵桓的眼里能算老几呢？赵桓连自己的皇后宠妃、龙儿凤女都没送出去，凭什么要从那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京城守军中抽出一支精兵来，护送她李师师出城呢？

退一步说，就算赵桓能批准这么做，一支小部队在没有外援接应的情况下，果真能够安全突围吗？金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在这种时候城里遣兵突围，目的无非两个，一个是去传送皇帝的诏令调集人马来勤王，一个就是护送某个重要人物离开京城。因此金军必会调动重兵堵截。任你北宋这支小部队有多么精悍，在无险可据的平川骑兵野战上，也绝不是游牧强蛮的对手。那么这支部队突围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很小，倒是很有可能落得被金军全数围歼的下场。

再退一步说，就算是突围能够成功，朝廷在国势濒危之际，首先着力保护的居然是一个与太上皇有染的青楼歌伎，这消息传出去，在朝野会引起什么样的影响？对守城军民的斗志会造成多么巨大的挫伤呢？

赵佶听师师将上述道理分析了一遍，也觉自己的建议很不现实，只好黯然叹息作罢。

赵佶叮嘱师师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务必做好应对最不幸的局面出现的准备。然后他亲自送师师蕙儿走出龙德宫，默默地看着她们登上张迪准备好的车辇，在隐约不绝的火炮声中驶入夜幕。

师师没做离开汴京的打算，并不等于她全然不考虑进退之策，只不过是局势还没将她逼迫到非动不可的地步罢了。今夜赵佶提供的信息令她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帝王发动战争，所欲获得的，无非一是江山，二是美人。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点名要得到她，这件事很可能不是捏造的。

金军此次的来势空前浩大，宋军失去了李纲那样的干才，能否再度固守住汴京确实堪忧。师师不愿往那最坏的结果处想，但面对现实，她不得不做出那样的准备。她不仅仅是一介歌女，还顶着一个太上皇妃子的称号，倘若落入金人之手，非但个人受辱，还关系到大宋朝廷的声誉。

李师师是绝对不能成为金军炫耀他们侵略战争胜利的一个战利品的，是到了该动一动的时候了。

在颠簸起伏的车厢里，师师与蕙儿做了商议。回到慈云观，她们就开始悄悄地收拾细软物件。两日后，师师和蕙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慈云观，隐身何处无人知晓。

四十七

燕青、楚红在率部开赴汴京的征途上行进得很不顺利。

这段路程本来不长，却曲折迂回耽搁了许多日子。原因是在行进的途中他们不断地与入寇的金军发生了遭遇，仿佛在黄河南北、汴京前后处处都有金军，这是上一次燕青驰兵汴京时所没遇到过的情形。仅从这一点上，燕青就感到了此次形势之险恶绝非上次可比。

既与金军遭遇，就不免要进行战斗。在若干次大大小小的遭遇战中，燕青、楚红的义军均大量杀伤了金军有生力量，但义军方面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义军受损最大的一次战斗，是为了给一支被金军咬住了的朝廷禁军施以援手。

那支朝廷禁军从人数上讲并不亚于与其对阵的金军，却被骄横的金邦骑兵大队冲杀得溃不成军。燕青、楚红遭遇上这场战斗，立即带全军突入敌阵参战。这时如果朝廷禁军全力配合反击，必能大获全胜。岂知那支禁军的都统看到金军被人牵制，而自己有机可乘，竟乘机率部撤出了战斗仓皇而逃，扔下解救他们转危为安的义军不管了。

燕青、楚红见此情形肺都气炸了，连忙指挥弟兄们边动边撤，好不容易才杀出敌阵摆脱了追兵，弟兄们已折损了一千多人。

这次战斗大大地挫伤了义军战士的抗敌热情，再加上看到大片国土已经沦于敌手，许多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不想再做无谓的牺牲，就不断有大股小股的人马同部队不辞而别。燕青、楚红对此也束

手无策。

经过各种原因、各种情况的减员，这支义军一路打到汴京近郊时，依然跟随在燕青、楚红身边的弟兄，竟然只剩下百十来人了。区区百人的绿林武装，甚至连向金营发起一次有效偷袭的战斗力都达不到。很显然，他们在这时以这种状态赶到汴京，在军事上不具备任何意义。

但是既然历尽艰辛、义无反顾地跋涉到了这汴京城下，岂能毫无作为、无功而退？若是那样的话，这一路上的含辛茹苦、流血牺牲又所为何来？

此时已进入靖康二年正月，正是天寒地冻最甚之时。燕青将队伍宿在一片被金军焚毁村庄的废墟里，让大家找些柴火烧火取暖、造饭休息，一面就派出探子去打探情报。俟搞清有关情况后，他才能对下一步如何行动做出定夺。好在汴京四周这时是狼烟遍野，燕青他们在这里弄出的袅袅炊烟没有引起金兵的注意。

派出去的几路探子很快便相继返回，带回来的情报，是燕青虽有预料，但仍然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原来早在靖康元年十一月底至闰十一月初，宗望、宗翰两路大军的主力即已抵达汴京城下，分别屯兵刘家寺和青城寨，形成了对汴京的合围。宋朝的各路勤王兵马除张叔夜及时从邓州赶到了汴京，余者皆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到达。身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赵构只在相州做了个欲南下勤王的样子，即转而避敌于大名府。倒是有几支与燕青他们相似的绿林武装，曾先后拉到汴京外围袭击过金营。可惜终因其兵力太少，无法形成与金军抗衡的作战规模，绿林武装们也只能起到一定的扰敌作用，于扭转战局态势无补。

汴京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奋战月余，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底一个朔风凛冽、大雪飘飞的日子里，被金军凶猛地攻破了

城池。

宋军失守的直接缘故，说起来甚是荒唐。

当金军围困汴京之初，有个唤作郭京的龙卫兵副都头，吹嘘其怀奇人亲授之异术，能隐形遁身，撒豆成兵，会使用六甲之法作战，只须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全数扫荡来犯之金兵。钦宗赵桓得闻，居然信之，晋其为武略大夫兖州刺史，并授权其招募所谓的六甲兵。金军持续攻城时，朝廷屡催郭京带六甲兵登城破敌，郭京均推托尚未到其时。

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冒雪攻城，势如猛虎。战局已经万分危急。太宰何栗与同知枢密院事孙傅连下数道急令，命郭京率六甲兵出战。正在府邸里拥红偎翠、饮酒听歌的郭京实在搪塞不过了，只得披发仗剑，带着他那七千七百七十七名身穿怪异战袍、满脸涂了油彩的六甲神兵登上了城墙。郭京指指点点，念念有词，对金兵做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姿势。进攻在前面的金兵以为遇上了什么鬼怪，起初的一瞬真有点恐惧畏缩。然而在督战官的威逼下舍命向前一冲，便知道了这些怪物其实不过是些只会唬人的草包。

砍杀这些五颜六色的怪物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于是金兵们顿时精神大振，争先恐后地攀上了城墙，去斩杀那什么六甲神兵。顷刻之间，那七千多六甲兵就死伤过半，溃不成军，再找郭京时，早不知他逃到哪里去了。北宋君臣这才明白郭京乃是一个大骗子，慌忙调兵上城增援，却已根本来不及了。

金兵似潮水般从被攻破的城墙缺口处狂涌而入，迅速向纵深及两翼推进。各道城门连续失守。金军的铁鹞子，也就是装备有铁甲的骑兵趁势突入城池。金军的黑色旗帜高高地插上了汴京的城楼。惨烈的拉锯战持续到当日黄昏，宋军终于彻底丧失抵抗能力，整个汴京被金军牢牢地控制在了手心里。

杀红了眼的金军将士便欲就势屠城。幸得其统帅宗翰、宗望还比较有头脑。他们得知，当城陷之后，汴京城里至少有三十万民众已自发地组织起来，准备与金兵进行巷战。这数十万困兽的力量不可小觑。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们没有放手纵兵泄愤，从而避免了一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饶是如此，民宅巷陌里遭到的烧杀抢掠、洗劫奸淫之状，已经是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睹。

汴京既陷，宗翰、宗望即派人向钦宗赵桓索要降表，且勒令其亲赴金营乞降，赵桓谨诺遵从。其后金人又再度威逼赵桓赴青城议事，就此便将其扣在了营中，由金太宗降诏废为庶人。自建隆元年（960）太祖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始，历经九帝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王朝，便这样沦亡于金邦。往昔的宏图霸业、昌盛繁华，犹如烟云过眼、黄粱一梦。国破山河在，几度夕阳红，宁不令人慨叹乎！

南宋文士赵子昂有诗专发此叹曰：

> 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晚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阳路，惟有悲风吹晚松。

攻陷了汴京的金军欣喜若狂，在营地上架起篝火，杀牛宰羊，畅饮通宵，并逼迫着从汴京掠来的女子们只穿极薄的衣衫，为他们起舞助兴。金军的军官们看到其中有姿色姣好的女子，便随意拉去奸淫泄欲，稍有不从者即当场斩首。这是战争胜利赋予他们的权力。然而日月轮流转，人世间不可能有永恒的胜利者。时隔一百单八年后的绍兴四年（1134），同样是在这汴京城下，曾经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大金子民，受到了蒙古人同样残暴的蹂躏。这当然是宗翰宗望乃至完颜吴乞买当时不可能预见到的事情。

燕青派出探子打探情况时，钦宗赵桓已被掳往金营，只是金太宗

废黜其皇位的诏书尚在送达金营途中。但京城失陷，皇帝被俘，这就等于大宋已经亡国。

几路探子带回来的消息都差不多，这一点看来是确凿无疑的了。

龚定国说得不错，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如今皇帝已沦为金人的阶下囚，何人还有回天之力？燕青、楚红得知这个情况，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们的心情非常沉重，也非常茫然，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完全没了主张。

燕青夜不能寐，踱步于荒坡寒野间，仰望天边冷月，不禁思念起主公卢俊义。如果卢俊义健在，他会做何主张呢？

燕青由卢俊义想到令他恨之入骨的奸贼童贯，由童贯想到梁山泊的接受招安，又从接受招安想到赵佶。他的脑子里突然如电光划过似的一亮。

皇帝被俘了，赵佶不是还在皇宫里吗？

赵佶这个太上皇其实并不衰老，若是能将赵佶救出京城，使其在外地登基复位，有何不可？现在虽然京城陷落，但中原兵马尚存数十万，只不过是因群龙无首而难以凝聚。若赵佶能重新登基号令天下，我中原大地不愿做奴隶的民众必会拥之于八方，如此宋廷则大可重振旗鼓，与金贼再决雌雄也！

燕青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鼓舞得激动起来，忙折回身去废墟的房间里，唤醒了楚红与她商议。

楚红性喜冒险，素有敢为天下先的胆气，听了燕青的想法，也兴奋起来，觉得这是一步非常值得一试的好棋。当下楚红与燕青认真研究了行动的方案和步骤，便开始去按计划实施。

他们的计划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设法混进汴京潜入皇宫，秘密接

出赵佶。但是这个行动的危险性极大。这件事的底细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执行这个任务也不能动用人员过多。燕青本想由自己带几名精干的亲兵去执行这个任务，但楚红执意要与燕青同去，燕青只得依了她，另外指定了一名副头领带着其余的弟兄在驻地隐蔽待命。

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混进汴京。

当时汴京的所有城门都已被金军接管，进出城门者皆须接受金兵的检查盘问，甚至搜身。看上去戒备煞是森严。然而操作那等龙宫取宝虎口拔牙的勾当，乃是燕青这样的绿林人物的强项。次日燕青亲自带人侦察，很快便窥出了其中的破绽。

原来把守各城门的金兵并不是一支统一的部队，而是哪一支部队打下来的城门，就暂时由哪一支部队来警戒。参加攻城的金军部队番号众多，相互间的人员并不熟悉。各部往来办理事务的金兵，凭借着由统帅部配发的腰牌，便可以随意出入各个城门。结队而行的金兵，只须为首者出示一枚腰牌，即可全队放行。

燕青当日就在一条小道上截杀了一名从城里驰往刘家寺的金军信使，缴获到了通行腰牌。同时楚红亦带人干掉了几个借军营轮假之机外出打劫的金兵，缴获金军军服数套。就凭着这枚腰牌和这几套金军军服，燕青、楚红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便于当夜戌时左右堂而皇之地混进了城门。燕青特地让一个略通金语的亲兵走在前面，以备应付金兵的盘诘，结果也没用上。

这一夜是靖康二年二月五日之夜，距宋钦宗赵桓接到金太宗下达的废位诏书和宋徽宗接到由宗翰下达的举族出宫的命令，均不过二十四小时了。也就是说，这已经是营救赵佶的最后机会。

行动的第二步是潜入皇宫。

皇宫诸门亦已全部被金军接管，担任守门任务的是奉命进驻汴京

的金军大将萧庆所部。这里的守卫状况，就比城门要严密得多，一般的通行腰牌在这里不顶用，除萧庆本人外，其他进出皇宫者一律须交验宗翰、宗望联署的手令。金人的这个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宋朝皇室成员被劫走或潜逃，而在客观上倒是起到了使皇宫免遭乱兵荼毒的作用。

燕青在这里欲使用蒙混过关的方法进入皇宫是没有可能的。即使他们进去了，也无法带出赵佶。这一点燕青、楚红早就料到了。但他们另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利用由皇宫通往镇安坊的那条暗道。他们估计，对汴京皇宫地形和布局不熟悉的金兵是不会注意到那条暗道的。营救赵佶的计划具有可行性，主要就是基于存在着这么一条暗道。当年为了微服狎妓修建的暗道，现在竟成了可使之摆脱金人魔掌的唯一生命线，真是令人始料不及。

镇安坊的后院自师师搬走后一直空着。此时前院也是一片死寂，生意早就停了。李姥姥和粉头丫鬟杂役俱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轻易不敢外出，入了夜更是不敢擅出房门一步，这就给燕青他们的行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燕青带着楚红等人翻墙入院，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暗道口。

潜入皇宫的事情必须由燕青亲自去做，只有他与赵佶相识。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燕青决定只带一个亲兵进去，命余者随楚红守候在暗道口准备接应。

顺暗道一路疾行来到皇宫内口，这个地方早已无人值守。燕青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潜入了皇宫。

龙德宫在哪个位置，燕青却不清楚。他想既然是赵佶颐养天年之所，总应是在群殿后面的幽静所在吧，就带着亲兵径直向皇宫深处闯去。行了一段路程，刚拐过一道宫墙，迎面碰上一个提着灯笼匆匆行走的太监。燕青避之不及，随机应变地索性大步走上去喝令他站住，

声称我等乃是奉了大金元帅的命令来与你朝太上皇送信的，那个所谓的什么龙德宫如何行走？

那太监一见面前突然冒出来两个金兵，吓得胆战心惊，灵魂出窍，也没觑出燕青言语行动中的破绽，慌忙战战兢兢地指点道，龙德宫在大内以北，距离此处尚远，不过从宫里穿行过去，自有捷径可通。燕青得了指点，即与亲兵疾步如飞地向前赶去，抛下那个太监兀自怔怔地立在那里，猜疑这两个恶煞究竟给我家太上皇带来了什么凶信。

沿着太监指示的路径和坐标，燕青一路向北疾行，比较顺利地寻得了龙德宫门。燕青留亲兵在外隐蔽警戒，自己就悄悄地向殿房里边摸去。到此为止，燕青的行动步骤皆按预定计划完成。

但是下面的事情进行得就不这么顺当了。

此时亥时已过，六神无主的赵佶尚未就寝，他正痴坐在那里猜度儿子赵桓还能不能再被放回汴京，猜度金人将如何发落他们这一对亡国之君。太上皇和皇帝当然是做不成了，但求能保住这条命吧。只要是对金人提出的条件百依百顺，不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这一点最卑微的愿望，大概还是可以实现的吧？

方才张迪给赵佶送来了一碗燕窝粥，赵佶只顾呆思默想，还没有动手去吃。这时又有脚步声轻轻来至近前，赵佶垂着眼皮，昏昏沉沉地挥挥手道，朕现在不需要什么，你自去歇了吧。

说话间，赵佶不经意地抬眼一瞥，发现站在面前的居然是一个金兵，他被唬得全身一抖，不由得扶着案角躬身立起，颤声问道，你，你们大帅有何吩咐？

燕青示意他噤声，走上一步低声道，太上皇勿惊，仔细看看我是哪一个？

赵佶定睛看去，又是一惊，愕然地低叫道，怎么，是你？

燕青稳稳地点头，不错，是我，燕青燕小乙。

赵佶不胜惊疑地问，四面都是金兵，你是如何进来的？

燕青道，承蒙你修的那条暗道帮的忙。

赵佶恍然地哦了一声，慢慢坐下去，疑惧地盯着燕青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燕青反问，你说呢，太上皇？

赵佶凝眸思忖一瞬，似有所悟地道，你是来为你那梁山泊弟兄报仇的吧？那件事的罪魁祸首实乃童贯，事后我亦深悔。后来你行刺童贯未果，我还特地下了一道免罪诏书，让李师师转交与你。燕青冷笑道，这么说我还得多谢太上皇恩典了？但是我并没见过什么免罪诏书。

赵佶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慌，他有气无力地道，信不信由你了，不过冤有头债有主，那笔账是委实不应当算到我头上的。燕青道，那笔账该如何算，以后再说。我今夜到此，却不是来与你清算那笔旧账的。赵佶惶然地问道，那你、你是想做什么？燕青道，我要将你这太上皇转移出皇宫，转移出京城。

赵佶大出意外地一怔，你说什么？你要转移我出宫？

燕青道，不错，如今皇上已然被俘，唯有将你这太上皇转移出去，重登大宝，号令天下，方可重整旗鼓，还我河山。现在国家的兴亡皆系于你太上皇一身了。情况紧急，一发千钧，就请太上皇火速随我从暗道出宫，我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赵佶这时才明白了燕青的来意。伴随着戒备心理的消除，他的全身不禁一热，霎时间确是涌起了一股马上随燕青出宫的冲动。然而转念一想，这股热望又像被浇了一盆冷水似的，迅速冷却了下去。

燕青见他沉默不语，急切地催促道，太上皇还犹豫什么，事不宜迟，让金人察觉就来不及了。

赵佶迟钝地摇摇头道，小乙壮士，你之一片热忱我深领矣。但此事是万万行不得的。燕青道，怎么行不得，我们趁夜由暗道出宫，金人岂能料得到。

赵佶苦笑道，小乙壮士只思其一，未思其二也。我现在随你走，金人自然不知，可是却蒙混不了多久。金邦大将萧庆就驻扎在皇宫前面的尚书省，无论昼夜，每隔两个时辰，他就要来此巡察一遍。下一次他来巡察的时辰是子时，说话便快到了。我不似你那般身手矫健，亦无那闪转腾挪、飞檐走壁功夫，这么短的时间里我能跑多远？怕是连这宫苑都跑不出去的。

燕青道，这不妨事，我和我的弟兄可以背着你走，行走速度没有问题。只要是能跑出这宫墙，我们就有办法。

赵佶大摇其头道，不可不可，过一会儿萧庆来巡察，若是找不见我，必会立即全城戒严，进行搜捕，那时我们就算是能跑出皇宫，也是出不了汴京城的。自然，你们或许有办法将我隐藏于民间。然金人寻我不到岂肯干休，定要穷凶极恶，大开杀戒。到那时节，不但我被扣留在金营的皇儿赵桓，以及这皇宫里的皇室眷属统统性命难保，汴京的百姓亦将大受株连，人头落地焉知几许也！为我一人脱身而累及千万性命，于心何忍乎，请小乙壮士再三思之。

其实赵佶内心里真正盘算的是，如果他老老实实地待在皇宫里听候金人的发落，或许尚可保全性命；而若是跟着燕青潜逃，一旦被金人捉住，就必是死路一条了。眼下首先是保命要紧，什么光复社稷、重振大宋，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拿性命去做赌注，根本是划不来的。这种心思当然不能明说，于是他就曲折委婉地换了个冠冕堂皇的说法。

不过，赵佶的这个说法虽然虚伪，从客观上听来，却是非常中肯、非常有道理。燕青、楚红当初只是殚精竭虑地设计了营救赵佶的方案，对赵佶出逃的后果却没多想。这时燕青听了赵佶不能脱身的理由，亦觉问题棘手，一时之间无有对策。踌躇片刻，他用商量的口吻问赵佶，那么依太上皇看来，除了困守皇宫，就别无选择了吗？

赵佶颓唐地道，我已是笼中之鸟，恐是难有作为了。小乙壮士若真是有心抗金复国，唯有一途可行。燕青道，愿闻赐教。赵佶道，我之九儿康王赵构，已被诏封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可以以朝廷的名义统领天下兵马，目下其大约屯兵于相州一带。若说我大宋尚有一线却敌复国之望，只能寄托在他身上了。你可速去投奔康王麾下，当有为国效力之机。若康王可形成与金人对峙之势，则我与皇儿赵桓的性命，或许有望保全之。

燕青听了，一时无言。难道费尽周折冒着天大的风险潜入皇宫，就这样落个无功而返吗？他实在是很不甘心。

赵佶唯恐燕青耽搁时久被人察觉，乃催促道，番将萧庆说到便到，小乙壮士还是速去为宜。

燕青无奈地看看赵佶，暗忖也只能这样了。他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上皇既有万般为难处，小乙不便勉强，请上皇善自珍重吧。

赵佶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唤住燕青道，壮士稍等，我还有一事相托。我的明妃，也就是小乙壮士的表姐李师师，现仍滞留在汴京城里。金人欲将其掳去献与金太宗吴乞买，我闻宗翰已传令我朝逆臣张邦昌在城中访查。不知小乙壮士能否设法找到她，将她救出围城，令其免遭金人掠辱践踏也？

燕青见赵佶此时尚如此惦着师师，心想这厮还算是有点良心人情，乃点头道，上皇放心，此事包在小乙身上。

眼看子时将到，赵佶忙敦促燕青赶快离宫。燕青亦恐与萧庆遭遇难以脱身，遂急速出殿，带着亲兵由原路折回，经暗道潜出了皇宫。

楚红听燕青说赵佶坚决不肯出宫潜逃，失望而鄙夷地道，呸，说什么不忍累及百姓，根本就是他没那个胆子逃跑，宁肯引颈待戮也不敢做殊死一搏。燕青道，我也看透了，像他这样一个草包，就算是救得出来，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他不想走也罢了。

冒着天大的风险深入虎穴忙活了大半夜，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果，众人都很懊丧。唯燕青没遇上什么麻烦，得以全身而退，算是万幸。燕青与楚红简短地商量了一下，决定赶紧趁夜出城，会合在城外等候的弟兄，再共同计议是否去投康王。

燕青本想独自留在城里寻找一下李师师，料想楚红不会同意，便暂未提起这个念头，打算先出城安排好部队的去向再说。

天近五更，乃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正便于他们隐蔽行动。燕青、楚红抓紧时机，带领小分队的弟兄们翻出了镇安坊的后墙。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

原来事有凑巧，正当燕青他们一个接一个连续跃出镇安坊后院时，恰有一队金军的巡夜骑兵从巷口走过。金兵看到有人从院墙里跳出，立即一面高声问话一面打马过来查看。燕青知道一旦被他们纠缠上就麻烦了，便让那个会讲点金语的亲兵与金军骑兵支吾着，同时命令弟兄们准备出手。

一俟金军骑兵靠近，燕青等人便一齐从黑暗中蹿出，猛扑了上去。金军士兵措手不及，纷纷中刀栽倒，被燕青等夺了马匹。然而有一个金兵却极凶悍，他竟然在被楚红砍断一条大腿摔落尘埃的情况下，用剩下的一条腿支撑着蹦起来，朝着正在认镫上马的楚红后心猛刺了一剑。

燕青急忙从旁斜劈一剑，削飞了那金兵的半个脑袋。燕青旋即转回身，问楚红伤到了哪里。楚红咬着牙跨上战马，回答说不碍事。

这时有尚未咽气的金兵扯开了嗓子大喊捉拿宋贼。燕青对弟兄们喝一声快走，便带着众人急速上马狂奔而去。

仗着燕青路熟，不多时就带队左穿右拐地奔到了一座城门近前。燕青一面策马向前奔突，一面高举通行腰牌，让会讲金语的亲兵大呼奉萧庆将军的命令有急事出城。城门守兵不知底里，生怕贻误了军机受到惩处，糊里糊涂地连忙洞开城门。燕青一行刚风驰电掣地冲出城门，后面闻风而动的金军巡逻队就扬鞭奋蹄追了上来。

好在因为事出突然，金军来不及调动更多的人马追捕。夜色又正朦胧，视线看不太远，经过一阵拼命的驰骋，金军的追击总算被摆脱开去。但是除了燕青因惦着楚红的伤势，一路上未敢稍懈地紧随着她的战马奔跑守护外，其余的弟兄们却均在长途的奔驰中逐渐失散。

临近拂晓时，燕青、楚红奔至一座山岗下。楚红由于失血过多，支持不住摔下马背。燕青忙勒缰下马，抱起楚红移到一处避风的崖坡后面，查看她的伤势。

这一看燕青才知道，楚红被刺的这一剑入体极深，几乎从后背洞穿前胸，其位置也相当致命。大片的鲜血被冻结在楚红胸背的衣衫上，而伤口中心还不断地有暗红色的血浆涌出。燕青见了这个状况，心里呼地一沉，哧哧地撕了衣袍，要为楚红裹伤。

楚红用微弱的声音对燕青道，小乙哥，不必为我包扎，我不行了。燕青道，你行，你要坚持住，我能设法弄到草药救你。楚红道，来不及了，我心里清楚，我的血就要流干了。我觉得身上很冷，你抱住我好吗？

燕青哀痛锥心，忙舒臂将楚红小心地扶起，搂在自己怀中。

楚红仰视着燕青，脸上浮起一丝惬意的笑容，说这就暖和多了，小乙哥你的身体真热。我方才真是太大意了，要是给那落马的金兵补上一剑就好了，真没想到他还能再跳起来。燕青痛悔地道，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我不该提出什么营救太上皇的鬼计划。楚红道，不，小乙哥，你的计划没有错。天欲亡宋，非我等之力可以挽回，但我们做了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是问心无愧的。

说到这里，她抬起眼帘，凝望着渐渐亮起来的天空，似乎在遐想着什么，断续地喃喃说道，我楚红这一生，只有二十多年，虽然不长，却也可算是轰轰烈烈一场了。今日归去，别无憾事，唯余一恨，就是没能与小乙哥白头相伴。定国是个好人，是条汉子，他对我很好，是我的恩人，我会永远感激他，怀念他的。可是若说我楚红心底里最喜爱的人，却只有小乙哥也。

燕青噙着泪把楚红搂紧，将脸颊贴在楚红的腮边道，你对我燕小乙的心意，我都明白，非常明白！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分开，我会像定国那样照顾你，呵护你，让你生活得幸福快乐。楚红闪动着泪花，冲燕青嫣然一笑道，可惜楚红没那个福分，只好有待来生了。不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躺在小乙哥的怀里，听小乙哥说这样一番话，楚红我已是觉得很满足、很幸福的了。

语毕，楚红带着永恒的微笑，慢慢地合上了眼皮。

曙色穿过枯枝参差的山梁洒落下来，像是给楚红那白如玉雕般的面庞上涂上了一层淡淡的胭脂。在这一刻，燕青仿佛生平第一次发现，楚红生得竟是那么美丽惊人。

四十八

强攻汴京的军事行动结束后，金邦入侵部队的主要任务由攻城转变为搜刮汴京城里的财富。汴京乃宋朝百年之都，天下之财十之八九悉聚于此，虽经金人屡次勒索，若欲竭泽而渔，其中的潜力仍是大可一挖。

这一次的搜刮相当广泛也相当彻底，除了官吏商贾的家资和百姓糊口的钱粮外，亦包括了历次勒索皆未触动过的皇家物品。凡天子及诸王的法驾、卤簿、仪仗、车辂、礼器、礼经、大乐、轩驾、乐舞、祭器、八宝、九鼎，乃至印板、文集、宫图、古卷等，无论巨细，俱在搜掠之列。掠物之外还要掠人，被掠的对象以皇宫里的年轻女子为主，亦包括了权贵家里的侍婢以及教坊伶人百工艺匠等。

这个洗劫汴京的工程十分浩大。但由于有钦宗赵桓在金人的威逼下下达的务必尽力满足金人需求的诏书，再加上屈膝事金的北宋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尹徐秉哲等汉奸的积极配合，完成起来也不算是特别困难。

比较困难的任务，是搜寻金人指名道姓要得到的汴京名妓李师师。因为李师师已在金人破城之前便从慈云观搬出，遁入民间不知去向了。

然而这李师师是金太宗完颜吴乞买钦点之人，不能轻易放过，无论其是死是活，总得有个交代。金帅宗翰亦欲亲见一下这位将大宋皇帝迷惑得晕头转向的绝色佳人到底是什么模样，于是他就亲自下令，

把寻访李师师的任务指派给了北宋太宰张邦昌。

这个张邦昌此前曾任中书侍郎，钦宗即位后升任少宰，在白时中、李邦彦等相继去职后又晋太宰，便成了北宋朝廷的首席执政大员。此人头脑比较灵活，善于看风使舵，也具有较强的办事才干和交际能力。宣和七年冬金军首次兵围汴京时，他曾作为计议使随同康王赵构被遣往金营充当人质，使得宗翰对他的人品秉性有了个初步的了解。此次破城后，钦宗被俘，宋廷瘫痪，是张邦昌带领着一干降臣降将出面支应维持，帮助金人在弹压反抗、稳定秩序、约束百官、执行军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省了宗翰、宗望不少的心，令他们比较满意。

宗翰虽然凶蛮，却是个重义之人。从人品上讲，他是崇敬敢于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誓不低头的李若水那样的忠烈之士，而瞧不上张邦昌这种圆滑无骨的降臣的，但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他所能利用的，却只有张邦昌之流。

其实从张邦昌的本心来讲，又何尝愿意做这个汉奸魁首。屈膝事金必遭万人唾骂，这一点他清楚得很。然而身为当朝太宰，当此强寇灭国之际，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或者大义凛然地抗争到底，或者委曲求全，苟且保命。舍生取义当然是可以万古流芳的，可是像李若水那样大骂几声金贼送了性命，究竟于事何补呢？何况连皇上、太上皇都没有与金人誓死抗争的勇气，臣子们凭什么就非得宁死不屈？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在矮檐下不可不低头，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权且俯首为奴，也是一种通权达变的策略，只要不真正为金人尽心尽力地办事就是了。张邦昌就是在这样的考虑和权衡下，选择了向金人降顺之途。

但是当他一旦沦为侵略者的一个奴才、一条走狗，那便由不得他不尽心尽力地为主子效劳了。

领受了寻找李师师的任务，张邦昌起初并不以为是件难事。行动起来以后，才知道此事是比较棘手的。

镇安坊、慈云观以及与李师师有过交往的人士的住处，凡张邦昌能想得到的地方，他都派人去查访过了，皆未见到李师师的踪影。而据他所闻，就在金人破城前夕，还有人在城里看到过李师师，这就是说看来李师师并没有逃出京城，肯定隐藏在城里的某个角落。可是京城如此广大，又是在混乱不堪之际，朝廷的行政管理系统已经名存实亡，他根本没有条件去进行挨门挨户的清查。那么怎么办呢？

对金人胡乱搪塞说，李师师早已趁乱逃往他乡了，金人能相信吗？万一李师师被别人搜出来了，自己该如何解释？再说，那李师师是金太宗点名索要的，若是由他张邦昌寻得了，他就是为大金皇帝立下了一个汗马功劳。如果将来这中原大地俱属金邦所有，这个立功的机会不可小觑，对他张邦昌今后的仕途前程绝对是大有影响的。

所以张邦昌下定了决心，只要是有一线希望、一丝线索，便决不放弃对李师师的搜寻。

为了打听李师师的下落，在赵佶被掳往金营之前，张邦昌甚至还厚着脸皮进入龙德宫去询问过赵佶，结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

千方百计地寻查了若干天，依然一无所获，看来这样盲目地寻查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另辟蹊径。张邦昌中夜不眠，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一个法子，就是设法逼着师师自己暴露行踪。

将某个人的父母妻儿等抓起来，以杀其亲属的头颅相胁，逼迫其人露面，这种法子十有八九是可以成功的。李师师上无父母，下无子女，旁无兄妹，但还是有一个人可以利用，那便是镇安坊的鸨头儿李姥姥。这些天来，张邦昌为了寻找李师师，对师师的身世经历、人品秉性都进行了详尽的了解分析。他知道师师乃是由李姥姥从小养大且调教成才的，李姥姥平素里待师师不薄，师师与李姥姥之间的关系存

在着一定的恩谊成分，与一般的歌伎和班主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而李师师这个人又很重义气，积怨可泯，但承恩必报。

如此说来，以李姥姥为饵诱使李师师上钩，颇堪一试。

不过如何试法，还要斟酌。李姥姥毕竟不是师师的亲生父母，以绑杀李姥姥相胁，逼迫师师出面解救，其威胁力不够巨大。而且这个伎俩的意图也过于直白，倘或师师不愿挺身而出，反倒给她敲了警钟，下面再玩什么花招就全不灵了。所以这个诱饵既然要下，就要下得巧妙，下得不着痕迹才好。

思路打开了，办法总会有的。张邦昌在厅堂里的方砖地上踱了不到半个时辰，已然将其谋略考虑成熟。他振臂舒怀，额手自赞道，此诚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非邦昌无此神来之笔，看来果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张邦昌采取的方法，乃是遣人化装成趁火打劫的歹人，公然闯入镇安坊大肆抢掠奸淫，并将苦苦哀求他们手下留情的李姥姥和几个姑娘当场打死。张邦昌事前将其意图报知了金军驻军将领萧庆，萧庆即命部属对镇安坊发生的骚乱不予干涉，不必理睬。

歹徒行凶镇安坊后，张邦昌马上着人在四面八方广布消息。不出多时，汴京城里的大街小巷便传遍了此信，道是赫赫有名的镇安坊遭到了来历不明的歹徒的空前浩劫，班主李姥姥及若干妓女横遭强暴，当场丧生，因无钱收敛而陈尸堂中，其情其状惨不忍睹云云。张邦昌揣测，李师师听到了这个消息，断然不会无动于衷。

张邦昌料想得果然不错。

消息是蕙儿先听到的。当时她正在街头上找地方买菜。自打金军破了城池，汴京城里的大小铺面俱被洗劫一空。侥幸有点存货匿了下来的，也都不敢在这时候营业。一时间城里市面上萧条到了极点，百

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无处可觅。蕙儿跑了七八条街巷，好不容易才高价购得了几条半干的萝卜，正欲再到别处去看看时，听到了镇安坊出事的消息。蕙儿心下凄惶，便忙不迭地奔回住处，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师师。

师师现在的住处坐落在城东的一条静巷深处。这套房产是师师早在镇安坊时就置下，以备日后退隐使用的，所以选址比较偏僻静谧。后来她作为女冠住进了慈云观，这套房子便暂时没有启用，亦无人知晓这套房子的房主是谁。除此之外，在城西师师还有一处院落，是宋江代表梁山泊部队，为感谢她斡旋招安有功所赠。当时师师坚辞不受，但宋江还是给她留下了房契。师师就打算将这套房子留给蕙儿。因蕙儿一直不愿离开师师，那套房子此前亦未用过。常言道，狡兔三窟。师师之所以敢于留在汴京而不出逃，多半也是因为她在城里拥有这么两个秘无人知的藏身巢穴。

城东这套房子更有一个妙处。这套房子先前的房主是一个大富户，为便于储藏财宝和防备打劫，建房之初便在厢房里面修有暗室，遇到非常情况藏身其间，外人丝毫看不出破绽。所以师师和蕙儿移居此处后，住得非常安全。由于外面传闻金人索要师师甚紧，因而自破城后师师基本上没有外出，有需要出门的事皆由蕙儿去做。

师师预先在房中存贮的粮食油盐足以使她与蕙儿熬过这个冬天，只是蔬菜短缺，她们已经六七天没见一片菜叶了。这几日蕙儿出去，主要就是为了弄点蔬菜来吃。哪怕是觅得一点干菜腌菜或者烂白菜帮子，亦如获至宝。师师怕蕙儿频繁外出遇上危险，屡劝蕙儿暂莫出去，但蕙儿为让师师尽量吃得舒服些，仍是时常出门。好在她为人机敏，看到金兵远远就能避开，这些天来进进出出的总算没出什么事，还给师师带来了不少外界的消息。

师师听蕙儿进院的脚步声有点张皇，心里不禁咯噔一跳。近来听坏消息听得多了，她和蕙儿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今日见蕙儿的

神色非同往常，师师便知必是有噩耗了，却不承想是镇安坊遭到了血腥浩劫！

那镇安坊虽然是个承欢卖笑的场所，但李师师自幼生长于斯，从被李姥姥收养至出居慈云观，其间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可以说师师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最难忘的传奇岁月，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因而在师师心里，是将镇安坊当作自己的老家来看待的。而那李姥姥，虽然有一般的老鸨身上都有的庸俗刻薄、见钱眼开的毛病，但她对李师师却的确是呵护有加、关怀备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李姥姥的刻意栽培，就不会有师师在汴京城里的花魁地位。教坊里的姐妹多年来与师师相处得亦很融洽，当京城的形势吃紧时，还有人专门去慈云观看望师师，劝告她早做应变准备。这些恩德和情谊，师师始终是铭记在心，念念难忘的。

如今闻知镇安坊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师师不禁悲愤交加，潸然泪下。

正如张邦昌所料，师师得悉此信后，一没怀疑到其中设有圈套，二没置若罔闻作壁上观。她一面垂泪痛骂，说什么歹徒趁火打劫，分明就是那些禽兽不如的金兵造的孽！一面在心里就挂念着李姥姥和几个遇害姐妹的后事。

师师可以想见经过浩劫后的镇安坊是个什么模样，留在那里的姐妹们能保住一条性命就算不错，靠她们出钱去为死难者办理丧事，恐怕是力所不及的。那么就眼睁睁地看着李姥姥她们陈尸坊院无法料理吗？此事师师不知道则已，既然得知，绝难坐视。

于是师师忍了悲声，拭干眼泪，就与蕙儿商议，要拿出身边的积蓄去安葬李姥姥等遇害者。

蕙儿与师师秉性相近，对仗义疏财为李姥姥等人办理后事毫无异议，但鉴于目前金人正在城里公开搜捕李师师，她建议此事师师不要

出面，只须将银子交与坊中的姐妹们料理就是了。去送银子的事也不要师师亲自去跑，交由她代办即可。

师师办这件事本不为沽名钓誉，将银子交给谁去料理皆无不可，只是若不能最后去向李姥姥送别一面，心下终是有些不忍。但几经踌躇，考虑到自己现在确实不宜抛头露面，她终于还是听从了蕙儿的劝说。

当下，师师检点出银子包裹好交与蕙儿，让她即刻送往镇安坊。蕙儿掖了银子要走，师师心里忽然泛起一阵莫名其妙的忐忑。她忙又将蕙儿唤住，颇有些担忧地叮咛道，你在路上千万小心，速去速回，切莫耽搁。蕙儿自信地点头道，蕙儿道熟，遇事自会随机应变，姐姐尽管放心好了。师师没再说什么，将蕙儿送出院子，掩了院门。可是不知为什么，心里边那股莫名其妙的忐忑一直在隐隐地翻腾着，好像在昭示着什么不祥的征兆。师师勉力压制着自己不去胡思乱想，回到房里取出几件旧衣裳缝补，借以消磨时光，等待蕙儿归来。

但是蕙儿此去便永远没再回来。

送银子的事蕙儿倒是完成得很顺利。仗着道路熟悉，蕙儿穿小巷抄近道，很快便来到了镇安坊。昔日灯红酒绿、笙歌喧哗的香阁翠楼，如今已冷落颓败得如同冥界鬼市。李姥姥及几个遇害歌伎的尸体尚停放在一间厢房里，用白布单草草地罩盖着。幸得天气寒冷，尸体还未腐变。院里房中皆是冷清寂寥，留住在这里的歌伎已经不多。

蕙儿进了镇安坊，正四面巡视间，恰遇上了一个年纪稍长些的唤作思玉的歌伎，是个小班头。蕙儿知道她平素能管点事，人也比较厚道，便悄悄地唤她进了一间房子，将师师捐款安葬死者的事情托付给了她。思玉含泪接了银子，表示一定尽力把死者的后事办好。蕙儿道，那就拜托姐姐，在送葬时替师师姐和我多烧两炷香吧。

事情办完，蕙儿未敢多耽搁，马上动身离去，却没走进来时的镇

安坊正门，而是由后门绕了出去。然而尽管这般防范，仍没逃过张邦昌暗地布下的监视哨的眼睛。

张邦昌恐怕那些野蛮的捕役兵勇在擒拿李师师时动手粗暴，或借机猥亵，致使师师受伤甚或破相，令其在金人面前不好交代，特严令监视哨只须弄清师师的去向即可，拿人时必须报知他亲自到场，因此那些监视哨们不敢擅自动手。这时他们急速聚拢起来，交换了情况后，一方面分出人手跟定蕙儿，一方面即去驰报张邦昌。

这些监视哨中是有人见过李师师的，对她的容貌有印象。由于蕙儿的身材长相与师师相仿，他们处在较远的监视位置上辨不真切，又兼贪功邀赏心切，觑着大概其是那么个模样，便认定了这个来去匆匆的女子就是李师师，竟未想到找那思玉去讯问核实一下。不过他们的判断虽然有误，却是揪住了一条可靠的线索，只要能顺藤摸瓜跟踪到底，寻找到李师师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蕙儿这姑娘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些天来蕙儿在兵荒马乱中出入来往，早已历练得极为机警老练，行路间那脊背上都是长着眼睛的。从镇安坊出去不久，她便本能地感觉到，身后似乎是有人在盯梢。经过驻足试探，她很快便确定了这一点。

起初蕙儿以为跟在身后的是些有淫邪之意的市井下流之徒，便倚仗自己道路环境熟悉的优势，串街溜巷，连续拐弯，一般的跟踪者在她这种迷宫式的走法后面，不多时便会丢了目标。然而张邦昌布置的这些捕役，都是些土生土长的京油子，对汴京城里大街小巷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蕙儿。无论蕙儿怎么迂回，他们都能猜透她的意图，有时甚至能抢先一步到蕙儿欲至的巷口处守候着。

蕙儿转来转去，见那几个闪闪烁烁的跟踪者既甩不掉，亦不上前对她动手非礼，只是非常执着地尾随着她，就感到事情可能不那么简

单。那些人显然是另有企图。

什么企图？

我蕙儿乃一介草民，既非朝廷政要眷属，又非商贾大户家人，有什么跟踪价值呢？

莫非这些人是想通过我找到师师姐？

几乎在这个念头从蕙儿心头闪过的同时，它马上便被肯定下来。舍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被如此跟踪的理由。蕙儿这时隐约地意识到，去镇安坊送银子，很可能是中了一个圈套。不过此时她没时间细想这个问题，她需要紧急考虑的，是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

看来欲甩掉身后的跟踪者是很难了，但是决不能将师师姐的隐身处暴露给那些人。怎么办？该将他们引向何处呢？急切中蕙儿陡然想起了城西由宋江赠予师师的那套房子。师师曾带蕙儿到那里去看过，还曾说过今后要将那套房子送给她居住，甚至将房院的钥匙都交给她保管了。

蕙儿拿定了主意，就不慌不忙地又兜了几个圈子，将跟踪者引向了城西的那座院落。跟踪者随后便将院落四周监视起来。未隔多时，张邦昌即率一彪人马赶到。

那一日，张邦昌正在尚书省与几个降金的大臣议处金人交办的事务，闻报发现了李师师踪迹，大喜过望，马上宣布散会，要先去办妥捉拿李师师这件头等大事。经呈报萧庆批准，他便火急点齐了一队朝廷禁军，向城西赶来。这队宋朝的禁军自然已经是归萧庆统一节制的伪军性质了。

监视哨看到张邦昌到达，向其报告道，一切情况正常，“李师师”进了院子后没有再出去。张邦昌很高兴，命令部队散开将小院四面围定，他自己下了马走到紧拴着的院门前，亲自向里面喊话道，师师

姑娘，我是当朝太宰张邦昌，可否容老夫进去一叙？

蕙儿在院内冷冷地答道，张大人要找李师师，却是找错了门，这里没住着什么李师师。

张邦昌笑道，姑娘不必打诳语了，你一进镇安坊的大门，便被我的人盯住了，一路跟随到这里，岂得有错乎？

蕙儿听了这话，方知自己是被跟踪者错认成李师师了。她刚要回一句你们认错了人，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

因为在这一瞬间她突然意识到，她此言一出，后果重大。

无论自己承认不承认是李师师，看这架势，今日都是断难脱身了。当然，从蕙儿一踏进这个院门，她就有了破釜沉舟的思想准备。现在若坚持分辩自己不是李师师，张邦昌追查下去，弄清自己的身份不难，那么他必要向自己逼讯师师的下落，其手段必会毒辣至极，即便是自己能够挺住酷刑的折磨不招，那种备受蹂躏凌辱的滋味，也是生不如死。万一自己挺不住，招出了师师姐的下落，又有何颜面苟活于世！

倘若将错就错冒认了自己就是李师师，令张邦昌和金人从此放弃了对师师的搜寻，却是为师师姐创造了一个安全生存下去的条件。事已至此，横竖都是一个死字，与其受尽摧残而死，何如主动舍生取义，也不枉师师姐待自己情如同胞一场。以前曾有卦云，我蕙儿与师师姐的缘分不会生离，唯有死别，看来就是应在这时候了。

想到这里，蕙儿那颗紧绷着的心弦反倒逐渐松弛下来。

她定了定神，冲着院门外说道，我李师师不过是一介女冠，你张大人堂堂的朝廷宰相，不辞劳苦地前来找我，有何贵干呢？张邦昌道，实话实说吧，非是老夫要寻你，而是大金国的皇帝要寻你，老夫不过是奉旨行事而已。

蕙儿鄙夷地哂笑道，张太宰乃大宋朝臣，倒说要奉什么金国皇帝旨意，不觉得荒唐羞耻吗？张邦昌道，师师姑娘此言差矣，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也。如今天意属金，我张邦昌顺应天意行事，何荒唐羞耻之有？

蕙儿道，哈哈，好一个有德者居之，我倒要听听，那金国的皇帝何德之有？张邦昌道，金帝欲见姑娘，并不蛮掠强掳，乃遣老夫礼贤下士，恭而请之，岂非仁德之至耶？蕙儿道，你们为了对付我一个弱女子，居然调来了数百人马，全副武装地将这小院围了个风雨不透，这也叫礼贤下士吗？倘姑娘我不随你去，又当如何？

张邦昌不耐烦地喝道，李师师，我说你莫给脸不要脸，你好好地出来随老夫走，可省得许多麻烦。如若不然，就休怪老夫无礼了。

蕙儿亦懒得再与张邦昌斗嘴，哼一声道，好吧，姓张的你与我等着。既是要见金人，我总要梳洗打扮一下，不可失了我大宋王朝的体面。你等未经我的许可，不准进来。

张邦昌点头应道，可以可以，姑娘尽管用心梳妆，老夫在外恭候便是。遂耐了性子，与众禁军在院外浴着寒风等候。反正李师师已经是煮熟了的鸭子，飞不出去了。

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张邦昌冻得手脚麻木，鼻涕横流，浑身都快冰透了，还不见里面有动静。他实在耐不住了，扯开嗓子叫道，师师姑娘，应当梳妆好了吧？休得磨蹭了。连叫数遍，里面鸦雀无声。张邦昌骤觉情况不对，忙喝令军士赶紧进院查看。

禁军得令，如狼似虎地砸开院门。张邦昌心急火燎地紧跟着军士们跨过庭院闯进房厅。举目向前看时，不觉倒吸一口冷气。

蕙儿俯卧在房厅的方砖地上，已经气绝。她的颈项上深深地刺入了一根钢簪，黏稠的血浆顺着钢簪涌出，在地面上结成一片赤泽，令

人触目惊心。

张邦昌追悔莫及，顿足大骂了十几声浑蛋，也不知骂的是谁。

其时天色已晚，张邦昌命人找布单将蕙儿的遗体先就地遮掩起来，留下数名捕役在此看守。他只能且带禁军返回中书省向萧庆汇报，听候金人的指示再做善后处理。

正欲转身离去时，张邦昌忽然感到有点不对。他脚下犹疑了一下，折回身掀开布单，又细看了蕙儿的面庞一回。

这一细看，张邦昌惊诧得差点叫出声来。

张邦昌是见过李师师的。眼前的这个姑娘，虽乍看上去与李师师甚是相似，但仔细审视却有许多的区别。她比李师师年轻，脸形也比李师师清瘦单薄而棱角更为分明。这个姑娘不是李师师，肯定不是！张邦昌在心里惊叫着，面皮上却控制着没流露出丝毫异样。要不要对金人说破这一点呢？张邦昌当时还顾不上认真权衡。

回到中书省，得知萧庆赴青城宗翰大营办事去了，次日上午方回。也就是说，关于捉拿李师师的情况，要等到次日才能向萧庆汇报。这就留给了张邦昌一个时间上的空当。他即着人将思玉拘至自己府中亲自密审，证实了去镇安坊送银子的姑娘乃是李师师的贴身侍女蕙儿。张邦昌不禁感慨系之，五内俱惭，不得不暗自承认，自己堂堂须眉、大国宰相，在气节情操、品格胆魄上，皆不抵蕙儿这个普通的民间女子之万一也。

这种感觉一出现，张邦昌追查李师师的劲头顿时消了大半。

张邦昌又考虑到，蕙儿出了事，今后李师师的行迹必会更加隐蔽，再寻查起来必会更加困难。如今既然众人都将蕙儿认作了李师师，何妨便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向金人报告李师师已自杀身亡了呢？这样一来，就免掉了再搜寻下去的麻烦，顶多落个办事不力的指

责，掉脑袋的罪过是没有的，硬着头皮听金人训斥一通也就罢了。就算将来金人察觉这个死去的李师师有假，只将错认的责任推到捕役身上便了。

至于那个洞悉内情的思玉，当然最好是灭口。但张邦昌感到那样做来罪孽太重，脑子里一闪即否定了这个念头。他要求思玉马上离开镇安坊隐居于民间，对任何人不得提起有关李师师和蕙儿的情况。思玉不敢不从，唯提出李姥姥等人的后事尚须料理。张邦昌允诺由他负责。事后张邦昌果未食言，指派专人去妥善安葬了李姥姥等一干遇害者。

在张邦昌密审思玉的同时，李师师拒辱自裁的消息已在京城里不胫而走。

消息首先是从参加围捕的禁军口中传出的。那些禁军军士目睹蕙儿大义凛然壮烈死节的现场，无不深受震撼，不免在私下里多有议论和赞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传遍了大半个汴京城。

这种汹汹传闻对张邦昌向金人的汇报构成了有力的佐证。萧庆从青城大营回到城里，听到李师师自裁的报告后，除了感到惋惜，感到张邦昌是个百无一用的废物外，对李师师死节的真实性没有产生一丝怀疑。李师师之死后来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改造，乃至在野史和演义中形成了多种版本。虽其均属以讹传讹，却是体现了人们对于面对强虏而坚贞不屈者的崇敬和赞颂。后人在演义这个传奇故事时，主要是为了寄托一种精神，至于它的真实性到底有几许，倒是并不深究了。

师师亦是于蕙儿自尽的当晚就听到了传闻。

自从蕙儿出门去镇安坊后，师师便一直处在一种莫名的不安中。她不时地计算着蕙儿往返所需的时间，估计着蕙儿到了没有，事情交代好了没有，是否该往回走了，已经走到了哪里，等等。好不容易挨

到蕙儿满打满算也应该回来了的时候，蕙儿却没有回来。

天色渐渐暗下去，晚饭时分已过，蕙儿还是未归。挨到近戌时，师师再也坐不住。她顾不得什么危险不危险，满怀焦虑地出了院子，向着蕙儿应返之途迎过去。行不多时，就在途中听说了关于李师师死节的传闻。

师师一听传闻内容，当即便揣测到了事情的真相。那个冒名顶替自己殉难的姑娘必是蕙儿无疑，只有她才能将跟踪者引向城西那座院落。镇安坊之劫显见得是金人为诱捕我李师师设下的圈套，是蕙儿顶替我去钻了这个圈套。后来蕙儿为了掩护我，又故意将跟踪者引向了城西，最终为了我李师师的生存而冒名顶替英勇就义。整个事情的经过一定是这样的，是蕙儿在性命攸关的时刻，用她的生命保护了我！今日当死的本应是我李师师而不是蕙儿，为什么我早没想到镇安坊之劫是金人的苦肉计，为什么我不亲自去镇安坊呢！

李师师痛悔莫及，肝肠寸断，全身上下似乎都没了知觉。

她不知是如何踉踉跄跄、跌跌撞撞摸回住处的。房间里的桌凳床铺、衣被衾帐上，仿佛还留存着蕙儿芬馨的气息；空寂的院落房宇间，仿佛还回荡着蕙儿清脆甘甜的嗓音。但是可爱的蕙儿姑娘却是再也不能回到自己身边。自此后长夜漫漫、苦旅迢迢，又有何人可与相倚！

一幕幕同蕙儿朝夕与共、相濡以沫的往事历历在目，师师不敢去想，不忍去想，却不由得不想。越思越想越心痛难忍，泪水就如决堤之水奔涌不息。

房间里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作祭奠品，师师只能将蕙儿的几件衣服收拾起来，端放在案上，于两旁点燃了两支蜡烛，然后长跪在案前，和着泪水一遍遍地为蕙儿默默诵经，直到那两支长长的蜡烛燃成灰烬。

四十九

燕青于蕙儿就义的当夜也听到了关于李师师拒捕自杀的传闻，他当时就在汴京城里。

那日楚红伤重牺牲后，燕青含悲忍痛，以剑掘土埋葬了楚红，便上马寻路，去与尚隐蔽在小村庄废墟里的弟兄们会合。这一小队武装现在留在此地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燕青打算与弟兄们商议一下，如果大家同意，便让副头领先带队去河北投奔康王赵构，自己办完该办的事后再去找他们。因为，燕青欲留在汴京所办的事不是一两日可以完成的，而他不想让任何一名弟兄再陪着他一起留下，冒生死风险。

燕青策马在郊野小径上奔驰了一个多时辰，凭着他多次在这一带活动的经验和极强的方位感，准确地找到了部队的宿营地。但是甫一接近那片废墟，燕青便本能地感觉出一种异样气息。待他驰进村庄看时，呈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幅惊人的惨烈景象。

几十名义军弟兄和金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交织着，倒卧于废墟内外，墙角地面上到处是飞溅的血迹，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味还未消散。

显然这里是刚刚发生过一场激烈残酷的肉搏战。

金军是如何发觉这里潜伏了一支民间武装，燕青无从得知，只是从双方的阵亡人数上可以看出，义军弟兄们战斗得相当顽强，他们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给予了金兵以最大限度的杀伤。

如果不是留在这里等候接应燕青他们转移赵佶，或许这些弟兄可

以躲过这场灭顶之灾。如今赵佶没能转移出来，却搭上了几乎全部弟兄的性命。一股强烈的负疚感袭上燕青心头。一时间他真恨不得立时纵马挥剑独踹金营，杀他个人仰马翻，死他个痛快淋漓！目睹了无数的鲜血和死亡后，燕青已经将生死看得很淡，甚至已经将死亡看成了一种解脱。

但他终究还是用理智遏制住了冲进金营杀个鱼死网破的冲动。他现在还不能解脱，还不能不负责任地一死了之，因为最起码，他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去完成，那就是要将李师师找到，并将其安全地护送出京城。

首先，从感情上、道义上讲，燕青认为营救师师自己是责无旁贷。师师曾经数次于危急时刻对自己施以援手，仅凭这一点，现在自己就不能明知师师身陷危境置之不顾。再者，那金太宗吴乞买点名欲掠师师，显然是将师师当作中原美女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从他的这个心理上看，他蹂躏了李师师的意义，便远远超出了蹂躏一个普通的歌伎。燕青决不能让金人的这种卑劣欲望得逞。

既然营救皇上、太上皇俱已无望，那么，燕青感到，眼下自己能够承担而且必须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去营救李师师。

于是燕青强压下满腔悲愤，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认真进行了再次混进京城的准备。

燕青不会说金语，不能再采取装扮成金兵的做法。好在由于城里的粮食、蔬菜、柴火等生活必需品已极为匮乏，乃至百姓难以为生，为防止引起市民大规模的骚动，数日后金人稍开城禁，允许京城内外进行少量的通商活动。燕青便借着这个空隙，用缴获来的那匹坐骑向一家农户讨换得一套农家服装和一担干柴，扮作个进城易货的农家后生混进了城里。

进城后，燕青更加清晰地感觉到，营救李师师这件事，既是非常

必要，又是非常棘手。说它非常必要，是因为燕青很快便得知，张邦昌在金人的逼使下，搜捕李师师甚急，师师若还在城里，随时可能陷入魔爪。说它棘手，则是因为从何寻找茫然无绪。

师师早在四年前就搬出了镇安坊，现在不可能再回到那里去。慈云观是众所周知的李师师作为女冠的居住处，师师亦不可能再留在那里。抱着打探到一点蛛丝马迹的侥幸心理，燕青还是去了一趟慈云观，结果自然是如预期的一样失望。整个观内已遭兵劫，活人是没有一个了。几个留守在观里的女冠被金兵轮奸致死，倒卧在冰冷的观房内，尸体冻结得硬如石块。

燕青也曾想到了宋江赠予师师的城西那座院落，潜入该院查看，发现师师亦不在彼处。嗣后燕青走街串巷暗访多日，皆无所获。虽然得到过一些道听途说，寻访下去都不确切。有时闻听官军在某处抓到了李师师，奔跑过去打探，方知乃是错抓。

燕青正焦灼无计而日夜担忧间，就在这一日的夜幕降临时分，听到了李师师在城西一座院落拒捕自杀的传闻。

燕青乍闻此信，整个身体像是掉进了冰窖，从外至里冷了个彻透。

除了悲愤痛惜，还有一种很沉重的失败感、绝望感，铺天盖地地向燕青笼罩下来，压得他几乎无法喘息。难道我燕小乙在汴京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以这样的结果告终了吗？难道与我燕小乙的生命密切相关的最后一个人，就这样地永别人寰了吗？在那一刻，燕青真正是万念俱灰。

他神志恍惚地踅回藏身处，在冰冷的房间里静卧了许久。他的这个藏身处是其义军作为联络点在城里租用的一间民房，如今担当联络员的弟兄以及房东皆已不知去向，燕青进城后便将此地作为落脚点。

街巷上的消息经过人们的转述传播，已是逐渐加进了一些演义成分，变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燕青木然地躺着，耳畔回响着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描述，令他无可回避地反复想象着师师就义的悲壮场面。以李师师刚直不阿的品格秉性，做出这种舍生取义、捍卫尊严之举确属情理中事，师师就义的那个地点，亦确是宋江赠送之所。看来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

可是，那个所在是我前几日刚刚去过的，并未发现有人居住的迹象，官兵如何会在那里围住师师呢？燕青想到这一点，忽然心中一动，觉得这个传闻还是有点问题。

自从燕青进城寻找师师以来，已经听说过若干次李师师吃拿的消息，后来都证明是抓错了。这一次是否会又是一次讹误？

这种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

燕青这么一想，身上顿时便觉得有了些力气。他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就着凉水吃了几块干饼子，便跃跃欲试地要亲自去探个究竟。但考虑到上半夜金兵巡逻较频，他只好且按捺住冲动的心情，挨到子夜以后才出了门。

一路上猫行猿跃，约莫有一个来时辰的光景，燕青赶到了目的地。

院门是闩死了的，但这院墙不高，燕青飞跃而入，不费吹灰之力。落地之后，燕青先侦察院里的守卫情况。此刻正值夜寒最甚之时，风凛如刀，呵气成冰，留守在这里的几个捕役耐不得罪受，而且也没觉得守着一具尸体能出什么意外，便都躲进一间厢房向火取暖，打瞌睡去了，院子里再不曾留得半个哨位。

燕青搞清了这个情况，放心地摸向正房。

轻启房门入内，见地面上果然有一具遗体，横卧在布单之下。燕

青的心不由自主地抽紧。他缓缓移上前去，在遗体旁蹲下来，稍停了片刻，咬着嘴唇轻轻地掀开了布单的一角，借着惨淡的月色和庭院里积雪的反光，朝遗体的面容看去。

初一打眼，燕青的心不禁怦然一跳。盖因蕙儿的脸形、眉眼毕竟与师师有几分相似。再细看去，他就辨出了这个死去的姑娘不是师师，而是蕙儿。

这个发现又令燕青赫然一震！燕青是既喜且悲。

喜的是师师果然并没有死，金人又一次捕错了对象。悲的是遇害者竟然是可爱的蕙儿姑娘。燕青虽然与蕙儿称不上是直接的朋友，但在他与师师的交往中，亦已与其十分熟识，而且在几件大事上，颇得力于蕙儿的奔跑周旋。燕青对这个聪明伶俐、胆气过人的丫鬟印象甚佳，甚至是怀有几分敬佩的。燕青知道，在通常情况下，蕙儿须臾不离师师左右。如今蕙儿独自在此就义，而且是顶着师师之名，尽管详情如何尚不知就里，但可以断定，这必是蕙儿在紧急时刻舍身救主，以自己的生命掩护了李师师。

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燕青不忍让蕙儿的遗体弃于此地，令金人肆意摆布，当即便欲将遗体转移出去。

事情却巧，偏赶上一个捕役自厢房走出，要取柴火去炉中添火。那捕役抬眼瞥见正房的房门大开，里面还有人影晃动，惊骇地脱口大叫，不好了，有人盗尸！

只这一声喊，厢房里的捕役全持刀奔将出来。

转移蕙儿的遗体已经不可能了。燕青只好迅速放下蕙儿，跳出房门迎敌。

以燕青的武功，放开手脚拼杀起来，结果掉这几个捕役并非难事。但燕青恐怕折腾得动静大了，惊动巡夜的金兵，致使自己难以脱

身，耽误了营救李师师的大事，乃招架几拳，击翻了扑至近前的捕役后，便撤身越墙而出。

在落地时，燕青不期正踏在一条冰柱上，哧溜滑了一跤，就觉左脚腕一阵钻心剧痛。

这时捕役已打开院门追了出来。燕青忍住疼痛，疾奔入一条小巷。捕役唯恐房里的遗体有失，没敢穷追下去。他们只追了不到一里地便收了脚，返回院子关了院门，四下巡视一番，前后分别布岗，耐着黎明前的严寒，战战兢兢地守至天亮，再也没敢合眼。

燕青跑出几条街巷，愈觉左踝处剧痛难忍，点不得地，正无计可施间，却见前面的一座宅院有些熟悉。原来这宅院里住的是个唤作段方的商人，过去与燕青曾有过生意往来，彼此间的交情还算不错。

燕青知道此人比较厚道，便挣扎着趸过去敲响了院门。段方被突如其来的夜半敲门声吓了一跳，心想恐是又要遭受什么劫掠了。听到燕青自报过家门，他方惊疑交加地打开了院门。

段方过去与燕青打交道时，深感燕青品性正直、义字为先，毫无奸商劣习。后来又听闻过许多关于燕青的传奇故事，更是对其十分仰慕。此时见阔别多年的燕青身负伤痛夜投门下，忙亲自将其搀扶进房，先查看了伤处，取了跌打止痛药膏为燕青敷上，才询问起事情的原委。

燕青也不瞒他，将自己率太行义军起兵抗金至孤身进城寻找李师师的一段经历略述了一遍。段方听了，益感燕青是个忧国忧民、重情重义的英雄好汉，表示愿助燕青一臂之力，让燕青以自己叔伯兄弟的身份在宅中安心养伤，关于李师师的消息他可尽力去为之打探。燕青见脚踝的伤处已肿得老高，料是七八日内都行走不得，就只好且在段宅潜伏下来。

再说张邦昌，次日一早来到尚书省，候着萧庆从青城大营归来，即将李师师自尽之事向萧庆做了汇报。萧庆闻知，甚感惋惜。正感叹间，有捕役匆匆来报并请示曰，昨夜有身份不明之人前去盗尸，幸亏我等守护严密，未令其企图得逞。李师师的遗体停留彼处夜长梦多，是否速做安置？

萧庆昨日在青城时，金帅宗翰还向其询问过搜寻李师师的事。此时萧庆思忖，活的李师师没有拿到，死的也须让大帅过一下目方好，也算对执行这个任务的结果有个明确的交代。于是萧庆便命张邦昌亲自押送李师师遗体，赴青城大营向宗翰交差。

宗翰闻报宋朝太宰张邦昌亲押李师师至营前求见，甚是欣喜，传命于端诚殿召见之。却见只有张邦昌一人进殿。宗翰迫不及待地叫道，张太宰，那李师师在哪里呢？你速速与我带进来，本帅要一睹其风采为快。

张邦昌躬身垂首揖道，罪臣无能，有辱使命，乞大帅恕邦昌办事不力之罪。遂将其如何设计诱捕李师师的前后经过，向宗翰详报一遍，只是隐去了他察觉到这个李师师乃是旁人冒名顶替一节。

宗翰听过，颇为愕然地沉默良久，虎着面孔起身道，那李师师的遗体呢，本帅要去看一看。张邦昌低眉顺眼地道，就在门外的车上。

张邦昌谦卑地陪着宗翰走出殿门，命押车的宋兵将蒙盖在蕙儿遗体上的白布单掀开。宗翰来到车边，认真地端详了一会儿蕙儿那洁如冰玉的遗容，挥手命宋兵重新盖好。尔后，宗翰又默然多时。

千等万盼地欲俘获的这个大宋王朝的第一美人李师师，到头来弄到手的却是一具尸体，这令宗翰非常恼火和沮丧。但是此刻除了恼火和沮丧，更多地充据于宗翰心头的，却是一种强有力的震撼。如果说像吏部侍郎李若水那样的铁骨忠臣敢于冒死抗暴尚不足为奇，那么李师师以一介青楼歌伎出身的风尘女子身份，竟然亦能如此忠烈地以身

许国，便不能不使宗翰由衷地感到钦佩乃至敬畏了。

偏偏在这时张邦昌献上了一句很不知趣的谄言：这个贱人真是不识时务，端的是咎由自取。

宗翰瞥了他一眼，忍不住鄙夷地哼道，你张邦昌张太宰倒是颇识时务，但只是你这一身骨头，怕是抵不上李师师的分量重也。

张邦昌尴尬地诺道，那是那是，邦昌之身轻如鸿毛，唯对大金的一片忠心天地可鉴。却在心里暗骂道，老子尽心尽力为你们效劳，反倒落得这般奚落，你们这邦生番还算人吗？

既然李师师已死，再怎么斥责张邦昌也没用，宗翰懒得发作，便吩咐张邦昌将师师的遗体留下，带着他的人自回城去可也。张邦昌原准备着领受宗翰一顿雷霆风暴式的咆哮的，没想到竟这样风波不兴地交了差，心说真是万幸，如获大赦般赶紧带着随从离开了金营。

张邦昌离去后，宗翰又兀自在蕙儿的遗体前伫立了半晌。然后他传令下去，让部下弄一口上好的棺木来厚葬李师师。金军将士闻得李师师壮烈死节的事迹，都有些肃然起敬，因此上上下下操办起安葬之事来，居然皆十分卖力。

是日夜间，从金兵的议论中风闻师师死节消息的赵佶连续数次请看守传话，求见金帅宗翰。

原来，就在燕青秘密潜入龙德宫的第二天清晨，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废除赵桓帝位的诏书便抵达了金营。宗翰向赵桓宣读过诏书，即对赵佶下达了举族出宫的命令。再过一日，即靖康二年二月七日凌晨，赵佶和宫室皇族的全体成员就被悉数押解出城，囚入青城金营中。赵佶与赵桓在金营偶得相见，相执抱头痛哭，旋被分别隔离囚禁。

赵佶的囚室是青城离宫中的一间破旧厢房，房里除了土坯一个、旧毛毯两条及小凳两只外，别无长物。房门用铁链锁住，门口有兵士

看守，一日三餐皆为糙米馊粮，一切管制均与关押凡夫走卒之牢狱无异。自打一出生就是锦衣玉食、拥娇倚翠的赵佶何曾受过这等折磨，没过几日便煎熬得憔悴不堪、形销骨立了。他终日里饥寒交迫又无所事事，唯有披裹着破毛毯缩于土炕上暗自伤怀，以泪洗面而已。

这一日傍晚看守送来的晚饭是两碗冰冷的汤面，既缺油少盐，也无半根菜叶，还飘溢着一股浓重的腥膻味。赵佶勉强吃了两口，实在难以下咽，便丢下饭碗早早地躺下去，却又冻得不可成眠。正迷糊间，就听得门外的看守在议论什么。金语赵佶是听不大懂的，可是李师师几个字他能听得出来。

李师师怎么了？她果真落入金人之手了吗？

赵佶一骨碌从土炕上爬起来，敲着门询问担任看守的金兵。看守见这宋朝的太上皇已然沦落到这步田地，还在惦记着一个烟花女子，感到既好笑又可怜，就用生硬的汉话将其听到的有关传闻对赵佶学说了一下。赵佶听过，痴了半晌，便反复提出求见宗翰。那看守被赵佶烦扰不过，只好将他的请求呈报了上去。

宗翰正要通知赵佶去参加金军东西两大兵营共同举行的庆贺金邦大胜的什么太平合欢宴一实际上是一个借机羞辱宋人，打击宋人民族自尊心的活动，听了那看守的禀报，便亲自带着两名扈从来到了囚室。

进了囚室，宗翰先向赵佶下达了参加盛宴的所谓邀请，然后问道，你数番求见本帅，所为何事？赵佶含悲说道，李师师现在何处，是死是活，请大帅明白告之。宗翰道，原来你是要问这事，此事据实说与你倒也无妨。遂将张邦昌所述李师师之死的情形告诉了赵佶。

赵佶听宗翰讲完，目光呆滞地怔了一会儿，问道，现师师的遗体在大帅手中，请问大帅欲如何处之？宗翰道，我本人对李师师的忠烈行为甚为钦佩，已经命人备棺厚葬，明日上午便可入葬了。赵佶缓缓

点头道，那么谢谢大师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宗翰道，你说说看。赵佶道，李师师是我的一个妃子，明日安葬时，请允许我前去送她一程。宗翰道，恐无这个必要吧。赵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宗翰，口气低沉却强硬地道，大师若不准许，明日的宴会我也不去。

让赵佶去送李师师入葬，原本是无可无不可的。宗翰不假思索地一口拒绝赵佶，乃是因为他以战胜国军事统帅的身份，这些日子不假思索地拒绝战败国君臣的要求几乎成了一个习惯。现在看到赵佶发出了少见的强硬口气，他倒颇有几分欣赏，觉得这个废物太上皇起码比那个只会卑躬屈膝的奴才张邦昌还略有点血性。同时，他对赵佶在此时仍如此看重其与李师师的情意，也还是比较赞赏的。于是宗翰点头道，好吧，看在你对李师师的这份情意上，本帅成全你。不过在明晚的宴会上，你须与我好生配合。

宗翰离去后，赵佶呆呆地在炕沿上痴坐了很久。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李师师的一颦一笑、一怒一嗔，不停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往事历历在目，皆成过眼烟云。斯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宁不令人肝肠寸断乎！

直到实在打熬不住，赵佶才浑浑噩噩地歪倒在炕上。一夜里梦境时断时续，俱是李师师音容笑貌。东方既白，赵佶惊醒，早早地起来洗漱干净，整衣端坐，等候宗翰传他去参加师师的厚葬。

所谓厚葬，在宋代是颇为讲究的，不但仪式烦琐，而且耗资巨大。比如说葬期中超度亡魂的法事，少则七日，多则七七四十九天，更甚者还有超过百日的。而参加法事的僧道，亦少则十数人，多则百人千人不等，因之有什么“千人斋”“万人斋”之称。一场法事下来，费用可高达数千数万乃至十数万缗。再比如随葬物品，亦不厌其多、其精、其贵重。诸如金银器皿、玉鼎铜钟、漆角木瓷、绫罗绸缎等，尽列其中，以丰为荣，以奢为敬。

宗翰埋葬李师师，当然不可能采取这种做法。不要说凡此种种他在军营里做不到，便是做得到也不能照此规格去做。堂堂大金元帅，为一个战败国的歌伎举行那么隆重的葬礼，成何体统，又不是要安葬宗翰之母。所以这个所谓的厚葬，不过是为了表示对李师师这位忠烈女子的尊重，将葬礼搞得严肃郑重一些，不似对死于战乱中的流民士卒那样草草地挖个坑掩埋掉而已。

宗翰命人寻得了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并亲自勘定了一块他认为风水尚可的葬址。下葬时由宗翰的亲兵抬棺护棺，这在宗翰军中，已经是战功卓著的阵亡上将的待遇。

赵佶是在棺木将要入土的前一刻被押解到墓地的，宗翰准许他最后看视一下师师的遗容。

赵佶踉踉跄跄地挪至棺前，向棺里看去。他一眼便看出了躺在里面的那个姑娘不是李师师。稍加细辨，就知那其实是蕙儿。赵佶极为惊愕地一怔，差一点将这不是李师师几个字声张出口。

宗翰原以为，赵佶见了师师的遗容会痛不欲生地抚棺大恸，不料却并未出现这种场面。他只见赵佶望着棺里陡地一愣神，便若有所思地直起身来，呆立在了棺边。宗翰当时没有在意，以为此乃赵佶悲痛至极、神志麻木的表现，遂命亲兵将棺木钉好，埋葬了下去。

当日宗翰回到帅帐后忙于军中事务，黄昏时又会同宗望举办了所谓的太平合欢宴，使得他无暇回味思索此事。直到夜半宴会结束，返回帅帐静下心来，宗翰回想起上午埋葬李师师的情形，才觉得赵佶在现场的表现似乎有点不对。进一步联想到赵佶从墓地返回囚室后，精神非但没有更加萎靡，反倒好像安定平和了许多，他感到这种反常现象里面有问题。

带着这个疑问，宗翰连夜去囚室讯问赵佶，但没能问出一个字。

原来，就在那日金军举行的大型晚宴上，赵佶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

那日的晚宴，为了炫耀胜利羞辱宋人，宗翰、宗望强令赵佶、赵桓以及宋朝后宫的皇后嫔妃全部到会，其间故意让宋皇室嫔妃与一群歌伎混杂在一起，共同向金军的将士献舞侑酒。金军将士乘机对这些女人肆意调戏。有的金将在众目睽睽下，就撩开前去侑酒的嫔妃衣裙。有宫妃数人因实在不堪凌辱，躲闪着抗拒，即被拉出大帐当场斩决。

酒至酣时，宗翰竟又宣布，要将赵佶的第六女富金帝姬赏配给他的儿子设也马。赵佶连忙跪拜道，小女早已为人妇，不敢再嫁，乞大帅格外开恩，网开一面放过小女。宗翰置之不理，哈哈大笑着让设也马当堂将富金帝姬抱往别帐进行蹂躏。赵佶扯住宗翰的袍角哀告，宗翰竟喝人把赵佶拎将起来叉出了大帐。

赵佶悲愤已极，又无以发泄，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无论见了何人，均是一言不发。

宗翰在赵佶那里没问出究竟，次日便将张邦昌召至军中。宗翰开口就吓唬张邦昌道，姓张的，你有几个脑袋，敢来哄骗本帅。你送来的那个李师师，真的是李师师吗？

张邦昌不知宗翰是如何觑出了破绽，魂不附体地拜道，邦昌一向对大帅忠心耿耿，岂有那个狗胆。邦昌本与那李师师不甚熟识，却是辨不得真伪，敢是手下的人弄错了，也未可知。既然大帅怀疑有讹误，邦昌速去追查便是。

于是乎张邦昌返回城里，装模作样地做了些调查的形状，数日后再去金营，向宗翰禀报曰，邦昌已费尽周折查清楚，前者送来之人，确乎不是李师师，而是李师师的侍女蕙儿。此皆因手下捕役贪功心切，乃至张冠李戴矣。误事者已被邦昌严惩之。邦昌亦有失察之罪，

甘受大帅处罚。

宗翰瞅着张邦昌那副愚蠢里透着狡黠的嘴脸，恨不能像拍苍蝇似的一巴掌把他拍死。只是考虑到目下正是用人之际，有许多事情还要靠张邦昌去出面周旋，同时也考虑自己厚葬李师师的事军营中都是知道的，若忽而又传出是弄错了人头，那可就成了个大笑话了。

嗯，这件事还是以暂时不声张为好，若日后抓住了真正的李师师，再公开真相也不迟。

于是宗翰乃佯作宽宏大量的姿态道，看在你是大意生错，尚不属故意欺蒙本帅的分儿上，本帅免于追究你的罪责。但今后却要诸事仔细了，断不可再疏漏失误。李师师已死的消息既已流传，我们暂可将错就错不予匡纠，正好麻痹李师师，令其以为危忧已过矣。你仍须刻意密查，不得放松，务求生获其人，呈献与我大金陛下。

张邦昌自然是连声称诺，信誓旦旦，尽量给宗翰留下了一个完成任务信心十足的印象。不过他心里清楚，李师师从此更不会再在京城里轻率露面。而随着战事的结束和城禁的逐步开放，她改头换面混出京城并不太难，今后再抓住李师师的希望，其实十分渺茫。

对于金人的心理，张邦昌倒也渐渐摸透了。只要他张邦昌在政治上对金人有用，就算是抓不到李师师，又能拿他怎么样？

但如今既是金人的天下，无论心里怎么想，金人的命令还是要执行的，起码是表面上必须有个执行的样子。忠不忠看行动，事情的成败是个能力问题，对金人布置的事情干不干却是个态度问题。

张邦昌回到城里，依照宗翰的吩咐，将密查李师师下落的事重新做了布置。

五十

攻陷了汴京，摧毁了宋朝的政治中枢，并掘地三尺，一毛不剩地掠走了这座城市里的所有财富，金人此番牧马南寇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下面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巩固战果，以便其长期统治中原的问题。

当时的这个金国，还未达到像后来的大清王朝那样举国南迁，全面入主中原的实力，只能将这块广袤的大地权且以属国形式统之，尔后再徐图鲸吞之策。

宗翰、宗望原拟让辽朝降金的大将萧庆或者汉军降将刘彦宗留守汴京。这两个人深知此事极为棘手。大宋王朝乃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以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为首的各路宋军总数尚有数十万之众，倘金军主力北撤，宋军挥戈反扑，他们在这里是孤掌难鸣，很难招架，因此皆称自己才质鄙陋，不堪重任，坚决不敢领受留守之责。

宗翰、宗望也理解他们的难处，再三商议，并呈报金太宗批准，就决定先在汴京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他们给这个傀儡政权起了个国号，唤作什么“大楚”。所谓“大楚”皇帝的人选，经宗翰、宗望斟酌，选中了既能迎合金人心意，行政能力还算可以，在原宋王朝中地位也较高的前朝太宰张邦昌。

张邦昌自科举入仕，几十年来努力巴结，一阶阶升迁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可谓是其愿足矣。他压根就没想到，他姓张的这辈子居然还有当皇上的命。乍一听金人将大楚皇帝的差事派给了他，他心里不

是没有一种志得意满的感觉的。

不过张邦昌不是傻瓜，对于此中利害他看得很清楚。他当这个大楚皇帝，乃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既不名正言顺、合理合法，也不会受到百官万民的拥戴。时局稍有变化，他就有可能因此而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对这个皇位他虽然想坐，却绝不敢坐。于是张邦昌乃向宗翰、宗望力辞。

然而金人建立伪楚政权的方案既定，便由不得张邦昌不干了。

靖康二年三月七日正午，在金军重兵监控下，原北宋王朝的文武百官、僧道军民等各界代表，被胁迫至宣德门前，举行了大楚皇帝张邦昌的登基仪式。

然则那把龙椅张邦昌坐来终是不安，即位后他从不敢自称为朕，而是自称为予，所颁命令不敢称诏而称为手书，亦未敢擅改年号。金军北撤后张邦昌愈加惶恐，为了避祸全身，在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仍以前朝太宰名义引退东府，将政权移交给了曾被哲宗废黜的元祐皇后，僭位时间总共只有月余。

饶是这样，他日后仍未逃过被宋高宗也就是先前的康王赵构，以大逆之罪名诛杀。命数使然，在劫难逃。因其大节已失，张邦昌屈身事敌之种种无奈，亦无人去做详析也。

伪楚政权建立，金人的全部战略任务均告完成，遂于靖康二年三月下旬开始分东西两路撤军北还。

北撤回国的金军除带走了他们在汴京抢掠的大量金银财宝外，还带走了自赵佶、赵桓以下的后妃、皇子、帝姬、驸马等皇室成员四百七十余人，宫廷侍女三千余人，以及万余宋廷的大臣、宦官、僧道、秀才、贡女、奴役。由于战俘人数庞大，这些人被分为七批陆续押解起程。赵佶与燕、越、郓、肃等十二位王子及诸王孙、驸马、妻妾、

奴婢等两千余人被列为一批，于三月二十七日由青城离宫移至刘家寺，二十九日上午从刘家寺皇子寨上路。这一批的押解官是金军大将萧庆、宗隽和葛思美。

泱泱大宋皇室，竟要被金人举族掳迁往塞北的黑山恶水之地，消息传出，汴京百姓无不悲愤交加，哀痛欲绝。他们与皇室成员非亲非故，大多数人平素里甚至对那些骑在他们头顶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的皇亲国胄非常痛恨，但在此时，那些皇胄被掳北上，却使每一个平头百姓感到像失去了亲人般锥心疼痛。

那些人毕竟是这个国家的象征，他们归为金虏，就意味着中原百姓从此便沦为了猪狗不如的金奴，百姓宁不为自己的悲惨屈辱命运一哭乎！

所以，当得知赵佶、赵桓二帝亦要随同俘虏大队一起被押往北国的消息后，汴京百姓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悲壮的送行活动。这个活动没有任何人发动组织，参加的人数却非常众多。许多的门户皆是全家出动，将妻携子，带着自家赶制的各种食物，一大清早便冒着寒风出城赶往刘家寺。日上三竿时，那皇子寨外的官道两旁已是黑压压地聚满了人群。

人群里有一个满面皴皱、衣衫破旧、身形瘦弱的女人混杂其间。这个毫不起眼的女人，便是乔装改扮，专程前来送别赵佶的李师师。

师师自得知蕙儿为掩护她壮烈捐躯的噩耗后，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连续十数日高烧卧床。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她是绝望已极，饮鸩自尽的念头几次涌现。但她最终还是咬着牙熬过了那段痛苦不堪的时光。

蕙儿的慷慨就义，是为了换取自己的生存，倘自己如此轻生，岂不是令蕙儿的一腔热血空抛洒了吗？死是需要勇气的，而在极度的痛苦中坚强地活下去，同样需要勇气。京城虽然是陷落了，但幅员辽阔

的大宋王朝果真就从此灰飞烟灭，北番金邦果真就会永远猖獗下去吗？

师师夜不能寐，静卧床榻，透过破损的窗纸仰望夜空，无意间望到一颗往常暗淡无光的星辰渐趋明亮。师师的心头不由一动。她也是曾经学习过一点星相术的，虽然不算精通，亦能略知皮毛。她被那颗异星吸引，撑着病体下了床，移身至窗前细观星阵。

这一番观察，令师师精神大振。原来，以她粗浅的星相学知识推断下来，那北番金邦不仅不能灭宋，而且当在百年之后为宋朝所灭。

占星术属于中国古代的神秘玄学之一，其源起可上溯至周朝以前。自周之后的历代朝廷，皆设有掌天星的官职，其职责是观天象之吉凶而辅人君之国政。以现代科学的目光来看，这当然纯属古人的一种主观附会。现代人认为天象运动与人事变迁间存在微妙而深刻联系的学说，殊无过硬依据的支持。至于一百零七年后，骄横一时的女真金国终于灭亡于南宋与蒙古联军的铁骑之下，乃是众多的历史因素促成，而非渺渺天象所预定也。李师师当时夜观天象得出的结论，不过是与后来的历史事实偶合了而已。

所以说，这个结论与其说是得之于师师的相术，不如说是得之于她的期冀和希望。

然而无论如何，这个结论使师师找到了精神寄托，获得了在绝境中顽强地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力量。莫道浮云能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不管今后的岁月会怎样凄凉孤苦，她都要坚持等待下去，等待到大宋王朝重振王师北定中原之日，摆酒重祭蕙儿，告慰蕙儿的在天之灵。

精神这种无形之物的力量，的确是非常奇妙的。师师在获得了它的支持后，病体便一日日地开始好转，十数日后，基本上烧退疾愈，除了体力仍较虚弱外，已经别无大碍。这时宅里已多日不见一叶菜

蔬，没有了蕙儿，师师只能改颜更貌自己出去采买。好在当时正值张邦昌在金人扶植下建立伪楚政权，千头万绪的事情令伪政权的吏员们忙乱得不可开交，密查李师师的事无人得暇顾及，因而师师谨慎地上了几次街，都未遇上麻烦。

就在近日又一次外出购物时，师师于街头上听说了赵佶及整个宋室皇族将被统统胁迫北上的消息。

与众多的京城百姓一样，师师听得此信，胸中立时涌满了悲哀的浪潮。她不难想象，曾经身为万乘之尊的赵佶此刻的心境该是多么悲凉。而且她异常担心，以赵佶那风流有余而英武不足的才子性格，能不能经受得住如此残酷命运的折磨。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师师便自然而然地下了要去为赵佶送行的念头。

回想起自己与赵佶的交往，其间的恩恩怨怨如同乱麻缠丝，实在难以理清。不过有一点师师可以肯定，那就是她李师师在赵佶的心里，始终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就凭这一点，师师无论如何也要在赵佶临行前见上他一面。她知道在那种时候自己出现在赵佶面前，对赵佶来说，必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最起码，它将会为赵佶那一片冰冷的心田，注入一股温暖的慰藉，撒下几粒希望的火种，从而给赵佶增添向残酷的命运挑战的勇气和力量。赵佶禅位不过才一年左右，现在他与赵桓同样是大宋政权的象征，他们是中原百姓抗金复国的精神支柱。师师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努力维持这希望之火延绵不熄。

前往人多眼杂且在金兵严密监视下的赵佶驾前送行，对师师来说是相当冒险的事情。但师师顾不了那么多了。

回到宅中，师师便着手准备送行物品，并打点自己的行裹。送别赵佶后，师师要南下避难，不再返回汴京。

师师终于要离开这块令她难以割舍的故土了。

这不仅是由于师师根据当时的政局考虑到，她再滞留京城，难免不露行迹，张邦昌的伪政权一旦察觉到她其实没死，仍会捕送金邦，而且是由于她近日出没于街头巷尾时，颇听到了民众对她的一些议论。

那些议论认为，宋王朝之所以覆亡，乃是因为赵佶长期迷恋女色、不修国政。而女色中妖媚皇上最甚者，莫过于名妓李师师。所以李师师实乃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关于这一点，著名道长林灵素早有远见卓识，屡向赵佶劝谏，可惜赵佶色迷心窍，不纳忠言，竟将林道长贬出京师以致其羽化他乡，令人痛哉惜哉。后来李师师虽有守身死节之举，终难抵其惑帝误国之罪也。

这种论调令师师既愤懑又委屈，可是她又没法去反驳或解释，只能眼睁睁地任其泛滥蔓延。

倘将来人们知道了面对金人毅然守节自裁的根本不是她李师师，那汹汹物议又该激烈凶狠到什么程度？

这个状况使师师意识到，即便是没有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寻捕，今后她在汴京亦难以立足了。自己身为歌伎，别无所长，只能靠卖艺为生。自己显然已经不宜在汴京公开露面，作为一个歌伎而不能公开露面，就等于断了生计。毕生的积蓄多已捐与朝廷，所余的银两有限，眼看就难以为继。离开汴京这座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古城漂流他乡另觅生路，已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这一年的春意姗姗来迟，三月末的汴京城郊，虽已霜河解冻枝木抽芽，却依然风寒透骨。偏偏这一日又灰云蔽日，天气阴蒙，无一丝的暖日融身。人们在野地里站得久了，遍体都冻得麻木起来。大家于是一面缩首抱肩地御着寒，一面就三三两两与身边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低声发着议论，打发时光。

师师听身旁的一簇人先是议论北国夷邦冰天雪地、冬季漫长，气候比中原严寒十倍不止，上皇他们此一去恐是要吃尽苦头了。有人就叹道，也怪那上皇和皇上无能，将一个堂堂大国治理得如此潦倒，竟不堪化外土著放马一击。

有人接口道，却是不尽然也，国事衰败之责不可全然推到皇上身上。那上皇原乃英明之主，驭政治国甚是有方。头些年我大宋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气象，大家不都是经历过的吗？可惜后来上皇微服外幸，为那妖妓李师师所惑，渐次疏于朝政，方有今日之祸也。有人附和道，一点不错，据说那李师师确系妖狐化身，流落至何方，何方便会遭难，沾惹上谁，谁就要倒霉，我们好好的大宋江山就是毁在她的手里了。

有人道，李师师最终能够舍生取义，总比沐猴而冠的张邦昌强点儿吧。有人道，那恐怕也是她的无奈之举，她知道她落到金人手里也得被弄死，倒不如主动自尽，还能博得个好名声。然而仅凭其一死，便可掩了她的祸国之罪了吗？又有人道，你说张邦昌不如李师师，恐未见得公允。若无张邦昌与金人敷衍周旋，恐怕金人早已纵兵屠城矣，你这颗脑袋留不留得住都难说，现在还能站在这里送别上皇吗？

李师师夹杂在人群里，听着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却是难置一喙，只能抿唇含辱，忍气吞声，装聋作哑，置若罔闻。

好不容易挨至正午时分，从汴京方向的官道上行来一队人马，为首者乃是新任伪楚皇帝张邦昌。人们知道上皇起程的时辰就要到了，便开始拥挤着向前涌动。张邦昌忙命伪楚禁军分列道旁，维持住秩序。

没过多时，便看到金军的押解队伍从皇子寨中开了出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队铁甲骑兵，嗣后是大量的步兵押解着一长串

步行的宋俘，再后面又是一小队精悍铁骑，由左司萧庆亲率，簇押着一辆四面遮有帐幕的四马厌翟车，乘坐在这辆车子里的人便是赵佶。厌翟车原本是专供皇后乘坐的车仪，此时能让赵佶乘坐这种车子，算是对他的格外优待了。

跟在赵佶车辇后面的是皇妃皇子等一干赵氏皇室成员，或乘车或骑马待遇不等。即使是当了战俘，身份地位的尊卑仍起着一定的作用。皇室的车骑后面又是大量的步行战俘，有金军步兵押解，然后由金兵铁骑做总殿后。

张邦昌见金军队伍开出了营寨，带着王时雍、徐秉哲等伪员拍马迎上去，向萧庆打拱道，邦昌特来恭送将军回朝，并且，顺便向我前朝太上皇道个平安，乞将军恩准。萧庆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挥手示意一个亲兵带他们过去。

那亲兵将张邦昌引至赵佶车旁，十分粗野地把厢座一侧的帐幕撩开。赵佶愤怒地向外一瞥。张邦昌堆起笑脸凑上前道，上皇可安好？微臣张邦昌闻上皇要远徙，特来向上皇告别，谨祝上皇一路平安。赵佶的目光在张邦昌的面孔上仅停留了一两秒钟，鼻息鄙夷地一哼，即冷若冰霜地扭过脸去，目视前方，一言不发。

张邦昌尴尬地干咳了两声，一面随着车辇行走，一面还欲对赵佶说点什么，忽然就听得身后嘈杂之声四起。

原来这时那些前来送行的百姓，已不顾押队金军和维持秩序的伪楚禁军的阻拦涌了上来，将他们携来的衣物食品大包小包地就往宋俘的怀里塞。

出现这种场面是宗翰早已预料到的。他认为此乃人之常情，若硬性阻止弹压，不仅可能在现场酿成骚乱，影响押解行动的顺利进行，而且也不利于大金国对中原的长远统治。因此他指示萧庆，在确保押解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允许百姓适当地宣泄一下。

萧庆在出发前已对应付这个场面做了周密布置。此刻他机敏地观察了一下现场状态，传令下去：队伍暂且停止前进，留出一刻时间让宋朝臣民送别，时间一到马上开拔，再有上前骚扰押解队伍者立斩。金兵得令，在放送行百姓接近宋俘的同时，按照萧庆事先的安排，亦做好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战斗警戒。

这一刻时间弥足珍贵，送行的百姓争先恐后地挤上前去，向宋俘们饮泣慰别。送行者与被解者无论相识与否，皆如至亲一般紧紧执手，泪眼相望，难分难离，霎时间郊野上一片恸哭声，撼天动地。

赵佶于车辇中看到这个情景，百感交集，涕泗长流。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他的子民百姓原来是这样可亲可爱。他第一次由衷地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统治者应当善待他们，第一次痛切地意识到自己是怎样辜负了他们。但是一切都晚了！现在一切都不再属于他，包括痛改前非的机会。现在上苍留给他的，唯有悔恨痛疚而已。

心痛欲裂似箭穿，赵佶不忍再看那悲怆欲绝的送行场面，哀楚地合上眼皮，一任泪水从眼帘下渗出，在面颊上肆虐。

就在这时，赵佶的耳畔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上皇，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送你来了。

分明是李师师的声音！

赵佶的心骤然一跳。他以为是自己在昏蒙中的幻觉，茫然地抬了抬眼皮。

那个声音再度响起。

赵佶这才感到那声音是现实中发出的。他忙回脸看去，师师那久违的面容陡然出现在他面前。尽管师师是改了装的，把自己画脏了，扮老了，但以赵佶对她的熟悉程度，还是一眼就辨认了出来。

四目相向，皆热泪盈眶。相互间何止千言万语，这时却无暇说，也无从说起。师师望着被迫脱下龙袍换了金服的赵佶，哽咽一瞬，道了一句，上皇，你老了。赵佶哀声道，无所谓了。

师师将一个包裹递上车去道，路上吃。赵佶和泪接过包裹道，难为你了。师师道，无论如何，上皇要挺住，要活下去，这是百姓的希望。赵佶点头道，明白，你的心意我明白。你要赶快离开汴京。师师道，我知道，我会好好地活着，等着上皇返回中原。赵佶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有此一言，我心足慰矣。

赵佶知道萧庆对他的车辇监视甚紧，对师师低声催促道，这里危险，你勿再耽搁，速速离开。

这时又有一些百姓涌至赵佶车旁。师师最后凝视了赵佶一瞬，用力握一握赵佶的手，道了声上皇千万保重，便向外退了出去。

萧庆限定的时间转眼就到了，金兵和禁军开始驱赶百姓离开宋俘。师师低着头躲开了金兵和人群，悄悄地折上了一条小路，却不知她已经被人盯上。

盯上师师的那个人唤作方保，是赵佶的一名内侍。

这次被金人押解北上者，赵佶的内侍中除张迪等少数老弱病残被剔除幸免，年轻力壮者尽列其中了。这方保曾多次侍奉赵佶宠幸师师，对李师师的形容体态非常熟悉。方才师师挤向赵佶的车辇时，经过了方保所在的步行宋俘队伍，恰被方保瞥见，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随后方保便一直留意，遥遥观察着师师的举动，越看越觉得那个女人就是李师师。他忽然就怀疑此前盛传的李师师自杀一事有假。倘我能帮助金人捉到真正的李师师，无疑可算立一大功，岂不便能获得较优越一点的待遇，以减少不堪忍受的徙途之苦吗？揣着这个卑下的心理，方保把他的怀疑报告了押队的金兵，押队金兵即向萧庆传报了

上去。

萧庆是从宗翰处得知李师师其实未死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现在突闻发现了李师师的踪迹，自是宁可抓错人，不肯轻放过。他马上指派一名百夫长，率十数骑沿着方保指点的方向去追。

此外还有一个人也发现了李师师，这便是在汴京城里苦寻了师师多日的燕青。

那一夜燕青在城西探查师师的生死虚实时因躲避抓捕扭了脚踝，伤得着实不轻。他被段方搀进家门查看伤势时，连脚腕带小腿都已肿得老高，一星地面也沾不得了。幸得段方素敬燕青的为人，有意结交这条好汉，热情安置燕青在家里住了，并四处打听验方给他医治。经过了二十多天的精心料理，燕青的伤踝渐次康愈。在此期间，段方依照燕青的吩咐，时时留意有关李师师的消息，但除了街面上一些众说纷纭的议论外，别无新闻。

燕青暗忖，或许是师师已趁着城禁松动之机混出了汴京，心下稍安却又不免怅惘，从今以后天南地北，各自飘零，再欲见到师师恐是渺然无望了。

又过了几日，段方带来了金人要挟持徽钦二帝北上的消息，并告知燕青，汴京的百姓群情悲恸，男女老幼皆汹汹然地要去为二帝送行。燕青蓦地想到，万一师师没有离开汴京，为赵佶送行她是绝对不会不去的。如果在送行时被人窥破身份，必将极其危险。

为防师师发生意外，我燕小乙必须去送行现场。而且，这也是我有可能寻找到师师的最后一个机会了。此时燕青腿脚已经行动自如，他就向段方说明了这个意思。

段方知道燕青行事果决，亦不强作挽留，就尽其所能为燕青准备了行路盘缠，并将家里仅存的一匹快马送与燕青充当脚力。燕青当时

没有多言一个谢字，全部欣然领受。后来段方在生意场上做得出奇顺利，凡有敢于欺诈段方者，眷属必有人头落地。商界中人皆云其有高深莫测的江湖背景，纷纷攀附，遂使段方成为富甲一方的显赫大户。段方自然心知其故，不过每逢有人问起，总是笑而不答也。

前往刘家寺为宋俘送行者成千上万，燕青知道直接在这黑压压杂乱一片的人群里寻觅一个改了装扮的李师师是徒劳的，遂于一棵树下拴了马，只将目光远远地盯住了缓缓行来的赵佶的车辇。

事实证明燕青的方法是正确的，他果然在赵佶的车辇旁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从此他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师师。

几枚锋利的暗镖依次贴在燕青的右掌心上，他真想将这些暗镖赏给那骑在高头战马上的萧庆及其身边的几个副将。但他知道那样做的后果将是金军对送行百姓的血腥屠杀，不得不强忍了心头怒潮般的复仇冲动。

望着师师辞别赵佶，避开了人群安然遁去，燕青松下了一口气。他悄悄地解缰上马，向师师尾随去。

不消多时，燕青就追上了师师。正迈着碎步疾行在田野小路上的师师猛见一骑驰来，兜头挡住去路，不禁吓了一跳。燕青忙甩镫下马道，姐姐莫惊，我是燕小乙。

师师定睛一看，失声叫道，小乙？你怎么会在这里？

燕青刚道了一句师师姐，小乙找你找得好苦，就瞥见一队金兵铁骑向这边疾驰而来。燕青不及多话，叫声师师姐快上马，便连拥带抱将师师扶上马鞍，他自己亦随之腾跃上马，揽师师于胸前，抖开缰绳向前奔去。

追来的金兵发现了目标，岂能轻舍，就狂叫着扬鞭夹镫猛扑上来。

段方送给燕青的这匹马本是体壮脚健，但因背负两人，驰速终受影响。奔出十数里地后，双方的距离渐渐拉近。燕青连发飞镖，击毙了数骑金兵，所余者仍奋不顾身地穷追不舍，而且逐渐形成了对燕青的包抄之势。

燕青携带的飞镖用尽，金兵瞬时已追到眼前。燕青只得一面护着师师，一面抽出佩剑与金兵格斗。金兵所持皆是长兵器，燕青用短剑应对起来颇不得力，好不容易挡开前面的刀斧，脑后又有长枪刺来。燕青穷于招架，很难杀开一个缺口脱身。

正在这紧要关头，忽闻得嗖嗖声响，有几支冷箭从侧旁的山林里飞出，将包抄在燕青身后的几个金兵射落马下。

堵截在燕青前方的金兵吃惊得一愣神间，被燕青窥准时机，迅猛出剑又挑落两骑。

仅剩的一骑追兵，就是那个百夫长，见势不妙，拨马欲逃。早有一骑从山林里奔出，马背之上一个布衣汉子张弓一箭，准确地洞穿了那百夫长的后心。燕青在旁看着，不禁喝一声彩。

布衣汉子拉回马头，向燕青问道，敢问壮士姓名，何故遭金贼追杀？

燕青收剑拱手道，在下唤作燕青，方才去与上皇送行，却遭金贼追捕我表姐，故而与之动了手。幸蒙大哥相救，在下不胜感激，请问大哥姓名？那汉子道，原来是燕青壮士，敝人素仰尊名也！若问敝人的姓名，说来惭愧。既蒙壮士见问，不便相瞒，敝人姓姚，乃大宋朝前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是也。

原来这个姚平仲，系出身于西部豪族，从其祖父起即在朝中效力，一家三代为将。靖康元年起兵勤王来到汴京，姚平仲因建功心切，率尔举兵偷袭金营，不幸中了埋伏，折损步骑兵万余人。他一来

感到战败无颜，二来亦恐遭到朝中主和派的恶意弹劾，兵溃后就未再返军营，而直接弃官遁入了山林。

姚平仲也是闻得宋帝北徙，匆匆赶来欲相送一程的。由于他得到消息较迟，误了时辰，却正逢燕青危急，于千钧一发之际助了燕青一臂之力。

关于姚平仲其人燕青曾有耳闻，燕青认为姚平仲不失为一个将才，对他因出师不利而不得已遁隐民间的际遇很是同情。当下燕青再向姚平仲抱拳致谢，告诉他，押解宋俘的队伍业已开拔，现在金人已容不得送行者接近队伍了。不过押解队伍行进速度不快，姚将军抄近路赶上去，尚可登高遥相目送一程。你看到行走在队伍中部挂着绛紫色帐幔的，便是太上皇的车辇。

姚平仲颔首叹息道，想我大宋基业，曾是何等辉煌，孰料竟一败涂地到这步田地。燕青恨道，长期以来，皇上不纳忠言，纵容蔡京、童贯辈横行朝堂，鱼肉百姓，祸国殃民，直搅得国贫军弱、民心丧尽，沦落到这个地步不足为奇。

姚平仲道，六贼固是可恨，但说到祸国根源，有一人还在六贼之上。燕青道，姚将军指的可是张邦昌吗？姚平仲摇头道，非也，张邦昌以前在朝中无足轻重，是钦宗皇帝即位后才擢拔起来的。说此人是汉奸魁首恰如其分，但误国魁首这顶帽子倒戴不到他头上。这误国的魁首，应当说是那个名冠京师的妖妓李师师。

燕青惊诧地道，姚将军据何而出此论？

姚平仲本不认识李师师，加之师师这时是改扮成了一个中老年民间妇女模样的，姚平仲丝毫想不到近在咫尺的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妖妓”，因而全无顾忌地说道，妖魅误国，自古而然，燕青壮士难道未闻过那妲己、褒姒、西施、貂蝉、玉环、飞燕的事例吗？尝有卜者云，那等妖魅俱为魑魅魍魉化身，降临人间，嫁祸于人。其近于民者，则

致家破；近于君者，则致国亡。李师师亦属此类，我大宋沦亡即为明证也。是以民议汹汹，认为朝廷于诛杀六贼之时，亦应诛却李师师才是。

燕青在京城里就听段方说起过民间的这种议论，觉得甚为荒谬，现在又听姚平仲如此说，正要开口反驳，师师在旁不动声色地扯了他一下，抢先说道，将军所言极是，但不知这妖魅之祸如何化解？

姚平仲道，这却很难。大凡此等妖女，皆是魅力非凡，无论何等人物，一旦被其缠上便殊难割弃抛舍，除非是其魅自疏于人。但那妖精生来就是要媚惑人的，又焉肯自弃之呢？所以说我大宋之亡，恐是天意也。说到这里，姚平仲看看天色，对燕青抱拳道，时辰不早了，姚某要抓紧遥送上皇一程，以尽臣子之心，告辞了。燕青还礼道，后会有期。

望着姚平仲打马驰远，燕青回过脸来，欲安慰师师几句，师师却先笑了笑道，方才姚将军说的那些话，我早听了不知多少了，不消去理会它。燕青听了，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

此地尚非安全地带，不宜久滞。燕青看到附近有一匹金兵弃下的战马，还在原地打着转，便打了声呼哨，将它唤了过来。燕青与师师各乘一骑，就顺着一条小径驰进了深山。

下面到底要去往哪里，两人都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只顾顺着山道向前奔跑。日落月升时，跑得人困马乏。眼前恰出现了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破旧庙宇，燕青和师师就在此中驻马歇了脚。

庙里很是阴潮，却喜还能避风。像燕青这样四海为家的人，都随身带着取火物件。他就收拾些柴火在破庙里燃起火堆，又找庙里能盛水的器皿，到外面弄来溪水，连同携带在身的面饼架在火堆上烤热，和师师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回。

吃过东西，恢复了一些力气，身上也融融地温暖起来。这时燕青和师师才安定下来，围着火堆互叙了这些年分别后的经历。

两人都叙说得十分平静，都像是在叙说别人的故事。但说过之后，两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和悲凉。

然后沉寂了一晌。

师师问燕青今后的打算。燕青说他还没想好，但从此以后是不会让师师姐再离开他的了。师师沉静地笑了笑，若有所思地盯着呼呼蹿动的火苗，没说什么。

又沉默了许久。燕青道，先睡觉吧，以后的事，明日再做计议不迟。师师道，我去洗一洗。燕青要出去为师师取溪水，师师道，我自去外面洗就行，你把睡觉的地方收拾收拾吧。燕青就寻了两处平坦地面，打开包裹，将可以充作铺垫之物的东西都抖出来，围着火堆弄成了两个地铺。

过了一会儿，师师回来了。燕青回头看到她，痴痴地愣在了那里。原来师师用溪水精心一洗，全然洗去了她伪装陋妇的那些化装物，显出了其芙蓉出水般的本色。真正是眉不描似远山横黛，唇不点如樱桃滴红。在熊熊火光的辉映下，愈显花娇玉润，翩若惊鸿。

师师满含着一泓秋水缓缓地向燕青走来，燕青也情不自禁地朝着师师迎将上去。

仿佛等了一千年一万年的热烈激昂，终于在这一瞬间无可遏制地爆发了！

衣服是如何褪去的，身体是如何缠抱着倾倒在地铺上的，两人都全然不觉。

这一刻，天地间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风静浪止。由于庙里终是比不得正常居室温暖，两人穿好了衣服，才又紧紧相拥着重新躺下，极尽一番缠绵。尔后，燕青带着深深的满足，昏昏睡去。

师师没有睡。待燕青睡熟，打起了微微的鼾声后，她悄悄地坐起身来，给火堆添了柴，然后偎在燕青身边，静静地、久久地端详着在睡梦中依然十分英俊的燕青，泪水慢慢地流淌下来。

方才那场极度销魂的灵肉欢愉，是她与燕青的第一次交合，也是最后一次。燕青并不知道这一点，然而师师知道。师师知道往昔的一切从此将永远地化为过眼云烟，知道自己会很快地枯萎下去。她已经是心如槁灰，别无所求，现在她唯一的心愿，是自己留存在燕青心目中的形象，能够永远青春美好。她希望用这个永恒的形象伴随燕青走过一生，所以师师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

虽然只有这一次，但将使师师终生刻骨铭心。

这一夜燕青睡得很沉。凌晨醒来，火堆余烬尚温，师师却不在身边。

燕青以为师师到外面洗漱去了，便振臂舒展着身子走出庙宇，也欲到山溪边去洗一把脸。然而甫一出门，便是一惊——那拴在庙门边上的马只剩了一匹。

燕青愣了愣，连忙返身进庙查看，才发觉师师的包裹也不见了。

毫无疑问，师师走了。师师已经在他尚在睡梦中时悄悄地不辞而别了。

师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是怎么想的？她有什么心事不能对我燕青说？我的师师姐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为什么？

燕青实在猜不透个中情由。他唯一能揣度到的师师决然而去的原

因，是包括姚平仲那番话在内的那些沸沸扬扬的民间议论。师师是怕跟我在一起玷污了我燕小乙的名声吗？是怕妨碍我的事业，毁坏我的前程吗？哎呀，那些流言蜚语、虚妄之说、无稽之谈如何可以信得，如何能够当真呢？师师姐呀师师姐，无论你心里有多少惶惑、多少疑惧、多少顾虑、多少无奈，你总该对我说个明白才是。莫说我燕小乙根本不相信你是什么妖魅，就算你真是妖魅，我也愿意为你舍弃一切，也要从此与你相濡以沫，共度终生。我的这番心意难道你不明白吗？你为什么就这样一言不留地悄然而去了呢？你要去向哪里？你一个孤苦伶仃的柔弱女子，今后将如何在这乱世的颠沛流离中生活下去？

燕青只怨自己夜里睡得太死，只怨自己太粗心大意，竟未察觉出师师神色谈吐中的异常。他悔恨地擂了一下脑袋，三步并作两步跨出庙门，解缰上马，沿着山路四下里狂奔寻找，扯开喉咙一遍遍急切地呼唤着师师。

师师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群峦莽莽，松林寂寂。

回复燕青的，只有一阵阵飘荡在晨岚晓雾中的空谷回音。

后记

小说与历史是两码事。所谓历史小说，是选取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历史人物为素材创作出来的小说。它的本质是小说，不是历史。

小说需要虚构，历史则不能虚构。历史小说不必拘于史，但不可悖于史。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的虚构，与肆意践踏历史的所谓戏说，其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

历史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留存在史料中的历史，其客观性没有那么纯粹。史料也是人写的，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况且凡正史者必为官家所修，必然主要反映着统治者的立场观点。横看成岭侧成峰，史料的历史真实性只能是相对而言。所以我们在依据史料辨认历史的足迹时，可以并且应当加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在于它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行为逻辑的合理性。它必须以史料所提供的一个个固定支点为基础，但在支点与支点之间，它完全可以放开手脚，闪转腾挪，纵横驰骋。这是小说家所拥有和必须使用的艺术创作权利。

赵佶与李师师的交往，是北宋史上的一桩铁案。然其具体情形，是正史里没有也不可能详录的。梁山泊义军的起落和结局，以及梁山好汉的生平事迹，史说纷纭，莫衷一是。《水浒传》之所述不过为演义版本之一，虽然流传甚广，却不能以史实待之。

这些史料上的断档、缺失、分歧和存疑处，恰好为后人创作历史

小说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

最后应着重说明的一点是，《东风破》《中原乱》《残阳烈》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得以成套出版，悉赖现代出版社和臧永清社长垂青。而将这三部小说统归于“大宋帝国”总称之下，则寄寓了出版者对笔者或其他作者今后更全面地展开抒写三百年大宋风云的期待。对于现代出版社领导和朋友们的这份抬爱与支持，我在此一并诚挚致谢！

丁　牧

记于2016年

秋窗风雨夕

大宋帝国之中原乱

丁牧◎著

一件黄袍加身，
苟安南国，
哪管父兄被虏，舍弃大宋中原土。
他气节挺拔，
挥剑抗金，
屡遭弹劾，空有一腔报国志。
他阴险卑贱，
卖国通盟，
「大楚」皇帝，终成千古罪人。

大宋帝国三百年拐点剖析

小说改编影视剧筹拍中

作者丁牧教授

《百家讲坛》之“宋徽宗之谜”主讲人



高尚与卑鄙，正义与邪恶，阴谋与爱情，苟活与牺牲

——照见乱世中的人性！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中原乱
之大宋帝国

丁牧◎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原乱／丁牧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43-5393-8

Ⅰ．①中…　Ⅱ．①丁…　Ⅲ．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2891号

中原乱

作　　者：丁牧

责任编辑：袁子茵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30.75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5393-8

定　　价：65.00元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一
二
三
第二章
一
二
三
第三章
一
二
三
第四章
一
二
三
第五章
一
二
三
四
第六章
一
二
三

四
第七章
一
二
三
第八章
一
二
三
第九章
一
二
三
第十章
一
二
三
第十一章
一
二
三
第十二章
一
二
三
第十三章
一
二
三
第十四章

一
二
三
第十五章
一
二
三
第十六章
一
二
三
第十七章
一
二
三
第十八章
一
二
三
第十九章
一
二
三
第二十章
一
二
三
第二十一章
一
二

三
第二十二章
一
二
三
第二十三章
一
二
三
第二十四章
一
二
三
尾声
创作后记
一
二
返回总目录

序言

《中原乱》描述的中国北宋王朝，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全面领先于世界。然而这样一个空前鼎盛的大国，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却出人意料地急剧衰败了下去，乃至覆亡。何以至此？这里面的确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其中的兴亡之鉴可谓意味深长。不同于对皇帝歌功颂德的小说，《中原乱》直指北宋王朝衰亡那一特定历史时期，其警世作用更为显著。

无论何朝何代，要想持续国富民强、保持社会生活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必需的前提条件。而在北宋末年，社会生活已是严重的不和谐，贫富不均导致内乱连年不断，城乡百姓民不聊生，国力持续衰败，这自然就为野心勃勃的敌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导致社会生活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朝廷腐败，下面的官僚也纷纷效仿。皇帝搞花石纲，蔡京之流也弄出什么生辰纲。不仅贪官腐败，清官也不免俗。据梅毅著《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讲，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铺张浪费、贪图享受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这些世人眼中有德有功的大臣，尚且如此，可以想见这个王朝的腐败是多么的严重。一个如此腐败的王朝，其执政威望和执政能力如何，那也是不难想见的。

国策乃治国之纲，北宋在建国初期以及后来的历次改革中，也曾推出过不少利国利民之举。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由于不能适时的清醒的与时俱进，有些当初起过进步作用的国策，反倒蜕变成了使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国策不能紧随时代发展的步伐

呢？

读过此书，会发现可以引起人们联想和深思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而对于这些关乎国家兴亡的严肃问题，每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中国人，恐怕都会不由得掩卷深思。因为，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些问题已日益变得令人触目惊心。这就更使我们意识到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方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前，我们正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要达此目的，必须大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而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便不能不注重读书学习。《中原乱》恰恰就是从历史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一部具有显著警世作用的生动教材，相信大家读后会从中受益。

再简要地谈谈这部小说的艺术特点。

《中原乱》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北宋王朝覆亡的过程，是一曲发人深省的悲歌。作品以丰富的历史事实和逼真的细节，艺术地再现了北宋的历史风貌和社会概况。它有情节上的想象和虚构，有适当的艺术夸张和必要的集中，但在大的史实方面并没有杜撰和篡改。作者立足于现实去观照历史，而又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写细节，由此而艺术地再现了北宋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部小说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它塑造了众多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如李纲、赵佶、赵桓、种师道、李邦彦、童贯、张邦昌等。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人物的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使其个性鲜明。可以说，书中的主要人物，皆堪称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相信读者阅过此书，会为作者的精湛功力所折服。

总之，《中原乱》这部小说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值得阅读。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谢春涛

第一章

赵佶突然决定禅位的旨意，像从斜刺里抡出来的一只老拳，把太子赵桓打了个蒙头转向。赵桓乍一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首先一个感觉就是他这位父皇纯粹是脑子有毛病。这么重大的一件事，竟决定得如此草率仓促，连最起码的章法都不讲，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莫说是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君，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正九品知县，撂挑子也没这么个撂法的吧？

一

冬晨，寒风砭骨，薄雾未消。多数店铺尚未开门，街头巷尾一片冷寂。就在这畏寒的人们还懒得出窝的时辰，一队人马从太原知府衙门驰出。马蹄急促地敲击着冰冷的石板路面，顺着府前大道一路向西奔去。

奔驰在这队人马最前面的，是太原知府兼都总管张孝纯。宋朝重文抑武，州府的军事主官往往委授文职官员兼任。策马其后者是太原府副都总管王禀，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将领。王禀身后是随父效力于军中的其子王荀。再后面，是十余骑禁军士兵。这些人一个个皆色凝似铁。尤其是打头的张孝纯，从他那张紧绷着的面孔上流露出来的，除了异常的沉重，还有掩饰不住的焦灼。由此一望可知，乃是出了大事。

的确是出了大事。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金邦，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扫灭了雄踞塞北二百余年的辽朝后，挥师南下，把战火燃烧到了宋朝的家门口。如果金军再向前推进一步，辽阔中原便要全面地被占领。这事于国于民，不啻石破天惊。

说起来，异族的入侵，对大宋王朝原本倒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因为在宋朝自公元九六〇年开国至今的一百六十多年里，外患就从未消除过。宋太祖夺取后周，平定后蜀南汉南唐诸国，宋太宗继之拿下北汉，虽是结束了五代分裂局面，基本奠定了国朝版图，但在其南北西三方，仍有不少异邦对中原和江南这一大片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垂涎三尺虎视眈眈，逮着机会就想伸手捞上一把。

当年对宋朝威胁最大的，当属北方的辽国与西北方的西夏。辽国又称契丹，其祖为鲜卑族的一支，再上溯其脉，是汉代的匈奴。西夏国则为党项人所建，党项人的祖先，乃是起源于今青海一带的羌人。

契丹人与党项人皆以游牧狩猎为生，俱是彪悍之辈，都有对外掠夺扩张的野心。与其相邻为国，欲求和平共处相敬如宾，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赵宋朝廷也不是没有继续扩大疆域的欲望。这就导致了在这百十年里，宋朝与辽夏的战事此起彼伏，始终不息。

在这些频繁的战事中，曾产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其中最著名的历史事件，是宋辽于景德元年缔结澶渊之盟；而最具知名度的人物，则为与辽寇奋勇作战壮烈殉国的宋将杨继业。以杨老令公为首的杨家将的故事，后来被艺术家们演绎得丰富多彩妇孺皆知，已在中华大地上传颂千年之久，在戏台上造就出了一代代的红伶名优。

宋朝与辽夏的交战历年来互有胜负，但总体来看是胜少负多。尤其是在几次重大战役上，如宋辽于太平兴国四年的高粱河之战，于雍熙三年的岐沟关、陈家谷之战，宋夏于宝元年间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之战，于元丰四年的灵州、永乐城之战等，俱是惨败得一塌糊涂。堂堂大宋雄师，想当初平定中州扫荡江南锐不可当，为何后来面对化外夷蛮，反而变得弱不禁风了呢？个中缘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细论起来话长，这里且不多赘言。待读者阅完本书，对此也就不言自明了。

总之，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自宋朝开国以来，虽然军费逐年递增，但军力每况愈下，在与异族邻邦的交战中，基本上占不到上风。

然而这样一个严重问题，却并未引起宋朝的高度重视。因为，历年来辽夏两国的进犯，除了景德元年辽圣宗与承天太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出征的那次南侵，亦即导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的那次战事，辽锋逼近汴京，形势比较险恶外，余者皆仅属“犯边”，也就是说战事区域基本上是处于边关一带。以辽夏当时之实力，只能有限度地掠夺一些财富和领土。宋军战败，朝廷顶多采取些割地赔款之类的手段便可了事。所以宋朝对于频发这种性质的战争虽然也深感头疼，但因其毕竟

动摇不了国朝根基，而始终未树立起真正的危机意识。战事一来君臣一通手忙脚乱，战事一去朝野复又歌舞升平。仿佛那不时燃起的边塞烽火，不过是无须多虑的癣疥之疾。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刚刚推翻了曾经称霸塞北的大辽朝的女真金国，居然倾其精锐再接再厉，发出分别以金太祖之子完颜斡离不和国论移赉勃极烈完颜粘罕为统帅的东西两路大军，反戈杀向了与其订有联合灭辽盟约的大宋。金东路军自其南京取燕山，西路军则出其西京攻太原。两路大军的最终目标，皆为宋都汴京。这就不似通常的“犯边”，而俨然是怀有扫灭大宋之意了。因而宋朝这次面临的危机，显然远非历史上任何一次外寇入侵。

金军出手不凡，在其东路军破澶州下蓟州直逼燕京的同时，西路军亦连下朔、武、代、忻数州，转眼之间兵锋直指太原。太原乃宋朝北方重镇，其地一旦失守，金西路军即可全师南下。因此在这里坚决顶住和拖住金军，对于整个战局的发展，对于大宋王朝的存亡，都具有至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太原的主要军政长官张孝纯、王禀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深感局势严峻而责任重大。探马一日数报军情，搅得他们心急火燎，此时宋朝的最高军事统帅童贯，正以领枢密院事兼两河宣抚使的身份坐镇太原。张孝纯和王禀便将军情急报童贯，期望童贯迅速做出部署，紧急调集和指挥军队迎敌。岂料接连几日的军情报上去后，童贯那边却毫无回音。眼看着金军就要兵临城下，张、王二人不敢再坐等。所以这一日早上，两人在府衙简单地碰了个头，便带上卫兵径赴宣抚司，去找童贯当面请示并敦促其赶快制定御敌大计。

辽国是长期欺压女真的霸主，也是宋朝的宿敌。新兴的金国起兵反辽，宋朝曾主动与其结为盟友，两国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为什么辽朝甫灭，金邦铁骑随即就掉转马头杀向了大宋呢？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因为金人贪心不足，恃武逞威，侵略野心没有止境。但一

对盟友倏尔翻脸，总还有点具体原因。其中具体原因，主要便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之争以及张觉事件。

燕云十六州的归属，是导致宋金争端的一个大问题。所谓燕云十六州，是指现今的北京市、北京密云、北京顺义、北京延庆、山西大同、山西应县、山西朔州、山西朔州东、河北蓟县、河北河间、河北任丘、河北涿州、河北怀来、河北涿鹿、河北宣化及河北蔚县诸地，当时的地名称谓是幽、檀、顺、儒、云、应、朔、寰、蓟、瀛、莫、涿、妫、新、武、蔚。从地图上看去一目了然，这些州县均分布于长城沿线，是中原防御北寇入侵的重要屏障。

这一地区原属后唐。公元九三六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晋阳发动叛乱，企图自立为帝，为取得辽太宗的支持，将其割让给了辽朝。宋朝开国后，曾数次欲夺回此地，却始终未能如愿。著名的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就是宋朝为夺回这片土地而引发的大战，结果宋军皆是一败涂地。澶渊之盟划定宋辽疆界时，除莫瀛两州划给了宋朝，其余诸州仍归辽朝所有。

金邦起兵反辽，宋朝感到有机可乘，即向金朝表示“欲与通好，共同伐辽”，并遣使与金朝缔约，约定由金国取辽中京，宋朝取燕京一带，事成之后燕京归宋。这就是史书所称的“海上之盟”。然而由于宋徽宗赵佶疏于朝政，不谙地理，在御书中只提到了“燕京”，而未明确说明这个“燕京”的含义乃是包括燕云十六州在内，就给金人留下了破辽之后只肯交割燕京所辖州县，而拒不交出其余诸州的借口。宋朝对这个结果当然很不满意，多次派人赴金交涉。而金朝因在征辽战场上连连获胜，态度日趋蛮横，不但对宋朝的要求嗤之以鼻，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宋朝须向其缴纳巨额岁贡方可交割燕京。两国关系因之急剧恶化。

张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张觉原为驻守平州的辽将，金军攻下燕京后暂时将其留用，意欲日后伺机剪除。宣和五年八月，金太宗即位，下令将辽朝降臣及燕京居民远徙东北。张觉抗命，改投宋朝。时有臣属劝赵佶不可接纳张觉，以免贻金人以挑衅借口。赵佶未从其言。金人兴兵讨张，张觉逃入了燕山郭药师军中，但其母其妻均被金人俘去。其弟因此降金，并交出了赵佶赐予张觉的手诏。

金朝掌握了宋朝招降纳叛的证据，向宋朝移牒索人。燕山府安抚使王安中杀了一个貌似张觉者糊弄金人，被金人识破。金人大怒，声称要发兵自取张觉。赵佶为金朝压力所迫，只得下密诏将张觉及其二子处决，以水银函其首送与了金人。

这个事件令原已十分紧张的宋金关系雪上加霜，并且为正想找碴儿进击中原的金朝提供了口实。所以尽管宋朝再三示以歉意，金朝仍以宋朝背盟为由，出兵攻占了蔚应两州，并指使西夏出兵夹攻武朔。宣和七年十月间，野心勃勃的金军备战完毕，金太宗便正式下诏发兵，悍然拉开了伐宋战争的序幕。

可笑的是，直到金军已纵马出师，宋朝对金人的野心尚浑然不觉，尚在幻想以谈判的方式索要金朝不肯交割的州县。童贯驻守太原，就是来与金人交涉蔚应两州的归属问题。这当然无异于痴人说梦。现在总算到了梦醒时分，然而熊熊狼烟却已燃至眉睫。

对于上述历史渊源，张孝纯和王禀皆知大略。所以现在充斥在他们胸间的，除了对金军侵略行径的义愤，亦不乏对朝廷屡屡在外交和军事行动上失策的恼火，以及对那些昏庸误国的文武大员的痛恨。不过作为官阶不高背景不硬的地方军政官员，他们对后者都不愿去多想。想那么多也没用，任你牢骚再盛，又能奈何了谁？因此他们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尽快地在童贯的统一指挥下行动起来，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履行好自己所应承担的那份职责，千万莫让失地辱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太原城的城区不大，取捷径由一条小巷穿插过去，再拐过两个街口，就来到了宣抚司所在的大街。这条街上这时也正冷清，而宣抚司门前却立着一队人马，其中还有若干辆马车，有人正往马车上装着箱子，宛如搬家。

张孝纯和王禀远远看到这情景，有点诧异地对视了一下。宣抚司要迁址吗？现在给童贯童大人提供的这处办公及居住场所，已经是太原城里最好的房子了，他还想搬到哪儿去？说话间已驰近宣抚司，张孝纯令马队止步，让卫兵下马候立道旁，他和王禀将马鞭递给王荀，两人便迈步向宣抚司门前走去。

童贯的随行参议宇文虚中正在指挥士兵们往马车上装载箱包，见张孝纯和王禀到来，回身迎了两步，向二人揖道："二位大人早。"张孝纯、王禀拱手对宇文虚中还过礼，张孝纯扫视一下身边的车队，问道："宇文大人，你们这是——"宇文虚中尴尬地刚刚支吾了一声"这个……这个……"就听得一阵脚步声传来，是身裹裘袍的童贯在若干文武随员及侍卫亲兵的簇拥下，走出了宣抚司大门。

这童贯是个宦官，由于极善逢迎拍马，深得赵佶宠信。他曾以监军身份率师讨伐河湟吐蕃和西夏党项，亦曾亲掌帅印"征剿"过方腊，前不久还"收复"了金人暂时放弃的燕京。在他指挥的历次战役中败绩甚多，损失巨大，往往是在付出极不相称的代价后，才换取到某些空头战果。但因其善于掩饰真相虚报战功，竟被赵佶视之为杰出帅才，数度委领枢密院事。今年六月，他又被封为广阳郡王，其受宠之势不言而喻。此前朝廷与金朝在归还燕云十六州问题上发生争端，赵佶撤掉了办事不力的谭稹，特令童贯兼任两河宣抚使，前来太原与金人斡旋。然而他也没什么超人奇能，他的前任没达成的协议，他也同样没达成。非但没达成，他谈来谈去，还把对方的金戈铁马谈过来了。

张孝纯、王禀一见童贯，忙撇开宇文虚中，双双上前施礼："下官张孝纯、王禀参见童大人。"童贯看到他两个，稍稍一愣，然后慢

吞吞地哼道："你们两个来此何事？"张孝纯再揖道："金寇悍然犯境，军情万分吃紧，下官想请童大人——"童贯没等他们说完，便摆摆手打断："前几日送过来的驿报我都看过，这些不必再说了。"王禀紧接着跟上一句："那么当如何调度兵马御敌，还望童大人速为示下。"童贯顿了顿，拖着长腔道："这个嘛，事关重大，待本官回朝奏明圣上再做定夺吧。"

"什么？"张孝纯和王禀霍地一惊，"童大人要回汴京？"

"正是。此地的局势如此严重，一举一动关乎我大宋全局，本官焉能不速速赴阙面奏？"关于这些天金军入境的情况，童贯的确是一直都在密切关注。他也看出了这一次外寇入侵的架势非同以往，掂量着如果留此指挥作战，恐是必败无疑。因为一来他情知宋军不是气焰正盛的金军的对手，二来他也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能。虽然对外他可以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胸中自有百万兵，但在内心里，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所以他一看形势不妙，就决定赶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这样万一将来太原失守，责任也追究不到他的头上。

张孝纯一听童贯居然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太原，心腾的一下急了。什么赴阙面奏，分明是以此为借口临阵逃脱。你一拍屁股跑了，我们怎么办？太原怎么办？两河的百姓怎么办？他不由得提高声音道："童大人，下官以为童大人此时不宜离开太原。目下金寇迫近，大战在即，正需童大人坐镇调度，统驭各路兵马协力抗敌。"

童贯对自己匆忙逃离太原的举动原本就心虚，听张孝纯这么一说，恰似变戏法地被人当场觑出破绽，心中一阵着恼，面色就沉下来："本官怎么就不宜离开太原？边关事变甚剧，本官赴阙面奏其详，此乃头等大事。"

"童大人，末将以为，大家同心协力守住太原，才是当前的头等

大事。”这是王禀那浑厚的声音。

“放肆！”童贯被王禀堵得气噎丹田，忍不住勃然作色，“本官行止自有方寸，难道还需要你来训导吗？守卫太原是你等的职责，你等自去把守便是，到本官这里来聒噪什么？”若在平时，对于胆敢如此顶撞他的武夫，童贯至少要扯着嗓子来一番痛骂。但是现在他不想多啰唆，他知道与张孝纯、王禀越纠缠于己越不利，于是傲然地将手一挥，“本官事急，无暇多言。你等不是要本官下令嘛，本官现在就下令，命你等速速调兵布防，通力坚守太原。如若太原有失，唯你二人是问”！

说罢，童贯便绕过张孝纯、王禀，径自走向属下为他准备好的一匹高头战马。后面的随员们忙亦步亦趋地紧跟上去，无人再去理睬张王二人。只有宇文虚中经过他们身边时，同情地向他们揖揖手，小声地奉送了一句：“二位大人好自为之吧。”

童贯跨上战马，率先扬鞭起步。从随后跟进的车马辎重上可以看出，童贯此番来太原，虽然在外交上一无所获，其个人收获却是颇丰。至于他收获了些什么财宝，是怎样收获而来的，没人搞得清楚。人们只知每逢外出办差，童贯从不空返。不多会儿工夫，童贯一行便浩浩荡荡地拐过街头，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禀面对着空旷的街道，忍不住破口大骂：“他奶奶的，这等混账阉竖也配领兵！”

张孝纯苦涩地一笑：“是啊，越是这样的人，倒越是能见信于朝廷，岂非咄咄怪事。”他抬头望望因大雪将临而变得越来越显阴暗的天空，沉默有顷，吐出一口粗重的闷气，猛地回头断喝：“速回府衙，召集众将议事。”

这一天，是宣和七年十二月八日。

二

汴京乃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朝旧都。宋太祖赵匡胤夺取政权再次定都于此后，命有司按照洛阳宫殿制式，重新修建了大内。后经历代皇帝不断地整修扩建，至徽宗时，已将皇城拓展得相当宏大壮丽。只说皇城的城门，便有乾元、左掖、右掖、东华、西华、拱宸、大庆、左右升龙、左右长庆、左右银台、左右承天等十数个之多。皇城内则殿阁无数，比较著名的有大庆殿、紫宸殿、垂拱殿、皇仪殿、集英殿、崇政殿、景富殿、延和殿、延庆殿、福宁殿、宣和殿等。一百多年来，为修建这座皇城花费了多少银子，没有确切记载，也没人能够统计得出来。可惜这些耗尽了天下脂膏的宏伟建筑，后来皆毁于战火，后人再也无缘目睹其神工鬼斧气象万千的雄姿。

大内诸殿的用途各异。比如垂拱殿、崇政殿，是为皇帝的视朝阅事之所，紫宸殿是皇帝上朝前的准备殿，而集英殿则是专门用来举行酒会的宴殿。皇室后妃的居所，亦深藏于这些殿群之中。那些名目繁多大小不一的便殿，乃是供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召见大臣谈话，或者修心养性解乏消遣之用的场所。每个皇帝在视朝之外所经常使用的宫殿也不尽相同，徽宗赵佶召见大臣议事，多数是在宣和殿，大约这是与其当下所使用的年号有关。

此刻，赵佶就正在宣和殿里独自徘徊。

宣和殿是座面积不大的便殿，但由于只有赵佶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在里面晃来晃去，就显得有些深幽。宫殿的夹墙里修有暖道，将殿室里的温度调节得恰到好处。然而赵佶却像打了摆子，一会儿觉得身上凛凛发冷，一会儿又觉得燥热难当。这是因为，他正在思考着一个前所未有且极不寻常的问题，而且必须尽快地对此做出决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关系到他赵佶以及整个大宋江山未来的命运。这个要命问题就是，他赵佶还要不要继续当这个皇帝。

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问题，并请求赵佶尽快做出决断的，是太常寺少卿李纲。赵佶根据给事中吴敏的推荐，刚刚在这座便殿里单独召见过李纲。此刻，李纲劝谏他禅位之言犹在耳侧，李纲刺血写就的奏章就握在他的手中。居然敢用如此直率的态度劝朕禅位，赵佶暗想，这个李纲固然忠心可嘉，胆子却也着实不小。

李纲，字伯纪，时年四十三岁，福建邵武人，自祖辈起迁居无锡。因无锡有个叫梁溪的地方比较有名，后人又称其为“梁溪先生”。他于政和二年三十岁时登进士第，曾历任尚书考功员外郎、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等职。因言论忤逆了朝中权贵，被降职为隶属于刑部的比部员外郎。宣和元年京东发大水，他上疏要求追究造成水灾有关官员的行政责任，再次得罪权贵，被贬为监南剑州沙县税务，至宣和七年春才被重新调回汴京，任用为太常寺少卿。

太常寺少卿不过是个掌管礼仪祭祀之类事务的从五品闲职，并无参与军政之责。何况李纲方从南方不毛之地回京，又与朝廷大员们素无交往，没有几个人的眼睛能够看得见他。按说就是局势再紧张再严峻，也还轮不到他站出来说话。可他就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了，而且还胆大包天地提出了请皇帝禅位的主张。之所以然，是与他这个人的秉性和抱负分不开的。

李纲这个人的秉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敢于仗义执言，不善奉承巴结。他的几次遭贬，都与这个耿直的秉性有关。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个倒霉的源头，但一个人的秉性是天生的，想改也难。即使勉强装出另一副嘴脸，是装不像也装不长的，一到关键时刻，还得露出原形。他自幼立下的抱负，则是建功立业青史垂名。他是饱读诗书的，一生中写下过不少文赋诗词，但他的主要兴趣不在这方面，文采也难入一流之列。他的兴趣主要就在于研究治国方略，即使身居卑位，也对国家大事至为关注，时时思考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主张。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欲参与朝政大计的讨论制定，是非把官做到相当一级的高位不可的，所以他对仕途的升迁，自然也就比较重视。

像李纲这样的人，说起来是既适合从政，又不适合从政。说他适合从政，是因为他确有忧国忧民的品质及相当的行政能力；说他不适合从政，则是因为他太不擅长玩官场游戏。在任何一个朝代，从政者如果仅有出众的才干，而没有纯熟的马屁技巧，以及与上下左右狼狈为奸的关系和手段，总是难以官运亨通。而这些恰恰是李纲的弱项。所以说，李纲的秉性与他的抱负，是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其结果便是既成就了他一生中的片刻辉煌，也注定了他终难尽遂夙愿。

塞北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面对这百年未遇的严重危机，汴京城里的每个人都大为惶然，都不能不考虑自己应当如何应对。许多百姓已经纷纷拉家带口投奔他乡，一些官员也在做着随时逃离京城的准备。有的官员甚至不待上司批准，就已带着家眷擅自弃官而去。

李纲这些天来也考虑了许多，不过他考虑的并不是如何全身自保，如何寻找借口离开汴京。他的家眷不在汴京，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脱身而去是比较方便的，但他压根没动这个念头。他这个人在内心里是多少有点自负的，越是在众人惶然之时，他越是产生出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在这种责任感的支配下，他的思考便只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那便是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挽狂澜于既倒。

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李纲逐渐理出了一条思路，产生了劝谏赵佶禅位的构想。

这个构想最初闪现出来时，李纲自己也吓了一跳。我如何能做此大逆不道罪可诛族之想？但当他继续考虑下去，却越想越觉得，无论从对内凝聚民心的角度，还是从对外破除金军进兵借口的角度，这个措施都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如其不然，便有一系列的问题卡在那里无法解决。由是，他渐渐坚定了劝谏赵佶禅位之念。

李纲心情一冲动，就要提笔写奏章。但当他研好墨铺开纸后，又

犹豫起来。请求皇帝禅位，这事毕竟太大，此举妥当与否，最好还是先找个人商议一下。找谁商议呢？他在官场中的交际圈子不大，能谈得来的朋友屈指可数。而在这为数不多的友人中，给事中吴敏算是与其关系较近的一个，平日里两个人的政见也较为相投。于是在这天夜里，李纲便悄悄地造访了吴宅。

吴敏一看李纲那神情，便知这位老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即将其请进书房，屏退用人，开门见山地问道，伯纪兄是为时局而来吧？李纲肃然点头道正是。然后也不多绕圈子，就坦率地将其所思和盘托出。

果然不出所料，吴敏也认为，目下赵佶已民心尽失，不再具有四方威服的号召力，指望以其之天威唤起国民的抗金斗志是不可能的。而且在金人的战书伐表中，赵佶失德也是一条很重要的进兵理由。因此就目前形势而言，赵佶禅位已是势在必行。吴敏告诉李纲，其实在前几日的一次单独奏对中，他已经以解梦的方式，向皇上暗示了这一点。

“噢？那么皇上的意思呢？”李纲关注地问。

“皇上倒也不无此意。皇上明白，局势发展到这一步，这个朝廷他再勉强支撑下去也难。昨日皇上诏命太子出任开封牧，并赐予太子排方玉带，就表明皇上已有这个意思。但是——”吴敏呷了一口茶，用手指轻弹了两下桌面，“皇上能不能真正下这个决心，还不好说。皇位可不像一个什么寻常物件，说送人就送人了。欲使皇上快刀斩乱麻，恐怕是还得有大臣促上一促。”

“有大臣提出此议吗？”

“你看那些人当中，谁有这个胆子？此言一出，皇上接受便罢。若是不接受，那可就轻则丢官，重则连脑袋都保不住了。我也是只能暗示一下，点到为止。再深一点的话，也是不便讲的。”

“都如此明哲保身，国将危矣。”李纲不由得拍了一下桌子。看到吴敏露出一丝尴尬神情，他忙补了一句，“哦，吴大人能暗示于皇上，已实属不易了。那么——进一步的话，由我来说如何？”

吴敏迟疑地看看李纲：“此事后果难料，伯纪兄可要慎思。”

这时李纲的心情，已被一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之感鼓荡起来，他稍稍一顿，毅然说道：“大臣们若敢开口，还没有我李纲发言的份儿。他们如此畏缩，倒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我李纲有话此时不说，更待何时？只求吴大人为我帮个忙。”

“请讲，只要是我吴敏做得到。”

“此等奏折不便交有司转呈。但以我太常寺少卿职位，没有面呈皇上的机会。吴大人可否向皇上举荐一下，请皇上召李纲单独奏对？”

“伯纪兄可要想好，若是皇上允了面对，你再想打退堂鼓都打不成了。”

“我想好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是福是祸听天由命。”

吴敏看着李纲决然的神色，略作沉吟，点头应下：“好吧，伯纪兄既有报国之心，吴某自当鼎力成全，引荐之事包在我身上。”这吴敏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及中书舍人等职，官阶曾几度沉浮，现在他所担任的给事中这个职务，论品阶虽只是个正五品，其职能却是皇帝的政事顾问，能够随时与皇上说上话，并且这一阵赵佶又对他比较信任。所以，他答应将李纲引荐给赵佶，在心里是有把握的。

吴敏的想法与李纲不谋而合，而且敢于将其意暗示与皇上，说明了认为非如此不能扭转政局者非止一人。这给予了李纲很大的精神支持，也增加了李纲向皇上劝禅的勇气。赵佶自元符三年登基，二十五年来把煌煌大宋治理成了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将其请下龙

椅，实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种顺应天意民心的事情，两府的宰执们居然没人去做，那就休怪我李伯纪当仁不让了。

李纲决意去做这个出头的椽子，究其思想根源，主要的自然是基于其自幼所受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教育，却也不能排除他是看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参政机会。如果不碰上这样的机会，他李伯纪欲想在国家大事上插上一嘴，还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甚至是一辈子都无此可能。

这算是投机吗？李纲自忖，或许是有那么点意思。可是反过来说，将此机会拱手送给你们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任何一位大臣，你们愿意接过去吗？我李纲此举纵然算是投机，那也是为国家社稷而投，而非是为追逐一己之私利，所以此机正大光明，大可一投。如此想来，李纲便越觉其行为是理直气壮问心无愧的。

当然，机会往往是与风险并存，这个机会风险很大。自古以来欲成大事者，没有不承担风险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就不能多作顾虑了。

回到宅中，李纲坐在那里静默一晌，构思好腹稿，就要执笔书写奏章。但他甫一提笔又停下来。他觉得仅仅如此写来，态度还不够诚恳，尚不足以打动皇上的心弦。略微思量了一下，他捋起衣袖，拿起刀在自己的左臂上用力一划，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然后翻转手臂，将鲜血滴入砚盘。继而蘸着那鲜血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洋洋千言。这就是后来被冠名为“召赴文字库祗候引对札子”的那篇著名奏章。

吴敏在与李纲夜谈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便将李纲请求面对的意思奏与了赵佶，并大力举荐道：李纲其人颇有见地，其言其策大可一听。赵佶当即应允，传旨于当日下午在文字外库召见李纲。李纲遵旨前往，将奏章交由太监呈入后，便在库外候召。却因

当日赵佶与宰执们议事甚繁，搞得十分疲惫，便将召见李纲的时间改到了次日上午，地点则改至宣和殿。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李纲终于蒙召入禁。他的奏章赵佶已于昨夜详阅。赵佶没想到，一个区区太常寺少卿，竟敢如此坦率地提出请他禅位的要求，而且还将其中的理由阐述得相当中肯。奏章里的那些毫无矫饰的诤言谏语，是从那班惯于阿谀奉承的宰执们那里绝对听不到的。这倒让赵佶增添了与李纲面谈的兴趣。由于读过奏章后赵佶在龙榻上辗转反侧了许久，此时他不免身带倦意，但见到李纲在贴身太监张迪的引领下走进大殿时，他还是努力振作起了精神，一丝不苟地正襟危坐在那里，摆出了皇帝应有的威仪。

挥退张迪和侍立在侧的其他太监，大殿里只剩下了赵佶和李纲两个人。君臣一坐一立隔案相对，就开始了一番时间不长却意义重大的谈话。谈话是以赵佶发问李纲作答的形式进行的。赵佶所问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李纲的奏章里找到答案，然而赵佶还是想听李纲再当面说一说。由此不难看出在是否决定禅位这件事上，赵佶内心里的犹豫和矛盾程度。

赵佶以威严的口气劈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诘问李纲，你刺血上书请求朕禅位于太子，想没想到过这样做的后果，朕指的是对你个人可能产生的后果。李纲从容回答说想到过，但微臣世受国恩，考虑得更多的是尽忠报国，故不敢因苟且于一己得失，坐视社稷濒危而缄口无言。如果皇上以为微臣言之不当，微臣甘领严惩，绝无寸怨。

赵佶紧接着逼问，照你的意思说，朕这个皇帝，是当得不够格啦？

岂止是不够格，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一个称职的君主，焉能使国家腐朽到一触即溃的地步？李纲心里这么想，嘴上当然不能这么说。他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胸有成竹地应对道，微臣不是这个意思。皇

上自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种种功绩日月可鉴，无须微臣拙嘴笨腮一一列举。只因某些奸佞欺君罔上败坏朝纲，方使我大宋弊政丛生天怒人怨。如今金寇将此罪责统统强加于皇上一身，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微臣窃思，皇上昼夜操劳听政日久龙神大损，目下又无端受此指责，委实是不堪其负。所以微臣才斗胆奉劝皇上，莫若审时度势急流勇退。这样，一者可使皇上保重龙体颐养天年，二者可令国朝万象更新重振雄风，三者可以破除金军的进兵借口，诚可谓是一举三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哉？

这番话说得迂回婉转，基本上保全了赵佶的面子，赵佶听了，觉得还比较受用。他缓和了面色，又问，姑且算你说得有理，朕且委派太子监国如何？

李纲道，关于这一点，微臣在奏章里说得很清楚。若在平时，以太子监国作为其继承大宝之过渡，自然是顺理成章。但如今事急，若不直接付与太子玉玺，便难以树其威望，太子亦难负起全责，于号令天下共御强虏大为不利。皇上若果有禅位之意，何不就索性一步到位呢？

赵佶不置可否地哼了哼说，朕若让太子于此时即位，你认为太子有能力扭转局势吗？李纲回答，臣观太子天纵英明，且蒙皇上谆谆教诲，颇具龙驭天下潜质。太子即位后，如能广开言路，任用贤良，尽我大宋济济之才，全力抵御北漠虏寇，驱敌于国门之外，应当是不成问题。

赵佶听罢，微微点了点头，沉思片刻，忽又开口问，你说的这些，包括奏章上所写的那些话，与谁商量过？李纲道，微臣未与任何人商量，凡此种种，皆是微臣个人所思。赵佶盯着李纲道，这些言语，诸宰执尚且未曾说过半句，倒是你在朕的面前滔滔不绝。难道你一个太常寺少卿，倒比宰执们更聪明吗？

李纲与赵佶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垂首答道，微臣不敢自命不凡，但微臣的确是一心一意为皇上和社稷着想，方敢不避斧钺冒死进言。在出于公心这一点上，微臣自忖，较之宰执们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赵佶“嗯”了一声，身子仰靠在椅背上闭目沉思了一会儿，抬起眼皮对李纲道：“好了，你的意思朕都听明白了。你且退下，容朕再思。”

“微臣恳请皇上早作决断，金人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李纲最后说完这句话，躬身再拜，退出了宣和殿。经殿外的冷风一吹，他才发觉朝服里面的内衣已经全被汗水湿透。看来虽说是下了豁出去的决心，事到临头的紧张还是避免不了。无论到了何时，皇上到底是皇上。

大殿里只剩下了赵佶寡人一个。他缓缓地从龙椅上立起，开始在殿堂里徘徊。李纲已经将利害说得很明了，何去何从，他必须当机立断。

禅位，这话说来简单，可这皇帝的宝座，交出去就是永远地交出去了，不会再有收回来的那一天。自己现在才四十四岁，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把拥有无上权力的龙椅说不坐就不坐了，真是不甘心哪，非常不甘心！

可是，如果不禅位，就不可能把拯救国民于水火的职责推脱掉。即便是让太子监国，最终的责任仍会落到他赵佶头上。那么朕有能力、魄力、精力和号召力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吗？赵佶沮丧地承认，他没有，根本没有。降罪己诏，减裁掖庭用度，归还百姓土地，废应奉局花石纲，罢大晟府教乐所，令天下官庶直言献策，等等，凡是他能想到做到的措施，他都已经做过了，但是对挽救危局丝毫未见成效。让他再拿出个别的什么高招来，那是打死他也没有了。这一点不仅赵佶明白，李纲明白，满朝文武虽然嘴上不说，心里也都有数。就连金

人，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否则他们也不会在讨宋檄文中，猖狂到指着鼻子辱骂赵佶“越自藩邸，包藏祸心，假黄门之力，贼其家嗣，盗为元首”的份儿上。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是硬赖在龙椅上不挪窝，恐怕也是坐不长久的。想到这里，赵佶意识到，他其实压根就别无选择。看来李纲也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才敢冒杀头之险，毅然刺血上书请他禅位的。

“金人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李纲离开大殿前留下的那句警告，又在赵佶耳畔响起。是的，以金军的凌厉攻势估测，如果他们在两河地区遭遇不到有效抵抗的话，打到汴京城下已用不了几天的时间。真要到了那个关头，可是想禅位都禅不成了。

罢罢罢！赵佶来回疾踱了几步，骤然停住，下了决心。禅位就禅位，辛辛苦苦当了半天皇帝，倒落了个千夫所指，真是何苦来哉！好吧，这个皇帝老子不当了，老子当够了！本来老子的兴趣爱好，也不在临朝理政上。这些年来，天天一睁眼便议国事批奏章的枯燥日子，老子早过腻歪了。从此之后老子要做个逍遥闲人，徜徉于花前月下，沉醉于诗画之中，春宵泛舟秋夕垂钓，晨诵经卷夜赏丝竹，抛却一切凡尘俗物，岂不活得潇洒如仙哉！

此念一定，赵佶顿觉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身上一阵轻松。

但随之又有一种紧迫感向他袭来。既然决定了禅位，赵佶便觉得这个皇帝简直是再当一天一时一刻都多余。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唤进张迪，命张迪速传给事中吴敏前来起草退位诏书，并马上通知白时中、李邦彦等宰执进宫议事。这件事他要说办就办，不想拖过今天。也就是说，就在当日下午，他便要将皇位交与太子赵桓。在赵佶近二十六年的皇帝生涯中，这大约是他处理得最为雷厉风行的一件国事了。

看着张迪带着一脸的惊愕一溜小跑着退出大殿，赵佶疲乏地回身倚坐到镂空金漆龙椅上，忽然感到像被抽去了筋骨似的，全身瘫软得

没有了一点力气。

三

赵佶突然决定禅位的旨意，像从斜刺里抡出来的一只老拳，把太子赵桓打了个蒙头转向。赵桓乍一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首先一个感觉就是他这位父皇纯粹是脑子有毛病。这么重大的一件事，竟决定得如此草率仓促，连最起码的章法都不讲，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莫说是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君，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正九品知县，撂挑子也没这么个撂法的吧？

赵桓乃王皇后所生，是赵佶的长子，时年二十六岁。政和五年他十六岁时被立为皇太子，次年娶恩平郡王朱伯材之女为妃，这朱妃便是后来的朱后。

这位皇太子，总的说起来，生性尚属宽厚。其父那些风流倜傥的基因，基本上没有遗传到他身上。所以他既未在哪一方面显示出有什么过人的才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虽然备居东宫十载，却从未参与过朝政。日常读讲之余唯一的兴趣，是观赏皿中之鱼。有时他能默不作声地在黑漆鱼缸前一坐便是一两个时辰，似乎若有所思，却不知是在想些什么，令人颇觉高深莫测。其实他什么都没想，只不过是陶醉在了观鱼的乐趣中而已。

由于上述种种，他基本上不会树敌，因此在上下人等中的口碑都还不错。但是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弱点，就是遇事没有主见，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个弱点，在他执政之前倒无所谓，反而显得性情随和。然其一旦当了皇帝，便十分致命了。到头来终是因此毁了大宋朝，也毁了他自己。

赵桓当然是乐意日后登临大宝，不过对此并不心切。反正法律已

经规定了他肯定是皇位的继承人，那把龙椅早晚归他就是了。父皇赵佶才四十多岁，来日方长，现在还且轮不到由他来取而代之，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在这几年便当皇帝的心理准备。前几日赵佶委任他为开封牧，并赐予了他排方玉带，使得他有了父皇欲传位与他的预感。但他以为事情总得有个程序，有个过程。尤其是正值国事紧急，这般大事更须处理得慎重。却没想到赵佶竟然连一句招呼都没打，突然便决定将那个皇位像扔破袜子似的扔给他了。这一下可真是弄了他个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赵桓随着传旨太监来到福宁殿的时辰，是下午申时末。冬日昼短，此时已是暮气昏蒙。太宰白时中、少宰李邦彦等一干宰执大臣正在福宁殿西庑门前候着。一见赵桓到来，白时中即上前施礼道，文武百官已奉圣谕在垂拱殿等候多时，恭请皇太子稍事歇息，就去垂拱殿登基，接受百官朝贺。

原来，当日赵佶用过午膳后，也没进行惯常的午休，便强支着疲乏的身体，与匆匆奉召进宫的宰执们以及吴敏等人商讨了禅位事宜。除了吴敏外，众人对赵佶如此迫切地决定禅位俱感惊异。但因皆知此乃大势所趋，又见赵佶态度坚决，也无人出面劝解。于是众人便依照赵佶的旨意，分工协作忙碌起来。吴敏的任务是执笔草拟赵佶的退位诏书，诸宰执则遵循赵佶之意，议定了其退位后的安置和称号等问题，如赵佶出居龙德宫、皇后出居撷景西园、尊赵佶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等等。然后，又派人紧急召集满朝文武会聚垂拱殿，等候举行禅位仪式。如此纷纭的事务，居然能在短短的两三个时辰内搞定，这在大宋朝廷的办公效率史上，恐怕也算是创了纪录。

经过大家一番忙活，禅位之事至此已算万事俱备，只等赵桓莅临垂拱殿，与赵佶共同来参加过删繁就简的交接仪式，便可大功告成了。不料就在这最后一步上，事情卡了壳。

卡壳的原因，是太子赵桓别扭上了。

方才赵桓在奉旨赶往福宁殿的路上，就越想越别扭。有这么逼着人当皇帝的吗？眼看着金军大兵压境国势颓唐，就把这个烂摊子随手一甩扔到我头上了，这算什么事？难怪朝野上下对你谤声不已，看来你这个父皇真是在人品上大有问题。赵桓越想越气，甚至于怒火中烧，就觉得他现在进宫来，不像是要来当皇帝，倒像是遭到了歹徒的绑架似的。所以听了白时中请他速去垂拱殿接受百官朝拜的话，他连看也没看白时中一眼，就冷冷地道："垂拱殿不忙去，我要先去看看父皇。"

众宰执不敢违拗，只得引赵桓先赴宣和殿。

赵佶这一日劳神得很，此刻已是筋疲力尽，正倚在宣和殿东阁内的御榻上休息。闻报太子叩见，还以为赵桓是前来请他一同去出席禅位仪式。岂料赵桓进得殿来伏拜问安后，表达的却是"儿臣年资稚嫩，欠乏历练，不敢贸领皇位"之意。

赵佶一听，心里顿时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似的那么腻歪。老子好不容易下决心将这皇位早早地割爱与你了，你倒拿捏着不接。你凭什么不接？你是什么人？是皇太子，是储君。储君是干什么的？就是要准备着随时接替皇位的。现在老子不想干了，这个烫手的山芋你不赶紧接下来，让我扔到哪里去？

这时候赵佶与赵桓的关系，就像集市上买卖双方的关系似的，赶着不卖赶着不买。赵桓越是不想即位，赵佶越是觉着自己果断禅位这步棋是走对了。于是赵佶板起面孔道："禅位之事朕与诸宰执已议决，无可更改，皇儿不必谦辞。望皇儿速整仪容，出席大典。"赵桓却仍是伏地叩首不已，声称万万不敢行此不孝之事。赵佶不禁火起来，厉声喝道："你若不从朕命，便为天大的不孝！"就命宰执们将赵桓带出，快点儿去举行仪式。

赵桓被宰执们强行拥出宣和殿，还是满脸的宁死不屈。让他带着

这种情绪去见百官，非把事情搞砸不可。诸宰执只好暂将其再送回福宁殿，轮番对他进行劝谏。李邦彦还派人请来了与赵桓关系密切的宝文阁直学士耿南仲帮忙，却是一概无效。

眼看着天色已晚。百官在垂拱殿傻等了良久，早已是议论纷纷躁状百出，让他们再这样干等下去也不是个事。白时中便请示赵佶，是否且让百官退朝。赵佶心里窝火，但也只好允准。同时他向众宰执下了死命令，务必劝通赵桓，否则提头来见。

大臣们诚惶诚恐，回头再去劝说赵桓，并且将朱妃也搬了来说项，赵桓却依然油盐不进。众宰执黔驴技穷，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福宁殿内外来回转磨，心里说休矣休矣，这回大宋的天是要塌下来了。

吴敏急中生智，忽然想到李纲，忙向宰执们推荐道，李少卿乃劝禅之始作俑者，想必其对太子亦可有些说辞。众宰执一听，如同捞到救命稻草，一迭声地齐道，那就快快有请李少卿。

对于赵佶最终会决定禅位，李纲心里有个八成把握，但他没料到赵佶会决定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更没料到赵桓会坚决拒绝即位。禅位仪式卡了壳，他从皇城退回住所后，正忐忑不安，听说宰执差人来唤，情知此中的麻烦大了，遂不敢稍加怠慢，立刻动身赶到了禁中。

看到禁中群龙无首一派混乱的情形，李纲马上敏感地向白时中、李邦彦问道：“敢问二位宰相，今夜宫禁的防卫，是如何安排的？”一语点醒梦中人，白时中、李邦彦都被自己的疏忽唬出了一身冷汗。他们连忙奏请赵佶批准，急调时任步军都虞候的老将何灌火速带兵入卫，扼守皇城内外诸门。

李纲的提醒堪称及时。何灌刚刚将诸门的守卫部署完毕，便在内东门碰上了欲带着随从进宫的郓王赵楷。

徽宗赵佶龙根伟健，性喜房事，恩泽诸宫，子女众多，有子三十一人，有女三十三个。除去因病夭折的，现今已被封为这王那王的子嗣，就有二十五六个之多。而在众皇子中，除了太子赵桓，名望最高的一个人，便属这个皇三子赵楷了。

赵楷曾于政和八年廷策中唱名进士第一，先后被实授过十余处节度使职差，从能力上讲，无论文武，均不在赵桓之下。而他现任的皇城提举司使一职，其职能乃是掌管守卫皇城的禁军。因此他于此时带人进宫，不管理由如何正当，也不免令人警觉。

李纲对宰执们的含蓄提醒，正是为了防范郓王赵楷。因为李纲深知，万一赵楷洞悉赵佶禅位不成与赵桓形成了僵持状态，从而心生异志，势必引起宫廷大乱。那么用不着等到金军杀来，朝廷自己就先陷入灭顶之灾了。好在何灌的动作抢先一步，恰巧把赵楷堵在了宫门口处。

赵楷果然是因为听说赵佶禅位卡壳，赶到宫里来窥探风声的。消息是少宰王黼乘乱悄悄地透漏出去的。王黼心下明白，赵佶这个皇帝是决意不当了，而倘若赵桓坚决不接皇位，解决的方式只能是另择一位皇子来继承大统。那么最有希望顶替赵桓的，他揣度着就是赵楷。在此关键时刻献上一份殷勤，一旦赵楷即位，他自然就会成为新君之心腹。

大凡一个人的期望，总是建立在具有实现它的某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赵楷此前从未觊觎过皇位，但现在听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却不免心中一动，便按捺不住地意欲亲自进宫探个究竟。皇城是他的防区，平时他出入禁中是畅行无阻的。在内东门处受到卫兵阻拦，顿时使他大为不快，于是他就理直气壮地喝令他们闪开。

身披甲胄的何灌见状忙上前挡住了赵楷的去路，抱拳施礼道：“请郓王海涵，末将今夜奉命把守禁中，任何人未得诏谕皆不得

擅入。”赵楷双眉一立斥道：“难道何将军不知道本王领皇城司职事吗？守卫皇城乃本王职责所在，你等岂能禁止本王通行。”

何灌寸步不让，口气谦和但态度强硬地道：“末将是受皇上之命前来把守皇城，没有皇上的旨意，不敢擅放一人入宫，恳望殿下不要让末将为难。”

赵楷本无夺宫预谋，不过是出于对禅位事态的关注，想及时去观望一下动静。面对眼前的情形，他感到不宜再坚持进宫。他已经看出来，如果他欲硬闯，何灌真敢动手。仅凭他带来的这几个人，要闯也闯不进去，弄不好还会落个夺宫谋反的罪名。

想到这一点，赵楷猛然醒悟，父皇对他这个统领皇城卫队的主将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便突然调来何灌，全面撤换了城防，这举动不就是针对他而来的嘛。自己恰在此时企图进宫，岂不正好加重或者验证了皇上的戒心吗？

赵楷头顶上登时嗖地冒出一层冷汗，直悔自己头脑简单，事情做得孟浪了。于是他立时改变了口气，和缓地对何灌道：“既是如此，本王就回去了。请何将军转奏父皇，儿臣赵楷谨祝父皇安康，并在宫外随时候召。”何灌躬身作答：“末将记下了，一定原话转奏。”

赵楷退去后，何灌即将此事禀报了白时中、李邦彦。白李二相又立即将赵楷进宫未遂之事奏与赵佶，并请赵佶即刻采取措施以防不测。赵佶当即颁旨，罢免赵楷皇城提举司使职务，以赵桓之表兄禁军统制王宗楚代之。

赵楷探宫之事总算是有惊无险，众人都舒了一口气。大家的关注焦点，复又回到劝说赵桓即位上面。

方才李纲听吴敏介绍过赵桓强烈抵触赵佶匆忙禅位行为的情况，亦觉这事非常棘手。该说的话宰执们都已说了千百遍，李纲也想不出

还能有点什么新鲜说辞。正挠头作难间，发生了赵楷探宫事件，倒是对李纲有所启发。这时宰执们都急不可耐地催促李纲快去向赵桓进言，李纲略略梳理一下思绪，便跟随白时中、李邦彦走进了福宁殿。

赵桓已被那些宰执大臣轮番折腾得头昏脑涨又困又乏，没得到赵佶的允准又不能回东宫去睡觉，正坐在一张紫檀木椅上倚案假寐。闻听耳边响起“微臣李纲拜见太子”的声音，他连眼皮也懒得抬：“你无非是来劝我承接宝器，那些话聒噪得我耳朵眼儿里都起了茧子，你不说也罢。”

李纲温和而恭谨地道：“是，是，方才诸卿所言，李纲不再重复。只是微臣还想到两点，与太子的荣辱安危有关，不敢不向太子禀明。”

“哦？”赵桓听到这话，觉得新鲜，睁眼看看李纲，稍稍转过来一点身子，“那么你且说来，要简洁，休得啰唆。”

“是，微臣遵命。”李纲清了清嗓子，徐徐说道，“微臣想到的第一点是，国难当头，皇上决定禅位与太子，是对太子莫大的信任和器重。太子如能慷慨受命，英明决策，临危退敌，其功绩断不亚于我大宋开国皇帝，可一举而威震四海，必将为臣民世代称颂。此机实乃可遇而不可求。而太子若心怀犹疑拒不即位，一旦社稷有失，后人将如何评价太子，微臣不敢言也。”

“嗯……第二点呢？”

“第二点，君无戏言，皇上既已下诏禅位，绝不可能再收回成命。太子不即位，皇上必会另择皇子即位。意欲问鼎宝器者，那可是不乏其人。方才郓王欲进宫之事，太子已经听说了吧？倘另有皇子即位，将会如何安置您这位已居东宫十年之久的太子？换言之，假如您是另外一位皇子，登基之后能对身边这个曾为太子的兄弟不心存顾忌吗？此言原不当由微臣来讲，但兹事体大，微臣不敢不斗胆直言，恳

望太子恕罪。”

“念你出自公心，本王恕你无罪。”

“谢太子开恩。总而言之，微臣所言之一，关乎太子一生荣辱，微臣所言之二，关乎太子身家安危，皆不可等闲视之。切望太子三思，微臣再无多言。”

“嗯。”赵桓微微颔首，举目看看李纲，又环视了一下其他在场的大臣，“你等都且退下，让本王想想。”于是除了朱妃以外，其余诸人都暂且退出了大殿。

赵桓像雕塑般坐在那里纹丝未动，脑子里面却刮起了飓风。李纲说得不多，但是相当到位。尤其是他说的第二点，确实是一针见血。如果这个皇帝自己不当，而让别的皇子当了，自己的境遇如何，那是不难想象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赵桓不由得暗自打了个寒噤。

朱妃轻步走到赵桓身边，伸玉臂舒纤指抚着他肩头悄声道：“李少卿之言甚是有理，难得他肯如此披肝沥胆。”赵桓按住朱妃的手背，无声地抚摸了一会儿，点点头叹息一声：“看来是天命难违了。”

俄尔，内侍黄金国被唤进殿内，旋即出殿传话，太子赵桓同意即位。大臣们闻讯心中一块巨石落地，纷纷以手加额弹冠相庆。李纲亦是全身一松，如释重负。

次日，即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皇太子赵桓登基于崇政殿，是为宋钦宗。太宰兼门下侍郎白时中率百官入贺，一场匆忙慌乱的禅位闹剧，在一片山呼万岁的声浪中终算尘埃落定。

经过连夜准备的登基仪式，举行得还称得上是按部就班庄严隆重。然而端坐于丹墀之上的新任皇帝赵桓，眼望着下面如奴似犬匍匐满地的群臣，眼神里并没有一丝一毫雄睨天下指点江山的喜悦和豪

迈，反而充满了忐忑和迷惘。确实，对于在此非常时期应当怎么来当这个皇帝，他的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不过，有一件事，历代皇帝都无师自通，那便是改元。赵桓于即位六日之后的次年正月初一更改了年号。为祈天下太平安宁，赵桓将新年号定为“靖康”。而除此之外还应着手做些什么，他一时却是毫无主张。

可是仅凭一个吉祥年号，就能保佑得了大宋王朝国泰民安吗？

第二章

对太原告急给予了足够重视的，只有李纲等少数大臣。李纲很清楚西线战事与汴京安危的密切关系，可一时也无救急良策。正当他为此殚精竭虑之时，在东线又发生了更严重的情况：梁方平和何灌的部队没有顶住金东路军，宋朝的黄河防线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二

宣和七年岁末徽宗赵佶禅位，不仅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李纲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鉴于李纲在赵佶禅位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忠心和才干，赵桓于登基的次日，便擢升其为兵部侍郎。此职之官阶为从三品。这样，李纲便由一个无足轻重的五品闲差，一跃进入了可以参议军国大略的要员序列，从而才得以书写下了其人生历程中最为辉煌的一页。

不管赵桓心里有无主张，他既已即位，就得主政。在群臣的建议下，除了下诏让天下臣民直言朝政得失，力求造成一种痛革旧弊万象更新的政治气氛外，他上台后首先办理的一件公务，便是派遣由陕西转运判官迁任给事中的李邺使金，向金人通报赵佶禅位的消息。你们金邦不就是打着因赵佶失德而吊民伐罪的旗号，前来进犯我大宋的吗？现在那个失德的皇帝已经自动下台了，你们就应该偃旗息鼓了吧？采取这个外交措施，应当说是不无必要，但它能起多大作用，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邺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个丧门神。边寨烽火初起时，他奉赵佶之命，携黄金万两使金求和，就没带回来什么好结果，反而给朝野带来了一派恐慌。当时徒劳往返的李邺回朝奏报，极尽渲染金军强悍之能事，称曰“金军人如虎，马如龙，登城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给本来便畏敌的宋朝君臣心头，又增添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恐惧。他的这些话传到民间，百姓便送了他一个“六如给事”的鄙称。此次使金他一如既往，带回来的还是丧音。

不过平心而论，这事的主要责任也不能放到他身上。弱国无外交，没有强大的国势做后盾，他李邺就算是在金人面前能做到气节如虹宁折不弯血溅五步，亦是于事无补。泱泱华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如何就屡屡在落后的游牧部落或区区弹丸之邦的

侵略面前，变成了可以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可真是个相当费解之题。

李邺这次使金，并不需要跋涉到金国的上京，只需将国书递交给逼近汴京的金军东路军主帅斡离不即可。金人往往另有一个汉名，斡离不的汉名唤作宗望，金西路军统帅粘罕的汉名，则称为宗翰。金东路军建枢密院于燕山，金西路军建枢密院于云中，人称其为东朝廷西朝廷。二者在决策与行动上，均各自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这与宋朝将领远在边陲的任何一个行动，都必须听从于千里之外的圣谕遥控的僵化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且不谈战斗力的强弱，单说战略战术的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宋军便先输一着。作为东路军的主帅，宗望完全有权决定其师之进退，所以李邺不必舍近求远。

李邺向宗望递交国书的地点是河北信德府。当时信德府刚刚被金军攻下，城里是满目焦土遍地狼烟。宋朝百姓涂满鲜血的尸体，金兵横冲直撞烧杀抢掠的身影，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看得李邺是心惊肉跳。宗望的临时帅府就设在原信德府衙，李邺及其随从风尘仆仆一路寻来，经过金军士兵的严格盘问，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宗望。

宗望阅过赵桓御笔，命将李邺一行带到一旁的房屋等候，便召集了挞懒、斜也、阇母等大将以及宋朝降将郭药师等人商讨对策。众金将听到赵佶禅位这个新情况，一致想先听听熟知宋朝内情的郭药师的看法。

那郭药师本为辽将，曾被辽朝倚为重臣统掌劲旅，却在辽国势危时见风使舵密结童贯反戈降宋。背叛辽朝后，他将涿易两州拱手献与宋朝，从而大得赵佶的欢心，被委以检校少保同知府事，统领重兵镇守燕京。有大臣多次提醒赵佶，郭药师品性恶劣，有奶便是娘，实系反复无常之人，不仅不堪大用，而且不可不做防范。燕山知府蔡靖甚至先后上密奏一百七十余章，请求朝廷密切注意其动向，但都没引起赵佶的重视。

张觉事件发生后，郭药师兔死狐悲，怨恨宋朝薄情寡义，业已反心萌动，开始与金人暗通款曲。宋金战端一开，他很快看出宋朝绝不是金邦的对手，遂断然劫持了燕山知府蔡靖以及转运使吕颐浩、副使吕与权、提举官沈琯等人，公开降金，并向金军提供了有关宋朝虚实的大量情报，成了金人的得力鹰犬。

叛徒比敌寇更可恨，因为叛徒了解本国底细，更清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对付本国人。郭药师现在就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见众金将看重自己，未免有些得意，便忠心耿耿地倾囊献计道，宋朝军队的精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镇守在燕山一带的常胜军，现已由末将率领弃暗投明归顺大金。另一部分由童贯统领，驻守在河东，现正受到宗翰大帅的牵制，无暇东顾。如今河朔地区十分空虚，若我东路军一鼓作气乘胜南下，不日便可直捣汴京。此乃天赐良机，不可坐而失之。赵佶禅位是宋朝的缓兵之计，若我军因此稍有迟疑，待其将部署调整过来，再图进取便没这么方便了。

挞懒等金将皆是好战之徒，听郭药师如此一分析，自然是斗志旺盛，纷纷叫嚷道管他赵佶禅不禅位，既然夺取汴京如探囊取物，那就甭管三七二十一先荡平了汴京再说。于是宗望便将李邺传唤过来，压根不谈议和条件，只对他三言两语地说道，你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可以走了，就冷冷地命令手下打发李邺一行滚蛋。李邺从宗望那狂傲的态度上不难看出，求和的希望完全是等于零。他也不敢再多放一个屁，连夜便带着随员如丧考妣地打马而返。

赵桓得到李邺的回奏心下慌乱，急召宰执们商议。众宰执闻知此况，一个个除了捋着胡须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提不出半点顶用的主张，弄得毫无主政经验的赵桓更加心焦如焚，昼夜难安。

朱后见赵桓夜不能寐六神无主，在为他披衣添茶的时候款声进言，劝他不要只向宰执们讨主意，遇有疑难之事，不妨多找李纲谈谈。这朱后性情温柔平和，行为循规蹈矩，平日言语不多，但遇事却

比赵桓沉得住气。李纲在皇位交替过程中的表现，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使她认定了这是个可以托付大事之人。赵桓亦对李纲印象不错，听了朱后的提醒，觉得有理。次日用过早膳，他便命内侍黄金国速召李纲入对。

与在太常寺供职时的清闲无聊日子大不相同，李纲现在可谓是席不暇暖日理万机了。由太常寺少卿不次擢升为兵部侍郎，对李纲来说，它的意义不仅是官品和俸禄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使他的一腔政治热忱有了用武之地。因此连日来李纲情绪高涨精神抖擞干劲十足。他一头扎进了兵部衙门，夜以继日地调阅案卷找人谈话熟悉情况，力图尽快地进入角色，发挥出被压抑多年而无从施展的才干，以回报皇上的知遇之恩，也让那些素来对他不屑一顾的朝廷大员们看看，他李伯纪原本不是个等闲之辈。

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往日里李纲虽然也感受到了一些朝政弊端，但因身处政界外围，终是知之不深。现在进入了要害部门，介入了具体的军政事务，所知所感便远较过去要深广得多了。尤其是对国朝特别是汴京的军事守备状况，才算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全面确切的了解。

这一全面确切的了解，却在李纲心头压上了一块千斤巨石。李纲这才知道，宋军的军事部署和战备情况，比他原来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许多早应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御敌措施，根本就没实行。可以说整个大宋的国防建设，多年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赵佶这个皇帝是干什么吃的？李纲暗想，如此一个误国误民的昏君，也真是早该下台了。

着急抱怨都无济于事，况且对于前任皇帝现在的太上皇，李纲也不敢吐露怨言。那么他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赶紧亡羊补牢。所以这几天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应急策略，常常因思考得入神，错过了吃饭时间尚腹无饥感。

这一日，刚刚奉调回京充任给事中职务的许翰前来兵部拜访李纲。李纲过去与许翰不熟，但闻其是个较为正派的官员，料其此时来访，必有建策之意，忙放下手头公务，亲迎许翰入衙，打算好好听取一下他对时局的高见。但两人寒暄了数语，方在书案边坐定，李纲便接到了赵桓召自己入对的口谕。李纲只得即随黄金国入宫，约许翰改日再叙。

进入延和殿，李纲向赵桓行了叩拜大礼，赵桓命给李纲赐座。这个特殊礼遇令李纲诚惶诚恐，也让他分明地感觉到了皇上对他的重视。待李纲正襟坐好，赵桓先说了几句朕闻卿就任以来勤勉尽职夙夜操劳甚感欣慰之类的套话，便将话头一转切入正题，询问李纲对金军的继续推进有何对策。

由于李纲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回答起来便比较流利："启禀皇上，臣下以为，我大宋将前皇上已禅位之事及时通报与金邦，这件事做得有理有节，是为要求金人退兵之基础。从道义上讲，实乃先声夺人也。"

"但金军却并无退意，且更步步进逼，如之奈何？"

金军绝不会由于赵佶的禅位便欣然退兵，这是在李纲的意料之中的："金军犯境，必有所图。上皇已禅位而其不退兵，盖因其所图尚且未足之故。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方可水来土屯。"

"说得是。那么你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以臣下视之，金人之所图者，主要有五条。其一，要求上尊号；其二，要求归还以往投奔我朝的金人；其三，意欲我朝增奉岁币；其四，欲索取犒军之物，说白了就是想敲诈我大宋一笔财富；其五，企图割占我大宋的疆土。"

"嗯，朕看也无非如此。依卿之意，当如何应对呢？"

“微臣质陋资浅，思之不周，且姑妄言之罢。关于上尊号，臣思金邦是欲仿当年契丹故事，让我朝称其为兄，这不过是个形式问题，可予允准。滞留于幽燕一带的金人，亦可尽数遣还。对增加岁币一事，我朝当告之以金邦旧约。旧约中说得很明白，若燕山云中归还我朝，岁币可多于辽国两倍，而今金邦背约，岁币理应减少。不过我朝可本着和睦邦交的意愿，仍按原数交付。至于犒军之物，则当量力而行。”说到这里，李纲顿了顿，提高了声音，“只有割让疆土这一条，坚决不可允准。我大宋江山是祖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作为子孙，应当誓死捍卫，不可以寸土让人！”

“好，说得好，卿言甚合朕意。”赵桓赞同地拍了一下龙椅的扶手，“彼之所欲有五，我朝可遂其四，难道还不够吗？卿可代朕拟诏，让有司就依此去办吧。”

“微臣遵旨。”李纲起身躬拜，“但微臣还有一议。”

“但讲不妨。”

“常言道贪心不足蛇吞象。若我朝只思和谈不思战守，在战场上挡不住金军，金人必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所以我朝虽有意和谈，然必须立足于战。能战则和可成，不能战则和必废。”

“嗯，这倒也是。那么依卿之见当如何战法？”

“目下金东路军宗望部已逼近黄河，一旦金军渡河，汴京以北便再也无险可守。所以当务之急，是速调兵马陈于黄河沿岸，坚决阻止金军渡河。”

“使得使得，就依卿奏。”赵桓听了点头照准，当时便下诏命宦官梁方平率骑兵七千守御黎阳津北岸，命老将何灌统兵两万北上滑州扼守黄河南岸，并命李纲全权督办以上所议诸事。李纲领旨，再拜而退。

望着李纲从容步出大殿的身影，赵桓踏实下来，连日来积郁心头的焦虑不知不觉消除了大半。一阵倦意袭来，他觉得应该去好好睡上一觉了。走在通向寝宫的回廊上，赵桓哈欠连天地想，对李纲这样一个人才，上皇居然熟视无睹，端的是好生奇怪。

李纲却是无暇休息，回到兵部，他立即召集有司官员开会，传达了赵桓的旨意。殿中所议之事，说起来简单，落实起来就不简单了。单说犒军一事罢，应当奉交金军多少财物为宜？国库能否支付得出？如果支付不出，又从何处筹措？类似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个个令人大费周章。按说这其中的许多事务并非是兵部的职责，但皇上既然让他去办，也就分不得分内分外了。

当日李纲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早上，他想到这是御敌大军紧急出征的日子，想亲自去看看部队状况，并当面向领兵的将领们强调一下此次出征的重要性，便带着亲兵甘云，奔赴了驻扎城外的何灌兵营。官职做到兵部侍郎这一级，自然是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护卫亲兵的了。不过李纲不喜铺张，不习惯动辄前呼后拥地跟着一大帮随从，所以他出行时，一般就只带甘云一人。甘云是从京畿禁军中抽调出来的，这小伙子年方二十出头，高挑身材浓眉大眼，手脚十分麻利勤快，李纲一见就很喜欢，便点名让他做了贴身护卫。

何灌闻报李纲莅临，亲至营前迎接，态度十分热情，但其间却似乎掺杂着几分不自然。李纲察觉到了这一点，暗忖这里面必有原因。及至由何灌陪同着到各营一走，这个哑谜便不问自解了。

原来此时军营里的状况，简直是糟糕透顶。不仅是兵不成伍队不成列一派混乱，而且许多士兵连武器都没有，正在等候着军械官发放刀枪。再看那已经发下去的刀枪，竟多半是锈迹斑斑的残次品。手持这样的兵刃，莫说上战场杀敌，便是杀鸡只恐也杀不利落。连观数营如出一辙，李纲的眉心拧了起来：“昔闻何将军之名，如雷贯耳，不承想何将军之部伍，竟然是这般模样。”

“何灌惭愧，在李大人面前献丑了。”何灌汗颜答道，“不过李大人过去不曾掌兵，尚不知禁军详情，请容何灌解释一二。”

原来，这宋朝的禁军，虽然在开国之初以及王安石变法时，也曾有过几度兵强马壮的时期，但伴随着吏治的不断腐败，亦不免日渐衰弱下去。尤其是到了徽宗时，赵佶将兵权放手交与童贯、高俅等私欲熏心的权奸，国防建设便更为废弛。兵员严重缺额、甲器以次充好、将领冒吃空饷、部伍疏于操练等种种积弊愈演愈烈，已是到了司空见惯无以复加的地步。童贯等军政大员对此却置若罔闻，只顾将克扣下来的大量军费，明目张胆地搂入个人的腰包。

再者，因朝廷为防将领拥兵自重，采取兵将分离的所谓“更戍法”，形成了兵无常帅将无常师的局面，任何将领都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固定指挥和训练的部队，因此也就难以保证部队具有稳定的战斗力。由于将帅之间缺乏沟通，在军事行动中，主帅的军令无法得到顺利执行是常有的事。

何灌此次奉旨出征，其所统本部兵马，只有韩综和雷彦兴两部数千人，余者皆为从他处勾调而来。而勾调过来的大部分部队，又皆兵额缺口甚大。为了凑足两万之数，何灌便不得不紧急就地招募乡勇乃至普通百姓入伍。从接到出征圣谕到现在不过一天光景，能弄到这么多人，把门面支撑起来，已经相当不易，要求他们立即便训练有素，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听了何灌的解释，李纲的眉心拧得更紧。愣了好半晌，他才又问道：“带着这样一支队伍上去，你看能打仗吗？”

“那有什么办法，”何灌无奈地双手一摊，“能打得打，不能打也得打。好歹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罢了。”

“全国禁军的状况都差不多，调哪支部队来都一样。”甘云是从禁军里出来的，对此情形深有感触，忍不住小声插了一句。

“这位兄弟说得是。”何灌道，“调去防守北岸的梁方平那支骑兵，号称铁骑七千，其实里边有一半士兵连马都没有，他们也正在紧急征购民马充数呢。金人的骑兵，却是一个人有两匹甚至三匹真正的战马，还有专门为他们侍弄战马的阿里喜。这个战斗力，咱们和人家怎么比？”

“部队的状况糟到如此地步，你们这些带兵的人，为何不早向朝廷禀报？”

“怎么没禀报过？光我何某上的奏章，怕是就有上百件了。上了也白上，根本没人理你。”说到这里何灌不禁气从中来，声音也变粗了。

听了何灌这话，李纲想起，在兵部衙门堆存的案卷里，他确实看到过不少呼吁整治军备的呈文，却不知为什么都像废纸一样被压了下来，没人给予任何批复。这事将来一定要认真追究一下，李纲愤愤地想。可是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赶快将部队拉上黄河沿岸，挡住汹汹而来的金军。眼前这支部队虽然很不理想，很难令人放心，可是你不使用它，又能使用谁呢？目前莫说觅遍全国能否找到一支真正能征善战的军队，就算是找得到，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恐怕还不等将其调集过来，金人已经大摇大摆地渡过黄河了。

李纲暗自叹了一声，举目看看面前这位已年过六十银须飘飘的老将军，殷切地说：“情况既是如此，李纲深谙何将军之苦衷。但是无论如何，黄河防线必须守住。唯望何将军恪尽职守，精心运筹，于此危难之际，建立不朽奇功。”

何灌微露一丝苍凉的苦笑，郑重答道：“此中干系，何灌明白。老夫我……尽力而为吧。”

离开军营返回城里，李纲一路上默默无语。赵桓欣然采纳他的建议而给他带来的舒畅心情，这时已是荡然无存。如果说此前李纲所感

受到的，主要是表面上的形势严峻，那么现在，他已经透过表象看到了隐藏在这场危机后面的一些东西。他感到，这场危机其实是一种病入膏肓的重症的总暴发，只靠一两剂解表药物，恐怕是很难药到病除。

李纲忧心忡忡地想，看来必须对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做出更加充分的估计和准备了，不知皇上和宰执们对此将会做何考虑。

二

局势恶化的程度果然超乎人们的想象。在金东路军以降将郭药师部为先导，向宋境节节推进直下相州的同时，西线的战局亦日益吃紧。

童贯于十二月八日匆匆逃离后不久，金西路军便挟连下朔武代忻之雄威，乘胜挺进直逼太原。当时驻扎于宋朝西部的禁军悉归童贯统辖，童贯不在，许多部队就调遣不动，因此张孝纯只能在其有限的太原知府权限范围内部署迎敌。

经与王禀商议，张孝纯决定委派大将冀景去扼守要冲石岭关。冀景惧敌，以本部兵力薄弱为由百般推诿，王禀恼火起来，便欲率部亲往。张孝纯考虑到镇守太原不可离了王禀，没有同意。后来又增派一名副将耿守忠率兵八千归属冀景指挥，冀景方勉强接下军令，即以耿守忠那八千人马为前部先锋。

石岭关地势险要，宋军凭险据隘，本来是与金军大可一战。岂料由于耿守忠对冀景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让他去打头阵的做法十分反感，竟憋着一口恶气一矢不发地降了宗翰。宗翰得了便宜，顺势挥师大进。冀景本无斗志，仓促间哪里扛得住金军拐子马的冲击，甫一交战便一败涂地，全军皆作鸟兽散。冀景本人亦是丢盔卸甲，不知逃往

何方。

张孝纯得到败报，连忙向左右郡州传檄求援。但是肯发兵救援者很少，只有陕西方面的府州守将折可求、晋宁守将罗称及延安守将刘光世等数部有所动作。这么一点援军，还不够金军填塞牙缝。加之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路人马无法有效地配合作战，遂被宗翰各个击破。此后再无一兵一卒来援。于是乎宗翰部乃得以顺利扫清外围，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兵临城下，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连串的胜利令宗翰视宋军犹如草芥，所以起初他没把攻打太原太当回事。他以为，太原城里那帮脓包，一见我金军之赫赫天威，没准儿不出一个时辰，便会高举着官印出城就降了呢。可是这一把算盘他打错了。太原军民非但没有被他吓破胆，反而在张孝纯、王禀的带领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使得太原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横亘在金军面前的一块吞不下啃不动的硬骨头。

张孝纯、王禀能够在几乎是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守住太原，是非常不容易的。

太原昔称晋阳，为唐朝之北都，由横跨汾河的东西中三城相连而成，当时周长一万五千余步，其规模之巨不亚于现在的汴京新城，城内面积广阔粮草充足，城池也修建得高大坚固。如果彼太原仍是此太原，守城的条件相对而言要优越得多。但可惜如今的太原，虽然名称依旧，却是其址已易其势已失。

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大宋后，曾两度攻打太原，均未攻克。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炅又兵围太原，鏖战了五个月方将其拿下。赵炅一怒之下命将太原全城焚毁。因而这座已有五百年历史的名城，便被夷为了平地。后来宋朝在汾河东岸的唐明镇另建了一座小城，名曰阳曲县。战乱过后，当地的工商业逐渐发展，阳曲县的人口也日益增多。至嘉祐四年，朝廷便又将阳曲县恢复了太原府旧称，这

就是张孝纯、王禀现在要据守的这座太原城。

这座劫后重生的太原城，无论从辖区面积，还是从城防设施和物资储备等各个方面，都与往昔那座城坚楼固兵精粮足的雄伟古城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当时宗翰对于一举拿下这座毫不起眼的城池，并不觉着是个问题。

战斗在金西路军围住太原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打响。金军分成数路，从不同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霎时间太原城下尘土蔽日杀声震天，潮水般涌来的金兵，铺设板桥越过护城河，搭起云梯便争先恐后地向城墙上奋勇攀登。

金军的战场纪律相当严酷，不仅对临阵畏缩者立斩，而且还定有“同命队法”，即如果伍长战死，其属下士兵皆斩；什长战死，则其属下伍长皆斩。金军的战斗力极强，与他们的这种酷令有密切关系。既然进退都是死，何不舍命往前冲。因此只要是一上战场，金军将士个顶个全是拼命三郎。宋军与金军交战，往往就是面对着敌人这种有进无退视死如归的气势，在精神上先自垮了下来。金军在屡战屡胜的过程中，也看透了宋军的这个弱点。所以两军交锋先摆出一副勇不可挡的吓人架势，便成了他们屡试不爽的一个制胜法宝。

这个法宝这回在太原这地方有点失灵。由于张孝纯、王禀做了充分的战前动员，比较周到地配备了防卫力量，除张孝纯坐镇知府衙门居中调度外，副都总管王禀、通判方笈、转运使韩揆等文武官员都分头登上了城楼，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因此太原守军的军心十分稳固，没有出现一见金军饿虎扑食似的杀来便被唬得魂飞魄散的情况。他们沉着地等到金兵临近，突然万箭齐发，顷刻间便将冲在前面的金兵射倒了一大片。

后面的金兵似乎丝毫没看到死神的威胁，一个个踏着阵亡者的尸体前仆后继，攻势不减。大批金兵就像蚂蚁一般，密匝匝地抓住云梯

就向城上攀缘。这时宋军便不再放箭。待金兵们爬至半空，他们突然将大量的石块、石灰水、辣椒汁甚至滚烫的油汁倾下，城墙下顿时就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一阵阵鬼哭狼嚎声。

如此苦战一日，除了在城外丢下了上千条尸体外，金军未占到半点便宜。

次日再战，金军动用了洞子车鹅形车等多种攻城器械，战果却亦如昨日。

二十一日晨，骄横的宗翰亲至前沿指挥，撤下了由奚人、契丹人、渤海人等组成的杂牌军，抽调上来一支纯粹由金人组成的精锐部队，集中一点猛攻，将太原城防撕开了一个缺口。

当时王禀正在附近的一座城橹上督战，闻报金兵攻上了城头，急带其子王荀和亲兵队赶过去，与爬上城来的金兵展开了肉搏。拼杀中王禀、王荀皆身背数创而坚持不下火线。王禀挥舞长剑左冲右突，力斩金军百夫长五十夫长各一名。张孝纯闻知战况，亦亲率一支预备队前往增援，令守城部队士气大振。一场血战之后，攻上城头的金军半个猛安兵将全数被歼。后续的金兵再战乏力，只得权且罢攻。

连日攻城三战三负，还损失了数千士兵及数十名中下级军官，一向自诩天下无敌的宗翰才不得不承认，他在这里确实是碰上了非同一般的对手。

太原守军艰苦奋战守住了城池，打破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赢得了百姓的极大拥戴。市民们纷纷箪食壶浆，登上城楼慰问守军救护伤员，与将士们共庆胜利。官军将士何曾被百姓这么衷心地爱戴过，目睹此状激动不已，便皆豪情满怀地指天为誓，我们誓要与脚下这座太原城共存亡，有我们大宋禁军在，就有太原在。金军胆敢越雷池一步，这太原城便是他们的葬身坟场！于是一片慷慨激昂的欢呼声，响彻了太原的上空。

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原保卫战对整个战局的走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正是由于太原守军顽强地拖住了金西路军的后腿，迟滞了金西路军推进的步伐，方使此次金邦两路大军合围汴京、预定作战计划终归泡影。

但张孝纯、王禀这对文武搭档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知道，眼前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客观地看，由于守城宋军与金军之强弱众寡对比悬殊，且太原城地窄物薄，粮草药品以及各种军用物资的储备都十分有限，如果久困不解，这座孤城沦陷敌手是迟早的事。至于到底能够坚持多久，他们心里也没数。于是他们一面继续鼓舞士气积极迎战，一面便不断地派遣信使突围，频频向朝廷告急。

倘若此时宋朝能够出动劲旅包抄金军后路，与太原军民共同形成对宗翰的腹背夹击，战局可望很快改观。可惜这时正值赵佶禅位新旧交替之时，朝廷内部一片混乱，谁还有心思去管什么太原。后来虽说是新朝已立，可赵桓和白时中、李邦彦等根本就不具备高瞻远瞩统观全局的眼光胸怀，莫说手头上没有机动部队可调，就是有，他们首先想到的，也只会是赶紧将其拉过来拱卫京师，而不会令其去增援太原。至于太原一旦失守，将产生何等后果，这个问题目前尚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对太原告急给予了足够重视的，只有李纲等少数大臣。李纲很清楚西线战事与汴京安危的密切关系，可一时也无救急良策。正当他为此殚精竭虑之时，在东线又发生了更严重的情况：梁方平和何灌的部队没有顶住金东路军，宋朝的黄河防线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说梁方平和何灌的部队没有“顶住”金军，还算是高抬了他们。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是连顶也没顶，甚至是与金军连个照面都没打，便抱头鼠窜全线崩溃了。

铸成此祸的罪魁，是宦官将领梁方平。

宋朝建立初期，有鉴于汉唐宦祸的教训，对宦官的任职和权限曾有过严格的限制，明令严禁宦官干政。但是这条律令没能坚持贯彻下来。从太宗起，即陆续有宦官被委以军国重任。不过，在北宋的早期和中期，被委以重任的那些宦官里，相当一部分人是确有真才实学的。比如窦神宝、王继恩、刘承规、阎承翰、秦翰等，皆具有过人的军政才干，且基本上皆忠谨勤勉，都曾为朝廷排忧解难立下过大功。然而到了徽宗年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赵佶喜谄，打理朝政务虚重于务实，因此宦官受到重用，凭借的便不再是实在的能力，而变成了溜须拍马的功夫。童贯能够扶摇直上，靠的就是这种本事。其他宦官窥得可乘之隙，纷纷仿而效之，于是在诸多重要岗位上，便出现了一些不男不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点心。

梁方平就是这样一个废物点心。他对军事一窍不通，从未指挥过部队作战，处心积虑谋上个武职官缺，不过是为了更方便地鱼肉百姓罢了。在这个时候调他去防守黄河沿岸，他是一万个不情愿。这不明摆着让我梁爷去送死吗？但是圣意难违，他在接旨时不但不敢流露出半点勉强之态，还装出了一副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模样。可在心里他却打定了主意，到了前线见机行事，可打就虚张声势地比画两下，不可打就来他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而后编造个我军浴血奋战重创金军，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放弃阵地之类的战报禀报上去也就是了。反正战败失守的将领多如牛毛，皇上还能单拿我梁方平是问不成？

怀揣着这等念头，梁方平率部驻防黄河北岸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派出哨探密切监视金军的动向，另一件事就是在大帐里饮酒作乐。

梁方平有两大嗜好，一为善饮，二为好色。他虽为去势之人，却是淫欲尚存，饮酒时必要红袖添香。每至酒酣邪火升腾时，便用尖细的手指代替那物件发泄兽欲，常常折磨得侍女死去活来痛不欲生。他率部到达黎阳时，已经临近年关。他揣度着金军长途征战人困马乏，怎么着也得放上两天假，等过了年再跨征鞍了，乃将布防事务草草部

署了几句了事，连地形都没亲自去看，便踅回大帐命亲兵弄酒弄女人去了。主帅如此敷衍，下面的将士自是松懈得一塌糊涂。

谁知金军却根本没什么过年不过年的概念。宗望大军拿下相州后，人不卸甲马不停蹄，一刻未停地便向黄河岸边杀来。

正月初一这天，梁方平在帐中从中午一直喝到黄昏。亲兵们为他找来了两个唱小曲的民间少女在旁助兴。梁方平一面畅饮着琼浆美酒，一面听赏着风味浓郁的河北小调，优哉游哉地忘记了今夕何夕。到了掌灯时分，梁方平已有八分醉意，便挥退了亲兵，拉过一个唱曲的少女，搂在怀里欲行那禽兽之事。那少女吓得浑身筛糠连连告饶，却更惹得梁方平欲火勃发，粗暴地撩起裙裾便将一只白森森的魔爪探进了少女的要害。

正在这时，帐门突然被推开，一名副将未经通报便直闯而入，神色紧张地禀报说金军杀过来了。梁方平霍然一惊醉意全消，忙丢开怀里的少女起身问道："到到到到到、到哪儿啦？"

"距离这里十几里，也许是七八里，反正是很近了。"

"有、有多少人？"这回轮到梁方平筛糠了。

"据探马说，黑压压的一片，大约有几万人马吧，也许有十几万。我们怎么办，列阵迎敌吗？"

"迎敌？怎么迎？我们几千人打人家十几万人，那不是伸着脖子让人家砍吗？"

"梁大人的意思是……"

"这个这个……撤！善战者不逞匹夫之勇。眼下显然寡不敌众，我们保存住队伍就是胜利。传令全军，丢掉辎重马上撤退。"梁方平说罢，不待副将退出，便抢先跨出了营帐，呼唤亲兵拉过战马，手忙

脚乱地爬上马背，就带头向着黄河大桥奔去，连营帐里的东西都一概不顾了。生死关头保命第一，命没了有什么也没意义了，在梁方平的头脑里这个意识清楚得很。

主帅慌成这样，军心登时大乱。各部将领纷纷效仿梁方平，都成了抱头鼠窜的急先锋。士兵们见此情形惊恐万状，有马的急忙上马，没马的丢了兵器撒丫子便跑，什么队形建制，全都没人管了。几千人马犹如惊弓之鸟，乱哄哄地就向黄河南岸涌去。好像若是稍微迟缓一步，金兵的战刀就要削到了他们的后脑勺上了似的。

此刻何灌正在南岸的中军大帐里思考防御战术。北岸的梁方平是个什么玩意儿，何灌心里一清二楚。这个阉货是靠不住的，防守黄河的主要压力，在他何灌肩上。可是他手中的这支部队，近半数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未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上阵作战十不当一，这个仗该如何打呢？何灌正在挠头，忽听得外面隐隐有嘈杂之声。他正要让亲兵出去看看是出了什么事，担任中军副统制的他的长子何蓟已步履匆忙地走了进来："父亲，大事不好，北岸垮了，梁方平的败军全涌过来了。"

"什么？"何灌非常奇怪，"梁方平同金军交战啦？我们怎么没听到一点交战的动静？"

"梁方平确实是垮了，简直是兵败如山倒。我们的部队受败兵影响，已经乱了阵营。"何蓟急得脸上已冒出汗珠。

"竟会有这等事？"何灌意识到事态严重，"我去看看。"

他刚迈出大帐，部将韩综已在帐前滚鞍下马："何将军，北岸的败兵把那边的兵营冲垮了，部队控制不住，怎么办？"话音未落，雷彦兴亦飞驰而至："何将军，那个混账梁方平，弄得我的兵营全炸了窝了，不听号令就跑，拦都拦不住。"

何灌来不及说什么，只叫了一声“马来”，从亲兵手里接过缰绳，跳上马背便向着人声嘈杂处奔去。何蓟和韩综、雷彦兴忙策马跟上。

他们驰上前面的一座高坡，但见伴随着一片惊恐的“金兵来了”的呼喊声，漫山遍野的宋兵正在急不择路地狂奔乱逃。原来，在何灌临时招募的兵员中，多有些市井泼皮，他们应征入伍不过是为混点军饷花花，没人真的想上阵玩命。一见北岸部队溃逃，以为当真是金军掩杀过来了，这些人就先自惊骇起来，不等号令便脚底抹油，还跟着溃兵大肆呼喊“金兵来了”。宋军将士本来就普遍怀有恐金症，黑夜里谁也弄不清虚实，经此一鼓噪，都以为己方已是全线溃败，于是马上不战自乱，顷刻间便酿成了这场遏制不住的混乱大逃亡。

何灌见状，气得血脉贲张银须乱抖。他一夹马肚迎着溃兵潮流奔驰上去，扬鞭大喝：“都给我站住，各回本部军营，违令者立斩！”连喝数遍，却根本没人理会。从他身边跑过去的溃兵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仿佛他只不过是个用木棍插在那里的稻草人。

何灌大怒，噌地拔剑出鞘，左右开弓砍飞了两个溃兵的人头。但这种杀一儆百的手段在这时毫不济事，没有一个溃兵因此止步。何灌简直气炸了肺，还欲挥剑再斩，被韩综劝阻道：“何将军冷静，这帮鸟人里什么货色都有，激起兵变就更麻烦了。”何灌闻言顿了顿，无可奈何地停下了手。

何灌自年轻时武选登第，历任过府州火山军巡检、知宁化军、丰州熙河都监、提点河东刑狱、知沧州岷州兰州、浙东都钤辖、宁武军承宣使、燕山路副都总管等多种职务，官职一直做到步军都虞候、武泰军节度使兼两河置制副使。在外征辽夏内平方腊的战斗中多次立下过战功，可谓是身经百战戎马一生。当然他不是个常胜将军，也曾打过不少败仗。但是像今夜这样，尚未与敌军谋面便先自溃不成军的情况，在他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碰到。而这又是在什么关头，什么地方！这事的后果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如此这般逃回京

城，就算是皇帝法外开恩饶他一命，满朝文武满城百姓的唾沫星子也能把他淹死。

眼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溃逃已经无法挽回，何灌悲怆地叫了一声：“梁方平你这条阉狗，可把老夫坑苦了！”心下一横，便将剑刃搁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何蓟眼快，一把掰住何灌的手臂大叫：“父亲不可！”韩综、雷彦兴也急劝：“何将军万万不可寻短见。如此一来，梁方平那厮必会将黄河失守的全部罪责都推到将军头上，将军之耻将无可洗刷！”

何灌犹豫了一下，痛苦地垂下剑，老泪纵横。片刻，他回头对何蓟等人厉声吼道：“你们都围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把黄河大桥给我烧掉！”

烧掉黄河大桥，是何灌当时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了。可是烧桥对延滞金军进击的作用几近于无。金军来至岸边，迅速搭桥筹船，于此后的五日内，全部渡过了黄河天堑。

宗望渡河之后，横刀立马前后环顾，感到极为遗憾极不过瘾。将士们的宝刀上滴血未沾便过了河，还不如举行一次军事演习或者来上一次围猎痛快，这算打的什么仗？

三

汴京城里的正月初一之夜，历来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往昔的这一天是烟花腾飞爆竹连声，大街上往来拜年的人流络绎不绝至夜不息。一直要延绵半个月之久的元宵灯会，亦是从此夜拉开序幕的。早已搭置就绪的宣德楼前的灯山彩棚，天一擦黑就万盏齐辉，把大半个汴京城映照得如同白昼。御街廊下将彻夜流光溢彩乐声悠扬，百戏竞舞万

头攒动。其锦绣斑斓金碧辉煌之盛况，直教人恍若进入太虚幻境一般。

然而靖康元年的这个大年初一之夜，全然没有了这种君欣民乐普天同庆的欢腾景象。没有鳌山彩棚，没有凤烛龙灯，没有鼎沸笑语，没有祥和笙歌，甚至于在大街上连行人都很难见到。这时虽然黄河失守的噩耗尚未传到，但从其他方面纷至沓来的败报，已经足以使汴京城里的人们一日数惊。这一天朝廷例行的新年大朝会举行得十分潦草，民间的拜年活动亦是异常冷清，许多人家甚至连贴门神挂兔头等祈福禳灾之事也一概免了。入夜之后更是家家户门紧闭，谁也没心思去探亲访友。大年初一的汴京，自打酉时一过，就变得一片死寂，在令人窒息的黑暗笼罩下，凄惶得犹如阴曹地府。

就在这个夜晚，一乘小轿穿过寂静的街巷，悄然停在了太宰白时中的府第门口。轿厢落地，从里面走出一个身形干瘦的中年男人。这人是中书侍郎张邦昌。

张邦昌，字子能，乃永静军东光人，举进士，曾知光、汝、洪州，政和末年任礼部侍郎，宣和元年除尚书右丞，转左丞，嗣后又迁任中书侍郎。此人擅权谋，工心计，凡事必先思得失而后举。所以自进入官场以来，除初期因有小失一度被贬提举崇福宫，后来的仕途基本上是一帆风顺。

风云突变国势濒危以来，张邦昌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做官做到了这个份上，国朝的兴衰对其前程大有影响。他已进入执政行列多年，对朝廷实力的底细，了解得要比李纲深入得多。根据他的判断，在新兴金国的倾巢进击面前，宋朝是难以招架的。两河地区的所有抵抗皆无大用，最终金军一定会打到汴京城下。到了那时，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那么现在我张子能应当何去何从呢？

对此，张邦昌已举棋不定地犹豫了很长时间。

在此期间，汴京城里的一些百姓已经开始外逃。一些官员也在编造各种理由告假遁往他乡。甚至有的官吏干脆就私自挂印弃官，带着眷属举家南迁了。张邦昌不想那么做。他趋炎附势巴结半生，爬到这二品大员的位置上相当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轻易放弃这顶曾给他带来过莫大利益的乌纱。况且像他这一级的官员，那职差也不是说辞职就能辞得下来的。可是如果不走，一旦汴京失陷，恐难免杀身之祸。这便如何是好？

就在张邦昌反复考虑踌躇不决的当口，他的妻妾们沉不住气了，一再催促他早拿主意，实际上就是催促他赶快带着家眷逃跑。尤其是今天下午，从宫里传出了太上皇赵佶也要南下避敌的消息，众妻妾更似被大火燎了体毛，上蹿下跳地一齐围将过去，嚷嚷着让他快点当机立断。连太上皇都要跑了，你还在这里拖泥带水地犹豫什么？难道非等着金人破了城把我们全家杀光了才甘心吗？

张邦昌这时也着了急，就当场拍板让家眷们先带着细软撤出汴京。然而这个决定已是做得太晚。府里还没把行李打点好，赵桓便已下令全城戒严，无论何人未经特许一律不准再出入汴京。这一下想走也走不成了。妻妾们顿觉天昏地暗绝望无比，一个个如丧考妣大放悲声。让外人听了，这张府好像要在大年初一出殡发丧似的。

张邦昌被妻妾们闹得心烦意乱大光其火，一顿训斥将她们统统赶进厢房。懊丧之余，他觉得光坐在屋子里着急也不是个办法，晚饭后便命家丁备了轿子，去找太宰白时中，商讨对策。他想白时中的家眷也都还窝在城里没动，他们所面临的处境是一致的，应当是可以同舟共济的。

张邦昌平日里很注意官场交往，是白府的熟客。白府的门房见是张侍郎来了，很殷勤地将其迎进了门，并立即差小厮去向里面禀报。然后便有家丁提了灯笼过来，引着张邦昌走向设在二道院里的会客厅。

进了会客厅，张邦昌看到少宰李邦彦也在这里。

这李邦彦字子美，生得容颜清俊，人称浪子宰相。此人自幼行为不检点，吃喝嫖赌无所不好，大观二年曾因此遭受弹劾被罢黜为符宝郎。但由于他善于巴结宫廷内侍，又时常以蹴鞠之技取悦赵佶，很快便又复其秘书省校书郎原职，继之由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而尚书右丞、左丞，一路扶摇直上，至政和六年，登上少宰高位。他曾言及，他的人生愿望为“三尽”，即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其人是何品性，便也无须多表。

张邦昌揣测，李邦彦到白府来的目的，可能与他差不多，心想正好听听这位少宰是怎么想的。如果两位宰相的意见一致，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几句应景的拜年话说过，宾主落座，侍童换茶。张邦昌便直截了当地向老态龙钟的白时中请教起应对危局之计。

白时中字蒙亨，是寿春人，登进士第后，累官至吏部侍郎。政和六年，拜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进、太宰兼门下，封崇国公。此人行事保守，没有犯过大错，但也无甚能力，总起来讲是个乏善可陈的庸碌之辈。一个庸碌之辈居然能位居太宰，说怪却也不怪。只要看看在朝廷的六部二十四司以及路州军县各级衙门里，盘踞着多少一无所长的庸才，就不难理解，白时中现象其实是极为正常的官场现象。若说白时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机遇比一般人更好一些罢了。

张邦昌打心眼里瞧不起白时中，对李邦彦更是嗤之以鼻。他认为，以这两个草包的那点能耐，当个九品知县都嫌勉强，这两个人窃居的位置，终将被他逐一取代。当然这想法只能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表面上他绝不会流露出半分。不仅不能流露，还得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谦恭有加，自叹不如。这点韬光养晦的功夫，张邦昌早已历练得

炉火纯青。尤其是在当下，这两位宰相的主张举足轻重，他张邦昌必须先摸清他们的底牌，而后再根据情况因势利导。

白时中见张邦昌开口提起了那个沉重的话题，皱着眉头呷了一口茶汤：“我方才也正与李相议论此事，我们都颇觉棘手呀。以张大人之见，倘金兵临城下，这汴京守得住否？”

张邦昌斟酌着道：“很难说。邦昌以为，凡事当力争最好的结果，但应做最坏的准备。”

“不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也是这么想。”白时中点头道，“当初太祖建都这汴梁城，实乃是不得已之举。汴京水运便利，四通八达，自是便于贸易发展。建朝之初百废待兴，不得不以此为立业根基。然而这里地处平原，四面无险，北面更是一马平川，极有利于夷蛮骑兵驰骋。一到战时，这个致命的缺陷，便暴露无遗了。”

“白相所论极是，可是现在迁都是来不及的了。”李邦彦插言道。

“那是自然，临上轿了哪里还有工夫扎耳朵眼儿。”

“可是我们总得有个对付的办法才是。”

“办法嘛……依老夫看，急切间万全之策是没有的了，只好先想个权宜之计。”

“是的是的，愿闻白相高见。”李邦彦盯着白时中道。

张邦昌也眼巴巴地瞅着白时中。他今夜到白府来，就是想听听这位首席宰相的权宜之计到底是什么。

白时中看到这两位朝廷大员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样子，一时间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把原本欲让李邦彦或者张邦昌先说出心中打算的想法抛之脑后。他清了清喉咙，缓缓言道：“老夫连日思虑，以

为应对目下危局，其计无非有三，是为上中下三策。上策曰走，中策曰和，下策曰战。走，未必是要迁都，但朝廷要暂时搬家，我等各部衙门自然也要随着朝廷一起搬家。只要朝廷在，我大宋就在，丢给他金人一座汴京空城算什么？待我大宋缓过劲来，还愁不能光复吗？若走不成，则当坚决求和。历来夷寇入侵，所求者无非岁贡与割地，金人亦莫能外。那好哇，我们给他。这样的先例，在前朝屡见不鲜。填饱了肚子的狗还会再找碴咬人吗？和议既成，其兵自退。这样，我大宋便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时间。至于议和带来的损失，可待我兵强马壮之时再予夺回。到那时如果条件成熟，说不定可横扫北漠灭了他金邦也未可知。至于战，以目下的军力而言，我们难保必胜。万一战之不利，我大宋则将生灵涂炭城破国亡，再无卧薪尝胆图谋恢复之机。把话说白了，这基本上就是一条死路。除非万不得已，此路切不可行。此乃老夫竟日苦思之所得，二位大人有何赐教？”

“中肯得很。白相深谋远虑洞若观火，所言正合在下之意。”听罢白时中这番话，李邦彦首先击节赞同。

张邦昌也放了心。白时中这番高论，与他的思路完全是不谋而合。莫看白时中把调门定得很高，什么卧薪尝胆徐图恢复，什么养精蓄锐横扫北漠，统统是画饼充饥痴人说梦。他那些话的中心意思其实就是一个：不惜放弃汴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力求躲过这一劫，也要力求保住身家性命和富贵荣华。这个老东西，在这上面倒是一点都不糊涂。张邦昌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这个主张首先从白时中嘴里说出来是最好不过，事情弄成了大家都受益，万一将来需要因此而承担什么责任，却是得由这个老东西兜着。这等好事焉有不积极促成之理？因此紧接着李邦彦的表态，张邦昌也马上就随声附和：“姜到底是老的辣，白相高瞻远瞩，一番宏论竟不亚于昔日诸葛孔明之隆中对也。”

“哪里哪里，二位大人过奖，老朽不过是一孔之见而已。”白时中

被李邦彦、张邦昌送上的两顶高帽伺候得颇为受用，捋着胡须淡淡一笑，“只是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是这话。假如皇上要战，大家便都走不得。”李邦彦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皇上在军国大事上，是不可能不征询白相的意见的。”张邦昌道，“白相为两朝元老，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只要将利害关系讲清，邦昌想，皇上自当会从善如流。”

“老夫肯定要向皇上斗胆进言。不过孤木不成林，二位大人亦当以国事为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好促成皇上决断。”

李邦彦、张邦昌见白时中如此说，都爽快地表示那是当然。他们思忖，有白时中在前面顶着，顺水推一下舟，不会有甚风险。而且据他们估计，朝中的大臣们，与其心思相同者应当是十有八九。即便有个别持不同见解者，看到宰执及多数大臣之意皆是一边倒，也未必敢于公然站出来反对。即便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也绝对成不了气候。

话说至此，三个人都为他们在大难临头之际能够做到空前的精诚团结而甚感欣慰。接下来，三人又商议了些劝谏皇上接纳他们避敌主张的细节问题。因赵桓宣布了初二放假，初三临朝，张邦昌提议，白时中最好能在初二单独觐见一下皇上，这样可以使皇上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避免在朝殿上出现异议时引起犹疑。李邦彦听了，亦觉有此必要。白时中说二位大人的建议不无道理，容老夫考虑一下再说。

之后，又扯了几句无关痛痒的闲言，李邦彦、张邦昌即告辞而去。至于朝廷撤离后汴京的防务怎么办，近百万百姓的安危怎么办，京城当指派何人作为留守，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们都没去想。他们现在的心情是唯求能一走了之就好，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

出了白府坐进轿子，张邦昌的心里踏实多了。通过这趟白府之行，当场与二位宰相议定了全身之策，实在是收获不小。回到府邸，张邦昌立刻命家人连夜准备阖府搬迁，能带走的细软全部打包装车，不便携带的财宝和贵重物件，就暂且坚壁到府院的密室里去，能藏多少算多少。张邦昌的妻妾和大小管事们都被紧急动员起来，指挥监督着家丁婢女们收拾行李，坚壁清野，忙碌得一整夜未得合眼。

在白时中和李邦彦的府邸里，这一夜的情形也与张府差不多。虽然皇上尚未下旨，他们却皆已认定，朝廷逃离汴京已经是确凿无疑，并且是刻不容缓的事了，舍此再无确保平安之路。

第三章

李纲见了这阵势，怒火腾地蹿起来。他也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扯开嗓子就向禁军们喝问：“你们这是要做什么？金人欺负我们欺负到家门口了，你等身为军人，是想坚守汴京保卫宗庙百姓呢，还是想把汴京拱手送给金人去糟蹋蹂躏？”

二

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强寇入侵国本动摇之时，朝廷上往往会发生激烈的战和或者战逃之争。这次也不例外。持不同政见者尚未对垒于金殿，在下面却已开始抗衡。就在张邦昌与白时中、李邦彦密议于白府的同时，另外几个朝臣在李纲的住宅中，也形成了坚决守城抗战的动议。

正月初一之夜，先后有大臣许翰、何栗和孙傅前去拜访了李纲。李纲不喜应酬，不屑于官场俗套，兼之回朝时间不长，在汴京的朋友不多。官拜兵部侍郎后，门前冷落的状况有所改观，不过来者多属礼节性问候，双方只是简单地客套一下而已，无人可与深谈。但今夜上门的这几位，皆是面色凝重，显然不是单纯为礼节而来。

第一个登门的客人是许翰。这许翰字崧老，是拱州襄邑人氏，元祐三年的进士，宣和七年官至给事中。由于认为朝廷对中书舍人孙傅的一个降职处分不当，他上书为其辩解，触怒了深受赵佶宠信的老权相蔡京，被贬提举江州太平观，赵桓即位后刚刚被召回京城，复以给事中之职。他以前与李纲并不熟识，回京后闻听李纲刺血上书之事，甚为敬佩，觉其是朝廷里难得一见的诤臣，因生结交之意。日前他去兵部拜访，未及攀谈李纲即被赵桓召走。后因见李纲事繁，便暂未再去打扰。今日的白天，他曾到李宅来了一次，听说李纲在这大年初一仍去了兵部办公，惊讶之余颇为感动，晚间本不想再影响李纲休息，但有些话却一直如鲠在喉，因此踌躇了半晌，还是来了。

李纲已知许翰日间来访之事，闻其再度登门，忙亲至院门口将他迎进。

李纲现在居住的这座宅院，面积不大，房屋大约也就有个十来间，原先是住着一个七品散官。李纲奉召回京时，那个官员恰被委以

外任，李纲便接手租下了这个院落。按照宋例，宰执大员由朝廷赐第，其他官员的住宅则或买或租自行解决。由于当时官员的流动性比较大，说不准在一个地方能任职多久，所以有许多官员都是租房而居。这样如果官职调动，拍屁股走路很方便。李纲先前在汴京任职时，就没把家眷搬来，此次回京也只带了老仆胡长庚一个人。租下这座宅院后，又酌情留用了几个料理杂务的仆役。与普通民居相比，这座宅院当算宽绰，但比起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人的那种厅堂百间楼台错落、山石层叠花木成荫的园林式豪宅，它就寒酸得简直不成样子了。特别是如今李纲已擢升为兵部侍郎，此宅就越发显得不配其位。但许翰置身其间，倒觉亲切自在，似乎与李纲之间的关系在无形中被拉近了许多。

李纲将许翰让进正厅，唤仆人上了茶，对未能好生接待许翰的屡次造访表示抱歉。许翰笑道："李大人不必客气，是我许某屡屡打扰，很不好意思。但如今金寇入侵，形势危急，有些想法急于商讨。许某遍观朝臣，以为可与言者首推李大人，所以才不揣冒昧，再三叩访。"李纲道："那太好了，纲初涉国政，诸事生疏，正需有人参议指点。许大人有何见解，但请不吝赐教。"

两人正说着，何栗和孙傅一同来到了李宅。

何栗，字文缜，仙井人，是政和五年进士的榜首，曾历任秘书省校书郎、提举京畿学士、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侍讲及御史中丞等职，因上书论奸相王黼十五罪，被贬知泰州，赵桓即位后复其中丞职。孙傅，字伯野，海州人，亦曾登进士第，担任过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等职务，因与宰执政见不和，宣和年间被贬蕲州安置，赵桓即位后召为给事中。这两个人同许翰一样，都是几天前刚从外地回京。他们本是应当先张罗着安家，但因闻知敌情严峻，便都没那心思了。这二人也是因听人议论说目前可支撑大局者唯有李纲，才相约前来与之商讨救亡大计的。

许翰与何栗、孙傅原本就是朋友，回京后大家尚且未得一见，此时在这里碰了面，彼此自是备感亲热。李纲过去与何孙二人虽无交往，但寥寥数语交谈下来，便觉意气相投一见如故。他心想，这正所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既然都不见外，谈话也就不必拐弯抹角，他们很快便进入了严肃的话题。许翰等三人的来意都是一个，就是希望李纲能够出面，力主守城抗金。

金军的进逼很难阻止，特别是其东路军，进军的速度更快，兵临汴京指日可待，这已是傻瓜都能看出来的事情。面对这样的极度危机，朝廷采取什么对策，直接关系到国朝的存亡和百姓的生死。那么计将安出呢？许翰和何栗孙傅皆认为，面对疯狂进犯的豺狼猛兽，唯一的求生之路就是凝聚力量以死相拼，任何怯懦的表示都没有用。

那么朝廷会下决心与金军死战吗？看来难说。因为朝廷至今尚未表现出一点死守城池的迹象，朝野上下的恐金症状甚盛，宰执大员们大都畏敌如虎，许多官员只顾考虑自保，全都乱了方寸。这种状况必然会对皇上的决策产生极大的影响，很有可能导致皇上做出屈膝求和或者弃城逃跑的决定。

但是要跑肯定是跑不掉的。一个连京城都守不住的朝廷，凶恶的金人会留下你放过你吗？绝对无此可能。他们必将会像收拾契丹那样，把大宋收拾个干干净净。

议和，在目前来讲只能是一厢情愿。从来是能战方能言和，和是在交战双方势均力敌情况下的相互妥协。你若连言战的勇气都没有，人家凭什么与你言和？伸手一把掐死你岂不更痛快！所以，就算最终是要和，也必须首先开打。

开打的结果将会如何，朝臣们多持悲观态度。其实事情并不尽然。金军勇悍，曾经屡战屡胜，这是事实。但汴京却非寻常城池可

比，就现有的兵力而言，起码不亚于宗望的金东路军。况且城里还有民众百万，必要时可以全民皆兵。再者，京师的抗金大旗一竖，四方定会来援，将敌军反包围于京畿。到了那时，宋朝自然也就具备了与金人言和的资格。

是跑是和还是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怕就怕庸论惑君奸臣误国，导致朝廷做出错误决策，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当此之际必须有人挺身而出，带动那些富有报国热忱的官员形成强大的主战声势，方能将大宋这艘摇摆于暴风骤雨中的危船的舵把拨正，使它驶入正确航道。而根据目前的官职和威信来看，李纲乃是做主战派带头人的最佳人选。

李纲听许翰、何栗、孙傅相互补充着说完上述意思，静了一下，首先神色庄重地明确表态道：“我李纲何德何能，敢承诸位如此看重。但如今国难当头，我就当仁不让了。这个头我可以带。”许翰等人听了，一齐拍案叫了一声好。

李纲接着说：“诸位所言担心之事，也正是李纲担心的事。金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人心不齐，没有背水一战的勇气。现在朝廷中悲观气氛严重，主逃主和者肯定不在少数。欲使主战派形成优势，还须诸位多加襄助。”许翰等皆道这没问题，我们会尽力联络志同道合的官员，在朝辩时共同据理力争。李纲道：“据理力争这四个字说得好，要得到众人的支持，关键就在这个‘理’上。我们必须要拿出可以守住汴京的根据，说清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可保汴京万无一失。”

就着李纲的这个话头，几个人讨论起守城措施。许翰他们都是文人，又皆回京日短，对汴京城防知之甚浅，在此问题上虽也能侃侃而谈，却终是难免纸上谈兵。李纲知道在这一方面不能苛求他们。而许翰等人之言，亦非尽属空议。比如他们提出的应抓紧招募义勇、必须严肃军纪、需要确保城内治安、注意严防金人奸细，等等建议，还是

相当值得重视的，李纲将这些建议都一一记在了心里。

谈话延至深夜方休。“皇上初三临朝，是时必议对敌大计。我争取明日先去单独觐见皇上，将其中利害奏明。”李纲最后这样表示。许翰等认为如此甚好。

分手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有几分临战前的亢奋。但他们的临战对手，首先还不是金军，而是朝廷中的怯敌分子。

初二上午，李纲通过内侍递上了请求觐见皇上的折子，被安排在当日下午延和殿召见。皇上上午没时间了，白时中已先其一步提出了入宫面对的请求。

赵桓本来谁也不想召见，有什么要紧事不能等初三上了朝再说？但对白时中和李纲的请求，他不敢掉以轻心。白时中是首席宰执，李纲也是举足轻重的朝廷要员，这两个人在年假期间破例求见，必有非常之事。因此赵桓还是牺牲休息时间，对二人分别进行了召见。

召见李纲的时候，赵桓神色萎靡，情绪也很黯淡，他是强打着精神来听李纲的奏对的。造成他这个样子的原因，一是上午听白时中唠唠叨叨地说了将近一个时辰，而他夜间又没睡好，身体非常疲倦；二是黄河失守的战报此时已经传进宫来，搅得他心乱如麻。李纲见皇上倦容满面，心里老大不忍，觉得自己在这时候来打扰皇上，实在是很不应该。

为了不占用皇上更多的时间，依例向赵桓行过叩拜大礼，李纲便直率地将欲奏之事和盘托出。他尽量说得言简意赅，但将其意阐述得十分明确。由于言语间缺少了些迂回婉转，口气便不免显得有点强硬，甚至有点咄咄逼人。李纲自己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可是赵桓感觉到了，这使得赵桓不太舒服。

不过赵桓没有发作。他在即位之前不曾参政，没有政治根基，当

了皇帝，需要从头建立自己的班底，所以不想一开始便将君臣关系搞僵。他尽力压抑住内心的不快，耐心听李纲奏完，表情淡然地待了一会儿，微微摆了一下袍袖，用不冷不热的口气说，卿意朕已知矣。卿且退下，容朕思之。

李纲从赵桓的口气里没听出倾向，摸不清皇上究竟态度如何，但见皇上显然没有再让他说话的意思，他不敢多言，只好再拜而退。退至大殿门口时，赵桓忽又将他叫住，命他将黄河失守的实情从速查清报来。赵桓的这句话说得咬牙切齿，可能是他借着这句话，将隐忍在心里的所有不便发作的烦恼和愤懑，全都倾泻了出来。

赵桓的心里的确是充满了烦恼愤懑，还有无限的委屈。总之，他这会儿的心情，简直是恶劣透了。

这会儿，赵桓是一阵阵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在这个倒霉的时候，当这个倒霉的皇帝。如果不当皇帝，这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事，用得着我来操心劳神吗？世人羡慕当皇帝的人，是因为他们看到当了皇帝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然而我这个皇帝，威在哪里福在何方？又谈何为所欲为？我连过个年都过不清静，完全就是身不由己。如果当皇帝就是这个样子，那还真不如当个甩手藩王活得自在。赵桓离座起身，倒背着双手踱了几步，在心中苦叹一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后悔药没的吃，现在只能死心塌地面对现实了。眼前的现实极其严峻，而偏偏李纲与白时中的主张又截然对立，真是让人伤透脑筋。李纲和白时中皆振振有词，到底应当听谁信谁？赵桓独自在延和殿里徘徊着，一直思考得头痛欲裂，也没思考出个结果。

与众嫔妃共进晚膳时，他的思绪仍然陷在这个恼人的问题里不能自拔。众人见皇上沉默无言，谁也不敢开口说笑，一顿年节间的团圆饭被弄得沉闷无比寡然无味。

晚膳后，赵桓仍是郁闷，披了袭袍又到宫院里去踱步。朱后陪伴在侧，见赵桓的心事很重，就柔声劝他有事可与大臣商议，不要独自憋在心里。赵桓愁云满面地道，不是没商议过，但其见解分歧甚剧，孰是孰非殊难断之。这时赵桓正需找个人倾诉苦衷，便将白时中与李纲之争讲了出来，问朱后何策可取。

朱后见问，想了想说，白太宰说的不是全无道理，但若弃城而走，太上皇禅位于皇上的意义何在？朝臣和百姓会怎样看待皇上？皇上将来又何以威服天下？赵桓点头道，此正是朕之所虑也。“但是，”赵桓似是问朱后，又似在自语，“倘朕决意守城，这汴京城能守得住吗？”

“这要看怎么说了。”朱后沉吟了一下，“金军的凶猛，臣妾也是有耳闻的。若是一般城池，陷入其包围中，欲图固守恐怕不易。但皇上莫忘了，咱这汴京却是京城。”

“京城便怎么样？”

“京城的防卫力量，想来总非一般城池可比，与金军厮杀上几个回合的能力应当是有的吧，至少不会被金军立时攻破。而京城濒危，各地断无坐视之理，定会发兵前来救援。因而料我汴京不会沦为一座孤城。臣妾揣度，莫说坚守上三五个月，只要是有个十天半月光景，勤王大军就该到了。”

“呵，你的意思是说，李纲的固守待援之议，乃为上策啦？”

“臣妾一介女流，不懂国事，何为上策，还仰皇上明断。”

赵桓面无表情地向前凝视着，看不出他在想什么。朱后是个颇知进退的人，见状未再置喙。

是夜，李邦彦、张邦昌又不约而同地悄悄前往白府，打听皇上的意图。许翰、何栗、孙傅也再次登门李宅，了解李纲觐见皇上的情

况。众人得到的回答都是：看不出皇上意欲何为。但是众人都明白，皇上的决定一定会产生于今夜。明早上朝，便要揭晓。所以这一夜，无论是主战者还是主和主逃者，都是在焦虑不安的心情中度过的。相形之下，主战者的担忧更重，因为他们从这种令人生疑的迟延中，已明显地嗅出了朝廷怯懦畏战的颓丧气息。

二

正月初三，赵桓临朝，谜底揭晓。赵桓决意守城，且要御驾亲征。

当然，这个所谓御驾亲征，只是一种名义。未来的战场就在汴京城下，御驾再怎么亲征，也还是待在皇城里。不过这个名义很重要，它起着强调皇上抗战决心的作用。这是赵桓昨晚一直思考到深夜，才下定了的决心。

本来，白时中与李纲的奏对，在赵桓的心里势均力敌难分伯仲，是朱后的那几句话，使赵桓的态度渐渐向主战一方倾斜了过去。是的，想我一座偌大的百年京城，难道连十天半月都守不住吗？只要能硬撑上他十来天，待各路勤王大军一到，何危不可化解？既然如此，何苦要跑？且不说弃城逃跑是件很丢脸面的事，单说举朝迁移，就非常麻烦，不是万不得已，能不动还是不动的好。再者，若果然能决战决胜守住汴京，他赵桓岂不从此威震八方，齐名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了吗？

御驾亲征的诏书已由词官紧急草就，赵桓命近侍黄金国当场宣读。

宋朝自杨继业、狄青之后，能征善战之名将寡，而长于舞文弄墨者众。这篇诏书虽系急就章，却也写得板眼分明，掷地有声。赵桓在

诏书中称曰：“朕以金国渝盟，药师叛命，侵轶边鄙，劫掠吏民。虽在缵承之初，敢忘托付之重？事非获已，师实有名，已戒六师，躬云天讨。”令人听上去大有壮志凌云誓与敌寇决一雌雄之势。

诏书读毕，赵桓宣布，命有司仿真宗幸澶渊故事，建立亲征行营，任命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兵部侍郎李纲、知开封府聂昌为参谋官，即日起从速整军御敌。

听赵桓宣布过上述诏令，丹墀下面一片寂静。许多大臣都对皇上突然表现出来的激昂姿态感到震惊和意外。

李纲闻诏后先是精神一振，旋即意识到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赵桓的决定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普遍支持，周围的这一片静谧就很能说明问题。他预感，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马上就要在这垂拱殿上展开。

果然，老态龙钟的白时中在李邦彦、张邦昌的目视下，首先出班了。其实即使李张二人不看他，他也会第一个站出来。他认为这是作为太宰义不容辞的责任。

白时中向着赵桓持笏躬身，干咳两声清了清喉咙，便开口提出了异议。他没想到皇上的战意如此坚决，甚至还要御驾亲征，苍老的声音里不免带出了些许悲怆：“微臣白时中启奏皇上，微臣以为，目下金军锋势正健，为社稷安危计，我朝之进退尤须慎重。皇上乃万乘之尊，不可率尔亲征。应对危局当取何策，皇上不妨广听众议后再做定夺。”

白时中既已打出了头炮，李邦彦便也出班附和：“微臣以为白太宰老成持重言之有理，恳望皇上三思。”张邦昌左右观望一下，正琢磨着自己要不要跟着开口，不少大臣已纷纷出班，七嘴八舌地表达了不赞成坚守汴京与金军硬拼的主张。

许翰见状愤从中来，心想朝廷真是瞎了眼，如何就高官厚禄地豢养了这么一群蝇营狗苟的窝囊废。他按捺不住地正要发言，李纲已迈步出班朗声启奏：“启禀皇上，微臣以为，金军无端犯我天朝，我大宋断无示弱之理。皇上天纵英明英雄气概，御驾亲征乃上应天命下顺民心之举，无可非议。况今已事急，再无彷徨时间，君意既定，幸勿动摇。”

许翰马上附议：“李侍郎所言极是。金人灭我大宋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大宋除背水一战外，别无自救之途也。”随之，何栗、孙傅、李若水、梅执礼等大臣相继出班，皆力主守城抗金，坚决支持皇上以御驾亲征的方式，形成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抗战指挥中心。

白时中、李邦彦那帮人岂肯退让，纷纷口气强硬地反驳，于是两派大臣就在赵桓面前展开了唇枪舌剑的大辩论。论战的双方一个个都指手画脚面红耳赤声色俱厉，喷得唾沫星子满天飞。平日里无比庄严肃穆的垂拱殿上，顿时乱哄哄地吵嚷成了一锅粥。

大臣们这么各持己见地一争吵，就把赵桓的心给吵乱了。他本来是没有主见的，又是初掌国事，对朝政军事情况的了解，基本上还属于两眼一抹黑。无论要战要和还是要逃，他其实都没什么客观依据。那个御驾亲征的决定，是他昨晚在内心里反复斗争了多次，最后在或许能够守住汴京的设想支持下做出的。在做出这个决定后，他胸中还曾涌起过一种豪迈的感觉。然而现在经大臣们这么一吵，那种美妙感觉顿时被吵得烟消云散，他那个本来就根基不牢的决心便不由自主地动摇起来。

赵桓后悔这事做得孟浪了，不应该上朝伊始便贸然宣布御驾亲征。我怎么会如此沉不住气！他在心里暗骂自己。

丹墀下面的争吵大有方兴未艾之势，看来再吵上三五个时辰也吵不出什么名堂。赵桓越听越烦，狠拍了一下御案，沉着脸喝道：“都

住了，众卿休得喧哗！”大臣们一见皇上生了气，立时尽皆噤口退归班位，朝堂上又变得鸦雀无声。

停顿了一下，赵桓说，你们这样争来争去，朕看怕是争到天黑也争不出个结果。空口无凭，可不可战，总得拿出个真凭实据来才好说。现在可由同知枢密院事蔡懋与兵部侍郎李纲同去巡城，看看我汴京城防状况究竟若何，再做定夺。众臣齐呼皇上圣明。于是赵桓暂去紫宸殿歇息，众臣亦退至侧殿，等候蔡懋和李纲的回音。

赵桓急中生智想出来的这个主意，其实根本解决不了争端。那蔡懋是坚决主张弃城逃跑的，其目光所及，看到的全是不利因素，再巡视上十遍城防，他也是认为宋军敌不过金军。因此巡城返回后，他的奏报依然是汴京城壕浅狭墙垛失修难以坚守。而李纲则坚持认为，汴京城墙坚固绝对可守，只有樊家冈一带，因属禁地不许开凿，城壕确是比较浅狭，然可设置精兵强弩，构成严密的防线。至于城橹破损处，可以调遣部队速作整修，抢在金军到达之前修好没有问题。何况能否守住城池，不仅在于城防设施，更在于军心与士气。如果汴京军民能够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完全可以做到任凭金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绕了一个圈子，问题又回到了原地。赵桓听过蔡懋李纲的不同奏报，沉吟不语。

李邦彦唯恐赵桓被李纲说服，赶紧出班：“启禀皇上，方才李侍郎所言，乃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姑算汴京城池尚堪一守，但城中无有良将，何人可当此任？”

赵桓一听，觉得这果然是个问题：“卿言不差。军之无帅，犹如人之无魂也。以李侍郎之意，若要守城，帅将安出？”李纲稍稍一顿，答道：“白太宰李少宰位冠群臣，值此紧急时刻，皆可出掌帅印。”

李邦彦没想到李纲居然把火烧到他身上去了，急赤白脸地正欲反诘，白时中却先急了。且不说守城的责任和危险性都极大，单说那份辛苦，他就消受不起。平日里，每逢上朝，回府后他都感到累得不行，总须躺上两三个时辰才能恢复过来。若是担任了守城主帅，白时中掂量，恐怕用不了三天，他这把老骨头就得扔在那儿了。所以他待不到李纲的话音落地，便急不可耐地上前一步指着李纲的鼻子道："李侍郎这是何意？老夫不是武将，焉能主持战事？"

李纲正色答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事到此间何论文武？下官别无他意，唯以社稷为重也。"

白时中觉得这是李纲在当众戏弄他，气得浑身发抖："好，这话是你说的。事到此间不论文武。那么老夫倒要问你，你可守城否？"李邦彦也愤愤不平地插言："白太宰言之有理。既云文臣亦可守城，你李伯纪李侍郎为何不主动请缨呢？"说罢他又躬身向赵桓道："启禀皇上，李侍郎一力主战，却又将守城之责推与他人，其意若何，殊难测度也。"

"唔，"赵桓有点茫然地来回扫视了他们一下，将目光落在李纲脸上，"李侍郎，你既认为汴京可守，那么便由你来担当此任如何？"

面对白时中、李邦彦和赵桓的连续诘问，李纲一时语塞。他虽是坚决主战，却从未想过由他来担纲守城。因为他自知无论从官阶资历和能力上看，这件事都还远远轮不到他李纲的头上。谁人可为守城主帅，他与许翰等人事先也没议过。这真是一个要命的疏忽。之所以产生这个疏忽，是因为他们原本都以为在偌大京城里选拔一个守城统帅，应当是件手到擒来的事。现在事到临头，李纲才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从现有的京官里选拔出一个称职的统帅，还真是不大容易。

可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三军无帅，谈何战守？

白时中、李邦彦是指望不得了，看来其他人也没有出头的意思。李邦彦又居心叵测地引着赵桓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李纲。怎么办？

李纲的大脑在飞速地运转。他不是一点没读过兵书，但终究是个文人，兵部侍郎这个官衔也不过才挂了几天，统兵作战的经历和经验是一片空白。以这样的条件担任守城主帅，显然是不够格。君前无戏言，军令如山，若是在金殿之上应了守城而没守住，项上人头是定要搬家无疑。可是如果连他也推三阻四，主战派将立时理屈词穷。连言战者自己都不敢站出来迎敌，还谈何与金军对垒？

这时不仅李纲身上冒汗，许翰等所有的主战大臣们也全都紧张起来。

“李侍郎，朕问你能守汴京否？”赵桓见李纲发愣，又提高声音追问了一遍。

眼前的形势容不得李纲再犹豫，李纲把心一横，将诸多的顾虑统统弃之脑后，昂然作答：“启禀皇上，如蒙皇上器重，微臣李纲愿领守城之责。”

“嘿嘿，”白时中冷笑道，“大话好说。你能守得住吗？若守不住，又当如何？”

到了这时候，李纲没法再留后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下官以为，上托皇上神威，下聚民心军魂，必能保汴京无虞。若有闪失，下官愿捐此头以谢天下。”

“好，很好！”赵桓受到李纲大无畏精神的感染，心中的天平又向主战派倾斜过来，他当场拍板，“李爱卿如此忠勇，甚慰朕心。那么朕就将这守城重任，交付给你李爱卿了。”

“臣李纲遵旨。但臣只恐位卑言轻，难以服众。”这是李纲在伸手向赵桓要官了。李纲本来是很不齿于做这等事的，但现在他不得不

做。他深知，如无一定的地位职权，对京城里诸多盘根错节的衙门根本指挥不动，完成守城重任全然是句空话。

赵桓觉得李纲的要求合理，即问门下侍郎赵野，执政位置还有什么空缺。赵野答曰还缺一名尚书右丞。赵桓马上宣布，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宋朝的官职任免升降，原是有着一整套考课磨勘制度的，但只要皇帝一句话，所有的制度便一概归零。皇帝的一句话可让一个人轻易地扶摇直上，也可让一个人倏忽坠入地狱。法律在权力面前狗屁不如，这是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

尚书右丞为正二品，位居宰执之列。登上这个台阶，意味着李纲真正地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枢。短短十日之内，李纲从一个五品闲职变成了正二品执政，其升迁步伐迈得着实够大。一番争论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令主战派大喜过望，而白时中一伙人则万分沮丧。

中午，赵桓回福宁殿用膳休息。由于下午还要接着议政，大臣们就被安排在殿外的厢房里就餐。张邦昌上午在朝殿上一言未发，这时却悄悄找到李邦彦，建议让白时中在下午上朝之前，再单独劝谏一下皇上。李邦彦当然不肯就此认栽，遂马上将此意说与白时中。白时中当众受挫，正憋了一肚子的火，听了这个建议一口应道，此事包在老夫身上，老夫是不能眼看着朝廷让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毁了的。

午餐后稍事休息，白时中就去求见赵桓。

赵桓正在养神，传谕让白时中有话待会儿上朝后再说。白时中却固执地请求再三。赵桓被骚扰不过，只好在福宁殿旁的一座便殿里召见了他。

白时中一进殿便扑通跪倒，以极其痛切的语气，先是重复了一番他早已陈述过的战逃利害——当然他是不会直说“逃跑”这个词的，他用的词是“避敌”。然后，他就弹劾李纲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为了升官晋爵简直是不择手段，简直是拿国家安危当儿戏，拿朝廷和皇上作赌

注。这一通言语说下来，直说得他是老泪滚滚涕液横流。赵桓看了甚觉厌恶，却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担忧不为多余。因为在赵桓的心里，对于能不能守住汴京，还是打着问号的。

白时中的功夫没有白下，下午赵桓再度临朝，果然变了腔调。他宣布，委任李纲为汴京留守，户部尚书李棁为副留守，留在汴京全权处理政务，而朝廷与皇室将迁往陕西“避敌”。此谕一下，李邦彦、张邦昌等暗暗相视而笑，主战的大臣们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翻云覆雨搞得瞠目结舌。

李纲听了这道圣谕，只觉全身的血液呼地一下都汇聚到了头顶上。他差点儿没扯开嗓子骂出声来，这是哪个狗东西又在皇上面前做了手脚？坚守汴京，首先依靠的就是朝廷的决心和意志，这是守城将士的精神支柱。如果皇上和朝廷先撒丫子跑了，谁还会跟着我李纲卖命守卫什么汴京？而一个连京城都不要了的流亡政权，又能东躲西藏地支撑几天？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皇上如何就翻来覆去地想不明白呢？

李纲热血往上一撞，就冲动地迈步出班面向赵桓咚地跪倒，不顾一切地高声谏道：“皇上，弃城逃跑实乃死路一条，万不可行！”

话一出口，李纲立即自觉失言，“弃城逃跑”这几个字是大损龙颜的。倘若赵桓发怒，后果不堪设想。然而话已出口，怕也没用了。李纲索性挺直了腰杆，一口气把话说完，“昔日唐明皇播迁蜀中之鉴，皇上不可不察。今皇上车驾朝发，而都城必致夕乱。虽有臣等留守，亦恐无济于事，宗庙社稷必立陷敌手矣。臣观当前之势，朝廷万不可移。李纲愿举族担保，誓与金军死战。只要有李纲一口气在，绝不放金军一人一骑入城！”

赵桓却是没有发作。他似乎是被李纲的气势震慑住了，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就在赵桓发愣的这会儿工夫，已有许翰、何栗、孙傅、李若水、梅执礼等大臣相继出班跪奏。他们一致口称，愿以全家性命担保，李纲可以守住京城。其他官员看到这些人豁出命来的死谏劲头，一时间皆愕然无声。

赵桓见状，在震惊之余倒是有些感动。这些人虽是冒颜犯上，但毕竟是忠心可嘉。他们一个个都敢以身家性命作保，自己身为天子，若再一味坚持弃守汴京，是不是有点太那个啦？

如此头脑一热，赵桓又改了口：“那好，既然众卿皆以为汴京可守，那么就守。一切亦如前议，朝廷不西迁了。众卿都平身吧。”说到这里，他瞅见那边白时中抖抖瑟瑟地挪出班列，知道白时中又要唠叨他那一套了，心里陡然升起一阵厌烦。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于是将手一挥道：“行了，诸卿有事可具折另奏。今天就到这里吧。”说罢，也懒得再议他事，便径自离开了御案，将白时中一脸尴尬地晾在了那里。

经过这一整天若干个回合的较量，终于顶住了逃跑逆流，李纲的心情比较舒畅，当然身心也是相当地疲惫。但是退朝以后，他没有回宅休息。

皇上把坚守汴京的重任交给了他，并且张口便封了他个尚书右丞，这是给了他一个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同时却也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和压力。汴京保卫战打赢了，他可能会官运亨通大展鹏程，打输了，他便将身败名裂人头落地。单就这一点来说，这一仗他也是必须打赢，不能打输。

但要打赢这一仗，不是只靠有个必胜的决心就能办得到的，这里面有许多具体事宜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做。金军说到就到，备战时间有限。因此退朝之后，李纲接着便约吴敏、聂昌以及有关官员至尚书省开了一个短会。当时吴敏和聂昌在是战是走的问题上属于中间派，他

们觉得左右都有风险，对于怎样做风险较小一些拿捏不准，因而在朝议中都没作声。现在既然皇上决定了要战，他们又皆被委任为亲征行营长官，两个人也就只能塌下心来，与李纲一起坐而论战了。

今天上午李纲与蔡懋一起去巡视了城防，对城墙破损失修的情况印象深刻。在朝议中，为了顶住逃跑逆流，他有意对此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但真要守城，这事却不可不认真对待。在这个短会上，李纲着重谈的就是整修城墙问题。他责成有司抓紧时间组织力量施工，责任要落实到人。因见大家都已很疲惫，其他事情便暂未多谈。

散会后，吃过甘云给他端来的晚饭，李纲便又聚精会神地查看地图翻阅资料，思考制订防务计划，一直忙到深夜。当夜，他便宿在尚书省的厢房里。他准备明天一早就召开各部军事联席会议，研究守城部队的统一部署问题。

不错，我李纲是个文人，若论上阵拼杀，那是十不敌一。但是论动脑筋用智慧，却不见得逊于武夫。古来文人为帅者并不乏其人，韩信孔明都是文人，不照样能统率三军大破强敌吗，我李纲效仿古贤沙场点兵有何不可？想到这些，李纲胸中不禁涌起了一种跃跃欲试的激情和冲动。

可他万没想到，事情竟又突生剧变。就在翌日凌晨，他睡下还不足两个时辰，从宫里传出消息：皇上临时变卦，就要启程离京了！

三

赵桓再度变卦，与太上皇赵佶的提前出逃有很大的关系。

赵佶既然把皇权移交给了赵桓，就不想继续留在京城里担惊受怕，因而在禅位的两日后，便提出要去亳州的太清宫进香。他声称前

些日子由于操劳国事忧累成疾，因遥向太清宫祷告，遂告康复，所以应当亲去上香。赵桓明白这是赵佶想躲出去的借口，却也不好阻拦。况且将这个甩手掌柜留在京城里也没什么用，既然想走，就随他的便吧。于是赵桓就很爽快地点了头，并命有司为太上皇的出行做好准备。

郑太后对赵佶的做法是不赞同的。她觉得，赵佶临危禅位已有损形象，再在此时丢下刚刚即位的皇帝独自开溜，更将大折声誉，因此曾劝赵佶暂缓亳州之行。然而赵佶不但不听，反斥她不识时务，让她只管速备行装，其余毋庸讳言。为了避人耳目，出行的船只赵佶也没让有司去办，而是命贴身太监张迪，悄悄地去城外码头买下了几只客货两用的落脚头船。

本来，经太史官卜定的出行吉日，乃是正月初四之夜。自然，这个日期是严格保密的，除赵佶外，只有赵桓及宫里为数不多的内侍知道。但连日来金军步步进逼，凶讯一日三传，令赵佶越来越稳不住神。尤其是梁方平、何灌兵溃黄河的消息传来后，赵佶更似被大火燎了屁股，在龙德宫里一时一刻也坐不住了。

正月初三夜晚，赵佶的眼皮乱跳，他觉得不是个好兆头，愈发感到晚跑不如早跑，早跑不如立刻就跑。于是也顾不得什么黄道吉日了，就命张迪秘密通知郑太后和住在宫里的皇子帝姬们，带上细软立即启程。

诸皇戚得到提前出行的通知，以为必是危在旦夕，哪敢稍有迟延，各自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即慌慌张张地来到龙德宫门前聚齐。是夜漏鼓二更，赵佶也没告知赵桓，就带着郑太后、诸皇戚，还有蔡攸、宇文粹中两个行宫使，以及张迪等少数内侍，仓皇遁出通津门，登舟而去。

守卫通津门的将士当然不敢阻拦太上皇出城。但他们看出，太上

皇这伙人行迹鬼祟，这个城出得是相当地不光明正大，因此当值的守将一面下令严禁属下外传太上皇携眷深夜出行的消息，一面便派人飞马将这个情况报入了宫中。

当时赵桓刚要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一天的朝议下来，累得赵桓头晕眼花筋疲力尽，晚膳时他面对着满桌的山珍海味龙肝凤胆一点胃口也没有。朱后问他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唤太医来诊治，赵桓说那倒不必，朕不过是劳神过甚而已。朱后看着赵桓明显消瘦了的面容，以及他那从原本漆黑的鬓角中骤然冒出来的银丝，不免暗自叹息。她发现她过去对赵桓的估计是过高了。

过去做藩王时，赵桓很少对朝政发表意见，朱后原以为那是赵桓在韬光养晦，现在她才知道非也，其实是赵桓根本就没什么政见。既然如此，他即位后在治国方略上无所适从也就不足为怪。朱后这时方感到，将朝廷这副担子压在赵桓的肩上，确乎是过于沉重了些，尤其是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非常时期。

但是命运就是这么安排了赵桓的人生道路，这副重担，现在他是担得起也得担，担不起也得担，上推下卸都不行。其间那种力不从心的滋味，朱后颇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她很想为赵桓分担一点压力，却是深感无能为力。后宫干政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她也自认自己不是那块材料。因此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多在生活上体贴照料赵桓，并尽力保持后宫的稳定，不再给赵桓增添其他的思想负担。

朱后见赵桓在晚膳时没吃上几口，膳后特命御膳房另做了燕窝粥送过来，又命内侍唤来了几个乐府歌女在旁抚琴吟曲，总算让赵桓稍得了些放松。然后朱后又亲自服侍赵桓洗漱，陪伴他在龙床上卧下。赵桓虽困乏得要命，一时却睡不着，躺在那里忧心忡忡地来回念叨，朕依了李纲之言，不知合天意否。朱后便一再答曰，皇上的决定不错，我堂堂大宋的京城，又不是一个软壳鸡蛋，岂是金人想吞便吞得

了的呢？这事交给李右丞，皇上就尽管放心好了。

朱后这样说，当然是在宽慰赵桓，但绝无敷衍之意。她对李纲有一种出自直觉的信任感，这种感觉，她在李纲劝说赵桓即位的那个夜晚便产生了。当时李纲留给她的突出印象有两点，一点是李纲处事沉稳且敢作敢当，另一点是李纲具有公而忘私的凛然正气。这两点，是她在其所见过的大臣身上很少能看到的。就凭这个印象，朱后认定，李纲坚持的主张，应当不会有错。

就这样，赵桓在朱后的劝慰下，终于忧思渐释，进入睡态。朱后知道这些天来赵桓的睡眠质量一直都很差，希望今夜他能做个好梦。可偏偏就在这时，赵佶携皇戚提前离京的消息，飞马报进宫来。

按说在这深更半夜是不宜打扰皇上休息的，但赵桓下过命令，在京城戒严期间，如有大事要事急事，必须随时奏报，不得有片刻拖延。太上皇携眷偷偷出城，当然属于大事要事，大内的黄门不敢耽搁，接到奏札便马上依次内传。朱后接了奏札，未敢私阅，虽不忍心惊动赵桓，却又怕误了大事，犹豫了一瞬，只好轻声地将赵桓唤醒。

赵桓睁开蒙眬睡眼，打开奏札一看，立时困意全消。他的心一下子被赵佶提前逃跑的消息搅和成了个无底洞。

太上皇连在京城里多待一天都不肯，居然就这样偷偷摸摸地不辞而别，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留在汴京实在是太危险了！太上皇毕竟是当过二十多年皇帝的人，对局势的判断应当比我赵桓准确，他既慌成这样，看来这汴京是绝不可留。

赵桓这样一想，身上呼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急忙披衣下床，唤来当值的内侍，命他们快去通知后宫各院不要睡了，统统起床做离京准备。同时命人去传谕各宰执，朝廷于初四天亮即启程西迁，让他们及时赶来侍驾。

朱后感到赵桓这样倏尔变卦很不妥当，但看赵桓那副张皇模样，料是劝也劝不进去，就悄悄找来了黄金国，让他把情况赶紧告诉李纲。黄金国星夜出宫赶到李纲的住所，得知李纲昨晚没有回宅，连忙又回头跑到尚书省，才将消息传到。

李纲一听这事，脸色唰地变了。似有一个霹雳在他头顶上炸开：汴京完了！

黄金国不便久留，报完信就一溜烟地走了。李纲努力迫使自己从极度的惊撼中镇定下来，急切地想起该考虑如何应对这个突然变故。默不作声地坐视赵桓逃跑吗？且丢开良心和道义不说，单说横遭戏弄的这口气，他就咽不下去。再者，他李纲想明哲保身也保不住，他已被钦定留守汴京，任谁跑他也不能跑。朝廷一走，汴京必失，如他不肯降金，到那时也是一死。

左右都是死，那就不如再去冒死一谏，做最后一搏了。搏成了，汴京幸甚，大宋幸甚。搏不成，任杀任贬，落个问心无愧。

主意打定，李纲胡乱用冷水擦了把脸，便步履匆匆地赶赴大内。甘云预料李纲如此激动地去劝说皇上，恐是凶多吉少，却是不敢拦他。他又没有资格跟随李纲进宫，只能待在尚书省厢房里暗自担心。

尚书省位于右掖门东，距离大内很近，转眼的工夫便到。李纲昨日被委以守城重任，且被赋予了自由出入禁中之权，因此他进宫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大内里面，此时是一片混乱。各宫院的门边道旁，停驻着各种各样的马车驴车牛车，一群群的男男女女，都在进进出出地往车上搬运东西，即将背井离乡去逃难的悲凉气氛，弥漫了大内的每一个角落。李纲目睹此状，心急如焚，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来到祥曦殿前，但见这里的情形与他刚才路过的那些地方一样，

亦是停满了大小车驾，内侍和婢女们正大包小裹地将六宫所用之物向车里堆放。供赵桓乘坐的绣龙銮舆业已停在了那里。所不同的是，在这祥曦殿前的两侧，还集结了数百名全副披挂执戈待发的禁卫士兵。

李纲见了这阵势，怒火腾地蹿起来。他也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扯开嗓子就向禁军们喝问：“你们这是要做什么？金人欺负我们欺负到家门口了，你等身为军人，是想坚守汴京保卫宗庙百姓呢，还是想把汴京拱手送给金人去糟蹋蹂躏？”

禁卫士兵们面对李纲声色俱厉地喝问都怔住了。但很快便有人反应过来，不知是哪个，在队伍里回答了一声：“我们当然愿意守！”紧接着就响起了一片洪亮的喊声：“我们愿意守！我们都愿意守！”

一名统制官见状连忙走到李纲面前，低声说道：“李大人，末将也是不愿走的，可这是皇上的旨意，皇上说……”

“只要大家都有守城的愿望就好，皇上那里我去说。”李纲正说着，就见赵桓在王宗楚的陪同下从大殿里走了出来，他急跨步迎上去，“皇上，昨日不是守城大计已经确定了吗，缘何又生变故？”

“啊，这个……”赵桓很不自然地嗫嚅了一下，“朕再三思之，朝廷冒不得险，还是以权避敌锋为宜。”

李纲目光如炬直视着赵桓：“皇上这一走，汴京怎么办？”

赵桓的本意，就是只图自己能跑得了就行，没想对汴京负什么责任。李纲偏偏一针见血地当众把这个问题给他兜了出来，这让他非常尴尬。他沉下脸道：“朕已任命你为汴京留守，守城之事你自去料理便是，何须问朕。”说着，他抛开李纲，便要迈步登舆。

李纲见此情形，只有破釜沉舟了。他急走两步挡住赵桓的去路：“皇上留步，请听微臣把话说完。如臣言之不当，可立斩臣首于殿前。”

赵桓额头的青筋跳了跳，面上明显地挂满了愠怒。这个李纲真太不识相！可是赵桓不想在这时候节外生枝。撤了或者斩了李纲，另找何人留守汴京？他只好竭力忍住怒气：“唔，好，你讲，简短点，朕没工夫听你长篇大论。”

“微臣遵旨。微臣敢问皇上，在一马平川的地势上，是皇上的车驾跑得快，还是金军的马队跑得快？”“呃……自然是金军的马队快。”“皇上可知，金军是长于攻坚，还是长于野战？”“长于野战。”“圣驾西迁，行踪能否保密？”“举朝播迁，何密之有？”“金军倘得知朝廷去向，其主力不围汴京而径去追击皇上，皇上以为护驾的禁军能否抵挡得住？”“这……”“如果抵挡不住，皇上将以何计自保？朝廷又将安身何处？据理衡情，皇上和朝廷是留守汴京更为安全，还是播迁于外更为安全？”“这个嘛……”

这一系列的问题，赵桓都没细想过，经李纲这么步步为营地一问，他才意识到，如此匆忙逃跑的后果其实十分严重，并不是如他想象的那样一走了之。

这时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吴敏等大臣都已陆续到来。吴敏在赵桓即位后除门下侍郎，已属执政之一。他原先觉得，朝廷西迁或南狩不失为一条权宜之计，听了李纲方才的一番问话，才感到还是李纲考虑得更为周到，乃上前进言道：“启禀皇上，臣以为李右丞所言甚是，现今虏军已近，皇驾仓促出幸，实是险而又险也。”

赵桓对李纲的问话略加回味，大有醍醐灌顶之感，后悔自己太不冷静，险些酿成大错。就着吴敏送过来的台阶，他便欣然宣布：“诸卿言之有理，两险相衡取其轻。传谕各宫，把车上的东西都放回去吧，朝廷不走了。”

白时中、李邦彦和张邦昌几个人，闻听赵桓夜半三更倏尔又决定离京避敌了，甚感意外却又正中下怀，已连夜命家人将行李打点停

当，让家眷们只俟朝廷的车马一动，便相跟出城。岂料刚刚赶到宫里，却见出走的事又让李纲三言两语给废了，不禁十分窝火。白时中不肯干休，上前奏道："启禀皇上，老臣以为目下还是走为上。汴京现有精兵数万，足可为皇上断后。李纲之言纯属推卸责任，皇上万不可为其所误。"

赵桓见他又来纠缠，心里十分腻歪，一挥手道："朕意已决，卿勿多言。"

白时中却执拗地不肯罢口："皇上能听李纲把话说完，亦应听老臣把话说完。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老臣……"

赵桓烦躁透顶，勃然作色："放肆！你说谁偏听则暗？你的话朕已经听了不下一百遍了！罢了，朕看你年事已高，也该回家休息了。从今日起，你不用再上朝了，就待在家里颐养天年吧！"这就是说，白时中头上那顶乌纱，从现在起就算是戴到头了。白时中闻言如雷轰顶，他愕然一怔，旋即哆哆嗦嗦地扑通跪倒在地，声泪俱下："老臣知罪！"

李邦彦也不甘心朝廷迁移的事眼看就要成行却又被李纲搅黄，正想帮衬着白时中说两句，却突见赵桓动了怒，而且这一怒非同小可，顷刻间便将白时中一撸到底了，他吓得把涌到喉咙眼儿的话又咽了回去，暗想幸亏我这张嘴迟张了一瞬，否则我李子美脑袋上这顶乌纱也要不翼而飞了。

李邦彦回头看看张邦昌，正欲与其悄声嘀咕，赵桓的目光向着他们扫过去："你们几个的意思呢，是想守还是想走？"

李邦彦还没想好该如何回答，张邦昌却先开了口："启禀皇上，臣此前为白时中庸论所惑，现已洞悉其非。纵观全局，弃城避敌实非上策，臣以为圣驾不宜轻动。"听张邦昌这么一表白，李邦彦也不敢再支吾，忙附和道："臣与张侍郎意见相同，以为圣驾不可轻离汴

京。”在心里他却暗忖，这姓张的可真不是个玩意儿，一眨眼的工夫，就面不改色地变了嘴脸，今后对这厮可要小心。

其他宰执不待赵桓发问，便纷纷表示赞同守城，再无一人敢出异议。

赵桓对众大臣口径一致的表现很满意，觉得这才体现了他作为皇帝的无上权威，于是他高声宣布：“朕已决意坚守汴京，誓与汴京共存亡。再有妄言弃守者，午门问斩！”

众大臣与全体禁卫将士闻声一起跪倒，齐呼皇上圣明。

李纲觉得机不可失，应当趁热打铁把赵桓的决心敲死，不容其再有反复。他实在是被赵桓的反复无常搞怕了。因此他马上提出建议，请皇上亲临宣德楼，勉励将士们杀敌保国。赵桓既然决定了坚守汴京，当然便对将士们的斗志重视起来，当下允准了李纲的建议。于是李纲便与吴敏合计，请吴敏即时为赵桓撰写一篇演讲稿。

吴敏过去经常为赵佶草拟诏谕，撰写这种东西是轻车熟路。片刻间文稿拟就，其大意无非是金人猖獗，欲覆宗社，朕决策固守，各令勉励，臣民一心，尽忠报国云云。赵桓看过，予以认可，遂率众臣趋至宣德楼，登楼向已集合在这里的禁军兵将宣读。

禁军将士中的多数都是本地人，妻儿老小多居于汴京，接到护驾迁移的命令后，很多人都怀有抵触情绪。现在忽闻皇上亲自宣谕，要改弦更张固守京城了，立时精神振奋群情激昂，吾皇万岁万万岁的呼声骤然而起响彻云霄。

赵桓受到一片山呼万岁的热烈气氛感染，一时间底气又充足起来，思维也变得敏捷了。他当即拍板，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任命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蒙为亲征行营副使，擢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吴敏为知枢密院事。诏令在大晟府设行营司，辟置官属，

赐银、绢、钱各一百万两、匹、贯。他还宣布，文臣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并将校官诰宣帖三千道，许李纲便宜行事。这就是说，李纲可不经朝廷批准，在一定级别范围内，自行委任文臣武将三千名。这个权力是相当大的。由此不难看出，赵桓是把守城这一宝，全部押在了李纲身上。

李纲再拜受命。一场几乎已是不可避免的朝廷大逃亡终被制止，他在欣慰之余，却也更清晰地感受到了肩上担负的巨大压力。因此这时他的心情并不轻松，反而备感沉重。有了宣德楼宣谕这一幕，赵桓应当不会再变卦，那么下面的戏会唱成什么样子，便全看他的能耐了。这出坚守汴京的戏怎样才算唱得好呢？与汴京共存亡不行，朝廷是在他的坚决主张下留下来的，汴京亡则大宋亡，因此他只能与汴京共存，无权与其共亡。否则他就是血染城头战死阵前，也将是大宋王朝的千古罪人，其罪万死莫赎。

我能行吗？我有这个把握吗？李纲扪心自问，心头不由自主地闪过一丝惶惑。

他不禁闭上眼睛，暗自祈祷了一句：“苍天佑我！”

第四章

那俩衙役早被索飞春的秀色撩得心痒，听得危国祥这话，便都撇下那年轻人，齐向索飞春扑去。索飞春哪能容得他们随意拉扯，不待两人近身便突然出手，左右开弓两记耳光，打得两个衙役趔趄着后退了好几步。

二

一向消息灵通的童贯，这次却迟了一步。直到正月初五，他才得知赵佶出逃的事，这时赵佶逃离汴京已经有一昼两夜了。

童贯在京城里耳目甚众，虽说现在他的权势已不比当年炙手可热之时，但手下的爪牙仍为数不少，他想得到的情报，还是可以及时搞到的。之所以对赵佶的动向掌握得不够及时，不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眼线，而是因为他忽略了对这事的布置安排。这些天来，童贯正被一个严重问题困扰着，他在少有的心神不安状态下，不免有些顾此失彼了。

那个搅得童贯六神无主的问题，是他的前景或者说下场问题。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一条铁打的定律，童贯对此再明白不过。一听说赵佶要禅位，童贯就知道他的好日子要到头了。他曾想，是不是联络一部分人设法阻止赵佶禅位，但想来想去终究没敢那么做。因为他也看出，赵佶禅位乃大势所趋，很难逆转。如果阻拦不成，他将倒霉倒得更快更狠。所以这段时间他便一直躲在府里，没有乱说乱动。然而他知道，由于他多年来横行霸道结怨甚多，现在就是装出一副缩头乌龟模样，也照样会有人毫不留情地对他出手。

果不其然，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赵佶禅位后的第四天，太学生陈东便挺身而出呈上奏折，请求新任皇帝剪除六贼。所谓六贼，指的就是蔡京、王黼、梁师成、李彦、朱面力和他童贯。这六个人都是赵佶的宠臣，在赵佶当政时皆身居要职，权倾朝野作恶多端。朝臣有敢弹劾其罪者，轻则贬窜荒瘴之地，重则就被迫害致死。人们敢怒不敢言，却在心里把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如今赵佶退位，六贼的靠山没了，便到了火山爆发的时候。

陈东是个极富正义感的青年才俊，他抓住这个机会，挥豪如剑直取六贼的命门。他的奏折历数了六贼欺君罔上、蠹国害民、专权跋扈、陷害忠良、任用奸佞、变乱宗法、滥用国库、权宦勾结、假公济私、卖官鬻爵、贪饕无厌、贪功冒赏、自我标榜、妄立名号、夺民财产、重敛租课、轻启边衅、结怨辽金、屡战屡败、毁我社稷，等等罪行，行文痛快犀利鞭辟入里，言人之不敢言，发人之不敢发。文章中所指的每一条罪行单独抽出来，皆足以处六贼以极刑。

此文一出，朝野震荡。群臣奔走相告，交相赞誉，纷纷声援。一时之间，诛杀六贼的呼声铺天盖地响彻汴京。

赵桓原就不喜欢童贯那帮人，对他们依仗父皇的宠信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行径早就看不顺眼，上台之后没打算再使用他们。而且，赵桓认为这些人心眼太多心机太深，终日玩这个，自己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借着这片呼声一举除掉他们，一来可免除日后执政中的隐患，二来可树立自己励精图治的明君形象，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他就打算下诏，将这六个人一一处理掉。

是李纲秘密劝止了赵桓的行动。

李纲向赵桓建议，目下太上皇虽已禅位，但童贯等人经营朝廷多年，其势力盘根错节四通八达不可小觑。现在金军重兵压境，倘若引起内部动乱，将十分不利于我们抗金守城。抗金守城需要全力以赴，因此不如将剪除六贼之事暂缓，莫逼他们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待到战事结束国本稳固无后顾之忧时，再伺机收拾他们。赵桓听李纲说得有理，遂暂且对六贼按兵未动。这场诛杀六贼的声浪，便在赵桓不置可否的姿态下，逐渐平息了下去。

但童贯并未因此而忧惧稍解。他知道，眼前的风平浪静只是一种表面和暂时的现象。朝廷正忙于对付金人，一时顾不上整治他们，但一旦朝廷腾出工夫，还是要对他们下手的。下手的凶狠程度，估计轻

不了。作为前任皇帝的班底人物，就算是头顶上没有“作恶多端恶贯满盈”的罪名，在改朝换代后下场美妙的也不多，何况他们早已成为众矢之的。

童贯他们一直以为，赵佶年富力强，当皇帝的岁月正未有穷期，就没人去想早点去经营赵桓。事到临头再欲改换门庭，已是来不及了。再说赵桓与赵佶秉性大异，他不喜女色不尚奢华，用经营赵佶的那套法子去经营赵桓，也收不到什么良好效果。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吗？

这几天童贯绞尽脑汁，也没捉摸出个起死回生的良方。正月初四，王黼曾登门拜访童贯，与之谈及“除六贼”之事。王黼说，据他所知，其事虽暂未上朝殿明议，其实一直在暗中酝酿。皇上认为国运颓败至此，皆系六贼误国所致，大有将他们悉数贬窜之意。他向童贯讨教避祸之道，童贯也无主意，两人惺惺相惜，无非相对哀叹一番而已。王黼离去后，童贯就越想越觉得危险。朝廷剪除异己，往往是先予贬窜，下一步便是诛杀。如不尽快采取主动措施，待到赵桓一动，那便万事皆休了。可是如何能够自救，却又不得要领。

就在这个时候，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登门，带来了赵佶已于初三深夜轻装简从逃离汴京的消息。

高俅侥幸没被划入六贼行列，实则也是赵佶军政班底的骨干成员，与六贼有共荣共损的密切关系。他来找童贯，也是为了商议避祸之策。他带来的这个消息提醒了童贯。他们以前的靠山是赵佶，现在也只能继续抱紧赵佶的粗腿，利用赵佶的庇护，去抵挡赵桓的杀机。欲想逃过劫难，不可稍离赵佶。

赵佶也真不是个东西，童贯暗骂，我们这些人多年来为你效了多少力，到了节骨眼儿上，你倒连个屁也不放，就甩下我们兀自开溜了！哼哼，你溜了不要紧，我们可以去追嘛。

童贯的脑袋忽然开窍，我童贯就以保护太上皇的安全为由去追赵佶。这样，一则能名正言顺地离开汴京，避开朝臣的攻讦和迫在眉睫的战祸，二则可栖于赵佶的翼下，令赵桓鞭长莫及。必要时，则可以挟持太上皇相胁，令赵桓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加害。至于日后之事，再视形势变化徐图之。

童贯将这个主意对高俅一说，高俅连呼此计甚妙。于是两人简单地磋商了一下，便急忙去分头准备。

童贯点起其亲自组建的胜捷军万余兵马，高俅带了属于他直接指挥的殿前禁军数千人，两部于当日黄昏会合于新郑门前。彼时童贯、高俅的官职尚未削免，他们又是打着前往扈从太上皇的旗号，守城将士惧其旧日淫威，不敢不予放行，因而童贯、高俅得以公然率领近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地逃出了汴京。

两万人马离京动静非小，立刻惊动了皇帝赵桓。

这件事不仅影响恶劣，且使汴京城里本来就兵力紧张的状况雪上加霜。赵桓龙颜震怒，着令李纲立即发兵，将童、高二人追回查办。

李纲情知童贯、高俅老奸巨猾诡谲难斗，他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劝告赵桓说，童高二贼既然敢于如此擅动，便绝不会奉旨回头，劝其回师的可能性为零。而若用兵强行阻截，则免不了有一场厮杀。大敌当前，我们先在萧墙之内自相残杀起来，于朝廷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再说他们是打着扈从太上皇南幸的旗号出京的，从道理上讲也奈何不得，皇上能说他们去保护太上皇有罪吗？

赵桓无奈，只得权且忍耐下来，但在心里记下了这笔账，对赵佶的不满情绪也因此更甚。

这时太上皇赵佶一行已逃至雍丘，就是现在的河南杞县。

初离汴京时，赵佶是与众皇戚一同乘船而行的。次日，他嫌船走

得太慢，便和郑太后等少数人改乘肩舆。但是肩舆的行进速度也不快。赵佶乘了半日肩舆，被颠簸得很不舒服，才复又舍陆登舟。这天黄昏时分，进入雍丘境内。众人又饥又乏，赵佶也不胜劳顿，就吩咐且在这里逗留一会儿，上岸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再走。

上岸后，赵佶让众人就近歇着，活动活动坐船坐麻了的筋骨，一面就命蔡攸去召知县来接驾。此刻暮色已浓，远山近水都变得迷离苍茫。赵佶是个艺术细胞很丰富的人，立于这寒烟笼罩中的荒郊野渡，面对那枯枝掩映下的茅舍孤灯，感到甚有诗情画意，便欲在画中一游。趁着等待知县前来拜见的工夫，他便带了张迪，向着前方那座烛光闪烁的茅舍信步走去。

居住在河边茅舍中的是个老妪。其子在外做工尚未归来，家里只有她一人，正在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地烧火做饭。赵佶来到柴扉外，伫望着这种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田园景象，觉得颇有意趣。他心想，这老婆子虽然生活清苦，却是过得自由自在，其间必另有一种天然之乐。寡人虽居深宫宝殿享尽荣华富贵，却有无数世人不知的烦恼缠身，心境之悠然未必胜于这老婆子。看来人生之事终是得失相抵，得其一便失其二，得其二必失其一，殊难两全其美也。

老妪看到篱笆墙外有人向着小院里观望，古道热肠地走上去问：“客官有什么事？是要问路吗？”赵佶正沉浸在他的人生感慨中，忽听老妪问话，略怔了怔，微笑答道：“啊不，不是问路。我等路过此地，见这小院依林傍水野趣横生，故而前来一游。”

老妪爽朗地笑道：“哎哟，这位客官真会说话。孤零零的一个破院子，有什么可游的。客官既到了这里，就请进来坐坐吧，天都黑了，站在风地里多冷啊！”说着，她便打开柴扉，让进了赵佶和张迪，“客官屋里坐，喝口热水暖暖身子。看客官这打扮，是从大地方来的吧？”

“不错，我等是从汴京而来。”

“汴京？哎哟，那可是京城了。客官是做什么官哪？”

“呃，做……”赵佶支吾道，“做个微不足道的小官。累人的很哪，已经因为年老致仕了，举荐长子接了班。”“年老？看客官这模样，怕是还不如我老婆子岁数大吧？这就算老啦？”“这个这个，做官人比不得你们百姓安逸呀，终日劳心，心老了。”“那倒是。我们百姓人家，除了柴米油盐，也没啥好操心的。天塌下来有皇上顶着呢，你说是不客官？”“这个……自然自然，自然是有皇上顶着。”

张迪在旁听着赵佶遮遮掩掩地与老妪且问且答，差点儿笑出声来，却又不敢造次，只好使劲绷着面皮忍住。

说话间老妪已热情地沏好了茶，给他们送到了炕桌上。

这时听得外面响起了蔡攸的叫声：“启禀太上皇，雍丘知县房不庸奉旨来见。”赵佶应道：“进来吧。”

蔡攸去找知县时，只说是有朝廷大员途经此地，没有明言来者是赵佶。猛听得原来是太上皇驾到，知县房不庸吓了一跳，他随着蔡攸进屋后就扑通跪倒，连称卑职有失远迎罪该万死。那老妪闻听这所谓的“小官”竟然是太上皇，也吓傻了，急忙随之跪倒，磕头如捣蒜，连连央告道草民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万乞太上皇开恩恕罪。

赵佶宽宏大量地说，不知者不怪，你们都平身吧。

房不庸就小心翼翼地从地上爬起来，恭请太上皇去县衙歇息。老妪却还抖瑟着身子不敢抬头。赵佶便让张迪将其搀起，并赏了她一块五两的银锭。那老妪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银子，感恩不尽地又跪倒尘埃，将额头磕得肿起老高，发自内心地祝愿太上皇万寿无疆。赵佶一面对从这老妪身上表现出来的淳朴感情非常欣赏，一面又对其因为得到了五两赏银便激动若狂甚觉可笑，感叹天下之大真是万象迴

异，各阶层人物的需求和欲望竟是有天渊之别。

房不庸对这个从天而降的伺候太上皇的机会求之不得，殷勤备至地将赵佶一行接进县衙，以最快的速度和尽可能的条件，为那帮金枝玉叶们置办了晚餐。当夜赵佶一行就宿在县衙临时腾出来的一排房间里。

房不庸想挽留太上皇在雍丘多住几日，但赵佶顾虑这里离汴京太近，不敢多耽搁，次日一早便启程了。为了加快行进速度，赵佶命房不庸给他去找骡马。虽然事出紧急，房不庸还是想方设法花重金为赵佶购到了一匹唤作“鹁鸽青”的健骡，还敬献了不少贵重礼品。赵佶对房不庸的接待比较满意，许诺日后将有封赏，其实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赵佶骑着“鹁鸽青”一上路，便将那话忘得一干二净。

童贯、高俅的行进速度要比赵佶快得多。赵佶离开雍丘的当晚，童贯的前部马军便赶到了此地。得知太上皇乃是当日清晨刚离开雍丘，童贯、高俅放下心来，命令部队就地宿营，等候步军赶上来再继续向前追赶。房不庸少不得赔着笑脸，对太上皇的这两位红人再款待一番。待童贯、高俅率部开拔后，房不庸屈指一算，这前后两番的接待，尽管已是因陋就简，耗资也几乎相当于他半年的公务用度了。

这个亏空朝廷向来不管，只能由地方官员自己去设法弥补。弥补的方法，不外乎是巧立税赋名目，将这笔开销再转嫁到百姓头上而已。房不庸心知这种做法很缺德，可是不这样做，他上哪里去弄银子？没有银子，他拿什么去应酬巴结上司？哄不得上司高兴，他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官？行走在仕途上的人，如果没有升官的希望，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头呢？

二

在太上皇赵佶唯恐避祸不及拼命南逃，童贯、高俅锲而不舍地拼命南追的同时，李纲在汴京城里展开了紧张的备战工作。

李纲知道金军留给他的备战时间不多，必须全力以赴分秒必争。他建议赵桓暂缓处置六贼，不去追拿童贯、高俅，都是因为不想分散精力和人力。当前的头等大事是顶住金军守住京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为此让路，这个原则李纲把握得非常牢固。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相当复杂。李纲此前不但从未指挥过作战，也从未管理过汴京，对于相关的许多事情，他都需要从头去了解熟悉，不然就很难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决策，甚至连起码的发言权都没有。所以自从就任亲征行营使以来，虽与副使曹蒙在职责上有个大致的分工，李纲仍力求做到事必躬亲。尤其是对兵力配备、装备供应、城楼整修、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他皆要一一亲自过问。听得属下的汇报中略有含糊处，他即命其再去核查落实，唯恐在哪个环节上出现疏漏，临阵误事。

别的不说，仅督察城橹整修一项工作，便耗费了李纲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汴京的城门很多，东有东水、新宋、新曹等门，西有新郑、西水、万胜、固子等门，南有南熏门、陈州门、戴楼门，北有陈桥门、封邱门、新酸枣门和卫州门。在冷兵器时代，城门处是进行攻坚战的重点地段，所以李纲对这些地方的防卫设施，都亲自做了视察，并着重检查了首当其冲的北城诸门及其护城水道的防御体系。这样，每天从早上一睁眼，李纲就要马不停蹄地一直忙到深夜，几乎是连三餐的时间都难得挤出来，常常边谈工作边胡乱塞两口饼子喝两口白水了事。

然而就在李纲这样废寝忘食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些人却忙上添忙乱上加乱，又横生出一些枝节，搅得李纲不胜其烦。这

些恼人的事，就是有人想走李纲的后门当官。

赵桓在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时，许给了李纲三千名空名文告。这是赵桓赋予李纲的一种非常权力。就是说，李纲在这三千个名额内，可以不受朝廷任命官员程序的约束，视其需要自行任命一定级别以下的官员。用当时的术语讲，这叫作借补官资。这种借补官尚须日后经过朝廷的审批，才能算正式任命。但只要借补到了那个头衔，朝廷一般会予以认可。对于数量庞大的中下级官员，谁行谁不行朝廷根本无从甄别，也不会去自找那个麻烦。所以，谁只要得到拥有空名文告的大员的一句话，一顶不大不小的乌纱，也就算是基本上戴定了。

有些人马上盯上了李纲的这个权力，企图借机将自家的亲属活动进入行营衙门，谋取个一官半职。赵桓初四上午许给了李纲空名文告，当天下午便开始有人来找李纲送礼说项，拉扯关系疏通路子。

李纲对此极为反感。他认为皇上赋予他便宜行事之权，是对他的极大信任。而皇上越是信任他，他就越应谨慎，不能滥用职权。目前国势危急几至大厦将倾地步，那些空名文告只能用来擢拔立志报国的忠良贤能，而绝不能作为人情送出或者卖掉。

前来找李纲推荐官员人选的，多为官阶在三四品以上的人物。李纲不好直接驳他们的面子，便一概敷衍道，容他先考察一下被荐者的情况再说，实则是一概压下不办。就连与皇上赵桓私交甚笃的资政殿大学士、签枢密院事耿南仲介绍过来的人，也让他用软钉子给顶了回去。

非但如此，李纲还下令，对部队和各衙门中原有的官员进行督察。尤其是对与守城任务关系密切的部门，发现有不称职者，立即调离职守。结果各衙门还真报上来一些尸位素餐的酒囊饭袋。有几个位居军需装备等要害部门的庸官，当即由李纲签署命令，被调任其他闲职。

这样做就有点捅马蜂窝的性质了。因为但凡一个明摆着是不称职的人能盘踞于要害肥缺，必然有其靠山和背景。李纲敢动他们，似乎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于是接着就有聂昌、唐恪等大臣轮番上门，为被调离职守者说情，软中带硬地劝告李纲收回成命。李纲则依然采取敷衍政策，口头上应着可再斟酌，其后却还是我行我素。

许多人就感到李纲是有点小人得志得意忘形了，怨气大者，更认为李纲简直是不识好歹专横跋扈气焰太甚。许翰见此情形，私下里规劝李纲，人情世故不能一点不讲，该通融的事还是得通融一二，否则于己不利。李纲摇头道，我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但你通融了一个，第二个通融不通融？通融了两个，第三个通融不通融？这个口子一开，便会没完没了。朝廷里有多少蠢材，都是这么你看我的面子我看你的面子通融出来的。若在平时，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退让三分也便罢了。可如今大战在即，误用一个人，在关键时刻一个环节顶不上去，就有可能误大事。我实在是不敢拿着国家安危当儿戏。两弊相衡取其轻，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就这样，就任亲征行营使不到三天，李纲便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得罪了一大批朝臣，在不知不觉中为日后的官场生涯埋下了祸根。就连与李纲私交较好、曾在赵佶、赵桓两任皇帝面前鼎力推荐过李纲的吴敏，亦因被李纲毫不留情地驳了面子，对李纲心存了芥蒂。

这事是由一个禁军统制常贵乾引起的。

李纲执掌守城的帅印后，向驻京部队颁发的第一道军令，就是命令各部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无论白天黑夜，要做到人不离戈马不离鞍，探亲人员必须马上归队，各级官兵一律不准告假，更不可擅离职守。鉴于在何灌兵营曾目睹过的禁军部伍松散状况，为了保证军令的严格执行，军令颁布后，李纲特地抽时间亲自到军营去做了督察。

李纲采取的是突然袭击的方式，下部队前没同任何人打招呼。他

要看的是真实情况，不是表面文章。

正月初五的晚上，李纲带着甘云，去视察了城北的几个军营。所到之处还是令他比较满意的。除了兵员缺额是个普遍存在而一时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他方面的情况还行。指挥人员都在岗位，士兵们的状态也都基本上符合严阵以待的战备要求。

然而当巡视到常贵乾部时，发现了问题。

视察前面几个军营时，都是该部的主将副将一起出来陪同李纲，到了这里，出来迎接李纲的却只有副统制徐吉。李纲不是个喜欢摆谱的人，并不在意出面陪同的是该部的主将还是副将。他以为常贵乾正在忙于军务，那就忙他的去好了。他只是随口问了一句，你们的统制官哪儿去啦？

谁知这一问却问出了问题。徐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慌，他怔了一下，才带着磕巴地回答说，常统制在查哨。

李纲敏锐地捕捉到了徐吉表情上的不自然，登时起了疑心，沉下脸来追问，常统制到底干什么去了，你给我如实说来。徐吉情知藏掖不住，只好照实回答，常统制在晚饭后去了十里香行院。

原来这常贵乾，因年少时即离家从军，多年来随着部队南戍北调居无定所，至今年届三十尚未婚配。每当胯下那玩意儿憋得难受了，他便去妓院找粉头解决问题。前些日子，他在十里香结识了一个唤作荷花的粉头，两情缱绻很是投缘，一来二去便有了丢不开舍不下的意思，甚至产生了为其赎身娶其为妻的念头。然而，这个念头刚刚萌动，汴京保卫战就逼到了眼前。

常贵乾知道这一战不开则已，一开就小不了。他是个多次经历过战事的人，对战争的残酷性有着切身的体验。这场汴京保卫战打下来，无论是胜是负，他是否还能活在世上，都是个未知数。从这个意

义上说，现在他常贵乾就是活一天少一天了。那么何不趁着尚未开打，再去与荷花风流一把呢？常贵乾就是揣着这种想法，不惜违犯军令，于这一日的晚饭后偷偷去了十里香。

他的行动瞒不了徐吉，平日里他与徐吉相处得不错，这事也不必瞒他。临走时常贵乾交代徐吉，诸事多操点心，别让营里出事。徐吉说大哥你就放心去吧，不就三两个时辰嘛，能出什么事？大哥只要别在那里过夜就行。可是谁也没料到，常贵乾离开军营才一个时辰，李纲便突然视察到了这里。

得知了常贵乾擅离职守的实情，李纲勃然大怒，命令甘云立即带领两名禁军士兵，去十里香将常贵乾拿下。

徐吉垂手立在一旁，心里暗暗叫苦。他知道这回常贵乾是撞到枪口上了，李纲必然要杀一儆百，对常贵乾的处治肯定轻不了，就在心里琢磨，是不是能采取点什么措施，让李大人高抬贵手法外开恩。

常贵乾全然不知祸之将至，此刻他正全力以赴地压在荷花娇柔的身体上，享受着他那最后的晚餐。

说起来常贵乾与荷花这一晚的相见，还真是颇有点悲壮意味。常贵乾告诉荷花，汴京保卫战就要打响，李纲大人下了严令，各部将士无论职位高低，一律不得离开营区一步，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偷偷跑出来看她的。在战争结束之前，他没有机会再来了。如果他不幸战死，这就是此生与她的最后一次相会。

荷花一听便落下泪来，她梨花带雨地偎在常贵乾怀里道，常将军莫出此不吉之言，苍天保佑你会好好活着的，荷花要等着常将军立功凯旋。常贵乾紧紧搂着荷花道，但愿如此，如果常某有幸生还，一定要娶你荷花姑娘为妻。荷花道，自从奴家见到将军，就盼着有那么一天。若是果能如愿，从此奴家一定一心一意侍奉将军。将军也莫要再吃军粮，奴家这里小有积蓄，咱们到江南山清水秀处，买上几间房子

开个店铺，安安生生过日子吧。常贵乾道姑娘说得极是，我戎马生活十几年，脑袋别在裤腰上的日子也早过够了，待这次战事一完，我就解甲归田。生意我是不会做，但我可托人活动一下，在州府衙门里谋个差事。常言道三年清知县还十万雪花银呢，哪里动用到你的积蓄了。

荷花见常贵乾说得情真意切，将他依偎得更紧，“泪眼婆娑地道”我的心肝儿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奴家的命里是不能没有常将军的。常贵乾便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为了你荷花姑娘我姓常的也不能死”。两个人越说越动情，就止不住地相互抚摸起来。在生离死别的气氛笼罩下，他们体内带着悲凉意味的情欲渐渐升起，很快便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常贵乾喘着粗气剥下荷花的罩裙，扯下荷花的小衣，这才发现荷花身上正有情况。常贵乾本能地迟疑了一下。荷花却主动解下了护在下身的布垫，对常贵乾道，今日顾不得许多，若将军不嫌晦气，奴家就遂了将军的意吧。

甘云带人风风火火地踹开房门的时候，常贵乾与荷花一番轰轰烈烈的血战刚刚鸣金。刀枪尚未入库，战场还没打扫，堂堂大宋禁军统制常贵乾便一丝不挂地束手就擒。

宋朝娼妓业兴盛，汴京城里大大小小的风月场所，可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除了由于拥有色艺双绝的名妓李师师而名冠京师的金钱巷，像宣德楼外的曲院街、朱雀门外的朱家桥瓦子街，以及南北斜街、相国寺大街以北的小甜水巷、上清宫后面的桃花洞街等，皆为妓馆行院聚集之处，是朝廷准许公开营业的红灯区。每至夜晚，这些去处是千烛竞放灯火辉煌粉娃林立狎客如云。不仅达官显贵富贾豪商时常光顾这些地方，就连前任皇帝赵佶，于其间明里暗里亦不知播下了多少风流种子。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百年不遇的非常时期。刚刚颁布了紧急战备令，身为禁军将领，就胆敢公然违令擅离军营去眠花宿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的部队，能指望它有多大的战斗力？李纲从这件事上看出，有些禁军将士还是没拿他这个文人出身的亲征行营使当回事，还在拿他的话当耳旁风。这种现象必须坚决扭转，必须坚决树立起他作为三军统帅的绝对权威。否则到了关键时刻，他将指挥不动一兵一卒。因此李纲决定，要从严处置常贵乾。

然而具体做何处置尚在考虑，吴敏的说情帖子已经送到了亲征行营司。

原来常贵乾的父亲，是一位致仕还乡的老臣，这位老臣在位时，对吴敏曾多有关照。这一层关系，徐吉是知道的。李纲愤然离去后，徐吉的脑筋转了一番，觉得这时候只有吴敏还能在李纲面前说得上话，便赶紧派人将此事禀告了吴敏。吴敏感怀常父的知遇之恩，对常贵乾不能坐视不救，就连夜修书一封，请他看在常贵乾曾数次立下战功的份儿上，对其予以从轻发落。

李纲看了帖子，心头不悦。他心想动辄有人掣肘，我这个亲征行营使还怎么干？不过，碍着与吴敏的交情，他还是减轻了对常贵乾的处罚力度。他原拟按战时条例，将常贵乾杖责五十革职充军，现在改为了只责打二十军棍，暂时降职为军使，仍留军前效力。徐吉企图隐瞒常贵乾擅离军营实情，本来亦应给予相应的处罚，李纲考虑到他是个具有实战经验的战将，在弟兄们中间也有一定的威信，将其一起撤掉会引起其属下将士的反感，造成军心波动，便未对其进行连带处罚，但也没让他代理统制职务，而是另外调来一名唤作何庆言的将领，到这支部队担任了主将。

尽管对常贵乾已属从轻发落，李纲心知这并不符合吴敏说情的本意。吴敏的本意，显然是想让李纲保留常贵乾的统制官职。这是李纲无法接受的。如果这次对常贵乾不痛不痒地训斥两句就算完事，他将

来还能再处罚哪个？他再颁布什么军令，不就形同废纸一张了吗？事关大局，事关全军，这个先例绝不可开。

为了避免造成误会，李纲不顾夜深，带着甘云亲自登门向吴敏做了诚恳的解释。吴敏表面上表现得很客气很泰然，他轻描淡写地说，他不过是看在与常父旧交的份儿上，不能不出面为常贵乾说几句话，伯纪兄不必为难，该怎么办怎么办就是。对于伯纪兄秉公执法的精神，他是只有钦佩，别无他言。

吴敏这样一说，李纲那郑重其事的解释便都变成了废话。从吴敏的言语里，李纲分明能听出隐含其中的不快和讥讽，但他也无话可说，再说也是越描越黑，只得怏怏告辞。

在返回行营司的路上，李纲心里别扭得要命，胸口就像被堵上了一团烂棉花。这事是怎么搞的？怎么弄来弄去，倒像是我李纲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似的？这可真是奇了怪了！他憋闷得差点没在空旷的街道上放声大喊，我到底是哪一点做错啦？啊？哪一点？

三

麻烦事这才算是刚开了个头，更多的麻烦还在后面。

处理完常贵乾事件，李纲回去只睡了两个来时辰，天就蒙蒙亮了。李纲很想再接着睡一会儿，可是不行，手头上的公务堆积如山，件件都耽搁不得。今天一早有个行营司与开封府的协调办公会，他下令任何人不得迟到，他本人当然得以身作则。他抵御着浓重的睡意起了床，用冷水洗了一把脸，简单地用过早餐，便带着甘云出了行营司。

在李纲赶赴开封府衙门的路上，就又碰上了一件麻烦事。这件事

闹腾得可比常贵乾事件动静大，若非李纲处理得及时，险些就在城区里酿成了一场骚乱。

其事源起于募兵。

由于守城部队兵员不足，李纲奏请皇上在京畿州县紧急募兵。他提出，无论畿甸保甲州县民兵，乃至逃亡军人前科罪犯等，凡体格强壮非少非老者，均在可募之列。所募兵员，除择优补充禁军编制外，还可组成民间义勇，作为守城的机动队和预备队。赵桓准奏，下旨责成开封府协同行营司办理此事。

紧急募兵的告示在初四的下午便贴满了城里的大街小巷，各厢区也即刻设立了募兵站。可是告示贴出后，报名应征者并不踊跃。开封府的官员们感到，光这样坐等恐怕募不到几个人，让那些愚民自愿前来报国是没谱的事，为避免被上司斥责办事不力，他们便商量出了个主动出击的办法。所谓主动出击，就是由衙门派出吏员挨家挨户去进行摊派，凡家有适龄丁壮者两丁抽一。这个办法经府尹聂昌首肯，也未知会李纲，便立竿见影地施行了起来。

这一强行摊派，就摊出了事。

事情出在一个唤作危国祥的人身上。这危国祥是张邦昌的远房亲戚，按辈分称张邦昌为表舅，托了张邦昌的门子，在开封府里充任提举保甲。提举保甲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城里居民的保甲组织，教习民兵武艺。入户摊派兵额，正是属于其分内的差事。

危国祥生得身材瘦高，长条脸形，乍看上去颇有几分俊朗。但是这个人的心术很不端正，他仗着张邦昌的关系进了开封府衙门后，欺凌百姓的事没少干，而且从中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摊派兵额的任务一下达，危国祥马上看出其中有油水可捞，因此工作积极性很高，立即身先士卒地带领跟班深入了基层。本来上面说

的是家有适龄丁壮者两丁抽一，到了危国祥那里，就变成了每户抽一。即使一家人都是老弱病残也得抽，抽不出人来不要紧，可以拿银子顶名额。如果家有符合条件的丁壮不愿去当兵，也可以拿银子顶。至于出多少银子能顶一个名额，他要根据这家的经济状况来定，以能够敲出多少尽量敲出多少为原则。

这条生财之道果然便捷，仅一个半天加一个晚上的操作，得来的银两已抵得上危国祥年俸的十倍。危国祥由于募兵热情高涨，次日一早即又勤恳出动，期望在新的一天里取得更大的收获。

今天他出马伊始挺顺利。在已经到过的五家中，有两家乖乖地认了兵额，有三家忍痛交了银子，都没费什么口舌。麻烦事是出在危国祥来到的第六户人家上。

这户人家的户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妪，人称何卫氏，其夫已在五年前病逝。何卫氏生有一男一女，其子十九岁时应征入伍，于政和六年在征伐西夏的战斗中殒命沙场。如今何卫氏膝下只剩下一个未成年的女儿，母女二人靠何卫氏做点缝补浆洗之类的零工维持生计。显见得这家人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

按说碰上这种一无所有的孤儿寡母，抬手放过也就算了。假如危国祥那么做了，也便不会发生下面的麻烦。偏偏危国祥没有那么做。他方才一路勒索得挺顺手，到了这里一无所获，心里觉得别扭。多敲不出来少敲点也行，哪怕能敲出来一顿酒钱，也算没白跑这几步，反正这老东西一毛不拔是不行的。

于是危国祥就很严肃地告诫何卫氏，保卫汴京是全城百姓的责任，每个大宋的臣民都必须尽力而为。本提举体谅你家境窘迫，也不多收，你就出五两银子好了。何卫氏道：“提举大人你看我这破屋破院，只怕是你把它拿去卖了，也卖不出五两银子哟。”危国祥道：“五两没有三两也行。”何卫氏道：“提举大人你就高抬贵手罢，我老婆子

真是一两也拿不出，不信你去屋里搜，搜出多少拿去多少行不？”

危国祥瞅着何卫氏衣衫上那一层摞一层的补丁，倒不怀疑她说的是假话，心想怎么碰上这么个穷主儿，真他娘的晦气。他正要悻悻地带人离去，一转身却看见了在墙脚啄食的几只母鸡。

“唔，把这几只鸡拿回去烤一烤下酒倒还可以。”危国祥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道，“既是你家生计艰难，本提举也不为难你了，你就把这几只鸡交上来，也算是尽了一点报国的心意吧。”说着，他便让跟班的衙役去捉鸡。

何卫氏连忙阻拦道：“这可使不得，我们母女的口粮，全靠这几只鸡下了蛋去换呢，你把它们捉走了，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危国祥向来在百姓面前说一不二，他觉得今天他对这老婆子已经够仁慈的了，这老婆子居然还不识相，真正是岂有此理。他便将眼珠一瞪呵斥道，你这婆娘好不晓事，人家那些丁壮为了保卫汴京，连命都舍得出来，你拿出这几只鸡算得个逑！我看忠君报国这一课，你得好好补一补。我告诉你，这鸡今天你是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

两个衙役听危国祥发了这话，也不顾何卫氏的哀求，撒腿便去捉鸡。不一会儿工夫，他们就将那几只鸡悉数擒获，拎了鸡翅膀跟着危国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院子。

何卫氏急了，连声哀告着追出院门，伸手扯住危国祥的衣襟求他开恩。危国祥顿时火起，一脚将何卫氏踢了个倒栽葱。何卫氏那年方十二的女儿见状，吓得扑上去抱住老娘哭叫不已。这时院门口早围上了一群闻声而来的邻居。大家见危国祥如此蛮横地欺负这家孤寡，皆有不平之色，却没人敢站出来说话。

危国祥觉得在这里耽误了这么多的时间很划不来，不耐烦地冲着围观者喝了一声看什么看，散开散开，就欲带人去下一户继续“募

兵”。就在此刻，忽然有人从人群里闪出，身体一横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位提举请留步。”

危国祥打眼一看，挡在他面前的是个年约四十七八岁的汉子。这人生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赤红脸膛浓眉凤目，虽是寻常布衣装束，却有一股豪气凛凛逼人。在那汉子的身旁，还立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这姑娘身形苗条面庞俊秀，一双英气流动的眉眼与那汉子极为相像。

这两个人是父女。汉子唤作索天雄，姑娘名叫索飞春。他们是从外地迁居汴京的。何时迁来的，没人留意；从何处迁来的，亦无人知晓。

这父女俩是以替人押镖为生，但不受雇于任何一家镖局，只是以一镖一签的方式与镖局合作。然而雇主们却都乐意聘用他们，因为他们接下的镖活，从不曾出过差错。干押镖这一行自然是要走南闯北，一出门一两个月是常事，所以虽然在此地住下来有些日子了，左邻右舍对他们还不是太熟悉，甚至觉得这父女俩身上具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神秘感。但由于这父女俩行事豪爽乐于助人，大家又都对他们颇有几分敬重。

危国祥作为管理保甲的吏员，自然知道这里有这么个外来户，不过印象不深。看到索天雄从人群里站出来，似有打抱不平之意，他斜着眼角不屑地哼道：“怎么着，你有事？”索天雄用请求的口气道：“危提举，这几只鸡，你们捉了去能派什么用场？可是这家人就指着它们过日子呢，你看是不是就还给他们算了。”危国祥眼皮一翻：“这事与你有什么相干？闲事少管，轮到你门上的时候，你再与我说话不迟。”说着便迈步要走。

索天雄横跨一步再次拦住危国祥：“危提举，话不能这么说，咱们做人得讲点良心。”“什么？”危国祥被索天雄这话惹火了，“你这是

说谁呀？你睁开眼睛看好了，我危某人是干什么来了。我是来募兵的，我募兵是为了保卫咱们的汴京城。怎么着，你敢说这兵不该募？”

“哈哈哈哈！”站在父亲身边的索飞春忍不住笑出声来，“你募兵就募你的兵，拿人家的鸡做什么。难道你想让这些鸡穿上铠甲，持戈上阵吗？”围观者听得这话，发出一阵哄然大笑。

危国祥脸上挂不住了：“娘的，你们敢戏弄老子。”他一指离他最近笑得最欢的一个年轻人，“给我把他拿下。”两个衙役得令，手下用力将几只母鸡的脖子咔嚓折断，掷鸡于地，就要抢上前去拿人。

索天雄挺身把年轻人护在身后：“你们凭什么抓人？人家笑两声也犯法吗？”

“凭什么？就凭你们妨碍我办差。”危国祥指点着索天雄和索飞春，“你们两个也跑不了，都跟我去衙门里走一趟。其余的人散开，谁再站在这里捣乱，以破坏募兵罪论处！”

那俩衙役早被索飞春的秀色撩得心痒，听得危国祥这话，便都撇下那年轻人，齐向索飞春扑去。索飞春哪能容得他们随意拉扯，不待两人近身便突然出手，左右开弓两记耳光，打得两个衙役趔趄着后退了好几步。

危国详见状大怒，喝道：“竟敢当街殴打官差，莫非你要造反吗？”袖口一捋便亲自扑将上来。索天雄本来不想把事闹大，只是想劝说危国祥把鸡还给老妪也就算了，但既然对方如此不讲理，他也没法不接招了。见到危国祥扑来，他伸手将索飞春拨到一旁，下面出腿一扫，众人还没看清他的动作，张牙舞爪的危国祥便呱唧一下被扫了个大跟头。围观的人们顿时又爆出一阵哄笑。

危国祥冷不防吃了这亏，岂肯干休，他气急败坏地爬起来，亮出

一个饿虎扑食的招式，便要直取索天雄。

忽然传来一声厉喝：“住手！”

众人回头一看，马上纷纷后退，让出一条道来。危国祥一眼看到来人那身紫色官袍，亦赶紧收住了手脚，后退两步躬身而立。

来者正是带着甘云前往开封府去议事的李纲。以李纲现在的官职，外出办公应当是乘轿，但李纲觉得坐轿不如骑马便捷，尤其是在此非常时期，一切皆应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为要，就一概免掉了那些排场。他和甘云为了抄近道，恰巧路过这条街，却见前面被人群阻塞。李纲勒马打听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他，是开封府的官吏为募兵之事与百姓打起来了。李纲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冲突不可等闲视之，就甩蹬下马走了上来。

李纲穿过人群走到近前，扫视了一下冲突的双方，便向危国祥询问与民发生争执的根由。

近日来李纲连续越级擢升，已从昔日默默无闻的边角闲员一跃而成了炙手可热的政坛要人。但危国祥毕竟与其地位悬殊，尚且不识其面。见李纲发问，危国祥嗫嚅了一下，小心地反问，不知大人是哪一位？甘云在旁板着面孔告诉他，站在你面前的，乃是当朝尚书右丞兼亲征行营使李纲李大人。人们一听“李纲”二字，响起一片窃窃私语，显然对这个名字百姓们已是耳熟能详。

危国祥连忙向李纲作揖唱喏，说卑职有眼无珠，怠慢了李大人。方才是有刁民阻挠募兵，卑职正在捉拿聚众闹事的首犯。李纲问首犯是谁？危国祥指着索天雄说就是他。

李纲便转过了脸，向索天雄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阻挠官府募兵，募兵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不清楚吗？”索天雄不卑不亢地对着李纲施礼答道：“草民索天雄，乃此地住户，以押镖为业。募兵为的

是保卫我大宋京城，抗击金寇的侵略，草民完全清楚，并且非常赞同，岂有阻挠之理。”

危国祥厉色戟指着索天雄道：“你这厮却会装腔作势。这些闹事的刁民是不是你煽动起来的？事实俱在，你还敢在李大人面前狡辩。”索天雄针锋相对地反驳：“什么事实？你利用募兵之机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才是事实。”危国祥恐怕李纲再询问下去露了馅，急忙打断索天雄的话道，李大人休听这厮胡说八道，同这等刁民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请李大人容卑职速速拿下这厮，以为抗拒法纪者戒。

李纲却挺有耐心，说你不用着急拿他，他反正也跑不了。我再问他几句，如果他对你的指控无可抵赖，也好让你拿他个心服口服。然后便又向索天雄发问：“这些人是不是你煽动的？你聚众围攻官府吏员意欲何为？你说他借募兵之机假公济私巧取豪夺，又是什么意思？”

索天雄道：“草民实未煽动任何人围攻他们，只是眼见他们强抢民妇何卫氏家的母鸡，气愤不过，替何卫氏讲了两句理而已。至于说他们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是什么意思，李大人不妨问问诸位乡邻。”

“好，那就请诸位说说。”李纲环视众人，“这场纠纷到底因何而起，诸位尽可大胆地将实情禀报本官。言者无罪，但是一定要说实话。”

略静了一下，那个刚才险些头一个被拿下的年轻人先开了腔：“禀报李大人，索大叔之言句句属实。这场纠纷皆因他们勒索何卫氏银两不成，强抢她家的母鸡而起。索大叔不过出面说了两句公道话，便要吃拿。”一个中年汉子接口道：“这事我也看见了，确是如此。昨晚东边张家的一匹马，也让他们抢了。”

见得有人挑头，其他人胆也壮了，纷纷叫嚷起来：“他们就是想借募兵捞钱，明着就放出话来，五十两银子顶一个兵额。”“周家没有

男人，让他们敲去了三十两银子。”“李家儿子腿瘸没法当兵，他们逼人家交了两个金锭。”“钟老汉六十多岁孤老头子一个，没钱支应，他们把人家做饭的家什给砸了。”“还有吴家……”“还有贺老二家……”一时间揭发声告状声此起彼伏，搞得街面上人声鼎沸。

李纲一声不响地听着，待到纷乱的叫嚷声稀落下去，他目视危国祥问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实情？”危国祥的冷汗早就顺着脊梁骨淌下来了，他知道抵赖无益，只得灰头土脸地回答：“是实情，卑职知错，知错！”

李纲恨得牙根发痒。其实他刚才一看眼前的阵势，便大概猜到了是怎么回事。这帮无孔不入的墨吏，连这样的财居然也敢发，真是狗胆包天心肝黑透！李纲狠狠地咬了咬牙：“你叫什么？担任何职？”

“卑职危国祥，在开封府充任提举保甲。”

“危国祥？提举保甲？”李纲恨不能将这个害群之马立即绑了交刑部严处，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个人是开封府的吏员，他在这里自行处治，不知又会引起什么误会。这几天李纲对官场关系网的无所不在深有领教，办起事来未免有点投鼠忌器。守卫汴京是需要与开封府密切协作的，李纲不想因此旁生龃龉。

然而现在他对这事不拿出个明确的态度来也不行。

以募兵为由敲诈百姓，这事的性质非常恶劣，对民心的伤害极深。从群众溢于言表的情绪上不难看出，他们对危国祥这种行径憎恶到了什么程度。幸亏危国祥强行捕拿索天雄的行为被及时制止了，不然双方动起手来，事态必然升级。如果发展成一场官逼民反的动乱，还谈何团结一致保卫汴京！克敌制胜民心为本，失去百姓的支持，固守汴京的基础何在？

现在官府与百姓的关系被弄成了这样，真是太危险了！

李纲略作思忖，当即做出决定，责令危国祥当众向何卫氏赔礼道歉，按市价赔偿何卫氏的损失。其以募兵为名敲诈百姓的所有钱财物品，限于一日内全部退回，并要保证今后不再妄取百姓一针一线。

危国祥知道李纲正深得圣宠如日中天，岂敢稍有违逆，只好低眉顺眼地连连点头，口称一定照李大人的吩咐从速去办。他当时便掏银子赔偿了何卫氏，然后赶快就带着跟班钻开人缝溜之乎也。

为了进一步消除危国祥恶劣行径造成的影响，李纲没有马上走开。他踏上路边的一个石阶，又对百姓们简短地讲了几句话。他说，汴京是我们的家园，保卫汴京是我们大家的事，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心为国效力。但对于确有困难的人家，我们绝不勉强。搞挨家挨户摊派兵额是错误的，借机勒索百姓更是犯罪行为。今后若再有类似事情发生，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李纲，我保证做到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李纲对这事的公正处理，赢得了民众的极大好感。他的话音一落，四面立时响起了一片喝彩声。

索天雄走上前去对李纲唱了个喏道，多谢李大人为草民主持公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道理妇孺皆知，没有哪个情愿去当亡国奴。其实募兵这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如果像姓危的那样办事，自然是难上加难；如果似李大人这般做，那便无甚难处。李大人秉公爱民，草民非常敬服。就冲着有李大人这样的人做守城主帅，草民愿招募一支义勇，协助禁军守城。

李纲忙道那太好了，我们欢迎。

索天雄说，李大人听仔细，草民的意思，是将所募兵员单独编成一支义勇队，听从李大人调遣，但不纳入禁军编制。

李纲说完全可以，只要是能为守城出力，采取任何方式我们都欢

迎。他当场吩咐甘云，马上去为索天雄寻一处房子作为募兵所，并以亲征行营司的名义知会有司，立刻磋商落实组建民间义勇队的经费及兵器供给问题。

处理完这个突发事件，李纲单骑赶到开封府。与会的官员早已到齐。李纲向诸官员解释了他迟到的原因，并提出将募兵政策增补为会议的第一个议题。

大家见李纲声色俱厉地将摊派兵额上升到了助纣为虐自毁长城的高度，生怕自己沾上责任，争先恐后地表示，早就觉得强行摊派不是个事，很快便通过了以激励法代替摊派法的募兵原则。对于危国祥，李纲提请开封府酌情给予惩处。

开封府尹聂昌知道危国祥与张邦昌的亲属关系，表面上应承一定对其从严惩处，事后却只是把他唤去训斥了几句，根本未做任何实质性的处罚。他料想李纲日理万机一天到晚忙活得四脚朝天，是没那精力再过问危国祥的事的。

李纲当街怒斥危国祥、废除摊派兵额法、颁布入伍奖励条例，以及允许百姓自行组织各种形式的抗金义勇等消息传开后，在汴京城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百姓们的主人翁责任感被激发起来，对官府募兵的态度由观望抵触转变为积极拥护，从而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应征高潮。在此后的不到两日时间里，不仅禁军的缺员状况大大地得到了改善，各厢区还初步组建起了几十支大小不等的民间义勇队，总募兵人数高达数十万。尽管许多义勇队都是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但有无这些后备力量，人们守城的底气却是大不相同。

更重要的是，由此一来，真正地形成了上下一心军民协力的抗敌气氛，进而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必胜信念。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是弥足珍贵千金难求的。李纲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十分高兴。至于对危国祥的处罚，他果然在百忙之中丢在了脑后，没有再去过问。

但是危国祥却牢记着这事。他把李纲对他的当众训斥，视为了一桩奇耻大辱。他对李纲的怨恨，在唯唯诺诺地接受训斥的时候，就在心底深深地扎下了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在心里发狠道，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第五章

巧儿被送入赵佶的房间时，赵佶一眼看去，便觉比较称心。巧儿生得削肩细腰，丰乳肥臀，正是赵佶喜欢的那种体形。她那一张红扑扑的鹅蛋脸上未施脂粉，却是生就的眉黛烟青，唇点樱红，在烛光的映照下，别有一番天然韵味，令赵佶怜意顿生。

二

这几天张邦昌也很忙，他忙的是另外一些事。

正月初四早晨，太宰白时中的被罢官，标志着赵桓的态度无可挽回地倒向了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经过几个回合拉锯式的较量，居然在赵桓断然决定率中宫撤离汴京的前夕，被李纲只手扭转了乾坤，这让张邦昌非常遗憾，也非常窝火。

本来，他与白时中、李邦彦同为主张弃城避敌的首要分子，当时幸亏他脑筋转得快，才没遭到被连带罢黜的厄运。而且由于白时中被罢官，他与李邦彦竟意外地依次递升了一级，可算是因祸得福了。张邦昌由此深感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些俗语的确是至理名言。白时中倒霉就倒在他太迂腐太自傲，见风使舵委曲求全的悟性太差。

但是，虽是在祥曦殿前做了妥协，张邦昌在心里对李纲的强硬对敌政策并未稍有认同。他还是认为敌强我弱这个事实，是不能闭着眼睛不承认的。以汴京之军力守城，或许可坚持一时，但很难击退金军。如果打来打去顶不住，恐怕还得求和。而朝廷困于危城之中，就要比置身于外被动得多了。可惜这个道理暂时无法再向赵桓奏谏，只能视形势发展状况再说。

希望形势向什么方向发展呢？这在张邦昌心里又十分矛盾。汴京保卫战打得好，就证明了李纲的主张是正确的；而汴京保卫战一败涂地，朝廷和他张邦昌的身家性命便凶多吉少。无论如何，都对他不利。因此虽然晋升成了少宰，此刻充溢在张邦昌胸间的，并不是志得意满，却是压抑郁闷。

让张邦昌感到压抑郁闷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天来，他这个少宰

基本上成了个徒有其名的摆设。

作为统辖六部的朝廷的一品大员，本应是掌控万事。尤其是在此非常时期，更应是个席不暇暖的角色。然而赵桓设立了一个什么亲征行营司，又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朝廷的军政大权就一股脑儿地落到了李纲手里。亲征行营司可以直接与枢密院或开封府商讨制定各种法令，亦可不经请示李邦彦、张邦昌而向各部司下达各种指令，这实际上便等于是把号称朝廷最高行政机构的东府给架空了。

自然，如果李邦彦、张邦昌愿意积极参与备战守城工作，会有许多事情可做，也会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政见相左，他们是不可能捐弃嫌隙与李纲合作的。秉性耿直的李纲更不会主动去招呼他们。因此李邦彦和他张邦昌被不冷不热地晾在一边，便在所难免了。

张邦昌心知这不过是暂时现象，一俟战事平息戒严解除亲征行营司撤销，一切便会回归正常秩序，到那时说一不二号令群臣的依旧是三省。但即便是暂时现象，被晾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李纲在那里上蹿下跳呼风唤雨颐指气使，张邦昌心里依然很不舒服。可不舒服也只能权且忍着。他没有别的办法，便索性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对备战之事概不过问，任凭着李纲去折腾。

军政大事不操心，正好得空操心一下自己的事。这一操心张邦昌才发现，需要做的事还真不少。

他在前几日思想上主要立足于走，留守汴京的准备相当不足。现在守城大计已定，必须抓紧弥补。原来打算带走的金银珠宝，要重新坚壁起来。后院假山下面那个可容数十人坐卧的大暗室的通风设备，需要进行维修。万一兵败城破，一家男女的性命，就全靠它的庇护了。还有，食品也要抓紧采购储备，金军一旦围了城，汴京内外的物资流通必然要被切断，到那时物价肯定飞涨不说，只怕是就算拿着大锭的金银，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了。

当时城里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经在大幅度上涨。张邦昌吩咐管家，赶快带人出去采购粮油菜蔬禽蛋鱼肉以及柴薪之类，数量多多益善，至少要保证全府上下一个月的用度。

就这样，张邦昌府邸里的备战工作，也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起来。从初四中午一直忙活到初六的午后，看到这些事情逐一得到了落实，张邦昌的心才算踏实下来。他在管家的陪同下，亲自检验了备战成果，感到这两天还真是没有虚度，收获很大。

别看就这点事，操持下来也挺累人。初六午饭后，张邦昌躺下足足地睡了一个多时辰。醒来后他觉得恢复得不错，唤婢女沏了上等云雾，坐在暖炉边啜茗闲思。这时，管家来报说有人求见。他听说来者是已被免职的前任少宰王黼，让管家推说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管家去了不大一会儿，回来禀报说那厮坚持请求与张大人稍叙几句，还抱了一个大匣子，说是有点薄礼敬献。张邦昌想了想，说那就让他进来，我在前院花厅见他一见吧。

当初赵佶当政王黼得宠时，张邦昌虽已位居礼部侍郎，若有事欲求王黼关照，亦须携带厚礼前往，三番五次方得一见。如今这才几天，情形便完全颠倒了过来。张邦昌想到这个变化，不免生出些许感慨。

王黼给张邦昌带来的礼物，体积不大，却价值连城。紫檀雕花木匣打开后，呈现于眼前的，是一套包括有斗、卮、角、杯四种器皿的古玩。宋时的高官多喜收藏，张邦昌也算是个行家。他从形状、质地、图案和色泽上，一眼就看出这套古玩绝非寻常之物，乃微笑着推辞道，王大人之意邦昌心领，这份厚礼却实不敢当。王黼堆着笑脸道，在下知道张大人见多识广，这套酒具不足入眼，不过是王某略表寸心而已，就请张大人赏个面子笑纳了吧。

张邦昌不置可否地哼哼两声，便转了话头，问王黼来此有何见

教。王黼就赶紧接着张邦昌的话茬，将拜托他在赵桓面前多加美言的话说了出来。张邦昌料知王黼来找他就是为这事，做出很诚恳的样子道，你我同朝为官多年，志同道合可谓至交，你如此郑重相托，是看得起我张某人，邦昌岂有不竭诚效力之理？王黼连忙拜谢说哪里哪里，在下如今全仰仗张大人鼎力相帮。若在下托张大人的福，果有否极泰来之日，必当重谢。张邦昌一面点头一面就不断地打哈欠。王黼知道这是张邦昌为了避嫌不愿留他在府里多待，遂识趣地主动起身告辞。

张邦昌很客气地让管家将王黼送出，回头又仔细地欣赏了一番那套古玩，命人妥善包好藏入密室，同时在心里却打定了主意：倘赵桓向他问起对剪除六贼的态度，一定要立场鲜明地表示坚决赞同除恶务尽。剪除六贼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焉能为一个王黼去引火烧身。退一步说，就算是他有办法把王黼保下来，他也不会去做那等蠢事。王黼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还不清楚吗？他怎么可能在今后的仕途上留下这么一个隐患呢？王黼病急乱投医，真正令人可发一笑。

王黼走了不多时，危国祥又求见。

张邦昌有点心烦，但还是在书房里接见了危国祥。这几天他光顾着忙活府邸里的备战备荒了，对外面的事情关注不多。既然危国祥来了，正好从他嘴里了解点情况。作为一个朝廷政要，耳目闭塞孤陋寡闻是不行的。当年蔡京、童贯等人不出府邸门，全知天下事，这个功夫颇令张邦昌敬畏。他想，自己若欲长期稳坐相位，立于不败之地，也是不能没有这种眼观六路么耳听八方的功夫的。危国祥虽然不是个入流的角色，但在这一方面却颇有利用价值，应当因势利导培养开掘。

危国祥的来意恰恰符合了张邦昌的思路，他是来告李纲的状的。

今天上午，危国祥在“募兵”时遭遇李纲，受了一场窝囊气。回到

开封府，又被聂昌唤去亲自训斥了一顿，心里窝火到了极点。

而更让危国祥撮火的是，不仅从此通过募兵敛财的途径被彻底封死，而且连此前勒索来的财物也要悉数吐出。他娘的，老子辛辛苦苦当一个月的差，俸禄才有几何？老子煞费苦心地搞这么点创收容易吗？老子磨破嘴皮跑细了腿才搜罗来的这点银子，顶得上权贵们贪污受贿的九牛一毛吗？你李纲有能耐冲他们使去，朝着我一个小小的提举保甲逞威风算什么本事？

中午，危国祥与那俩衙役一面喝酒一面议论这事，越议论越是气不打一处来。两个衙役亦皆恨李纲断了他们的财路，都愤愤地说这事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地走了麦城，得想个办法收拾一下李纲。危国祥道："收拾李纲我们哪里是对手，目下这厮权势熏天，伸出俩手指头便能把我们捏死。"一个衙役道："我们干不过他，可总有能干过他的人。危大哥的表舅张邦昌张大人，难道也干不过李纲吗？据说张大人在朝廷上可是与李纲那厮水火不容的。"危国祥一拍脑门，笑道："此计使得。"酒足饭饱，想好说辞，他便奔着张府来了。

见了张邦昌，危国祥口称有要事相禀，就添油加醋地把李纲"专横跋扈哗众取宠收买人心"的"罪状"大肆渲染了一通。来此之前他是打了腹稿的，因此这个状他告得语言十分流利且有一定的水平。他上纲上线地指出，这种状况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若任其发展下去，汴京简直就变成了李纲的天下，百姓便只知有李纲不知有朝廷了。而对他敲诈百姓勒索钱财一节，他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辩称自己向无兵可征的人家收取一点银子，完全是为了筹措军费。全民守卫汴京，本来就应当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嘛。我想朝廷之所想急朝廷之所急，反倒被扣上了个勒索百姓的黑锅，端的是有苦难言冤深似海，求老舅无论如何要给我讨还公道洗刷清白。

张邦昌对危国祥的话，开始只是抱着了解外界情况的态度，随便听听而已。但是听着听着，那些话不仅引起了他的兴趣，而且引起了

他的重视。危国祥的言语里有相当大的虚假成分，任凭他再说得天花乱坠，张邦昌不用脑子也能听得出来。危国祥是什么人，张邦昌心里有数。用不着进行任何调查，张邦昌就敢断定，这厮肯定是在颠倒黑白。

但危国祥说的也不全是假话。李纲当众训斥了他，当场拍板允许成立民间义勇，并随即主持修改了募兵条例，这些肯定都是事实。引起张邦昌重视的正是这些情况，他感到其中颇有文章可做。

对于李纲，张邦昌过去还真没拿正眼去瞅过，甚至就没将其放在视野之内。但是现在不同了，在赵桓即位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突然横空出世崭露头角，一跃成了朝廷的中流砥柱，这便使张邦昌不能再对其等闲视之。

经过几次殿前交锋，张邦昌已领教了李纲的政治能力和能量，感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老迈昏庸的白时中已经下去了，李邦彦那个风月魁首浪子班头，迟早也得滚蛋，当朝太宰的位置张邦昌是指日可待。而李纲跃上一品大员的台阶，眼见得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事实证明，他张邦昌与李纲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不可能成为配合默契的搭档。而李纲显然又是一个政治抱负极大的人。因此在不远的将来，他与李纲势必会成为你死我活的政坛劲敌，不是你挤掉我，便是我搞掉你。

既然早晚有一拼，就不如先下手为强。

可是如何下手，却需慎重斟酌。现在李纲正在得宠，马上扳他是扳不动的。再者说，固守汴京还得靠李纲去卖命，即便现在能扳倒他，守城的要命差事岂不就得落到李邦彦和他张邦昌的头上来了吗？考虑到这些问题，张邦昌认为应当采取的策略是，忍辱负重不露声色，注意搜集李纲的失误，先将整治李纲的材料准备好，一俟时机成熟，即向皇上弹劾。

李纲是否会有失误呢？当然会有。张邦昌深谙官场中的一条规律：谁主动做事谁就会有失误，做事越多失误也会越多。李纲如今全面主持军政事务，百事缠身应接不暇，一点不出现失误是不可能的。而他张邦昌现在基本上不做事，因而也就没什么失误可言。没失误的人去弹劾有失误的人，自然便占据了优势。何况这政界上的事，常常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有的事你说它不是失误，它就不是失误；你说它是失误，它也许就算是个很严重的失误。操作这类招数，张邦昌自谓还是比较内行。

从危国祥信口雌黄告的那通刁状里，张邦昌捕捉到了两点可资利用的东西。

一点，是看来李纲有点忘乎所以。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牙舞爪唯我独尊，仿佛是忘了自己姓什么，忘了这是在皇城圈里天子脚下。这种状况，其实是君王最反感最不能容忍的。虽然赵桓在此非常时期许其便宜行事，但待危机过去，皇上的心境变了，李纲在此期间的一些做法，就很可能变成他专断独行无法无天将自己凌驾于朝廷之上的罪状。只要能掌握些具体事例，这个秋后之账便大可一算。

再一点，是张邦昌意识到李纲正在四面树敌。这对他是甚为有利，他正好借机拉拢那些对李纲产生怨恨情绪的人，扩大自己的同盟力量。比如眼前的危国祥，只是稍稍被李纲收拾了一下，便已变得咬牙切齿苦大仇深了。莫看危国祥这种人职位低，其兴风作浪的能量却不见得小。若能把上上下下反对李纲的力量统统结合起来，有朝一日搬掉这块绊脚石，那就不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了。

张邦昌这样想来，心里十分高兴，但未露在面皮上。听危国祥说完，他略微沉吟了一下，慢条斯理地道，你主动来向我禀报外面的情况，这很好，这说明你对朝廷怀有一颗耿耿忠心，对这一点我很赞赏。李纲的某些做法确实有点不像话，各种议论我也听到了一些。不过目前金军压境，我们尚须一致对外，内部不宜自起纷争。况且皇上

要依仗李纲守城，现在谁与他相争也是争他不过。你那点小小的委屈，就先忍了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嘛。当然，你若有理总还是应当让你讲出来的，但是要等到该讲的时候再讲。讲理要有事实做依据。比如你说李纲哗众取宠收买民心结党营私，使民众但知有李纲不知有朝廷，罪名扣得不小，依据就得充分，仅凭你刚才说的那点事情远远不够，分量太轻了。我看，既然你对李纲的不法行为有所察觉，不妨再多留点心，搜集一些此类的事实，将来我们把事实一桩一件清清爽爽地呈奏给皇上，以皇上之英明，岂不自会有公断吗？

危国祥的脑瓜不笨，听张邦昌如此一说，立刻心领神会。他即起身向张邦昌揖道，表舅教诲得极是，国祥一定尽力而为。今后有事需国祥效劳者，请表舅随时吩咐。

张邦昌微笑着点点头，又正色地告诫危国祥，你今后的行为也须检点些，鸡鸣狗盗的事少做。否则非但你奈何不得李纲，倒让李纲先把你给收拾了。如果你真有要害把柄攥到了李纲手里，我也没法为你开脱。危国祥连声应道表舅放心，国祥今后一定谨慎。

危国祥走后，张邦昌独自坐在书房里又沉思了一会儿。他忽然发现，原来事情并非先前想象得那么糟。假如汴京保卫战打得不好，李纲必然是罪责难逃。即便是汴京沦陷，首当其冲的倒霉蛋也是赵桓和李纲，而不是他张邦昌。而假如汴京保卫战打得好，李纲会得意一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永远得意，日后用某种罪名把他搞下来的可能性，现在就可以隐约看到。总之无论局势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他张邦昌的回旋空间都是很大的，起码是比李纲要大。

这么一想，张邦昌的心情顿时开朗多了。

二

正月初七，是所谓“人日”。

相传天帝创世之初，每日造出一种生灵置于尘世。初一为鸡，初二为狗，初三为猪，初四为羊，初五为牛，初六为马，初七为人。因而古人将每年的正月初七定为“人日”，并将其当作一个节日来过。这个习俗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逐渐淡化，至今已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曾经有过“人日”这一说。但在宋代，人们对它还是很当回事的。

这一天人们的庆祝活动，主要是到野外去踏青。亲朋好友要在此日相约相携，到郊外的山清水秀处宴饮游乐。民间还要剪贴“人胜”，即把一种用彩绢剪制的人像，饰于屏风或者戴于头鬓上，表示进入新年后的焕然一新之意。大文豪苏东坡曾有“东风陌上惊微尘，游人初乐岁华新，人闲正好路旁饮，麦短未怕游车轮”之诗句，描述的就是在“人日”里人们相伴出游的愉悦景象。

但靖康元年的这个“人日”，以往的那种祥和气象荡然无存。汴京城里早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还有闲情逸致去踏什么青。即便是有那心思，也去不了，城门早就禁止通行了。人们在这个“人日”里要做的事情，不是迎春，而是迎战，是要迎接一场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血腥恶战。这种紧张严峻的局势，使这个“人日”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悲壮氛围。

这天早上，李纲一如既往，天刚放亮便起了床。他简单地用过早餐，签署了几件亟待批复的文函，就带上甘云出了行营司。这几天李纲是一直宿在行营司的，忙至深夜倒头便睡，清晨一睁眼马上办公，既省时间又出效率。

今天李纲要去城防前沿视察守军的备战情况。备战中的许多问题，只有亲临实地勘察，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仅仅坐在衙门里听取汇报绝对不行。根据探报得知，金东路军已距汴京很近。时间紧迫，对城防进行全面检查已来不及，李纲乃决定与副使曹蒙分头行动，重

点检查北城。由曹蒙负责视察封邱门及酸枣门，李纲负责视察卫州门及城外驻军。

奉命守御卫州门的，是原来由常贵乾担任统制的那支部队，现任统制官是何庆言。何庆言是条性格豁达的汉子，不存门户之见，亦深知面临大战时将士团结的重要性，到任后一如前任那般信任副将徐吉。徐吉乃义字当头的一个武夫，见何庆言对自己尊重有加，毫无排挤打击之意，心中那点本能的抵触情绪很快便冰释，与何庆言配合得很好。李纲来到卫州门时，他们的兵力部署已经就绪，第一梯队的士兵正在各部将官的指挥下加固城橹。

李纲在何庆言、徐吉的陪同下，沿着石阶登上城墙，一面巡视一面询问防守设施兵力配置和战术方案等方面的问题，何庆言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李纲听了比较满意，又问还存在哪些困难。何庆言说主要的困难是人手不够。城墙上的炮石储备不足，急需大量补充，现已派人去蔡京府邸拆运堆砌假山的石块，但这里加固城橹的活儿也很重，能抽出去的兵力不多，搬运数量有限。

李纲觉得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正考虑可从何处抽人来协助何庆言运输炮石，一个统领上来禀报说，城墙下有一支义勇听说李大人来了，请求参见。李纲心中一动，思忖这支义勇或可一用，便招呼何庆言、徐吉道：“走，我们下去看看。”

下了城墙向前一看，李纲不禁暗暗称奇。以他想象，一支义勇能拉起二三百人就很不错了，而眼前这支义勇，居然黑压压地站了一片，看上去足有上千人，而且是列了队的，队列还比较整齐。

是什么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拉起这样一支队伍？此人的组织能力不可小觑。李纲正诧异间，一个中年汉子已大步走上前来，向他抱拳施礼：“草民参见李大人。李大人还认得草民否？”

“索天雄！”李纲立时想起昨日邂逅的一幕，他哈哈一笑，指指索

天雄身后的队伍，“这支义勇是你组织的？”

“借李大人的威望，草民把大旗一竖，大家伙就来了。本来人数还多，我把一部分老弱劝回去了，剩下的精壮编了三个小队。我们正想去行营司找李大人，听说李大人来了城北，便直接拉过来了。请李大人发给我们兵器，分派给我们差事。”索天雄正说着，就见索飞春带着一支全部由中青年妇女组成的有二百余人的队伍，向这边跑来。他忙回头喝道，“你们过来做什么？”

“我们也来要兵器，没有兵器怎么打仗？”索飞春边跑边喊，她一眼看到李纲，连忙止步施礼，“民女索飞春参见李大人。”

“免礼。”李纲惊奇地看看跑至近前的那些一律身穿短袄麻履的女人，转脸问索天雄，“我们宣布的是只募男丁，你如何连女人也募啦？”

索天雄无奈地摇摇头：“我没说要募女人，是我这丫头自作主张弄的。她非要拉个女义勇队，没想到还真有人愿意来。”“当然有人愿意来。”索飞春剑眉一扬，“保卫京城，多一个人便多一份力。倘若金兵杀进来，可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放过你，相反倒糟蹋得更狠。”

“这话说得好，”李纲赞赏地望着索飞春，“百姓们都有这种视死如归的决心，我们守住汴京就大有希望。不过，上阵厮杀终非女人之事，你们可以帮助守城官兵做些其他事务。”

“悉凭李大人调遣，让我们做什么都行。但李大人认为女人一概上不得阵，却是未免偏颇。”索飞春不服地扬了扬脸儿，“我们这队女义勇，内中十之七八都略习过几日武，与金兵拼杀上三五个回合料还招架得过去。如果不信，李大人不妨验试一下。”

“飞春不得无礼，如何能与李大人这样说话！”索天雄忙制止道。

李纲瞅着索飞春那倔强中又带着几分天真的神态，却是产生了兴

趣："好嘛，就待本官验试一下。"他回头看看立在身侧的甘云，"你敢同本官这位护卫比试一下吗？"随着李纲的话音，甘云马上向前跨出了两步。

"这有什么不敢的，怎么个比法？"索飞春满不在乎地走到甘云对面。

甘云微笑道："咱们不用交手，我站在这里你踢我三脚，如果我的身子晃动了一下，就算你赢了。"

"这么简单？你可说话算话。"索飞春嘻嘻一笑，后退丈余站定，凝神瞬间，突然紧跑两步，拧身跃起，在空中飞起一个旋风脚踹向甘云。甘云见了，知道这一脚发力不小，连忙运足了丹田之气去迎，结果还是被踹得踉跄着倒退了半步。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声。

转眼间索飞春轻捷落地，顽皮地冲甘云一抱拳："承让了。"甘云揉着肩头对索飞春笑着点点头："姑娘果然好身手，你赢了。"他退至李纲身侧，轻声告诉李纲，这姑娘功力不浅，没有十年八年的苦练，踢不出这一脚来，而且其武艺必有名师指点。

李纲对索氏父女不禁顿生刮目相看之感。宋时民间习武成风，妇女亦多有习练防身术者，能比画两下拳脚的人俯拾皆是，但是能将功夫练到可与甘云匹敌的地步，就颇不寻常了。朝廷大员选择贴身护卫，武艺超群是先决条件。甘云在校场比武的场面李纲是亲眼看到过的，甘云赤手空拳放倒四五个手持刀剑的彪悍对手，就像小孩儿玩游戏一般轻松自如。能让甘云心悦诚服地评价一句"功力不浅"，可见索飞春这女孩子的武艺确是非同一般。甘云说她必有名师指点，李纲揣测这个名师，多半就是其父索天雄。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些义勇虽是临时募集的，但既已经过了索氏父女的遴选，估计也都有两下子。这么说这些人不仅是怀有报国热忱，而且还是当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的。想到这一点，李纲很振奋，

他扫视了一下环立在面前的众义勇队员，高声说道：“大家的保家卫国热情让我李纲很感动。看了索飞春姑娘的这一脚，我完全相信，木兰从军的事绝不是凭空编造的神话。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大宋百姓无论男女，皆可成为抗敌勇士。参加义勇者的花名册报上来后，我会马上命令有司发放兵器，男女都发。但是有一条，拿了兵器，你们就是战士了，是战士就要听从号令，否则可是军法无情。”

男女义勇队员齐声呼应：“悉遵李大人吩咐！”

索天雄紧接着众人的话音对李纲道：“我们就是来找李大人要差事的，李大人如有差遣，现在便请下令。”

李纲就说那么好吧，本官就不客气了。眼下正有件急事，城头上炮石不够，亟须从蔡京府邸搬运。索天雄爽快地应道，行，交给我们吧。索飞春在旁叫嚷道我们也去。李纲犹豫地向那些女义勇队员脚下扫了一眼。索飞春一笑说，李大人放心，习武的女人没有缠脚的。李纲也笑了笑，回头问何庆言和徐吉，这样人手够不够？两人连声说够了。当下何庆言便命徐吉速去备车，带领义勇前往蔡府。

索天雄离去前，郑重地向李纲进言，若论实际兵力，我汴京未必输与金军，但金军因屡战屡胜，在气焰上高我一头。这种嚣张气焰很有摧毁力，是金军的一大优势。宋军要坚守汴京，必须坚决打掉它的这个优势。欲打破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关键在于首战，首战必须告捷。否则，溃一点而崩全盘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李纲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严肃地应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望着索氏父女带队离去的背影，何庆言颇有疑色地对李纲道，末将观察这个索天雄，举止干练心机深沉且甚谙军事，似乎不像是个普通百姓。李纲就感叹道，乡野蒿蓬之间藏龙卧虎奇人无数，只是可惜未被发现或者不被重用罢了。其实埋没于民间的人才，又岂止是一个索天雄呢。

眼看时近正午，李纲抓紧时间又就守城的若干细节问题向何庆言做了交代，叮嘱何庆言要合理用兵，在繁重的备战工作中注意养精蓄锐，要有意识地积蓄一支精力充沛的生力军，以便在战斗打响时确保能够给予金军以迎头痛击。然后，李纲便带着甘云驰赴城外何灌兵营。

何灌部现在扎在汴京外城以外的西北方。正月初一之夜何灌兵溃黄河并随同梁方平部狼狈逃回后，赵桓震怒，拒绝接纳两部人马进城，并欲立斩梁方平、何灌这两个创下了不战自溃旷世奇闻的逃跑将军。是李纲及时了解到黄河防线大溃逃的实情后，竭力为何灌解释开脱，方劝得赵桓刀下留人。梁方平也是到处托人疏通，才勉强保住了脑袋。最后的处理结果，梁方平革职充军，何灌暂留原职以观后效，如若再有闪失数罪并罚。梁方平之残部交由何灌收编。这个结果是李纲经过努力斡旋才争取到的。他与何灌并无私交，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为保卫汴京多保留一个可用的将领。

闻报李纲到，何灌忙带亲兵列队出迎。他满面愧色地将李纲迎进帅帐后，便纳头跪拜李纲救命之恩。李纲赶紧将何灌搀起，说老将军不必如此，我们同心协力把下面的仗打好，奋勇杀敌将功补过便是了，就请何灌一同落座。

接着，李纲便关切地询问起部队状况。何灌蹙着眉心说："不敢相瞒李大人，部队状况不太乐观。先前招募的那些兵丁，大都在黄河大溃逃中跑散了。这几日虽又招募了一部分，但远不足抵缺额。在我的旧部中恐金症很严重，梁方平那伙残部就更甚。我虽然对他们做了整编，重新调配了统兵官，但一旦与金军交锋，情形将会如何，心里还是没底。"

李纲正色道："这样不行，部队的士气必须振奋起来。部队没有斗志，谈何战胜强敌。"

何灌心想，宋军的颓症早已深入骨髓，其因错综复杂，哪里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事。但这话他没说出口。很多问题不是李纲所能解决的，说了也是白说。因此他只是沉闷地点头应道，李大人说得是，卑职一定尽力而为。

这时，时辰早已过了正午，亲兵们已将酒菜备好，何灌便请李纲、甘云一同入席，边吃边谈。饭菜花样不多，何灌愧赧地解释，军中无佳肴，筹办得又仓促，只好请李大人担待了。李纲说这样就很好，我也没时间细酌慢饮，我们就不喝酒了，抓紧吃过饭去兵营里转一转。何灌却仍是取过酒坛依次斟上，双手捧起酒杯对李纲道，何某不敢耽误李大人的公事，但这杯酒务必请李大人同饮。以前我从未与李大人喝过酒，这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说话间，他的双手微微颤抖，眼窝里闪出了泪光。

李纲听他说得悲凉，颇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诀别之意，一种不祥的预感骤然涌上心头。他觉得这很不吉利，为了扭转气氛，他欣然举杯在手，用爽朗的声调说，我李纲果然是第一次与何将军共饮，但应当不是最后一次。来日方长，待何将军大败金军之日，李纲当设盛宴，庆贺将军凯旋。

草草地用过午餐，何灌陪同李纲深入营区做了视察。李纲看到，部队的面貌虽说不上威武雄壮，但还算是比较严整，起码比出征黄河前的状况要强得多。在狼狈不堪地逃回后的数日之内，能将也已七零八落的队伍整顿到这个程度，可以看出何灌是下了大力气的，也可以看出何灌此番是下定了坚决洗刷耻辱的决心。这使李纲感到，再用什么豪言壮语对何灌进行勉励纯属多余，也就没再多说这一类的话，只是关切地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

何灌犹豫了一下，说：“卑职知道李大人也难，这里的事便不劳李大人费心了。请李大人放心，不管困难多大，只要金军不退，我何灌绝不从阵地上后退半步。金军若想越过此地，除非从我这把老骨头

上踏过去。”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何灌松弛的眼皮下面闪出了两道充满杀气的寒光。李纲周身一凛，那种不祥的预感再次袭上他的心头。在这个瞬间，他忽然想叮嘱何灌一句，假如实在顶不住了，可将部队撤回城里。但他终于没说这句话。他知道，在赵桓那里，何灌已经没有撤退的权利。无论何灌首当其冲地在城外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血战，给予了金军多么巨大的杀伤，只要他撤兵进城，就是再度溃逃，就是罪不可赦。另外，即便是赵桓可以宽容何灌，誓雪奇耻的何灌显然也绝不会再撤。何灌的命运已经注定，除了率部死战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李纲看着何灌因多年征战而形成的黝黑粗糙的面皮和他那被朔风吹得飘忽不定的苍白胡须，百感交集喉结发紧，最后，只是深切地对他说了八个字：“将军珍重，李纲拜托！”

三

正月初七的下午申时，赵桓在清心殿召见了李纲。

清心殿位于大内后苑东门内，前后左右与宜圣、化成、金华、西凉诸殿，翔鸾、仪凤二阁，以及华景、翠芳、瑶津三亭相邻，共同形成一处环境幽雅的宫殿群落，是皇帝及其内室的日常消闲之处。赵桓在此殿召见李纲，一来含有亲近宠信之意，二来说明这次召见具有某种私密性质。这是李纲的猜测，这个猜测在召见中果然得到了验证。

接到赵桓的召见旨意时，李纲刚从何灌兵营回到行营司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大半天顶风冒寒的奔波视察，李纲累得够呛，手脚也冻得麻木了。他正斜靠在一张太师椅上饮茶小憩，苦中作乐地自嘲我这也算是“人日”去城外踏了个青时，赵桓的旨意就到了。李纲不敢怠慢，

立刻振作精神理好冠服，就随着传旨太监入宫而来。

入宫后，那太监没有引他去延和殿，而是七折八拐地带他进了宁阳门，李纲便揣测，皇上在这次召见中，恐怕是有点特殊事情要谈。

赵桓已在清心殿里等着李纲。李纲进得殿来，行过叩拜大礼，赵桓赐座，挥退左右，便问起目前的备战情况。连日来李纲是事必躬亲，对各方面的情况皆了如指掌，叙说起来自是如数家珍。于是他便将自初四下午开始至今所做的事情，从政治动员、城垣修整、兵力部署、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奏报。

他奏报的内容很扎实。诸如京城四壁禁军正兵的兵力配备、厢兵保甲以及民间义勇的组织使用、左右中马步三军预备队的安排、前军后军对储粮四十万石的延丰粮仓和城壕干涸的樊家冈地区所采取的重点防卫措施等，他都说得相当具体，甚至具体到了许多烦琐的数字。这样的奏报，是舒舒服服地坐在衙门里仅靠听取下属汇报办公的官僚绝对做不出来的。由此不难想见，这三日里李纲的工作量是如何繁重。

赵桓半闭着眼睛仰靠在御座中，一面很关注地倾听，一面不时地微微点头。从这个神态上看，他对李纲所做的一切都是满意的，也是放心的。李纲自己也认为，他已经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不应当遗有什么可挑剔之处。然而赵桓听完以后，却一言不发若有所思。这使李纲不免有点心虚，难道这里面还有疏漏？

“卿之所为面面俱到，甚慰朕心。”过了一会儿，赵桓终于表态了，“区区三日，而令我汴京城防大为改观，实属不易。此皆卿夙夜辛劳之功也。”李纲连忙起身拜道：“为国操劳乃臣子本分，不敢言功。”

“爱卿平身，还是坐下说话吧。”赵桓看着李纲坐回座椅，脸上浮动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莫测神色，“除此之外，卿尚有何言？”

“备战之事臣已奏毕，但候皇上谕示。”

“唔，那么朕叫你看一样东西。”赵桓稍稍提高了些声音，向外叫道，“黄金国，把东西拿过来。”随着叫声，已晋升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的黄金国抱着一个黑漆楠木匣子由侧门走进大殿，面向赵桓躬身侍立。赵桓对他做了个示意，黄金国便转身走过去，将匣子放到了李纲身边的案几上：“请李右丞过目。”

李纲不知赵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踟蹰片刻，动手将匣盖打开，却见装在匣子里的，是满满的一堆奏折。李纲怔了怔，未敢擅动，迷惑地欠身向赵桓问道：“皇上，这是……”

“这是三日里臣工们弹劾你李右丞的奏折，大约有百十道吧，平均每日总有个三四十道，你看不算少吧？”

李纲的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额角不由自主地渗出冷汗。他忽地起身，扑通跪倒：“臣下愚钝，不知何罪之有，望皇上明示。”

“起来起来，坐下说。”赵桓挥手让李纲坐回原位，“朕何曾说你有罪啦？常言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弹劾归弹劾，朕却未必听风便是雨。”

“是，皇上圣明。”李纲臀部轻挨座椅，心情忐忑地问，“但不知群臣弹劾李纲何事，臣下谨聆皇上训谕。”

“林子大了，百鸟杂陈，什么叫声都有。朕懒得去看这些七嘴八舌之物，卿亦不必过于在意，知道有这么回事就罢了。”说到这里，赵桓顿了顿，吩咐黄金国，“这些东西留着无用，都烧了吧。”

“奴才遵旨。”黄金国应声而去，从外面端进一个火盆，当着李纲的面将那些奏折从匣子里取出，一一投入火中。须臾，匣内的奏折便统统化为灰烬。黄金国便端起火盆退了出去。

“李爱卿，你看此事如此处置如何？”

正在发愣的李纲听到赵桓的问话，慌忙再次离座叩首：“臣李纲肝脑涂地，不足以报皇上天恩于万一。”

这时赵桓也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将李纲搀起，对李纲抚慰道：“李爱卿无须多心，朕是如同信任自己的臂膀一般地信任你的。希望你继续努力，心无旁骛，恪尽职守，积极备战。只要汴京保卫战打得漂亮，无论什么人弹劾你什么事，朕皆当作子虚乌有。”李纲诚惶诚恐涕零发誓：“臣下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皇上知遇之恩。”赵桓庄重地点头道：“朕相信你是能说到做到的，那么朕就不多耽搁你的时间了，你忙你的去吧。”于是召见结束，李纲再拜而退。

对群臣弹劾李纲的事做这样的处理，是朱后给赵桓出的主意。起初赵桓看了那些弹劾奏折后，是对李纲产生了相当的不满的，曾欲就某些所谓专横跋扈之事当众责训李纲。朱后听说了这事，婉言劝止了赵桓。朱后说，有言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皇上既委重命于李纲，若又掣肘其间，教其如何号令三军？那些弹劾中有几分真实几分虚假，皇上能辨得出吗？若依着那些弹劾罢了李纲，有何人可堪替补其职？眼前朝中万事，唯以守城为大，余者皆属末节。倒不如假借此事示恩于李纲，以坚其忠君报国之志。赵桓闻听其言有理，因此才改弦更张，上演了当着李纲的面焚烧弹劾奏折的一幕。

望着李纲衔恩而去的背影，赵桓比较满意自己刚才的那番表演，认为他这个皇帝已经悟出了为君之道，历练出了专业水准。

然而他想错了，这出戏的效果，其实并不尽如其愿。

虽然李纲不擅权谋，但他毕竟为官多年，不是毫无政治经验。赵桓当堂焚毁奏折，其中的作秀成分他一眼便看得出来。这是皇上信任我李纲的表示吗？非也。假如真正信任我李纲，根本就不必将那些奏折端给我看，对其置之不理将其束之高阁不就完了嘛。把那些奏折端

到我眼皮底下，不是有意敲打我李纲，还能是什么意思？至于赵桓所说的那些奏折他一概懒得看，那就更是连傻瓜也不会相信的了。皇上到底是初学乍练，这场戏让他演过了头。

当然，李纲的这个心理活动是不敢稍有显露的，赵桓作秀，他也得跟着作秀，而且在作秀中还得尽量压制着对赵桓的艾怨。因为他知道，作为臣属，对皇上产生不满情绪是非常危险的，有百害而无一利。况且不管怎么说，皇上现在对他的倚重并未动摇，这就是很大的恩典了。在这一点上李纲的确是心存感激，所以李纲的作秀就比赵桓显得真诚得多。

回到行营司阅事房，李纲命人沏了一壶浓茶送过来，独坐房中自饮良久，心头的郁结依然挥之不去。皇上说的那句话总在他的耳边萦绕不休。只要是汴京保卫战打得漂亮，无论什么人弹劾他什么事都可当作子虚乌有。如果打得不漂亮呢？就算是打得漂亮，时过境迁，皇上真会如其所言，对那些弹劾之辞一概置之不理吗？他忽然觉得，他的处境，与何灌的处境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想到这里，他禁不住身上打了一个激灵。

李纲坐直身子，做了几下深呼吸，命令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人世间有些问题本来就不可想透，想透了只能徒增烦恼枉添悲忧。

为了转移思绪，李纲考虑起他正在构思的一首诗词。这首词他已酝酿了一些时日，由于连日奔忙，尚未连缀成章。此刻吟哦起来，忽觉灵感遽至。他遂取过纸笔，伏案一气呵成。其词调寄《喜迁莺》，标题为“真宗幸澶渊”。其词曰：

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詟，誓书

来，从此年年修好。

此词抒写的是景德元年寇准力排众议，劝使宋真宗放弃南逃计划，御驾亲征抗辽，最终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的前朝旧事。从表面上看，它纯粹是一首颂歌。实则李纲是通过对往事的赞颂，隐晦地表达了对其所处之现状的不满。作为一个忠君思想根深蒂固的臣子，李纲心中的牢骚，也只能使用这种曲折的方式稍作宣泄。

词作写完，李纲从头至尾通读一遍，心绪舒展了一些。这时他才注意到，由于今日一直忙碌在外，案头上又积压了厚厚一摞文札。他正要动手批阅那些文札，许翰来了。

备感知音稀少之苦的李纲见了许翰甚觉亲切，连忙起身相迎，呼唤侍卫上茶。许翰忙说不必了，李大人事繁，我说几句话便走。李纲道好吧，我的确是正忙得焦头烂额，许大人既不见怪，我也就不客套了。说着，两人落了座。李纲恳切问道，许大人专程而来，有何见教？许翰未曾开言先向房门处瞅了瞅。李纲道不碍事，我身边的人都很可靠，有话但讲无妨。

许翰便低声说道，我今天过来，就是想提醒李大人一句，有些舆论对李大人很不利，要提防有人在背后放冷箭插刀子。李纲苦笑一声道，防不胜防，冷枪暗箭都已经使出来了。皇上接到的奏章已有百十多件。许翰愕然地说，竟有此事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把你李伯纪整垮了，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李纲说好处总是有的吧，不然他们何苦给我找碴儿，吃多了撑的？许翰说如果汴京守不住，休说什么好处不好处，大家的脑袋都得让金人当球踢。李纲说可是总有些人，心里想的事跟我们完全不同。

许翰长叹一声说，现在我算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不是金人的对手。李纲也叹道，官场痼疾，由来已久，无可奈何呀。

两人沉默了片刻，李纲徐徐地呼了一口气，说事虽如此，我决不

会放弃我的职责。我如今唯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许翰说是的，如今京城存亡全系于李大人一身，唯其如此，我才倍加担忧。此时此刻，我可以帮助李大人做点什么？李纲说，守城的困难再大，我也能千方百计去克服，就是这背后的中伤，我真是束手无策。你如能为之化解一二，便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许翰说行，舆论方面的事我与孙大人何大人他们都可以做，还可以鼓动国子监的太学生们发挥点作用。

李纲竖起一个指头向上指了指，说要紧的是上面。许翰会意，说这个我明白，奏折人人可上，我等不会让皇上只听到一种声音。李纲说那就多谢了。许翰说分内之事，何足言谢，唯望李大人早奏凯歌。言毕，他即告辞而去。

与许翰的这番短暂的交谈，使李纲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区区百十人的弹劾声音，能代表全体朝臣吗？能代表全城军民吗？放开眼界去看，自己的支持者绝对是较反对者为多。只因出现了一些弹劾奏折便颓丧不已，这个气度未免太狭窄，岂是成大事者之所为。敞开胸襟这样一想，李纲重又振作起来。时不我待一刻千金，许翰走后，他即埋头于案牍，抓紧去处理那些积压下来的文札。甘云几次过来催他去吃饭，都被他挥退。待到他终于批阅完毕，坐到饭桌边时，那几盘简单的饭菜已是回锅热了第四回。

军情是极为紧迫的。据报，金宗望大军渡过黄河后进展顺利，沿途障碍皆被其扫平。如不遭遇强硬阻击，兵至汴京只需一日的时间了。而在汴京以北，目前宋朝再无一支可以与宗望硬碰硬作战的部队。因此，宗望大军明天兵临城下已成定局。

在这个时间表的重压下，晚饭后李纲未敢多耽延，便又急切外出，去检查护城河里的杈木设置。金军攻城必先乘筏渡壕，那些杈木就是阻击金军的第一道屏障，必须在今夜全部设好。

金军翌日必至的消息，不胫而走地传遍了京城的每个角落。这一

夜从赵桓到百姓，汴京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一种难耐的煎熬中度过的。一场残酷的战争在翌日注定要拉开它狰狞的序幕了。这出戏将会演绎成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谁也不敢说。

四

处于南逃途中的太上皇赵佶，这一夜却丝毫未受煎熬之苦。金军何时会抵达汴京，汴京保卫战将会于何时打响，这些事似乎与他不存在任何关系。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人日”之夜，他不仅睡得甚是安稳，而且还十分滋润地享用了一个枝鲜叶嫩的二八佳人。

这一夜，赵佶是在南京应天府度过的。

北宋设有四京，除了东京汴梁和南京应天府，还有西京洛阳和北京大名府。应天府所在之地，就是现今的河南商丘。其地原称宋州，乃古时宋国的都邑。宋朝之所以称“宋”，即是沿用了这个国号。至真宗时，应天府被升格为南京。但因其地理位置相对不太重要，它的城区面积并未因此扩大多少。其宫城周长仅两宋里三百十六步，外城的周长也不过才十五宋里四十步，是四京中规模最小名声也最小的一座城池。在宋朝的历史上，大约只有两件大事与它有关。一件是靖康元年北宋太上皇赵佶的这次逃难，另一件是时隔一年多后，建炎元年仲夏五月南宋首任皇帝赵构的登基。

赵佶一行离开雍丘后，取旱路继续前行，途经睢阳到达应天府的时间，是正月初七的午时左右。应天府留守司的大小官员闻讯前来拜见，先将这帮尊贵的难民迎进驿馆，然后便要张罗在宫城里为他们摆宴洗尘。

人困马乏的赵佶懒得挪窝，吩咐繁文缛节一概免了，宫城也不必进，就在驿馆里凑合一顿得了。官员们只好速备了各式酒菜送将过

来。虽说是因陋就简，却也是牛羊鸡鸭俱全。对于身处逃难途中的这帮人来说，就算是难得的盛餐了。饥肠辘辘的皇亲国戚们就像是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似的，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狼吞虎咽，全无了以往就餐时的那种斯文和挑剔。一阵风卷残云的饕餮后，酒足饭饱的金枝玉叶们便被分别安置进了客房休息。

按照赵佶的原计划，午饭后小憩一会儿，即要接着赶路。但那些皇子帝姬一挨上枕头，就昏昏沉沉睡得如同死猪，是怎么呼唤也爬不起来了。赵佶自己亦是疲乏得要命。雍丘知县房不庸殷勤奉献给他的那匹“鹁鸽青”，固然体壮脚健，怎奈乡间的道路实在坎坷，坑坑洼洼地颠簸了一天，几乎没把他颠散了架。午后这一觉不睡还好，一放松下来倒更觉浑身无力。马上赶路看来是赶不动了，赵佶只好决定当日不走了，让大家恢复一下体力，次日再去奔命。

休息了一个下午的赵佶精神清爽了些，但通身的筋骨依然酸痛，加之晚饭后无事可做寂寞无聊，他便露出些烦躁神色。深谙赵佶习性的张迪见状，便体贴地请示，是否需要找个人来为太上皇做做按摩，以利于太上皇消乏止倦？赵佶说可以，要找就找个善解人意者方好。张迪心领神会，即命驿丞李湛速去找人来为太上皇推拿筋骨，并刻意点明，要求必须是二八佳丽手法精到善解人意。对“善解人意”四字，张迪做了着重强调。他以为，李湛作为一名常年迎来送往的胥吏，承办此事经验丰富，其本身就应当是“善解人意”。

这个李湛的头脑偏偏却不太伶俐。往常有住宿官员欲行风月之事，都是直接提出要求，李湛自会按图索骥送货上门。此番张迪只说太上皇需要推拿按摩，他便老老实实地拿着棒槌当了针。因为太上皇的形象在他心目中还是比较神圣的，在他看来，以赵佶的高山仰止之尊，且有太后及诸妃相伴，不可能与青楼粉头行苟且之事。所以他接了这桩差事后，压根就没动妓馆行院的念头，而是郑重其事地考虑起了如何可以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真正的按摩师。至于为何非要选个妙龄佳丽，他觉得这不难理解。为太上皇做推拿的人，当然得手法轻柔

看着顺眼才行，不找个妙龄美女，难道还能找个彪形大汉来收拾太上皇一顿不成？

宋时中原的医疗水平比较发达，针灸推拿甚为盛行，在应天府城区里找个推拿高手不是难事。只是这个按摩师须得是面容姣好的二八少女，这却比较稀有。好在李湛对当地的民情很熟，他的脑筋一转，便想到了家住城北静安门附近的韩郎中。

那韩郎中在当地是颇有些名气的，李湛曾因腰肌损伤请其做过推拿，疗效非常显著。韩郎中膝下有一女，唤作韩巧儿，恰是年方二八，生得婀娜娉婷。巧儿自幼随父学医，在韩郎中的悉心指点下，十三四岁时已可独立操作推拿。此后韩郎中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便将一些女患者交与巧儿治疗，效果一如其父，因而小小年纪已博得了一个“城北巧手”的美誉。这个韩巧儿完全符合太上皇的要求！

这可真是奇了，太上皇需要其人，其人即存于斯，难道这是上苍特意为太上皇备下的吗？李湛一面感叹，一面拉马出驿，亲自带了一辆马车驰往城北去请韩巧儿。

当时巧儿正在灯下听父亲讲读医书。李湛见了韩郎中，说要请巧儿去驿馆为某官人做推拿，遭到了韩郎中的婉拒。原来韩郎中因巧儿年少，又是女孩儿，为安全起见，对她行医订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只可接待女性患者，再一条是不可单独出诊。李湛情知黑灯瞎火地让一个黄花姑娘独自外出，谁家的父母也不放心，只得坦言相告，今夜要请巧儿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太上皇。

抗拒太上皇的旨意是什么后果，侍奉得太上皇满意了又是什么后果？此言一出，韩郎中纵有一百个不放心，也不敢再说一个不字。他眼睁睁地看着李湛将女儿带上马车驰入夜幕，与夫人整整一夜牵肠挂肚辗转难眠，料不出女儿此去是福是祸。

李湛担心韩巧儿没见过大世面，到了赵佶那里羞涩紧张，一路上

反复叮咛她，见了太上皇务必自然大方，要尽力拿捏得太上皇惬意。只要侍奉得太上皇舒服，好处是少不了你的。却喜那巧儿倒不是个怯场的人。起初她听说要自己夜间单独出诊，也觉得不是个事，原是不想答应，及至闻听邀她前往者是太上皇，就不仅没有惧意，反而来了兴趣。

大宋王朝无限江山千万百姓，有几个人亲眼见过太上皇？更有几个人亲手服侍过太上皇？如今这个机缘居然从天而降，落到她这一介寒门女子的头上，这岂不是莫大的福分造化吗？先不提此行的酬劳几何，仅说这件事情的本身，便可使她从此身价倍增。这样一个机遇，那是旁人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韩巧儿感觉今晚这事真是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觉得仿佛就是一个梦境。所以此刻她的心里，并不似其父母那般顾虑重重，倒是充满了即将看到一位高不可攀的神秘人物的好奇渴望和激动。

李湛见其并无恐慌胆怯不知所措之色，也就不再聒噪，且对这姑娘泰然自若的表现不禁暗暗称奇。

其实到了关键时刻，巧儿还是方寸大乱。

巧儿被送入赵佶的房间时，赵佶一眼看去，便觉比较称心。巧儿生得削肩细腰，丰乳肥臀，正是赵佶喜欢的那种体形。她那一张红扑扑的鹅蛋脸上未施脂粉，却是生就的眉黛烟青，唇点樱红，在烛光的映照下，别有一番天然韵味，令赵佶怜意顿生。

更让赵佶可心的，是这姑娘的举止并无扭捏作态的小家子气。她纳头叩拜过赵佶后，便很自然地服侍赵佶卧下，替他解开睡袍，然后便由足底开始，手法熟练地为他按摩起来。

赵佶一面享受着巧儿的操作，一面随口问着巧儿名叫什么年龄几何家中都有何人等，巧儿便恭敬而大方地一一作答。这种问答对消除二者间的心理距离很有帮助。巧儿见太上皇亲切和蔼，内心的拘谨渐

渐褪去，按摩的指法更加自如，很快便使赵佶产生了遍体经络畅通之感。

说话间就按摩到了要害部位。就在巧儿进退两难的瞬间，赵佶已如猛虎出山般跃起，将她一把揽在怀中，结结实实地压在了身下。巧儿急道太上皇使不得，赵佶也不作声，只管随心所欲地动作下去。赵佶做起这种事来，自然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他在贪婪地亲吻巧儿的樱唇粉颈的同时，十分内行地弄开了巧儿身上所有的扣带，并很准确地揉遍了巧儿身上的所有要点。这时，倒像是赵佶在给巧儿按摩了。巧儿一来不敢强违太上皇的意愿，二来从赵佶那充满激情的上下其手中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虽然嘴上连连告饶，身上却一丝力气也无，瘫软得如同面团，任赵佶摆布。

赵佶过了一遍手瘾后，旋即进行中心突破。巧儿但觉一阵裂痛袭来，不禁发出一声呻吟。这一声呻吟虽节奏短促却十分尖锐，不仅是守候在门外的李湛听得真切，就连宿在隔壁的郑太后，也听得一清二楚。郑太后不用问便知道在赵佶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这种事对她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她的态度只能是装聋作哑置若罔闻。

一番肉搏结束，赵佶检阅战场，知其乃是个货真价实的黄花姑娘，心情大畅，稍作恢复即又挺戈出击。对于称心的女子，赵佶往往要连陷两阵方觉尽兴。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引以自豪的一个能力。而巧儿那娇花嫩柳之躯，初经风雨便连遭肆虐，身心却皆难承受。赵佶再战告捷后，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泪水却潸然而下。

心满意足的赵佶这时便动了惜香怜玉之心，他为巧儿揩着泪水道，姑娘莫要伤心，今夜你侍奉得我很好，是为有功之人，将来我会把你带进宫去，让你全家尽享荣华富贵。巧儿见说，亦不敢过于放纵自己的情绪，便强忍了泪水，任赵佶将其恣意拥抱入怀睡去。

次日清晨，赵佶从酣睡中醒来，感觉神清气爽。夜里两度征战，不仅未添怠倦，反觉精力充沛，说明他是宝刀不老雄风依旧，这使他甚为快慰。众皇亲经过一夜的充足睡眠，亦皆元气大复。用过早餐，赵佶便命整装开拔，继续向南逃跑。当然“逃跑”这个词他是不会说的，他说的是“南下进香”。对此掩耳盗铃之说，官员们亦无人敢于点破，唯各人心知肚明而已。赵佶一行启程时，应天府留守司自有一番厚礼奉送，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无须细表。

那巧儿姑娘次日被送回家中，韩郎中夫妇对这一夜的情形未敢细问。巧儿亦未多说，只是对父母道了一句：“太上皇说，日后要接孩儿进宫。”韩郎中夫妇便知，女儿已被太上皇做了旧。面对这个现实，夫妇俩是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一般人做下这等事，那叫强奸；而太上皇做出这种勾当，却叫作“御幸”。这是太上皇赐福于你，你除了感激涕零，还有什么话说？

但是韩家却实在是没觉出这事到底“幸”在了哪里。巧儿原本是许了人家的，两家的定亲帖子都互换过了。得知巧儿曾奉召去驿馆服侍过太上皇一整夜，男家出于种种考虑，寻个托词退了亲。韩郎中夫妇知道，女儿从此另找婆家也难了，只好与巧儿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了赵佶来日接女儿进宫的许诺上。

但那句话其实只不过是赵佶在风流快活时随口那么一说，次日一起床就忘得精光了。在此后的南逃途中，赵佶不知又“幸”过多少佳丽娇娃，哪里还会记得一个普通的郎中之女。数月后赵佶返京再经应天府，压根就没提起巧儿这个茬。到这时韩家才明白，他们的那个希望，纯粹是个泡影。可是他们又能怎么样？难道还能闯进皇宫拉着太上皇去对簿公堂吗？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年之后汴京城破，包括赵佶、赵桓在内的皇室成员作为俘虏，悉数被押往荒凉的北国小镇五国城。到那时，韩家方感到巧儿未曾进宫实乃万幸。如若赵佶果真履行诺言将巧

儿召进了皇宫，巧儿也难免成为异乡之鬼。

李湛那人倒是比较厚道，巧儿被赵佶始乱终弃，他认为他的责任很大，内心甚感愧对韩家，因而此后对韩家多有关照。中原沦陷后，他抛却馆丞之职，帮助韩家逃往江南，与巧儿结为了夫妻。

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妇女原是不宜抛头露面的，韩郎中教巧儿学医，盖因膝下无子不忍令技艺失传之故，其实并不情愿让女儿以此谋生。李湛成了上门女婿，韩郎中便把他当作了真正的传人，将祖传秘诀及自身经验倾囊相授。李湛虽是半路出家，但由于其文化基础较好，悟性也强，入门很快。加之他又肯下功夫钻研，不出数年，便全部继承了韩郎中的衣钵，且有所创新发展，逐渐历练成了一名享誉江南的医道圣手。巧儿则从此深居简出，只管操持家务，再无人知晓她亦曾是一个推拿高手。

巧儿的按摩技术，此后只是用在了丈夫身上。在巧儿刚柔相济的按摩下进入梦乡，是李湛最惬意的独特享受。而每当这时，巧儿便会对着闪烁不定的烛灯痴坐许久。没人知道这时她在想些什么，包括她的丈夫李湛。这个纯属她个人的内心隐秘，一直陪伴了她的终生。

这段插曲说完，下面言归正传。

第六章

从李纲的本意上讲，也不忍心让这些年轻的女人上阵厮杀，但是目下千钧一发，顾不得那么多了。当时李纲二话没说，即命索飞春带人火速去左翼增援，同时命令除了留甘云和两名亲兵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其余亲兵也一律增援上去。于是这一股以女人为主的有生力量，便迸发着惊天动地的怒吼声，生龙活虎地杀向了血肉横飞的两军鏖战处。

一

金军兵临城下的时间，比李纲的预计提前了大半天。正月初八晨曦初起时，经过了一夜强行军的金东路军先头部队抵达汴京城郊。嗣后其后续部队陆续开到，于午时前后占领牟驼冈，在此地安下营寨。

扎营于牟驼冈，又是辽宋两朝叛臣郭药师为宗望出的主意。

宣和年间，颇受赵佶宠信的郭药师曾陪赵佶在这里打过马球，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牟驼冈位处京城西北，三面依水为障，一面据雾泽陂做屏，盘踞其间易守难攻。而且，这个牟驼冈还是孳生监的牧马之所，养有马匹两万余，库房里的粮草饲料堆积如山。金军在此地扎营，一占优越地势，二获充足军需，可谓一举两得，为即将进行的攻坚战打下了良好的作战基础。

宗望尝到了使用对方叛臣的甜头，战后将此作为一条经验总结出来，奏与金帝完颜晟，深得完颜晟重视。所以金国后来在扫灭北宋征伐南宋的行动中，一直十分注意培养和扶植可以利用的汉奸。

黑云压城城欲摧。面对说话就要展开的生死搏杀，汴京城里的人们那已经绷得很紧的神经，再次受到了强烈的振动。

在这个时刻，张邦昌也坐不住了。尽管在守城抗战的策略敲定之后，他基本上是冷眼旁观未理朝政，但战事的胜负毕竟关乎其身家安危，真正地听天由命他是做不到的。这一天一大早他得知金军前锋已到京郊的消息后，心神格外不安。再说作为一个少宰，在这种要命的时候还袖手于深宅也很说不过去。可是此刻他该做点什么，他能做点什么呢？一片茫然地在书房里徘徊了半天后，他决定先去探探李邦彦的想法再说。

张邦昌乘轿来到李府门前，却见李邦彦的轿子正从府里出来。张

邦昌得知李邦彦是要去看望卧病在床的白时中，明白他是想去讨教点主意。张邦昌想了想，觉得去与白时中聊一聊亦不无必要。白时中虽然庸碌，但毕竟从政多年，阅历还是比较丰富的。于是他便与李邦彦一起去了白府。

白府的门人一见太宰少宰双双驾到，连忙大礼相迎，其低三下四之态，与此前李邦彦、张邦昌登门时的那种呆板迎接大不相同。世间炎凉于此可见一斑，张邦昌不免暗生一丝感叹。

白时中病卧在府邸二道院中的一间宽阔的暖房里。初四早上在祥曦殿前苦劝赵桓离京避敌，被赵桓当场夺职后，白时中羞辱交加，他头重脚轻地勉强折返回府，一头栽倒在床上，便再也爬不起来了。全府上下都慌了手脚，满京城地去找郎中。好不容易重金聘得一位曾为太上皇诊过病的名医上门，开了秘方熬制灌下，才将奄奄一息的白时中灌醒。其后又连续下药调理，几天下来，总算能让白时中开口说话了，但其身躯依然麻木，除了一只胳膊尚能微微抬起，余者皆不听使唤。那位名医已向其家人暗示，患者复苏的希望十分渺茫。

乍一见病榻上的白时中，张邦昌吃惊不小。仅短短的四天光景，白时中那本来虽然多皱却不失丰润的面颊，已经憔悴得如同一具骷髅。不过张邦昌对此不难理解，从位极人臣一落千丈跌到谷底，这样的打击，对于白时中这个视官如命的老家伙，极言其酷亦不为过。

对于李邦彦和张邦昌在皇上面前背信弃盟出尔反尔的表现，白时中当时是极为愤慨，认为此二人真正是卑鄙小人无耻之尤。但事后静心想来，他又觉得他们那么做也是情有可原。明哲保身不仅是为官之道，亦是人之常情，在这一点上，凡夫俗子概莫能免，对李张二人也难于苛求。从这个角度去想，白时中对这两个人的怨气便消除了不少。加之自从他被罢黜回府，门前便骤然冷落，这几天尚无一人上门来探视，现在这两个人肯来登门问病，就很是难能可贵了。因此这时在白时中的心里，便生出了一团温暖和感动。于是他勉强动了动状如

枯柴的手指，声音喑哑地请二人落座，同时堆积着眼屎的眼窝里盈满了老泪。见到这番情形，张邦昌又不禁感慨，暗想这官场生涯真是一条有进无退的险途，不知自己的将来，又是如何光景。

李邦彦、张邦昌在床边的绣墩上坐下，对白时中的病情做了问询，说了些宽慰之语，而后便说起了汴京的形势。

由于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家人们怕白时中听了忧虑过甚加重病情，对这方面的消息一直没告诉过他。现在他听李、张二人如此这般地一说，才知道了个大概。听完二人的言语，白时中闭目半晌，长叹一声道，惜乎皇上不纳老夫之言，如今是想走也走不得了。

李邦彦说，所以我们特来请教白公，当此之际，计将安出？

白时中苦笑道，老夫的话，皇上肯听吗？李邦彦道，良药苦口，皇上一时受人蛊惑转不过弯子，但总有明白过来的时候。白公若有良策，我等自当力荐。白时中激动地道，良策便是离京避敌，皇上不纳，如之奈何！张邦昌忙摆摆手道，过去的事不提了，白公就说眼下吧。

白时中亦觉自己失态，他喘了两口粗气，想了想说，依老夫之见，为今之计，只有亡羊补牢。李邦彦就问，如何补法？愿闻其详。

白时中道，莫要与金军开战，务必抢在金军攻城之前，与其达成和解协议。无论金人提出什么要求，都可权且答应。唯其如此，方可免祸。李邦彦问，白公以为我大宋禁军一定打不过金军吗？白时中冷笑道，若能打得过，金军能到得了我汴京城下吗？我军若要硬打，无异于以卵击石。

李邦彦与张邦昌听了，相视点了点头。

白时中喘了一会儿，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夫如今是无能为力了，国势兴衰就看你们二位，望二位好自为之。李邦彦像煞有介事地

应道，白公忧国忧民忠心赤胆，诚可谓感天地而泣鬼神也。我等一定以白公为楷模，尽心竭力扶保大宋江山。

因见白时中由于说话多了，气力明显不济，李、张二人又简单说了几句请白公多保重之类的套话，便起身告辞。此后再无人去看望白时中。数日后的一个深夜，白时中痰厥气阻，病情转危。待其家人慌忙将郎中请上门来抢救时，白时中早已一命呜呼多时。

当日李邦彦、张邦昌离开白府后，即一同回至李邦彦处进行了商议。白时中敢于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政见毫不动摇，在这一点上李、张二人确实是皆自愧不如。对于白时中提出的亡羊补牢，二人亦皆赞同。只是这个主张由谁去向皇上说，却是一个大难题。李邦彦担心赵桓现在除了李纲的话以外，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怕万一触了霉头，落得与白时中同样下场。张邦昌当然更不愿意当这根出头的椽子。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相互谦虚了很长时间，也没将事情落实下来，因此最后只能很遗憾地商定，将向赵桓进言的时间推迟至与金军开战后，如果宋军首战失利，两人马上共同进言。他们估计，到了那时候，赵桓接受议和建议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了。

其实李邦彦、张邦昌对赵桓拒绝接受议和建议的顾虑有点多余了。殊不知赵桓此时的心境，实际上与他们差不多。

在李纲的反复劝谏和激励下，赵桓虽然做出了固守汴京的决定，亦知李纲在现有的条件下，为守城做了尽可能充分的准备，但不可一世的金军一旦真的虎视眈眈地陈兵城下，还是引起了他难以抑制的恐慌，并使他对自己的守城决定又产生了悔意。他十分懊恼地想，如果当时一咬牙一跺脚走了，现在早已离京千里，何至于身陷险境承受如此的惊吓煎熬？

这一后悔，他便不由得迁怒到李纲身上。他感到李纲这个人，固然忠心可嘉，但是过于固执，甚至固执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这

就不免有些讨厌了。最可恶的是这厮太不善于体恤圣意，动不动就拿什么国家社稷利益来压朕，却不知道领会一下，所谓国家社稷的利益，与朕的利益有时并不一致，而朕的利益才是高于一切的！再说你既主张固守汴京，那就由你李纲来固守好了，做什么非要拉上朕来陪绑呢？

赵桓这么想来，越想气越不顺。今天一早起来，他是御椅也坐不住，奏章也读不进，一会儿嫌殿阁里熏香的烟气太重，一会儿又嫌送到嘴边的茶水太烫，看谁谁不顺眼，整整一个上午不停地拍桌子踢板凳，找碴儿寻隙将身边的太监宫女们全都骂了个狗血喷头。

午膳时赵桓基本上杯箸未动。朱后见状，知道是他的恐金症又发作了，午膳后便留在他身边，劝解了很长时间。她劝赵桓先莫将自己的精神压力搞得那么大，现在战端尚且未开，焉知宋军就一定挡不住金军？汴京城防经过这几天的昼夜加固，不说是铜墙铁壁，也可算是壁垒森严了吧。金军又没有三头六臂，欲要打破它，也不是吹口气便能办得到的。既然事到如今是免不了一个打字了，那我们何不索性宽下心来，看看打的结果再说呢？

赵桓在心里哂笑朱后纯粹是浅薄无知的妇人之见。宋军打不过金军，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那么多久经沙场的名将都敌不过金军，朕凭什么相信他李纲能确保必胜？朕这并非是自寻烦恼，而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真要到了宋军大败亏输之时再去想收拾残局的办法，那可就一切都迟了。当然，他明白朱后的劝慰也是出于体贴关怀他的一番好意，因此没有反驳，耐着性子听过后，只是不置可否地嗯了两声。朱后也不便再多说什么，只得向赵桓道了声保重，自回福宁殿去歇晌。

午后赵桓独自在幽静的琼芳殿里躺了一个多时辰，却并没睡着。起床后去御书房批阅奏章，仍是批不下去，脑子里反反复复地设想着开战的后果，越想越觉得不堪设想。这时，他的思路便与白时中接了

轨，也想到了赶紧与金军订立城下之盟这条路。

这可不是件小事。作为拥有绝对权威的一国之君，赵桓虽然有权做出临阵议和的决定，却不具备足以支持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经验和底气。所以在做出这种重大决定之前，他必须找人商量，必须得到大臣的支持。

找谁商量？找李纲肯定不行。与李纲商量此事，非但不可能得到支持，反而会招来他慷慨激昂耳提面命的一通说教。赵桓一想到这个必然会出现的情形，就脑仁发涨。可以与之商量的宰执大臣，显然应当是李邦彦和张邦昌。这两个人的头脑是比较活络的，而且他俩一向主和，估计他们不但会赞成临阵议和，还会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不错，这事应当先与这两个人做个沟通。

但是与这两个人沟通了便可做出决定了吗？这个决定出台后又会出现什么情况？李纲会不会前来大闹金銮殿？彼时又当如何对他进行解释说服？还有，金军那边能不能接受阵前议和？即使他们接受，会提出什么议和条件？我大宋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吗？这些都是问题。如果议来议去还是得打，那么这个和还有没有必要去议？

赵桓发现，这事不想还好，越想竟越是头绪纷纭不得要领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真是一点不假，稍有不慎，就会烹成一摊烂泥。就这样，一直犹豫到晚膳后，赵桓才思定，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无论如何，还是以先尽量争取议和为妥。于是他便派人传旨，召李邦彦、张邦昌二位宰执即刻至延和殿面对。

然而传旨太监尚且未及动身，入内内侍省副都知黄金国就步履匆匆地进殿报来，金军开始攻城，西水门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二

西水门之战是在靖康元年正月初八天黑后打响的。宗望率金东路军主力于这天的正午抵达汴京北郊，在牟驼冈安下了营寨。吃过午饭，宗望马上命令部队做了攻城准备。

在中国战争史上，有一条明显的规律。大凡在新兴的尚处于欲霸天下时期的政权领导下的军队，尽管其武器装备往往相对落后，其兵员却往往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他们的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能够连续作战、敢打硬仗恶仗的昂扬斗志和顽强作风，往往会令其对手望尘莫及。而一旦这个政权打下天下坐了江山，部队的建制和训练也正规了，武器装备情况也改善了，其战斗力反而会逐渐衰退，最终竟会变得如粪土朽木一般不堪一击。北宋的军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女真完颜氏的军队也没逃脱这个规律。公元一二三二年，金哀宗完颜守绪被蒙古大军围困于汴京的情形，与今日的赵桓何其相似乃尔。导致这种现象的根由，除了我们看得见的政治经济以及种种社会因素外，不知是否还有某种神秘的天道轮回力量。

宗望这次攻打汴京的年头是公元一一二六年，此时建国方十一年的金国正处于蓬勃兴盛蒸蒸日上的发展时期，其战略野心巨大，部队的士气也极高。而且经过连年的征辽战争，兵员的体力和毅力皆已磨砺得相当坚强。因此，金军将士对于刚刚扎下营寨、气还没喘匀便要准备攻城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他们精力充沛地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依令分头去执行侦察前沿地形、筹备攻城器具、组织进攻梯队等任务。至日暮时分，一切就绪。饱餐一顿晚饭后，宗望即向首攻部队下达了第一道攻击令。

汴京守军早已严阵以待。正月初八这天，李纲基本上没离开北部防线。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他亲自巡查了城北的所有防区。在这就要与凶狠强悍的虎狼之师交手的前夕，他的心里其实也很紧张。但他知道，他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部队的士气，因此在视察中他始终保持着闲庭信步的神态，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仿佛城外那一片黑压压的金军，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堆蝼蚁，弹指间便可教其灰飞烟灭。这

种精神暗示法很起作用，将士们受到主帅豪迈气魄的感染，畏战心理大为减轻。

晚饭李纲就是在都统制姚友仲的中军营房里吃的，所以当得知金军开始行动时，李纲带着亲兵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赶到了西水门。

西水门又称宣泽门，是位于汴京外城西侧的一个小城门。宗望选择它作为首战的攻击点，一来是因为它距离金军的营寨较近，二来是因为它与城外的河道相接，有利于士兵乘筏渡壕接近城墙。

由于宗望大军杀入宋境后一路上进展顺利，基本上未碰到过强硬的对手，他在思想上未免有些轻敌。再者今晚的攻击战，在战术上是属于试探性质，其主要目的是摸一下汴京守备力量的虚实，所以宗望这次派出的攻击部队非其主力，而且放在前面打头阵的，多数为阿里喜。

所谓阿里喜，就是金军正兵的随从，汉文根据其义又译为副从或贴军。为士兵设置随从，是金军编制的一个特点。阿里喜的主要职责，是为正兵保养马匹维修战具，并承担军中的各种杂务，以便使正兵有时间养精蓄锐，时刻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但在作战需要时，阿里喜也要上阵。

阿里喜的构成成分比较杂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奴隶充任的。这些人的体力和武艺，大都达不到正兵的标准，其战斗力当然与正兵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个区别宋军往往辨别不出，在宋军将士眼里，凡是金兵，一律都是凶神恶煞，都是极其可怕的战场对手。今晚在西水门的情形就是这样，宋军不管从对面爬过来的是狗还是虎，在思想上是一律准备了当虎来打的。

李纲登上西水门城楼时，金军的船只已经迫近。这个时节，河冻已开，金军顺流而下，速度本应更快些。但因李纲已预先命部队在河道里设置了杈木，就延缓了金军船只的速度，也扰乱了他们的队形。

李纲心里有底，西水门的门道已用石块封死，金军从水路是进不了城的。他在城楼上一面观察敌情，一面让守将霍超传令将士们沉住气，把金军的船队放到眼皮底下再打。

不到一刻工夫，金军的船只陆续来到了城门下。前面的船只因水道堵塞无法再行进，后面的船只又不断地涌上来，便在城墙下狭窄的河道中挤成了一团。金兵们见水路不通，就要弃舟上岸，攀墙攻城。

就在这时，李纲果断地下令开打。

但闻一阵震耳欲聋的鼓声响起。随着鼓声，无数石块像冰雹似的从城墙上飞下砸进河道，不知有多少金兵的脑袋，当场就变成了烂西瓜。

一阵阵凄厉的嗥叫声正在此起彼伏间，从城墙上又落下去了无数蘸了油脂的火把。河道里无论是人是船，沾火就着，霎时间西水门外便燃烧成了一片蔚为壮观的火海。

这一下金兵可真是抗不住了，他们一面拼命扑打着身前身后的火焰，一面纷纷转舵后撤。然而由于船多河窄，一时却是行动不开。这时金兵们忽然感到脚下的船只开始自己移动，不过不是移离火海，而是移向城墙根。原来是宋军从城上伸下了铁臂长钩，正在将他们的船只强行拉向岸边。

金兵们连忙挥刀去斩那铁钩，却哪里能斩得断。这时李纲又是一声令下，城头上登时万箭齐发。那些侥幸没被砸死烧死的金兵，此时多半成了箭下之鬼。只有少数距离城墙较远未被铁钩钩住的船只，抓紧转舵逃离险区，方使这支船队幸免于全军覆没。不过那些逃回去的金兵也未能保住性命。金军军法规定，在战场上擅自退却者，视同临阵脱逃，要被处以“洼勃辣骇”，即用大棒将人猛击得脑浆迸裂的一种残酷刑罚。从西水门河道败退而回的那些金兵，当夜便全部被“洼勃辣骇”。

第一个回合打得如此漂亮，使宋军受到莫大鼓舞，城头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李纲想到索天雄关于首战告捷至关重要的提醒，决定乘胜扩大一下战果。他将霍超叫到身边，吩咐他现在可以如此如此。霍超得令，立即奔下城墙，点起一千骑兵。城门上吊桥一放，这支骑兵便在霍超的率领下如箭离弦似的冲了出去。

金军进攻西水门的后续部队集中在城外的一片开阔地上。他们的任务，是待船队袭进城池放下吊桥后，从正面猛攻进城并固守住城头阵地。如果这个作战计划得以实现，今夜的试探性攻击便将顺势转为正式的强攻，宗望将亲率大军直插城内，迅速向两厢和纵深发展。那样，至次日黎明时分，即可望将宋军的城防力量基本摧毁。

宗望及其麾下的将领认为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因为在他们南下的征途中，夺取宋朝的许多城镇，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所以等待在开阔地上的金军将领，便只想着水路得手后他们将如何乘胜向城里掩杀，压根没考虑倘若水路失利应当如何策应，更没料到宋军居然还胆敢出城反击。眼见得水路遭受重创，他们正不知该如何进退，不期又受到宋军的轻骑冲阵，一时间不免阵脚大乱。

这支金军的前部统兵官，是个号称黑风大王的千夫长。此人倒有点处变不惊的军事素质。他一面传令部队保持队形坚决顶住，一面亲自挺枪去战霍超。

本来金军骑兵的战场适应力是很强的，他们能够在战阵被冲散的情况下，自动组成有效的战斗队形，并进行具有高度默契的协同作战。但这一次的情况却有点例外。黑风大王那被霍超的骑兵突袭得七零八落的部队，刚刚聚集起来，却又乱作一团。

原来是又有一支宋军轻骑由侧翼冲杀过来。这支宋骑来自何灌兵营，统兵官是何灌之子何蓟。何灌闻报金军进攻西水门，思忖自己若

只顾固守营盘按兵不动，将来又是一条罪状，遂遣何蓟率劲旅千骑悄悄迫近金军，伺机进行牵制。此刻何蓟觑准战机杀出，恰与霍超配合得天衣无缝。

金军随机应变的能力再强，在前后两支奇兵的突然夹击下，也不由得它不慌。这一慌便吃了大亏。转眼之间，几十颗金兵的人头便被宋军的大刀削飞。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放在此时是再确切不过。

这时黑风大王正与霍超对战。论武艺和体力，霍超原本均较黑风大王为逊，就因为黑风大王闻得其侧翼又遭突袭，略微分了分神，被霍超乘虚而入，奋起三环浑铁大刀，呼地一刀将其由肩头斜劈成了两半。

主将阵亡，使这支金军陷入了更大的混乱。霍超何蓟两支宋骑趁机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左奔右突，砍杀得金兵晕头转向人仰马翻。待到大批金军赶过来欲进行疯狂的报复时，霍超却遵照李纲“速进速退，见好就收”的叮嘱，突然撤出了战斗。何蓟很明白城里这支骑兵出城反击的战略目的，见其一撤，亦机灵地传令部队迅速脱离了战场。

金军兵将失去了报复对象，气得哇哇乱叫，正想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攻城，却被宗望驰令暂且休战。因为宗望从方才的战况中，已经看出汴京城防部署严密，非可仓促轻取，当夜再这样蛮干下去，只会徒损锐气。于是正月初八夜晚的西水门之战，便以金军弃尸数百具于城下而告终。

西水门大捷的消息马上轰动了全城。一直惴惴不安地坐在延和殿里等信儿的赵桓阅过飞骑送去的战报，心头的惶恐忧惧顿时不翼而飞。他像捧着一件珍贵的宝物似的，手捧着李纲那字句简短的奏报，一字一句地连看了三遍，然后朗声唤进黄金国，命其立即传有司拟旨，嘉奖西水门参战将士，并命人从御酒库提出上等佳酿百桶，由黄金国监运至西水门劳军。

这时城里面已经热闹起来，欢快的鞭炮声如炒豆般在大街小巷连续炸响，许多人家在家门口挂起了彩灯，甚至有人在当街敲起了锣鼓，仿佛是那一年一度的除夕良宵挪到了今夜。

不少百姓自发地箪食壶浆前往西水门，对守城将士进行慰劳。许翰、孙傅、何栗等许多官员，亦按捺不住喜悦心情，不约而同地来到西水门，向李纲表示祝贺。被百姓视为英雄的宋军官兵则禁不住心中豪情激荡，一个个誓言铮铮地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打出国威军威，让敢于来犯之敌死无葬身之地。一时间城墙上下是灯火映天群情鼎沸，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笑逐颜开。仿佛这西水门一战的胜利，就已经为前来挑衅的女真侵略者敲响了丧钟。

李纲伫立城头，望着眼前的欢腾场面，心情也很激动。

首战大获全胜，证明了他的守城措施是得当的，这些天的辛苦没有白费。索天雄说得不错，首战告捷的意义的确重大。你说一千道一万金军不足惧，不如实实在在地打一个漂亮仗。今晚宋军不仅守住了城门，还成功地出城突袭了敌阵，这无疑大大地增强宋军战胜金军的勇气和信心，为宋军与金军的进一步较量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心理基础。这个开端很好，李纲颇感欣慰。

但他并未因此而感到轻松。作为守城主帅，他不可能像一般人那样为这一战之捷所陶醉。他的头脑很清醒，金军今晚的进攻，不过是小试牛刀，充其量可算是一次武装侦察，并未真正使出他们的十八般武艺。真正的大战恶战还在后边。大力渲染西水门之战的胜利，对振奋汴京军民的抗敌士气有好处，但若当真因此小胜便忘乎所以，那可就危险了。因此他及时地派人向各城门各防区传达了命令：务必戒除麻痹轻敌情绪，严密监视金军动向，随时准备迎击金军的大规模攻城。

三

正月初九，是这次汴京保卫战中最为关键的一天。在这一天的清晨，宗望的金东路军倾巢出动，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汴京发动了全线强攻。

金军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连续作战能力，令宋军将士乃至李纲都甚感震惊。

据李纲估计，金军在西水门攻击失利后，回去须开会研究分析敌情、调整攻城方案、完成战前部署、配备攻城器具，然后才能发动大规模的强攻。而这一系列的工作，能于初九上午做完就相当不错。因此金军正式发动强攻的时间，最早也应当是在初九的午后。谁知这天一大早，正在城门楼上吃早饭的宋朝守军一碗稀粥尚未喝完，便看见金军似潮水一般的从北方涌来。这说明，金军昨夜是通宵备战一夜未眠。

事实也正是如此。

昨夜在西水门碰壁后，宗望马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根据汴京守御严密的情况，分解落实了各部的进击目标。估计到宋军由于初战得胜可能产生麻痹松懈，为了攻其不备，宗望决定尽量将发动攻击的时间提前。在金军中，绝对是军令如山。命令一下达，全军立刻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一直忙了大半夜，万事俱备后，部队才得以稍事休息。金兵们披甲枕戈而卧，总共也就是睡了个把时辰，便被起床号角催醒。他们脸也不洗口也不漱，直接就去吃早饭。早饭时间限定极短，动作稍慢者，刚吃到半截便听到了集合号，只能一边匆忙跑向队列，一边将食物胡乱塞进嘴里囫囵吞下。

尽管如此劳累艰苦，金兵们却依然是个个精神饱满杀气腾腾。他

们这种在连年的血腥征战中磨炼出来的已经近乎兽类的吃苦耐劳能力，的确是深受朝廷奢靡之风影响的宋朝禁军无法想象更难以匹敌的。

金军从牟驼冈全线出击，首当其冲的，便是驻扎在京城西北部的何灌兵营。

宗望昨日亲临前沿视察敌情，看到那里戳着一个宋军的兵营，就觉着非常别扭。这个宋营与京城互成犄角之势，随时可从侧翼杀出，对金军的威胁性很大。假如这支宋军的主将智勇兼备，而其部又具有足够的战斗力，它甚至能乘金军倾巢出动之际，直插牟驼冈去端了金军的大本营。留着这个宋营，绝对是个祸患，宗望决定在攻城之前先拔了这根钉子。

宗望将剿灭何灌部的任务，交给了其麾下最勇猛的骁将完颜宗弼。完颜宗弼的金语名字唤作兀术，又译作“斡啜”或者“斡出”，乃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子，人称四太子。在后世的演义中，则多称其为“金兀术”，以致有许多人都误以为此人姓金。宗弼时任忒母勃极烈，亦即万夫长。在宋金史册上，这个人可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继完颜杲、完颜宗翰之后，他成了金军的第三任都元帅，是后来金军征伐南宋的最高军事统帅，是南宋著名抗金将领韩世忠、岳飞、刘琦、吴玠等人的主要作战对手。

宗弼这个人胆大性烈，武艺过人，在征辽的战斗中所向披靡，曾建大功。他统率的部队，亦为女真本兵员占大多数的金军精锐。所以对于干掉一个只有区区几千人马的宋军兵营，他就根本没当成是一件什么难事。有黄河天险那么好的地形作屏障，何灌尚且没敢同他比画一下，现在这支宋军一无所恃，一举荡平他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然而，双方交战仅两三分钟，宗弼就发现他想错了。抵挡他的这支宋军并不像是个一捅就破的臭鸡蛋，倒像是块坚硬的铁疙瘩。宗弼

就不禁有点诧异，这帮熊包软蛋中了什么魔法，如何突然间竟变得这么能拼能打啦？

魔法当然是没有的，部队还是从黄河岸边溃逃回来的那支部队。那些宋军之所以变得顽强起来，主要原因，是其主将何灌抱定了誓死雪耻的决心。

当漫山遍野的金军狂呼乱喊着向宋军阵地冲杀过来时，何灌有三条路可供选择。第一条，寸土不让血战到底，不惜拼尽最后一兵一卒；第二条，在对金军的有生力量进行大量杀伤后，退进城里继续抵抗；第三条，在与金军的周旋中伺机突围，保存实力以图再战。

在何灌看来，这三条路都是死路。血战到底的结果必然是全军覆没；退回城里皇上饶不了他；夺路突围在皇上眼里等于是临阵脱逃，事后追究下来肯定也是一死，除非他从此流窜为寇占山为王反了他娘的。而背叛朝廷的事，他何灌是绝对做不来的。

横竖都是一死，与其死在午门前，不如死在战场上。

因此，对于走后两条路，何灌连想都没想。在战前他已反复宣令，战端一开，有进无退，临阵畏缩，格杀勿论。金军的攻击开始后，他又再传严令，全军大小将士，凡有畏战退却者，无论何人均有权将其就地正法。

主将的严厉军令及其视死如归的精神，对全体官兵们既是一种强大的威慑，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部队里临时招募来的那些乌合之众基本上都已跑散，经过突击整编后的这支队伍，虽然兵员数量大为缩减，但相对而言却比较精干了。那些官兵也不是不知荣辱，不是不懂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弃守黄河的罪恶感就像一座大山，也同样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头上。对于金军烧杀抢掠践踏家园的强盗行径，他们同样也是恨之入骨。现在既然已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心里的那股怒火恶气便被彻底地激发了出来。反正今日伸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咱们就拼他个鱼死网破好了。抱着这样一种破釜沉舟的悲壮决心挥戈上阵，宋军的面貌自然便与往日大不相同。

哀兵必勇，然而却未必哀兵必胜。

宗弼连年驰骋沙场，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双方交战不多时，他就看出，这支宋军是打算与他死磕到底了。死磕他倒不怕，再怎么磕，宋军也不是他的对手，两军的实力摆在那里呢。但他不想在这里纠缠过久，更不想在这里损兵折将过多。如果他尚被拖在这里死缠烂打，而其他部队已经打下城门攻进了汴京，他会感到很没面子，同时也会使他失去大肆抢掠财物的宝贵时机。因此宗弼马上调整战术，命令各部采用突击穿插的方式，将宋军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金军对这种战术是早已打熟了的，各部将领得令，即刻分头穿插，配合得相当默契。瞬时间便将宋军分割得七零八落首尾不接，建制全被打乱。

这时宋军缺乏战术训练和实战经验的劣势便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建制一乱，那被分割得一团一伙的宋军，立时变成了无头苍蝇。部队无法建立起有效的临时指挥系统，亦无相互配合作战意识，只能自顾自地瞎撞乱打，作困兽斗。而在各自为战和单兵技术方面，宋军的能力又远较金军为差。于是战场上的形势很快便趋于明朗。不到半个时辰，宋军便死伤大半。何灌手下的两员得力大将韩综和雷彦兴，均于混战中壮烈殉国。不过，金军所付出的代价，亦大大超出了宗弼的估计。

老将何灌舞动着一杆浑铁环子枪，连续挑死了三十余个金兵和两个金军百夫长，已是累得两臂酸痛气喘吁吁。但他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甚至连观察一下他的部队的工夫都没有。金兵就像永远砍杀不尽的毒虫，一片又一片地前仆后继，令宋军越来越难以招架。凭着直觉何灌就知道，他的这支部队现在已经无须什么指挥，已经基本上要拼

光了。

弟兄们打得不错，死得够本。但无论再怎么打，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全军覆没。这个结果，是在开战之前何灌便料定了的。所以事到临头，他并不慌张恐惧，只是有些遗憾。既然早晚都是这个结果，为什么不让它出现在黄河岸边？这才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再想这些已是多余，何灌唯求在自己还有力气挥动手中这根环子枪的时候，能尽量再多杀几个金兵垫背。

这时又有一股金兵冲到了面前。何灌振作精神，跃马迎战，两三个回合下来，手中长枪又洞穿了一个金兵的胸膛。不料斜刺里却有另一个金兵拍马而上，高举狼牙棒直取何灌。何灌格挡不及，眼看就要被砸得脑浆迸裂。千钧一发间，突有一名宋将风驰电掣般冲来，手中的双刀上下翻飞，一把刀迅疾地抵住狼牙棒，另一把刀横刃一削，那金兵的半个脑袋便带着狂喷而出的污血嗖地飞向了空中。

何灌抖了一下溅在脸上的污血，定睛一看，来者正是其子何蓟。何蓟这时亦已是戎装破碎，满身血迹，说不清已负了多少处伤。

何灌在濒临绝境之际看到儿子，恻隐之心油然而生，遂急切地向他喊道："蓟儿，顶不住了。你快突围，往西边杀！"何蓟一面与陆续冲上来的金兵格斗着，一面应道："是，孩儿一定保护父亲冲出去！"何灌也是边挺枪拼杀着边喊："我是让你突围，你不要管我！"何蓟砍翻面前的金兵，驰至何灌身边道："父亲先走吧，孩儿在此断后，再耽搁就冲不出去了。"

何灌圆睁着充血的眼睛大吼："你是猪脑子吗？谁走老子也不能走你懂吗？你快给我滚！"何蓟稍稍一愣，随即也大吼："孩儿懂了，但孩儿断难从命！"

转眼间又有大批金兵从四面八方掩杀上来。何蓟叫了声："父亲保重，孩儿去了！"便扬刀拍马冲向敌群。不一会儿工夫，何蓟以及

随着他冲上去的若干宋军士兵，即被密集的金兵吞没。

蓟儿完了！

何灌但觉全身的血液呼地齐聚于颅顶，胸腔里似乎有一堆火药轰然炸开。他的大脑顿时变成了一片空白，战场上那震耳欲聋的厮杀声，在他的耳鼓里突然变得十分微弱模糊。但他的动作却不仅毫不迟钝，反而更加凶猛敏捷起来。

只见何灌就像一头发了疯的雄狮，披头散发地发出一声长啸，便策动坐骑全速向着金兵最稠密处冲去。跟随他不顾一切地冲入敌阵的，还有残存在他身边的所有宋兵。何灌与这些宋兵在竭尽全力又杀伤了百余骑金兵后，全部壮烈阵亡。

何灌是因力尽落马，被疯狂的金兵乱刀剁死的，时年六十二岁。

据说有金将认出何灌乃这支宋军之主将，特枭其首献于宗弼马前。宗弼方欲取而视之，何灌那血淋淋的首级忽然须眉皆立，目开如炬，唬得杀人如麻的宗弼凛然色变，急弃之于地，命军士掘地丈余深埋，并于其上浇以符水辟邪。多年之后，每当宗弼想起何灌那双瞑而复开寒光凛冽的恨目，犹自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战后，宋钦宗赵桓曾因何灌率部死战城北，对其之壮烈殉国表示哀悼。而后却又因有言者上书奏请追究其弃守黄河的罪责，而追削了他的全部官秩。直至时隔八年后的南宋绍兴四年，由于何灌次子何蘚的多次泣诉，经宋高宗赵构召集大臣复议，方诏复其为履正大夫、忠正军承宣使，算是为他恢复了名誉。然因其一生中毕竟有弃守黄河这个洗刷不掉的污点，虽然同属为国捐躯，何灌终难与张叔夜、李若水、王禀等人在史册上并驾齐驱同列英榜，颇令后人扼腕惜之。

四

正月初九之晨宗望大军对汴京发起全面强攻的时候，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得知金军开始大举攻城，赵桓的神经高度紧张，什么也议不下去了。他当即中止了朝会，命令李纲快去城防前沿指挥作战。

李纲一听战报，便知金军今天来头不小。他自然更是不敢怠慢，当下拜辞赵桓出殿，便带上亲兵卫队，点起奉命集结在宫禁外的禁军精兵一千余人，抄近路直奔新酸枣门。

新酸枣门位处皇宫正北，距离宫禁仅二十余里，是宗望计划在今日一举拿下的四座重点城门之一。这一路攻城部队由宗望亲自督战。宗望的如意算盘是，力争首先打破此门，进行中路突破，进城后长驱直入直捣赵桓的龙庭。宗望预计，只要他的这个中路突破成功，其余守城宋军将闻风丧胆不战自乱，那么他便基本上可以在今天毕其功于一役。当然，如果能在封丘、卫州或者陈桥门首先破关，其效果也差不多。

这种全面开花重点突破的战法，是宗望常用的攻城术。在南侵途中，他曾多次使用这种战法，一鼓作气地荡平了宋境内的一座座城池。与以往不同的是，经过昨夜的试探性进攻，他知道了汴京守军不是想象中那样弱不禁风，汴京城防也不似想象中的枯木朽竹，要啃下这块骨头，得认认真真地费点力气。因此今天他表现出了对作战对手少有的重视，在攻城伊始，便下令向城墙上进行了炮击。这种先用炮火开路的打法，他在攻打其他城池时还很少使用过。

火药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关于火药在民间的使用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而将其有意识地应用于军事方面，则大致是始于宋代。史载宋太祖赵匡胤在攻打南唐时，便使用过火箭火炮等热兵器。

当时的所谓热兵器，与后来作为战争主要武器的枪炮，击发原理是根本不同的。其实当时的火箭，不过是将火药球缚于箭身之下射出

去的可燃或可爆的箭镞，而当时的火炮，则是将火药制成球状，点燃后使用抛石机抛出。另外还有什么火球火蒺藜之类，那就是须用手工投掷的东西了。总之，当时那些火器的发射方法，都极其原始。直至南宋后期，中国才出现了略具近代枪炮雏形的突火枪和回回炮。

尽管当时那些所谓热兵器的科技含量低得不能再低，由于火药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摧毁力，它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是日趋明显，因而越来越受到了各国军政界的重视。辽朝和金国都很注重发展火药武器。鉴于此，宋朝曾有明令禁止硫黄焰硝外流。然而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硫黄焰硝乃至热兵器的制造和使用技术，根本无法做到禁于域内。至靖康年间金军攻宋时，火炮火球火蛋之类的东西，早已不是宋军的专利。

金国的东西两路南征大军，都配备有相当数量的火器。宗翰在太原遭遇强硬抵抗时，便大量动用了各类热兵器。宗望因为一路进军顺利，还没怎么使用过它们。现在却是到了该把这些战神请出来助威的时候了。昨夜西水门失利后宗望没有继续进行强攻，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火炮和弹药尚未准备就绪。

现在这些雷鸣电闪的玩意儿已经部署就绪了。宗望亲自下令，于是炮击开始。

登时金军阵中百炮齐发。但见一团团火球腾空而起，划着弧线飞向前方，相继坠落在城墙上轰然炸开，宋军的城头阵地马上便被笼罩在了一片烟雾火海中。那个场面，虽然与现代化的炮击无法相比，但在当时，就算是非常之壮观了。

宋军没想到金军一上来便使出了这一手，一时间被炸得狼狈不堪，只好抱头缩体隐藏在城垛下躲避。在遭受炮击最猛烈的地段，宋军士兵甚至被迫撤出了阵地。

金军抓住战机，迅速在城壕上铺设起了木桥，之后马上越桥而

过，贴着城墙架起了云梯。紧接着，大量的金兵便争先恐后地攀着云梯向城头上爬去。从这一系列衔接得十分紧凑的战术动作上看，金军的攻城技术，确实是已经磨炼得相当娴熟。

此时新酸枣门左右的城墙壁上，已布满了似壁虎般的金兵，他们的爬行速度之快，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宋兵见状，未免产生了恐惧感。幸得坐镇新酸枣门指挥的，乃是身经百战的都统制姚友仲。他待炮击稍缓，即严令一线部队马上返回前沿各就各位，并亲至遭受炮击最剧处进行督战。他的沉着镇定，对稳定军心起了重要作用。

转眼间第一批金兵已经接近城头。姚友仲下令开打。

这时就轮到宋军逞威了。宋军也使用了热兵器，他们使用的主要是手炮和手掷燃烧弹，类似于后来的手榴弹手雷之类。宋军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将那些爆炸物向着攀登在半空中的投出，于是就有成片的金兵通身起火鬼哭狼嚎地向下摔去。不多时，第一批登梯攻城的金兵便几乎全部报销。

然而后面的金兵却似乎对此熟视无睹，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怯懦迟疑，他们连擦把汗喘口气的工夫都没给宋军留，就踏着同伴的尸体冲上来，抓着云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登城。

李纲赶到新酸枣门时，正是金军开始进行第二轮登城的时候。正在指挥战斗的姚友仲听说李大人到了，刚欲下城去迎，李纲已带着甘云等亲兵上了城楼。

姚友仲简略地向李纲汇报了一下方才的战况，然后劝李纲快到城下去，以免被矢石所伤。李纲却不但不走，反而向前贴近了城垛，亲自去观察起了敌情。看到登城的金兵已经攀至城墙中段，其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涌来，他想了想，对姚友仲道，我们采取如此这般打法，你看如何？姚友仲听了连声赞同，说这样很好，正合兵法之道。于是李纲便命甘云传令刚刚赶到新酸枣门的一千余名禁军火速上来进

入阵地，沿着城门两侧一字排开，使用神臂弓先打金军的后续部队。

所谓神臂弓，是当时的一种特制弓弩，射程可达二百四十余步，远程杀伤力较大，是宋军在野战中以步制骑的得力兵器。现在要阻击距离较远的金兵，正是它发挥效用的时候。

李纲带来的那一千余名士兵乃禁军精锐，个个皆为可力挽强弓且能百步穿杨的优秀射手。这些士兵进入阵地后，立即一齐搭弓引箭，射向正在踏桥过壕的金兵。霎时间城头上是箭下如雨，而且几乎是箭箭咬肉。拥挤在城壕上的金兵顷刻之间便像被收割的麦子似的倒下了一大片。

金军前仆后继地再向前冲，又被射倒一片。如是者三，金军的后续部队终于被宋军的神臂弓压制在了城壕彼岸。

正在登城的金兵眼见得后援断绝，自己这一小撮人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孤军，就不免胆怯起来，向上攀爬的速度明显变缓。这时李纲让神臂弓手退下，命原守城部队上来收拾登城的金兵。宋军此刻勇气大增，也不投什么手炮之类了，一阵滚石檑木，便教那些女真壁虎全都变成了肉酱。

宗望勒马立于城壕外高坡上帅旗之下，遥望此情此景，恼得咬牙切齿。然而因部队伤亡过大，无法再接着发起新的攻势，他只得下令暂停攻击。

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间歇。李纲指示姚友仲，抓紧这段宝贵的时间，赶快修补被炸毁的城墙，同时要组织人力将城上的火药木石备足，以迎击金军的再度进攻。好在这里宋军的伤亡不大，又有老成持重的大将姚友仲坐镇指挥，李纲还是比较放心的。由于新酸枣门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李纲将其所带禁军的半数留在了姚友仲麾下，然后便带领其余人马驰往封邱门。

封邱门守将是统制陈克礼。闻报李纲驾到，他披着满身的硝烟尘土跑步下城恭迎。封邱门这时亦正处于刚刚击退金军攻击的间歇中。李纲就一面拾阶而上，一面听陈克礼汇报着此处的战况。

攻打封邱门的金军主将唤作完颜阇母，此人时任金南京路副都统，后来迁任元帅左都监，是为宗望之副手，同样也是一员打败过辽军的勇将。他所使用的攻城手段，与宗望别无二致。但是这里宋军的伤亡数目却比酸枣门那边大。其原因是金军炮兵抛射过来的一颗火球恰巧落在了宋军的火药堆上，在城头上引起了连锁爆炸。陈克礼引咎自责说此皆因他调度不当所致，今后断不会再发生此类情况。李纲看看陈克礼那正从绷带里往外渗着鲜血的左臂，也没忍心对他多加责怪。

巡视过整个封邱门防区，李纲就如何加固阵地严防金军的再次攻击，向陈克礼扼要地做了指示，将余下的五百禁军士兵统统留给了陈克礼，便只带着亲兵队向西折返，直奔卫州门。城东的陈桥门一带已交由亲征行营副使曹蒙督战，他就不必亲往了。

李纲之所以最后去卫州门，是因为他预料该处所承受的压力会相对小一点。何灌部的扎营位置就在卫州门外，金军受到该部的牵制和夹击，应当会兵力分散甚至顾此失彼。

可是事情完全出乎李纲的意料，金军在这里并未陷入两面作战的窘境。

当战斗打响时，实战经验丰富的宗弼只派出了少量主要由阿里喜组成的部队去对卫州门进行佯攻，而将其主力集中起来，发挥金军擅长野战的优势，全力以赴地对何灌部分割包围，打了个十分漂亮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打得非常迅速，也就是用一个时辰，便基本解决了战斗。而后宗弼及时调整了部署，即挥师扑来，将对卫州门的进攻，由佯攻转入了正式的强攻。

由于何灌部的顽强抵抗，使金军在城外的野战中伤亡不小，从常理上讲，这支金军的战斗力应当是有所削弱。但那场血战却大大地激怒了宗弼，也使那些嗜血成性的金兵杀红了眼，因此在攻城的势头上，他们不但不稍逊于进击其他城门的部队，反倒是呈现出了百倍的疯狂。大量的金兵甚至不等炮击结束，便舍生忘死地冲过了护城河。在李纲到来之前，金兵已数次在城头上打开了缺口。何庆言与徐吉分头指挥，经历几番肉搏，才将攻上城墙的金兵反复压制下去。所以与其他城门处相比，卫州门倒成了打得最为艰苦的一个战场。

战斗正处于白热化时，李纲赶到了这里。

当时城墙上下的人们都在忙碌着搬运炮石檑木抬送抢救伤员等，混乱中没人注意到他。待李纲带着甘云等亲兵登上了城楼，才有士兵发现李大人来了，飞跑去报告了何庆言。

李纲一眼就看出，这里的形势异常严峻。看到何庆言跑过来，他顾不上问别的，劈头便道：“城上顶得住吗？不行就把预备队拉上来。”何庆言也顾不上礼节，用手臂抹着汗水简短地回答：“预备队已经拉上来了，连索天雄的义勇队都已上了城了。”

李纲听了，眉头跳了跳，迈步便要往前走。何庆言急忙拦住他道：“李大人不可过去，前面危险！”

话音未了，何庆言的一个亲兵气喘吁吁地跑来禀报：“何将军，金兵从右翼杀上来了，那边的弟兄们恐怕顶不住！”何庆言闻言一跺脚，冲着李纲叫了一声：“李大人你快下去！”便带上一队宋兵跑去。李纲也不搭话，撩开大步也向前跑去。甘云知道拦他不住，只得与弟兄们在其后紧紧跟定。

沿着城垛向前疾走了百十步，就见有一群溃兵乱哄哄地奔逃过来。有的人一边跑一边还惊恐地大喊着：“不好了，金兵杀上来了，我们快撤吧！”

何庆言见状大惊。他深知此状影响之大，虽然只是局部失守，但经这样一渲染，却能引起严重的连锁反应。对于在内心深处对金军仍存有恐惧心理的宋军，这一小部分士兵的惊惶败退行为如不能及时制止，便极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不可遏制的全线大溃逃。

冷汗唰地一下浸透了何庆言的后背，他连忙扯开嗓子大喊道："站住，不许跑，都给我站住！"

然而他那早在指挥作战中喊哑了的嗓音，根本抵不过由多种声音混合在一起的杂乱喧嚣的声浪。溃兵们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仍在乱七八糟地往这边奔逃。跑在最前面的一个人，戎装破碎，满身血污，脚步踉跄，看上去体力已是不支，却还在锲而不舍地向前狂奔。

这时李纲已经赶将上来，他抬眼望望那些越跑越近的溃兵，牙根一咬，果断地下令："把带头逃跑的那厮，给我斩了！"何庆言闻令，紧跑几步上前截住那个浑身血污的汉子，挥剑直取咽喉。那汉子欲避不及，喉管嗖地一下被割断，猛喷出来的鲜血溅红了何庆言的半截衣袖。与此同时，李纲亦拔剑在手，厉声大喝："亲征行营使李纲在此，谁敢再跑，军法从事！"

溃兵们终于被震慑住，蓦地停住了脚步。

李纲面色威严地再次仗剑大喝："本帅再说一遍，战场之上军法无情。奋勇杀敌者赏，临阵脱逃者杀。今日本帅就站在这里，有胆敢越过此剑者立斩，九族连坐！"

与怒目圆睁的李纲及其身后虎视眈眈的亲兵们对峙了片刻，溃兵中忽然有人喊了一声："他娘的，杀回去跟他金人拼了，死也死个值！"就有一部分人扭头往回跑去。余者相互张望了一下，意识到他们根本是没有退路，于是也都狂喊着返身杀了回去。

何庆言匆匆地对李纲道："李大人，我去前面督战，你千万不要

再往前走。你若在这里有闪失，末将吃罪不起。”然后他便带着他的亲兵急切地向前奔去。

这时有一名士兵从另一方向飞跑而来，要找何庆言禀报军情。甘云告诉他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亲征行营使李纲大人，你可直接向李大人禀报。那士兵忙向李纲施礼，禀报说城门左侧再次被金兵突破，正在进行肉搏，部队伤亡很大，副将徐吉请求何统制派兵增援。

李纲听了，眉心不禁蹙成了一个疙瘩。刚才何庆言讲过，已经连索天雄的义勇队都投入了战斗，这说明卫州门守军已全部压上了城头，再无预备队可用。若要从别处抽调部队来增援，恐怕是远水解不得近渴。他不禁有点后悔，不该把那一千名禁军都留在新酸枣门和封邱门，在此紧急时刻，他手里哪怕能有个一二百人，也是相当管用的。

现在只能就地取材了，有一个算一个吧。李纲咬了咬牙，正要命令他的亲兵们全部顶上去，忽听身后响起一阵脚步声。他回头一看，竟是索飞春带领着她那支女义勇队手持大刀长矛登上了城楼。

本来何庆言分派给女义勇队的任务，就是搬运檑木弹药和救护伤员，并未指望她们参战。所以尽管兵力极度吃紧，也没想过让她们上阵。但是眼见得城头事急，索飞春哪里能在城下待得安稳，于是在姐妹们的一再要求下，她便自作主张将队伍拉了上来，却恰恰来得正是时候。

从李纲的本意上讲，也不忍心让这些年轻的女人上阵厮杀，但是目下千钧一发，顾不得那么多了。当时李纲二话没说，即命索飞春带人火速去左翼增援，同时命令除了留甘云和两名亲兵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其余亲兵也一律增援上去。于是这一股以女人为主的有生力量，便迸发着惊天动地的怒吼声，生龙活虎地杀向了血肉横飞的两军鏖战处。

李纲亲冒矢石登城督战和女子义勇队奋勇参战这两件事，给予了守城宋军以很大的激励。已被凶狠扑来的金兵唬得心里发毛的宋军官兵闻得这两个消息，士气大振胆量大增，面对着从城墙缺口处冲上来的金兵，很快地便由慌张被动的招架转变为勇猛激烈的反攻。

在城头阵地双方短兵相接的兵员数量上，宋军毕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金兵能够打开缺口，所依仗的主要是他们那股以一当十的狠劲。而这时宋军也发了狠。虽说他们的单兵技术不如金兵，但是三五个人豁出去齐心协力拼掉一个金兵还是做得到的，如此玩命地杀将开去，金军便渐渐地撑不住了。

经过一番异常激烈的厮杀，左右两翼暂时失守的阵地均被宋军收复，攻上城墙的数百名金兵全数被歼，其中包括三个五十夫长和两个百夫长。

李纲这才心下稍安。他凭城远眺，看到有若干支金军正在从不同方向向城壕边集结，大有组织兵力继续进行强攻之势，便一面让何庆言尽快调整部署准备再战，一面派人持自己的手令由城里调遣一支预备队速来卫州门下待命。

这时徐吉带着索天雄来见李纲，禀报说索天雄建议趁金军尚未发起下一次攻击前，我方应主动出击，抢先烧掉其搭架于城墙上的云梯。李纲稍作思忖，认为可行，即命徐吉与索天雄从禁军和义勇中各选壮士百人，共同组成了一支敢死队。

敢死队队员们手持火把缒城而下，将百余架云梯尽数焚毁，并顺势向城壕投掷了手炮，将金兵铺设于壕沟上面的一座座浮桥炸了个稀烂。宋军的这一行动进行得极其神速，待到宗弼反应过来，欲派弓弩手发箭阻击时，敢死队的壮士们已经毫发无损地胜利返城。

攻城器具全部被毁，迫使金军不得不大大推迟了再度攻城的时间。宗弼没料到刚刚经历过苦战的宋军竟敢探头出巢给他玩这一手，

气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却也只能认栽，命令部队暂缓攻城，先去调集云梯和木板。

于是，卫州门阵地上终于呈现出了酣战之后的宁静。

李纲在何庆言的陪同下沿城巡察了一遍城头阵地，同时等候着各防区的战报。据他估计，到此刻为止，各防区都还打得不错，起码是没有一处失守，否则的话早有急报传到他这里来了。

一抹夕阳映照在士兵们的铠甲上，折射出金黄色的闪光。李纲抬头看看天色，才觉出已是大地苍茫暮霭四起，约莫接近酉时了。这就是说，这场从清晨就开始打响的战斗，已经整整地持续了一天。在这一整天的战斗中，汴京各处虽皆屡次出现险情，但最终还是都顽强地击退了金军的猖狂进攻。从总体上说，今天的这场博弈，宋金双方可算是战了个平手。

在李纲看来，宋军能打出这样一个结果，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因为，他凭感觉断定，在今天的攻坚战中，宗望是竭尽了全力的，把他最拿手的三板斧全亮出来了。今后金军的攻势再猛，也不会猛过今天。宋军既然今天能与金军扯平，那么顶住其此后的进攻，应当是问题不大。

诚然，金西路军宗翰部已绕过太原逼向汴京，但宋朝的勤王大军亦是指日可待。目前李纲手里还握有一支两万余人的总预备队没有动用，另外还有至少十万厢兵团练保甲义勇正在待命参战。以如此之兵力储备，难道还顶不住业已不足六万人马的金东路军，坚持到援军到达吗？

李纲这样盘算着，感到底气比较充足，他认为今天这场大战，已经为汴京保卫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自正月初九受挫后，宗望再也未能组织起对汴京大规模的全线强攻。

一阵号角声如咽如泣随风飘来。李纲举目眺望，看到城外那些原本已进入攻击位置的金军，正遵照号角的调动渐次后撤。这表明他们今日是不打算再打了。也就是说，盛气凌人的金军已是不得不低头接受了今日这个损失惨重却劳而无功的现实。而汴京军民则以血肉筑起的长城，又一次坚决地粉碎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李纲脸上禁不住浮现出自豪的微笑。与此同时，欢呼胜利的声浪在他身边骤然响起，似海潮般淹没了城墙上下四面八方。

第七章

李棁等人正魂不守舍地猜测金人欲对这几个人施行斩首还是凌迟，忽闻行刑官发出一声呼唤，随之就见有几条状如恶狼的巨犬不知从何处嗖地窜出，各向一个受刑者凶猛扑去。刑场上立时响起了惨绝人寰的号叫。受刑者的腹部转瞬间便被恶犬锋利的爪牙剖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骤然弥漫开来。

二

金军突然改弦更张，提出要与宋廷议和。这是金帅宗望在其全线强攻受挫后，当机立断做出的决定。

宗望不是个只知道死拼硬打的武夫，作为三军统帅，他还是颇有些头脑和韬略的。从这一整天五六个时辰的血肉较量中，他已清醒地看出，在他们的西路军没有到达之前，仅凭他麾下这支虽然号称十万，而实际上连契丹兵、奚兵和渤海兵全算上也只剩五万余人马的部队，意图强行拿下汴京，基本上不太可能。汴京守军远非想象中的那么草包，其防御措施兵力部署都相当到位，将士的斗志也相当顽强，其统帅看来亦非等闲之辈。今天他所使出的，是力求毕其功于一役的顶级雷霆战法，此役无功，其后难矣。

下一步怎么办？围城待援吗？他手里这五万余人马连半个汴京城都围不住。再说，宗翰的西路军何时能打过来也没个准儿。万一宋朝的勤王大军先于宗翰到达，他的这支孤军就不但会陷于被动，而且处境将十分凶险。因此他考虑，必须面对现实及时调整对策，将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那么计将安出？宗望审时度势思量了半晌，觉得可以采取以退为进之策，使用议和方式，迫使宋廷妥协。

因为据宗望分析，今日金军虽然未能攻破汴京，但对宋军的打击还是非常沉重的。目前金军对宋朝在精神上的威慑力并未减弱，宋廷中必定有许多人不希望战事再继续延续。假如他现在向对方提出议和，估计乃其求之不得之事。那么，他便可利用金军尚未丧失的虎威，在议和条款上大做文章，得到他使用武力没有得到的东西。而倘若他继续进行强攻，却还是攻而不克，便会教宋廷渐渐地小觑了金军，到那时再提议和，在效果上恐怕便要大打折扣了。

想定这个事半功倍之策后，宗望便于当日下午酉时传令全线休战，并且马上就派出了议和使者。金军的前线统帅皆有便宜行事权，宗望欲与宋朝议和，既不需要向金太宗或者都元帅请示，也不需要同左副元帅宗翰商量。这与宋军将帅在屁大的一点事上都要受朝廷掣肘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

在卫州门下遭受了重创的宗弼极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但因其当时的军职所限，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服从军令，却在背地里大骂宗望简直是个百无一用的草包软蛋。直到后来他担任了金军的最高统帅，且在与韩世忠、岳飞等南宋名将对垒中屡遭败绩时，他才切实理解了在战场上玩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伎俩的必要性。

姚友仲拿到金军射上城头的要求遣使进城议和的箭书后不敢擅专，即派一员副将把此情驰马飞报李纲。

李纲这时正坐在卫州门城墙上的一个避风处打盹儿。

这一天，李纲从早到晚奔波于城北诸门，亲临前沿督战达五个多时辰之久。到现在他不但还没吃午饭，甚至几乎是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直到宗弼的部队撤离，其他各处的金军亦已相继撤回的消息陆续传到，他才算彻底地放松下来。这一放松，便觉出了疲乏饥渴，尤其以渴为甚，嗓子眼里像着了火似的疼得厉害。他就让甘云去给他弄点水喝。而其余的亲兵，早已被他打发去帮助守军抢修城橹炮座。

趁甘云去找水的工夫，李纲独自靠在一处墙垛后面休息。由于疲劳过度，坐下不到两分钟，他便上下眼皮粘在一块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在忙碌着清理战场的索飞春经过这里见此情形，赶紧回身跑去，找来一件棉袍，轻轻地为李纲盖上。

谁知这一盖倒把李纲弄醒了。李纲睁眼一看，自嘲地一笑说：“哎哟，我怎么在这里睡着了，我睡了多久？”索飞春道：“李大人真是太累了，多歇一会儿罢。城上风硬，盖上件衣裳免得着凉。”李

纲忙道多谢。

这时甘云带着姚友仲派来的那员副将回到这里，向李纲禀报了金军欲遣使进城议和之事。李纲一面端着水碗大口地喝着水，一面阅读了宗望的箭书。阅过之后他稍想了一下，让那副将回去告诉姚友仲，今日天色已晚，不要放任何人进城，可让金使明早前来递交议和书。那副将即领命而去。

李纲畅饮了一大碗水，觉得精神好多了。他振臂舒展了一下身体，关切地询问索飞春："令尊可好？"索飞春回答说父亲斩杀了金兵二十余人，自己完好无损，现在正帮着徐吉将军料理阵亡将士的遗体。李纲问阵亡者有多少？索飞春道确切数字尚未核实，反正是不少，摆了很大一片呢。李纲说我去看看，便与甘云随着索飞春下了城楼，来到城门一侧一个很大的空场边。

许多阵亡者的遗体已经被搬运到此处，还有一些遗体正在陆续集中过来。每具遗体上都被覆盖了一块白布，放眼望去，偌大的场地上，仿佛是一片白雪皑皑。徐吉、索天雄见李纲走来，一起迎上前去施礼。李纲默然无声地向他们回了礼，面对那一片素白肃立了一刻，声音喑哑地吩咐他们，一定要详细核实阵亡者的姓名职务，认真登记造册，战后依册抚恤，不许遗漏一人。

这时已经天黑。众人见李纲倦容满面，都劝他早点回去休息。李纲也觉得自己确实有点支撑不住了，正要动身回行营司，却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大声吵嚷。他就让徐吉去看看是什么事。徐吉前去问了一下，回来禀报说是有一个伤兵要求见李大人，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骂咧咧，大约是在战场上受了什么刺激脑子出了问题，李大人不必理会。

李纲便带着甘云走去。但是没走几步，却听得那边的吵嚷越发地大了起来。李纲觉得有点奇怪，就又回转身，让甘云将那个吵闹不休的伤兵带过来，询问一下他到底想干什么。

谁知这一问，竟问出了一件令李纲大为愕然之事。

原来，那伤兵执意要见李纲，是要为其结拜兄弟冷铁心鸣冤。冷铁心就是当城防右翼战况濒危时，那个浑身血污地奔跑在溃兵之前，被李纲喝令何庆言就地正法了的汉子。他在军中的职务，是副军马使。那伤兵声称，冷铁心不是临阵脱逃，而是奉命去找何将军告急求援，他被以逃兵处斩是天大的冤枉。他请求李纲李大人务必澄清此事，还冷铁心一个公道，否则他将自裁于李纲面前，以证其冤。

李纲闻言，大感惊诧。

徐吉见状，忙命人将那伤兵带过一旁，对李纲劝解道此乃疯汉之胡言乱语，李大人毋须当真。李纲却板了面孔道，不，我看此人神志清醒，不像是信口胡言。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此事必须查个明白。于是他即命徐吉会同何庆言马上调查其事真相。他也不走了，就在城门边的中军帐内等候调查结果。

由于守城部队中尚有不少证人健在，而被询问者均能据实作答，在各方答词的相互验证下，事实真相很快便被弄清，冷铁心果然是被误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冷铁心所属部队之防区，遭受金军炮击甚为剧烈，不但城垛皆被炸塌，城墙也被炸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偏偏设置在这里的几架弩床又出现了机械故障，致使宋军无法及时对金军构成强有力的火力阻击。金军见有机可乘，遂将此处当成了突破重点。背插铁矛口衔大刀的金兵一拨接一拨地顺着云梯向着断壁残垣处攀登而上。宋军的手炮火球投光了，石块砸尽了，石灰水浇没了，甚至连盛石灰水的大桶也当作武器抛下去了，仍然未能挡住蜂拥而上的金兵。

见金兵攻上了城墙，该防区宋军守将禹大光立即率部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宋军官兵起初的确是个个奋勇，抵抗得相当顽强。冷铁心

在战斗中表现得凶悍异常，抡着大刀先后力斩金兵十数人。但攻上了城墙的金兵由于身处有进无退的境地，杀气更甚于宋军十倍。他们在付出惨重伤亡后，暂时在城墙缺口处站住了脚跟。其后续部队随之乘虚而入，企图抓住战机继续向纵深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宋军士兵就不免慌张起来。而且随着攻上城墙的金兵的陆续增多，和守城部队不断地伤亡减员，宋军的抵抗力在客观上亦无可避免地逐渐减弱。禹大光感到再这样拼下去，仅凭其一部之力，很难堵住这个缺口，乃喝令正在他身边拼杀且已身受数创的冷铁心火速去向何庆言求援。冷铁心得令，二话没说即转身飞步跑去。

事情首先是坏在常贵乾身上。被降职为军使的常贵乾之所在防区紧邻禹大光部左侧，此时的情形亦异常吃紧。常贵乾身边的部卒已是死伤累累，其本人亦已遍体鳞伤。正在苦撑中的常贵乾一眼瞥见满身污血的冷铁心跌跌撞撞地跑来，不禁万分惶恐地脱口叫了一声："不好，那边失守了！"却没想到在这敌我双方正进行着武力、体力和意志力全方位较量的关头，这一声惊呼对军心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有两个士兵听到这声惊呼，精神顿时崩溃，他们也没辨个东西南北，便紧跟着号叫起来："完了，金兵从那边杀过来了！"而且边喊边就魂不守舍地抱头鼠窜。宋军虽然在李纲的突击整治下，精神状态大有起色，但业已侵入骨髓的恐金症到底难以彻底根除。这时经常贵乾及那两个士兵那么一带动，马上便引起了连锁反应。许多士兵斗志瓦解纷纷后撤，顷刻间就形成了一股溃逃的潮流。

冷铁心见此情形焦急万分，连忙扯开嗓子高喊，大家不要惊慌，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弟兄们别跑，千万顶住哇！但是在那杀声震天的战场上，任凭他喊破喉咙，声音也传不了多远。再说他的喊叫对那些已经闻风丧胆的人来说，已是不起作用了。冷铁心没有办法，只好拼命奔跑着去找主将何庆言，却不幸尚且未及开口向何庆言禀报，即被当作临阵脱逃的溃兵之首而当场授首。

虽然下令让冷铁心去求援的禹大光已经战死，但禹大光的亲兵以及其他若干与冷铁心并肩作战的弟兄，均表示可以为上述经过做证。

听何庆言禀报过调查结果，李纲沉着脸坐在交椅上，一时无语。

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过后，他才愤然发问，常贵乾现在何处？徐吉禀道，常贵乾已经阵亡，死得相当惨烈，是与金军的一个蒲辇勃极烈同归于尽的。金人的长刀洞穿了他的胸膛，而他的双手则将那个金将的喉咙掐了个稀烂。李纲怔了怔，把原本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这时何庆言局促不安地犹豫了一下，上前一步躬身说道，冷铁心被误斩，实乃末将鲁莽失察所致，末将愿受处罚。

李纲静静地扫了何庆言一眼，他明白何庆言的意思：当某事出现严重失误时，本应承担责任的主官委过于下属，乃为官场惯例。误斩冷铁心是李纲下的令，却是他何庆言动的手。如果李纲意欲归罪于他，也能冠冕堂皇。那么他还不如主动揽过责任，倒使大家方便。

但出乎何庆言的意料，李纲并未顺水推舟，而是断然地摆了摆手道，不，这事不能怪你，处斩冷铁心是我下的令，责任当由我来承担，何将军无须自责。这简短的几句话一出口，不仅使何庆言双目湿润周身生暖，而且令徐吉、索天雄、甘云以及在场的所有兵将，顿时对李纲更增了十分的敬重。

李纲稍稍考虑了一下，吩咐何庆言，出于稳定军心的需要，对冷铁心被误斩一事的真相要严加控制，不得扩散。冷铁心按阵亡将士待遇安葬，对其亲属的抚恤事宜，待战后由李纲亲自处理。至于常贵乾，临阵动摇军心后果严重其罪非轻，姑念其尚能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终于捐躯沙场，可以将功抵罪，亦与其他阵亡者同等对待可也。

嗣后，他又向何庆言、徐吉面授了夜间守城机宜，并派人传令诸门守将，叮嘱了他们今夜的城防守备，应当采取如何方式。

回到亲征行营司时，已接近亥时光景。李纲疲惫得全身就像散了架，他胡乱吃了一点东西，便和衣躺倒下去。

在李纲的感觉上，今日这一天，仿佛比一年还长。这不仅是一种时间感觉，更主要的是一种含量感觉。在许多人的人生经历中，都会有这种情形，他生命中某一天的意义和价值，会抵得上几年十几年乃至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会由于这一天的存在而凝重精彩，而令人在记忆里不可磨灭。靖康元年正月初九这一天，就是李纲人生旅途上的这样一个里程碑。当然，他自己在当时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只是感到今日之事实在是太丰富饱满太值得回味反思，有许许多多的感受和问题需要思考梳理回顾咀嚼。

但是此刻他却是困乏得什么事情都没法再想了。他命令甘云布置好值更班次，遇有紧急情况要随时将他叫醒，便连脸也没洗就倒头睡去。这一觉他睡得比较踏实，因为据他估计，今夜不会再有战事。

李纲估计得不错，当夜汴京各城门均风平浪静，无惊无扰。

其实对于是否连夜再战，在金军内部是曾发生过争论的。以宗弼为首的一部分将领，强烈要求让部队稍加休整后，即于夜半时分再向宋军发起突袭。宗望对此建议亦曾动过心。然而经前哨部队观察，看到汴京城池各防区守备森严毫无怠状，城头上始终是灯火通明巡逻不断，四面八方皆无隙可乘，这便使宗望犯了踌躇。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以偷袭的方式奏功，如要再打，还是只能强攻。而夜间攻坚的难度比白天更大，倘若再度失利，则更长宋军威风。只怕是那样一来，连议和的伎俩都不大好使了。因此宗望斟酌再三，最终否决了宗弼等人的请战要求。

殊不知宗望是中了李纲的疑兵之计。

李纲深知，守城部队经过一整天的艰苦作战，均已疲惫不堪，如不令其稍事休息，次日再有恶战，恐怕坚持不住。于是他传令各城门

守将，趁着天黑可悄悄将禁军主力撤下，而将一些没有多少战斗力的老弱军士以及厢兵保甲等众换上城头。同时在城头上多燃火把，分派哨队彻夜巡逻，以造成枕戈达旦戒备森严之势，令金军断绝夜袭之想。

金军果然被这个假象唬住，是夜未敢轻举妄动。

二

正月初十上午，金使王汭被允准入城，在垂拱殿向赵桓递交了签署着宗望那笔画古怪的金文姓名的议和书。赵桓阅过议和书，命人带王汭及其随员去驿馆等候，然后即在朝会上与大臣们磋商起回复方案。

由于劳累过度，李纲的体力此时尚未恢复，身上酸涩不堪，眼皮也水肿着。然而他的情绪却是很高涨、很乐观。今天一大早起床后，他马上询问了夜间的城防情况，得知各防区均是一夜平安，他的心中有了底。这说明经过昨日的苦战，宋军确实是有效地压制住了金军的嚣张气焰。目前虽不能说金军黔驴技穷，起码可以说其已开始气馁，已开始显露出力不从心的迹象。控制战事发展方向的主动权，已在渐渐地向宋朝方面倾斜。

李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既然金军提出要谈，与其谈一谈也未尝不可。但是，在谈判中宋朝的立场要坚定，态度要强硬，要挺直了腰板与金人对话。以目前的军事局势而言，宋朝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只要再打赢了谈判桌上这一仗，这次的汴京保卫战大获全胜便可板上钉钉了。在李纲看来，正义在手的大宋在谈判桌上义正词严地打赢这场政治仗外交仗，应当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他满怀信心地估计，大宋王朝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已是东方破晓曙光在望。

然而李纲很快便发现，事情远远不似他所想象得那么简单。

事态的发展与李纲的预期大相径庭。首先赵桓的表现就不对头。

金军攻城不克，改为请求议和，这个事实本身，显然就是对交战双方当前胜负状况的一个说明。作为战事中阶段性的胜利者，作为堂堂的大宋君主，面对着已经遭受重创的金朝侵略军的求和使者，赵桓本应表现出的，是一个大国皇帝应有的气势威仪，是中原军民可杀而不可辱的坚强决心和意志。此时他应当理直气壮地当堂严斥金军的野蛮侵略行径，居高临下地从精神上道义上强劲地压制住对方，先声夺人地掌握住和谈的主动权。

可是方才大殿上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只见那金使王汭，进殿后除了象征性地略略躬身向赵桓拜了一拜，便一直昂首挺立趾高气扬，旁若无人指手画脚，唾沫星子乱飞地大放厥词。看他那副狂妄模样，根本不像是来递议和书，倒像是来下宣战表。而坐在丹墀之上的赵桓反倒始终是一副低眉敛气洗耳恭听之色，任凭王汭说得如何蛮横无理狗屁不通，也不驳斥一句，就仿佛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童，在小心翼翼地聆听他的祖师爷的训教。

李纲就很不明白，对于王汭的满口喷粪，皇上怎么就能够听得下去。说什么金军之所以不远千里劳民伤财前来伐宋，皆因徽宗无道祸国殃民令人难以坐视，纯粹是一派流氓口吻强盗逻辑。我大宋皇帝再无道，我大宋黎民再倒悬，我中原大地再水深火热，那也是我们自家的事，要解决我们自己解决，你金人献的哪门子殷勤，尽的哪门子孝心，充当的哪门子鬼头判官？听王汭在那里说一句，李纲心里的火便往上蹿一截，若非理智的约束，李纲早就要挺身而出，驳斥他一个体无完肤。其实自从王汭一进殿，瞅着他那副倨傲无礼的德行，李纲就有点忍无可忍，恨不能飞起一脚把他踹出去。

赵桓对金使的狂傲姿态，实则在心里也不可能不窝火。而他之所

以对此加以容忍，乃是因为他现在的心情和想法，实在是与李纲大有不同。这一点是李纲未曾估计到的。

关于昨日的战况，虽然尚未及专门听取李纲的汇报，但由于李纲已一日数次派人将战报驰递入宫，在各防区充任监军的太监们亦随时往回传报着情况，所以赵桓在大致上是了解的。这场恶战，从凌晨一直打到黄昏，金军终于未能越雷池一步。这说明了我大宋禁军还不是不堪一击的豆腐，也说明了李纲作为守城统帅是称职的，对此人委以重任没有用错。这都很值得庆幸。

但在庆幸之余，赵桓又不免忧心忡忡。汴京虽是暂时未被攻破，而战斗的惨烈程度，却使人闻之胆寒。尤其是在几个太监监军的奏报里，对此皆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渲染，令赵桓读得心惊肉跳，赵桓便在心里打起了鼓：宋军总算是苦苦撑过了这一天，可是明天呢，后天呢？能够一直坚持到援军到达之日吗？万一撑不到怎么办？宋军的抵抗越烈，金军的报复必定会越强，万一城池失守，恐怕就得玉石俱焚呀。

此念不出则已，一冒出来便让赵桓心里发毛。他越想越觉得，战事延续下去的结果，多半还是凶多吉少。因此，当浴血奋战了一整天的守城将士披着满身的战尘硝烟，挺立在城楼上豪情满怀地欢呼胜利之时，赵桓却紧锁着眉头踟蹰于幽暗的延和殿里，惴惴不安地担心着宋军的大旗还能在汴京城头插多久。

没想到就在这时蓦地峰回路转，金军竟主动提出了议和建议。这个消息对赵桓来说，不啻是天降福音。他的焦虑情绪顿时为之缓解。至于金军为何突然要议和，他却无暇深究。一闻此讯，他马上想到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了保证他和他的皇室的安全，他必须抓住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机会。只要是金军答应不再动武，一切都好商量。所以赵桓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议和能不能议成，金人会不会又倏尔翻脸。至于金使的言辞举止行状，在他看来都是次要问题，不必过

于计较。常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何况他是个皇帝呢。

虽是在金使面前眉低气敛，在本朝的大臣面前，皇帝的架子还是要端起来的。一俟金使退出大殿，赵桓的腰杆便自然而然地挺直了三分，神色也变得像煞有介事起来。他先是干咳两声，清了清嗓子，而后便扫视着阶下的群臣，开口说道，金人的意思众卿都听清楚了吧，诸卿有何建策，俱可直言奏来。

李纲看出了赵桓对议和怀有急于求成之意，他觉得这很危险。抱着这种态度与金军去议和，极易被其牵住鼻子，丧失宋朝应有的主动地位。他稍稍思忖一下，正要出班阐明自己的观点，却被太宰李邦彦抢了先。

李邦彦与张邦昌在上朝之前已做过简短的沟通。这两个人各自皆有耳目，对昨日之战况以及金军意欲议和的情况，已皆有所了解。两个人都认为，昨日之战还很难谈得上是宋军得胜，即便言胜，那也只能算是十分侥幸的险胜。再打下去，鹿死谁手孰难逆料，趁此之机，以议和换平安乃为上策。这个看法与赵桓是一致的。

但他们的心思里还包含有与赵桓不同的一点，那就是，即便再打下去宋军必胜，他们也不希望再打。因为，倘若汴京保卫战大获全胜，其后果必然是李纲风光无限，而他们则手无寸功，那就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赵桓对李纲进一步的倚重，从而对他们的权势地位构成极大的威胁。而战事若是以议和收场，李纲的功绩自然是要大打折扣了。当然这个心思是不能让赵桓看出来的，两个人之间亦无须明说，彼此心照不宣而已。

上朝后，从赵桓对待金使的态度上，这两个人窥出了其急于议和之意，心下不禁暗喜。赵桓的思想经常是摇摆不定，这个毛病大臣们都知道。为防有人先发表出什么议论，动摇了赵桓的议和倾向，李邦彦与张邦昌快速地交流了一下眼神，便迫不及待地抢先捧笏出班了。

由于洞悉了赵桓的心愿，李邦彦在启奏时便没了顾忌。他说依臣之见，昨日一战我汴京固然城池暂保，却已伤筋动骨损耗非轻。再与金军斗勇，难免两败俱伤，于我大宋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既与金邦为邻，总是冤家宜解不宜结。现在金军既云愿和，我们即应把握时机，与其善言相商，力争互息兵戈，缔约盟誓，永修边好。果然如此，则从此将海内升平中原安定，是为朝廷之幸万民之福。他说完后，张邦昌出班附议，大意无非是说臣以为李太宰之言甚善，恭望皇上圣裁云云。

这两个人的意见正对赵桓的心思，赵桓听来很顺耳，不禁微微点了点头。

李纲闻之却十分恼火。李邦彦之言，遣词用句冠冕堂皇，实际上彻头彻尾流露着一股向金军摇尾乞怜的奴才相。他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在宣称我们千万不能再打了，再打也打不过人家，还不如赶紧与人家讲和，人家要求什么条件，我们就答应什么条件好了。以这样的思想基础与金军议和，不议个大败亏输才怪。莫说我们还没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到了那一步，议和也不能是这么一种没有骨气的议法。亏得这两个人还是宰相，大敌当前竟然如此的怯懦猥琐如此的没有见识。

李纲轻蔑而愤然地瞥了他们一眼，没等张邦昌的话音落地，便紧接着昂然出班启奏，说臣以为我们与金人，和可议，而理不可弃。如要议和，必须据理议之，方为可行之策。

赵桓就料到李纲在议和问题上会持强硬态度，对他与李邦彦意见相左并不感到意外。他转脸看了看李纲，不动声色地问："卿且说来，何为据理议之？"

"金人悍然兴兵践踏我大宋疆土，干涉我大宋内政，乃是至为无理之举。臣以为据理而议，应首先要求金人立即撤兵。对于金人提出

的议和条款，尚属合理者可酌情允纳，纯属无理要挟者，则应坚决拒绝。”

赵桓听了这话，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这真是痴人说梦，你这叫议和吗？金人听你如此说，还不把鼻子气歪了，你这不是逼着金人再开战吗？

但他不想与李纲争论，对于李纲的执拗脾气，他已深有领教，他觉得犯不着在朝堂上跟李纲磨嘴皮子。于是他采用了一个模糊战术，模棱两可地说道：“唔，议和条款孰可应孰不可应，朕自会斟酌推敲，卿等毋庸多虑。”这个回应颇为圆滑，没说同意李纲的意见，也没正面驳回李纲的主张，却使李纲没法再说什么。

李邦彦、张邦昌本欲开口去反诘李纲，听了赵桓的话，觉得用不着了。他们发现赵桓这几天的皇帝当得还真是有点长进，居然也学会了避实就虚的花活。

赵桓又问众卿还有何话要讲，殿下无人应声。对议和的两种态度，已由李邦彦、张邦昌和李纲分别表明，而且大家也都看出了赵桓的倾向，知道再添聒噪纯属多余，所以也就没人愿再多嘴。

于是赵桓一锤定音：“好吧，既无异议，就即刻遣使去金营吧。”

“启禀皇上，臣有一言。”李纲忽然想到一点，急忙奏道，“关于议和的地点，臣以为不宜放在金营，而应放在我汴京城中。”议和地点设在金营，是宗望的书函中指定了的，李纲当时听了便觉不妥。他知道，谈判地点的不同，会造成谈判氛围的不同，从而会直接影响到谈判效果。现在听赵桓说到要遣使去金营，他便赶紧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赵桓原本对这个问题没什么考虑，突然听李纲这么一说，他不禁愣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回头去问李邦彦：“卿等之意若何？”

李邦彦忙道："臣以为既要议和，在地点上似无须计较。"张邦昌亦帮腔道："臣亦是此意。遣使前往金营，以示我朝诚意，岂不是更易使协议达成吗？"

"唔，"赵桓点头赞同，"二卿说得不错。在这等细节上斤斤计较，倒显得我大宋器量狭窄。议和地点放在金营未尝不可，权当是给金人一个面子吧。那么二卿以为，何人可为计议使？"

李纲听着这君臣三人的一唱一和，感到事情不妙。皇上与两位宰相不愿在议和地点上对金人提出异议，分明是怕引起金人的不快。连这么一点要求都不敢提，到了谈判桌上，又如何能做到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呢？这岂不是尚未开谈，便先输了一着吗？

但赵桓既已明确表示不要在谈判地点上计较，再继续纠缠这个问题显然不妥。因此当赵桓问到何人可出使金营时，李纲便赶紧接过话头，抢先应道臣李纲不才，愿意充当计议使去与金人谈判。他的用意，是生怕赵桓派出一个庸才懦夫误了大事。而由他亲自出使，他敢保证，即使是身处龙潭虎穴，在原则问题上他也绝对不会退让一步。

然而李纲的打算再次落空。面对李纲的主动请缨，赵桓用手指轻敲着御案做思考状，眼睛却瞅着李邦彦。李邦彦理解赵桓的意思：让李纲出使金营，那是非把事情办砸了不可。于是他马上躬身奏道，李右丞身为守城主帅，不宜轻离职守，出使之事应当另择人选。继而张邦昌见缝插针，推荐了户部尚书李棁。赵桓即予允准。

李纲不便强争，只好缄口归班。

吴敏、孙傅、何栗等人虽都觉得李纲实为出使之最佳人选，但因见皇上无有遣其之意，并且想到城里也是实在少不得李纲坐镇，便皆未出异议。这却是苦了那户部尚书李棁。那李棁没料到说来说去出使金营这桩出生入死的差事竟然会落到了他的头上，顿生大祸临头之感。但是他不敢推卸。于是他一面强作镇定地领旨谢恩，一面在心里

大骂张邦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太不是个东西。

退朝之后，赵桓将李棁留下，在景福殿对他单独做了召见。因为关于议和的一些具体原则，他不便当着群臣尤其是当着李纲说，但是必须要对李棁交代清楚，以便使议和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赵桓指示李棁，在与金人的交涉中，宜谦不宜傲，宜柔不宜刚。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要求李棁尽力向金人示好。针对金人可能提出的赔偿条件，他也向李棁交了底，允许可以对金国增加岁币三百万至五百万两，另付五百万两白银作为犒劳金军之资。至于割地问题，可以说个活话，请金人容再协商。他还指示李棁，在出使时可解金万两以及大批酒果，专作赏赐金将宗望之用。总之，是要以一切达到金人满意，促使金军尽早北还为准。

听了赵桓的密嘱，李棁心下稍安。他暗忖，若以如此原则去与金人交涉，大约还是比较好谈，起码不至于使谈判陷入僵局，从而危及他自身的生命安全。

不过这番轻松心情没有维持多久，便被李纲给破坏了。李棁接受召见完毕，刚刚步出宣德门，便被甘云迎住，道是李右丞请尚书大人去亲征行营司小坐。

原来，退朝时李纲闻得有太监呼唤李棁暂且留步，等候皇上单独召见，知是赵桓欲对其面授议和方略，不由得便起了警觉。从赵桓在朝会上所表现出的态度上不难料到，其方略必然是以尽量迎合金人之要求为宗旨。而出使者若本着这种宗旨，到了金营卑躬屈膝一味示弱，金人定然会肆无忌惮地狮子大张口。那么金军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便极有可能在谈判桌上尽收囊中。这是李纲万难容忍的。

李纲过去对李棁不太熟悉，自从官晋兵部侍郎后，才与他有了些政务上的接触。根据这些天来的接触，李纲感到他秉性懦弱才干平平，喜欢随波逐流看风使舵，不是条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由这样一

个人带着赵桓那样一种宗旨去谈判，其结果岂能不令人担忧。因此，李纲认为有必要预先敲打一下他，让他认清自己所肩负的使命的分量，不致在金人的威逼下做出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所以李纲特意安排甘云等候在宣德门外，一俟李棁出宫，即将其请到了亲征行营司。

李棁到了行营司，李纲把他让进议事厅，随之屏退左右。赵桓对李棁说了些什么，李纲不便打听，因此他也不多问，就开门见山地说，李纲烦扰李尚书来此，实是关于出使议和之事，有几句话欲坦诚相告。

李棁忙道："李大人但说不妨，在下愿闻教诲。"

李纲便郑重了神色，十分严肃地道："李尚书此番出使，责任非轻。我大宋之兴衰，国土之圆缺，黎民之祸福，皆系于李尚书之一身了。我们与金人和可议，款可商，但无论如何议如何商，国权不可弃，国格不可丢。唯望李尚书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惧要挟，不畏艰险，与金寇斗智斗勇，巧作周旋，毋令其狼子野心得逞于笔墨之间。果然如此，则于我大宋社稷功莫大焉！"说到这里，李纲起身向李棁深深一揖，"李纲在此先替中原百姓向李尚书一拜！"

李棁慌忙离座还礼道："不敢当不敢当，李大人如此抬举在下，令在下惭愧之至。在下不才，既然奉命出使，自当兢兢业业勉力而为，竭尽臣子之忠，不负朝廷厚望。"

李纲对李棁的这个含糊回答不太满意，但他知道，欲使此等庸碌人物做出什么更加具体的保证，也是不太可能，只要这番严正的提醒告诫，能够对其在谈判中的表现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也就算达到目的了。

李纲的告诫确实是作用不小，它就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了李棁的心口上，几乎压得他气都喘不匀了。一路上心事重重，他回到

家中，脱去朝服，便恹恹地倒在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半晌没有作声。

夫人看他那副愁眉苦脸之状，料其乃是遇上了难题，便关切地倚在床边，询问夫君何难之有。问之再三，李棁方唉声叹气地开口，告诉夫人去金营议和的倒霉差事落到他头上了。而这个和该如何去议，皇上与李纲又各执一词，弄得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这个李夫人倒是有点主见。听李棁说完，她想了想，问道，从夫君的本心而言，是赞成皇上的议法，还是赞成李纲的议法？李棁低声道，那还用说，自然是赞成李右丞的议法。若照皇上说的那么去议，不明摆着是让金人骑在我们脖子上屙屎嘛。

李夫人道这就是了，你照皇上的议法去议，即使是议成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也会受到国人的唾骂。到时候皇上是不会替你承担任何责任的，丧权辱国的屎盆子肯定得由你去顶。戴着这顶卖国贼的帽子，将来你如何在朝中立足？而按李右丞的主张去议，若能成功，非但功劳可与其之坚守汴京并驾齐驱，且青史之上必有一笔可留，可以恩泽后世百代流芳。夫君应当何去何从，岂非一目了然？

李棁说你说得轻巧，倘若议不成呢？话不投机惹得金人翻了脸怎么办？

李夫人道，夫君不必顾虑过甚，你想啊，议和既然是他金人先提出来的，他金人当然也想议成。一议不成，还可再议。他总不至于一言不合便斩来使吧。所以妾身料之，夫君此去应无性命之虞。至于皇上那里，是不难交代的。如果交涉不成，夫君只说金人条款苛刻，臣下不敢擅专不就得啦？皇上若是允了金人的条款，那是皇上的事，与夫君却无干系了。所以夫君现在莫只顾虑议不成，还是多想想如何能够议得成才是。倘果能依李右丞之说交涉成功，大长我朝志气大灭金人的威风，则皇上必然大喜过望，又岂会责怪于你呢？或许到那时，

夫君的官位，就不仅是个户部尚书了。

李棁听夫人说得头头是道，不禁频频颔首，暗忖或许正如夫人所言，这是个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良机。若我李某人单刀赴会轻摇三寸不烂之舌挥退十万雄兵，满朝文武哪一个敢不对我刮目相看，京城上下谁不视我为虎胆英雄？这个老本，可是够吃一辈子的。

想到这些，他胸中突然涌起一股跃跃欲试的激情，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他呼地一下挺身坐起，呵呵笑道夫人真是贤内助，一席话恰似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就请夫人去备酒宴，为本官壮行吧。且看我李某人明朝如何钻狼群入虎穴，做一回当朝的蔺相如！

三

树雄心易，做壮举难，英雄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想当便当得成的。不是那种石头开不出那方玉，不是那块坯子做不出那种糕。

正月十一日晨，李棁带着副使郑望之、高世则代表宋廷出使议和，踏入金营还不到一个时辰，便被唬得灵魂出窍肝胆俱裂。再确切一点说，甚至自打走进金营的那一刻起，李棁昨夜在被窝里幻想了一宿的英雄梦，就已经如同肥皂泡般不翼而飞。两名副使的状况，与他也差不多。

要说这几个人过于熊包，实在也不尽然。能够做到笑对刀丛的人毕竟是少数，何况金人为了通过议和达到目的，在“迎接”宋使的方式上颇动了一番心思。那时尚无心理战这个名词，但宗望玩弄这种手段却很有一套。如果不具备极坚强的心理素质，不具备视死如归不成功便成仁的大无畏精神，任何人在经过了那么一番“迎接”程序后，都不可能不变得失魂落魄，几乎将一摊稀屎屙在裤裆里。

李棁一行携带重礼乘筏过壕，由一小队金军引导着抵达宗望的中军营地后，带队的百夫长命令他们候在一个角落里等着大帅传话，之后便押解着赵桓赐予宗望的金银酒果扬长而去。李棁三人像囚犯似的被金兵看守着，立在冷风里等了半天，那个百夫长才又出现，口气极其蛮横地命令他们跟他走。去的方向却不是宗望的帅帐。李棁想问一句这是要带我们去何处，可是看着那百夫长凶神恶煞般的面孔，他张了几次嘴，硬是没敢开口。

这是宗望在其正式节目开演前的一个试探，目的是要看看前来谈判的宋使好不好对付。作为代表朝廷前来进行国事谈判的使者，按理说李棁完全有权对金军的无理待遇提出严正抗议。但由于李棁等人一进金营就都开始心里发毛，竟是对金人的侮辱性接待方式逆来顺受，连屁也不曾放得一个。这便使宗望摸到了底牌，知道接下来的那套心理战术完全可以奏效。

宗望给宋使安排的第一个节目谓之“阅骑”，就是让他们观看金军骑兵的军事操练。

李棁他们被带到操练场时，数千名金军铁骑早已头戴兜鍪身披重甲列队场上，黑旗黑甲黑战马，整齐有序地形成一片黑压压的队阵，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操练场上远远近近地树立了许多草木人形靶，靶子上还不伦不类地覆盖着一些宋人衣饰。这显然又是对宋使的一种有意侮辱，而李棁等人却均未敢轻置一喙。

见李棁等被带到，一名万夫长即命演练开始。

这一套演练分为三个科目，一是骑射，二是格杀，三是阵法。女真乃游牧民族，骑马作战是其与生俱来的强项，参加演练的部队又皆为百战沙场的精锐，其战术动作自然是威猛精湛非同小可。

在骑射中，飞骑过靶七寸长箭嗖嗖带响无一虚发；在格杀中，马不停蹄刀闪寒光一片草靶瞬时皆身首异处。最为震撼人心的是阵法演

练。金军在马背上东征西讨多年，对马军阵法的运用早已锤炼得炉火纯青。但见随着令旗的舞动，那数千名金军铁骑忽散忽合忽分忽聚，阵形一会儿如一条长蛇，一会儿似水漫金山，方中出锐，锐又成圆，神出鬼没，变幻无穷，直教人看得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最后，金骑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方阵，挟着遮天蔽日的飞尘，以排山倒海之势由正前方向李棁等人所处的位置冲来，直奔至仅相距一箭之地，方齐刷刷地止步。

李棁等人被唬了个目瞪口呆，皆在心里暗叹：金人有此劲旅，天下谁可争锋！

“阅骑”完毕，已近正午。几个宋使被安置到一个简陋的小帐篷里去用餐。午餐是一大盆糙米饭、一小盆拌了芥末和醋油的半生不熟的羊肉，此外还有一盆撒了些韭菜在上面的羊血，大约就算是汤了。李棁等人虽然早已是饥肠辘辘，面对这种生番餐饮，却颇难下咽。他们又不敢要求金人另换适合汉人饮食习惯的东西来吃，只好捏着鼻子胡乱吃了几口带有浓重腥膻味的糙米饭。至于那些生羊肉和羊血汤，则谁也没敢领教。看管宋使的金兵却是毫不客气，那些原封未动的食物撤下去后，不大会儿工夫便被他们你一碗我一勺狼吞虎咽地分食了个精光。

午餐后节目继续进行。下一个节目唤作“阅炮”，即观看火炮演练。这个同样旨在耀武扬威的节目，对李棁等人脆弱不堪的神经进一步地造成了剧烈震撼。

火药本系汉人发明，最早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也是汉人。金军的火药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皆系从中原传入。所以在热兵器方面，无论就弹药储备还是就科技水平而言，金军与宋军相比，实际上都未见得占有优势。可是李棁等人并不知兵，对宋军的装备情况毫无了解，而金军的炮阵，现在却是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当时金军尚未组建专门的炮兵部队，为了达到威吓目的，宗望命将配置于各部中的炮具统统集中起来，全都拉上了演练场。这些炮具形状各异大小不等五花八门，分别冠名以七梢、五梢、三梢、两梢、旋风、虎蹲、撒星、铁火等。究其功能，可分三类。其一是抛射巨石；其二是抛射爆炸物及碎石散弹；其三为抛射火球等燃烧物。三者因其抛射物的重量和性质不同，而机械系统有异。

李棁等人被重新带回演练场时，炮手们已准备就绪。但闻一声鼓响，顿时百炮齐发。霎时间，只见一片火龙石雨，带着呼啸之声，密如冰雹地飞向了对面山包一座模拟营寨。那座用木石垒造的营寨弹指间便墙塌柱倾浓烟四起，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和熊熊烈焰中化为乌有。

李棁看罢，与两位副使面面相觑。三个人谁也没说话，但从彼此的眼神里，都不难看出，对方的内心感受是什么。

“阅炮”之后，李棁等人被带往另一个场地。在这个地方，宗望要上演他的最后一个节目。

这是宗望策划的重头戏、高潮戏。宗望相信，经过了前两个节目的铺垫，这最后一幕的演出，必将圆满达到预期的效果。事实果然如此，宗望最后亮出的这一得意之笔，就不仅仅是让这几个宋使感到震撼，而是让他们的精神陷入了彻底的崩溃。

这个节目名为“阅杀”，就是要让李棁他们观看杀人。

李棁几个不知金人还要让他们看点什么，他们稀里糊涂地被带到了另一处空场上，看到四周刀斧手林立，场子中央竖着几根木桩，忽然感到这个地方阴森森的有点刑场的味道。

金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做什么？莫非是戏弄够了我们，要拿我们开刀祭旗啦？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揣度到这种可能性，身上的冷汗不住

地往外冒，腿脚也不禁筛起了糠。直至看到有些人五花大绑着被金兵押解过来，看样子即将在这里送命的大约不会是他们，李棁他们几个才稍稍魂魄归位。

然而他们马上就知道了，这个看客也是不好当的。那些极其残酷的杀人场面带来的恐怖感，并不亚于让他们自己去驾鹤西游。

金人依次展示了三种杀人方法。第一种是棒杀，即所谓“洼勃辣骇”。被杀者是在战场上有退缩行为的十几个女真及契丹士兵。

那些披头散发的士兵被五花大绑着押上来后，被喝令一字排开跪倒，随后就有一排手持粗头大棒的刽子手鱼贯而上，立在了受刑者的背后。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们便动作划一地同时举起大棒，向着受刑者的后脑猛击下去。但闻一阵咚咚的闷响，十几个脑袋就像被敲碎的西瓜一般一齐迸裂开来。一股股红白相间的液体从中喷射而出，斑斑点点地直溅到刽子手的胸前甚至脸上。

李棁他们生平第一次观看杀人，便目睹了如此凶残的场面，皆惊骇得毛骨悚然，不忍卒观。其实更令他们惊悚的场面还在下边。

将“洼勃辣骇”掉的金兵尸首清理下去后，被解上刑场的是几个身穿宋朝服装的人。据说这几个人是胆敢抗拒大金天兵前来中原“吊民伐罪”的“匪徒”。金兵将这几个宋人缚在了刑场中央的木桩上，显然这回要换一种行刑方法了。李棁等人正魂不守舍地猜测金人欲对这几个人施行斩首还是凌迟，忽闻行刑官发出一声呼唤，随之就见有几条状如恶狼的巨犬不知从何处嗖地窜出，各向一个受刑者凶猛扑去。刑场上立时响起了惨绝人寰的号叫。受刑者的腹部转瞬间便被恶犬锋利的爪牙剖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骤然弥漫开来。

看到受刑者的肠子像蠕虫似的从腹腔里流出，且被恶犬疯狂地撕扯饕餮，李棁于极度的惊恐中感到一阵恶心，他连忙闭上了眼睛。郑望之和高世则早已控制不住，哗哗啦啦地吐了一地。而四周的金兵却

皆观看得兴高采烈，在那里乱七八糟地高声喝彩。

待到李棁战战兢兢地睁开眼时，那几个被恶犬掏空了内脏的宋人尸首已被拖走，另有一个身穿宋服的粗壮汉子被绑到了木桩上。那汉子自从被押上来，便对金人骂声不绝，由其口气判断，此人是一名在战场上被俘的宋军军官。李棁知道，金人在这个人身上，又要展示另外一种杀人方法。他估计那必定是更加残忍的一种杀法。他不忍也不敢再看，却又怀有几分好奇，乃努力壮着胆子，勉强支撑起眼皮。

这时但闻一声响亮的呼哨，便有两只形状怪异的秃鹫凌空而下。这两只秃鹫显然受过专门训练，飞临刑场后即向受刑者俯冲下去，用其坚硬的喙钩一左一右准确地啄出了那人的眼球。那人的怒骂声顿时变成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两只秃鹫啄食了那人的眼球后并不罢休，又继续用硬喙啄其头骨。片刻之间，那人的头骨便被击打破裂。两只秃鹫便分立于那人左右肩头一顿猛啄，将其脑浆吸食得一干二净。

李棁只觉天旋地转，慌忙再次合上眼皮。恍惚间下身已自失禁，不知是屙了还是尿了，反正裤裆里已是狼藉不堪。

“阅骑”“阅炮”“阅杀”三场大戏全部演完，其总导演宗望方才登堂露面，升帐接见宋使，开始进行所谓的议和。

按李棁原先的想象，既云议和，双方就理应地位对等地各据一席进行协商。看过前面那三场大戏，他已知欲与金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谈判是绝无可能了。但是他还奢望，对方在形式上多少还有个谈判的样子。及至被带进中军营帐，方知就连那点形式上的面子，金人也没打算给他。

进帐之后，李棁等人举目看去，只见在正面的兽皮交椅上，宗望趾高气扬地面南而坐，其两侧分别坐着阇母和宗弼，接下来是两列魁梧彪悍的“合扎”，即侍卫亲军。如果不是军帐中的陈设过于简陋，那阵势几乎与天子召见臣属无异。

李棁见状犹豫了一下，正欲上前向宗望行礼，忽听身后一声呵斥：“跪下！”已被前面的节目吓破了胆的李棁以及两位副使，未敢稍加迟疑，便双膝一软统统跪倒在宗望脚下。

宗望满意地一笑，开口问道，你们几个前来与我大金天兵议和，能代表你们的朝廷做主吗？

李棁回答说可以，我们是奉皇上的旨意而来，带有皇上的手诏，有关议和的内容都在上面，恭请大帅过目。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赵桓的诏书，却是不敢起身，膝行向前呈给了宗望。宗望接过诏书看也没看，便随手丢在面前的条案上，另外拿起两页写着汉金两种文字的纸张扔给李棁，说既然你们能代表朝廷做主，就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李棁捡起那两页纸张一看，是金人拟就的议和条款。他只觉浑身的血液往上一涌，一股愤懑腾地一下充满胸膛。议和议和，首先得议，这条款应当是经过双方商议而定，你金人凭什么对我朝的意见睬也不睬，便要我们在你们单方拟定的和约上签字？但他想归想，在面皮上却不敢流露出一丝愠色，并且还得做出一副恭谨之态，双手拿着那两页纸张捧读。

未读到一半，汗珠便从他的额头上冒了出来。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君主，赵桓能够接受的议和条件，可谓已极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之能事，但与金人这份条款上的要求相比，仍是相去甚远。这该如何应对呢？

李棁正惶然无措地考虑着，宗望已命人送过去了笔墨。李棁一见那笔墨，就像见了烧红的烙铁似的，双手下意识地往后一缩。在这样的条款上签了字，回朝后即便是得到了赵桓的认可，李纲等主战派以及全城的军民也饶不了他。而万一赵桓也不认可，他便马上会被午门问斩。这个千古罪人的名声，他可担当不起。但若不签，宗望会不会立时翻脸，将自己和两名副使弄出去统统喂了凶禽恶犬呢？

在进退维谷中，李棁的身体不由得剧烈地筛起了糠。

这时就听宗望突然大喝一声：“宋使李棁，你不在条约上签字，兀自在那里磨蹭什么？”

李棁心头倏地一颤，慌忙伏地回答，非是在下磨蹭，实是在下无权签署此约也。宗望板着脸道，你这话说得却是奇怪，方才你刚说过可以代表你朝做主，如何又无权签约了？李棁结结巴巴地道，在下所云可签者，乃我朝皇上所拟条款。贵国条款与之相去甚远，故而小臣不敢擅专。此言一出，李棁顿生后怕。如果宗望震怒起来，他李某人恐怕立刻就要死无完尸了。

谁知宗望不但没有发作，反而与阇母宗弼相视大笑。

原来宗望明白，对于他们提出的那些极为狂妄贪婪的条件，区区宋使是难以做主应允的，即使应允了也白搭，只有宋朝皇帝认可了才能算数。他们逼迫李棁签字，不过是要故意戏弄他一下。看到把李棁吓成了那种熊样，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宗望料定，这几个人回去后，定然会将在金营所经受的恐吓统统灌输给赵桓，而受到严重传染的赵桓则是没有胆子抗拒他们的要挟。

所以，一阵狂笑过后，宗望做出一副宽宏大量状，对李棁说既然如此，本帅也不为难你，你们可将条款带回，交由你朝皇帝签署。我大金国这可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吧。如若你朝不签，便休怪我宗望不客气了。现在你们可以回朝复命了。

李棁几个一听这话，知道自家的性命丢不了了，忙不迭地叩首谢恩，仿佛是得了宗望多么丰厚的赏赐一般。李棁一面以首触地一面赌咒发誓，回去后一定将大帅的诚意转告皇上，力促皇上速签和约，以报大帅款待之恩。宗望等闻其言颇觉滑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那款待从何说起，于是禁不住又发出一阵畅快的大笑。

金兵将李棁等人押出营区后，就不再管，命他们自行返城。李棁几个生怕宗望反悔，再把他们抓回去扣押起来，出了金营撒丫子就跑。平日里他们何曾走过那么远的路，可这会儿这几个人全变成长跑健将了。筋疲力尽地跑到汴京城下时，天色已经黑透。直到被宋军接应进城，李棁几个才觉着，总算是从阴曹地府又回到了人间。

一进城门，这几个人便面色苍白地瘫倒了下去，很长时间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八章

此时闻风来到江边的人已说不清到底有多少，放眼望去只见是密密匝匝一片人海。一些渔船也从水面上围拢来，你拥我挤地堵住了航道。一见赵佶要走，百姓们情绪激昂一拥而上，皆恳请太上皇以社稷安危为重，坐镇扬州竖起抗金大旗。霎时间四面八方的民谏声便势如狂潮席卷了江岸。

一

宋钦宗赵桓阅过宗望提出的所谓议和条款，心情异常沉重。

宗望所提议和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宋朝赔付金军犒师之资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大金国国主为伯父，允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故土；向大金国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遣亲王及宰相各一名赴金营充当人质。

看过这些条款，赵桓觉得犹如泰山压顶。而除此之外，给他带来沉重精神压力的，还有李棁等人表现出来的那份极度的惊恐。

赵桓是在十一日晚于福宁殿连夜召见的李棁等人。当时李棁等人刚刚在尚书省的安排下用过晚餐，神魂初定，余悸未消。他们面君时虽未敢将其在金营一日的经历全部据实详奏，但对金军之威猛金人之可怕的渲染，却是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无形中传达给了赵桓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息：金军之强大是宋朝绝对无可抗拒的，如果不答应金人的条款，大宋王朝必将城破国亡玉碎宫倾。宗望对李棁等人极尽恐吓之能事，意欲得到的就是这个效果。

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如果接受他们的条件，宋朝所遭受的损失难以估量。可是如果不接受，而援军又迟缓不至，万一城池被金军攻破，那就万事皆休。

然而如果勤王大军能够及时赶到，或者李纲有能力一战再战坚决守住汴京，现在朝廷却匆匆忙忙地答应了金人那些无理要求，岂非白白吃了大亏？

前途莫测。赵桓左右彷徨，举棋不定。

挥退李棁等人后，赵桓在巨烛闪烁的大殿里一直徘徊到夜深。此

时他真希望能有一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仙人，来为他预卜一下未来，指点一下迷津。他一时心血来潮，就想命太监去找个术士来卜卦，但话未出口又否定了这个想法。聚集在汴京的术士倒有不少，可能让赵桓信得过的却没有一个。万一遇上个信口雌黄的骗子，岂不误了大事。不过他后来终究是误在了一个唤作郭京的骗子手上，此为后话，本书在下部中再表。

没有仙人指路，还得依靠凡人。十二日临朝，赵桓将金人的条款示之诸臣，命其公议。

对于这样一纸条款，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与以李邦彦、张邦昌为首的主和派必然会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可想而知的。赵桓要听的，主要是双方的理由。他想听听哪种意见更为可行，而后再做决定。他这个人生来就缺乏主见，谁对他施加的影响大，他便会倾向于谁。他自谓这叫从善如流，是一种可贵的美德，是一个帝王虚怀若谷的表现。从善如流固然不错，但须先能分辨何者为善。可惜的是赵桓并不具备这个能力，他可以兼听，却并不能明断，因而导致了其决策的一错再错，终致酿成了其本人乃至整个国家的致命悲剧。

当日战和两派在崇政殿上辩论得非常激烈。赵桓对这种针锋相对的舌战已是司空见惯，因而表现得很平静，无论什么见解，一律洗耳恭听。

李纲首先出班发言。他听过宗望提出的议和条款，一股怒火噌地蹿上脑门。这也叫议和吗？这分明是骑在我大宋王朝头顶上屙屎！因此他只略加思考便昂然出班，朗声向众人阐述了他的看法。在启奏中他尽量使语调放得平稳，但从那微微颤抖的声音里，仍不难听出其情绪之激愤程度。

李纲的主要观点如下：

金人要求上尊号，不过是个形式问题，可以姑且应之。遣归燕云

金人，于宋朝并无大碍，亦可允诺。而其余的那些条件，就基本上不能答应了。他宗望索取犒师金银数千万两，我们一年的全部税收才有多少？仅仅一个汴京城又能凑出几何？这个数目无论如何不能应允，我们只能量力而行，酌情给付。太原、中山、河间乃国家屏障，虽说号为三镇，实辖十余郡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如果割让出去，等于向金邦敞开了北大门，这事绝对行不通。至于遣送人质，可以考虑派一名宰相去应付，但不可送亲王入金营。

金人敢于如此狂妄地勒索我朝，盖因欺我守城兵少，势单力薄。但只要我援军一到，局面马上便会彻底改观。我们固守待援需要时间，所以为今之计，主要的就是设法拖延时间。

如何拖延时间呢？我们可派能言善辩者为使，与金使互有往返，反复磋商条款，并称犒军之金银物资，须令有司统计造册，方可得其确数。这样拖延下来，多了不敢说，五六天的时间总是可以争取到的。

在这段时间里，估计各路勤王大军可先后抵达。彼时我们重兵云集军威浩荡，宗望孤军深入，必不敢多加逗留。即使其要挟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也只能从速撤军。不然的话，恐怕他想走都未必走得了了。到那时，朝廷可与之签署一份平等条约，并以重兵监视其出境。唯其如此，方可令金人从此不敢再轻视我大宋王朝，不敢再生觊觎我中原疆土之念。

李纲奏罢，即有李邦彦、张邦昌轮番出奏。

在战和问题上，他们与李纲的矛盾是早已公开化了的。他们亦已看出，赵桓目前虽然比较倚重李纲，实乃形势所迫，其实内心里对李纲并非绝对信任，更谈不上言听计从。而且，看到李纲挺立殿前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你由太常寺少卿跻身宰执行列才几天？参与过几次国策讨论？懂得什么政务外交？有什么资格一

再地将你片面武断的一己之见强加于人？因此他们开口也不客气，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李纲之论的异议，而且言辞甚为尖刻。

他们的主要意思是：

李纲之言听起来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实际上乃似是而非大谬不然。李纲对形势发展的估计，纯属一厢情愿。他以为昨日打了一天，金军没攻进城，便说明我们能够守住汴京，这未免太幼稚可笑。金军既然不远千里地来了，会只打这一天的仗就罢手吗？再打下去，谁能保证守得住？谁能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到援军到来？勤王大军何日能到，李纲有情报吗？能说出确切日期来吗？说不出来吧？既然说不出来，这个希望就很不可靠，就没法依赖。如果等来等去，等来的不是我们的勤王大军，倒是金邦的宗翰大军，那可就晚了三秋。那时候只怕纵然是我们愿意答应这些条款，金人也没兴致与我们议这个和了。这岂不是眼睁睁地将议和这条解决问题的最佳之路断送了吗？再说那宗望也不是白痴，我们有意拖延时间，他会看不出来？他会容许我们为所欲为？只怕是没等我们拖延一日半日，他便要重新使用火炮说话！

李邦彦、张邦昌的分析，很符合一部分畏战者的心理，许多大臣一面听，一面便交换着眼神频频点头。李邦彦、张邦昌觉出了这种有利氛围，便说得越加理直气壮。

他们两个相互补充着继续奏道，古语云，大丈夫能屈能伸。目前敌强我弱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承认这个事实，便不能不在议和条款上对金人有所迁就。这是个策略问题，算不得什么耻辱。就算是个耻辱，我们暂时也得忍着。暂时的忍受，是为了将来的复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历史上这样以屈求伸的英雄不胜枚举。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打败夫差灭了吴国，不就是个著名的例子吗？我大宋现在还远未沦落到当年越国那一步，金人的要求，不过就是割地赔款索要两个人质而已，有何不可

应之？在京城自身尚且存亡难保的情况下，斤斤计较那北方三镇有何意义？而与朝廷的安危相比，金银绢彩之属就更是无足轻重了。尽我汴京之所有，以货币易平安，拯百万黎民出水火免涂炭，又有何不可为哉？至于遣送亲王及宰执大臣为质，为示议和诚意计，似亦无不可准者。若我朝果然诚意昭然，令金人尽遂其欲，其安得有不欣然北还之理，汴京之危岂不就此冰消雪融耶？此策较之李纲之说，其结果孰险孰安，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可以同意遣送亲王去金营为质这一条，李邦彦没敢说，是张邦昌提出来的。

在一般人看来，公然在皇上面前提出这一条，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张邦昌却是摸透了赵桓的心思：只要能保得自身平安，付出什么代价赵桓都不会在乎。他敢于如此建言，正可显示他对皇上是忠心耿耿。果然赵桓闻言并无愠色，甚至还颇带赞许地微微点了下头。张邦昌就知道，这个马屁拍对了地方。只是后来那个被遣为人质的康王赵构居然成了皇上，而这件旧事则成了他不讨新君喜欢的一个潜在原因，却是他此时不曾料到的。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听李邦彦、张邦昌奏毕，群臣交头接耳，一阵窃窃私语，不少人觉得他们两个说得是蛮有道理的。

李纲却是早就听不下去了，他简直不明白这两个人发此谬论到底是想干什么。这不说是蓄意误国，起码也是愚蠢透顶。他按捺不住地再次出班，高声奏道：“臣闻李张二相之言甚为惊讶，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欲躲一时之祸，然则却后患无穷，这种苟且偷生鼠目寸光之见实不可取。”

李邦彦见李纲出言不逊，岂肯示弱，马上反唇回击道，李右丞无视朝廷危局，一味逞强恋战，颇有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之嫌，皇上不可不察，以免为其所误。

这话一出口，大大地激怒了李纲。为了守城所经受的千辛万苦他可以不在乎，但是他很在乎人们对他的评价。他这个人是相当看重自己的名声的。大丈夫一生的追求，不就在“功名”二字上吗？追求功名固为私欲，但若将其与精忠报国结合在一起，又有何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一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虽只寥寥数语，却从根本上贬低了李纲的守城目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见赵桓听了这话竟然无动于衷，内心掠过一阵寒意，当即愤然地向其躬身奏道，李太宰既如此说，臣颇感不宜再列位宰执统领三军，以免徒增欺世盗名贻误国政之罪。请皇上贬臣为庶民，臣当退居茅舍闭门思过。

赵桓在这个时候哪里离得了李纲。他亦知倘若议和不成，还是得被迫迎战。而目前除了李纲，手头上还真难再遴选出一个能够统兵守城的得力主帅。见双方剑拔弩张地僵在那里，他挥了挥袍袖打圆场道，众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皆是为国建策，见解不同可以商量，不要急躁斗气。李右丞守城任重，不可请免。希李右丞再接再厉，勤勉奉公，莫负朕望。李纲和李邦彦听赵桓这样一说，不敢当堂再争，便都忍气吞声地道了声“谢主隆恩”，各自退回班列。

赵桓就问其他大臣有何论见。

众臣里除有许翰、孙傅、何栗直言表示支持李纲，唐恪、聂昌、王云表示李邦彦张邦昌之见谋略周全值得考虑，吴敏、耿南仲、徐处仁表示可将双方的意见折中、原则上应允金人的要求，而在某些过于苛刻的条款上请求其放宽尺度外，余者皆未发言。不过观其颜色，可以看出赞同李邦彦、张邦昌之说者居多。

赵桓在心里也是倾向于李邦彦张邦昌之说的，认为他们的看法更为客观和实际。但他没有急于在朝会上表态。因为一来他感觉兹事体大，还是慎重斟酌一下的好，二来他知道如果当堂表示可以全盘接受金人的条款，必定会引起李纲的激烈抗辩，那将弄得他在群臣面前很难堪，很下不得台。

退朝后，赵桓回到御书房，对双方的理由细思一遍，权衡再三，还是觉得依李邦彦张邦昌的建策行事更为稳妥，回旋余地更大。诚然，那样一来，宋朝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上都要吃大亏，但为了解除燃眉之急，吃再大的亏也只好先自认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待到我大宋元气恢复，今日之债朕要教他金邦十倍百倍地加以偿还。

如此想来，赵桓不禁为自己的远见卓识自负地一笑。堂堂一国之君，自然不能与李纲一般见识。李纲之辈只知逞一时之意气，争一时之短长，那才真正叫作鼠目寸光。李纲这个人，确实是忠心可嘉肝胆照人，只可惜太不善于通权达变。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诚可叹哉也。

次日，赵桓于延和殿召见李邦彦、张邦昌两人，向他们宣布了其无条件接受宗望议和条款的决定。

李邦彦、张邦昌听了，颇感愉悦。皇上的单独召见，及其议和决定的下达，充分说明了皇上对他们的信任是在李纲之上。两个人马上笑容满面地谄媚道，皇上英明盖世，似此高瞻远瞩之决策，非千古圣君不可定也。和约若成，金军焉有久滞城下之理？臣等预料，汴京之围必当指日而消。

然而这两个人高兴得未免太早了点儿，赵桓接下去说出的旨意，就让他们笑不出来了。赵桓颁布的下一道旨意是，命李邦彦负责筹集金人索取之金银物资，务必要尽依其数筹齐，按其时限缴纳；命张邦昌作为计议使，陪同康王赵构出使金营。

李邦彦、张邦昌一听赵桓分派下来的差事，顿时俱在心里叫苦不迭。

李邦彦只是在原则上想到必须充分满足金人的条款方能免战息祸，至于如何去满足，他却并未具体去想，亦未认为那是属于他职责范围的事。现在这事落实到了他身上，问题就来了。

用李纲的话说，金人之勒索“虽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数”，那天下之财是我李邦彦能够调动得了的吗？天下者，皇上之天下，那显然应当是皇上该做的事嘛。你当皇帝的不去张罗，轻飘飘一句话便将这事推到我李邦彦身上来了，还要求限时筹齐，我到哪里去筹？我总不能明火执仗地上街去抢吧？这不明摆着是个不可能完成的差事吗？差事完不成便要影响议和，影响了议和便罪责非轻。这事绕来绕去，怎么把我自个儿给绕进去了呢？

张邦昌心里的叫苦声比李邦彦更甚。一听赵桓命他去金营充当人质，他惊骇得差点儿没从座椅上蹦起来。除去他和李邦彦，宰执大臣还有好几个，皆可以宰相名义出使，他没想到这个差事偏偏就落到了他头上。

哎哟，这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时除了想着强调要尽量满足金人的要求，就是一门心思想着与李纲较劲了，怎么就忽略了我本人亦在可能被摊上的人质之属呢！

金营张邦昌没去过，但进去以后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他完全能够想象出来。李棁等人从金营返回时那副半死不活的模样，他曾亲眼得见，不用问他就知道，那种经历恐怕是比进了地狱还要恐怖。李棁他们能活着回来交差，算是万幸，他张邦昌此番再去，能否保住这条命，就很难讲了。可是可以允准送亲王去充当人质，是他在大殿上当众向皇上提的建议，难道亲王去得金营，他张邦昌去不得吗？退一步说，就算他没提那个建议，皇上让你去，你敢推诿不从吗？

张邦昌情知自己愿意去也得去，不愿意去也得去，因此只能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惊恐，与同样是有苦难言的李邦彦一起跪拜，向赵桓口称“领旨谢恩”。

出了延和殿，两人一路无语。直到走出了宫禁，张邦昌才语调低沉地对李邦彦说，邦昌这条命，皆系于太宰一身了。如若款物不齐，

恐邦昌与康王永无返城之日矣。李邦彦长叹道，彼此彼此，如若款物不齐，或许邦彦这颗人头，倒是要先悬于午门之上也。

为避战祸力主议和，却先惹上了杀身之祸，是这两个人绝对不曾料到的。事至此间，两个人都觉着是着了赵桓的道，玩来玩去让赵桓给玩进去了。此时他们对赵桓充满了怨恨，俱在心底暗骂，真是伴君如伴虎，君心如蛇蝎，皇上简直比金军更不是玩意儿。但是两人都不敢将这种怨恨情绪吐露半个字。他俩谁也没再多说什么，相互拱了拱手，便怀揣鬼胎各自回府，分别去准备对付自家的霉运。

李棁得知张邦昌将作为计议使被遣往金营，幸灾乐祸大觉解气，心想这才叫一报还一报。前番你撺掇皇上送老子去鬼门关走了一遭，这回该轮到你少宰大人尝一尝下地狱的滋味喽，那滋味端的是美妙得很呢。

二

根据赵桓的旨意，张邦昌怀着惶恐无奈的心情，于正月十四日上午，陪同康王赵构出使金营。

赵桓之所以单独授意于李邦彦和张邦昌，而不在朝殿上颁旨，主要是为了避免李纲的干扰。当李纲闻讯，欲劝说赵桓收回成命时，已经为时过晚。李纲是在赵构、张邦昌动身之际方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李纲正行走在从冷铁云家返回行营司的途中。冷铁云是在正月初九的战役中被误斩的卫州门守军副军马使冷铁心的妹妹。

在正月十二日的朝会上，赵桓没有当场做出全盘接受金人条款的决定，并且指示李纲仍须全力治兵，巩固城防以备再战，使李纲误以为皇上对他的建议是听了进去的，所以退朝后他未对议和之事给予更多的关注，认为这事有皇上把握就行了。而那个和不管怎么议，前提

条件还是你有没有能力打，能打怎么都好议，不能打怎么议都难，这个道理李纲是认死了的。因此这两天李纲的全部精力，依旧是放在了固防备战上。

一场大战过后，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减员的部队需要调配补充，被毁坏的城橹需要重新整修，炮座弩床檑木火油等军器军火，均需逐一检验增配。还有对于阵亡将士眷属的抚恤事宜，李纲亦要亲自过问。李纲对此很重视，认为这项工作做得到位不到位，会直接影响到军心士气。那个时代没有政治委员这一说，作为守城的总指挥，李纲就得军事政治全面抓，忽略了哪一方面都不行。

在考虑抚恤烈士遗属问题的时候，李纲想到了那个被误斩的冷铁心。

自从查清了冷铁心被斩的真相，李纲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难以释解。他曾反复扪心自问，我当时是否太慌张太急躁太不冷静，或者说是太武断太残忍太草菅人命了？但考虑下来，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处在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不由得你不当机立断。兵败如山倒，当时如果稍有迟疑，可能马上就会全线崩溃。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战场执法势在必行。而当时冷铁心首当其冲，不斩他斩谁？立斩冷铁心，有效地制止了部队的溃逃，并进而督使部队奋勇回击一举收复了城头阵地，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当时果断地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是完全正确，别无选择的。

诚然，冷铁心死得冤枉。但与汴京的存亡相比，这点冤枉微不足道。为了保住京城，保住城里的百万民众，保住大宋朝廷，别说冤枉一个冷铁心，就是冤枉了十个百个，亦不足惜，亦丝毫无可指责。

这么说是不是太残酷了？是的。但是，这是战争，残酷就是战争与生俱来的本性。要赢得这场史无前例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作为一个肩负重任的军事统帅，在必要的时候，是不得不付出残酷代价的，无

论这代价是何种形式，只要是它付出的确有价值。我李纲掌兵是如此，换了任何一个人掌兵，亦应如此。

可是话虽这么说，在李纲的内心深处，对误斩冷铁心的负疚感却仍然无法消除。毕竟冷铁心捐躯的原因比较特殊，虽然已按阵亡者的待遇对其家眷给予了抚恤，李纲总觉得仅仅那样做还不够，还应当对他们有些特别的关照和补偿才好。于是正月十四这天上午，李纲便专门抽出时间，由何庆言陪同着，亲自去了一趟冷家。

冷家在城南，李纲事先让甘云打听到了一个大概的地址。出了行营司，他们绕过景灵西宫，便沿着浚仪桥大街一直向南行去。

汴京如同后来的中国首都北京，也是南贫北富，其主要的繁华地段，都集中在以宣德楼为中心的东西两个厢区。比如著名的曲院街、潘楼街、十字街、南北斜街等商业大街，以及以拥有名妓李师师而驰名京师的金钱巷，皆位处这个区域，王公国胄商贾大户亦多居于此。而居住城区南部者，则多为下层百姓。过了开封府再往南走，这种差别便可从房屋规模和街市景象上明显地感觉出来。所以某人居住在某个城区，有时不仅是个地理位置问题，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甘云根据事先打听到的地址边走边问，七转八拐，引领李纲等人走进一条陋巷，找到了冷家。冷家坐落在一个围着土坯院墙的小院中，院墙院门年久失修，被风吹雨蚀得破败不堪。

李纲等人在院门前下了马，甘云上前敲响了院门。片刻，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出来打开了院门。李纲了解到冷铁心有个妹妹唤作冷铁云，见那姑娘的长眉凤眼与冷铁心如出一辙，知道就是她了。

冷铁云见来者素不相识，问他们是要找谁？甘云说就是找你，是亲征行营使李纲大人专程看望你们来了。冷铁云听了愕然一怔，随着甘云的介绍，目光在李纲脸上停留了一瞬，忽然睫毛一垂，什么也没说，径自转身走回屋去。

甘云见状很意外也很生气。堂堂亲征行营使、本朝的尚书右丞于日理万机中特地抽空来慰问你，你如何竟恁地无礼。他正要开口喝住冷铁云，被李纲扬手制止。

李纲明白，冷铁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她已经知道了哥哥的死亡真相。虽然李纲曾下令对此事的真相不许扩散，但冷铁心在部队里的哥们儿不少，很难防止他们悄悄地将消息告诉其家人。从冷铁云的冷淡态度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对哥哥冤死的情况已知道得很清楚，且对李纲深怀怨恨。

李纲认为冷铁云有这样的情绪很正常，并未因其甩给了他一个尴尬而生恼。他命随行的几名护卫连同马匹都留在院外，只带何庆言和甘云进了小院。来到那与院墙同样破败的房屋门口，甘云高声问道："冷姑娘，我们可以进屋去看看吗？"屋里迟延了一会儿，硬邦邦地回了一声："随便。"

来此之前，李纲已听说冷家的家境比较贫寒，但当迈进这间房屋后，其窘迫程度还是令他大出意料。这冷家虽说尚非绳床瓦灶，但说它是家徒四壁是毫不夸张的。室内除了几件漆层剥落得几乎分不出颜色的旧桌破椅外，再无长物。大约是由于买不到或者买不起柴禾，屋里没有生火，感觉甚是阴冷。靠墙支着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裹着破被的老妪，那是冷铁心的母亲。这老太太一闻知儿子的死讯便昏厥了过去，几天来一直卧病在床。床边的小桌上有一只残留着药渣的黑碗，看样子是冷铁云刚刚给她喂过药。

冷铁云正坐在床边为母亲掖被角，听着李纲他们进了屋，她冷冷地回头看了一眼，仍是漠然无声。

李纲走到床前，俯身看了看昏睡着的冷母，关切地问，令堂患的是什么病？冷铁云停了一会儿，才冷淡地回道，小民家里的事，与李大人有关吗？甘云看不过去，忍不住插言道，冷姑娘，这就是你的不

对了。李大人前来看望你们，乃是出于一片好意，你怎么能对李大人这样说话？

冷铁云看也不看他，眼睛盯着地面，生硬地把他的话顶了回去。她说民女没见过世面，不知道应当如何同大人说话，这里也不是大人们待的地方，若无他事，几位大人就请回吧。

李纲示意甘云噤声，他自己拉过一把破椅子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说，冷姑娘对本官这般态度，本官自知究竟，不会怪罪于你。既然如此，本官也就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令兄是个军人，既是从军报国，便要有随时捐躯沙场的准备。战场上情况复杂瞬息万变，在刀光剑影的紧急关头，不能从个人的角度言及是非。能够打退敌人就是最大的是，贻误战机就是最大的非。令兄以一己之牺牲，而令全军奋起击退金兵，反败为胜收复阵地，是死得有价值的，可谓重于泰山。当然，他也是死得冤，这个冤枉放在谁身上，一时也难以接受。但我相信冷姑娘不是个不明大义的人，对于其中的道理，慢慢会想得通。

说到这里，他示意甘云从腰间解下一个包裹，放到小桌上。他对冷铁云道，这几锭银子，说是对令兄之牺牲的补偿，未免太轻了，只算是聊表心意。

冷铁云仍是头也不抬，冷冷地道，用不着，抚恤金已经发放下来了，我们不敢领受双份。甘云解释道，这不是官府的抚恤金，而是李大人与何将军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来的。冷铁云闻言怔了怔，但旋即干脆地回绝道，那么民女就更不敢领受，请你们收回去。

何庆言见冷铁云一点面子都不给李纲留，也有点耐不住了，正欲开口说话，被李纲用眼色制止。李纲依然和颜悦色，他十分诚恳地说："如果冷姑娘不收，我李纲改日必当再次登门慰问，直到冷姑娘接纳为止。但目下重围未解战火未熄，金军虎踞城外，随时可能攻城，备战御敌之事千头万绪，冷姑娘忍心让本官再三牵涉精力于此

吗？自然，本官的意思，不是说送了这几锭银子便可将你们置之脑后了。今后家里有何难处，你可径直来找我，凡属正当要求，且为本官力所能及之事，本官绝不推诿。”

听李纲说了这番话，冷铁云端坐未动冷漠依然，但没有再坚持让他们收回银锭。

出了冷家的院门，李纲一行人上了马，徐徐按辔而行。何庆言见李纲神色抑郁，劝慰道：“李大人不必过于自责，我们这样做，对冷家已算是仁至义尽了。俗话说慈不掌兵，李大人初执帅印便具临危不乱之大将风范，实是难能可贵。斩冷铁心一人而获胜全局，这个处置无甚不当，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李纲叹了一口气说：“我烦闷的不只是误斩了冷铁心，更是因为有许多误国误民的家伙该斩却斩不得。皇上虽然授予了我先斩后奏之权，实际上我对官职稍大一点的人，根本就动不了。非但动不了，还得耐着性子天天同他们周旋，同他们反反复复地打嘴仗，空耗去无限的时间和精力，这才是让人最憋气的。”何庆言道：“李大人所言极是，若是没有那些除了阿谀奉承一无所能的误国奸佞，汴京也不会有今日之危了。”李纲见何庆言有点声高，忙说：“这话到此为止，被人听去便是是非。”何庆言苦笑一下闭了嘴。

因惦着行营司里的繁杂事务，李纲催马加快了行进速度。就在行进途中，他得到了康王赵构与少宰张邦昌已被遣送金营的消息。

这时李纲一行已行至浚仪桥大街。刚过了桥，就见有一骑人马疾驰而来。转眼间那骑人马与李纲一行在街心碰面。来人就在马鞍上向李纲抱拳施礼，急切地道：“参见李大人，末将有要事禀报。”李纲认得这人是禁军都统制姚友仲帐前的一名副将，以为他要禀报的是有关城防的事情，让他沉住气慢慢说。但一听那副将报告的情况，李纲顿时也急了。

原来就在大约一个时辰前，有大臣沈晦奉旨由酸枣门出城，去金营送交议和誓书，并言其乃为先行，康王与少宰张邦昌随后即要出城使金，以示朝廷缔盟诚意。

沈晦持有圣谕，姚友仲不能不放行。但放走沈晦后，姚友仲心里却颇犯嘀咕。因为李纲曾有交代，戒严期间无论何人因何故出城，均须行营司审批。这沈晦去送誓书，为何没有行营司的批文，李纲也没派人事先打招呼？难道说李大人并不知此事吗？那么康王与少宰出使之事，李大人知道不知道呢？

作为一名禁军大将，姚友仲对朝廷中战和争执的激烈程度是颇有了解的。他揣度，遣送康王及少宰出使这件事李纲未必同意，这事的背后似乎有点问题。倘若李纲对此事果真不知情，自己这里又不得不遵旨行事，一旦铸成大错，那便悔之莫及。因此姚友仲便急派了一名副将，去向李纲禀报请示。那副将到了行营司，方知李纲去了城南，便连忙打马向城南去寻，恰好在浚仪桥头与李纲相遇。

李纲听过那副将简短明了的禀报，恼火得眼前直冒金星。

他没想到赵桓不但没有再经朝议，而且有意封锁消息，居然连一点口风都没透，便做出了这等糊涂透顶的决策。你如此向金人屈膝示弱，金人能不肆无忌惮百倍猖狂吗？有赵姓亲王被扣押在彼，金人能不对我们颐指气使横加要挟吗？自己先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极其被动的地位上，这个和还怎么议？此中的道理何其浅显，你天纵英明的大宋天子为什么就是想不明白呢？

赶往大内去劝说赵桓收回成命是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先阻下即将出城的康王和张邦昌。这样做是抗旨，其中的风险之大不言而喻。而且康王和张邦昌的身份地位远在他李纲之上，他的话这两个人能不能听也难说。可是现在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李纲急促地大喝了一声：“快，去酸枣门！”便火急火燎地打马飞奔而去。

然而还是迟了一步。当李纲一行人马风驰电掣般赶到酸枣门下的时候，赵构和张邦昌已经出城过壕，没有追回的可能了。

姚友仲一脸无奈地对李纲禀报说，他也觉得遣送康王使金十分不妥，但是圣意如此，焉得阻拦？他还告诉李纲，张邦昌出城时交代他，中书省正在起草割让三镇的诏书，很快还会有使臣出城，去向金人递交那份诏书。

李纲恼恨不已连连顿足。他坚信，金人的胃口根本是填不满的，朝廷一味屈从，只有死路一条。赵桓走出的这步臭棋已不可挽回，只能尽力加以补救了。他思考了一下，果断地命令甘云：“你速去中书省传令，割让三镇的诏书暂且不要发。此事如何措置，待我面君后再定。有胆敢背着我辄发诏书者，立斩！”

这个意思，显然就是要与皇上的旨意对着干了。姚友仲何庆言等皆对李纲的铮铮铁骨肃然起敬，但也都为李纲头上这顶乌纱能戴得多久，暗暗地捏了把汗。

三

这边京城内外纵横交错的文争武战正进行得惊心动魄如火如荼，那边外出避敌的大宋太上皇赵佶的心情，却伴随着逃亡旅程的延伸，而日益变得轻松起来。

赵佶离开南京应天府后，先是乘骡走了一阵子旱路，在陆地上颠簸得腻歪了，至安徽符离时又改乘官舟。经由泗上，即现今江苏盱眙西北，于正月十四日，也就是赵构和张邦昌被遣赴金营的这一日，抵达维扬。所谓维扬，就是现今的江苏扬州。

扬州位于运河汇入长江口处，乃淮南东路治所，即该行政区之首

府。这座古城在隋唐时期曾相当繁华，享有“扬一益二”之称。经过晚唐的战乱兵祸，其地遭受重创，不仅城区规模大为缩小，其政治地位也大不如前。但因有悠久的历史作为烘托，它仍然不失为一座华夏名城。

扬州最闻名于世的东西，大约要算是“二十四桥”。唐朝诗人杜牧曾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之绝句流传千古，对提高扬州城的知名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个“二十四桥”具体指的究竟是一座名唤“二十四桥”的桥呢，还是一处由二十四座桥共同组成的人文景观，如今已无从确考。但其地“青山隐隐水迢迢”之天然秀貌，却是有目共睹无须考证的。

奔波千里终于来到了这座举步可跨过长江天险的秀丽小城，安全系数大为增加，赵佶的心情放松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汴京那边的形势如何严峻，危机如何深重，那是赵桓和朝廷大臣们应当考虑和处置的问题，赵佶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什么兴趣去关心那些国事。

赵佶是个富有艺术家气质的人，他的心情一放松，行为便比较随便起来。当皇帝时，龙袍在身，他的一举一动，不得不做出一副与那身龙袍相称的庄严姿态，时刻须讲究个龙形虎步不怒自威，全身上下都得横平竖直地端着，装腔作势拘束得紧。这也是使他觉得这个皇帝当得甚为累人的原因之一。如今他已经不是皇帝，又是身穿便服，而且又已远离战火威胁，其放荡不羁的本性便暴露无遗。

船到码头，离舟登岸，赵佶命蔡攸带人去联系住宿事宜，他自己则在张迪的陪同下信步岸边，要溜达着玩玩。

这一日正好逢集，渔民们打了鱼，当时便堆在江边叫卖。其他商农人等趁着这里人多，也带着各种农副产品来此摆摊易货，推车挑担光头赤脚者往来江边络绎不绝。这种完全是由下里巴人组成的热闹景象，与汴京城里的都市繁华迥异，与汴河岸边的市民交易市场亦不尽

相同，其间充溢着更纯粹更淳朴更原汁原味的民间气息。

这种乡土气息是久居深宫的赵佶很少有机会领略到的，现在他置身其间，既新鲜又好奇，勃勃兴致油然而生。他由此顿生这次离京南下确乎不虚此行之感。如果没有这次的避难，岂有机缘领略多姿多彩大千世界的另一种画面乎？

赵佶边走边看，越看兴致越浓，就不想只做个观赏者，还要参与进图画中。于是，他便驻足于一个鱼摊前，问起那刚刚网上来的活鱼的价钱。

卖鱼汉子观其穿戴气度不似村野农樵，料是个有钱的主顾，满腔热情笑脸相迎，却故意报了个高价。赵佶何曾了解行情，况且他也并不缺钱，岂会计较一星半点儿的鱼价高低。但赵佶却偏要计较，他要亲自享受讨价还价的生活乐趣。

经过一番认真的计较，双方以低于报价一个铜板的价格成交。赵佶笑逐颜开，仿佛是占了莫大的便宜。卖鱼汉子也心满意足，因为他这鱼的实价，其实比成交价还低不少。他就一面嘟囔着真是卖亏了，一面暗笑这个似乎是有点身份的人自以为精明，实则是个极易糊弄的蠢货。

赵佶让张迪付过钱提了鱼，正要继续向前游逛，宇文粹中走来，低声禀报说扬州的地方官员即刻便至码头迎驾，请太上皇速回。赵佶只得兴犹未尽地回步，他边走边叮嘱张迪，今日一定要用刚购得的这几尾活鱼下酒，又道今日之游不可无诗，回头一定要吟哦几首，记此在江边“就船鱼美”的逸事。

是日，赵佶一行在扬州地方官员的恭迎下住进驿馆。

太上皇驾临是件大事，接风洗尘是免不了的。由于赵佶他们都跋涉得很疲惫，官府将接风宴安排在了次日中午。这样一来可让太上皇

等贵宾恢复一下体力，二来也可使宴席的筹备有点时间。

照料赵桓等人歇下后，扬州府上上下下便开始忙活起来。经过连夜操办，次日中午摆出的以淮扬菜系为主的一席盛宴，基本上达到了国宴标准。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场精心筹办的接风宴，尚未及酒行三巡，就狼狈不堪地半途而废。

事态的陡变起因于来自城北的一马快报。

当时盛宴刚开始不久，宴楼中洋溢着一派欢声笑语。众皇亲与赵佶一样，皆觉到了这里已算是脱离了险境，就此逗留下去亦无不可，一个个心旷神怡忧虑尽消，这就使宴会的气氛极佳。

扬州的地方主官见赵佶等人高兴，他们也很高兴。太上皇驻跸扬州的机会不可多得，侍奉好了太上皇对其日后的仕途自有好处。因此从知州到通判对今日的宴会都十分重视，命令各曹参军一律出席作陪。就在这些地方官员频频向赵佶献辞敬酒的时候，城北的快报传进了宴楼。

前来报信的是北城门守将派出的军士。他报告说，探得有大队人马正向扬州开来，兵力约有万余，具体是什么部队，正在再探之中。扬州知州为保障赵佶一行的安全，昨日在得知赵佶到来之时，就向四壁守将下达了命令，让他们发现异常情况必须及时禀报。北城的守将生怕误事受责，所以未等进一步探明端的，即先将此况报了过来。

知州得报，一面下令速搞清来者究竟，一面不得不马上禀与赵佶。赵佶不听则已，一听此讯身上就禁不住激灵一下打了个寒战。两个可怕的字眼闪电般地从他的脑子里蹦了出来：金军！至于在这距汴京千里之遥的地方如何会突然冒出一支金军，这支金军是取何道而来，假如汴京尚未失陷，它又如何可以越过宋军的阻截，如此神速地追赶到扬州，等等问题，他这会儿没工夫去想。

身上的寒战还没打完，他就哗地一推杯盏站了起来，口气急促地命令知州，立即备车送他去江边。赵佶这一慌，宴楼里顿时便全乱了套。金军已追至扬州之说疾风一般传遍席间。这时纵然有琼浆玉液龙肝凤胆，也没人再有心思吃下一口。

众人见赵佶匆匆忙忙离席而去，俱忙不迭地起身跟着往外跑。知州一见场面乱成这样，手足无措方寸尽失。亏得那通判还有点应变能力，他急命在场的官员分成两拨，一拨速备车马先护送赵佶一行去江边，另一拨调集衙役去驿馆搬运赵佶他们的行李物品。那些官员心里惦着的是自家的老小，然而当差不自由，不能不遵命先去帮助太上皇及其眷属逃跑。他们都在心里暗骂，若无赵佶这不吉祥的废物至此，哪里会招来这从天而降的祸事。

赵佶及其眷属或乘车或骑马，在扬州官员的护卫下，乱哄哄地赶到了江边，行李细软一时半会儿却还运不过来。赵佶焦急地在岸边踱了几个圈子，觉得保命为要，不可再等，就欲登舟先行。然而但见沿江的大道上甲胄闪闪尘土飞扬，一彪人马已经驰至眼前。

赵佶心慌意乱，一屁股坐在一块青石板上，仰天哀叹：万事休矣！如果昨日连夜过江，急调江南宋军扼住渡口，完全可以阻住追兵免除今日之险。真是太麻痹大意了！但现在后悔已无用，是死是活唯由天命了。

赵佶正紧闭着眼睛，惶恐地等待着厄运的摆布，却听得耳边响起了两个熟悉的声音：“臣童贯、高俅拜见太上皇，谨祝太上皇龙体安康！”

赵佶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暗自苦笑了一下，默然未动。那两人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回赵佶听得真切，他睁眼一看，跪在面前的，果然是童贯、高俅。他又惊异地环视过去，发现那奔驰而至的大队人马，原来全是宋军。

赵佶这才魂魄归位，如梦方醒地舒了一口气，开口问道，你二人如何来到此处，还带来了众多兵马？童贯、高俅就禀道，臣等闻知太上皇南下进香，念及局势动荡，唯恐途生不测，特率本部人马前来护驾。赵佶问，是皇上让你们来的吗？童贯、高俅回答，因护卫太上皇心切，行色匆匆，未及奏明皇上。

赵佶稍稍一转脑筋，便猜透了这两个人跟随而来的真正用意。但不管怎么说，身边增加了这样一支兵强马壮的护卫大军，总是一件好事。而且童贯、高俅这两个人，总体上说算是死心塌地追随他赵佶的人，有这两个人护驾，诸事会方便得多。因此赵佶便不再追究其离京意图，乃豁然而笑道，二卿忠心若此，予心甚慰。二卿所率部伍，即充为予之进香卫队可也。

一场虚惊过去，众皆额手称庆。这时有些人就觉得方才赵佶那副草木皆兵的丑态非常好笑，但没人敢表露出来。

接着装载着赵佶一行细软的车辆也赶到了江边。扬州知州便上前恭问，太上皇是要在这里住些时日，还是现在就过江？

按赵佶的原意，本是有在此住一段时间的念头。他诵读过不少前朝文人吟咏扬州的诗句，对这座以风流蕴藉闻名于世的南方古城很感兴趣，对淮扬歌伎之芳姿艳貌亦早有耳闻。既然到了此地，何不饱览一下其中的旖旎风光？但是方才的这场虚惊动摇了他的这个想法。这里似乎仍然不够安全。他踌躇了一下，向童贯、高俅问道，二卿之见若何？

童高二人自然是希望跟着赵佶跑得越远越好，就异口同声地道，为保太上皇平安，乃以过江为上。赵佶点头道，那么便依二卿之意。

对于扬州的地方官来说，赵佶过江不过江各有利弊。赵佶不过江，童贯、高俅的部队便要随其驻扎扬州，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扬州的防卫力量，对应付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和抵御极有可能突破中原挺进江

淮的金军，具有很大的好处。但这些人马留在扬州，带来的压力和麻烦也很大。别的不说，仅钱粮开支一项，就是个相当沉重的负担。赵佶过江，带给扬州的好处没了，可是压力和麻烦也没了。背着抱着一般沉，所以扬州的知州和通判在心里盘算下来，也不觉得太上皇立马要走是多么大的遗憾。听了赵佶的旨意，他们便命令属下去指挥差役将赵佶等人的行李装船。

没想到这时又出了事：有人阻拦差役们装船。

阻拦装船的是当地的平头百姓。原来，百姓们自昨日闻知太上皇驾临扬州，且要由此前往江南，就有不少人不招自来，纷纷聚集于渡口，意欲劝谏赵佶中止南下逃亡之旅。方才赵佶一行仓皇逃奔江岸，又惊动了许多民众跟来观望。此时闻风来到江边的人已说不清到底有多少，放眼望去只见是密密匝匝一片人海。一些渔船也从水面上围拢来，你拥我挤地堵住了航道。一见赵佶要走，百姓们情绪激昂一拥而上，皆恳请太上皇以社稷安危为重，坐镇扬州竖起抗金大旗。霎时间四面八方的民谏声便势如狂潮席卷了江岸。

扬州的知州和通判感到这事有点棘手，两人商议了一下，就去请示赵佶，是否可暂缓过江。

赵佶见状，恼火得很。他对这种带有要挟性质的百姓请愿十分反感。而且人们越是请求他留下，他越觉得这个地方危机四伏非久留之地。于是他沉下脸来下令，速将周围的民众驱散，不得耽搁他的渡江时间。

知州和通判只得让下属分头去劝百姓离开，两人亦亲自去往来奔走喊话。但百姓对他们的规劝根本不听，任凭他们喊叫得声嘶力竭喉咙干哑，不仅无人后退一步，向江边围过来的人反而越来越多。那知州和通判焦灼无计，额头上都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童贯在旁看着，认为这个局面只能由他来出面收拾了。

童贯曾先后统率大军镇压过宋江、方腊两股农民起义军，在对付民众闹事方面是颇有些手段的。以他的经验看，从骨子里说，草民百姓都是吃硬不吃软，别看眼前这些人仗着人多势众咋呼得紧，其实是色厉内荏一盘散沙，内中真敢玩命的没有几个。只要官方动真格的，无论他们有多少人，顷刻之间全都会作鸟兽散。现在由他站出来解决困境，正好乘机显示一下他的能力，增加一把他在赵佶心目中的分量，让赵佶感到他这个人确实不可或缺。

所以，他也没向赵佶请示，便下令本部兵马成作战队形向四周的民众列阵展开，刀出鞘箭上弦。接着就命几名将领驰马阵前，同时向四方喊话，告诫所有围聚于此者立即散去，否则即为谋反，格杀勿论。

聚众情愿的人们见此情形先是愣住，但继之全被童贯的武力威胁激怒。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他们敢动手，就跟他们拼了！"这句话就像点燃了火药筒，引起了一片炸雷似的怒吼声。人群非但没有离散，反倒迎着引弓待发的箭镞渐渐地向前涌来。

童贯并不是虚张声势，他对此早有思想准备。面对越逼越近的人群，他冷冷一笑，传令下去，有胆敢再进一步者，毋庸迟疑，立即射杀。

扬州知州和通判万没想到今天这事会闹成这样，他们预感将要出大乱子了，俱在心里叫苦不迭。赵佶也觉这样一来事态恐怕要闹大，但又吃不准童贯断然采取强硬措施是对是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人群还在继续向前涌动，胜捷军的弓弦已经拉满，眼看一场血案在所难免。

忽听有人急叫一声："童太尉且慢！"

童贯回头一看，不得不将已经顶到唇边的"放箭"二字咽了回去。

他再骄横跋扈，这个人的话还是不敢不听的。这个人是郑太后。

有赵佶在这里，郑太后原是不想出面的，但她见赵佶一直犹豫不语，而童贯却当真要大开杀戒了，她不得不越过赵佶站了出来。她倒不是担心一旦动武童贯控制不了局面，她相信，凭着童贯、高俅带来的这两支兵马，强行将聚集江边的请愿民众镇压下去，肯定是不成问题。问题在于那样一来，所造成的影响将极其恶劣。

赵佶于国难当头之际，置京城安危于不顾，径自南下逃跑，已是非常不光彩的事，倘于途中再酿血案，必会搞得天怒人怨，甚至下场堪忧。即使不想将来只看眼前，逃难途中的护卫措施十分疏松，若与百姓结下死仇，那江湖刺客的报复手段，可是防不胜防。

虑及种种严重后果，郑太后才不敢再沉默，急切地出面喝住了意欲蛮干的童贯。然后，她回身低声对赵佶道，上皇人在旅途居无定所，结怨民间此身何安？一语点醒梦中人，赵佶忙命童贯将人马撤下。

民众见官军不再以武力相胁，情绪稍缓，然仍无退意。

赵佶便问郑太后，对这些愚民强驱之不可，婉劝之不退，如之奈何？凭什么他们不让我过江，我就不能过江？我堂堂的太上皇难道连这一点自由都没有吗？郑太后考虑了一下说，看来若不适当地做些妥协，大家都难得脱身。以妾身之意，且先如此如此，上皇意下如何？

赵佶听了郑太后的主意，略为沉吟，觉得是个权宜之计，不禁对她生出一股感激和敬意。于是他唤来扬州知州与通判，让他们再去向民众进行劝说。

知州和通判领命，马上分头去宣告太上皇的旨意。他们告诉百姓，太上皇南幸乃朝廷的重要政务安排，行程既定不可擅改。然扬州百姓挽留意切感人肺腑，上皇不忍拂民热望，因之特留郑太后及眷属

于此，并留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所率兵马驻守扬州，与当地军民携手备战共御金虏。希望百姓们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勿误太上皇南巡要务。

这个折中的方案通报出来后，百姓的情绪大为舒缓。肯将郑太后以及高俅一支人马留下，在百姓的心目中，是太上皇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台阶和面子。而如果非坚持太上皇本人留下不可，可能会把事情搞僵，反倒事与愿违。毕竟他们也不愿意闹出流血事件，于是在民众间便议论纷纷起来，多有认可之意。

知州和通判见众意开始松动，就趁热打铁再加善劝。郑太后亦当即辞别赵佶，带着眷属们登上了返回城里的马车。人们见了，乃信郑太后等留驻扬州非为虚言，就一拨一拨地逐渐散去。一场风波至此总算平息。

这时天已将暮，赵佶唯恐夜长梦多，吩咐随员抓紧时间渡江。童贯忙命军士将赵佶的行囊箱包搬运上船，带领部分亲兵亲自护卫赵佶登舟启程。胜捷军的大队人马则经浮桥步行过江。

赵佶在张迪的搀扶下步入船舱，他看着一直在鞍前马后忙碌不停的童贯，对其勤勉事主的精神十分赞许。刚才童贯那种敢于采取极端措施、不惜得罪百姓来维护赵佶的利益的举动，尽管失之孟浪，但是忠心可嘉，令赵佶深感此人确乎不可多得。而张迪却认为，童贯其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很担心此行由于童贯的加入，会使赵佶与皇上赵桓的关系产生裂痕。但这个念头他不敢明说。

高俅与童贯一起奔波千里，好不容易追上了赵佶，却被赵佶一句话留在了扬州垫背，心中老大地懊恼。他暗骂到底是童贯这只不公不母的老狐狸溜须拍马技高一筹，便宜总是让这厮占了去。而实际上却正是由于他没有追随赵佶过紧，后来方侥幸未被赵桓列入诛杀名单。这才真正是捡了个最大的便宜。

第九章

“不曾习武？不曾习武你当的什么少宰？怪不得你们的那些禁军上得阵去犹如朽木粪土，原来朝中俱是无用的废物。”宗弼说着，放声大笑。旁边的金将金兵亦皆鄙夷地大笑不止。张邦昌被奚落得火冒三丈，却只能忍气吞声地向宗弼连连揖手，口称惭愧。

一

冤家路窄，开封府提举保甲危国祥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又撞到了李纲的手上。

事端乃由朝廷决意竭财奉金而起。

赵桓在遣送赵构、张邦昌出使的同时，即下达了务必依金军要求筹集犒军财物的旨意。并指令太宰李邦彦亲自负责督办。为了满足金人的欲望，渡过眼前的难关，他首先在这件事上做出了表率。他先从宫内着手，令人筹集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器皿等物变卖，这使得李邦彦催逼朝官捐资的差事相对容易了一点。天子尚且如此，臣属岂敢怠慢，于是上至宰执大员，下至末阶胥吏，无不忍痛解囊。

对于在赵桓登基后已经失势的官宦如蔡京、王黼、梁师成等人，李邦彦干脆派人直接上门抄家，将其府邸乃至其亲属家中所藏的金银悉数没收，纳入元丰库。

这样折腾下来，仅一天多的工夫，便筹得了金三十万两，银八百万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筹集到这个数目，应当说是战果赫赫了。

可是赵桓和李邦彦面对这个赫赫战果，谁也高兴不起来。这个经朝廷总动员才努力筹集到的数目，离金人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的要求，差距显然太大。何况，还有数目庞大的绢彩骡马之属尚无着落。

再从皇宫里或者朝臣们身上硬挤是不现实的了。无论是赵桓还是各级官员，都不可能为此真正穷尽家底，搞得自己一贫如洗，在这一点上大家是彼此心照不宣。可是目前的数目是搪塞不过去的，这个难题如何解决？

李邦彦献策四字：取之于民。赵桓允准，并补充道，亦可谓用之于民。

李邦彦连称正是正是，乃命有司张榜街衢，限期汴京百姓将家中金银包括各种金银制品悉输官府，期满不输者斩。对于隐瞒资财者，许亲属、奴婢及诸色人等告发，允诺对告发者给予重赏。为了尽快地将金银搜罗到手，李邦彦还指示各级衙门，不得懒散懈怠坐等缴纳，而要积极主动地上门催收。汴京城里由此便掀起了一股大肆搜刮民财的狂潮。

有个唤作王孝迪的中书侍郎，在此勾当中上蹿下跳极为卖力，到处恐吓百姓，说若不交出财物，金人破城后就会将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被百姓冠名为“四尽中书”，正与前番那个“六如给事”李邺配成一对。

开封府是承担搜刮民财任务的主要衙门之一，为了应付李邦彦下达的那高得惊人的定额，府尹聂昌派出了大量官吏，深入到各厢区去进行征收督缴。提举保甲危国祥自然在此列之中。危国祥对干这种事向来极为热衷，借机中饱私囊的勾当他早已操练得轻车熟路。上回借募兵之机敲诈百姓遭到李纲的痛斥，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窝囊气，这回是奉旨括财，名正言顺没人敢阻，他当然要乘机大显身手。

危国祥领差后雷厉风行，当即便带领一班衙役深入了街巷，破门闯宅登堂入室，挨家挨户逼金索银，且对所到之处认真搜索，凡属贵重物品，二话不说伸手便拿，其行径与明火执仗的土匪强盗无异。百姓们慑于皇榜所示，皆束手任其劫掠，敢怒而不敢言。这是危国祥自当差以来敲诈民财最为顺手的一次，可谓是得心应手无往不利，因此他每日里是不辞辛劳早出晚归，干劲越来越大。

然而就在他那借着冠冕堂皇的名义巧取豪夺的营生正进行得红红火火一路顺风的时候，却意外地在济世堂碰上了一个硬钉子。

济世堂是个药铺，坐落在宣德楼东南的一条大街上。药铺掌柜唤作吕忠全。吕家是世医，吕忠全继承了其祖衣钵，而他又有经商兴趣，因此就在挂牌行医的同时，开办了这个药铺。济世堂初创时门脸很小，经过若干年的苦心经营，铺面已发展到三间大瓦房的规模，在这条街上算得上是数得着的一家店铺了。

对于这样一个财力殷实的商家，危国祥自是不会放过，他决心狠狠地敲上它一笔。

这一日上午，济世堂开门不久，危国祥便带领着四五个衙役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颐指气使地叫嚷着让吕忠全交银子。吕忠全是看过皇榜的，知道这一劫谁也躲不过，就赶紧让伙计把店里现有的银子全都端了出来。

危国祥瞥了那些银子一眼说，你偌大一个店铺，就只这点零碎吗？你这厮必有藏匿。吕忠全解释道，小店的存银确实就这么多，已经全部拿出来了。危国祥哪里会听他的解释，他脑袋一晃道，既然你如此滑头，便免不得本提举动手一搜了。说着，就喝令衙役们越过柜台，到后面去搜。

吕忠全原本对官府以筹款议和为名向民间横征暴敛就心怀不满，这时便有点忍无可忍了。他将身子一横挡住柜台口，质问危国祥道，小民已经把银子全都交到你们手上了，你们凭什么还要搜查我的店铺？

危国祥在这次敛财行动中还没碰上一个敢于同他顶撞的，吕忠全这么一挡，立时把他的火给勾上来了。他蛮横地冲吕忠全叱道：“你这厮少与我啰唆，本提举说要搜就得搜，没有凭什么不凭什么这一说。”

吕忠全气得脸色发白：“我若不让你搜，你待怎的？”

“那就莫怪你危大爷我不留面子了。”危国祥见吕忠全竟敢如此强硬，心里越发火大，“你这厮不识抬举是不是？来呀，把柜台给我砸了！”

众衙役得令，狐假虎威地一哄而上，七手八脚便要掀柜台。吕忠全急了，正要张臂阻拦，却有一个人已从旁边抢上去，立在了衙役们的面前：“住手！你们想干什么？”众人都冷不防地一愣。定睛看去，这人竟是个二十来岁的秀丽姑娘。

这姑娘是索飞春。

这几天，妇女义勇队主要承担了救治守城部队伤员的差事，今天她是到济世堂抓药来了。方才危国祥等人咋咋呼呼地进门的时候，她正坐在一旁等候着药铺的伙计包药。伤员等着用药，她原本没有多管闲事的心思，但在冷眼旁观的过程中，危国祥的霸道行径却一步步地激怒了她。及至看到那帮虎狼衙役居然要公然砸柜台抢明火，她实在按捺不住，便腾地起身抢了上去。

“原来是你。”稍一愣神，危国祥认了出来，这就是几天前曾在何卫氏门口同他叫板的那个女子。那天有李纲给你撑腰，老子不得不忍了胯下之辱，今日的情形不同了，就是李纲在此，又能奈我何？他轻蔑地盯着索飞春冷笑一声：“我想干什么？我是在奉旨办差。此事与你何干，要你多嘴？”

“奉旨办差？圣旨上有让你砸药店的柜台这一条吗？”

“圣旨限令民间金银一律上缴国库，这厮隐匿不缴，本提举有权搜查。”

“他隐匿了多少银子？”

“笑话，本提举又不是他家的账房先生，谁知道他隐匿了多少，需待搜过方知。”

“既然不知道，你又怎么能断定他隐匿了银子？”

“这个……”危国祥这才发现，在三言两语中，他已被索飞春绕进了圈套。他顿时恼羞成怒，“本提举无暇与你废话，你与我速速闪过一旁，不然我便先将你拿下。”

索飞春岿然不动：“你要拿我，凭何罪名？”

“阻办皇差，罪同通敌。”

索飞春哈哈大笑：“正月初九我们在城头上与金兵肉搏的时候，你在哪里？我说提举大人，有本事朝着金人去使，那才叫作汉子，在这里冲着老百姓耍威风算什么能耐？逼着老百姓把家底掏干去孝敬金人，我看这才是罪同通敌！”

危国祥被索飞春奚落得额上青筋直蹦，他抬手一指命令衙役：“这贱货抗旨闹事，罪大恶极，与我拿下。”

吕忠全是个重义之人，眼见得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拔刀相助引火烧身，焉能袖手不管，就连忙上去劝阻。岂料还没等他说话，便被一个衙役一拳捣了开去。这一拳打得吕忠全的肩胛一阵剧痛，也彻底打开了他胸中的怒火闸门。他生就是无事不生事、有事不怕事的性格，而且也是练过些拳脚的，这一怒之下便将什么后果不后果统统抛在了脑后。他随即反手一拳，把打他的衙役狠狠地击翻在地。

索飞春哪里容得衙役们近身，也早拉开架势动了手。

这一动手，动静便闹大了。双方从店里打到店外，引来了大批的围观者，街衢上的交通为之堵塞。这条街地处京城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如此骚乱，消息很快便传进了亲征行营司。

李纲正在行营司与吴敏、许翰等人议事，议的正是关于强行敛财于民间的问题。吴敏、许翰都听说城中百姓对此已是怨声载道，唯恐

持续下去酿成大乱，特地前来与李纲沟通情况商讨对策。闻报在咫尺之遥的皇城根下发生了骚乱，李纲即中止了会议，命甘云点起卫队，随他亲去现场查看。维持城中的治安是行营司的职能之一，大敌当前重兵压境，京城内部的安定是克敌制胜必不可少的保障，李纲对此的重视程度，毫不亚于城防前线。

李纲带人赶到出事现场时，事态已发展得相当严重。

原来，当索飞春、吕忠全与危国祥一帮人动手从药铺里打到街面上以后，不仅惊动了左邻右舍和过往人等，亦惊动了负责城区治安巡查的京城都巡检范琼。范琼带领一队禁军来到这里，理所当然地认定乃是不法刁民滋事，不问青红皂白，便下令将索飞春、吕忠全拿下绑了。药铺的伙计上去为主人求情，被范琼抡起马鞭抽了个满脸花，疼得歪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市民中有知情者看不下去，大着胆子站出来向范琼解释事发根由，却被危国祥指斥他们与闹事的暴徒是一伙。范琼自然是要袒护穿官服的人，便命禁军士兵将敢于出面说话者一并拿下。

这一下激起了众怒。百姓们本来便对官府强征民财深怀怨恨，这时就酿成了这种强烈情绪的大爆发。未等上前拿人的士兵再动手，就有几条血性汉子挺身而出，愤怒地质问官兵还讲不讲理。有人一带头，周围的市民也都一起向前涌，种种愤怒不平的叫骂声如汤沸鼎响成一片。

危国祥见状对范琼道，范大人你看见了吧，民悍若此，在下办这皇差，实与赴汤蹈火无异。如果范大人弹压不住，在下亦只好惹不起躲得起了。范琼被危国祥这么一激，岂肯在众目睽睽下丢了面子，遂冷笑道，哼哼，整治不了这几个泼皮，我范某也白吃这十来年的军粮了。于是他嗖地拔剑在手，厉喝周围人等不可聒噪，令将挑头闹事者俱绑官府拘讯，扬言有胆敢以暴力拒捕者，立斩不贷。

此令一出，禁军士兵们立时如临大敌，刀剑纷纷出鞘。

市民们怒目刀丛，沉寂下来，但是并不散去，与禁军形成了无声的对峙。虽然无声，却很强硬，很难估计其中蕴含着一个多大能量的惊雷。

下面该怎么办，范琼吃不准了。坚持下令抓人吗？十有八九会激起规模不小的武力冲突。胆敢以暴力拒捕者斩，用这话吓唬一下人可以，但当真在京城腹地造成平民流血事件，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可是不抓人又弹压不下这场乱子，再说刚才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他不敢动武，这出戏又该如何收场呢？

就在范琼把自己弄得势成骑虎的时候，李纲到了。

李纲看了看眼前的局面，二话没说，先命禁军士兵刀剑归鞘。范琼得了台阶，赶紧就坡下驴，喝令士兵后撤。

危国祥暗暗叫苦，情知这一回他的霉头又触定了。

李纲将范琼叫到马前，询问事情缘由。范琼回禀说，纠纷乃是由官衙奉旨向百姓征收金银而起，他不过是带人到此维持了一下秩序，内中详情还得问这个危提举。

李纲看看立在范琼身边的危国祥，又看看被绑在一旁的索飞春和吕忠全，不用问便明白个八成，但他还是依次对双方做了讯问。双方的回答自然是大相径庭。危国祥声色俱厉地指控吕忠全、索飞春抗旨滋事图谋不轨，吕忠全、索飞春则义正词严地怒告危国祥假公济私强抢民财。

李纲让危国祥明确回答，吕忠全到底交没交银子。危国祥支吾了两声，不得不承认，吕忠全是“搪塞了些许银两”。李纲就沉下脸来，严肃地质问他，既然交了银子，为什么还要强行搜查人家的店铺。

危国祥正之乎者也地寻找理由对付李纲的问话，人群中冒出一声喊："他们就是这样，交了银子也要搜！"随后便有人接二连三地大喊起来："他们家家都搜，根本不讲理！""他们不光搜银子，是见什么拿什么，连我家刚扯的一块被面都拿去了！""连为老人准备的寿材他们也抢，真是缺了八辈子大德！""他们还行凶打人，我爹拿不出银子，被打得吐了血，现在还起不了床！"

李纲一声不响地听着，越听脸色越阴沉。待到人们的喊声渐渐平息下来，他目光如剑直视着危国祥问，百姓所言是真是假？危国祥躲闪着李纲的目光，强词夺理地辩解说，在下尽心办差，其实也是为朝廷负责之意。

李纲怒不可遏地喝道，放屁！你还要狡辩！假借名目巧取豪夺引发骚乱，你可知后果如何？动摇了城防根本，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他命令范琼亲自给吕忠全、索飞春松了绑，然后对百姓们做了简短的讲话。

他主要讲了两点。第一，国难当头，为了挽救危亡，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乃理所当然之事，希望大家理解支持；第二，征缴金银须严格遵照皇榜行事。皇榜明示，凡私藏金银者，经告发可予抄没。也就是说，对于不属被告发的人家，则不得入宅强搜。借机擅闯民宅是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李纲宣布的这两点，虽然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从民间强征金银的行为，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百姓利益的作用，并且当众刹了危国祥那帮仗势欺人的恶棍的威风，令在场的百姓无不击掌称快。

范琼在旁听了也暗自点头。李纲既未否定圣意，又巧妙地安抚了民心，这个缓解矛盾的策略，确实比较得体。

但是李纲心里清楚，这个矛盾的化解，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如果强征民财的事再继续做下去，肯定还会不断地发生新的冲突事件，

甚至会造成汴京城里的全面动乱。

因此，平息骚乱回到行营司后，他立即着手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具折呈奏赵桓，恳切地提醒皇上，自从张榜征收金银以来，经过官衙强征穷括，汴京城里民力已竭，乃至人心动荡内患丛生，实堪大虑。另一件是行文知会开封府尹聂昌，备述提举保甲危国祥无法无天欺凌百姓、抢掠民财屡教不改、影响恶劣民愤极大、险些酿成城区动乱的事实，敦请聂昌对此害群之马务予严惩，不得姑息。

奏折递进大内后，暂无回音。倒是惩处危国祥的事，开封府当天便有了动作。

李纲亲临现场处理骚乱的消息早已传到聂昌耳朵里。聂昌一听就知道，危国祥此番是在劫难逃了。如果他再像上次那样敷衍了事，对危国祥网开一面，恐怕李纲不会善罢甘休。再说危国祥确实也太过于有恃无恐，一点都不识时务。在这种时候胡作非为激起民变，扣他个什么罪名都不过分。他聂昌若是对其劣行一再装聋作哑，惹得李纲性起，在赵桓面前奏上一本，很难说是个什么结果。

毕竟李纲目前手握军政重权，他想，是不宜与之把关系搞僵的。上次已经给了张邦昌面子，这回也该给李纲一个面子了。于是聂昌一接到李纲的行文，马上便做出了革除危国祥职差的决定。

危国祥丢了差事，对李纲的仇恨积累得无以复加，因之如何找机会报复李纲，从此便成了他昼思夜想的一件大事。不过他沮丧地感到，起码从目前看，做成此事的希望，还甚是渺茫。



次日上午，索天雄到行营司求见李纲。由于李纲政务繁忙，许多

前来求见的官员都被甘云挡了驾，但甘云对索天雄这位民间义士十分敬重，破例向李纲做了禀报。李纲料想索天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便放下正在批阅的公文，让甘云引索天雄进议事厅叙谈。

索天雄是专门为请求制止官府从民间强征金银而来。

朝廷的强征金银政令一颁布，就激起了索天雄的强烈愤慨，同时亦使他马上意识到了此事将导致的严重后果。然而一介布衣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没用，因此他只好把抵制此事的希望寄托于李纲。本来他认为，李纲应当而且肯定会及时采取措施，设法制止朝廷的这种荒唐做法。昨天索飞春回去将发生在济世堂的事情讲了之后，索天雄方知李纲对此事的态度非其所望。

固然，李纲是严词制止了危国祥借机掠财的恶行，但他并未表示出从根本上反对强征民财之意，仅此而已是于事无补的。所谓对未经告发者不得随意进行搜查，这话只能让民众一时听来痛快，实则基本上是一句空谈，产生不了多大的约束力。官吏们打算抄检谁家，随便捏造个告发人还不是轻而易举吗？其中的真真假假谁能辨得出来，谁又有那个条件去逐一查证？查办了一个恶吏危国祥，汴京城里大大小小的张国祥王国祥不知还有多少，李纲纵有三头六臂，能查得过来办得过来吗？待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是谁也无力回天的。

事关重大，索天雄不得不冒昧登堂，敦促李纲从速解决此事。

李纲对索天雄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感动，但是认为他毕竟不了解官场的复杂性，看问题未免过于一厢情愿。听索天雄说过来意，他告诉索天雄，我与索义士的见解是不谋而合的，昨日已将此意具折呈奏皇上。圣裁如何，尚在等待。

索天雄严肃地说，目下千钧一发，时不我待，我们没工夫坐等，必须催促皇上速下决断，立止征缴金银于民间。

李纲皱着眉道，这却不是我们要速办便速办得了的，皇上看了奏折，总得有个考虑的时间吧？再说，宰执大臣中持不同见解者颇多，亦须有个协调的过程。索义士非身处其间，不知其难也。

索天雄并不是全然没有虑及李纲的难处，只是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不能不令他狠下心来逼迫李纲迎难而上。他想了想，说，李大人可否拨冗随小民出去走一走？李纲指指案头上堆积如山的公文苦笑道，你看看这堆东西，我今日出得去吗？索天雄坚持道，事有轻重缓急，小民绝不敢让李大人虚掷光阴。李纲见索天雄这样说，料其请他出去必有用意，便依其请，带上甘云随着他出了行营司。

索天雄请李纲出来，是要带他去亲眼看看穷街陋巷里的一些民家。

李纲一向自诩是个能够体恤百姓疾苦的官员，素日里他确实也比较注意考察民情，对下层市民的生活状况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尽管如此，此行所到之处，仍然令他触目惊心。

索天雄先后领他看了七八户人家，户户皆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衣单灶冷囊空米尽，令人无法想象他们将依赖何物继续维持生存。而更使李纲感到不安的，是这些百姓对待他这位朝廷大员的态度。他们见李纲亲临茅舍视察，并无感动之色，表现出来的只是冷漠和木然，甚至还有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的隐忍于沉默背后的怨恨和敌意。面对此情此景，李纲开始理解索天雄为什么坚持不能再坐等。

然而更让他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索天雄领着李纲又看过一户民舍，步出那个狭窄潮湿的破院后，他对李纲道，类似这样的人家，再看下去几天也看不过来，小民不敢更多地耗费李大人的宝贵时光。李纲便问，你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本官，百姓们确实已被压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是吗？

“不仅如此。”

“还有什么？”

“李大人可知这些百姓都是什么人？”

“什么人？”

“他们都是在正月初九守城大战中阵亡者的眷属。”

“什么？”李纲不禁全身一震，“他们也要缴纳金银？”

“皇榜上何曾有网开一面之说？就连刚刚发放下去的一点抚恤金，都被搜罗得一个铜板不剩了。”

“混账透顶，岂有此理！”李纲愤怒地顿足大骂。犹如醍醐灌顶，刹那间他彻底地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多谢索义士指教，此事本官即刻去办”。

策马返回行营司，李纲即让甘云去联系内侍黄金国，请其向赵桓传送他要紧急进宫奏对的请求。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李纲感到黄金国这人品质端正，办事能力也较强，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果然，不到一个时辰，宫里便传出旨意，召李纲于午后入对福宁殿。

见驾后，李纲开门见山地向赵桓提出，必须立即下诏，停止在民间搜刮金银。

此前李纲虽对张榜搜刮民财之事极为反感，却终是忍而未发，没有站出来劝阻。直到发生了济事堂事件，他才具折陈述其弊，然亦仅是点到为止。之所以如此，究其本意，还是不想事事与皇上作对，不想处处当出头的椽子，有保官思想在作祟，尽管他不愿承认或者正视这一点。今天索天雄重锤一击，使得他幡然猛醒。倘若官逼民反祸起

萧墙，京城将不攻自破，到那时玉石俱焚，还有什么个人利益可保？想到自己身居尚书右丞兼亲征行营使高位，却在关键时刻顾虑多端畏首畏尾，还不如一条民间汉子襟怀坦荡，他不禁一阵阵地暗自惭愧。

赵桓有点伤风，鼻塞头重周身酸痛，所以今天不曾临朝，待在了寝宫将息。这时他本来是懒得接见臣属，但因黄金国奏称李纲有要事须紧急面奏皇上，他猜疑有可能是金军又要攻城，为了及时掌握局势动向，便强打着精神召见了李纲。

听过李纲的求见之意，赵桓的心情先是一松，庆幸不是金军又欲动武的恶讯，继之便生出了很大的不快。

昨日赵桓阅过李纲的奏折，还是比较重视的。他特地召来了李邦彦询问，征收金银之数若何？李邦彦回答说又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加上此前所聚，仅达金人索取数目的十分之一。这个数目肯定搪塞不住宗望，赵桓让李邦彦再想想其他办法。李邦彦说如今城门四闭，除了继续挖掘城里的蓄藏，委实没有别的办法。赵桓担忧地问李邦彦，倘逼之过甚，民心逆反，如何措置？李邦彦道，那只能是两弊相衡取其轻了，弹压乱民，以禁军之力绰绰有余，而抵御金军，却无异于螳臂当车。赵桓觉得是这么个理，只好吩咐他再努努力，能多弄一点算一点，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对金人交代。

不过赵桓业已看得明白，现在即便是掘地三尺，欲凑足金人索要之数亦是绝无可能的。如果金人不肯通融怎么办？他正为这个异常棘手的问题坐卧不宁，李纲竟又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立逼他下诏止征金银，这岂不是给他釜底抽薪雪上加霜吗，令他焉得不恼！他冷冷地看着李纲暗忖，怪不得大臣们对此人多有非议，他身上的毛病果然不小，单是不善解朕意这一条，就很不好，很辜负朕望。

李纲看出了赵桓的不快，但他不打算退缩，他也无路可退。见赵桓听了他的话面如泥胎无所表示，他稍稍停了一会儿，便再度开

口：“臣方才启奏之事，实属十万火急，恳请皇上速下决断。”

赵桓又迟延片刻，才哼了一声：“此事你昨日不是已经具折上奏了吗，朕正在斟酌。你何故又来催促，难道等个一时半会儿便等不得吗？”

“此事确实刻不容缓，为臣不敢耽搁。”

“刻不容缓？如今刻不容缓的是什么，是凑足与金人议和所需的资财。此乃多数大臣之共识。你的意见正与众议相悖，朕焉可率尔从之。”

“恕李纲冒昧，皇上所谓的众议，在李纲看来，实为误国谬论。征财于民间的事原本就不该做，李纲现在说出这话，已是迟了。”

“误国谬论？”赵桓有点压不住火了，他抬手指着李纲，“你说，不征集金银于民间，朝廷从哪里弄那么多金银去息战议和”？

“敢问皇上，即使搜遍京城的每一个角落，能凑齐金人索取之数吗？”李纲用恭谨却毫不妥协的口吻反问赵桓。

“凑不齐也要凑，总是凑得越多越好说话。”

“以臣之见，未必见得。这且不论，臣请皇上慎思，对百姓如此穷征暴敛，后果将会如何？”

“你无非是要说所谓官逼民反，”赵桓冷笑了一下，“他们反什么？朕征集金银输送金人，正是为使苍生免遭荼毒，难道百姓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倘有个把刁民图谋不轨兴风作浪，你身为亲征行营使，应当如何处置，自可理会。”

李纲迎着赵桓的目光，轻轻地摇了摇头：“李纲也曾这么想过，今日方知错了。皇上身居宫苑，消息未免不畅。根据李纲之见闻来

看，再不悬崖勒马，后患恐非止民变。”

赵桓闻言一怔：“你这话是何意？非止民变，还有什么？”

李纲停了停，清晰地吐出两个字：“兵变！”

赵桓愕然一瞬，陡然作色：“你是在威胁朕吗？”

“臣万死不敢。”李纲低头答道，“臣不过是据实而言。据臣所知，有许多阵亡将士之家，俱在征缴中被洗劫一空。现在其眷属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生计断绝，走投无路。我军官兵家在汴京者为数不少，即便是外籍将士，见朝廷如此薄情寡义，岂肯沙场用命？目下城中已是民怨鼎沸，军营不是与世隔绝的净土，又岂能免受波及？积怨既重，其发必速，倘有人于此际振臂一呼，反戈之势必如山倒。彼时恐是金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坐享其成矣。确乎情急若此，非是李纲危言耸听。事关社稷存亡，为臣不敢不直陈之。”

赵桓终于从李纲的这番话里听出了事情的严峻性。他瞠目结舌地愣了一下，生气地拍着御案道：“这等状况，李邦彦为何不报！”

李纲听到“李邦彦”三个字，鄙夷地哼了一声，没再言语。他要说的话已经说完，再多发牢骚反而画蛇添足。在心里，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赵桓拒纳其谏，就当场辞去尚书右丞及亲征行营使职务，让皇上另择贤能好了。不过据他估计，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

果然，赵桓在揉着脑门儿沉吟了半晌后，宣称可以从其所言，自即日起停止征缴民财，并要求李纲务必做好军心民心的安抚工作。李纲连忙伏地叩拜，领旨谢恩。

之后，李纲又提出，对于那些借机敲诈百姓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应予严厉惩处，以平民愤。赵桓想了想说，这事交给李邦彦去办好了，你还是以搞好京城防务为要。李纲张了张嘴，却没敢再说什么。

召见结束，李纲拜辞而去。赵桓也起身离开了福宁殿，信步走向御花园。

此时春水未暖，御花园里尚是一派万木凋零的景象，死气沉沉了无生机。这给赵桓那很不爽快的心情，又平添了一段郁闷。虽然他明白，李纲说的肯定是实情，李纲的建议绝对是出以公心，并且，经过理智地权衡，他果断地做出了按照李纲的主张行事的决定，但是在感觉上，却总像是受到了李纲的胁迫似的。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像个提线木偶，李纲怎么拽，他就得怎么动。这使他相当的不舒服。

况且，金人索要的金银数目凑不出来，终归是个大问题。万一议和不成，宗望翻脸再战，胜负谁能逆料？想到这些，当初就不该接下这个要命的皇位的悔恨，又一阵阵地从他心底翻涌上来。

赵桓正兀自在御花园里长吁短叹，朱后来了。跟随在朱后身后的，还有一些贵仪、淑容、修媛、婕妤之类。她们是特地来为赵桓排忧解愁的。

原来朱后见赵桓连日来为筹款议和之事忧心如焚食不甘味夜不能眠，心里也非常着急。当上皇帝才没多久，赵桓已在各方面事务的重压下明显地容颜清减。朱后担心长此下去会把赵桓的身体拖垮，就处心积虑地欲尽量替他分担一点烦忧。当赵桓颁旨筹款之始，她便带头捐出了许多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后来她得知朝廷竭尽全力所筹之数仍远为不足，就又与众嫔妃商议，动员大家再捐私房，并适当削减月例，以济朝廷之困。众嫔妃都是乖巧晓事之人，见皇后如此这般，哪个敢有异议？现在她们来见赵桓，就是要向他奏知这事，希望能让他高兴一下。

赵桓听了情由，恶劣的心情果然得到了些许宽慰。与金人的巨大胃口相比，朱后和嫔妃们的捐献可谓杯水车薪，然而这种尽力和主动为君分忧的良苦用心，却是令赵桓感到如雪送炭周身生暖。他不禁感

慨万端地看着簇拥在身边的后妃们叹道，如果天下臣民皆能如你等这样公而忘私明晓大义，朕复何忧何患哉。由此联想到李纲在历次研究决策时所持的立场，他越发感到李纲这个人凡事难以顺应圣意，绝不是一个可以与他同心同德的心腹臣僚。

奏对之后，李纲的心情也不爽快。

李纲知道，赵桓虽是接受了他的进谏，但接受得很勉强，很不得已。而且，他完全能感觉出来，赵桓对他为民请命的姿态相当反感。他觉得这里面的委屈大了。我李纲为民请命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保住汴京，保住这摇摇欲坠的大宋王朝，说到底还不是维护你赵姓皇族的利益？这一腔的赤诚之心，李邦彦之流不能理会也便罢了，你当皇上的怎的也不能悉心体察呢？

但他无暇像赵桓那样去信步闲庭长吁短叹，目前是一刻千金，他必须抓紧时间做事。

回到行营司，他立即召集有司传达圣谕，传令全城收榜，自即日起再有以征缴金银为由掠夺民财者，一律立斩。此令颁出后，民怨稍减，城里的秩序方逐渐得以恢复。

安抚守城将士眷属的事亦须从速进行。可是这安抚工作不是一句空话所能解决，它是需要银子的。这笔款项从哪里来？朝廷肯定是不会拨发。李纲原先的打算是，将敲诈百姓的贪官污吏之所得追回后，就作为安抚金使用。但赵桓把查办抢掠民财的事划归了李邦彦，这个办法便行不通了。李邦彦是个什么东西，李纲心知肚明，这事交给了他，也就没指望了。

李纲考虑了半天，最后决定动用军费解决。安抚守城将士眷属就是安抚军心，这事与巩固城防息息相关，从军费里挤出一部分银子用于此处，应当是说得通的。

事后据姚友仲反映，这个措施采取得是相当及时有效，对于化解危机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当时在禁军中已经出现了异常迹象，如果补救措施再迟个一两日出台，极有可能发生哗变事件。

然而此事却被某些人当作一个把柄抓在了手里。时过境迁，它便成了李纲遭受攻讦的口实之一。其罪名不仅是挪用军费，还进而演变成了私吞军饷。

三

正月十五早上，张邦昌迷迷糊糊地醒来，尚不知该从何处弄点水来洗漱，一个金军百夫长就来唤他去用早餐。昨日他与康王赵构抵达金营后，被分别安置在了两间民房中。那民房虽是肮脏破陋，终较四面透风的营帐强些，这已算是对他们相当地优待了。

张邦昌跟着那个百夫长进了餐室，赵构已经坐在里面。摆在破木桌上的早餐是稀粥、奶酪、胡饼、芥菜、生韭，还有一大盘半生不熟的羊肉以及羊内脏之类，拌之以米醋和胡椒粉。张邦昌一闻那塞外饮食特有的味道，便欲作呕。在他看来，这哪里是人饭，简直比狗食都不如。

自打昨日进入金营，张邦昌就开始魂不附体，夜里辗转难眠，直到快天明时才迷糊过去一小会儿。现在他只觉得头昏脑涨、腰酸背涩，连眼皮都是水肿的。面对这等粗糙腥膻之物，哪有什么胃口，他只勉强喝了几口稀粥，吃了半块胡饼，别的东西便再也难以下咽。

倒是康王赵构，精神状态比张邦昌轻松得多，气色也比较正常，看来夜里睡得还可以。他对餐桌上摆着的那些食物的味道也不习惯，但却颇有新鲜好奇感，就每样东西都品尝了一点，居然觉得尚可接受，且别有风味。

赵构确实没像张邦昌那样，把这次出使金营当成一件多么凶险的大事。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此前他基本上没有认真关注过政事，对于当前局势和自身处境的危险，远不如张邦昌体会得真切深刻。而之所以如此，则与他的出身、地位和生活状态有关。

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子，系才人韦氏所生，御赐表字德基，时年20岁。在宋朝的嫔妃等级中，妃为正一品，而才人仅为正五品。韦氏生了赵构后，逐渐升至婉容，也只不过才进入了嫔的等级。生母在后宫中的品级以及赵构在皇子中的序列，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继承大统的候选人，所以他也就从来没产生过那种想法。

他的秉性很有些类似其父赵佶，生来在政治方面的兴趣不大，而对声色犬马之类却情有独钟。尤其是享用女色的爱好，与赵佶相比，堪称是青出于蓝。既然命里注定了他是无望继承大统，他便懒得去关注枯燥乏味的国事政局，而终日里只顾沉溺在富贵乡中逍遥风流。金军入侵、汴京被围、赵桓即位、上皇逃跑这些消息，他都得知得很及时，但并未引起他太大的恐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认为国家大事自有朝廷把握，天塌下来自有皇上和大臣们顶着，是无须他这个闲散亲王瞎操心的。

而且在他看来，世人把金军的威风渲染得也过于邪乎了。他不大相信大宋这个堂堂中原大国，当真会沦丧于区区化外金邦之手。他想当然地断定，宋朝面临的危机只是一时之事，嗣后必将峰回路转否极泰来。正月初九一战金军攻城遭受重挫，不就是对此估计很好的验证吗？这不，金军由于攻战不利，不得不主动罢兵求和了。主动求和不就是示弱的表示吗？前来已经向大宋示弱的对手营中充当几天人质，有何凶险可言？

基于这种认识，赵构自然没拿此番出使当回事。相反地，他还怀揣了一种猎奇心理，想见识见识在传说中被妖魔化了的金人究竟是怎样一种奇怪模样。因此他对张邦昌那种掩饰不住的怯惧神色很不以为

然，甚至觉得有些好笑。

用过早餐不多一会儿工夫，金军大将宗弼便带领着一班合扎，来请赵构和张邦昌去检阅大金的军容。张邦昌不知金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里七上八下。赵构却觉得正中下怀，兴致勃勃地在宗弼侍卫亲军簇拥下跨鞍上马欣然而往。

所谓检阅军容，就是炫耀武力。金人的招数与上次威吓宋使所使用的基本相同，唯其摆出的阵势规模，比上次更加雄壮庞大。赵构他们到演兵场时，成千上万身披重甲的金军铁骑已按建制列队就绪。放眼望去，但见是漫山遍野黑旗飘扬刀甲闪亮。

宗弼驻马高坡，一声令下，各队骑兵即同时脱兔般迅疾地跃出。霎时间演兵场上烟尘腾空杀声动地，千军万马纵横其间，进退无常阵图百变，令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其师却始终开合自如队形井然。

张邦昌不懂军事，却也能看出这金军铁骑绝对是训练有素久经沙场之虎狼劲旅，感到欲与这等凶悍军队抗衡，孱弱的宋朝禁军必定是十不当一远非对手，因而越发认定，当前的保国之计唯有和谈。赵构也看得不禁暗自点头，心想怪不得国朝之中说起金军人皆色变，这女真军队果然厉害，诚不可等闲视之。从此，他对金军的战斗力之强大，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阅兵结束，没有再安排阅炮和阅杀。金军南下远征，所携火药有限，宗望指示不必再徒加浪费，以骁勇铁骑展现出金朝天兵神威足矣。至于残忍的杀人场面，拿出来给赵构和张邦昌观看不太合适，毕竟这两个人一个是亲王一个是少宰，在他们面前显示那种野蛮手段，有失大金体面。但是对于这两个身居高位的宋朝使者的尊严，还是有必要打击一下，为此宗望授意宗弼安排了另外一个项目。

宗弼待演习各部收兵归阵，拨马来到赵构和张邦昌面前，笑问二

人观感如何。赵构客观地称赞，果然是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兵强马壮，名不虚传。张邦昌在旁连声附和说正是正是。宗弼就问你们宋朝的禁军，比我大金的铁骑如何呢？赵构想了想道，可谓棋逢对手吧。

宗弼哈哈大笑道，棋逢对手？我南征大军一路摧枯拉朽直捣你宋朝的京城，对手安在？赵构的反应倒也快，随口顶上一句，那汴京城池，如今不是仍然在我朝的掌握之中吗？

宗弼被他顶得一愣，随即冷笑道，好，说得好。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有对手，没有对手干什么都没意思。今天就趁着这阅兵的余兴，咱们比试一下如何？说罢，也不待赵构回答，他就回头大喝一声："哪一个愿与宋朝来使比试箭术？"

一名金将应声而出："末将愿与宋使一较高低。"

宗弼抬手向前一指，那金将便拨马回身站定。对面早遥遥树起了一个草靶。金将安坐马上，气定神闲地搭箭引弓，连发三箭，皆中靶心。金军队列里便响起一片喝彩声。

那金将傲然回头喝道："不知哪位宋使要出马，我谷里甲在此领教。"

张邦昌在心里暗自抱怨赵构出言不逊惹出了麻烦，正要悄悄地往后躲，宗弼却偏偏将一张弓送到了他的面前："就请张少宰献技。"张邦昌措手不及，接也不敢，不接也不敢，窘迫地两手乱晃着道："启禀将军，邦昌乃是文官，不曾习武。"

"不曾习武？不曾习武你当的什么少宰？怪不得你们的那些禁军上得阵去犹如朽木粪土，原来朝中俱是无用的废物。"宗弼说着，放声大笑。旁边的金将金兵亦皆鄙夷地大笑不止。张邦昌被奚落得火冒三丈，却只能忍气吞声地向宗弼连连揖手，口称惭愧。

宗弼笑了一阵，将弓递向赵构："既然张少宰那么客气，只好请

康王一试身手喽？”在他的想象中，这个养尊处优的赵氏亲王，莫看生得身高七尺仪表堂堂，无非是个绣花枕头，内囊里恐怕是比张邦昌还要草包。张邦昌不敢接弓，赵构必定更不敢接。用这个方法来长大金志气灭宋朝威风，确实是比使用那种赤裸裸的血腥恫吓方法更为高明，更富有外交色彩。

然而出乎宗弼的意料，赵构竟面无难色地伸手把弓接了过去。

原来这赵构不但天资聪颖，而且兴趣广泛，兼之自幼享有优越的教养条件，便在文武各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技能基础。文者，他堪称琴棋书画无一不晓，博学强记熟诵百家；武者，他亦是十八般武艺皆得名师亲传，虽不能说武功盖世身怀绝技，起码可以算是个行家里手。而在十八般武艺之中，他最喜爱且演练得最多的，便是射箭。所以他见宗弼要求他出马比箭，不仅毫不尴尬难堪，反而升起了跃跃欲试的冲动。

他接过弓去，稍稍拉弦一试，知其乃是一张一石五斗的硬弓。按宋朝军制标准，能开这种强度的硬弓者，已具备入选宫廷侍卫的条件。赵构明白，宗弼是欺他和张邦昌臂力不足，故意用此弓让他们出丑。他在心中暗笑，你这北夷这回却想错了。原来，赵构天生臂力过人，素日练习骑射所用之弓，就是一石五斗。有时兴致高涨，他还故意选用二百石的弓来玩。

赵构心里有了底，遂向宗弼要过箭壶佩于身侧，说了声那么本王献丑了，便放马而出。

面对远方的箭靶立马站定，赵构向前望了一眼，却不引弓，而是拨马向相反的方向奔去。奔至中途，他突然回马。就在纵马回奔的同时，他飞快地取箭在手，张弓疾射，刹那间接连三箭“嗖嗖”飞出。然后他骤然勒缰，那匹战马前蹄高扬，长嘶一声戛然止步。

对面报靶：三箭俱中靶心。

金军将士都很惊异，他们呆了一刻，轰然爆发出了一阵极为热烈的喝彩声。赵构颇为自得地环顾四周，觉得这些女真人倒也真是直率得可爱。

宗弼没想到赵构竟有如此娴熟的骑射技术，禁不住也扯着嗓子高叫了一声好，随之却又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于是他一抖缰绳，拍马来至赵构面前，似笑非笑地道，康王果然身手不凡，让我宗弼眼界大开。如蒙不弃，康王再屈尊与我比试一下刀法如何？

赵构一怔，马上知趣地答道，班门弄斧而已，让将军见笑了。若论上阵厮杀，本王岂是将军的对手。宗弼此时对这个举止洒脱谈吐得体的宋朝亲王倒是产生了些敬重，遂爽快地哈哈一笑道，也罢，匹夫之勇非上将所为。来日方长，日后你我再另作较量。赵构亦笑道，倘有机缘，一定领教将军虎威。

说这番话时两人都未想到，若干年后，宗弼果然成了与赵构之南宋王朝对垒的头号劲敌。

午后，宗弼向宗望禀报了他们对赵构、张邦昌的“接待”情况，他对赵构镇定自若的表现及其精湛的骑射技艺，直言不讳地大加赞赏。宗望听了，也不免啧啧称奇，说道难得他赵氏宗室还有如此子嗣，看来这宋朝中却也不是一个像样的人物也无。

可是当宗弼退去后，宗望回味起来，心中却生了狐疑。

根据宗望多次与宋朝君臣打交道的经验，除去那个李纲，在他的印象里，宋朝的上上下下皆是软弱无能贪生怕死之辈。上一回李棁等人前来出使被吓得屁滚尿流的丑态，现在在金营里还被传为笑谈。此番陪同康王出使的张邦昌，虽然身居少宰高位，也照样是一副魂不守舍之状。而那赵构，不过是个在宫墙玉殿中锦衣玉食娇生惯养出来的风流王子，论年纪不过二十，又不曾经受过什么大阵势大风浪的历练，如何会具有这份与众不同的自在从容？

在宗望看来，李棁、张邦昌等进入金营的那种表现是正常的，宋朝人就应当是那个德行。而赵构的表现则不太正常。赵构居然还熟习弓马，就更有点不可思议。以宗望的思维逻辑推论，假如宋朝王室里真有这么一位文武双全胆识过人的英才，承接大统者即当非其莫属，哪里还容得赵桓那个窝囊废上台。

宗望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大对头，怀疑其中有诈。他正要派人将张邦昌唤来，亲自讯问一下这个康王是真是假，却见副都统完颜阇母步履匆匆地走进大帐：“大帅，宋朝的勤王兵马，已经到了汴河南岸。”

第十章

安顿赵佶的下榻场所，以及陪伴赵佶就寝的丽人，童贯早已准备妥当。那奉命侍寝的丽人年岁不大，却有着相当纯熟的风月功夫。她小心翼翼地将醉眼惺忪的赵佶扶上床后，便用纤纤细指为其宽衣解带。之后，也不用赵佶动手，就轻车熟路地操作起来，一丝不苟地伺候得赵佶大畅其欲。

一

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迅速转化。

自正月十五日下午起，宋朝的各路勤王兵马陆续抵近，日达数万人。李纲闻讯，立即派人前往联络，并于京城四壁设置统制官，专门负责召集来京部伍，为其补充粮草兵器，帮助其扎寨安营。

正月十八日，统制马忠率部由西京洛阳开至汴京，在郑州门外与金军遭遇。马忠果断地命令部队展开突袭，斩敌数百，使金军的游骑从此不敢再轻涉城南。正月二十日，勤王部队中兵力最强的泾原、秦凤路大军，在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承宣使姚平仲的率领下，亦相继赶到了汴京。

种师道字彝叔，统军镇守边关多年，曾在抵御西夏入侵的战斗中大破敌军，为徽钦两朝之名将。他以荫补三班奉职，从推官知县等基层官员做起，凭着卓著的战功一直累迁至禁军都统制、保静军节度使，却因得罪了童贯，横遭诬陷被迫致仕。金军南寇，国势濒危，良将难求，他才又被朝廷想起，起用为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而当这位老将重披戎装再执帅印时，已是七十五岁高龄。

种师道久经沙场，深谙用兵之道。当他提兵行至洛阳时，宗望已经屯兵汴京城下。部将探知贼势甚锐，建议是否且不事先声张地将部队驻扎于汜水一带，静观其变再做图谋。种师道却认为目前贼焰越猖宋军越宜大张军威，应当首先在气势上压住强敌。因此他非但没有低声敛息地驻足观望，反而公开亮出了旗号，向着汴京大踏步地挺进，一路上还大肆宣扬，此乃“大宋名将种少保统领甘陕雄兵百万东进勤王”。兵抵京西汴水南岸，他即下令前锋部队马不停蹄立刻渡河，咄咄逼人地迫近敌营扎下了营寨。

宋军这种旁若无人的进军架势，果然唬住了宗望。他一时弄不清这位赫赫有名的种少保到底带来了多少兵马，为慎重起见，他只好下令收缩阵线，将两翼的营寨悉数北迁，以便集中守卫中军驻地牟驼冈，并且禁止各部再出动游骑进行劫掠，以防被宋军各个击破。

金军这一收缩，便给宋军让出了通道。种师道、姚平仲即率兵长驱而入开进京城。马忠等其他各路勤王兵马亦乘机向前移师，靠拢了京城四壁。密切关注着战场动向的李纲则及时地派兵策应，以亲征行营司的名义为各路兵马一一安排下了屯兵之地。在京城内外颇为默契的配合行动下，连日来在汴京城下便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宋朝禁军大会师。

汇计到京的勤王兵马总数，已达二十余万人。这个数目是金西路军兵力的三倍有余。这还不包括汴京城里原有的守军和正在北上途中的江南勤王部队。如此一来，宋金的实力对比便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不是汴京将被宗望、宗翰的两路征伐大军合围，而是宗望那深入宋朝腹地的六万孤军即将陷入宋军重围的问题。

数日之间，局势发生了如此巨变，汴京军民无不欢欣鼓舞。

赵桓亦一扫心头阴霾，精神振奋地临朝崇政殿，接见了种师道等各路勤王兵马将帅。

在金殿面圣时，众将一致认为，女真人目光短浅，孤军深入，粮草后援难以接济，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汴京城池方圆近百里，城高数十丈，城中的粮草可支数年。金军对我围不胜围，攻难速克，只要我们严加防守，坚持数月，俟四方勤王之师云集，必可令金军陷入灭顶之灾。这些见解其实李纲不止一次地对赵桓说过，但处于惶恐中的赵桓总以为这不过是水中望月。而在如今的形势下，听众将这样说，就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赵桓似乎忘记了他曾数度欲弃城逃跑，而且目前还在为难以凑足

金银讨好金人而焦虑不已，面对众将，他很自然地做出了一副大义凛然之状，堂皇称曰，朕身为大宋天子，岂有畏惧金虏之理。纵然贼势万分猖獗，朕自稳如泰山岿然不动，盖因众卿所议，俱在朕意料之中。

然后，他语气铿锵地传谕，从即日起停止向金营输送金银宝器及任何物资，各部兵马速加整顿，准备与金军决一死战。他在新形势鼓舞下陡然产生的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弯，使连日来饱受压抑的主战派大臣尽皆扬眉吐气。

面对此况，李邦彦却深感不安。

一方面，李邦彦认为，赵桓是过于轻率冲动，考虑问题太不周全了。勤王兵马虽众，但其战斗力如何却很难说。他担心朝廷既已应允议和，却又中途变卦，将来万一出现不测，金人必将变本加厉，局面就会更难收拾。另一方面，即使宋军战之能胜，于他亦无益处。到那时，他的这个太宰之位，很可能会被身居首功的李纲取而代之。总之，他所希望的结果，只能是以和退敌，而不是以战退敌。

可是如今张邦昌不在朝中，他缺少了这个得力的盟友。其他主和派大臣虽是人数不少，却没人敢在这时出面扫皇上的兴。他李邦彦现在是孤掌难鸣。所以他在心里掂量了半天，到底未敢将还是应当坚持既定国策、继续与金军议和的主张公然说出口。他知道就是说了，也不会得到头脑正在发热的赵桓的认可。

但是他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李纲又春风得意起来。毕竟他在玩弄权术上是有点经验的，稍加思索后，他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自从就任亲征行营使、担负起守城总指挥这一重任以来，困扰着李纲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开战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经过正月初九一整天的激战，李纲对此有了越加深切的认识。他在内心里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数倍于敌的兵力优势，长期相持下

去，宋军绝对不是金军的对手。尽管招募了大量的厢兵义勇作为后备兵员，但那些人多半没打过仗，有的人甚至没习过武。像索天雄父女组织起来的那种拉上去便能顶用的民间武装没有几支。在这种情况下，如要长期坚守城池，仗必然会越打越艰难。

勤王兵马的陆续到达，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所以这几天李纲情绪亢奋如释重负，大有如虎添翼之感。他认为，各路兵马理所当然地应当悉归亲征行营司节制，纳入统一的京城防务体系，从而形成强大完整的军事阵营。果能如此，若金军再敢挑衅，则无异于蚍蜉撼树了。

而李邦彦欲阻挠李纲建功，恰恰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使绊子。他决心要打乱李纲统掌兵权这个想法。

这个绊子下得准确。

接见过勤王部队的将领后，赵桓将宰执大臣们留下议事，议的就是部队的指挥方式问题。这是个亟待明确的问题。从各地抵京的部队番号杂乱，归属不一，如不理顺指挥系统，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协同作战。李纲已经就此具折，指出“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并坦率地提出了“愿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

许翰曾劝李纲，此议慎提，以免令皇上心生猜忌。而李纲自恃是出以公心，还是直言不讳地提了。赵桓阅过李纲的奏折，起初是意欲以种师道接替曹蒙为亲征行营副使，但执笔拟旨时却产生了一丝犹豫。他想到，如此一来，就等于将朝廷禁军的指挥权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李纲手里，这样做是否妥当呢？李纲这个人本来便固执得令人头疼，一旦集天下兵权于其一身，会不会更难驾驭？于是他便暂未下诏，打算听听宰执们的看法再做定夺。

李邦彦一见皇上要议此事，心里马上有了底：皇上对李纲并不放心。如果皇上意属李纲，在金殿上当场诏令各部将帅悉听李纲节制就

是了，何须召集宰执另议？

这对李邦彦太有利了，他立即做出襟怀坦荡状，毫无顾忌地首先表态道，太祖废除前朝军制，盖因太祖深谙其弊。依太祖治兵之法，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如今李纲之权，已超于枢密及三帅之上，若再将勤王之师悉交其手，即不合乎祖制，且又隐患无穷，窃思断不可为也。

赵桓本无定见，此时若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在非常时期可以打破常规，一切应以有利于指挥作战为准，对他的决断亦会产生影响。可惜没人这么提。几个宰执倒并非皆似李邦彦那样居心叵测，但对李邦彦冠冕堂皇地提出的祖制，却都是不敢不认同的。其中怀有善意者，还认为不让李纲拥兵过重，乃为令其免祸之道。

由于这些人都不懂军事，对于分散指挥权将在作战中带来的麻烦和弊病均无切实考虑，更谈不上给予高度重视，因此商议下来，经赵桓首肯，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于亲征行营司外另置宣抚司，以种师道为签枢密院事，兼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各路勤王之师，以及原来驻扎在城外的前后两军，均属宣抚司统辖，驻扎在城内的左右中三军，仍归行营司统辖。

而且，在李邦彦所谓宜职责分明的建议下，赵桓特地在诏令中明确申敕，行营宣抚两司节制既分，行事独立，相互之间不得侵紊。

这样一划分，李纲非但没有得到统一指挥权，反而连原来辖下的兵马也被划走了半数，可节制者只剩了两万余人。也就是说他这个城防总指挥实际上已是变得徒有其名。不动声色地将李纲挤对到如此地步，李邦彦感到相当满意。

李纲接到诏令，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感到非常意外、非常失望、非常寒心。这种安排，使他的雄心勃勃的宏伟抱负基本上泡了汤。

他本想再上奏折力陈己见，但是思忖再三，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皇上不肯将兵权悉付行营司，显然说明了对他是心存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再明目张胆地去上书争权，岂不是更会加深皇上的误解吗？

再说，从年龄上讲，种师道是他的长辈，论资历功绩，德高望重的种师道更非他李纲所能企及，硬是坚持要将其置于他的治下，确也有点难以服众。李纲对种师道甚为敬重，实在不愿与之产生龃龉。何况目下大敌当前，团结问题尤为重要。

虑及如此种种，李纲只能强忍不快，默然接受了这个决定，并且于接到诏令的当日，便主动前去拜会了种师道，表明了希望与之精诚合作通力破敌之意。

指挥权分割完毕，下面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用兵的问题了。

前些日子，为了尽可能地满足金人的欲望，力求达成和议，宋廷不得不竭尽全力天天向金营输送金银珠宝玉器古玩，凡此种种已尽倾所有，而金人犹嫌不足，进而又索取妓乐、珍禽、驯象之类。这还不算，与此同时，金军竟悍然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王子帝姬之墓发掘一空。赵桓被欺侮得怒火中烧，却始终鼓不起与金军拼杀个鱼死网破的勇气。如今京城内外援军会集，眼看着手里兵多将广，赵桓的底气充足起来，便赫然有了用兵之意。

李纲抓住时机上奏赵桓，请求朝廷罢议和整兵事，恢复以战退敌的国策，狠狠打击金军，重创其有生力量，令其不敢再生觊觎我中原之心。赵桓准奏，即命他会同宣抚司草拟作战方略。

作战方略李纲早有考虑，他的设想是这样的：金东路军经过历次战斗减员，其中真正的女真精兵目前已不足三万，加上契丹渤海等杂种兵将，宗望部充其量还有五万人马。这个兵力与会集于城下的宋朝勤王大军相比，可谓众寡悬殊。况其孤军深入，正如虎豹自投陷阱，败象已然毕露。然金军凶悍，困兽疯狂，却又不可小觑。因此宋军破

敌，当以智胜计取，不能蛮干硬拼。

为今之计，宜先出兵扼守河津，断敌粮道，禁绝抄掠。同时分兵出击，恢复畿北诸邑。而对城外的金营，可暂以重兵围之，坚壁不战。如其有游骑出营，则坚决予以痛击。当困至其兵疲粮匮时，可以将帅名义发出檄书，迫其承认三镇为宋朝固有疆土，而后可网开一面，纵其回师。却又于黄河岸边埋伏奇兵，待其渡河时拦腰杀出，一鼓将其主力歼灭于黄河两岸。

对于这个作战方略，李纲经过深思熟虑，已筹划得比较完整。如果大权在手，只需呈请皇上允准，行营司号令一下，各部遵命行动就是了。但是现在李纲无权统一调动兵马，便只能先将此提交宣抚司会商。

因宣抚司初建，房屋正在清扫，会商仍在行营司进行。会商时，隶属于宣抚司的重要将领如姚平仲、马忠、折彦质等都要到会，都有发言权。由于众将对敌情的了解和判断不一，意见分歧也就在所难免，于是便又另外提出了若干种打法，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尤以姚平仲与李纲的分歧最大。他认为，以目前宋军之兵力，完全可以立即对金军发起总攻，不必等到其北归渡河时再打。

好在种师道老成持重，谋虑沉稳，对全局的把握比较准确。他经过慎重思考，以为还是李纲的方略最为切实可行。只是有一点稍有不同。他提出仅对宗望围而不战，不足以促其速退，而如拖延日久，万一宗翰的西路军打过来，战局将另生变异。所以，在围困敌军的同时，还是应当有主动的出击，要连围带打，搞得宗望站不住脚，让他坚持不到宗翰到来，便不得不拔寨撤退。而宗翰若闻宗望撤军，则亦将不战自退，不可能再孤军冒进，由是大局可定。

李纲觉得有理，欣从其言。其他将领见李纲与种师道已达成共识，也就不便再持异议。于是作战方略便这样敲定下来。

关于出兵日期，为求稳操胜券，两司会商结束后，特请了一个颇有声望的阴阳师卜卦，卜得宜于出师的吉日是二月六日。这个日期恰好与李纲、种师道之意不谋而合。因为那时又将有勤王劲旅姚古、种师中等部抵达汴京，可为宋军再添制胜筹码。

正月二十七日，李纲、种师道及各勤王部队主要将领入对福宁殿，向赵桓禀报了这个作战方略。赵桓听过，全盘照准。他用其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口吻，充满激情地勉励众将帅，要一往无前奋勇杀敌，要打出军威国威，要横扫千军如卷席，要打得金人从此再也不敢越过雷池半步！他的豪迈口气，令在场的禁军将帅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这一天，赵桓的精神的确是出奇地抖擞。莫道浮云能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最艰难的日子终于熬了过去，胜利的曙光就要喷薄而出，这使得赵桓不由得不神采飞扬，周身充满蓬勃活力。

召见罢众将帅，回转寝宫见到朱后，赵桓突然间有了冲动。他也不顾其时尚是青天白昼，便拥了朱后要行那事。这种情形在对于性事比较冷漠的赵桓身上是很少发生的。朱后见赵桓兴致高涨，料是朝廷时来运转，心怀亦畅，遂由着赵桓宽衣解带，仰卧榻上任其摆布。赵桓在朱后的身上坚挺进击，感到自己俨然如同一个叱咤疆场的勇士，锐不可当所向披靡。当赵桓那雄性能量在酣战的顶点轰然爆发之时，两个人皆全身战栗地深深感到，今日大约是自从赵桓即位以来最为舒心快意的一天了。

李纲的心情却不似赵桓那么悠扬。作战方略是确立了，但能不能保证顺利地付诸实施呢？他不大放心。

这么多原本互不统属的部队协同作战，没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指挥中枢，在相互配合上必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李纲很担心，由于行营司与宣抚司之间的沟通不及时，彼此对对方的行动不摸底，而贻误了军

机。根据赵桓两司各自独立行事不得互有侵紊的旨意，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更何况，在匆忙设立的宣抚司内部，指挥关系亦十分松散。各路兵马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宣抚司，实际兵权其实仍掌握在各部将领的手中。种师道目前能够有效节制的，也只是他从甘陕带来的本部兵马。对于其余各部，他也做不到调度自如令行禁止。

以种师道之老谋深算，绝对不会看不出这一点。但他却似乎无意去着手建立号令三军的严密指挥系统。这是为什么？

李纲将自己的疑虑悄悄地说与许翰，许翰摇着头道，伯纪兄这就是当局者迷了，其实此中的缘由再简单不过。昔日太祖改兵制设三衙，其意即在不再使兵权归一。如今乃非常时期，按说当有非常举措，然李邦彦动辄以祖制为诫，皇上又焉肯将兵权尽付一帅？兵权不专之弊，老种比谁都清楚。但于行营司外再设宣抚司，皇上之意不言而喻。此意既明，老种又何苦去做那等徒招猜忌之事呢？

李纲听了苦苦一笑，无复他言。

自此，李纲只能将全副精力放在行营司所辖两万余禁军的战备督导上，对其他部队的状况和动向不再过问。但在心里，他却总有一种莫名的牵挂和不安挥之不去。毕竟，守卫汴京的主要责任，还是压在他的肩头上的。

几天后突然发生的一场意外变故，证明了李纲的顾虑不是杞人忧天。

二

太上皇赵佶的心情，这时比赵桓还要轻松舒畅。他全然不知宋金两军决战在即，已是到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甚至忘记了朝

廷和京城所处的存亡莫测的危境。此时此刻，他正悠然自得地沉浸在江南小城镇江府那春意盎然的温柔乡里尽享风流。

赵佶到达镇江的日期是正月十五日，也就是各路勤王兵马开始陆续抵达汴京的那一天。身后有长江天堑作为屏障，赵佶觉得是比较安全了，便决定在此地驻扎下来。

童贯得旨，渡江后先护送赵佶暂且住进驿馆，然后便马上召集地方官员开会，布置为太上皇整建行宫。地方官员哪敢怠慢，连忙闻风而动。好在城中原本就有现成的专门用于接待朝廷大员之所，经过昼夜施工，只数日便修缮得金碧辉煌焕然一新。虽说其规模无法望皇城宫苑项背，但前殿后阁左廊右舍的也是设计得面面俱到五脏俱全。赵佶住进去后，感到相当舒适。的确，相对于一路上饥寒交迫提心吊胆的逃难生活，安卧在这座宁静雅致高枕无忧的行宫里，无异于住进了天堂。

结束了担惊受怕，恢复了锦衣玉食，赵佶天性中的那份闲情逸致自然而然地不请自回。

搬进行宫的第二天，以江南转运使代行镇江府事的官员曾空青由外地赶回，前来觐见。赵佶素闻此人诗名，顿时来了雅兴，便命置办宴席，与曾空青把酒赋对，邀杯联诗，交谈得不亦乐乎。席间有跟随着赵佶渡江的乔贵妃作陪，赵佶命乔贵妃取出一只价值连城的七宝杯与曾空青斟酒。酒酣之际，赵佶头脑发热，龙口大开，竟慷慨地将那七宝杯赐给了曾空青，倒把曾空青惊得慌忙离座，连连叩首谢恩。

当时童贯亦在席上，他见此情形，知道太上皇身上那颗放荡不羁的风流种子又发芽了，就转动着小眼珠，琢磨着怎样投其所好地将赵佶伺候舒坦。目前他只有得到太上皇的有力庇护，才能避免被赵桓除掉的下场，而要得到太上皇的力保，就必须使太上皇感到是事无巨细皆须臾离他不得。

欲做到这一点，在童贯看来倒不是很难。拍马溜须谄颜媚上是他与生俱来的本事，他那太傅、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广阳郡王等一系列显赫爵位，就是靠着这个专长一一混到手的。而且积多年之经验，他对赵佶的习性嗜好早已了如指掌熟烂于胸了。以他的体会，伺候好赵佶的关键无非三条，就是要让赵佶吃好、玩好、睡好，而其中尤以“睡好”为最。因为这个所谓“睡好”，最令赵佶感兴趣，也最能使之达到人生快感巅峰。但赵佶是个有艺术品位的人，随便找个二八娇娃来简单地陪他一睡，并不能使他得到多大的满足。童贯很懂这一点，因此颇善于将事情安排得丝丝入扣。

他采取的方式是，以玩为先导，以玩带吃，玩而后睡，形成玩、吃、睡一条龙，要让赵佶玩出意趣，吃出惊喜，睡出花样。这样才能符合赵佶的享乐境界，同时也才能体现出童贯高超的侍君水平。

说到玩，镇江这个地方倒是确有若干去处可堪一游。

镇江府地界不大，却是历史悠久。它是初建于公元二〇九年三国时期，当时其地隶属东吴，吴主孙权出于军事防御需要，于江边的北固山前锋建立了一座城池，号曰“京城”。这里的这个“京”字非为京师京都之意，而是山峰上的高平之地的意思。又因北固山位于江口，此城亦被称为“京口”。王安石诗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中的“京口”，即指其地。隋唐时期，京口改称润州，至宋时被名为镇江。而作为一座府治，其辖区除三面临江的北固山外，还包括了屹立于江中的金山和焦山。

漫长的岁月给镇江留下了许多典故传说，也留下了不少历史遗迹，比如北固山后峰的甘露寺，金山上的金山寺、法海洞、芙蓉楼，焦山中的三诏洞、定慧寺，等等。

赵佶性喜风雅，对于此类的遗迹及其传说都很感兴趣，于是童贯便有计划地逐一安排，日有所游，至名胜处则备专人详尽介绍其来龙

去脉和相关趣闻。游得尽兴时，便有风格独具的江淮美宴伺候，席间必伴以管弦丝竹秾歌艳舞。酒酣人醉，自有红粉佳丽偎从赵佶步入逍遥津，共赴云雨情。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地玩乐下来，果然调理得赵佶飘飘欲仙心花怒放。

最使赵佶惬意的是游金山那一天。

那一天天气晴好，江天一色水波不兴，春风轻柔拂面欲醉。早膳后，赵佶在童贯的陪同下，带着随员侍卫由北固山下登舟，渡过距离不长的江面，即达金山滩头。

弃舟上岸，赵佶没有乘轿，而是兴致勃勃地信步而行。童贯便寸步不离地伴随在侧，引导着游览路径。路径是日前派人探好了的，先游某处后游某处已筹划得井井有条。对于有关金山的一些掌故，童贯亦预先做了温习，这时他一面陪赵佶漫步登高，一面便殷勤地向赵佶做着导游解说。

他说，由于金山的建筑皆是傍山而造，群寺环抱山峦，与焦山上的寺庙皆建于山内的格局截然不同，因而有所谓“金山寺里山，焦山山里寺”之说。他告诉赵佶，流传甚广的白娘子水漫金山的传说，即源于此山，山上至今尚存有法海洞、白龙洞，举世闻名，大可一观。他还提到，当年名士苏东坡自海南遇赦北归，曾于这金山上的妙高台饮酒赏月，竟使此台从此声名大噪。

在童贯有鼻有眼的讲解下，看上去原本也无甚出奇的一石一洞一宇一寺，便都变得来历不凡妙趣横生起来。赵佶津津有味地边行边听，不知不觉间便毫无倦意地来到了半山腰。

忽见面前又出现了一座雕梁飞檐的亭阁，正中的匾额上书写着“芙蓉楼”三个金粉大字。赵佶停住脚步，回头笑问童贯，爱卿可知此楼有何典故？

童贯当然知道，他正要照直回答，话到唇边却舌尖一转，故作尴尬地言称，臣下孤陋寡闻，一时想不起这芙蓉楼有何说道。赵佶就拖着长腔道，你还是诗书读得少了，若是熟读唐诗，焉得不知其典。其实此楼无甚出奇，不过是以诗传名罢了。这首诗，就是王昌龄的名篇《芙蓉楼送辛渐》。说着，赵佶便抑扬顿挫地吟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童贯马上做出恍然大悟五体投地之态，向赵佶躬身揖道，太上皇学富五车，天下学问尽括腹中，臣下得随太上皇左右，日有所得受益匪浅，实乃三生有幸。于是赵佶洒脱地一笑，继续漫步前行。看得出，他对自己于不经意间流露而出的才学甚为得意。童贯心里也很舒坦，这一把马屁，他又恰如其分地拍到了该拍的地方。

当日的午膳地点安排在金山寺明月亭。金山是镇江名胜的一个重点去处，与之相配套，这顿午膳亦操办得相当讲究。

菜谱是童贯亲自审定的，当地的名吃诸如巴鱼盅、芽笋鱼回鱼、瓜翅狮子头、蟹黄汤包等尽列其中。镇江菜原就以精致细腻著称，被童贯征集来操刀掌勺的又俱是城里的顶尖名厨，这一席正宗的淮扬宴自然是制作得十分精美妙不可言。菜肴的味道绝顶鲜美自不必说，单看金玉盘盏中那别出心裁巧夺天工的一款款造型，便令见惯了宫廷盛宴的赵佶亦不禁叹为观止。

低吟浅唱轻歌曼舞于樽前的娇娃们也是经过了筛选的，一个个皆是二八妙龄蛾眉粉黛、削肩细腰柔若无骨、顾盼流波秀色可餐。

天高水远，清风徐荡，笙歌悠扬，春意满怀。沉浸在这由美景、美食、美色共同营造出来的醉人情境里，直教赵佶几乎搞不清此身是在何处，而今夕又是何年。

酒足饭饱曲终宴罢，赵佶也乏了，就在山上休息。

安顿赵佶的下榻场所，以及陪伴赵佶就寝的丽人，童贯早已准备妥当。那奉命侍寝的丽人年岁不大，却有着相当纯熟的风月功夫。她小心翼翼地将醉眼惺忪的赵佶扶上床后，便用纤纤细指为其宽衣解带。之后，也不用赵佶动手，就轻车熟路地操作起来，一丝不苟地伺候得赵佶大畅其欲。

一觉醒来，日已偏西。赵佶精力复原，心满意足，饮过清茶，乘轿下山。可以说这一天的玩、吃、睡诸项内容，在童贯的精心导演下，皆使赵佶得到了绝佳享受。

令人陶醉的赏心乐事还不止于此，当日赵佶回到行宫后，童贯居然出其不意地又给他送去了一份惊喜。

当时时辰已近夜半，赵佶正在灯下鉴赏当地官员奉献上来的名家字画，张迪报曰童贯求见。赵佶心里还咯噔了一下：这么晚了，有何急事禀报？难道是金军逼近长江了吗？及至童贯进来一说，方知其实是妙事一桩。赵佶不禁在心中连连赞叹，这个童爱卿端的是善解人意用心良苦。

童贯夜半三更求见赵佶，乃是专门前来为他奉献一个歌伎。

原来今日午间在金山寺明月亭用膳时，赵佶的目光曾多次停留在一个弹琵琶的姑娘身上。童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稍加观察琢磨，马上明白了缘由：这姑娘的容貌气度，颇似深受赵佶宠爱的京师名妓李师师。

此次出逃避难，赵佶本想带上已经入观为道的李师师同行，却因李师师坚决拒绝而未能如愿。赵佶来到镇江后，曾于无意中对童贯提起过这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将有关君王的点滴信息收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已经成了童贯的本能。此时他察觉到了这个情况，立即心中一动：将这个貌似李师师又较李师师年轻得多的江南女子奉送到赵佶怀里，一来可解其未得李师师陪伴之憾，二来可给其带来别有风

味的新鲜刺激，岂不是可大讨太上皇之欢心吗？

只是这姑娘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临时将其换上去侍寝未必妥当。若是由于紧张而对赵佶服侍得不周，反为不美。因此童贯当时没有变动计划，仍是让那个预定的佳丽进入寝室伴驾，而在下山时，却命人安排一乘小轿，将弹琵琶的姑娘带回了行宫。此刻童贯估摸着赵佶到了将睡未睡之时，便将这个唤作水奴儿的姑娘送了过来。自然，在此之前，他把该交代的话，已向水奴儿交代得一清二楚。

童贯这一手，正中赵佶下怀。

赵佶返回行宫后，果然对那个貌似李师师的江南少女有些魂牵意扯。他正打算次日吩咐童贯再将其招来弹曲消遣，却不料当夜童贯便主动送货上了门，这岂能不让他大喜过望。

更可喜者，水奴儿这姑娘乃是秀外慧中，伶俐得很，琴棋书画歌舞吹弹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举止谈吐亦甚对赵佶的胃口。童贯退去后，赵佶让水奴儿弹奏了两首古曲，听过之后赵佶欣赞其技艺直逼李师师。接着赵佶又让水奴儿品评那几幅名家字画，水奴儿亦落落大方且比较中肯地说了个一二三四。这就更非一般的俗艳粉头所能做到的了。似这等尤物赵佶哪里舍得放过，是夜他即命其留宿于行宫。

次日，赵佶吩咐童贯去告知水奴儿所在行院的老鸨，水奴儿被太上皇钦点留用了。那老鸨得了百十两银子的补偿，却失去了一个精心培养近十年的当家花旦，心疼得直欲抽风吐血，却还不得不竭力努出笑容，叩谢上皇龙恩。

镇江府虽不乏名胜古迹，然终是弹丸之地，不消几日，该游的地方也便游尽了。但是有了水奴儿，其后的日子，赵佶过得并不单调枯燥。水奴儿自幼在风月场中泡大，是个有心计的女孩儿，她揣度如能跟定太上皇，将来的归宿当胜似孤苦伶仃地终老行院十倍百倍，于是便抓住机遇，使尽了全身的解数承欢赵佶。

她凭着自身的多才多艺，陪着赵佶今日江上泛舟抚琴，明日岭前登高作画，后日煮酒吟诗，再一日临溪斗茶，乃至于踢毽蹴鞠、弈棋放鸢、赏花观鱼、调鸽戏鹦等，花样迭出不一而足，将赵佶的散淡岁月装点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到了夜间，她便百般柔顺地由着赵佶随心所欲任意癫狂，令其极享春宫秘事之乐。凡此种种，不仅使赵佶的万种忧烦皆休，甚至让他感到幸得有此江南一行，方得到了这一段美妙艳遇销魂时光。

当然，得此极乐享受，童贯功不可没。赵佶对此心里有数，对童贯明显地表现出了比往日更大的信赖和倚重。

尽管如此，童贯却仍难高枕无忧。经营好了赵佶，他放下了一半心，可另一半心却依然在半空里悬着。

现在是在镇江，一切可以由赵佶说了算，但将来回到汴京又当如何？童贯清楚得很，赵桓和朝中的新贵肯定不会见容于他。倘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赵佶能够保他无虞吗？非常难说。毕竟刀柄印把都已不在赵佶的手中。若要确保赵佶一言九鼎，除非使他永远不回汴京，或者让他重新登上皇位。

有这种可能性吗？

当这个念头电光石火般地在童贯的脑海里闪过时，童贯敏锐地抓住了它。他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必要认真地去想一想。

三

正如李纲所虑，由于号令不专，宋军预定于二月六日协同出击的作战计划，未及实施即付“流产”。

闯下这场大祸的，是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

这个与汴京守将姚友仲的名字仅有一字之差的姚平仲，乃西陲老将姚古的养子。他年少投军从戎，曾先后在征西夏平方腊的战斗中建功，在当朝也算得上是一员赫赫有名的战将。他这个人胆大性刚、作战骁勇，驰骋沙场冲锋陷阵的确是一把好手，但却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过于刚愎自用，且好大喜功。当年在童贯麾下，他即因居功傲上备受压制，甚至被童贯暗使绊子剥夺过面君受赏的机会。然而性格使然，虽然屡受教训，他却依然故我。

不肯趋炎附势固然不错，但盲目逞强确实是为将者之大忌。这一回，姚平仲终因其骨子里这股摆脱不掉的自以为是的习性，给宋朝造成了致命损失。

此番与种师道一起率西部劲旅勤王，姚平仲是怀着一颗建勋立功的勃勃雄心的。部队一路上未曾遭到金军的强劲阻击，他也没怎么把金军放在眼里。抵达汴京后，看到各路兵马相继而来汇聚城下的浩大声势，更使他产生了横扫金军如探囊取物的豪迈气概。因此，他对由李纲、种师道主持制订的那个作战方案颇不以为然，甚至对李纲、种师道这两个统帅亦有轻蔑不屑之意。

在他看来，李纲无非是个冠带儒生，哪里懂得什么用兵打仗；而种师道则垂垂老矣，已失去了昔日的胆魄雄风。所以他认为若论雄才大略能征善战，这两个人实在是皆在他姚平仲之下。然李纲身为亲征行营使，在名义上是京城防卫系统的总指挥；种师道被钦点为两河及京畿宣抚使，是他姚平仲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两个人在众将心目中的威望都很高。既然众将都同意了他们的作战方案，他也不便再坚决表示异议。但在内心里，他却并不心悦诚服，而是对自己提出的速战速决建议未被采纳甚感憋气。

开过会回到军营中，他郁郁不乐地坐了半晌，忽然生出一个想法：就以我本部兵马，亦足堪与金军一战。你们现在不打，我何妨自己先打上他一场呢？如能出奇制胜大破金军，此番援京救驾之首功，

岂不就非我姚某莫属了吗？

姚平仲周身的热血顿时被这个极富吸引力的念头激荡起来，他起身在大帐里来回踱着，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于是便急具奏折呈递入宫，言称金虏骄甚，防备疏松，为今之计，尤宜速战。请求圣上允许他起本部精兵，于二月一日夜间出击，奇袭金营，生擒宗望，救还康王。

赵桓并不确切了解敌情，胸中更无半点韬略，他阅过姚平仲的奏折，见其豪情洋溢志在必得，以为姚平仲对此战必定是成竹在胸胜券在握，乃大笔一挥批谕照准。这件随意改变作战计划的事，不仅李纲不知道，就连种师道在事发前也是一无所知。而当他们得知姚平仲擅自出兵的消息时，已经是大错铸成覆水难收。

二月初一夜袭金营这一战，是姚平仲戎马生涯中抱以大获全胜期望值最高的一战，也是他一生中失败得最惨的一战。这一战，使得他输光了其后半生的全部事业前程。

这天晚饭后，姚平仲经直接请示赵桓，得到了赵桓准予即时出兵的手诏，便率本部万余兵马悄然进发，直取宗望大营。出兵前他先期派出密探侦察过金军的扎营情况和兵力部署，并认真设计了战术方案，因此对于夜袭的成功，他自谓有十足的把握。

可惜的是他太低估了金将宗望。盲目的自信轻敌和急切的邀功心理，大大地降低了他的智商，使得他丝毫没考虑到，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资格军事统帅，宗望处于数倍于己的敌军虎视眈眈的威胁中，能不百倍警惕地采取一切措施防范偷袭，能够漫不经心地留下明显的破绽吗？如果出现了某种破绽，这个破绽是真是假？以姚平仲的军事经验，原本是不难想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求胜心切，这却被他完全忽略掉了。

部队接近金营时，姚平仲下令止步，派出哨马再探，反馈回来的

情报是金军俱已进入梦乡，各营帐外只设有少数游动哨在往来走动，一个个亦皆哈欠连天，无精打采，防备状态非常松懈。

姚平仲以手加额，暗道真是天助我也，遂传令各部按预定计划迅猛出击。他本人亦亲率一支人马，直插金营腹地。他的意图，是力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猛冲，突破金营的中军，捣毁其指挥中枢，并生擒敌帅宗望。

但是还没等他冲到目的地，左右两翼的宋军便先自乱了套。

原来，两翼的宋军冲进金营后，竟发现那些营帐俱为虚设，里面并无一兵一卒。宋军将士正惊疑间，身前马后突然就响起了震耳的火药爆炸声。紧接着四面八方便火光腾起，有无数金兵从黑暗中跃起，高声呐喊着向宋军掩杀过去。

姚平仲情知中了埋伏，连忙拨马回身，指挥部队撤退，却已陷入重围。

马到功成的美梦瞬时间被击得粉碎，姚平仲叫苦不迭，只得挥舞大刀奋力杀开一条血路，带领着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队伍且战且退。其部虽然拼命杀出了金营，却无法摆脱金军的死缠烂打。如果没有李纲、种师道的中途接应，这万余宋朝兵马即使不被金军斩尽杀绝，折损大半无复成军的下场，也是铁定无疑。

传旨让李纲、种师道去接应姚平仲，还多亏是朱后给赵桓提的醒。

当日用过晚膳，赵桓允准了姚平仲夜间出击的行动后，心情很爽快，与朱后及诸妃在后苑清心殿点茶消遣时，他便愉悦地告诉她们，今夜当有佳音，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即将出其不意大破金营，或可绑了金将宗望回来见朕也未可知。嫔妃们听了自是欢喜，纷纷举杯向赵桓庆贺。

唯有朱后有些纳罕，她问赵桓，皇上原不是说二月初六出兵吗？如何改在今夜了？赵桓道：“原定初六出兵不假，但姚平仲意欲速战，念其报国心切忠勇可嘉，朕已允准。”朱后听得这话里有点问题，不免又问，今夜是各路兵马联合出击，还是独有姚平仲一支人马出击？赵桓道：“朕又不曾让姚平仲节制各路兵马，自然是其部单独出击。”

朱后便明白了，这是赵桓自作主张改变了既定的作战方略。她觉得这事不大牢靠。虽知自己在军政大事上不宜多嘴，但她思忖片刻，还是提醒赵桓，姚平仲虽勇，凭其一军之力终究势单力薄，此举事关重大，不可不谨防意外。

赵桓乍闻朱后之言颇觉逆耳，但是稍稍一想，却感到她说得在理，而且他越想越觉得，姚平仲此去能否劫营成功，确实不敢断言，就后悔这事又做得孟浪了。于是他连忙派人分头去行营司和宣抚司传旨，命令李纲、种师道紧急提兵出城去接应姚平仲。

当时李纲因患伤风，服了一剂药正在卧床发汗。闻有圣旨到，他急忙穿衣起床接旨。听过内侍宣谕，他很诧异，心想皇上是不是搞错了日子，今夜无战事，出的哪门子兵？乃修书一封请内侍带回，向皇上说明今日非为出兵日期。

然而时间不长，内侍复来，传旨内容仍是命其急速提兵去接应姚平仲。俄而，又有内侍持着第三道圣旨到来，措辞严厉地再次宣谕李纲“疾速尽数发人马前去策应，如敢违滞，当行军令”。

李纲这才意识到确实是情况有变，事已万急。一股无名火登时呼地蹿上了他的脑门。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宣抚司为何擅自为之，事先密不关报我行营司？但是时间紧迫，容不得他纠缠这里面的是非。他唤来甘云，命他火速派人传令驻守城中的左右中三军紧急集结。幸得李纲素日治兵甚严，督导三军常备不懈，使兵员军械马匹等时时皆

处于临战状态。号令一下，须臾间便全副武装集结完毕。紧接着，队伍便以急行军的速度拉出了封邱门。

部队前进至幕天坡一带，与乘胜追杀姚平仲部的金军遭遇。

李纲一看战场已经打到了这个地方，不问可知劫营已然失利，姚平仲已然大败亏输。他禁不住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声。

几名统制官聚集过来，请示李纲如何打法。李纲驻马高坡观察了一下战况，判断出追击过来的金军虽然杀势凶猛，但其人马至多只有四五千，以宋军的增援兵力挡住他们是没有问题的，遂命部队蛰伏于暗处，俟放过宋军的溃兵后，先以神臂弓大量杀伤金军兵员，然后全军皆从正面杀出，集中优势兵力，迎头痛击金军。

这个打法果然有力，金军遭受到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伤亡惨重建制大乱，马上从凶狠的追杀变成了被动的招架。与此同时，种师道带来的增援部队亦在李纲的侧翼与金军激烈接战。

坐镇帅帐指挥的金帅宗望得到从前方飞马报来的追击部队在幕天坡遭到宋军大批增援兵马强硬阻击的战报，心知全歼袭营宋军的打算已不可能实现，再硬拼下去只会徒增伤亡，而如果再有宋军闻风而动前来驰援，今夜的这场胜仗恐怕就要变成败仗了。本着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原则，他很明智地下令金军立即撤出战斗，返回驻地坚守营盘。

宋军见金军主动后撤，唯恐其中有诈，黑灯瞎火的也不敢再作反追击，一场混战就此结束。

这时已近黎明时分，李纲、种师道两部在战场上会合。

李纲对这个变故的发生恼火透顶，一见种师道，就毫不客气地质问：“种老将军，用兵作战你是行家，不会不懂得号令专一的重要性吧？非是我李纲想争权，似这般各行其是互不关报，是要误大事

的！”

种师道的火气却也不小：“说得是！莫说用兵打仗，就是操办一桌酒席，也得有个主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若朝廷下令各路兵马悉归李右丞节制，老夫甘听调遣绝无二话。可朝廷偏要另设宣抚司，我老种能抗旨不干吗？再者说——”他察觉到自己的嗓门太高，忙控制住情绪，放低声调对李纲苦笑道，“再者说，划归宣抚司的兵马，其实亦非老夫真正节制得了。比如今夜这一战，姚平仲何尝得我宣抚司将令？他凭着皇上的手诏就可独自发兵，老夫又奈得其何？”

听了这话，李纲方知种师道也是无辜，乃忙拱手致歉，请种师道原谅他的误解。种师道并不介意，他说，李右丞言之不谬，何歉之有？只是朝制如此，大家俱属无奈罢了。胸中的芥蒂一说开，两人感到彼此的关系倒是更贴近了一层。

他们进一步交换了一下意见，一致认为，为确保今后军事行动的统一性，应当对今夜擅自出兵导致宋军大败的肇事者严肃追究责任。

肇事者是谁？是皇上赵桓和都统制姚平仲。皇上的责任是没人能追究的，那么便只能追究姚平仲了。

姚平仲是这场祸事的始作俑者，拿他是问也不冤枉。就算是没打败仗，种师道对其故意绕过宣抚司、径自向皇上奏请改变作战计划的做法也非常不满。他就命亲兵立即将姚平仲传来问话。谁知几名亲兵到姚平仲部溃兵的集结处来来回回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姚平仲的踪影。

原来姚平仲自知此败非同小可，回去必受严惩，而到那时，皇上是不可能出面为他开脱的，相反倒有可能老羞成怒，将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儿全扣在他的脑袋上。他不想自投罗网，于是便在混战中趁乱杀出敌阵，扔下部队单骑遁去。据说他后来由陕入蜀，隐居深山终生未出。曾有采药者于山林中偶遇，与其有过接触，言其紫髯数尺，寡言

少语，行动敏捷。其身背着一个斗笠，斗笠上书写着一个很大的“恨”字。

寻找不到姚平仲，造成这场败仗的责任便无从追究了，这使李纲和种师道都甚为憋气。然而后来这个罪责居然被扣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头上，这却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当时李纲和种师道的心思其实并没在追究责任上多花功夫，而是很快地转移到了如何挽回由于盲目出击而造成的被动局面上。在率部回城途中，李纲与种师道踏着蒙蒙晨雾并辔而行，就边走边商讨了这个问题。

李纲设想，既然劫营已然铸成大错，索性将错就错，今夜再出精兵奇袭敌营，料金军定然无备。种师道同意，认为此甚合兵法中虚实相间之道，是为可行之计。并且进而延伸了这个设想：倘今夜劫营不胜，此夜仍去劫营。而每次劫营用兵不等，或数千，或数万，让金军搞不清楚宋军哪一次是虚扰，哪一次是实攻，令其防不胜防昼夜难安。这样无休止地袭扰下去，不出十次，金军必然坚持不住，不得不拔寨后撤。到那时宋军各部通力出击，全线掩杀，可望大获全胜。

李纲点头道此计大妙，以宋军现有的雄厚兵力，完全有条件完成对金军的轮番骚扰。

对策商定，两人的情绪好转过来。回城上朝时，他们即将这个新拟的作战方案向赵桓做了奏报。在他们看来，赵桓对这个因势利导的作战方案予以允准，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是事情远非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赵桓听了他们的设想，沉默片刻，既没拍板首肯，也未现出一丝转忧为喜之色，只是恹恹地挥了挥袍袖，让殿下众卿议之。

宋军出击失利，是个明摆着的事实，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下，这场

朝议对主战派显然就很不利。原先主战的大臣中，除了许翰、孙傅、何栗等少数人认为将错就错再袭金营不失为制胜奇谋，公开表示了对李纲、种师道的支持，余者多持了暂不表态的审慎态度。

而主和一方的大臣们，却大都大模大样地站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绝不可一误再误，坚决反对再战。太宰李邦彦更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

当日一大早，李邦彦得到昨夜宋军偷袭金营大败而归的消息后，立时便有一种幸灾乐祸之感贯通肺腑。这一仗真是败得太及时了，它充分证明了企图以战退敌纯粹是痴人说梦，这条路根本行不通。这是重拳打击政敌李纲的一个绝好机会，对此天赐良机，不可轻易放过。

当然，在众目睽睽下，他是不会把内心的得意挂在脸上的，他在朝殿上表现出来的，是一副沉重的痛心疾首之色。他用十分痛切的语气向赵桓启奏，由于好战者不自量力轻举妄动，昨夜一战使宋军主力丧失殆尽，更使业已形成的和谈局面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倘再姑息养奸，纵其一味玩火，则我大宋无异于自绝生路，到那时大祸临头后悔已晚，船到江心补漏难矣。说至激昂处，他甚至还当真迸出了几滴泪。

李纲见李邦彦的信口雌黄居然博得了许多朝臣的共鸣，心中非常愤慨。他当即出班严肃质问，我军的损失目前正在清点中，尚无确切数字报来，况且昨夜损失较大的也只是姚平仲一部，其余勤王兵马及行营司三军皆无大创，李太宰所谓宋军主力丧失殆尽之说来自何方？李太宰捕风捉影危言耸听惑乱人心之居心又何在？

眼看着李邦彦被问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赵桓却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了李纲的雄辩。之后，赵桓又听了一阵群臣七嘴八舌的奏言——其中多为对李邦彦主张的附议，便在无所仲裁的情况下结束了朝会。

表面上赵桓没有表态，其实他的态度已经摆在了那里：他并未批

准李纲、种师道的作战方案，再袭金营之计不得施行。那么此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亦将因此而统统搁浅。

下面的仗还怎么打？还打不打？

李纲这时才发现，姚平仲劫营失利所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远远地超过了这场败仗的本身。赵桓和许多大臣心中那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决战决胜信念，经此一击，在顷刻间几乎变得荡然无存。

与金军的决战计划难道就此便泡汤了吗？目前宋军天时地利俱在，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占据着难得一现的绝对战略优势而不利用，坐失良机放虎归山，那才真正是要遗患无穷追悔莫及。如此显见的道理，为什么偏偏就难以取得大家的公认和共识！李纲面对此状备感愤懑。退朝之后，他本想即约种师道去行营司，商讨下一步的行动策略，不料种师道却毫无与其交谈之意，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便神色漠然地径自出殿而去。

李纲始觉不解，但很快便揣测出了种师道的意思：两个手握重兵的军事统帅过从甚密，难免会横遭猜忌授人以柄。领悟到这一层，李纲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谨慎起来，他不仅放弃了与种师道会商的打算，连前去造访他的许翰等人，他也以伤风头疼为由，暂时一概谢绝会见，以免在这个敏感时期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攻讦口实。

经过一夜的征战，现在他也确实是头痛得厉害。他准备先服了药将息一晌，处理一下军机要务，然后再抽空独自进宫，去对皇上进行劝谏。

岂料风云变幻令人猝不及防，他还没来得及再去求见赵桓，竟极其意外地突然丧失了参政的权力。

第十一章

赵桓怒视着眼前这帮令他颜面扫尽的浑蛋，当时连亲手操刀宰了他们的心都有。这时又有奏报传来，说外面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宣德门前的侍卫在与民众的冲突中已被打死十几个，弄不好，再过一时半刻，乱民们就要如洪水猛兽一般冲进大内了。

二

二月二日早晨，张邦昌还没起床，金军的一个百夫长便带兵破门而入，粗声恶气地将他叱起，押往中军大帐。张邦昌心跳如鼓遍体筛糠，一路上寒战不断。他料想，今天必定是要大难临头性命难保了。

实际上，自打半夜里察觉出金军动静异常，从看管他的金兵口中得知了宋军前来袭营的消息后，张邦昌便知大事不好了。

他姥姥的，老子是为显示议和诚意而入金营为质的，如今正栖身于狼巢虎穴中朝不保夕度日如年，朝廷在这个时候悍然兴兵，岂不明摆着是将老子往死路上推嘛！何况，这里还有个康王赵构，那可是正宗的皇亲国戚、你大宋皇帝的九弟。你赵桓居然连同胞骨肉的性命也视同草芥，这可是太不仗义太没人味了！在这样一个浑蛋皇帝的殿前为臣，真正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这种由愤怒、恐惧、冤屈与无奈交织而成的绝望情绪，整整煎熬了张邦昌一宿。他四肢无力万念俱灰地躺在硬邦邦的破木床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已被宣判了死刑的囚犯，就等着刀斧手天亮来送他归西了。

所以，此刻被金兵推推搡搡地押解着去往宗望的中军大帐，在张邦昌的意识里就如同被押赴刑场无异，每走一步都令他不寒而栗。

到了帅帐门前，经守卫那里的合扎通报，张邦昌被押进帐内。随后，康王赵构也被带了进来。

宗望在皮帐里居中而坐，完颜阇母、挞懒、斜也、宗弼等金军大将皆列座于侧。这些人刚刚吃过早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膻酸辣混杂在一起的混浊气味。

赵构禁不住皱起眉头，抬手在鼻孔前使劲扇动了两下。张邦昌却是木然而立，对那种极难接受的恶劣气息已变得毫无知觉。现在他身

上所有的神经细胞，已全都紧张地集中到了宗望的发落上。

这时忽听“啪”的一声响，是宗望喝完羊奶将木碗丢在条案上的声音。紧张过度的张邦昌身上剧烈地一抖，以为这就是宗望要下处斩令了。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扑通跪倒，涕泪俱下地放声大呼请大帅恕罪、请大帅饶命、请大帅开恩、请大帅手下留情！

张邦昌这么跪倒尘埃呼天抢地地一折腾，倒搞得宗望和众金将一愣。金将们先是愕然相觑，接着便都禁不住地发出了一阵轻蔑的笑声。

原来，昨夜战斗结束，金军的追击部队先后从幕天坡撤回营地后，宗望即马上召集万夫长以上的将领开会，就下一步的行动策略进行了商讨。宗望不是个只知横刀立马厮杀拼打的莽夫，对他这支远征军当前所面临的处境具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他认为，虽然由于金军防范在先，成功地挫败了宋军的偷袭，但从实质上看，这件事并不值得庆幸，相反地倒是一个很危险的征兆。它标志着宋军已经具备了战略反击能力，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向宋军方面转移。

当夜前来袭营的宋军仅是其之一部，不过万余兵力。假如以此为始，宋朝的二十万勤王大军尽皆动作起来，无论是轮番进击还是同时发难，都将是他们这支已遭受严重战斗减员的远征军很难招架的。宗望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使众将的头脑从得胜而归的狂热中很快地冷静了下来。

在宗望的引导下，众金将经过一番讨论，达成如下共识：金军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重新将主动权握到自己手中。而这个措施，须以武力为后盾，以外交为手段。具体地说，就是要充分利用当夜反偷袭战斗胜利所造成的军事威慑力，及时向宋朝施压，以强大的精神攻势摧毁宋朝的再战信念。擒贼先擒王，只要能使宋朝的决策者怯于再战，那么聚集在汴京城下的宋军虽多，亦不过是废物一堆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计议使被扣押在金营里的赵构和张邦昌，很自然地便成了这个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的首先承受者。宗望一大早传唤他们，意在先声夺人地从“道义”上对宋朝背盟毁约的行为提出责难，根本不可能不问青红皂白便一刀宰了他们，而令事情失去回旋余地。所以当看到张邦昌误以为自己大限将至、顷刻间就要命赴黄泉的那副恐惧模样，众金将不能不觉得实在是可笑之至。

身为少宰的张邦昌如此德行，宋朝其他大臣的胆识又能高到哪里去？方才所议定的精神战法，看来是十拿九稳胜券在握。宗望对自己所具备的军事家兼政治家的才能十分满意，在神态上便自然而然地更加不怒自威。见到张邦昌仓皇下跪，他就下意识地用手掌猛拍了一下条案，喝令其先自将罪状供来。张邦昌早已魂不附体，只知一个劲地磕头求饶，哪里还支吾得出其他言语。

宗望烦了，便转而一指赵构，命令他来回答问话。

赵构则比张邦昌镇定得多。他认为金人生气很正常，因为他在听说了宋军袭营的消息后，他本人就非常恼火。现在双方正在进行和谈，朝廷却偷偷摸摸地在背后下手，这不简直太岂有此理了嘛！

但他觉得金人把火发在他和张邦昌身上没有道理。这事又不是我们两个干的，你吹胡子瞪眼地呵斥我们干什么。对于张邦昌那副丑态百出之状，他亦觉鄙夷和好笑，以为实在是很不至于。堂堂大宋亲王的身份，使得赵构从未担心过金人会胆敢要他的脑袋，他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出似张邦昌那样严重的恐惧心理。因此，听了宗望的喝问，他相当坦然地回答，本王奉旨出使议和，一切行为均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知有何罪状。

“你这厮倒会装蒜。”宗望冷笑道，“既云休战议和，却又出兵偷袭，这是不是违约毁盟，背信弃义？”

“大帅所言不谬，违背誓约错在我朝，但此事与我和张少宰无

干。”

“与你们无干？嘿嘿，怎么会与你们无干？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代表宋朝来议和的全权特使。本帅与你们说话，就等于是在与你们的朝廷说话。这个责任，你二人推卸得掉吗？”

“这个责任本王没想推卸。不过我与张少宰到底是身在贵营，对朝中的兴兵缘由一无所知，大帅只管责问我等，于事何补？”

“你真能狡辩。”宗望面孔一板，又猛拍了一下桌面，“那你们两个来我大营有何用？你们宋朝妄生事端，本帅不问你们问谁？”

“问朝廷，问我宋朝的朝廷！”赵构非但没有现出怯意，反而也提高了嗓门，“出了这样的事，本王也窝火得紧。就算大帅不问，本王也要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出尔反尔破坏和谈！”

张邦昌见状，心脏骤然缩紧，暗忖这康王真个是不知进退，现在你我命悬一线，是与金人硬顶的时候吗？他正叫苦不迭地准备着迎接宗望的雷霆震怒，宗望的面色反而在稍稍一怔，又意味深长地端详了赵构片刻后，渐渐地缓和下来：“唔，你这话说得却也在理。只要讲理便好，万事无理不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张少宰还跪在那里做什么，站起来说话吧。”

张邦昌听了这话，偷偷举目瞅了宗望一眼，意识到暂时是不至于有性命之虞了，赶紧口称“遵命”，努力支撑着几乎虚脱的身子，从地上爬了起来。

“本帅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宗望将上身往椅背上一仰，慢条斯理地说，“既然袭营之事与你二人无涉，本帅不怪你们。但你二人既为和谈计议使，总不能对此事袖手于侧作壁上观吧？”

“那是那是，”张邦昌连忙附和，“大帅需要我等做什么，尽管吩咐。”

“本帅要你们设法挽回此事的影响，使我们重归和谈之路。解铃还须系铃人嘛，宋朝做下的事，得宋朝自己兜着。二位在这件事上，应当是责无旁贷吧？”

“当然，此乃我等的分内之事。”赵构点头道。

张邦昌亦连声应承：“是是是，责无旁贷，责无旁贷！”

“那好，你们就说说看，此事应当如何了断？”

如何了断？张邦昌的思维立时高速运转起来。他希望能拿出一个令宗望满意的答复，以加重自身的安全砝码。怎样才能使宗望满意？毫无疑问，那得要朝廷做到对金军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最起码，也得保证宋军今后不再采取军事行动。如何能使朝廷做到这一点？张邦昌脑筋一转，马上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正要将他的主意和盘托出，却忽然顾虑到赵构在场，话到嘴边略一迟疑，又咽了回去。

想到的那话不便说，总得另外有点言语搪塞宗望才是。可是说什么好呢？张邦昌正抓耳挠腮，身旁的赵构开了腔：“既然此事是我朝理亏，本王以为，大帅可遣使进城，质问昨夜兴兵之责。如蒙大帅允准，本王和张少宰可与使者一同进城，向我朝皇上面陈贵军议和诚意，敦请朝廷向贵军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应损失。大帅看可使得吗？”

“你这厮恁的奸猾！”性暴的宗弼忍不住叫道，“放你二人回去，倘你朝再生事，我们拿谁是问？”

“不放我们回去，我们又如何能为解决此事效力？”赵构的反应十分敏捷，“如果贵军必得有我朝人员留驻军营，让我朝另派使者来此替补，亦无不可。”

张邦昌听了赵构这话心里一亮：绝！借机找人替补，而自家抽身回城，这条金蝉脱壳之计，亏他想得出来！此前张邦昌从未将这个只知声色犬马的九皇子放在眼里，对于其进入金营后的无畏举止，认为那不过是一种不知好歹不识时务的表现。而这时他才觉出，这个貌似头脑简单的康王，其实并非是个毫无心机的绣花枕头，不免对他油然生出了三分敬服之意。

如果赵构的建议被采纳，那么他们不日之内便可从金营全身而退了。可是宗望能上这个钩吗？张邦昌的心又暗暗地打起鼓来。

事情的结果是，宗望既没表示采纳赵构的建议，却也未断然驳回，而是在眯着眼睛盯着赵构稍事沉吟后，便吩咐且将他们二人带下，莫名其妙地中止了这场问话。

张邦昌被押回宿处，兀自躺在床上，正心神不定地胡思乱想，一个金军百夫长却又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将其带出，说是大帅还要问话。

这一回没传赵构，只传去了他一个人。帅帐里也只剩下了宗望和阇母两个人，冷着面孔坐在那里。张邦昌不知这是何意，少不得又被吓得心惊肉跳小便失禁。及至听过宗望的问话，他方知此番被传仍然是有惊无险，通身的冷汗才渐渐消落。

原来这是宗望方才看出张邦昌似乎有话欲说，但碍于赵构在场没说出口，故而又命人将其带来单独讯问。

这次宗望主要讯问了张邦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与其同来出使的所谓康王赵构到底是真是假。这个问题，宗望在听宗弼禀报过赵构在阅兵场上的表现后，已问过张邦昌一次，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但宗望仍觉其中的疑点甚多。今天赵构的表现，又加深了他的怀疑。身为少宰的张邦昌都吓成那副德行了，一个乳臭未干的赵构如何倒能一如既往镇定如常呢？赵姓皇族那一窝熊包软蛋里，果真能生出

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龙种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因此在宗望的内心里，基本上已认定，这个所谓赵构系某个将门之子冒名顶替，现在他不过是想从张邦昌那里再证实一下。

张邦昌听宗望又问起这个问题，不禁一愣，接着忙诚惶诚恐地回答，在下不敢欺瞒大帅，康王确实就是康王。

宗望将张邦昌的那一愣看在眼里，偏偏又产生了误解。他以为那是张邦昌欲盖弥彰的一种本能反应。由此断定，张邦昌未吐实言，康王之真伪已昭然若揭。宗望认为张邦昌不敢吐露真相亦属合情合理，也就不再就此继续逼问，乃将话题一转，开始问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问张邦昌方才有何未尽之言，对促成议和有何见解。这才是宗望再度传讯张邦昌的重点问题。

这个问题问到了张邦昌的心坎上。即使宗望不传他，他也是准备伺机向宗望进言的。一听宗望发问，他便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向宗望奉献出了他的建策。

他郑重其事地对宗望说，要解决议和问题不难，关键是得排除其间的障碍。而排除障碍的关键，则在于必须要排除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现任亲征行营使的李纲。宋朝中主战者虽不乏其人，但真正的领军人物唯有李纲。昨夜的袭营之事，始作俑者必为李纲无疑。可以肯定地说，有李纲在朝，非但宋金誓约难成，纵使一时达成和约，恐也转瞬便成废纸。而若李纲下野，则不仅双方缔约可速成其事，且可保证宋朝严格遵守誓约，自此绝不妄动刀兵。所以为今之计，只需拿掉一个李纲，便万事皆无虑也。他强调道：“这个要求，只要大帅能明确提出，料得我朝皇帝是无有不允。去一人而免杀戮，这等利国利民之事，皇上何乐而不为之？此乃邦昌披肝沥胆之言，恳望大帅熟思。”

张邦昌提出的这个建议，的确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而他之所以如此尽心地为宗望出谋划策，乃是出于两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一，是意欲借此取悦宗望，结好金邦。这样做，从眼前说，可图性命自保；从长远计，可为自己留条后路。他这番良苦用心倒是没有白费，这使得他在汴京城破北宋灭亡后不仅身家无恙，还在金人的扶植下登上了所谓“大楚”皇位。此乃后话，下文再说。

其二，便是想借机搞掉李纲。虽然李纲位列宰执的时间很短，但张邦昌已看出，此人实乃他在政坛上的头号劲敌，将来必定是有我无他冰炭难容。在这一点上，他与李邦彦心照不宣，感受完全一致。昨夜发生的袭营事件，更使他对李纲的仇恨雪上加霜。在这件事上，他起初是怨恨赵桓，但想来想去最终却是将罪魁祸首定到了李纲身上。

他是这样想的：依照大宋的律制兵权悉归皇上不假，但是若无人撺掇，已经决意与金人休战言和的赵桓，焉得会突然间头脑发热出兵挑衅自找麻烦？难道皇上吃饱了没事闲得发腻了吗？而眼下朝廷中除了李纲，又有何人胆敢撺掇皇上、并且能撺掇得动皇上向金人动武呢？这一动武不要紧，就险些要了老子的命。来而不往非礼也，老子吃了你李纲一拳，还你一脚不算过分罢。如今恰好有此一箭双雕的良机，这一脚便让金人替老子踢出去好了。只要能利用金人之手将你从宰执的位置上拿下，日后如何收拾你，就且看老夫的手段了。

宗望自然不会知道张邦昌的这层背后用意，但他听出了其策的价值及可行性，他感到很受启发，收获不小。命令合扎将张邦昌带出后，他与阇母经过简短商议，很快便定下了迫使宋朝必须接受的和解条件。条件中最重要的两点便是：第一，罢免应对出兵挑衅破坏议和负首要责任的宋军主帅李纲的官职；第二，另遣其他亲王至金营，替换康王赵构及张邦昌。

随后，宗望即派王汭为使，入城向宋朝递交通牒，以十分强硬的姿态，向宋朝发起了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强硬姿态，便先占据了七成的上风，这是金人从屡次与宋朝打交道的经历中，取得的一条可靠经验。

张邦昌再被带回宿处时，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虽然宗望和阇母没有当场对他的建策做出什么表示，但他从两个金人的面色和口吻上，还是明显地感觉出了他们态度上的缓和，甚至于还带有某种赞许。这个感觉，终于使他那紧张得差点绷断的神经放松下来。

上苍保佑，这条命总算是捡回来了。

精神上一舒缓，他顿时感到全身就像散了架。昨夜无眠，今天又来来回回惊魂不定地被折腾了两个时辰，他已是耗得筋疲力尽困乏至极。半死不活地往床上一倒，他什么也懒得再想，便迷迷糊糊地睡去。

要命的是刚刚神游南柯，却又做起了噩梦。他先是梦见遭到了手持钢刀的金将的追杀，后来金将不知怎的变成了康王赵构，钢刀也变成了一条吐着红芯子的花蛇。忽然李纲又出现在赵构身侧，向赵构说着什么。赵构边听边点头，然后将手一挥，那条可怕的长蛇便蠕动着丑陋的身躯迅速游移上来，呼地一蹿缠住了他的颈项。

他惊恐万状地大叫一声惊醒，回想梦境心悸不已，不知其兆是凶是吉。



二月三日上朝伊始，赵桓就颁旨，罢免李纲尚书右丞及亲征行营使职务，撤销亲征行营司，委任左丞蔡懋代行李纲职责，以守御使身份总领兵事。种师道的两河及京畿宣抚使职务亦同时罢免。

这个决定犹如晴天霹雳，击得李纲晕头转向，目瞪口呆。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发生得实在是太突然，事先几乎没有一点征兆。

征兆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是李纲没有留意、没有及时察觉罢了。

初二午后，他服过药睡了一个多时辰，感到头疼有所减轻，便抱病起身处理公务。为防金军夜间采取报复行动，晚饭后他又亲临城防前沿巡查，一直忙至深夜，未得片刻闲暇，亦无丝毫心思去顾及朝廷方面的动静。他又不像以前的蔡京童贯和现在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在宫墙内外广布耳目，可随时刺探各种消息，自然是无从得知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哪些值得注意的事情。

金使王汭二日下午进城，径赴中书省部堂递交了牒文，厉色要求宋朝速予答复。一来是由于事关重大，二来是由于金军所提的条件正中李邦彦下怀，李邦彦便雷厉风行，以最快的速度向赵桓做了奏报，并且特别强调，倘不允诺金人的条件，金军即要以排山倒海之势再度全线强攻汴京。

赵桓心下惶然，让他去速查御敌兵马尚余几何。

俄尔李邦彦串通台谏官一起来报，谎称业已查清城下勤王之师以及亲征行营司兵马已悉数被歼，京城内外再无可战之旅。

赵桓大为恐慌，只得依着李邦彦的主张，亲自接见王汭于崇政殿，降尊纡贵地再三解释，昨夜出兵乃李纲与姚平仲私下计议所为，绝非朝廷本意，请王汭务必向宗望元帅转达宋朝的歉意，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对于金军在通牒中所提的条件，他亦依着李邦彦之言，表示一概予以接受，一定从速施行。

当时李邦彦甚至居心险恶地当着王汭的面主动提出，为表示宋朝的谢罪诚意，可将肇事首犯李纲缚送金营，交由金军处置。倒是金使王汭，对宋朝内部这种钩心斗角借刀杀人的做法甚为反感十分鄙夷，回答说李纲是你们宋朝的人，如何处置是你们的事，我家大帅无意越俎代庖。赵桓也觉得李邦彦此举未免过分，置之未理，方使李纲避免了遭受更大的厄运。

形成罢免李纲、种师道决定的过程大致就是如此。内侍黄金国对

其中的情形有所知晓，曾欲秘密通报李纲，提醒他注意防范身后的风云变化。但苦于其当晚正在当值，不得片刻脱身，而这等密事委托他人去传信又很不稳妥，所以就未能将消息提前告知李纲。

圣旨宣毕，深感震惊的不仅李纲一人。有吴敏、许翰、何栗、孙傅、吕好问、宇文虚中、徐处仁等多位大臣，立即接连出班奏谏。奏言的大意皆是：李纲奉命守城夙夜辛苦身先士卒功绩卓著殊无大错，而目下强寇未退狼烟未熄危情未解，万不可因小过而施大惩尽削其职，遗金人以可乘之机。老将种师道智勇双全德高望重，其令金人闻风丧胆之威名无人可代，值此帅才奇缺良将难求之际，对他免职夺印实于我朝有百弊而无一利。若是李、种二人犯有过错，圣上不妨严加训谕，责令他们检讨失误匡正前非，戴罪效力将功补过。料他二人必能深感龙恩谨遵圣意，尽心竭力奉职保国。唯有如此，方可安我军心固我长城，令金军不敢轻越雷池一步。否则，后果将不堪预料。

罢免李纲、种师道必定会遭到一部分大臣的激烈反对，这是李邦彦的意料中事，他早已为赵桓设计好了应对之策。对策很简单，叫作“不争论”。赵桓对动辄翻来覆去地进行朝辩已是备感厌恶，因此在此事的处理上对李邦彦言听计从。这时他面对着大臣们的接连进谏，并无一句回应，只是耷拉着眼皮耐心听着。待到这些大臣一个个聒噪完毕，他只开口说了一句话：“朕意已定，毋庸复言。”接着便宣布退朝。

这个办法果然效果不错，不用废话，便使那些喋喋不休的雄辩，统统变成了打在烂棉花包上的空炮。

赵桓瞥了一眼丹墀下面那些言犹未尽的大臣，径自离开御座走向后殿。他边走边为自己又掌握了一种对付臣属的招数感到满意。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焉能事事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地争论个不休？该朕说了算的事，就得朕一锤定音，这才是为君者应有的魄力。朕显然开始具有这种魄力了，赵桓自我评价道，这说明朕已然变得成熟起

来。

圣意坚决，群臣只得遵旨。退朝后，蔡懋即至亲征行营司接管了印鉴。

依照宋制，被一撸到底的重臣须先禁闭于一个唤作浴室院的去处悔罪思过，然后再听候进一步的发落。李纲将各项卷宗向蔡懋交代清楚后，便被殿帅王宗楚手下的士兵押往浴室院。不过，李纲只在那里待了不到半天，即被赵桓恩准回家居住。这是由于朱后念及李纲守城有功，向赵桓恳言力劝的结果。

种师道除了两河及京畿宣抚使之职外，尚有若干职衔未遭罢免，在处罚程度上较李纲为轻，因此他封交了宣抚司印鉴后，被允许仍居于宣抚司衙中。但种师道是个明白人，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当如何进退。他不但没继续留居宣抚司，还主动地退出了城去，而且也不回其本部军营，只带了三五个随从，找了一处民宅暂居。

作为一名饱经风霜的老将，他对官场上这种白云苍狗般的起伏升降，虽不说是已修炼得绝对荣辱不惊，也早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赵桓的朝云暮雨，在他看来不足为奇。当皇上的都是这个德行，为臣属的较不得真儿。根据当前的形势，种师道预料，用不了多久，朝廷很可能又会重新委其以重任。但关键是现在他不能流露出一丝不满，不能发半句牢骚，只能比平日更加倍地表现出对君命的百依百顺心悦诚服。否则，在前边等候着他的，恐怕便不会是重新起用，而是更严厉的制裁甚至于杀身之祸了。

李纲在表面上亦未表露出对突遭罢职的任何一点抵触情绪，但是在内心里，他却做不到像种师道那样的从容淡定。他动用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克制力，才将聚集在心头的极度愤懑、委屈和失望压抑下来，没有向外喷发。

这个变故对他的打击太大，可以说，是已经超过了他所能承受或

者说容忍程度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较之种师道，他阅历尚浅历练不足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关乎整个大宋江山生死存亡的汴京保卫战中，他所承担的责任、压力、风险，和他所付出的心血、辛劳、热忱以及牺牲，都远比种师道为巨。

满腔赤诚的报国丹心，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鞠躬尽瘁的力撑危局，到头来落得的竟然是误国魁首的罪名和撤职查办的下场，宁不令人寒彻肌骨，焉不使人长歌当哭！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此刻的李纲，却只能选择忍。不忍，你想怎么样？你敢怎么样？你又能怎么样？

回到一个月未曾归宿过的住处，李纲一言不发地走进卧室和衣卧下，一动也懒得动。老仆胡长庚让厨子精心做了他平日最爱吃的南味食物豆团和七宝素粥，为他端到了床边，他也没起身去用。他心如枯井万念俱灰，大脑里全然是一片空白。他现在是什么也不想干，甚至是什么也不想去想，只想就这么静静地躺着，最好是变成一片虚无缥缈的闲云。

他知道在这种时候是不会有人来打扰他的。一个刚刚被皇上亲自罢黜的罪臣，有谁会不避嫌疑地来登门造访呢？李纲觉得如此甚好，他当下所需要的，正是这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孤寂。经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高强度操劳，他的精力体力均已严重透支，仅从生理状态上讲，他也觉得真该卧榻静养个十天半月了。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大宋兴亡非我李纲一力可支，我李纲干脆从此就退隐田舍，做个结伴泉林的隐者罢了。

然则他到底并未从此变成隐士闲人，因为他的门前其实并未多么冷落。出其所料，在他被罢职的这两天里，前来探望慰问者，虽不算络绎不绝，却也是接二连三。仅在他回到住处的当晚，来访者便非止一人。

首先来登门看望他的，是已迁任御史中丞的许翰。依李纲当时的心情，是想一概杜门谢客。但一旦闻报有客来访，却又颇觉其情可贵却之不恭。尤其是许翰，乃力主抗金的中坚分子，对他的支持很大，断无拒之门外之理。所以李纲便连忙起身整衣，吩咐胡长庚将其让进了客厅。

许翰给李纲带来了一箱名贵的鹿血酒和一些参茸类高级滋补品。他告诉李纲，吴敏、孙傅、何栗等诸位同僚原本都是要来的，只是顾忌着弄得动静大了，于双方都不便，因而便委托他权代大家向李纲致以慰问。李纲听了周身生暖，连声表示感谢。

寒暄几句后，许翰的话头切入正题。许翰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伯纪兄被突然罢职这件事，纯系李邦彦一手遮天蒙蔽皇上所致。许多同僚均有不平之意，正准备以种种方式进谏，劝说皇上收回成命，复以伯纪兄主政。目下我宋朝是国难未已百废待兴，朝廷中缺不得栋梁之材。希伯纪兄勿因此消沉气馁，勿要计较个人得失，还是要以社稷为重，坚定报国信念，做好复出的准备，无负众望，再展宏图。

李纲毫不怀疑许翰之言的真实性和真诚性，对友人和同侪的推崇、信任、期待及鼓励甚为感动。然而毕竟这次他受到的打击太大，伤害太深，低落的情绪一时很难扭转。同时他感到，许翰等人终是书生意气太重，看问题过于一厢情愿，过于简单化理想化了。但是现在他不想多说也不便多说内心的种种苦闷和感慨，只能以诚恳的口吻，拜托许翰向各位大人转达衷心的谢意。

许翰懂得，李纲身处目前的境遇中，言辞谨慎乃是必然。他将该说的话说过后，亦不多做逗留，向李纲道声“珍重”，即适时告辞离去。

许翰走后不久，索飞春来了。她用马匹驮来了一大麻袋稻米和两

大箩筐青菜。这些东西平日里价值没有几何，但在这已被封锁多日生活物资业已奇缺的时候，却是十分难得。尤其是对李纲这样只顾操持公务，而根本没顾上进行自家柴米储备的人来说，更可谓是雪中送炭。

李纲闻讯，步出房门亲自将索飞春迎进宅院。当然，他所看重的绝不仅是这区区几十斤稻米、青菜，而是包含其中的那份深情厚意。而且，在李纲的心里，对索天雄索飞春父女是隐含有一种特殊的敬重感的。而这种敬重感的产生，除了来自这父女俩在汴京保卫战中的杰出表现，还来自在他们身上时隐时现地闪烁着某种神秘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父女俩神秘在何处？他却一时捉摸不透。关于这个问题，他是在汴京保卫战结束了两个多月后所发生的一场意外事件中，才得到了一个秘不可宣的答案。

索飞春没有进屋，她在胡长庚的帮助下卸下米袋、菜筐后，就在院中与李纲做了简短的交谈。

她对李纲说，父亲因有急事要办，暂时无暇来看望李大人，但对李大人非常挂念。民心所向，是绝不会容许奸佞之徒为所欲为的。请李大人保重身体振作精神，养精蓄锐拭目以待。试看将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索飞春说的话不多，语调也很平和，但其中却充溢着一股掷地有声的豪气，并且似乎还有点意味深长。李纲当时不曾细品其意，却因其言而引起了固有的责任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最令他挂心的城防问题。于是，除了对索氏父女的关怀表示感谢外，他着重叮嘱索飞春，目前敌我对峙的局势依然很严重，金军破釜沉舟全力强攻汴京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他要索飞春转告索天雄，当此时，民间义勇应当一如既往常备不懈，协助官军保家卫国，尽责到底。

其实，就在当天上午，李纲前脚刚刚离开亲征行营司，蔡懋后脚

便下达了解散全城民间抗金武装的命令。但索飞春没将这个只能令人徒增担忧的情况告诉李纲。

随后索飞春便向李纲告别，拉马而去。李纲将她送到院门口，看着她十分干练地跃马扬鞭，驰入夜幕，心中在啧啧称奇之余，不由得生出一丝羡慕，暗叹道：似我等终日挣扎消磨在官场上者，真个是比不上民间布衣活得无拘无束洒脱自在。

这时已近亥时，饥乏交加的李纲回到房中，胡乱喝了几口早已放凉了的七宝素粥，便洗漱更衣，意欲就寝了。

可是他正要熄灯卧下，却又听得外面有动静。他想不出这么晚了还会有什么人来，迟疑了一下，觉得不便怠慢来访者，便重又穿衣蹬履，出房去看。到了院中，却见胡长庚已经闩好门转回身来。

李纲问是又有来客吗？胡长庚回答说是的，但是来者没进门，只在门口送下这几只鸡便走了。李纲这才注意到，胡长庚一只手提着灯笼，另一只手里提着的是三只已被宰杀煺毛的母鸡。

他诧异地问那送鸡的是什么人，胡长庚答道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婆婆，身量不高，穿戴甚是破旧。他又问，那老婆婆可曾留得姓名？胡长庚说老婆婆未曾留名，只道是她曾受李大人恩典，知道李大人是京城里少有的好官，是抗金杀敌的大英雄，平民百姓的主心骨，愿菩萨保佑李大人平安康泰、逢凶化吉、灾消运转。

李纲边听边在脑海里搜寻着，很快便想到了开战前曾被危国祥借募兵之机敲诈欺凌过的何卫氏。

他断定那来送母鸡的老婆婆十有八九就是她，禁不住眼眶湿润，从心底涌起一阵热辣辣的感动。自己当时秉公执法，出面制止危国祥的胡作非为，不过是职守所在分内之举，却居然被老百姓念念不忘，当成了大恩大德，实在是受之有愧。论价值这几只母鸡微不足道，甚

至还不够充当大户人家一顿菜肴的配料，但对何卫氏来说，这却是那个贫寒之家赖以补贴衣食的生计来源。那天危国祥那样穷凶极恶，老婆婆都不肯让步，可见这些母鸡在何卫氏心中的宝贵程度。可是现在，她却亲自将它们送到了自己的家门上，而且一宰就是三只，此中包含的情意，岂是金银可以衡量！

李纲忽然想到，天黑路远，何卫氏颠着一双小脚，如何走得这许多路？他忙问那老婆婆是怎么来的。胡长庚说是一个黑瘦汉子用手推车推着老婆婆来的，那汉子亦曾说道，小民家徒四壁，无物可表寸心，唯祈李大人早复官职，造福万民，这也是他们左邻右舍穷弟兄的共同心愿。李纲听了，心窝里又是一个热浪翻上来。他从来不曾想到过，那些与他素无瓜葛、素不相识的陌路百姓、下层黎民，竟会对他怀有如此殷切的关注和如此诚挚的惦念。

心潮起伏地默然片刻，他吩咐胡长庚将母鸡拿去灶间收好，同时思忖着，来日应当以适当的方式给予何卫氏一点回报，尽量帮助她解决一点生活困难。

这一夜许翰、索飞春、何卫氏的相继探访，虽不能尽扫李纲的灰暗心境，却已给了他很大的慰藉，使他的胸襟开朗畅快了许多。回到房中，他一时没了睡意，感怀万千思绪纷纭，禁不住文思涌动，产生了遣词抒怀之欲。

心有所思不吐不快，然而落笔直抒胸臆，是会招惹是非的。这个道理李纲省得，所以他纵有千般感触万种愁怀，亦只能曲笔传述借题发挥。他踱步房中，吟哦有顷，词句渐成，遂挑灯研墨，铺纸运毫，书下了《水龙吟》一首，题曰“太宗临渭上”：

古来夷狄难驯，射飞择肉天骄子。唐家建国，北边雄盛，无如颉利。万马崩腾，皂旗毡帐，远临清渭。向郊原驰突，凭陵仓卒，知战守、难为计。须信君王神武。觇虏营，只从七骑。长弓大箭，据鞍诘

问，单于非义。戈甲鲜明，旌麾光彩，六军随至。怅敌情震骇，鱼循鼠伏，请坚盟誓。

此词说的是唐初平夷定边降伏颉利故事，极颂唐太宗李世民之神武胆略英雄气概，表面看去纯属咏史之作，无涉本朝时事。然熟知李纲者阅之，则不难领会，其抚今追昔感慨生不逢时渴望英主知遇之意，尽在不言中矣。

次日，又有一些人不避嫌疑前来看望李纲，来访者官庶不一身份各异，所表达的意思却都是一个：劝慰李纲莫生退隐之心，希望李纲早日官复原职。这种不约而同的意愿带给李纲的，除了一次次温暖的宽慰和滚烫的激励，还有一个隐约的预感：关于他被罢职这件事，未必会就此了结，朝廷中很可能还会发生什么变故，而且为时不会太久。

他的预感没错。但是他没料到，这场变故的规模竟是那样的波澜壮阔，这场变故的来势竟会那样的排山倒海。

三

二月五日，也就是宋军原定的出兵反击金军之日的前一天，汴京城里爆发了堪称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请愿运动。参加请愿的各界军民高达数十万人，其声势之浩大汹涌，几欲掀翻皇宫。

史载，这场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乃民众的自发行为，其导火索是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们的伏阙上书。这大致是不错的。但是一个运动能够形成如此轰轰烈烈的势态，纯属自发不太可能。表面上的民众自发参与，必定有其幕后的策动者。这场“二五请愿”运动的幕后人物，就是那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民间义士索天雄。

索天雄是平民百姓中知道李纲被罢职最早的一个人。消息是甘云传给他的。

李纲的继任者蔡懋带着自己的亲兵队趾高气扬地接管了亲征行营司后，即将李纲的亲兵统统调充杂役。甘云气愤不过，意欲解甲归田。李纲规劝他，目前国家极缺人才，以他甘云的武艺和胆略，留在禁军里，早晚会有大显身手之机。大丈夫能屈能伸，切不可意气用事。听了李纲的劝告，甘云总算是没有负气一走了之。

李纲被带往浴室院后，甘云对朝廷的是非不分黑白不辨越想越感不平，思量着不能就这么束手无策忍气吞声，必须要为李大人做点什么。可是应当做什么，又应当如何做？他一时却无主意，便想找个人商议一下。

禁军中靠得住的弟兄，甘云倒是有几个，但他们皆是血性壮士，有需要两肋插刀动武玩命的事，找他们来帮忙绝对没问题，而要在扶助李纲这样的大事上动脑筋，他们的见识还不如甘云。于是甘云只好放开思路，往禁军弟兄以外的人选上去想。这一想，便想到了索天雄。

甘云与索天雄并无交往，只是跟随着李纲与其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但就凭这几次短暂的接触，便给了他一个很明显的直觉：这个索天雄非但古道热肠侠肝义胆，而且胸有韬略处事稳健，俨然具有成大事者的气象，是条值得信赖的好汉。所以尽管索天雄只是个无官无职的平民百姓，但甘云在内心里对他的敬重程度，却与对待李纲相差无几。

索天雄果然不负其望。

听了甘云通报的消息，他虽然亦深感震惊愤慨，却表现得十分冷静，思路也非常清晰。他稍作沉吟后，沉缓地对甘云说：“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那个蔡懋十有八九会下令宋军放弃备战，停止抵抗，各

厢区的厢兵义勇也很可能会被勒令解散，总之他们会千方百计地示好金人。而这样做无异于开门揖盗投身饲虎，其想法极其愚蠢，后果极为凶险。李纲大人能否从速复职，关乎京城存亡，干系非常重大，我等绝不可袖手旁观。计将安出，容我再思。你且少安毋躁，回去候我回音。”

甘云知道，让索天雄立时就拿出一个能够扭转乾坤的锦囊妙计来也不现实。但听了索天雄那坚定果决的话语，却使他找到了主心骨。他相信自己没有找错人，索天雄对此事肯定不会一筹莫展无所作为。

事实果然如此，就在与甘云谈话的同时，索天雄已有主意在头脑里迅速萌生，否则他的话也不会说得那么有底气。只是事情尚需熟虑，未便率尔出口。

罢免李纲的人是皇上，欲迫使皇上收回成命，所面临的挑战对象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皇权如山，坚不可摧，不过也不是绝对无法撼动。而普天之下，真正可以撼动皇权的，唯有一个“众”字。对于这个朴素的道理，索天雄早有领悟。“众”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组成的，而单独的个体数量再多，如果不能凝聚起来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亦不足以为“众”。因此，能否将一盘散沙似的无数个个体凝聚成一股力可拔山的洪流，是草民能否与皇权相抗衡的关键。

那么，现在有没有条件发动全城民众同心同德地发出共同的吼声呢？索天雄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据，就是他了解得非常透彻的京城百姓的人心向背。

不过索天雄同时也深知，多数百姓都有怕事心理，都不愿做出头的椽子，所以要做这件事，必须先进行串联鼓动，必须先造成广泛而强烈的舆论声势。而一旦这个声势形成，他料定，就必然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其间添柴烧火推波助澜。到那时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将应者云集，水到渠成地掀起声援李纲的惊涛骇浪。

这个办法有几成胜算？朝廷能在民意的重压下改弦更张吗？

索天雄不敢说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但目前舍此别无他途。为了使汴京保卫战不致功亏一篑，为了使百万生灵免遭荼毒，索天雄考虑，只能这样铤而走险背水一战。

下定了这个决心，索天雄又对行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认真考虑。午后，他即让索飞春召集义勇队中的骨干人员到药王庙，也就是他这支义勇队的临时指挥所来议事。

此时大家都已听说了李纲被无端罢官的事，众人皆大为愤懑不平，对索天雄提出的紧急动员民众全力声援李纲之议无不赞同。蔡懋强行解散义勇军令恰在这时传到，就更是激起了这些草莽英雄的义愤。简短的秘密会议一结束，众人便马上分头行动起来，深入到各厢区的街头巷尾去四处煽风八方点火。

甘云于当天下午得到了索天雄派人传送的口信，口信只有十六个字："众怒难犯，众口铄金。扶我栋梁，军民同心。"

见索天雄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便果断地拟定了斗争方略，甘云感到由衷的钦佩。他的悟性很强，听了口信即会其意。于是他便找来了若干铁杆弟兄，示意他们各自在军营里暗中进行鼓动。这些弟兄都很敬仰李纲，本来便对朝廷的倒行逆施牢骚满腹，与甘云的想法一拍即合，得了甘云的秘密嘱托，回去就积极地开始了动作。

事情一做起来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事并不难做。无论是在哪个兵营，基本上人人心同此理，个个都有斗志。只要是有一个人挑了头，众人的一腔怒火怨恨便如开闸之水一泻千里，各种各样对朝廷大不敬的粗话脏话，都跳着脚地大骂了出来。于是乎，这股强烈的逆反情绪，便像燎原烈火一般，迅速地在禁军中蔓延开来。

索天雄本人则在布置过上述行动后，抓紧时间去拜会了禁军统制

何庆言。因为他很清楚，能否取得驻扎城中的禁军将领的支持配合，是这次请愿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民众的人数再多，毕竟是不具备严密组织的乌合之众；民众的声势再大，其主要构成者也毕竟只是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在缺乏有力的武装后盾支撑的情况下，如果遭遇到国家机器坚决严厉毫不手软的武力镇压，即使起初闹腾得再厉害，也难免由于参与者的畏惧动摇，而终致崩溃瓦解。所以索天雄不能不未雨绸缪。

鼓动禁军出马支持请愿，无异于策划逼宫谋反，这显然是目前做不到的，况且目前也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索天雄并无此奢望。但是争取禁军对民众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不对请愿的百姓挥起屠刀动真格的，不在请愿现场制造流血事件，这一点却有可能做到。只要能使他们做到这一点，那便事成有望了。

何庆言部此前驻守卫州门，现在换防下来休整，驻地距宣德门不远。请愿事发后，朝廷若要调兵弹压，使用起来最便利的就是他这支部队。索天雄去找何庆言，便是欲预先与其沟通，达成一个攻守同盟的默契。

何庆言曾与索天雄并肩浴血卫州门，双方可谓生死之交。出于对索天雄超人的胆魄和武艺的敬服，何庆言虽身为禁军统制，见了索天雄却有着像见了兄长般的尊重和亲热感。索天雄对何庆言的印象也很好，认为他是禁军中难得的一员忠勇骁将，不但作战勇敢，在人品上也靠得住。所以在厅房坐下后，他也没绕弯子，开门见山便道出了来意。

当然，索天雄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他只是含蓄地讲，李纲大人被罢职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过激行为，但凡此种种皆为忧国之故。倘朝廷针对百姓有所指令，还望何将军手下留情。

何庆言对李纲被罢职后各界的强烈反应已有所闻，在心里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并且在暗中很希望果真能掀起一场推翻朝廷荒唐决定的风暴。他一听便知索天雄话里有话。但索天雄既然只是点到为止，他也很明智地不做深究。他同样用含蓄的语言表示，兄弟虽是一介武夫，却还粗通事理，是非黑白总能分清。皇上登基后曾明令天下广开言路，百姓关心国事乃是忠君之举，激浊扬清，言者无罪。倘有个别逾格行为，当以善言劝止为宜。总之何某身为禁军将领，杀敌报国是为本分，而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是断不敢为的。

索天雄微笑着向何庆言揖道："何将军深明大义，实乃国幸民福。"

何庆言忙摇手道索大哥过誉了。何某无做大事之才，唯求不愧天地良心而已。不过，我何庆言职权有限，只能节制本部兵马。至于其他将领是何想法，却是难料。

索天雄就问，现在城中禁军各部都是归谁掌控？何庆言说兵权自然是都集中在皇上手上，但具体行使职权的，目前主要是殿帅王宗楚和京城守御使蔡懋。索天雄点点头，将这两个名字记在了脑中。

告辞时，索天雄叮嘱何庆言，记住，你我之间没有发生过这次谈话，这对你我都有好处。何庆言心照不宣地回答，兄弟可以让亲兵做证，今天我没会见过任何人。这件事使何庆言感到索天雄其人确实有些深不可测，但出于对索天雄正直品格的信任，他严守了这个秘密，此后未将此事对任何人提及。

会见何庆言的效果很理想，令索天雄对即将发动的请愿行动信心倍增。当晚他原想去看望一下李纲，然而他还有事要做，便只好让索飞春代劳了。他在当晚需要完成的事情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派人联络城中的各路民间武装，告诫他们务必做到明散暗不散，百倍警觉紧握刀枪，谨防金军突然袭击；另一项就是向王宗楚和蔡懋发出必要的警

告。后一件事属于绝密行动，只能由他亲自出马单独完成。待到他将事情一一办妥，已是二月四日黎明时分。

二月四日这一天，索天雄亦是相当忙碌。他从外面返回义勇队的临时指挥所，只睡了不到两个时辰便起了床。他要抓紧了解舆论造势的情况，同时还要进一步考虑请愿发起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当以何种措施应对。

舆论造势的情况令人振奋，汇总从各处反馈回来的消息，无论士农工商兵丁衙役，拥戴李纲者均占绝对上风。经过串联策动，四区八厢业已群情沸腾。可以说眼下的汴京城里，抗议朝廷罢战乞和之势已如遍地干柴堆积，只待丢下一个火种，便可燃起烈焰。根据这个形势看，发动请愿的条件已经成熟。至于朝廷可能采取的对抗手段，索天雄想，归纳起来无非是软硬两手，或者是软硬兼施。他经过反复思考，亦皆想好了应变方案。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由谁来向朝廷发出第一声呐喊。

面对这个问题，索天雄一时有点难以决断。挺身而出充当请愿运动的始作俑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假如朝廷要制裁，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人。即便是朝廷慑于民众的声势不敢当即予以抓捕，也难保它不搞秋后算账。所以，要充当这个角色，必须得有一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请愿的总策划者是索天雄，索天雄作为城里民间抗金武装的头领之一，在百姓中又有较高的号召力，按说这个领头羊由他本人来担当是最合适不过。但索天雄不打算这么做。这倒不是因为他怕事，而是基于某种另外的原因，基于埋藏在他心中的某种长远大计。为了那个长远大计，目前他不想跳到前台，成为官府的注意目标。充当请愿运动的幕后策划人，对他来说已属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了。

然而这么大的事，自己不出头，又怎么好动员他人去冒这个风险？

索天雄正为难间，索飞春从外面带回来一个消息，恰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千余人，要在二月五日早朝时刻齐聚宣德门前伏阙上书。

所谓太学生，即中央官学中的生员。宋朝对学校教育相当重视，在宋朝初建就设立了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仁宗庆历四年建立太学，国子监则成为掌管教育的行政管理机构。神宗时，经过王安石变法，太学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各项制度趋于完善。至徽宗时，复于汴京城南扩建太学，将外、内、上三舍生员定额由初时的数百人扩增到三千余人，使太学的规模达到极盛。太学生类似当代的大学生，他们多以精英自诩，极易热血沸腾，所以历来的大规模民众运动，都是以青年学生为先锋队和中坚力量者居多。

首倡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陈东，字少阳，是镇江丹阳人，时年已逾四十岁。由于性格耿直，不肯随波逐流，他一生不曾入仕，没有得到过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他做过三件大事，即他向朝廷的三次上书。除了这次，其余的两次，一次是此前的请诛六贼，另一次是此后的建炎元年的反对朝廷将李纲罢相。陈东由此青史留名，却也因此而招致了杀身之祸。

陈东上书之事与索天雄无涉，却正与索天雄的行动计划不谋而合。索天雄闻讯当即拍板，就以陈东上书为契机，以支持太学生的爱国行为为理由，发动市民掀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根据事先的策动和摸底情况，索天雄估计，事发之后参与请愿的民众达到数万人应当不成问题。而后来的事实是，这个人数高达十万以上。

靖康元年二月五日早朝时分，随着宣德门前被太学生们敲响的登闻鼓声，这场著名的请愿运动的序幕拉开了。

登闻鼓为向朝廷紧急奏事之用，平素不得擅击。赵桓闻报有人击鼓，还以为又出现了金军攻城的险情。派遣太监出宫探问，方知乃是太学生在伏阙上书。

陈东的奏牍洋洋千言，限于篇幅，这里不予全文引述。其大意是，李纲、种师道皆是社稷之臣，而李邦彦之辈庸谬不才嫉贤妒能不恤国计，实为国贼。罢免李纲等人的职务，非但堕邦彦计，亦堕金虏计，无异自毁长城，乃至全城骚动，咸谓不日将尽为金虏所擒矣。因此，乞朝廷复用李纲等忠良，而去邦彦等奸佞。事关国运刻不容缓，宗社存亡在此一举。

赵桓起初并没拿陈东之流的上书当回事，他看过奏牍随手向御案上一丢叱道，真乃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朝政大事自有三省六部议处，与他们太学生何干。就命太监传令宫门值卫，速将聚集在宣德门前的太学生们轰走。

然而传旨太监旋即回奏，宣德门前聚众逾万，而且是各色人等杂陈，不仅仅是一帮太学生，区区几个卫兵根本驱赶不动。

李邦彦奏称，这显见得就是刁民闹事了，朝廷切不可纵容姑息。吴敏则已感觉出上书者的来头不小，奏请皇上慎重处之。

赵桓尚且以为传旨太监是夸大其词，便依着李邦彦之言，传令殿前都指挥使王宗楚亲率皇城禁军去驱赶闹事者。

王宗楚昨夜曾收到一封警告信，信笺是用一支飞镖钉在其私邸前厅的门框上的。信中宣称，如果王宗楚胆敢附比奸朋，为虎作伥，不日之内定然取其首级。当时王宗楚莫名其妙，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此时他忽然恍然大悟，明白了那镖信中的警告是何意思。

王宗楚对赵桓轻率地罢免李纲，原也有些不以为然。及至登上宣

德楼，目睹了声势浩大的请愿场面，他思忖今日这场乱子如何收场殊难预料，自己犯不着去犯众怒打头阵当炮灰，便不当真卖力驱赶，只命士兵们虚张声势地出去做了做样子，便将部队又撤了回来。然后他就返回垂拱殿奏称，请愿者人多势众，且已包围宫禁，非是殿前司这千余兵力可以弹压得住的。

赵桓这时才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众大臣也在班列中交头接耳，纷纷议论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朝会议程是难以进行下去了。赵桓只好指派李邦彦、吴敏、聂昌、王时雍等大臣分赴大内的宣德、拱宸、东华、西华四门，代表朝廷出面，对请愿者去予以安抚劝退。

此时请愿的民众已经层层叠叠围遍大内，站在城楼上望去，是密密匝匝的一片人山人海。由于陈东的奏牒递进宫去迟迟未见回复，人们的情绪日趋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原先摆在宣德门前的那面硕大的登闻鼓早已被敲破，而且被人扔来扔去，不知怎的给弄到东华门那边去了，鼓架子也被人们拆成了木条。几个大臣在城门楼子上一露面，所招致的均是一片愤怒的叫骂声。特别是李邦彦，他在宣德门上刚一露头，被人认出，马上就有大量的石块、木板、菜帮子、烂果子等各类杂物向他飞掷过去，吓得他赶紧抱头鼠窜，没敢再在门楼上多待片刻。

面对这个阵势，赵桓不知所措了。

李邦彦心下明白，这场闹事，主要就是冲着他来的。如果朝廷屈服让步，他必定要倒大霉。因此他竭力怂恿赵桓，对待无状刁民绝不可心慈手软，否则无以立国威军威。吏部尚书王时雍等若干大臣积极附赞其议。

赵桓作为皇帝，本应是至高无上不可冒犯，当然是不愿屈从于民众的要挟。最起码，那样做在脸面上下不来。但欲制伏请愿者，以目

前势态看，仅靠殿前司那点人马确实不够用。怎么办？他考虑了一下，下令让京城守御使蔡懋速调马步军司的禁军前来平息骚乱。

岂知蔡懋与王宗楚一样，昨夜在其府宅也接到了镖信警告。王宗楚耍滑头，蔡懋审时度势同样也不愿充当这个后患无穷的打手。听了赵桓的指派，他嗫嚅了一下，躬身解释道，现城内禁军驻扎于大内附近者为何庆言部，因圣上有旨，撤销亲征行营司，解除备战状态，何庆言报请放假两日，微臣已予许可。其部将士多已外出，急切之间难以集结。而其他兵马均不在手头，恐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现在大内已被市民围得如铁桶一般，军令也是根本传不出去的。

方才王宗楚在外面假模假式地虚晃一枪便拨马回城，李邦彦瞅着就很不满意，见蔡懋又借故推诿，他不禁勃然大怒，也不顾其与自己本是一个阵营里的盟友，抬手便戟指着对方的鼻子尖声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姓蔡的身居京城守御使要职，当为朝廷效命时竟无一策可出，这等尸位素餐的废物留之何用？"

蔡懋见李邦彦翻脸不认人，也火了上来，心里说你姓李的既然不仁就莫怪老子不义了。他冷笑一声反唇回击："李太宰此言差矣！解铃还须系铃人嘛，诸位都听得清楚，今日千夫之所指，俱在李太宰一身。窃以为欲解今日之困也不难，只需李太宰亲自出宣德门，向民众负荆请罪，则一切即可烟消云散。李太宰看此计可否？如果李太宰有这份胆量，我姓蔡的愿意舍命奉陪。"李邦彦被这几句话噎得面皮青紫浑身乱颤，却是半句反诘也说不出来。

许翰、何栗、孙傅、梅执礼、李若水等主战派大臣感到是到了他们该说话的时候了，便纷纷出班启奏，指出这件事解决起来其实很简单，民众的要求，无非是李纲、种师道二人复职。这个要求是合理的，是有利于大宋社稷的。既然如此，皇上即颁发一道复用他二人的圣旨，不就马上风平浪静了吗？

赵桓迟疑道，事情似乎不是那么简单，李种二人是力主对金人用兵的，恢复二人的职务，亦即等于恢复了其对金用兵之策。但本月初一夜间一战，我朝兵马已被金军歼灭殆尽，欲与金军硬拼，不是自寻死路吗？

吴敏出来奏道，据臣下所闻，我朝兵马悉数被歼之说不确，请皇上询问蔡守御使实情。

赵桓就问蔡懋，清点城内城外兵马损失情况如何？

蔡懋不敢隐瞒，只得当堂据实奏报，初一夜间一战，宋军实际伤亡统共不到两千，主要是发生在姚平仲部。而其余勤王兵马，以及亲征行营司所属部队，仅损失数百人，并未伤筋动骨。

赵桓听罢面色一沉，转脸质问李邦彦，你等所奏再无可战之旅是实是虚？

李邦彦汗流浃背地低首支吾道，当时由于时间仓促，或许是查验有误。

赵桓这才知道是上了李邦彦的当，怒不可遏地狠拍了一下御案。李邦彦吓得通身酥软，扑通跪倒。当初在李邦彦指使下参与过谎报军情的那些官员，亦吓得一齐跪了下去。同时跪下的还有蔡懋，他没主动上报兵马统计实情，同样犯有欺君之罪。

赵桓怒视着眼前这帮令他颜面扫尽的浑蛋，当时连亲手操刀宰了他们的心都有。这时又有奏报传来，说外面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宣德门前的侍卫在与民众的冲突中已被打死十几个，弄不好，再过一时半刻，乱民们就要如洪水猛兽一般冲进大内了。

众大臣听到这个消息，全都沉不住气了，无论是主和派还是主战派，众口一词敦请皇上速作定夺。

事到这个地步，赵桓别无选择。他极其沮丧地叹了一声，就命吴敏拟旨，宣布罢李邦彦太宰职，罢蔡懋左丞及守御使职，王孝迪等参与谎报军情者一并罢职。复李纲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复种师道所兼诸职。关于蔡懋数日后另有诏令，除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对于李邦彦，赵桓原欲一撸到底，后经其煞费苦心活动关节，改为遣其出知邓州。对这个品性低下无德无能的浪子宰相来说，能有如此下场，已算相当幸运。

圣旨拟定，赵桓即遣使召李纲、种师道进宫入对。谁知在传旨的过程中又出了事。

奉命传旨的那个太监唤作朱拱之，这厮颇不识相。他平日里仗势欺人作威作福惯了，自觉着高人一等，现在又是皇上的代言人，臭架子便端得十足。骑马出了宣德门，看到眼前是一片嘈杂混乱，他也不掂量一下此时此刻他算老几，就摆着惯常的做派用马鞭四下指点着骂骂咧咧。却不知请愿民众火头正盛，岂容得一个无毛阉竖在这里指手画脚。立时便有无数人从四面八方围上去，揪住他就拳脚齐下。

那朱拱之见势不妙，拨马欲回，却是晚了。他被愤怒的人们七手八脚从马背上拖下，顷刻间便在乱拳之下变成了肉饼。

后边那个奉命去向种师道传旨的太监见状哪里还敢再往外走，他趁人不备便赶紧掉转马头，屁滚尿流地一溜烟逃回了崇政殿。这个太监大约心脏有点毛病，在大殿上尚未将这段惊险遭遇的首尾说完，就突然口吐白沫昏迷过去。

若在平日，老百姓莫说是殴打了钦差，就是无意间招惹了从宫里溜达出去的一条狗，恐怕也得被扔进刑部大狱。但是今天，两个传旨太监一个毙命于乱拳之下，一个被吓了个半死不活，赵桓却只能牙齿打掉了往肚子里咽，心里那滋味可想而知。

赵桓强压下内心难以忍受的屈辱感，垂问众大臣如此当奈何之？

吴敏奏曰，此皆因传旨者未向民众申明上意之故。赵桓就命吴敏及聂昌、耿南仲等人速赴宣德门对众宣谕，并再遣中使出宫传旨。

吴敏等人登上宣德楼，扯开嗓子反反复复将圣谕宣告了数遍，下面的涌动人潮才渐趋平息，往两边后退着让出了一条通道。眼看着召唤李纲、种师道的两骑中使从大内奔出疾驰而去，人潮中爆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围困大内其他三门的人们闻得圣谕稍迟，直到半个多时辰后才先后停止了骚动。至此，这场请愿已算是大获全胜。但是人们没有散去，而是不约而同地都涌向了宣德门前，等待着迎接李纲、种师道的复归。

索天雄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请愿的人群中。不仅如此，他还让索飞春关照那些义勇队中的骨干，一俟鼓动起请愿者闻风而动云集而来，自己即务必销声匿迹于人海中，不要引起旁人的注意。他交代给甘云的任务，则是令其弟兄们密切关注各兵营的动向，如有风吹草动迅速通报，以便他及时策动民众进行堵截，使之不得靠近大内。而当天他与索飞春所处的位置，是宣德门前一家临街茶楼的二层上。待在这个地方，既不引人注目，又可俯瞰全局。当他看到在敲响登闻鼓后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里，蜂拥而至的请愿者即已大大超过预期人数，便已料定此役必胜。那么他和索飞春剩下的事，就只是稳坐在茶楼上临窗品茗了。

索天雄在这场请愿运动幕后所做的手脚，由于十分注意保密，未为外人所知，所以关于此事的发起者，史册所载，只有太学生陈东。

第十二章

凭经验一望可知，那女孩绝对是个未谙人事的姑娘。玩弄十四五岁的娇嫩女子，是赵构的一大嗜好，康王府里的妙龄侍婢基本上没人能躲过这一劫。昨日已恩泽过一妻三妾，今天他本打算选几个可心的侍婢取乐，现在赵桓送来了这个新鲜尤物，其他人就得往后排一排了。

二

靖康元年二月五日汴京城里爆发的大规模民众请愿运动，是北宋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也是李纲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篇章。这一天的经历，给李纲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影响。

当李纲奉旨而来时，在宣德门前受到了广大民众极为热烈的迎接。不仅是市民百姓，就连许多禁军将士也自发地加入到了这个洪流中。当时御街之前人声鼎沸欢呼震天，据史籍中云是“军民雍积几不可进”。这种空前盛大壮观的场面，使李纲受到了难以言表的感动和振动。

普天之下，除了皇上，大约没有几个人能够享受到这种万众欢呼的殊荣。但是，皇帝享受这种殊荣，所凭仗的主要是他的权势地位，而李纲得享此殊荣，凭借的却完全是汴京军民发自内心的尊崇和拥戴，其内心的感受，自然是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

人生有此刻，夫复何求哉！

正是在这一刻，盘桓在李纲胸中的那些消极颓唐情绪统统一扫而光。正是在这一刻，李纲的心里重新燃起并牢固地确立了鞠躬尽瘁精忠报国的壮志豪情与坚定信念。而由此也就决定了，他将要一生艰难地跋涉在一条崎岖坎坷荆棘丛生的政治旅途上。这是历朝历代大多数矢志报国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宿命，他亦无从幸免。

当时，摆在李纲面前的道路就并不平坦。

从罢免李邦彦、蔡懋，复用李纲、种师道这件事的表面上看，似乎是主战派又在政坛上占了上风，全城军民因此而欢欣鼓舞情绪高涨，朝野上下亦再度形成了同仇敌忾抗敌保国的大好局面。但在骨子里，宋朝朝廷畏敌如虎的奴性和忍辱偷生的方针，并无实质性的改

变，它依然从四面八方对主战派大掣其肘，这就使得李纲徒然面对大好局面，而无法有所作为。

宋朝朝廷依然故我地实行丧权辱国国策，其表现之一，就是还是要继续满足金人所提出的无理条件。罢免李纲的事是做不成了，但金人的其他要求，赵桓还是打算尽量满足。为此，赵桓于二月五日下午即遣签书枢密院事宇文虚中前往金营解释，请求金人体谅苦衷。

宗望这个人处事还是比较持重的，能够较好地把握火候。听了宇文虚中的情况通报，他考虑到，如果毫不通融地坚决坚持罢免李纲，而宋朝又难以做到，到头来若逼得宋朝走投无路，唯有横下心来背水一战，反而对金军十分不利。于是他便做出宽宏大量状，表示既然宋朝有难处，此款可以缓议，但另遣亲王前去更换人质的事必须速办。而且提出，这个人质，以越王赵偲为宜。另外，宋朝须速将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与金邦。宗望神色威严地强调，这已是他给予宋朝的最大限度的优惠条件，如果再做不到，便只有用金戈铁马说话了。

赵桓得到宇文虚中的回奏，也未同李纲等大臣商议，就许诺一定谨遵金人之意，传令中书省再拟割地诏书。更换人质的事，亦在当晚予以落实，虽然他很不明白，更换那个人质有什么必要。只是由于虑及越王赵偲乃太上皇赵佶之弟，是个长辈，将其质押金营颇为不妥，他思之再三，决定派遣自己的弟弟肃王赵枢出使。因恐宗望嫌肃王的分量不够，又搭上了一个驸马曹晟。

金使王汭连夜将这个人质名单报回，得到了宗望的认可。于是肃王赵枢与驸马都尉曹晟便于二月六日上午奉旨启程，到金营去替换赵构和张邦昌。

如同赵构和张邦昌出使时的情形一样，此时刚刚复职的李纲正忙于整顿恢复城防，事前对这番折冲樽俎一无所知。他既不知情，自然也就不可能做出策应赵构返城的安排，因而险些导致赵构被宗弼重新

劫回金营。这使赵构后来回想起此事，未免在心里留下了芥蒂。

二月六日午后，赵枢与曹晟抵达金营。金军在接收到新人质后，放出了赵构和张邦昌。那场几令赵构重陷囹圄的险情，就发生在赵构和张邦昌返回汴京的途中。

有件事情须在此插叙一笔：在赵枢与曹晟到达金营之前，宗望召张邦昌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这次谈话不仅远在城里的李纲无从知晓，就连被羁于金营的赵构也不知道。谈话的时间很短，但其内容，对于宗望、张邦昌双方却均可谓意味深长。

宗望在放张邦昌回朝之前与之进行这次密谈，其用意具有一定的战略性。通过此次南下伐宋，宗望有个切身体会：虽然宋朝的军政官员中不乏脓包软蛋，但它毕竟是个经营百年疆土广袤的泱泱大国，其间文武精英治国才俊显然不能说是一无所有。比如在汴京保卫战中突然冒出来的那个李纲，就是个宋朝藏龙卧虎的典型例子。倘其执掌朝纲者皆为李纲之辈，大金欲征服宋朝就相当困难。

进一步想，就算是大金使用赫赫武力拿下了宋朝，以其自身的行政能力，去管理这偌大的一片汉族疆域，也是力不从心。这便不能没有一些可供驱用的代理人。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夺取中原还是统治中原的角度考虑，大金国都需要在宋朝中培养扶植亲金分子。而经过他的观察衡量，张邦昌便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储备人选。

自然，对于张邦昌的卑贱品质，宗望是一目了然且深为鄙夷。但他明白，这正是张邦昌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如果张邦昌是个气节挺拔刚直不阿的忠臣义士，焉得能吃里爬外奴侍大金？只要对大金的宏图大业有利，管他是什么鱼鳖虾蟹牛鬼蛇神，当用则用，到将来失去利用价值时，再一脚踢开便是了。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宗望把张邦昌单独召去，进行了这次密谈。

意思是这个意思，话当然要说得含蓄。宗望之言的大意是，张大

人作为计议使，在这里辛苦了二十来天，与我们合作得基本上不错。今天你朝新派的使者到达后，你和那个什么康王便可以回去了。宋金交往，来日方长，希望张大人回去以后，多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力。这个力应当如何出，张大人是个明白人，毋庸本帅指点。如果你能在此方面发挥作用，我们自然心中有数，一定会给予相应的回报。

张邦昌唯求速归，对宗望所说满口应承，连声称喏。其实当时他所关注的，只是他今天便可以被放归汴京了，对于余者，则皆如过耳秋风。而事后静心反思，他才渐渐咀嚼出此番谈话的意义所在，才领悟到宗望通过那貌似寻常的话语，实际上既是给他交代了一项秘不示人的政治任务，亦算给他指出了一条自保其身的后路。

需要不需要保留这条后路？张邦昌以其大半生之处世经验，毫不犹豫地认为当然需要。天际风云孰起孰消，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真的是倏尔万变很难逆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存于动荡不定狼烟不息的乱世，多一条后路总比少一条强。

但是这条后路没人会白白奉送，那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去换取的。那个代价是什么，张邦昌心里很清楚。从理智上讲，他不是不懂，以此作为全身之计很不光彩很不道德。然而适者生存的本能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驱使着他在今后的行为上，始终没舍得放弃那张走向深渊的通行证。

话头扯回，且说赵构和张邦昌的返城经过。

赵构在归途中有惊无险，最终得以安然回京，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得益于张邦昌那高度的危机意识。

由于赵构并不知道宗望提出更换人质出于什么原因，不曾顾虑到其间会发生什么变故，所以离开金营后，他只是信马由缰地悠然徐行，在思想上毫无迅速脱离虎口的紧迫感。而张邦昌则不同，他对宗望要求更换人质的缘由一清二楚，非常担心万一情况有变，重新遭到

扣留。以其心情而论，他现在是恨不能一步便跨进汴京城，但他却不能撇下赵构独自开溜，所以，自从踏上归途时起，他便屡次催促赵构，说金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亲王殿下既得脱身樊笼，就宜快马加鞭从速返京，以免枝节横生发生不测。

赵构在张邦昌的再三聒噪下加快了行速，但在心里颇不以其言为然，哂笑张邦昌实乃杞人忧天。更换人质是金人自己提出来的，有什么可变化的？即便发生变化，也不会在此时。难道说他们刚刚放出我们来，脑袋一热又想再把我们抓回去？从常理上讲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我们用得着如丧考妣地往回奔命吗？

然而事情就是那么出人意料，使赵构的哂笑很快变成了惊愕——行程方及一半，他们就发现身后的土路上烟尘腾起，有一小队金骑远远地奔来。

这队金骑火速追来的目的，果如张邦昌所虑，正是要将其二人重新劫回金营。带队追击者，乃是金军大将宗弼。

金人突然变卦，是因为赵构的身份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了确认。

赵枢与曹晟到达金营，由宗弼亲自带人押解，穿过刀斧手林立的“欢迎”队列进入帅帐，向宗望呈交了宋朝的割地誓书。宗望接阅后心情舒畅，因见眼前这两个人均紧张得身体僵直面如灰土，乃笑指着他们道：“此番你们这俩皇亲国戚像是真的了。上一回你们竟敢弄个假亲王来欺瞒本帅，岂知本帅是那么好愚弄的吗？”

赵曹二人听得奇怪，赵枢便小心地回话道：“大帅恐有误会，我朝何曾欺瞒过大帅，何曾派遣过假亲王？”宗望哈哈大笑道：“你等现在还不说实话，前番那个什么康王，不就是个冒名顶替的假货吗？那是本帅一眼就辨得出来的。”赵枢认真地辩解道：“大帅差矣，那分明就是在下的九弟，如何会是假的？”曹晟也道：“我朝皇上断不会行此

偷梁换柱之事，大帅幸勿多疑。”

听两人异口同声这么一说，宗望心里不由得又犯了嘀咕。他收起笑容正色问道，你们说那厮真是康王赵构？他既身为皇子，如何能如军中将士一般，骑得烈马开得硬弓？赵枢连忙解释，难怪大帅存疑，我朝诸皇子的确皆重文轻武，无有此能，却唯独康王是个例外。曹晟亦在旁帮腔证实，肃王所说确是实情，康王自幼善习骑射，弓马娴熟乃为情理中事。

宗望沉下面孔逼视着二人，加重了语气道，倘若你等胆敢胡言乱语戏弄本帅，可莫怪本帅手下无情。赵曹二人慌忙屈膝跪倒指天发誓，方才所说绝无半句谎言，否则任凭大帅发落。

至此宗望方信，这事确实是他判断失误了。这个失误很严重，将那样一个文武兼备胆略过人的青年皇子放归宋朝，岂不是给大金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

幸亏错误发现得早，急起直追或许还能挽回。于是宗望即命宗弼火速出马，务必将赵构拘拿回营。至于对张邦昌是拿是放，他在急切间没交代明确，因此在宗弼的概念上，就是将两人一起拿回。

由于动身紧迫，且料截回手无寸铁的赵构和张邦昌也费不了多大手脚，宗弼没去张罗大队人马，只带上了十数名护卫合扎，便沿着赵构的去路追了出来。

回首望见远远驰来的金骑，张邦昌凭直觉断定，那帮生番肯定就是冲着他们来的。他心下非同小可地一惊，仓皇中也顾不得什么礼节次序了，扯开嗓子叫了一声：“康王快跑，那厮来了！”便径自加鞭催马，拼命地向前逃去。

赵构起初还认为后面的金骑未必是来追他们的，及至隐约听到随风飘来的“请康王留步”的喊话，方信张邦昌所虑不谬。临此意外之

变，他虽不似张邦昌那般闻风丧胆，却也是冷汗骤发。留滞金营为质的日子毕竟很不好受，若是出不来，自然只能硬着头皮撑持下去，但既已获开释，回头草他就绝对不愿再吃了。况且，从这风云陡变的情况看来，金人此举居心不善，如果再陷其手，未知吉凶若何。于是赵构也双腿用力一夹马腹，紧随着张邦昌向前狂奔起来。

金人送给赵构、张邦昌代步的是两匹从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老马，奔跑速度焉能比得上宗弼那些人的优良坐骑，前后距离眼看迅速拉近。照此情形追下去，不消多时，赵构、张邦昌必然成为宗弼的囊中之物。

所幸由于张邦昌的频频催促，他与赵构此前的行进速度不慢，现在又经过一阵玩命的狂奔，他们已进入宋军的防区。

掌管城外诸部兵马的种师道官复原职后，重新下达了严整防务的军令，恰逢这时有一支数百人的宋军在这一带巡防。这支宋军遥望到有人马从金营方向奔突而来，马上高度戒备地形成战斗队形，拉开了拦截的架势。赵构、张邦昌见前方有宋军出现，精神大振，催马更急。宋军渐渐看出了被追赶者身穿宋朝官服，便从侧翼接应上去。

宗弼一看煮熟的鸭子要飞，忙命部下放箭。由于宗望吩咐必须活着拿回赵构，宗弼下令只许射马不许射人。女真骑兵长于箭术，百步穿杨乃寻常功夫。但闻嗖嗖几声飞镝鸣响，赵构、张邦昌的坐骑便被先后射翻。两个人从猝然倾倒的马背上栽下，都摔了个鼻青脸肿，半晌爬不起来。

此刻宗弼只要再来一个猛冲，赵构、张邦昌就可手到擒来。

然而不行了。这时那支宋军骑兵已绕过赵构、张邦昌，跃马横亘在了金骑面前。金军如果硬冲上去夺人，就是短兵相接一场血战。宗弼纵是熊心豹胆，也知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厮杀起来自己绝对占不到便宜。明摆着追回赵构已属无望，他只得满怀遗憾地下令部属

勒马后撤。赵构和张邦昌由是乃得以绝境逢生。

赵构虎口脱险的这段经历，后来经过说书人的加工，就变得神乎其神起来。说是赵构在被金兵追赶中，与张邦昌失散，徒步避入一座什么“崔府君庙”，困乏不堪，倚阶而寐。梦中忽闻呼唤：“追兵至矣，请君速逃，马已备好。”赵构惊醒，急步出庙，见果有一匹马立于门侧，遂飞身上马，奋鞭疾驰去。不料又为滔滔大河所阻。赵构纵马涉水，终于摆脱追兵，而其马上岸后不能复行。赵构视之，认出那马竟是庙里的一个泥胎，方悟他能化险为夷，全赖神灵庇护。这就是流传于民间的所谓“泥马渡康王”的版本之一。

那日脱险后，赵构曾问起张邦昌缘何可预料金人竟会倏尔变卦。张邦昌告诉他，宗望之所以要更换人质，其原因在于他认为康王的身份有假，而他一旦从肃王和驸马口中得知康王非假，势必悔而追之，此即其当时之所虑。

张邦昌所说的这个原因当然是真实的，但对于宗望为什么误将康王以真作假，他却狡猾地颠倒了事实。他编造说是他为了使康王早日脱身，在宗望质询赵构身份时故意语焉不详，乃使宗望造成了错误判断，反正这时他与赵构已无重陷金营之虞，这番谎话也无从揭穿了。

赵构对其言信以为真，他觉得他得以脱离苦海回归京城，张邦昌在其中确实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内心里对张邦昌减了些鄙夷，添了点谢意。因此他回京之后，对其在金营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丧节丑态，便未向赵桓和大臣们提及。这样一来，张邦昌的这次出使金营，便完全成了他可以引以为荣的舍身报国经历，有了升官晋阶的资本。

二

康王未能追回，宗望懊悔莫及，连连跌足自责，不该自作聪明舍

珠求砾，纵虎归山留下大患。

其实他这是高抬了赵构，放走赵构的后果实际上并没那么严重。

因为，赵构其人，无论从品性上还是才能上，皆根本不似他估计得那么出类拔萃，都远不足以构成如他想象的那样的强劲对手。日后北宋王朝覆灭，徽钦二帝北狩，宋朝的新政权虽由赵构领衔组建，不过是因其宗室身份使然。真正在风雨飘摇中作为中流砥柱的，奋力支撑起南宋半壁河山的，其实是李纲、宗泽、韩世忠、岳飞等这样一批坚决抗金的爱国志士。而赵构身为新朝君主，不仅没有对这些文武栋梁艰苦卓绝的抗金救国斗争给予应有的支持，反而曲意迎合金邦的需要，对抗金将士屡屡掣肘，甚至残酷迫害，致使宋朝军民经浴血奋战极有可能实现的恢复中原的热望，最终化为了泡影。

历史轨迹发展成如此模样，其间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源于赵构本身的问题无疑是占了相当的比重。而发生于赵构身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始自他的这次出使。他怯于金人淫威，与金邦对抗的底气不足，唯求偏安江南自保，是他无法立志恢复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恐金意识，丝毫不亚于其父兄赵佶和赵桓。

身在金营中时，赵构之所以尚能泰然自若，实乃因其对自身处境认识不足之故。而回归京城的安乐窝后，当他静心品味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便产生了深深的后怕。人的胆子，有越练越大的，也有越练越小的，赵构就属于后者，这一点在他日后的一系列行为中暴露无遗。

作为一个自幼锦衣玉食的皇室亲王，这些日子在金营里的确煎熬得够呛。所幸他的适应性还算可以，加之体格健壮，当时尚能勉强撑持得住。但一旦回到富丽堂皇软玉温香的康王府，一种不堪回首之感便油然而生。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以他极为贪恋享乐的生活习性，如何竟能在那囚徒般的环境中起居如常。

回到阔别了二十多天的府邸，他迫不及待地要舒坦一下了。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洗澡。金营里没有给他提供洗澡的条件，他也没提出这个要求，似乎这澡洗不洗无所谓。可是一回到自家府上，就觉着这洗澡是件头等大事了。若不先里里外外彻底涤荡一下，带着这身污垢简直是连厅堂都进不得。于是乎家仆们便赶紧去烧水伺候，以最快的速度备好了温度适宜的香草浴汤。

在清香怡人的浴汤里浸泡半个时辰，涤去了浑身的污垢腥膻，也缓解了体内的疲乏困顿，赵构犹如枯木逢春旱苗得雨，经络贯通血脉贲张，便兴致勃勃地要做下一件事了。

下一件事乃赵构兴趣之最，必得大做特做一番，那便是在女人身上泄欲。风流皇帝赵佶在这一方面的生理基因，主要是遗传给了这个九皇子赵构，在赵佶的三十多个皇子中，就属赵构对性事的兴趣最浓。赵佶喜欢尝鲜，在位时后宫有佳丽数以万计，他每五七日必“御”一个处女。赵构即位后的情形亦大致相似。但他身为康王时，尚不具备其父这种极乐条件。

当时他的泄欲对象主要是他的一妻三妾，外加一部分容貌姣好的侍婢。赵构之妻唤作邢秉懿，封嘉国夫人。其妾分别唤作田春罗、姜醉媚和潘莺莺。田、姜二妾皆封郡君，潘莺莺没有封号，却因其艳丽过人且又年岁最小，在诸妻妾中最为得宠。赵构出浴后，换了宽大柔软的锦缎睡袍，容光焕发地来至前厅，由众妻妾陪坐着喝了一盏茶，便搂着千娇百媚的潘莺莺去了卧房。邢、田、姜三人心知事属必然，虽皆心里醋波翻滚，却也只能隐忍回房虚席以待。

小别胜新婚，赵构首战鸣金后，尚大有余勇可贾，晚饭后就要乘胜进军。但是他没再进潘莺莺的绣房，而是先后光顾了田春罗、姜醉媚房中。他这样做一来是怀有普降甘霖挨个慰问之意，二来也是由于分别了这些日子，对几个美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新鲜感，引起了逐一体验的欲望。女人在生理构造体态韵味行为习性上是各具其妙各有千秋的，兰桂菊梅芳菲各异，博采众芳各个击破的快感，自然比独赏

一支更为过瘾。这就是许多男人纵使拥有绝色佳人如花美眷，仍难免去鸡鸣狗盗拈花惹草的一个客观原因。

与小妾潘莺莺相比，在风流袅娜上田姜二妾虽逊一筹，但田春罗的丰腴柔润和姜醉媚的清丽轻盈，却也另有一番风味。赵构饕餮下来，颇感大快朵颐。

最后赵构去了正妻邢秉懿房中。

其时已近午夜，邢氏房中的烛灯未熄，显然是还在等他。邢氏虽为康王正妻，但在房中事上却往往是被排在了末位，这对于她来说早已习以为常。这邢氏虽较那几个侧室年纪稍长，也不过只有二十出头，同样是春波荡漾生机盎然之躯。然而她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是奈何不得这个花花太岁的，越想强争恐怕越是适得其反，所以对此从未吐露过怨言。今夜倒是赵构觉得有些歉疚，入其卧房后，他煞是温存地搂抱着邢氏，将她放倒在床上，亲手为她褪去了罗衣。

但因刚刚连陷三阵，赵构已是强弩之末，虽经百般努力，终是难以振作。赵构无奈，只得做些徒手功夫，对邢氏聊作慰藉。邢氏对此早有预料，虽然渴求得紧，也只能忍耐将就，随着赵构的抚弄，断断续续地呻吟着扭来扭去，总算暂时缓解了炽烈的欲波。之后，邢氏唤侍婢端水来为赵构净了手，便裹了锦被依偎在赵构身边陪他说话。

邢氏是个循规蹈矩恪守妇道的人，一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但自从赵构被质于金营，她便不由自主地对朝政和时局变得关注起来。她不仅时时留意收集市井传闻，还特地委派了家仆去随时打听官方的消息。所以对赵构出使后朝廷的种种行状，她都大致有个了解。当下，她就呢呢喃喃地将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她对赵构的担忧思念，都一一畅诉了一番。说到伤心动情处，不禁梨花带雨哽咽不已。

赵构听过邢氏的诉说，前前后后仔细一想，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身处金营时的凶险。

无怪乎张邦昌自始至终都是那么疑惧重重惊恐万状，他们此次出使的确是九死一生。从朝廷那朝令夕改忽战忽和的种种轻率做法来看，是根本没人以他和张邦昌的生死为念的。他赵构不过是皇上赵桓用以保命的一颗棋子，如果赵桓认为有必要，随时都可能毫不吝惜地丢掉他这个九弟。倘非他被疑心过甚的宗望误认为是假冒的康王，极有可能就此便沦为囚徒一去不返。而那个倒霉的肃王赵枢，能否再回京城，看来是玄之又玄了。

联想起宋军劫营后宗望那凶相毕露的诘问，以及他和张邦昌差点被再度追回金营的惊险一幕，赵构不由得脊梁骨一阵阵发凉。而这一阵阵的后怕，很自然地就引起了早已滋生在赵构心头的愤慨。他愤慨赵桓，也愤慨赵佶。大难当头之际，这两个万乘之尊，一个龟缩于深宫，一个鼠窜于江南，都千方百计地要苟且保命，却把他赵构当作替死鬼扔给了金人，这算是什么父兄、什么皇帝！这种无才无德之辈有什么资格令人尊重、令人臣服、令人效忠！

梗在胸中的这股深重的怨气，赵构从不曾向任何人有所表露，却一直没有抛却化解。后来北宋沦亡，赵构立国江南，虽在表面上将恢复中原迎还二圣的口号嘶叫得震天响，在实际行动上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除去政治军事条件的制约，赵构这种不可告人的隐秘心态，当是其不肯拼老命动老本与金人杀个鱼死网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构认为邢氏打探的情况对他看穿他那个皇帝大哥赵桓的丑陋嘴脸很有帮助，也为邢氏对他的一腔深情非常感动，遂滋生了投桃报李的柔情蜜意。本来他已与潘莺莺说好，是夜他轮番抚慰过各房后，还是回去与其共眠。现在他决定不走了，就留在这里陪伴邢氏过夜。邢氏摊上如此机会的次数不多，自然不胜欣慰，就娇柔万种地缠绵于赵构怀中，不一会儿便甜甜睡去。赵构在这一天里黄泉碧落地狱天堂地一番折腾，早已困得要命，不大会儿工夫亦沉沉睡熟。

平明时分，赵构一觉醒来，躺在床上回味着昨日回来睡遍一妻

三妾的情景，仿佛犹在梦中，深感自己能够脱身返京实属万幸。若是久滞金营，天长日久煎熬于那种人生乐趣尽失的囚徒岁月里，纵使金人留他一命，又与行尸走肉何异！因此，对几乎将其陷于生不如死境地的皇帝大哥赵桓，他不免越是怨恨叠加。

怨恨归怨恨，表面上的君臣之道却是忽视不得，该做的事还得按部就班地去做，这点理智他还是有的。用过早饭，略作休息，他思忖着是应当进宫去向赵桓奏报出使情况的时候了，便吩咐家仆备轿。

谁知他刚刚换好朝服冠带，赵桓竟御驾莅临了他的康王府。他闻报皇上驾到，连忙三步并作两步抢出房门，小跑到前院接驾，恭恭敬敬且显得非常亲热地将赵桓迎进了轩敞华丽的中院正厅。

在这时赵构的脸上，绝对读不出一丝怨恨的影子。这倒并非意味着赵构是特别擅长虚情拍马，而是他的一种正常和本能的表现。多数人到了皇帝面前，甚至多数官员到了上级面前，这一套逢场作戏的功夫基本上是如同神灵附体无师自通。否则这个人多半就是个愚不可及的白痴，一辈子难交好运，不可能飞黄腾达。即使侥幸升上去，很快也会摔下来。此理古今皆然，不信你就试试。

赵桓给赵构带来了一些十分贵重的御用补品，和一个看样子顶多十四五岁的唤作翠珠儿的俏丽宫女。看来他对这位风流九弟的习性和需求，还是相当地了解。

赐礼之后，杂人退下，一对皇家兄弟依尊卑之序落座。赵桓便用兄长口吻很亲切地对赵构说，九弟为国辛劳，出使多日，朕作为大哥，无时无刻不萦挂于怀。朕与九弟是骨肉相连血浓于水、手足情重甚于泰山的，是以朕今日停了早朝，特地来看九弟。赵构诚惶诚恐，赶紧离座谢恩。赵桓起身搀住他道，你我兄弟叙叙家常，不必拘泥君臣之礼。二人遂相视而笑，重新落座。

品着名贵的武夷山石乳茶，杨花柳絮清风白云地扯了几句闲篇，

赵桓便向赵构询问起其在金营中的见闻。赵构心想，这才是你皇帝大哥真正关心的问题了。他略作思忖，就严肃了表情，郑重其事地对赵桓进行了公务奏报。他知道赵桓最为关心的，是金军的兵员、士气、装备和战斗力，乃着重奏报了这些方面的情况。

赵构的奏报基本上是言之有据，非为信口开河凭空杜撰，但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却并不客观、更不全面。因为他所看到的金军，只是其有意地展示出来的最精良最强悍的那个侧面，而在这精良强悍背后存在的种种困窘匮乏和萎靡残缺，金人不会暴露给他，他也没去留心观察和着意思考。不仅如此，他在字里行间还有意识地对金军的兵强马壮威猛骁勇做了许多渲染，无形中对金军的实力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夸大。这样一来，留给赵桓的总体印象，就是金军确实难以战胜，宋军肯定不是对手。

之所以刻意渲染金军之威，在赵构那里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基于他的切身感受。他认为他所目睹的金军，势如洪峰强吞虎豹，的确是他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为能征善战的军队，对其军威是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分。另一方面，则是他那个愤愤不平的隐秘心理在作怪，他想借此报复一下赵桓。

赵构看得出来，他这位皇帝大哥的心理承受力有限，往往是屁大点事便能弄得他心事重重愁眉苦脸。而大肆渲染金军的厉害，必可给其增加很重的精神压力。哼哼，你不是将我赵构的生命视同儿戏吗，你不是让我无端地吃了许多苦头吗，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兄弟我也得让你略略受点煎熬才是。至于这样将会怎样影响到赵桓对军国大计的决策，而赵桓的决策方向又怎样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赵构则压根就没去想。

果然，听着赵构的奏报，赵桓的神色便一点点地黯淡下来。尽管他还是尽量做出一副高深莫测之状，但由其茫然若失的眼神和长时间的沉默神态中，仍难以掩饰他内心的烦忧和沉重。

询问金军军力的虚实，是赵桓今日驾临康王府的主要目的。张邦昌由于连惊带吓，一回到府邸便虚脱在床，高烧不起，暂时无法面君奏事。赵桓欲了解金军的情况，只能先问赵构。当然他可以坐等赵构入宫觐见，但一来他了解金军情况的心情比较迫切；二来亦有对这个经受了二十来天人质之苦的康王做做安抚姿态之意，就先到赵构这里来了。数日后张邦昌烧退，入对于崇政殿，对金军淫威的夸大其词更甚于赵构。两个人的言辞互为佐证，致使赵桓深信其然，由是对赵桓今后的战略抉择，产生了相当恶劣的误导作用。

赵桓听罢赵构的奏报，心重如铅，也没了再与赵构多扯闲篇的兴致。他默然有顷，心不在焉地之乎者也了几句，便吩咐起驾回宫。赵构郑重其事地再谢龙恩，将赵桓恭送到前院。上轿之前，赵桓执手勉励赵构，九弟文武全才，堪为朕之臂膀，今后朕倚仗九弟分忧之处尚多，希九弟毋负朕望。赵构肃然点头，并颇为铿锵地回答，为国尽忠乃臣下本分，更是每一个宗室成员的天职，但凡皇上有需用赵构处，臣弟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而在心里却想，吃一堑长一智，今后如何应付你这位皇兄的差遣，本王可是要多留个心眼的了。

送走赵桓，踱回厅房，赵构回想着与赵桓的一番对话，感到双方都似在敷粉做戏。他不禁自嘲地一哂，心想皇兄和我赵德基怎的都学会玩这一手啦？看来皇兄这两天的龙椅还真没白坐，本王经过这番出使，亦是长进不小。皇兄的言语中，分明是隐含着玄机，不知他将来还要如何利用本王。我们哥俩之间的这一套太极拳，日后恐怕是有的打了。

此时尚且未到午饭时辰，赵构闲坐了一刻，思量着该寻点事情消遣，就想到了赵桓送来的礼物。猴脑燕窝虎鞭熊胆之类的名贵补品，在赵构的眼里无甚稀罕，那些东西康王府里也有的是，就算一日三餐拿它当饭吃，十年八年也吃不完。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宫女翠珠儿。

凭经验一望可知，那女孩绝对是个未谙人事的姑娘。玩弄十四五

岁的娇嫩女子是赵构的一大嗜好，康王府里的妙龄侍婢基本上没人能躲过这一劫。昨日已恩泽过一妻三妾，今天他本打算选几个可心的侍婢取乐，现在赵桓送来了这个新鲜尤物，其他人就得往后排一排了。优先使用御赐之物，也是对皇上尊重的体现嘛。

想象到青春少女初次行事时的不胜娇羞和芳蕊乍损时的负痛哀吟，赵构顿感腹下涌胀，便唤人马上安排御赐宫女洗浴，他本人则径自先踅往落红轩。落红轩是康王府侧院中的一间构造精致的厢房，乃赵构受用侍婢使女的惯常之所，许多女孩子就是在那里洒下了她们无可复得的处女红。“落红轩”三个字，即是赵构因此而杜撰。他觉得这三个字既富有诗意，又包含特殊隐喻，用于此房是再贴切不过。

这一天的天气不错，虽然满园的枝头尚未挂绿，但迎面而来的微风，却已柔和地带来了早春的气息。赵构沿着曲径回廊，朝着他的逍遥津怡然自得地边走边想，似这等潇洒闲逸，我那尊贵的皇兄恐是无福消受了。这也难怪，谁让你是皇上呢。既然身为天子，天塌下来自然就得由你来扛着。本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无权，亦无忧，这就叫各得其所。

如此看来，那个皇帝也没什么当头，真不如就这样做个闲散亲王，可免却多少宵衣旰食之苦，又不曾缺得半点开销用度，日日得与琴棋书剑名士娇娃为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鸳鸯枕上翻云雨，桃花扇底戏婵娟，浪荡形骸随心所欲，倒有一辈子的快活日子好打发。

当然这只是赵构目下的心境。而当他一旦看到金銮殿上那把至尊无上的龙椅有可能挪到自己的屁股底下时，那想法可就大不相同了。

三

没有赵构宿花眠柳的闲暇，也没有赵桓长吁短叹的工夫，这几天李纲内外调度八方督察，马不停蹄不分昼夜，忙碌得真是不可开交。哪一夜若能睡上两个来时辰，就算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李纲没法不忙。虽然自他二月三日被罢职至二月五日获复职，前后满打满算不过三天时间，积攒下来的军务政务却已堆积如山。幸亏他自从就任亲征行营使以来就事必躬亲，对各方面的情况都了然于胸，加之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磨炼，军政指挥能力都得到了长足的长进，方使他此时能够做到纲目分明缓急有序，紧而不急忙而不乱。由此，便进一步地显示出了李纲所具备的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政治才华。

一个具有某种才华的人，得到了展示其才的机会和舞台，必然百倍振奋，政治家尤其如此。所以李纲连日来尽管忙碌得晨昏颠倒人仰马翻，却一直是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日理万机而毫无倦意。

李纲复职后着手督办的重中之重，不消说就是迅速恢复京城内外的军事防务。

二月三日蔡懋接替李纲执掌帅印，下达了一系列极其荒谬的军令。除了解散掉城中大大小小的民间抗金武装，他还命令禁军各部一律取消巡防，不得轻举妄动。即便金军攻城，未经批准亦不得擅自抵抗。对守城部队的军需装备补给，伤亡缺额补充，以及城头阵地残缺处的修补，也勒令一律暂停。凡此种种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做出一种诚心讲和的姿态，向金人表示宋朝是千真万确地下决心不打了，因此你们也别打了，有什么问题双方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协商。有话好好说，无须动刀戈。

李纲觉得这种想法简直是愚蠢透顶。战争不是买卖，不存在和气生财这一说。欲在战争中维护住自身的利益，靠的是拼实力，而不是讲道理。即便是要讲道理，也必须是在具有一定的对抗能力的情况

下，才有资格去讲。如果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你扫灭荡平，还有什么必要与你啰唆。再者，在敌对双方之间是没有什么诚信可言的。针对敌人的任何承诺，都只能作为一种策略使用，背后必须留一手。否则一旦对方失信，你就毫无招架之力。这些都是再浅显不过的对敌斗争常识，李纲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百般地弄不明白，就是一味地对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一再地做出自毁长城自掘坟墓的蠢事。

按照蔡懋下达的那一系列军令，实际上是将汴京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倘金军反应敏锐，抓住战机发动突袭，一夜之间拿下汴京绝非痴人说梦。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险些成为现实，李纲全身的汗毛都不禁倒竖起来。所幸蔡懋主政时间甚短，金军的情报工作效率没那么高，战略战术的调整也没那么快，在这三日之内才没酿成致命的灾变。

因此，李纲甫一复职，听取了各衙官员对这三日内要事的综合禀报后，即行使先斩后奏权，断然下令从即日起废除蔡懋颁发的所有条令。同时颁布新令，命城防各部一如既往严阵以待，对敢于来犯之敌坚决给予痛击。杀敌不择手段，唯以退敌为要，火炮弩床尽可发射。无论禁军、厢兵、民间义勇，凡作战英勇重创敌军者，皆予重赏。并命有司各尽其责，务必为一线部队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为前沿将士提供稳定的后方依托；对混入城里的奸细要严加排查；对趁火打劫的歹徒要严厉打击；各衙主官不管品级高低，一律要昼夜值岗随叫随到；消极怠工者就地免职，贻误军机者立斩不贷。

命令颁发后，李纲没有安坐于大堂之上，而是带上甘云等贴身护卫奔赴了城防前沿。他要亲自督察各项命令的执行情况，并亲自去解决其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和矛盾。他知道，有些问题是坐在衙门里料想不到的，仅靠公文来了解情况，一来不够准确直接，二来也太烦琐费时。亲临现场办公，效率则可大大提高。这自然要比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辛苦多了，但值此非常时期，却是惜不得力，只有这样做

了，他的心里才踏实。唯因头绪太多分身无术，他只能择要去督察。

李纲新令的下达及其席不暇暖便亲赴前沿的行动，不仅使守城部队的军需装备等物质条件很快地得到了显著改善，更重要的是于此一扫笼罩在人们心头的迷茫阴霾，重新振作起了汴京军民因遭受严重挫伤而已经陷入低谷的抗敌士气，从而使汴京城防由几乎濒于涣散，迅速恢复到了壁垒森严的临战状态。

汴京城防面貌的这一变化发生得非常及时、非常关键。

二月七日夜，金军视所谓和谈协议如弃履，出动数千人突然进攻封邱门，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激战约一个时辰败北。二月八日凌晨，距封邱门之战不过两个时辰，金军又突然向新酸枣门发起强攻。拂晓之前一般来说部队的警戒最为疏松之时，封邱门那边又刚刚打完，照理说宋军应当比较麻痹。金军在此时再度用兵，甚合兵法之道，居心相当阴险。这次金军投入兵力近万，攻势极为凌厉，大有志在必得之意。看来这是金帅宗望运筹帷幄的得意之笔。然而事与愿违，战事的结果偏偏没让宗望得意起来。新酸枣门之战金军不仅同样以失败告终，而且失败得更为惨重。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宋军的戒备状态，完全超出了金军的想象。

当战斗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突如其来地打响时，宋军的阵脚不但没有因遭受猝然打击而产生丝毫紊乱，反而以超乎寻常的反应速度，立即展开了章法严密的强硬还击。仿佛是宋军早知道金军要来，就等着此时百炮齐鸣万箭齐发地去收拾他们似的。突袭战讲究的就是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一旦这个效果没有达到，下面的仗往往就会变得非常难打。所以尽管金军攻势凶猛，但在具有充分准备并在兵力地形上均占绝对优势的宋军的坚决抵抗下，终是未能跨越雷池一步。

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李纲的严厉督导。当夜封邱门守军以旺盛的斗志力挫金军，消息传开，全线鼓舞，而麻痹轻敌思想亦不免有些冒

头。李纲深知金军素有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虎狼作风，马上传令训诫前沿各部，金人狡诈异常，战事随时可生，务必戒骄戒躁，不得片刻疏忽。所有城防部队必须通宵值守作战岗位，所有的预备队亦必须人不离甲马不卸鞍，全体官兵都必须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此时李纲的权力和威望正如日中天，令出如山倒，没人敢于以身试法打半点折扣，因之成功地粉碎了金军趁拂晓再度突袭的险恶阴谋。

新酸枣门一战延续至平明时分结束，金军弃尸千余，而宋军的伤亡则微乎其微。汴京城防岿然不动，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事实再次击破。

捷报于早朝前传递进福宁殿。由于忧虑过甚彻夜失眠被弄得面皮水肿神色委顿的赵桓郁气长出以手加额，庆幸总算是皇天赐福，保佑大宋王朝又挺过了一劫。他却不曾去想，倘若汴京防务仍是由蔡懋掌印，此时的情形当是如何。

二月七日夜和二月八日凌晨的战事，是奠定这次宋金交手胜负格局的终结篇。

从宗望的作战意图上讲，这两次突袭，是他为摆脱金军所处的困境而进行的最后努力。对于这个努力的成效，他是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的。据他揣测，宋朝君臣这两日着重忙于议和，城防状态必然疏松。加上官员迁贬频繁，亦会造成军政管理上的混乱。纵使李纲复职，意欲重整旗鼓，一时也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这里面便大有空隙可钻。如能趁此机会搞个突然袭击，将汴京打开一个缺口，那么整盘棋子便可走活。

到那时，他可以用一部分杂牌兵力纠缠住宋朝的外围部队，同时派出一支精锐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甩开两翼直插皇宫。只要这支突击队能够生擒赵桓，任凭宋朝的增援兵马再多，任凭李纲、种师道再多谋善战，也统统无济于事了。逼迫着赵桓写下一纸归降诏书，

一切便可全部搞定。

倘若当真能够打出这种结果，那绝对可算是奇勋一件。甚至在后世的兵书上，也将永远记载下这个以少胜多的杰出战例。

这个大胆的设想可行与否，宗望召集众将计议。

金将们多为好战之徒，一听商议开战，情绪便十分亢奋，一致认为天赐战机与我，不用是个浪费。于是趁夜突袭汴京的作战方案，没费三言两语便敲定下来。至于这样做是不是有悖和约，是不是背信弃义，则没人拿它当个事。

可惜的是这一剂奇方猛药并未如期产生妙手回春之效。莫说飞兵直捣大内生擒赵桓了，上万人马忙忙活活地前后折腾了几乎整整一宿，损失精兵千余，结果连汴京外城的城墙垛子都没爬上去一兵一卒。

面对这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宗望不得不认账，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自己还是低估了对手，而且动手也迟了。宗望心知，宋军能将城防守卫得如此无懈可击，肯定与李纲重掌帅印有关，他后悔自己错过了出奇制胜的最佳时机。如果是抢在李纲复职之前、在大唱议和高调的同时就突然动手，也许成败便当另论。一介儒生与之对垒，竟令他这个百战沙场所向披靡的铁血元帅屡遭重创，这使宗望在火冒三丈之余，又由衷地生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敬意。他甚至曾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如果有朝一日能与李纲同坐一席煮酒论兵促膝长谈，那将是此生的一大快事。

偷鸡不成蚀把米，众金将输红了眼也杀红了眼，都嗷嗷地叫嚣着要整顿人马再战，要与宋军拼个鱼死网破，不成功便成仁，大不了马革裹尸还。

宗望自然也是输得很不甘心，也不是没有涌起过破釜沉舟死拼一

场的冲动。但他的全局观念到底高于众将一筹，还是以理智控制住了情绪。作为南下伐宋的东路军的最高统帅，他要为手下这数万名将士的生命负责，更要为派遣他出征的大金国朝廷负责。这种责任感提醒告诫着他：他没有权力任性而为意气用事，没有权力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以致将大金国这支宝贵的野战主力带进全军覆没的深渊。

当夜两场突袭战大败亏输的事实表明，目前仅凭他手中这支业已严重减员的部队，一时半会儿欲作拿下汴京之想，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如果继续僵持下去，情况则更不乐观。据探报说，宗翰的西路军由于在进军途中连连受阻，何时可抵汴京还很难说。而宋朝的勤王兵马，却还在接二连三地逼近，使汴京城下宋金军力的众寡对比日甚一日，眼看着其合围之势日臻成熟。一旦退路被切断，各路宋军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大金国东路军这数万将士纵有三头六臂，恐怕也难轻易挣脱落网。到那时金军纵使不被宋军斩尽杀绝，幸存下来的人马得不到军需给养接济，困死中原也是迟早的事。

孤军入敌腹地，利在速战速决，否则便犯了兵家大忌。如今既然不能速决，那么明智之举便唯有速撤了。

现在撤军合适吗？应当说时机还是比较适宜的。

因为，尽管这支东路军征战拼杀至此，已属师老兵疲，但其强弩之末的势态尚未显著暴露。在多数宋人的眼里，金军的形象依然是凶悍异常威猛不减的。你要去攻打他吃掉他，他当然不能不接招；但如果你主动后撤，料想宋人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就多半未必愿意再节外生枝。而若是拖到金军的劣势暴露殆尽，那情形可就不好说了。

撤军是否意味着失败呢？不是。这事不能就事论事，得从全面上看，从根本上看。此次南下伐宋，这支号称数十万大军的东路军，其实仅以六万人马，便耀武扬威地深入宋境，攻城陷镇斩关夺隘，直杀到宋朝的京城脚下，将中原大地搅了个天翻地覆鸡犬不宁，逼迫着大

宋王朝屈膝服软俯首告饶，割让了三镇，赔偿了巨款，这就基本上是圆满完成了既定的战略意图，堪称功绩卓著战果辉煌，总体视之何败之有？所以现在主动撤军不是颓然败北，而是胜利班师。

当然，宋朝那边可能不会是这个说法。他们是要自吹自擂的，那就悉随其便好了。反正谁亏谁盈，哑巴吃饺子各人心里有数。至于在强攻汴京中的损兵折将之仇，权且记下这笔账，到来日一并清算不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实力，总有一天所有的债务都会让对方加倍偿还。或许到那时，我们的进军口号就不止是饮马黄河横扫中原，而是投鞭长江一统华夏了！

宗望将道理一一摆出，让众将好生考虑。金将们在充斥于心头的激愤渐次落下后，多数人还是能比较现实地看待问题的，皆认同主帅之言不谬。

只有宗弼不大服气。宗弼认为宗望这个人持重有余胆魄不足，凡事过于瞻前顾后，缺乏军事统帅应有的大无畏冒险精神。只是因见诸将对撤军皆无异议，料知纵有个把人反对也是徒劳，便隐忍着未将内心的不满说出。但他暗想，假如有朝一日他完颜宗弼得掌帅印，必将挥师扫荡六合，杀出个八面威风，让那些锐气已然消退了的元老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作军事天才。直到他真正担任了金国最高军事首领，不可一世地统兵南犯，却被南宋名将韩世忠、岳飞屡次痛打得一败涂地后，回想当年宗望的做法，才不得不承认，天下事难得一厢情愿，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是不能不服的。

既然要撤军，最好就趁早，省得夜长梦多。这时金军向宋朝索要的犒师财物尚远未足数，宗望也不想再等了。其实那个数目他当时也就是狮子大开口那么一说，根本没打算宋朝当真能够纳足。就目前之所得来看，他估计汴京城里大概也搜刮得差不多了。比起还在西线途中拼打的宗翰的西路军，他此行之收获可谓是盆满钵满，应当知足了。现在要紧的是必须将这些以数千名将士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取

来的财物安全运走，莫因形势变化而落个鸡飞蛋打。因此宗望命令各部紧急动员，连夜大量征集车辆、清点物资、装运辎重，同时调集女真精兵组成战利品押运队。其他各项善后事宜，亦立即着手进行。

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准备，金东路军于二月十日晨全线拔寨，由大将挞懒押解辎重先行，主帅宗望亲自率宗弼部殿后，井然有序，依次北撤。宋肃王赵枢和驸马曹晟作为人质，被随军押往北国。

金军撤离的消息如春风拂过不胫而走，顷刻间传遍了汴京城里的每一个角落。

整个汴京城顿时沸腾起来。无论士庶工商男女老幼，尽皆开门出户涌上街头奔走相贺。条条街巷鼓乐喧天，家家门前张灯结彩，欢腾的声浪铺天盖地，直冲云霄。许多人家都将此日视为劫后逢生的隆重纪念日，那些著名的酒楼饭庄的庆典宴席，都被预订到了十日开外。

作为汴京保卫战的统兵主帅，李纲收到的贺宴请柬不下数百份。其中自然少不了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的阿谀巴结之请，但大多数是对其心存崇敬之情者的真诚相邀。然而无论何人的盛情邀请，李纲一概无暇出席。甚至对那些请柬他都无暇一一过目，只好让手下的文员代为拆阅，并以他的名义复函致歉。他当前集中精力要做的事，是部署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眼下的形势对宋军极为有利，是千载难逢的重创金军野战主力的良机。李纲打算集中优势兵力数道并进，监视金军北撤，并伺机予以痛击。这样，纵使不能将金东路军彻底歼灭，起码可令其元气大伤，从而使金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复南侵之力。

英雄所见略同，李纲的想法不仅与老将种师道不谋而合，而且与姚友仲、马忠、种师中、折彦质等众多禁军将领的主张完全一致。就在李纲与种师道商榷行动方略的同时，各路将领的献策书请战书已接二连三地呈递上来。良机难得，士气可用，天时地利人和，宋军无一

不占上风。李纲、种师道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得出的结论是追歼金军之战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于是两人乃联名具折呈奏赵桓，请求效仿真宗澶渊故事，以重兵“护送”金军出境。

不日之内，御批“照准”。

李纲、种师道马上联合升帐，遣兵数十万分道并进追击金军，命各部将领相互配合相机行事，力求将金军聚歼于黄河南岸。众将得令，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回到营盘对部属做了简单的战斗动员，便各自拉起队伍雄赳赳地踏上了征途。种师道作为一名征战成瘾的老军人，在这种时候是不甘坐镇后方的，亦点起本部兵马，由中路进发。

百姓们闻讯宋军要挥师北上将万恶的胡虏斩尽杀绝，箪食壶浆扶老携幼，自发地前去相送出征队伍者数以万计。宋军将士深感其情备受激励，皆誓言铮铮地表示，我等绝不辜负中原父老嘱托，此一去不杀金贼个片甲不留誓不还乡。李纲在送别种师道的点兵场上目睹此情此景，深受感动并充满自豪。他成竹在胸地预料，虽然金军尚不至于如丧家之犬般不堪一击，但这场追击战的胜券掌握在宋军手里是不成问题的。此战的作用非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于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之战。因此，夺取这个胜利，即便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非常划得来的。

遥望着猎猎招展的大宋军旗在滚滚征尘的裹挟下渐渐远去，李纲觉得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此时占据他身心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慰。只待追歼金军的捷报驰来，由他全面指挥的这场汴京保卫战便可画上一个圆满的并且意义深远的句号。有道是时势造英雄，这话一点不假，人生能成就如此伟业的机会毕竟不可多得。想到这一点，李纲心里生出几许感慨，也泛起几分自得。而此前曾经受的所有委屈苦闷辛劳艰难，相形之下似乎全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然则就在这距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事情居然又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剧变——数路并进的宋朝追击大军相继出发不久，皇帝赵桓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毛病再次发作，突然严词下达了禁止追击金军的诏令。

原来，赵桓谕准了李纲、种师道的追击计划后，大臣中多有奏称不可再引火烧身自找麻烦者。赵桓受其影响心生惶惑，便问计于张邦昌。此时李邦彦已去职，张邦昌虽尚未晋位太宰，但以其资格权势视之，已颇具首席之态了。

张邦昌见问，表态十分明朗：坚决反对出兵追击。

抱定如此主张，一者，乃因张邦昌的私念一如既往：追击金军若打不赢，会惹怒金军疯狂反扑，弄不好又要危及他的身家性命；追击金军若打赢了，则益增李纲之功勋威望，会大大地威胁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二者，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他公开反对追击金军这事，肯定会传到金人的耳朵里，这应当算是为金邦办了件好事。万一将来乾坤翻转中原易主，有这件事搁在那里，可以当作护身符一用。

这种阴暗心理自然不可昭示于人，张邦昌摆出的理由是这样的：金军的战斗力海内无敌有目共睹，金人主动撤军，并不是打不过我们，而是在信守和约，在给我大宋朝留面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挑战端，显见得便是理亏。况且现在宗翰大军已经近在咫尺，我们面对西线犹自防备不及，倘宗望一怒之下回师反扑，与宗翰合力夹攻汴京，其险岂不更甚于前者百倍乎？若至彼时再思言和，恐金人就无复允信矣。

对于李纲积极部署追歼金军之举，张邦昌的论断是：李纲其人目光短浅好大喜功，行事孟浪私欲极强，只顾贪图一己之功名，却全然未将社稷利益萦系于心，诚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放任其恣意妄为，必使我朝招致四面树敌祸事丛生。

张邦昌的口才和狡辩能力都还可以，而且还颇有几分表演天资，他将这番话说得既理直气壮，又甚是坦诚，令赵桓听来犹如醍醐灌顶。于是乎赵桓当即便下诏，以御前金牌追回诸路兵马，并命张邦昌全权督办止兵之事。

张邦昌圣旨在手，立时气粗胆壮一览众山小。他也不理会李纲，便径自派人分数路兼程北驰，抢在宋军人马到达之前，在各个要冲树起了书写着“有擅自出兵者并依军法”字样的杏黄色令旗。

此事传开，翌日在朝殿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李纲、许翰、孙傅、李若水等相继启奏，恳辞力谏赵桓不可止兵。却因大臣中多有附和张邦昌主张者，未能说动赵桓。退朝后，李纲具折再谏，亦未得到赵桓的理睬。

此时一刻千金，李纲深恐贻误战机铸成大错，不顾触怒龙颜之险，连夜入宫请求召对，却被赵桓拒绝。

李纲拜请再三，执意不退。

赵桓闻之，知道李纲那股不屈不挠的劲头又上来了，料是敷衍不过去，方无可奈何地深更半夜在延和殿召见了他。

行过面君大礼，李纲便滔滔不绝地从追歼金东路军的重大战略意义，到打赢这场战役的种种有利因素，再到纵虎归山的严重后果，对赵桓做了详尽的阐述。

对于赵桓最为担心的宗望回师反扑、与宗翰合力夹击汴京的问题，李纲着重作了分析。他说，宗望部现在的北还之旅，与其来犯时的轻骑锐进状况大不相同。他现在是携带着无数的战利品行军，而且那些战利品不光是金银锦帛，还有数以千计的妇女，其师摇头摆尾闪转腾挪都极不灵活，很不利于驰骋厮杀。以宗望之老谋深算，是不会以此臃肿迟钝之躯去而复返画蛇添足的。而宗翰闻宗望已退，则必然

进意徊徨，止步于黄河北岸。即便彼仍欲孤军挺进，臣已遣重兵控扼河阳险道，宗翰以疲惫之师要想突破关隘，绝非轻而易举。所以说金东西两路大军合围汴京之险，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并不存在，根本无足为虑。

就这样，李纲掰开揉碎反反复复地苦谏了将近一个时辰，几乎磨得舌尖起泡口角生疮，总算磨得赵桓回心转意，哈欠连天地同意了收回禁止追击的成命。

但是经过这一通折腾，事情已经变得无可挽回。

北上出击的所有宋军，在接到朝廷的严禁追击令后均已折返，此时俱在归途之中。尽管李纲以最快的速度重新下达了追击令，由于众将看出大臣意见不一，皇上摇摆不定，唯恐圣意再生反复，搞得自己徒劳无功，皆对新令采取了消极敷衍态度。各路人马虽然重又掉头北上，却皆已无复疾起直追奋勇歼敌之势。他们不约而同，都只是遥遥地尾随着金军的撤退路线缓缓跟进，使所谓的追击，不折不扣地变成了对北还的金军的“护送”。就连前敌主将种师道，由于搞不清皇上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亦未敢再贸然出击。因之，宗望不仅得以安然无恙地全师而退，还顺手牵羊劫掠了若干沿途州县，又狠狠地扩大了战果。

宗望曾十分担心宋军乘其撤军挥师掩杀，一路上始终高度警惕防备很紧催行甚速。结果到头来居然一点事儿也没出，倒让他很替李纲惋惜：如果李纲效仿孔明来一个华容设伏，这局棋他将会赢得多么漂亮！但宗望揣度这恐怕未必是李纲的失策，其根源八成是在赵桓身上。他暗哂，皇宫里坐着那么个窝囊废，就算是当年的诸葛再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过河后，宗望驻马桥头回眸南岸笑留一语：“本帅暂辞，来年再会。”

事已至此，李纲唯有扼腕长叹。特别是当他得知宗翰闻宗望已经

北还，果然没有再渡河南进，更是深以为憾。

他心里非常清楚，此机失却，甚难复得。此役功亏一篑，绝对后患无穷。汴京之围虽解，实则险境犹存。数十万勤王大军不可能长期云集京师，而金军经过短暂休整，即可复原如初，随时能够以猛虎出山之势卷土重来。

但是这番话能向谁说？赵桓正在兴高采烈地举行宫廷庆典，哪有那闲工夫听他聒噪这种不祥之语。满朝文武亦皆在弹冠相庆，在朝会上发表这种大煞风景的议论显然也是不合时宜，只会招人侧目。能够与之推心置腹的友人倒是有几个，但是私下里空发牢骚于事何补？况且私议皇上之误，万一传将出去便祸端非小。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此类教训比比皆是。过去李纲对此不太在意，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历练，敏感性已有所增强。

满腹心事无言处，唯有寂寞对孤灯。所以，虽然京城解严后李纲的军政事务不再那么繁杂，相对地有了一些闲暇时间，但因心情不佳，他除去应许翰、孙傅等几位友人之邀去喝了一场酒，对其他的各种宴请仍然全都托辞未去。

那唯一的一场酒喝得也挺压抑。李纲恐那几位书生气甚重的仁兄贤弟席间失言招致不测，在开宴前特地提醒各位：“我等今日只是饮酒，不谈国事。”许翰等人会其意，都苦笑着应承：“伯纪兄说得是，不谈，不谈。”胸中块垒既不能一吐为快，便只好不断地用酒去往下压。宴众人言语不多，却都醉得东倒西歪昏昏沉沉。

酒楼的掌柜和伙计们都看得纳罕：如今狼烟散尽天下太平，人人忧虑尽扫笑逐颜开，这几位官员来此饮酒聚会，显见得亦是庆贺之意，却为何一个个喝出这般愁绪满怀的模样？他们是在愁什么呢？

第十三章

果然，嗣后赵佶是越想越气，冲动之下接连下诏给江南各州府，命令他们今后须一切行动听命于行在。并具体指示，凡淮南、两浙等地驿递京师的文书，一律不得放行；江东路及各州之将兵弓手未经申奏行在，不得随意调动；东南勤王之师自即日起罢止，而纲运则须于行在卸纳。赵佶到底是当过皇帝的人，这几道诏令一下，便从军政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切断了江南与朝廷的联系。

二

金军北撤，汴京解严，京城四壁守御使的使命到此完成。靖康元年二月十四日赵桓颁旨，李纲改任知枢密院事。

枢密院乃宋代总理国家军务之最高机构，位于阙门西南，与全国行政最高机构中书门下相对应，并称“东西二府”。举凡军机、兵防、边备、戎马之属，全国的禁军厢兵，乃至皇宫里的侍卫班直等武装力量，俱在其管辖权限之内。知枢密院事又称枢密使，品级为从一品。这个官职，处于与宰相对掌文武大政的地位，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而其任职者的资历须与宰相相近，由此可见该位权柄之重。

同日，吴敏迁少宰。隔数日，中丞许翰迁同知枢密院事，何栗迁右丞御史。这几个人都是与李纲关系不错的。太宰一职并未落到张邦昌头上，而是擢拔了一个各派人物都对其非议较少的大臣徐处仁。朝廷中与李纲政见不合者，除了已被罢黜出京的李邦彦、蔡懋，又有王孝迪、李棁等大臣相继落职。

如此一番人事变动，自然使李纲的行情见涨。趋炎附势乃官场常态，位高轿夫众，权重马屁多。如果李纲有意结帮拉派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广交善缘的很好机会。然而李纲生性不善此道，脑子里根本没这意识。对于曲意附比者，他一笑置之；对于求官谋职者，亦从不徇情许诺。这就不免时常开罪于人，在不知不觉中结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怨恨。张邦昌旁观此状暗自冷笑：你姓李的莫要牛皮哄哄得意得太早，如此不通世故不近人情，早晚有你摔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天。

其实，李纲此时倒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春风得意。

几天来，眼睁睁放走金东路军的深切遗憾，似一块浓重的阴云积郁其怀，始终不得释然。官迁知枢密院事，看上去位高权重，实际上

却并不尽然。因为，依照宋制，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却无统兵之重。也就是说，他虽然有权调兵遣将，但实际上手里却无兵。统兵权是归所谓“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的。而这三衙之间亦互不统属，因此禁军没有最高统帅。遇有军事行动，将领们须分别听令于皇上本人。经过这么分权制约，无论是枢密使还是三衙中的任何一个都指挥使，其能够单独行使的职权，便被束缚得相当有限了。

此制始自太祖赵匡胤，其目的就是要将兵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里。它在立朝之初，对巩固新生政权，防止产生内乱，曾经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其弊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时间越久，其弊越重。多年来宋军屡次败绩沙场，军事指挥系统混乱、将帅无随机应变之权，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位居知枢密院事，若要以权谋私，空间可谓不小；但若欲决策军国大计，却远无自主之便。

这种相互掣肘的制度让李纲感到很不舒服，它不仅使他虽居其位而难尽其才，还往往会因政出多门而来回扯皮贻误大事。然而此制乃钢浇铁铸的镇国之宝，是赵宋王朝的祖传法典，纵有天大的弊病也说不得。你想动摇它，就是欲从皇上手中夺权。难道你想谋反不成？你有几个脑袋？李纲屡遭良策流产之痛，深知戴着镣铐跳舞之难，自然不会那从一品的乌纱一戴，便忘乎所以飘飘然乎。

况且，宦海沉浮不定，圣意反复无常，在过去的数月中，他对此感受很深。六月的天皇上的脸，知枢密院事这顶七梁乌纱他能戴多久，那是说不准的。既然如此，则升之何足喜，贬之何足悲？官场中人能持此心境者不多，这就是所谓荣辱不惊了。其实李纲也尚未真正修炼到那个境界，他之所以能以较为坦然的态度去面对潮涨潮落，不过是面对现实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而已。

不管现实中有多少桎梏，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该干的事还是得干，这一点李纲绝不含糊。有的人当官是为了发财，有的人当官则是

为了成就功名。李纲的功名心是很强的，他的愿望，就是趁着手里有权，多做成一点事。能做多少算多少，总比一事无成强。所以在履行职责上，他是从不会消极应付的。

朝廷刚刚经过一场大劫，国计民生问题成堆，要想做事，那有的是事情需要做。由于战时是由他全面主政，战后的许多恢复整顿工作仍需他去参与完成，光这些事情就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不过他现在既然担任军事长官，其思考重点必然要落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外患未除的情况下，他认为军事工作理应成为重中之重。

军事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人才匮乏问题。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欲带出精兵劲旅，主将的人选是个关键。纵观汴京保卫战的全过程，李纲感到在禁军中智勇兼备可堪大任的将领为数不多。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指挥水平，亟须擢拔一批优秀将领。一个杰出的将才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现的，而一旦发现了，就不容错过。因此，当不少人托人说情希望他帮忙安排个一官半职，他一概不予理睬时，他却想主动为一个人安排一个适当的军职。这个人便是索天雄。

李纲与索天雄纯属萍水相逢，相识的时间只有两个来月，其间接触的次数屈指可数。以李纲日理万机之繁忙，应对人员之众多，对于一个与其仅有数面之交而且社会地位悬殊的平头百姓，一般来说应当不会留下什么特别印象。但是这个索天雄却不同。他不仅给李纲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那印象还很不寻常。

那种不寻常，并非出于索天雄的刻意为之，而是从他的言谈举止气质风骨中自然透露出来的。通过与索天雄打过的有限的几次交道，李纲明显地感到，这个人不仅豪爽仗义武艺超群，思维缜密行事稳健，胸有韬略胆识过人，而且还富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是属于那种

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式的人物。以李纲的目光判断，此人恐不止是个将才，经过一定的历练，委其执掌一方帅印，估计亦可游刃有余。

草履布衣中竟会有这等奇才吗？这个评价是否过于夸张啦？那可未必。古时的韩信、孔明，出身皆微不足道，被不拘一格委以重任后，均大显身手创建了伟业。中华大地藏龙卧虎不计其数，只不过是多半无缘出山而不为人知罢了。目下国难未已，正是用人之际，京城解严后所有的市民武装俱已遣散，徒令这样一条蛟龙潜卧民间实在可惜，应当让他继续发挥才能为国效力才是。

当然，依照朝廷的授官制度，没有直接对一介平民委以军职的道理。但是乱世不可循常规，英雄何须论出身。这就需要动用一下手中的这点职权了。李纲思量他虽不直接掌兵，但在这事上说句话还是管用的。既然一些州府级别的官职都能用钱买到，我为朝廷选择良将，采用一点非常手段又有何不可。

主意打定，李纲便差甘云去请索天雄到西府来一叙。

按李纲的估计，他将此想法对索天雄一提，索天雄肯定会欣然诺之。因为，首先，索天雄显然是个深明民族大义之人，以往他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现在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当然应是求之不得。其次，李纲准备将他直接委任为禁军统制，统制属于中级军职，位在统领之上，可以独领一军，其俸禄也比较可观。而且此职距都统只有一步之遥，一俟立有军功，即可步入高级武将行列，前程可谓远大。可以说无论于公于私，此事对索天雄来说，都是件显而易见的好事。

然而让李纲意外的是，索天雄听他表明意思，稍作沉吟，很诚恳地谢过他的器重之后，即十分明朗地谢绝了这事。

索天雄据以推托的理由有二：其一，索某生性散漫，自在已久，难习军中戒律约束；其二，小女飞春自幼与索某相依为命，未曾须臾分离，不便留其独守家门。

这两条理由，尤其是后一条，听起来确实在理。但李纲总觉得这似乎都是索天雄的托词。因为据他观察，索天雄这人的习性并不散漫，相反地倒颇有令行禁止的军人气质，遵守军队戒律对他来说似乎不是问题。父女不忍离别倒是事实，但索飞春毕竟不是三岁的孩子，以她的处世能力看，并不至于离不得父亲膝下。如果索天雄立志为国建功，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他李纲也可以帮助解决。可是索天雄并没在这上面留什么商量的余地。

那么索天雄为何不愿进入禁军？是畏惧征战贪生怕死吗？否，索天雄在战场上一马当先的表现，李纲是亲眼见过的。要说他怕死，天底下就没有不怕死的汉子了。

不是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原因呢？索天雄不多说，李纲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很惋惜地表示：“既然索义士有难处，本官也就不强人所难了。”

索天雄相当过意不去地向李纲致以歉意，表示如蒙李大人不弃，今后他或许另有与之合作的机会。李纲当时随口应道：“但愿。”而事后回想，他才品味出，索天雄那话虽是说得谦和随意，实则口气不小。他说的不是“效力”而是“合作”。“合作”？一介平民有什么资格与朝廷的一品大员谈什么“合作”？李纲没有因此而动气，但这更使他觉得索天雄这个人难以捉摸。

谈话结束时，索天雄取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李纲。他说：“李大人为了百姓夙夜操劳，很少有时间照料自己，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飞春缝了两双袜子让我带给李大人，算是聊表寸心吧。”

李纲忙双手接过连声致谢。两双袜子不值什么，却是一种浓重情谊的体现，这里面，是包含着索天雄对李纲的由衷尊重的。李纲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已不知不觉地将索天雄当作了民心民意的一个代表。特别是听说这两双袜子是索飞春亲手缝制的，更使他

感到温馨，而同时在心头亦不免升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

留用索天雄未能如愿的失落感尚未消除，又发生了一件让李纲颇感郁闷的事：种师道被迫放弃追歼金军的行动率部返回汴京后，竟被赵桓以其年迈体衰为由解除了一切实职。

李纲认为这个决定十分不妥。他上奏说，种师道固老矣，但是体魄尚健，还没老到不能做事的地步。论布阵用兵指挥作战，他仍是当前朝中首屈一指的大将，弃之不用甚为可惜。却不知此事的根由，盖因张邦昌在暗中进言，说李种二人气味相投行为默契，现在李纲掌枢密于内，种师道握重兵于外，如果两个人结成一党，势力太大，不可不防。所以，李纲越是上奏，赵桓就越是不准。

在这件事上李纲又是只能束手而叹。旧的罢去，新的不来，将来战阵之上，良将可有几何？

实际上，担心李种结党，纯属杞人忧天。诚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纲与种师道志趣相近秉性相和，相互间的关系容易处得融洽，这是事实。但是若说勾结朋党，他们却俱非那等人物，而且他们也并非事事都默契得天衣无缝。

这一日，李纲至种师道寓所去看望老种，论及军国大计，两个人的看法就产生了重大分歧。

李种皆为忧国忧民之士，三句话不离本行，礼节性的寒暄后，话题便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时局上面。这次坐失重创金军的良机，实是遗留大患，金邦贪心不足扩张成性，亡宋之心不死，必将卷土重来，而且为时不会太久。对于时局发展的这个趋势，两个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但是谈到对策，他们的见解便大相径庭了。

以李纲之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付金邦的侵略，除了努力提高宋军的作战能力和加强边陲的防备措施，更无他途可言。如今金军

新退，料其在三五个月内没有再度大举南犯之力。那么朝廷就应当抓紧这段时间调整兵力部署，构筑防御体系，改善兵器装备，积蓄军需粮草，总之是要以坚决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的态度，下大力气全面地整顿好军备。敌强不足畏，可畏者是我们自身的散乱松垮漏洞百出。只要我们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从精神到物质上都准备得坚实充分无懈可击，以我大宋国力之雄厚，如何便敌不过北漠一个游牧之邦？

李纲本以为，作为一名抗金态度十分坚决的老将，种师道的想法定然会与其不谋而合。他前来看望落职的老种，一来是有慰问之意，二来也是想就整顿军备事宜向他做些讨教。毕竟老种是身经百战戎马一生的宿将，在这方面的经验比他丰富得多。

然而大出李纲意料，种师道非但没有赞附他的话，反而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主张：为长远之安全计，朝廷应趁此战事暂息之际迁都长安。

提出这个主张，种师道显然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徐徐地呷着清茶，用低沉苍老但相当肯定的口吻对李纲指出，汴京外无形胜之固，河北乃一马平川，极利金军的骑兵驰骋，实属易攻难守之地。边寨烽火一起，顷刻便可燃及城下。太祖当年建都于此，主要是出于经济财政方面的原因。然以战略目光视之，以此地作为京城很不适宜。此番汴京险遭倾覆，给我们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此险可一而不可再，京城西迁势在必行。

迁都之议是当金军兵临城下时，白时中、李邦彦等人早就提出过的。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纲坚决地否决掉了。虽然李纲明白，现在种师道提出迁都，其动机性质与李邦彦之辈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主张。

他辩解道，汴京乃大宋经营百年之都，基业庞大人口众多，一旦动迁损失甚巨。汴京外围无险可守不假，但拒敌未必非赖天然屏障。

只要防御力量部署得当，完全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种师道承认，迁都是利弊并存，但认为目前只能是两弊相衡取其轻。防御力量部署得当是足以御敌，地形条件不是唯一的胜负因素，问题是宋军历来兵无常帅将无常师，互不统属令出多门，何以能形成统一部署，又何以能做到相互配合？

李纲说这个问题只要引起皇上的重视，一道圣旨便可解决。

种师道反问："如果皇上不下这个旨呢？皇上心里今天想的是什么，明天想的又是什么，你能猜得准吗？你能保证皇上对你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言听计从吗？"李纲说："那就事在人为了，京城巍然不动，起码是抗金胆气可壮，军民之心可安。"种师道苦笑道："我看那也未必，前者大兵压境时，京师何曾迁动，君不见有多少军队不战自溃，又有多少官员挂印而逃？"

李纲说："这恰恰说明京师是动不得的。京师未动尚且如此，动辄必然造成恐慌混乱。若是金军闻风起兵乘虚而入，局面如何收拾？"种师道说："所以说迁都须择机而动。前者兵临城下时，非死战无以求生，坚守汴京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眼下金军全线北撤，元气未复喘息未定，暂时是无力大举进军的。况且金人也不会料到我们会在此时迁都，正好利我从容行动。倘若此机错过，一旦风云变幻，那可就欲动也难了。"

两个人各执己见争论多时，最后是李纲暂且在口头上退让一步，表示将认真考虑种老将军的建议，才算结束了这场争执。李纲这么说倒不是敷衍老种，对于种师道的意见，他向来比较看重，何况种师道力主迁都的态度如此坚决，不容他不认真对待。

回去以后，李纲确实对迁都之议进行了反复考虑。但考虑的结果，依然是京城为国之魂，京动则国摇，京城不可迁，亦不必迁。他心想，种师道到底已是年迈老者，顾虑多一些不足为奇。其所虑者虽

然不无道理，但并不是根本不能解决的死结。汴京能否坚守，这次保卫战的胜利就是答案。有这次大战的经验教训垫底，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岂有输与金虏之理。特别是当连日来巡视城防时，看到大街小巷中已经迅速恢复起来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就更加坚定了他绝不能让这座百年名城陷于敌手的决心。他相信他李纲和朝廷的几十万军队是有这个能力的。他的这个决心，得到了新任枢密副使许翰的全力支持。

既然决心坚守，就必须未雨绸缪。于是李纲即刻与许翰着手策划整顿军备诸事。

可是这一着手方知，朝廷对军备弛怠日久，积弊甚多，殊难善其事于朝夕之间。李纲和许翰只好先命属下梳理头绪，分出巨细远近轻重缓急，择其要者先奏先办。

种师道虽然主张迁都，但亦知在此议未获皇上首肯之前，抓紧边备乃是头等大事，主动地为李纲提供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这使李纲在感激之余，越发感到朝廷在此亟须用人之际，让这样一个德高望重胸襟坦荡而且忠心耿耿足智多谋的老将军赋闲在家，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他想，种师道之所以对坚守汴京持不乐观态度，大约与其眼下的处境和心境有关。因此他与许翰商议，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举荐老种再度出山。

却是越忙越有事。就在李纲为整顿军备殚精竭虑忙碌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皇差又落到了他的头上，迫使他不得不丢下堆积如山的事务，离开汴京赶赴南都。

这件重要的皇差，就是前去“迎劝”太上皇赵佶回銮返京。

二

这件皇差有点棘手。棘手就棘手在李纲的使命不是单纯地去“迎接”太上皇赵佶，而是要去“迎劝”，这便是颇费周章的事了。

赵佶返京为何还要去“迎劝”，内中缘由说来话长。

赵佶是数日前从镇江回到南都的。自从正月十五日由维扬渡江，赵佶在镇江府滞留了将近两个月。在这近两个月的时光里，他的日子过得相当舒适自在。

圣驾抵达镇江之初，其行宫就在童贯的指派下，由当地政府斥巨资做了整修。此后童贯又命人召集工匠加以扩建，在短短的月余中，便将一个本来毫不起眼的院落，修建得殿阁楼台亭榭园苑俱备，俨然粗具了一座袖珍皇宫的规模。赵佶对于营造园林兴趣极浓，非常赞赏童贯进行这种劳民伤财的穷折腾，隔三岔五就要到正在大兴土木之处走走看看，还时仿昔日视察艮岳之例，信笔题写些诸如“跨云亭”“飞岑台”“玉秀馆”“凝碧苑”之类的匾额，自我欣赏自得其乐。

除此之外，他的每日功课，便是在那个貌似李师师的歌伎水奴儿的侍陪下游山玩水、访古览胜、击球蹴鞠、挥毫泼墨、听琴观舞以及品尝东西南北天上地下的各种美食。有时候他也不要水奴儿奉陪在侧，那便是他打算“御幸”一个新的处女。

总之，这些天来赵佶是所到之处前呼后拥，所做之事随心所欲，梦里不知身是客，乐不思蜀尽逍遥。不仅一扫落魄逃难之凄惶，重拾太上皇帝之尊贵，甚至在恍惚间，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天下万物唯我独尊的当今圣上。

赵佶的这种自我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童贯刻意培植起来的。

童贯久浸宦海，非常清楚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可抗拒的政坛规律，更何况赵桓在位居东宫时就对他无甚好感。赵佶正当年富力强时居然会主动禅位，这是童贯万没料到的。而且禅位还禅得那么突然，

一夜之间木已成舟，让童贯及其党羽想劝阻都动作不及，完全失去了回旋余地。甫一闻得此讯，童贯便马上意识到，他的好日子已然就此终结。

他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禁不住在心中大骂赵佶。你见势不妙一推六二五自己躲清静去了，扔下我们这些死心塌地为你效命多年的奴才怎么办？你缩头乌龟一般往后一退能退进养尊处优的龙德宫，我们的退路安在？人常说戏子无义婊子无情，你赵某人之自私自利寡义薄情又与其类何异！

可是怨恨归怨恨，童贯却还不能不牢牢地抱住赵佶这棵大树。因为他明白，他今后的厄运，恐怕不仅是在朝廷中失势，而更可能是身家性命难保。像他这样权柄极重党羽众多树敌也众多的前朝臣子，不要说是赵桓，就是那些新贵们也见容不得，肯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墙倒众人推，其他大小官员，无论与他有无过节儿，亦自然会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从而使他陷入国人皆可杀的境地。

事实也确是如此，赵桓屁股底下的龙椅还没坐热，随着太学生陈东的上书，朝野上下就掀起了一片铲除六贼的惊涛骇浪。只因当时战事紧急，朝廷暂未采取行动。然则金军一退，赵桓便在群臣的怂恿下动了手。不日之内，朱面力即被贬窜出京，而王黼、梁师成、李彦则已先后被斩杀于流放地，其家产亦悉数被抄没。稍后，名列六贼之首的老太师蔡京又被夺官削爵异地安置，往后尚可苟活几日也很难说了。黑名单中唯有他童贯，由于抢先一步离京，追随太上皇赵佶在外，方暂得幸免于难。但赵桓亦已勒令他致仕，其杀机不言自明。这些凶讯丧帖，皆已接二连三地传至镇江。童贯知道，一旦自己回到汴京，必会落得与难兄难弟同样的下场。或许更悲惨一点，就在午门下被赵桓当众宰了也未可知。

权力之争就是如此残酷，既然进了旋涡中心，那便只能你死我活。

童贯不是那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稀泥软蛋，即便是个稀泥软蛋，到了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也不可能不拼死一搏。当此生死攸关之际，他必然要竭尽全力保全自身。而得到保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获得赵佶的庇护。

获得赵佶的庇护倒并不难。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童贯早已成为赵佶得心应手的心腹干将，能留在赵佶身边使唤，赵佶当然乐意，这一点童贯心里有数。问题在于赵佶是不是能庇护得了他。

“太上皇”这个头衔，虽然也顶着个“皇”字，手中的权力却差得远了。接掌了玉玺的赵桓，对其父之言是愿听则听，不愿听便可完全置之不理。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赵佶是罩不住他的。要让赵佶说话管用，必须使他握有实权。而要使赵佶握有实权，最根本的办法，只能是让他复辟。这个大胆的思路，是童贯追随赵佶逃到镇江后逐渐清晰起来的。此计虽险，尚存一线生机，否则便只有等死。

经过谨慎考虑，他将这个想法与同病相怜的蔡攸做了秘密商议。蔡攸作为蔡京之子，早已兔死狐悲，与童贯一拍即合。于是两个人便进一步密谋了实施计划的具体措施。

措施之一，是努力培植赵佶重新登基的欲望，使复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赵佶的自觉行为。措施之二，是想方设法挑拨赵佶与赵桓父子之间的关系，激发赵佶对赵桓的不满，唆使赵佶与赵桓分庭抗礼，形成双峰对峙局面，而后再鼓动赵佶步步推进，直至逼迫赵桓退位。

两人揣度，这两条措施均能投赵佶所好，可行性很大，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最终即使做不到立马逼废赵桓，亦可令赵佶愤而自立于江南或川蜀。只要能形成这种局面，下面的戏便好唱多了。

他们的谋略果然推行得十分顺利。赵佶原是做惯了皇帝的人，在童贯大力经营的至尊氛围中恢复皇帝的感觉极其自然。而那皇帝的感觉一经恢复，就免不了要目空一切指手画脚，动辄下诏于江南各府，

所行之事皆不通报与朝廷，浑然忘却了当初禅位时他自己亲口向三省及枢密院许下的“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之诺。童贯见状窃喜，暗忖事成有望，在心里恶狠狠地叫嚣：欲同老夫叫板，你草包赵桓那两把刷子还嫩了点。你既对老夫不仁，就莫怪老夫对你不义了。

头儿开得不错，童贯就要伺机推波助澜进一步把水搅浑。大凡世上之事，就怕无所用心，只要时时留意，总会有机可乘。童贯用心良苦，机会很快便不期而至。

这一日，赵佶用过早膳，闲极无聊，忽然想了解一下汴京近况，便问老内侍张迪，朝廷可有文函送达。张迪回奏自圣驾抵达镇江，一应诸事皆由童太尉经办，尚未见有任何函件从童太尉处呈来。赵佶便让张迪唤童贯来回话。

童贯见问，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就缝下蛆的良机，便做出一副心焦的模样说，与京师沟通消息十分重要，臣下亦在日日等天天盼。但是一直等到今日，却并无只言片语传来。想必是皇上太忙，日理万机须先择其要，故而对太上皇这里便暂时顾不上了。

没有及时与出逃在外的赵佶沟通音信，这是个事实，也可以说是处于焦头烂额中的赵桓的一个疏忽。但这事要看怎么解释，如果解释得当，是可以使赵佶谅解的。然而听童贯这么一挑拨，涌上赵佶心头的就不是谅解而是相当的不满了：“日理万机先择其要，何为其要？是不是在他的眼里，我这个教主道君不过是朽物一枚，无关紧要啦？”

这正是童贯所需要的情绪。童贯一见火星点燃，先假惺惺地替赵桓辩解一句：“皇上倒未见得是这个意思。”旋即话锋一转，“只是如此一来，此地的事就确乎有些难办。”

“竟有何事难办？”

“不瞒上皇，几乎是事事难办。行在已驻跸镇江多日，皇上尚未传谕当如何接待，州府官员皆无所适从。目下行在之日常用度开销，都是臣下四处化缘勉力筹措而来。然若无皇上的旨意，终非名正言顺。时日久之，窃恐上皇在此诸事不便，难以为安。”

“这话从何说起？没有他发话，这镇江府难道我便住不得了吗？”童贯这几句话可把赵佶的火气彻底勾了起来。一路上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好不容易跑到这里，刚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却又生出这些麻烦，如何不让他着恼！再说他赵佶此生何曾受制于人，又何曾肯受制于人！一股热血顿时直冲赵佶的脑门，他气哼哼地一拍案几，“他不下旨又有何碍，什么叫名正言顺？难道我说话便算不得数吗？”

童贯见赵佶愤出此言，心中大喜，表面上却连忙做出诚惶诚恐之状：“是是，臣下愚钝，不该眼睛里只有皇上没有上皇。现在臣下明白了，上皇的诏谕，原是与皇上无异的。”言毕他即喏喏而退。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是深谙言多有失过犹不及的道理的，既然火已经点起来，便不宜再画蛇添足，下面的文章留给赵佶自己去做就是了。

果然，嗣后赵佶是越想越气，冲动之下接连下诏给江南各州府，命令他们今后须一切行动听命于行在。并具体指示，凡淮南、两浙等地驿递京师的文书，一律不得放行；江东路及各州之将兵弓手未经申奏行在，不得随意调动；东南勤王之师自即日起罢止，而纲运则须于行在卸纳。赵佶到底是当过皇帝的人，这几道诏令一下，便从军政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切断了江南与朝廷的联系。

童贯和蔡攸窥得此况暗暗称快，认为赵佶与赵桓分庭抗礼的局面这就算是业已初步形成，他们化险为夷乃至东山再起的前景看好，于是心下稍安，弹冠相庆，悄悄地把酒祝贺了一番。他们乐观地估计，到了这一步，赵佶与赵桓公开翻脸，无非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老太监张迪瞅着这种状况不对，深恐因此酿成大变，曾小心翼翼

地劝谏赵佶慎行诏令，却受到了对赵桓窝火甚剧的赵佶的严斥。他不敢再多加置喙，只能在私下里暗暗担忧。

赵佶在江南的所作所为反馈到汴京，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赵桓的极大不满。

赵桓觉得他这个太上皇父亲的行为真是太霸道、太过分、太不成体统、太没有道理了。当初是谁铁了心不想再当这个操心受累的大宋皇帝，痛哭流涕要死要活地非将那块玉玺像甩鼻涕一样甩到我手上不可的？如何转眼之间你又要重操权柄，凌驾在我头顶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啦？你这样自行其是地瞎折腾，让我这个皇帝怎么当？这大宋的天下究竟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这个太上皇说了算？

想到这里，赵桓就不仅是不满，而且是不安起来。他如惊兔般警觉地意识到，这似乎是赵佶打算夺回皇权的一个先兆。

假如赵佶果真有此企图，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

不错，当初赵桓是百般推脱，不想那么仓促地接手皇位的，被迫答应即位后，还曾一度十分后悔。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顶皇冠既已戴上，再让他摘下来他可就不会心甘情愿了。数月以来，赵桓虽然饱尝了作为一国之君所要承受的种种沉重压力，却也充分领略了由于手握极权而得到的无与伦比的至尊感受。权力这东西就是这样，未曾拥有它时也便罢了，一旦尝到了它的甜头，便没人再舍得将它抛开，更何况是这至高无上的皇权。如今的大宋疆土上已是兵息戈止海晏河清，抵抗强虏挽救危亡的压力已经解除，这太平皇帝的宝座何其乐哉，谁不愿坐？凭什么要把它再拱手还给你赵佶？

在赵桓的思想上，这座汴京城是他豁出性命来保住的，他赵桓对于宗庙社稷百姓万民功莫大焉。就凭这一点，这个大宋皇帝他便当之无愧。临阵脱逃的赵佶如今若生夺权之念，实乃是厚颜无耻天理难容。

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对赵佶的做法也都相当不满。江南各州府的地方官们既不敢违抗太上皇的诏令，又怕皇上怪罪，被挤对得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而且赵佶在镇江骄奢淫逸大兴土木苛敛百端挥霍无度，平均一日之花费即达六千缗，月费高达二十万缗之巨，早已搞得他们苦不堪言难以招架。日耗六千缗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宰相的月俸为每月三百缗。赵佶一天的花费竟比一个一品大臣一年的薪金还多出了几乎一倍，岂能不搞得怨声载道。于是便有胆大者不顾赵佶的禁令，私下里上书朝廷，请求皇上颁旨统一政令，免得造成混乱。还有人干脆直书请求制止太上皇干政。

朝中的大臣同样认为不可放任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否则必致内乱丛生祸起萧墙。徐处仁、吴敏、李纲皆有奏折呈递，敦促赵桓从速解决。张邦昌自忖倘若赵佶复辟，必是童贯、蔡攸、高俅等人重霸朝纲，对他并无益处，亦积极向赵桓进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绝不可坐视朝廷政令不能畅行于江南。

由于面对的是自己的父亲，赵桓应付起来原是心里有点发虚的。见到各地各派的官员如此一致地支持他巩固皇权，他的底气充足起来，便下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

如何解决？意见不一。

某些性急的大臣奏请赵桓直接降旨拨乱反正，理直气壮地废止太上皇私自发布的一切政令，使南北军政调度速归统一。张邦昌却担心这样做未免过激，一点脸面都不给太上皇留，太上皇岂有不雷霆震怒之理？况有童贯等阴险狡诈之徒追随其侧，倘若唆使太上皇南迁江浙或西走剑南据险自立，岂不是麻烦大啦？对此，李纲之见倒是与张邦昌合拍。李纲认为现在应当做的事情，是尽力去消除而不是去扩大皇上与太上皇之间的裂痕。可是要限制太上皇弄权，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在同太上皇叫板，如何才能既解决问题，又不激化矛盾呢？

正在这时，传来了赵佶已由镇江动身北还的消息。但是到了南都赵佶便止步不前了，据说其下一步是要去亳州太清宫进香。再下一步意欲何往，不得而知。大臣汪藻便献计，可乘此时机，遣使去迎接太上皇返阙。

赵桓聚众议之，皆以为此计可行。南都距汴京不过三日路程，遣使前往迎驾合情合理。“皇上切盼上皇銮舆早归宫苑，以尽孝礼于晨昏”，这个理由也很正当。太上皇既返，必当复居龙德宫。龙德宫是个养老的去处，居于其内焉能干预得了朝政？问题不就声色不动地迎刃而解了吗？

此计不错，但还有个问题：万一太上皇不肯就此返阙怎么办？

赵桓面对层出不穷的难题不胜其烦，焦躁地发话，不肯返也得返，否则太上皇万一取道西去，又不知将生何变。

根据这个宗旨，所谓的“迎接”太上皇返阙，实际上即是迫使其返阙。对太上皇自然不能使用武力相胁，只可以言语相劝，故而此行之“迎接”，就变成了“迎劝”，而且重点是落在了“劝”字上面。能否劝得太上皇归，便要看承当此任的奉迎使的能耐了。

奉迎使这个差事，初拟让门下侍郎赵野承当。但诸宰执议之，皆以为其人不足以消释皇上与太上皇之间的龃龉，在官阶品级上亦不足称。复于重臣中遴选，众人认为比较能够为上皇接受者有二，一个是吴敏，再一个是李纲。这时张邦昌忽然显得对李纲特别看重起来，力荐由李纲出使去奉迎太上皇。

李纲当然不会看不出在张邦昌这种反常举动的背后必有用意。傻瓜都能掂量出来，这是一桩事倍功半的苦差。赵氏父子龃龉既生，根源又在权柄之争，不是那么好消除的。这奉迎使若能劝得赵佶回心转意，不过是完成了应尽之责；而如果劝解失败，对其后果则难逃其咎。那后果当然会很严重，那么他回朝后将受到的处分也就可想而

知。

然而正由于此，反倒激起了李纲跃跃欲试的劲头。

因为，首先，他考虑到，此事势在必行，总需有人去做。众人推举他或吴敏担此重任，除个别别有用心者外，多半还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如果他知难而退硬将其事推诿给吴敏，无论于公于私都很不妥。其次，据他判断，目前赵佶与赵桓断然决裂另立朝廷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赵佶那样做的条件并不成熟，他也不是有那种胆魄的君主。目前赵佶之所为，更多的还是出于意气用事。只要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利害，他应当不会不计后果地一意孤行。再者，李纲对自己折冲樽俎的能力还比较自信，而且希望这种能力得到施展。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难办的事，越是众人视为畏途的事，办成了，才越有成就感。

基于此，李纲乃向赵桓主动请缨："臣愿前去奉迎道君，陈述自围城以来之事，解释两宫之疑。"同时，他也提出了促成太上皇回銮所需的若干条件，请求赵桓配合。

赵桓经过斟酌，对李纲所提的条件均予允准。现在他要的就是保证赵佶不从他的手里夺权，余者皆无足轻重。有了赵桓的这个态度，李纲对事成又添了三分把握。

于是李纲稍事准备，便于三月十七日带着甘云及少许随员离开京门奔赴南都。临行时，吴敏、许翰奉皇命将李纲送至南熏门外，祈祝他不辱使命凯旋归朝。基于对李纲能力的了解，他们对他此行的成功，抱有很大的信心。

然而这几个人毕竟都是君子，搞阳谋可以，搞阴谋不行，对阴谋的警惕性也不够。包括李纲在内，他们都只将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说服赵佶上，却是忽略了赵佶身边的那个极为阴险的人物——童贯。

三

济世堂掌柜吕忠全万没想到，他勤勉经营半生赖以维系生计的这家祖传药铺，战乱时期安然无恙，却在战后横遭大劫，竟致一家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背井离乡。这事发生在李纲出使南都的次日，制造这场祸事的，就是那个原开封府提举保甲危国祥。

祸事的源头实际上产生于两个月前。户部尚书李棁出使金营，带回了金帅宗望的所谓议和条款。赵桓为满足宗望的勒索条件，下诏在汴京城里强征民财。危国祥借机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所到之处畅行无阻，却在济世堂受到了抵制。继之又有索飞春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双方都动了拳脚，便把动静给闹大了。幸得李纲亲临现场处置，才避免了事态恶化。危国祥在这场冲突中不仅淫威扫地大败亏输，而且连提举保甲的差事也丢了。虽然事后他依仗与张邦昌的亲戚关系，多方托人疏通，又谋得了一个颇有甜头的捕头职差，但这番败走麦城的耻辱，却是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肺腑。他就暗自咬牙发誓，此仇不报，非为人也。

仇人之首自然是李纲，胆敢与他作对的索氏父女以及济世堂掌柜吕忠全，也都是他的报复对象。李纲位高权重，以他危某人的地位能量，报复起来难度较大。欲报复桀骜不驯的索氏父女，亦需寻找适当的茬口。硬柿子一时啃不动，只好先找软的捏，相形之下报复吕忠全最容易，所以危国祥便决定先去收拾这厮，以略解心头之恨。这样，吕忠全便注定要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

事发之时，吕忠全正在账房里气定神闲地算账。

两月前遭到危国祥的勒索后，为防再有人趁乱打劫，吕忠全索性关了药铺，直至京城解严，才又重新开张。停业将近两个月，生意上的损失在所难免。但药铺重张以来，其进项却恢复得很快。经过一场

空前的浩劫，京城百姓的购买力大幅度下降，许多商家的经营状况都比较惨淡。然而人们别的物件可以暂时不买，患了病该用的药还是不得不用。战乱之后伤病患者较之平日必然是有增无减，因而唯独这药铺的生意，倒比往常更为红火兴隆。这也是危国祥必得先收拾了吕忠全的一个原因。你害得老子为重新谋得一个饭碗银两散尽，老子又岂容得你乐呵呵地坐在那里日进斗金呢？

损益相抵，收益居然还略高于往年。一笔笔账目算下来，吕忠全的心情甚是愉悦。就在他春风得意地放下算盘理好账簿，起身舒展双臂伸了个懒腰，准备踅往库房筹划该去采购补充些什么货物的时候，听到了从前柜传来的吵嚷声。

本分的生意人都讲究和气生财，吕忠全时常教导店铺里的伙计，上门来的主顾乃我等的衣食父母，不得稍有怠慢开罪。所以在济世堂的柜台前，基本上没发生过买卖双方的口角。即便遇上胡搅蛮缠的主顾，伙计们遵照吕忠全的训导，也是始终面带微笑善言待之，宁可赔上些利润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也绝不与买主争词夺理。久而久之，伙计们皆练就了一套对付各色人等的太极手段水磨功夫，无论面对多么怪僻难缠的角色，他们都能对症下药、心平气和地打发得你云开雾散气泄火消。

可是今天这吵嚷声不对。但闻来者气势汹汹声色俱厉，伙计们根本劝解不住。而且伙计们的声音也不似素日那么柔和恭顺，仿佛是按捺不住地与来者顶了牛。这可是有点反常，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纠纷？

吕忠全连忙快步走向前柜，要去了解究竟。谁知他刚一挑帘露面，便见有两个身穿皂衣的人已经趾高气扬地闯进了柜台。一望可知这两个人乃是官署里的衙役，吕忠全顾不上询问情由，先忙着抱拳打拱：“在下吕忠全，是小店的掌柜。伙计们有何伺候不周处，祈望海涵，在下先赔礼了。”

不料那两个衙役冷冷地瞅了瞅他，也不打话，抖出一条铁链便给他的双手上了铐。

吕忠全这下子急了，他奋力挣扎着大叫道："你们何故抓我？我犯什么法啦？"

话音未落，他的后脑上便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你叫唤什么？你这药铺贩卖假药，吃死人了。"

吕忠全被打得眼前直冒金星，还没待缓过劲来，便被两个衙役揪着铁链，连推带搡地拽出了药铺。接着又有若干衙役如狼似虎地闯进店里，吆五喝六地将伙计们统统轰赶出去，并在店门上横七竖八地贴上了封条。

横祸飞降，吕家的天空骤然塌陷。

吕妻一向只在房中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从不抛头露面，现在不得不勉为其难出来主事。幸得几个伙计都还厚道，念着东家待其不薄，皆主动尽力为营救吕忠全奔波。

要救吕忠全，得先弄清他被官府抓去的原因。伙计们很快打听出来，据说有一黄姓老者，日前患病，服用了从济世堂买的药后突然暴亡。经验查，其药之配伍成分中有假，黄家遂一纸诉状告到了官府。官府中具体承办此案的，乃是新任左右厢捕头危国祥。

吕妻一听"危国祥"这三个字，心下明白了大半。两个月前吕忠全与危国祥发生了那场严重冲突，她当时便甚为不安，担心此后的日子难得过得安稳。自古有训，民不斗官，别看危国祥这等胥吏不入品流，却是平头百姓的现管。他若想整治你，那将花样百出，让你防不胜防。后来听说危国祥被革除了职差，吕妻连呼阿弥陀佛，才不再提心吊胆。如今闻听危国祥又当上了捕头，而且这所谓的致死人命案乃其一手经办，不用问她也明白，祸事是所为何来了。

此事纯属危国祥挟私报复栽赃陷害无疑。可是你这么说，必须有证据，否则倒更要加上一层诬陷官吏的罪名。吕妻打算先找到那个黄家，问清他们是何时因何病服用的何种药物，如何能证明其药出自济世堂。以便从中抓住破绽，然后进行反诉。但当药铺伙计千方百计打听到黄家的住处时，那黄家却已迁走，去向不明。

这就显然是做贼心虚。虽然对质不成，吕妻心里却更加有底，乃据理书写了一纸申辩状，击鼓鸣冤呈进官府。

宋朝的司法制度，是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理刑事，以其副职及幕职官员如通判、判官、推官等佐之。开封府作为京师，又另设有一个叫军巡院的机构司检刑案。开封府尹乃朝廷重臣，职事万千，名义上负有掌管司法之责，实际上不可能天天坐在大堂上审案，类似吕忠全这种级别的案件他根本无暇过问。所以吕妻申辩状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军巡院。

军巡院的主官谓之军巡使判官，其下的职官唤作公事干当。负责审理此案的军巡使判官及公事干当，早接到了危国祥递上来的招呼：吕忠全其人一向不守本分对抗官府，如今又兜售假药致死人命，实属不法奸商，应予从严惩办。危国祥虽然职位卑微，却与当朝张少宰有着枝蔓，且在市井中亦有一定的势力，这些官员对此都有所了解，也都不愿平白无故地与这种有背景有能量的混世魔王结怨。他们心里有数，肯定是危国祥与吕忠全有过节儿，是危国祥成心要整治这个人。反正那姓吕的无权无势无靠山，整了也就整了。做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所以虽明知此案大有蹊跷，却也没人着意理会。

吕妻的申辩状于呈递入衙的当日即被驳回，而且批语甚是理直气壮：经搜查，在济世堂库房发现假药若干种，其中数味与死者所服用之药物相同。吕忠全利欲熏心贪财害命，铁证如山毋庸狡辩。

见到官府的态度如此冷若冰霜不可理喻，吕妻方知危国祥已上下

其手将圈套做死，使用正常的方法是拆解不开了。

起先吕妻担心危国祥施加报复，也不过是怕他骚扰柜台生意，破坏药铺财路，却压根没想到他能使出如此卑鄙歹毒的阴招。吕妻恨透了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恶棍，也恨透了不论是非曲直与其沆瀣一气的官府。然而胳膊扭不过大腿，鸡蛋碰不过石头，现实就是这样，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欲想救人出狱，不能不改弦更张。

如何改弦更张？有理没人听，那就不能再讲理；有冤无处诉，那便不可再申冤。胳膊断了袖子里藏，门牙掉了肚子里咽，经与伙计们合计，吕妻只得含悲忍泪，饮恨吞仇，委派一个伙计携了厚礼，卑躬屈膝地登门叩见危国祥，拜求他手下留情多行方便。

此乃危国祥意料中事，也是他收拾吕忠全通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眼见得事情一步步走向既定目标，危国祥不由心花怒放。他乜斜着眼睛，对来者一本正经地放话，吕忠全违法经商草菅人命，其罪非轻按律当斩。如欲减轻罪责留得性命，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令苦主递状改口，称经过再度验查，发现导致死者亡故之因非止饮用假药一端。这事的难度很大，不过看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份儿上，他可以尽量从中斡旋。但苦主那边的补偿，是断然少不得的。毕竟那是一条人命，没有个几千两银子的抚恤，难得私了下来。

吕妻明知这是敲诈，却不得不咬着牙依言去办。

仅靠家中的积蓄远不能满足危国祥的胃口，危国祥催得又紧，威胁她说若不能及时将事办妥，一俟军巡院终审定案，便无挽回的余地了。万般无奈下，吕妻忍痛决定出卖药铺。

可是事情又怪，尽管价码一降再降，这几大间位处京师黄金地段的铺面房居然无人问津。直到吕妻狠着心肠将价码降到了药铺实际价值的五成以下，才算等来了一个买主。与买主签过买卖契约，她的满

头乌发一夜之间皆成灰白。

被拷打得遍体鳞伤的吕忠全好歹算是回到了家中，可他那原本富足殷实的家业却已荡然无存。现在的这个家，属于他的，除了一个因突受惊吓卧病在床的幼子和一个看上去似乎苍老了二十多岁的妻子，就只剩下了一间仅可勉强栖身的厢房。

夫妻相见，悲泪滂沱。但吕忠全却还不知祸从何来。直到听了妻子呜呜咽咽地诉说，他才知道原来是遭了危国祥狗贼的暗算。

吕忠全悲愤填膺怒不可遏。他的怒火所向，不只针对危国祥，也针对着办案的官府衙门。事情是明摆着的，如果没有官府的撑持帮衬，危国祥再阴损蛮横，也没有那种能耐，能整得他家业颓败一贫如洗。在堂堂首善之区天子脚下，遭遇如此冤案竟然投诉无门，这也太岂有此理了！吕忠全这口气实难咽下，便不顾伤体支离，要到开封府前拦轿喊冤，连危国祥带军巡院一块儿告。

吕妻拦住他道："若是这状能告得下来，为妻也就用不着卖药铺赎你了。为妻早已看得分明，他们上下都有串通。此事这么忍了，我们尚可有条活路，如果再想申冤讲理，就难免被人整得家破人亡啊。"

吕忠全须发倒竖拍案吼道："照你这么说，这大宋朝就没个讲理的去处了吗？"吕妻凄然摇头道："除非当年的包拯包大人再世。"

这句话提醒了吕忠全。他说："虽然包大人不能再世，但当朝的李纲李大人体恤民情办事公道，却是有口皆碑。我们何不具状于李大人，请他为我们做主。"吕妻一听，原已僵冷的心也活动起来，觉得这不失为一条柳暗花明之路。于是吕忠全一面动笔写下诉状，一面便让伙计们去悄悄寻找可以呈状给李纲的门路。

可惜这条路并没走通。经伙计们打听得知，李大人奉旨办差，已

于数日前离京。外出办差总有归来时，吕忠全可以等，但危国祥却容不得他等。一个伙计在为吕忠全冤之事奔走时，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遭到了一伙泼皮的痛殴，并被迫带回口信：姓吕的要想活命，就速卷铺盖滚出汴京，如其不然，死牢的大门随时伺候。众泼皮施暴时，有若干衙役捕快之类的人在侧，却皆袖手旁观无人干涉。

吕忠全品咂此事的味道，不能不承认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妻子之言不谬，他们是斗不过这股恶势力的。即便是等到李纲回来，为他做主翻了案，这仇却是结得更深，今后他仍是难逃毒手。既往的事实证明，危国祥对他的警告不是虚言，而是句句都能做到。对于危国祥一类恶势力的存在，莫说他吕忠全无计可施，就是李大人恐亦莫奈其何。危国祥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其背后自有靠山。而且靠山之后还有靠山。山山相依，坚硬如磐，又岂是一两个不肯与之同流合污者撼摇得动。

滴水映海，一叶知秋，由此可以想见，这大宋朝廷究竟黑暗到了何等地步。吕忠全在幡然彻悟的同时，整个身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凉和绝望。

汴京是待不下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去往何方安身，吕忠全尚无主意。不过他自忖，凭着自己的诊病技术，尤其是得益于祖传的一套推拿手艺，无论漂泊到什么地方，养活一家老小还是不成问题的。纵有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人到身无长物时，就体会到了这句老生常谈的中肯。吕忠全后来得以苟活于乱世，果然就是凭借了他的这点医术。

就这样，吕忠全变卖了他在汴京的最后栖身之所，分出一部分银两酬谢了连日来为他担忧分愁辛苦奔波的伙计们。在一个月昏星暗的清冷之夜，带着泪眼迷离的妻儿，带着血迹未干的伤痛，更带着刻骨铭心的哀伤和仇恨，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这座他世代居住于斯的城

市。

数月后吕忠全在河阳见到了李纲，但那时他的身份，却已不再是大宋子民。

第十四章

裴有才相对喝得少一点，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在倒下去的一瞬间，他脑子里如电光石火般闪过了一系列的问号：素来心狠手辣的童贯这一回为什么这么宽宏大量？明摆着是让他火冒三丈的事他为什么竟然若无其事？这两个杀手坏了大事童贯怎么会还有要事相托？所有的酒楼饭铺都已打了烊为什么这家生意冷清的小酒肆反而时至夜半还不关门？

二

危国祥近日有点时来运转，顺心遂意的事接踵而至。

整垮吕忠全，他不仅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还大大地发了一笔横财。原来那个出面与吕妻签约、以极低价格购得济世堂全部资产者，不过是受人雇用，其背后的真正买主，就是危国祥。当时有意收购济世堂的商家其实不少，却皆因受到了危国祥的暗中恫吓，无人敢碰那烫手的山芋。因此吕妻才不得不将售价一降再降，乖乖地走进陷阱，使危国祥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夺去了那块寸土寸金的宝地。

气出财进，一石双鸟，这一手活儿玩得漂亮。危国祥颇为自得地对手下的喽啰夸口，此番不过是小试牛刀，待我今后将一身的手段施展开去，方叫世人知道危某人是何等人物。喽啰们便危哥长危爷短地一通乱捧，也都得了不少赏钱。

危国祥对经营药材一窍不通，也无甚兴趣，他感兴趣的事是吃喝嫖赌。所以拿下济世堂后，他随即便动工将其改建成了酒楼。且以自己的名为号，冠之为“国祥楼”。张邦昌瞅着他这个远房外甥招摇得有点过甚，恐怕他忘乎所以之下又折腾出一屁股屎来还得替他擦，把他唤去耳提面命了一番树大招风水满则溢的道理，危国祥才有所收敛，将楼名改换成了“瑞祥楼”。

不管酒楼的名号如何，这件事的内幕终究是藏不住的。人们明着不说，心里有数，虽对其强盗行径敢怒不敢言，却自有表达内心不满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众人皆心照不宣地不去光顾这座酒楼。因此这座所谓的“瑞祥楼”虽居商衢要地，生意却没真正红火起来，而且是越来越惨淡，不但未能给危国祥招财进宝，反倒成了堵在他心口上的一块鸡肋。不过这是后话。当其开张之初，还是很热闹的。一些狐朋狗党都来送礼献花鸣鞭响炮地捧场，闹腾得动静不小，颇有宾客盈门高

朋满座之势，很是令危国祥心满意足了一阵。

他的福运尚不止于此。就在他巧设圈套拿下济世堂的同时，还有一桩好事自动送上了门。这件事的意义，可是远远超过了拿下一个济世堂。这件福星高照的事，就是他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有关谋反的情报。

此事的发生，缘起于一个唤作成千的人。

成千是个鱼贩子，同时是一个民间秘密组织的成员。那个民间秘密组织发起于淮南舒州，名曰“光明道”，取摩尼教教义中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之意。

所谓摩尼教，乃公元三世纪中叶的一个波斯人摩尼所创，曾广泛流行于欧亚，唐时传入中国，虽遭官方禁止，却仍在民间秘密传播。由于海外商船往来的关系，尤其盛行于江南沿海一带。至南宋后期，在官府不断地严厉取缔下，渐渐趋于衰落，到如今已失传。北宋末年，摩尼教正值风行于中国民间之盛时。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要想创建和壮大，总是少不得借助某种信仰的号召力。当时著名的方腊起义，在凝聚人心煽动情绪方面，就充分发挥了摩尼教的作用。鉴于摩尼教在民众中的深广影响，“光明道”亦将其奉为了精神支柱。

“光明道”的宗旨，也是要起义造反，建立大同社会。盖因其力尚小，其势尚弱，加之看到声噪一时的宋江、方腊等大股起义武装皆被镇压覆灭，感到公开起事的时机远未成熟，因之，它自从组建以来只活动于地下。它当前的活动主要是广泛联络四方豪杰，暗中积蓄骨干力量，等待天时到来，再图揭竿而起。

“光明道”的首领叫计洪奎，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以开办武馆教习武术为生。其父计鹏程，曾在禁军里担任过步军教头，十八般武艺无所不精，却因不善奉迎上司，不但不得重用，反而屡遭排挤，

后来又被莫名其妙地解职，一生难展其才，乃至郁郁而终，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其母丧夫后哀伤成疾，不久亦撒手人寰。

计洪奎有个妹妹唤作计玉珠，小他六七岁，生得浓眉大眼秀丽可人，却是一副男孩儿性格，自幼便淘气得要命，上房爬树惹猫逗狗所无不为。兼之家庭环境的熏陶，不喜针线喜刀枪，不爱红装爱武装。计洪奎见她横竖坐不稳闺房做不得女工，索性便拿她当个弟弟调教。这计玉珠便与哥哥一起日夜玩枪弄棍，一招一式地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女大当嫁，看上计玉珠的人家很多，她却左右都不中意，便将婚事拖延下来。她对此倒也不急，一派听天由命的态度。现在她既是计洪奎操持武馆的得力助手，也是“光明道”中的重要成员。

计玉珠很佩服她的父兄，但对二者的佩服又有所不同。她佩服父亲的地方，除了清廉正直，主要是其精到全面的武功技艺和武学修养。而对父亲逆来顺受的处世态度，她却不予认同。她觉得父亲这一辈子犹如龙困浅滩，过得比较窝囊。而对于哥哥，她所佩服的则主要是其志向高远。计洪奎很早便发出过“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感叹，对世道的不公表示不满，后来又秘密地组织起了“光明道”，计玉珠对此都由衷地赞同。她认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是得弄出点轰轰烈烈的动静才有意义，因此很乐意佐助哥哥成就一番伟业。而且她觉得参与这种富有神圣感的秘密行动实在是件很新鲜很刺激的事情，置身其中的生活，比终日里只忙碌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上的岁月有意思多了。至于“光明道”的宏图大业究竟能成就到何种程度，或者说它折腾成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在她单纯的头脑里则从来没去想过。

“光明道”网罗麾下弟兄，重点是看其人对官府的态度。一个人对官府深怀不满，且有胆量进行反抗，便具备了被接纳入道的基本条件。而对这个人其他方面如品德、素质的考察，则不甚严格，这就未免使得道中成员鱼龙混杂。成千就是混迹其中的一个渣滓。

成千原籍山东齐州，因与人斗殴险些酿成命案，逃到淮南舒州做

起了贩鱼生意。他有几下拳脚功夫，亦有几分横竖不论的野胆，曾因抗拒州衙巧立名目强收税负，挑头与衙役发生过冲突。计洪奎为此人是条敢作敢当的好汉，托关系把他从班房里保出来后，便吸收他加入了“光明道”，还将其视为一员干将，商量一些重要的事情时，都招呼他来参加。

岂料这成千本性顽劣，毫无拯民济世之志，从根本上与计洪奎并不志同道合。他是把“光明道”当成了一个江湖黑帮，以此为恃，便到处逞蛮称霸惹是生非。计洪奎逐渐察觉出他身上的劣习后，几番对他严正告诫，他却屡教不改。

更有甚者，这个人还极为贪淫好色。当年在齐州发生的斗殴事件，就是由于他对一个姑娘图谋不轨引发的。加入“光明道”后，他对道里“戒淫邪”之教义置若罔闻，不仅依旧时时出入花街柳巷，还在一天夜里拦路强奸了一个外出探亲的少妇。这件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官府未能查出案犯，但“光明道”却搞清了作案者是成千。计洪奎一怒之下，声称要亲手处置这个辱败道门的人面禽兽。其实这是计洪奎的一时激愤之言，从其本意上，还是打算给成千留个痛改前非的机会的。

可是成千却先自慌了手脚。江湖帮会清理门户的恐怖手段他听说过不少，他可不想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于是他便故技重演再度开溜。但这帮会可不是街头的茅厕，想进便能进想出便能出。为了避免计洪奎的追杀，开溜前他制造了自己酒醉失足溺水身亡的假象。

由于没找到尸体，计洪奎对成千死亡的真伪曾有过怀疑，后来听说确有人目击成千坠入深潭再未浮起，他便信以为真没再深究。却不想那所谓的目击者，是成千事先花钱买通的。更没想到那金蝉脱壳的成千日后会在汴京城里制造出那样一场悲剧。

离开舒州到何处落脚，成千做了一番盘算。他知道计洪奎在淮南

结交较广，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亦有眼线，他栖身于南方恐不大安全。再者他到底是生在北方，对南国的水土总是不十分适应。又想到有个唤作牛昌的汴京商贩前些时候到舒州贩鱼时，他曾帮过忙，还请其去妓院品尝过一回淮南妹子的细皮嫩肉，双方气味相投，算是一个朋友了。商号的地址牛昌也给他留了，酒酣之际牛昌还慷慨出言，成老弟今后若去汴京，吃喝拉撒由他包了。冲着这句话，成千便索性奔了汴京。

一路风尘来到京城，又费尽周折找到牛昌，却是令成千大失所望。此时的牛昌不但不能为他提供饭碗，连自身的饭碗都快裂成八瓣了。原因是这牛昌欠下了大量的赌债，几乎全部家当都被充当了抵押。

见有朋自远方来，看在共同嫖过娼的分儿上，牛昌留成千在家里吃住了两天，之后即有送客之意。成千受到冷落，有意负气一走了之，却苦于一时既无安身之所，更乏谋生之道。夜间辗转难眠，便对计洪奎怨恨倍增。老子无非是干了个不相干的女人，又不曾干你妹子，值得你如此大惊小怪翻脸无情吗？早知如此，老子何苦入你那个道！

谁知这一怨恨，竟怨恨出了灵感：若是向官府告发“光明道”谋反，料可邀得一笔赏金，甚至能因此而谋上个一官半职也未可知，岂不强似风吹雨打地去倒腾臭鱼烂虾？

这样做合适吗？似乎没什么不合适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计洪奎既然不仁于前，我成千何妨不义于后？不错，这样一来，便与“光明道”结下了死结。但我就是不告发，冲我掌握着道中许多秘密这一条，一旦发现我是诈死，他们能够放过我吗？明摆着如今我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而告发了他们，官府必然要将其党羽斩尽杀绝。彼时这厮们自顾尚且不暇，又焉有闲心再来找我的麻烦？

这样算计下来，成千觉得此举是有百利而无一弊，非常可行。但他在汴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这告发应当如何告，向谁告，他心里没谱，还是得请教牛昌。

牛昌一听有这事，觉得是个生财之道，立马来了精神，复对成千热情起来，拍着胸脯说办这种事哥哥我有路子，待我为你引见一个专事拿贼的朋友吧。他说的那个所谓的朋友，便是危国祥。其实他与危国祥的关系，无非是很稀松的酒肉关系。近日因他债台高筑，危国祥已经对他嗤之以鼻。有了这道厚礼奉送，他正好请求危国祥出面帮忙，把他的赌债之事摆平。

密谈是在一处幽静的茶楼里进行的。危国祥对于成千的告密，起初并不太热衷。当时无论城乡，大大小小的各类帮会俯拾皆是，危国祥早就见怪不怪，连他本人还入着个什么帮呢。他猜想这个臭鱼贩子八成是在帮派内讧中吃了亏，就编造了这么个子虚乌有的谋反罪名进行报复。成千见状，便郑重其事地发誓赌咒，说小可绝非危言耸听，这“光明道”确与一般道门不同，该道反意昭彰，野心甚巨，若不及时剪除，实为朝廷大患。危捕头若不相信，将其成员抓来一审便知。

危国祥笑道你真是越说越不靠谱，本捕头职在汴京，又不曾捧得皇上的尚方宝剑，跑到淮南地面上去抓人，那不纯粹是狗拿耗子吗？成千说，用不着劳动危捕头远奔淮南，小可预料，只需在汴京守株待兔，便可拿得贼党入瓮。

成千放出此言，却是有些根据。原来早在年关之前，计洪奎便有与一个绰号“中州虎”的重要人物在汴京会晤的安排，后因金军围城，事情便拖延了下来。如今战事已息，计洪奎就准备近期派人赴京联络。虽然由于逐渐失去了对成千的信任，具体的联络时间以及那“中州虎”是何人，计洪奎都没再让成千知道，但这个大致的情况，成千是了解的。而且，由于成千是北方人，计洪奎曾有意让他联系北线，还对他提起过“光明道”设在汴京的联络点，就在州桥西南的顺发客

栈，只是尚未将联络人员的姓名交代给他。

成千提供的这些情况，引起了危国祥的重视。

有关神秘大侠“中州虎”的传闻，在汴京流传甚广。某些为富不仁者于夜黑风高时曾受到过“中州虎”的秘密惩处，乃至于谈虎变色。这种人不是反贼也是匪寇，拿住就是一功。倘由此入手破获一桩惊天大案，其功更是非小。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现在居然从天而降，真是一个大幸运！

既然案情重大，要不要向上司禀报？危国祥眼珠一转，认为暂且不忙。因为，一方面，他对成千之言的可信度，还有几分保留；而另一方面，如果案情属实，一经上司插手，将来的大功也便轮不到他来领受了。因此危国祥考虑，这事还是暂不声张，以自己私下里动手侦破为佳。于是他就严肃起来，叮嘱成千和牛昌，不可再将此事泄与他人。并且指使他们，自即日起，就去顺发客栈附近蹲守，留意淮南方面的来客，发现可疑者马上向他报告。许诺二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

成千说他去蹲守不成问题，而且只有他亲自去蹲守，方能认出谁是“光明道”的党徒。问题是他目下囊中羞涩，衣食无着，总须接济他点银两，他才好用心做活。危国祥嘿嘿笑道，你不是牛昌的朋友嘛，你的花销可暂由牛昌提供。

牛昌赶紧表示，他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因近日赌债压身，实在力不从心，不知危哥能否帮衬兄弟解决掉这点难处。危国祥问明其债主无非是一伙市井泼皮，很无所谓地晃晃脑袋说，这事你就毋庸发愁了，谁再向你讨债，你让他来找我便是。牛昌得言，顿时笑逐颜开连连称谢。

三个人各得其所，这桩交易便算圆满达成。危国祥觉得有点滑稽，他在交易中其实一毛没拔，怎的就打发得那两个家伙唯命是从屁颠屁颠的了呢？

成千与牛昌离去后，危国祥在茶楼里独斟独饮，就着五香蚕豆将方才的谈话又细细咀嚼了一遍。他越琢磨越感到，成千不像是在捕风捉影信口雌黄，否则那厮不可能那么言之凿凿，不可能把事情说得那么有板有眼。如此看来，果然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他危国祥一鸣惊人飞黄腾达之日是屈指可数了。

联想到即将莅临的奇勋重赏荣华富贵，他心里禁不住地荡漾起了一股奇妙的热流。

二

在危国祥双喜临门的这段时间里，李纲南北奔走，成功地完成了“迎劝”太上皇赵佶回京的重大使命。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劝谏赵佶的过程，比李纲预计得要顺利一些。而此行中所遭遇的凶险，却是李纲全然未曾料到的。

李纲一行三月十七日辞京，行程三日，于二十日下午抵达南都。中途经过陈留县时，恰逢郑太后的船队。京城解严后，寓居京外州县的皇子帝姬陆陆续续已多有归者。郑太后不愿久羁客旅，亦从扬州启程。但赵佶与赵桓龃龉横生的事情，她是有所闻知的。赵佶如今如何打算，回京之后境遇如何，她都心里没底。因此船至陈留，她又犯了踌躇。遇到来自京城的李纲，正好询问一下有关情况。

李纲奉旨登舟入幄，乘机于帘前备述皇上殷切盼望太上皇和太上皇后早日回宫之意，善言劝解郑太后，勿为流言所间，疑虑骨肉亲情。郑太后性本宽厚，听李纲说得诚恳，况见其奉旨出京就是专程去迎太上皇圣驾，料想赵佶与赵桓的矛盾并非外界传说得那么邪乎，遂无复多虑，欣然决定先行返京。这是个很好的前奏曲，它使得李纲对于劝归赵佶，又添一层信心。

在地方官员的迎接下步入南都驿馆，未及洗漱休息，李纲便遣随员将赵桓亲笔写的迎驾御书呈进了行宫。但当时赵佶没说何时可以接见李纲，只传旨命其在驿馆暂候。原因是赵佶自接到朝廷要派李纲前去迎驾的通报后，对于是否就此回京便一直犹疑不定。

以常人目光视之，赵桓派御前重臣专程前去迎接銮舆，是显示了赵桓对他这位父皇的尊重和孝敬，也是给他送去了一个体面的回京台阶。这是这对父子冰释前嫌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童贯不这么认为。他深含忧色地提醒赵佶，皇上之意高深莫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太上皇务须三思后行。话虽含蓄，弦外之音却很明显：赵桓所做的这一套不过是表面文章，太上皇一旦回京，前景不容乐观。

作为曾经执政多年的一代君主，赵佶对权术游戏并不陌生，深知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欲擒故纵欲放先收等表里不一的丑陋伎俩，在政界中实乃家常便饭。赵佶是性情中人，不热衷也不擅长玩弄这些东西，可是身处其位不由自主，欲不染指也难，所以他觉得那个皇帝他当得挺累。现在他贪恋的，其实并不是那个皇位，而是继续拥有以往那种可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自由。至于这种要求是否合理，那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了。但赵桓对他的这个要求非常不满，这一点是明摆着的。既然心存芥蒂，那么赵桓对他表示出来的这份高度热情，有几分是发自内心的？而赵桓如此热衷于接他回京，其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

细细思之，其中确实不无可疑之处。从这一点出发，他以为童贯的提醒不为多余，那是一个从政经验丰富的老臣的真知灼见，而且是发自对他的一片忠心。

可是，既然赵桓主动做出了和解姿态，他总得有所呼应才是。拒绝回京便是拒绝和解，那样做，从情理上讲不通，在舆论上对他也不利。再说，不回汴京又该去哪里呢？现在不回，将来回不回？难道就从此永远漂泊在外吗？那他这个所谓的太上皇，岂不沦落成无家可归

的丧家犬了吗？

这些问题没梳理清楚，赵佶尚且拿不准该以何言相对，故此不能马上召见李纲。

李纲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他揣度赵佶此刻必有矛盾心理，暂不接见他非常正常。但他不会坐等，夜长梦多，他要采取措施，使事情尽快地向积极方面转化。草草用过晚饭，他便派甘云带上银两，设法悄悄地约见了张迪。

甘云遵照李纲的吩咐，只说这是李枢密奉送公公的一点薄礼，余者概不多言。响鼓不用重槌，张迪自明其意。从张迪本心讲，原就希望赵佶尽快返京，与皇上重归于好。因为以其多年的宦海经验，他看得相当明白，如果赵佶不回京，迟早要变成童贯的提线傀儡，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赵桓绝不会容忍天生二日，一旦矛盾加剧，倒霉的肯定是已经丧失了实权的赵佶。他作为赵佶的心腹内侍，亦必在株连之列。朝廷派员来迎驾，正中张迪的下怀。现在又得了李纲的银子，他自然是要尽力帮助李纲。

于是，在夜间为赵佶送虎鞭龟尾之类滋补药膳时，张迪便乘机进言，李枢密乃皇上特遣之奉迎使，太上皇应给予其相应的礼遇，以示太上皇胸怀大度。何况太上皇与朝廷音信不通日久，正需通过李枢密了解有关情况。总之李枢密终归是要接见的，那么晚见便不如早见。

赵佶想张迪说得也是，便让他通知李纲，次日一早先扈从乘舆去鸿庆宫烧香。

张迪又顺势进言，如今朝中对童太尉非议颇众，且闻皇上已有旨令其致仕池州，明日李枢密随太上皇去烧香，童太尉在侧恐不甚方便。

赵佶听了亦觉有理，乃命张迪传谕，明日的所有活动，皆无须童

贯等扈从，一应事务由地方官署负责料理可也。张迪得旨，便连夜派人分头向李纲及童贯做了传达。这就扫除了劝谏赵佶的外围障碍。

这一夜李纲睡得很香，那边却是苦了童贯。

童贯一接到赵佶的口谕，便敏感地意识到不是个好兆头。这一夜他左思右想，基本没睡。对赵佶这个人的性格弱点，他摸得非常透彻。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是很难使得赵佶下决心与赵桓公开翻脸断然决裂的。看来欲阻止其就范于赵桓，不能不有所动作。可是，动作小了不起作用，动作大了就有风险。怎么办？

掂量多时，童贯决定，必要的准备应立即着手去做，然后视情况变化相机而动。倘事至万不得已，则坚决背水一战。次日不用陪伴赵佶，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去做准备。

二十一日早上，李纲遵旨先到行宫拜见了赵佶，之后即随同车驾趋赴鸿庆宫。南都城小，这些地点都相距不远，途中费时不多。

乘舆莅临宫门，早有众多的官员和道士在此恭候。赵佶一身道家装束，在众人的簇拥下，飘然下车入殿，依照既定的程序去捐资求符拈香诵经，举手投足一丝不苟像煞有介事。众追随者则神色肃穆万分小心，无论行走站立，皆是大气不出阵容不乱，因而那气氛便显得神圣无比，神秘非常。

一套仪式走完，赵佶被恭请到侧室饮茶休息。然后是墨宝伺候，请赵佶题字留书。再然后，是道长向赵佶赠送经卷。

待到整个活动结束，已是正午时分。赵佶起驾时，传旨赐膳李纲及其随员于行宫客房，让李纲就在那里等候面对。赵佶自己则于午膳后要先去梦乡一游。他一直睡到申时，方传出话来，命李纲觐见于幄殿。

这大半天的时间耗下来，已耗得李纲颇为疲惫，但是他并不焦

躁。他知道这是赵佶必然要摆足的架子。求见上级时要具有足够的耐心，这项为官者的基本功李纲是早已磨炼出来了的，何况这是求见太上皇。肩负着非常使命，只要事情能谈成，再等上几个时辰也无所谓。他本有一直等到天黑的思想准备，赵佶在申时即传他入见，他还有点喜出望外，觉得候之不算太久，同时预感到，赵佶怀有很大程度的纳谏倾向。因此一旦见召，他顿时精神抖擞起来，周身的乏倦不翼而飞。

双方的谈话果然进行得比较顺利。这首先与赵佶对李纲的印象有关。

赵佶当政时，李纲曾在朝中担任过比部员外郎及起居郎等职。这些职位都不高，不会引起皇上的注意。引起赵佶注意的，是宣和元年李纲接连上书论列都城积水之害，并因此得罪宰执而被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的事。当时李纲被谪之由，主要是“出言狂妄”。后来赵佶偶阅其疏，却感到那所谓狂妄无非是言辞直率了些而已，并无逾越规矩之处。而且其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忧国忧民之思。因此他对李纲的印象不坏，数年后又将其召回京城，委任为太常少卿。此人秉性刚正耿直，与这样的人谈话，用不着拐弯抹角斟酌词句，防三备四步步为营。基于这种印象，赵佶对待李纲的态度，自然比较平和随意。

行过叩拜大礼，李纲遵命就座。他先向赵佶奏明自己此行的使命，而后便恳辞具奏了赵桓圣孝思慕乞太上皇早归为安之意。

赵佶听了，似有若无地点点头道，皇上仁孝天下所知，但本道君尚有几事存疑，不知当做如何解释。随后，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三个问题。

其一，朝廷为什么擅改“绍述”国策，追赠旧党人物司马光，并且自作主张拆毁汴京夹城。其二，朝廷为什么大肆打击贬谪宣和老臣，甚至于将其一个个没产抄家扫地出门，此举之真正的意图何在。其

三，本道君出行在外，为什么朝廷始终未有一信相通，不曾有一语问候，朝廷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太上皇。这三个问题，是多日来郁结在赵佶心头的最大不满，现在他毫不掩饰地冲着李纲一股脑儿地全抖落了出来。他所质问的“朝廷”，当然就是赵桓的代称。这番质问赵佶虽然说得声调不高语气平缓，却是有板有眼一气呵成，显然是事先打过腹稿的。这几个问题与其父子关系能否缓和，关系很大，如果得不到他所认可的解释，他想他目前回京是不是合适，还真是要打上个大问号。

李纲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一字不落地将赵佶振振有词的质问听完，心里有了底。他不怕赵佶心怀怨气，就怕赵佶有话不说。赵佶若是与之虚与委蛇，他劝也白劝。现在赵佶不仅开口直率，而且一泄无遗，这一来说明赵佶并无更复杂的心机隐藏其间，二来也说明赵佶还是抱有与赵桓沟通的意愿的。这就好办多了。

赵佶所诘之事俱在李纲的意料之中，给予合理的解释并不困难。待赵佶居高临下地言毕，李纲略略梳理了一下思路，从容不迫地拱手向赵佶揖了一礼，便口气婉转地开始回话。

他说，上皇所言皆属实情，产生疑问亦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其中有些误会，请容臣下为太上皇释疑。

自熙宁变法以来，朝中党争日剧，余波延续至今，其害有目共睹。值我大宋王朝敌寇重兵压境危难当头之际，我们若不精诚团结，焉能力敌强虏？当今皇上不提“绍述”，追赠司马光，无非是为了稳定朝政，消弭党争，平衡关系，争取民心，使臣工百姓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并无否定前朝作为之意。况且此一时彼一时也，时事变更而政事有异，乃为必然之理。皇上用心之良苦，望太上皇明鉴之。

至于拆除夹城等凡三十余事，则皆为便于守城退敌之举措。其中若干举措或许以先奏明太上皇为宜，然事迫在眉睫，实不容缓。皇上

相机处之，窃思亦属必然。正如一家尊长外出，以家事付之子弟，家中突遇强盗劫掠，其子弟须当权宜措置为是。倘因无尊长之嘱便无措于盗前，其家莫不为盗贼所尽毁耶？此时此刻，能否保住家园是头等大事，为此千方百计无不可施。只要此责尽到，余者何须细究？

说到这里，李纲悄悄观察了一下赵佶的脸色，见他双目微合神态平静，是愿意倾听下去的样子，便继续陈述道，容臣再释太上皇关于贬谪宣和老臣之疑。太上皇平心静气地想一下，便会明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说并非是那样一种性质。

宣和老臣何止千百，而所被贬谪者，实是百不足一。那些被贬者如蔡京、王黼辈，无一不是骄奢淫逸祸国殃民罪行昭彰民愤极大之徒，朝野上下呼声如潮皆曰可杀。对于这些奸佞，莫说是当今皇上，就是太上皇，恐也不会任其继续为非作歹逍遥法外吧？退一步说，即便是皇上宽宏大量网开一面，天下万民也不会宽恕他们。太学生陈东及诸大臣慷慨上书之事，太上皇定已闻知。多年来这些人专横跋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据天下财富为己有，刮民脂民膏入己囊，已至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对彼等抄没家产，正是其罪有应得。凡此种种举措，都是为了整顿朝纲安定民心，除此之外更无他意，太上皇无须多虑。再说，皇上所贬者，绝非只是宣和旧臣。白时中、李邦彦、蔡懋、李棁等皆为新朝之股肱，然因他们不堪其职贻误朝政，亦相继被罢黜，甚至被逐出京城。这便足以说明，皇上任用臣属，殊无新旧之分。望太上皇万勿为流言所间。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李纲又做了片刻停顿，留给赵佶一个消化的时间。

赵佶若有所思地静了一会儿，抬眼道：“唔，说，接着说。卿可畅所欲言。”

李纲察言观色，揣度自己的解释虽未必可全然为赵佶接受，但起

码其中一部分尚可使其觉得言之成理。期望赵佶心悦诚服是不现实的，能达到这个效果就相当不错了。上述两个问题都是朝政大事，既然赵佶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他的解释没表示明显的抵触，第三个问题就容易回答了。

李纲接着说，自从太上皇离京，皇上是日夜萦心，食不甘味。皇上是太上皇自幼亲自教导出来的，礼义仁孝乃为天下楷模，心里岂会不时刻惦念着太上皇？之所以始终音信未通，起初是因为圣驾行踪多变难以联络，后来则是恐金人探知行在去向，危及太上皇的安全。说到这里，他顺口反问了一句："太上皇不是亦曾宣谕淮南两浙等处止递京师文书吗？"

赵佶愣了一下，尴尬地笑笑："这个，这也是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之故，非有他也。"

李纲连忙起立躬身："李纲口无遮拦，望太上皇恕罪。"

赵佶做出豁然大度之状，摆摆手道："无妨无妨，如此直言甚好，李卿不必拘束。看来此事予与皇上之意竟是暗合，这便不是问题了。"

嗣后，赵佶又另外提出了若干问题，诸如金军退师时为何不乘其半渡而击之，郑太后现在是否已经回宫，京城里的秩序恢复得如何了等。这些问题都已不在矛盾的焦点上，李纲只需据实回奏，不需要多做解释，谈吐便轻松多了。当然，必要的分寸还是得把握住。比如对于为何不抓住战机邀击金军这个问题，他就只能回答是碍于肃王被金军扣为人质之故，而不能流露出对赵桓决策失误的不满。

谈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一个多时辰。赵佶想问的问题已大致问完，他也觉得有些累了，便对李纲道："予尝闻知，都城守御，宗社再安，李卿出力为多，是为社稷功臣。今日与李卿促膝长谈，果见李卿才干非凡。朝廷有此栋梁，乃我大宋之幸。李卿奉旨远足迎驾，予

心颇感欣慰。李卿今日所论，待予细思之后再做道理吧。”

李纲知道，这就是今天谈话的结束语了。虽然赵佶对是否应允回京只字未提，但直觉告诉他，赵佶就梯下楼的意思已经透露了出来。他认为今日有此结果足矣。有些问题或许在道理上赵佶可以认可李纲的解释，而在情绪上却尚有别扭之处，用理智扭转情绪，总要有个过程。再者，君王都是极要体面的，就算是赵佶归意已决，也不可能在与臣子一席谈话后便马上表态，那岂不是显得太浅薄了吗？这些心理李纲俱已揣摩透，他知道应当留给赵佶一段摆谱的时间。

于是他便适可而止，起身告退。在告退之前，他奏明有皇上敬奉太上皇的礼物一件，方才已交与张迪公公收验。侍立一旁的张迪就当着李纲的面请示赵佶说，此物甚为罕见，太上皇要不要一睹为快？

赵佶料来无非是金银珠宝玛瑙翡翠之类，漫不经心地说皇上孝心可嘉，就取过来让予过一下目吧。岂知那礼物一呈上来，便立刻让他的两眼发了直。

原来那礼物不是别的，乃是赵佶令仰慕已久的南唐大画家周文矩所作的《重屏会棋图》。

这幅画画的是南唐君主李璟与其弟景遂、景达和景逖对弈的情景。画中绘有屏风，而屏风里又绘有一道屏风，故曰“重屏”。此画构思巧妙，笔墨精致，设色古朴，乃工笔人物画作中不可多得的上品。南唐覆亡后，此画流失民间。酷爱书画艺术的赵佶曾令人多方查访而不可得，每每思及，深以无缘目睹为憾。现在的这幅画，是在抄检蔡京府邸时缴获的。

蔡京博取赵佶的欢心，屡屡进献古玩字画是其主要手段之一。这幅《重屏会棋图》乃其卖官鬻爵所得，原本也是准备在必要时向赵佶进献的，却不料还未择机献出，朝代即已更迭。李纲出使南都前，赵桓问他携带何礼为宜，李纲根据赵佶的爱好，提出最好是珍稀字画，

赵桓便拿出了这幅《重屏会棋图》。赵桓与其父的秉性不同，对琴棋书画无甚雅兴，没觉得这是件多么宝贝的东西。而李纲见了这幅画，却估计到了它在赵佶心中的价值远非金玉玛瑙之类可比，便有心好好地利用它一下。

李纲之所以不在与赵佶谈话之前，而是在之后亮出此画，就是要使它发挥出充分的功效。先期亮出，喜则喜矣，但万一话不投机，其作用将被减弱甚至抵消。而对话之后再亮出，如果前面的谈话不顺，可利用其调节气氛，创造再行劝谏的条件；如果谈得通畅，则可顺水推舟锦上添花。这个程序，是李纲经过认真考虑，并预先向张迪交代好了的。

果然就锦上添花了。画卷在李纲和张迪的手里刚一展开，赵佶的瞳孔立刻敏感地焕发出了异彩。待到他迫不及待地俯身近案逐寸细观，以其丰富的绘画知识和鉴赏经验，断定那画确凿无疑是周文矩的手迹真品后，竟激动得毫不掩饰地手舞足蹈起来，口中连呼："难得，难得！妙哉，妙哉！难为皇上有心为予觅得此画。知父莫若子，皇儿真是知予心愿！予心甚慰之，甚慰之也！"

他一面欣喜若狂语无伦次地大呼小叫，一面又爱不释手地对着画卷远观近赏数遍，然后突然抬手一指李纲，说出了一句李纲尚且未敢奢望的话："我明日修书一封让你带回，你可先行回奏皇上，本道君不去亳州了。待我在此稍事歇息，即直接起驾回京。"

顺便交代一句，这幅令赵佶如获至宝的艺术精品，后来随着汴京的陷落再度迷失。如今人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能见到的，只是赵佶指派翰林画师临绘的摹本。而就是这件摹本，有幸历尽波劫留存至今，亦已成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

三

赵佶与李纲的谈话结果，当夜便有耳目传报给了童贯。童贯得悉犹如挨了当头一棒。

赵佶有回归汴京的意向，这很正常。如果赵桓能容得下他童贯，他又何尝不想回去？但是想回去与真正要回去是两码事，无论如何，现在绝对不是回去的时候。赵佶当场对李纲表示取消预定的亳州及洛阳之行，大出他的意料，给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样一来留给他活动手脚的时间和余地便很少了。此时若不主动出击，以后便再无机会。

反正扯了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干吧！他想他不能不动手了。

他决定马上制造一个大事端。这个大事端，就是指使刺客干掉李纲。

他的算盘是这样打的：作为朝廷奉迎使的李纲殒命南都，必将引起赵桓的震怒。这震怒反馈到南都，则必会引起赵佶的顾虑。而赵佶一顾虑，回京之举便必然会延迟。其间他再做些手脚，便不愁不把一潭清水搅浑，令赵佶、赵桓父子的矛盾激化。一旦这矛盾激化到两个人公开翻脸的地步，他童某人便可游刃有余了。

谋刺钦差是件很冒险的事，不过童贯认为，这事得手的概率很大。因为无论是赵佶还是李纲，都不会料想到他童贯会丧心病狂到如此程度，这从他们毫无防范的行事态度中是看得出来的。童贯与李纲素无仇怨，他也觉得李纲这替死鬼当得冤枉，“但是事关老夫的身家性命，老夫只好借你李伯纪项上人头一用了”。

应当说童贯算计得不错。李纲一蹴而就大功告成，从头到脚一身轻松，哪里会想到暗地里会隐藏着杀身之祸。纵使他身边带着武艺高强的卫士甘云，在思想上却并未绷紧严防不测之弦，如果有人蓄意加害，有的是出其不意之机。在这种情况下，李纲原应是死定了。然而他偏偏得以有惊无险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是赖于天意。

老谋深算的童贯在这件事上可谓百密一疏，他没想到，问题就出在了他雇佣的那两个刺客身上。

使用什么人去行刺，其实童贯是慎重斟酌了的。他手下能行此勾当者不乏其人，但是为防后患，他考虑再三，决定不用自己的爪牙，而要从外面另雇杀手。帐下有个唤作裴有才的幕僚，是南都人氏，在本地人头较熟，童贯便将这桩密差交给了裴有才。

裴有才一听让他去干这种事，吓得心惊肉跳。但他深知童贯的为人，这事童贯一旦向他和盘托出，干与不干便由不得他了。恰巧他知道当地有个陈员外是个黑道中人，惯做暗中替人了仇之类的营生，他便以五百两银子为酬，委托那陈员外迅速物色两个杀手。

陈员外颇懂道内规矩，接了银子找来杀手，让裴有才看过杀手的功夫，即扬长而去。至于裴有才是要替何人了仇，欲去干掉哪个，他是一概没问。

那两个杀手一唤郭信，一唤祖平，两人一高一矮，却皆是飞檐走壁如履平地，长刀短剑无所不精。三五个招数一亮，裴有才就看出，这两人简直天生就是吃暗杀这碗饭的材料。他按照童贯的吩咐，请两个杀手喝了一顿酒，预付了办事的定金，暂未交代具体差事，只让他们随时待命。

这是二十一日的事。如果当日赵佶没有明确表态要直接回京，童贯本是打算备而不动。然而事态急转直下，就容不得他再有迟疑了。

次日中午，裴有才奉命约见郭信、祖平，又支付了两人一笔酬金，并承诺事成之后还有重赏，然后下达了当夜动手的指令。到底要让他们去行刺何人，也是此时才交的底。两个杀手听了，面色冷漠如故，只淡淡地回了他一句“夜里等信”，便收了银子走人。裴有才将此情形回禀童贯，童贯一听即知这两个杀手相当老道，确信事在必成，便放心地只待夜半佳音了。

两个杀手的专业技能毫无问题，到时候由一个人去引开侍卫，另一个人去直取李纲性命，李纲注定在劫难逃。从这方面说，童贯估计得一点不错。他的错误在于他太低估了李纲的声望和刺客的人品。他过于自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却没想到杀手也不全是只认银子的人。

作为首屈一指的抗金名将，李纲这时已是英名远扬。南都距汴京不远，百姓们对李纲守卫京城的英雄事迹闻之甚详，聆其名皆如雷贯耳肃然起敬。郭信、祖平虽为职业杀手，却非流氓恶棍，从根本上讲，他们也是由于世事所逼，才走上这条黑暗道路的。他们常以好汉自诩，却又明白自己算不得真正的好汉，因此他们对英雄豪杰的仰慕，更在一般人之上。得知刺杀目标居然是李纲，两人俱吃惊不小。当时他们表面上声色未动，乃是长期练就的职业素质使然。而一俟离开裴有才，两个人便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合计。合计的结果是：谋杀李纲断不可为，为之将犯众怒，迟早要遭报应。

然而既已接活在手，按照道中的规矩那便反悔不得。再者看来此事的幕后指使者来头不小，亦是不便公然得罪的。谎称行刺未果而实际上无所动作也不行，不排除有人暗中监视他们的可能。所以，他们还是得前去虚晃一枪，然后只推说因其戒备森严，行动不曾得手，将酬金悉数归还便了。而且前去虚晃一枪，还能起到提醒李纲注意防身的作用，也算是做了件好事。

依此计议，当晚两人在潜入南都驿馆时，便故意地弄出了异常声响。甘云闻声出寻，两人与之稍作交手，即抽身越墙而遁。在与甘云对打时，面蒙黑纱的郭信低声留下一言：“有人欲害李相公，务请留意。”

甘云将此况禀报给被打斗惊醒的李纲后，李纲颇感诧异，搞不懂那两个蒙面人到底是来行刺的，还是来报信的。这个谜团的答案是当他回到汴京后，才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浮出水面的。

此事一出，令甘云的警惕性大增，当时他便要求驿丞在李纲的房前屋后加设了警卫。从这一夜起一直到李纲回到汴京，甘云衣不解带剑不离手，始终保持了一级戒备状态。这样，即便有人再欲图谋不轨，也难得有缝隙可钻了。

李纲没死，而郭信、祖平以及裴有才，却都没活过当夜。

郭信、祖平的行动过程果然是受到了裴有才的秘密监视。裴有才目睹事败，心头发毛，急忙撒丫子回去禀报了童贯。童贯听裴有才叙述过现场情况，断定是两个杀手有意捣鬼。至于杀手为什么要捣鬼，他一时顾不上分析。反正用这两个人肯定是用错了，早知如此，还不如就用自己的心腹。童贯恼恨得咬牙切齿七窍生烟，恨不能把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裴有才一脚踹到粪坑里去。但他还是强忍着，没把气急败坏的情绪挂上面皮。现在再暴跳如雷也没用，要紧的是赶紧灭口。

灭口不用现张罗，即便是事成，照样要灭口，这个步骤早在他的计划之中。关键是得先稳住裴有才。

于是童贯舒胸展腹运气丹田，尽量做出宽宏状，用和缓的口气对裴有才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无足怪也。好在那两个人还算机灵，事虽未成，却也没留把柄，这就不错。这件事不便再用他们了，我想用他们做点别的事。你现在可仍按前约，在预定地点为他们摆酒洗尘。告诉他们，雇主另有要事相托，酬金如旧。但若他们不愿承接的话，亦不必强求。

裴有才原是准备承受童贯的痛骂严惩的，闻其言暗出长气如蒙大赦，不及多想其他，连忙喏喏而去。

到了与郭信、祖平约定的交差地点——一家地处偏僻的小酒肆，郭信、祖平已携他们收取的所有酬金等候其间。见到裴有才，二人即道惭愧。裴有才遵照童贯的指示，一面吩咐酒保拿酒上菜，一面对二

人善言勉慰。他说："任何人办任何事都难保万无一失，偶有失手不足为奇，雇主对此深表理解，二位大侠不必过于自责。这桩营生就不再烦劳二位了，雇主另有请二位相助之处，如果二位能够尽力，已付的定金也就无须退还。事成之后，仍旧还要再加酬谢。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郭祖二人颇重义气，听裴有才这么一说，当真都有些惭愧起来。他们觉得别的不说，起码这家雇主的肚量还可以。只要不是再去行刺李纲，为其另做点其他活计是可以的。身为职业杀手，还是得靠干这种事来混饭吃。二人便异口同声地表示，如蒙雇主不弃，愿效犬马之劳。

双方谈得融洽，就开始把盏举杯。来回折腾了半宿，几个人都已是饥肠辘辘，不消一刻时光，酒菜下去大半。

喝着喝着，他们一个个突然四肢痉挛东倒西歪地顺着椅子瘫滑下去，口角不由自主地溢出白沫。裴有才相对喝得少一点，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在倒下去的一瞬间，他脑子里如电光石火般闪过了一系列的问号：素来心狠手辣的童贯这一回为什么这么宽宏大量？明摆着是让他火冒三丈的事他为什么竟然若无其事？这两个杀手坏了大事，童贯怎么会还有要事相托？所有的酒楼饭铺都已打了烊为什么这家生意冷清的小酒肆反而时至夜半还不关门？

答案伴随着这些问号同时在他的脑子里闪过，在这一瞬间他心如明镜，他非常后悔自己没多留个心眼。他想歇斯底里地狂呼大喊，但这时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每一寸神经都已不再听他使唤。

次日清晨，有人发现了郭信、祖平和裴有才的尸体，不是在小酒肆，而是在城南某个角落的一条臭水沟里。南都的捕役们接到报案后前往现场进行验查，除了断定死者是中毒身亡后被人移尸至此，没有掌握其他线索。后来此案一直未破。不过，这并不等于这个案子除了

谋划者和作案者外，就只有天知地知。

二十三日上午，李纲遵旨再赴行宫拜见赵佶。赵佶爽快地拿出一篇青词，也就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交付给李纲，让李纲回朝后宣示于宰执和百官，声称自己从此将安居龙德宫内颐养天年，绝不再过问朝政。并言李纲“若能调和父子之间，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他的这个表态完全达到了赵桓的期望，令李纲非常欣慰。李纲拜辞赵佶，回到驿馆打点行装，是日中午便踏上了归途。

在离开南都前，李纲风闻当地发生了命案。当时他只说南都这地方的社会治安真是有点问题，还没意识到那案子与他有关联。是回到汴京的数日之后，一封密信向他揭示了此案的内情。

密信是被一个陌生人直接送到李纲的住处，由老仆胡长庚接收的。信中只有寥寥数语，意思却写得非常明白：“童贯雇凶谋害李公，刺客不忍下手，竟为童贯所害。拜托李公为义士报仇，为社稷除奸。草民顿首，恕不具名。”

这封密信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为裴有才提供杀手的那个陈员外。

原来那陈员外虽是除了将郭信、祖平引见给了裴有才，余者概未过问，但是如果他想过问，渠道却是比官府广泛得多。方圆数百里，三教九流中，都有他的人。没有这点能量，黑道上的营生他也经营不动。因为裴有才出的价码高，他是特意为其介绍了两个身手不凡的杀手——杀手所得的酬金里还有他的提成。这个提成是要在事成之后由杀手主动缴纳，这是道上的规矩。违规者不但很难再在当地混下去，还会受到行帮内部的制裁，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人违规。谁知介绍出去郭信、祖平后，坐等两日，提成没有等来，却等来了这两个人连同裴有才统统暴尸渠沟的消息，这让陈员外着实吃惊不小。

为了解开其中的蹊跷，陈员外迅速派出耳目四处收集情报。南都

驿馆前夜曾遭刺客袭击，行刺目标似为钦差大臣李纲，裴有才的真实身份乃童贯幕僚，某小酒肆于命案发现之日突然关张，所有从业者一概去向不明等情况，很快便汇集到了陈员外手上。捕役们对郭信、祖平的黑道身份以及裴有才雇佣杀手的情节一无所知，因而面对此案无踪可寻。而陈员外原本便知悉一部分隐情，综合上述线索稍加推理，就不难对事情的前因后果梳理出一条脉络。

得出童贯乃为幕后主凶的结论后，陈员外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刻就把童贯宰了。他断定，这是郭、祖二人没向李纲下手，而即便是下了手，下场也是一样。他是专门做暗算别人的勾当的，他的杀手倒吃了别人的暗算，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去。然而要想收拾童贯，却是比较棘手。报官不行，这事不能拿到光天化日下去抖落。派人去干掉童贯，风险太大。童贯的阴险狡诈人所共知，防卫措施至为严密，行刺童贯的事件过去曾发生过多起，无一例外均未成功，这个情况陈员外早就听说过。况且现在童贯日夜不离太上皇左右，搞不好被安上一个谋刺太上皇的罪名，后果不是一般地严重。

那么用个什么办法收拾那个阉货呢？后来他就想到，既然童贯的矛头所向是李纲，那就索性将此事的内幕捅给李纲，借李纲之手回报这一箭之仇罢了。于是便有了那封告发童贯的密信。

虽然密信是匿名的，告密者是何人无从查访，但李纲根据在驿馆中发生的事推测，其言属实。这时他才知道，他此去南都竟无异于到鬼门关上走了一遭。正如陈员外所料，李纲阅信后禁不住义愤填膺。我李纲与你童贯有何仇何恨，竟致你对我下如此毒手！我之一命固不足惜，但倘因此两宫嫌隙再生，朝廷祸起萧墙，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吗——不错，童贯他要的就是天下大乱，只有天下大乱，他才能浑水摸鱼。为了苟且自保而不惜以国家安危为筹码，这等卑劣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纲平素很少对某人怀恨在心，即使是与不同政见者争执得脸红

脖子粗，一般也是对事不对人。然而这一回，他却是对童贯恨之入骨了。一个人的心肠黑暗歹毒到这步田地，已经是无可救药。他攥着密信拍案发誓，一定要彻底铲除掉这个对社稷危害极大的毒瘤。

状告童贯谋害钦差，仅凭这封来历不明的匿名信是不足为据的。不过这不要紧，以李纲目前的官职地位，收拾童贯不一定非借助这个罪名，而且李纲也没打算用它。因为若以此为由，就需要进行一系列很烦琐很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反而把事情搞得麻烦起来。而且以此为由收拾童贯，在外人看来，亦未免显得其中掺杂着个人恩怨。李纲很注重个人的名声，不愿意造成这种误会。童贯作恶多端，罪名俯拾皆是，信手拈来几条，就能整他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靖康新朝建立后，他的罪行已被大臣们大量揭露，他早已是铁定的黑名单上的人物。所以只要想治他，罪名不是问题。

在惩治罪臣的尺度把握上，像李纲这样的重臣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此前李纲对罪臣的处理态度，倾向于能从宽还是尽量从宽。而这一回，他却是不再心慈手软。陈员外所期待的，正是他这种斩草除根的决心。

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严惩童贯非常有利。金军撤围后，惩办祸国奸臣的呼声再次风起云涌。侍御史孙觌、御史中丞陈过庭、右正言程禹等诸多大臣接连上书，强烈要求朝廷继续惩治六贼及其党羽。处于如此一种氛围下，对童贯的罪行无须多列。李纲只是实事求是地向赵桓补充具奏了一条："据臣所知，皇上与太上皇相疑者，皆因童贯从中挑拨所致。"

就凭这一条，童贯就死定了。一个当权者，能容忍千条万条，但绝不能容忍有人想动摇他的权位。怀有如此狼子野心的人，自然是十恶不赦可杀而不可留。因此后来，名列六贼之首民愤滔天的巨奸蔡京虽被一贬再贬，乃至客死潭州，却非绝命刀下。那个与六贼关系密切的高俅也被放过了一马。而对于童贯，赵桓却在将其由池州而郴州而

吉阳军数加贬窜后，仍未罢手，终是下诏予以诛杀。

可笑的是直至死到临头，童贯还抱着东山再起的幻想。

谋刺李纲事败后，为怕露出马脚，童贯未敢再有任何不轨活动，也没再试图劝说赵佶西行。面对大局已定的现实，他不得不大幅度地调整行事策略。

他想，赵佶那个昏聩不堪的糊涂蛋是指望不得了，一旦返回龙德宫，他便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废物。胳膊扭不过大腿，欲求摆脱逆境，还得依傍新朝。新朝容不得他，这只是目前的状况，时过境迁则不见得没有变故。政坛风云变幻莫测，谁也说不准明天是哪一块云彩能下雨。只要能留得这条命在，他童某人将来未必不能重起炉灶。

问题是如何能留住这条命。现在别的途径都走不通了，除了潜逃隐匿，唯一的办法是对新朝表现得顺从顺从再顺从，表现得像一条再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的可怜虫落水狗，使人觉得他简直已是不堪一击不值一打。这一着棋很险，但不排除有走活的可能。而若潜逃隐匿，纵使不被捕获，亦将永无出头之日。

经过反复考虑，童贯决定硬着头皮押上一宝。于是，他乖乖地随同赵佶回到了汴京，乖乖地向朝廷交出了兵权，又乖乖地踏上了流放之途。当然，在背后他是备有周密安排的，如有风吹草动，他将立即隐身。直到这时，甘心为他效力者仍不乏其人。童贯树大根深之状，于此可见一斑。

数月的时间过去，除了一再迁移贬谪地，并未听到朝廷欲向其开刀的动静。童贯那颗紧缩的心一点点地舒展开来，他认为自己毕竟是见识过人目光远大，采取这种忍辱负重以屈求伸的策略是相当正确的。所以当索命钦差在广东南雄州追上他时，他还以为自己是否极泰来了。

那是靖康元年的七月间，精明强干的监察御史张明达奉诏带人前去诛杀童贯。为防行动有失，张明达先遣亲事官携礼拜见童贯，诈称因边事所需，朝廷已委其为河北宣抚使，特招其从速赴阙受命。童贯得讯喜出望外，全然未生疑心，主动提出要设宴款待钦差。就在次日的宴会上，他被张明达出其不意地一刀枭首。其实他在流放途中一直雇有秘密保镖，宴请张明达时，负责斟酒的一个伙计便是由秘密保镖充任。然而当时酒桌上喜气洋洋，使得童贯及其保镖都放松了警惕。而且张明达的出手速度实在太快，就在他笑眯眯地起身向童贯敬酒的一瞬间，突然寒光一闪，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童贯的脑袋便噗的一声滚了出去。童贯既已授首，杀他的人又是钦差，那保镖也就未敢稍有动作。

之所以拖延数月才动手诛杀童贯，是考虑到童贯不同于六贼中的其他人。他长期执掌兵权，在禁军里培植的亲信很多，其中颇有些利害相连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如不先期妥善地解决掉这些人，处死童贯有可能引起不小的麻烦。童贯也正是估计赵桓不敢贸然要他的命，才有那个胆子回京。逐步清除童贯的亲信需要有个过程，这一拖便拖到了七月份。

诛杀方案是李纲提出来的，由于他任职枢密使，具体实施亦是由他主持。李纲对童贯的阴狠深有领教，因而向张明达提供了那个以毒攻毒的计策，果然一举成功。童贯的首级被用水银生油浸泡，储以黑漆木匣，由张明达带回汴京，经验查无误后，曾在开封府衙门前出榜悬标多日，受到千万百姓的争相唾骂。陈员外闻讯专程从南都来到汴京，亲自欣赏了这个场面。

此后不久，朱面力、蔡攸亦相继受戮，喧嚣一时的六贼势力彻底覆灭。

第十五章

赵桓一干人终日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什么立东宫、开讲筵、肃异党、详礼仪之类。李纲认为这些事都不是眼下应当做的，其中有些事还非常无聊，因此态度消极很少参与，这就显得与人格格不入，比较不合时宜，无形中便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另类。他与皇上赵桓的关系，亦在不知不觉中渐次疏远。

一

太上皇赵佶的返京之日是四月三日。时值春深，万象欣荣，山青水碧，柳翠桃红，正是一年里最令人神清气爽的时候。

这一天风和日暖，赵佶的心情也不错。上午巳时左右，他头戴玉并桃冠，身穿销金道袍，俨然道家打扮，乘辇缓驰入城。其态悠然自得，全无逃难痕迹，倒似畅游而归。

当日的迎驾仪式安排得颇为妥帖。銮舆抵达新宋门时，早有李纲奉旨以守御使身份率部在此迎候。在威武整齐的禁军卫队扈从下进得城来，驾临皇城时，赵桓亲率百官隆重迎拜于东华门前。

此情此景着实让赵佶的心头激动了一把。他赶紧走下车辇扶起赵桓，当场向赵桓及众臣表明了自己从此将绝不再过问朝政，天下事悉凭皇上定夺之意。并且不吝溢美之词，对赵桓“坐镇汴京带领军民奋起抗金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壮举”大大褒扬一番，给予了高度评价。赵桓则做出孝子贤孙状，表现得对赵佶恭敬有加，声称守卫宗庙社稷原是自己的应尽之责，能够击退金军全赖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以及太上皇洪福保佑云云。

虽然两人都觉得对方的言行夸张做作，甚至有点肉麻，但总的来说是一种前嫌尽释的味道，这便使得双方都很舒畅。尤其是赵佶，他确实是抱着诚心与赵桓和解的意图返回汴京的。

经过李纲的劝导，这些天赵佶也慢慢地想开了。他本来就是为了图个清闲洒脱，才甩掉那身压得他心力交瘁的龙袍的，如果又要回过头来与赵桓争长论短，当初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非要禅位又所为何来？说到底，他对政务并无真正的兴趣，只要是皇上对待他谨敬仁孝，供奉他养尊处优，他从此百事不问百烦不扰，岂不是更活得逍遥自在，

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必要节外生枝自找麻烦呢？所以面对赵桓的满面春风满腔热情，他就禁不住暗暗自责自己在江南的率性之举，真是闹腾得有些过分了。同时他欣慰地想，到底是疏不间亲血浓于水，过去的那点不愉快，弹指一挥也便去也，父子终归是父子，些许龃龉无足挂齿。

于是乎赵佶胸中芥蒂一扫而光，在回銮龙德宫的途中，与扈从官员们信口开河谈笑风生，神采飞扬兴致极浓。

可惜他这种愉悦心情以及他与赵桓的所谓和谐关系仅如昙花一现。确切地说，是仅仅延续至他进入龙德宫前。一进龙德宫，事情的味道就变了。

踏入宫门后，赵佶的一个显著感觉，是对其中的环境既熟悉又陌生。在外面游荡了三个多月，对这座熟识的宫院产生某种陌生感是很自然的，可是赵佶觉得，这似乎还不是使他感到生疏隔膜的主要原因。稍稍一寻思，原因找到了：原来这座宫院里的所有人员，包括侍卫、内侍、宫女、杂役、工匠、厨师等，无一例外全都换成了生面孔。

赵佶觉着别扭，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太监奏称，宫内所有人员，皆系殿帅王宗楚下令更换而来。赵佶就让张迪召来了王宗楚，诘问他为何不经请示擅自撤换龙德宫原有人员。

王宗楚回话说，这是皇上悉心体恤太上皇冷暖之意。皆因龙德宫中原有诸人慵懒弛惫，多有不称职者，故而皇上命他特地挑选了一批精干人员来此服侍太上皇。

赵佶不以为然地说，我倒没觉得原来那些人有什么不好，那些人我使用惯了，用着顺手，你还是给我换回来吧。王宗楚说这个卑职可做不了主，没有皇上的旨意，这些人一个也动不得。赵佶说这点小事何须皇上发话，我让你换，你就换了便是。王宗楚说这恐怕不行，卑

职不敢违旨擅动。他说这话时口气虽然谦卑，但意思明显是软中带硬。

赵佶的心里就开始冒火，他皱起眉头问王宗楚，这么说，我的话你就可以不听啦？王宗楚说卑职不是这个意思，但请太上皇勿使卑职左右为难。赵佶怒道，若是我非换不可呢？王宗楚仍是不卑不亢地回答，那也要看皇上是否允准。

说了半天还是这话，这不明摆着是告诉赵佶，他这个太上皇的话屁用不顶吗？赵佶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一把抓起了面前条案上的一个茶盅。若不是张迪急忙使眼色示意他止怒，他当时便会连盅带茶劈头掼到王宗楚面门上。

待到王宗楚面无表情地躬身退下，赵佶忍了又忍，终是忍耐不住，扬手狠狠地将茶盅向地上摔得粉碎。他初返汴京时的舒畅心情，至此完全被破坏殆尽。这时距其踏入龙德宫，满打满算还不到两个时辰。

弄出这事的始作俑者，乃是少宰张邦昌。

原来，李纲出使南都大获成功，举重若轻地完成了本似十分棘手的要差，让张邦昌甚是忌妒，也给了他一个不小的刺激。通过这个差事，再次展示了李纲出类拔萃的办事能力，无疑会使赵桓对其的信任又有增益，这对他张邦昌的前程可是大大地不利。他知道，自己与李纲无论从秉性、志趣到政见，全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将来的大宋朝堂上肯定是有彼无此有此无彼。官场如战场，他是不可能在这场较量中甘拜下风的。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会在官场博弈中斗不过李纲。

李纲的行政能力和才学胆识都比他强，这一点张邦昌无可否认。但李纲并不是处处皆胜于他，李纲也有弱点，其弱点就在于他的城府不够深，防人意识比较差，为人处世亦欠圆滑。至于邀取圣悦和笼络

朋党的技巧，就更是一窍不通。进行宦海搏击，这些弱点都很要命。从长远看，这种人的失宠是必然的。所以对于运用权术排挤掉李纲，张邦昌还是有信心的。不过，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办这事须得待机而动就缝下蛆。

朝堂争锋，获取皇上的宠信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李纲把太上皇劝回汴京，博得龙心大悦，算是让他占了个先机。张邦昌就琢磨，自己也得做点与之相匹配的事，以加重在皇上心目中的砝码。这事自然须投皇上之所好，在这个方面的能耐，他就远较李纲为强了。

他看出赵桓目前最大的心病就是担心皇位不稳，即使赵佶回归了汴京，赵桓亦未必真正放心得下。那么适时地向赵桓进献巩固皇位之策，想必会很受赏识。由此出发他考虑了两条建议，一条是提请皇上早立太子，以确保大统牢固稳定；再一条就是更换龙德宫侍从，以便皇上对宫里的动静进行掌控。

在向赵桓进言时，张邦昌联合了门下侍郎耿南仲。耿南仲原为东宫辅臣，本以为凭着与赵桓的渊源关系，新朝建立后能够扶摇直上。岂料吴敏、李纲等越次升迁，职位反列其上，这让他很不舒服。特别是对于原属无名之辈的李纲的平步青云，他内心的不平更甚，因而在感情上他自然便靠拢了平素与李纲意见相左的大臣一方。张邦昌认为他在东宫服侍储君十年的历史不可忽视，有意拉他做个同党，耿南仲亦正想方设法去拍赵桓的马屁，因此两个人就一拍即合了。

正如张邦昌所料，这两条建议很受赵桓赞赏。

对于赵佶是否能如其所云，从此老老实实安居后宫不涉朝政，赵桓果然存在疑虑。这样的保证，早在赵佶禅位时便亲口做过，事实证明他没有信守诺言。有此例在先，这一次的保证又有多大可信度？万一哪天赵佶不甘寂寞故态复萌，或者某些心怀不轨的旧臣蓄意唆使其向朝廷发难，将以何策处之？他正为这个问题挠头，张邦昌的点子不

期而至，这便正中下怀。

听了张邦昌、耿南仲的奏言，赵桓非常高兴，认为其议既目光长远又切实可行，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可算是保障社稷长治久安的善策良谋，当即全盘接纳。考虑到册立太子事关重大，总得有点舆论准备，他觉得这事以缓些时日再动为妥。而更换龙德宫侍从，则纯属皇宫内务，在赵桓看来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可说办就办。

于是赵桓便指派殿前都指挥使王宗楚会同内府有关司监，赶在赵佶返京之前速办了这件事。他甚至举一反三，索性将郑太后所居宁德宫的侍从也统统做了更换。此事动静不大，且与朝臣无干，所以李纲毫不知情。

郑太后对身边的侍从突然被更换虽然亦觉不解和不快，但她这个人心宽性温，适应性也较强，见新换来的宫婢太监等一个个都中规中矩有模有样，手脚利落做事勤谨，方方面面皆服侍得体贴周到，只道是皇上此举完全是出于一片善意，也便未出什么异议。

赵桓以为赵佶的态度亦大抵会如此。他知道他这位父皇喜好女色，还特地吩咐王宗楚多为龙德宫选派了一批秀丽可人的妙龄娇娃，以备其不时之需。“朕处心积虑地将父皇你侍奉得无微不至到这步田地，你还能有什么不满什么怨言？”赵桓也估计到赵佶可能会有暂时的不适应，但他想那点不适应应当会很快地被安逸的生活所消融。赵佶对此事居然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是他压根不曾料到的。

赵佶怒掼了茶盅，愤犹未释，他连骂几声“真正岂有此理简直欺人太甚”，便脸红脖子粗地呼人备轿，欲前往福宁殿找赵桓质问。张迪连忙张开双手将他拦下，劝他万勿冲动，务必三思后行。张迪说，就凭王宗楚那狗才，便是借给他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如此顶撞太上皇，其所恃者乃圣意也。而皇上既有此举，必是事出有因。往好里想，这是皇上对太上皇的刻意关怀；往多心处想，则是皇上对太上皇

有提防之心。无论皇上是出于何意，这样挟怒而往，只会把关系搞僵。太上皇与皇上嫌隙初解，当以和睦为重。倘若两宫龃龉再起，实于太上皇百无一利。

赵佶愤愤地说，我何尝不想和睦，我什么条件都不提就回来，就是为了和睦。但和睦不是我一人之事，我也不能为了和睦，凡事便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如果我连这点小事都说不得，那所谓和睦从何谈起！

张迪款言谏道，此事虽小，处置失当亦可造成大误会。京师不比扬州，言行尤须慎重。太上皇有话要说，也得讲究个时机和方式。太上皇胸阔如川，何妨忍耐几日，待皇上过来探视时，再婉言提及此事，似乎较为妥当。

在张迪循循善诱的劝说下，赵佶渐渐冷静了一些，他狠狠地吐出一口气，慢慢地坐了下去。他在宫里的心腹旧属，如今就只剩下这一个老内侍了，除此之外现在再无一人能对他这样忠心耿耿直言不讳。这个老内侍平时言语不多，却深谙宫中三昧，每每在要事上给予赵佶中肯的提醒。方才那番话，张迪虽未将意思说白，但那弦外之音赵佶是听懂了：太上皇只不过是太上皇，不再是皇上，并且应当顺从于皇上。所谓的和睦，所谓的仁孝，都必须是以此为前提的。

这个意思让赵佶感到非常憋闷，但他不能不承认张迪说得对。动辄与皇上较劲是不明智的，王宗楚那厮的嘴脸便很能说明问题。他这个太上皇，与皇上相处融洽，臣僚们尚可敬他三分，若是与皇上失和，那帮狗仗人势的东西甚至就敢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逝水东流去，无奈其何矣。另外，或许也不能完全排除赵桓此举亦有关切之意，那么如果孟浪地闹起来，反而把事情搞糟了。

赵佶这样想着，沉默了半晌，只得闷闷地叹了口气道，那就等等再说吧。

可是过了若干天，并未见赵桓的大驾光临。不过隔三岔五便有宦官奉旨前来嘘寒问暖，礼数倒也周全，让赵佶不好挑剔。

张迪恐赵佶不悦，便时常对他宽慰劝解，说皇上政务繁忙日理万机，自然难以尽孝于晨昏，并非有意轻慢太上皇，请太上皇幸勿多心。赵佶希望事实确是如此，也尽量往乐观处设想。但他总觉得更换侍从这件事于心不顺，想早一点协商解决。再者出于增进父子感情的意愿，他觉得亦有必要与赵桓多做些沟通。张迪颇能理解赵佶的心思，也盼望其父子及时消除隔阂，便出主意说，皇上为国操劳不暇稍歇，太上皇何不择时邀请皇上来龙德宫小坐，以示关爱体贴之情？这话说白了，意思就是皇上不主动来，那就干脆请他来一趟得了。

赵佶闻言称善。再过几天便是五月初一，宋时习俗，自五月初一至端午节前，有个供花辟邪的民间活动。当其时，家家插柳布花于门前，人们往来走动相互拜会，探亲访友开宴聚饮，要一直热闹四五天。此时邀请赵桓，正好是个由头。于是赵佶便让张迪传命下去做好准备，五月初一请赵桓到龙德宫来饮酒赏花。他打算借此机会，推心置腹地与赵桓畅谈一番。只要父子之间坦诚相见彼此交心，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不能化解呢？

为了营造温馨祥和的气氛，赵佶特命花匠选用鲜花百种，在宴殿前排列出各种吉祥图案，一应酒具亦选用了上等玛瑙琉璃制品。他认为，既然他这个做父亲的做出了这种情深意笃的高姿态，身为儿子的赵桓理应是感激涕零积极响应。岂料事与愿违，他煞费这番苦心换来的结果，竟与他的美好初衷全然是南辕北辙。

原来这时的赵桓，对赵佶的猜忌已相当深。其原因一方面是来自张邦昌、耿南仲的奏言，另一方面就是来自赵佶回宫后的表现。两者相辅相成，而后者是对前者的有力佐证。

太上皇对更换侍从人员的极度不满之状，王宗楚回去便一五一十

向赵桓做了详细奏报，而后又有龙德宫内的眼线呈上了同样内容的密奏。这个情况便不免让赵桓疑窦顿生。赵桓想，你赵佶假如心中没鬼，朕给你调换几个侍从值得你这么大动肝火吗？你越是反应激烈拒绝接受，越是证明这件事朕做对了。你居然还胁迫王宗楚再将旧有人员调回去，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王宗楚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是不是还想动不动就凌驾在朕的头顶上发号施令？那纯粹是白日做梦。莫说这更换侍从朕确是别有用意，就是无甚用意，单冲你这个恶劣态度，朕就偏不遂你之愿。朕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你现在究竟是谁，让你搞明白你现在应当和必须服从于朕。

那边赵佶心里有气，这边赵桓的气比赵佶还大，所以龙德宫那里他便懒得再涉足。这些日子经常去向赵佶请安的那些太监，其实都是朱后为了替赵桓圆场，私下里以皇上的名义派去的。

接到赵佶五月初一的宴会请帖，赵桓原本也想推托，后来经朱后力劝，他才勉强同意前去做个敷衍。然而他却又疑神疑鬼，生怕赵佶的宴请是别有用心，赴宴时除带上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大内侍卫，还专门叫上了王宗楚和耿南仲随同护驾。看那防护森严的架势，恰似去赴一场杀机四伏的鸿门宴。

那天赵佶一看赵桓带着那么多挎刀侍卫，先自有三分不快，心里说不过是到你父皇这里来吃一顿寻常家宴，用得着如此耀武扬威大摆其谱吗？后来见王宗楚和耿南仲这一文一武亦与赵桓同入宴殿，并分坐于赵桓两侧，赵佶的不快又添了几分。他原本是想在席间敞开襟怀与赵桓好好聊聊，赵桓安排这两个臣属不伦不类地坐在这里，有些话说起来就不太方便。

但是这些不快赵佶都忍下了，他不想因为计较这些枝节问题而破坏了双方的兴致。既然赵桓乐意这样，那就给他个面子罢了。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却使得他再也无法容忍。

那情形是酒过三巡后赵佶才注意到的。宴席选用的酒名为仙醪，此乃京师名酒，是赵佶根据赵桓的喜好刻意指定的一个品种。然而在饮酒时赵佶发现，虽然做了几次举杯的动作，赵桓的杯中之物其实一滴未动。他感到这个现象有点不对劲，便开始留意观察。这一留意观察，便有了进一步的发现。他看出来赵桓吃菜也有名堂。餐桌上的珍奇馐馔种类繁多琳琅满目，而赵桓却不轻易下箸，必是王宗楚或耿南仲先品尝过某道菜，并以目示意之后，赵桓才去动那道菜。王、耿二人没尝过的菜，赵桓绝对不去碰它。

这个门道一经窥破，赵佶的心像是被钢针猛刺了一下。

锥心的剧痛令赵佶的目光敏锐起来，他紧接着又看出，赵桓今天的着装显得呆板臃肿，细观其形，可知那龙袍里面是套了铠甲。赵佶恍然大悟，赵桓今天带着侍卫入宫，命臣属陪饮等一切安排，都是为了防备他赵佶的暗算！

真是愚不可及！赵佶不禁在心里苦笑，龙德宫里全都换上了你的人，我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了你的监视之下，我还能对你做什么手脚？况且我又何尝对你动过一丝邪念？你把你的父皇想成什么人了？赵佶思一千想一万，也绝没想到赵桓对他的猜忌已经到了如此阴暗卑劣的程度。我竟然还幻想与他搞什么坦诚相待以心换心，可笑复可恨，无过此甚哉！彼既绝情若此，还有何话可谈！

一时间赵佶心寒齿冷悲愤填膺，全身像打摆子似的抖个不停。这宴殿里他是一刻也坐不得了，再延续片刻，他极有可能怒不可遏地一脚将面前的餐桌踹个仰面朝天。

为了不致因控制不住而过度失态，他强忍住泪水，将酒杯往桌面上重重地一撴，铁青着脸说了一句“本道君身体不适，不能奉陪，诸卿请自便”，就忽地噙怒起身，拂袖而去。

众人不知底里，骤见太上皇愤然离席，皆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赵桓被赵佶突然扔在那里，陡然一怔之后，不禁大为光火。他沉着脸冷笑道：“看来太上皇确实病得不轻，那就不叨扰了。”说罢一摔筷子也霍地立起，怒声喝道，“都愣着做什么，还不快与朕起驾回宫！”

一场精心筹划的合欢宴，就这样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张迪见状叫苦不迭，不知该劝谁好，只好谁也不劝了。他从今天的状况中已窥看分明，太上皇与皇上的公开翻脸根本无法避免，即便今天不翻，总有一天得翻，这是任何人也奈何不了的事。除非赵佶心甘情愿地认可，他就是赵桓的三孙子。而且这三孙子还必得是愚蠢如猪，除了吃喝屙撒发情配种外，概无所思所求。

既已撕破脸皮，赵桓也就不再顾忌许多，索性马上就议立太子。李纲认为眼下国事纷杂，百废待兴，议立太子非当其时，奏请缓议。但在以张邦昌为首的众多大臣的一片拥护声中，他的建议被置如弃履。时隔不久，赵桓便如愿以偿地让他年仅九岁的儿子赵谌入居了东宫。

办成了这件事，赵桓很满意，张邦昌也很得意，他自谓促成此事者当以他居首功，而这个功劳的分量，应当是不在李纲坚守汴京以及劝归太上皇之下的。



上边皇上与太上皇翻了脸，下面臣子之间钩心斗角的活动也开始抬头。

自神宗朝熙宁变法开始，宋朝朝廷中的党争就一直未断。党争的性质起初还比较堂皇，主要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

代表的反变法派的政见之争。但到后来，事情就变了味，所谓政见分歧逐渐成了排除异己的借口，而其实质，则变成了官员们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相互倾轧。这种政坛拉锯战曾经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各派力量此起彼伏，大量官员卷入其中。许多人得势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失势时则遭到严酷的报复和迫害。徽宗时期的蔡京等人，就是借助这个手段，打着所谓“绍述新法”的旗号，炮制出骇人听闻的“元祐奸党案”，清除掉了大量的异己分子。

靖康朝建立于危难之际，当时强虏压境国门欲摧，命悬一线人人自危，官员们一时顾不上操作这种窝里斗。现在敌军已退危境已解，一些大臣便有了相互攻讦的精力和谋算。大约这也算是走仕途者的一项日常作业，身在官场，若不处心积虑地将同僚们挤对出局，自己又如何能捷足先登更上一层楼？

有些官员虽未必热衷于党争，却亦喜无事生非，终日里以高谈阔论务虚议空来显示自己的高瞻远瞩雄才伟略，其实也是为了博得皇上的注意和赏识。连日来这些人今天一个主张，明天一道奏章，所提者皆大抵是整修祖庙、检详祖制、倡习《春秋》、改革科举等无关紧要之类，却危言耸听振振有词地声称此皆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还有些在前一段时间遭受压抑者，认为现在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便居心叵测地提出要强化太学管理，收拾带头闹事的陈东，并揪出其幕后指使者，以期公报私仇渔利其中。

总之，在赵桓与赵佶摊牌的这段时间里，众多朝臣的注意力亦集中在了这些蝇营狗苟各怀鬼胎的烂事上。这使百姓们对新朝新皇皆大失所望。当时在汴京的市井间就流传出一首叫作“九不管”的民谣，讥讽朝廷是“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民谣中的“舒王”是王安石的封

号。“聂山”乃聂昌原名，“昌”字为赵桓某日一时兴起御笔所赐，寄寓勉励其效仿汉高祖刘邦麾下的汾阳侯周昌忠心报国之意。“二太子”指金东路军统帅宗望。

无论是赵桓还是那些臣子，能够如此放心放手地进行萧墙之内的拳打脚踢，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意识基础，那就是认为当前外患已消，边事已宁。既然外部威胁已不存在，当然要回过头来抓紧解决内部问题。

然而，且不说他们解决问题的动机方向是否对头，单就“天下太平”这个认识而言，便是大错特错。金军业已北还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宋王朝从此便可高枕无忧。目下战略要地燕京地区仍在金东路军手中，西线重镇太原之围始终未解，威胜军德隆府等地又被金西路军于回师途中相继拿下，整个北部防线依旧是千疮百孔捉襟见肘，而金军则秣马厉兵磨刀霍霍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敌情严重若此，哪里是宋朝君臣想要太平便能太平得了的。

如果说赵桓及其臣属一个个全是毫无头脑的白痴，那肯定是冤枉了他们。假如真是那样，他们屁股底下那把交椅也坐不住。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这种杀机四伏的局面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关注焦点，只是落在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上，而丝毫没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

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家安，这个大道理人人会说，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未必人人都会按照先国后家的原则去做。因为国家利益与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局部的利益，在许多时候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严重地背道而驰。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全国家利益，舍己为公碧血丹心一场，到头来受益的是别人，而自己却落得个倒霉透顶的下场，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赵桓和他的那些臣属们天生不是做这种非常不划算的傻事的人，所以说，他们并不白痴，他们很会算账。相对而言国家利益总是显得比较虚，而个人利益则很实在，国家利益受损，要倒霉

人人有份，而个人利益受损，倒霉的该是谁就是谁。这笔账这样来算，应当先顾哪头，自是一目了然。

至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不是仅仅通过哪一个人去体现的，因此哪一个人也犯不上单独去操这份心。赵桓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忙碌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去务那个国家利益的虚。

有句名言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皇上和朝廷大员的境界尚且如此，广大黎民百姓中又能有多少人会真正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豺狼入室只求苟且自保，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只要屠刀还没压颈，尽量不去引火烧身，便成了普遍的处世之道。千百年来，泱泱华夏不能坚凝如铁挺立如山，却似一座松软的沙丘，只须小小外夷随意戳上一拳，便能捣他个稀里哗啦，其中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这种自上而下普遍信奉的将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全局利益之上的处世之道，无疑是尤为严重的一条。因为这样一来，当面对凶猛残忍的强敌时，首先便自我消解了自身的最大优势。

李纲在这种内耗方面不随大溜，他不耐烦而且很厌恶去纠缠那些钩心斗角的烂事。他要抓紧做的是他认为有意义的大事，他所关注的是对当前局势的了解和研究，因此这时他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为了防患于未然，从南都返京后，他便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放在了思考下一步的御敌之策上面。他认为这才是当前首当其冲的当务之急。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纲向赵桓条具了备边御敌八策。这八策，包括了建太原真定中山河间为藩镇、遣使团结训练河北河东保甲、复祖宗监牧之制括养天下马匹以充军用、在安肃广信西山一带开壕设沟限隔胡骑、在近京四辅郡诸畿邑筑城置橹、优免河北河东州县租税、赈恤三镇民众、储峙籴买充足的粮草以备战事、恢复陕西解盐旧制以慰关陕兵民之心等内容。它虽不能说已是面面俱到尽善尽美，但从国

防到民生，从军事到政治，从目前到长远都考虑到了。而且其中没有脱离实际的空话，基本上皆切实可行。

李纲对这八策的实效是颇为自信的，他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在皇上的主持下，经过集思广益补充修改，形成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御敌方略，并且尽快地付诸实施。他相信，如果上下齐心，全民协力，将这些措施一一迅速地贯彻落实下去，朝廷的国防力量必定会在较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强，从而令敌国暂时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稳住阵脚后，再进一步全面地健全和推行富国强兵之策，汲取历史教训，革除前朝积弊，则不出数年，敌强我弱被动挨打的势态便会发生本质性的改观。

联想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前景，李纲的心情很有些激动。能够亲手引导大宋从孱弱重新走向强盛，那种彪炳千秋的成就感，是获得怎样丰厚的物质利益都不可替代的。

然而李纲的想法却不免幼稚了。众人皆醉其独醒，众人皆浊其独清，有史以来这样的人就很容易碰壁。建策呈奏上去，赵桓看了兴趣不大。他认为如今天下方安，依李纲之言这么折腾反而添乱。他很无所谓地将李纲的奏折交付宰执们传阅，宰执们看出皇上对此并不热衷，附和李纲之建策者也不多。于是李纲苦心设计出来的这备边御敌八策，便被当成一沓废纸束之高阁，没了下文。

赵桓一干人终日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什么立东宫、开讲筵、肃异党、详礼仪之类。李纲认为这些事都不是眼下应当做的，其中有些事还非常无聊，因此态度消极很少参与，这就显得与人格格不入，比较不合时宜，无形中便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另类。他与皇上赵桓的关系，亦在不知不觉中渐次疏远。呕心沥血捧出满腔热忱，却毫无道理地受到这般冷遇，这令李纲感到甚是失落和苦闷。

让李纲苦闷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赵桓与赵佶翻脸的事。李纲得知

这事比较晚，待他闻知时，已是覆水难收无可补救。

赵佶回京后的状况竟然如此糟糕，使李纲深感意外且极为不安。太上皇是由他出面劝说回京的，对于皇上恭请太上皇回京的诚意，他是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的。虽然那些保证皆为传达圣意，但毕竟是出自他的口中。而太上皇刚一回京，席不暇暖，言犹在耳的承诺就统统变成了屁话，这岂不等于是他李纲红口白牙哄骗了太上皇吗？有朝一日再见到太上皇，他将以何颜面相对？

其实在这件事上赵佶倒还真没迁怒于他。言而无信的责任在赵桓，李纲不过是竭诚为君王效力而已，这点主次关系赵佶还是分辨得出的。但赵佶现在是怎么想的，李纲无从知晓。而李纲即使知道赵佶不怪罪他，亦仍觉心中有愧。事情弄成这个结果，仿佛就是他帮着赵桓做了个套，花言巧语别有用心地把太上皇诓回了汴京，这个黑锅背得实在冤枉！

李纲一向注重名声，如果陷其于不义者是另外的什么人，他肯定要拍案而起当堂对质，丁是丁卯是卯地说个明白，然而这事是皇上办的，却是让他如何发作？不仅不能发作，就连私下里说两句怨言他也不敢。至于外人的误解，他亦只好听之任之。

既是有苦难言，唯有自我排解。汴京城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青楼教坊连巷塞陌，要想消愁破闷，有的是发泄的去处。可是李纲偏偏不擅风流，于酒色上兴趣不大，因而他的排解方式无非就是读书。

他所读之书侧重于史籍，思古抚今最易使人浩然兴叹感慨丛生。一日他翻阅汉史，心有所动浮想联翩，乃临案吟哦，书写下了《水龙吟》一首，题曰“光武战昆阳”：

汉家炎运中微，坐令闰位余分据。南阳自有、真人膺力，龙翔虎步。初起昆城，旋驱乌合，块然当路。想莽军百万，旌旗千里，应道是、探囊取。豁达刘郎大度。对勍敌、安恬无惧。提兵夹击，声喧天

壤，雷风借助。虎豹哀嗥，戈铤委地，一时休去。早复收旧物，扫清氛祲，作中兴主。

此词所述乃汉光武刘秀以三千之众大破王莽数十万大军的昆阳之战。它在赞颂前朝英主丰功伟绩的背后，实是隐含了对现实状况的深切失望。李纲之咏史词多有此意，但这一层饱含苦涩的弦外之音唯其本人知道，断难语之于人。

苦闷归苦闷，肩负的职责他却是一刻也不曾忘怀。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感，驱使他不敢人云亦云，将军国大事视同儿戏。别的事他管不了，枢密院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他想他总还应当是可以左右的。本着这个想法，他且放开其他政务不提，专门谋议兵事。所幸枢密院副使许翰与其志同道合，对他的主张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在许翰的佐助下，他悉心制订了防秋兵的具体计划，下令尽起河北河东之将兵、民兵、保甲、弓箭社、刀弩手等武装力量，及早控制战略要地；乞降旨许京官监察御史以上及外官监司、郡守、帅臣等职不拘一格荐举文武人才，由枢密院籍记姓名量才录用；又乞圣允自枢密院选派使臣，对驻扎京师隶属于三衙而骄惰成性的马步军十万之众严加整肃教阅，以备缓急之用。

这些举措与此前的备边御敌八策相比，涉及范围已大为缩小，亦难兼顾长远，只是为了防备金军秋季进犯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由于朝廷的兵权实际上是总控在皇帝手里，就是这些纯属军事范畴的措施，枢密院做起来亦须事事请示，不能自行决断。再加上殿帅王宗楚等人恐分其权，以李纲所为侵紊三衙不合祖制为由，动辄告状，处处掣肘，这就使得这些措施推行起来也是步履维艰，很不顺利。甚至就连李纲量才补授了两个进武副尉，也有人随即上告他专横独断滥用职权。赵桓也不问青红皂白，提笔便批下“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之语，弄得李纲不得不诚惶诚恐专请面对，奏清事实辨明原委，方得赵桓缓颊。

这些莫名其妙的阻力已搞得李纲头疼不已，可是更令他气愤的事，还在后面。

三

原来，在李纲费尽心机运筹防秋兵计划的同时，张邦昌的脑筋也没闲着，而他所处心积虑的要事之一，便是如何搬开李纲这块仕途上的绊脚石。他认为现在是抓紧去做这事的适宜时机，因为现在李纲虽表面上是众望所归名噪一时，但他在朝廷中毕竟根基尚浅，与皇上的关系亦不够稳定。倘若假以时日，待到其站稳了脚跟，丰满了羽翼，在皇上眼里真正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再想排挤掉他，可就不容易了。

说起来张邦昌与李纲其实并无宿怨，甚至在内心里，张邦昌也承认李纲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之所以要这么处心积虑地拿下李纲，皆因他深知不同者不相为谋这条定律，在官场中的体现是极其残酷的。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他绝不可能在朝廷里与李纲和平共处并驾齐驱，倘若他不拿下李纲，早晚有一天会被李纲拿下。此乃势所必然，没有妥协余地。既然终有一拼，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了。

与李纲进行权力角逐，张邦昌自谓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李纲处事刚直不善变通，极易得罪同侪而浑然不觉，笼络朋党的心计远不及他张邦昌，他只要稍加经营，便不难在大臣中形成排挤李纲的强大阵容。

不过单凭这一点还不够。因为他看得明白，李纲那人倔强生硬，并不怕被孤立，也不会真正被孤立到形单影只的地步。无论李纲如何特立独行，总还是有一部分人愿意充当他的追随者。再说，就算是能把李纲整成个孤家寡人，如果皇上还想用他，他也仍可独树一帜屹立不倒。大臣们都是会看风使舵的，若见其势不衰，有些人肯定便又会

转而去比附于他。夜长梦多，其间来来往往的变数很难把握。

有没有个可以速战速决的方法呢？一日，张邦昌在与中书侍郎唐恪、户部尚书领开封府尹聂昌饮酒时，忽然灵感闪现，想到了一个很有杀伤力的突破口。

唐恪此前曾攀附于李邦彦，李邦彦倒台后，他便靠拢了张邦昌。聂昌与张邦昌素有交往，在政见上亦多有相近处。更重要的是，对于李纲，这两个人也都瞅着极不顺眼，都与张邦昌一样怀有欲将其除之而后快的念头，因此他们的共同语言比较多，这一段时间走动得也比较热乎。这一日是位处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家酒楼战后整修重张，酒楼的大掌柜特请府尹聂昌赏光。聂昌平日得过那大掌柜的不少好处，乃欣然应允拨冗去帮他壮壮门面，便邀请了张邦昌、唐恪一并前去消遣。

酒楼大掌柜一见这几位贵客登门，大喜过望，心说有此一宴垫底，今后是无人敢到我这酒楼来寻衅滋事了，就亲自前厅后厨地忙碌张罗，殷勤备至地将几位朝廷大员侍奉得无比熨帖。

张邦昌与唐恪、聂昌在花天酒地中且饮且聊，颇有浮生又得半日闲之乐。他们先是天南海北地扯了些诸如某人以不可思议的低价购置了一处黄金地段的豪宅、某人年逾花甲竟又纳了一个年方十五的小妾之类的闲篇，而后话题便渐渐转移到了与朝政有关的内容上来。

论及政事，便自然而然地牵涉到了对李纲的不满。

在座的都不是外人，话语就比较随意。唐恪说：“据说近日李纲因以空名文告补授官职，被人奏了一本，受到御笔严斥，唬得他屁滚尿流，惶然上表请求辞职，真正是越发可笑。”

张邦昌说：“确有其事，不过皇上甚为宽宏，只是对其稍加训诫，辞职之说并未允准。”

聂昌说："我看那李纲所恃，无非是守卫汴京之功。胜者王公败者贼，这件事算是让他露足了脸。但此人过于争雄好战，不知通权达变，枢密院交由此人掌管，必行穷兵黩武之略，是福是祸殊难料也。"

唐恪说："聂公此言极是。那厮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一举一动皆欲哗众取宠，真正可恶之至。且又不晓世故，旁人说东他非道西，似乎指点江山非他莫属，余者皆是尸位素餐。有此一人在朝，大家难得安宁。"

张邦昌说："是啊是啊，与钦叟老弟有同感者非止一人。然其颇能弹唱高调巧言惑主，目下圣眷正深，却又可奈其何？"

聂昌点头道："正是这般说，此人蛊惑人心确有一套。君不见前者皇上将他罢免，有多少民众呼天抢地为他喊冤？二月五日那一闹，竟是生生地将个李太宰闹出了汴京城，真是匪夷所思。我就弄不懂，李纲那厮竟有何德何能，可令愚民对其如此顶礼膜拜？"

唐恪撇嘴冷笑道："什么顶礼膜拜，他李纲又不是太上老君。二月五日那场大请愿，指不定背后有什么名堂，不过是没人用心追查罢了。"

张邦昌听了这话，心里忽地打了一个闪，似觉天窍骤开。

但他没露声色，也没再顺着唐恪的话往下说，而是打着哈哈岔开了话题，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李纲愿意怎么折腾就随他折腾去好了，皇上天纵英明，孰是孰非天长日久自会明察。莫让他姓李的扫了咱们的兴，不提那厮了，咱们喝酒、喝酒。"然而在他的心里，一个向李纲背后插刀的主意已暗暗滋生。但这个主意不足与外人道，即使是唐恪、聂昌这样的朋党，亦是不便与之共谋。

他的主意，就是要抓住二月五日的大请愿做文章。

二月五日张邦昌尚在金营，没有目睹请愿实况，但当时数万之众围困皇城的激烈场面，他回京之后却是听人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那场震撼京师的大请愿将朝廷整治得狼狈透顶颜面扫尽，赵桓不可能不对此奇耻大辱耿耿于怀。如果能坐实请愿运动系李纲蓄意挑动，那么李纲的官运也就走到了尽头。唐恪在酒席上不过是心怀不满地随口一说，张邦昌却是听者有心大受启发。他暗道：这真乃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有现成的突破口摆在那里，我如何早没想到呢？

那场大请愿会是李纲挑动起来的吗？张邦昌几乎不用查访便可断定，绝对不会。他心里清楚，李纲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也绝不会有那种心机和胆子。不过这没关系，那事不是他干的，可以硬说是他干的，只要有人出面指证就行。没有真证人，设法弄个假证人便是了。到时候将言之凿凿签字画押的证词往皇上那里一送，是真是假谁能辨得清？皇上即便不全信，起码要生三分疑。皇上一生疑，事情就好办了。彼时自有唐恪、聂昌之辈闻风而动借题发挥，口诛笔伐群起攻讦。有道是三人成虎，如此四面夹击，何愁罪名不立！

应当承认，这是个下作的损招，上不得台面泄不得天机，所以不能与人共谋，只可独自操作。

那么，这说明他张子能是个无耻的小人吗？非也非也，大非其然！有史以来成大事者，有几个没玩过卑鄙把戏？远的不讲，就说这赵宋王朝吧，太祖皇帝炮制了个陈桥兵变，太宗皇帝留下了个烛影斧声，鬼才晓得在那背后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是这又怎么了？这对太祖太宗成为雄霸九州的千古一帝有妨碍吗？一点没有。与这些伟岸的人物相比，他张子能略动这点手脚，实在是小意思。

宴罢回府，张邦昌顺着这条思路，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又慎重考虑了一番，便下定了动手的决心。

接下来的问题是选择帮手。

事情须由他独自操作，并不是说他要亲自出马。制造伪证这步棋他不能染指，是需要一个心腹替他去走的。委派何人为妥呢？他想到了他那个远房外甥危国祥。危国祥能在汴京城里混事，全仗着有他张邦昌，巴不得有机会为他这个位高权重的表舅效犬马之劳。这厮身上五毒俱全恶习不少，张邦昌对此颇看不上眼，认定他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然而他亦有人所不及之处，他脑筋活络胆大心狠结交广泛，在下层圈子里颇有势力。而且，这厮还与李纲结下过梁子。综合这些条件想来，这危国祥便无疑是最适宜最可靠的人选了。于是张邦昌次日便差人将危国祥唤到府里，关起门来向其面授了机宜。

张邦昌当然不会把话说白，他只是含蓄地说，二月五日那场请愿，有传闻说是被李纲挑唆起来的。此事含糊不得，倘若果如其然，便有谋反之嫌。我作为朝廷大臣，理当澄清此事。你可留心查访有关情况，为我提供些确凿线索。

危国祥果然是乖巧无比一点就透，马上便心领神会了张邦昌的意图。承办此事一来可取悦表舅，二来可报复李纲，一箭双雕何乐不为？他当即拍着胸脯让表舅放心，说：“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请愿系受何人挑唆，到时候咱拿证据说话。”张邦昌满意地点点头，又严肃地叮嘱他，兹事体大，务必保密。危国祥会意道：“国祥省得，自会谨慎行事妥善料理。”

危国祥原以为物色几个人出面指证李纲是手到擒来的事，谁知着手一做还真没那么容易。他先是找了几个比较可靠的狐朋狗党，后又找了几个家境困苦的百姓，结果却一个也不曾落实。前者是因为担心假如扳不倒李纲，到头来反而成了诬陷李纲的替罪羊，都支支吾吾推诿说，我等皆未参加请愿，难说背后有何人指使，捕风捉影不足为据，危哥还是从请愿者中查找证人为宜。出于种种利害关系，危国祥是不便因此便与这些人翻脸的。而后者，在听懂了危国祥的用意后，不管他如何威逼利诱，都坚决表示从未受过什么人挑唆，他们不过是到宣德门前看了看热闹，其余一概不知，不能胡说八道。危国祥南墙

碰壁，虽然恼火，却怕逼急了他们，将事情张扬出去，坏了张邦昌的大事，也不敢随意地收拾这些百姓。

危国祥一时有点一筹莫展，只好回过头来再找他那帮所谓的弟兄。他吹胡子瞪眼地说，挑唆请愿这桩大案本捕头必须侦破，出面指证李纲的人必须得有。你等既是做不了证，那便给我寻一个能做证的人出来。

狐朋狗党们平日仰仗危国祥处甚多，见大哥为此发了怒，不能不积极地替他想办法。这么群策群力挖空心思地一想，还真让他们想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在汴京保卫战中被误斩的禁军副军马使冷铁心的妹妹冷铁云。他们说，冷铁心虽是按战死将士的待遇予以安葬的，但其是在李纲督战卫州门时被诛，这个实情不可能被完全封锁。抓住这一条，便足可发挥利用了。

危国祥听弟兄们讲述了那事的头尾，觉得冷铁云不失为一个有缝的蛋。于是他命人打探清楚了冷铁云的住处后，便亲自去了冷家。

步入冷家的寒门陋舍，危国祥先自吃了一惊，这一惊是惊在冷家不堪目睹的贫困状况。见到正在为老母煎药的冷铁云后，危国祥又吃一惊，此一惊则是惊在冷铁云的容貌上。冷铁云虽是衣着破旧得无以复加，却无损她清俊娟秀的天然丽质。尤其是她那一双微微上翘的凤目，波光闪闪风韵无穷，而那秀目中又深含愁郁，更是招人怜惜不已。这使得危国祥禁不住地便有些心旌摇曳。为了套近乎，他竟鬼使神差地掏出了一锭纹银放到桌面上，而原本他只是想先奉送几串铜钱为礼的。

危国祥自我介绍说他是冷铁心的朋友，在开封府里混事，今日得暇，特来探望。接着他说闻知冷兄家境窘迫，不忍坐视，一直想为之做点什么。继而扯到冷铁心之死，他表示对其遭遇甚感不平，大发一通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叹，说李纲不惜以将士的鲜血染红其乌纱，其手

段冷酷残忍实在令人发指。然后便将话头一转，引向了正题，说李纲其人心地险恶野心勃勃，二月五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人就是他。此事意在谋反，朝廷正在追查，且已掌握了不少证据。如果铁云姑娘亦能出面旁证此事，当属立功之举，非但杀兄之仇可以借此得报，还可获得优厚赏金，那么从今往后便可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了。出于手足之情，这是他为冷家想到的一条出路，希望冷铁云不要错过良机。

为了免除冷铁云的顾虑，他还特地说明，官府会对她的指证行为严格保密，并对她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保证不使她受到任何打击报复。

据危国祥估计，单凭冷家母女对李纲的怨恨，她们也是巴不得扳倒李纲。再说还有巨赏诱惑，她们何乐而不为？今天只要冷铁云不把口封死，就说明她是动了心。他可以再来两次、三次，直到说服她就范。与这样一个俊美的姑娘对话，也是浮生的一大享受，他很乐意再来，不怕辛苦不嫌麻烦。

但他的美梦转眼便化作了泡影。冷铁云听他花言巧语聒噪毕，横眸扫了他两眼，沉默有顷，即表情冷淡地说，民女只知居家度日，不懂官府大事，没参加过什么请愿，更不知什么幕后指使人。谢谢你的美意，这份赏金，民女无福领受。

危国祥摇头晃脑地说，铁云姑娘不必急于回答，此事可为与否，不妨思之再三。

冷铁云断然地回答，思之再三也是这话，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就请回吧。说着，将那锭银子向危国祥的面前一推，便起身做出了送客姿态。

危国祥尴尬地愣了一瞬，沉下脸道，姑娘如此任性，日后可别后悔。冷铁云道，民女又不曾做什么亏心事，有何可后悔的？危国祥狠狠地盯着她道，那么姑娘的杀兄之仇，也不想报了吗？冷铁云顿了

顿，冷冷地答道，那事已经过去，我们不想再提。

危国祥再也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收回银子，窝着一肚子火从冷家铩羽而归。他根本未曾料到冷铁云竟会是这样一种决绝态度，很是想不通将一个现成的报仇领赏的机会给她送上门去她为什么竟毫无所动，甚至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不肯留。难道兄长之死对她来说就那么心安理得？他娘的，这小婊子不愧是姓冷，真个是心冷如冰。危国祥边走边咬牙发狠，敬酒不吃吃罚酒，狗坐轿子不识抬，待哪天腾出工夫，看我如何收拾你个死去活来！

更让危国祥失算的是冷铁云非但拒绝做伪证，还很快地将这件事透露给了李纲。这是因为，他完全把错了冷铁云的脉，估错了冷铁云的品行。

哥哥冷铁心的死给冷铁云留下了刻骨铭心之痛，每念及此，她都会产生深切的哀伤。然而，这却并未使之与李纲结仇。战后李纲亲自到她家中抚慰，冷铁云冷漠对之，当时她的心里确实怨气甚重。可是百姓们口口相传的事实，却使她很明白这一点：如果没有李纲强硬果敢的作战指挥，汴京的百万之众必将俱遭涂炭。对于这样一位亲冒矢石舍生忘死保卫了千家万户的英雄统帅，她纵是想恨，也恨不起来。这种欲恨不能的矛盾心理，在那段日子里对她曾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二月五日的请愿运动轰动全城，她也闻风到了现场旁观。数万军民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李纲的热烈拥戴，给予了她强烈的感染和震撼，使得她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心头的哀怨，甚至不由自主地亦对李纲产生了崇拜景仰。所以此后李纲派甘云去给她家送米面接济生活，为她母亲请郎中医病，她都没再拒绝。只是哥哥之死这道心灵创伤，尚需时光逐渐磨平。这是她们自家的事，与旁人没有关系。

不料现在居然有人居心叵测地欲拿这事做文章，欲借她的手去整李纲，这着实让她吃惊，也非常令她愤慨。莫说她从没想过要报复李

纲，就是她想报复，也绝不会采取那种下作的诬陷手段。因此危国祥的冷家之行，不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冷铁云看出了李纲的正直清白。倘非如此，有人欲打击他，大可抓住他的劣迹进行弹劾，何必子虚乌有地去捏造伪证呢？

危国祥走后，冷铁云马上与卧病在床的母亲做了商议。冷母虽然重病缠身，头脑却不糊涂。她不仅认为不能因一己之私怨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还想到应当主动将此事告知李大人，以防有人假借冷家之名搞鬼。冷铁云觉得母亲之言有理，正琢磨如何悄悄地去向李纲传信，恰逢李纲委派甘云请的郎中上门来为冷母复诊，她便托那郎中转告李纲，请李大人谨防小人陷害。

那郎中亦对李纲敬重有加，旋即便找甘云带他去见李纲，向李纲面禀了此事。李纲听了，十分感动地让郎中向冷家母女转达他的谢意，并嘱郎中务必尽心将冷母的身体调理好，一切费用皆由他承担。郎中走后，甘云便愤愤地请求李纲下令追查此事。

李纲当时也很气愤，但那追查令涌到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逢怒缓三分，是他时常自诫的一句话。他让甘云暂且退下，待他想想再说。

经过一番冷静考虑，李纲决定，且将此事压下不查。因为，其一，欲查此事首先就要从冷家入手，这必然会给冷家带来麻烦，而他不希望冷家再受到任何伤害；其二，此事源起于何人，其实不用查他也能料到大概，而查出来他也难奈其何；其三，一旦展开追查，势必牵枝扯蔓，使他身陷官场争斗之中，而目前他根本无此精力；其四，公道自在人心，连冷家都不屑为此不齿之事，更有何人肯信口雌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对此阴暗伎俩，我自岿然不动便是最佳对策。如若急于招架，反倒有心虚之嫌。只要我心中有数，任你在背后折腾，再折腾下去，无须我查，很可能你自己便会露了马脚。所以，李纲认为这事还是以忍耐克制、不将事态闹开为妥。

当然，这样忍耐，他是很憋气的。心无旁骛地为国操劳，却终难避免官场倾轧的明枪暗箭，这是最让李纲头疼的事。因此自京城解严后，他曾不止一次地萌生过急流勇退之念。他越来越感到，像他这种人，大约原本就不适合做官。可是不出来做官，不力求登上高位，此生的鸿鹄志向宏伟抱负又将如何实现？

为官难，弃官亦难。人这一辈子，要想做成点正经事，怎么就这么难呢？

第十六章

“放肆！”李纲忍无可忍勃然作色，“你这厮张口便曲解本官之意，是何居心？本官何时阻挠你捉拿要犯啦？我要的是你的证据。你与我听好，今日你若拿得出证据，我保你人犯归案，若是拿不出证据，欲在本官面前抓人，除非是先拿下我李纲。”

一

有道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正当危国祥在制造伪证陷害李纲这事上连连碰壁的时候，从牛昌那边传来了好消息：牛昌和成千苦苦蹲守多日的猎物出现了。而且这猎物还不是一般人，乃是“光明道”大头领计洪奎的妹妹计玉珠。虽然计玉珠改扮成了男装，但从那面容身形上，隔街守望的成千还是及时而准确地窥破了究竟。不过为防危国祥独霸全功，成千对来者的身份姓名暂未和盘托出，只称其为“淮南来客”。

这次进京联络“中州虎”，计洪奎原欲派遣的是道里的一个弟兄。却逢那弟兄之母患重病，他须晨昏照料，一时脱身不得。其实这事也非急事，早去几天晚去几天没什么关系。偏偏那计玉珠是个快性之人，她说不就是去给“中州虎”带两句话嘛，我正闲着没事，我去溜达一趟便了。计洪奎想此行除了与“中州虎”进行一下联络，也没什么危险差事，而且以计玉珠的机警干练和搏击功夫，防身自卫绰绰有余，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计玉珠临行之前，计洪奎忽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很不放心的感觉，就打算再派一个弟兄随行，以便缓急之间有个照应。计玉珠却满不在乎地说无此必要，再说弄个男人跟在身边也不方便。计洪奎想想也是，便未坚持己见。岂知皆因这一念之差，竟铸成了他的终身恨事。

计洪奎结识“中州虎”是去年夏天的事。说起那位号称“中州虎”的江湖大侠，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在汴京保卫战中组织和带领义勇，有力地配合了官军作战的索天雄。这个索天雄，虽然蛰身蒿莱间，却实非等闲之辈。

索天雄本名秦刚，原居京东濮州，其父曾任京东路兵器都作院下级职官，因不配合上司舞弊贪污，被革职裁撤，回归乡里后，以打铁

为生。由于其父生性刚烈，敢于仗义执言，逐渐成了当地的江湖头领。绍圣三年，因不满官府重税压榨，其父与一干弟兄试图举义，却因机泄事败，遭到满门抄斩。事起时，秦刚被父亲派出去为濒临危境的起义弟兄报信，才侥幸成为秦家唯一的漏网之鱼。一名索姓武师带着秦刚逃离濮州，几经辗转摆脱追杀，并将其收为义子，张罗成家，秦刚由此易名索天雄，随着义父以给商家押镖走货为生。后来义父去世，妻子早夭，索天雄这段非同寻常的家史，除了其女索飞春，便再无他人知晓。

独特的血统和悲壮的身世，在索天雄心里深深地埋下了一颗反抗朝廷的种子。为此他在押镖糊口之余，不仅刻苦向义父学习武艺，还发奋钻研兵书军志，乃至历代史典，以期为日后所用。

索天雄的品性，在侠义豪爽上酷似其父，却比其父多了一份深沉和定力。对父亲起事失败惨痛后果的反思，以及对史述之历史教训的感悟，使得他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反抗朝廷这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求改朝换代。否则纵能逞一时之快，终将是徒劳无功，而且下场会极为可悲。在这个思想认识中，无疑是包含了一种宏伟志向，但他并无自我称霸之心。他的夙愿，是希望做个韩信式的人物，能够辅佐一个英主开创一代霸业。胸怀这样一种理想，便使得他的目光气度，大大地有别于一般的草莽英杰。

他深知欲得实现此愿，非为朝夕之功，尤须假以天时。时势造英雄，自古而然之。因此多年来他始终抱定一个宗旨：没有适当的起事时机，宁可只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但在目睹不平不堪忍受时，他也会暗中出手惩恶。惩恶后为不殃及无辜，每留“中州虎”三字于壁上。百姓们闻之口口相传，遂使神秘隐侠“中州虎”的威名在京畿一带不胫而走。

时光荏苒，与之相依为命的女儿索飞春在索天雄的悉心教导下，渐渐成长为他的得力助手。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索氏父女借外出押

镖之机，在太行南北黄河上下亦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众好汉多有因深服其德，而尊索天雄为义兄者。时至宣和年间，如果索天雄意欲起事，大旗一竖拉起一支盘踞一方的绿林队伍，已绝对不成问题。

在此期间，索天雄曾有三次动过揭竿而起之念。前两次是当梁山宋江和睦州方腊先后造反时，他曾打算在关键时刻举旗响应。然而这两次起义皆持续时间不长便显颓势，结果是一受招安，一被镇压，未待星火燎原，便已灰飞烟灭。这使索天雄在大失所望之余，更加清醒地看到了摧毁朝廷统治机器之难，从而促使他开始考虑另外一种斗争策略。

后一次萌动起事之念，是在去年金军大举南侵朝廷风雨飘摇之际。但此念仅似电光石火一闪，便被他自我否决。乘隙国危，无异于助纣为虐，既有悖于民族大义，也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此中的大是大非一目了然。所以索天雄非但没有乘机发难，亦未出城避险，反而是带着女儿索飞春留在城中，挺身而出发动民众，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击外敌的卫国战争。

后来策动请愿，索天雄亦是旨在扶危救国，而非图谋叛乱。尽管朝廷对发生那场情愿运动异常恼火，事实上它却是大受其益的。请愿的结果是李纲复职，金军北撤，大宋王朝得以转危为安。也就是说，在朝廷大厦摇摇欲倾之时，志在反抗朝廷的索天雄却是有违初衷地为其出了大力。在这种民族危亡关头他没法不这样做，至于他与朝廷间的较量，只能来日另说。

去年初夏时节，索氏父女为一家商号到淮南押运一批山货至汴京，途经舒州时，在暮色中遇一身负刀伤的汉子疾奔而来，至近前时已是筋疲力尽。远处则有一群人大呼小叫骂骂咧咧地持戈追来。索天雄见状二话没说，速让那汉子扮作押镖的伙计。俄尔，一伙穷凶极恶的乡兵追至。索天雄沉着地将他们支走，方回头问起那汉子的身份来历。那汉子感激不尽，坦诚地自报家门，说他乃“光明道”成员，适才

遭受追捕，是因奉命取了一个逼死人命的知县之父的狗头，并执意要恩公留下姓名。索天雄道出名号，那汉子喜出望外，便力邀他去与其大哥一晤。

那汉子所说的“大哥”，就是“光明道”首领计洪奎。原来索天雄走南闯北多年，所到之处扶危济困仗义行侠的事不知做过多少，在江湖上美誉广布。天下英雄惺惺相惜，计洪奎尝闻其人其事，每与弟兄们提起，乃嘱谁若遇到索公，务必与他引见。今日这汉子与索天雄不期而遇，自是不肯辜负头领嘱托。索天雄对淮南“光明道”亦有耳闻，正有对其进行了解之意，当下便欣应其邀。

一行人进城落脚客栈，那汉子不顾伤痛劳累，即兴冲冲地去向计洪奎禀报。索氏父女安顿下货物，刚刚盥洗毕，计洪奎计玉珠兄妹已随着那汉子策马而至。是夜计氏兄妹设宴答谢索氏父女，双方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畅饮畅谈中，均有相见恨晚之感。

次日午后，计玉珠陪伴索飞春在城里游览购物，计洪奎则将索天雄请到武馆，两人一面浅斟慢酌，一面又做了长达四个时辰的交谈。两人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对许多事情的看法皆不谋而合，因而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深入，终至全然敞开心扉，相互吐露了气吞山河之志。两人乃当场盟誓，相许将来要携手同行共图大业。

为使分散于各地的帮会组织逐渐形成有力的合作关系，两人曾打算，在当年年底约请部分江湖头领到汴京进行一次秘密聚会。后因时局骤变汴京被围，这个计划落了空。此次计洪奎派人进京，就是想旧事重提，并与索天雄商量把召集群雄聚会的地点改在南方。如索天雄能先期南下，与其就团结各地帮会的某些重要问题先做些磋商则最好不过。因为通过上次的交谈，索天雄在计洪奎心里留下的分量很重。计洪奎一向是比较自负的，但见到了索天雄之后，他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天外有天。

由于索氏父女行踪不定，为了便于联系，当时他们就约定了今后的联络方法，计洪奎也将其在京城所设的联络点告诉了索天雄。另外，索天雄告诉计洪奎，他除了在押镖这个公开的职业活动中使用真实姓名，从事其他一切秘密活动，均以“中州虎”为代号。计洪奎谨遵其意，后来在道中议事言及北方盟友，即只提“中州虎”名号。所以就是在“光明道”内部，知道“中州虎”就是索天雄的人也不多。那时成千已失去计洪奎的信任，就连结识索天雄这件事计洪奎都没对他讲，“中州虎”是何方神圣，他当然无从得知。

但是现在，成千距离揭开这个谜底，却只有一步之遥了。

那日计玉珠抵京，下榻顺发客栈后，稍事休息，便出了店门，去寻索天雄的住处。她这是头一回来汴京，道路不熟，转悠了很长时间，才依据计洪奎告诉她的方位及房屋特征，找到了索家宅院。那院门上却是铁将军站岗。

人不在家乃意料中事，索氏父女不是闲人，不可能无所事事地猫在家中。于是计玉珠便在其门框上刻下了联络暗号。根据约定，索氏父女见到暗号，便会去顺发客栈与淮南来客接头。但索氏父女如今是在汴京还是出了远门，却是很难估计，计玉珠只能坐等回音。

留过暗号，计玉珠又顺路在城厢热闹处玩耍了一会儿，才返回客栈睡下。成千对计玉珠的行迹进行了全程跟踪。因其不敢靠之过近，计玉珠刻留暗号的动作，幸未被他察觉。

第二天，计玉珠出外观景览胜，成千依旧鬼祟尾随。如果此时计玉珠带有一个弟兄隔开距离监护其后，不难发现这个尾巴，也就不难避免和化解后来的凶险。可是她和计洪奎哪里会想到，她在远离舒州人海茫茫的汴京城里，竟会受到如此居心险恶的盯梢。

索氏父女没出远门。他们在京畿一带押了一趟短镖，于计玉珠来过的第二天下午回到家中。发现刻在门框上的暗语，索天雄当夜便让

索飞春前去顺发客栈，用飞镖向来者下榻房间的后窗投射了一封密笺，约定次日上午辰巳之间，在锁春苑蕴秀亭会面。计玉珠原是做了等候十天半月的思想准备的，没想到只候一日便得了回音，令她比较兴奋。

次日晨起，计玉珠洗漱停当，在客栈里用了早餐，即早早地出门而去。对锁春苑这地方她只知道个大体方向，具体如何走，还需在途中打听。自打淮南来客住进顺发，危国祥便增加了监视力量，夜间是派便衣捕快值岗，交给成千、牛昌的任务主要是盯白天。计玉珠出门时，正逢成千、牛昌来接岗。成千、牛昌看出计玉珠今日的状态与昨日之悠闲散淡不同，似乎是目的性明确地要去一个既定的去处。两人预感与其接头的大鱼就要浮出水面，他们多日的辛劳就要修成正果，乃精神抖擞地紧跟上去。

锁春苑坐落于城区西南部，与位处城东南的宜春苑遥相呼应，同为当时汴京城里的著名园林。该园乔木茂密，亭阁精巧，廊桥曲回，泉池清澈，是人们怡神养性遣兴抒怀的绝佳去处。更兼时值春末夏初佳季，满园的芍药正在盛开，金紫红白各种花色参差成阵，越发装点得那景致百媚千娇，绚丽如画。

类似的园苑台池幽雅胜境，在当年的汴京城里不下百处，可惜后来均遭战火焚毁，复又被风沙河泥层层覆盖。千载之后的人们故地寻踪，只能通过沉睡于十数米地下的零星残迹，去依稀认取其往昔的绝代风华了。

话头扯回。待计玉珠一路打听着来到锁春苑，索天雄和索飞春早已等候在蕴秀亭中。计玉珠在舒州是与索氏父女见过面的，他们便无须再以暗语相认。双方异地重逢，均觉十分亲切。上次约定的聚会活动未遂，计洪奎竟遣其妹不远千里前来联系，这使索天雄甚为欣喜而且感动。

双方亲热地略述了别后状况后，计玉珠便将哥哥的意思向索天雄做了转告。索天雄对计洪奎积极推进各地反官府力量联盟的想法表示赞同，亦认为在召集群雄聚会之前他与计洪奎先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很有必要。与计洪奎对他的尊崇相仿，索天雄对计洪奎也颇为器重，一些重要想法愿意与之沟通。于是他便让计玉珠回复计洪奎，他近期一定抽空南下舒州与其面谈，但其他的活动不必操之过急，可待他们谈过之后再定。

索天雄让计玉珠提醒计洪奎，谋成于密，败于泄。江湖中人鱼龙混杂，选择盟友务须慎重。同时他还希望计洪奎多关注天下大势，并多思考历次起事者的成败教训，以为日后行动之考鉴。计玉珠认为索天雄所言相当重要，乃一一悉心记下，准备回去原原本本地向哥哥传达。

正事谈完，索天雄关切地询问计玉珠还欲在汴京逗留几天，要不要让索飞春陪她四处走走。计玉珠原也有意借机饱览一下京师风光，但这时却蓦地产生了归心似箭的心情。她觉得有昨日在城里的一番走马观花，也可算是不虚此行了，乃对索天雄谢辞道，事情既已谈妥，她就不再多耽搁时日了，免得哥哥挂念。索天雄说这样也好，那就舒州再会吧。说罢，双方拱手作别。计玉珠先行离去，索天雄和索飞春稍作停留，亦信步踱出了蕴秀亭。

眼见得索氏父女与计玉珠交谈过后即分头而去，隐藏在一座奇石假山后面盯梢的成千着了急。他与牛昌跟踪至此，窥视到计玉珠与索氏父女相见的状况后，一致断定那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必是巨贼“中州虎”。当时成千便与牛昌做了分工，由成千留在这里继续监视，牛昌则速去报告危国祥带捕快前来拿人。现在目标要走，而危国祥还没赶到，这便使成千有点抓瞎。计玉珠走了尚不要紧，谅她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离京，待会儿返回顺发客栈去拿就是。但那“中州虎”走了怎么办？他若跟踪而去，危国祥来了去哪里找他？他和牛昌都不认识那“中州虎”是何许人也，万一不慎跟丢，岂不前功尽弃了吗？

独自冲上去将其拿下？成千掂量，就凭他这两下子拳脚，恐远非那赫赫有名的“中州虎”的对手。而“中州虎”身边那个姑娘，看样子也是个练家。不行不行，此乃下策，断不可为。深感孤掌难鸣之苦的成千这时一面紧盯着索氏父女的动向悄悄地挪动脚步，一面就在心里大骂危国祥绝对是乌龟转世，不然焉能如此动作迟缓。

却是事有凑巧，顷刻之间，情况竟又发生了转机。

索氏父女刚刚走出蕴秀亭，迎面恰与漫步而来的李纲不期而遇。索天雄与李纲有日未见，偶遇于此少不得要聊上几句，自然便滞住了脚步。成千见状额手暗叫天助我也！他估摸着危国祥应该已是离此地不远，只要那“中州虎”再耽搁上个一时半刻，他便铁定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了！

二

今天李纲是特地出来散心的。

朝廷中政要无人议，良策无人睬，营私各有术，是非无休止。你想为匡扶社稷尽职尽责，偏有人看着不舒服不顺眼，时时给你下绊处处给你掣肘。更有甚者，还居心险恶地在你背后放箭插刀。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搞得李纲异常烦闷。近日因王宗楚等三衙将帅来回扯皮，致使许多军政部署难以落实，直接影响了备边大计。李纲奏请赵桓出面协调，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越发使得他心气不畅。所以他今天给自己放了半天假，想独自出来放松放松，排解一下灰暗的心情。

虽然前后居京为官时间也不算短，但京城里的著名景园，李纲多半还没光顾过。听人说眼下锁春苑的芍药正开得好，他想不妨前去领略一下它名噪天下的艳丽风采，出门后便叫了一辆厢车奔此而来，不

期正与刚同计玉珠会过面的索氏父女相遇。

意外邂逅芳园，三人都很高兴。李纲本与索天雄投缘，对索飞春也不陌生，双方寒暄起来，自是亲热随意，一如故知旧友，全无身份之拘。李纲问起索氏父女近况，索天雄说还不错，京城解严后内外货物亟须流通，雇其押镖的商号接连不断，生计是不愁的。索天雄亦问李纲近来诸事可好，李纲不便将朝中的糟乱情形及其内心愁烦诉之于外，乃轻描淡写地道，无非是终日碌碌于文牍中，尽力履行职守罢了。

索天雄微微笑道，其间恐是多有不顺吧。李纲反问何以见得？索天雄说，如其不然，李大人此刻怕是绝无闲情来此游园赏花。

李纲暗暗佩服索天雄的洞察力，不禁又萌起动员他出山之意。乃坦诚说道，情状果如索义士所言，如今朝廷积弊重重百废待兴，内需谋臣外需良将，切盼能有索义士这般有识之士挺身而出造福社稷。索天雄仍是不卑不亢地回答，此亦索某之愿，但容从长计议。然后，他似是漫不经心地随口向李纲问道："不知李大人是否想过，假如李大人为朝廷忠心耿耿肝脑涂地，到头来却终是事业成空壮志难酬，将做如何打算？"

李纲被问得一愣，他稍想了想，方喟然叹道："出现这种结果，并非没有可能。然人生运数，殊非一厢情愿可定，只可尽人事听天命。目前国事维艰，金虏猖獗，我李纲唯可追效古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功名，得之不求，求之不得，顺其自然便了。"

索天雄听得出，李纲这番包含着若许苍凉的话，绝非虚吟高调故作姿态，不免在心里感叹，如此刚正忠贞德才兼备之士得不到真正的重用，无数庸官墨吏却能如鱼得水跋扈其间，这大宋王朝岂不是正在自掘坟墓自取绝路吗？他陪着李纲在花径中缓步前行，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正要开口再说什么，突然被索飞春轻轻扯了一下衣

襟："爹爹，你看。"

索天雄警觉地举目一扫，立时察觉四周的情况有异。原来这时危国祥已带领一拨便衣捕快赶到，根据成千的指点，正散开队形向这边围拢过来。

危国祥远远看出，那所谓的"中州虎"原来就是索天雄，又见那正与索天雄密切交谈的人竟是李纲，不禁大喜过望。这真是福无双至今日至了，此一举不但可报他与索氏父女的宿仇，而且收拾李纲也有了由头。管他与"中州虎"是不是一伙，先狠狠地咬上他一口再说。秘密沟通反贼，哈哈，这个罪名可是相当地有分量！

索天雄一望便知来者不善，但他并不着慌。因为一来他思忖自己一向行为谨慎，并无要害把柄落入官府之手；二来他选择这锁春苑与淮南来客会面，原本便有未雨绸缪之备。无论有无危险，都要预作防范，这是他多年来从事秘密活动的一条必循原则。锁春苑的园景布局，乃依八卦门户设计，极尽迂回之妙。他和索飞春对此中地形了如指掌，凭他父女的武功，不会被那十来个捕快困住，这一点他心里有数。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他还是要尽量避免动手。他想弄明白是事出何因，于是他镇定地拍了拍索飞春的肩膀，示意她沉住气，然后做出茫然大惑状，回头对李纲道："李大人，你看这些人这般行状，却是何意？"

李纲见此场面亦甚诧异，乃举步上前大声喝问："你等是何人，想干什么？"

众捕快是认得李纲的，在他的面前不敢造次，闻声都颇含畏怯地止住了脚步。这时危国祥大步赶将上来，面带一丝冷笑向李纲作揖道："在下开封府捕头危国祥，参见李大人。"

李纲抬眼一看，认出他是那个在数月前曾因敲诈百姓而被免职的提举保甲，厌恶地皱了皱眉："哦，你倒又摇身一变成了捕头了，能

耐不小哇。你来此有何公干？”

“特来缉拿反贼。”危国祥伸手一指索天雄，“这个人就是那大名鼎鼎的‘中州虎’，李枢密与其过从甚密，难道竟无所察吗？”

李纲闻言一怔，回头看看索天雄。索天雄泰然自若地呵呵一笑：“什么？小民是‘中州虎’？这话新鲜，你是听谁说的？”

“当然是听知情者说的，到了衙门里自会有人指证。怎么着，你是乖乖地跟着我去衙门呢，还是非得烦劳我的弟兄费点事呢？”

“不劳弟兄们费事。但是说我是什么‘中州虎’，你必须就在此地给我拿出证据来。”索天雄从容地回答，“否则不但你休想让我跟你走，我还要状告你挟私报复诬陷良民。”

这后一句话索天雄是有意说给李纲听的，果然就起了作用。李纲闻言不但想到索天雄父女曾因打抱不平两番得罪过危国祥，还想到了有人在背后制造伪证，企图给他戴上蓄意煽动民众请愿罪名的事。这帮人连他堂堂的朝廷从一品大员都敢诬陷，何况欲报复一个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想到这些，李纲不禁怒从中来，面色一沉冲着危国祥道：“本官以为他说得不错。你说他是‘中州虎’，证据安在？总不能只凭你这么一说，便可抓人下狱吧？”

危国祥自恃铁证在握，趾高气扬：“李枢密，在下奉劝您想清楚点为好，蓄意阻挠在下捉拿要犯，恐是干系非轻也。”

“放肆！”李纲忍无可忍勃然作色，“你这厮张口便曲解本官之意，是何居心？本官何时阻挠你捉拿要犯啦？我要的是你的证据。你与我听好，今日你若拿得出证据，我保你人犯归案，若是拿不出证据，欲在本官面前抓人，除非是先拿下我李纲。”

毕竟李纲的地位摆在那里，危国祥再狂，也还不敢无视李纲的存在蛮干硬来。但他亦无退缩之态。方才他听成千禀报过情况，便让成

千、牛昌带上三名捕快，飞马直扑顺发客栈捉拿淮南来客去了。假如那淮南来客是由此直接返回客栈去的话，大约此刻已被拿下。那么命人将其先解来锁春苑让李纲看看不就是了嘛。因此他胸有成竹地点头阴笑道，既如此说，只好委屈李枢密暂候片刻。然后他便回头差一个捕快去传令，速将人证押到这边来。

以危国祥的估计，三个人高马大的捕快加上成千、牛昌，迅雷不及掩耳地去捉拿一个毫无防备之徒，应是手到擒来之事。彼时当着李纲的面，让成千、淮南来客与索天雄在此三头对质，那场面绝对精彩。

可是这一回他又高兴得太早了。半个时辰不到，被派去传令的捕快慌里慌张单骑奔回，气喘吁吁地向他禀报了一个丧音：成千和淮南来客都来不了了。

原来计玉珠从锁春苑返回客栈后，休息了一会儿，让店里的伙计送来一碗汤饼吃了，便收拾起包裹上了路。却不料刚迈出客栈大门没几步，正与前来捉拿她的成千等人狭路相逢。

陡然看到成千，计玉珠惊愕之下急忙转道躲避。成千知其身手不凡，预先就指使牛昌与一个捕快分别阻于两翼，这时趁计玉珠与拦截者交手夺路之际，他便先发制人地连连甩出了暗镖。

截住计玉珠去路的是牛昌，牛昌那两下子拳脚稀松，只比画了一个回合便被打翻。但他是个滚刀肉，况因邀赏心切，倒地后就拼命抱住了计玉珠的一条腿。计玉珠奋力将他踢开，大腿上却冷不防中了一镖，不由得踉跄一下跌倒。

成千要抢头功，乘机猛扑上去，却忘记了计玉珠更是使用暗器的高手。计玉珠情知事情就是坏在这个叛徒手上了，心中对他恨之入骨，一扬手将藏于衣袖中的一把梅花针全数抛出。在那一瞬间，成千猛醒到自己太大意了，然而却已躲闪不及，面门上登时被扎成了刺猬

状。那针锋上带有剧毒，顷刻间成千便七窍流血一命归西。

此时计玉珠身边若有人相助一臂之力，摆脱抓捕尚且不成问题。只是在那顺发客栈里，真正与“光明道”有关系的其实只有店主一人，而他此时恰巧外出未归。余者皆为普通雇员，根本不知道计玉珠是何人，那些捕快来抓她是怎么回事，自然不会干预其事。计玉珠跃起身来且打且退，却因道路不熟，误入了一条死巷。

这时候追捕她的动静已经闹得很大，审视面临的处境，计玉珠感到纵使自己可以干掉眼前这几个捕快，由于金创在身行动不便，也很难逃过官府兵丁的围追堵截。为免被捕受辱，这个刚烈的姑娘竟在搏斗中毅然夺刀自刎。

危国祥听过禀报，如遭当头一棒，呆呆地倚着身后的假山，半晌没吭出声。他压根没料到事情会弄成这样，淮南来客没生擒到手不说，居然连成千这个原有的人证也报销了，两个关键的角色出不了场，这台戏让他如何再往下唱？

可是既然已经大张旗鼓地开了锣，不敷衍个收场怎么下台？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个笑话算是让李纲、索天雄看定了！危国祥咬牙切齿，在肚子里乱骂一通之后，不得不强打精神走进前面的听雨轩，忍气吞声地向安坐其间喝茶的李纲和索氏父女赔罪，说适才乃是在下所得的探报有误，弄出了一场误会，还望李大人与索公看在小的是恪守职责的分儿上多加谅解。

方才索天雄从危国祥说话的口气上，已经意识到可能是计玉珠那边出了纰漏，并在思想上做好了应对准备。他不想使此事涉及李纲，便请李纲先离开这里，说这事索某自会理论明白，就不劳李大人挂心了。但李纲却偏不走，他要看看危国祥到底能拿出什么证据。索天雄不便勉强李纲，只好请他就近到听雨轩茶室一坐。危国祥则命属下亦步亦趋地严密监控了听雨轩。

这时索天雄虽然对即将出现什么状况心里没底，但仍是言行自如若无其事。索飞春自幼受其父熏陶，亦自有一份处变不惊的胆量。这便越发使李纲相信，这父女俩没什么问题。于是他们要了一壶茶，就在听雨轩里面边饮边聊。

话头从危国祥这等败类如何竟又当上了开封府的捕头说起，扯到吏治中的种种弊端，又延伸到官场的极度腐败。索天雄随口举了几个徇私枉法卖官鬻爵的例子，令在这一方面比较孤陋寡闻的李纲听得惊讶不已感慨万端。

就在李纲对索天雄所揭露的黑暗社会现状大发感叹之际，危国祥灰头土脸地踅进听雨轩赔罪来了。李纲原以为危国祥既然那么嚣张，大约多少是能拿出点捕风捉影的东西来让人看看。谁知等了半天，这厮却连响屁都不曾放出来一个。他觉得对这种惯于无事生非的无赖，再多吐一个字都是多余，因此他瞅都懒得再瞅危国祥一眼，唤店家过来付了茶钱，对索氏父女道了别，便霍然起身扬长而去。

索天雄在与索飞春离去时，倒是撂给了危国祥两句话："让危捕头辛辛苦苦空忙一场，真是过意不去。何时危捕头果真拿住了'中州虎'，别忘了也让咱去开开眼。"当时气得危国祥五官全挪了位。

危国祥不甘就此罢休，回去之后他便苦苦寻思如何挽回败局。索天雄即"中州虎"那是没跑的事了，问题是如何能够证实。这一琢磨他才发现，他有一个致命的疏忽：由于他的兴奋点全在"中州虎"身上，当时他未曾向成千问明那淮南来客的身份姓名。现在他除了知道那淮南来客系女扮男装之外，对她的其他情况概无所知。对于顺发客栈，亦未捏得把柄在手。这就不好办了。

让牛昌出面做证吗？可这厮根本不是"光明道"的人，他的证词并不具备说服力。况且此人素质甚低，他一开口定然破绽百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再者，闻知谋反案情却不即刻上报，以致线索中断案犯

漏网，这件事若是严肃追究起来责任非轻，弄不好又得丢了差事。

经过这么一番考虑，危国祥觉得这事暂时还真不宜据实上报。对于发生在顺发客栈的抓捕行动，只能先编个诸如缉拿私盐贩子遭到拒捕之类的说法遮掩过去，一切真相则须待他拿下“中州虎”后方可披露。

那么如何去拿“中州虎”？细想一下，办法还是有的。虽然成千和淮南来客死了，但并非所有的线索都断了。他现在可以直接盯住索天雄。如果索天雄确实是“中州虎”，迟早会露出马脚。另外，顺发客栈那条线索也还有用，不妨派人打入其间做个卧底。如此双管齐下，说不定又可柳暗花明。这样想来，危国祥不免又自得起来，自谓我危某人到底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大智大勇非等闲。

说起来，危国祥的脑瓜是不算笨，只是他过于目中无人。他一点都没意识到，在锁春苑和顺发客栈失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大大地低估了对手的胆魄智慧。现在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乃至事态的发展与他的如意算盘，全然是背道而驰了。

江湖经验丰富的索氏父女，不但很快察觉并制伏了监视其行动的捕快，而且顺藤摸瓜找到了牛昌，在逼迫牛昌供出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将其秘密处决，随之索氏父女便销声匿迹去向不明了。而那顺发客栈，在危国祥差人以雇工身份打入其内部之前，业已悄然易主，变成了一个不存在卧底价值的普通客栈。

数日之间一切线索皆化为乌有，危国祥煞费苦心策划的侦破谋反大案行动，不得不就此悄悄地画上了句号。他期望由此而达到的目的和捞到的好处，也全都泡了汤。这个结果令危国祥异常光火，却又无处发泄，于是他便将这笔账又记在了李纲的头上。他认为如果没有李纲横加干涉，他绝不可能落个鸡飞蛋打，就在心里恶狠狠地发誓，将来但凡有机可乘，不弄死你姓李的老子就是婊子养的！

此事的结果也让李纲吃惊不小。虽然当时在锁春苑他认定危国祥的行径是恶意栽赃挟私报复，但事后回想，却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后来发生在顺发客栈附近的拒捕事件传到他的耳中，他不由得便将其事与危国祥的举动联系了起来。

莫非那天危国祥要等的证据，就是那个拒捕者？是不是皆因拒捕者自尽，危国祥才不得不权且放过了索天雄？那个拒捕者是什么人？那人为什么要自杀？索天雄与其有无关联？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性质的关联呢？这些问号的涌现，使李纲感到事情似乎不是如他原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正琢磨着怎样弄清这些疑窦，问题的答案却不请自来了。

一日清晨，老仆胡长庚将在院中拾得的一封薄缄交与李纲。李纲启封阅之，笺上有诗四句："同甘共苦守东京，剑影刀光见俊雄。后会有期重聚日，翻天覆地画图宏。"其后没有落款，但李纲不问可知此系何人留言。联想到以往的种种迹象，索天雄乃何等人物，已是不言自明。

回头再品诗句的含义，李纲被唬得脊背生风。

三

时隔月余，即靖康元年五月下旬，李纲莫名其妙地被委任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并被指派督统两路之人马，去解太原之围。

此前，赵桓因见金军东西两路皆退，有点胆肥起来，对割让三镇之诺滋生悔意，便欲遣师出援中山河间诸郡，收复失地，解救太原。因此在任命姚古、种师中为正副制置使的同时，已复用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这才没多久，却忽然又以种师道老病不堪为由，改命李纲取

而代之。如此来回任免，实是匪夷所思。究其缘由，又是张邦昌等人作祟其间之故。

指证李纲蓄意挑动请愿的事，危国祥鼓捣了半天一无所获。李纲沟通反贼之说，由于人证俱失，危国祥压根就没敢对张邦昌提。总之在暗中收拾李纲这事上危国祥是颗粒无收寸功未建，这让张邦昌大失所望。看来想一举扳倒李纲，难有多大指望。张邦昌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念头从一蹴而就调整为步步为营。

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思路放开去，主意便来了。既然往下扳不动，何不索性朝上抬？先找一顶轿子将其抬出京师，下一步不就好办得多了吗？

抬李纲的轿子不难找，那个宣抚使的职衔就很合适。把这顶乌纱往他脑袋上一扣，他就得顶着个被朝廷重用的虚名，乖乖地离开汴京，去承办那绝对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办得好，就让他长期在外边“镇守”着去，而办砸了，那可就得该治什么罪就治什么罪了。欲抑先扬欲擒故纵，这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

当然，这步棋并非万无一失。万一李纲挥师出征旗开得胜，或许会反令其威望越高权势越重。如果搞成那样，可就弄巧成拙了。不过综合各方面因素去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微乎其微。

张邦昌瞻前顾后斟酌再三，终觉此举利多弊少，于是他便择机向赵桓堂皇建言，三镇既不可割，则需全力救援，尤以速解太原之围为要。种师道年迈多病，暮气沉沉，业已难胜其任。为早日平定西线战事计，不如改用李纲宣抚两路，命其督师前去解围。

耿南仲、唐恪、聂昌等一听便知张邦昌的用意，马上心照不宣地予以附议。有些大臣不明就里，出于对李纲统帅能力的信任，亦很赞成这一主张。其议遂为赵桓纳之。唯许翰及谏官余应求、陈公辅品出这事不大对头，先后具折称不应让李纲离开朝廷，却没得到赵桓的理

睬。嗣后，赵桓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谕了这个决定。

李纲认为这一任命很不妥当，毫不含糊地当场力辞。他之所以果决地推辞其任，内中确有担心自己远离京师后，更易受人恶意中伤之虑，然而他更大的担心，是唯恐他一旦离朝，赵桓在张邦昌、耿南仲一伙的摆布下，又回到不惜以丧权辱国为代价，毫无原则地向金人屈膝乞和的歧路上去。

这个担心李纲自然不敢明言，但另外一个推辞的理由他可以直说：他自认不是承当两河宣抚使之职的材料。这既是一个借口，也的确是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对于自身的长短，李纲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文人，料理兵事非所擅长，在战略层面上做些宏观的谋划尚可，具体到布阵用兵战术战法，则基本上还属于门外汉。至于实战经验，更是严重欠缺。在金军围城之际他临危受命执掌帅印，实是出于万不得已。获得汴京保卫战的胜利，实事求是地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全城军民的同仇敌忾和勤王兵马的及时抵达。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从精神上坚定了朝野的抗敌意志，而并不在于发挥了多么出众的军事才能。领兵收复失地解救太原，那可是需要扎扎实实的作战指挥能力，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将门出身且又身经百战的种师道。所以以他取代种师道，乃是舍其所长用其所短，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有百弊无一利。

李纲直率地陈述了上述道理，却引起了赵桓极大的不快。赵桓觉得这个李纲真是有点不识抬举不知好歹，朕决定了的事，到了他那里，就很少有不遇到别扭的时候，这个毛病不可纵容。因此他当时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表示：“朕意已决，李卿毋庸谦辞，可待择日受敕。”

李纲怏怏退去后，怎么想怎么觉得这个任命难以接受，在数日内接连上书十余道请辞。而张邦昌等亦在同时进言，说李纲公然违逆圣命殊非为臣之道，倘此风为群臣所效仿，则从此君威将安在。

赵桓被那些七嘴八舌挑拨得心头火起，便成心与李纲较上了劲。他对李纲的理由一概不听，对李纲的辞呈悉批不允，且对持不可令李纲离朝之议者严加驳斥。许翰见此情形，感到事情严重了，只得暗暗提醒李纲，不要再生顶硬抗，以免招致“杜邮”之赐。

那“杜邮”是个古时地名，位于今之陕西咸阳。当年秦国名将白起因遭猜忌，被秦昭王赐死于该地。听许翰提到这个典故，李纲也不能不顾及后果，只好放弃争辩，接旨受命。但是经此一番碰撞，李纲在赵桓心目中的斤两，已然是大打折扣。张邦昌从旁察言观色，窃喜这盘棋的走势看好。

重任既已接下，就得尽力做好。但是要完成这项使命，却是困难重重谈何容易。

二月间宗翰用锁城战术困住太原，绕道南下，途中得知宗望撤军，他虽未继续挺进汴京，却转而拿下了隆德府等河东路的诸多城池。赵桓改弦更张下诏固守三镇后，由种师道坐镇滑州，姚古、种师中两路出击，曾一度顺利得手，接连收复了隆德府、威胜军、寿阳、榆次等地。但姚古、种师中在相约夹攻围困太原之敌时，却因姚古没有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而被金军各个击破。种师中阵亡于杀熊岭，姚古大败于盘陀驿。宋军损失惨重，慌忙退缩回隆德府及平定军，致使金军在这一地区重获控制权，太原之危则因此雪上加霜。在这种严峻状况下，没有充足的兵力，欲打破太原之围，无异于痴人说梦。否则等不到赵桓临阵易帅，种师道早就对宗翰动手了。

宋军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军，要想战胜金军，首先要依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这是老将种师道早就明了于胸的事。通过汴京保卫战，李纲对此亦深有感触。然而李纲却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个优势。宣抚司麾下的人马不过两万之数，以这区区两万人马去挑战宗翰大军，显然不是对手。而就是这两万人马，亦不能全归李纲节制。这两万人马分为五军，由于河北发生胜捷军叛乱事件，宣抚司左军已被赵桓调去平

叛；而其右军，又被划归由唐恪所推荐的宣抚副使刘韦合统辖。五军去其二，留在李纲手里的兵员，便大约只剩了一万两千人。

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两千兵员大部分都没有战马。李纲刚一就任便发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出征野战比不得就地守城，战马的作用至关重要。更何况，金军铁骑之彪悍凶猛，本来便令宋军难以望其项背。以现有的三五百骑与之交锋，还不够填金军的牙缝。

情势紧迫，别无他策，李纲只好启奏赵桓，请求张榜速括都城之马，给价偿之，以为军用。他估计在全城征购下来，凑出几千匹马还是办得到的。征来的虽不是战马，总比没有强。

赵桓起初点头应允，倏尔却变了卦。因为张邦昌伙同聂昌等进言，目下京师初定，尤以祥和为重。宣抚司遍城括马，骚扰得人心慌乱，不利于靖国安民。赵桓现在最怕的就是乱，一听乱字便头疼，张邦昌等的这番奏言，又点中了他的穴门。于是开封府前刚刚张贴出去的动员括马告示墨迹未干，便又被禁止括马的文榜覆盖。李纲了解赵桓的秉性，不想与其再起争执，唯发一叹而已。

除了马匹问题外，其他出征之所需亦是缺口甚大。赵桓给李纲指定的率部离京日期是六月二十二日，但是直到二十日，李纲列请朝廷筹措的军费，才拿到了不足预算的五分之一。其他诸如粮草兵器及各类军用物资，亦全都没有办齐。李纲对各部司办事效率之低下态度之敷衍恼火透顶，他不得不一面加紧督催，一面奏请赵桓宽展行期。

已有成见在胸的赵桓，以为李纲是故意找借口拖延时间，提笔便怒责他“迁延不行，岂非抗命”，对李纲的不满溢于言表。李纲实在是被挤对急了，他脑袋一热，在具折详陈不可仓促起兵理由的同时，将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及宣抚使告敕一股脑儿全交了上去，自称不堪大任有负圣恩，请求皇上罢职治罪。在旁观者看来，这就是明目张胆地以撂挑子要挟皇上的意思了。张邦昌等人幸灾乐祸，暗忖这下子必

定有好戏看。

然而面对李纲如此强硬的冒犯，赵桓这一回反倒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克制。内中之缘由，盖因朱后的善言规劝。朱后在得知赵桓恼怒李纲的原因后，和风细雨地提醒了他两点：第一，如果李纲所奏情况属实，那么他不肯草率出兵，是不是应当视为对朝廷高度负责、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表现？第二，倘若弃置李纲不用，其职拟以何人替代？

赵桓冷静下来考虑，不能不承认朱后提醒得有理。小不忍则乱大谋，起码在目前，李纲还是个用得着的人，解围太原若不以其为帅，暂时确无其他合适的人选。至于他乞展行期，看来亦非托词；否则他的态度绝不敢那么强硬。这个人凡事过于较真儿，这臭毛病固然讨厌，但是应当承认其出发点一般来说还是好的。

想通了这一点，赵桓不但没发雷霆之怒，反而以相当宽宏大度之态，将李纲上交的告敕悉予封还，同意他展缓行期三日，允诺诏调天下兵马以为后援，还两次赐宴李纲于紫宸殿和琼林苑，并赐其以玉束带、牙简等物。这样一弄，倒弄得李纲诚惶诚恐、不胜惭愧起来。展期三日其实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他不便再请推延，只能提出，希望在出征之后，朝廷能保证他的背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赵桓满口答应，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于是乃定援晋大军于六月二十五日开拔。

时间有限，但除了勉为其难地尽可能多做些征战准备，李纲在出征前还是特意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请旨处斩了原姚古帐下的裨将焦安节。

此前姚古、种师中聚集十万大军进援太原竟惨遭重创，焦安节负有首要责任。当时种师中部如约逼近太原，只待姚古兵至，协同进击。岂料在会合地点等了一天多，姚古没等来，却等来了大批的金军。这时传来哨报，方知姚古在进军途中偶遇小股金军截击，有人不

知虚实即杯弓蛇影地妄传前面的宋军业已大败，宗翰即将断我后路。姚古信以为真，生怕陷入包围，急令部队速撤。另一路约定参战的宋军张景颢部闻听姚古回师，亦惊恐退走。种师中待援无望，只能孤军对敌，且战且退。退至杀熊岭，所部已不足百人。种师中身被四枪，力竭阵亡。金军乘胜掩杀，在盘陀驿追上姚古。姚古部已是惊弓之鸟，将无战心兵无斗志一触即溃，仓皇缩回隆德府后，再也不敢轻言出战。原拟由滑州相机出击的种师道，亦被迫放弃了预定的作战计划。宗翰因之得以腾出手脚，集中兵力猛攻太原。

事后查明，妄传军情的始作俑者，就是贪生怕死的焦安节。有诏召姚古还阙领罪，焦安节被同时押解回京。

李纲在这个时候升帐处斩焦安节，目的就是明军令肃军纪，树军威壮军魂，表明此去有进无退的决心，激发将士们视死如归的战斗意志。此举效果显著，不仅使部队的士气为之一振，就连各有司的后勤配合，也较以前主动了许多。负责办差的大小官员皆兢兢业业起来，生怕被李纲抓住辫子，拉了去开刀祭旗。但也正由于此，李纲又招致了不少人的反感甚至憎恨。

另一件事是拜托许翰、孙傅、何栗等友人，在朝中努力坚持抗战主张，避免国策发生动摇。正好许翰等人相约要为李纲饯行，他们便择一处静雅的酒楼，举行了一场话别宴会。

在席间，李纲郑重寄语诸友，朝廷的对敌策略始终摇摆不定，目下虽然言战，态度并不坚决。金虏亡我之心不死，非战不能保全社稷。而在朝廷政要中，多有苟且偷安者，屈膝乞和之议从未断绝。万一皇上为其左右，大宋江山危在旦夕。我李纲远离京师，无法参与朝议，皆仰诸位鼎力为之了。另外，李纲性直口快，为政唯秉法度不知通融，有意无意间颇有开罪人之处，得罪了君子，还可解释，得罪了小人，便种下了祸根。李纲走后，若有在背后挟私中伤者，还望诸位多为周全，以释李纲后顾之忧。

见李纲如此肝胆相照诚挚相托，许翰等人都很感动，皆爽快地应承，朝中有他们在，诸事尽管放心，纵有小人兴风作浪，绝不令其阴谋得逞。之后，他们慨然举杯，预祝李纲征战顺利，早日凯旋。

李纲欣然致谢，掷地有声地表示："有诸位作为后盾，我李纲夫复何忧。李纲此去定当全力以赴奋勇杀敌，不惜肝脑涂地，报效吾土吾民。"

话虽这么说，其实大家的心头还是各有忧思。许翰等人的主战态度始终如一，绝不会向主和派妥协退让，在这一点上李纲是放心的。他不放心的是他们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能量。虽然在座的诸位，论品阶都在从三品以上，论职务均居军政中枢职，但他们身上的书生气，却皆较李纲更甚，与张邦昌之类的宦海油条周旋，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拜托他们顶住乞和逆流，委实是难为了他们，也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然而除了这有限的几个知音，李纲还能靠谁帮衬？

许翰等人的忧虑，则在于李纲的前途莫测。所谓马到功成得胜返阙云云，不过是大家的良好愿望。实则众人心里有数，解围太原绝非易事。连能征善战的宿将种师道尚难奏功，李纲焉得便能稳操胜券？倘若征战失利，李纲该当何罪？即便往好处想，天佑李纲大功告成，他能否再回朝廷也是个问题。此番突然逼迫李纲挂帅，显见得就是有人捣鬼。而李纲再三推辞不就，又严重地得罪了皇上。后来虽以李纲的低头就范结束了争执，但皇上对其心存芥蒂已在所难免。这便难保皇上不借此派他出征之机，索性将其置于边陲。李纲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这是为大家所公认的。特别是李纲为了坚持原则敢于直言犯上的铮铮铁骨，令许翰等皆自愧不如。如果李纲从此被排挤于外，朝廷中的政治力量对比必会严重倾斜，由此而导致的后果显然将很不乐观。

这些忧虑说也无益，何况在出征前夕，唉声叹气很不吉利，所以大家都将它闷在腹中只字未提。但是众人的心情却不免笼罩着些许苍

凉，这便使得彼此间那些相互勉励的赠言，涂上了一层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意味的悲壮色彩。

第十七章

此言一出，欧小凤身后两名女兵的右手立即移上剑柄。撤在侧堂的护卫们亦屏住了呼吸，紧握钢刀准备随时冲进。甘云不用看也知道对方的人在做什么，他表面上没动声色，实则已瞅准空当，只要对方稍有所动，他便会在刹那间猛扑上去挟持住欧小凤。

二

宋朝征师进至河阳，发生了一件令人着恼的事：一支押运粮草的部队遭到了武装打劫，被抢去军粮百余车。

打劫粮草的不是金军，而是当地的绿林人马。这一地区由于连年战祸不断，屡受金军掠扰，民众们纷纷拉起了杆子。这些杆子大小不等，宗旨各异，有的纯粹是为图自保，有的自诩是抗金义军，也有的就是专事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勾当的土匪强盗。三五个人也扯旗号，占个土丘即为寨主。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遍地皆是草头王。

打劫宋军粮草的这股绿林，是其中势力较大的一支民间武装。他们盘踞在附近的卧狼岭上，拥有数千之众，打的是聚义抗金旗号，也确实曾与金军交过手。其首领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名唤欧小凤，据说是江湖艺人出身，善于吞刀吐火，足智多谋心狠胆大。方圆百里，不但一般的杆子不敢惹她，就连驻守该地的官军，闻其名也要退让三分。因此她在这一带的活动，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欧小凤的行为置之不理是不行的，那会被对方认为官军软弱可欺，肆意挑衅打劫军需的事将会一再发生。宋军诸将提出要以牙还牙，兵围卧狼岭灭了这股无法无天的匪帮。但李纲没有点头。

诚然，以李纲握有的兵力，荡平卧狼岭是做得到的，问题是这一仗值不值得打。他的任务是去解围太原，而不是来河阳剿匪荡寇。常言道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何况那欧小凤不是个软柿子。她的队伍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又占据着优势地形，周边的许多杆子与之都有联系，到时候亦很可能对她施以援手。可以想见，在这种条件下硬碰硬地去打，纵使拿下了卧狼岭，宋军自身也将付出相当的代价。以宣抚司这点人马去救太原，本来就捉襟见肘，再于中途损兵折将，岂不更是杯水车薪了吗？所以从大局着眼，不到万不得已，不宜与欧小凤动武。

示弱纵容不行，兴兵围剿也不妥，解决问题的路径，便唯剩招抚一途。这条路走得通吗？李纲细细想来，认为具有一定的希望。

凡属呼啸山林者，无论是旨在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还是一味抢劫奸淫的恶棍匪徒，皆视官军为天然的对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两者又均不排除与官军合作的可能。前者与官军合作，往往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正义宗旨，不计前嫌地支持官军某种利国利民的军事行动；而后者与官军合作，则多是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需要，与官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这两种现象，在历史上都大有先例。

欧小凤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人呢？李纲分析她应当是属于前者。因为，第一，据了解她由于在这一带颇得民心，所以前往比附者甚众。如果她是个劣迹斑斑无恶不作的匪魁，纵然可横行霸道以势欺人，却很难在百姓中树起这种使人望风投奔的声望。第二，目前河北河东的许多杆子皆自称抗金武装，实则在行为上是有真有假。而欧小凤却是不止一次地拉出队伍，与金军真刀实枪地拼杀过，先后毙敌不下百人，这是连当地官府都为之赞佩的事实，也是当地的杆子们和官军将士不敢小视于她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此看来，欧小凤的抗金旗号乃货真价实，不是幌子，这就有合作基础。最起码，据此有可能争取她不扯援晋大军的后腿。倘欧小凤深明大义，行事以拯救国难为先，甚至可望争取其相助一臂之力。这是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应当力争把它做成。

李纲思定，即修书一封，差人送上卧狼岭，邀请欧小凤下山会谈，共商守土御敌大计。他还特意命人延请了一位与山寨有来往的绅士，拜托其从中说和疏通。

信使很快带来了回音。欧小凤没有拒绝会谈。这说明她在处理与官军的关系上，愿意留有一定的余地。但是她提出了四个前提条件。

其一，官军不得玩弄明谈暗打伎俩；其二，会谈的地点只能是在山寨里；其三，前往会谈者必须是两河宣抚使李纲；其四，李纲至多可带随员两名。

李纲帐下的诸将和幕僚皆以为，上述条件中，除第一条算是正当要求，余者全无道理，而且内含杀机，不可照单接受。至少会谈的地点，应当设在中间地带。

李纲考虑，欧小凤的要求虽然苛刻，却也情有可原。相对于官军，山寨终是处于弱势，他们怀有强烈的戒备心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此中恐怕也包含着对会谈诚意的测试。如果他不敢上山，欧小凤可能会疑窦丛生，再欲与之沟通就会更加困难。

当然，全部依其条件单刀赴会，肯定要冒风险。风险将有多大？李纲估计，对方加害于他的可能性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很小。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谅她欧小凤也清楚。只要官军不动武，一般来说他不致有性命之虞，至多是话不投机被暂扣为人质。为了团结抗金力量，这点风险微不足道。再者，李纲对自己的谈判能力还是很有把握的，他自信只要对方肯谈，应当不至于谈出剑拔弩张的局面。

于是，他不顾众人的劝阻，再次亲笔致书欧小凤，表示尊重山寨所提要求，商约次日一早上山会谈。

虽对谈判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必要的应变措施仍不可或缺。所以待信使派出后，李纲即指定了在军中暂署帅印的将领，并命各营人马外松内紧随时待命。倘日暮仍不见其归，可由两翼出动包围卧狼岭，营造重兵压境之威。但暂且还是只围不打，只要能达到迫使欧小凤放人下山的目的即可，其后的行动待他下山后再作定夺。

众将担心地问，万一李大人发生不测，我等将如何是好？李纲稳健地笑道，诸位虑我安危，山寨中人岂不虑其亲属之安危？

众将闻之恍然：聚义卧狼岭者既然大半为当地百姓，乡间必多有其眷属居之。如果朝廷的一品大员在山寨里遇难，官军疯狂报复起来，就不单纯是荡平一个卧狼岭的事了。以欧小凤之精明，何苦由于杀害一个与其无冤无仇的李纲，而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呢？

用无辜百姓的性命做筹码，实非李纲所愿，但如果届时欧小凤翻脸不认人，他也只能抛出这个撒手锏。众将感到这个筹码有些分量，心下稍安。

然而李纲随后收起笑容严肃叮嘱，凡事都可能有意外，若欧小凤一伙愚顽不化肆无忌惮，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那便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你等便须不惜一切代价，铲除这个祸害。假如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宜取正面佯攻侧后偷袭之策，同时须速将此间情况上奏朝廷，请求支援。

听了这话，众将一方面佩服李纲虑事周密，一方面不免又有些心神忐忑。但料知李纲赴会意决，无可再劝，他们唯能在心里祈祷，千万别出这种意外。

欧小凤复函同意次日会谈。次日早饭后，李纲便带着亲随甘云策马离营，在那位充当中间人的绅士的引导下，头顶炎炎赤日，踏上了蜿蜒山路。

欧小凤只许李纲带随员两名，而甘云提出，既然如此，由他一人充当护卫足矣。李纲稍稍一想即纳之。因为，如果双方谈得拢，他就并无什么危险可言，而若欧小凤蓄意加害于他，再多带十个八个护卫亦无济于事，那便不如索性只带甘云一人，反而显得气量阔大。这一点李纲想对了，少带一名随员无关宏旨，却在无意中抬高了他在欧小凤心目中的形象。

大凡绿林中人，最尚“义”“胆”二字。李纲以其一品之尊，欣允上山会谈，首先在“义”字上无可挑剔。赴会时又自减随员，则于“胆”字

上亦可圈可点。相形之下，欧小凤倒觉自己显得有些色厉内荏颜面无光。所以闻报李纲进山的状况后，她改变了只在山寨坐候的打算，带一队女兵上马，在第二道隘口处以不卑不亢之态亲自迎接了李纲。她的这一顾全礼节之举，使李纲感到其尚非那种坐井观天妄自尊大之辈，是可堪以理喻之的。

令李纲惊讶的是，这绿林女头领看上去竟是十分地年轻俊俏。若将一身束腰佩剑的短打衣裤换作丝缎罗裙，其无异于一位贤淑秀雅的闺阁少妇。他不由得暗想，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似此端秀女流竟能称霸一方，其过人之处可想而知。他眼前忽然浮现出索飞春那飒爽身影，莫非索飞春的未来生涯亦复如是？她与其父索天雄现今漂泊何处？又在做些什么？念及此，他的心头不禁涌起一阵痛惜，深叹民间不知有多少人杰，竟自空怀壮志流落江湖，而不能为朝廷所用。

过了第三道隘口，李纲抵达寨中。盛夏时节，山外早已暑热难耐，山中却仍清凉宜人。加之幽泉古木相映，使李纲顿生身入桃源之感。

山寨的议事堂位于浓荫深处，营建得高檐阔壁气势飞扬。正堂内有数十名健卒荷刀环立，欧小凤一进门便命其全部撤去，只留下了两名女兵侍立左右。李纲揣度，这是欧小凤本欲彰示其威先声夺人，而现在又羞于如此张牙舞爪虚张声势了。可见欧小凤是个很重脸面的人，李纲心想，此亦是个争取她协力抗金的有利因素。

所以，当主客就位会谈开始后，李纲首先便出言肯定其部为抗金义军，开宗明义地表示，今日上山会晤欧头领，就是为了与其商讨军民协力共御外虏之策。综合对欧小凤其人的种种认知，李纲预想，以这个态度和话题入手进行谈判，气氛应当是比较融洽。

谁知欧小凤听了他的开场白，表情却相当冷淡。她略略摆了摆手

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就免了，如果李宣抚当真想谈，就请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实打实地谈条件，否则我欧某无暇奉陪。

这就让李纲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我方才所言就是开门见山，欧头领还想听什么亮话，不妨提示一二。

欧小凤说好吧，那我就请问李宣抚，你兵屯河阳意欲何为？

李纲说，我乃是奉朝廷之命，前去解救太原。

欧小凤轻轻哼了一声，还未再开口，有个女兵匆匆走进，向她附耳说了几句话。欧小凤的神色顿时变得冷峻。她挥退报信的女兵，转回头来，目光如剑直视着李纲道，原来李宣抚也是这般口蜜腹剑，那么我们便无甚好谈的了。

此言一出，欧小凤身后两名女兵的右手立即移上剑柄。撤在侧堂的护卫们亦屏住了呼吸，紧握钢刀准备随时冲进。甘云不用看也知道对方的人在做什么，他表面上没动声色，实则已瞅准空当，只要对方稍有所动，他便会在刹那间猛扑上去挟持住欧小凤。

会谈刚拉开序幕，形势便急转直下，这个情况大出李纲意料。他也有点急了，忍不住提高嗓音喝道，欧头领的话着实令本宣抚莫名其妙！请欧头领不要打哑谜，本宣抚如何口蜜腹剑，但请直言赐教。

欧小凤没想到李纲会这么气昂昂地高声大喝，她愣了一下，然后定睛盯着李纲，冷笑一声道，李宣抚非要我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吗？在下可以从命。你带兵到河阳来，名为解围太原，实为剿我义军。你莫道我是诈你，我自有探报为据。另外我刚刚又接到一份探报，你欲以会谈为幌子麻痹我军，暗中却秣马厉兵，企图于天黑之后袭我山寨。敢问我欧某摸到的这两张底牌，是真是假？

李纲这才明白，症结原来在此。他心中暗暗叫苦，今日怕是要坏醋！欧小凤消息灵通，可见她能量不小。但是这两条探报都搞得很不

准确，对她的判断产生了严重的误导。绿林对官军的戒心与生俱来，风吹必然草动。欲将此中误会释清，那是相当困难。一时间李纲前胸后背的衣衫，全被冷汗浸透。

欧小凤见李纲无语，冷笑着逼上一句，明人不说暗话，好汉做事好汉当嘛。李宣抚尚有何言，我愿意洗耳恭听。

李纲努力镇定着自己，点头应道，我当然有话要说。他想，事既如此，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于是他略微清理一下思路，即用从容不迫的语速和理直气壮的语气，对欧小凤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解释。

李纲说："所谓假借解围太原之名前来剿灭义军之说，纯属无稽之谈。这必是朝廷中某些居心险恶之徒蓄意散布出来的谣言。这个谣言不值一驳。说句不客气的大实话，剿灭你一个小小的卧狼岭，还用不着我这个枢密使来挂帅。散布此谣者，无非是欲为我进援太原设置障碍。这种为达一己之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置国家安危于脑后的行径，简直是无耻之极令人发指！我泱泱大国屡败于夷蛮之手，与这种热衷于自戕的痼疾关系极大。这等官场丑态本不宜于示之于民，但此事关乎大局，我不得不对你明说。至于入夜攻山一说，你的探报亦不确切。本宣抚之命，是我若日暮不归，可兵围山寨迫你放人，但有明令只围不攻。只要你不把事做绝，一切都有商量的余地。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衡情酌理换位思之，假如是你轻骑简从单刀赴会，你会头脑简单到毫无防备吗？这就是你千方百计想要摸到的所谓底牌，现在全亮给你了。我李纲以自己的信誉担保，以上所说无一虚诈。信与不信，悉听尊便。"

这一番话李纲说得自然是铿锵有力，但其效果如何，他却不敢乐观。毕竟口说无凭，单靠几句雄辩，何以教人采信？

果然，欧小凤听过，沉默了一会儿，又抛出了一个让他尴尬的问

题："李宣抚这万余人马，剿我山寨或堪一战。若说去解围太原，恐怕差得远吧！"

这个破绽抓得不错。李纲只能长叹一声："朝廷只给这点兵马，本帅亦感力不从心。成败自难料就，但求无愧国民罢了。"

欧小凤眉头微蹙，静了一下，再度发问："如果你们兵围山寨我仍不放人，你们又当如何？"

"万不得已，只有攻山，坚决剿灭你们。本宣抚已然有令在先。"李纲斩钉截铁地回答。反正图穷匕见，他也豁出去了，"你等若误我抗金大事，就是金虏的帮凶，我们只好用刀枪来说话了。"

欧小凤淡淡一笑："你不怕我先杀了你？"

李纲摇头叹道："你真要杀我，我怕也没用，我只是后悔我看错了人。"

两人一问一答，都是语气和缓，却是将对峙的气氛推到了顶点。

接下来两个人都没再开口，厅堂内外骤然变得静可闻针。双方的护卫不知他们各自在考虑什么，皆是神经绷紧，一触即发。

此刻李纲确实是后悔了。他后悔自己行事匆忙疏忽，掌握情况不全，未曾提防朝廷里竟有小人以散布流言的方式，在他的背后插刀。如今他被困在山寨中，已不可能去设法消除这个要命的误会，看来一场血腥厮杀在所难免。而一旦双方开战，谣言便成了事实，你承认是它，不承认也是它了。他急切地转动着脑筋，却实在想不出更有何术回天。

"传我的命令，马上把劫来的粮草全数送还官军大营，谁劫的谁去送。顺便告诉官军，本头领今日要设宴招待李宣抚，宴会后即恭送李宣抚下山，让他们少安毋躁。"

正深陷于痛苦懊悔中的李纲，忽然听得欧小凤发出了这样一道指令，以为是自己神志恍惚产生了幻觉。他忙凝神环顾，但见欧小凤的那两个女护卫以及甘云亦在发蒙。

“听见没有，快去传令！”随着欧小凤再次吐出的话音，一个女兵忙欠身称是而去。

李纲这才相信自己没有听错。他颇为不解地看看欧小凤，欧小凤微笑着冲他拱手一揖：“百闻不如一见，李宣抚果然是肝胆照人，名不虚传。”

李纲见事态与其方才所料大相径庭，身心放松下来，但是困惑犹存：“深谢欧头领厚意。但容冒昧一问，仅凭李纲一面之词，如何便能取信于欧头领？”

“虽无他凭，但李宣抚之声誉遐迩皆闻，足资为信。李宣抚并未看错我欧小凤，我欧小凤也相信不会看错李宣抚。小凤虽愚，大义尚明，解围太原如有所需，小凤愿尽绵薄之力。”

欧小凤这豪爽直率的寥寥数语，在李纲心里蓦地掀起了一股巨浪，几令他的热泪夺眶而出。

二

解决了与欧小凤的冲突，基本上便等于解决了当地所有杆子的问题。周边的大小杆子得知欧小凤已与李纲达成合作协议，无人再敢骚扰官军。甚至有的杆子还主动去找李纲，表示只要是打金虏，任凭李宣抚调遣。这便使李纲得以安驻河阳，训练部伍，修整器甲，打造战车，全力地投入了战前准备。

热火朝天地整训十余日后，部队的装备大有改善，将士的战斗力

明显提高。李纲乃意气风发地率部进至怀州，继续练兵演阵，只待各路兵马集结，就合力打响解围战役。遵照御批，他将协同进兵的时间，确定为七月二十七日。

然而眼看大战在即，较团结欧小凤更为棘手的问题却接踵凸显。李纲刚刚舒朗了几天的心境，复又蒙上了沉重的阴霾。

要害问题有两个。

其一，是朝廷突然降旨，将此前诏书所起川、广、闽、湖乃至京西州郡的防秋之兵，罢去大半。有些远道兵马已在进军途中，亦被诏命返回原地。根据赵桓督促李纲出征时所做的信誓旦旦的保证，这种釜底抽薪之事绝对不应当发生，然而现在它就是发生了。这样一来，不仅大大地加重了解围太原宋军部队的压力，而且使整个的防秋备边战略部署，沦为了一纸空谈。

其二，是李纲虽然名为战役总指挥，实则除了本部兵马，谁也指挥不动。领兵协同作战的宣抚副使刘韦合、制置副使解潜、察访使张灏、勾当公事折彦质以及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诸将，名义上统归宣抚使司节制，实际上皆直承御批事可专达，有权自行进退，根本不受李纲的约束。出征前李纲便怀此虑，有心奏明其中的弊害，又怕赵桓疑心他揽权，便忍下未提。他心想到了临阵开战之际，总是该有旨一统号令的吧。谁知直到眼下，仍是这般情状。诸将各行其是，就是一盘散沙，如此挑战宗翰，岂非飞蛾投火吗？

李纲真是百思不解，防秋备边和解围太原都关乎卫国安邦大计，朝廷如此自设障碍，意欲何如？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仗没法打。可是赵桓并未下旨收回作战成命，李纲亦不甘心徒劳无功。再说太原乃战略重镇，也绝对不容放弃。所以说这一仗还是非打不可。

既然要打，上述问题便不能不解决。但上述问题源自朝廷，李纲自身无法解决。因此他只能急切地具折上奏，据理陈述罢减防秋之兵及征师节制不专之弊，希望赵桓迅速做出明断，为其打赢解围太原之战提供切实可靠的支持。

由于对那些别有用心地作祟朝廷、扰乱视听者痛恨至极，也出于动辄遭到掣肘的恼火，他在奏折里写下了一些措辞相当激烈的字句：“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罢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支吾！”“强敌临境，非战非和，朝夕恐栗，惧其复来，天下果无事乎？”“若必以谓不须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陛下胡不遣建议之人代臣，坐镇康平，而重为此扰扰也。”这种一针见血之语肯定不会见悦于皇上，但李纲实在是内心焦灼不可自抑。何况情势逼人，责任如山，如不秉笔直言，事先把话说透，将来征战失利，吃不了兜着走的还是他李纲。

奏折加急驰送京城后，李纲一面照常抓紧督察战训，一面便掐时计日地盼望着朝廷的回音。解围太原原是皇上促命李纲出师的，现在却反过来倒是李纲要敦请皇上给予支持了，这个变化真是让李纲哭笑不得。这无疑是某些大臣又对皇上施加了负面影响。李纲但愿许翰等人能够发挥出作用，劝得皇上摆脱谬论蛊惑，还是坚持既定方针。

但是等了若干天，朝廷方面音信杳然，却从另一方面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是在一日的晚间，刚入掌灯时分，李纲因等待圣谕不至，心中焦躁难耐，欲再上书敦促。他正拈毫措辞间，甘云进帐禀报，说有百姓求见。李纲起初以为是关于军民纠纷一类的事情，让甘云去告知副将酌情处理。甘云说那人声称他有要事，必须亲见李大人。李纲猜想或许是有人前来提供关于金军的情报，便让甘云把那人带了进来。

甫一见面，李纲觉得来者面熟。待到那人来至灯下自报家门时，

李纲也想了起来，这个人原来是他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汴京济世堂药店掌柜吕忠全。

在此地见到吕忠全，李纲觉得比较意外。因惦着书写奏折的事，他礼让吕忠全落座后，便直接问其找自己有何事，是不是来此地采购药材，遇到了什么麻烦。吕忠全苦笑道，连我那药铺都让人家一锅端了，我还采购什么药材！

李纲一听，就关切地问他，此话怎讲？

吕忠全便将危国祥如何勾结官府，将他整得倾家荡产，他又如何寻求李纲做主未果，迫于危国祥的淫威，不得不举家逃离汴京的经过，大致诉说了一遍。

李纲听了这事，十分气愤，同时却又有点纳闷，难道吕忠全长途跋涉来到怀州，为的就是告此一状吗？吕忠全说当然不是，小民是另有事情要同李大人讲，但请李大人屏退左右。

李纲观其颜色，似是怀有重要机密，遂命甘云及其他侍从全都退出，离大帐十步警戒。

这时吕忠全方趋近李纲，低声道出了来意："小民乃奉大金国西路军元帅宗翰之命，前来传话与李大人。"

此言微若耳语，却如平地惊雷，炸得李纲登时面色骤变："你说什么？"

吕忠全却很沉得住气："李大人莫急，请容小民把话说完，然后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李纲见状，倒不免啧啧称奇，暗忖这里面定有缘由，应当弄它个明白。于是他平息了一下呼吸，稳住心神，冷着面孔对吕忠全道，想不到你一介商贾，竟敢做如此勾当，可算是胆大包天了。也罢，既然

你有这份狗胆，本帅且听你聒噪几句。

吕忠全垂首称谢，沉沉低语道，个中原委说来话长，小民尽量简而言之，请李大人耐心听过。

原来，由于吕忠全夫妇俱为晋北人氏，吕家祖上在汾州乡间尚略有薄产，被迫离开汴京后，他们就打算先回那里落脚。当时汴京城里正洋溢着一片天下太平之声，他们以为那一带的金军亦已退去，回乡谋生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谁知河北西路境内压根就没太平下来，宗翰的西路军在该地区恣意横行，猖獗如故。行至汾河边时，他们遇上了一股丢盔卸甲狼狈奔逃的宋军溃伍。这些败兵被金军打得屁滚尿流，见了百姓却如狼似虎。吕妻为保住随身携带的一点盘缠，竟被一个宋军押队一剑洞穿了腹腔。其子亦在混乱中被宋军的马蹄踏破头颅身亡。金军的铁骑随后追杀过来，吕忠全与部分宋军溃兵以及若干逃难的百姓俱遭擒掳。

吕忠全早闻金军之残暴举世无双，自忖此番必死于金人之手无疑。岂知他后来的遭遇，却全然出其所料。金军俘获了这些宋人，并未肆意屠杀，而是经过筛选，逐去妇孺，余者则分别发至各部伍充作了杂役。对于其中的伤病者，还派人给予了简单的治疗。

因见金人的医疗水平实在有限，吕忠全出于职业本能，主动出来协助医治患者，引起了金人的注意。后来因其医术高明，名声不胫而走，竟被荐之于宗翰，留在元帅帐前差用，而且被给予了较优厚的待遇。再后来，他又逐渐得知，似此被金军留用的汉人还有不少，亦皆受到了相当的礼遇和重视。由此他感到原来金人并非只有杀人不眨眼的一面，汉人未必不能与之谋求共存。

基于吕忠全的切身遭际，从感情上讲，这时他对宋军乃至整个大宋朝廷的仇恨，已经是较之金军更甚。

金军对俘获在手的宋虏不予妄杀，且对其中怀有一技之长者还可格外优待量才使用，乃是出于两个原因。一者是由于他们在连续的征战中减员颇众，亟须补充为其正军提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劳役。二者则是有意地对汉人采取一定程度的怀柔政策。武将出身的主帅宗翰主要着眼于劳役之需，对怀柔不怀柔的不大重视，但在金军的高级将领中，却有一个人对此十分重视，这个人就是时任宗翰部元帅右监军的完颜希尹。

完颜希尹这个人，在骁勇善战上比宗望和宗翰都略逊一筹，因此未曾执掌过帅印，但他的政治头脑，却远远高于金军诸帅。此人精通周易，洞晓阴阳，熟悉中原文化，腹中韬略很深，是金朝中一位不可多得的饱学多才之士。金朝最早使用的文字，就是由其模仿汉人的楷书首创的，史称女真大字。

完颜希尹懂得，欲从根本上征服一个异族，特别是像汉族这样人口众多源远流长传承深厚的华夏大民族，仅凭武力是做不到的。如果不能争取到民心的拥顺，这个江山他们就是能打下来，也要付出极其巨大的代价，并且也坐不稳坐不长。因此他在征战的过程中，经常提醒性格暴烈的宗翰，一定要恩威并重，切不可滥杀无辜，要尽量避免激起汉人的不共戴天之仇和誓不两立之志，要尽量让汉人产生这种意识：只要乖乖地服从大金国的统治，他们的生命便会很安全，生活便会很安定，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豁出性命非与金人拼个你死我活。

同时他认为，必须要在宋朝的重臣中积极争取合作者。如果这种人愿意为大金服务，其能量将超过战场上的千军万马。这个争取宋朝大臣为内应的主张为金太宗所采纳，后来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让吕忠全以受宗翰委派之名前来游说李纲，就是出于完颜希尹的建议。

这个念头是他在与吕忠全的某次闲聊中，得知其曾与李纲有过一面之识后产生的。他当然不会幼稚地幻想吕忠全能够说动李纲归降，

但认为有必要让他前去一谈。对于李纲的情况，完颜希尹掌握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李纲是坚决的抗金派；第二，李纲在朝廷里并不得志。此中便有文章可做。

派说客向李纲表明大金国对他的看重之意，不管李纲暂时接受不接受，总不会在其心理上毫无影响，总是给他送去了一条后路。而说客之事如果传扬出去，则可能引起宋朝朝廷的猜忌，将来再辅之以其他手段，便有可能或是使李纲的抗金立场发生动摇，或是使李纲失去朝廷信任，无复把握兵权。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是对大金国大有裨益的。所以他对吕忠全说，大帅与本监军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你把我们的意思传到即可。当然如能劝得李纲开窍，那就是大功一件了。

吕忠全对劝降李纲并不抱任何希望，但他很想去见李纲一面，将铭刻心中的奇冤大恨诉诸于李纲。他要告诉李纲，他为什么会从一个安分守己的善良百姓，沦落成为异邦的奴仆。他要沉痛申明，对不起宗庙先人的不是他吕忠全，而是朝廷中那些无恶不作的文臣武将贪官污吏，甚至是那个昏聩至极的皇上。这种话从来没人敢讲，但他如今可以随心所欲地宣泄个不亦快哉。至于李纲会不会杀他，他没有多想也无须多想。反正现在无论是金军还是宋军，要想杀他都比捏死只蚂蚁还容易。屡经大难九死一生的吕忠全，已将生死看得很淡。杀了一了百了，不杀算捡了条命。

吕忠全先将其离京后的遭遇和他欲倾诉于李纲的悲愤之辞说完，然后转达了宗翰和希尹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英雄择主而事的劝降之意。最后，他告诉李纲，假如他此行一去不返，宗翰将“洼勃辣骇”五十名宋俘作为报复。

“少拿这一套来威胁本帅，”李纲横眉冷对嗤之以鼻，“你以为这样本帅便不敢杀你了吗？”

“小民没有这个意思，小民不过是转述宗翰的原话而已。但小民

自己尚有一言，也是逆耳，可以说吗？”

“讲。”

“以小民在金营的亲历亲闻，深感宋军确非金军对手，除非倍而又倍之，莫可敌也。况且此地不是汴京。因此小民奉劝李大人量力而行，好自为之。”这话是吕忠全的肺腑之言，他的确是很不忍心眼看着李纲一败涂地，“小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现在听凭李大人发落。”

李纲铁青着脸，端坐良久，才抬手戟指着吕忠全，低哑而威严地开腔道，你回去告诉宗翰和希尹，我李纲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除非金军彻底撤出我大宋的疆域，我李纲与他们无话可谈。你姓吕的不要再为金人充当说客，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你纵有千条理由，认贼作父亦罪不容宽。你胆敢再踏进宋营一步，我一定立斩不贷。说罢，他仰面闭目，冲着吕忠全挥了挥袍袖。

吕忠全默然片刻，动作迟滞地起身离座。在退出大帐前，他肃然躬身，对李纲深深地施了一礼。

李纲听着吕忠全的脚步声渐次消失，仍端坐在交椅上纹丝没动。他的心里如烈火烹油沸滚得紧，而遍体却又似堕入极度深寒。吕忠全此行带来的信息，让李纲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事态是非常可怕的。

金人的劝降不值一哂，但其志在亡宋的狼子野心于此中却昭然若揭。可是朝廷政要们偏偏掩耳盗铃，还在那里一厢情愿地做着与狼共舞的美梦，此可怕之一也。官府黑暗无道，官军祸国殃民，致使宋民甘为金奴，立国根基严重动摇，此可怕之二也。连吕忠全这样毫无军事常识的平民，都能看出对垒的双方敌强我弱，宋朝军队非倍莫敌，他李纲身负重任，除了这万余兵马，竟再无可靠的后援，此可怕之三也。

这样一盘危机重重的烂棋，教我如何走得下去！李纲越思越恼，

他愤然睁目，“嘭”的一拳捶在桌面上。

然而这一捶，却捶得他猛醒过来：金人派吕忠全来此是何意？他们要的不就是我手足无措斗志瓦解吗？我如此心灰气馁，岂不是正中了彼之奸计？再说，除了背水一战，我还有什么退路？解围太原这一仗，不打不行，打不赢也不行，这个信念必须坚定，再难再险也不能彷徨动摇。不管对于朝廷还是对于个人，打得赢一切都好办，打不赢一切全扯淡。

李纲想到这里，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壮烈感充满胸腔，笔走龙蛇将奏章一挥而就。这道奏章简明扼要，主要就是理直气壮地重申了速起天下援兵和统一指挥权这两个要求。

此外，他也做了另一种准备。假如朝廷仍对他的要求置若罔闻，他将在尽力协调各部行动的同时，请欧小凤邀集各路杆子多头出击奇袭敌后，扰乱金军阵脚，牵制金军兵力。总之他是横下了一条心，无论如何，坚决要在这里与金军决一雌雄。

三

圣旨在延迟多日后终于降达军营。但那圣旨却如当头一棒，将李纲的决战梦想击得粉碎。

李纲上书提出的请求，圣旨中只字未复，亦已无须作复，因为其事已与李纲无关。圣旨的大意是：两河宣抚使之职仍由种师道就任，命李纲交割职事后，着即离营赴阙。

言辞冰冷的圣旨宣毕，不仅李纲如雷轰顶，三军将领亦面面相觑。他们搞不清李纲何罪之有，竟被倏尔免职，心中都有些不平，但无人敢置一喙。

为时尚不足两个月，宣抚使来回撤换，已属咄咄怪事，临阵易帅，更属反常。李纲料想，必是自己又遭到了恶毒中伤。但他自思行端影正，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把柄可抓，又有许翰等人为之周旋，何至于皇上的态度发生如此的剧变呢？后来他才知道，此间变故的缘由非止一端，殊非许翰之辈可阻。先后被罢职者亦非止一人，其中就包括了许翰、吴敏乃至太宰徐处仁。

原来当宗望回师兵抵中山、河间时，因该地的兵民固守不降，两镇俱未沦于敌手。后来赵桓萌生悔割三镇之意，但又忌惮触怒金人，便遣王云、曹蒙为使，向宗望请求以贡奉租赋的方式代替割地条约。李纲率征师离京不久，王云、曹蒙从金营返回，奏称宗望表示宋朝的建议可以考虑。这其实是宗望的缓兵之计，耿南仲和唐恪却把它当作了金人欲与大宋和解的良兆。他们劝说赵桓赶快做出相应姿态，以求两国修好。赵桓当然巴不得就此息事宁人，避免兴师动武。毕竟用兵作战也要劳民伤财，耗资之巨未必在贡奉租赋之下。他便接连派人赴金，去谈具体条件。

张邦昌见状，马上顺水推舟，提出根据这个新情况，解围太原之举应当缓行，且宜即罢天下援军，以示言和的诚意。许翰等人针锋相对，坚称必须是以战求和，却被张邦昌等斥之为迂腐空谈。恰逢此时由于宋军节制不专，刘韦合、解潜、张灏诸军各行其是连遭惨败，更使主和派抓住了不可动辄言战的口实，极力撺掇赵桓做出了釜底抽薪的决定。但是太原怎么办，赵桓一时无主张，这便将李纲置于了骑虎难下的境地，也为张邦昌对李纲落井下石提供了机会。

虽然李纲当初挂帅是勉为其难，但他一旦出师，必不甘半途而废，这是张邦昌根据李纲的秉性料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一点做文章，运筹之妙便存乎一心了。李纲迫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急切上书请求增兵并且一统兵权，这就是一个足资利用的突破口。

张邦昌知道赵桓不可能轻易应允李纲，所以虽有许翰等人支持李

纲的奏请，他却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抓紧时间先暗地里去做了另外一件事。他把危国祥召到府中，旧话重提，说二五请愿的主谋，朝廷是决意要追查到底的。此前无人肯出来做证，依老夫看不是没有证人，而是他们心怀顾忌，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朝廷的决心很大，只要他们据实出证，本相可保其一切无虞。这是为朝廷立功的良机，机不可失，切须把握。

危国祥深会其意：如今李纲远离汴京鞭长莫及，正好做手脚将其一举扳倒。为了挽回因上次事败而在张邦昌面前留下的无能印象，他决意此番将事做成。回去之后，他选择了几个比较贪财而又囊中羞涩的朋党，忍痛出血贿以重金，声称李纲业已失势，搜罗证据为其定罪的行动已在朝野秘密展开，墙倒众人推，你等若不肯做，自有肯做的人，将来那巨额的赏金可就要旁落他人之手了。将唾手可得的钱财拱手让人，岂不惜哉？至于种种顾虑，其实大可不必，李纲权势既失，连汴京都回不得了，还有什么能耐报复你等？这样连哄带诈好说歹说，终于诱得那几个人动心，相互串通好证词，编造下了一份诉状。

当李纲的奏折再次呈达朝廷时，成竹在胸的张邦昌在朝殿上说话了。他做出忧心忡忡之状启奏，李纲屡次欲将天下兵权俱揽其手，用心十分可疑，皇上不可不慎察。许翰、孙傅、何栗见他危言耸听，相继出班反驳，皆言李纲之请盖为守疆保国，非欲拥兵自重。疑其别有用心，更是无稽之谈。

这时张邦昌便提出了二五请愿之事，说业已查明其幕后之主谋确为李纲。两者联系起来，岂不发人深思吗？耿南仲、唐恪看出张邦昌是有备而发，马上连声附和，说据此看来，李纲还真是野心不小，不可不防。

许翰被他们的信口雌黄激怒，厉声驳斥其言纯属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徐处仁和吴敏认为指称李纲心怀不轨未免荒唐，兼之对张邦昌多有看不惯处，也出班斥其不宜捕风捉影猜疑大臣。张邦昌面对质诘并

不多说，径将那份实名实姓签字画押的诉状呈于御前，奏称人证可以随传随到。

赵桓接阅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沉默有顷，宣布退朝。许翰见势不好，连忙高呼臣还有言启奏，赵桓却不予理睬，拂袖而去。

其后徐处仁、吴敏及许翰、孙傅、何栗、李若水、陈公辅等许多大臣皆有奏折呈上，请求召对。赵桓一概未召，只于延和殿单独召见了张邦昌。召见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时辰。其中所谈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张邦昌必定会充分利用这次召见，这是不言而喻的。

结果很快便见了分晓：徐处仁罢相致仕；吴敏免少宰，除观文殿学士；许翰免同知枢密院事，除延康殿学士。张邦昌进太宰兼门下侍郎；唐恪进少宰兼中书侍郎；耿南仲进尚书左丞；聂昌进同知枢密院事；徐秉哲接替聂昌就任开封府尹。

圣谕颁下，主和派大喜过望，主战派一片寂然。

孙傅、何栗心下不服，意欲提出查证所谓二五请愿证人的真伪，被许翰劝止。许翰说，彼既蓄谋，必有防备，以我等之力是查不出名堂的。大势已定，徒劳无益，皇上对你们网开一面，已算是手下留情，你们切莫再自招祸端。张邦昌之流甚是阴险，若我们于此事上纠缠不休，恐是对伯纪兄更为不利。目下我们只宜韬光养晦，静待其变，再作道理。孙傅、何栗想想也是，便不得不忍气吞声，权且缄口。

后来聂昌私下里请教张邦昌，如何能在参倒李纲的同时，顺手牵羊将徐处仁和吴敏一并拉下马来。张邦昌一本正经地回答，徐吴二人落职，却与本相何干？皇上天纵英明，难道看不出他们与李纲狼狈为奸居心不正吗？聂昌会意道，呵呵，不错不错，彼等与李纲结党营私蒙蔽圣听，端的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此番变故的内情，李纲当时难知其详，但它的结果已明确地告诉李纲，由于某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已经严重地或者说彻底地失去了赵桓的信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越申辩越糟糕，申辩得再有道理，皇上也不会推翻定论，反而会加重处罚。

事无可为矣！仰天长叹之余，李纲被迫上书，自请罢免知枢密院事，以示知罪之意，尽管他委实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数日之后，老将种师道抱病抵达怀州，接手帅印。对于种师道，目前大权在握的那些宰执们也并不待见。之所以再度起用，盖因别无人选。但究其根本原因，实因是朝廷不能知人善任，执政有意排除异己，否则放眼泱泱大宋，何致匮乏栋梁。再者现在接任两河宣抚使，也不是什么美差，李纲解决不了的难题，种师道同样解决不了。或许李纲的今日，就是种师道的明天。

李纲与种师道对这些事都心知肚明，都为对方的处境深怀忧虑。但值此敏感时期，除公事交割外，两人唯心照不宣地互嘱保重，余者不便多言。

作为李纲的贴身卫士，甘云本是要护送李纲回京的。但在临行前，李纲郑重其事地委派他将一封密信送往磁州。甘云虽对李纲放心不下，却不能不遵命前往。

其实那封“密信”，乃是一封推荐信。这是李纲为甘云谋划的一个前程。李纲是个惜才的人，通过将近一年的朝夕相处，他对甘云了解得比较透彻。这个年轻人正直质朴，干练稳重，头脑清醒，武功超群，倘着重加以磨炼雕琢，完全可以培养成为一名优秀将领。此次出征作战，李纲就打算择机委其以适当的军职，锻炼一下他的指挥能力，为他未来的发展做个铺垫，也为朝廷储备一个将才。

现在这件事做不成了。李纲自知此番落职，定与政敌陷害有关，而政敌一旦得手，岂能容他轻易翻身。时过境迁后他被重新起用的可

能性不是没有，但那是听天由命的事，这段时间会有多长，无从估计。那么在这段时间里，甘云不知要被打发到何处差用。倘若不得赏识，便会长期埋没，这就太可惜了。李纲曾想将甘云就留于种师道麾下效命，但料甘云这人重情重义，必不肯在这个时候舍他而去，便考虑为其另觅一条出路。想来想去，便想到了时任知磁州事的老将宗泽。

李纲与宗泽并不熟识，但是久闻其名，知道这个人刚正豪爽，疾恶如仇，不畏强权恶势，抗金立场坚定。更重要的是，宗泽素有爱才之名，颇有古之名将风度。虽然目前宗泽的官品不高，但据李纲估计，除种师道外，将来能够力敌金军者，宗泽当属首屈一指。甘云效力于宗泽军前，是不愁偿其驰骋疆场杀敌建功夙愿的。此事若明说与甘云，甘云势必取舍两难，所以李纲便以传送“密信”为借口，将甘云荐往磁州。他则另带两名随员，登上了赴阙之旅。

李纲行事不喜张扬，况乃赴阙领罪，更是行色悄然。然而即便是这样，仍是有人事先得知了他的行踪。

那日酉时，进入河阳城镇，正欲径奔驿馆安息，忽有两个汉子骑马迎上，揖礼道有李大人的故交正在前面的酒楼里等候为李大人接风。

李纲甚是惊奇，他自忖他在河阳似乎没有什么故交，再说连当地的官府尚未知会，如何便有人知道他到了河阳了呢？他问来人，这“故交”是谁？来人恭答，在下奉命暂不奉告，李大人去了便知。李纲心想或许是当地的某位官员欲会他一会，因碍于他目前境遇，故而采取了这种隐晦方式，便一笑允之。

跟随两条汉子来到酒楼，里面有人专事接待，殷勤安排李纲的随员在楼下饮酒，却请李纲单独上楼会晤“故交”。

那两名随员是甘云为李纲用心选定的，甘云切嘱他们须确保李大

人在途中的安全。见这些陌生人只请李纲一人上楼，他们心里便有点犹豫。两人正以目作商间，却见有一个人下楼来相迎。李纲一看，那人乃是曾协助官军与卧狼岭义军斡旋的那位乡绅，他稍稍一怔，即热情地与其寒暄起来。两名随员见李纲果然是与故人相逢，方打消顾虑在楼下安心就了座。而此时李纲对那神秘的"故交"竟为何人，心里已经度知。

果如其然，带着两名便装女亲随笑迎李纲于楼上雅间门口的，正是卧狼岭义军头领欧小凤。

相互致礼间，李纲真个是产生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同时他感到，欧小凤以这样的方式相请，想的确实比较周到。否则，某些人得知他李纲落职之后仍与草寇过从甚密，最起码会奉送他一顶"居心叵测"的帽子。

岂知欧小凤还真就是"居心叵测"。

原来李纲挺进怀州后，欧小凤对相关消息便非常关注。朝廷方面的动静和李纲所面临的困境，她通过种种途径皆有掌握。她已联络杆子们做好了出兵的准备，一俟李纲向宗翰动手，便将尽其所能协助李纲一战。

不料就在这时，却忽然得悉李纲竟莫名其妙地被免了职。欧小凤那样的江湖豪杰本来对朝廷之昏聩无道就深怀不满，眼见这位众望所归的抗金名将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被临阵拿下，更是异常愤怒。朝廷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容得下那么多只知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浑蛋，独容不下一个忠心保国的李纲？据说李纲的罪名之一是蓄意谋反，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担着这个罪名，李纲回京后是要被打入大狱的，甚至不排除有杀头之险。既然如此，何不索性就将李大人留下，劝他痛痛快快地反了算了。欧小凤专程下山，就是这个意图。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不能勉强李纲。为慎重起见，欧小凤便选择

了这样一种掩人耳目的会见方式。

双方入座，欧小凤即直言不讳地道明了上述意图，并进而劝之曰：“以李大人之盖世声望，若是登高一呼，莫不应者云集，割据于河北河东，足以创一番伟业，岂不比受那朝廷的气强过百倍，更何苦去白白送死！”

李纲闻言暗惊。欧小凤古道热肠义薄云天，令他十分感动，但是反叛朝廷，是他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曾想也不敢想的事。兹事体大，含糊不得，他当下便坚决地表示：“欧头领的关爱，李纲深铭肺腑，然李纲断无不臣之心，请欧头领勿存此念。”

欧小凤亦知劝动李纲很难，但该说的道理她还是要说。她说：“朝廷有眼无珠忠奸不辨，李大人却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岂非很不明智？”李纲道：“自古以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三纲五常天经地义，李纲岂敢悖之。”欧小凤道：“李大人所持者，无非是一个忠字。而以小凤之见，忠于朝廷与忠于天下，却有很大不同。忠于朝廷是忠于一姓，忠于天下乃忠于万民，是以忠于天下方为大忠。如今天下百姓之存亡，俱系于李大人一身。小凤挽留李大人，正是欲为天下留一忠臣，为百姓留一希望，还请李大人细为斟酌。”

李纲听得此话肃然动容，连忙向欧小凤拱手道：“欧头领言重了，李纲何德何能，岂敢承此盛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份责任李纲当仁不让。然而正是为了报效天下百姓，李纲必须去赴阙领罪。”

欧小凤问：“此话怎讲？李大人陷于囹圄，又焉得能尽责尽忠？”李纲反问：“怎见得我便要身陷囹圄？”欧小凤说：“据我所得探报，李大人回京后即要交刑部从严议处，只怕下狱还是轻的。所以我才紧急下山，奉劝李大人莫去自投罗网。”

李纲感激地道：“欧头领拳拳之心，李纲深领；欧头领消息之灵

通，李纲亦甚佩服。只是依我揣度，这消息里可能有讹传的成分，事情未必会如此糟糕。”

欧小凤问：“何以见得？”

李纲解释道，如果皇上真欲重治其罪，便不会让他这样自行赴阙，而是要戴镣上枷囚车押送的。从这个迹象看，他的种种罪名，在皇上那里充其量是个莫须有，尚待进一步勘查。皇上可能会将他削职为民，但不见得会下狱，更不至于问斩，本朝历来是有不可擅杀大臣的条律的。只要他谨言慎行，来日澄清事实，大可东山再起，重新参与朝政。而唯其如此，方可论天下，因为人微言轻，所谓报效国家造福社稷云云，实则只有大权在握才能做得到。小不忍则乱大谋，欧头领是通晓兵法之人，以退为进的道理，应当是懂得的吧。

李纲说的这些，是他在接旨卸任后，经过冷静分析，对自己的处境、前程以及应对策略得出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些想法本不可言之于外，但为打消欧小凤的担忧，更为避免欧小凤强行挟其上山，他不能不这样把话说透。从欧小凤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个有理有据的解释，她是听进去了。

“假如欧头领诚心想帮我李纲，我倒另有相求之处。”

“好，”欧小凤沉吟着点点头，“李大人但讲无妨。”

“解围太原一仗，无论谁为统帅，皆希欧头领相助一臂之力。”

“这不消说，责无旁贷。”欧小凤爽快地应诺，但随后却提出疑问，“只是这一仗，不知宋军是否还能打？”

这也是李纲所担心的问题。他顿了一下，坦言相告，他对此亦很不乐观。宋军兵力不足，很难与金军对垒，倘无得力的救援，太原必陷无疑。太原一旦失陷，两河的局面即会变得十分严峻。而假如他被重新起用，首要的任务，必然仍是奔赴前线抗击金军。

“所以说，欧头领若能在抗金战场上有所作为，就是对我李纲最大的帮助。”

“小凤明白了。”欧小凤深深地点了一下头，端起酒碗，“我听李大人的，愿苍天保佑李大人早归帅位。”

“愧领欧头领的厚望。”李纲也慨然端酒，“但愿来日能与欧头领精诚合作，尽驱金虏，复我河山！”

话虽如此，李纲心里却清楚，皇上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再付与他兵权的了。如其不然，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国朝的局势，又沦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面对着欧小凤殷切的目光，他真是不忍心将这一点说破。

第十八章

这时张孝纯的思维和知觉已呈麻木状态，他自料必死无疑，也就不怕激怒金人。激得金人一刀砍了他，还省得活受罪了。因此，进门之后他面如冰霜傲然而立，不仅不向面前的金人下跪，甚至不以正眼视之。这个态度表明，此人敌意甚深，依照既定原则，应予“洼勃辣骇”。

一

李纲奉诏离营不久，有旨调种师道去河北路巡边，怀州军务暂付折彦质署理。解围太原之役，至此终告流产。而在此期间，金国雄心勃勃举国动员，已全面完成了再度南征的军事准备。

靖康元年八月，金太宗完颜晟认为时机成熟，仍以完颜杲为都元帅，以宗翰、宗望为左右副元帅，军分东西两路，兵出大同保州，再启伐宋序幕。

西线首当其冲者，就是被围困已达九个月之久的重镇太原。上一回伐宋时，宗翰在太原被绊住马腿，吃了大亏，这次他是非拔掉这根钉子不可了。八月底，西路军主力与一直在围困着太原的银术可部会合。宗翰先向城里传书招降，遭到拒绝后，即从四壁同时展开了强攻。

太原初名晋阳，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它发轫于春秋，扩建于秦汉，至隋唐时，已发展成横跨于汾河之上、东西中三城相连的重镇要津，号称大唐王朝之“北都”。可惜的是，北宋初年宋太宗赵炅征讨北汉，因怒太原守军抵抗甚剧，竟在以重兵克城后，下令将其片瓦不留地焚为平地。后来太原城虽在汾河东岸阳曲县的基础上又逐渐恢复，却再难达到当年的雄伟规模。其城防设施及物资储备，皆与北汉抵抗赵炅时大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赵炅围攻作为北汉都城的太原耗时五个月乃下，而现在，太原军民在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北汉守军的情况下，已经坚守了二百五十多个日夜。如今城里早已弹尽粮绝，官兵皆以树皮草料甚至弓弩筋甲充饥，其斗志唯靠着精神力量在支撑。

除了精忠报国的民族大义，支撑广大军民坚持苦斗的精神力量，

主要来自统帅者知府张孝纯和副都总管王禀等人的誓死固守决心。而张孝纯、王禀等人的这种决心，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他们相信援军必至。由于一切通道全被切断，他们无从得知外界消息。但他们料想，以太原战略位置之重，朝廷绝不可能将其弃之于敌。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他们只要能坚持到底，必可建不世之奇功。近九个月来，他们是一直怀抱着这个信念，也是始终以此去激励守城将士的。

但是眼下，这个信念发生了动摇。他们终于意识到，那望眼欲穿的援军是没有指望的，所谓固守待援不过是画饼充饥，再硬撑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迫在眉睫的危情，使得他们不能不正视现实抛却幻想另图生路了。

张孝纯知道，这个主张如果他不先提，谁也不敢开口。而若由他提出，那么弃城逃跑之责，便将百分之百地落在他这个军政主官的头上。为不致全城军民玉石俱焚，顾不了那么多了。九月三日凌晨，张孝纯将通宵在城墙上督战的副都总管王禀、通判王逸义等文武官员召至府衙，紧急磋商突围事宜。

大家一致赞同其议，并当场商定了突围方案：由王禀率一支兵马先期杀出北门，吸引金军主力。由王逸义负责转移官员家眷。张孝纯则负责组织指挥百姓突围。百姓们与官军生死与共浴血守城二百多天，在这个时候置之不顾是说不过去的。可以想见，突围中的伤亡会极惨重，但这总比困守绝境被金军杀个片甲不留要强。

全城兵民突围，事关千头万绪，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准备了。行动时间就定为次日午夜，不能再往后拖。

议定了这个方案，众人心头都涌起一层难言的悲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们苦撑至今，究竟价值何在？而这太原失守之责，又该由谁来承担？

张孝纯理解大家的心情，但现在不是发泄的时候。他稍事沉默，便以少有的严厉口吻断然吩咐，其他的话以后再说，事不宜迟，诸位就请从速行事吧，否则便来不及了。

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众人尚未离座，就见一名副将浑身血污地飞马闯进知府大院，滚鞍落地上前禀报，南城城墙被炮石击塌，开远门失守。王禀眉心一拧，对张孝纯说了声我去看看，就带上亲兵急赴南城。

王禀刚走，北城又飞报告急。张孝纯命王逸义坐镇府衙，其余官员分赴东西两厢督战，他自己则亲率唯一一支由老弱兵士及轻伤员组成的预备队赶往北城。

南城被炮石撕开的缺口很大，金兵似怒潮般汹涌而入。王禀驰马赶到前沿时，宋军的防线已全面崩溃。王禀欲组织人马反击，在一片混乱中却抓不到一支成建制的部队。他只好将就近的一些散兵聚拢起来，指挥他们节节抵抗，转入巷战。

这时金军铁骑狂飙突进，王禀很快陷入重围。刚刚聚拢的散兵们，立刻又溃不成军，只能各自为战。王禀身边的亲兵瞬时间亦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城里的马匹十之八九已被宰杀充饥，宋军将士除少数主官外基本无马，面对凶悍的骑兵，失去了城防屏障，他们哪里能招架得住。

王禀明白大势已去，现在只能是多杀一个是一个，别的不用去想了。于是他彻底放弃了重整旗鼓的念头，只身提剑跃马，专向金兵稠密处杀去。不移时王禀即手刃金兵十余人，而他也身被数创血染战袍，却是浑然不觉。

激战中他忽见一名宋将徒步迎战金骑，已是力疲难支，急拍马由斜刺里冲去，剑锋一闪直插金兵肋下。在金兵斜栽下马去的时候，他

才看出那员宋将原来是他的儿子王荀。一股怜子之情蓦然而生，王禀脑子里飞速一转，伸手扯住金兵坐骑的缰绳，急切地对王荀道，快，你快趁乱杀出城去，去附近州县去搬援兵。

王荀说：“我与爹爹一起走。”王禀道：“不行，这里得有人顶着。”王荀说：“那我留下顶着，爹爹杀一条血路去搬援兵吧。”王禀怒吼道：“你留下有个屁用，你有本事指挥巷战吗？本总管命令你走，再不快走军法从事！”王荀只得含泪道一声爹爹保重，便翻身上马向城门方向冲去。

王禀拨马回身再战，又斩杀金军兵将十数名，终因伤重力竭落马，被金兵的马蹄踏成了肉泥。

王荀于混战中巧妙地寻找空隙，夺路杀出城门，却在城外被金军的后续部队堵住，坐骑中箭仆倒。当金兵蜂拥而上欲将其生擒时，王荀毅然跃入汾河就义。

南城失守的同时，北城防线亦告瓦解。张孝纯一行尚未赶到北门，即与一股突入城内的金军遭遇。经过一场急促的短兵相接，除张孝纯及少数亲兵被生擒，那一小队宋兵全部战死。张孝纯在四面楚歌中欲割颈自刎，被一个金军的百夫长手疾眼快地夺下了佩剑。

那百夫长从张孝纯的衣着、气度以及在拼杀中亲兵不离左右的护卫状况上，判断出此人的身份不同寻常。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曾有明令，生擒太原守军主将者重赏。百夫长拿下张孝纯后，当即问其姓名职务。张孝纯的亲兵们俱不开口。张孝纯恐他们横遭杀戮，主动承认自己就是太原知府，令那百夫长大喜过望。

攻击北城的金军属宗翰直接指挥，这厮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他一面分兵与宋军展开巷战，一面命一支精锐摆脱一切纠缠迅速挺进，直取太原府衙。

由于宋军的防卫力量捉襟见肘，全都压上了四壁，城里空虚得很。金军劲旅一路穿插向前，如入无人之境。知府衙门里亦无兵将驻守，所余者唯少量文员和杂役。王逸义没料到金军竟能如此神速地插入城腹，仓促率留守吏员操戈迎敌，却无异于螳臂当车。金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知府衙门，衙中的吏员死俘各半。

王逸义被俘后，瞅冷子突然扑向一员金将，狠狠地咬住了他的脖子。待到金兵一阵乱刀将王逸义剁成肉块，其齿方松。而那员金将的喉管，已经被王逸义生生咬断。

宗翰接连接到生擒张孝纯和攻占知府衙门的捷报，精神大振，下令置指挥部于衙门中，在衙门的门前高竖起大金国西路军的帅旗。对于张孝纯以及其他被俘官员，愿降者暂予拘押，不愿降者就地处决。这个区别对待的政策是由完颜希尹力主而定的，依着宗翰的本意，恨不能将这些汉人统统“洼勃辣骇”，因为太原这块弹丸之地，使他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张孝纯被押进府衙的议事堂时，这里已是经过了简单的打扫。但那桌案座椅上刀砍斧剁的伤痕和墙壁地面上横抛竖溅的血迹，依然历历在目。令人不难想象，刚刚在这里发生过何等惨烈的拼杀。两个时辰前张孝纯还是这间厅堂的主宰，半日光景不到，竟已乾坤颠倒物是人非。张孝纯置身其间，恍若隔世。

这时张孝纯的思维和知觉已呈麻木状态，他自料必死无疑，也就不怕激怒金人。激得金人一刀砍了他，还省得活受罪了。因此，进门之后他面如冰霜傲然而立，不仅不向面前的金人下跪，甚至不以正眼视之。这个态度表明，此人敌意甚深，依照既定原则，应予“洼勃辣骇”。

但那金将并未大开杀戒，甚至没用厉言呵斥，反倒是平心静气地命人给“张大人”看座。这个意外之举令张孝纯瞥了对方一眼，他才发

现这个金人虽然也是一身铁甲戎装，却不似一般金将那种凶神恶煞模样，而是有些温文儒雅气质。

这个与众不同的金将，正是金西路军的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

宗翰要指挥部队与散布于街头巷尾顽强抵抗的太原军民继续拼杀，便将作战之外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了希尹料理。当此性命攸关之际碰上了希尹，算是侥幸还是不幸，这个问题，张孝纯在其残生中始终难以得出确切的答案。

希尹打定主意要劝降张孝纯。

张孝纯在抗金前线具有榜样作用，此人一旦归降，将会对许多州县的守军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大大地加快金军的推进速度。这个意义众皆认可，但包括宗翰在内的多数金军将领，都认为张孝纯归降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此人居然能艰苦卓绝坚守太原达九个月之久，足见其顽固透顶。而希尹却认为张孝纯旷日持久苦守孤城，内心必有不平，这恰恰是其软肋所在。

希尹的这个脉号得很准，因此他没费多大力气，便撼动了张孝纯那貌似坚定的立场。他说的劝降词不多，但是字字吃重，弹无虚发。张孝纯才听过几句，便不由得不对他的头脑和口才刮目相看，惊异北漠夷邦竟然也有这等人才。

希尹所言，大致包括如下几层意思。

第一，张大人能以绝境孤军，对抗我大金雄师近乎一年，非常了不起。在我们眼里，张大人是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第二，张大人对赵宋朝廷堪称忠心耿耿，而反观赵宋朝廷，对张大人却全无情义。重镇被困，日久无援，实在匪夷所思。连我们坐视此状，都不禁为之齿寒。这样一个昏庸朝廷，迟早要众叛亲离。第三，出于对张大人的敬意，我们愿意捐弃前嫌，与张大人携手合作。张大人归顺我大金，

目下或有人鄙之为叛臣，然来日我大金一统中原，可就是开国元勋了。其实你们那个太祖赵匡胤，就是后周朝的叛臣。然而霸业既成，夫复何谓？第四，我们知道张大人不怕死，如果张大人决意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我们可以成全。但如今太原城里血火一片，杀戮不休。欲免全城涂炭，还需张大人配合。据称张大人爱民如子，此刻万民之性命正系于张大人一身。为博一己之忠烈虚名，而弃百姓存亡于脑后，岂为仁义之举乎？

张孝纯冷冷地听着希尹和颜悦色地说完这番话，没有任何表示。

希尹却懂得，这没有表示，其实就是一种表示。这说明张孝纯对他的话没有断然排斥，说明张孝纯的脑袋还不是撬不开的铁块顽石。于是他趁热打铁，推出了下一个环节，以促使张孝纯茅塞洞开。

下一个环节是让张孝纯夫妻相见。张夫人被押上来后，希尹命在场的金兵全都退下，自己也暂时退出。

张夫人一见夫君，顿时泪如雨下。张孝纯急问家人情况，张夫人回答现在俱被羁押于后院，除少数家丁因奋起反抗遇害，余者尚无所损伤。接着她便泪眼婆娑地劝说张孝纯快向金军顺降，否则不但自家将被满门尽斩，整个太原亦将罹屠城之灾。

面对悲恸不已的夫人，张孝纯默然良久，长叹一声，将她揽过去，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肩背，两行热泪缓缓地溢出眼眶。希尹隔窗窥视其状，乃知大功告成。

过了一刻，张夫人被金兵押走。希尹复入堂中，像老朋友似的凑近张孝纯，问他意下如何。张孝纯咬着牙顿了顿，说，让我归降可以，但你们必须保证，不滥杀无辜。希尹表示可以保证，但前提是你们马上停止抵抗。说着，他便命亲兵将沓拟好的告示放到了张孝纯面前。张孝纯无奈地按其吩咐在告示上签名用印毕，希尹即让他在铁骑护卫下亲临衙前及市区要冲张榜，以示这道让太原军民放弃抵抗的命

令确实出自知府之手，非为金军捏造。既已俯首就降，张孝纯只能唯命是从。

官府投降的消息传开，军民的斗志迅速瓦解。是日黄昏时分，巷战基本停止。

然而金军的烧杀奸掠，却并未随着抵抗行动的停止而停止，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希尹倒是遵守诺言，提请宗翰下达了禁止滥杀滥抢军令的，但宗翰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并不认真约束将士。一场血战下来，让那些为大金赴汤蹈火的弟兄们尽情地宣泄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历来就是一种犒军的方式嘛。

希尹很难改变这种野蛮惯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于张孝纯及其下属官员的家眷财产，他是动用其职权尽力采取了保护措施的，这使张孝纯觉得此人还算是说话算数。至于百姓们所遭受的劫难，张孝纯在沉痛负疚之余，悲愤填膺地认为，至少有一半的账应当算在赵宋朝廷的头上。归根结底，是赵宋朝廷无视他们的死活，把他们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则纵使有千万条理由，却亦难摆脱心灵的重负。转瞬之间，在世人的心目中，他张孝纯已从顶天立地的抗金英雄，蜕变成了声名狼藉的无耻败类。

二

张孝纯降金产生的影响果然不小，宗翰剑锋指处，平遥、灵石、孝义、介休等城镇相继倒戈。各地接连失守的消息频达朝殿，搅得赵桓烦乱不堪。

最让赵桓撮火的是，金军的这次进犯，自谓是师出有名。而授人

以柄者，恰恰是他赵桓自己。

原来，当二月间宗望撤军时，由于肃王赵枢被扣为人质，宋廷也相应地扣留了金使萧仲恭及其副使赵伦。萧赵二人为求脱身，鼓捣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这二人都是辽朝旧臣，就诈称他们乃不得已而降金，实际上内心里深恨金人，日夜思复故土，因此愿意秘密联络原辽朝大将耶律余睹策划兵变，干掉宗翰、宗望，与宋朝里应外合推翻虎狼女真，各建安乐家邦。

这二人当时是瞅机会先将此事神乎其神地说给了吴敏，吴敏则单独密奏与赵桓。这事听来根本就极不靠谱，别的因素姑且不论，单看那耶律余睹，兵败叛辽后他被金朝封为左金吾上将军，此刻又在宗翰麾下担任着元帅右都监，地位显赫春风得意，岂是可被轻易策反的人物？以其品性之狡猾善变，又岂是可资信赖的内应？可是赵桓闻言头脑发热，居然异想天开地视为奇计，乃命吴敏付蜡书与萧赵，让他们速去沟通耶律余睹，共图灭金大事。

为恐泄露天机，赵桓未再与他人商议。吴敏对这事的可行性将信将疑，但见皇上兴致勃勃，也只得遵旨照办。

萧赵二人返回金营，马上将蜡书交给了宗望。宗望即具折连同蜡书一起驰呈上京。金太祖完颜晟阅后，笑谓左右曰，宋皇何其可爱乎？六年之后的金天会十年，耶律余睹因与金人矛盾加剧，以谋反罪被诛，但那与赵桓的所谓策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萧赵二人被放走之后，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后来局势缓和，赵桓又忙于与其父赵佶钩心斗角，这事便几乎被淡忘得无影无踪。岂料现在金人忽然朝花夕拾，将此作为了兴师问罪的口实，焉得不令赵桓着恼！

幸好知晓其事真相者不多，赵桓便把那丢人现眼的屎盆子，一股脑儿地扣在了已被贬谪在外的吴敏头上。众臣暗忖这种事情如无皇上

首肯，谁敢私下定夺？当然都是心里嘀咕，没人敢于点破。尽管如此，赵桓仍是自艾不已，心说朕真是吃饱了撑得难受，闲来无事去捋的什么虎须！

许多大臣倒比赵桓明白得多。金人之狼子野心方兴未艾，他既蓄意挑衅，即便没有这件事，也会另外寻找或者制造一个别的借口。因此大家更为关心的，是朝廷何以对之。这个制定对策的责任，就不是赵桓能一推了之的了。

所谓对策，无非是或战或和。确定了大前提，才好制定具体措施。赵桓自从即位伊始，便反复不休地在战和问题上绞尽脑汁，以至于弄得他现在一听这两个字便欲作呕。朝臣中战和两派各执其理旗帜鲜明，而他却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就是因为他永远吃不准，朝着哪个方向迈步，才能走上平安大道。

作为一国之君，从本意上讲，如果战之能胜，没人愿意媾和。但若胜算无几，败而后和，则将损失益巨。反之亦然，若是先欲求和，求和不成再被迫应战，便会更加被动。在这个问题上大臣们尽可以高谈阔论，而他却必须谨慎定夺。国势兴衰全在他一锤定音，这可儿戏不得。

他知道颇有一些大臣暗哂他每临大事无主见，甚至能猜想到某些人背地里鄙夷他缺乏君主才略，这很令他羞愤。哼，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混账东西，真让你们坐到这个位置上来试试，恐怕还不及朕能拿捏出个盐咸醋酸！

日前狼烟再起，就有孙傅、何栗、梅执礼、李若水等一干大臣，奏请朝廷迅速调兵应战。朱后亦曾劝他尽快诏令天下军马勤王，莫使兵临城下之险重演。赵桓对金人的一再挑衅甚为震怒，起初也不乏与之决一雌雄之意，但随着边陲噩耗的纷至沓来，他的想法很快便起了变化。各州县接踵失守的事实，不啻向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面对金

军的强劲攻势，宋军确实难以招架，不自量力地与金军硬碰硬，只能是碰个头破血流。

好汉不吃眼前亏，既然来硬的不行，还不如索性装孙子，哄着金军息事宁人，好歹先挨过这一关。待来日我大宋卧薪尝胆养足精神，再奋起神威扫灭你女真生番也不迟。但是这一回是不是可以靠俯首帖耳地装孙子解决问题，却又吃不准。为慎重起见，他于景福殿单独召见了张邦昌。

张邦昌一向主和，这是人所共知的。赵桓召张邦昌前来面对的意图，主要是想听听他对议和后果的估测。张邦昌现在位居太宰，自身之命运与朝廷息息相关，说出话来应当是负责任的。而且他曾出使金营，具有与宗望面对面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他的判断亦应比较靠谱。

张邦昌料知以赵桓优柔寡断的性格，不会在战和抉择上轻易拍板，所以在此前的朝议上便只静听别人的七嘴八舌，没发表什么意见。他就是在等待赵桓的单独召见，他的话就是要留至此时再说。因为在这种场合进言，不会被反面意见干扰，更容易让皇上听得进去。单独召见的机会果然如期而降，此事的本身，就含有赵桓欲纳其言之意，这便使得张邦昌对劝说赵桓打消顾虑确定媾和，有了十足的把握。

张邦昌在边事争端上向来主张以求和保平安，而这一次，尤其容不得赵桓另作他图。个中缘由，除了基于其所持的军力财力皆不足以支持对金作战这个一贯的基本判断外，还有一条不足与外人道的隐衷：防止李纲东山再起。

李纲返回汴京，即罢知枢密院事。不过正如李纲所料，赵桓没将他交与司议处。嗣后的处理，是委其出知扬州。这说明赵桓对李纲的所谓谋反罪名，并非深信不疑，意欲留观后效。李纲得旨后对出知扬州谢恩力辞，这是臣子领受圣责后的惯常做法，以示心悦诚服省身思

过之意。目前赵桓尚未对李纲另作发落，李纲还滞留在京师待旨，皇上可以随传随到。

这就很不妙哉。倘使赵桓思战，在其心目中，可堪挂帅者大约还是首推种师道与李纲。据闻种师道已病卧虎帐咯血不止来日无多了，那么执掌三军帅印者，便非李纲莫属。而李纲一旦重获宠信再度崛起，他张邦昌的太宰宝座不说立即岌岌可危，起码也会摇晃不已，说不定哪一天便将颠而覆之。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是耗费了多少心血才攀爬上去，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他当然不能听之任之。

此外更有一层原因，致使张邦昌必须阻止李纲大权重握。这个原因就越发不可告人了。

数日前的一个傍晚，有个衣冠楚楚的汉子，自称胡彪，受江南某丝绸商贾之托，前来拜谒张太宰。官商勾结互惠互利乃司空见惯之事，张邦昌以为又是一笔巨贿上门了，便降尊纡贵允予一见。

见面后胡彪请张邦昌屏退左右，张邦昌心领神会。之后胡彪果然先奉上了金锭若干。但他随之说出的话，却让张邦昌吃惊不小。

原来这个自称胡彪的人，并非来自江南，而是金军密使。那些金锭自然也不是什么丝绸庄家的孝敬，而是金帅宗望支付给他的“薄酬”。

张邦昌不免诧异，我张某人又不曾为你们金邦做事，酬劳之说从何谈起？

胡彪笑道张太宰过谦了，前番在我大营，张太宰不是曾向我宗望大帅献策，欲得宋金和睦，必先拿下李纲吗？当时宗望大帅未遂此愿，而今张太宰竟使事成，岂非大功一件？赏罚分明恩仇必报，此乃我大金国之信条。宗望大帅很高兴与张太宰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合作

开端，并希望将合作继续下去。想必这也符合张太宰的意愿吧？

张邦昌听了心里发毛，却只得强作镇定，问道那么宗望大帅意欲何为？

胡彪道，说来却也简单，无非是请张太宰一如既往多为宋金友善出力，勿使宋皇受好战分子蛊惑。特别是那个执意与大金为敌的李纲，断不可令其去而复归。

张邦昌若有所思地闭了闭眼睛，摇头晃脑道，好战这顶帽子，似乎戴不到我大宋头上。宋金之间的战事，明明是每由你们金国挑起。

胡彪趾高气扬地道，那也是事出有因，一个巴掌拍不响。

张邦昌在心里暗骂，什么事出有因，无非是恃强凌弱罢了。然而就是这种浸透骨髓的虚弱感，使得他竟不敢对这个金军密使的强词夺理面露愠色。他努力维持着矜持之态，拐弯抹角地向胡彪摸底道，本相一向不主张宋金刀兵相见，其奈你们金国一向是得寸进尺。凡事总须适可而止，否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胡彪哈哈大笑道，假如你主张刀兵相见，难道就阻挡得了我大金的铁骑吗？兔子咬人能咬多大的牙印？此乃愚人之见，奉劝张太宰千万勿作此想。流血杀戮总归不是好事，如果能以另外的方式解决问题，我大金何乐而不为？只要宋朝诚心与我大金交好，一切皆可商量。张太宰若能于此有所建树，我们绝不会视而不见。总之，宗望大帅对张太宰期望匪浅哪，张太宰是个聪明人，别的话还须在下多言吗？

打发走姓胡的这尊瘟神后，张邦昌独处书房中，像个瘪茄子似的歪在太师椅上，静思了良久。

真是没想到，宗望居然玩出来这一手！宗望所提的要求，其实倒正与张邦昌的本意合拍，只是此事加上这层缘由，其性质便截然不

同，并且还让他欲罢不能了。他呼吁和谈也罢，打击李纲也罢，本来皆属朝廷内部争端，而宗望却不由分说地将他装进了里通外国的套子里，这分明是牛鼻子套环要牵着他走，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

可恶的是这事还压根声张不得。他的所作所为与金人灵犀相通不谋而合，声张出去百口莫辩，因此他只能乖乖就范。宗望，你这一手玩得可真够损的。

不过转念想来，金人有意借助于他，也未必全然是坏事。如果今后宋金邦交悉赖他来斡旋，那么他在朝廷中的地位还有何人可以替代？再者，狡兔三窟有备无患，难保他将来没有欲借助金人之处。当初主动为宗望建策，不就是存的这个念头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这个角度思量，张邦昌觉得与金人建立起这层隐秘关系，应当是利大于弊。

金人既欲用他，自然不会泄露其事。关键是他如何能灵活地周旋其间，达到宋金双方的满意，使双方都感到此人不可或缺。这种纵横捭阖的能力，张邦昌自信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当然，在赵桓面前，他的种种个人意图，都必须严加隐藏；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体现为出自为国解难为君分忧的赤子之心。在奉召入对前他为此颇做了一番准备。因而当赵桓将几句简短的开场白说过，命他就对金策略直抒己见时，他的那套说辞，听起来便显得头头是道很是中肯。

根据对赵桓心理的揣摩，张邦昌先从战况谈起："眼下金西路军泰山压顶攻破太原，东路军势如破竹越过真定，战况不妙是个明摆着的事实，而且发展下去肯定会愈加不妙。宋军的战斗力远不如金军，这是由诸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责任不在当朝，亦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事。主战者的心情可以理解，泥人还有个土性。但若不自量力，只凭意气用事，却非智者所为。"

见赵桓边听边略略颔首，张邦昌接着说："既然战无胜算，便不能不以屈求伸。历来的主和者颇遭天下诟病，盖因世人多不谙以退为进之道。其实示弱者到头来未必弱，逞强者到头来未必强，一时长短不足论，出水才看两腿泥。昔之刘邦面对项羽一退再退一让再让，终于垓下一战成功，铸就千秋霸业，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以陛下之盖世英明，胸中韬略岂逊于古之汉王乎？"

这句信手拈来的马屁拍得比较到位，赵桓不禁莞尔一笑道："朕岂敢自比古代圣贤，唯求不负天下苍生罢了。只是不知若是我朝欲和，金人能否罢兵。"

张邦昌明白这是个要害问题，如果和谈没戏，确实不如早打。但他自谓对此比较有底。一来那个宗望的密使胡彪表示得很清楚，"只要诚心交好，一切皆可商量"；二来根据张邦昌对金朝国力的判断，认为其尚不具备鲸吞中原的胃口，澶渊之盟先例可援。因此他很有把握地答曰，金人所欲者，无非割地赔款。只要能遂其欲，罢兵不是问题。唯我朝在议和条款上，须适当地多做点让步而已。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为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牺牲一些眼前利益是划得来的。言战者只看到议和之失，而看不到议和之得，实乃目光狭隘，夏虫不足以语冰。

话至此间，张邦昌偷瞥了一下赵桓的神态，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关于李纲的问题。

他说："李纲虽已罢知枢密院事，然仍悠然居住于京师之内，似乎甚为不妥。这个人素喜哗众取宠，极富煽动性。他是否怀有不臣之心姑且待查，但不顾大局之稳定，煽动朝野的反金情绪，则是其板上钉钉的一贯行径。事实上，即使其赋闲在家，他也没停止过此类言行。若是放任其无事生非狂言惑众，不仅会扰乱视听，而且会极大地激发金人对我们的敌意，将原本可以收拾的局面，搅和得不好收拾了。此事端的堪忧，微臣不敢不具。"

赵桓淡淡地点头道：“朕知道了。”

奏对完毕，张邦昌一身轻松地退出景福殿。虽然赵桓当场是听而不述，故做一副高深莫测状，但张邦昌能看出，皇上对他的话是完全听了进去。毕竟皇上首先要力求安定，国家需要的也是安定。既然和可得安，何必战而履险？

以媾和换平安，对国家而言，可使社稷免遭战火荼毒，这是不消说的。而对他张邦昌个人而言，好处就更多。这既使他在朝廷中尽显羽扇退兵之能，又令金人感到他是奇货可居，还不动声色地肃清了政坛隐患，一箭三雕事半功倍，想来汉之萧何亦不过如此吧？于此动荡不定的乱世中，能够做到这般左右逢源者可有几人？

张邦昌缓步向宫外走着，一层自负的微笑不禁浮上面皮。却不知正是这个“左右逢源”，日后给他带来的麻烦，可是大了去了。

三

促成了赵桓的媾和决心，也便决定了李纲遭受贬窜的命运。张邦昌谙熟这种政治游戏，回去后便使人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具折弹劾李纲，指斥其大肆鼓吹防秋备边，乃为导致金军再犯的根源。唐恪、耿南仲乘机摇唇鼓舌，林林总总地拼凑出了李纲“十罪”。以此种种弹劾为据，赵桓乃责授李纲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

宋朝典制，一般不杀大臣，对获罪大臣及谏官的严重处罚为“编管”，即将其押送至穷山恶水处，交由地方官衙予以管制。“安置”较“编管”为轻，但亦属流放性质，唯其人身自由程度稍稍强似“编管”。而所谓节度副使，则是个毫无意义的虚名。赵桓认为，这个处置，已是看在往日功劳的分儿上，对李纲格外开恩了。

何栗、孙傅启奏李纲所受弹劾之罪名不实，被赵桓当堂驳回。又有中书舍人刘珏、胡安国力谏不可远谪李纲，惹得赵桓性起，将他二人一并贬出京师，遂无人再敢稍加置喙。

李纲得旨，忧叹交加。

在政坛上屡经风吹雨打，对于罢官落职，他已看得比较寻常。所忧叹者，是这事的缘由和后果。“用舍进退，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国家艰难，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成，而为慵懦谗慝者坏之，为可惜也。”在后来书写于长沙漕厅翠蔼堂的手记中，他曾以无限沉痛之笔，追录下了当时那种难以言说的心境。

当时既已罢知枢密院事，李纲自是不如当政时那么政闻通畅，然身居京畿，消息来源及传播途径甚多，天下大事总还是及时可闻。关于金军倾巢出动卷土重来，东西战线均告吃紧，太原及一系列州县接踵沦陷等情况，他从友人口中都能知其大概。虽然事变的趋势早在意料中，而形势恶化程度之快之重，还是使他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金军此番的攻势较前者有过之无不及，而且由于太原失守，西线门户洞开，朝廷所面临之艰危更甚。看来一场须倾全国之力与金人进行的殊死较量，又是在所难免了。

李纲知道，当此时，总会有人急于高念求和法咒，但他断定那管不了大用。非战莫能言和，这是他确信不移的御敌之道。而要论作战，张邦昌那帮人是指望不得的。别看他们在萧墙之内能翻云覆雨，抗击外虏却是连童贯那点能耐都不如。因此李纲揣测，他很可能会再度临危受命支撑危局。

在这种时刻担此重任，风险无疑极大。以他对朝廷以及宋军现状的了解，深知这仗打起来必定是多方掣肘困难重重。而且无论战事的结果如何，都将使他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打赢了，他功高盖主遭人忌恨；打输了，一切罪责悉归其身，说不定还会被朝廷抛出去充当向

金人谢罪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李纲还是做好了当仁不让的思想准备，而且盼望朝命速颁。因为他实在看不出与金人存在什么有话好好说的可能性。而如果迎战金军这件事迟早要落到他头上，那便宜早不宜迟，早一天动作，就多一份胜算。事虽难为，但并非绝对不可为。金军固强，亦有其短。他们毕竟兵力有限，而且长途征战终将后继乏力。只要大宋军民上下同心，扬长避短，应当是足以赢得最后胜利的。人生难得几回搏，能为大宋江山作此关键一搏，也不枉来人世一遭了。到那时欲想全身自保，坚决急流勇退便是。

基于这种打算，甚至不待赵桓下旨，李纲已跃跃欲试地在私下里思考起用兵方略。

然而圣旨颁下，与他的期待整个南辕北辙。休道什么临危受命了，朝廷这回压根就没想打。圣旨中对他“好战误国”的指斥，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这个意思。

这才真正是要误国！愕然之余，李纲按捺不住地秉笔上书，切陈他一人之去留无足挂齿，然和议未可恃，战策不可废。金人狡狯，谋虑不浅，若任其铁甲深入而竟自无所作为，则天下之势去矣！

如此犯颜抗辩，犯了为臣之大忌。庶几赵桓的批谕传下，谓其“退有后言，淆惑众听”，将其改谪潭州。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底，李纲这才幡然醒悟，自己又犯了官场幼稚病。目前君侧俱是张邦昌的朋党，这些人既已千方百计将他排挤出了朝廷，岂能容得皇上复纳其言。

何栗和孙傅唯恐李纲一意孤行再罹大祸，悄悄地前去探视，规劝他切莫再辩，一切等待事实说话。他们说，莫看张邦昌之辈一时得势，然料其难得长久。对金人只知退让示弱，必致其野心一再膨胀。待到朝廷退无可退，彼等黔驴技穷时，是非曲直便不言自明。李纲承

认他们说得不错，可是只怕到了那时候，局面不知将会糟糕到何等不堪的地步。这个前景谁也说不准，只好拭目以待，或者说只好听凭天意了。

动身迁徙贬谪地之前，李纲抽时间独自去了一趟冷铁云家。

自从政和二年授承务郎算起，前后为官十五载，李纲自谓行事磊落无愧于心，唯独误斩冷铁心那件事，是其夙夜之憾。虽然他已尽力对冷家做了补偿，虽然冷家母女已有谅解的表示，他却依然是于心难安。由于冷家的家境极度贫寒，他便将关照其母女的生活视为了自己今后应尽的义务。他在汴京为官，随时可予体恤，而流徙千里之外，那就鞭长莫及了。因此他想给冷家多送去点银两，以使她母女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温饱无虞。不过，在他自觉承担这份义务的时候，潜意识里还是不自觉地掺杂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施舍感的，尽管这一点并非他的本意。

冷母在郎中的悉心医治下身体大有起色，已能下床料理家务，这就使得冷铁云能够腾出手来操持点维持生计的营生。从小院里添置的挑担笼屉等物什上可以看出，她正准备做个叫卖汤饼火烧之类的小本生意。虽有李纲诚心相助，这姑娘却从未乘机提出过任何索求，而是坚持以自己的辛苦劳作养家糊口，这种品格和志气令李纲深为赞赏，但同时亦使李纲总有点如鲠在喉。他思量，这也许说明冷家对他的怨恨终难彻底化解，这层苦涩他恐怕是要永滞肺腑的。想来也难怪，若是这等冤屈落身自家，感情上能做到风过无痕吗？前者冷铁云托人提醒他谨防暗算，已算是非常难得非常仗义了。

李纲跨进冷家小院时，那母女俩正在灶前忙碌。忽见李纲不期而至，母女俩显然颇感意外。略显拘谨地向李纲施过礼后，冷铁云便返身踅进了灶间。冷母则边用抹布擦着手，边客气地将李纲让进屋中，取大碗为他沏了茶汤。

而接下来的情形，便轮到李纲意外了。

李纲落座后请冷母也坐。冷母一直在用抹布擦手，面对李纲这样的大人物，她有点紧张在所难免。稍作寒暄后，冷母问，李大人果真是要离开汴京了吗？李纲说是的，我奉旨谪徙潭州，不日即要启程，今天是特地来告个别。

冷母说真是有劳李大人惦念了，其实小女本是打算到李大人府上去一趟，不曾想李大人先来了。

李纲说那就正好，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能帮上手的，一定尽力而为。

这时就见冷铁云端着一筲冒着腾腾热气的蒸饼迈步进屋，走到李纲面前道，听说李大人要走，我娘亲手做了些蒸饼，正想给李大人送去。邻里乡亲都知道，我娘的蒸饼手艺可是一绝呢，请李大人带着路上吃吧。

李纲见状一怔，连忙起身，双手接过，却见每只蒸饼的正中，都印制着两个大字：“平安。”他的心头不禁一震，正不知如何言谢，就听冷母说，什么手艺不手艺，不过是为李大人祈个吉祥吧。咱汴京百姓可是少不得李大人的。

冷铁云接着说，我爹在世时，每逢出远门，我娘总要做这种蒸饼给他带上。李大人是什么人，朝廷不明白，百姓明白。大家都盼着李大人早日回京。

犹如惊雷贯耳，母女俩这寥寥数语，霎时间在李纲的胸中荡起了一片惊涛骇浪。李纲这才知道，那条横亘在他与这对母女之间的似乎无可消弭的恩怨鸿沟，其实早已被她们自己用民族大义填平。之所以然，显然与百姓们对他的拥戴大有关系。而眼下她们对他的热望，则无疑是代表着千万颗滚烫的心灵。一句“百姓明白”，岂是千金可买！

此情此景，将隐藏于他潜意识里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感顿时蒸发得无影无踪。他深切地感到，此刻与其说是他在体恤冷家母女，倒不如说是他从她们那里获得了莫大的抚慰。

李纲满含热泪收下蒸饼，而将随身带来的几锭大银，于告辞前悄悄地扣在了桌角处的一只大碗下面。他唯恐将银子明着留下会被冷家母女拒绝，亦觉那样出手留赠对她们那份淳朴的情感似有亵渎之嫌。

冷家之行既令李纲感动非常、心结舒解，更使他体会到了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万众归心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同时却也意味着非比寻常的人生责任。他眷恋这个境界，也愿意承担这等重托。然欲铁肩担道义，竟又何其难。纵肯捐肝胆，不见纳奈何。深怀着这种苦闷，在一首题为“病牛”的七绝中，他作过如此抒怀：“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这首诗写得不算精彩，却是道出了一个心系苍生的为官者的追求和艰难，因而被后世视之为其诗词的代表作之一。

靖康元年九月下旬，一个凉风飒飒黄叶飘零的清晨，李纲启程踏上了流放之旅。他在汴京未置家产，一辆马车尽括行装。为数不多的几个用人俱已辞退，随行者除了所雇的车夫，只有老仆胡长庚一人。

“安置”不似“编管”，不用解差押送，只需被“安置”者在限定时间内自行赶到贬谪地即可。这使得李纲此旅尚不似押解囚犯那般窘迫模样。所以赵桓自谓他待李纲不薄，皇恩比较浩荡。

迎风踏露驰出城门，方见天色微微放亮。李纲是特意选择这样一个时刻悄然出城的。他怕万一百姓们闻讯箪食壶浆前来相送，又要招致政敌的忌恨，致使流言丛生攻讦叠起。对于何栗、孙傅等同侪，为免其受所谓结党营私之累，他则预先打了招呼，一律谢绝送行。

虽是特意如此，伫立在凄清孤寂的旷野上，回望雾气朦胧中的汴京城楼，一股难言的悲凉失落感，依然强烈地袭上了他的心头。

几百个日日夜夜的风云变幻，恍若南柯一梦。几许壮丽辉煌，几多壮志雄心，倏忽化为泡影。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又是为何发生的？不知今后此身之命数，汴京乃至整个大宋王朝之命数，又将如何演化？抚前思后皆是茫然，宁不教人黯然神伤。

似乎是在呼应李纲的心绪，天色渐又转暗。已趋消散的晨雾不知怎的竟又变得浓重起来。不是个好兆头！李纲心中不由自主地掠过这个不祥之念，不禁身子一抖兀自打了个冷战。

第十九章

约莫等了半个时辰，还不见那所谓的“主人”露面，百无聊赖的冷铁云起身徘徊，才注意到这房间里，除了餐桌餐椅花架盆景之外，在屏风后面还放置着一张雕花卧榻。这使得她警觉起来，蓦地意识到了一个大姑娘孤身处于陌生之地的危险性。

二

一桩倒霉透顶的差事，又落到了康王赵构头上。他的皇兄赵桓竟让他与刑部尚书王云一道，作为什么“割地请和使”再度出使金营。而之所以走出这步不顾手足之情的臭棋，对赵桓而言，亦是出于无奈。

这段时间里，金军节节挺进，宋朝危机日深。

李纲被贬离京，大遂宗望心意。他抓住对方浑浑噩噩之机挥师疾进，大败宋军于井陉，长驱直入天威军，继而拿下了河朔要镇真定府。真定守将都钤辖刘翊力战身亡，知府李邈被俘就义。宗翰的西路军自攻克太原后亦所向披靡，一路上平阳、威胜、德隆等郡府相继告破。十月中，宗望、宗翰胜利会师于山西平定军。平定军当然不会是金军征战的终结地，他们的下一个会师目标，不用说便是汴京城。

这种险峻形势不能不引起宋朝朝野震动。由何栗带头，若干大臣奏请赵桓宜速做应急准备。何栗建议将天下二十三路划分为东西南北四道，建三京及邓州为都总管府，分总四道之兵，缓急间以羽檄召各道兵马入卫京师。赵桓眼见金军攻无不克步步进逼，心里亦不由得发慌，为有备无患计，采纳了何栗之请，下旨分别委任知大名府赵野总北道，知河南府王襄总西道，知邓州府张叔夜总南道，知应天府胡直孺总东道。

南道总管张叔夜字嵇仲，当年知海州时，曾建招降宋江义军之功，为四道总管中最忠勇善战者。他深谙汴京之危，甫一接旨，即请立即统兵入卫。陕西置制使钱盖亦欲及时出师勤王。然张邦昌等执政生怕此举有碍议和，且虑京城粮草有限，大军集顿城下，给养难以解决，乃以朝廷名义驰檄张叔夜、钱盖，严令他们各自安守其地，不得妄自移师。此令一出，不但使得建四道之策流于一纸空文，而且冷了天下将士之心，于是此后再无人对入援京师抱积极态度。

房破偏逢连夜雨，老将种师道这时病入膏肓，已完全无法省视军务。赵桓闻之将其召还，遣范讷接任两河宣抚使。时年七十六岁的种师道自河阳返京数日后病故，大宋王朝失却一根栋梁。而那位继任者范讷，却是个根本不堪大用的庸才。

种师道对宋金两军实力之悬殊洞若观火，又见朝廷在战略上布防疏松反应迟钝，料想朝廷一是无心去对打，二是打也难打赢。因此在临终前，他曾上书赵桓，敦请圣驾暂移长安或西幸洛阳。

关于迁都问题，种师道与李纲曾有过面对面的争论。他知道提出此议，很可能会被人认为是怯懦畏敌。但是这个主张确实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李纲的忠贞和胆魄都令种师道敬服，然观其思维行止，他则认为李纲终究难免书生意气。博弈天下棋局，意气用事不得，一盘散沙的大宋禁军，也不是单纯用李纲的一腔热血便能凝聚得起来的。战无胜算，和不可恃，那么朝廷除了退避三舍徐图恢复，还有什么更为妥当的出路呢？

应当说种师道的这个见解是立足于朝廷的客观现状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如果照此行事，历史轨迹未尝不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可是赵桓经过彷徨犹豫，最终未纳其言。

在垂问大臣之见时，只有唐恪认为此议可资考虑，余者皆不赞同。不赞成者的动机不一。何栗等主战派反对圣驾西迁，是出自对怯敌逃跑行为的鄙夷和誓死保卫国土的热忱；而更多的人则是担心由于朝廷的大迁移带来的动荡，可能会造成方方面面的个人利益的巨大损失。当然后者的思想是以相信能够以议和退敌为基础的。

作为后者代表人物的张邦昌，尤其担心因赵桓出逃而造成朝政格局的变化。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赵桓的顾忌与其异曲同工，因此他只略陈数语，便对否定西迁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是这样提醒赵桓的：汴京乃先皇开国都城，国人皆以此为大宋

基业之本。陛下移驾他处，汴京必设留守。若留守者竟擅以朝廷名义号令天下，则天下将何所适从？苏学士尝论，周朝失计，莫若东迁。前车之鉴，不可忽之也。

他说的苏学士即苏轼，所谓“周朝失计，莫若东迁”，是苏轼对一段历史掌故的论析。公元前七七〇年，周王朝之都城镐京遭到犬戎侵袭，周平王宜臼为躲避其锋，迁都至洛邑，乃至天子威望扫地，王室亦从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段历史赵桓是熟知的，联想到上一次太上皇赵佶在江南坐大，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可恶情形，赵桓不禁频频颔首，认为张邦昌考虑得周全。

赵桓暗忖，要说畏惧金人，太上皇比朕更甚。现在连太上皇都没张罗着开溜，朕何须如此沉不住气？圣驾西迁，若是太上皇不肯与朕同行，反而乘机在汴京树起正统旗号，蛊惑天下服膺，朕岂不便沦为丧家之犬了吗？立足这个角度来看，朝廷西迁显然是馊主意一个。

这个否定西迁的理由当然不宜明说，赵桓在朝殿上对臣属们的公开说法是：汴京百年基业，开封百万黎民，朕岂忍弃之身后独求自安。当此危难之时，朕当死守社稷，与臣工们同甘苦，与汴京城共存亡。

当时朝臣们听了赵桓的这番慷慨表白，似乎是深受鼓舞和感动。众人内心里实际是什么想法不好说，反正从表面上看，冠带诸君涕泪交流，一个个都激动得不成样子。这个景象反过来又刺激得赵桓心热，遂决意要做个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英主仁君，令千秋万代肃然起敬。

既然否决了迁都，抓紧议和便成为朝廷当前的头等大事。金军为麻痹对手，对宋朝的议和态度佯作欣赏。东路军元帅宗望收到求和的书函后，即装模作样地遣使杨天吉、王汭赴汴京洽谈。这颇使赵桓高兴了几日，自谓这步棋走得对头，乃特派吏部尚书王时雍作为馆伴殷

勤接待。

然而一俟谈判起来，方知这个和不是那么好议。

王时雍遵旨提出的请求罢兵条件是，将太原等三镇所入岁币并朝廷内府珍藏奉交金邦，另以厚礼分犒宗望、宗翰两军。金使笑容可掬地表示同意。宋朝马上拨付了犒师绢缎十万匹请金使带回。但金使回去后，金军的攻势有增无减。赵桓揣摩八成是金人嫌宋朝给予的补偿不够优惠，只好再派王云去真定协商。经过反复折冲樽俎，金军坚持的价码如下：索要宋廷辂车冠冕，为金主太上皇叔尊号，割让太原等三镇，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前往金营。

如何回应金军？朝臣分歧严重。

何栗、孙傅、梅执礼、吕好问等三十六人义正词严地指出，先祖身经百战历尽艰辛方得两河之地，况三镇俱属北疆要冲，其作用犹如人之四肢，绝对不可拱手让出。其他种种要求，亦纯粹是骑在人脖子上屙屎。如果答应了这些强盗要求，非但国威扫地，而且后患无穷。

而唐恪、耿南仲、聂昌等七十余人则认为，割让三镇这事原本就答应过金人，朝廷后来反悔属于失信，现在金人要求重履前约是有据可依的。所谓尊号云云，不过是个虚名，金人想要这份虚荣，满足他一下无何不可。要求康王出使，亦是他们欲验证我朝讲和的诚意，说起来还有对康王高看一眼的意思。所以细想一下，这些条件似乎算不得特别过分。和谈嘛，总是要双方都退一步才能谈成。如果我朝在利益上不作相应的舍弃，金人又焉能在战场上止戈息兵？

赵桓一时举棋不定，退朝后又单独召对了张邦昌。

张邦昌说，他乍一听亦觉金人的要求比较苛刻，然而冷静思之，乃觉唯其如此，倒正说明金人没把议和当作儿戏。看来这就是金人的底牌了。因此如能遂其所愿，料其会见好就收。而若有所忤逆，惹得

他们老羞成怒，倒有可能使其要求更甚。赵桓听了觉得比较在理。

值此期间前方再传丧音。宗翰拿下泽潞，宗望轻取庆源。许多朝臣惶如灶蚁，纷纷奏请赵桓速做决断。有个名唤范宗尹者，甚至在朝议时如丧考妣地出班伏地，垂涕泣请皇上尽依金款，以纾祸端。

于是赵桓不敢再稍事迟疑，乃拍板允准金人所求，命康王赵构为正使，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即赴金营签署和约。何栗情急之下挺身出班连呼“不可”，赵桓勃然大怒，当堂革除何栗尚书右丞及中书侍郎官职。

嗣后，赵桓召赵构入见于景福殿，对其勉励有加。为了笼络其心，赵桓当场解下自身所佩玉带赐予赵构，并册封其生母韦氏为贤妃。韦氏原来的品级是婉容，直接晋为贤妃，一步跨越了太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和婉仪七个等级，是较为罕见的殊荣了。沐此天恩龙泽，赵构毅然表示，为了大宋江山，何惧赴汤蹈火，此行纵有千难，绝对不负圣望。

根据赵构上次出使的不俗表现，赵桓相信他这话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他很满意赵构的铿锵表态，同时也庆幸这位九弟到底是头脑简单容易驾驭。若是换作城府叵测的恽王赵楷，岂是区区一条玉带和一个贤妃封号，便能赚得他这般感激涕零义无反顾的。

然而赵桓对赵构的估计实乃大错特错，他太小瞧了他的这个九弟——赵构在他面前的一举一动，其实全都是在做戏。

眼下的赵构与半年多前的赵构，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人是不会一成不变的，由于环境、处境、阅历、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会逐渐地甚至突然地变化得前后判若两人。所以有言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果说半年多前的赵构确实有点头脑简单，那么通过上次出使金营，他已经十倍百倍地复杂起来。

那次九死一生的履险经历，使得赵构不仅清醒地认识了金军的凶狠强大，而且深刻地领教了皇兄的自私无情。世事险恶，人心诡谲，不得不防。因而自此他表面上虽一如既往地沉溺于声色犬马，内里间却多了一份对时局朝政及其与自身利益关系的关注。

鼓鼙声声狼烟再起，赵桓决定坐守汴京，在赵构看来很不明智。假如让他决策，肯定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明摆着另有避风港，何苦偏驶顶风船。但是这话他懒得与赵桓说，他知道说了赵桓也不会听。不知出于何种心理，赵桓在朝政大事上从来不征求亲王们的意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犯不着去多嘴多舌，让皇兄怀疑他别有用心。不过，出于对赵桓品德和能力的不信任，他却不得不私下里给自己做点打算。

谁知他的独善其身之策尚未捉摸出来，出使金营的要命差事便从天而降了。甫一听说金人点名要他前往，他就预感大事不妙。但起初他对赵桓总还抱有一丝幻想，幻想着他这位皇兄能有起码的恻隐之心。上一次他是侥幸死里逃生，这个经过赵桓知道，这一回他铁定是有去无还，这个结果赵桓也不会心中无数。如果赵桓顾惜手足之情，断不会将他送入虎口。然而事到临头，赵桓到底是薄情寡义地把他抛了出去。可见这个人是何等的没有心肝，何等的不是东西！

做出这个决定的，但凡是换成另外任何一个人，赵构绝对不会乖乖地就范。他一定要指着鼻子质问对方，金人是何居心你这厮知否？我与你有何怨何仇，你竟欲借刀杀人？但这个人是皇上，他就发作不得。发作出来不但屁用不顶，反而有可能真正激起赵桓的借刀杀人之意。

既然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便不如索性表现得主动一些，先哄得对方犯晕，再想办法解套。从这份心计上，便足见赵构之通权达变，远在赵桓之上。

赵构的演技不错，他的从容受命不但让赵桓吃了一颗定心丸，还博得了朝廷内外的交口赞誉，众皆称道康王这人真叫有种。可他们哪里知道，在赵构那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豪壮姿态背后，其实已是打定了对赵桓阳奉阴违的念头。只是如何个阴违法，尚须相机行事。

更令人不曾想到的是，这个看上去是再倒霉不过的差事，到头来竟成了上苍赐予赵构的一桩最大的幸事。当然，这个对其命运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玄机，赵构本人当时亦不可能参透。所以尽管是心中另有打算，当他于十一月十六日带着副使王云，参议官耿延禧、高世则以及宦官蓝珪、康履等一行人马辞京出城时，其心情还是相当忐忑的。

二

远在千里之外的黄州城中，有一介布衣正在默默地审视着中原危机的发展，从中他似乎嗅到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气息。

他就是半年前突然从汴京销声匿迹的索天雄。

索天雄与计洪奎再会于江南，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计玉珠遭遇不测，他不得不格外小心。他与索飞春离开汴京后，先向东行，而后突然又回程向西，兜了一个大圈子，确信身前背后俱无鹰犬伺候，方放心地改道南下。而在此间，顺发客栈的掌柜已先行潜回舒州，向计洪奎禀报了那场京城悲剧。

计洪奎闻知噩耗如雷击顶痛不欲生，但未因此忽略肩负的责任。为防官府顺藤摸瓜，他强压悲愤迅速做出布置，让“光明道”各骨干成员以适当方式分赴他乡隐蔽，他本人亦以身体患病为由，悄悄地关闭武馆撤出了舒州。考虑到索天雄父女可能仍会依约而来，计洪奎对受雇看守武馆的一个老者交代，如有来自北方的“表叔”找他，可告知来

人，他的去向是黄州望江亭。

这个紧急转移措施采取得正是时候，恰巧使“光明道”躲过了一劫。原来，虽然危国祥由于种种不便而放弃了对“光明道”谋反线索的追查，淮南这边却出了问题。有个诨号“张魔头”的摩尼教组织者，因“传习魔教对抗朝廷”的罪名被捕，在官府的威逼利诱下“洗心革面弃暗投明”，招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淮南一带最大的“魔头”计洪奎。如果不是恰逢汴京噩耗传来，唤起了计洪奎的警觉，他和他的亲信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网打尽是毫无疑问的。计玉珠于无意间以自己的捐躯挽救了计洪奎和“光明道”众多弟兄的生命，这一巧合使得她的牺牲价值倍增。后来众弟兄知此情由，皆尊供其为“圣女”。

不知是没听清还是记性差，看守武馆的老者阴差阳错将“黄州”误说成了“洪州”。捕快们据其所言去洪州搜寻计洪奎，自然是徒劳无功。待他们回头想到应当在武馆设伏蹲守所谓“表叔”时，却已错过了时机。

索氏父女亦是根据老者所云去了洪州。父女俩将洪州城里里外外转了个遍，也没找到什么“望江亭”。后来索飞春灵机一动，想到往昔押镖路过黄州时，曾闻当地有此一亭，似乎是个小有名气的景观。索氏父女遂又调头向北赶往黄州，果然在那座临江而建的亭榭栏杆上找到了计洪奎刻下的暗记。索天雄亦留痕作为回应，双方于是才得聚首。这时已是夏末秋初。

“中州虎”这个名头的主要影响力是在中原，索天雄的江湖朋友多散布于两河一带，所以索天雄原本打算，与以计洪奎为首的“光明道”弟兄密商过有关问题后，即返北方活动。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在黄州做了较长时间的滞留。

客栈不是久居之所，父女俩便租了一处民居暂住，偶尔做些往来于周边地区的短途押镖营生。这样的营生赚不了几两银子，但于他们

的生计无碍。因为索氏父女虽然是生活简朴，实际上并不缺钱。他们在南下途中收拾了一家恶霸，所得资财足够坐吃三年。而他们历年来所劫获的不义之财，早已不可胜数。不过这些钱他们从不乱花，而是每积累到一定数目，便悄悄地转移至一处人迹罕至的深山古刹掩藏，以备有朝一日作大用途。这个秘密除索氏父女及那神秘古刹里的“贫道”，再无旁人知晓。

在日常生活中，父女俩则一贯是布袍芒履粗茶淡饭。索飞春自幼跟随父亲过着这种生活，不仅十分适应，而且拥有着一种自谓不凡的英侠感。

既然做不做押镖营生都不影响他们的温饱，为什么还一直要做？那是因为，一则这是个职业掩护；二则由此可扩大交际面；三则他们对这个行当有与生俱来的兴趣，觉得隔三岔五出去走一趟镖，比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快活得多。

索天雄滞留黄州，首先是因等候江南诸江湖首领之故。

计洪奎有意搞个有点规模的群英会，广邀远近义士前来一聚。根据形势的需要，索天雄表示赞同。各方人等到达时间不一，这便需要等待。待到人头聚齐，时已入冬。此刻汴京已陷入宗翰、宗望两路大军的合围，但因道路阻隔消息不畅，这里的人们对此尚无所知。

聚会地点设在江边一个不起眼的渔村。应邀而来的，除了江淮一带的豪杰，还有荆湖方面的好汉。其中就有包括后来雄踞洞庭自号楚王的义军头领钟相，以及廖小姑、夏诚、刘衡等在内的南宋初期著名“匪首”。就荆淮两路范围而言，这些人物基本上就是主要的江湖精英了。

有缘结识这么多江南俊杰，索天雄认为可算是不虚此行。群雄亦多是为广结金兰而来。人在江湖，朋友总是多多益善。然而除此之外，这次聚会却没显示出更多的意义。

计洪奎的本意是想策动群雄协同举事，但这个愿望最终未能落实。造反的意愿这些人当然是人人都有，然而具体想法却是千差万别莫衷一是。不要说完全统一，欲基本统一都难。比如仅在一个起事的时间上，想法就大为不同。有的人打算明春动作，有的人想再待些时日，有的人则认为应相机而动，不好定死。至于行事的目的、宗旨、口号、方式等，就更是五花八门各执己见。众人于酒酣兴浓间议论得甚是热闹，各种高见层出不穷，可是直到分手之日，也没定下个子丑寅卯。各回各家后，仍是自拉自唱。

这是让索天雄很伤脑筋的一种状态。他宁可长期蛰伏，而不轻易树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苦于江湖力量不能五指成拳。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召集这样一次聚会不为多余。这起码是对当地江湖力量的一次摸底，再说不经过一定的铺垫，相互间也不可能一下子便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

但计洪奎对聚会的结果很不满足。他先前是赞同索天雄不到火候不揭锅的稳健主张的，现在却有些急不可耐。计玉珠的遇害，激发起了他急欲报仇雪恨的冲动情绪。就是暂时得不到其他人的呼应，他也打算亮出旗号明刀明枪地与官府叫板了。聚会之后，他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与索天雄，希望索天雄给予支持。

索天雄一向忌讳感情用事，但对计洪奎急于举事的意图并未全然否定。因为计洪奎提出的另一条举事理由，正与他的心思相符。

计洪奎说，现在朝廷穷于对付金军，兵力捉襟见肘，乘机从背后捅他一刀，谅他绝无还手之力。这种良机千载难逢，不予利用，追悔莫及。

这话不错。索天雄多年来一直在等待一个适宜举事的天时，如今朝廷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可谓天时已到。中原乱则天下乱，此时不动，更待何时？然而，这随之却也带来了一个回避不开的矛盾：在这

种时刻对朝廷背后插刀，客观上就是助纣为虐。而对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自从参加汴京保卫战起，索天雄之所思已不是一天两天。

依照计洪奎的意思，只要能拱倒朝廷，其余的不必管那么许多。索天雄则严肃地指出，你不管朝廷可以，但不能不管百姓，也不能不管随你起事的弟兄们的前途。权且假设你我联手能够乘乱拱倒朝廷，但我敢说我们绝对抵挡不住金军。到那时我们如何收拾局面？

计洪奎对答不出，便有点急了。他竖起眉毛质问索天雄，那么索公是什么意思？让我老老实实地憋在这里什么都别干？

索天雄摇头道，非也，该干的事一定要干。目前天下面临大变，无论从何而论，我等都不可作壁上观。问题是这步棋怎么走才可以走得顺。

计洪奎说，照我看事难两全，只能走一步说一步。索公有何高招，洪奎愿意领教。

索天雄顿了顿，轻轻吐出一言：“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因利制权，反客为主。”

此言虽寥寥数语，却是蕴含了一个大谋略：先以抗金之名合法地拉起武装，并使之通过抗金斗争不断发展壮大丰满羽翼。一俟外寇荡平，即出其不意地反戈一击，形成强有力的武装割据。彼时距离夺取天下，便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连环计早在群雄聚会之前即已产生，由于感觉聚会成员鱼龙混杂，索天雄没有当众亮出。

计洪奎脑瓜不笨，稍一咀嚼便基本上领悟了索天雄的意思。冷静思之，他不能不承认，如此运筹虽然道路迂回漫长，却是构想巧妙气魄宏大，较之直接起事的做法，前景要广阔得多。于是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索天雄的建议，暂且不提造反，而先以抗金名义去组建民间武装。

适逢中原险象环生，有枢密院的文告传至江南，命各地帅府郡守不拘常制招募义勇，鼓励乡里豪杰团结队伍为国效命。计洪奎大张旗鼓招兵买马的行为不仅名正言顺，还颇得各界赞助。官府对他的前科也既往不咎了。计洪奎由此愈加体会到了索天雄手笔之妙。他笑忖，待到老子的队伍壮大到一定的程度，你官府可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但索天雄心里清楚，把握乾坤旋转，仅此还很不够。各地的民间武装倘仍一如既往各行其是，到头来终难酿成大气候不说，还难免发生内部争斗。数年后的事实验证了索天雄的判断，计洪奎、钟相等江湖英雄没有死于金人或官府之手，却先后倒在了民间武装自相残杀的刀斧下。这是后话。

欲使群雄归于统一，必须有个领军人物。索天雄结识的南北枭雄不少，但其中可称霸一域者有，可威服四方者无。诸侯各有山头，皆非等闲之辈。欲使他们一致敬服，没有超人的品德、才能、地位和声望，是根本做不到的。索天雄自知他本人不具备这种资格，因此从未动过领衔群雄之念。但欲使星火燎原，领袖不可或缺，所以多年来索天雄一直都在留意寻找。

现在他看中了一个人选，就是通过汴京保卫战脱颖而出的李纲。

李纲其人德才兼备自不必说，就凭他赫然海内的抗金名将声望和曾任朝廷一品大员的堂皇资历，便无人可与争锋。黎民百姓对李纲的倾心仰慕有目共睹，就连禁军兵将，提起李纲亦莫不肃然起敬。拥有了这等人脉，岂能不一呼百应？所以早在离开汴京前，索天雄便已看好了李纲。但此念当时对李纲无从谈起。当时李纲正圣眷优渥，权倾朝野，策动他背反朝廷，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眼下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李纲横遭贬窜的消息经打探已得到了证实，希望之光于是在索天雄面前熠熠闪现。舍生忘死为国纾难，忠心耿耿建立奇功，得到的回报却是冷酷流放弃如废履，这事放到谁

身上，都免不了心寒齿冷。在这种情况下与之沟通，显然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固然，多年作为朝廷命官，李纲的忠君思想必定十分深厚，他未必会因一时受挫而生异心。但起码可以肯定，这种极不公平的境遇，将使其产生严重的苦闷、彷徨和愤懑情绪。这便使得对李纲的说服争取，从几乎毫无可能变得具备了某种希望。

既然存在可能，那便不妨一试。这是促使索天雄滞留江南的另一个原因。

策反李纲事关重大，无论成与不成，皆万万不可泄底。所以除了索飞春，这个计划索天雄不曾向任何人吐露。

索天雄还有一个更隐秘的构想，这连索飞春也不知道：如果策反不成，在必要时，拟对李纲予以劫持软禁，对外则假李纲之名号令天下。这个做法很不义气，很不道德，很不够朋友，很不光明正大。但若万不得已，只能舍小义而全大义。

另外，赴潭州见过李纲后，索天雄打算托朋友将索飞春安置于稳妥处，隐姓埋名，择婿出嫁，从此不再让索飞春参与他的活动。因为在未来的行动中，他将由地下转入地上，从幕后走向前台。而一旦公开活动起来，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欲做惊天事，必冒弥天险，他不想让唯一的骨肉介入这场性命攸关的破釜沉舟之战。

总之，为了启动蓄谋已久的猛虎出山大计，索天雄在这段时间里做了方方面面的缜密考虑。可是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却没引起他的重视：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大毛病。

三

回头再说汴京。汴京城里早就乱了套。

上一次金军压境，李纲作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抗敌总指挥，虽属仓促受命，却是虑事颇周。他深知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尽管战事倥偬，对城里的治安却始终抓得很紧。当时他指示守御使司会同开封府，调动专人组成了若干支城厢执法队，分片包干昼夜巡逻。并颁布了严厉的战时治安条例，明令凡有盗窃衲袄一领者，有强取妇人绢布一匹者，有妄以平民为奸细进行敲诈者等，一经抓获当场斩决。在这样的严密管理下，虽被重兵围困月余，京城里却基本上秩序井然鲜有案事。汴京素来多火，其时又是冬季，而由于防范严谨，却一反往例未曾出现一处火情。良好的治安状况不仅使市民幸免了许多乱世之祸，对于夺取汴京保卫战的胜利，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

这次不行了。张邦昌等宰执的注意力全放在议和这件“要事”上，哪有精力顾及其他“琐事”。

朝廷不重视，下面也就没人管。随着敌情的日趋严重，城里的治安状况便是日甚一日的糟糕起来。鸡鸣狗盗、拦路抢劫、斗殴行凶、奸污妇女等恶劣事件相继涌现层出不穷。城区中好不容易才渐次恢复的繁荣景象，很快又凋零衰败得荡然无存。

更有甚者，有些贪官恶吏还趁机纵欲谋私，浑水摸鱼操作些太平岁月中不便操作的勾当，越是将这座百年帝都作践得乌烟瘴气日月无光。于是乎金军尚未杀到，百姓先遭了殃。

冷铁云家的大祸便是在此时从天而降的。

肇事者是那个劣迹斑斑的混世魔王危国祥。危国祥这类人不怕乱，他是越乱越有用武之地，不乱反倒没处下蛆。所以当城里渐渐乱将起来的时候，他不但不似一般人那么忧惧，反而是比较亢奋。他感到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时期又到了，这个机会荒废不得。去年想趁乱整点油水，偏偏有个李纲作梗。今年那厮被打发到南方向隅枯坐

去了，在朝廷里坐大的是他的表舅张邦昌，这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危国祥的长处就是擅长趁火打劫，在这方面他的点子极多。没屁眼也能整出屎来。别的不说，仅“查处不法奸商”和“清查金人细作”这两件事，便让他获益匪浅。凡是被他列入黑名单者，是不是“奸商”或者“细作”，就看其舍不舍得破财免灾了。有那不识相的，拒不服软行贿，俱被他抓进班房私下用刑屈打成招。案卷呈报上去，上司还有嘉奖，又有一笔赏钱落入腰包。这等两头进账的美事，太平年间哪里去找？

除了贪财，危国祥还好色，烟花柳巷是他的常顾之所。但是青楼女子千篇一律都是那个操行，玩多了无非那么回事，他便渴望另外寻求点新鲜刺激。那回为了制造伪证登门冷家，甫一照面，他便被冷铁云的花容月貌惊得酥了半边。那一双秋波流慧的明眸秀目，诚可谓虽怒时犹似笑，既嗔视尚含娇。那虽是遮掩于粗衣布衫之下，却依然显得妙曼有致的窈窕身段，更是山高水低风光旖旎，引逗得人心痒难挠。

当时冷铁云对待危国祥的态度极其冷淡，却非但没有使其意兴阑珊，反倒越发激起了他采撷这株野生玫瑰的欲念。危国祥心想，越是难采的花才越香呢，若得享用这个顶花带刺的尤物，那番快活滋味必定是无与伦比妙不可言。

自此后，冷铁云那楚楚动人的冷俏面孔和秀丽身姿，就像梦魇一般盘旋在他的脑海间挥之不去了。甚至在梦中还发生过与之激情交欢之事，整得危国祥一枕黄粱醒来好不失落沮丧。他就咬牙发狠，非遂此愿不可。可惜的是暂无下手之机。毕竟是在天子脚下，要想胡作非为也得瞅个时候，这一点他还明白。

眼下秩序混乱，时候算是到了。

由于风声吃紧，贸易渐次萧条。汴京居民对上次被金军围困后的

生活窘境记忆犹新，这次不知又要被围多久，不能不预先做些储备。商家借机屯货居奇，市场供应便骤然紧张起来，物价开始不断走高。特别是柴米油盐蔬果禽蛋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旬日之间便暴涨数倍，搞得百姓心慌意乱，抢购风潮此起彼伏。

冷家因有李纲留下的银子，还不至于无力支应，但是该买的东西也得趁早买，否则一旦供应渠道中断，很可能揣着银子也换不来吃喝了。

这一日，冷铁云去街市上买了些米面腌菜，回到家时发现屋里兀自多了一袋白米。冷铁云惊奇地问这米是哪里来的，冷母说是个陌生汉子送来的，来人只道是奉命行事，别的话一概没说。

莫非是官府在免费为百姓分发粮食？冷铁云不相信有这等好事。问了左邻右舍，皆道闻所未闻。冷铁云甚觉蹊跷，遂将那袋来历不明的白米放置一边原封未动。

不数日，那人又送来些面筋豆腐山药之类，恰逢冷铁云外出为母亲抓药，冷母对来者的底细仍未问出究竟。母女俩便越发纳罕，不知是何方施主大慈大悲，竟如此惦念她们这对寡母孤女。冷母就猜测会不会是李纲大人离京前做下的安排，抑或是冷铁心生前战友的关照。冷铁云觉得都有可能，却又都不太像。

正狐疑不已间，那人再度登门来送干果。这回冷铁云在家，她坚决地对那人道，我们无故受赠，于心不安，若不说明原委，断难领受。那人笑答道，小可只是为主人跑腿，却并不知道什么原委不原委。冷铁云就问他家主人是谁。那人道主人不许透露姓名，小可不敢擅言。冷铁云说，若是这样，便有劳大哥将前后所送之物一并拉回。那人忙道，这可使不得，主人要骂小可不会办事了。这样吧，待小可回去禀过主人，一定给姑娘一个交代。姑娘候我回音便是。

次日傍晚，那人果然又至，说既是姑娘执意刨根问底，他家主人

答应与其一见，双方一见面，一切便将释然了。冷铁云因急于揭开谜团，心下疏于设防，也没详问是要到何处去见那神秘“主人”，便随着那人出了门。

一辆独牛厢车拉着冷铁云穿街走巷七弯八拐，最后停在一座装潢俗气的酒楼前。这时天已擦黑，借着匾额前的灯笼光亮，冷铁云看到此楼名唤“瑞祥”。

下车进楼，穿过气氛冷清的前厅，那人将冷铁云引至楼上一个很宽敞的单间，招呼伙计送来热茶细点，说请姑娘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我家主人片刻即到。然后他便退出房间，再未露面。

冷铁云原是有点渴了，又闻着那茶水散发着一种少有的异香，便好奇地自己动手斟来喝了一碗，随后便坐在桌边等候。

约莫等了半个时辰，还不见那所谓的“主人”露面，百无聊赖的冷铁云起身徘徊，才注意到这房间里，除了餐桌餐椅花架盆景之外，在屏风后面还放置着一张雕花卧榻。这使得她警觉起来，蓦地意识到了一个大姑娘孤身处于陌生之地的危险性。

这个意识令她不敢再在这个房间里多作停留。她正要开门出去，有个人影却先其一步闪身而入，随手反扣了房门。随着危国祥那副令人厌恶的油头粉面映入眼帘，冷铁云倏地猛醒，她是自投罗网了。

由于突受惊吓，冷铁云骇然地双手抱胸后退数步，一时说不出话。

危国祥边用赏玩的目光看着她，边悠然走到桌边坐下，嬉皮笑脸地说道：“哎哟，灯下看美人，果然是别有一番光景。冷姑娘不是想见一见再三关照于你的那个人吗？哈哈，在下来了，那个人就是在下。至于其中的原委，也无须遮着盖着的了，一言以蔽之，我危某以为冷姑娘天分不俗，想将你做个红颜知己。你若顺了我意，我可以对

你一直关照下去。从此后你冷家的一切吃喝用度，全包在我危某身上就是了。怎么样，料想冷姑娘对在下这一片痴情苦心，不可能忍心拒绝吧？”

惊魂未定的冷铁云听得这话，气得浑身发抖，她狠狠地骂了一声“无耻”，就想夺路而逃。危国祥轻轻地一把将她扯回，顺势便搂进了怀抱。冷铁云欲待反抗，身上却似被抽去了大筋一般，手脚都软塌塌地不听使唤。

“这就对了，唔，这就对了，”危国祥得意地瞟了瞟餐桌上的茶具，“听话才是好妹子。既来之则安之嘛，待哥哥来教你享用快活。尝到那快活的滋味，你便离不得哥哥喽。”他边说边把冷铁云抱到榻上，一层层褪尽衣衫，先是花样迭出地猥亵许久，继而饿虎扑食大泄其欲。冷铁云浑身无力动弹不得，只能咬住牙关紧闭双目，任其翻来覆去地恣意蹂躏。

贪心不足必得其反，危国祥便是吃了这亏。

在冷铁云身上尽情受用一番后，这个畜生身心俱畅。若是就此鸣金，可算舒心惬意。然而他四仰八叉地坐在一旁的紫檀木靠背椅上休息过一阵后，面对冷铁云那玉润冰洁之躯，兽欲复又膨胀，便要再创辉煌。

为了曲尽兴致，还是先玩再战。他的霉头就触在这个下流嗜好上了。当他正要再次扑上榻去肆意取乐时，稍稍恢复过体力来的冷铁云忽然恨恨地出手抓了过去。危国祥见苗头不对，连忙躲闪，却被冷铁云攥住了下面的烟袋荷包。冷铁云也不知从哪里来了力气，只一攥便攥得危国祥闷声一哼滚下榻去。直到她匆匆穿上衣服逃出酒楼，危国祥还蜷曲在地上龇牙咧嘴地呻吟不休。

这一攥使冷铁云免遭再次被荼毒，也使她知晓了那一兜零碎乃是男人的七寸所在。这个由遭受奇耻大辱中获得的知识，后来启发她做

出了一桩惊人的大事。然而这一攥，却也攥出了危国祥丧心病狂的报复行动。

冷铁云逃出酒楼后神志恍惚南北不辨，幸得一位乐善好施的行客悯其失魂落魄之状，问清住址后用马车将她送回了家。

心焦已久的冷母总算等得女儿夜半归来，却被女儿一副披头散发的模样吓了一跳。冷母惊问缘由，冷铁云一头栽倒在床上一言不发只是流泪，当夜便迷迷糊糊地发起了高烧。冷母守在床前束手无策，好不容易挨到天明，心急火燎地正准备去请郎中，房门竟突然被一帮衙役撞开。

那些衙役声称要搜捕一个金人奸细，进得屋来二话不说非摔即砸，顷刻间便把冷家捣了个稀烂。冷母抖抖颤颤地上前哀告他们手下留情，被人蛮横地一脚踹翻，后脑磕在一个硬物上，当场昏厥过去。待到冷铁云强撑着身子挪下床去将母亲抱起，老人已经溢血身亡。

冷铁云欲哭无泪，肝肠寸断，结绳梁间也想一死了之。是古道热肠的街邻们及时赶到将她救下，并对她悉心看护百般劝慰，方使她渐渐地挺过了那一段痛不欲生的残酷日子。而经过了这番炼狱煎熬，从此后无论再遭遇到什么事，冷铁云都已能够处之泰然。

被危国祥奸污的事，冷铁云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对街邻们她只能说祸事是因对危国祥的调戏不从而起。饶是这样，已足以激起公愤。街邻们帮她料理完老人的后事，又帮她写了诉状递进衙门，强烈要求惩办元凶。然而这时的官员们岂有心思去认真审理那多如牛毛的民案，危国祥又私下里做了打点，接手诉状的判官只敷衍了个“情由待查”，便将案卷束之高阁不再理会。

当时的大小案件堆积如山，多被这般敷衍搁置。怨民们呈书呼吁官府主持公道为民做主，官府俱以“战乱时期事分缓急，吾民当以大局为重”之类的托词挡回。老百姓面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无计可

施，但内心里对官府的失望不满乃至痛恨情绪却与日俱增。有人干脆用以恶制恶的法子私自解决问题，于是便越发闹得大案频发，乱上加乱。

冷铁云没有力量收拾危国祥，但她对此并未绝望。她的希望所在是李纲。她相信，李大人总有一天是会复职回京的，更相信清明正直的李大人一定会为她平冤雪恨。可惜的是腐朽至极的赵宋王朝，竟没能支撑到李纲勤王大军的到来。

深居皇宫的赵桓对城中之混乱和吏治之败坏状况，不能说是一无所闻，但是知之甚浅。报喜不报忧是官场的通则，莫说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皇上，就连张邦昌、唐恪那样的高官，若无切实的爱民之心，亦不可能做到真正地体察民情。

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中尚不自知，使民众与朝廷同心同德又从何谈起。孙子云，用兵之要有五事，曰道、天、地、将、法。宋朝对金军反击与防御的天时都没抓住，汴京原本就无险可守，统兵良帅非去即亡，禁军的编制装备情况又是一塌糊涂，加之民心严重丧失，朝廷可谓五事全失。所以，当求和梦幻彻底破灭，赵桓不得不硬着头皮号召臣民与金军背水一战时，他其实早已失去了可堪一搏的所有资本。

第二十章

这个法子看来还行，金军对这批黑衣人的行动似乎毫无察觉。信使们滑下城墙后，很快便越过了冰冻如磐的护城河，疾行至金营前沿分散隐蔽起来。过一会儿将有一队佯作护送信使突围的人马从城门中虚张声势地杀出，待到金军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他们便可见缝插针穿越金营。

二

心乱如麻的赵桓恹恹地靠在紫宸殿的暖炕上，啜着御医为他特制的祛寒饮子，身上仍是一阵阵地发冷。

紫宸殿位于垂拱殿东侧，是皇上视朝前后的休息之所。赵桓连续失眠已有二十多天，导致体质急剧下降。昨日冒着寒风去巡城，回宫后就喷嚏连天涕下不止。因御医及时诊治，幸未酿成大疾。然而鼻塞喉燥骨节酸痛等伤风症状，却非可药到病除。他很想免了今天的早朝，缩在寝宫里足足地睡上大半天，却有燃眉大事容不得他懈怠偷闲。雄阔高深的宏宇大殿，此刻传输给他的，不是唯我独尊的赫赫威仪，而是苦不堪言的沉重压力。对于一年前其父赵佶被迫决定禅位时的凄苦心境，赵桓现在算是有了不折不扣的切身体会。

现在是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初。在这个朔风凛冽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汴京再次陷入了金军的重围。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汴京所面对的不只是宗望，而是宗翰与宗望两路征伐大军的合围。

这一次，宗翰与宗望遥相呼应，齐头并进，配合得相当默契。进军情况之顺利，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十一月上旬，宗翰的西路军已进至河阳一带的黄河北岸。隔岸有宋朝两河宣抚副使折彦质所辖十二万人马沿河布防，另有宋将李回率骑兵万余驻守津渡。以兵员数量论，宋军比金军多出一倍。而且一旦宋军与金军开战，欧小凤等大小杆子绝不会袖手旁观。如果宋军决意抗击，宗翰欲过黄河，没有那么便当。

为避免硬拼硬打损兵折将，熟知宋军心理的完颜希尹向宗翰献了一道敲山震虎计。宗翰依计调集战鼓数百面，沿岸排开，于日暮后同时敲响。宋军被山崩地裂般的战鼓声唬得肝胆俱裂，只道金军已开始

以排山倒海之势强行渡河，阵脚马上大乱。先是李回部闻风而溃，接着折彦质所辖各部相继动摇。众将不待号令便纷纷率部后撤，在相互影响下很快便酿成了逃跑大潮。那屁滚尿流狼狈奔命之状，活生生就是一年前梁方平弃守河防的翻版。

金军持续击鼓一宿，至天明鼓息时，驻守南岸的宋军已逃得一个不剩。宗翰挥师渡河后纵情大笑，环顾众将曰，看来我等今后与宋军对阵无须带兵了，只带上战鼓百面足矣！

本已做好策应宋军作战准备的欧小凤，得讯后几乎气个半死。她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金军畅行无阻，率部袭击了金将娄室部，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杀进杀出，毙敌近百名。然因兵力悬殊，她的局部袭扰对于阻滞金军的挺进速度终究是杯水车薪。

宗望的东路军取道恩州，这时亦已冲破防守薄弱的古榆渡渡口，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黄河防线既失，汴京以北再无屏障可据。十一月二十五日，宗望部率先一步杀到汴京城下，屯兵城北刘家寺。宗翰部随后于闰十一月二日浩荡抵达，屯兵城南青城。金军对汴京的合围由此全面形成。

狼烟再起不过数月，去冬危情又现眼前。厄运降临速度之快，令赵桓恍若置身梦中，觉得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可惜这不是梦。

赵桓倒是一直在做着一个议和之梦，而如今也到了梦醒时分。自打十月间，他就为圆这个梦殚精竭虑费尽苦心，甚至不惜低三下四奴颜婢膝，图的就是个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金人夺去了太原真定，他一个响屁没放；金人要求割让三镇，他二话不说拱手奉送；金人渡河之后突然变卦，得寸进尺地提出要尽得两河之地，两国须划河为界，他硬顶着一些大臣强烈的反对声，依然是毕恭毕敬地表示“专听从命，

不敢有违”。让步让到这一步，总该是可以的了吧？

岂料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肉包子打狗！金军这只贪得无厌的疯狗，吃饱了喝足了照样向前猛扑滥咬，现在终于咬到他的鼻子底下来了！他赵桓就是再愚钝再白痴，也知道已不可能指望那个自欺欺人的议和梦能够成真。

以和求安行不通，这话李纲讲过，何栗、孙傅等大臣讲过，就连朱后也在后宫中不止一次地对他提醒规劝过，可他统统没听进去，执意要押这一注。现在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明白，这一注是彻头彻尾地押错了。

只是为何是错，他还没有想通。这一注赵桓并不是轻率投下的，这是他综合权衡多方面之利弊后才做出的慎重选择。兵法上不是讲究“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吗？太原、真定的失守，说明了与金军硬碰硬碰不过。既然战无胜算走之不能，不去求和又待怎的？古来以和谈解决争端令汉夷相安无事者不乏其例，为什么到了他这里，这一招就不灵光了呢？真是青天白日见鬼了。

内侍黄金国轻步走到近前，小心翼翼地提醒赵桓，上朝时辰已到。赵桓收住那些令人懊丧的胡思乱想，努力定了定神，沙哑着嗓子吩咐起驾垂拱殿。

想得通也罢，想不通也罢，执意在议和这一棵树上吊死显然是不行了。事已至此，他只能孤注一掷背水一战了。赵桓对此大感力不从心，真想如其父一样悬崖撒手，将这个烂摊子一推了之。可他没那个福分，太子赵谌才九岁，他能将皇位禅给谁？

宋朝朝制，大臣上朝有“常参”“六参”“朔参”及“望参”之分，依官位部门之别分班轮流奏对，不是每朝百官俱到。但是今日一早，有谕传下，命各部司主官须一律来朝。众官不敢迟延，慌忙更衣前往，许多人连早饭也没顾上吃。此时除了唐恪，各部司要员均已在墀阶下面

肃然列齐。

唐恪肯定是来不了的，这事赵桓知道。昨日唐恪陪同赵桓巡城，遭到军民愤怒围堵。人们不敢对皇上过分造次，便将一腔怒火倾泻到了唐恪头上。众人一拥而上把他扯下马来，狂呼着要砸死这个误国奸贼。若不是御前侍卫拼命拦阻，唐恪当场就得呜呼。这会儿别说来上朝，他能自个儿从床上爬起来解手就算不错了。这事对赵桓的刺激很大，他完全明白，人们真正的矛头所向是谁。他这个皇帝已经落得里外不是人了，若还迟迟不做决断，一旦激发内乱，就要彻底玩儿完。

人的面目会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官有官腔，奴有奴相，时间长了自然而然便会形成某种嘴脸。赵桓原本长相平和，甚至带有几分忠厚状，然而即位方一年，虽多半时间处于焦头烂额中，却也俨然具有了九五之尊那种惯有的不怒自威之相。今天他是挟怒临朝，那气色自是愈加令人望而生畏。

群臣一看皇上那迈步的架势，就知来头不善，都在心里七上八下地嘀咕，不知今天哪位“爱卿”要倒血霉。张邦昌更是做贼心虚，惴惴然揣度着皇上是否要拿他开刀。最近赵桓连续召见了四五拨大臣进宫去奏对，却没有召见过他一次。这种明显的反常之举，是个很危险的预兆。

果然，当赵桓阴沉着面孔在龙椅上坐定，开宗明义说过今日召集众卿，就是要议定应急之策这个主旨后，旋即便将目光向张邦昌斜瞟过去，说张太宰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于国政大略一向多有赞划，此刻有何高论，朕愿洗耳恭听。

这话夹带着讥讽尚在其次，实质是将议和之责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张邦昌身上。张邦昌岂能听不出这个弦外之音，他连忙躬身回道，陛下过誉，微臣愧领。微臣小有建议，无非尽职而已。一应方针大计，总赖皇上圣裁。

赵桓见张邦昌三言两语把一锅馊饭又给他端了回去，心中甚为光火，懒得再与其之乎者也，索性直接质问，自从金虏犯边，一力主张议和的是不是你张太宰？

张邦昌心想，是我又怎么啦？主张议和者又不是我姓张的一个人，那里黑压压地站着一大帮呢。况且我再力主，你不同意还不是白费唾沫？可他哪敢这么分辩，只得喏喏称是。

“那么你说，这和议得对头还是不对头呢？”赵桓的问话紧逼上来。

在这个问题上，张邦昌却是没有让步的余地。承认议和为错，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甚至接下去便要有人追究他是否别有用心，其后果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再者，从内心里讲，他也并不认为议和就全然为错。金人压根没有和意，而是将议和当作了麻痹宋朝的战略手段，这个意图随着金军的步步推进已然暴露无遗。张邦昌对此也是不胜恼火，在心里不止一次地大骂金狗狡诈无比不是东西，拿着他姓张的当猴耍。但尽管这样，他依然以为安邦却敌非和莫属。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大敌当前，可选之路无非战、降、和、走四途。走，已经被否定，降是不可能的，余者乃非和即战。而在他看来，战亦难阻敌锋，到头来仍难逃脱兵临城下的局面，最终解决问题还得依靠和谈。他甚至认为，上次金人撤军，从表面上看似赖抗战之功，实则和谈于其中所起的作用更大。只不过或因见识鄙浅，或因妄自尊大，众皆不能正视其实罢了。

所以虽然赵桓语气森然，他也只能壮着胆子顶住：“这个，这个，以微臣浅见，这和还是当议的。”

“当议？哼哼，当在何处？议来议去结果如何？”

“这个，结果目前当然不甚理想。不过微臣揣度，只要我大宋示

之以诚，彼之态度终可改观。”

“放屁！”赵桓按捺不住地放了粗话，“示之以诚？朕示的诚还少吗？金人要金银给金银，要尊号给尊号，要三镇给三镇，要两河给两河，朕可谓是有求必应。这个诚意还不够吗？你说说，朕还要怎么样，难道把汴京送给他？”

面对赵桓少有的疾言厉色，张邦昌吓得腿肚子直抖。在这种时候以缄口为妙，然因事关紧要，他却不能不竭力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可是金人并未得到两河，两河抗旨之状况，微臣业已奏明皇上。”

张邦昌这话不假。金军渡河之后，遣使来索取两河。赵桓唯命是从，特派重臣耿南仲、聂昌分赴河北河东向金东西两路大军交割领地，却遭到了两河军民的坚决抵制。聂昌不知天高地厚，倚仗钦差身份强行进入绛州宣诏，被守将赵子清挥剑怒斩。士兵们犹不解恨，剜其双目后，又将其尸剁为肉酱。耿南仲则较为滑头，他行至卫州遭到乡勇追杀，乃东躲西藏地逃往相州，未敢提起割地之事，反称奉旨搬兵勤王，这才得以保住脑袋。张邦昌得悉异常恼火，曾奏请赵桓依律惩治抗旨作乱者，却因局势混乱，政令已难施行。现在话头逼到这里，张邦昌急中生智，便以此当作了盾牌。

岂知此言一出，却犹如火上浇油，越发激怒了赵桓。看到赵桓面孔扭曲颜色骤变，张邦昌方幡然醒悟，自己今天是昏了头。传旨钦差被人碎尸万段，实乃皇上的奇耻大辱，公然在众臣面前抖搂此事，这不是哪把壶不开单提哪把壶吗？他懊悔得直想抽自己俩大嘴巴，可是已经覆水难收。

眼见得赵桓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张邦昌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顿时变成一片空白。赵桓戟指着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听清。听清不听清也无所谓，反正总的意思无非是指责他愚不可

及贻误军机深负朕望云云。

直到赵桓发泄完毕回归御座，张邦昌方渐渐魂魄附体。但他旋即却又被赵桓宣布的一系列任免决定震惊得目瞪口呆。

这几句话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罢张邦昌太宰兼门下侍郎职，除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罢唐恪少宰兼中书侍郎职，除中太一宫使兼侍读。起何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迁孙傅为同知枢密院事兼京城守御使。除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统领湖南之师勤王。任命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遘为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速起两河兵马入卫。

附带说一句，何栗所任之尚书右仆射，系元丰改制时仿唐制所用之职名。政和年间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现在赵桓又将职名改了回去，曰之“除旧布新”，实则正是复旧。

对于张邦昌，赵桓其实原有网开一面之意。因为从总的感觉上讲，这个人用起来还算比较顺手。虽然现在不得不言战，议和之念实际上并未从赵桓心中全然根除。将来若需和谈，尚须他去努力。另外，驭臣之道讲究个维持派系平衡，要使群臣互相有所制约方好。但是今天张邦昌表现得实在太差劲太不识相，赵桓在盛怒之下，就干脆将他一撸到底了。

主和诸臣见状，一个个噤若寒蝉。多日来备受压抑的主战诸臣则大受鼓舞扬眉吐气，于是大殿中登时澎湃起一片“吾皇圣明”之声。这久违于耳的赞颂声如春风般一扫赵桓周身的寒气，使得他恍然觉得，自己似乎又成了一个足以把握乾坤旋转的明君英主。

张邦昌犹如一脚踩空跌进了冰窖，瞬时头晕目眩寒彻心肺。议和未能奏效，皇上对他的态度日渐冷淡，那倒不足为怪。然而赵桓突然间如此决绝地弃和言战，却是大出其料。

就算是要开战，也犯不上拿他张邦昌来祭旗吧？这些天来他昼夜忙碌绞尽脑汁，整个人都累得瘦了一圈，为的就是为皇上分忧，一片忠心苍天可鉴哪！金军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再撕毁既定和约，殊非常情可测。众人包括赵桓，不也始终都是抱着议和这个热茄子的吗？否则为什么要走马灯似的遣使去谈判？要说决策失误，那也是大伙儿一块误的，事到临头，凭什么这责任便全姓了张啦？

张邦昌跪倒尘埃，满腹委屈地暗暗溜动着眼珠，希望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寻思虽然唐恪、聂昌、耿南仲这几个重量级的盟友都不在，但他的附庸颇众，出面为之说情者，应当是大有人在的。

但是错了，那些素日见了他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的人，此刻皆道貌岸然目不斜视，连一丝同情的眼神都不肯施舍。更有甚者，昨日还在同他商议当遣何人出城与金人交涉的吏部尚书王时雍和开封府尹徐秉哲，现在却正热火朝天地随着主战大臣们，向赵桓表达着誓与金军血战到底的决心。视其像煞有介事之态，仿佛他们就从来不曾主张过议和似的。

张邦昌失望而愤怒地垂下眼皮，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年前白时中被罢官时，他与李邦彦见风使舵釜底抽薪的情景。一股难言的苦涩滋味，从他的心底蔓延上来。



丑寅之间，正是夜色最浓时。天地间一片沉寂，仿佛万物俱被这冬夜的严寒所凝固。就在这万籁俱寂中，一条绳索从城头悄然垂放下来。而后，有十来个人影抓着绳索，顺着城墙无声地滑下。

这是朝廷派出去向康王赵构和李纲以及四道总管传送蜡书的信

使。他们已是被派出的第三拨人。前两拨信使采取以部队掩护强行突围的方法出城，结果皆未冲破金军的拦截。这一次，赵桓采纳宣赞舍人吴革之计，命王宗楚精选身手敏捷的军士，让他们悄悄地翻越城墙，先徒步潜过金军封锁线，然后再自行解决坐骑问题，分赴各地传檄。

这个法子看来还行，金军对这批黑衣人的行动似乎毫无察觉。信使们滑下城墙后，很快便越过了冰冻如磐的护城河，疾行至金营前沿分散隐蔽起来。过一会儿将有一队佯作护送信使突围的人马从城门中虚张声势地杀出，待到金军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他们便可见缝插针穿越金营。

危国祥是这批信使的成员之一，并且还是赵桓钦点的人选。至于获得这份“荣幸”的缘由，还得从他强暴冷铁云并派人打死冷母那事说起。

做下了那件缺德事，虽因局势混乱使危国祥得以逍遥法外，但由此激起的民愤极大。张邦昌恐他胡闹下去迟早要闯大祸，决定给他换个差事。正好王宗楚那里需要武功教习，张邦昌便将他荐了过去。

在禁军里做教习自然不如在府衙里做捕头为非作歹方便，况且俸禄也不高，危国祥起先是一百个不愿意。张邦昌板着面孔谆谆教导，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应当为自己的前程好生想想，总不能一辈子就在街面上当个混世魔王吧。你在衙门里当差，虽然自在，却无甚升迁指望。而去殿前司做教习，一旦有机会，即可补个武职。到时候我再帮你说说话，授你个仁勇校尉御侮校尉之类的品阶不成问题。以此为基础，往后自可步步高升。那番锦绣光景，岂不强似你这无品无阶的捕头百倍？

一番话说得危国祥憧憬无限茅塞顿开，于是他欣然就命。

事有凑巧，危国祥做禁军教头没几天，便赶上赵桓亲临校场视察

部队训练。危国祥心想表舅说得一点不错，这种在皇上面前露脸的机会，岂是当捕头能遇得上的。为了给赵桓留下印象，那天危国祥格外卖力，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拔刀舞棒跟头把式地大作示范。

这厮自幼喜欢斗殴逞强，在武术上的确下过一番苦功，虽不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湛，却也是件件拿得起来。他在校场上的那番炫耀，果然留给赵桓的印象颇深，以致赵桓在闻得传檄信使一再突围失败时想起他来，对王宗楚说朕记得有个姓危的教头武功颇佳，可堪一用。于是乎危国祥马上便被列入了第三拨信使的名单，并被分派到了路途最远的奔赴湖南的一组。

危国祥没想到引起皇上重视的结果竟是这个，懊悔不该逞能，却已晚了三秋。

然则这事却让张邦昌借上了光。张邦昌正有块心病欲除，危国祥受命传檄，恰能为他所用。在张邦昌的暗示下，危国祥此去湖南，便怀了鬼胎。所以虽然同为身负皇命的信使，危国祥突围后要做的勾当，却与其他人完全是背道而驰。

张邦昌授意于危国祥的那件勾当，乃是秘密地除掉李纲。

张邦昌素以温文尔雅自诩，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可现在因情势所迫，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历尽周折辛劳半生才坐上去的太宰交椅，还没被屁股焐热说丢便丢，他无论如何也不甘心。落职宫观后，他曾去看望过唐恪，希望与其共做翻盘之谋，但结果令他十分沮丧。饱尝了汴京军民老拳的唐恪心情极为消沉低落，对参与国政已了无兴趣，对仕途功名亦已心灰意懒，完全没有东山再起的想法和劲头，只想就此闲云野鹤终老泉林罢了。唐恪的一蹶不振使得他愁怀倍增，无精打采地打道回府后，他曾一度绝望，连续数日足不出户呆坐书房。

往日里一天到晚高朋满座的相府，这时变得门庭冷落死气沉沉。这种巨大的炎凉反差，更是令张邦昌失落无比，大有走投无路万事皆休之感。

然而张邦昌到底不是个一捅就瘪的脓包，当因猝临沉重打击而激起的极度恶劣情绪逐渐沉淀下去，理智便在其头脑中慢慢地复苏过来。冷静地把情况加以梳理后，他感到事情其实远不似最初想象得那么糟糕。

赵桓倏尔弃和言战，不足为奇。他这个人素无主见，说变就变，眼见得金军兵临城下，他不可能不怒不急。议和不成的责任总须有人承担，作为太宰他张邦昌首当其冲亦属必然。从人臣之巅一屁股跌落平川，固然是摔得不轻，但此亦宦海常事。当年那蔡京老儿根基何其深，门徒何其众，不也曾有过“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的经历吗？所以用不着将罢官落职看得过于严重。将来时过境迁，会有出头之日。由于已具有担任太宰的资历，复居高位肯定不会像昔日那样步步攀缘了，这也是官场的惯例。

想通了这一点，他的心情舒缓了大半，进而便开始琢磨影响他复出的因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若有重大障碍，应当尽早排除。

这事却是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影响他复出的主要因素，当然是围绕在皇上身边的大臣。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不会欢迎他，那是不消说的。不过张邦昌对那些人倒不太放在眼里。因为在那些人中，位居要职者并不多。而且他们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多有朝三暮四摇摆不定之徒。其现在的代表人物何栗和孙傅，成不了什么气候。这两个人是志大才疏徒有其表，无论执政能力还是权术手腕，根本不是对手。莫看他们目前得意，无非是昙花一现而已。若其拒敌不利，马上便会失势。至于李若水、梅执礼等人，素不见宠于赵桓，估计也掀不起大浪。总之，在朝廷中绊脚石是

有的，但并不足以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

经过这番过滤，老对手李纲浮出水面。

李纲获罪远谪潭州，本已不足为虑，但赵桓在情急之下急欲召其回京护驾，麻烦可就来了。虽然赵桓现在给他的头衔不过是个开封府尹，但对此人的能力和能量，张邦昌深有领教。这个人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用武之地。给他一座山，他能变成虎；给他一片海，他能变成龙。一旦他在战场上打出点名堂，官复原职不是问题。加上他素有的功勋威望，甚至有可能直接就任太宰。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纲若果真坐大，他张邦昌莫说复位宰执，就连做个普通朝臣，恐怕都难指望了。

更堪虑者，是他为扳倒李纲曾做过种种见不得人的手脚。到那时，那些阴暗勾当不用李纲去查，自会有许多趋炎附势者主动上门揭发。甚至于有人也会像他整治李纲那样，捏造出些莫须有的事，将他描述得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换位思之，吃过他暗算的李纲在得知底细后，还会再给他留下还手的机会吗？

那么，他张邦昌所面临的，便不仅仅是仕途断绝，而且是命悬一线的问题了。这个前景非常可怕，但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就显而易见了，他的致命克星就是李纲。

如果不想坐以待毙，只有阻止李纲回京。可是皇上的旨意已下，李纲率部勤王乃众望所归，莫说他张邦昌已经狗屁不是，就是还在台上，恐怕也抗不住。那么怎么办，怎么办？张邦昌搜肠刮肚无计可施，直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然不可终日。

可巧就在这时，危国祥被钦点为赴湖南传檄的信使。

张邦昌一听此讯，马上意识到这个机会绝无仅有。这真是上苍有眼天不灭我啊。性命攸关，手软不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这个念

头电光石火般从张邦昌脑际划过。于是他牙关一咬，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根唯一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

奉命突围传檄的消息是危国祥自己给张邦昌送上门去的。危国祥去找张邦昌，为的是卖酒楼。他的那个瑞祥酒楼，开张后红火了没多久，便开始走下坡路。危国祥原本就不是个经商材料，开酒楼纯属门外汉。再说他也没那工夫沉下心来正经去抓什么经营管理、成本核算、服务质量等事宜，几个月下来进项甚微。金军兵临城下后，京师戒严市面萧条，成本一再上涨，生意更趋惨淡，已然入不敷出。因此危国祥对那酒楼兴致尽失，便想着赶紧将它盘出去落个省心。

他正着手操作这事，却被皇上点为信使。远去湖南可不是三五日能够溜达得到的，如果途中再遇上点麻烦，不知要耽搁多少时间。时间就是银子，危国祥不愿将这段时间空耗过去，他想到张邦昌曾说可以帮他物色买主，于是索性便拜托表舅费心为他代理了这宗买卖。

张邦昌正有利用这厮之意，对此岂有不允之理。他听过危国祥开出的价位，一面在心里暗骂这厮心肠忒黑，一面却大包大揽地满口应承，说这件事老夫会专门指派一个晓事的管家去办，别的你不用管，到时候只管来取白花花的银子便是。危国祥原是料着张邦昌要乘机揩一把油的，不承想对方一点折扣没打，答应得极其爽快，倒让他颇有些诚惶诚恐了。他连忙纳头拜谢，说表舅的恩典国祥心里有数，日后国祥一定有好心献上。

张邦昌笑道，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胳膊肘总是要往里拐的，若老夫将来有幸归朝，还可对你多做关照。

危国祥奉承道，那是，那是。国祥不才，全赖表舅提携。表舅满腹经纶德高望重，重掌朝纲当是指日可待之事。

张邦昌就点头叹息，说老夫也是希望能早日回到皇上身边，为国出力为主分忧啊。只是如果那李纲率师回京，也便无须老夫再操那份

闲心，至于你，恐怕就更不用说了。

危国祥原对召还李纲就相当反感，听了张邦昌这话，马上愤愤地脱口而出："我知道那厮回来不是好事，可就邪了门儿了，朝廷有多少人不能用，却偏要召回这人！"

张邦昌瞅着他隐隐一笑，拖着长腔道："圣命难违，让你召你就去召嘛，哪里来这许多废话。况且，他李纲到底能不能回京，依老夫看，也还说不准。"

"说不准？难道皇上还会改变主意？"危国祥听张邦昌似乎话里有话，有些不解地看看张邦昌。

"皇上改不改主意，那是皇上的事，咱们只说李纲。千里回京，山高水险，他难保不会出点什么岔子吧。"

"岔子？什么岔子？"危国祥与张邦昌目光相对，忽觉他眼中闪出一丝杀机，"您的意思是——"

"天有不测风云嘛，你这信使责任重大，务必要好自为之呀。"

"噢——"危国祥心中一凛，领会了张邦昌的意思，同时明白了这老东西如此热心地帮他卖酒楼，原来是有这件事在后边等着。

"事关生死存亡，你能不能将这桩皇差办好？"张邦昌声音不大，却变得异常阴沉。

由于事出突然，当时危国祥的心情有点慌，头脑有点乱。但只经过短暂的停顿，他便咬牙切齿地吐出了一个字："能！"

危国祥事后思忖，他确实舍此别无选择。张邦昌这老东西显然是号准了他的脉。凭他做下的那些恶事，李纲返京之后随时可能为他敲响丧钟。危国祥对此原本便有忧惧，经张邦昌一撩拨，便更觉事态严

重。跋山涉水去请回来一个索命阎罗，老子这不是脑子有病嘛！姜到底是老的辣，老东西这个决心下得好，下得有魄力！凭老子的身手能耐，在外地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李纲，想来应当不是一件多么难办的事。无毒不丈夫，就这么干了！

不过这事不能白干。老子两肋插刀替张邦昌除掉东山再起的障碍，报酬太轻了那是说不过去的。用帮忙卖酒楼那点事搪塞不行，得让他动点真格的，在某个富庶州府给弄个肥缺干干。这话危国祥以前不敢对张邦昌提，等干完这件事，那就没什么可客气的了。

按制度，谋取官职须经科举。危国祥不具备这个资历，但是这不要紧，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这是公开的秘密，通过五花八门的手段戴上各种乌纱的人，天底下多了去了。一俟张邦昌复居高位，自有法子为他疏通。有授意暗杀李纲这个把柄在手，他敢不对老子有求必应吗？

潜伏在冰冷梆硬的土坎后面的危国祥正胡思乱想地挨着时光，忽闻耳边杀声骤起，紧接着就见眼前人影晃动，一队队金军打着火把向侧翼奔去。他知道这是佯装突围的宋军已从城门杀出，遂赶紧活动一下被冻得麻木的筋骨，趁金军巡逻队纷纷向开战处驰援之机，与其他信使不约而同地从隐身处跃出，各寻途径迅速冲入了前方漆黑一团的夜幕。

三

宋军采用金蝉脱壳计，总算将信使送了出去。

可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信使们能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各地勤王兵马能不能及时集结入卫，汴京城防能不能支撑到援军到来，都还很成问题。所以虽然迫于兵临城下的严峻形势和朝野上下的舆论压

力，赵桓做出了坚决抗战的姿态，但其骨子里还是心虚得很。

金军实在是太能打，没有足够的优势兵力根本碰不得，这是连李纲、种师道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去年宗望罢战撤围，赵桓认为主要就是二十万勤王大军云集城下的结果。现在他把化解危机的大半希望，亦是寄托在了勤王大军身上。但勤王大军不是神兵天将，不可能倏忽之间腾云飞来，于是赵桓便寝食难安，度日如年。

朱后曾想就势指出他前者下诏尽罢天下勤王兵马之误，劝其今后引以为鉴，但见他终日愁苦不堪的样子，未忍开口。然而，朱后知道，若待局势缓和后再劝，肯定又是耳旁风了。

这段翘首待援的日子委实难熬，幸而其间发生了两件事，给赵桓带来了些许慰藉。

第一件事，是在殿前司所隶部伍中发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奇人。此人虽非神兵天将，据说也差不多。

此事的始作俑者是何栗和孙傅。赵桓弃和言战，他们两个受到了空前的重用，自是备感振奋。但扬眉吐气之余，两人马上便感到了异常沉重的职责压力。临危受命非同儿戏，领受了这份权力和光荣，若不能切切实实地为皇上排忧解难，是要反遭其祸的。可现在面临的难题，还真是不大好解。

金东西两路大军虽经沿途作战损耗，抵达城下者仍有不下十万之众。而目前守卫汴京的宋军，包括朝廷禁军及地方弓手在内，满打满算不过七万左右。以这点兵力与金军对敌，肯定支撑不了多久。何栗效仿李纲张榜招募义勇，百姓的响应程度远不如去年踊跃。而勤王兵马驰达京师的日期和数量，亦皆没个准谱。在这种情况下，要拍胸脯说一定能够守住汴京，谁也没那底气。

事非经过不知难，过去只是凭着一腔热忱指点江山的何栗、孙

傅，一朝具体责任在肩，方知与金军决一死战这话说说简单，真正做起来，难处可大了去了。这时他们便不免有点慌神，对那些热衷于和谈的大臣也就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动摇抗敌信念，仍在苦寻对策。那个据说具有巨大神通的奇人，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那日，何栗与孙傅在守御司筹划四壁的兵力部署，筹划来筹划去终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何栗疲倦地揉着脑门叹道，听说当年反贼宋江麾下有个奇人公孙胜，曾用妖术挥退童贯十万精兵。汴京城里若有这等人物，你我便没的可愁了。

这本是何栗随口而出的一句无奈之言，却触动了孙傅的某根神经，他如醍醐灌顶般地拍案叫道，文缜兄不说我倒忘了，尝有汴京感事诗云，“郭京杨适刘无忌，尽在东南卧白云”。这诗里提到的几位人物，是否可算得奇人？

何栗一听也来了兴趣，思忖即便是那几个传言中的隐士比不上公孙胜，若果有异能，亦大可一用，便对孙傅的突发异想予以充分肯定，说不妨将他们找来见识见识。于是孙傅即以守御司的名义下令，在城里察访郭京等三人。

杨适和刘无忌踪迹杳然，而郭京很快便水落石出。未及数日，殿前都指挥使兼京城守御副使王宗楚兴冲冲地前来告诉孙傅，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位大名鼎鼎的郭隐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就是本帅麾下的一个龙卫兵副都头。

孙傅听了将信将疑，乃会同何栗，将那个唤作郭京的副都头传来进行了一番考察。而这一考察，即令何栗、孙傅对此人肃然起敬。

首先这厮那鹭腿猿臂凸颧凹目的古怪长相，便非常与众不同。这厮的年龄从外貌上观测不出，说他五十岁也像，说他三十岁也行。其

身份虽只不过是个统领百卒的兵头，但是见了何栗、孙傅这等高官，却毫无紧张拘谨之态，举手投足洒脱自如且又相当得体。这些不同凡响的表面形状，已先自让何孙二人啧啧称奇。

进而论及其学，更是令人眼界大开。这厮似乎天玄地黄无所不晓，张口便是滔滔不绝，从太极到三界，从六壬到八卦，从占卜到祈禳，僧道鬼神一锅煮，说到哪家都在行。何孙二人也算是饱学之士了，对其所云却大半是闻所未闻似懂非懂，不大会儿工夫，便被这厮说了个晕头转向目瞪口呆，不由得不暗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最后谈到御敌之策。这厮风轻云淡地说，这事说难也不难，若采用六丁六甲法，只需七千七百七十七名六甲神兵，破敌便如探囊取物。

何孙二人请教，何为六丁六甲法？这厮道，简单说来，就是按阴阳之数布下的生死阵门。详细说来，其理甚深，便非常人可以领会的了。何孙二人点头称是，又请教那神兵从何而来？这厮回答，郭某用符箓召之可得。

这时何栗、孙傅已完全被这个郭京唬住，对此人就是传说中的那位神秘隐士郭京深信不疑，遂一面如获至宝地对其以上宾礼遇予以安顿，一面速将此事奏达赵桓。

正饱受焦虑煎熬的赵桓闻听觅得了破敌奇人，犹如旱苗逢雨，不顾神疲体乏，马上传谕召见。

郭京进了宝仪殿如法炮制，将他的奇能异术，宣讲得比前者更玄。赵桓当然更听不懂他那满口的文王伏羲，但是他听懂了一条，就是这个郭京有足够的本事打败金军。这便足矣！这颗定心丸使得龙怀大慰，赵桓当场加封郭京为正七品武略大夫、兖州刺史，准其自即日起在天清寺设坛招募神兵。并命何栗指示有司，务必充分保障六甲神兵之钱粮绢帛供给。原本不见经传的龙卫兵副都头郭京，由此便骤然

成了显赫一时的名人，而那些由其招来的身穿奇装异服、面涂七色斑彩的所谓六甲神兵，亦成了汴京城里的一景。

朝野间见状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哂笑其事荒唐者为数不少。

面临着许多的质疑声，何栗与孙傅做了商讨，得出的共识是，以神机玄术破敌之说自古有之，譬如诸葛亮的八阵图即为一例。虽说那话失传已久，焉知不会秘藏民间？郭京的神通谁也没见过，未可不信未可全信。但是无论如何，拥有这样一支六甲神兵总比没有强，起码它可以给我们壮胆。君不见自从六甲神兵出现，尽管非议丛生，但城中的恐慌情绪却显然大有缓和吗？反之对于金军，它岂不亦可具有一种强大的威慑作用？

这个见解不是全无道理。如果把组建六甲神兵作为一种精神战术来使用，应当说有其可取之处。可惜何栗、孙傅说是那么说，在内心里却是将其当真视作了一件可资依赖的制胜法宝，这就不免愚蠢到家，到头来终于弄出了天大的悲剧和笑话。

第二件事，是赵桓与太上皇赵佶的僵持关系得到了改善。

由于持续焦忧劳累，赵桓的身体早有不适，召见郭京时又有点亢奋过头，过后他便支撑不住卧倒龙床。继而他全身发烫呕吐不休，唬得后宫乱成一团。朱后急召太医院之杏林高手入宫会诊，有一名资深御医正在龙德宫侍候赵佶，也被十万火急地传去福宁殿救驾。

经过慎重诊视，太医们断定皇上之疾主要是由于劳累过度，兼之外寒侵袭所致，症状虽凶，却非大患，然亦须着意调理，以防转成恶症。朱后、众嫔妃和太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命太医妥善下药治疗。

服药静养了几日，赵桓的病情果然见轻，已能下床走动。这一日天气不错，午膳后，他在朱后的陪伴下，到御花园里晒了一会儿太阳。刚刚返回殿中，便有内侍黄金国入奏，说是太上皇看望皇上来

了。

原来那天赵佶见正在向其宣讲养生之道的太医被火急火燎地召赴福宁殿，不知赵桓出了何事，也是吓了一跳。经遣人探询，方知其乃积劳成疾。后来虽闻其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依然宽心不下。赵佶是个过来人，深知此刻赵桓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这个压力不缓解，赵桓舒坦不了。他与赵桓到底是血脉相承的父子，往日的嫌隙再深，这时也不由得心生恻隐。

再者，明知皇儿患病，却表现得无动于衷，必使他与赵桓的关系雪上加霜。天下毕竟是赵桓的天下，如此冷冰冰地与赵桓对峙下去，对他这个太上皇并没什么好处。既是这样，何不假探病之由，消弭彼此芥蒂呢？

碍于自尊和脸面，赵佶虽有此念，自己却不好提。偏那老太监张迪最是善解人意，主动进言劝他去看望皇上，于是这事便顺理成章。

赵桓一听父皇纡尊而来，不免大受感动。

自五月初一在龙德宫之宴上与赵佶剑拔弩张不欢而散，尽管每逢节令他照例打发太监送去一份礼品，但他本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一次也未曾再登过龙德宫门。这一来是因为他心里有气，二来也是由于在面子上不肯认输。但他毕竟深受礼教熏陶，置父皇如同陌路，内心里并不安然。在朱后的屡次良言相劝下，他亦有破冰之意，只是尚未找到合适的台阶。赵佶能够放下架子先来看他，非常出乎他的意料。况且当此黑云压城城欲摧、他正备受孤寡无援痛苦煎熬之际，父皇不计前嫌主动送来的这份关爱，就更显得温暖珍贵。

赵桓与赵佶的矛盾根源在于皇权之争，目前大宋朝廷这个烂摊子，赵佶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会与他争夺。利害冲突既已不在话下，父子之间马上便又血浓于水了。因此赵桓便顾不得病体孱弱，万分真诚地赶紧带着朱后等人出殿迎驾。赵佶待落轿后则连忙趋步向

前，亲手将纳头叩拜的赵桓从冰凉的玉石地面上扶起。

半年未谋面，两人都已见老。父子执手相视，未语珠泪先流。那番不胜伤感心酸之状，感染得朱后及在场的嫔妃、太监和宫娥们尽皆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由于眼下的危情与去年酷似，进殿落座后一交谈，赵桓即深感父皇才是最为理解他的患难知音，满腹的苦水总算找着了个倾诉之地。

千言万语一时也说不尽，赵佶恐赵桓体力不济语多伤神，在福宁殿里坐了半个时辰，便要告辞回宫。赵桓却执意挽留父皇用过晚膳再走，便请赵佶暂在宣和殿歇息，同时命黄金国传谕尚食局备宴集英殿。赵佶心知这是赵桓有意向他赔礼，也便欣然诺之。

是夜，集英殿如逢大庆。无数只灌了龙涎沉香的河阳花烛，将这座沉寂多日的宴殿映照得胜似白昼。赵桓的嫔妃以及诸亲王皆被招来作陪，郑太后亦由内侍专程从宁德宫请至。宴桌上御膳百品佳酿千觥，尽管市场上粮油禽蛋等生活物品已极度匮乏，在这里却是海陆奇珍四时蔬果应有尽有。甚至连产自南方的田鸡湖鱼水虾河蟹，也是一样不缺且皆新鲜生猛。可见大内储物数量之丰、储物方法之妙，殊非百姓可以想见。宴会上的食具酒器，则一律采用成套的金玉象犀制品。伴宴的舞娘皆为二八姝丽，在悠扬的管弦声中腰肢摇曳娇媚无穷。放眼望去，整座大殿一派辉煌绚丽，宛如往日盛世光景。

赵佶对赵桓的这番良苦用心非常领情，在席间多次与其彼此敬酒互寄珍重，其言也善，其情也真。在不知底里的人看来，这一对皇家父子俨然就是人伦楷模慈孝表率，亲密无间得无以复加。众皇眷见状自是惊喜，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都忘却了宫墙外血雨腥风正浓，不断地举杯祝福太上皇和皇上福如东海，万寿无疆。唯朱后与郑太后心中别有滋味，各自感慨为什么非要到了这种朝廷危若累卵朝不保夕的时候，这父子俩方能冰释前嫌言归于好。

侍于君侧的黄金国和张迪则暗忖，皇上与太上皇的握手言欢恐怕不过是一时之事，其实他俩仍是貌合神离。一俟局势安定天下无贼，很难说他们不会再起龃龉。

这两个内侍都是摸透了主子习性的人，他们的担心很有预见性，不过却是多余了。因为，在人生的舞台上，这对皇家父子从此后除了于凄风苦雨中同病相怜之外，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有别的戏唱。

第二十一章

道教有所谓红铅黑汞之说，认为真铅藏于少女体内。这些日子，郭京以调精聚气以利作法为由，已经名正言顺地享用了官府负责提供的几十名花季少女。这是连太上皇赵佶如今都未必能享有的极品待遇。就冲这一点，再不显示出点法力神功，也真是不好交代。

一

自十一月末宗望兵抵汴京，攻城战便已次第打响。宗翰大军到达后，战斗更加频繁。尤其是善利、通津、宣化三门，几乎每天都会遭到金军的凌厉攻击，京师之危一日紧似一日。

阁门宣赞舍人吴革曾提出过趁金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宋军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将战场推离城下，打破敌人合围阵势的打法，得到部分大臣和将领的支持呼应。缺乏军事经验的何栗、孙傅不敢擅冒此险，奏请赵桓定夺。赵桓更无此胆，认为城中区区七万人马，防守四壁尚不敷用，遑论出城扎营，却没考虑到此策同样可以分散金军的兵力，遂弃之不纳，错过了与敌周旋于京畿外围的战机。待到后来，宋军为缓解城防压力而不得不出城作战时，却因金军阵脚已固，而再也难越雷池一步。

不敢以攻为守争取主动，便只有龟缩城中等待增援。然而增援的情况却很不理想。

虽然朝廷再三遣使突围向诸路告急，但积极起兵响应者却寥寥无几。盖因此前赵桓及张邦昌等宰执为了避免刺激金人，数次诏止勤王兵马，搞得大家不是心灰意懒，便是寒彻肺腑，皆不愿再被人朝三暮四地作猴耍。

此间动作较快的只有两路兵马。一路是由邓州发兵的南道总管张叔夜部，一路是由应天府发兵的东道总管胡直孺部。胡直孺部在拱州遭遇金军完颜昌部阻击，全军覆灭，连胡直孺本人也被生俘。所以真正赶到汴京的，仅有张叔夜一支孤旅。

当赵桓闻知年已六十开外的张叔夜及其长子伯奋、次子仲雍，率部冲破敌阵，由南熏门进入京城的消息时，那是相当激动。为了表彰

其忠，他马上玉殿召对，擢张叔夜为签书枢密院事。但张叔夜筹集的兵马不过三万，在战斗中又有不少折损，仅此而已无补大局。往后谁还能来，只有听天由命。

疾风知劲草啊，那些枉食君禄的狗东西，良心的没有，忠臣的不是，统统地靠不住！赵桓扳着手指头数来数去，从直觉上认为，比较可靠而又能顶用的援军，大概就是还有两路，一路是李纲，一路是赵构。

李纲抗金态度之坚决是毋庸置疑的，而赵构则是宗室亲王，断不会坐视宗庙沦陷。此二人均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若得其一，便足可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李纲远在人地两生的潭州，集结荆湖一带的兵马入卫，再快也得数月时间。赵构就在河北，又有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号令诸军驰援京师的条件较之李纲优越得多，如果进军顺利，可望在一个月内迫近汴京，令围城的金军腹背受敌。据此考虑，赵桓将转危为安的希望，便主要寄托在了康王赵构身上。此前他得悉赵构离京后并未径赴金营，对其阳奉阴违自行其是的做法曾十分恼火。现在看来，倒是幸亏这个脑筋活络的九弟没去自投罗网，方给摇摇欲坠的大宋王朝留下了一线生机。

若赵构果能急赵桓之所急，想赵桓之所想，汴京不仅是存在一线生机，而且是大可指望化险为夷。可惜赵构不是那种人，他与赵桓也不是那种关系。赵构这次出使，本是衔怨而去。赵桓既对他不仁于先，他又何尝不会对赵桓不义于后。他未遵旨去往金营，不肯唯命是从之状已露端倪。作为一朝君主，赵桓连这点内里都参不透，也真是天真得可以。

当时赵构出了汴京，一路上寻思的就是如何全身自保。金营绝对不能再去，去了便是羊入虎口，这个认识在赵构的心中坚定不移。所以他的行走路线，不但不是追寻宗望大营，反而是有意躲着金军。王云、耿延禧之辈当然也不愿去金营送死，见状自明其意，却都不说

破，只管唯赵构马首是瞻。反正将来朝廷若怪罪，自有康王顶着。

赵构知道宗望见他迟迟不至必会向朝廷索要，他的违旨行为必会受到赵桓的追究，因此他必须为此寻找个借口。妥当的借口一时想不出来，于是赵构在离京之初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是少言寡语心事重重。

行至相州，赵构受到知州兼主管真定府路安抚司公事汪伯彦的殷勤接待。汪伯彦有心攀附赵构，即以关心其安全为由，请求他暂留相州。赵构故作姿态，像煞有介事地表示，他肩负着皇上的重托，不敢止于中途。汪伯彦却由其行为上窥破了他这话乃言不由衷。因为汪伯彦明明禀告过赵构，金军已从隶属于大名府的魏县李固渡渡河南进，而赵构的前程之所向，却是北边的磁州。如此背道而驰，他去找谁出使？

赵构前去磁州，没有其他用意，无非是为了避开金军。不想此去却使他得到了不赴金营的充足理由，是为一个意外的收获。

首先是磁州知州宗泽，援引肃王前车之鉴，旗帜鲜明地劝阻他入质金营。紧接着又发生了民众打死副使王云事件。这便完全可以佐证，金营不是他不去，而是根本去不成。

副使王云被民众打死，起因属于偶然，后果则是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自找的。原来当赵构一行到达磁州时，宗泽率部出迎，百姓夹道围观者甚众。在行走中王云的包裹不慎掉在地上，散落出两条金式“皂袭”。人们见他携有金人物品，不免引起一些猜疑。

次日，宗泽陪同赵构一行前往当地的崔君府祠祝祷。其间王云去茅厕出恭，又见有人对他指指点点，议论这厮十有八九是个金人的细作。王云自恃身为尚书钦差，哪里将那些凡夫走卒放在眼里，不假思索便冲着众人破口大骂“尔等刁民莫不是想找死”。却不料磁州军民对朝廷的丧权辱国行径早就积怨如山，这一骂正好点燃了引爆地火岩浆

的导火索。也不知是谁怒吼了一声“打死这个卖国贼”，人们便呼地围将上去，群情激愤地拳脚齐下。王云这才想起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句金玉良言，急忙作揖告饶，却哪还有人理会。待到宗泽闻讯亲往制止，王云早已筋崩骨断，一命呜呼。

宗泽情知这是王云自作自受，表面上还得故做个要追查带头闹事者的姿态。其实压根也查不出，不过是给赵构补个面子而已。

此事使赵构对河北民风之彪悍深有领教，但同时也为他提供了将来对付赵桓诘问的挡箭牌。因此，“刁民”竟敢公然殴死钦差，虽不免让赵构着恼，他心里的一块石头却从此安然落地。

宗泽堂堂正正地劝赵构不可去金营送死，正中赵构下怀。但赵构并未因此对宗泽产生多少好感，也未打算应宗泽之邀驻留磁州。因为他很快便明晓，宗泽的意图不是想将他养尊处优地供奉于此，而是欲以其名义集结大名真定诸州兵马进击金军。这是与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明哲保身想法格格不入的。再说宗泽这里的食宿待遇，也太差劲。

相州知州汪伯彦接待他赵构，是动用了四司六局，摆出了豪宴规格的，每餐仅风味各异的雕花密煎便有十数种之多。在宗泽这里却顿顿皆是一成不变的炊饼包子之类，外加几碟口味相当一般的煎肉和青菜，比他在金营里的伙食好不到哪里去。而他又没法表示不满，因为耿延禧、高世则等人亲眼所见，宗泽与将士们每日之所食，不过是稀粥腌菜而已。看来有蔬菜与肉类佐餐，在此已属格外优待，再谈改善也就这个水平了。

最可恨的是宗泽这老朽忒不谙风情，毫无安排女人为他消乏解渴之意。

赵构年轻体健，于性事上兴趣极浓。上次出使金营的那段日子，他最难熬的就是这事。这回接受教训，他在离京之前，抓紧时间将娇

妻美妾及府中能看得上眼的婢女们收拾了个遍。尤其是赵桓送给他的那个翠珠儿，被他大战百余回合后竟疼痛得下不了床了。饶是如此，上路不过数日，他便又欲火焚身。好在地方官员接待上司，普遍讲究吃喝玩睡一条龙。汪伯彦在他到达相州的当夜，便主动为他送去了四个二八娇娃。

赵构原以为到了磁州，宗泽亦会按官场潜规则如法炮制，岂知这老榆木疙瘩恁地不开窍，也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

凡此种种，使初识宗泽的赵构很快便明显地感到，他与宗泽肯定尿不到一把夜壶里去，在磁州这座弹丸小城里待下去，纯粹是自讨苦吃。

依赵构与众随员的计议，原拟继续北上信德府。但据探马报告，有金骑千余自李固渡方向而来，正在寻查康王行踪。承蒙金人惦念，他们再像孤魂野鬼般无所依托地游来荡去，显然就很不稳妥了。

寄身何处为好呢？赵构正犯踌躇，恰有汪伯彦遣部将刘浩来请他再回相州。考虑到相州乃河北大州，城池相对坚固，汪伯彦兼握真定府路五个州的兵马节制权，对他的照顾又较周到，无论从安全角度还是舒适角度来看，权且待在那里，都还说得过去，赵构便应其请，复由磁州折返相州。

汪伯彦是个善于投机之人，他根据种种迹象预感，这个年轻的康王，未来在朝廷上很可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意图借机与其建立特殊关系，所以要努力同赵构套近乎。赵构于举目无亲有家难回之际，遇上了这样一个热心效劳的奴才，亦是求之不得，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作了心腹，于是两人各得其所。

邀请赵构回相州后，汪伯彦为讨赵构欢心，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早从耿延禧等人处摸清，赵构的第一嗜好是一个“色”字，乃于此处狠下功夫，命人从妓乐司及各行院教坊精心选来了妙龄姝丽上百名，供

赵构轮番享用。赵构既已搪塞交差有策，玩乐起来便洒脱得很了。当时汴京城头正在血肉横飞日夜鏖战，赵构在相州寓所的罗纱帐中也是不分昼夜血战不休。这是赵构自离京以来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惜乎好景不长，赵桓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的蜡丸，就是在这个当口，由担任信使的武学进士阁门祇候秦仔几经波折送到了相州。

赵桓的任命书像一把生硬的挠钩，把沉浸在温柔乡里的赵构一下子拽回了现实中。这些天来，他几乎将什么皇上朝廷忘得一干二净，而他那位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皇兄却还记挂着他，这便使他没法再兀自逍遥于极乐世界。

出使金营的使命业已中止，但是赵桓又赋予了他新的使命。应当如何应对此事，赵构一时犹豫不决。遵旨竖起大元帅旗，那便成了众矢之的。素日里没见皇兄你多么高看我老九一眼，这时候我凭什么要为你当这根出头的椽子？可那帅旗不举，将来何以面君？一再违背圣意，后果又当如何？

工于心计的汪伯彦察言观色，主动向其进言，皇上如此倚重九大王，实乃社稷之幸也。卑职正愁相州兵力有限，不足以拱卫殿下。如果大元帅府一开，四方大军自当悉数听命于麾下，则九大王不就可便宜行事，进退裕如了吗？

汪伯彦这般主张，自然是有其用意。他既欲依附康王，当然是希望康王的权势越大越好。而赵构听了他的话，确亦颇受启发。开大元帅府虽说有树大招风之弊，但可名正言顺地令天下兵马为己所驱用。身处战乱岁月，有兵才有平安，这是一个硬道理。究金军锋芒之所向，到底是汴京而不是他赵构，他在外地开设大元帅府，只要善于“便宜行事”，未见得一定会引火烧身。况且一旦天下军权在握，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便会与往昔大为不同。这个权力过去他从来没想去

争，然而现在既然主动送上了门，再坐怀不乱就是有毛病了。

通盘合计下来，这笔买卖不亏。于是赵构聚众升堂慷慨陈词，表示他要谨遵圣命，效死卫上。

经过短暂的筹备，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大元帅府在相州正式开张。

帅胄一穿，帅印一握，那种八面威风的感觉立马今非昔比。赵构由此开始品咂出，他被再度遣使金营这件事，看似倒霉透顶，实则万分侥幸。其后就更清楚，这其实是他走向辉煌的关键一步。没有出使之差，他便不可能离开汴京险地；不置身京外，他便不可能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而不集天下兵马于一身，他也很难在此后短短的数月间，轻而易举地黄袍加身。

这段环环相扣深藏玄机的奇特经历，日后成了赵构最堪回味的往事之一。他从中领悟到一个深刻的道理：龙行大海虎啸深山，人生大势如何，机遇至关重要。六十载后，已自动退位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的南宋开国君王赵构，在风景如画的临安德寿宫里优哉游哉地回首当年，仍有恍然若梦之感。



李纲接到圣旨的时间比赵构要晚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奔赴湖南路途遥远，也是由于危国祥那一拨信使的行动并不顺利。

那一夜，信使们见金军的巡逻队已被佯装突围的宋军吸引过去，便趁机向外奔突穿插，却不料前面数里处，金军还有埋伏。在那拨信使里奉命去湖南传檄的是两个人，其一在混战中丧生。危国祥经过一番狂奔硬闯，总算夺路杀出，腿上却吃了很重的一刀。他借着夜幕遮

掩沟坎蔽护躲过了金兵的搜索，却因伤势较重，而无法马上跋涉长途。

天明后，金兵挑着若干信使的首级向城墙上炫耀示威，宋廷乃知这次金蝉脱壳效果非所理想，只得又数次遣使突围。李纲接到的蜡丸，是后来一个假扮金兵越出敌阵的信使送到的，在时间上自是大为延迟。

在接到诏命之前，李纲也是颇为悠闲了一阵。既已不能参与朝政，再虑国策亦是徒劳，李纲索性便自我安慰，且将心怀放开，利用这段无官一身轻的时光，好好地休整一下。

李纲原籍福建邵武，自祖父辈迁居江苏无锡。为官不自由，李纲已有数年未得探亲之暇，现在正好回去看看。离京之后，他顺河南下，先去无锡看望了家眷亲友，宽慰他们道，宦海浮沉寻常事，卷土重来未可知，不必因此为他担心。然后他去邵武凭吊了先祖故庙，再由邵武而建昌，由临川如豫章，经过宜春萍乡等地，绕了一个大弯，方才西抵潭州。

南方的冬季，万木依然葱郁，景致甚为可观。李纲一路行来，逢山览山，遇水阅水，在诸如虎丘剑池、龟峰金溪、翠岩寺洪崖井、万寿宫望仙岩、九峰山岳麓寺等名胜处皆遗履痕，不啻是作了一次丰富多彩的南国游。

在苍柏翠竹古刹残碑的陶冶下，他的身心渐渐进入了一种恬然境界，似乎人世间的一切动乱纷争，已一概与他无所关联。尝有诗云："轩冕岂足恋，田园诚可欢。村村自花柳，物物寄游观。旧事不复忆，吾生良易安。南窗审容膝，归去学鲵。""处世若大梦，吾生感行休。何须缚轩冕？且复傲林丘。云木千岩秀，烟波万壑流。忘机齐物我，鱼鸟与君游。"是为其当时心境之写照。

到了潭州后，日子过得也还可以。

潭州位于洞庭湖以南，湘水东畔，旧称长沙郡，三国时期就很著名，如今是荆湖南路治所，说来亦是个大州。只是因其地理位置距历代京城都相对偏远，四周又水系众多，气候夏蒸冬潮，素有“卑湿”之名，所以自古贬窜罪臣，多有徙其地者。写过《离骚》的大名鼎鼎的楚臣屈原和写过《过秦论》的西汉名士贾谊，获罪后便是俱被流放至此。徽宗朝的老权相蔡京，在流放途中亦是客死潭州。因此对于落职官员来说，潭州不是个吉祥之地。但因潭州的地方官员一来敬佩李纲的忠义，二来也忖着李纲来日仍会腾达，皆对李纲礼遇有加，对其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十分妥善，这使得李纲来此之后的心情，仍然是比较恬适。

依例向州衙报过到，安顿了住处后，李纲便成了卧龙冈散淡的人。他每日里除了读读书会会客，也无他事。朝起闲庭信步，月夜临溪听松，棋敲灯花落，诗伴浊酒吟，倒真似置身于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中了。

可李纲毕竟不是陶渊明，这种闲云野鹤的日子一长，不免又生虚掷光阴之叹，他便寻思着还是得做点什么事才好。眼下他无职无权无政可谋，外界的消息又不通，对时事无可建论，但回顾一下以往的阴晴圆缺，总还是力所能及。过去的一年，云谲波诡教训良多，有必要把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如实录下，以为后鉴。

主意打定，思路厘清，他便开始动笔撰文。其文题名“靖康传信录”。此后的建炎二年末他又作了一篇“建炎进退总叙”。双文合璧，集以制诰诏命书疏表札，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两宋交替时期那段发人深省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翔实的文字资料。

李纲是惯写奏章疏表的人，虽其文采不属一流，述论功底还是相当硬的。记叙自身亲历之事，对他来说本也不难。唯因其事多与皇上有关，他既要秉实而录，又要避免谤上之嫌，下笔时便不得不谨慎斟酌，时常是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这便费神较大，写得很是辛

苦。

这一日，李纲写得倦了，正好有荆湖南路招讨使岑良胜邀他去郊外散心，他便欣然而往。

这是一个好天，江面上风轻云淡，水波不兴。李纲与岑良胜先是泛舟湘水多时，而后弃舟登岸，迈上橘子洲头。正当他们极目岳麓遥襟甫畅，欲待赋诗联句大发怀古幽思之时，忽有衙差飞舟而来，请李大人速回衙门接旨。

李纲和岑良胜乍闻都吓了一跳，以为是朝廷再次降罪，要将李纲贬往更为荒蛮的州军了。及至风风火火地赶回州衙，他们方知，圣谕的内容是除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命其速起湖南兵马勤王。岑良胜当即笑逐颜开，向李纲打拱贺喜道："岑某早知李大人乃栋梁之材，朝廷不忍久弃，否极泰来果然何其速也。"

李纲的心情却不似岑良胜那么松快爽朗。罢官不数月便被重新起用，说他一点不感到兴奋，那是假的。然而正由于此，国势之危可想而知。因此李纲的心头一时间是喜忧交集。

阅过蜡书，李纲急切地向信使询问了有关情况。得知康王赵构有幸脱身京外，且已被委为有权号令诸军的河北兵马大元帅，他的心里方觉踏实了一些。他不曾与赵构打过交道，但听说过这位年轻的康王出使金营时毫无惧色的不俗表现，对其想当然地留下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印象。宋军在两河的兵力部署李纲是了解的，他估计，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亲王统一指挥各部，就近提兵入卫，足堪与金军一拼。却不知赵构的行为与他的设想，其实是大相径庭。

事实是，在相州开了大元帅府后，赵构即在汪伯彦的建议下，移师金军已然过境的大名府，并紧急传檄河北各府、州、军守将率部向大名府集结。

各路兵马奉命会合于大名府者不下六万之众，其中带去兵将最多的，是河间知府兼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黄潜善的拍马奉承功夫不在汪伯彦之下，亦被赵构任命为副元帅。

得此重兵后，赵构只拨付五千与宗泽，命其率本部及这五千兵马统共约万把人西取开德增援汴京，而他本人则与汪伯彦、黄潜善等带领大队人马，以相机而动为名避往东南方向的东平。宗泽及陈淬、刘浩等将领提出异议，赵构的解释是，如此调度乃出于战略需要。而其战略为何物，只有天知道。

这个情况，远在潭州的李纲既无从得知，也意想不到。后来事情的来龙去脉流传开去，李纲感到当时赵构的措置很成问题。更有人怀疑赵构从那时起便已萌生异志。但彼时赵构已经面南称孤，谁敢回头翻旧账，除非吃了豹子胆。

有赵构在河北为帅，虽说让李纲放心了不少，对朝廷赋予的使命，他却依然不敢怠慢。李纲在骨子里就不是个甘隐泉林孤芳自赏的桃源逸士，他的归去来兮之态，纯属无奈下的自慰，一朝权柄在握，壮志未酬誓不休的劲头便顿时恢复如初。他让州官辟置了办公场所，马上就铺开摊子，着手筹备勤王事宜。

但这事办起来却不顺手。地方官员们从上到下都推三阻四，态度漠然。

岑良胜这些日子与李纲处得关系较近，干脆便直率言之，说李大人不必将此事看得太认真，我们曾两次接到过勤王诏令，结果两次均是半途而废，落得个劳民伤财怨声载道。这次恐怕也是那么回事。别看今日催得急，说不定明天就变卦。所以李大人只需做个样子足矣，免得到头来空忙一场。

面对朝廷朝令夕改种下的恶果，李纲只得耐心化解，对众官员承认，前者朝廷确有自相矛盾处，对他们怀有怨气表示理解。但同时亦

严肃指出，大家绝不可因噎废食，这回的情况非同以往。如果不是万分危急，朝廷断不会这么快便召我李纲回京。事关社稷存亡，不容作壁上观。如果误了大事，谁也吃罪不起。

经过他软硬兼施地反复说服，荆湖南路帅、漕、宪、仓四大监司以及潭州衙门的各级官员才逐步被动员起来，开始有所动作。但这也主要是为了给李纲一个面子，或者说是不愿与李纲把关系搞僵，所谓抗敌救国的热忱和责任感是谈不上的。

李纲本想力争在一个月内完成起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而现实状况却远远难以如其所愿。宋朝的军队，风平浪静时看上去，似乎是个威风凛凛的庞然大物，一动真格的，马上便暴露出千疮百孔，颇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浑身上下全是毛病。

首先是兵员问题。宋朝实行募兵制，所募之兵轻易不脱离行伍，业已老弱病残尚在军中充数者颇众。一支千人之旅里，真正可上阵拼杀的兵勇能有五百就算不错。

其次是马匹问题。对付纵横驰骋于北方平川的敌寇，没有强大的骑兵，很难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中国盛产骏马之地，一在蓟北，一在河套，内地养马不易，南方温湿地带养马成本更高。而宋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未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鼓励养马的政策。锐意改革的王安石曾想出过一个民间保马法，却因施行起来弊端太多，最终变成了个馊主意。所以每逢战时，战骑告缺便不可避免。

兵器问题也很大。宋朝的冶炼技术和兵器制作水平，原是领先于世的，但因腐败之风甚嚣尘上，各行各业都在作假，兵器行业亦概莫能外。制作司的监造官员只要是得了好处，便装聋作哑一切不问。将士们手里的家什，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的赝品，刀刃一砍即崩、箭镞不出百步之例比比皆是。持着这等武器上阵，纯粹是去送死。

还有粮草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带甲十万，日费千金，这

是最起码的军事常识。宋朝不似唐朝那样准许州郡自储钱粮物资，而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地方上所有的财物所得，必须全部转运朝廷。设在各路的漕使，又称转运使，便是专门监管这件勾当的。这样一来，京师自然是富甲天下了，但地方上一旦有需求，急切间却无可调配。

这些问题，李纲不是第一次遇到，现在它们又一个不少地冒了出来。如不设法解决，勉强起兵亦不顶用。勤王兵马开赴汴京，是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的，这可糊弄不得。

从根本上革除这些积弊，不是哪个人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亦非目下的当务之急。李纲现在只求使部队尽可能具有稍强一些的战斗力，而这也需要多方协力配合，诸事难以一蹴而就。再说潭州不比汴京，天高皇帝远，庙小牌位多，李纲虽有朝廷令箭，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他身边又无心腹可用，种种事务都得依赖当地官员去办。若是惹得这些人逆反起来，故意给你找别扭出难题，反而欲速不达。因此李纲尽管心急如火，却不便严词厉色过度催逼，只能以身作则事必躬亲地去尽力督办。

实际上李纲就算是能够即刻起兵，也不济事了。早在他接到蜡书之前，汴京就已陷落。只是由于道路阻隔音信中断，江南得悉甚迟。当李纲闻得凶讯时，徽钦二帝已经颠簸在凄凄惶惶的北狩途中。

三

金军攻破汴京外城的时间，是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宋廷又一个严重的决策错误所造成的。

李纲不在，朝廷缺乏一个指挥若定的守城主帅，三省六部的大员

们面对金军的一再强攻，恐慌也一再加剧，心照不宣地都产生了一种恐怕是撑不下去了的预感。为扭转被动挨打局面，朝廷曾派殿帅王宗楚及都巡检范琼两度出击，结果都是大败而回，这便更使赵桓和宰执们沉不住气，皆以为若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城破乃是早晚的事。

实则并未必然。这次汴京被宗望、宗翰两路大军合围，看起来是四面受敌，其实主要压力只在东南。汴京的城池规模宏大，金军仅有十万兵力，欲全面展开强攻是办不到的。上次宗望从西北攻城，感到不好打，所以金军这次把突破重点放在了东南，由宗望负责攻东壁，宗翰负责攻南壁，而对西北两壁则只围不攻。

饶是这样，他们的兵力也不富裕，并且军中还有隐患。经过长途征战，抵达汴京时，作为金军主力的女真兵，东西两路加起来总共剩三万余人，余者则俱是渤海、契丹、党项乃至汉人等杂牌了。打硬仗不能不动用女真兵，但如果女真兵伤之过甚，致使其在兵员中的比例再度下降，部队内部便有失控或者分裂之险。

而且，金军出征不惯于大量携带辎重，一应军需主要依靠就地解决，并无可靠的后方供给。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后勤保障便很成问题。

这些实际困难，决定了金军同样也是打不起持久战的。围困汴京将近一个月，他们已成强弩之末，再拖下去，也是要步履艰难险象环生了。但对金军的这种困境，宋朝的决策者们却俱无洞察之能。

完颜希尹恐金军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提议众金将就下一步的行动策略开了一个碰头会。在会上，金将们经过一番争论，都承认不考虑退路一味蛮干十分危险，最终乃做出决定：再尽最大努力攻城十日，能拿下汴京更好，若再攻城不下，即与宋廷休战议和，索取赔款引军北还。

宋朝之存亡，就看能不能顶过这十天。如果这个底牌被宋廷摸

到，就是动员全城老少尽皆上城玩儿命，死活也得把这十天苦撑下来。然而这是金军的最高机密，除了与会者外，旁人概莫可知。但宋朝的决策者若是头脑清醒，善于察辨，即使得不到这个情报，亦应能大致估摸出金军还有多大后劲。

退一步说，即使不敢奢望金军在短期内撤军，如果信心坚定，战术得当，斗志顽强，以汴京的物资储备和壮丁数量，再坚守三五个月亦是大有可能，区区十天就更不消说。八百多年后，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当时宋朝便正是处在这种关头。只要它再稍加坚持，转机便会自动出现。

遗憾的是，值此关键时刻，它没能咬紧牙关挺住。

就在金将业已议定休战日期的稍后几个时辰，情急无智的宋廷也做出了一个决策：动用六甲神兵退敌。正是这个至为荒唐的决策，使大宋王朝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打开了覆亡之门。

这一天是闰十一月二十四日。

众金将虽然做了休战的思想准备，内心里却皆不甘功亏一篑。议定十日战期之限，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求胜欲望。会后他们便各自急回本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督师奋勇攻坚。所以二十四日的攻守大战，便打得是空前地惨烈。

宗翰亲自督战宣化门，严令各部有进无退，畏缩不前者立斩。金军将士全似发了疯的野兽，舍生忘死向前猛冲。他们冒着矢石直逼城根，竖起火梯点燃了城门两侧的敌楼。随后大量的金兵便沿着云梯攀缘而上，曾一度占领了部分城头阵地。与此同时，东壁战场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险情。

宋军在张叔夜、姚友仲、吴革、陈克礼、何庆言等将领的指挥下

艰苦鏖战，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方将各处失守的阵地夺回。

面对着金军这穷凶极恶的最后疯狂，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傅心里大为发毛，急赴都堂议之于何栗，说看起来金军有发动全线总攻的迹象。

何栗已从各处的军情急报中得知今日金军的攻势非比往常，心下亦万分紧张。他与孙傅紧急交换过意见，便匆匆忙忙地约了其他宰执一同去面圣。

如果这时他们拿出的对策，是迅速调动后备兵员充实城防力量，动员全城军民同心协力固守死战，金军能否一鼓作气攻破汴京，那还大不一定。可惜在此刻，他们心目中赖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不是蕴蓄于百万汴京军民中的巨大战斗潜力，而是那支并未经过任何实战检验的神乎其神的六甲神兵，由此便大错铸成。

赵桓对六甲神兵的依赖心理，比何栗、孙傅还重。其他四位宰执，除了张叔夜，亦均对所谓的六甲神兵抱的期望值很高。而张叔夜虽觉郭京的自吹自擂比较可疑，却也不能断言这厮就绝对不行。那个时代的人，都对神鬼甚为敬畏，没人敢公然否定天地间有神秘力量存在。张叔夜自知他刚刚进入枢院，不宜言辞过激。况且坚持不用神兵，一旦城防有失，责任也担不起。所以他只能表示保留个人意见，提出须布列禁军兵马为神兵的后援。这个补充建议大家当然都赞同。

于是乎，在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一项次日出动六甲神兵大破金军的重大决策，便于崇政殿隆重出台。

诏令当夜下达至郭京处，郭京也紧张起来。此前孙傅曾数次敦促他出战，都被他以“事非万急神兵不可擅动”挡了回去。这回是皇上亲自下诏，就不好再予搪塞了。

若说这郭京百分之百是个骗子，倒也未必尽然。这厮确实是博习

玄典，并学得了若干巫术在身的，否则他不可能将何栗、孙傅乃至皇上赵桓蒙得瞠目结舌五体投地，也不敢信口雌黄开这种性命交关的玩笑。不过他以往操练过的法术，基本只限于辟邪消灾之类，真正上阵作法，尚属纸上谈兵。拍着胸脯说一咒可抵十万兵，是把海口夸大了。所以事到临头，他心里难免发虚。但当时若不将牛皮吹得震天响，他这个自诩怀才不遇有翅难展的无名鼠辈，如何能在有生之年出人头地？

屙出来的屎是坐不回去了，君王不可欺，军中无戏言，如今他若流露出一丝含糊，项上人头肯定要立马搬家。郭京深知此中利害，因此接旨后只能表现得气宇轩昂："请圣上宽心，翌日微臣登城，必令金虏胆落！"赵桓及宰执们得知其如此表示，颇感宽慰，是夜大都睡得不错。而郭京却是马不停蹄，整整忙活了一宿。

他当夜忙活的事情有三件。第一件，马上通知六甲神兵做好出战准备；第二件，赶紧翻阅他那堆奉若至宝的秘籍宝典，将种种降妖伏魔咒语认真温习一遍；第三件，奋起胯下之物，从两个面容姣好的少女身上采阴补阳。道教有所谓红铅黑汞之说，认为真铅藏于少女体内。这些日子，郭京以调精聚气以利作法为由，已经名正言顺地享用了官府负责提供的几十名花季少女。这是连太上皇赵佶如今都未必能享有的极品待遇。就冲这一点，再不显示出点法力神功，也真是不好交代。

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激动人心的时刻降临。郭京头戴混元巾，身披八卦氅，骑一匹纯白色战马，率领着七千七百七十七名高举神旗面涂五色的六甲神兵，浩浩荡荡开至宣化门。

闻讯前来围观的民众数以万计。人们虽主要是出于好奇，却也很自然地产生了为之鼓气助威的效果。那些由市井游民摇身一变而成的"神兵"，受到万众瞩目的热烈气氛感染，不免便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起来，视其赳赳行进之状，似乎还真有点神灵附体的意思。

夜宿前哨的孙傅、张叔夜两位宰执，毕恭毕敬地亲自迎接郭京登上城楼。郭京上城后即下令清场，要求包括孙傅、张叔夜在内的所有官兵，皆退出城墙三百步开外。这样一来，张叔夜埋伏禁军以防不测的计划便泡了汤。然而郭京根据秘籍所云严肃强调，现场若有杂人，法术便会不灵。

城头阵地全面撤防，张叔夜实在不大放心。但事至其间，不好争执。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要用神兵，只好悉遵其命。于是城头上除留下郭京及数十名配合作法的神兵，余者皆撤离一空。

陈设好竹席条桌牌位蜡烛朱笔青纸等物，郭京便开始仗剑作法。其间的程序比较烦琐，限于篇幅恕免赘述。癫癫狂狂地作法毕，郭京一声出击令下，城下的神兵们便排着所谓六甲方阵，高执着六面真君彩旗，步伐铿锵地开出了宣化门。

金军在昨日的大战中损失也很惨重，这时正忙碌着调配兵马器具，进行再战的准备。忽闻城里有“神兵”出战，他们颇为惊骇。金将娄室一面部署迎敌，一面遣骑飞报青城大寨。

宗翰闻报，立即与希尹带领增援部队赶赴前沿。这时金军由于恐惧对手形状怪异，不敢接战，已在纷纷后撤。宗翰见状亦有点发蒙，不知宋军搞的是什么名堂，急忙问计于希尹。

精通术数筮爻的完颜希尹登高眺望片刻，不禁哑然失笑，对宗翰曰，此乃伪术，无甚可惧。对方自将门户洞开，分明是天要亡宋。我军只管全力进击，可获大胜。

宗翰知希尹素来行事谨慎，非有十分把握，不会如此断言，遂传令娄室稳住阵脚，对所谓神兵予以迎头痛击。同时急调银术可和耶律余睹各率其部火速从两翼杀出。

这几支部队乃宗翰的主力，均以骑兵为主，现在倾力而上，那些

从来没真刀实枪上过阵的徒步神兵岂能招架得住。顷刻之间，那所谓的六甲方阵便被切割得七零八落。金军铁骑在乱阵中纵横奔突，刀起斧落犹如削瓜切菜。神兵们起初尚且有所抵抗，但很快便发现自身并无郭京所说的神灵庇护，刀光一闪照样脑袋搬家，斗志立马崩溃，便没人再作徒劳之搏，尽皆抱头鼠窜起来。

被迫远离城门的孙傅、张叔夜先是得报金军已被轻松杀退，我军正在乘胜追击，正啧啧称奇额手称庆，倏而又闻神兵大败，金军已经掩杀过来。张叔夜急命禁军出援，却已相当被动。

在极富作战经验的老干家宗翰的亲自指挥下，冲到城下的金军这时一面奋力夺取城门，一面架起云梯快速攀向城头。

郭京见反复念咒无甚作用，情知大事不妙，便命身边的神兵在城头留守，自己则推说要亲自下城措置，就此悄悄地溜之乎也。留在城头的神兵琢磨着不大对劲，待他们省过味来，也想脚底抹油时，金兵已经虎虎生风地杀上来。三下五除二，那点可怜的六甲神兵全成了刀下鬼。

仓促顶上去的禁军多方受敌，顾此失彼，章法凌乱，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虽经浴血苦战，宣化门终告失守。

消息传至东城，金军雄风倍增，宋军一派惶然。宗望当机立断，也压上了他的全部精锐。不移时，东水门、朝阳门相继告破。而后，两路金军迅速扩大战果，实现了城头会师，进而在日落前全面掌控了汴京外城的东南两壁。

战事发展至此，胜负已成定局。

在激战中，宋军将士死伤无数。都统制姚友仲，统制何庆言、陈克礼，南壁提举高振等多名将领阵亡。都统制刘延庆及其子刘光国率部奔逃出城，被金军追上斩杀于郊外。奉旨前往宣化门督战的内侍黄

金国目睹兵败城破惨状，面朝大内恸哭跪拜后蹈火自尽。

孙傅自知其误听郭京妖言致此灭顶之灾罪责难逃，在狼狈不堪地退至陈州门内大街时欲横剑自刎，被亲兵们死死抱住，夺下佩剑，又经张叔夜力劝，方泪流满面地暂时抛却了一死了之的绝念。随后他就咬牙切齿地下令捉拿郭京，其实也无非是发泄一下而已，混乱中哪里还能觅到这厮踪影。此刻郭京早已改头换面遁出汴京，这点浑水摸鱼的把戏他还是玩得转的。

不过这厮也没能再活多久。辗转逃至襄阳府后，他以巫术诈钱谋生，身份来历败露，被赵氏宗亲赵叔向擒获斩首。

分别在大内祥曦殿及宣德门城楼上期待着神兵凯旋的赵桓和何栗，得到城池沦陷消息的时间相差无几。乍闻这个惊天噩耗，两人皆似被五雷轰顶。但接下来的反应却有所不同。赵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呆若木鸡，还是呆若木鸡，似乎是魂灵俱失，已经浑然不知孤家身在何处、意欲何为了。而何栗在深感震惊的同时，好歹还没忘记自己是干什么吃的。

作为目前的宰执之首和动用神兵出战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京师失陷难辞其咎，谢罪天下唯有一死，这一点何栗很明白。横竖是个死，也就豁出去了。于是他急与在场的梅执礼、张所等大臣商议，打算除留诸班直护驾外，尽起内城吏胥卫兵抗敌，并动员全城百姓拿起武器，与金军进行巷战。

何栗这种破釜沉舟的表现，赢得了众人的宽谅，也激发了朝野上下与金军死磕到底的勇气。榜文发出，当夜便有上万名丁壮涌至军器库领取了兵器。经过简单整编，第一批义勇队伍在监察御史张所的带领下连夜开至外城，与孙傅、张叔夜的禁军残部会合。孙傅、张叔夜一致赞同何栗的主张，皆横下了一条心，准备利用汴京城里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与金军拼个鱼死网破。

但是这场巷战终于没能打起来。原因是宋金双方的首脑都不想打。

宗翰和宗望俱为沙场老将，希尹又是足智多谋，他们皆知，一旦陷入巷战，金军的优势不大，弄不好落个老本蚀尽，那就太划不来了。如今胜局已定，是犯不着逼着全城百姓疯狂而起作困兽斗的。因此金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是扬长避短继续攻占汴京外城的西北两壁，而不是大幅度地向纵深推进。雄踞四壁引而不发，对宋朝的威慑力将更为巨大，龟缩城里的赵桓还能硬撑几天？然后只需以议和的名义遣使迫降，料是懦弱不堪的宋廷不敢抗拒，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应当说金军采取的策略是明智的。但如果赵桓就抱定宗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么金军这个不攻而拔人之城的算盘，恐怕也不见得能拨弄得如意。然而偏偏是赵桓也不想再打了，这便正中了对手的下怀。

赵桓不想再打，是因为他对大局已完全绝望，而且唯恐负隅顽抗到底，他自己乃至整个皇族的下场会更加悲惨。但是面对群臣，他宣称的休战理由，却是“不忍令百姓再罹刀兵之厄”。

这个休战理由，听上去也算是蛮有道理。因为金军大肆扬言，宋军若再抵抗，他们便要屠城。由于殿帅王宗楚、京畿路提典刑狱秦元等将领，在危急时刻先后率大量兵马从城西北诸门亡命而逃，城里的禁军保甲等兵员已所剩无几。仅凭仓促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再如何玩儿命也是枉增牺牲，而且还会惹得金军兽性大发报复加剧。这个形势大家都看得很分明，因此既然赵桓甘愿妥协，再战之举也就附者甚微，难以成势了。

放弃了最后的抵抗，人们的希望便只能寄托在与金人签订城下之盟上。大家唯求能保住国号家舍，便是无量天尊阿弥陀佛了。

宋朝的君臣又天真了。到了这一步，金人还容得他们酣睡于榻侧吗？为了辱弄宋朝，金军点名要太上皇赵佶去金营“通盟结约”。几经交涉，才改允赵桓前往。闰十一月三十日，赵桓由何栗、孙傅、陈过庭、孙觌等大臣陪同出抵青城，却被告知，须先上降表，方可议通盟之事。

赵桓身处刀斧丛中，哪敢言半个不字。次日在斋宫，赵桓与诸随员按照金人的苛刻要求，经三番五次修改，极尽谄媚之词，方草毕了用四六骈体书写的降表。在降表中，赵桓含愤忍辱，被迫自称“臣桓”，尊称金太宗完颜晟为“皇帝陛下”。这就意味着，自太祖赵匡胤起延绵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宗庙香火，至此正式宣告灰飞烟灭。

有了这张降表，所谓通盟结约云云，也便等于扯淡了。赵宋王朝既已不复存在，不可一世的大金国还用得着与哪个鬼去结盟呢？抖抖瑟瑟地书罢降表，赵桓是欲哭无泪，欲啸无声。何栗、孙傅等随员面如死灰默然垂首，不敢亦不忍与赵桓的目光稍有对接。

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这个日期像一把锐利的钢刀，永远地插在了赵桓滴血不止的心头。而康王赵构那八面威风的大元帅府，恰恰就是在这一天，于相州升帐开张。

第二十二章

索天雄马上意识到，这个机遇极其宝贵。统治集团已彻底崩溃，而李纲恰恰重兵在握，龙腾虎跃正当其时。此时如果勤王部队里伏有内线，策动或者胁迫李纲起事的把握极大。

一

上降表月余后，靖康二年正月初九，金军以面议贡奉金银以及为金主加徽号事为由，勒令赵桓再次出城，就此禁其于青城斋宫。

又过一月，已经议定废立大略的金将们复令太上皇赵佶及所有赵氏宗室成员出城，分别扣押于青城相国寨及刘家寺皇子寨。赵佶、赵桓这一对皇帝父子，从此便永远地沦为了囚徒。

但在当时，甚至直至被押解北徙的途中，他们都还抱有一丝幻想，幻想着赵构或者其他什么人能够切断金军的退路，营救他们虎口脱险。

这个幻想，说是幻想，也不是全无变成现实的可能。因为金军以师老兵疲之旅，押运大批战俘和大量战利品长途行军返回北漠，毕竟非为易事。大宋王朝京城虽陷，军力未竭，两河之地远远未被彻底征服。倘若宋军聚集兵马顽强反击，将另有一番波澜壮阔的大戏好唱，或许竟能演变出一个关门打狗的局面亦未可知。

事实上，在两河地区，已经有两种武装力量为挽救危亡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其一是活动在河东路的欧小凤等举旗抗金的大小杆子。这些性质不同实力不一的民间武装，虽然无力抵挡金军的疯狂入侵，却善于在敌寇背后捅刀子下黑手。这些人是神出鬼没无孔不入，逮着机会便咬上金军一口。打得赢时，便将对手收拾个稀里哗啦，打不过时，便仗着地形熟悉溜之大吉。这样的零敲碎打，如果偶尔发生三两次，对金军来说不过是挠皮蹭痒。可它不只是偶尔发生，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便令金军十分头疼了。

而且像欧小凤部那样实力比较强的义军，有时也敢摆开阵势，与

金军干一场硬仗。金朝特使完颜宗磐奉金太宗之命，率部前往汴京向宗翰宗望传达关于中原政权的废立旨意，在河阳境内就遭到了欧小凤数千人马的大规模伏击，一场血战折兵过半。此后他又不断遭遇其他杆子的突袭，及至到达汴京，包括伤员在内，三千人马仅余不足一千。身负箭伤的宗磐见到宗翰、宗望，连称河东一带土匪大大地厉害，金军经过此地安全保障的没有。

宗翰是从这一路打过来的，亲自吃过杆子们的苦头，知其所言不虚，深虑假如再有官军部队拉过去，此路便是杀机四伏。由是之故，后来金军分批北返，基本未敢取道西线。

另一种欲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武装力量，是新任河北兵马副元帅宗泽的部队。这支队伍的作用更为重要，所取得的战果也更大。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朝廷的正规军，而且是由于其主将宗泽的作战意图更为深远。

如果说欧小凤等义军自发地起来抗金，主要是出于对野蛮入侵者的刻骨仇恨，那么宗泽除此之外，还具有更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便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宋朝廷。保住朝廷就是保住江山，宗泽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均是以此为宗旨，立足河北而目观全局，因此他对金军的打击，便能更为准确有力地落在其要害处。

宗泽的秉性志向与李纲相仿，所不同者有二。一是作为一名儒将，亲自带兵的宗泽比李纲更熟知战术兵法；二是他比李纲年长二十余岁，如今已近古稀，龙困浅滩岁月蹉跎之感更为强烈。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英雄老去，机会方来。国朝横遭浩劫，实为大不幸事，却也为埋没一生的宗泽提供了一个奋起一搏的最后机遇。若能以迟暮之躯建不世之功于社稷，足以弥补平生之憾，亦足以向世人证明，他宗汝霖是何等人矣。

去冬金军南寇时，宗泽正遭罢职闲居东阳，未得参与军事。靖康

元年九月，经中丞陈过庭等人荐举，他才被朝廷重新起用，受命出知磁州。当时太原真定已俱陷敌手，宗泽上任后，一面紧急修城制械招募义勇，一面密切注视战局发展，构思着解危破敌策略。从那时起，他便产生了歼敌于中原的设想。

既然御敌于国门之外已无可能，那便只有因势利导，设法教其有来无还。但他的职务只是个小小的磁州知州兼河北义军都总管，节制范围极其有限。他力劝康王赵构留在磁州，即是想借助其权威，调集大名府与真定府两路十余州之兵夺回李固渡。

李固渡在相州以东，隶属大名府魏县，是黄河两岸的重要渡口。金东路军由此渡河后，留下了四猛安兵力据守此镇。拿下并扼住这一要津，会对金军之进退构成重大威胁。然而赵构不愿滞留磁州，更无坐镇其间指挥作战的打算，致使宗泽凭风借力的期冀落空。宗泽不甘坐视金军步步得逞，宋军战机丧尽，乃决定尽起本部五千兵马去攻李固渡。

十二月十六日，宗泽向敌寨发起攻击。

金军没想到宋军竟敢主动去捋虎须，应战有点仓促，但一旦反应过来，抵抗得却非常顽强。以宋军的作战能力而论，没有三倍以上的兵力，与金军交手是难操胜券的。宗泽的兵力只比对手略多两成，这仗便打得很艰苦。

幸得宗泽用兵有方，并充分发挥了床子弩、炮石车及神臂弓等远程兵器的杀伤力，才控制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宗泽将身边的五十名亲兵一个不留地全部派上了前沿。

残酷的拼杀从当日下午一直持续至次日平明，守寨金军终于支持不住，弃尸一千五百余具，逃亡汴京大营。宋军的伤亡与金军大致相当，骁将秦光弼在激战中阵亡。点燃焚烧敌寨的大火时，宋军将士们的心情是既悲且壮。在基本上是一比一的情况下，能打出这个战果，

已是相当地难能可贵了。

荡平了李固渡的守敌后，宗泽接到大元帅府指令，率部开至大名府集结，方知自己已被委任为河北兵马副元帅，而诸路勤王兵马已悉归大元帅赵构统一指挥。

初得此讯，宗泽甚喜，以为这一下解围汴京有望了。岂知赵构并未拿出什么像样的部署，只是补充了五千人马给他，让他先行挥师南进，而以其他五万多人马作为“后援”。至于如何“后援”，却又语焉不详。

朝廷任命的兵马元帅陈遘，因坚守在中山府，一直未能赴任，帅府的一切军机，均由大元帅赵构与已迅速成为其亲信的黄潜善、汪伯彦两位副元帅策划于密室，行动方案在宗泽到达之前便已谋就。宗泽名义上虽然也是副元帅，事实上却显然被排斥在了决策圈外。饱经风霜的宗泽不难看明这个格局，虽对帅府的做法疑窦丛生，却不得不谨遵军令，仍是自提孤旅去进军开德。

开德旧名澶渊，因古有澶渊湖泊得名。一百二十年前的景德元年，宋真宗赵恒就是在这个地方，与辽圣宗及承天太后缔结了举世闻名的澶渊之盟。当年的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中有浮桥相连。由于黄河改道，开德府如今坐落于黄河北岸，但南岸的南乐、清丰、卫南等县仍归其属，其连接南北的枢纽作用不言而喻。所以尽管自身势单力薄，宗泽仍决心啃下这块骨头。

靖康二年正月初二，宗泽派出小股部队进行武装侦察，正月初三展开正式攻击。

驻守开德府的金军起初有五猛安，其中包括自李固渡败退下来被补充于此的完颜阿鲁补残部。后因宗泽攻势凌厉，金军大营又派大将宗弼带了四猛安人马前去增援，其总兵力亦已近万。

这又是一次双方兵力相当的硬仗，战役规模比李固渡之战大得多，所耗战时也长得多。在宗泽灵活多变的战术指挥下，宋军经过大小十三个回合的浴血鏖战，终于在正月二十九日彻底击溃金军，收复了开德府境内的所有县镇。这就是使宗泽威名大振的“开德十三战”。

金军很少在野战中吃宋军这么大的亏，因之自此以后，许多金军兵将对宗泽闻风丧胆，甚至在发誓赌咒时每每极其严肃地宣称，“如果本人言而无信，教某上阵碰上宗爷爷”。

在宗泽的着意点拨和大胆使用下，一些堪称栋梁的青年英才在战火洗礼中迅速地成长起来。其中之佼佼者，首推时任正将武职、后来成为南宋抗金名将的岳飞。甘云亦在一连串的战斗中脱颖而出。他由李纲荐至宗泽帐下后，先在亲兵队听差，李固渡一战因力斩金将斜烈荣立战功，被授进义校尉。在开德大战的决战关头，他又机智勇敢地率百骑奇袭敌后，以疑兵计造成宋军大批援军到来的声势，搅得金军军心大乱，为宋军大获全胜创造了有力的契机。惜才如命的宗泽在战后立即破格将其提拔为准备将。为今后长期的抗金斗争造就了坚实的后备中坚，亦是宗泽为宋朝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自元祐六年登进士第，宗泽经历哲宗、徽宗、钦宗三朝，这三朝皇帝都不曾把他放在眼里，历授其衔不过区区七品。即使是在事急时给了他一顶副元帅的乌纱，也无相应的职权可言。至于欧小凤等，在皇帝们的心目中更是蝼蚁一群粪土一堆，若在太平年间，彼等刁民蟊贼还是应予剿灭的对象。然而，却正是这样一些当权者眼睛里的草芥，在国破家亡之际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自觉地肩负起了收拾破碎河山的千斤重担。

而那些官运亨通者，倒没有几个真正中用。如两河宣抚使范讷、北道总管赵野、陕西制置使钱盖、知淮宁府赵子崧等部，当时均屯汴京附近，却无人敢于出兵策应宗泽。历代吏治大抵如此，千年痼疾极难根除。中华不敌外夷，此为要因之一。

以宗泽的官军及欧小凤等义军在东西两线的不懈努力为基础，局势确实具有向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转化的可能。但是这种转化，仅凭他们的努力还实现不了。各自为战的民间义军，到底只能处于分散的游击状态；徒有副元帅之名的宗泽，也毕竟位卑言轻。尽管他们可以取得一些局部胜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金军重创，而欲逆转全局，却远非其力可及。没有各路勤王大军的协同作战，中原军民不仅做不到在战场上反客为主，而且收复过来的城镇仍会得而复失，所得战果仍将付诸东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宗泽纵有托天大略，兵力不敷，也只能望洋兴叹。

勤王大军不是没有，但它掌握在赵构的手里。而赵构的行动路线，则是由大名而东平，由东平而济州，步步趋向东南，离汴京越来越远。只扔下宗泽一支孤军，在卫南韦城一带苦战。

因而，赵佶、赵桓那绝处逢生之想，终究是化作了南柯一梦。

世间万事，只要想那么做，理由总是有的。赵构一不部署解围汴京，二不运筹断敌后路，一味只向东南转移，自有他的说法。“避敌锋芒，窥敌缝隙，积蓄实力，伺机而发”，这些话说出来也是振振有词、比较高屋建瓴的，而且很符合以黄潜善、汪伯彦为代表的一大批畏战官兵的心愿，因而颇得众将拥顺。相形之下，宗泽舍生忘死坚持奋战于敌后的主张和行为，反倒显得非常不识时务、非常愚钝可笑了。

赵构不肯倾注兵力增援汴京营救二帝，起初的动机主要是躲避风险，顶多再加上个拥兵自重。但是他很快便发现了这一决策的意义非止于此，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感，在他的脑际中由朦胧逐渐变得清晰。此后，对于徽钦二帝，首先便不是能不能救，而是可不可救的问题了。明朝中叶的苏州名士文徵明，在一首《满江红》词中一语道破天机：“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误，当时只怕中原复。”

势态演变至此，赵佶、赵桓所日盼夜想的骨肉之亲康王赵构，便非但不是救命菩萨，反而与金军相辅相成地共同充当了他们的掘墓人。

二

当康王赵构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被困在汴京城里的宋朝前太宰张邦昌，也遭遇了其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命运剧变。不知是祖坟上哪根蒿子显灵，张邦昌居然要从废帝赵桓手里接过宝器，龙袍加身君临天下了。

这事是经过金将们的反复研究确定下来的，始作俑者，乃是金东路军统帅宗望。

攻下了宋都汴京，金军即着手进行善后。除了疯狂地掠夺资财，善后工作的主要内容，便是解决中原地区的统治问题。金邦的老巢在塞北，征伐大军不可能久滞他乡。如欲进而夺取江南，亦须暂且回师休整。这就需要有人在此镇守。

金将们起初拟以辽朝降将萧庆或汉将刘彦宗留守汴京，但二人均不敢承当此任。后来诸金将也觉得仅留一将在此不妥，还是应当筹建一个从属于金邦的代理政权。这个方案得到了金太宗的批准，下面便是选择伪帝的问题了。

城破之后，宋朝的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尹徐秉哲等官员逢迎金军甚笃，奴颜婢膝鞍前马后地为金军献了不少殷勤，但金将们对这类鲜廉寡耻的奴才却看不上眼。宗翰希望的是，找一个类似张孝纯那样有点气节的人，那种人不会轻易就范，但一旦为之所用，也不会轻易反水。可是那种人很难找。汴京不是太原，篡位更不同于一般的倒戈。纵有一千条背叛朝廷的理由，作为忠臣义士，亦断不会在宗庙前

行此大逆不道的勾当。

这时宗望便想到了张邦昌。

宗望认为，虽然从本质上讲，张邦昌亦属见风使舵吃里爬外之流，但因其行止做派比王时雍等含蓄内敛，口碑不似他们那么恶劣，把他推出来，尚不致引起宋人的过度反感。而且张邦昌曾任当朝太宰，在资历上高出众臣一头，由其领衔也比较通顺。还有一条理由，宗望不便公开讲。那就是张邦昌乃是他亲自发展的亲金人物，委任张邦昌执政，对他宗望来说，无疑是最为有利可图的。

这个小九九瞒不过完颜希尹，不过希尹立足客观角度衡量，也认为扶立张邦昌较为合适。另外他从面相上观测，似觉宗望隐现不久于人世之兆。倘若此兆应验，也便无所谓谁私自操纵张邦昌的问题了。如此天机希尹自然只能缄默于心，不敢语之与人。

宗翰想来想去提不出更加合适的人选，于是让张邦昌沐猴而冠便成定局。

随后，金将们一面命在押于金营的宋朝翰林学士吴开、莫俦进城，向留守汴京的宋臣孙傅、张叔夜、王时雍、徐秉哲等宣谕金太宗的废立旨意，一面派萧庆前去知会张邦昌，好让他预先有个思想准备。

这些天来，金军在城里大肆搜刮金帛钱粮，京城的权贵宅邸包括皇亲府第尽遭洗劫，唯张府仅受表面骚扰，实际损失甚微。张邦昌明白这是宗望有意关照的结果，十分庆幸自己未雨绸缪，预留了这条后路，觉得金人还算讲点交情。不过他也清楚，金人的这份恩德，不会白白奉送，是需要他用效忠大金国的行动去报答的。大将萧庆登门造访，张邦昌便知，他们是要有所吩咐了。

但是他万没想到，金人令其所做之事，竟然是让他出任伪朝的皇

帝。

闻得此言，张邦昌吓了一跳，一时间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萧庆也不与他多啰唆，公事公办地转达完两个大帅的意思，撂下一句“请张太宰速做登基准备”，便扬长而去。

脚步趔趄地送走萧庆，张邦昌心里便翻来覆去地烙开了大饼。

张邦昌这个人，权欲是极重的。为了攀上高位，他挖空心思机关算尽，不惜在人前背后使用任何伎俩。但是，无论他如何权欲熏心，其处心积虑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只是位极人臣。至于面南称孤，做梦也没敢想。当然，此前也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金人将龙椅直接塞到他的屁股底下来了，是坐还是不坐呢？

要说张邦昌从心眼里就不想坐，那是假的。虽说是个儿皇帝，对他的诱惑力也并不小。问题是，那把龙椅应不应当归他所有。

张邦昌知道，就算赵佶、赵桓已不能重返金銮殿，赵氏宗族还远未绝根，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姓张的来继承大宝。异姓篡国，从来就不名正言顺，况且他张邦昌并没有举国拥戴的声望。在这一点上，张邦昌尚有自知之明。这一屁股坐下去，金军在时犹可狐假虎威，金军一撤，他算老几？彼时楚歌四起，他去找谁护驾？罢职的官员可以官复原位，倒台的皇帝则基本上是死路一条。龙椅如果不稳，其实就等于是颗炸弹。

想来想去，这事太玄。所以张邦昌觉得，还是以不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为妙。

然而，不管张邦昌有没有那个贼胆，他端坐龙椅的大运还就是挡不住了。金人主意既定，是不会因为张邦昌的畏缩而更改的。

凭着宗望对张邦昌品性的了解，他断定其对就任伪帝的态度，第

一是不敢贸然接受，第二是不敢坚决拒绝，特别是绝不会以死拒之。因此他们无须等待张邦昌的表态，尽可径自按计划往下进行。

下一步便是让宋臣议立异姓。

越是霸道的行径，越是要扯上一块民主的遮羞布，所有的统治者都惯玩此术，金人亦无师自通。他们明明是已经内定了让张邦昌上台，却还要装模作样地走个什么“公推”的程序，以示此乃顺乎民心之举。

何栗、陈过庭、冯澥、曹辅等执政早已随同赵桓被扣押于青城，留守汴京的孙傅、张叔夜因拒不配合金人的废立行动，后来亦被拘往金营，依官序排列，主持议立异姓的事，便落到了吏部尚书王时雍的头上。

王时雍是个卖国求荣的急先锋，城陷之后为金人卖力最甚。他本以为，凭着他不顾千夫所指为金军上蹿下跳竭尽犬马之劳的杰出表现，新朝的尊位理应由他捷足先登。及至得知金将指定的扶立对象是张邦昌，而对他的安排不过是所谓“国相”，不禁大为失落，暗骂这帮金夷真正是不识真人面，狗眼看人低。

但是他不仅不敢将一丝一毫的怨恨挂在脸上，还得不遗余力地积极促成张邦昌登基。他知道，若不这么委曲求全，他恐怕连国相之位都未必能得到。而若能将差事办得圆满，给金人留下一个精明强干合作得力的印象，指不定哪一天金人瞅着张邦昌不顺眼，便会让他取而代之。因此他就努力压下心头的不快，拍着胸脯向萧庆表示，时雍坚决拥护大金皇帝的英明决定，请转告二位大帅放心，筹建新朝事宜，就包在我王某身上了。

二月十一日，王时雍召集朝廷政要赴秘书省举行“公推”。他口头上声称让诸官不拘一格，除了赵氏宗族尽可择贤而举，但在签署议状之前，却命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先将写有“张邦昌”字样的纸条逐次

传示于众。众官员明白这事纯属做戏，又见大堂四周甲兵环立，皆神色漠然一言不发。不表示反对就是赞成，于是乎张邦昌便获得了众官员的“一致推举”。

王时雍命吴开、莫俦马上将这份“公推”议状呈送金营，他自己则亲自登门，将“喜讯”告知称病在家的张邦昌。毕竟将来要在张邦昌面前俯首称臣，王时雍尽管心里不受用，表面上还不得不套近乎。

次日，吴开、莫俦带回金将的旨意，说仅有这百余朝臣签署议状还不足以体现民意，签名范围必须扩大到京师的大小文武及各界代表，并且限定于十三日前操作完毕。

王时雍立即照办，命御史台连夜通知城内除张邦昌及已签过议状者之外的所有职官，包括业已免职卸任致仕的官员，以及僧道耆老三教九流等众，十三日清晨齐聚宣德楼集议，然后分赴各议所签状。敢有逗留躲藏不赴现场者斩。并命开封府派出大批兵丁捕快进行督察。开封府尹徐秉哲和京城都巡检范琼皆为“识时务”之“俊杰”，城池一破即树降旗，此时这一文一武便成了王时雍的得力臂膀。

在王时雍的威逼胁迫下，有数千名官僧士庶在指定的时间和秘书省、大晟府等指定的地点，具名签署了“强烈要求”推戴张邦昌为君主的“请愿书”。

得到这个结果，金将们表示比较满意。王时雍在如释重负之余，也颇有几分自得。他认为通过成功地操作此事，完全可以证明他是个具有呼风唤雨之能的政坛干才，足以奠定他在新朝中举足轻重的铁腕地位。

可是事情却不似他想象得那么简单。满朝文武虽然迫于淫威暂时任其摆布了一回，但内心里不甘屈服或恐惧报应者大有人在。“公推”过后，各种反抗事件频发。前少宰唐恪在签状回府后，因内心负罪感沉重而仰药自尽。御史中丞秦桧对王时雍那种得志便猖狂之态极

为反感，对尊张邦昌为帝一百个不服，签过议状越想越憋气，回到御史台便另写状书，请求仍立赵氏为帝。这是秦桧在其政治生涯中所留下的唯一一笔亮色。

反抗意志最为坚决的阁门舍人吴革，则与监察御史张所、太学生朱梦说等人密谋了武装起事。他们打算秘密联络军民，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汴京四壁，诛杀王时雍，进而挥兵直捣青城及刘家寺，夺回徽钦二帝。可惜由于在准备过程中风声走漏，预定计划未能实现。吴革于紧急间孤注一掷，带领仓促召集起来的三百人马去攻皇城，终因兵力过于单薄，在金水河西被伏兵于此的范琼全数斩杀。

张邦昌可要比王时雍老谋深算得多。他懂得，人心可以被收买，但很难被压服，而且是越压越不服。在那所谓“一致拥戴”的假象背后，指不定隐藏着多少可怕的东西。上述种种反抗行为的发生，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当王时雍将第一次“公推”的结果告诉他时，他即明确表示，“邦昌不堪此任，还望另择贤能”。王时雍以为张邦昌在故作姿态，未将其言当真，还一个劲地恭维他是“名高今古，学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众美，匡济社稷，舍公其谁”。弄得张邦昌这个惯受阿谀的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第二次“公推”后，王时雍偕徐秉哲再登张府“报喜”，得到的回应仍然是“邦昌委实难孚众望”。王时雍这回看出张邦昌的推托非为虚谦了。事情在此卡壳，他感到有点意外，有点棘手，同时又有些窃喜。如果张邦昌坚辞不就，那么新朝的皇位他王时雍岂不就图之有望了吗？

因此王时雍一面仍然假惺惺地恭劝张邦昌“务以社稷为重，勿寒天下之心”，一面马上将张邦昌的不合作态度通过吴开、莫俦禀报金人，并添油加醋地渲染，张邦昌恐是稀泥糊不上墙，怂恿二位大帅“善作谋断”。岂料金将们根本不理睬王时雍的暗送秋波，只是命其速将带头闹事的秦桧解送金营，同时派萧庆带兵把张邦昌“请”到了刘

家寺。

在刘家寺皇子寨，宗望亲自出马，与“老朋友”张邦昌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会谈”。

宗望以和颜悦色但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张邦昌说，我们与张太宰已有良好的合作开端，希望将这种友好关系继续保持下去。请张太宰在汴京称帝，是我大金皇帝的旨意，绝对没有变更的余地。如果张太宰拒不合作，我们只有纵兵屠城，那将使整个汴京城毁于一旦，张太宰一家老小自然也难以幸免。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发生不发生，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张太宰。本帅相信，张太宰是个明白人，孰利孰害何去何从，应当会做出明智的抉择。

听宗望直截了当地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邦昌心知，除非舍生取义，这一关他是绕不过去了。

此前曾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为维护赵氏王朝的尊严，在金营里大义凛然怒斥金将，被当场“洼勃辣骇”。张邦昌不要说没有李若水那个胆子，连唐恪那种仰药自尽的勇气也没有。而且他认为那样做来也并不值。君不见连皇上都已低三下四地书写手札，表示了“别立异姓固当如此”，作为臣属，又有什么必要去为那个十足的窝囊废捐躯尽忠呢？只是他现在面临的处境是不忠则逆，这是很让人头疼的。

张邦昌艰难地考虑了两日，终是选择了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并且为自己的屈服行为找到了一条开脱的理由，曰“为了保全汴京万民性命”。或许，张邦昌的顺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军的血腥杀戮，但这只能是一种说法，无法用事实去比较和验证。

秦桧在金人的软硬兼施下，敌对立场也很快便发生动摇，从此逐渐走上了与金邦暗通关节之路，这是后话。

张邦昌三月一日被金军骑兵护送回城，根据金将确定的日程，于

三月七日在宣德门外举行了“登基大典”。新朝国号“大楚”，定都建康。王时雍出任权知枢密院事兼权领尚书省，吕好问权领门下省，徐秉哲权领中书省，吴开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签书枢密院事，武将范琼任殿前都指挥使。其中除吕好问外，诸职人选皆由金人敲定，算是让这帮铁杆奴才各得其所。是张邦昌见这个执政班底成员的名声太臭，实难服众，坚持加进去了一个与他私交不错而且各方面人缘尚可的前兵部尚书吕好问。

至此，金军这次南征的战略意图全面宣告完成。他们剩下的事情，就是押解徽钦二帝以及包括被俘人员在内的大量战利品凯旋塞外了。

金人夙愿得偿心满意足，张邦昌的心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在了半空里。

吴革武装起事的时间是三月六日凌晨，亦即他这个伪楚皇帝登基的前一天。虽然那场“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它还是在张邦昌心里留下了相当浓重的阴影。金军还在汴京，便有人敢于揭竿而起，金军撤走后又当如何？进一步想，如果说仅仅是城里的军民作乱，尚且弹压得住，那么赵构或者李纲的勤王大军一到，谁敢与之争锋？

金军拍屁股开拔之日，便是这个危机浮出水面之时，张邦昌对此前景非常清楚。他更清楚的是，别看认贼作父狗仗人势闹腾得最欢的是王时雍、徐秉哲、范琼那几个人，一俟局势翻转，首当其罪者却铁定是他这根出头的椽子。他张邦昌就任这个伪楚皇帝是迫不得已，是大有苦衷，是饱含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色彩的，但到了那时，这一切有谁会去理会？那叛逆魁首的屎盆子不往他头上扣，还能往谁头上扣？甚至连王时雍那伙人，到时候也很可能会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均是受他张邦昌胁迫的结果。

这个前景太可怕，必须尽快找到妥善的化解办法。

计将安出？张邦昌一时一筹莫展。独自踟蹰在雄阔威严的皇宫大殿里，心事重重的张邦昌不由得感慨万端。老天爷给他开的这个玩笑，实在是有点离谱。谁知道这一不留神落到他头上的通天冠，到底能戴得几日呢？

三

四月中旬，索天雄和索飞春来到了潭州。

为保密起见，他们未将此行告诉任何人，也没委托江南帮会的弟兄打探有关消息，所以到了潭州之后，方知李纲已于数日前带领勤王大军启程。本来索天雄是打算早些时候来潭州的，但是天不作美，群雄聚会后，他病倒了。

其实在此之前，索天雄已时感腿酸膝软气短乏力，间或还有胸闷肩麻症状。他起初以为这是乍来江南水土不服，兼之连日奔波劳累所致，调整过来也就好了，仗着自己体格强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岂料后来诸种不适有增无减，聚会之后他还发起了低烧，这便让索飞春觉得不可掉以轻心了。

索飞春为父亲请来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郎中，经过一番望闻问切，老郎中诊断，索天雄是肾脏出了毛病。心脏似乎也有问题，但是不甚确定。肾病患者最忌一个累字，老郎中嘱咐索天雄服药静养，疗程约需半年。

索天雄笑道，这么长的时间我可耽搁不起，老先生是否能将疗程缩短为一两个月，用药贵一点没有关系。老郎中考虑了一下说，我尽量吧，但这肾病是三分治七分养，无论如何三个月的调理是少不了

的。索飞春唯恐治疗不彻底留下病根，坚决要父亲遵照医嘱，把身体养好再走。这样一拖，便拖到了四月间，父女俩迟到潭州一步，正与李纲失之交臂。

李纲率部启程的日期是四月八日。

自从接到起兵勤王的圣谕，李纲便一头扎进了募筹兵马军械粮草的繁忙事务中。经过三个来月的忙碌，部队基本整编就绪，兵器装备亦已大致补足。只是战马的缺口依然不小，骑兵的战斗技能也还较差。南军一向长于水战短于弓马，这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解决的问题。

眼看着时光一天天流逝，李纲内心的焦灼与日俱增。虽然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来自北方的确切情报，但他料知朝廷之危并未稍减，因为这消息不通的本身，便说明了形势未见好转。金军以一当十的作战能量不容小觑，京师中缺乏得力将帅，能够固守多久很不好说。纵使赵构统领的河北兵马已经增援汴京，是否足以控制战局亦难以乐观。宋军欲得形成战略优势，后援部队必不可少。

考虑到这些情况，李纲不能再等。于是他决定，带领部分人马由岳阳先行轻装出发，命胡之益、岑良胜等抓紧整顿好辎重，随后跟进。

部队行进至武昌时，得到了汴京早已失守的凶信。

李纲闻之，极为震惊，却又不愿信其为真，乃派人多方进行打探。这时因金军已分批撤离汴京，南北交通逐渐恢复，不少被困于汴京的旅者陆续南归，有关消息也便传播开来。民间传言与官方驿报相互验证，汴京失陷二帝北狩确凿无疑。

确认了此讯不虚，将士们的心头一片茫然，不知此后出路何在。一时间众说纷纭，军心浮动，大有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之兆。李

纲知道听任此状蔓延下去十分危险，及时召开了统领以上的将官会议。在会上，他从容镇定地宣称，朝廷早有应变预案传达，命令诸将严肃军纪安定部伍守营待命，有胆敢危言惑众闹事哗变者立斩，这才渐渐稳住了濒于涣散的军心。

其实李纲那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是装出来的，当时他的心里比将士们更乱。汴京失守的可能性他不是没想到过，但他觉得此念很晦气，极不愿意去作深想。每每它一冒出来，便自欺欺人地赶紧回避掉，因此也就不可能对此有所预谋。如今事到临头，他也六神无主。只不过作为三军主帅，他不能流露出来罢了。

索天雄欲动员李纲拥兵自立，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时机。

此刻皇帝已废，朝廷已亡，臣子已不存在忠于不忠于谁的问题。凭着李纲的抗金声望，不难凝聚四方枭雄。如果李纲不干，效仿赵匡义、赵普再上演一出陈桥兵变亦未尝不可。索天雄前往潭州，正是为启动此事。

可惜的是这个机会持续的时间极短，彼时索天雄未能赶到武昌。即使赶到了，由于缺乏必要的前期准备，也难以推动兵变。历史的这一转机，因之便如电光火石般倏尔而逝。

当然，如果李纲欲霸天下，即便无人策动，他自己也不会放过这个逐鹿中原的机遇。连张邦昌那厮都面南称孤了，手握重兵的李纲还有什么好客气的。但李纲从骨子里就不是那种人，他压根就没往那上面想。

可是朝廷已经瘫痪，不想自树旗帜，又该听命于何人呢？这就不免令人彷徨了。

不过李纲不敢彷徨过久。这支勤王兵马，若无明确的行动目标，日久必将分化生变。他经过紧张思索，果断地决定，仍按预定计划挺

进汴京。汴京作为国朝的首都，无论如何不可弃之不顾，而且尽快地夺回汴京，也是重建朝廷的一个必要基础。不管将来何人主政，如此行动不会有错。

然而正当李纲继续北上的进军令将发未发之际，传来了赵构大元帅府的檄文。

以赵构“河北兵马大元帅”之头衔而论，两河以外的兵马并不在其节制之列，而赵构的檄文，却完全是以高高在上的命令口吻，指示李纲率部前往江宁待命。但李纲接到檄文后，不仅没有介意，反而如释重负，甚至颇得游子归家之慰。因为以李纲的观念看来，在当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作为正统亲王的赵构，能够挺身而出总揽全局，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天下大幸。

唯使李纲不解的是，赵构为什么不命他直取汴京，而让他东去江宁。但既然认可了赵构的统帅资格，对其所命便是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李纲深知步调一致对于稳定动荡局面避免国土分裂的重要性，所以他二话没说，即遵命放弃了北上计划，改令大军沿江东下。

出于对康王赵构的信赖，驻扎江宁的这段时间，李纲在部队的动向问题上比较省心。下一步进军何处，他无须再殚精竭虑地自作谋划，等待执行大元帅府的命令就是了。而山河破碎之痛，这时便空前强烈地向他袭来。

静夜难眠时，他常置酒于中军帐中，独斟独饮，且思且叹。甚或拔剑起舞，仰天悲啸，怆然泪下。他不承认大宋王朝这就算是覆亡，也不相信万里江山能被外夷吞并，但国都沦丧国号被废皇帝被掳，毕竟皆已成为事实。这一奇耻大辱，深深地刺激着李纲，终其一生，念念难忘。

他曾效蔡琰作《胡笳十八拍》遣怀。“铁马长鸣不知数，虏骑凭

陵杂风雨。自是君王未备知，一生长恨奈何许！”“昏昏阊阖闭氛祲，六龙寒急光徘徊。黄昏胡骑尘满城，百年兴废吁可哀！”“千乘万骑出咸阳，百官跣足随天王。翠华摇摇行复止，胡尘暗天道路长。”“万里飞蓬映天过，岁月暮矣增离忧。如今正南看北斗，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些凝血含泪的诗篇，虽系集古人之句而成，却是李纲激愤心境的真切写照。

据理衡情，将心比心，李纲以为康王赵构此时此刻的心情，应当是比他这个普通的臣子沉痛更甚。他压根没想到，在赵构的心里，现在除了兴兵雪耻营救二帝之外，还有什么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情要做。就此而论，李纲的政治嗅觉确实太不灵敏，政治态度也太不灵活。因而他虽被赵构借重于一时，却终难为其所长期见容。

心计深沉的索天雄并非没有看到从他眼前倏尔划过的那道电光石火，只是在仓促间他无法对它加以充分利用。这期间，他面临的情况亦可谓一波三折。

索天雄与索飞春来到潭州，得知李纲已被朝廷重新起用，且已起兵北上勤王，起初不禁甚感失望。索天雄对李纲的品性深有感知：当李纲被弃若废履时，他忠于皇上和朝廷的信念可能会有所松动，而一旦重获重用，那一片耿耿忠心必定又会变得坚不可摧。在这种情况下，欲说动李纲联盟起事，绝无一丝指望。

但冷静地加以考虑，事情似乎还没有那么绝望。因为，索天雄进而想到，朝廷这么快便复召李纲，必是事已万急。倘若汴京告破，李纲的复职也就无甚意义了。随之汴京失陷的消息便传到了潭州，并且传说皇帝和太上皇均已成为金人的阶下囚。

索天雄马上意识到，这个机遇极其宝贵。统治集团已彻底崩溃，而李纲恰恰重兵在握，龙腾虎跃正当其时。此时如果勤王部队里伏有内线，策动或者胁迫李纲起事的把握极大。

然而索天雄毕竟不是能够未卜先知的神仙，他不可能预知是哪一支部队要随李纲出征。甚至连争取李纲起事的意图，也是他到了江南之后才思定下来的，事先的伏笔无从谈起。人算不如天算，索天雄对此唯有扼腕而已。

但是这个机会索天雄不想轻易放弃，纵使军中无人策应，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他也要前去与李纲谈一谈。能说得动李纲最好，即便说不动，他相信李纲也绝对不会加害于他。于是他即与索飞春赶往武昌。

由于索飞春担心父亲劳累过度疾患复发，不肯让索天雄赶路过急，待他们到达武昌时，李纲大军业已开拔。这父女俩便又锲而不舍地转赴江宁。

在索天雄看来，李纲移师江宁，颇为耐人寻味。说不定李纲已生立足于江宁进行武装割据之心，这里面便大有因势利导之隙可乘了。在这瞬息万变的时刻，一切皆有可能。古今多少兴亡，往往不就是铸就于某个瞬间吗？他却不知，那个瞬间早已一闪而过，李纲东进江宁，只不过是在执行赵构的指令而已，舍此并无其他用意。这时的李纲已不是一只无头鸟，赵构利用自己的天然优势，一纸檄文便将李纲收归麾下。在李纲的心目中，已经将那个理直气壮地向他发号施令的康王殿下视为了朝廷的当然代理人。

情况变化之快，使得索天雄无从逆料。而他更没想到，江宁，这座自越王勾践时兴起于雨花台下的千年古城，竟会是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第二十三章

当酒气熏天的金将将她一把搂在怀里，开始粗野地撕扯她的衣裙的时候，冷铁云向那金将绽开了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那金将被这姹紫嫣红的一笑撩拨得血脉贲张斗志昂扬，全然不知今宵之宴已经注定了是他的最后晚餐。

一

自从先后被扣押于青城和刘家寺金营，赵佶、赵桓这对皇帝父子的囚徒生活，便算是拉开了序幕。由威加四海的万乘之尊，一步跌落为国破家亡的阶下囚，境遇反差之大，世间无出其右。赵氏父子由此而备尝的痛苦是不可名状的。

从锦衣玉食到酸齑破毡，肉体之苦那是不消说了。然则精神之痛却更甚于肉体。赵佶因恐惧受此双重折磨，在被胁迫出城之际，曾欲服药自尽以求解脱，不期被押解官范琼察觉，劈手夺去药瓶。后经皇后皇子王妃帝姬等众泣泪苦劝，方才丢开了弃世的念头。赵桓倒是没想自尽，但精神创痛对他的折磨之剧，较之其父却是有过之无不及。

后来痛定思痛，赵桓自己归纳，当时造成他巨大精神痛苦的，主要有“冤、辱、悔、恨”四个字。

先说“冤”。

父皇赵佶元符三年登基，在位二十五年，后来又当了太上皇。其间养尊处优骄奢淫逸，享尽天下荣华，阅遍人间春色。如今虽说与其同陷囹圄，好歹有过半生的逍遥。而他赵桓，自从承接大宝，便没过过一天消停日子，紧急时刻的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就更甭提了。他春无赏花之闲，冬无踏雪之兴，终日宵衣旰食，勤勉操劳国政，忙碌得甚至连后宫的嫔妃，十成之九都未得暇去御幸。诚可谓为国为民精血耗尽，一心只图大宋中兴。可是到头来，他这个清心寡欲的勤政皇帝，倒成了个罪孽深重的亡国之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是求根寻源，亡国之衅绝不在他一身。国朝积弱日久，而他才即位一年出头，连父皇赵佶都对付不下去的烂摊子，能指望他一朝一夕便收拾整齐吗？然而，无论前朝有多少不

是，延绵百年的大宋基业，总归是断送在了他的手里。带着这个千古罪名，今后他将生无颜以对中原父老，死愧去见列祖列宗。这岂不是倒霉透顶，冤枉到家了吗？

再说“辱”。这个“辱”字，对赵桓的刺激最大。

凡事就怕对比，同样是沦为囚徒，一个高官与一个乞丐的感受会有天渊之别，何况他曾为天之骄子。自从被迫书下降表，他就知道，这个“辱”字今后便将与他如影随形了。其后，他就无数次地品尝到了从天堂跌入地狱的难言况味。

被扣押在金营后，莫说是作为皇帝的尊严荡然无存，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也立时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金人将他东指西使地呼来叱去，就如同使唤一头四条腿的畜生。肆意地凌辱、欺辱、羞辱，无时不有无刻不在。他没有人身自由，也谈不上个人意愿，金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得做什么。金人在刘家寺举行元宵灯会，在青城斋宫前玩打马球，为了助兴，都把他押去现场，当着宋朝臣虏的面对他百般嘲弄。在赵桓往昔二十八年的生涯中何曾受过这等屈辱，这时候他却不能不门牙掉了肚里咽，胳膊折了袖中藏，面皮上还得假扮笑容强作欢颜。此中的精神折磨，对于一向习惯于万民尊仰的皇帝来说，的确是相当的残酷。

最令赵桓刻骨铭心的，是这么两件事。

一件是“脱龙袍”。靖康二年二月六日，根据金太宗从上京会宁府传来的旨意，众金将齐聚青城，宣布废灭宋朝。金兵将赵桓及何栗、陈过庭等宋臣押入端诚殿，强迫他们面北跪接大金皇帝的圣诏。待金朝兵部尚书高庆裔宣读过诏书后，宗翰命人当场扒掉赵桓的冠服。赵桓在众目睽睽下受此奇辱，气血攻心手脚麻木，差点没有昏厥过去。宋朝的吏部侍郎李若水，就是因为在那时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坚决阻止金兵强行给赵桓脱衣，而被立时“洼勃辣骇”的。

再一件是朱后当众遭辱，那是在金军举行的一次酒会上。

扶植起了张邦昌的伪楚政权，金人为庆贺他们的大功告成，于某夜在刘家寺皇子寨举行狂欢酒会，赵佶、赵桓及其后妃照例被押去作陪。当时天气已开始转暖，酒会就在寨前的空地上燃着火把开局。许多陷身金营的宋庭宫女，被迫脱得半裸，在席前曼舞承欢。

金军在战场上军纪森严，而在这种场合中，却不大讲究法度，可以任凭众将胡闹，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玩个痛快。酒色二字总是紧相联属，有的将领几大碗浊酒下肚，淫性发作，随便拉过一个宫女便去就近的营帐里快活。金将们见了不仅不怪，反而笑逐颜开乐在其中。赵佶、赵桓目睹此状不胜悲愤，却皆装聋作哑忍气吞声，唯求自家无事便好。

谁知越怕啥越来啥。宗翰的长子真珠大王完颜设也马酒至半酣，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宋俘女眷座前，指着鼻子要康王之妻邢秉懿与他同饮。邢秉懿及其身边的田春罗、姜醉媚两个郡君都吓得面色苍白，不知所措。朱后知邢氏有孕在身，不能饮酒过量，忙赔着笑脸起身，端起酒碗替邢氏饮了下去。

可是事情并不算完。设也马大笑着将自己海碗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拽着朱后的衣袖便向外拖。谁都明白他这是想做什么，朱后又惊又怕，急欲挣脱，却哪里挣得过人高马大的设也马。赵桓见事不好，慌忙离座上前劝解，被设也马一掌掀翻在地。

朱后坚决挣扎不从，惹得设也马火起，揪住朱后的衣领猛力一扯，随着一道裂帛之声，朱后两个雪白圆润的乳房登时而出。

赵佶这时也慌了手脚，连滚带爬伏于金将们的脚下，叩头如捣蒜地哀告大帅们开恩。若不是完颜希尹觉得这事折腾得的确有失体统，出面制止了野性发作的设也马，朱后当夜的遭遇可想而知。

回到青城囚室，赵桓夫妇抱头痛哭，直哭得筋疲力尽，仍然是珠泪难收。赵桓心里清楚，水深火热的日子这才是刚开了个头，在今后漫长的囚徒岁月中，还将发生些什么可怕的事，他真是连想都不敢想。

次年八月，朱后终因不堪凌辱，在金朝的上京会宁府赴水自尽，时年二十八岁。

最令赵桓不堪回首的，则莫过于那个“悔”字。

那“悔”字使赵桓产生锥心之痛，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起于元宵节之夜金将们与他的一番对话。元宵节在宋时是一个举国腾欢的大节，每年此时，皇帝都要驾幸宣德楼与民同乐。金人打下了汴京，自然要借此良宵慰劳一下自己，便在城北搭了灯山，扎了草龙，摆了食案，弄了百戏，仿照着中原习俗，组织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上元灯会。金将们布置好严密的警戒后，皆衣冠一新，兴致勃勃地前来饮酒赏灯。

其时赵佶尚未被勒令出城，已经身陷囹圄的赵桓则是金人必不可少的调笑对象。趾高气扬地摆弄着一个垂头丧气的亡国之君欢度佳节，使得金将们非常有成就感、自豪感。这种成就感、自豪感总得有所抒发，而最惬意的抒发方式，莫过于奚落对手，于是便有了唤起赵桓无限追悔的那番对话。

当时是宗望看完一段杖头傀儡的滑稽表演，哈哈大笑之余，心满意足地先向赵桓发问，你看这个灯会办得如何？赵桓连忙回答，办得很好，很精彩。宗望摇头道，不行不行，你不说我也知道，比起往年你们的灯会差远了。可是你作为一个皇帝，不能只是会办灯会啊，否则一旦皇帝当不成，灯会也就吹了。旁边的金军将领听了哄然大笑。赵桓的面孔顿时憋得像只紫茄子，低着头喏喏称是。

宗望的兴致便更加高涨起来，像煞有介事地说要与赵桓切磋一下胜负之道，探讨一下大宋一朝覆亡，道理竟在何处。赵桓嗫嚅着回

答，是皆因寡人无能，治国无方所致。宗望问他，是如何个无能无方呢？赵桓吭吭哧哧，无言以对。宗望便笑道，你自己理会不出，本帅可以奉告，好让你输也输得明白。其实这汴京城，可以说一半是我们打下来的，一半是你送给我们的。

赵桓茫然地问，大帅此话怎讲？

宗望看着赵桓那充满困惑的脸色，春风得意地继续说，回想去年春日，我宗望孤军北返，实际兵力不足三万，其中还有不少伤员。你那二十万勤王大军，若是扼住黄河断我退路，左右包抄前后夹击，我军即使不致被你全歼，起码也要元气大丧，焉得有今日卷土重来之力？再者，你既纵我北返，却又不思固防，今日本帅再度起兵，依然如入无人之境。这岂不是可爱的皇帝陛下你有意关照我大金吗？

宗翰闻之高声插话："右元帅说得不错。我部围困太原，用兵不过万余，你偌大的宋朝，号称军马百万，若是集中兵力，有十个太原也早夺回去了，你倒偏偏留着那座孤城让我去收拾。说实话，太原一线如果扫荡不平，我宗翰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顾头不顾腚地全师深入挺进汴京。冲着这件事，我还真得谢谢你老人家，你对咱宗翰够意思。"

"要说失策，你赵桓陛下可谓多矣。"一向言行比较内敛的完颜希尹对这个话题也产生了兴趣，忍不住开口议论道，"三十六计云，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是为走为上计。你宋朝君臣如能在紧急之时避走西南，纵使我大军攻破汴京，亦不致举朝倾覆，起码你本人目前尚不致成为俘虏。所以我就很不明白，你在明显的失却战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做灵活决策，不肯撤出汴京。难道你不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吗？"

"还有那个神兵——"坐在一旁的挞懒突然扯着嗓子插了这么一句。一言未了，逗得宗翰一大口酒噗的一声全喷了出来。其他的金将

也都立时笑了个前仰后合。

这震耳欲聋的狂笑声如同利刃一般，绞得赵桓肝肠寸断。往下金军将帅们又兴高采烈地议论了些什么，沉浸于万箭穿心之痛中的赵桓是一概充耳不闻了。自打城破时起，赵桓心里便被一种东西咬噬得隐隐作痛，起初他还不十分明了那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在金人的奚落下，他才彻底明白过来，那其实就是一个“悔”字。

金将们指出的他的种种失误，本来全都可以不失误。许多大臣，尤其是李纲、种师道，事先都曾在战略大策上反复提出过各种中肯建议。回头想来，无论他对哪一条建议有所采纳，如今都大有回旋余地，都未必会落得如此悲惨下场。而且，若不将御敌有方的李纲贬窜出京，那场令人笑掉大牙的六甲神兵笑话，或许压根就不会发生。这些失误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抱怨不得天命菲薄。

如今覆水难收，悔也无益了。然而人生在世，恩可忘仇可泯，唯那“悔”字最难消磨。随着时光的推移，赵桓对忍辱含垢渐渐习以为常，但那“悔”字给他带来的心灵创痛，却终其一生不曾稍减。

说到“恨”，赵桓之恨非止一端。

他恨言而无信的金人，恨不战而降的叛逆，恨一错再错的自己，恨庸碌无能的大臣，恨怯阵畏敌的将领，恨不堪一击的军队。而在这一切的可恨者中，最令他切齿痛恨的，是张邦昌。

大敌当前，李纲坚决主战，种师道主张可战则战，不可战则走。而张邦昌，却是振振有词地一意主和。事实证明，正是这个海市蜃楼的“和”，将大宋王朝送上了绝路。但这还不是赵桓切齿痛恨张邦昌的根本原因。因为无论曾有过何人何论，一锤定音的人终究是他赵桓。在这一点上，赵桓还是能比较客观地意识到自己所应当承担的那份责任的，所以他才会有那无穷无尽的悔恨。

赵桓对张邦昌恨之入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就任了伪楚皇帝。

赵桓认为这件事的性质极其严重。没有他那个伪楚皇帝，大宋尚可谓败而未亡，天下依然算是姓赵，而这张邦昌一朝登基，天下便堂而皇之地改成姓张了。这可就不是一般的卖主求荣了！

想当初，朕待你姓张的可不薄。虽然目前把你从太宰的位子上拿下，那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一切待遇都未剥夺，亦未将你远放边州，这表明不久还是要让你重归相位的。你不思报答朕的知遇之恩不说，还居然做出这等人神共愤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合着这金军打下汴京，倒成全了你了，你是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曾在朕面前聒噪什么李纲心怀异志，现在看来，心怀异志的倒是你这个道貌岸然的王八蛋。真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哪，不到这一步，朕还真没看出来你竟然是如此一个居心险恶的混账东西！

退一步说，那伪楚皇帝是金人逼你干的，这也不是理由。这种事即使是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应当做。大不了就是一死嘛，自古主辱臣死天经地义，连李若水都能舍生取义，你这个曾为宰执之首的一品大员，如何还不如一个吏部侍郎？

想象着张邦昌衮服旒冕君临朝殿的恶心嘴脸，赵桓直恨得牙根发痒。他暗暗地指天发誓，有朝一日乾坤翻转，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活剥了张邦昌的狗皮，拎着这狗才的首级到先帝的牌位前祭祖雪恨。可惜的是他已不可能再有机会兑现这个誓言，后来张邦昌伏诛，还是赖于李纲的努力。

赵桓在金营里苦苦煎熬了两个多月，到底没有等来他昼盼夜想的勤王大军。三月末，金军押着数以万计的宋俘，分批启程，陆续北返，赵氏父子从此与中原故土永别。煌煌汴京那号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梁园总是村”的鼎盛繁华，亦从此一去不回。

所谓“梁园”者，乃汉文帝之子梁王刘武在古之大梁城即开封旧地营建的园林，是为汴京的别号。国破山河在，故宫草木深。城上斜阳画角哀，梁园非复旧池台。小楼昨夜又东风，玉殿只在残梦中。北宋遗民孟元老南渡后著述往昔盛况，乃有“梦华”之嗟。

二

包括徽钦二帝及皇室眷属、王公贵戚、大臣秀才、僧道监吏、宫女侍婢等各种人员在内的万余宋俘，是被分作七批，分别由金东西两路军陆续押解上路的。各路人马的北返路线大致相近，约定于燕京会合。

西路军诸部基本上是一路无事。而东路军在归途中，却遭遇了两个较大的意外事件。

事件之一是信王赵榛的逃脱。信王赵榛是赵佶的第十八子，时年只有十七岁。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金军刚刚拔除掉阻拦他们回师的硬钉子中山府，斩杀了拒不投降的知府陈遘，突然遭到了数千名民间抗金武装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金将宗隽、萧庆等率部分头迎敌，很快便杀退了义军。但当他们回过头来清点宋俘的人数时，却发现少了赵榛。金将们急忙派人四下搜索，可是俱未觅得其踪。赵榛后来的去向传说不一，遂给这件事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之色。

另一个事件也很神秘，其中的真相鲜为人知。这个事件的制造者是冷铁云。

冷铁云作为一名普通民女，本来不应在宋俘名单之列。城破之后，为了避祸，她杜门闭户蛰居陋室很少外出，按说原是可以躲过金

军荼毒的，可是她终究没能躲过。

造下这桩罪恶的灾星乃是厚颜无耻的王时雍和徐秉哲。原来金人在打下汴京以后，除了要尽括城里的金银锦帛粟米百物外，还要收罗年轻女人供其奴役享用。首先是大内的宫娥侍婢们被指令解往金营，而后达官显贵的家婢以及青楼教坊的妓女亦被造册奉金。仅这些女子还不能满足金人之索求，王时雍和徐秉哲便将魔爪伸向了百姓家宅。

王时雍和徐秉哲将这事上升到了维护汉金亲善的政治高度，不惜在百忙中亲自出马，不辞劳苦地指挥兵丁捕役深入各城厢民宅猎艳。民女中上至二十七八岁、下至十一二岁，但凡模样生得稍为周正者，俱在征集之列。搜罗来的青少年女子都被关押于各教坊内，以供金人采摘。

许多容貌姣好的少女为了免遭蹂躏，故意将自己弄得蓬头垢面污浊不堪。王时雍看了皱着眉说这样不行，这样对友邦很不尊重，便让徐秉哲派人置办膏粉头饰，强令入拘民女一律沐浴梳妆，整扮鲜亮，有胆敢自损容貌者大刑伺候。他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样令民女盛装以待，是为了维护宋人的体面，“休教金人小觑我中原无有美女”。一时间，偌大的一座汴京城被搞得是里巷为之一空，市面号哭不绝。王时雍因此在民间获得了一个臭不可闻的“金人外公”之称。冷铁云的靓丽姿色出类拔萃，自然是在劫难逃。

女性沦为敌人的战利品，人身侮辱在所难免，何况金军于此历来没有严格的军纪约束。陷入金营的青年女子，便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在各种场合被金兵肆意强奸轮奸者难以计数，被摧残致死或含辱自尽者亦为数非寡。

相对而言，“特贡品”的处境稍好一点。所谓“特贡品”，乃是王时雍奉金人之命甄选出来的一些品貌上乘、要用于特殊用途的青春少女。而所谓特殊用途，则一是进献给金太宗，二是奖赏给有功将领。

“特贡品”的年龄一般要求在二十岁以下。以这个标准衡量，冷铁云的年龄有点偏大。但因其秀色出众，所以亦被归入了其中。

“特贡品”送至金营后被单独关押一处，普通金兵及“蒲里偃”“牌子头”之类的下级官佐不得染指，境遇相对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进了保险箱。猛安勃极烈以上的金军中高级将领淫兴发作，强行从中拉去某人进行奸污的事，无论在汴京营地还是在北返途中，都时有发生。反正这些女子将来是要分给那些战功卓著的勇士享用的，金将们对这种事也懒得严加制止。所以除了一部分被精选出来准备敬献给金太宗的、年龄全部在十六岁以下的“一级特贡”，其他“特贡品”仍难避免遭受野蛮的性侵害，只不过厄运临头的概率稍低一点罢了。

赵佶从镇江带回汴京的宠妓水奴儿，就十分不幸地同时被几个金将看中。今夜这个“大王”把她拉去玩一阵，明天那个“忒母”将她弄去搞一番，不消几日，她便被糟蹋得遍体鳞伤。水奴儿当初尽心竭力侍奉赵佶，原是图的日后有个好归宿，岂料跟随赵佶入居龙德宫不足一年，连个贵人的名分尚未混上，竟骤然沦为了生不如死的金奴。她虽系卑贱的歌伎出身，却终是在教坊的琴棋书画氛围中泡大，哪能受得了金人那种禽兽般的辱弄。眼见得苦海无边，脱身无望，她在再次遭受了一个金将的恣意发泄后，于夜深人静时自缢身亡。

被赵桓送入康王府侍奉过赵构的那个宫女翠珠儿的下场更为凄惨。她因右眼眶下有一颗并不显眼的“滴泪痣”，未能入选“一级特贡”，后来便多次被金将弄去奸污。一日，一个“猛安”又将她掳至帐中施暴，年少体嫩的翠珠儿因屡遭摧残下身肿痛，兼之月事来临，乃苦苦哀求对方放她一马。然而那“猛安”目睹血色花蕊，越发欲望勃起。他不仅自己发泄得倍加疯狂，还惨无人道地纵容亲兵依次上阵，对可怜的少女进行了疾风暴雨般的车轮大战。受到残酷轮奸的翠珠儿下身溃烂流血不止，数日后在奄奄一息之际被弃身荒野，尚未咽气便成了恶鹫饿狼的饕餮大餐。

作为受到众多金将觊觎的泄欲对象，冷铁云自然亦不可能幸免于难。经受过一次次的非人折磨，她也曾想干脆一死了之，甚至已经考虑好了自杀的方式。但是后来她改变了主意。

这倒不是因为她怕死。被危国祥迫害得家破人亡时，这姑娘已经在鬼门关上打过一个来回。在多舛的命运的磨砺下，死，对于她来说，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何况既身陷狼窝，就已命悬一线，难保哪一天不像翠珠儿那样被金人折腾死。横竖是死，怕也没用。她想到的是，同样是个死，何不死个值呢？

年轻的冷铁云，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只生活了二十几个春秋，而她心中的仇恨，却已堆积得无以复加。恶棍危国祥远在天边，此仇难以得报，只能饮恨终身了。但对金人来它个以牙还牙，她觉得还是不无可能。而且相形之下，金人之兽行超过危国祥百倍，金人所残害的也远不止她冷铁云一家。那么动手向金人施行报复，也就非止是报一己之私仇，而是一种报国行为了。

这件事值得一做。

由于萌生出这个意识，冷铁云便打消了轻生的念头，转而开始琢磨复仇之道。

冷铁云的脑筋很灵活，从其自身的经历、境遇和能力出发，针对金人的淫欲，她很快便想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那个方法比较阴损，但对于祸害了无数无辜兄弟姐妹的衣冠禽兽，还用得着讲什么光明正大道德廉耻吗？再者说，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那也确实是她唯一力所能及的复仇手段了。

产生了这个想法后，冷铁云对李纲误斩她哥哥的行为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使得她充分体会到了在非常情况下采取非常手段的必要性。归根结底，哥哥是死在万恶的金寇手上的，因此她所要做的事情，也包括了替哥哥复仇的意义。

想定了复仇的方法，冷铁云并没有急于行动。她知道，她的机会只有一次，扯了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她必须获得一个重要目标，才舍得发出图穷匕见的致命一击。这就需要等待。

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她顽强地熬过了一百多个无限屈辱的日夜。在此期间，她想方设法维护着自己的体力和容貌，那是她赖以获取行动时机的资本。所以，当众多的女俘都在凄风苦雨的侵蚀下日益变得柳败花残的时候，她依然能够显得珠圆玉润光可鉴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动手的时机终于被她等到了。

那是在押解他们这批宋俘的金军分队抵达燕京之后。当时已是春去夏来，宗望将先期到达燕京的各批宋俘暂囚于延寿寺、仙露寺等处，责成大将完颜阇母留候后续部队，他则乘此闲暇与挞懒、斜也宗弼等高级将领带了家眷亲兵，以及部分可资享用的女俘，北上位于现今内蒙古境内的凉陉草原避暑。

事情就发生在那片遍地金莲盛开的大草原上。

那一日，诸金将先是聚集于辽阔的草原上纵马狩猎，然后又举行了热火朝天的马球比赛，活动得很是尽兴。入夜，金将们各回自家营帐用餐。这些肉食者是逢餐必酒，饮酒少不得女人助兴，酒后则更需在女人身上寻欢，于是合扎亲兵们便为各自的主子选取了若干女俘前去侍奉。

以往被选去侍奉金军高级将领的，皆为能歌善舞且性事技巧娴熟的教坊歌伎。冷铁云不属此列，所以一直无缘接近那些重量级人物。但歌伎们由于不断地遭受摧残，不少人已日渐枯槁花容凋谢。而且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副面孔，任其再妩媚风骚，也难免令人生腻。因此金将们便逐渐扩大了把玩的范围，指示亲兵，但凡容貌姣好姿色动人者，不擅吹拉弹唱亦可选用。冷铁云卧薪尝胆等待已久的复仇机会，便在这个月朗风轻的草原之夜悄然降临。

而且这个机会是出奇地遂人心愿——酒足饭饱之后，被金将点名留下陪宿的，恰恰唯其一人。

当夜被选去侍奉那个中等身材、棕黑面皮金将的一共有十二个姑娘，其中有八个是歌伎出身。入帐之后，那八个歌伎被安排在席前拨奏丝竹轻歌曼舞，冷铁云等四人则被置于金将左右为其添樽把盏。

冷铁云听不懂金语，无法从金兵那稀奇古怪的称呼中弄清她所服侍的金将的职务。但是她能看出，这次来草原避暑的各帐首脑，级别都不会低。以她一个普通民女之身，换取这其中任何一个将领的性命，都可算得上是物有所值了。她打定主意要力求利用上这次机会，因为她的下身已经开始糜烂，她知道那是由于多次地被奸污染上了脏病。如果拖延到病情严重起来，便将万事皆休。所以自打一进大帐，她就表现得格外温柔殷勤，巧笑倩兮地对那金将照料得无微不至。

这番努力没有白费，那金将的目光果然很快便在她的身上流连。冷铁云见状，料想她被留下陪宿应该是问题不大。但她尚有个后顾之忧，就是怕自己的行为连累一同被留下来过夜的姐妹。岂知天遂人愿，席终之际，那金将偏偏只吩咐留下了她，这便让冷铁云彻底地消除了顾忌。

当酒气熏天的金将将她一把搂在怀里，开始粗野地撕扯她的衣裙的时候，冷铁云向那金将绽开了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那金将被这姹紫嫣红的一笑撩拨得血脉贲张斗志昂扬，全然不知今宵之宴已经注定了是他的最后晚餐。

接下来在大帐里发生的事情，当夜无人知晓。守卫在帐外的合扎亲兵曾听到从里面传出过一声闷雷般的吼叫，但他们以为那是主子在高潮时刻的欢畅宣泄，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直到次日临近午时，大帐里仍是一片沉寂，亲兵们方觉得似乎有点反常。一个护卫十人长在帐外高声呼禀数声未得回应，只得造次擅

自拉开帐门进去察看。

这亲兵小头目甫一探头，便被眼前的情形惊得目瞪口呆：那金将与冷铁云俱倒卧在血泊之中，冷铁云衣裙整齐面容安详，而那金将则是五官扭曲一丝不挂裸体横陈。

各帐首脑闻讯急切赶来，因医术高超被东路军借至军前效力的宋人郎中吕忠全亦被火速传到现场。经吕忠全验查推断，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那金将在欲与冷铁云交合时，被冷铁云突用狠力将其精巢捏碎。那金将猝然痛昏，继之被冷铁云取其佩刀割断颈项。而后，冷铁云穿戴整齐，从容自刎。

那金将所受之内外两伤，均足以致命，况且因耽搁过久，此时已尸身半僵，无可救药。一个花容月貌弱不禁风的年轻女俘，居然能用这种出人意料的手段，舍生忘死地干掉了叱咤疆场无往不胜的一代枭雄，诸金军将领在极度震惊之余，亦不禁皆对冷铁云暗暗产生出了一层由衷的钦叹。可惜冷铁云自己并不确切地知道被她干掉的究竟是何人，否则她在九泉之下，当会得到更大的慰藉。

这桩血案传扬出去将大大地有损大金王朝的体面，而且还有引起其他女俘效仿之患。所以诸将领神色凝重地合计一番后，遂决定传令封锁消息，严禁为数不多的知情者透露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对外只称那被害的金将是罹患疾病，正在诊治。

营地中的各色人等对此中情由不得而知，但能觉察出那日各部头领们的神情举止都比较诡异，且对他们突然做出中止避暑返回燕京的决定颇为纳罕。因而这次的草原之行，便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多年后，重又娶妻生子的吕忠全悄悄地将此事泄露给了家人，其后裔再行转述，一代代流传下来，形成了多种版本，事情的真相便莫衷一是、无可确考了。本书所述情状，仅为传说之一。而在官方的史料中，有关彼时金军高级将领生死的记载，却只有如下内容：金东路

军主帅宗望因患急病，暴卒于北返途中。时为金天会五年即宋靖康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三

得悉朝廷覆亡二帝北狩，有人立即开始兴风作浪。五月初，李纲兵抵江宁，这座千年古都已为叛军占据。叛军首领周德囚禁了宇文粹中等官府政要，纵兵大肆劫掠杀戮，毁房千万，焚舟无数，扬言要一雪南唐旧恨，复兴秦淮霸业。

李纲探明情由，即命部队出击夺城。

经李纲着力整编起来的这支勤王大军，虽说与金军较量未见得能稳操胜券，收拾这伙叛军，那战斗力却是绰绰有余。开战不到半个时辰，勤王大军便风卷残云般地杀进石头城，解救出了被囚禁的官吏。

然而叛军虽溃，其残部却化整为零出没坊间，仍是恣意烧杀作恶不休。肃清这些三五成帮的残匪乱卒是件很麻烦的事。李纲进驻江宁后，席不暇暖，即会同任职金陵的权安抚使李弥逊、发运判官方孟卿等人，组织兵勇严厉镇压，前后捕杀首恶四十六人，才算彻底平息叛乱，逐渐稳住了城里的秩序。

后来李纲方知，就在他全力以赴指挥平叛的同时，背后还发生了与其性命相关的另一场生死搏杀。

这场生死搏杀的对垒双方，一方是索天雄、索飞春父女，另一方是危国祥及其雇用的帮凶。索天雄壮志未酬猝然辞世，与这场搏杀有着直接的关系。

危国祥是与索氏父女前后脚赶到江宁的。他由潭州而武昌一路追寻过来，行进路线基本与索氏父女相同。

原来，危国祥年前自汴京突围而出，侥幸躲过金军的追杀后，忍着伤痛潜入一处庄院，偷了一匹农马代步，却终因腿上金创较重，难以坚持跋涉。勉强走到蔡州，不得不在一个张姓员外家逗留下来。

那张姓员外是张邦昌的一个本家，汴京有他的几处商行，在张邦昌的关照下经营得财源滚滚，他对张邦昌自然是感荷有加有求必应。危国祥突围时身上不便多携银两，张邦昌便书下密笺，让危国祥途经蔡州时去彼处领取资助。张员外见字对来者不敢怠慢，何况危国祥的身份还是朝廷的信使。当下张员外便安排上房让危国祥住下，延请了当地的名医为其疗伤。

由于危国祥挨刀后只是自己进行了潦草包扎，又在路途上备受颠簸，伤势已见恶化。虽说那名医确实有点妙手回春之能，肌体的恢复也需时日，这样一拖就是两个多月。此间有关京畿情状的传言五花八门真假难辨。危国祥知道遣赴潭州的信使非止他一人，唯恐李纲已经得檄起兵，误了张邦昌托付的大事，待基本上能够行走自如时，便要抓紧动身。

张员外不知就里，以为危国祥安心不下是因为急朝廷之所急，对张邦昌身边竟有这等忠勇之士颇感新奇。在危国祥行前，他谨遵张邦昌的信嘱，为其提供了巨额资助。

岂料那一大包裹金银，又给危国祥招来了灾祸。危国祥于继续南下的途中，被几个意欲劫财的蟊贼盯上。虽然由于危国祥的高度警觉，蟊贼们未能得手，但在搏斗中危国祥扭伤了脚踝。之后他坚持行进了半日，那脚面连同小腿便都肿得似刚出锅的馒头一般。万不得已，他只好又滞留在一家客栈，耐心将养。

经此前后两番耽搁，待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潭州时，李纲已从岳阳率部北上。这是张邦昌就任伪楚皇帝的风声已经传至江南，危国祥闻之，更不甘两手空空无功而返，于是就赶紧掉头往回赶，尾随着李纲

的行军路线，辗转奔波，一直追到了江宁。

经过千辛万苦，猎物总算是让他追上了。但此时李纲身为三军统帅，左右必定扈从甚多。危国祥凭借信使身份进入帅府固然没有问题，然而以公开亮相的方式孤身去行刺，风险太大。纵使行刺成功，自己这条命恐怕也得搭进去。考虑到这层困难，危国祥颇犯踌躇。

却逢城中叛军残余作乱，给危国祥提供了借力之便。危国祥灵机一动，从打家劫舍的乱卒中物色了两名身手不错的帮手。那两个人一唤巫平，一唤巴夏，皆为市井泼皮出身，是那种只要是报酬丰厚，太岁头上也敢动土的主儿。危国祥长年与地痞无赖厮混，驾驭这等货色手段娴熟，三下五除二便在酒桌上将其搞定，而且还没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及身份。那两个亡命徒对危国祥究竟是何人也兴趣不大，只见得他出手大方一掷千金，便拍着胸脯欣然表示愿为“王大哥”两肋插刀。

雇得了这两个见钱不要命的羽翼，危国祥的底气充足了不少。可是这厮万没想到，偏偏就在此时，他竟会与索飞春不期而遇。

支付定金雇下了巫平、巴夏，危国祥即让两人去探查李纲的护卫状况及行动规律，他自己也亲自出马，去帅府附近勘察地形，以期将事情做得进退有据神鬼不觉。他就是在这个踩点的过程中，被索飞春偶然认出并且悄悄盯上的。

索氏父女风雨兼程赶到江宁后，索飞春虑着父亲的身体不宜过劳，就请父亲留在客栈歇息，由她先去搞清帅府驻地位置，再择机前往拜会。索天雄正好要根据目前情况静心梳理一下与李纲会谈的思路，便同意了女儿的安排。凑巧索飞春这一去，不早不晚恰与危国祥碰了一个正着。

那日，索飞春一早出门，打听得勤王大军进城后是将原防御使衙门充作了临时帅府，便去寻找该地的具体位置。由于道路不熟，当她

找到帅府所在地白下街时，已近正午。她信步进入了一座茶楼打尖，落座时她的目光习惯性地向周围一扫，无意间便瞥见了临窗而坐的危国祥。

乍一看到那个似曾相识的面孔，索飞春以为是认错了人。但暗加辨识后，她确认了那就是危国祥。这个恶棍如何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躲避战乱而逃到江南来了吗？索飞春心里有几分诧异，不过并未多想。

为了避免与其照面，索飞春打算草草吃点东西就赶紧离开，可是随即她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她接着看到，有两个汉子进得茶楼，径直坐到了危国祥的桌边。他们一面胡乱吃着点心，一面与危国祥交头接耳，言语间几个人的目光不时越过窗扇向外游移，神情颇为诡异。凭直觉，索飞春感到那俩獐头鼠目的汉子非为善类，他们与危国祥所密议的勾当亦是见不得人，这便不由得引起了她的注意。

那三个人匆匆吃喝完毕，两个汉子先走一步，危国祥随后结账起身。索飞春稍作迟疑，便悄悄地跟在了危国祥身后。

危国祥在帅府周边的街巷中来回盘桓了将近一个时辰，才离开那个区域。索飞春曾不止一次地跟随父亲做过踩点之事，一望可知危国祥在这一带转来转去意图何在。

后来危国祥曲里拐弯地踅进贡院街一个破败的院落。看上去这个院落在兵荒马乱之间已失其主，估计就是危国祥目下的栖身之所了。索飞春寻找坐标记清了这院落的方位，便急步如飞地奔返客栈，将这个意外发现告诉了父亲。

说完所见到的情形后，索飞春想了想又补充道，当时她对危国祥与那两个汉子的窃窃低语无法探知，但是在他们分手时，隐约听到一个汉子说了这么一句：“请大哥将银子备好，今晚我哥俩去取了银子便做活。”

索天雄久历江湖，一听便觉内中名堂不浅。单冲危国祥将帅府作为觊觎目标这一条看，这厮出现在江宁便颇堪玩味。

因为，通常踩点作案者，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窃财，二是夺命。如果危国祥是由于避难江南穷困潦倒而生窃财歹意，他选择一个富贾宅邸动手，应当远比选择帅府要获利得多，也安全得多。据此基本可以断定，其意不在于财。再者，索飞春听到的那句话，也更像是帮凶杀人的口气。假如是这样，那么危国祥从汴京千里迢迢跑到江宁，而且是欲潜入帅府去杀人，便不能不让人感到，这厮的行动目标，不会是寻常人物。

想到这里，索天雄心里咯噔一跳：莫非危国祥此行，就是为了除掉李纲？倘若如此，其动机何在？

危国祥与李纲结怨很深，这索天雄是知道的。但若说这就是他不远千里来此行刺的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毕竟他们之间的过节，还没激化到必使危国祥如此大费周章的地步。会不会是有人利用危国祥对李纲的仇恨，在幕后进行指使？这个可能性倒是不能排除。当前天下大乱，各派力量都在重新洗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欲不择手段地剪除政敌者，肯定大有人在。李纲树大招风，被某些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足为奇。

当然，这只是揣测，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李纲是个坦荡君子，现在又公务繁忙，对于背后的冷枪暗箭，必定是疏于设防。因此无论如何，这事都不容索天雄作壁上观。

危国祥当夜就要动手，事情必须马上解决。

如何解决？索飞春提出，即去帅府将此情告知李纲，让李纲派兵将危国祥拿下。索天雄略为思忖，认为不妥。他说，危国祥现在并未形成作案事实，帅府当以何罪拿之？就算是强行拿了他，李大人是执法有度之人，断然不会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动用酷刑逼供。真相审讯

不出，到头来还得开释。这样一来，既打草惊蛇于前，又仍留隐患于后，岂不是徒劳无益吗？

索飞春听得有理，问父亲意欲何如。

索天雄看着索飞春笑道，既然这事让你碰上了，看来天意是让我们为李大人代劳了。索飞春顿会其意，亦笑着点头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使得，使得。于是父女俩收拾了匕首、飞镖、绳索在身，出客栈用过晚饭，便疾步赶往贡院街那个破败的院落。

他们的计划是，先自监控住危国祥等人，待其潜入帅府欲行不轨之际再当场动手捉捕。这样既可阻止其阴谋得逞，又可令其罪行昭然无可抵赖。只要拿住了确凿的把柄，尽可使用大刑伺候，那时便不愁不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审他个水落石出了。

这种跟踪擒贼的行动，在索氏父女看来，没有多大的难度。艺高人胆大，凭着自身的精湛武功，他们就没把制伏那三两个人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多日没做这种活计了，父女俩还真有点手痒。所以在前往贡院街的时候，他们不仅步履轻松，甚至兴致勃勃，那劲头，就像是要去赶一场热闹的庙会。父女俩谁也没想到，索天雄竟会在这次行动中出现致命意外。

赶到目的地时，天色早已黑透。

由于叛军作乱匪盗蜂起，往昔入夜后乃是一派灯红酒绿笙歌悠扬景象的这座秦淮艳市，现在天一擦黑就变得死气沉沉。市民们早早地就缩回了家中，家家户户皆街门紧闭。人人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唯求自家无祸灾。这种状况，倒是十分有利于索氏父女的行动。

父女俩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危国祥栖身的院落，见窗纸上人影绰约，知道贼人还没出巢，悬心放下大半。

索天雄透过窗隙向里窥视，看见危国祥正在向巫平、巴夏支付银

两。接着，便听到危国祥严厉叮嘱二人，千万不要把动手对象搞错，如果做掉的人不是李纲，后面的酬金一钱也无。那两个人就连连点头称曰，一切俱已了如指掌，此去保证万无一失。

既然危国祥的险恶企图已得确认，索天雄认为就没有必要再等他们潜入帅府，当机立断决定就地擒贼。他向索飞春使了个眼色，索飞春心领神会，立时抖擞精神，随着父亲突然破门而入。

危国祥等三人陡遭突袭，惊骇得魂飞天外，在刚一愣神的刹那间，便被一阵猛烈的拳脚放倒。但这几个歹徒亦有几分能耐，巫平、巴夏马上鹞子翻身一跃而起，张牙舞爪地展开了凶狠的反抗。危国祥则像泥鳅似的哧溜一下逃出了房门。

这个首犯是不容放跑的，索天雄急忙转身去追。

意外之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刻。

危国祥逃到院中，旋即腾身上房。索天雄亦随之一跃而起。以索天雄飞檐走壁的功夫，追上危国祥本应如探囊取物。可是这一回，他刚纵身跃起，突感一阵胸闷。内气没提起来，身子便不听使唤，脚尖勉强触及屋檐，就忽地滑落下来。

索天雄暗叫一声不好，急凌空掷出一支飞镖。在闻听得对方在黑暗中发出一声惨叫的同时，他也如同铅块一般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索飞春听得外面情况有异，急欲出去配合父亲，便对巫平、巴夏痛下了杀手。临行前索天雄曾对她有过交代，对危国祥务必生擒活口，对另外两个人则可见机行事。巫平、巴夏虽是人高马大穷凶极恶，在狭窄的房间里进行搏击，却不如索飞春闪转灵活，不移时即被索飞春觑得破绽，用匕首逐个解决。

脱身冲出房门，索飞春见父亲正斜靠在院墙下喘息，连忙上去搀扶。索天雄就催她快去追赶危国祥。索飞春奔出院落，拐进后街，在

街面上发现了一摊血迹，沿街再往前追，却是巷陌纵横，四通八达，已无法断定危国祥窜向何方。

待索飞春折返回来时，索天雄已能行走自如。听索飞春说追击无果，索天雄懊恼不已地顿足道，都怪我这一口气没提足，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索飞春宽慰父亲道，那厮虽侥幸溜走，料也伤得不轻，估计他十天半月是作祟不得了。咱们破坏了那厮的行刺计划，收获也算不小。现在其意已明，咱们可以前去禀知李大人，公开张榜捉拿那厮。

索天雄深怀遗憾地道，也只好如此罢。但愿能尽快地拿住那厮，审出究竟，否则终究是个祸害。

因此刻已是更深，加之索天雄仍有气力不加之状，父女俩乃商定且回客栈歇息，待次日一早再去帅府拜会李纲。

索飞春担心父亲摔出内伤，回到客栈后，本欲再出去找一个郎中来诊视一下。索天雄阻止道，深更半夜的，你到哪里去找郎中？我无非还是那个老毛病，一时腿脚发软，现在已经缓过来了。这又不是什么急症，明日再找人开药调理也不迟。

索飞春一来见这时父亲果然已行动如常，二来亦考虑到这个时辰确实很难请动郎中出诊，便没有坚持非去连夜寻医。这个疏忽，后来令索飞春追悔莫及——就是在那个深夜，索天雄悄无声息地溘然长逝了。

原来，索天雄罹病的器官，除了肾脏，还有心脏。而且后者之患较之前者更甚。黄州那个郎中为索天雄切诊时，曾感到他的心脉似乎有异，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把治疗的重点放在了肾病方面。这倒不能怪那郎中医术不精，而是因为这种心疾的症状极为隐蔽，用现代医学术语讲，它叫作恶性心律失常。患有此疾者，体格不见得差，有些人还相当强壮，平日没有任何不适感，使用常规手段检查也很难发现什么异常。但在遇有过度疲劳或情绪波动等情况时，这潜在的恶疾

常常会骤然发作。而且一旦发作，猝死率极高。

索天雄在追捕危国祥时，因精神高度绷紧，引发了心律失常，以致他元气不聚马失前蹄。而他从屋檐上滑下来那重重的一跌，无形中起到了类似电击的起搏作用，使其症状得到迅速缓解。他的自我感觉暂时趋于正常，这就导致了他和索飞春的麻痹大意。

由于未能及时对症服药，又因对失手放跑危国祥耿耿于怀心情郁闷，黎明前夕索天雄心疾复发。这次病发，势头凶猛，片刻间索天雄便在一阵剧烈的心区绞痛袭击下失去知觉。待到天明后索飞春入其卧房去唤他起床就餐时，索天雄早已停止了心跳。虽经火速找来的郎中全力抢救，终是为时晚矣。

猝然逝去的索天雄眼皮没有闭合，嘴巴也是半张着，其中不知包含着多少未了之愿、未尽之言。他那无声的遗言，无人能够意会，就连索飞春，亦不能完全读懂。目睹此情此景，索飞春肝肠寸断。

在索飞春的心目中，父亲是一棵永不凋零的伟岸劲松，是她永远的坚强倚靠，她从未想到过父亲会有离她而去的那一天。而这一天降临得竟是这么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对她的打击之沉重之残酷可想而知。

幸得那客栈掌柜夫妇古道热肠急公好义，向悲痛欲绝的索飞春主动伸出援手，帮助这个客途丧父举目无亲的可怜姑娘妥善料理了索天雄的丧事。索飞春勉强支撑到父亲下葬于燕雀湖畔，便昏昏沉沉地病倒在客栈中。

第二十四章

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这是个什么道理！一个人想扎扎实实地为国家效点力，为什么就这么难？为什么就要落个自身不保？难道说这就是华夏忠良永恒的宿命吗？在如此状况下，谈何天下和谐四海归心，谈何众志成城固若金汤？似这样的一个朝廷，如何能使国家重新走向昌盛强大，又如何能做到江山永固长治久安？

二

金人以张邦昌为代理人坐镇中原，实在是进吕祖庙拜佛认错了神。张邦昌这种滑头，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既不能为大宋守节尽忠，又谈何为金邦肝脑涂地。所以金人煞费苦心扶植起来的那个所谓大楚王朝，注定了是个极其短命的东西。

刚当太上皇帝那会儿，张邦昌倒也亢奋过一阵。尽管这个皇位他即的是顾虑重重，尽管他当上的只不过是须俯首帖耳受金人摆弄的伪帝，尽管面南而坐时由于心虚他不敢贸然称“朕”，而只是自称为“予”，但皇帝总归是皇帝。

皇帝这玩意儿，那是不当不知道，一当真奇妙。过去的侪辈同僚，如今俱成臣属，威严的九重大内，如今任其平趟。普天之下，除了金人唯其独尊，就连一般的金军将士，在他的面前也造次不得。这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的确是相当舒服。

更有一桩惬意事：金人为了让他这个皇帝当得像模像样，还特地给他发还了一批宫女。对于皇帝三宫六院嫔妃成群的生活，世人无不充满憧憬，张邦昌亦莫能外。现在机会来了，傻瓜才肯放过。他原本在性事上兴趣一般，这时却欲火焚心起来，这厢进那厢出地夜夜尝鲜采露，那番受用果然妙不可言。殊不知这一时的贪欢放纵，日后乃被界定为一项重罪，罪名谓之“秽乱宫闱”。

张邦昌当然愿意将这种享受永远维持下去，但理智告诉他：无此可能。他很明白，他的安稳日子是以赖有金军的武力保驾为前提的，一旦金军撤走，他屁股下面的这把雕龙宝座，立马便会变成汪洋中一只随时可能沉没的破船。

赵构在相州开大元帅府的消息早就传至汴京，而危国祥却如泥牛

入海。危国祥没有回音，就表明那桩事他没做成。这块心病尤令张邦昌坐立不安。张邦昌对李纲疾恶如仇的脾气颇有了解，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便能求得赵构的宽谅，也绝对过不了李纲那一关。因此他非常希望金军主力能够长驻汴京，起码是能在这里多驻扎数月，帮助他初步稳固住政权，并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

可是金军的行动计划，却不会以张邦昌的意志为转移。自三月二十七日起，也就是仅在张邦昌登基的二十天之后，金军便抛下了他这个四面受敌的孤家寡人，陆续扬长而去。至于张邦昌的处境如何，没人再替他老人家操心。

长虫做拐杖拄不得，对于金人的这副德行，张邦昌不是无所预料。所以金军前脚开拔，后脚他便赶紧着手张罗起了自己的后路。

就金军撤离后的方针政略问题，他先是计议于王时雍和徐秉哲。但这两个人一开口，张邦昌就听出，他们绝不可能与他同舟共济。这两人打着哈哈，皮笑肉不笑地说，如今我们已是君臣关系，万事自当皆由陛下定夺。我等作为臣子，悉遵圣命便是。

这话听来似甚恭顺，实则十分狡诈阴险。什么叫“皆由陛下定夺”？什么叫“悉遵圣命”？那意思无非是说，到头来无论是哪股力量得势，哪家主子降罪，都得由你张邦昌去顶缸，我们可全都无辜得很。张邦昌这个官场老手，岂能看不透这点鸡零狗碎。于是他便懒得再与那王尚书和徐大尹废话，肚子里揣着冷笑，亦之乎者也地打了几句哈哈，就将他们打发了出去。

之后，张邦昌请来了吕好问。

吕好问这个人心术比较正，对事理也看得比较明白，一听张邦昌的话头，便知其意何在。见张邦昌确是真心求教，他也就直言不讳了。他说，你张相公僭位称帝这事，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虽然事属金人胁迫，是为权宜之计，但在世人眼里，却难如此视之。

张邦昌连连点头道，正是有这般苦处，才有劳吕公指点迷津。

吕好问道，如今木已成舟，相公百口莫辩。若欲自救，唯有一途，那就是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心迹。善言莫如善行，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相公必须当机立断。若还幻想左右逢源，则相公之命危在旦夕。

响鼓不用重槌。张邦昌思忖片刻，十分感激地对吕好问揖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吕公洞若观火，所言极是。邦昌身为宋臣，理当为匡复大宋社稷竭尽绵薄之力。

于是，在吕好问的建议下，张邦昌马上动手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想方设法救济市民百姓，恢复经济秩序。

由于戒严封城、战争消耗和金军的疯狂掠夺，汴京的市场已经瘫痪。米面猪羊乃至腌菜的价格，都已暴涨到平日的近百倍。因为缺乏薪炭，大量好端端的房屋的椽梁都被拆去作了劈柴。在饥寒交迫中冻饿致死者日有所增，各种瘟疫也开始流行。连堂堂国子监里的太学生，病死饿死的人数都已高达三成。那时候的馒头是有馅的，相当于后来的包子。当时有一家馒头铺号称“物美价廉”，市民们争相购食，后来却查明，那馒头里的肉馅，竟多半来自倒毙街头的尸身。

王时雍、徐秉哲之流只顾经营私利，对这触目惊心的悲惨世态熟视无睹，正好给张邦昌腾出了一块收买人心的舞台。张邦昌不但及时下达了命各有司清查库存物资、尽力筹措粟帛救济民众的手令，还亲自带领医官深入街巷救难扶危，发放黑豆甘草药剂为市民袪疾防病，并亲临国子监对太学生们进行了慰问。同时，他还命令禁军配合开封府诸衙，大力整顿城区治安，对各种乘机发国难财的行径给予了严厉的打击。

不管张邦昌做这些事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推出的这一系列举措，对于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苍生，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并使这

座奄奄一息的京城，开始呈现出了令人欣慰的复苏气象。因而张邦昌的形象，在汴京军民的口碑中渐渐有所改善。

可惜这件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功德，后来在赵构那里根本没被看重。在政治家的眼里，一个人的口碑如何，有时并不那么重要。比较为赵构看重的是张邦昌所做的另一件事：主动交出皇权。这才是政治家最关心的大事。

九五至尊的生活尚没得受用几日，天子之威还未及张扬挥洒，后宫里的软玉温香也还没有抱够，总之，枉担了一个首逆的罪名，却还没捞到足够的实惠，打心眼里讲，对那皇权，张邦昌此时还真是颇难割舍。然而正如当初他不想即位由不得他，现在他不想让位也由不得他。没有金军的现场撑腰，所谓大楚国必将很快寿终正寝。赶紧主动让位，或可将功折罪；坐等被人拿下，绝对死路一条。关于这一点吕好问已经给他点得很透。张邦昌纵有天大的不甘，也不能不首先考虑如何保住脑袋。至于自己首鼠两端如何向金人交代，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性命攸关，只能先顾眼前了。

可是汴京城里的赵氏宗亲俱已归为金虏，应当把皇权移交给谁呢？

吕好问告诉张邦昌，金人百密一疏，还遗留下了一位皇室成员在京。这位皇室成员，便是已被废黜出宫多年的孟皇后。

这个孟皇后，乃赵佶之兄宋哲宗赵煦的原配，她二八年华入主后宫，甚得高太皇太后的宠爱。后宫里有个心术不正的刘婕妤，觊觎皇后尊位，而权臣章惇等人正欲借助其力打击高太皇太后旧党，两者便相互利用，多次联手设计陷害孟皇后，终于挑拨得赵煦龙颜震怒，于绍圣三年下诏废掉了孟氏。三年后皇后之位由已晋为贤妃的刘氏取而代之。

孟皇后被废以后出居瑶华宫，静心修道，号称华阳教主玉清静妙

仙师，法名冲真。

端王赵佶即位后，章惇等人失势，刘皇后众叛亲离，自缢身亡，孟皇后方被迎回大内，加以元祐皇后尊号。后因避其祖孟元名讳，又改称隆祐皇后。惜乎好景不长，嗣后党争再起，孟皇后又无辜受累，二度被废，重贬瑶华宫。不久瑶华宫失火，孟皇后几经搬迁，最后移居至身为庶民的弟弟孟忠厚家。金军破城，遍掳宫眷，孟皇后作为废后不在宫册，又因其隐居日久，早已被人淡忘，于是侥幸漏网，可谓因祸得福。

就是这个孟皇后，在后来的建炎三年三月，处变不慌临危不乱，在临安城里运筹帷幄，沉着机智地联络大将韩世忠、王浚，一举平息了甚嚣尘上的苗刘叛乱，为稳定风雨飘摇的南宋政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金将得知其人的身份经历后，深悔大意失荆州。建炎三年秋，金军分兵数路进犯江南，其中由完颜拔离速统率的一路兵马，就是专门冲着孟氏去的，可见她在金人心目中的分量之重。这孟皇后的生平充满传奇色彩，铺展开来可成大块文章。本书限于篇幅，只能简述若此。

吕好问这一提醒，张邦昌茅塞顿开。经过一番紧急筹划，张邦昌于四月四日召集全体伪楚宰执会聚都堂，断然宣布了逊位决定，接着便亲带诸宰执前往相国寺后街孟忠厚家，恭迎孟太后入宫。一切相关事宜，此前已由吕好问以及监察御史马伸、宦官邵成章等悄悄铺垫妥当。

王时雍、徐秉哲等逆臣虽对张邦昌胆敢背着金人突然反水极其恼火，私聚密室之中谋商了半天对策，却终因迫于人心向背，而未敢有所异动。

四月十一日，五十二岁的孟皇后以大宋太后名义于祥曦殿垂帘听政，张邦昌则仍以太宰身份退归东府。昙花一现的大楚国至此宣告终

结。张邦昌的皇帝生涯，满打满算只延续了三十三天。

但是孟太后亦未久揽权柄。一者，从本性上讲，她并没有类似则天武后那样的野心。再者，经历了哲、徽两朝的荣辱沉浮，她已将宫廷内幕看得很透。她很清楚自己在朝中并无根基可据，现在应运而出，不过是一时之需。当真要做女皇，条件差之远矣。所以，她虽在张邦昌的恳请下应允了登台救场，却是打定主意只扮演一个过渡角色。

这个过渡角色的职责所在，主要就是挑选一个适当的赵氏子嗣正式继承大统。

屈指算来，候选人倒是不缺。赵家的血脉在汴京城里是没的可找了，但在京畿之外却大有人在。太祖后裔淮宁知府赵子崧、太宗宗室敦武郎赵叔向以及赵构的叔辈赵士、赵仲琮等人，目前均在临近汴京的勤王兵马之中，且或多或少地皆有角逐神器之意。其中意图最为明显的，是聚兵七千号称五万的赵叔向。就在孟太后垂帘听政的同时，他的部队已捷足先登进驻青城，并且抢占了南熏门。

虽然如此，孟太后经过全面衡量，最终锁定的人选，却是康王赵构。

因为，以宗系论，赵构的皇属关系最近；以地位论，赵构现居的职位最高；以实力论，赵构掌握的兵马最多。而且在此之前，许多官员和将领因见赵构日渐势众，已经在纷纷向其劝进。各方面的条件一摆，答案不言自明。既然赵构已呈独占鳌头之势，孟太后何不送个顺水人情，以使自己的晚年有个安稳着落呢？

当然，虽说是顺水人情，孟太后的态度对赵构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有了孟太后的懿旨，赵构的面南称孤才变得更加名正言顺无可非议，先期占领汴京的赵叔向才得以被赵构扣上谋反的帽子公然剪除。

后来赵构对孟太后在关键时刻为他投下这关键性的一票，倒也很能知恩图报。绍兴三年，孟太后罹患风疾，赵构日夜守候亲奉汤药事若生母。孟太后病逝后，赵构以最高规格厚葬，将其尊谥为“昭慈圣献皇太后”。

对于自家有幸黄袍加身，赵构心里另外还有一个隐秘的感谢对象，那个人便是金太宗。如果没有金军的入侵，徽钦的北狩，大宋天下哪里会轮到他这个一向不为父兄所看重的浪荡九哥来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便宜他实在是捡得不小。不过，这种庆幸属于赵构的绝对隐私，不可以稍泄于外。所以无论面对何人，只要一提起靖康之难，赵构永远会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状，热泪会“情不自禁”地涌满眼眶。而他面前的臣子或嫔妃，这时则必定会随之涕泗横流，以示被皇上念念不忘国仇家恨、时刻悬挂骨肉宗亲的崇高情怀，感染和感动得一塌糊涂。

得知孟太后欲推举赵构为帝，张邦昌暗叹这个多年来大隐于市的老婆子果然是老谋深算颇识进退。赵构称帝的优势，张邦昌亦已觑得分明，因此他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孟太后的英明决定，雷厉风行地马上遣使谢克家与赵构之娘舅韦渊一道前往济州，向赵构奉上“大宋受命之宝”，拜请赵构早日回京正位。

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俦、范琼等一帮伪楚干将，见状惧恨得咬牙切齿，在心里暗骂金人真是瞎了狗眼，当初怎么就看中了这么个吃里爬外的混账东西。但在表面上，他们却也不得不效仿张邦昌，一个个做出一副迷途知返的模样，“积极拥戴康王”的调门唱得比谁都高。众官侧目而视，无不嗤之以鼻。

数日后，谢克家、韦渊返京，回禀道康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已不辞艰辛慨然接受大宝，拟择日在艺祖兴王之地南京应天府登基，传命张邦昌届时率百官直接去应天府见驾。

张邦昌根据自己在拥立赵构这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曾与赵构共入金营为质的那段患难之交，估计保住这条命应当问题不大，因而得到这个回音，他心里比较踏实。他自信，只要是留得这条命在，一切便大有回旋余地。其实就任伪帝这件事，事是这么个事，单看怎么说了。世上有许多事，特别是政坛大事，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是非可言，是黑是白全凭红口白牙两片嘴，这道理张邦昌再明白不过。目下只要能夹着尾巴渡过这一关，倘若时过境迁自己重新得势，此事竟被说成是忍辱负重智斗金虏的大义之举，亦未可知。

浮想及此，张邦昌不禁发出自负的一笑。遍观朝野，有此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手段者能有几人？王时雍那帮跳梁小丑差得远了。

唯一让人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个不通人情的李纲。不过如今赵构称帝已成定局，若是赵构乐意高抬贵手，谅他区区一个李纲也折腾不出多大的风浪。对对对，目前的关键，就是如何在赵构面前把戏做足，促使赵构心甘情愿地充当老夫的保护伞。

带着这个问题，张邦昌又计议于吕好问。吕好问认为，仅仅遣使前往，态度尚欠诚恳。张邦昌深以为然，于是他决定，抓紧安排好汴京的留守事宜，然后偕全体伪宰执，抢在登基大典之前赶到应天府，当面向赵构负荆请罪。

二

张邦昌的努力在赵构那里取得的效果不错，赵构果然有意对他网开一面，甚至一度拟安排其继续任职于新朝。可惜的是尘埃并未就此落定，月余后，李纲赴阙，讨逆波澜顿起，其汹涌澎湃之势，大出张邦昌所料。此后尽管张邦昌使尽解数，到底是未能逃过大劫。

由于忙于平抚江南叛乱，李纲赶到应天府时，已是五月底。

赵构的登基日期是五月一日，宋朝的年号，自此已由靖康二年改称建炎元年。赵构授予李纲的官职，是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陇西郡开国侯，权位之重在新朝臣属中首屈一指。任命诏书当李纲行至宝应时即已送达。

廷除李纲如此显位，朝中颇有大不以为然者。但是赵构考虑到李纲的声望在目前无人匹敌，江南兵马当时又均以李纲之马首是瞻，从迅速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出发，还是坚持让李纲担任了开国宰相。

李纲晓得树大招风，自诫须尽量注意低调行事。所以当他前往应天府见驾时特地将麾下所聚之湖南金陵兵马全部留于泗上，随身仅带了扈从百骑。

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却不肯迁就。他的脾气是，无论官职大小，这个官要么不当，要么当好。尸位素餐他做不来，姑息养奸更不能容忍。张邦昌最怵头的，就是他这个凡事死较真儿的要命脾气。

六月一日，李纲入殿面君。他先以自视缺然不胜其任为由请辞相位。此乃官场套路，谁也不能免俗。而在得到赵构“四方安宁，总赖相卿，此志已定，卿其勿辞”的勉励后，便马上进入了状态。

上任伊始，李纲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他接连具札，对新朝的国策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的建议。这些建议依类分为十项。一曰议国事，二曰议巡幸，三曰议赦令，四曰议僭逆，五曰议伪命，六曰议战，七曰议守，八曰议本政，九曰议责成，十曰议修德。

在这十议中，包含了他对立邦兴国之要旨多方面的反思与前瞻。而且其中有许多事项，如车驾当至京师拜宗庙以慰都人之心，朝廷应以长安襄阳建康为巡幸之备，部队宜沿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等，都提得十分具体，既述其然，又述其所以然，绝非大而化之的泛泛空

谈。

赵构阅札之余不禁暗暗诧异，心想这李纲到底是名不虚传，有点真实才干。国朝初立百废待兴，诸多问题朕尚未及理出头绪，竟已被他逐一梳理得一清二楚面面俱到。看来此人胸中丘壑，确非常人所及。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大宋中兴问题，自靖康朝立时起，便已在李纲的反复考虑之中。而后根据形势的演变，他又不断地补充进去了新的想法。现在提出的各项主张，实为其多日深思熟虑的结果。

李纲认为，既蒙皇上付以重托，自当披肝沥胆言无不尽。却不想这样一来，未免又显得鹤立鸡群锋芒毕露，无意之间便引起了黄潜善、汪伯彦之类腹空无物却又嫉贤妒能者的忌恨。

其次，李纲大力举荐了许翰、张所、傅亮等一批忠心耿耿之士出任军政要职。他主张为官之才应当德才兼备，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二者不能兼得，则宁可舍才而取德；否则，就是其人才干越强，祸害越大。

许翰等人，在才干上虽各有其短，但皆品行端正，肝胆赤诚。仅凭这一点，李纲感到使用起来就比较放心。至于他们的文韬武略水平，完全可以在实践历练中逐步提高。而战绩卓著的老将宗泽，在李纲的心目中属于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因此他鼎力推荐其执掌枢密。

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坚决抵制。宰执中有一个李纲就够他们头疼的了，如果再加上宗泽，往后还有他们说话的份吗？鉴于宗泽此前在出兵救援汴京问题上与赵构发生的分歧，赵构也不愿将这个曾目睹他袖手旁观二帝蒙难的知情者留在朝中。当然这些理由都不能直说。黄潜善、汪伯彦的说法是“宗泽语多迂阔，难以共商大略”，赵构的措辞好听一点，道是“宗泽御夷有术，堪宜戍疆镇边”。一贬一褒，意思相同：宗泽不可任为执政。

李纲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改荐宗泽为汴京留守兼开封知府，方得到了赵构的勉强允准。

宗泽也是迟至五月底才到应天府见驾的。他倒不是不能早来，而是因为他在此前接到的帅令是“勒军卫南待命，不必参加大典”。从这道命令上便可看出，赵构当时即已决意将他排斥于朝政中枢之外。基于此，宗泽在思想上甚至已做了被赵构闲挂起来的准备。汴京留守在品阶上虽比不得知枢密院事，但其职责非轻，有志者据此亦大有用武之地。宗泽明白，自己得授此职，李纲在其中是尽了力的。因此新职发表后，他即专程登门拜会了李纲。

这是两位抗金英雄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晤。

李纲与宗泽，彼此慕名已久的两个人一见如故，谋面恨晚，把酒长谈了近两个时辰。在军国大计上，两人所抒之见解出奇地一致，而对于新朝的前途，他们也都同样地深存忧虑。赵构是何等样人，宗泽已由其言行中看得分明。李纲虽被委以宰相重职，然而从诸多迹象中，亦已感到了新朝的政治格局和方针不容乐观。这种感受不便明言，两人只能心照不宣地互嘱珍重。

宗泽此次前来应天府，还特意带上了甘云。李纲得知甘云在开德十三战中大显身手、屡建奇功，异常欣喜，叮嘱甘云好好向宗帅学习战术战法，以期能够成为一名真正堪负重任的大将。宗泽自知其毕竟已是风烛残年，抗金卫国任重道远，这副重担很快就需要由年轻人来承接，对甘云等后起之秀亦多有栽培之意。此后甘云随宗泽驻守汴京，在肃匪御寇的惊险战斗中叠有建树，被不次擢升为统领武职。照此发展下去，他是大有希望成长为像岳飞那样的一代名将的。

令人痛惜的是，一年之后，年届七十的老英雄宗泽壮志未酬抱恨终天，汴京留守一职由心术不端的杜充接任。甘云因不满杜充出于排除异己的目的出兵剿灭已经接受了招安的民间抗金武装的行径，竟被

杜充以谋反罪悍然逮捕杀害，遇害时年仅二十四岁。

李纲上任后做出的又一个大动作，便是呼吁惩办逆首张邦昌了。

李纲与张邦昌从来便互相瞅着不顺眼，尤其是在战与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屡屡针锋相对，早就冰炭不容。事实证明，对于城破国亡之祸，作为一味主张屈膝求和之首要分子的张邦昌，断然难辞其咎。不过单从这一点来讲，李纲认为，尚属政见错误范畴。尽管后果极为严重，也还只能说是误国而非叛国，内中尚有可赦情由。

但是张邦昌公然建号称帝，其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李纲头脑中的节义观念极强，认为天下万罪唯此为大，大宋出此败类，实乃奇耻大辱，对此叛国大逆，必须明正典刑。

这个观点，李纲在其十议之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三札中已经申明。因见赵构未置可否，他又专门具札再奏，坚决不同意将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声言，谁有不同议论，他愿与之廷辩。百官中多有主张严惩张邦昌者，皆因觑得赵构态度暧昧，未敢贸然出议。既然李纲毫不妥协地挺身擂响了讨逆战鼓，朝野上下的声援浪潮，立时便风起云涌。

这一下子，把张邦昌搞得方寸大乱。

此前，由于张邦昌已围绕着赵构下足了功夫，并且听吕好问透露说，赵构对他的表现还比较满意，正在考虑给他以适当的封属，大约可望位列太傅，他那颗忐忑之心业已安放下了十之八九。所余之一二可虑者，是李纲被赋予的职权太重。这个政坛老对手如今居高临下一语千钧，对他是个不小的威胁。不过话说回来，李纲既蒙如此厚重的皇恩，理当不至于过分地违背圣意。不识这点进退，还当什么宰相。所以张邦昌认为总的来说，麻烦固不可免，但应当也不会太大。

岂料李纲偏偏就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明明看出赵构有意庇

护他张邦昌过关，却依然装疯卖傻，不依不饶，似乎舍此便显不出他姓李的是大宋王朝的第一诤臣。这就麻烦大了。

张邦昌深知，李纲这个人具有极强的煽动性。想当初他罢官在家，尚能引爆一场声势浩大的二五请愿，现在他高居相位，其能量又何止百倍于昔。如果坐视事态进一步扩大，恐怕连赵构亦未必能支吾得住。所以一时间他是惊惧交加，一颗心忽悠一下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赶紧左右奔走，去向中书侍郎黄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和尚书右丞吕好问三位现任执政求援。

吕好问是他的故交，黄潜善、汪伯彦曾得过他的重金贿赂，倒是都还愿意帮他周旋。只是黄、汪二人也要给自己留后路，他们眼见李纲气势甚盛，唯恐上意有变，自家到头来猎狐不成惹身臊，只能察言观色地向赵构模糊进言，不可能跳出来与李纲公开叫板。吕好问由于本身便有就任伪楚宰执这个前科，更不敢公然替张邦昌辩护。因此这三位执政虽都不同程度地做了努力，却是收效甚微。

由于讨逆声浪愈演愈烈，且李纲已出“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之语，赵构的态度似乎也开始动摇。吕好问反馈给张邦昌的消息是“上意深焉，莫测其衷”。这一来张邦昌可真正是慌了手脚，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感，好像腊月的西北风，搅得他遍体寒彻。

万般无奈，他只好依照吕好问“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指点，不惜忍受胯下之辱，去向那个令他恨之入骨的李纲当面认罪求恕。好在从目前的迹象看，他交代给危国祥的那件事，虽然没有办成，却也不曾败露，否则连这个登门告饶的法子也使不得了。

李纲没想到张邦昌会做出这个举动，接到求见的手刺，他本欲拒之不纳，随后转念一想，就此把话堂堂正正地当面与其讲清楚也好，省得这厮怀着龌龊心理在那里胡思乱想。便吩咐胡长庚将张邦昌带进了寓所前厅，并按照通常的待客礼节，给张邦昌让了个座。

张邦昌此番前来，两手空空寸礼未携。他知道李纲根本不吃那一套，越弄那一套反而越糟。而其趋庭揖逊之状，却是极为谦卑，坐下时也只半个屁股沾椅，除了没有三叩九拜，姿态几与面君无异。这种甘拜下风的表示，实则是比任何厚礼都意义重大。李纲见了，不禁暗叹，这厮能丢下脸皮做状若此，也真是难为他了。

张邦昌心知李纲不会耐烦与之长谈，落座后即开门见山申明了来意。说辞他早已诵熟，意思共分四层。其一，承认自己僭位附逆罪孽深重；其二，恳述他当时之所为乃情势逼迫，不由自主；其三，历数了自己保全都城宗庙匡扶康王登基等种种的将功折罪之举；其四，指天为誓，如李纲宽宏大量容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其大恩大德他将铭记终生。

李纲耐心地听过他的表述，回答得也很简明。

他义正词严地对张邦昌说："你既自知罪孽深重，便应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不该强词夺理自我开脱。你身为国朝的大臣，理当做忠义表率，以死守节，情势所迫不能成为叛逆的理由。你对都城有所保全不假，但你保全下来的一切，却全都姓了张。甚至连后宫的嫔妃，都成了你的淫乱对象，你说这是功是罪？而当今陛下之立，盖出于天下臣民之拥戴，岂能说是你张邦昌的什么功劳。我李纲主张对你明正典刑垂戒后世，完全是出以公理大义，与个人的恩怨无关。你所犯者，乃天下共怒之罪，不是我李纲抬抬手便能放过的。我今天想对你当面说明的，主要就是这一点，希望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张邦昌说："在下绝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李宰相目下一言九鼎，邦昌之命就握在李宰相手里，亦毋庸讳言。常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邦昌恳望李宰相不看僧面看佛面，高抬贵手给在下留一条出路。将来若有用得着我张邦昌之处，邦昌万死不辞。"

李纲说："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我李纲个人要与你过不去。如果你坚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看来我是免不得要开罪于你张子能了。但是我若不开罪于你，便要开罪于天下。你不承认这一点，就说明你并没有真正认罪。而你既不认罪，出路又从何谈起？"

张邦昌咬着牙探问："那么敢问李宰相，将欲如何治罪于在下呢？"

李纲回答，如何治罪须由皇上定夺，我想你自己也该心里有数。

软话已经说尽，目睹李纲这种油盐不进的态度，张邦昌心知再说什么也皆属多余了。他忍辱含垢来向李纲讨饶，本来就是死马权作活马医，眼见得哀告无望，反倒镇定下来。他直起腰板说了一句"李宰相既如此说，那就悉听尊便吧"，不待李纲下逐客令，便自动起身告退。

在即将步出房门前，他忍不住回转身，面含冷笑又奉送了李纲一句话："我料得你李宰相如此为官也难长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请相公好自为之。"李纲听了，付之一哂。

张邦昌回到住所，闭门高卧，心如止水，从此不再枉费任何徒劳之力。

其实张邦昌去李纲那里走这一遭，并非全然徒劳。他那副摇尾乞怜的狼狈状，多少还是让李纲动了一点恻隐之心的。事后，李纲认真考虑了张邦昌的陈述，认为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张邦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生灵涂炭，的确是个事实。他在战后为恢复汴京秩序所做的一些好事，亦不应一概否认抹杀。因此，当赵构问起对张邦昌的处理意见时，李纲放弃了坚决处其以极刑的初衷，所提之方案是"贷其死而远窜之"。

不久，诏命发表，责授张邦昌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这个

惩罚不够大快人心，但也不算量刑过轻。张邦昌把持朝纲时，潭州曾是李纲的贬谪地，如今张邦昌自己倒被鼓捣到那里去了，颇使世人大发一笑。张邦昌自是深感其辱。然而此刻能够留得一命，就算千幸万幸，哪里还顾得上计较许多。他知道自己免受一戮，全赖赵构法外开恩，暗忖既然皇上有意放生，他张子能便必有否极泰来之望，心情因之复归坦然。

首犯贷命不诛，其他人便跟着占了便宜。朝廷对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俦四人的惩处，亦仅是分别贬窜湖湘及岭南。吕好问审时度势，主动提出辞去尚书右丞职务。念其只是伪楚朝的陪衬，圣命授他出知宣州。嗣后，自范琼以下的附逆者，也一一受到了相应的论处。被处极刑者有之，但是人数不多，官也不大。

众皆以为，这场惩办伪逆的大戏，至此就算幕落曲终了。谁知下面偏又生出故事。

这一回的生事者，却是赵构。

原来，赵构起初有意宽赦张邦昌，除了对其主动奉献大宝的行为比较满意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留着这个通金分子，有便于今后与金人斡旋。但经李纲挑起的这场讨逆风波一闹，张邦昌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再欲起用已不可能。张邦昌为政多年门生众多，且又狡猾善变里通外国，如果不能为己所用，存之便是祸根。再说，这厮曾做下的穿龙袍卧龙床睡龙妃的那番勾当，赵构每每想起来，心里也觉腻歪。

那么，与其留着这块心病，就不如索性借其项上人头，来树立自己的明君威望了。

于是，张邦昌刚被安置下去没几天，监察御史马伸便持着将其赐死的诏书赶到了潭州。随后，前往高州赐死王时雍的使者亦奉诏出动。

正在天宁寺里空乏其身卧薪尝胆的张邦昌闻诏大惊失色，他没想到过了初一还有十五。他断定这必是李纲穷追猛打的结果，他切齿痛悔没有早下狠心弄死这个可恶的对头。因此当引颈受缢前，张邦昌在满含浊泪面北叩辞君王的同时，内心里充满了对李纲极其恶毒的诅咒。殊不知最终把他送上黄泉路的，并不是他心目中不共戴天的仇人李纲，反倒恰恰是被他视为救命方舟的“恩君”赵构。

而赵构闻得回朝复命的马伸奏明张邦昌已被缢毙于潭州天宁寺平楚楼时，他的表现是，在拍案惊奇之余，不禁放声大笑曰：“平楚楼中诛楚王，是事何其巧乎哉！宁非天意使然耶？彼亦死得其所矣！”

三

张邦昌伏诛潭州数日后的一个夜晚，身着皂衣的危国祥越墙而入，似幽灵一般潜进了李纲在应天府的寓所。江宁那一夜的功亏一篑，令他万分恼火，他决心要在这里把事做成。

危国祥原本是恨不能在江宁就再度下手的，可是彼时他失去了这个能力。索天雄于跌落墙头的一瞬间掷出的那支飞镖，虽未击中要害，却带走了他的一大块面皮。剧痛使他的身体失去控制，四仰八叉地横摔到了街面上。挣扎着逃窜过几条街巷后，他感到痛处遍布全身，意识到方才这一跤是扎扎实实地跌惨了。于是他只好先自寻了个僻静的小客栈蛰居下来，托人延请郎中疗伤。

仗着危国祥年轻体健，所请郎中的医术也还行，经过一番内伤外患双管齐下的治疗养护，总算没让他落下残疾。但那道斜贯面颊的深疤，却是消弭无术，乃使他本来相当周正的面孔，变得煞是狰狞起来。

待到危国祥的身体基本复原，时日已过去将近两个月。这时李纲

已将江宁善后交付给地方官员，奉诏率部北上。危国祥打探出李纲的去向后，便赶紧追往应天府。

不过，现在危国祥去行其事，动机已与此前大不相同。

关于张邦昌的情况，危国祥已从坊间传言中得其大概，知道这位倒霉的阿舅这回是彻底没戏了，因而他已经不存在向其复命交差的问题。而他之所以依旧锲而不舍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除了要发泄由于出京后遭遇的一连串不顺利而被激起的那股邪火，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

一者是他的生存问题。他行刺李纲的行为已然泄之于索氏父女，索氏父女则定然会将此情况通报与李纲。李纲如今位高权重，如要撒网缉拿他归案，各州府自会不遗余力地积极配合。那么今后他将容身何处？到处东躲西藏的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

二者是他的出路问题。张邦昌吹灯拔蜡，他危国祥的谋官之道也就算是彻底告终。留在汴京的那些资产，经过金人的洗劫，估计亦已所剩无几了。再说假如那李纲的通缉令一下，汴京城他还敢进吗？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即便是得以隐姓埋名苟活于世，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奔头呢？此处不留爷，就得另觅留爷处。

由此，危国祥便萌生了投金之念。

但他知道，似他这般无名小卒，根本入不得金人的法眼，欲得金人刮目相看，两手空空绝对不行。可是拿什么去当进见礼呢——李纲的脑袋行不行？

这道灵光一闪，危国祥立马开窍。那不正是金人的梦寐以求之物吗？

于是危国祥不禁便热血沸腾起来。这个一箭双雕的主意，不仅令其刺杀李纲的劲头陡增十分，而且使得他在自我感觉上，俨然已是一

名为大金国深入虎穴铲除祸患的孤胆勇士。

这一回危国祥采取的是单独行动的方式，没有再雇帮手。因为这里不似叛乱中的江宁，物色合适的杀手没有那么便当。另外，根据危国祥观察，在这里行动，要比在江宁容易得多，他单枪匹马便足以成事。

原来，李纲到达应天府后，寓居之所是原钤辖司的府院。这座府院多少也有点规模，但因李纲不喜排场，应天府城区内又秩序井然，他觉得没必要三岗五哨地将一个临时相府搞得那么夸张，所以除老仆胡长庚及几个临时雇用的杂役外，仅留了三五个亲兵在前院听差。其余随行而来的扈从，则俱被安排在府院外的几处铺房驻扎。这些驻扎在府院以外的扈从虽然也可以起到警卫作用，但毕竟是处在外围，不能及时地闻知府里的动静。因之这座临时相府的警戒状态，较之江宁帅府是大为疏松。

危国祥费时两日将这些情况搞清后，心里便有了底。他自信这一回做掉李纲是铁定没跑。为了能把李纲的头颅送交金人验查，他甚至将保存首级所需之水银生油等物，都已事先备妥。

似乎天公也有意帮忙，行动之夜乌云遮月，暴雨欲来，非常便于隐蔽。在干活之前，他先去一家酒楼饱餐一顿，筛酒三大碗自壮了行色，然后便怀揣着必得之志踅往相府。

一切果然如其所料，他未费吹灰之力便潜入了府院，直至摸到李纲的书房窗下，四周仍是万籁俱寂。

当时李纲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撰写国策论札。任职虽尚不足月余，李纲却已觉察出，在许多的重大问题上，赵构与他的分歧很大。赵构和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似乎意在放弃中原，而不是恢复中原，这是李纲所绝对不敢苟同的。可是直言相谏，又有触犯龙颜之虞，因此这论札当如何妥善措辞，便令人颇费周章。伏案苦思的李纲沉浸于物

我两忘之境，全然不知杀身之祸将至。

危国祥见状大喜，心想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他向左右略作巡视，便果断地撞开房门，挟风而入，手持利刃直取李纲。

李纲猝惊之下一跃而起，急欲回身取剑自卫，咽喉早被刀锋抵住。危国祥狞笑一声，腕下便要发力。

不料就在这紧要当口，一条软索突然横空出世，准确地卷住了刀锋，接着嗖地一甩，那利刃便从危国祥的手中飞脱而出。危国祥回首一瞥，一股寒气顿时从他的头顶直贯脚心。

原来那个从天而降坏其好事的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屡挫其锋的江湖侠女索飞春。

索飞春自葬父后病倒客栈中，也是卧床月余方得复苏。而精神上的巨大创痛，则被她以顽强的毅力抑制在了心底。病愈后，她经过冷静考虑，决定返回北方隐居。

对于生计问题，她无须多虑，父亲生前虽不曾把在各地建立的秘密关系全部告诉过她，但对历年来所藏金银的详情，却让她掌握得一清二楚。看来父亲对自身随时可能遭遇万一，是早有防备的。索飞春所考虑的，主要是她今后的生活方式。她自知她是无力将父亲的未竟事业继续进行下去的，她不具备父亲的能力、胆略、智谋和威望，更何况还是一介女流。因此她只能权且隐居起来，静观风云变幻。将来是否出山，须视时机再说了。

但在隐遁山林之前，她必须要见李纲一面。之所以然，原因有三。一来她要把父亲辗转千里去会李纲的目的，向李纲言明，算是替父亲完成一桩遗愿。她认为虽然争取李纲举义很难，但劝告李纲对朝廷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是大有必要的。二来危国祥下落不明，让她的心里很不踏实。她总觉得还会出事，因此必须前去提醒李纲谨防

暗算。三来便比较暧昧了。那是索飞春的绝对隐私，连其父索天雄生前都无所察知。原来不知从何时起，索飞春对李纲这个伟岸如山的父辈人物，由单纯的钦敬景仰，竟悄悄地衍生出了一种男女情愫。她当然明白此事绝无一丝可能，因此只能将这段心事严封深藏，让它随着岁月的销蚀自生自灭。然而在即将匿迹山林之前，与李纲最后见一面的愿望，仍是十分强烈地占据了她的心。

于是，索飞春离开江宁后，便一路打听着李纲的行踪，亦经由泗上来到了应天府。

进城的时间是那日的正午。索飞春先寻下榻处歇息了半晌，傍晚时出来在一家小饭铺吃了晚饭。就在饭后信步街头时，她看到了从酒楼里走出来的危国祥。这事说是巧合，也不能完全归于巧合，因为毕竟索飞春与危国祥前来应天府的目的，都是要去找李纲，这便存在着发生遭遇的可能。其实世上的许多巧合事件背后，都是包含着必然性的。而巧合现象出现与否，只不过是个概率问题。危国祥两次欲行刺李纲，都碰巧撞到了索飞春的枪口上，只能怨他的运气太不济。百分之一的概率，让他百分之百地赶上了。

当时天色已晚，距离又较远，索飞春看得不十分真切。但那已经为索飞春所熟记的身形步态，却还是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父亲之死与危国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索飞春心里，危国祥就是她的杀父仇人。她正愁着不知向何处去寻这厮讨还血债呢，现在发现了疑踪，岂能轻易放过。她便悄悄地尾随其后而去。

待到危国祥翻墙跃入李纲府院时，索飞春不但完全确认了其人，同时也豁然醒悟了这厮来此是欲做什么勾当。于是她也连忙越墙进院，循声赶去，恰好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李纲。

危国祥并不知道索天雄已长眠于江宁，他回头看到索飞春，骇然以为索天雄亦必然在此，这父女俩联手收拾他，还不是小菜一碟嘛。

这个错误判断登时唬得危国祥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他根本无心应战，急忙飞起一脚踢翻条案，趁着烛灭屋黑，就地一滚，逃出房门后，撒丫子便向院外狂窜。

但是这时动静已经闹大，四面八方俱响起了惊心动魄的拿贼之声。

当危国祥魂不守舍地夺路冲到前街时，不仅府里的卫兵皆随着索飞春紧追上来，驻扎在外面铺房里的兵丁亦执戈而出，阻住了去路。危国祥在恐慌中前后招架不迭，顷刻间身上便连中数刀。他咬牙切齿地狂号一声，正欲疯狂地作困兽斗，早有一把利剑从背后刺去，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后心。及至李纲匆匆赶到现场，这厮已经呜呼哀哉。

李纲似觉刺客面熟，就着灯笼的光亮细加辨认，甚是惊异地认出，这个人居然是那个曾经与他数度打过交道的作恶多端的汴京捕头。却是遗憾没能拿到活口，没法从他口中问出作案缘由了。

李纲命卫兵将尸首拖至一间柴棚暂存，俟天明唤仵作及地方官员来做过验查后，再拉出城去埋掉。而后他方才得暇转身，去找那救命恩公致谢。这一下李纲的惊异更甚，他万万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年前与其父一起神秘地消失了踪影的索飞春。

她怎么会与危国祥同时出现在这里？李纲立时感到，这意外重逢的背后必有故事。而索飞春那盈盈泪眼和欲言又止的表情，也告诉了李纲，她突然现身此地，是有重大隐情。

当街不是说话处，李纲即请索飞春进府叙谈，并命卫兵加强警戒，不许任何人靠近他的书房。其实不用他吩咐，这时卫兵们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他们在府院内外都增加了固定哨和游动哨，还在书房门外专设了一道岗。是夜，除老仆胡长庚进去送过两趟茶水，再无人越雷池一步。

索飞春刚随李纲走进书房，大雨便伴着雷声倾盆而下。霎时间风雨雷电交相逞威，大有涤尽世间万物污浊之势。

就在这雄壮狂烈的天然交响曲中，李纲与索飞春对坐于灯下，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的密谈。狂风暴雨整整肆虐了一宿，他们的密谈也一直持续到黎明。密谈的内容外人概莫可知，而这个风雨交加的神秘长夜，则成了李纲与索飞春皆终生难忘的一夜。

清晨用过早餐，李纲要去都堂办公，就吩咐胡长庚收拾客房且让索飞春歇下。索飞春在昨夜的谈话中没有言及她今后的去处，李纲忖着这姑娘无依无靠，从此将漂泊无着，不能不为她的生活作些着想。只是索飞春若是男儿，李纲无论做何安排，都是举手之劳。然而她是个姑娘，又是这么一个极为与众不同的姑娘，安排起来便没有那么便当了。这事一时尚未想好，只好回头再做斟酌。

由于一夜未睡，心神困顿，加之与索飞春的竟夜长谈，亦大有沉下心来认真咀嚼一番的必要，所以李纲本想处理半日公务，便提前打道回府。可是他往都堂里面一坐，立马便身不由己了。各类公文目不暇接，各部官吏往来不绝，举凡立朝纲、修军政、御夷寇、销盗贼、裕财源、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等朝政要务，无论轻重缓急，几乎事事全要他来操心。也不知道黄潜善、汪伯彦那两个所谓执政，一天到晚除了围在赵构身边溜须拍马，还能干点什么正事。幸得许翰经李纲推荐，业已就任尚书右丞，帮他分担了部分政务。但新政初立，体统混乱，许多的麻烦事还是得由他亲自过问排解才行。

这样忙来忙去，一天的光景便在不知不觉中倏忽而过。

黄昏时分，李纲带着一身的疲惫返回住所，方知索飞春已在两个时辰前告辞而去。临行前留有一封书信，托付老仆胡长庚亲手转交于他。

李纲闻讯，先是一怔，转念一想，也便释然。飘忽不定，来去无

踪，正是江湖侠客惯有的行事风格。李纲忽然醒悟过来，他是太小觑了索飞春。作为惯于浪迹天涯的江湖豪杰索天雄的女儿，她自会有其独特的立身之本。她的生活，其实是无须旁人帮助谋划，也是旁人所谋划不了的。

然而尽管如此，乍闻索飞春杳然而去，一种浓重的惦念牵挂乃至怅然若失之感，还是不由自主地涌满了李纲的心头。而此情是何来由，一时也难厘清。

对于索飞春的留书，李纲在反复阅过后付之一炬。他不是不想保留它，而是不能保留它。

留书的内容如下：

李大人：昨蒙赐谈通宵，飞春夙愿已足。今日不辞而别，敬乞鉴原为感。飞春以为，李大人与家父，均堪称当世英雄。所憾者，双雄志虽同而道不合，既知心却难携手也。家父事业未竟，后继必定有人。李大人忠心保国，是为中流砥柱。然皎者易污，刚者易折，前车之鉴，不可不察。试问李大人，若是自身不保，则又如何保国？任重途艰，恭望珍重。伏维朗照，不尽缕衷。民女索飞春敬上。

这样的一封书信，若是落到朝廷手上，无疑就是一篇明目张胆的策反书，李纲哪敢留下这个把柄。不过信是烧了，但信里的话，却是一字不差地刻在了李纲的脑海中。时隔多年后，他仍然能够完整地将它背诵出来。

当夜，李纲独自坐在书房里，继而又漫步徘徊于庭院中，沉思了很久。

他不能不承认，索飞春说得有道理，“自身不保，何以保国”。由此，他不禁联想到张邦昌给他下的那句断语：“我料你如此为官，断难长久。”他当时对此嗤之以鼻，事后却苦笑着自忖，这话说得或许

没错。因为他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与新皇赵构之间，不仅从一开始便存在着裂痕，而且这裂痕正在逐步扩大。而消除这裂痕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他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调整自己的处世态度，学会像黄潜善、汪伯彦那样畏畏缩缩地去揣摩着皇上的意思行事。无论皇上的决策是对是错，一律高举双手捧场拥护。

这是李纲根本做不到的事。可是不这么做，下场当会如何？

像大宋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根基雄厚的泱泱大国，如果不是先从内部垮掉，如果不是自己先造成了民心离散软弱可欺的败象，是没人能从外部将它击垮的。所以，从根本上看，与其说是金国颠覆了朝廷，不如说是朝廷首先自己了结了自己。这是李纲从反思靖康之难的教训中得到的一个痛切的体会。他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度上演。可是现在，新朝建立没几天，前朝的旧病便又现端倪。丹墀之下，显见得又将是阿谀奉承者昌，耿介直言者亡；心怀叵测者昌，光明磊落者亡；苟且营私者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者亡。

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这是个什么道理！一个人想扎扎实实地为国家效点力，为什么就这么难？为什么就要落个自身不保？难道说这就是华夏忠良永恒的宿命吗？在如此状况下，谈何天下和谐四海归心，谈何众志成城固若金汤？似这样的一个朝廷，如何能使国家重新走向昌盛强大，又如何能做到江山永固长治久安？

李纲一向认为，类似索天雄谋求的那种举义行为，俱属徒劳之事，那既不是匡扶社稷的正道，也不可能轻易取得成功。即便是侥幸成功了，谁又能保证，由另一帮鱼龙混杂的人建立的新朝廷，就一定能胜似以往的旧朝廷？谁又能保证，那只不过是又一番周而复始的政治轮回呢？数千年以来的中华历史，不是已经一再地证明过这一点了吗？

但是面对冷峻的现实，他亦不能不满怀悲凉地扪心自问，他呕心

沥血为国为民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不会同样落得徒劳无果吗？既然一切皆是枉然，那么他如此执着努力的意义，到头来竟又何在？

叛臣反贼不可做，尽忠报国难上难，那么天下英贤的出路何在，海晏河清之世何来？

蛩鸣声里，青石阶前，中夜难眠的李纲，面对着这个千古难题，唯有对月长吁。

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个难题的破解，看来只好留于后人了。

尾声

史册固然浩瀚，终是冰山一角。迷蒙的历史尘埃，不知湮没了多少意味深长的秘密，混浊的历史长河，不知辜负了多少壮志凌云的雄杰。千古江山，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李纲在开国宰相的职位上果然未能待长。

由于他坚持主张圣驾留驻中原督师抗金，搞得赵构十分恼火。黄潜善、汪伯彦乘机发难，撺掇赵构撤销了李纲力主设立的位于抗金前沿的重要军政机构河北西路招抚司以及河东路经制司。李纲痛陈利害，赵构置之不理。李纲忍无可忍，愤然提出辞职。赵构装腔作势地略作“挽留”，即行“恩准”，除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李纲再次被一撸到底，从任相至罢相，此番他入朝执政的时间，仅有短短的七十五日。

李纲既去，许翰随之亦落职宫观。朝中无人再敢公然阻挠赵构巡幸东南，宋朝固守中原收复失地的战略大计遂成泡影。

次年七月，威震敌胆的老将宗泽病逝，金朝更加肆无忌惮，倾巢出动进取江南。赵构被追打得屁滚尿流无处安身，甚至一度亡命海上。

幸有韩世忠、岳飞两位后起之秀于危难之中崭露头角，先后在黄天荡和建康府摆开战场，重创金军，方使赵构摆脱逃亡窘境，获得喘息时间，在江南逐渐站稳了脚跟。此后，南宋王朝守着半壁河山，又延续香火一百五十二年。然而中原的大片国土终未得归宋朝版图。赵

佶、赵桓父子亦终于归国无望，在极其凄惨的境遇中，双双做了异乡之鬼。

比起其父其兄，赵构堪谓有福。皇室宗脉在靖康之难中悉数蒙尘，独其衔命在外，捡了一个大便宜。赵构的前半生曾多次履险，却一次次地皆绝地逢生化险为夷。建炎南渡后，虽然外患未绝，却尚可划江而治。易守难攻的长江天险，以及江南雄厚的国力资源，奠定了南宋与金朝形成长期对峙格局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乃使这位高宗皇帝得以偏安于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在位三十五年，寿达八十一岁，头戴中兴之主光环，享尽人间荣华尊贵。

因而晚年回首生平，赵构颇以当年南渡决策之英明而自鸣得意。如果依着李纲那个榆木疙瘩，硬要不自量力地与金军鏖战中原，谁知道会打出个什么结果，弄不好可能连老本都得赔光。凡事总得有个取舍，有舍才能有得。不懂这个道理，焉能治理天下。

至于他所谓的念念不忘徽钦父子在虏营中的痛苦煎熬，中原父老在铁蹄下的悲泣呼号云云，无非是逢场作戏罢了。作为一个称职的皇帝，这点演技不可或缺。

上苍给予赵构的唯一惩罚，是让他绝了子嗣。

建炎三年二月某日，赵构正在扬州的行宫里与一个宫女热烈交欢，忽有宦官仓皇入报，金军已杀到附近的天长军。这么一惊之下，龙根骤缩如蛹，从此赵构在寝宫中便雄风尽失一蹶不振。宫廷上下搜尽天下奇方，依然是回春乏术。由是赵构再无得子之望，而前太子赵旉已在苗刘之变后不久惊风夭亡。所以后来承接大宝的宋孝宗赵伯琮（后改名为赵昚），乃为由赵构收养的宋太祖之后裔。这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是赵构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李纲罢贬杭州后，再遭弹劾，又被远谪海南。其后虽得复出，却未再见大用。驱虏复国雄心，终成难圆之梦。漫忆毕生辉煌处，只在

汴京一战中。曾几度，落日楼头，断鸿声里，问苍天无语，把栏杆拍遍。绍兴十年正月十五日，他在备受冷落的寂寥中郁郁而终，时年五十八岁。

有意思的是，在李纲逝世之后，龙恩忽然浩荡起来。赵构像煞有介事地先赠其为太保，复赠其为太傅，并赐谥号忠定。仿佛他从来就没嫌弃过这位贤臣良将，从来就未否定过他是一根社稷栋梁似的。较之古时的比干、屈原，以及后世的岳飞、于谦、袁崇焕等诤臣的悲惨下场，李纲能得到这样一个归宿，已算是十分的幸运了。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以八十五岁高龄辞世之前的孤愤绝笔。李纲一生吟诗千首，其中不乏抒怀篇章，但因诗才不逮，鲜有传神力作。陆放翁的这首《示儿》，倒是为李纲临终前的心境做出了淋漓尽致的写照。长眠七十年后，居然还有人与他灵犀相通、感同身受，若李纲九泉有知，不知是当满含欣得知音之慰，还是会越增不得还我河山之悲。或许，李纲与陆放翁心中之“但悲”者，未必仅限于“不见九州同”，但更深一层的悲哀和愤懑，是不宜见之于忠臣笔端的。

虽然南宋朝廷出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原因，鲜廉寡耻地放弃了中原国土，但中原军民自发的抗金斗争，却一直没有止息。有关的故事甚多，可惜鲜为人知。据说，如欧小凤等一些规模较大的义军，在其艰苦卓绝的保家卫国斗争中，曾得到过一位神秘道姑的大力资助。又据说，在抗金先驱李纲的遗体迁葬于福州怀安县桐口大家山之原的次年清明节，曾有一位容貌清丽飘然若仙的道姑专程前往祭扫。然而这两者是否同一个人，那道姑姓甚名谁，她与抗金义军是什么关系，与李纲是什么关系，其之来龙去脉又是如何，时人莫知其详，后世殊无可考。

史册固然浩瀚，终是冰山一角。迷蒙的历史尘埃，不知湮没了多少意味深长的秘密，混浊的历史长河，不知辜负了多少壮志凌云的雄

杰。千古江山，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

有诗叹曰：

一曲丝桐奏未休，萧萧茄鼓禁宫秋。湖山有意风云变，江水无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遗能赋北征愁。仙人一去无消息，沧海桑田空白头。

创作后记

一

《中原乱》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是我在创作上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东风破》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东风破》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写那部小说时，免不了对那个时代背景去进行一番刻意的温习。正是由此，我感到了那个时代背景本身，其实是更值得一写。

曾几何时，北宋王朝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富国、强国，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曾全面地领先于世。中国朝廷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就是始于北宋。著名的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及指南针四大发明的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造船、冶炼、纺织、制瓷等手工业的科技程度与生产规模，在此时期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及铜、铁、铅、锡等矿产的年产量均居世界之首，国内外贸易盛况空前，人口与耕地面积持续增长。据统计，至北宋中期的哲宗元祐年间，全国的主、客户数即达一千八百多万户，作为其首都的汴京，人口已近百万。而在同一时期的伦敦，人口尚不足两万，充其量相当于北宋治下的一个四等县城。北宋时期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举世瞩目、灿烂辉煌。所以有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汴京，同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在各方面都达到了空前鼎盛的伟岸王朝，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却出人意料地急剧衰败了下去，乃至孱弱腐朽

得竟然经不住北方一个国力资源远逊于它的半农半牧国家的蛮横一击，使得那个本应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引以自豪的朝代，终于演变成了一篇令人扼腕的痛史。

这是为什么？

靖康之变仅仅是北宋由盛而衰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悲剧的成因在此之前已经大量潜伏。但一件事情的结局，却恰恰就是促使人们对它去进行反思的起点。在北宋覆亡的悲剧中，所包含的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非止一端，北宋现象留给我们的兴亡之鉴可谓意味深长。我们当前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从来千秋伟业，总须居安思危，一个国家欲得长治久安，不能没有忧患意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由此视之，重述那段教训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有句话叫作“位卑未敢忘忧国”，又有言云“百无一用是书生”。然书生纵使百无一用，毕竟尚可纸上谈兵。于是，便有了这部《中原乱》。

二

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如果不是信口开河随心所欲地去“戏说”，那是相当吃力的。《东风破》与《中原乱》这两部书，总共文字上百万，耗去了我这些年来除教学之外的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在这个浮躁浮夸之风甚嚣尘上，物欲横流得令人窒息的年代，如果没有一点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定力，这件事还真是不容易坚持下来。

做这件事所付出的代价还不止于此。如果这百万言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所谓“学术专著”，那么我将“学术成就”斐然。但艺术理论当为创作实践之结晶，精华原本不可多得。世人有目共睹，当前那些层

出不穷汗牛充栋的“学术专著”，大都是些什么扯淡货色。有更可憎者，则只消端坐在那里动动嘴皮，便可“主编”出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字的文字垃圾。我拒绝俯就某些荒谬的明规则和人们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乐意去制造那种欺世盗名的“科研成果”，也就拒绝和放弃了许多本来理所当然应当属于我的东西。

身为凡夫俗子，若说能对功名利禄视如浮云，那是假话。但是人生苦短，为了使有限的生命存在得更货真价实一点，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取舍。至于与此相关的虚荣和利益，只好随它去了。

另外，有个关于本书语言上的细节问题，还想在此饶舌几句。这个问题，过去是有人曾就宋代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提出过的，这便是书中的某些人物的称谓问题。

宋代的某些人物称谓是比较特殊的。比如称皇上为“官家”，称皇后为“圣人”，自我谦称时称为“小底”，呼唤某人时惯呼其生序排行等。如果照此去写，的确是符合史实，且更具宋朝之时代特色，然则现代读者读起来，却未免会感到别扭。因此，我斟酌再三，决定对此类称谓不予采用，而是采用了戏曲及评书中的流行称谓。

从史学角度看，这肯定是有着不伦不类、萝卜青菜一锅煮之嫌。但窃以为，小说毕竟是艺术作品，因刻板地追求具体朝代语言特征而影响欣赏快感的做法，似乎并不足取。况且如今是所谓读图时代，文学语言须当力避冷涩，尽量消除读者的阅读障碍，方能更加贴近大众。

当然，一部优秀小说的整体语感及叙事风格，是应当与其叙事内容取得浑然一体的完美和谐效果的。功力所限，我自知拙作距离那种出神入化的文笔境界还相去甚远。

我会继续努力。

最后应着重说明的一点是，《东风破》《中原乱》《残阳烈》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得以成套出版，悉赖现代出版社和臧永清社长垂青。而将这三部小说统归于“大宋帝国”总称之下，则寄寓了出版者对笔者或其他作者今后更全面地展开抒写三百年大宋风云的期待。对于现代出版社领导和朋友们的这份抬爱与支持，我在此一并诚挚致谢！

丁牧　于2016年

大宋帝国之残阳烈

丁牧◎著

一个风霜老人，
铁马金戈，
入虎穴驱敌寇铸屏障，空怀一腔英雄血。
他一介书生，
妄论匡扶正义，
天正会一飞折戟，沦为世人笑谈。
大宋百年，弊政丛生，千疮百孔。
血色残阳，金瓯碎缺，抱恨终天。

大宋帝国三百年拐点剖析
小说改编影视剧筹拍中

作者丁牧教授
《百家讲坛》之“宋徽宗之谜”主讲人

高尚与卑鄙，正义与邪恶，阴谋与爱情，苟活与牺牲
——照见乱世中的人性！



咪咕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大宋帝国之残阳烈
丁牧◎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大宋帝国之残阳烈

丁牧◎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阳烈/丁牧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43-5470-6

Ⅰ．①残…　Ⅱ．①丁…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8972号

残阳烈

作　　者：丁牧

责任编辑：袁子茵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1.25

版　　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3-5470-6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序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残阳烈》后记
返回总目录

序言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英豪辈出。在为数众多的华夏俊杰中，有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是早已在大众中被广为传颂的，如杨家将、岳飞等。而另外有些也是不应被时光淹没的历史人物，则尚不为世人所熟知，如本书所着力描述的宋朝老将宗泽。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宗泽同样是享有盛誉。他不仅与岳飞一样，是威震敌胆的抗金名将，而且还是岳飞的伯乐和恩师。岳飞后来在南宋军界的崛起，与宗泽的慧眼识珠刻意提携具有密切关系。这位抗金先驱于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传奇生涯，及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结局，亦与岳飞等历代英雄的沉浮相仿，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类似宗泽这样的，承载着大量精彩故事，而尚未为后世所熟知的华夏俊杰，在中华史册上还大有人在。

为什么有些历史人物早已是家喻户晓，而另外一些同样杰出的人物却长期地鲜为人知？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人其事是否得到了文学作品（包括以表演方式为载体的各类文本）的传播。得力于文学作品广泛传播的历史人物，会很容易地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由此可见，对于历史文化的宣扬传承，文学的作用不可或缺。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历史又是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重要根基。历史资源的支撑和滋养，对于文学创作也是不可或缺的。缺乏历史底蕴的文学，终究会显露出捉襟见肘的窘态。这就是历史与文学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互惠关系。

常见某些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题材范围日趋狭窄，发展至近代当代，不是走向自我、内心，就是乞助于幻想、游戏，否则便似乎再无文章可做。形成这种现象，固然与其之思维方式、文化背景有关，

但缺乏丰富的历史库存，恐怕也是要素之一。在这一方面，中华民族得天独厚。我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宝藏可谓举世无双，并且尚有广阔的领域有待开拓。努力地发挥利用这一优势，是中国文学的责任。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福分。

长篇历史小说《残阳烈》，就是基于这种创作观的一次艺术实践。一幅别开生面的历史画卷，将伴随着本书所讲述的一连串扣人心弦的故事，和一个个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在诸君的面前逐次展开。

一

大火是在半夜里烧起来的。

汴京素来多火灾。在有宋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里，火德真君前来充当不速之客的次数相当频繁。例如真宗祥符八年，荣王宫起火，殃及库阁多处，大批钱帛书籍尽付一炬。仁宗天圣二年，一场大火将玉清昭应宫全部化为灰烬。仁宗明道元年，大火又在皇宫里发威，张牙舞爪地焚毁了八个大殿，其中包括仁宗的寝殿。神宗元丰八年，正在举行科考的开宝寺起火，考官、监考和考生多人罹难。徽宗重和元年，后宫起火，令五千余间楼台殿阁一天成灰。钦宗在位不到两年，却亦未能避免火神爷叨扰，尚书省的六部衙门曾一下子被烈焰吞噬了五部。至于发生在民间的大小火灾，那就更是数不胜数。

发生火灾的原因，一般来说无非是用火不慎。可是这会儿正值酷热难耐的盛夏午夜，按说是发生火灾可能性最小的时候。以往的记载也正是如此，历来的火灾以发生于冬季者为最多，春秋季次之，而在夏季里却很少发生。因此，虽然在汴京发生火灾不足为奇，但这一夜子时之后在开封府西侧玄帝庙附近燃起的这场大火，却端的是显得有点反常。更何况，这一天还不是个寻常日子。就在这天中午，龙图阁学士、新任汴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宗泽，刚风尘仆仆地抵达汴京。

火势起得很快很猛，当望火楼上的值更人员发出警报时，半条巷子已被大火映红。幸得官府是早已让大火烧怕，设置的救火机制比较完备，即使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也还保持了相当的警觉。而且起火的地点距开封府很近，负责指挥救火的军巡总铺就设在衙前大街上。发现火情后，防火军带着桶梯斧叉等消防用具立即出动，总算是抢在火势蔓延之前，及时地扑灭了烈焰。然而饶是这样，业已在这片街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宗泽闻报火警后，马上起床披衣去了前衙。得知亲兵队统领甘云已经派人出去察看，他便坐镇于大堂，等着听取情况禀报。直到得悉火势确已得到有效控制，并向军巡铺官员下达了查清起火原因做好善后事务的指示后，他才拖着困乏的身躯转回后衙。

此前，一路鞍马劳顿且又应付了半天就任仪式的宗泽，刚刚睡下还不到一个时辰，现在他依然是浑身倦意，但又是睡不着了。人上了年纪就是这样，如果不能一觉睡到头，再想重新入眠就很困难。于是他索性让人搬来一把藤椅和一张小桌，放到回廊上，又泡得一壶菊花茶来，打算先坐在这里养一会神再说。

说是静坐养神，其实能够保持沉静的只是外表，在内心里他根本沉静不了。因为此刻他的心事委实是太多，也太重。

宗泽，字汝霖，祖籍浙江婺州义乌。

他生得身量不高，却是志向远大，自幼便不甘碌碌于世，夙存报国垂名之愿。但因性格刚直，不善歌功颂德，屡屡不分场合地直陈时弊，科考之路极为不顺，直到元祐六年三十四岁时方登进士第。由于同样的原因，此后他的仕途亦颇坎坷，虽在为政期间清廉勤勉多有建树，却始终不得大用，沉浮起落三十余年，一直在州县之属的八九品职务上徘徊，大半生的时光就这么消磨了过去。后来由于对兴师动众修建劳民伤财的神霄宫态度消极，触怒了狂热崇尚道教的徽宗赵佶，被朝廷一纸敕令夺去乌纱，闲置于镇江家宅。这个时候的宗泽，已经是六十八岁。

一生未得鹏程展翼，到了风烛残年，还能有什么想头。他虽在心里极为不甘，面对着朝无明主世无伯乐的冷漠现实，却也不能不空怀着岁月蹉跎一事无成的浩叹，心灰意懒地结庐泉林，打算从此就以一个乡间村夫身份，与野花闲草为伴，默默地了却残生了。

然而世事难料命运无常，机遇这东西，真是求之不得得之不求。

就在宗泽已死心塌地地在茅舍竹篱中颐养起天年来的时候，一个令其东山再起的重大政治机遇，主动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这个迟到的政治机遇的制造者，居然是宋朝昔日的灭辽盟友、现在的头号敌国女真金朝。

宣和七年十月，野心勃勃的金朝在灭辽之后，旋即与宋朝翻脸，兵分两路挥师南下，悍然启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宋战争。腐朽透顶的宋朝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均接连失利，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长驱直入。风流天子赵佶方寸大乱无力回天，在紧急关头慌忙禅位与太子赵桓。但是这个卑躬屈膝的措施并未能使前来“吊民伐罪”的金军止步，金东路军很快便耀武扬威地兵临汴京城下。

当时社稷存亡悬于一线，幸有太常寺少卿李纲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团结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同时传檄各路兵马火速勤王云集京畿，方使摇摇欲坠的大宋王朝化险为夷。

靖康元年二月，金军在索取了巨额赔款后暂时撤离汴京，但其亡宋之心不死，天下远未太平。宋朝的北部疆土上依然战事频仍，大量的州县还在不断地被金军攻占。国衰思良相，国危思良将，当此亟须用人之际，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了许多已被罢黜的官员，以应付一派狼藉的窘迫政局。年近古稀且赋闲已久的宗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被人想了起来。

经中丞陈过庭等推荐，宗泽被列入了可用之人名单。当时朝廷正急于与金朝议和，而官员们皆视使金为畏途，所以宗泽起先被拟派的职差，乃是去充当与金人谈判的和议使。但随即有人提出，他这个人性格太刚，不谙周旋，不懂变通，让他去与金人谈判，恐怕只会谈崩。于是经宰执大臣合计，改命宗泽出知磁州。磁州地处抗金前哨，正需宗泽这样的硬汉去镇守。

接到朝廷的诏令后，宗泽起初的反应比较漠然，甚至对接不接受

这个任命还有点犹豫。这对当时的宗泽来说也确实是个问题。因为，一方面，人到了他这种年纪，已经将许多事情看得很淡，能不能再弄个官当，已经无所谓了。再说这属于临危受命，在这时出去当官，风险和责任都不小，政务亦必十分繁重，那日子将远不如隐居田园过得安逸。一个业已土埋半截的老者，托病不接受任命，朝廷也不会拿他怎么样。既然如此，他又何苦再去找这份罪受。但是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个使他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而且是此生的最后机会。乱世出英豪，越是临危受命，越能有所作为，在汴京保卫战中名声大震的李纲即为先例。抓住这个机会，平生抱负或许有望实现一二，而放弃了这个机会，也便只能这样寂寥地度过此生了。

他不能不扪心自问，如若放弃此机，究竟悔也不悔。

况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睹山河破碎黎民涂炭，作为一个素谓以天下为己任者，倘实在是报国无门也罢，但既蒙朝廷召唤，若再推诿不就，能够心安理得吗？

两种念头交相闪现，最终还是在有生之年拼将老命再去轰轰烈烈干他一场的想法占了上风。而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宗泽便蓦然产生了一种天高地阔困鸟出笼之感。这时他才意识到，重新出山的热望，虽然在他的心底冰封已久，却始终未曾熄灭，其实他是在时时刻刻期待着这一天的。否则很难解释，在漫长的赋闲岁月里，他所孜孜钻研的，为什么依然是国政兵法，而非隐士们所热衷的琴棋书画。他的一时消沉之念，只不过是出于因长期遭受冷落荒废大好年华而产生的一种本能怨叹。这时，这股怨叹很快便转化成了鞭策他暮年奋起的强劲动力。

枯木逢春，往日的雄心壮志重又升起，使得宗泽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仿佛一夜之间年轻了十岁。当时太原已经陷落，国势再度濒危，被委去两河任职的官员，多数皆托故不就。而宗泽则仅带从卒十余骑，昼夜兼程而往。

到了磁州后，他即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整顿秩序招募义勇，维修城橹打造战械，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将这座周长仅八余里的小城，收拾成了一个防卫严密的战斗堡垒。金军攻破真定欲南取庆源之前，恐宋军袭其后路，出兵五千人马企图先拿下磁州，不料碰了个头破血流。战报传到汴京，受到朝廷嘉许，钦宗赵桓就又给宗泽增加了一个头衔，叫作“河北义兵都总管”。

但是这种局部的小胜并不能扭转全局的劣势，英雄伟业也并非仅凭某个人的过人才干便可铸就。在随后的日子里，宗泽的建功之途便又开始步履维艰。彼时是靖康元年初冬，金朝再次大举伐宋的战事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宗望、宗翰两路大军均已逼近黄河，国势之危较之去冬更为严重。适逢奉旨出使金营的康王赵构滞留磁州，有诏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遘为元帅，相州知州汪伯彦和磁州知州宗泽为副元帅，任务是火速调集河北兵马入卫。

宗泽受命，不敢怠慢，即请求赵构号令诸军驰援汴京。然赵构却在汪伯彦的建议下，决定避敌于大名府，只让宗泽自提本部兵马去进击李固渡。宗泽力辩未果，只好孤军南下，经浴血苦战，破敌寨三十余座，夺回了枢纽重镇李固渡。这个胜利虽说不小，但因兵力不足，无法扩大战果，对于解救汴京，却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各地援军迟迟不至，此时汴京已被金军攻破。宗泽得悉噩耗，率部到达大名府后，又力劝赵构紧急聚集勤王兵马前往救驾，但赵构却仍是只遣其一部分兵马出征，自己却要率主力避往东平。宗泽无奈，只得再自提孤旅进军开德。

这一次他打得更艰苦，也更漂亮。在开德，他与金军的精锐部队连续作战十三回，皆捷，打出了响当当的“宗爷爷”的威名。但可惜终因势孤兵寡独木难支，最后，依然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徽宗二帝凄惶北狩，中原大地改颜易帜。

目睹无数将士血溅沙场壮烈捐躯，宗泽已是与金军杀红了眼。不报此仇不雪此恨，这口气今生他是绝难下咽。于是，这时宗泽的志向，便明确地集中到了驱逐金虏恢复中原这个目标上。若能在有生之年成就此功，他将含笑九泉死而无憾。

然欲抗金复国，必须上下齐心。不幸的是，朝廷的立国方针与宗泽的愿望并不一致。而且由于宗泽的刚直秉性难改，对赵构屡次在关键时刻退缩逃跑的行为多有质诘，搞得赵构相当尴尬，他自然是不能见宠于这位康王。而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新朝在应天府建立，改元建炎，新君就是前康王赵构。宗泽的遭遇如何，那便可想而知了。寸功未立的汪伯彦和元帅府任命的另一个副元帅黄潜善，因为擅长逢迎拍马，均被赵构安置为新朝要员，而宗泽这个在国难当头之际奋勇征战屡建奇功的老将，却被命令交出兵权出知襄阳，后又改为出知青州，被胡乱安排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差事。

如此一来，宗泽的以身许国之愿，便眼看着又要泡汤了。

不料时隔不到一月，突然又有转机：就在宗泽的那颗沸腾之心正在逐渐变凉的时候，朝廷将汴京留守兼开封府尹的重担，放到了他的肩上。

此事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一个因素，是原汴京留守范讷庸碌无能很不称职，以汴京地位之重，其主官亟须做出调整。另一个因素，则是由于新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的鼎力推荐。

李纲也不是个善于逢迎之人，但他的崇高声望和治国能力，在当时的朝臣中无人可与比肩，之所以选择李纲出任开国宰相，乃是赵构的权宜之计。而作为主战派中坚人物，李纲原本是想擢拔宗泽进入三省担任执政大臣，只因遭到了黄潜善和汪伯彦的百般阻挠，才只好退而求其次，改荐宗泽担任汴京留守兼开封府尹。经过据理力争，这个安排总算没被赵构驳回。

虽然未能进入朝政中枢，但汴京留守之位亦是举足轻重，而且可以独当一面。在当前的形势下，其职责分量并不亚于宰执，甚至比留在朝中更有用武之地。宗泽明白，李纲能为他争来此职颇为不易，对于这位志同道合的忘年知己，他心里充满感激。就冲着李纲的这份信任，他也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干出点名堂。

但同时他也很清楚，要真正当好这个汴京留守，却绝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他要接手的，是个饱经蹂躏的烂摊子，而他所面临的，则将是来自各方面的多重压力。

金朝是打算长期统治中原并进而夺取江南的，所以他们在撤军休整之前扶植了一个以张邦昌为首的伪楚政权。而金军前脚走，首鼠两端的张邦昌便把政权又交还给了宋朝。这个结果金朝绝对不可能容忍，他们必然将会疯狂反扑夺回汴京。

连年战乱匪寇蜂起，各种武装纷纷呼啸山林。据说出没在汴京周围的杆子不下数十支，企图趁火打劫割据一方者大有人在。而眼下的汴京城里，则是秩序混乱不堪，不要说遭受寇袭，就算是没人来打，恐怕指不定哪一天，也会由于盗贼猖獗而陷入瘫痪。

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一般人根本对付不了。否则朝廷也不会急于撤换掉那个不中用的范讷。

如果说上述压力是人人都看得到的，那么除此之外，在宗泽心中还有一个更为沉重的压力。那就是，能否治理好汴京，还关乎能否促使赵构回銮。也就是说，还关乎能否敦促朝廷放弃南逃政策、坚决推行抗金复国大计的问题。李纲坚持起用宗泽，其用意就在于此。宗泽赴任之前，李纲曾与他在应天府进行过一次晤谈，两人对此心照不宣。

由此观之，这事便有了天下兴亡系于一身的意味了。这个使命重若千钧但又极具风险。如能打赢治理汴京这场硬仗，于国家而言，乃

为开创中兴大业之先声；于个人而言，则可在宗泽的生命历程里立起一座丰碑。然若此役败绩，那么不仅收复中原之望将变得十分渺茫，宗泽亦很有可能将成为承担重责的替罪羊。宗泽的秉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知难而退，但他也非常清楚此事的干系，因而在慷慨受命的同时，他便下定了决心，这一仗必须打赢，不能打输。

不过，下决心打赢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打赢是另一回事。金军的行动规律，通常是在秋高马肥时出兵。如今已是盛夏，留给宗泽整顿汴京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两三个月。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要使这座劫后之城雄姿重振，没人敢打保票。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宗泽纵使背水一战的决心很大，亦是不免心中打鼓。而今夜这场大火，则不啻是首先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

吉凶莫测的战斗这就算是打响了。在今后的日子里，形形色色的意外和险阻将会接踵而至，这是可以肯定的。但那将会是些什么事情，它们将棘手到什么地步，宗泽虽说有所估计，却是不可能确切预知。甚至就连汴京目前的许多具体状况，初来乍到的宗泽也还都知之甚少。然则却是时不我待形势逼人，他又必须在尽可能短促的时间里打开局面，不然便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中。

有这些沉甸甸的块垒七上八下地涌堵在宗泽胸口，他的心境如何能静得下来？　　“爹，时辰不早了，回房去睡一会吧。”一声轻唤打断了宗泽纷纭的思绪。来到近前的是宗泽的儿子宗颖。宗泽共生有五子，其余四子皆已先后去世，其老伴陈氏业已在多年前亡故。目前宗泽的儿媳及孙辈们都居于镇江，常年跟随在宗泽左右的只有宗颖。这宗颖容貌清瘦，性格和举止皆颇有乃父之风，唯个子比宗泽高了半头。现在他的职位，是汴京留守司书写机宜文字。

“嗯，你们都没睡？”宗泽抬头看了看宗颖，同时也看到了侍立在长廊一侧的甘云和几名亲兵的身影。

“军巡铺的人一直在外面忙活着，刚才我在等勘查结果。”

“查出原因没有？”

“据报，从现场状况推断，像是有人故意纵火，不过具体线索难以查找。”

“噢。”宗泽似乎是对这个回答早有意料，“看来这把火还真是哪路朋友给我这个新官送上的见面礼了？”稍顿了顿，他放下茶杯，举目望望已经微露曙光的天色，霍地站起身来，“天快亮了，你们也都抓紧去躺一会儿。从明天，噢不，从今天起，恐怕我们都得忙得团团转。”

二

第二天一大早，宗泽先在开封府官员的陪同下去拜谒了太庙，然后即进宫去拜见了孟太后。新官上任，按惯例有许多过场要走，因是非常时期，宗泽吩咐一应履新形式尽量删繁就简。但因太庙供奉着自太祖以下历代皇帝与皇后的神位，而孟太后则是大宋皇室目前在汴京的代表人物，这两项礼拜活动却是必不可少。同时，由于孟太后曾在张邦昌交出政权后暂时主政过汴京，宗泽也想从她那里了解一下有关政况。

那孟太后虽居后宫尊位，其实命运多舛。她是原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哲宗初年被选入宫，元祐七年十六岁时与赵煦完婚，被册封为皇后。后来因遭觊觎皇后位置的刘婕妤嫉恨，被其串通权臣章惇、蔡京以及宦官郝随等屡次陷害，竟于绍圣三年无辜被废。此后她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静妙仙师，法名冲真，独自在寒宫冷殿里度过了多年孤苦生涯。

刘婕妤于元符二年九月如愿以偿入主中宫，但短命的哲宗在一年之后驾崩。徽宗赵佶即位后，刘皇后因继续挑拨是非并企图干政被废，在绝望中用帘钩自缢身亡。孟皇后则苦尽甘来被诏迎回宫，尊封为元祐皇后。岂料好景不长，崇宁初年党争再起，蔡京、郝随等人唯恐孟皇后得势于己不利，在赵佶面前大肆诬陷，致使孟皇后再度被废，又被打回瑶华宫。偏偏瑶华宫不幸失火，移居至延宁宫后又逢失火，搞得她无处安身，只得寄居于其弟孟忠厚家。

然而这一回倒是因祸得福了。靖康二年冬金军攻破汴京，将徽钦二帝以及在京的皇亲全数掳走，她却因居住民间并已被除名宫册而成了漏网之鱼。金军在扶立了伪楚政权后北还休整，张邦昌料其伪帝宝座难稳，为避杀身之祸，急于将烫手的山芋扔出去，听说孟皇后还在汴京，便如获至宝地赶紧将其逢迎进宫，请她垂帘主政。孟皇后这才

得以再返大内。

但孟皇后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宜也不可能长期摄政。在遍观了幸存下来的皇室根脉后，她决定推举手握重兵的康王赵构为帝。赵构对此深为衔恩，下诏尊其为元祐太后，后为避其祖孟元名讳，又改称隆祐太后，终其一生视如生母。

经历过如许的磨难和起落，孟太后温良恭谨的本性依旧，而处世之道及应变能力却是已历练得炉火纯青。因之在建炎三年三月的苗刘之变中，她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沉着机智地秘密联络大将韩世忠、王浚，一举平息叛乱，从而挽救了差点夭折的南宋政权。此乃后话。

孟太后接见宗泽的地点，是其寝殿玉华殿旁边的便殿。从这一点上，便可看出她是颇识进退。虽然现在她是这座偌大皇宫的唯一主宰，但为表明自己无意干政，无论接见何人，她从不使用垂拱殿、崇政殿、文德殿等皇帝的议政场所。

宗泽与孟太后一见面，双方都有点暗自称奇。孟太后的坎坷遭际尽人皆知，宗泽没想到，这位历尽沧桑年过五旬的皇太后，居然仍是那么仪态万方光彩照人。孟太后不喜奢华，其衣着只是后宫常见的轻衫软履。但这样一种简单装束，穿在孟太后身上却显得既庄重又秀雅，看上去竟宛如一位年方三十的端庄少妇。据说曾有人向她请教驻颜秘诀，她恬然笑答了八个字：清心寡欲，随遇而安。闻者叹服：“是至言哉，而非常人可及也。”

对于宗泽，孟太后也是早有耳闻。特别是那著名的开德十三战，更是在孟太后脑子里深深刻下了宗泽这个名字。她原以为，那个叱咤河北杀得金军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必定是生得高大魁梧豹头环眼，不料出现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却是身材干瘦清癯，满含儒雅之风，全然不像三军统帅，倒似一位太学祭酒。孟太后不由得在心中暗叹，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说不清为什么，这种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形象差异，倒使他们在心里更增添了对对方的敬重，甚至还使两人产生了一种一见如故之感。这种感觉很微妙，却在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使得他们的谈话从一开始便显出了坦诚气氛。

行过叩拜礼后，太后赐座。宗泽先向孟太后郑重转述了皇上对她的关切之情，而后未作更多的寒暄，便直率地问起了汴京现状。孟太后对宗泽的到来深怀厚望，自是有心助他马到功成。现在她虽身居大内，但因有其弟孟忠厚时常进出，对外界情况并不生疏，于是即将其所知状况，向宗泽做了扼要介绍。

孟太后告诉宗泽，金军撤离后，张邦昌为了免罪邀功，曾下功夫整顿过汴京，应当说还是有些表面成效。而眼下的情况，却是比张邦昌在时更糟。前任汴京留守范讷既无治世之才，也没想在汴京长干，接过残局后，对军政事务基本上是撒手不管，以致汴京秩序每况愈下。

眼下汴京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乱”字。治安乱，经济乱，城厢乱，周边乱，吏治乱，民心更乱。此乱引发彼乱，彼乱又导致此乱。似此一片混乱之状，实不堪外虏内寇一击，稍有风吹草动，这座京城很可能是说完就完。谈到这些，孟太后的焦虑溢于言表。

宗泽便探问：“以太后之意，微臣当以何策治此大乱？”

“我是妇道人家，无甚见识，对国政大事原也不该插嘴，”孟太后缓缓地说，“然而事关国运，却难作壁上观。浅陋之思或有一二，不知能否供宗留守斟酌。”

宗泽忙恭敬地拱手：“就请太后不吝赐教。”

“眼下之汴京可谓群魔乱舞无法无天啊，如欲拨乱反正，非有不畏万难气概，恐怕很难成事。”

“微臣不才，唯肝胆二字自忖尚不输于人。”宗泽体会孟太后之言有激励之意，乃挺直身板答道：“宗泽既蒙朝廷重托，便已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

“好，宗留守有此气魄，实乃大宋社稷之幸。”孟太后嘉许地看着宗泽，声音变得清亮起来，“网乱如麻，终有一纲。我想凡事只要能够提纲挈领，自可事半功倍，宗留守曾为政多年，治国之纲何在，料应胸有成竹。”

“太后过誉，胸有成竹不敢当，不过略有心得而已。”

“有何心得，说来听听。”

“以微臣拙见，戡乱在法，安民在官，法明则盗止，官正则民顺。”

“说得不错，”孟太后点点头，“我再给你补充几句，法无威不立，民无律不安，城无市不昌，市无序不兴。”她略停了停，“还有，非常时期，须用非常之法。”

“太后洞若观火，所言极是。”这不是宗泽客套，而是他的由衷之语。他真是没想到，这位静居于后宫修身养性的孟太后，竟能用寥寥数语便准确地点明了当前的施政要害，“微臣一定谨记太后教诲，细思其中要义，从速推出整顿举措。”

孟太后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随即又凝重了神色，告诉宗泽，方才所说的，只是城区的状况及其整治之道，而关于汴京外围的匪患情况，她却知之不详，只是粗闻目下京畿一带绿林四起，对京城的威胁很大。匪不除则世不宁，因此治城外之匪与治城内之乱必须双管齐下。而对于那些绿林武装是剿是抚，则应审势衡情区别对待，切忌皂白不分四面树敌。

宗泽一面悉心聆听，一面禁不住暗想，这位孟太后的胸中丘壑，

实在是不让须眉。如果皇上也是这样一个明白人，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孟太后无甚实权，不可能给宗泽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然而这番短暂谈话给予宗泽的精神支持，以及在治京方略上孟太后与其见解的不谋而合，在宗泽看来已是弥足珍贵。无论有权无权，孟太后毕竟是皇室的象征，来自皇室的理解和支持，正是目前宗泽最需要的东西。这使他心中浮起一阵连日来少见的快慰。结束拜见走出宫门时，他的步履显然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午后小憩片刻，宗泽从后衙来到二堂的花厅。因宗泽身兼二任，办公地点也就合一，所以现在的开封府衙门，同时也就是留守司衙门。反正一切要务均需宗泽定夺，该用哪颗印时就用哪颗印便是了。

负责掌管城防的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闾勍已经候在花厅。闾勍现年四十四岁，其人身高体健方脸黑须，生就一副军人姿容。他是在赵构登基后由保宁军承宣使之职调任而来，其现职的正式名称，本应唤作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但赵构为提高新建的御营司的地位，有意压低了这个位属三衙的官称。然而官称压低了，职责却未减轻，作为宗泽的第一副手，保卫汴京的军事重担，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压在他的肩上。

宗泽未曾与闾勍合作过，对他并不了解，但通过昨夜军巡铺能够及时出动扑灭大火的事，使宗泽对他产生了相当的信任感。

交谈起来，宗泽感到闾勍果然是个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之人。闾勍来汴京任职的时间也并不长，却是已将城外寇情基本搞清。他向宗泽汇报说，目前在京畿诸县境内，活动着大小杆子数十股，至于一般的村镇自卫武装，那就数不胜数了。那些杆子大都打着抗金旗号，但实则是性质各异动机不一。他们或坐地称霸，或占山为王，皆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杆子中声势较大的有十数部。其中人马最多的，是盘踞于城东赤仓潭一带的王子善部。该部号称拥兵七十万，这当然是牛皮大话，但据了解判断，至少二三十万人马总是有的。而若论战斗力，其中最强的，则属扎寨于城南八角渡外老佛崖上的姚三保部。这股武装的基本成员是在靖康之变前后哗变或叛逃的禁军。姚三保本人就是原京城禁军都统制姚友仲的部将，具有多年的带兵经历，因而其部的军事素养，远非其他由民间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可比。

赤仓潭和老佛崖距京城均不过数十里，倘若发动突袭，兵马半日可至。王子善与姚三保自恃势大，皆对汴京虎视眈眈，如无有效制约手段，二者对汴京下手是迟早的事，亦不排除他们会联合行动。而一旦他们动手，其他杆子必不会坐视，肯定要蜂拥而上夺一杯羹。若金军乘机兴师南侵，则荡平京畿易如反掌。

“现在守卫汴京的禁军有多少人？”宗泽翻阅着寇情汇总问。

“不算宗留守刚带来的一千人马，直接隶属留守司的官兵，实足人数不到一万五千名。”

“一旦有事，邻近有哪支勤王部队可以勾调？”

“一支也没有。皇上登基后，所有的勤王部队均已奉诏向应天府集结，统一受御营司节制了。”

“噢。”宗泽点头沉吟，这个力量对比真是太悬殊了。各路杆子加起来，除去虚张声势的成分，估计起码不会低于五六十万。官军兵力如此单薄，草寇人马如此众多，都超过了宗泽此前的想象。不过，在宗泽眼里，并没将那些啸聚山林的草寇统统看作敌人。他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其中很大一部分力量完全可以为己所用。这是他早已思定的策略，也是他敢于前来接管汴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难当前，气可鼓而不可泄。面对着忧心忡忡的闾勍，宗泽觉得

有必要给他鼓鼓劲。于是宗泽有意放松了神色淡然一笑：“好哇，闾太尉能掌握这许多情况，显然是下了不少功夫。留守司兵微将寡，局面的确很严峻。然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智。杆子人马虽多，无非是一群草莽，纵可嚣张一时，终究难成气候。你我连金军尚且不惧，难道还怕了这几个毛贼不成？”

这话若是别人说，闾勍只会当作不值一哂的狂言，但从宗泽口中说出，却有着不同的分量。闾勍早闻宗泽威名，知道这位老帅是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绝非只靠耍嘴皮功夫吃饭之辈。见他如此沉着，料是其自有主张，闾勍心下便先踏实了几分：“留守司全体将士悉赖宗留守运筹帷幄把握乾坤。”

“闾太尉言重了。”宗泽逊和地摆摆手，“老夫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凡事还要仰仗大家去做。老夫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抢在金军发动秋季攻势前整顿好汴京没有问题。”

闾勍被宗泽的大将风度感染，面色也开朗起来：“嗯，有宗留守这句话，卑职心里便有底了。卑职无甚见识，唯知为国用命。今后卑职之行止，悉凭宗留守调度。”

“好，闾太尉快人快语，老夫也就不客气了。”宗泽做事素喜爽快，他看出闾勍也是个直爽性子，便不多作客套，就直接向他交代了任务。宗泽作为汴京留守，是在军政两方面负总责。攘外须先安内，他得腾出手来先解决后顾之忧，因此他决定，把军备方面的事务，权且先交由闾勍主持料理。具体任务是，在三个月内抢修好破损的城门城橹，打造出必要的防御战具，储备起充足的火药礌石，大量招募士兵征集战马，并训练出一支攻防能力兼备的作战主力。

这些任务很重，以汴京现有的条件，其中的每一项完成起来难度都很大。但迫于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宗泽不能不提出这样的苛刻要求。闾勍明白这一点，何况搞好城防本来就是他的分内之责，因而他

虽对独当一面地完成上述任务并无把握，还是二话没说地承诺了下来。

军中无戏言，宗泽知道闾勍是硬着头皮做出的承诺，为免其思想负担过重，他特地明确表态：“闾太尉只管放手去做，有麻烦可随时找我商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无论出了什么差池，责任首先在老夫。”话虽不多，却似一股暖流流过闾勍的心间。闾勍想，据说宗泽所到之处皆深孚众望，看来那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能征善战。

两人谈过之后，便马上分头去忙自己分工的那摊子事。

宗泽要亲自去抓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整顿城里的秩序；二是解决城外的匪患。关于这两个方面的施政原则，他在赴任途中即已有所考虑，而通过上午与孟太后的一席交谈，他更坚定了既定主张。

针对城区之乱，宗泽的施政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铁腕治京。

他并没把这四个字挂在口头上，却是在行动上体现得很鲜明。治军先治将，治民先治官，宗泽对此不乏经验。首次召集开封府各衙门属官会议，他便着重强调了大宋的职司制律。他正色告诫各级官员，目下大敌当前，尤须严明法纪，请大家务必恪尽职守勤勉奉公。从即日起，凡有点名不到玩忽职守推诿扯皮贻误公事者，无论何人何职，一律从重处罚。

由于是初来乍到，宗泽没把这番话说得过于声色俱厉，然而在官员们听来，却已是字字掷地有声。这些京官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一些宗泽执法的故事，知道这个威名赫赫的新任汴京留守从来是令出法随六亲不认，与以前那个浑浑噩噩的范讷截然不同。一半是出于敬服，另一半是出于畏惧，没人敢将宗泽的话当耳旁风。会后回到各自的官署，诸官便不约而同地指挥着胥吏们开始忙碌，整理卷宗的整理卷宗，处理积案的处理积案，清扫厅堂的清扫厅堂，把许多多日无人问

津的活计，一股脑儿全捡了起来。翌日上班，亦无人敢似往日般散漫，有的官员甚至提前一刻便正襟危坐在了签押房中。整个开封府上至知府衙门下至诸曹诸房，顿时面貌为之一变。

宗泽知道这种变化只是表面性的，是各级官员对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一种小心应付。官场中的驰败作风由来已久，不会是只靠他的一次训诫便可手到病除。但能有这个改善的开头就好，这说明这些京官还是很拿他宗泽老头子当回事的。这就好办多了。只要他以身作则地坚持下去，勤政之风必会渐渐发扬光大，政令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严亦将会随之与日俱增。

至于解决匪患，宗泽确定的施政原则，则是恩威并重，以抚为主。

在这里，体现威的一面比较难。留守司兵少，面对众寇，不可能单纯以武力扬威。即使要打，也只能选择一两股确属无恶不作的匪帮作为惩治对象。他想孟太后特地提醒他不可四面树敌，就是担心他在处理匪患问题时因手段过于强硬而自陷困境。孟太后提醒得不错，但因此而一味示弱也不行。越是势寡，越不能失威，这就得讲究个策略。

宗泽目前所可恃者唯有两个“正”字，一曰正统，二曰正气。据此，他认为，对于多数杆子，示之以威的方法，主要是应向其严正申明大义晓以利害，敦促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做出利国利民同时也利己的正确选择。同时可散布已有多数杆子意欲投诚的假消息，令杆子们相互猜疑各有顾忌，因之不敢轻举妄动。

体现恩的一面，则相对比较好办。对所有有意抗金的民间武装，宗泽均可承诺视为友军，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于其中愿意接受留守司指挥的，可以给予正式番号，并授予其首领适当武职。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宗泽手里持有朝廷特批的一千道空名官告，凡正六品武

功大夫以下的武职，他均有权先行辟置。至于将来呈请朝廷认可，基本上只是走个程序而已。摇身一变由匪而官，这个诱惑，对草寇头领来说还是不小的。只要他们不拒绝这顶官帽，一切便都好协商。

不日之内，严肃政律军法的条令，以及严惩贼盗和严查金人奸细的各种告示，即分别以留守司或开封府的名义发布了出去。对民间武装的招抚文书，业已由宗颖组织书吏草就，经宗泽审阅后，开始向外发送。眼看着这些事情一一启动，宗泽略微松了一口气。他做事有个特点，每逢大事难事，在动手处理之前，有时或许有些忐忑，但一旦着手动作，反倒会完全镇定下来。看着这个有条不紊的开端，他不免有点踌躇满志，心想终究是事在人为。

然而他很快便发现，他还是把情况想简单了。此后的事态发展，竟是极为出人意料地一波三折险象环生。

三

一身普通乡民打扮的曾邦才带着两个随从，由普济门出城，顺着蔡河打马驰骋了将近一个时辰，拐上通向老佛崖的山路，这时，日头已经偏西。这是宗泽到达汴京后的第二天的下午。

汴京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四周没有什么名山大川。但没有名山，并不等于绝对无山。从汴京出城南行数十里，就有一片凹凸起伏的山地，其主峰虽说不高，却甚奇峻。相传曾有一老僧坐化于山中的一座古刹，此山遂得名老佛崖。当然如今的汴京旧地，早已非昔日模样。

当年的老佛崖一带，地形比较复杂，可算是汴京周边的第一险恶处，历朝以来曾有不少绿林在此安营。汴京沦陷后，从城里溃逃出来的姚三保看中了这个地方，遂率部扫荡了栖身山中的数股流寇，在此落下脚来。姚三保喜虎，他占据了这座山头后，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唤作“崖头虎”，对麾下之部伍就冠名为“虎翼军”。曾邦才是虎翼军的军师，在该部中坐第二把交椅。同时他还另有个身份，是一个地下组织天正会的骨干成员。但是这个秘密身份，姚三保并不知晓。

曾邦才现年三十八岁，生得面黑体瘦鹰鼻鹞眼，据相者云乃枭雄之相。说起此人，还当真是有些来历。其族其实本不姓曾，而是姓李。上溯六代，他的先祖李重进，乃是后周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显德七年一月，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当时正驻守扬州的李重进不肯臣服于赵匡胤，意图联合驻守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起兵反宋，却被赵匡胤先后击败。同年十一月，宋军攻陷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自焚身亡。其族室之一脉为免受叛臣血统之累，乃悄悄地改为母系姓氏。于是这一脉李姓子孙，由此便世代相传地姓了曾。

姓氏是改了，这段家史却没被李家后人遗忘。在曾氏的密传家谱中，是永远记载着这个改姓缘由的。曾邦才生性桀骜不驯，他自从接触到密传家谱时，便被那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所激怒。后因科考不顺，家境困窘，胸中的不平之气日增，时有仗剑复仇之念。但面对着已然成为庞然大物的宋朝，他知道这事也只能是自己暗地里发发狠而已，真正要去做，那比登天还难，因此只将此念深藏心底，从不对外流露半分。直到结识了天正会的首领草庐翁，他这个隐藏多年的心思，才开始了从空想到行动的转化。

那是宣和四年春，也就是五年前的事。

那时，曾邦才混饭的差事，是祥符县的牢狱节级。节级的薪俸不多，不免时而囊中羞涩。他居住的街上有个杂货店，店主因他是衙门里的公人，对他比较慷慨，不仅允许他赊账，在他有一时之需时还常常出手相帮。曾邦才知恩图报，亦有意对那店主进行关照，遇有地痞泼皮在店里滋事，他皆主动出面去调解。因而双方关系处得不错。

而两人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则是由于他们与县丞之子的一场冲突。

那县丞之子是个恶少，倚仗其父顶着个九品乌纱，终日在乡里横行霸道无事生非。那一日，他又以为其父过生日为名，沿街向各店铺收取所谓庆贺礼。杂货店店主愤恨其行，不肯掏钱，惹恼了这厮。这个恶少一声令下，其家丁便要冲上前去掀柜砸店。

就在小店眼看就要被捣个稀烂之时，曾邦才带着两个狱卒弟兄闻讯赶来，将身子一横挡在了那几个家丁面前。“你若是敢把我曾某当场砸死，这个店今天随你砸。”曾邦才阴沉地逼视着县丞之子，冷冷地丢出一句话。狗屁县丞过什么鸟生辰，他也是刚刚被迫随了份子，正被这口恶气憋得难受，借着这个茬口，是决心与这个恶少叫叫板了。

随着曾邦才的这句话，那些在旁边围观的左邻右舍，也都无声地向其身边聚拢。虽然没人再接着说什么，但那些愤怒的目光，却凝成了一股比语言更为强劲的力量。那恶少原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见了这个阵势，心知众怒难犯，只得悻悻地哼了一声“不识抬举的刁民”，带着家丁扬长而去。

事后杂货店店主携礼答谢了曾邦才和那两个狱卒弟兄。过了几天，又在家中备酒，单独宴请了曾邦才。那天晚上两人边喝边聊，喝得都有点高。曾邦才一时性起，借着酒劲将平日里骑在他脖子上拉屎的县衙官吏们一一骂了个遍。骂着骂着，便顺口溜出来这么几句：“他娘的狗眼看人低，那帮鸟人，一个个什么东西。往上查三代，他们家坟头下边埋过七品以上的官吗？在我面前装大爷，他也配！我曾某什么血脉？不瞒你说，曾某的祖上，是前朝堂堂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兼淮南节度使李重进。”

“此话当真？”杂货店店主睁圆了眼睛。

曾邦才顿感失言，赶紧打着哈哈掩饰：“戏言，戏言，曾某喝多了。”

岂料那杂货店店主的面色却神秘起来，他压低嗓音，也说出了几句让曾邦才瞠目的话：“喝多了才会吐真言。曾节级不用担心，在下不会乱说。既是曾节级坦诚相告，敝人亦不相瞒。敝人的家世与曾节级一样。我家先祖乃前朝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只是为了避祸，才改成了如今的姓氏。”

这话说得非常郑重，绝不似酒后醉言。曾邦才听了，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天下竟有如此巧事！当年赵匡胤由陈桥返回开封发动政变，后周第一个被诛杀的大将就是韩通。时隔一百多年，两个同样惨遭宋朝毒手的后周高级将领的后裔，居然在这里不期而遇了。

这种巧遇使这两个人既感到不可思议，又相当地兴奋激动。怀着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切感慨，是夜两人又秉烛畅谈许久，自此遂成莫逆之交。不过在这时，他们还并未形成什么共谋大事的同盟。

其后不久，曾邦才便出了事。祸根就是与县丞之子的冲突。那恶少不甘铩羽而归，回去之后便开始思谋报复。曾邦才因丧妻数年，不耐寂寞，时常出入妓院，后来遇上了一个唤作艳儿的姑娘，甚觉可心，每至必点，基本上就成了艳儿的固定客户。那恶少了解到此况，便蓄意作梗，也专门去光顾那家妓院，也专门点艳儿陪欢。这就激怒了曾邦才，并且激得曾邦才在某次狭路相逢时动了手。

曾邦才是有点拳脚功夫的，三下五除二便将那恶少及其随从收拾了个鼻青脸肿。当然他下手时还是掌握着分寸，没敢让他们伤筋动骨。但只要他动手，就中了圈套。县丞原就看着自视甚高的曾邦才不顺眼，听儿子回去颠倒黑白地一哭诉，登时火冒三丈，遂命壮班即以寻衅斗殴致人重伤罪将其拘捕。可叹曾邦才这个昔日的牢头，转瞬间便变成了大牢里的囚犯。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事缘由，料是对曾邦才的判处轻不了。那杂货店店主虽是商人，却很重义，他焉能眼睁睁地坐视这位同病相怜的朋友被挞责百杖流放千里，于是便赶紧送礼托人，上下疏通。谁知银子花了不少，却是一概无效。甚至县丞还放出话来，谁再敢去说情，便以同案论罪。

但是这样一来，反倒把店主的火彻底给勾起来了。此人在骨子里也不是个甘于逆来顺受之辈，当时他心下一横，便暗中找了个与道上的人有瓜葛的朋友，打算托他请几个江湖好汉帮忙，绑了县丞的儿子。那朋友非常帮忙，很快就为他介绍了一个叫作杨大疤的汉子。杨大疤听了他的要求后，让他少安毋躁，待其回去请示一下东家，再定如何行事。

一等就是三天，没见回话。杂货店店主心焦，正要找那朋友去

问，杨大疤突然露面了。而且他不只是一个人露面，还带回了刚从刑狱里放出来的曾邦才。原来杨大疤的东家认为绑架县丞之子的做法不可取，乃另辟蹊径买通了知县，让知县将案卷调去一阅，曾邦才的所谓严重罪名便化为乌有了。

事情办得如此仗义而利索，令曾邦才和杂货店店主对杨大疤的那位东家肃然起敬，二人强烈要求当面致谢。于是在杨大疤的引见下，二人在一家小客栈里面晤了这位恩公。

交谈起来，二人方知，这位恩公不但设法救出了曾邦才，还考虑到了他们的今后。他告诉二人，祥符知县的三年任期将满，继任者很可能就是现任县丞。到那时那厮大权在握，必然还会报复，所以他们不宜再居此处。汴京城里有一家棉麻店，其掌柜因赌债高筑，正急于低价盘出。他建议杂货店店主就此买下该店，迁入京城发展。那个棉麻店所处位置极佳，只要善于经营，不愁兴旺发达。至于曾邦才，他认为是块从军材料，如其有此志向，他可设法举荐曾邦才去禁军中任职。

曾邦才和杂货店店主对恩公的这番好意既感激又困惑，曾邦才不免就问：“我等素不相识，先生何以如此关照？”那人笑答：“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皆因二位都是名门之后，在下不才，有意交个朋友。”

一句话说得二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已：“敢问先生是什么人？”

“草庐翁。”那人徐徐地吐出三个字。

“哦——”二人不得要领地应了一声。“草庐翁”这个名号他们略有耳闻，大概知道似乎是与一个叫作天正会的帮会有关。可那天正会是怎么回事，他们却又不甚了了。

不过接下来他们便清楚了。草庐翁坦言相告，天正会表面上是个以文会友的文学社团，实则是个以匡扶社稷为己任的秘密组织。它的

宗旨，是广交豪杰，积蓄力量，顺天承运，共创大业。说白了就是两个字：谋反。于是草庐翁对二人慷慨施援的目的也便昭然若揭，那就是欲拉他们加盟。

原来如此。这话一挑明，弄得二人一阵心惊肉跳，却也点燃了二人心中的一把干柴。这两个人都有着贵族血统，却皆埋没在社会底层，骨子里本来就隐含着不安分的种子，只是由于境遇所限，不敢擅作他想罢了。现在听这草庐翁道出惊天之语，不由得他们心中不倒海翻江。

“赵宋立朝已逾百年，如今仁德俱失腐朽透顶，多则十几年，少则七八年，天下必生大乱。自古乱世出英雄，我观二位乃有胆有识之血性男儿，岂无意龙腾虎跃重振家门，而甘心栖身蒿蓬潦倒一生乎？”草庐翁的话不多，但字字敲到了二人的心坎上。然因兹事体大，一时间谁也不敢贸然回应。

草庐翁也不急于要他们表态，让他们回去先商议一下。他很大度地表示，若二人愿意合作，他草庐翁求之不得。若无意合作亦不勉强，大家今后还是朋友。话虽如此，二人却知，既然草庐翁对他们透了底，事情便没那么简单了。

两天后，曾邦才和杂货店店主通过杨大疤再次密约草庐翁，表示愿意与之联手共谋大事。他们之所以毅然做出这个决定，倒不仅仅是因为眼下他们很需要草庐翁的帮助，而是出于几点更重要的缘由。

首先，他们其实都早对自身境遇深怀不满，具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其次，他们认为草庐翁像是个能成气候的人物，而且可以看出草庐翁对他们甚是看重；最后，他们也明白，草庐翁对此事绝非轻率为之。从其对二人根底了解之透彻来看，他在这上面下的功夫不小，说不定将杨大疤介绍给他们的那个朋友，就是他的眼线。草庐翁既然敢于亲自出马与他们见面且对其意图直言不讳，就说明了他们早

晚是摆脱不掉他的掌控的。与其日后被逼上梁山，那还不如现在主动入伙。想通了这些，二人便索性下定了拼将此生赌他一把的决心。

由此，曾邦才和杂货店店主的生活便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是草庐翁的积蓄力量阶段。他要求杂货店店主和曾邦才去做的事，分别是积聚财力和掌握武装。此后杂货店店主根据草庐翁的指点，进城买下了那个棉麻店。经过数年悉心经营，他的买卖越做越大，现已成为汴京城里数得着的富贾。而曾邦才则在草庐翁的安排下进入了童贯的胜捷军，先是担任负责部伍操练的从九品指使，后来调任领兵实职，两三年间从都头、压队依次升至统领。其中自然有草庐翁暗中助力的因素，但曾邦才自身所显示出来的治军才能，亦是促使他得到迅速升迁的重要原因。

靖康元年赵桓登基，以蔡京为首的权奸团伙失势，童贯被诛杀于广东南雄州。此后童贯亲自组建的胜捷军哗变，受到朝廷镇压，曾邦才的上司率部窜往关中老巢，曾邦才却遵照草庐翁的指示，于西蹿途中带领一部分人马悄悄脱离大队折返中原。这时的曾邦才，已经拥有了一支完全听命于他的嫡系部队。

后来，仍是依照草庐翁的意思，曾邦才率部进入老佛崖，加入了姚三保部，充当了虎翼军的军师，并已将这支队伍的大部分实际兵权，暗暗地掌握到了自己手里。

这天进城的目的，曾邦才对姚三保说的是去观望一下城里的动静，而实则是应草庐翁鸽信所召，前去秘密议事。

金军攻陷汴京后，掠走了徽钦二帝及所有的在京皇室，张邦昌的伪楚政权在金军撤离后自行解散，新建立的赵构朝廷逃亡在外，负责主政汴京的范讷又是个窝囊废，因而汴京在现阶段实际上处于一个金、楚、宋三不管的真空状态。若欲袭取汴京，此机会极为难得。而以汴京位置之重，占据汴京者自然会成为宋金双方皆须极力争取的对

象，因之可以左右逢源进退自如，这便可为今后的扩充发展乃至割据天下打下良好基础。

这是个百年不遇的起事时机，即使天正会不利用，别人也会利用。所以草庐翁当机立断，做出了在近期联络群雄夺取汴京的决定。曾邦才等人蓄势已久，早就期待着这一天。于是一个武装夺取汴京的计划，在日前便由天正会骨干分子密谋形成，并已开始分头付诸实施。

不料就在这时，新任汴京留守宗泽驾到。这就给起事增添了意外的难度。

宗泽并没带来多少兵马，但其威望和能力却是有口皆碑。这个对手与范讷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草庐翁自然不敢对其掉以轻心。出于种种原因，草庐翁很不希望与宗泽交手，但只要宗泽坐镇汴京，交手就不可避免。这便如何是好？

草庐翁想来想去，认为若能在起事之前逼走宗泽是最好不过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不好说，但他想尽量一试。毕竟宗泽已经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精力体力都不济，想方设法折腾他个焦头烂额应当不成问题。退一步说，即使这番折腾没能把宗泽折腾走，亦不失为发动起事而做的必要铺垫。所以，他在宗泽到达的当夜，就让杨大疤带人到开封府附近放了一把火，然后又向那个前杂货店店主面授了进一步在城里制造混乱之计。他急召曾邦才进城，则是要向其交代从另一方面打乱宗泽阵脚的任务。

当日中午，在位于州桥东大街的聚英楼酒楼中，曾邦才与草庐翁边喝边议，密谈了一个多时辰。曾邦才平生很少在心里真正服气过什么人，但对草庐翁是一向信服。这是因为他不能不承认，在两个重要方面，草庐翁确实是高他一筹。一个方面是草庐翁的为人仗义；另一个方面就是草庐翁的虑事缜密。五年来的经历告诉他，草庐翁做事是

相当有先见之明的，凡事按他的主张去做，基本不会出现纰漏。所以尽管曾邦才对宗泽来京这事看得不似草庐翁那么严重，却仍是很认真地将草庐翁交代的任务放在了心上。

他只是有一点不解，如果草庐翁认为宗泽的存在是个大麻烦，干脆采用江湖手段将其除掉岂不更省事吗？他在交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草庐翁的回答是，除非万不得已，无须行此下策。至于为什么，草庐翁没多说，他也就没多问。

其实就曾邦才本身而言，对宗泽这位老英雄亦不乏敬意，不是十分必要，他也不愿对其采取极端手段。他揣测草庐翁可能也是这种心理。不过他相信，若是到了非如此不可的时候，草庐翁肯定不会手软。

草庐翁交给曾邦才的任务，是尽快地挑起杆子们与官军的矛盾。草庐翁断定，由于汴京守军兵力有限，宗泽对待四方草莽，必是重在招抚。以宗泽之威望而论，众杆子中甘愿服膺者当是大有人在。一旦有人接受招抚，响应者必会接踵而至。那样一来，汴京内外的兵力对比便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他们必须抢在宗泽的招抚行动见效之前，设法令众杆子对其意图产生疑惧甚至敌对情绪，从而使宗泽陷入孤立无助之困境中。

不过此事不宜由姚三保部出头。该部乃未来的袭汴主力，现在不可引起官军注意。最理想的状态是使人马众多的王子善部与官军发生冲突。因为一来，该部能够对官军造成的压力最大；二来，该部的动向，也是目前大部分杆子正在观望的一个风向标。至于如何能使王子善部与官军冲突起来，草庐翁让曾邦才自己去想办法。

曾邦才的脑瓜转得不慢。在返回山寨的路上，他已经有了主意。他自知他那个主意很阴损，但自古以来的成大事者，哪一个的手段光明正大？曾邦才抬头望着眼前那一片已经静悄悄地漫延上来的暮霭，

在心里自负地一笑："宗泽老前辈，请恕晚生失礼。"

四

虽说是将整顿军备之事托付给了闾勍，但作为主政汴京的最高长官，宗泽也不可能对军务全然撒手。当安民方面的工作陆续展开后，宗泽便抽出时间，亲自视察了城防。

在陪同宗泽视察的过程中，闾勍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就有，闾勍之所以当时未提，是觉得马上强调困难有推诿责任之嫌。他不愿在与宗泽共事之初便留下那样一个不良印象。但那话是回避不掉的，没法总是避而不谈。所以他便乘宗泽前往视察之机，将它提了出来。这个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钱。

实际上，这事不用提，宗泽也有数。这个问题早在宗泽心里搁着，是他感到最难解决的一大心病。

冷兵器时代，城墙是城池防守的重要屏障。宋朝建都汴京后，曾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外城城墙。这道外城城墙周长达五十余里，墙基厚五丈。而城墙外的护龙河，则开辟有十丈之阔。这种雄阔程度，在当时的城池中可算是首屈一指。但后因太平日久，疏于维护，墙体渐趋老化，城上的女墙、马面以及护龙河中的防御设施亦日渐缺损，其御敌功能便大打了折扣。

宣和七年金军首次攻汴，李纲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紧急动员军民抢修城障，又从城内火速调运砖石滚木炮座火药上城，总算顶住了金军的凶猛攻势。但那只是应急之举，并未能使城障残破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李纲本想待战后全面加固充实城防设施，却因被张邦昌等人排挤出朝而未能如愿。

靖康元年岁末金军复至，汴京又遭战火严重摧残，多处城墙被炸裂炸塌，各处的城门和箭楼亦多遭焚毁，其中尤以善利、通津、宣化

诸门为甚。再加上金军夺城后的肆意破坏，这道环绕京城的庞然大物，遂被搞了个四面透风，已经不称为什么屏障了。

张邦昌和范讷俱无长期镇守汴京的打算，也就都不曾将修复城墙之事放在心上。因此宗泽要抓这项工程，诸事皆要从头做起。然而这道长城现在是体无完肤，不要说全面修复，仅仅是重点维修，工程量也很可观。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这项浩大的工程依靠什么作支撑？

军备方面需要花钱的地方还远非仅此一项。留守司兵员缺口太大，宗泽要求大量募兵。兵员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之却又带来了一个军费开支问题。即以月俸五百文的较低标准计，每募一个士兵一年就需支付六千文，那么五万、十万士兵，再加上各级将领的俸禄以及军衣军粮用度，又需多少银两？

兵员募来了，就得配备兵器。而汴京的兵器库已被金军收缴一空。即使是能够搜罗到一点残存之物，亦皆属没法使用的锈铜烂铁。欲配足可供千万士兵作战之用的刀枪剑戟，无论是购买还是打造，都需不菲的开销。另外，还有炮座、弩床、硫黄、石灰、火油、柴草、滚石、檑木等战具和物资，还有马匹，皆为备战御敌所不可或缺之物，亦皆需花费大笔银两方能筹办得来。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城防措施便无法落实。可是经过战火一再洗劫的开封府，已经变成了一个潦倒不堪的破落户，这笔不菲的军费从哪里筹措呢？

宗泽当然不会对这个问题事先无所考虑。他在赴任之前便向李纲提出过，希望朝廷能够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李纲表示一定会尽力而为，但让他别抱太大希望。因为目前新朝初立，自身尚无隔夜粮。其实这只是个借口。如果朝廷决意支持宗泽，这个财力还是有的。仅从赵构每日的奢侈用度上便看得出来，朝廷现在还并非窘迫得揭不开锅。然而赵构意在避敌于东南，即便是有钱，也不会给宗泽用。

这个缘由不便明说，但是宗泽不难领会。当下宗泽就明白了，这一难题只能靠他自力更生去解决。如何解决？李纲给宗泽出的主意是四个字：就地取财。并给他指出了两条具体途径，一条是从民间筹款；另一条是从地下挖宝。

李纲告诉宗泽，作为历经百年的繁华京都，家居汴京的富商巨贾不胜枚举，身处非常时期，这些人不会没有应变准备，虽经金军大肆抢掠勒索，肯定仍有不少人采用各种方法藏匿了资财，所以民间的潜力还是有的。如能动员起其中富有爱国热忱或愿意以钱谋官的人捐资抗金，便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燃眉之急。

“而若能寻找到地下宝藏，就更能解决大问题。”李纲说，“历朝的权臣奸宦，莫不敛财甚巨。为防有朝一日失势罢官家产被抄，这些人多有秘密择地修建暗室藏宝于地下之举。有的官员因获罪满门抄斩或阖族流放，以及另外种种原因，导致知情人尽失，那些财宝遂成神秘遗物。据闻百年以来曾屡有掘地得财者，甚至尝有人言，整个汴京的地下，无异于一座宝窟。靖康元年初，金人以索取巨款作为退军条件，朝廷难以凑足其数，便有人提出过掘地寻宝之策。但因一来无有确切线索，二来也怕引起混乱，再者也不愿让那些财宝落入金人之手，这事便按下未动。你若能查找到一两个这样的藏宝处，财政问题当可迎刃而解。不过此事只能暗中进行，一旦张扬开去，就会招来无穷的麻烦。”

宗泽知道，李纲能为他想到这个地步，已是费了很大的心。换一个人，李纲绝对不会说得这么推心置腹。这个就地取财，也确实是留守司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途径。可是无论是从民间筹款，还是从地下挖宝，能否做得成，却都是未知数。就算是能做成，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多长，那谁也没有谱。

但宗泽尽量控制着没把内心的焦灼带到表面上来。主帅的一颦一笑都会对军心产生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一向非常注意。所以当他听闻

勍将此问题提出后，只是略略地沉默了一瞬，便用干脆的语气回答：“车到山前必有路，该做的事你只管做，钱的事我想办法。”

宗泽从来不说大话，然而现在他只能这么回答。可话是这么说了，钱从哪里来呢？视察过宣化门与闾勍分手后，在回府的路上，宗泽沉浸于苦思中，就一直默默无语。陪同和护卫宗泽出巡的宗颖、甘云以及亲兵们，见其心事重重，亦皆屏气敛声。一路上只有单调的马蹄声，在敲击着人们的耳鼓。

沿着陈州门内大街北行数里，过了婆台寺醴泉观，就到了贯穿城区的汴河南岸。宗泽方欲过桥，忽又改了主意。他勒马扬鞭向西北方一指，回顾宗颖甘云道：“咱们顺河走，去看看大河涛声。”

大河涛声是汴京著名的前八景之一。

汴京有两大特点，一是历史悠久；二是水系丰富。它最早成城是在春秋时期的郑孝公时代。该城起初名曰启封，后取开土封疆之意，改名开封。南北朝时东魏在此地设梁州。北周以其濒临汴水，改称汴州，是汴京之前名称。千年以来，此地多次易主，加之北宋九帝一百六十八年的着意经营，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

由于此地临近黄河，湖泊众多，水资源相当丰富。经历代开掘，便形成了一个由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等运河组成的庞大水网。这些河流均蜿蜒穿城而过，使得汴京这座华夏古都，俨然成了一座摇曳生姿的水上城市，尝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而当时的西方名城威尼斯，其实人口尚不足十万，繁华程度远远难与汴京比肩。

水为万物之源。汴京之所以曾兴盛一时，与其当时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水系的丰富不仅繁荣了汴京的经济，也滋养了汴京的景色。在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自然形成或由人工营造的美妙景点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享誉最盛者，有前八景与后八景之谓。前八景曰铁塔行云、金池过雨、州桥明月、大河涛声、繁台春晓、汴水秋

风、隋堤烟柳、相国霜钟。后八景曰艮岳春云、夷山夕照、金梁晓月、资圣熏风、百冈冬雪、吹台秋雨、宴台瑞霭、牧苑新晴。这些景致或秀丽，或奇绝，或幽雅，或苍劲，皆各含其韵，独具风骚，装点得这座千年古城四季生辉，令四方游人乃至海外宾客莫不叹为观止。

这许多的名胜古迹，宗泽至今还不曾遍游。而在曾经游览过的去处中，最令他难忘的一处，便是现在要去的大河涛声。

汴河是被宋太祖称为“东都三带”的三条运河中水量最大流域最广的一条河流，其水主要来自黄河，是为全国交通动脉，每年经其从江南运至汴京的粮食可达七百万石。北宋翰林画师张择端所创作的那幅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展现的就是承平年间汴河两岸的昌盛风貌。汴河从西水门入城，由西而东再折向东南，横贯整个城区。大河涛声的位置，就在河水流出内城后向东南方延伸的中途。

河多必然桥多，汴京不乏名桥。仅在这汴河之中段，就有十三座桥。其中最大的一座，建在东水门外七里处。其桥无柱，大跨度的桥身全部以巨木悬架，然而却能坚如磐石负重万钧。因其形体伟岸势若飞虹，故名为虹桥。大河涛声处也有一座桥，名唤土桥。不过那只是一座用青石条砌成的普通的无拱平桥。所以此地能够成为名胜，原因却不在桥，而是另有其故。

其故乃是水势之壮观。这汴河之水在内外城区的流淌状态，前后俱是比较平缓，唯独到了此处，不知出于何故，却骤然变得湍急起来。加之这里地形开阔天地相接，滚滚涛声澎湃激荡传之遐远，就形成了一种勇往直前之势。大梁名胜千百，声色唯此为壮，大河涛声遂得跻身京城名景之列。

令宗泽深感受用的，就是这种与滔滔黄河一脉相承的雄壮气势。三十多年前他进京赶考时，曾抽暇到此一游。当时他便被眼前那一派汹涌波涛所感染，一股不可名状的壮烈情怀在涛声的激荡中油然而

生。他觉得那涛声富有灵性，似在与他交流着一种无人会意的心声。那种感受是他在游览其他名胜时从未产生过的，所以印象十分深刻。方才他在一路苦思的郁闷中，途经汴河南岸，不知怎的忽然产生了再去看看大河涛声之愿。而且这愿望来得很强烈，就似欲去会见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于是他便拨转马头，带着宗颖甘云等一行向这里奔来。

阔别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此刻，宗泽收缰立马伫立堤上，不禁想起白乐天的一首诗篇："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斑。"

是啊，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如今的汴河流水，涛声依旧，如今的汴河两岸，景色依然，然而脚下这块自夏商以来滋养了世代华夏儿女的土地，却已是山河破碎朝代更迭，繁华成梦盛世成烟。宗泽睹物生情抚今追昔，一时不禁思绪浩渺感念万端。

宗颖、甘云和那些亲兵们不知宗泽在想什么，不敢随意打扰，皆一声不响地随之立马堤岸，肃然听涛。斜阳西来，给他们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辉。远远望去，这彪人马与大河长堤浑然一体，宛如一组雄浑的铜雕。

按辔默立良久，宗泽从苍茫天际收回目光，回首示意宗颖、甘云拨马靠近他的身边，突然低声问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金军复来，假如我们虽全力苦战仍难守住城池，当以何策应之？"宗颖是他的儿子，甘云是他的心腹，目前宗泽能够无话不谈的，在其左右只有这两个人。

宗颖听宗泽突发此问，先是吃了一惊："父亲此言何意？"

"凡事预则立。此番镇守汴京，我们要力争最好的结果，但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

“啊。”宗颖明白了宗泽的意思。宗泽用兵作战，素重未雨绸缪。目前坚守汴京的条件严重欠缺，只思胜不虑败显然很不实际。宗泽提出此问，并非表示他因难生怯，而恰恰意味着，他决心在即使力不能敌的情况下，也要坚决与金军周旋到底。宗颖考虑了一下，谨慎地答道：“以愚男之见，若我军委实抵挡不住金军攻城，可以适时撤出，就近游击，伺机消耗金军的有生力量，等待朝廷的援军到达。”

宗泽转头看看甘云：“你说呢？”

甘云回答得很流利，看来他私下里对此已有所考虑：“末将拙见与宗机宜略同。全局战事之成败，不在于一城一地暂时之得失。若我军确难固守城池，便不宜与敌盲目死战，权且退一步也无妨。试想以汴京现有条件，我们守卫不住，金军又焉能长期固守？朝廷若能及时调兵驰援更好，即使一时没有援军，倘我们能联络起两河义军配合作战，亦足以将这汴水两岸搅个地覆天翻。”停了停，他意犹未尽地又续了一句，“中原毕竟是我华夏之乡，只要我百万民众不甘沦为亡国奴，这块土地便由不得强虏横行。”

宗泽听罢，复举目凝视前方，一时未再作声。但宗颖和甘云从宗泽的呼吸中却分明地感到，在宗泽的襟怀里，此刻也有一派湍急的浪涛在涌动。而宗泽的目光，则由方才的沉郁，渐渐地趋于坚毅。他们忽有所悟，此刻宗泽前来听涛，是意在寻求或者说汲取何物。

“你说得对。”宗泽目送着滚滚激流，又蓦然放声说道。这一回他说得声音很大，洪亮的话语传进了身后每一个亲兵的耳鼓，“只要我华夏子孙民族气节不灭，这块土地便由不得任何强盗横行！”

这句话后来流传开去，成了留守司军将士乃至许多抗金部队出征前的铿锵誓言。

五

大相国寺坐落在汴京内城的东南部，那里北临蜿蜒而下的汴河，是京城里最繁华的地段之一。此寺创建于北齐天保六年，至建炎元年已历五百七十二载春秋。宋朝开国后，曾对该寺进行大规模扩建，形成了占地五百余亩、置禅院六十四座的庞大格局。又因由宋太宗御笔重题了寺名，该寺遂成名扬天下的中州寺院鳌头。不过如今人们所见之大相国寺，乃其历尽波劫后的复制物，已远失当年恢宏气象。

在人们的印象中，寺院本应是肃穆之地。而这大相国寺却是与众不同，它是肃穆与熙攘兼备。原因就在于它不但是个佛事场所，还兼具集市及旅游功能。它并不因其地位尊贵而将芸芸众生拒之门外。由于该寺名声显赫，每逢开放日必是商贾云集游人如织，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收益当然是相当可观。至于这种世俗喧哗是否会影响六根清净，大相国寺有一语解释曰“修行何须山水间”，那意思是说唯有身处喧嚣的红尘中而心境不乱，方可真正修成大彻大悟的佛门高僧。不过据说经不住佛祖考验者是大有人在，例如有个唤作惠明的和尚，便因胆敢在寺内集市上公然兜售自制的五香扒猪脸而获利颇丰。

在承平年间的大相国寺庙会上，那是珍禽奇兽南北特产中外罕物无所不有。如今是战乱时期，四方商旅大为减少，但京城附近的大小商家仍不肯放弃这个商机。因此眼下这庙会虽比不得昔日那般盛大，其景象依然是十分热闹红火。

这一日又逢庙会，大相国寺里一如既往地商摊遍布游人接踵。

上午巳时光景，在那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有一个远方来客。此人身材瘦长，面容清癯，席帽遮颜，凉衣罩体，一眼看去，其装束行止与普通游客无异。但假如留心观察，便会发现此人有点特别。因为若说此人是来购物，他并不在任何货摊前驻足流连，若说此人是来览胜，

他又并不着意于庙宇碑文。此人信步缓行于嘈杂的人流中，只是在暗中打量前后左右的游客，而他的留意对象，又俱是青春少女。当然他这种举止十分细微，周围人等并无察觉。

这个远方来客年四十开外，他的名字叫夏永济。

夏永济重返汴京，就是为了寻人。

说他是重返汴京，盖因他原来就是本地居民。但他如今在汴京已是无家可归。他被逼得妻离子散只身出逃近五年，这次秘密潜回汴京，就是欲找回他在当年那场祸事中失散的女儿夏莲。

说起那场发生于宣和四年的祸事，还得从前朝权相蔡京讲起。蔡京是熙宁三年的进士，步入仕途后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通过一次次的政坛博弈，于赵佶当政时终偿位极人臣夙愿，曾独揽大宋朝纲长达十七年之久。宣和四年，正是他圣眷优渥如日中天之时。然而这个老谋深算的巨奸，有鉴于其宦海生涯中大起大落的深刻教训，为防有朝一日运去势失、其富可敌国的家产被尽数抄没，便产生了将多年来搜刮到手的大量不义之财分散秘藏之念。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番心机不为多余。四年之后赵佶在国难当头之际突然禅位与其子赵桓，以蔡京为首的执政集团失去靠山顷刻倒塌，横行一时的蔡、王、童、梁、李、朱六贼之府邸全部被查抄。当时朝廷从蔡府抄得金银无数，以为已是尽括其财，却不知那只是蔡京全部家当中的一小部分，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早就被老奸巨猾的蔡京神鬼不觉地提前转移了。

藏宝需有密穴，而修建密穴工程非小，很难不泄露风声，这是个大难题。却是天遂其愿，蔡京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不知是何朝何代遗留下来的现成的而且是异常坚固的地下暗室，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但这老贼还有一虑，他生怕日后有人得知这个秘密前来盗宝，便要在那暗室中布下机关，使其即使进得去也休想再出来。

这就需要物色一个能够设计并监造这种机关的能工巧匠。于是，这事便牵涉到了夏永济。

夏永济是个石匠，凭手艺吃饭，收入应当不会有多高。但其家境却颇富足。其原因是他另有一种赚钱的本事，那就是营造暗室机关。这是夏家的祖传绝技。宋时的大户，为防种种不测，多有穴地储财之举。而为保财物万无一失，又多喜在暗室要害处设置防盗机关。夏家之绝技，于此有大用场。或者反过来说，正因有此需求，才催生出了这一手绝技。设计及建造机关的报酬不菲，且事后肯定还有一大笔优厚的保密费，因而夏永济凭借此技，日子便过得丰衣足食。

但厚利往往与风险并存。夏永济深知此中利害，所以谨遵祖训从不张扬，平日里还是以石匠活为主。至于那种地下营生，只是通过熟人暗地里接活，而且要事先打听清楚主家底细，若主家非良善之辈，他宁可放弃重酬，也不接受雇用。然而这一回，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点能耐密荐给了蔡京，那便由不得他推托不就了。

被蔡府管家传去一谈，夏永济就预感到这事不妙。蔡京是何等人物，别说他让你去设计机关，就是让你去揭龙鳞拔虎须，你敢说半个不字吗？而蔡京欲藏之物，必是天下至宝，他能容许知道这个秘密且能破解机关的人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

明摆着，这事干与不干，均有杀身之祸。但夏永济思忖，如果自己表示不愿干，恐怕当时就出不了蔡府的大门。因之他便在蔡府管家面前，做出了一副因贪图重赏而甘愿效力的模样。而一回到家中，他就立即进行了防患安排。当他被蔡府雇用后，其家人便依其吩咐，携带细软悄悄地转移到了他的至交李喆家中。当然此事的真实缘故，他不敢告诉李喆，只说是由于得罪了贼人，需要暂时避风。家境贫寒的李喆曾屡受夏永济接济，自是对其有求必应。

夏永济将蔡府的差事完成得非常出色。他设计的机关不仅环环相

扣凶险四伏，而且用工量很小，前后只使用了十余个工匠，便搞定了整个工程。这就大大地缩小了知情范围。蔡京很赞赏夏永济的聪明才智和出色表现，让管家按照事前的承诺，将丰厚的酬金一分不少地付给了夏永济。

事情至此，一切正常。但夏永济却认为这事不会结束得这么简单。所以他打算先佯作若无其事地回家待上两天，然后再去会合妻女远走高飞。

不能说夏永济的防范意识不强，但他还是低估了蔡京的阴险毒辣。蔡京斩草除根的动作，远比他估计得要快捷。他前脚刚迈出蔡府大门，蔡府管家后脚就找来了杀手。至于为何不在施工现场直接将其干掉，主要是因为蔡京考虑着现场都是知情者，一旦夏永济当场被害，便会搞得人人自危，从而会影响整个的善后行动。再说令其在事后遇难，无论其亲属及外人怎样怀疑，也拿不出证据质疑其事与他蔡府有关。所以蔡京指示，所有的灭口行动，一律要在事后进行。

遵照蔡府的旨意，杀手在夏永济回家的当晚便动了手。夏永济没想到蔡府对他下手下得这么急迫，本是难逃此劫，所幸对方百密一疏，在他们雇佣的那个杀手身上出了问题。

蔡府找的那个杀手名叫回占魁，这厮行走黑道多年，对于行刺暗杀之类勾当是轻车熟路。蔡府管家把他找去，只是交代他要拿夏永济的人头回话，至于为何要拿，并未透露片语。回占魁依照道上的规矩，对此亦一言未问。但他自己猜出了其中的缘由。

夏永济善于营造暗室机关，回占魁是有所耳闻的，但从来没想到过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一回接到的这桩差事有点蹊跷，便使得他将两者联系了起来。他想以夏永济的身份地位，如何能对蔡府冒犯到值得他们竟要雇凶杀人的地步？而除此之外，此事的缘故大概便只有一条了，那就是夏永济为蔡府操作了绝密之事，蔡府必须灭口。

猜出这个缘由，回占魁脑筋一转，便另外有了想法。他琢磨，我何不先从夏永济口中套出秘密，然后再送他归天呢？如能根据夏永济提供的线索取得巨财，我回某从此即可金盆洗手安享富贵，岂不强似从事这种杀人害命的黑道营生？

只因存了此念，他在潜入夏家下手时，便未打算对其一刀致命，而是欲先生擒夏永济，这就使得夏永济获得了还手自卫并趁机逃脱之机。

夏永济心知汴京已不可逗留，他在夺路而出并确信甩开了回占魁的追赶后，便连夜赶往李喆家，要立即携妻女出走。岂知那回占魁是有帮手潜伏在外的，他并未能够真正摆脱对方的视线。夏永济奔至李喆家，刚刚唤醒已经入睡的妻女，回占魁一伙便紧接着跟踪而至。夏妻为保护丈夫和女儿，拼命与破门而入的杀手扭扯厮打，被回占魁一刀刺中胸口当场身亡。

夏永济带着女儿夏莲夺路而逃，回占魁一伙穷追不舍。眼看着猎物就要到手时，斜刺里忽然冒出一帮人，也欲去抢夏永济。于是众人在黑暗里便形成了一场混战。混战的结果是夏永济父女去向不明，而从黑暗里突然冒出来的那帮人，又突然消失在了黑暗中。

折腾半宿落了个鸡飞蛋打，回占魁大呼倒霉，却也无可奈何。次日，只得另觅一个貌似夏永济者杀了，将首级弄得血肉模糊，李代桃僵向蔡府交了差。幸而蔡府竟未疑有假，还支付了他一笔可观的封口费。事后回占魁曾进行察访，却始终没搞清那突然出现的一拨人究竟是哪路弟兄。

夏永济多少是有点武功根底的，当夜在混战中他东闯西突且战且走，狂奔出十余里后，终于在一片荒野中，摆脱了所有的追赶。但这时他才突然发现，女儿夏莲不知在何时已经失散。他想循来路回去寻找，却根本记不得来路是哪一条了。从妻子当场殒命的情况来看，他

想女儿恐怕亦已是凶多吉少。而作为蔡府意欲斩草除根的头号目标，杀手们对他绝不会放过，现在肯定还在四下搜寻。此时此刻，时间就是生命，由不得他犹豫徘徊。夏永济只得心下一横，毅然地在东方欲晓城门初启之际，含悲忍愤遁离了汴京。

寒来暑往叶枯叶荣，夏永济客隐他乡，一晃便过去了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光里，形单影只的夏永济常常中夜无眠，对妻女的哀思不绝。尤其是对女儿夏莲，由于当时并未真正目睹她亡命杀手刀下，他总幻想着她还活在世间，并为自己当时只顾抓紧时间逃命而未能弄清女儿的生死而万分后悔。女儿的音容笑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中，乃至折磨得他茶饭不思失魂落魄。

终于有一天，他下了决心，要返回汴京去寻找女儿。因为据他揣测，由于女儿年龄尚小，若当时果真幸免于难，还是以流落于当地的可能性为大，而背井离乡的可能性较小。当然找得到找不到要看天意，但若不回去找这一遭，他将永世不得心灵安宁。

在人口百万的汴京城里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女孩儿，无异于大海捞针。夏永济充分考虑到了此事的艰巨性，及其所需花费的漫长时光。欲行此事，没有足够的费用是坚持不下去的。夏永济自逃离汴京后，便只以刻石雕碑为生，再也不露他那招灾惹祸的祖传绝技，这当然是积攒不下多少盘缠。然而偏偏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夏永济正为筹资犯愁时，竟让他大大地赚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原来，有一次，夏永济在为某大户祖墓镌刻碑文时，发现石料堆里有一块遍体掺杂着晶莹红粒的石坯。他主动告诉主家，以其鉴石经验来看，那些红粒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宝玉。主家看了之后对他说，那红粒是珍奇宝玉不假，但因体积微小，又散嵌于坚硬的石身中，无法提取出来，因此整块石头也就不值几何。难得他能慧眼识宝，那块石头就送给他了。

夏永济携此石到珠宝市场去卖，果然无人问津。但他总觉其非同凡物，埋没世间实在可惜。几经冥思苦想，他豁然灵感闪动，把那块石料一分为二，将基色纯白的一半石体雕成一尊红梅映雪，而将基色稍杂的一半雕成了一匹汗血宝马。夏永济的刀法不如专业玉雕匠细腻，然而却正好形成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刚劲风格。他将这两件创意独特的雕品送至一家珠宝行评估，珠宝商一看便眼放异彩，开口便报出了一个惊人的价码。自此这种产自大别山脉的奇石遂成玉界名品，其名就曰“汗血玉”。而当时夏永济出售那两件雕品之所得，少说可支持他寻女三年之用。

这笔意外之财，不仅为夏永济提供了足够的经济保障，也给了他以莫大的精神鼓舞。他认为这是上苍对他的眷顾，是预示他将会梦想成真的一个吉兆。

大量的银子当然不可能全部带在身上，不过这对夏永济来说不是问题。他是以一个石砚商的身份进京的，运来的货物皆寄存在一家实力雄厚的邸店中。邸店又称停榻，是专为来往客商保管货物的货栈。而他的大量银子，就隐藏在那些毫不起眼的石砚腹中，需要时可随时以提货的名义来取。这种瞒天过海之术，是夏永济的拿手好戏，外人丝毫看不出破绽。顶多是有人哂笑这商家愚蠢，兵荒马乱年月，运这么多石砚来卖给谁去？

大相国寺是女儿夏莲最喜欢游玩的去处之一，夏永济曾多次带她来此逛庙会，每次都玩得非常开心。当年那些欢愉情景，夏永济至今记忆犹新。所以当他顺着汴河乘舟抵京，在邸店寄存了货物后，便情不自禁地先来到了这里。

不时从夏永济身边走过的妙龄少女，在他的心头荡起阵阵涟漪。他真希望下一个进入视线的，就是他那可爱的莲儿。但理智告诉他，幸运之神绝不会轻易降临，欲得奇迹出现，必须有充分的耐心。

同时他亦知，重返故土后，对于自身的安全，他也得格外留心。他在汴京居住多年，认识他的人不少，而他偏偏又有皮肤过敏症，不能使用粘贴物易容。这就使得他有可能随时遭遇不测风云。因为，虽说蔡京老贼已被流放千里并已客死潭州，但当年那些居心险恶的杀手，却未必亦皆烟消云散。在今后的日子里，他的足迹将踏遍城区的大街小巷，什么人都可能碰上，也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他提醒自己，从进入京城之时起，就必须做到要时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夏永济原本不是这种人。他曾担心自己难以具备这种猎犬般的警觉能力，但现在他忽然觉得他行。当他置身人群中时，他觉得脑袋四周仿佛立时都自动地长了眼睛。由此他顿悟了一个道理：有些事情你觉得你做不到，是因为你还没被逼到非做不可的份上。

他的心中不禁随之一紧：如果莲儿还活着，她在做什么？

六

尽管整肃治安的告示已在城里广为张贴，各种刑事案件却仍是屡生不绝。甚至在告示发出的第三天，就在皇城根及开封府附近，连续发生了三起入室抢劫案。然而，面对如此猖獗的盗贼活动，却未见官府再拿出什么相应的举措。这便不免使人纳罕：难道宗泽做事，亦如其他新官上任一样，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吗？不法之徒们因而更加肆无忌惮，次日夜晚，又做下了两桩劫财伤人大案。大概他们认为，这汴京星罗棋布的街巷，现在依然是他们可为所欲为的场所，而宗泽的严词警告，无非是虚张声势罢了。

这便大大地看错了宗泽。他们还不知道宗泽的厉害。

宗泽用兵，最善出其不意，常常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面对肆虐不息的刑案，连日来他表面上置若罔闻，实则已做了周密的出击准备。重拳出击的时间，是在告示发出后的第五天夜里。由着歹徒们折腾了四五天，至此是到了宗泽认为可以动手的时候了。

这一夜的严打战役是由宗泽亲自指挥、留守司禁军与开封府捕房以及各区厢兵共同参战的联合行动。他们根据事先掌握的案发规律，采用多方设伏、重点监控、守株待兔、猝然突袭等多种战术，在城区各处全面开花，一举便将那些忘乎所以的不法之徒收拾了个屁滚尿流。

可叹世间众生，常常有人就毁于一念之差。老实巴交的年轻人吕康，便是在此夜一步迈错，非常不幸地撞到了宗泽的枪口上。

吕康是个木匠，自幼父母双亡，多年来唯与一个妹妹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由于时局动荡生意萧条，他已连续数月未揽到活计，家中早就揭不开锅。日前妹妹又因出去帮工累病，更使兄妹二人

的窘迫生活雪上加霜。眼看着仅靠手艺谋生日子是难以为继了，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另外想辙。

前街有几个泼皮是他的幼年伙伴，见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曾几次邀他一起去做些贼盗勾当，均被他一口回绝。但是这一回，是吕康主动去找了他们。泼皮们笑称他总算是活明白了。他们说谁不愿做守法良民，可这个世道容不得咱哥们儿做。那些富户凭什么日进斗金花天酒地，你以为他们的银子都是合法挣来的？如果硬说是合法，那么那个狗屁王法本身就扯淡！天下财富自有定数，正是因了他们的富，才有了我们的穷。我们从那些巧取豪夺的家伙手里略微搞出一点不义之财来填填肚子，有何良心上过不去的？这种话在以前吕康认为纯属谬论，此时听来却颇觉入耳了。

当夜，吕康便随着那几个泼皮，参与了对一家富商的入户抢劫。由于怕妹妹担心和阻拦，他没把事情真相告诉妹妹，只说是接了一件急活，要连夜出去做工。他哪里知道，这一夜，宗泽已在城中不动声色地遍布罗网。

这帮泼皮选择的行窃宅院，恰恰是当夜严打行动的一个重点蹲守点。泼皮们潜入院墙的最初一刻，还显得相当顺利。凶猛的看家狗被他们用掺了蒙汗药的食物麻翻，在前院值更的汉子亦被他们的闷棍放倒。但当他们正欲摸进二进院时，却突然从房上跃下了十几条手执钢刀的人影。两个隐在角落负责望风的泼皮见势不妙，趁人不备越墙而逃，而包括吕康在内的其余几个人，却早被伏兵狠狠地按倒在地。

在这一瞬间，吕康感到了深深的后悔和恐惧，然而已是大错铸成覆水难收。

于此前后，在城区的许多案件多发地段，都上演了大致相同的一幕。是夜，各伏击点及游动巡察队共破获盗窃、抢劫、斗殴、强奸等刑事案件十余起，就地正法顽抗拒捕者六人，抓捕各类犯罪分子近百

名。之后，由司理参军步达昌等鞫司官员，对人犯进行了连夜审讯。

审讯程序很简单，主要就是让人犯供述姓名住址及其所犯罪行，然后在其供词上签字画押。有的罪犯出于种种顾虑，没有如实招供姓名，吕康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糊里糊涂地犯下的又一个严重错误，其后果是直接将他送上了不归路。

遵照宗泽的指示，当夜的审讯案卷要经他审核后亲自判决。判决的结果令众官员皆大吃一惊。因为，宗泽用朱笔圈点出来的拟处立斩者，竟有三十六人之多。宗泽判斩的原则有两条，一是案犯之罪行相对严重，二是经查案犯所供之姓名住址纯属子虚乌有胡乱捏造。

这个判决原则显然有悖于大宋刑律。司法参军侯云甫看了判斩名单一时无语，步达昌则当即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判决不合刑法条例，应再妥为斟酌，并援引了盗贼律、斗讼律以及诸色犯奸杂律律条，指出在被宗泽判斩的三十六人中，顶多有七八个是理所当然应处极刑，余者虽然有的罪行较重，却并不当斩。至于只因供词不实便断然判斩，更是于法无据。

对此，宗泽的回答是："步参军对刑法条款倒背如流，且执法态度严谨，难能可贵。但步参军却是忘了很重要的一条：我们现在是处于非常时期，而非常时期须行非常之法。这一点毋庸置疑。对此本官已张榜公示五日，非为言之不预。而这些歹徒，竟对本官的严重警告置若罔闻，继续为非作歹祸害百姓，猖狂嚣张至极，不严厉打击不足以以儆效尤。那些供词不实者，则多是必有前科，屡教不改，必须严惩。当然，内中或有个别初犯，但目下寸时寸金，我们无暇去一一甄别。况且，一谈甄别，各种人情关系便纷至沓来，一时之间教你如何甄别得清？彼既不肯如实招供，就表明其并无悔改之心。对于这种不思悔改的害群之马，留下就是祸根。如今我大宋疆土狼烟遍野，不迅速稳定内部治安，如何动员全民抗敌？所以，目下执法之原则，不应是拘泥承平时期的条文成律，而应着眼于社稷的最高利益。在此期

间，一切危害社会治安者，以大逆谋反罪论处均不为过。此判如有不妥，责任尽在老夫，你等只管执行便是。”

一番话说得步达昌无言以对。诸官员亦没人再敢提出异议。于是，这三十六名罪犯的斩刑，便这样一锤定音。

吕康虽不懂刑法条律，但据常识常理，对自己将受到的处罚也有个大概的估量。他也察觉出来，自己这有生以来的头一回犯法，犯得很不是时候。然而揣测得再严重，他也没想到会严重到被杀头的地步。所以当他从狱吏口中听到判决结果时，先是目瞪口呆地僵了一瞬，接着便浑身一软瘫了下去。他想大声呼喊冤枉，可是那声音微弱得几乎连他自己都听不出来。

行刑前在开封府衙门北面钟楼前举行了宣判大会。会场四周甲兵环立剑戟如林。载有囚笼的囚车对着临时搭建的高台一字排开，死刑犯们个个身戴重镣背插亡命牌，在刀斧手的监押下，被置之于仅可容身的囚笼中。那一派杀气腾腾的阵势，在开封府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这件事轰动全城，百姓们闻讯纷纷前来观看，成千上万的市民，将会场前后围了个水泄不通。

宗泽要的就是这个声势。为了体现出必要的威严，尽管这一天骄阳似火暑气蒸人，他还是穿上了那件他平时很少穿用的崭新的绛紫色三品朝服。

钟鸣巳时三刻，开封府司法参军侯云甫宣布宣判大会开始。在会上，先是由一身戎装的闾勍上台宣读了留守司重申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大力整顿社会治安决策的公告；然后由司理参军步达昌宣读处斩罪犯名单；最后，由宗泽登台讲话。

宗泽的讲话不长，却是字字掷地有声。其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稳定京师治安，乃当前第一要务。官府已有明令，且已宽

容再三。然而这帮恶徒竟视官府之宽容为软弱，视王法如儿戏，继续为非作歹，公然顶风作案，实属冥顽之极无可救药。今日极刑加身，是其咎由自取。第二，除已被抓捕者外，目前负案在逃或犯有种种前科者还为数不少，希望这些人能够主动投案自首。对主动投案且无人命案者，官府既往不咎免予刑诉，有人命案者可酌情宽刑。对隐瞒罪行不思悔改者，则一经查实罪加三等。同时欢迎民众积极揭发举报。协助官府破案者论功行赏，知情不报蓄意窝贼者与案犯同罪。第三，打击犯罪活动，绝非一时之举。此事官府将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若有人以为这一阵风头过去便又可兴风作浪，那么你就试试。留守司和开封府的深牢大狱及刀斧手的鬼头刀，将对胆敢以身试法者随时伺候。

民众对宗泽这番讲话的强烈反响，超过了他的预期。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便响起了震耳欲聋且经久不息的鼓掌喝彩声。民意若此，使宗泽感到非常欣慰。此前他对自己出手如此强硬能否得到百姓认同，尚无十足把握，现在目睹这种万民交口称快的火热场面，他才完全放了心。

会后，由闾勍亲率禁军开路，囚车在全副武装的行刑队的押解下沿街东去，行向设在汴河岸边的刑场。

吕康在被拖出牢房塞进囚笼时起，即已呈半昏迷状态。在听候宣判时，他的大脑里一片空白，身上所有的器官，仿佛已经完全麻木。但是，当囚车开始驶动的那一刻，他却突然从昏沉中苏醒。他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马上就要身首异处，他再次想起了自从入狱后便无时无刻不牵肠挂肚的孤苦伶仃的妹妹。一股椎心之痛尖锐地刺入他的肺腑，他极度痛苦地全身痉挛着，喉咙里滚动着含混不清的悲号，干涩的眼眶中渗出了两颗混浊的泪珠。

宗泽此举犹如平地惊雷，震撼了整个京城。甚至令附近畿县的奸徒贼伙亦莫不色变，惊呼这个老家伙端的是杀人不眨眼，背地里送了

他一个绰号叫“宗阎罗”。

为了巩固严打战果，宗泽随即召集有司开会，要求各厢区坊郭从速健全各级保甲组织，形成密布于大街小巷的监察网络。同时他指示，从即日起，由留守司军与开封府抽调兵丁捕役，组成常设的联合巡检队，分片负责昼夜值勤。

数日之后，宗泽又突如其来地搞了一次全城联动，捕获了继续铤而走险的不法之徒十数名。对于这十来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宗泽索性不问罪行轻重，一律判决立斩。这一下，那些残渣余孽算是彻底长了见识，不仅纷纷偃旗息鼓，而且陆续主动前往官府自首者达五百余人。

从此，汴京市区虽不能说是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显见得治安面貌焕然一新。从这时一直到宗泽逝世，除了谋叛者蓄意挑起的事端外，城里基本上再未发生严重的刑事案件。

宗泽的铁腕行动，也给了草庐翁以很大的震动。这般强硬的专断独行和大开杀戒，不是随便哪个官员都能做得出来的，他不能不佩服宗泽的果敢和魄力。实际上，之所以当官府张榜警示后，犯罪活动依然肆虐不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让杨大疤暗中找人挑头作案而带动起来的。他原以为宗泽会被此起彼伏的案子搞得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却不料宗泽竟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十分干脆地解决了这道难题。

草庐翁承认，宗泽这一仗打得确实漂亮，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因为，他毕竟是逼着宗泽使出了不宜轻易出手的撒手锏。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宗泽的铁腕措施也是一把“双刃剑”。他料定，宗泽在令广大民众威服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在一部分人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一部分人，数量可能不多，但能量未见得小。如此一来，下面便大有文章可做。

况且，迄今为止，宗泽显然尚未察觉到他草庐翁的存在，宗泽在明处他在暗处，因之他可以主动出招，而宗泽只能被动招架。兵法云“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这个优势是相当大的。

因此他认为，这一仗，宗泽至多是可谓略得先手，此番交手也只不过是一场序幕，真正的大戏好戏还在后面。而对于这出戏该如何往下唱，他已经胸有成竹谋划停当。只是有一点，令他颇感无奈：与他唱这出对台戏的人，为什么偏偏是宗泽。

七

宋时有些事物的叫法，在今人听来甚是奇怪。比如说酒楼，在当时便往往被命为“正店”。在汴京城外东南方数里处，有一座临河而建的酒楼，就唤作“野菊园子正店”。这座郊外酒楼虽比不得城里那些大酒楼的富丽堂皇，却也别有一种闲风野趣，而且相对而言要幽静得多，是个适合亲朋密友缓酌细谈的佳处。

吕康那批犯人被官府正法的那日午后，曾邦才就在这座野菊园子正店里，约见了简师元。

这几日，曾邦才是重任在肩，忙碌得很。依照草庐翁的指示，就联络各路武装合力攻城之事，他先是与城西寇首尚文炳进行了晤谈，然后又拜会了城东义军魁首王子善。与尚文炳的交谈结果不错，那厮是个头脑简单的土匪，只要有利可图，邀他打哪儿都行。同王子善谈得却没那么顺利，王子善的态度很慎重，他听曾邦才摇舌鼓噪了半天，只是简短地回应了八个字：“兹事体大，容某善思。”

这倒是曾邦才的意料之中的事。而且在他看来，即便是王子善同意合作，其行动也不会受他人摆布。但王部兵马众多，是天正会行动方案中必须借助和利用的力量，该谈还得谈一谈，起码可以对其态度摸个底。

既然王子善不听使唤，曾邦才就得想方设法促其就范。他在王部中原是有一个楔子，那人唤作范光宪，乃曾邦才之故交，现在是王部的马军头领之一。但仅凭其一人之力难以成事，于是，曾邦才便根据范光宪提供的情况，将简师元列为争取对象。

简师元与范光宪原先都是禁军将领，简师元乃京城都巡检范琼之裨将，范光宪则为范琼麾下的一名副将。当金军围攻汴京时，他们都

曾与金军浴血奋战，皆手刃金兵不下百人。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一桩严重事件，却使得他们沦为了罪在不赦的大宋叛臣。

那桩严重事件，就是发生于靖康二年三月六日之夜的镇压吴革事件。金军破城后，范琼因见败局已定，不仅见风使舵放弃了抵抗，而且与王时雍、徐秉哲等认贼作父者一起，摇身一变成了为虎作伥的急先锋。

当时金人为维持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欲在汴京建立一个伪政权，并指令立宋朝前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阁门舍人吴革不肯附逆，暗中联络人马，计划在张邦昌接受册封的前夜起事，一举攻占皇城并奇袭金营夺回二帝。然而不幸消息走漏，范琼命部下设伏于金水门外，将吴革及起事人员数百名全数斩杀。简师元与范光宪都参加了这次镇压行动，而且是行动的直接指挥者。

事后，狡猾的范琼为使自己左右逢源，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在金人面前献媚邀功，一面却又在宋人面前放言，说此事他并不知情，乃是部将擅自用兵。简师元闻知颇觉心寒，思忖若继续留在这个心地险恶的上司手下做事，很可能不知何时便会糊里糊涂地成了替死鬼，乃密议于范光宪。范光宪深有同感。于是两人便带了部分弟兄，乘乱哗变而去。

跟随简范二人哗变出来的弟兄多为本地人，不愿远离故土，这一股人马便成了京畿一带的游寇。但因他们人数不多，又无根基，在群雄四起的情况下，显得力量十分单薄。后来又因抢夺粮草，与若干江湖武装结了梁子，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便更加难以立足。万不得已，他们投靠了在这一带势力最大的王子善。

他们知道，时下所有的杆子，无不打着抗金救国的旗号。所以，在投靠时，他们只对自己英勇抗金的经历进行了渲染，而对于他们原是隶属叛将范琼麾下，并曾参与过残酷镇压吴革起事等实情，却统统

做了隐瞒。

王子善能够拥兵甚重，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广交天下豪杰。闻听这一拨人马乃落难山林的抗金勇士，他自然是寨门洞开欣然接纳，并将简师元和范光宪分别委任为步军及马军哨头。后来因见在简师元统领下的那支队伍，于短短的时间内，竟从一群乱七八糟的乡土草莽，变成了颇具军人风范的雄健兵勇，王子善认识到简师元是个带兵有方的将才。为推进麾下众军的正规化建设，他遂破例擢拔简师元担任了山寨的步军总教习。

在王子善的全部兵马中，步军人数占到八成。简师元一跃坐上步军总教习这个位置，在山寨中的地位便俨然已居一般头领之上。于此可见王子善的求贤之心，以及他对简师元的器重。对此知遇之恩，按说简师元理应深怀感激尽忠以报才是。简师元表面上也是这样诚恳表示的，但在其内心深处大为不然。

其实，简师元从心里原本就看不上王子善。他认为王子善不过是仗着有些家财趁着世道混乱坐大于江湖的土豪而已，与自己这样正牌武举出身的禁军将领根本不是一个等级上的人。他到了王子善寨中，目睹了其部那种建制混乱作风松垮的草寇状态，对王子善就更加瞧不上眼，觉得自己要俯首效命于这样一个土财主帐下，实在是一种悲哀。

另外，王部虽然军事素质不济，有一条规矩却极严，那就是绝对不许部卒扰民。有几个随简师元范光宪入伙的弟兄，因无视这条规矩，强抢民财，依律受到了当众鞭挞。这也在简师元心中引起了不满，认为这是王子善对他们这些外来户的有意敲打。

不过尽管如此，简师元却懂得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个道理。老上司范琼那套两面三刀的法术，此时成了他效仿的楷模。因此，他不仅没有丝毫表现出对王子善的不屑和不满，反而倍加卖力地操持军务，

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提出了不少良策，亦取得了不少成效。他的名气因之在军中不断上升，王子善对他的倚重也日见显著。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已成为王子善身边最得力的佐将。

但是简师元的真实心境瞒不过范光宪。虽然在进入王部后，特别是在得到王子善的格外器重后，简师元已不像以前那样，对他这个难兄难弟无话不谈，但范光宪凭着自己对简师元的了解，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估计简师元对王子善鞍前马后地讨好巴结，十有八九是在逢场作戏，时间一久，他跟王子善绝对尿不到一把壶里去。因此当曾邦才让他提供合作人选时，他不假思索张口便提出了简师元。

午时稍后，简师元在范光宪的陪同下，来到了野菊园子正店。

来此之前，范光宪只说是“有位仰慕简兄的朋友意欲与简兄一见”，然而简师元从范光宪的神色及其“此事勿使外人知晓”的叮嘱上，却是不难猜到其事肯定有点名堂。不过既然范光宪事先不透底细，他也没有追问。根据以往的经验，他揣测那事无非是某种数量较大的走私交易之类，全然没想到是有人要对他进行策反。所以，当曾邦才将其意图和盘托出时，他感到非常突然。

但是最终的结果，正如曾邦才与范光宪所料，是简师元没有拒绝合作。而且说服简师元所费的口舌也并不是很多。

事前范光宪曾建议，最好先试探一下简师元的口风，再决定是否将真实意图说出。但曾邦才没去绕那个弯子。他是在与简师元略作寒暄之后，便直言不讳地说出了约见之意。之所以敢于这么做，是因为曾邦才根据范光宪所提供的情况，已确信必能将简师元拿下。而从双方见面时简师元那种故作矜持的做派上，曾邦才又获得了一个直感：此人的性格特点是相当地自命不凡。曾邦才在禁军中见惯了这种嘴脸，深谙此辈秉性。这种眼高于顶的人，怎么可能对王子善之流心悦诚服忠心耿耿呢？

确认了这一点，一切都好谈。

曾邦才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所以在落座后，他便单刀直入地切入主题，提出了让简师元采取适当方式，策动王子善旗下义军参加联合攻城行动的要求。

“嗯？这……这岂不是谋反吗？”由于毫无思想准备，简师元一时有点发蒙，竟脱口说出了这么一句傻话。

曾邦才不禁哑然失笑：“简头领以为自家尚未反乎？”一句话堵得简师元无言以对。他简师元早已是屈膝降金的叛将，以刑律论之，其罪状比一般的民众作乱更重，还谈何反与不反？

“啊，这个，简某不是这个意思。”简师元尴尬地随着曾邦才干笑了两声，“简某是说，王大头领对简某恩重如山，你让简某背着王大头领做手脚，岂非欲陷王某于不义耶？”

“嗯，简头领义气深重衔恩图报，令人感佩。不过在曾某看来，此事还要从两方面说。”简师元拿出王子善对他的恩典作为盾牌，是曾邦才料到了的。他认为，这也不能说完全是简师元的装腔作势。无论如何，简师元还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他对王子善的收留提携之恩，不可能毫无感激。如其不然，曾邦才反倒不敢用他。因此曾邦才早已准备好了化解其心理矛盾的说辞，“有道是旁观者清，简头领可愿听曾某聒噪几句吗？”

“这个——不妨说来听听。”

“好，曾某就冒昧直言了。”见简师元并无中止谈话的意思，曾邦才心里便更是有了底，“在曾某看来，王大头领接纳简兄与范老弟入伙，固有解危济困之恩，亦不乏扩充实力之意，是为互惠互利之事。况且，简兄入伙之后，以卓越的军事才干，将山寨兵马整肃一新，令其征战能力今非昔比。此功非赖简头领莫成，实以足抵其恩。所以于

今简头领与王大头领之间，已是两不相欠也。”

这一番话说得简师元非常受用，但若表现出来便显得浅薄了，所以他依然端着一副义字当先的架子表示，他既然入伙临风寨，理所当然要为山寨竭诚效力，些许功劳不足挂齿。再说王大头领待他情如手足，他对王大头领岂有三心二意之理。不过，言语间那种装模作样的矜持劲头，却已减少了许多。

这表明双方的心理距离已经拉近，曾邦才觉得，下面便该水到渠成了：“简头领倒是一心一意替王大头领效力，可惜王大头领却未必能事事皆顾及简头领也。”

“此话怎讲？”

“这是明摆着的事，简头领自应心中有数。王大头领不愿进击汴京，显见得是欲留归顺官府之路。狡兔三窟，本也无可厚非，然以简头领与范老弟昔日戕害吴革之罪，一旦落入宗泽之手，岂能为其所容乎？”这是曾邦才的撒手锏，他事先断定简师元必可拿下，就是因为捏住了简师元的这条软肋。

果然，听了这话，简师元的面色阴沉下来，半晌没有开腔。

“曾头领所言不谬。王大头领行事，断不会以我等利害为虑，倘其投靠宗泽，你我便是死路一条。”范光宪乘机在旁帮腔。

曾邦才知道简师元心旌已动，唯是碍着一个义字不好松口，便又用寥寥数语，扫除了这道羁绊：“简头领信奉明人不做暗事，此乃君子之风。然我辈生逢乱世，能通权达变方为智者。王大头领头脑欠聪，非如此不可阻其自陷泥沼。宗泽最恨反贼乡寇，所谓招抚不过是权宜之计。王大头领一旦归降，其实下场亦是堪忧。所以说简头领如此行事，非但不是害他，反而却是救他。待到王大头领幡然醒悟之时，当不难理解简头领之用心良苦。”

曾邦才揣摩人心确有一套，这几句话，给简师元背叛王子善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体面的台阶。经过一阵沉默，简师元开口问："打算夺取汴京，胜算能有几成？"

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曾邦才微微一笑，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得相当肯定——不动则已，动则必胜。并且，他从当前的全国形势，到汴京周边的武装力量对比，很具体地谈出了若干条必胜之理。他的话里自然不无夸大成分，但所列事实基本不虚，听上去确实头头是道。

接着，曾邦才指出了袭取汴京后的两种前景。一是引发全国性的大动荡，导致朝廷彻底垮台；二是虽暂时不能引起广泛呼应，起事义军亦可割据中原，形成与朝廷之对峙格局。而无论是哪一种前景，只要简师元措置得当，均可通过这次行动脱颖而出，成为一方枭雄。那样，即使将来要与朝廷妥协，业已具备了与其讲价的雄厚资本。

"总之，扯了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既已戴罪在身，何不索性闹大。"曾邦才盯着简师元，不紧不慢地道："朝廷向来欺软怕硬，你越闹得大，他对你越客气。民谣云，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说的即是此理。"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前景，出现的可能性也极大：金军乘机南下，胁迫他们充当灭宋的爪牙。草庐翁对此另有盘算，但那话不宜轻泄，所以曾邦才略去未提。然而简师元并不傻，他不仅预见到了那种可能性，还迅速地做了进一步的考虑：果真走到那一步，便干脆率部降金亦无不可，说不定还能受到重用。他揣度，这也是曾邦才他们想好的一条退路。既然曾邦才不去触及，他也正好避而不论。

正是由于此窍洞开，乃使他终于打消一切顾虑，下定了放胆一搏的决心。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事成之后，曾邦才须帮助他成为王子善部的实际主帅。

这却正中曾邦才下怀。曾邦才不怕他提条件，就怕他不提条件。因为无条件的合作，是远不如有条件的合作靠得住的。

“不是事成之后，而是从现在起，便要做此努力。如其不然，何以成事？”曾邦才的这个回答，令简师元极为满意。倘有数十万兵马在握，起家的本钱足矣。此机不乘，更待何时？于是他无复多言，即与曾邦才拍板成交。至于江湖义气云云，这时已被他全然抛到了脑后。

有了简师元的配合，迫使王子善就范的把握大为增强。曾邦才对这一步的成功甚为自得。范光宪自谓荐人有功，心情也很愉悦。而简师元觉得前程可观，情绪亦为之一振。三人遂欣然举杯，共祝霸业早成。把酒再叙时，简师元不知不觉地又恢复了惯常的倨傲做派，甚至那哼哈作态之状更甚于前，好像他现在已经就是指点江山的诸侯之一。

曾邦才看在眼里，感到好笑。他想此人是没法长久共事的，王子善能容得下他，肚量还真是不小。这厮欲借机独吞王子善的队伍，纯属白日做梦。但目前是用人之际，这场诱人的春梦，无妨先让他做着去。日后要搞掉他，那还不容易。

八

宗泽用过早饭，来到前衙，宗颖和开封府司户参军宿向荣已经候在签押房中。遵照宗泽的吩咐，他俩都穿了便服。他们今天的公务，是跟随宗泽在城里进行微服私访。

要随同宗泽出去微服私访的，还有甘云及若干亲兵。他们也都换上了百姓服装。由于目前城中情况复杂，不乏暗藏的敌对分子，且因连续处决了大批罪犯，难免有人衔恨报复，宗颖担心宗泽的安全，曾劝父亲暂缓私访。但宗泽急于考察民情，执意要现在就去，那么护卫工作便非常重要了。

好在亲兵队统领甘云是个十分能干的青年才俊。甘云今年二十四岁，曾经担任过李纲的贴身侍卫。去年李纲在被流放潭州之前，将其荐与了宗泽。因其在李固渡战役及开德十三战中屡建奇功，受到了宗泽的高度赏识。所以此次宗泽来京赴任，唯一点名带在身边的旧部，就是甘云。

甘云不仅肝胆忠勇武艺出众，虑事周密机敏过人，而且组织能力很强，并颇有知人善任之能。亲兵队组建后，他很快便与副统领形成了配合默契的合作关系。有这样一个人负责护卫工作，宗泽相信一般的刺客是不在话下的。

甘云设计的护卫方法果然巧妙。他动用的人员不多，亦不令其紧随宗泽身边，却是以宗泽为中心暗中形成了一个防范严密的交叉控制区。在行进间，各个便衣卫士的位置可依照他的手势随时进行灵活调整，若有欲行不轨者，无论从哪个方向出手，均可于瞬间制伏。后来宗泽得知了甘云的护卫布局，发觉竟与八卦的阴阳相济之理暗合，大加赞赏，颇受启发，遂将其化用于阵图之中，在战场上奏效甚佳。

因天气闷热，暑湿溽热，走路过多恐宗泽的身体吃不消，在宗颖的建议下，这一日宗泽访察的，是距开封府较近的东大街至甜水巷一带。这一带北依皇城，南临大相国寺，居住人口稠密，商行店铺众多，乃城里的黄金地段，也是前些日子刑案频发的区域之一。

经过数次严打，现在的治安状况显然已大有改观。宗泽一行沿街走来，但见各类商铺都在正常开张，市面气氛虽不似往昔那般兴隆，却也还称得上是祥和平顺。从与若干商家的交谈中，可以感到，他们的生活状态还算稳定，对官府的信赖度也还可以。这个印象让宗泽感到比较舒服。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月，能有如此气象，已算相当不错了。

可惜这只是他们走马观花看到的一种表象。稍一深入进去，问题就出来了。

在街上转悠了一个多时辰，天近正午，他们信步踅进潘楼街上的一家面食铺歇晌打尖。宗泽、宗颖、宿向荣三个人只点了几碗素面和几样凉菜，结账时店家将算盘一拨拉，张口就要三百多块钱。宗颖问店家是不是算错了，店家肯定地回答没错，而且与别家相比，他这里还算是便宜的。

宗泽示意宗颖且莫争辩，让他照付了餐费，就带他们起身而出，又去走访了几家饮食店。所到之处，果然是一家比一家贵，有的餐馆的饭价，甚至高于宗泽所认为正常价格的十倍。

宗泽的面色阴沉下来。他打消了再随便看看市容便打道回府的念头，开始一家一家地细细打听起商品价格。这一带的店铺种类繁多，举凡玉石、珠宝、石料、家具、棉纺、蚕桑、裁缝、印染、鞋靴、幞头、刺绣、油衣、剃刀、制剪、雕版、笔砚、五金、杂货、米面、蔬果、油盐、茶酒、灯烛、柴薪，乃至酒楼、脚店、浴堂、马店，等等，可谓是五脏俱全，应有尽有。宗泽一口气探访了二十几家，方知

眼下汴京城里的物价，端的是大大地超出了他的想象。

战乱年月，物价上涨本不足为怪，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京城物价上涨的幅度之大，却是令人咂舌。而且涨幅最大的，是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饮食、棉麻与柴薪之类。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就大了。

宗泽问宿向荣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宿向荣说，虽然汴京的物价一直是比外地偏高，但多年来还算稳定。宣和七年与靖康元年金军两次围城之际，由于全城戒严，货源中断，再加上金军的勒索劫掠，导致市场萎缩货物极缺，曾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涨价风潮。后来金军撤走，随着贸易的恢复，物价逐渐回落，不过已不可能回落到先前的水平。而近日来物价突然又呈暴涨趋势，却不知是何原因。

“近日既有这等异常情况，你身为司户官员，为何不及时向我禀报？”宗泽皱着眉问。

“卑职也是刚刚察觉。再者卑职见宗留守日理万机，忙的全是大事——”

“你以为物价波动是小事吗？”宗泽不满地打断他的话。

“是是，啊不，不是小事。”天气本来就热，被宗泽严厉地一逼问，宿向荣紧张得满脸都挂了汗珠，“卑职知错，卑职失职。”

“物价如此畸涨，你们的日常用度，足够维持否？”宗泽放缓了口气。在宗泽的印象里，这个宿向荣为人比较老实，奉职亦较勤勉，因便未再深责。

“日用开支数倍于昔，这是不消说的。不过承蒙朝廷恩典，以卑职之俸禄，日子尚且过得去。”

“哦。”宗泽点了点头。他想，这大概就是宿向荣还没对物价问题的严重性给予足够重视的原因了。作为一名八品职官，宿向荣除本俸

之外，每月还有添支钱、厨食钱、供给钱等补充收入，甚至还会有因职权而带来的礼金和好处费。这些五花八门的收入加起来，远高于其名义上的收入。所以对他们来说，即使物价再涨，亦不至于有衣食之忧，顶多是大宗开支减少一些罢了。

但这个事情放到布衣平民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在镇守磁州时，宗泽曾遇上过因物价飞涨而引发的暴乱，深知处理起来极为棘手，因而对此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他想找几个普通市民聊聊，倾听一下他们的反映。正好前面有个茶棚，有些过客正在那里歇脚。宗泽便与宗颖、宿向荣过去坐了，要了几碗凉茶，边喝边与过客们搭讪，有意地将话题往物价上面引。

这一引，便引出了无数的牢骚、怨气，乃至激愤。

从装束上看，那些过客中既有纶巾儒士，也有担夫工匠，但无论何种身份者，一谈到物价，无不是唉声叹气怨愤冲天。众口一词皆道，若是物价再似此日渐升浮居高不下，真个就没了百姓的活路。

一个担夫扳着手指算道，他给人送货一天可得八十至一百钱，过去一个大饼售价五钱，这一百钱足够填饱全家人的肚子。如今一个大饼涨到了三十钱，一天的工钱连他自己的嚼头都不够。指望雇主增加工钱是没门的，而若辞职不干，则连这一百钱也没得挣了，一家老小靠什么活？

一个老者摇头而叹，世道如此，无奈其何呀。买不起被褥，那就睡草席，买不起米面，那就吃秕糠呗。若是连秕糠也没得吃，便只有去讨饭了。除此之外，我等蝼蚁之辈还能怎的。

一个工匠就咬牙切齿地骂，娘的，还能怎的，还能去偷，去抢，正门不通就走旁门，总不能眼睁睁地坐着等死。一个儒士摆手道那可使不得，你没见宗留守惩办盗贼的那股狠劲吗？偷盗抢劫，让官府抓住，吃饭的家什就没了。那工匠一听这话怒火更盛，冷笑道，连饭都

没得吃了，还留着吃饭的家什何用。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说不定老子还真就反了呢。

老者忙道这却乱说不得，让捕房细作听了去，少不得要吃官司。担夫在旁不屑地哼道，如今说这话的人多了去了，说两句话便抓，他官府抓得过来吗？那工匠亦气昂昂地接茬道，正是这话，将全城百姓都做反贼抓了，我看他宗留守还能不能在汴京待得住。

堂堂的皇城根下，居然有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出言不逊，令宗颖和宿向荣都不禁闻之色变。宗泽听了，也是心头震荡。但他声色未动。自从将话题引起后，宗泽就没再多言，而是以听为主了。那工匠的话虽不中听，却是发自肺腑。宗泽所要听的，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心话。那工匠的激愤情绪，他认为是有代表性的。

宗泽感到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他一面倾听着众人的交谈，一面在心里一阵阵地发沉。他倒不是担心这些人真的就会发动什么叛乱，一般来说，这等人没有那么大本事，充其量只是放几句狠话发泄一下而已。而且，越是动辄将“反他娘的”挂在嘴边上的人，越是未必会反。真正意欲谋反者，倒不会轻易地吐出那个“反”字。但是，被生活挤压得走投无路、对现实怀有强烈不满的人，却是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是宗泽最担心的。

而在回府途中所遇到的另一件事，则越发加重了宗泽之忧。

宗泽等人离开茶棚时，已近酉时。在外面盘桓了整整一天，宗颖怕宗泽过于劳累，早已吩咐甘云备了车来。宗泽这时也确已心神俱惫，便依着宗颖的安排上了马车。那件事便是当马车行至金龙庙附近时遇上的。

说起来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个唤作云可度的粮油商为其父做“喜寿”，即七十七岁大寿，包下了一座酒楼设宴请客，铺陈的排场比较大，天色未黑便搞得流光溢彩灯火辉煌，又雇了伎人班子在酒楼

门前奏乐迎宾，吸引了不少观者。宗泽的马车因之在此受阻。当时宗泽在车上看到这个鼓乐齐鸣的喧闹场面，不知是何盛事，出于好奇，便让甘云派一个便衣亲兵前去打听了一下究竟。

莫说是在豪门云集的京城，就是在一座普通城镇，富户的此类酒宴也是司空见惯。宗泽不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夫，按说对此应当不至于大惊小怪。但目下正值战乱频仍民生凋敝，恰恰方才又听过一些市民对物价高涨发作的满腔愤怨，目睹这种奢华场面，他便不由得生出了极大的反感。

一面是辛苦劳作终日难得维持温饱，一面却是花天酒地锦衣玉食一掷千金，这种贫富对比，委实是太鲜明太强烈。人之天性原本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均，此时此刻，这等场面，让食不果腹的寒士视之，焉得能心平气顺？宗泽向前望着，气恼地在心里骂道："这厮恁地不识时务，如此火上浇油，无患自焚其身耶？"

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宗泽今天才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他多年的从政生涯中，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在年轻时，宗泽曾有过均贫富的理想，但后来随着学识和阅历的增长，他发现那只是空想，不但历朝历代的君主做不到，那些高举着杀富济贫旗帜的造反者也同样做不到。贫富之分犹如万物之别，在大千世界中，是永远不可能被消除的。

但人间的贫富关系，与自然万物间的相互关系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自然万物按照天生的彼此相依的生存法则，可以自动形成奇妙的生态平衡。狮虎虽威，不犯蝼蚁。而人间的贫富差距却不可能自动地做到适可而止，其弱肉强食之状，要比自然界残酷得多。如不采用人为手段干预，必将导致血腥拼杀。所以，一个国家欲得长治久安，便不能忽视对贫富差距的强制调节，便不能不在控制两极分化程度上狠下功夫。在宗泽看来，官府的职能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就是这一条。这是奠定太平盛世的基础条件。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在承平时期，将

会引起动乱；在动乱时期，则将导致亡国。

可是，这个道理固然不错，真正要施行相应的举措却是困难重重。因为富者总是期望更富，而有权制定纲纪的各级官员们又多与富户休戚与共，甘愿为了成全国家和民众利益而作茧自缚者十分罕见。纵使确有某个天下为公的掌权者，亦因孤掌难鸣而无法成事。此结并非死结，而竟致千年难解，其难点就在这里。宗泽从政半生，始终人微言轻，面对此状深感无能为力。后来赋闲在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懒得再多想那些力所不及之事。

但他现在又重新出山，这个问题便又成了他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今汴京位居抗金前哨，民心不安实为大患。当此非常时期，如果坐视贫富差距无限制地扩大，无异于有意地将百姓逼上梁山。而且，如果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单靠那区区几万禁军，又焉能挡得住豺狼铁蹄？宗泽暗忖，看来自己今日出来走这一趟是太有必要了，此事若不及时警惕抓紧解决，待到矛盾激化，百姓穷极生变，那局面收拾起来可就难了。

在车上宗泽就向宿向荣交代了任务。他让宿向荣带人再进一步进行市场调查，特别是对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粮油、蔬菜、柴薪等商品的价格及其货源情况，一定要切实搞清。同时他指示宗颖，对京城里各行各业龙头商贾的经营盈亏以及税负、消费等状况，也要去做个摸底。总之要求他们，在今后的几日里，务必将城里的整体经济状况基本吃透，以便有司拿出合情合理的整顿对策。

然而，就在宗泽意图集中精力设法解决物价问题的时候，另有一桩大麻烦事，已在悄悄地候着他了。

九

事情发生在宗泽外出进行微服私访的次日上午。事发地点是城东草关镇。是日，王子善部的一位女头领钟离秀，在镇上的一个茶肆中突然遭到了一伙官军的武装袭击。钟离秀的两名亲兵一死一伤，钟离秀则被袭击者绑走，下落不明。

这件事发生得极其意外，以致无论是宗泽还是王子善，乍一闻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钟离秀是个年方二十三岁、容貌十分出众的姑娘，也是一位深受王子善器重的巾帼豪杰。她出身于京郊农家，上有一兄唤作钟离英。其父钟离广，是个伤残军人。因钟离广很热衷于钻研武学，他的这一双儿女除了耕种纺织外亦熟刀枪，在父亲的教习下，自幼皆练就了一身出色的武功。

去冬金军重兵压境，在合围汴京的同时，对京郊的许多乡镇进行了疯狂的蹂躏。钟离广之妻为帮助一个少女摆脱金兵的凌辱而惨遭奸杀。钟离广惊悉噩耗，以独臂之躯执刀独闯金营，手刃仇寇十二名，而其自身则被金兵乱刀剁成了肉泥。

国仇家恨，不共戴天。钟离兄妹卖掉田地耕牛，组织起一支义勇队，向金军展开了凶狠的复仇行动。这支义勇队的成员男女老幼混杂，原本都是乡间农人，若论军事素质战斗技术，可谓一塌糊涂。但因这些人皆为被金军糟蹋得家破人亡的幸存者，个个对侵略者恨之入骨，人人面对仇人都舍得玩命，令金军大吃苦头。他们或者单独寻找战机，或者主动配合其他抗金武装的行动，进退无常神出鬼没，逮着机会就咬上一口，一时间将金军搞得扰不胜扰防不胜防。

渐渐地，被咬痛了的金军开始重视起这支一点作战规矩都不懂

的“匪帮”，而沉浸在复仇快感中的义勇队却开始麻痹轻敌。终于有一天，义勇队在一次倾巢出动的夜袭中遭遇了埋伏。除钟离秀带领十数人杀出重围外，包括钟离英在内的数百名义勇队员，在这次战斗中全部战死。

钟离秀毕竟是个年轻姑娘，失去了哥哥这根顶梁柱，颇感独木难支。为手下那十余名兄弟姐妹不致被金军赶尽杀绝，或被土匪流寇吞并，也为了能继续抗金报仇，她在经过一番权衡后，投靠了在京畿一带势力最大抗金呼声也最高的王子善。

王子善对钟离兄妹奋勇杀敌的事迹早有耳闻颇为赞赏，尤其将钟离秀视为世间罕见的奇女子。当时他的部伍里也有一些妇女兵员，却是缺乏合适的女将。见钟离秀率部来投，王子善如获至宝，就将她委任为女军头领，把以往分散在各部的女兵统一整编起来，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女兵之旅，号称木兰军。

木兰军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义军的军需供给。王子善部兵马甚众，军需用品种类繁杂，钟离秀以前并无操持军需的知识和经验，但因她勤勉好学不耻下问，又兼天生聪颖触类旁通，很快便由外行变成内行，不仅将物资调配和进出账目管理得井井有条，还把战地救护和家属安置等后勤机构都健全了起来。

这些琐碎事物，平日里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战事一起便不可或缺，事到临头再抓是来不及的。钟离秀未雨绸缪，使部队免去了很大的后顾之忧。王子善从中看到了钟离秀的才干确实不让须眉，遂命其兼任了义军的粮秣副都总管，让她协助都总管王子腾统管全军的粮草供应事宜。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非王子善特别信任之人莫可染指。范光宪曾试图谋此肥缺，就始终未能如愿。钟离秀十分珍惜王子善的这份信任，因之对其所担职责，越是事必躬亲。

这一日她轻骑简从前往草关镇，就是要亲自洽谈一桩食盐交易。

在宋代，盐、茶、酒、香、矾等商品是朝廷的专控物资，由政府垄断经营，其中又以盐业的禁榷专卖制度最为严格。盖因上述诸行业，特别是盐业，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极大。故后世有论者云，北宋末年在仓廪匮竭边备空虚，积贫积弱症状已入膏肓的情况下，朝廷仍能维持官冗俸优丰亨豫大局面，支撑数倍于开国初年的庞大户部开支，就在于拥有数目可观的盐收入。所以，朝廷对贩私盐者，历来查之甚严处罚极重。

目下虽说是烽烟遍野时局混乱，官署残缺纲纪废弛，但因毕竟有个赵构新朝已在应天府宣告开张，大宋在各地的军政机构仍在维持运转，该管的事总还是有人在管。私盐贩子们慑于刑威，其违法行径到底还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尤其是当进行大宗交易时，行事都是比较谨慎。另外，在商贾眼中，所有称霸一方的民间武装，无论是何来路，打着何等旗号，莫不具有匪的性质。与匪榷货，货量又大，自然是更要小心。所以对货主提出须双方先议定有关事项再进行实际交易的要求，钟离秀认为可以理解。

宋时之设镇标准，曰“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者，则为镇”。草关镇位处京郊的交通要道边，其居民人数和商业发展状况，已达镇级规模。只是官方尚未在此正式设镇，亦未设置监镇官员。这里的税收，是委托当地有名望的富绅代为承办。因而这草关镇的“镇”称，目前还只是个民间叫法，尚非行政区划之义。长期以来，这里就是一个人们约定俗成的货物集散地，许多合法或者非法的批发交易，都是在这里进行。

置身此地来洽谈生意，一来不似在山寨里那样容易给货主造成店大欺客的心理压力，二来也不似在城里那样须提防隔墙有耳，一不留神便有可能碰上官府的眼线，谈话环境比较宽松，钟离秀与货主都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地点。

约定的见面时辰是上午九时。钟离秀带着秋桂冬梅两名女亲兵，

提前一刻来到了镇上的馨茗茶肆。

盛夏时节，茶肆里除了经营通常的茶点，还供应各种应季的清凉饮料及消暑果品。宋代是个食不厌精的时代，于美食开发方面大有成就。仅就清凉饮料而言，在这座普通的乡镇茶肆中便备有十几种，如甘豆汤、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荔枝青、金橘团、香薷饮、紫苏饮等。这些饮料中皆含有若干种中药成分，配伍十分巧妙，俱为清热佳品。更有一种可称道处，在于它们仅以天然物性之作用，便可保持品质和口感在常温中存放上百日不变。可惜那些包含着古人智慧的配方，于今大都失传。

草关镇是每隔三日一集，但早市是日日都有。这一日不逢集，钟离秀一行三人骑马驰达镇上时，早市已接近尾声。在茶肆里打尖的商贩和行客们亦已逐渐星散。这个相对宁静的时刻，正利于她们与货主缓饮细谈。

三个走方艺人装束的姑娘在茶肆里坐定，要了三碗“雪泡缩皮饮”，便一边休息一边等待中间人带着货主到来。这“雪泡缩皮饮”山寨里也有，却不似此处的味道地道。三个姑娘一面饮着一面品评，看来山寨就是山寨，仿冒之物与正宗货色相比，外表大约还像那么回事，可内里的滋味，到底是差得远了。

那件出人意料的祸事，就是当她们正在闲聊时不期而至的。

事情发生得突然而急促，而且很是令人莫名其妙。当时先是钟离秀听到了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起初她还以为是那个中间人和货主到了，但马上便敏感地觉察不对。因为，听上去来者不像是只有一两个人，而像是有一帮人正在对茶肆实行包围。

这是怎么回事？她正要提醒秋桂冬梅注意，几个身穿官军服装手执闪亮单刀的汉子，已从茶肆门口汹汹然大踏步闯了进来。

茶肆掌柜不知这帮军爷要来做甚，慌忙跑出柜台亲自逢迎，却被当头一个汉子一掌搡开。接着那几条汉子便一拥而上，径直朝着钟离秀她们扑去。

从地理位置上说，草关镇距王子善的临风寨较距京城为近，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处于王部势力范围，官军到此活动，一般不敢嚣张。今天这事反常，钟离秀甚觉惊诧，急推案起身，喝问来者有何公干。那当先的汉子扯着嗓子高叫，某等是奉宗泽留守将令，特来捉拿京东反贼。说着将手一挥，便带头抢步上前拿人。

秋桂冬梅见状既惊又怒，她们一面立即闪身向前护住钟离秀，一面厉声叱问对方凭何说她们是反贼，可有留守司签发的捕文。岂料那些人根本不理会她们的叫嚷，冲到近前七手八脚便去揪扯。

王子善对部属下过命令，不许任何人擅自与官军发生冲突。但面对这般无理行径，不采取自卫措施显然是不行了。事在必行，也无须商量，钟离秀三人在一瞬间便很默契地腾挪开去，同时与那几条汉子交了手。然而她们不知，那帮人如此穷凶极恶咄咄逼人，就是为了迫使她们动手开打，以便大张旗鼓地制造流血事件。

钟离秀曾经浴血沙场斩敌近百，秋桂冬梅也都是江湖艺人出身，自幼练得全身功夫，在多年走南闯北的卖艺生涯中，与地痞恶棍过招也不止一回。一般来说，这几位女侠每人对付三四个壮汉不在话下。但因今日那些汉子是蓄谋而来，人人皆持利器，而钟离秀她们则是无所防备，身上除了护身匕首外别无长物，并且相继出现的对手还越来越多，不下二十个，这就使得她们陷入了明显的劣势。

茶肆里的空间不大，她们挥舞着椅子板凳进行抵抗，百般施展不开，只三五个回合下来，便俱已带了刀伤。钟离秀眼见情况不妙，一面抵挡着对方的围攻，一面低喝冬梅赶快寻隙冲出去报信。冬梅自是不忍丢下钟离秀和秋桂，但在情急下却容不得她犹豫，于是她只好硬

起心肠，乘钟离秀连续掀翻几张桌子的空当，踹开茶肆的后窗飞身跃出。

后窗外亦有埋伏，但那几个鸟人似乎功夫过于稀松，冬梅没费多大气力，便将他们先后放倒。

钟离秀听得冬梅策马而去，即招呼秋桂边打边撤。就在这时，她感觉一股风声从脑后袭来，正欲侧身躲避，头部已受到了重重的一击。秋桂见了，急欲趋身过去救护，却从斜刺里冷不防横扫过来了致命的一刀。

冬梅在奔回山寨途中路遇正带领士兵进行野外骑射演练的中军头领周虎旺。周虎旺惊闻其事，当即率骑百余随冬梅疾赴草关镇。当他们赶到茶肆时，那帮号称前来捉拿反贼的人已经杳无踪影。留在现场的，只有激烈搏斗后的遍地狼藉和倒卧在血泊中的秋桂姑娘。

十

草关镇事件传到临风寨，激起了义军将士的极大愤慨。总头领王子善先是惊愕，继之震怒，在若干性烈的头领的鼓噪下，他几乎当时便要出兵向官军施行报复。

所幸周虎旺比较冷静。他对王子善劝道，一来对方这般反常挑衅，事出何因尚且不知；二来根据现场情况推测，钟离秀有可能尚未遇害，只是被对方绑走。因此目前不宜轻率行事，而应先弄清事情原委，再决定应对方式。

这周虎旺乃山乡猎户出身，后来成为京东山货行的一个团头。宣和七年金军第一次南侵时，他便拉起了义勇，是最早加盟王子善义军的头领之一。他虽只有二十五岁，却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处理问题稳健，而且点子也多。王子善部与其他义军之间，以及王部内部的各派势力之间，曾发生过几次较大的摩擦，均因采纳周虎旺的建议而妥善化解。因此对于周虎旺的意见，王子善一向比较重视。

在周虎旺的劝说下，王子善按捺下了向官军兴师问罪的冲动，但胸中怒气难平，于是他亲自修书一封，让周虎旺当面送交宗泽。在书函中，他措辞强硬地要求宗泽必须给他一个公正的说法，拿出令他满意的解决方案，并毫发无损地送还钟离秀。否则，即以刀枪说话。

当日傍晚，周虎旺便驰达东水门。守城将领闻其来意不敢疏慢，即派两名军士将其送往开封府。

周虎旺带来的消息令宗泽大吃一惊，他没想到事情居然会是这样。

来京上任后，他曾下过指令，命京畿各地官署遇到突发事件务必随时上报。但因草关镇未设官署，待邻近的官署闻听情况呈文上报

时，已经迟至下午。而且由于是依据传闻而报，所报并不翔实。只是说当日有官军士兵在草关镇某茶肆与人发生争执，乃至大打出手，误伤了一条人命。

官军的军纪是个大问题，类似的事件宗泽过去也处理过，所以对于这个呈报，他没往更严重处想。当然，官军蛮横伤人也不是小事，他正准备找闾勍来商议如何处理肇事者以及如何督促众将从严治军的问题。因而当他闻报有义军头领周虎旺奉王子善之命，就草关镇发生武力冲突一事前来交涉时，还颇有几分不快。心想我的部属违法，我自会依律处置，用得着你来指手画脚吗？

想是这么想，但为抗金大局计，他还是很客气地亲自出面，在会客厅里接见了周虎旺。他考虑既然对方派人来了，就此做些沟通也好。

周虎旺原以为要当面见到宗泽还得费点周折，没想到宗泽接到禀报立时便安排了接见，而且待人态度逊和，全无高官架势，这反倒使得他对宗泽肃然起敬，因此面对宗泽他亦是礼貌有加言辞有度。不过，对于需要表达的意思，他还是有一说一，毫不含糊。

听了周虎旺的情况通报，宗泽方知，草关镇事件情形与自己所得的呈报大有出入。他很难想象，居然会有官军将士，胆敢在草关镇那样的地方公然挑衅，并且狂妄到杀害王部人员，绑架王部头领。但他看得出来，周虎旺绝非凭空捏造无事生非。这样的话，此事的性质便不单纯是军纪问题了。

是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打着他宗泽的旗号，做出这种恶劣勾当？

听周虎旺讲述过事件经过，宗泽的惊愕和震怒程度，丝毫不亚于王子善。况且，他还要面对王子善的质诘，这个难堪处境令他更为撮火。但若是在周虎旺面前当场发作，反倒有做戏之嫌了。于是他先端

起茶杯啜了两口，平抑了一下气息，同时也梳理了一下思路，方缓缓地开口作答。

到底是久经世事的长者，宗泽在这一会儿时间里，已经想好了适当的答词。他的答复包含了如下几层意思。

一者，草关镇事件他是刚刚接到呈报，所报情形与周虎旺所述不一，但他可以相信周虎旺之言属实。二者，事件发生后，王总头领马上派人前来通报协商，这个做法非常好，有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他宗泽一定通力配合。三者，他宗泽从未下过所谓捉拿京东反贼之令，亦从未将王部及任何抗金武装视为反贼。但官军中如有此类言行，他首先负有节制不力之责。待事实查清，若果如周虎旺所说情形，他将当面向王总头领谢罪。四者，事件原委需要调查，请王总头领宽限办案时间。肇事者一经查实，不管其为何人何职，皆将即予拘捕。对案犯的判决以及对相关事宜的处理，将首先征求王总头领之意。五者，只要钟离秀还活着，一旦查到下落，一定全力营救。

“总之请王总头领放心，我宗泽对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给贵部一个公正的交代。”表明了上述态度后，宗泽稍稍停顿了一下，又道，“另外，我还有几句话，想请周头领带给王总头领。”

“宗留守请讲。”

“目前我们大敌当前国土沦丧黎民涂炭，我等华夏子孙，理当同心勠力携手并肩共御外辱。草关镇事件很令人痛心。我希望事态不要再人为地扩大，以免给敌寇以可乘之机，令亲者痛而仇者快。周头领乃深明大义之人，还望于此多做努力。”宗泽这最后一句话并非客套，他已从周虎旺很有分寸的言谈中，感觉到这是个通晓事理的后生，因此，的确是诚恳地希望周虎旺能从中起到积极作用。

周虎旺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宗泽的诚意。虽然双方的谈话时间不长，但宗泽的平易近人、老成持重、秉公论事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

度，以及他溢于言表的忧国之情，都给周虎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完全相信这位老帅的承诺是作数的，因而无复多言，在爽快地表示了一定将其意如实转达给王总头领后，即起身告辞。

周虎旺走后，宗泽立即派人去请来了闾勍。

宋朝军制，兵无常帅，将无常师。宗泽初掌留守司军，对部伍不够熟悉，在禁军中查案，还是通过闾勍去做比较方便。宗泽很严肃地对闾勍讲，这件事关乎官军与义军的关系，性质非常严重。官军与义军的关系很敏感，相互间的戒意本来就深，一点小事就可能掀起轩然大波。现在突然发生了这么一桩严重事件，如果我们不能切实解决问题严惩肇事者，那么任凭你再谈什么以大局为重联合抗金的高调，恐怕也无济于事。虽说是让周虎旺带了话回去，但王子善能有多大的忍耐限度，却很难说。夜长梦多，因此处理此事是越快越好，越慢越被动。

闾勍听宗泽谈过情况，第一反应也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同时也意识到了其事非同一般。不过，他认为如果事情确系留守司军官兵所为，查出肇事者不是太难。因为留守司军的建制及管理都是比较规范的，在宗泽下达过整顿令后，又进一步强调了军纪法规。像周虎旺所说的那种足有二三十人参与的行动，统兵将领不可能不知道。再者，留守司军各部乃各有防区，排除了不可能在草关镇一带活动的部队，余者的范围便没有多大了。这还不好查嘛，一夜工夫足矣。

听闾勍这么说来，宗泽的心情宽松了一些，他就让闾勍亲自主持，命各部连夜进行排查。查出肇事者后，不管首犯是谁，不管参与者有多少人，一律就地拘禁，并马上向他呈报。

然而事情却远不似闾勍想象得那么顺利。他排查的速度确实不慢，督察亦甚严，但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倒是查出来某部有个都头伙同几个属下在当日曾私自外出酗酒，但时辰地点人数都不对。除此

之外，便再无其他擅自离营者。外出执行公务者俱有来去时间及事由记载，据此皆足以排除他们前去草关镇作案的可能。

宗泽问闾勍，会不会在调查中有遗漏，或者有人匿情不报。闾勍说遗漏绝对没有，隐瞒不报的可能性也不大。涉及二三十人而且是全副武装的外出行动，要想遮掩得纹风不透是很难的。涉案者自己不说，也会有人暗中举报。再者将士们普遍表示，一来因宗泽下达过无令不许与义军发生武装冲突的将令；二来他们亦知王子善势大，外出时见了对方的人马都是尽量避免照面，怎么可能去主动招惹呢？因而闾勍得出的结论是，基本可以肯定，此事不是留守司军的人干的。

禁军可以摆脱干系，这是个好消息。问题是，就这样回复王子善，王子善显然不会相信。而欲平息事端，必须得查出肇事者才行。那么再去查谁呢？

驻扎在京城周边的，除了正规禁军，还有五花八门的厢兵、乡兵、弓手、团练之类，在绿林武装眼里，这些队伍统属官军之列。会不会是其中某人与王子善的人有仇，借了宗泽的名义去收拾他们呢？但是那些杂牌军却不似禁军管理得那么严谨，他们不但编制混乱，军纪亦相当散漫，欲彻查他们的行迹，就没有那么便当了。

由于闾勍所承担的整顿军备的任务很重，不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到这个案子上，宗泽便让他将此案移交给了开封府。有司官员经过会商，为争取时间，决定下一步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由司法参军侯云甫负责对厢兵等地方部队进行调查；另一方面，由司理参军步达昌负责对案发现场的调查。同时，为了避免今后在禁军中发生类似事件，宗泽指示闾勍，将那几个私自外出酗酒闹事的官兵一律杖责五十军棍，罚做苦役。并通报全军，以儆效尤。

宗泽每至一处官府履新，总会对属下职官的习性能力进行一番观察，以便做到因材施用。现在他来京虽只有半月，但对在公务上接触

较多的几位官员的品性才干已大致了然。他们当然是各有不足之处，比如宿向荣缺乏魄力不善决断，侯云甫有些圆滑，而步达昌则有点桀骜不驯，等等。但是在履行职责方面，这些人还都能独当一面堪称干员。人无完人，有这一条，宗泽就比较满意。侯云甫与步达昌都具有较丰富的办案经验，都曾破获过情节曲折的奇案，草关镇案由他们负责侦破，应当能较快地理出头绪。

可是宗泽的希望却再次落了空。

双管齐下的行动展开后，侯云甫将其工作情况是每日一报，但所报均是“排查无果”。步达昌则是头两天全无音讯，到第三天上午，才向宗泽做了禀报。而他回禀的情况，则比“排查无果”更加令人不安。

原来，步达昌领受任务后，即带两名吏员前往草关镇，去找有关人员进行查访。馨茗茶肆自出事后便未再开张，看上去那店主似有放弃经营之意。见有官员来查问，那店主苦着脸说他当时是被吓蒙了，对行凶者是何容貌，印象十分模糊，已经回忆不起来。再向左右的商铺中寻访目击证人，被访者则众口一词，皆称当时只是忙于避祸，未窥其详。

步达昌当夜就在草关镇住下。回想日间查案情形，觉得众人显系推托，尤其是那店主，神色支吾躲闪，定有隐情未说。次日步达昌命两名吏员分头去查访，他则再度登门茶肆，对那店主善言劝导，然终未问出片语。

步达昌无奈之下冷着面孔撂下一句话：“你可给我想仔细，如若知情不报，俟日后案子查清，你须与案犯同罪。”那店主为其言所慑，神色十分惶恐，就在送客出门时，他突然悄声言道：“今夜丑时，小的在镇南火神庙门口恭候大人。”步达昌很是纳罕，心想这厮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但既然那店主是这般诡秘形状，这话自然不便当场去问。

是夜，步达昌如约来到火神庙，从丑时一直等到寅时，却连个鬼都没见着。眼看着天已放亮，步达昌恼火地奔往茶肆，才发现那店主的居所已是人去屋空。不仅如此，甚至连毗邻茶肆的几个小店，亦在一夜之间人踪杳然。步达昌办案还从不曾失手，见状深悔自己一时大意料事不周，没有派人暗中蹲守。

这个情况十分蹊跷，但是对于宗泽，却似亦在意料之中。因为在与周虎旺交谈过后，宗泽其实便有一种直感，觉得这事背后有点名堂。他当然不愿遇上更大的麻烦，因而起初还抱有幻想，希望那是自己多虑。但随着一次次的调查无果，那种直感却在层层加重。听了步达昌的禀报，他的直感终于得到了验证：这桩性质恶劣的杀人绑架案，是有人为了挑拨官军与义军的关系蓄意制造的。宗泽不禁摇头苦笑，正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对此用心歹毒的作案者，即使没有王子善的逼迫，宗泽也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只是对方显然是蓄谋颇深，已抢先下手将线索掐断。瞎子摸象大海捞针，谁也不敢打保票说一定能在多少天内查出个眉目。这一点很令宗泽头疼。

不过宗泽最头疼的还不是侦破线索的中断。作案者既有不轨之图，便不会就此收手，只要他们继续活动，还会产生新的线索。宗泽最担心的，是王子善没有足够的耐心。如果王子善耐不住性子，不由分说悍然动武，那该如何措置？

转眼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天，无论如何得给王子善回个话了。宗泽别无他策，只能先亲笔致函，向王子善讲明查案情况，重申一定会将此案追查到底。对于破案时间的延迟，希望王子善能够理解和担待。

考虑到山寨众头领的态度会对王子善有影响，宗泽又另外给周虎旺写了一封信，希其力促事情朝着有利于维护团结抗金大局的方向转化。

与此同时，根据宗颖的建议，宗泽下令在京城内外广泛张贴榜文，悬赏缉拿案犯。他心知这基本上是无效之举，但此举起码可以起到表明官府态度的作用，这个表面文章还是有必要做给王子善看的。

可是，这样是否能安抚住王子善，宗泽心里并无把握。

十一

在悄然返回汴京的头几个夜晚，夏永济连续三次梦见了女儿夏莲。每次的梦境都差不多，都是他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女儿，女儿听到他的呼喊，惊喜地向他奔来。然而每至此时，天空便骤然变暗，梦境亦戛然而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本来是人类大脑一种很自然的生理活动，但人们历来认为，梦境与现实之间，还存在更为玄妙的联系。宋代崇奉道教，诡异之术甚嚣尘上，乃神秘文化大行其道之时。在这种风气和理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会将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加以主观附会，将某种现象视为所谓谶兆。而与现实生活虚实相映的梦境，更是被人们认为具备着神秘的预示功能。

如同大多数宋人一样，夏永济亦甚迷信此道。但他的事情不可语之于人，不敢去求教于那些江湖上的“真人”“天师”，因此他只能依靠自己来解梦。好在他倒是读过几本解梦“秘籍”，对有关知识还算略知皮毛。

据夏永济所知，解梦有正解、反解、曲解、拆解、连环解、八卦解等诸多解法，不同的解法所得之结论大相径庭。所以，欲解一梦，首先必须先判定该梦适合哪种解法。夏永济出于强烈的寻女愿望，一厢情愿地将其梦归为了可正解之类。正解是最简单的一种解梦方法。以夏永济的理解，它只需依据梦境中的情形，将其含义直接加以分析即可，不必考虑更多的曲折隐喻。夏永济照此梳理历次梦境细节，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女儿夏莲还活着，但生活处境堪忧；第二，他应当会有与女儿相遇之缘；第三，他能够遇到女儿的地方，应当是在人烟稠密处；第四，他的寻女行动伴随着不测之险。

其实，他分析出来的这些内容，多半是存在于其潜意识中的希冀或揣测，而解梦这个形式，只不过是他对自己的思维赋予了一个自欺欺人的认定依据罢了。

然而这个分析结论，对他的精神鼓舞作用却非常大，令他越发坚定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信念。至于那些未知的凶险，在行动中着意防范就是了。四年前的那个夜晚，就是由于惧怕凶险，才导致了他与女儿天各一方。既然苍天昭示他与女儿尚有重逢之缘，这一回纵有万险在前，他也决计不再退缩。

信念这个东西很神奇，它是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能产生出一种力量，强有力地支撑着人们将某件事情执着地不惜代价地做到底。世上的许多事情，往往就是因了这份坚定不移的执着，竟然就从起初的看似完全不可能，最终真的转化为心想事成。如果说夏永济的解梦行为尚有一定意义，那么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除了坚定信念的作用，在夏永济看来，其梦境还给了他一个重要启示，那便是为他指出了寻女的大致方向。凑巧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意外地得到了一条相关信息。而这条信息又恰恰可以与他的解梦结论相互验证，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寻找范围。

事情是这样的。那日从大相国寺出去后，夏永济在一条僻巷中，挑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栈落下脚，自次日起，便每日闻鸡起身，开始了他的寻女行动。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找他的那个朋友李喆。可是来到李宅后，却闻其宅早已易主，李喆一家去向不明。于是夏永济只得转而去找另外几个靠得住的旧友。但经过靖康之变，汴京的许多地方皆已是物是人非，他要找的人没有一个还安居原址，甚至现在连是死是活都很难说。

对此情形夏永济事先也有所预料，但当他真正面对此状，还是颇

感怅惘。他知道，即使他找到了某个朋友，也不见得就能得到什么线索，但起码是能有个帮手，遇事也有个商量。现在，他只能死心塌地地孤军奋战了。

汴京方圆五十里，大小巷陌不下数千条，仅凭他夏永济一人之力绝难遍查，这便需要确定某些重点区域。那么哪些地方可定为重点区域呢？适时而至的梦境告诉他，就是人烟稠密处。梦境的提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夏永济的茫然，不过在偌大的汴京城里，人烟稠密处也实在不少，各城厢的居民集中地，大大小小的市场商圈，以及各种游乐场所和名胜所在地，皆为人烟稠密处。如此一处处寻来，工程量亦甚浩大。夏永济别无捷径可走，只能准备扑下身子去逐步过滤。就是在这时，承蒙天公垂悯，他得到了那条似可帮他进一步缩小范围的信息。

为他提供信息的，是曾跟随他学过手艺的一个徒弟。此人名唤顾小二，当年学艺时常在夏家吃住，与夏永济的师徒之情甚笃。后来其寡母亡故，其叔将他过继过去，他便迁往外埠，随其叔做了生意。此后顾小二每逢进京时，还是不忘去看望一下师傅。但随着夏永济横遭祸事只身出逃，他们已失去联系多年。

那日，夏永济正在旧宋门里大街一带走动，不期与进京联系买卖的顾小二碰个正着。这意外的巧遇令二人十分惊喜，他们遂进了一家面馆，亲热地把酒相叙。那个时辰不是饭口，面馆里别无他人，正好便于谈话。由于多年来夏永济身边无人可语心事，憋得难受，而他对顾小二的品性很是了解，知其非常厚道，所以当顾小二问起他为何突然销声匿迹时，他便将自己的遭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顾小二。当然，对于祸事的起因，他没和盘托出，只说是不慎得罪了恶棍强徒。

虽然如此，他还是有点后悔，暗忖自己是不是酒后失言。岂料正是由于他的坦言倾诉，才引出了那条重要信息——那顾小二听夏永济叙述过事情原委，先是一阵唏嘘，然后忽然若有所思地拍了一下桌子

道，若是早知师傅之事便好了。

夏永济忙问此话怎讲。顾小二就告诉夏永济，他前日外出办事，在街上与一女子擦身而过，觉得甚是面熟，却一时没想起在哪里见过。现在听师傅一讲，才想到那女子原来很像是莲妹。

夏永济一听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急问是在哪里遇到的，顾小二说是在甜水巷。夏永济又问顾小二看得真切吗？顾小二惋惜地说当时未曾留意，只是一闪而过。夏永济甚觉遗憾，但这事怨不得顾小二，他便反过来宽慰顾小二道，只要有这个线索就好，倘那女孩儿真是莲儿，我迟早是能找到。

顾小二很过意不去地表示，他可在汴京多留些日子，帮助师傅找一找莲妹。夏永济当然很需帮手，但他考虑到事情未必会在短期内有着落，顾小二若留京日短无济于事，留京日久则会有诸多不便，就谢绝了顾小二的好意。他只要求顾小二做到一条：不要将此事对任何人讲，也不要对人说在汴京遇到了他。顾小二对其如此谨小慎微不大理解，但他深谙隐事莫究之理，当下便郑重承诺，既是师傅如此吩咐，即便是对家人，他也绝不会提此事。于是这师徒二人又对饮了几杯后，便就此珍重惜别。

顾小二所提供的，其实只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信息。但夏永济思量起来，觉得其言价值非凡。因为，首先，甜水巷一带商铺众多居民密集，正与梦境所示之人烟稠密处相符；其次，顾小二过去乃夏家常客，对莲儿的模样印象很深，他感觉那女孩儿很像莲儿，那女孩儿就是莲儿的可能性应当说非常大。

这个判断令夏永济十分兴奋。他将这次与顾小二的邂逅，视为苍天对他的又一个提示：有道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汴京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既然他能与失去联系多年的顾小二相遇，那么找到女儿亦非绝无指望，只不过需要经过一番周折罢了。

天意昭然，下面要考验的，便是他的意志与毅力了。因而自此之后，他便将下榻处迁到了甜水巷附近，每日里起早贪黑地在那一带走动，于不懈的寻查中，期盼着奇迹的出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日，在夏永济面前果然闪出了奇迹之光。

那是在夏永济返京后的第十一天。那天，夏永济与前几日一样，一早起床后，在客栈旁的小吃店里随便吃了点东西，便走向他要重点寻访的街区。

甜水巷的位置在皇城东南，大相国寺以北，其前后左右皆为贯穿城区的大道，商业网点遍布其间。在汴京极负盛名的温州漆器店、唐家金银铺等老字号商铺，都是在此区域中。这个区域因纵横道路的分割，又被划分为若干街区。每个街区的商家，或主营丝棉印染，或主营珠宝首饰，或主营文房四宝，或主营日用杂货，均各具特色。而诸如餐饮、医药、典当等行业则是见缝插针遍地开花。在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大商业区里欲得人间巧遇，亦只能是听凭机缘做主。但这总比漫无边际地满城去跑要好得多。所以尽管连日来无所收获，夏永济仍然是希望不减信心十足。

这一日，夏永济去的是乾明寺旁边的一个街区。这个街区的买卖，是以纺织刺绣以及裁缝行业为主。相对别处而言，此处的商铺明显的是以女性主顾为多。这一情形使夏永济产生了一种预感，觉得今天似乎会有点事情发生。这个预感竟是很准。事情当真就在夏永济逡巡了一个时辰左右的时候发生了。

当时，夏永济觉得有点口渴，想找个茶摊去喝碗凉茶。正当夏永济走向茶摊时，他突然一眼看到了从前面一家织绣店走出的一个少女的侧影。这一眼让夏永济的心脏猛地一跳：那女孩的容貌体态，甚至包括走路的姿势，像极了他的女儿夏莲，只是要比他印象中的莲儿高挑丰满了许多。这也是情理中事。他与女儿失散时，莲儿才十三岁，

四年多的光景过去，如今的女儿自然不会再是幼时形状。

这个难得的发现岂容错过！夏永济哪里还顾得上去喝什么凉茶，他拔腿便要去追那女孩儿。可惜恰在此时，偏又节外生枝，他蓦地感觉到了来自身后的一种异常目光。

前文讲过，夏永济在返京寻女的同时，是必须时时防备着某些人发现其踪迹的。前几日与顾小二的邂逅，一方面给了他某种昭示和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一个提醒，提醒他有可能碰上不想碰上的人。理智告诉他，出现这两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而经验则告诉他，不希望出现的情况，往往比希望出现的情况，更容易出现。因此这些天来，他在留神寻女的同时，防范意识也一刻不敢放松。

当时夏永济的目光正在追寻那个女孩，脑后的感觉却发出警报：有人也在暗暗地盯着他。更糟糕的是，还未等他回头察看那令人不安的目光来自何处，竟有一只手臂若即若离地贴向了他的腰间。

一个不祥之念在夏永济的脑子里倏地一闪。出于强烈的自卫本能，他立即挪步转身，以一个迅速的反制动作，拧住了身后那只游蛇般的手臂。同时他的眼睛向两侧飞快地扫过，察看那厮有几个同伙。

孰料那厮非但一无同伙，二未敢有丝毫反抗，反而立时扑通跪倒，连连告饶：“大哥高抬贵手，放过小的吧。小的是迫于生计，小的再也不敢了。”

夏永济定睛看去，见那厮是麻秆身材，獐头鼠目，一派猥琐之状。复又扫视周围，并无异常状况。乃断定不过是遭遇了一个扒手，心情才放松下来。他恼火地喝了一声“滚”，便撒手丢开那厮，赶紧回头张望。

可是就在这片刻之间，那女孩儿已不见了。夏永济急忙撩开大步向前追寻，一直追到十字路口，也没再望见那女孩儿的身影。

夏永济无法确定那女孩儿是拐进了哪条街巷，他驻足街口考虑了一下，只好原路返回，打算到方才女孩儿去过的织绣店打听一下线索。然因这一带同行业的商家都是扎堆经营，这条街上一字排开的店铺皆为染织刺绣之类，方才那女孩儿到底进过哪家店铺，却是记不清了。夏永济只好挨家去问，而得到的回答则如出一辙：“方才进出敝店的年轻女客多了，谁知客官问的是哪一位。”

那道可遇而不可求的奇迹之光，便这样在夏永济面前稍纵即逝。夏永济心里的那份懊恼，自是可想而知。

跌足懊恼之余，他将此事归为了上苍对他的一场考验。从这个角度去想，他很快摆脱了恶劣情绪，恢复了冷静思维。他想事情尽管未能一朝遂愿，但毕竟有了可喜的进展。顾小二和他本人都在这一带看到了貌似莲儿的女孩儿，说明那女孩儿时常出没此地，这就蕴含了他与其再度相遇的很大机缘。倘若那女孩儿果是莲儿，则其下落可谓已露端倪。满打满算，他抵京才不过十一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取得如此收获，已经很不错了。有道是好事多磨，现在需要的就是个耐心。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光里，夏永济仍是终日徘徊在甜水巷一带，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精神，期待着好运再次降临。

说到运气，他可谓是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他和顾小二都曾看到过的那个女孩儿，确实就是他的女儿夏莲。不幸的是，他在那一带持之以恒地徘徊来徘徊去的结果，不但再未得甚巧遇机缘，反而遇上了致命险情。

十二

这是一间自下而上全部用大块青石砌成的房屋，面积阔大，房门厚重，前后皆有窗，但窗口开得既窄且高。房中支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放置着一张破八仙桌和两只旧板凳，在墙角还堆放着一些草席草绳之类东西。空气中，飘散着一股陈年霉谷的气味。显然这原本是一座储粮的库房，那些桌凳床铺是临时放进去的。放置那些家什是为了在这里囚禁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已失踪了四五天的王子善麾下的年轻女头领钟离秀。

那日钟离秀在馨茗茶肆的搏斗中遭受重创失去知觉，待到次日黎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就发现自己置身于此。

周身的疼痛伴随着知觉的恢复，马上向钟离秀袭来。她的脑袋疼得厉害。而同时强烈冲击着她刚刚复苏意识的，是一连串的问号。这是什么地方？我是遭到了什么人的暗算？他们将我劫来意欲何为？

这些问号，促使她回忆起了在茶肆遭受袭击的那一幕。她清晰地想起，袭击者穿的是官军服装，袭击者闯进茶肆时，高喊的是奉汴京留守宗泽之命捉拿反贼。可是由此便生出了更多的疑问，宗泽为什么要这么做？上任伊始便向义军表明了联合抗金愿望的宗留守，怎么会主动挑起这种事端？他难道想不到制造这种恶性事端将导致什么后果吗？再者，袭击者显然是埋伏在茶肆周围的，而我去草关镇的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义军头领知道，官军如何能够得知我的行踪？

这些问号令钟离秀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她很快又看出了新问题：作为囚禁室的这间房屋，不像是官府的牢房，一日三餐来给她送水送饭的小厮，亦不像是官牢的狱卒。由此她揣测，袭击她的那伙人很可能并不是官军，现在她并非是落到了官府手里。

可他们不是官军又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打着宗泽的旗号来暗算我？下面又将对我如何处置？这座青石仓房坐落于何处？冬梅是否已将信送到大寨？王总头领能查明事由并打探到我的下落吗？连日来，钟离秀一直为这些谜团所困，百思不解颇受折磨。不过，由于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这上面，周身的伤痛和独陷囹圄的孤立无助感，倒是被忽略了。

钟离秀揣测得没错，袭击她的人，压根不是什么官军，而是盘踞在老佛崖上的虎翼军。确切地说，是虎翼军军师曾邦才的嫡系。曾邦才并未将这个行动告诉大头领姚三保，他认为有些事情目前还不是让姚三保知道的时候。所以，草关镇事件实际上只能算是曾邦才的杰作。

这是曾邦才根据草庐翁的布置所设计的一计。

由于王子善实力雄厚，袭取汴京能否成功，王子善的态度举足轻重，争取和利用该部势在必行。因而，在进城会晤过草庐翁后的回山途中，曾邦才便开动脑筋构思了若干策略。策略之一是在王部里抓紧发展得力的内应。这一点目前已取得成效，比较顺利地拿下了简师元这个有分量的人物。策略之二便是要打破王部与官军相安无事的局面，挑起王部将士对官军的仇恨，促使他们与官军翻脸。但是现在双方都很谨慎，都在尽量避免产生冲突，其间没有现成的矛盾可资利用，这便需要人为地去制造矛盾。派人化装官军向王部挑衅的计策，由此浮出水面。

于是，在对简师元说项成功后，曾邦才便向其交代了一个任务，让他留意王部诸头领的活动安排，如事先得知谁要离营外出，须将消息及时传递出来。简师元不知其意何在，但既已应允合作，对曾邦才之托当然不能拒绝。何况以他在王子善军中的地位，耳目很是灵通，做这点事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便一口答应下来。

或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合作诚意，以及显示一下自己的能量，简师元回去后，在数日之内，便通过约定方式向曾邦才传出了有关王部头领近日动向的三条情报。在这三条情报中，曾邦才认为钟离秀最容易对付，而且还可顺手牵羊，把那批本来要卖给王部的私盐据为己有，乃将钟离秀定为了下手对象。这就是草关镇事件的由来。

为防被人窥出破绽泄露底细，事后曾邦才特地命人去对馨茗茶肆店主等目击者进行了威胁，吓得这些人纷纷抛家舍业逃之夭夭。所以任凭宗泽再怎么查，曾邦才料其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就算宗泽识破了这是一道离间计，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去说服王子善。这样，这个屎盆子就算是往宗泽脑袋上扣定了。

被派去执行袭击钟离秀任务的，是曾邦才的得力干将蒋宗尧及其手下的部分弟兄。这些人皆为胜捷军旧部，曾跟随曾邦才多年，对曾邦才非常铁杆。而且由于他们原来就是朝廷禁军，那套军服都还留着，甚至行止做派也还颇有禁军之风，去唱这出戏是再合适不过。

曾邦才对他们下达的命令是，除了故意放跑一个活口，让其去向王子善报信外，对于其他人一律就地斩杀。根据这个命令，掩护冬梅突围的钟离秀是应该与秋桂姑娘一样当场殒命的。她之所以没有惨遭杀戮，而是被绑架到了老佛崖，皆因带队设伏的头领是蒋宗尧。蒋宗尧执行曾邦才的将令向来不折不扣，但这一回是不由自主地打了折扣。

蒋宗尧这个人，乃是少年从军，曾经百战沙场。他没读过几页书，大字识不得一箩筐，兵器却是件件玩得娴熟。若论作战骁勇、吃苦耐劳、豪侠仗义、知恩图报，他都可圈可点。正因具备这些优点，他成了曾邦才的心腹大将。但这厮却有一个要命的嗜好，虽经曾邦才屡次训诫而终不能改，那就是好色。他觉得男人在世间的最大乐趣和享受，就是与女人进行鱼水之欢。那些太监，在他看来活着也是白活。

蒋宗尧的平生之好是三女，即处女、美女和奇女。而且是得陇望蜀，不一而足。如今他已年届不惑，尚未娶妻，就是为了玩着自由，玩着方便。当年在胜捷军时，因为色胆包天，明知某个俏丽的艺班绳伎是其上司的相好，仍千方百计地弄到怀里受用了一把，结果差点被上司阉掉。幸得曾邦才见他是个可用之人，有意网罗为助手，大力为他花钱说情，方保住了他那条极乐之根。也正是由于此事，他与曾邦才建立了八拜之交。

将蒋宗尧拉入天正会后，曾邦才曾多次对他循循善诱，让他把志趣放得高远一些。蒋宗尧也并不是拒不听劝，后来果然有所收敛，但从根本上戒除却难。曾邦才情知对其过于苛求也不现实，只要蒋宗尧懂得不能因贪色而误事，碰上合适的机会他想痛快一回，也就随他去了。可是曾邦才没想到，此番在袭击钟离秀的现场，这厮居然又被钟离秀勾了魂。

有生以来到底品尝过多少佳丽，连蒋宗尧自己也记不清了。在他品尝过的女子中，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小姐、丫鬟、优伶、娼妓都有，但就是还没碰上过一个钟离秀这样的女侠。偏那钟离秀又是天生丽质气度一流。当时，埋伏在茶肆侧翼的蒋宗尧在线人的指点下一眼望去，呼吸几乎就在瞬间停止。况兼他是个赏花行家，一望可知钟离秀绝对是一枝未经采撷的蓓蕾。也就是说，眼前的这个女人，乃是集处女、美女、奇女于一身了。这等尤物，是打着灯笼走遍天下也未必再能遇上的。送到嘴边不尝，岂不枉生一世吗？

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当即传令，让弟兄们务必将钟离秀活着给他弄回去。钟离秀的性命便是因了这个缘故，才侥幸没与秋桂姑娘一起丢在草关镇。

同样是因了这个缘故，钟离秀被弄上山后，受到了较好的待遇。蒋宗尧不但让人在囚室里放置了床铺被褥，还送去了一些三七粉、乳香膏之类的疗伤药品，一日三餐亦甚可口。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子是难

得让他玩得爽快的，他打算待钟离秀的身体养得差不多时，再去纵情饕餮。他想象那时必会令他极度销魂，那一刻必将值得终生回味。

曾邦才治军法度严明，素来讲究令行禁止。他得知蒋宗尧竟敢擅自改变他的命令，心中十分恼火。这事若是放在一个一般头领身上，他不立时军法从事也得让那厮扒一层皮。但这事是他的臂膀蒋宗尧做的，他却不能不慎重处理。他想既然钟离秀已经被弄回来了，让蒋宗尧马上就杀掉她显然行不通。自打队伍拉上老佛崖，这位风流成性的老弟确实也没开过几回斋。这事若不遂了他的心愿，他那股邪火肯定是难以平息。

曾邦才深知，欲火是最易使人丧失理智的。目前正是非常时期，他需要蒋宗尧用命之处甚多，倘或为了这点事，搞得彼此之间心存芥蒂，甚至撕破了面皮，那是划不来的。考虑到这层利害，也考虑到从整体上看蒋宗尧的差事办得还算漂亮，曾邦才便忍耐着没有发作。但他正色告诫蒋宗尧，第一，这种擅改将令的事只能容此一回，下不为例；第二，对钟离秀一定要严加看管，待到尽兴之后，须及时将其秘密除掉，以绝后患。

蒋宗尧自是应之喏喏，连声感谢大哥的体恤宽容。殊不知这一宽容，固然是照顾了蒋宗尧的情绪，但日后给他们带来的苦头，却是大了去了。

上述种种情由，自然不是钟离秀能猜想得出的。她曾想从给她送饭的小厮口中套出点东西，但那小厮却像个哑巴，无论她用什么方式探问，一概是一言不发。所以数日来是任凭她费尽心机，也未能解开那诸多的谜团。

不过，她看清了一条，那就是对方暂时还不想杀她，否则不会对她这般好吃好喝地伺候。这给她带来了一丝宽慰。她想有这一条便好，只要留得命在，一切便皆有可能。她毕竟是曾出生入死久经磨

炼，死里逃生的经历也不止一回了，现在虽是身陷绝境，却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沉着。她知道对方不会一直这样把她丢在这里不闻不问，迟早会有人与她对话。只要有人来谈，她就能从中搞清事情原委，进而寻找逃脱之机。

但欲伺机逃脱，体力必须跟得上。眼下她伤势未愈，行动不便，即便机会送到眼前，也是难以利用。既然如此，那何不利用这段时间，先把身体养好呢？反正她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件事。存了这个念头，她索性也不再去猜那些哑谜，每日里只是按时吃睡，静心调养，修炼内功，积聚元气，使得她那因失血过多而虚弱不堪的身体，很快便有了较大起色。这对她后来能够抓住时机成功脱险，起了很大作用。

在钟离秀被囚禁了四五天后的一个下午，蒋宗尧亲临囚室视察了她的起居状况。钟离秀认出了他就是在草关镇袭击她们的为首者。那天蒋宗尧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她的伤势恢复情况以及有何需求，别的话没有多说。但钟离秀看得出来，关于她的生杀大权，多半就是掌握在这个人的手里。而这个人的露面，表明了距离下一出戏的开锣时间已经不远。

那将是一出什么戏呢？生性喜欢冒险的钟离秀，这时除了略有一种预感到即将事到临头的紧张，并无什么怯意；相反地，倒被激起了一股跃跃欲试的迎战冲动。

十三

黄河流域的粮食种植品种主要是麦粟，粟即小米，产量不如小麦高，因而中原居民主要是以面食为主食。宋人习惯将面食制品统称为“饼”，实则那个“饼”的概念，与今日之饼大不相同。比如那时的所谓“汤饼”，其实类似于如今的宽面条或者面片汤。所谓“笼饼”，类似于如今的馒头。所谓“胡饼”，类似于如今的火烧。所谓“环饼”，则类似于现在的油炸馓子；等等。

汴京钟楼前大街的中段，有一家尹记面食铺，便是专门经营诸如此类的“饼”。

这是一家老店，经过多年的积累传承，其产品种类相当齐全。在这里，各种“饼”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还花样百出。仅以“汤饼”为例，便有诸如鸡丝、三鲜、笋泼、盐煎、浇虾、炒鳝、七宝、百花等二三十样口味。因而此店虽属快餐行业，店面并不多么气派，却在这一带颇有名气，生意一直非常红火。

在靖康之变中，由于金军的大肆掠夺，这家尹记面食铺与汴京众多的商铺一样，遭受了空前的洗劫，损失极为惨重。老店主尹永顺于惊吓之下一命呜呼。金军北还后，饱受蹂躏的汴京商业渐渐复苏，尹记的少掌柜尹广全开始重整旗鼓。好在前堂后厨的原班人马基本还在，将面铺重新撑持起来倒没费多大的事。只是那原本富足殷实的家底，如今已是一贫如洗。这让尹广全非常痛心，他就昼思夜想地要把那份家业再捞回来。

一则这尹广全的品性不如乃父厚道，二则由于赚钱心切，这厮便开始不择手段。说起来他的伎俩也不新鲜，无非是贪财业主常玩的那几手。一是以次充好降低质量；二是偷工减料缩小分量；三是逐步提高售价。总之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这样一来，该店的经

营品质便大不如昔。但尹广全肆无忌惮，他认为倚仗着该店的名头及其所处的黄金位置，不愁没有主顾。

果如其料，如此做来，虽然面铺的口碑受到影响，但客流量并未明显减少。毕竟眼下汴京城里物资匮乏秩序混乱，随意涨价的店铺也不止是他一家。他家的价格再涨，也总比酒楼食府的门槛要低。因而尽管这尹记面食铺的经营质量每况愈下，其利润却是节节攀升屡创新高。尹广全见状甚喜，盘算着若再如此操持下去，大可指望在半年之内将家中的银子积累至战前水平。

这个前景让他非常兴奋，可惜的是他兴奋得未免过早。因为还没等他再如此这般操作下去，他的美梦就做到了头。

这一日与往日一样，尹记面食铺于卯时便卸下门板，开始了一天的营业。早餐的赚头不多，但总归是集腋成裘，尹广全认为不可放弃。只是厨师和店小二要辛苦一点，适当给他们加点工钱也就是了。但尹广全本人不必那么早起床，他一般要再睡上半个时辰左右，才到店里来转悠一下。这一日的事情，就出在他刚刚喝过一碗枣花莲子羹，迈着方步踱入店堂的时候。

那时已近辰时，街上的行人比较熙攘，前来就餐的人亦逐渐增多，上座率已达八成以上。

事情是由一个中年汉子而起。当尹广全步入店堂时，正逢那汉子与店小二争执。原因是他嫌饭价太高拒不付账，并执意要店小二叫店主出来讲理。店小二岂肯为这点琐事打扰店主，只管伸手向他要钱。两人遂越吵声音越高，惊动了满堂的食客。

尹广全甚恼有人影响生意，尤恨有人指责他的餐价。他打量了一下那中年汉子，见其一身粗布裤褂，满口外地口音，料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他乡过客，不会有何背景，便冷着脸走上去道：“我就是本店店主。你这厮有屁好好放，在这里穷嚷嚷什么？”

那汉子回头瞅了他一眼道：“是店主更须讲理，怎么张嘴就骂人？”尹广全道：“你在我的店里胡搅蛮缠，我骂你一句是轻的。你再不住口，我叫你包赔我今日的生意损失。”那汉子道：“你这话却无道理，你这饭价如此之黑，还不让人说吗？”

一个“黑”杵到了尹广全的肺头上，尹广全勃然大怒：“你这鸟人怕是没来过汴京吧？我告诉你，汴京的石头就是比外边的金子还贵。你要讲理，这就是理。你嫌贵别来吃，吃了就得照价付账。”

那汉子却不急不躁：“吃了饭我当然要付账，但我只付合理之价。还请店主仔细算过。”

尹广全道：“再算也是这个价。废话少说，你若识相，速速付账走人。”

那汉子笑笑：“我若不识相呢？”

尹广全气得一咬牙：“那我只好请你到后面算算账，看你今日该赔我几两银子。”说着他一挥手，就有两个彪悍的伙计抢上来揪住了那汉子的衣衫。这两个伙计，是尹广全为防有人眼红他财源茂盛故意捣乱新近增雇的，这时正好派上了用场。尹广全想，若不给这厮点颜色看看，今后街上的青皮效仿起来，那生意可就难做了。所以他今天必须镇住这个场子。

那中年汉子自是不肯就范，双方便你推我搡地揪扯起来，搞得店堂里大乱。尹广全心里一急，便欲亲自上手。

就在这时，忽听一声大喝：“宗留守到，肃静！”接着，便有十数名开封府的衙役快步走进，环列两边。随后，宗泽在侯云甫、步达昌、宿向荣、甘云以及若干亲兵的扈从下步入店堂，在迎面一张餐桌坐定。

正在揪扯中年汉子的两个伙计见状连忙松了手，店中所有的人亦

赶紧起身退后垂手而立。众人皆不知在这面铺中如何倏尔便出现了这样一个类似官府大堂的场面。

其实，宗泽进店进得突然，却并非偶然。今天他是特地来此现场办公的。那个在店里引起争执的中年汉子，正是按其吩咐先到一步的宗颖。

原来，自那日经过微服私访，引起了对物价问题的重视后，司户参军宿向荣便奉命带领吏员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汴京物价昂贵现象的形成，虽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亦存在很多的人为因素。特别是在粮油盐茶方面，主要是由于商家无所节制地追逐暴利，才造成了物价的持续攀升。这些物资皆为生活必需品，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因此宗泽决定，要先将这方面的问题解决掉。

为了形成更大的影响，获得更显著的效果，宗泽又决定，不仅是以发布文告，而是以先搞一场现场办公的方式，来打出这一拳。而现场办公的地点，就选中了这家尹记面食铺。

选择到尹记面食铺来做此事，是经过了一番斟酌的。起初，宗泽根据侯云甫等官员的建议，是想找一家著名的酒楼开刀，但是遭到了步达昌的反对。步达昌以为，办这件事以著名酒楼为刀口实乃舍易求难，很不明智。

自从宗泽就任汴京留守，步达昌已不止一次地当众顶撞过他。若是换了另外一个主官，早就对这种自以为是的刺头下属腻歪透顶。宗泽受到下属的顶撞，有时也难免不快，但他不会因此对其人抱有成见，亦不会断然否定其意见。细思之下，他觉得步达昌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在汴京这个地方，大凡能经营大酒楼者，多数都是有些背景。其身后的关系如何，一时难以搞清。若是首先与他们正面冲突，万一遭遇强硬阻力，这一仗便很难打得干脆漂亮。倒不如采取杀鸡吓猴敲山震虎的办法，收效更为可观。于是宗泽便依其言放弃了初衷，

改为选择一家有一定代表性的普通餐馆作为突破口。

宿向荣遵照宗泽的意思，列举了三四家中型餐馆供挑选，最终宗泽圈定了尹记面食铺。这是因为，一者，尹记面食铺虽非酒楼正店，其名声却不逊于斯。而且它就在皇城根下，在这里搞出动静，同样会很快传遍全城。二者，据宿向荣调查，在同行业同规模的店铺中，该店的涨价幅度名列前茅。本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首先拿它开刀，也是理所当然。这便活该利欲熏心的尹广全要触这个霉头了。

尹广全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来龙去脉，他还以为是宗泽路经此处，看到店中骚乱，要来管管闲事。所以他对宗泽的突然到来倒没多么慌张，反而暗想若是能借官威整治一下闹事者，正好给该店壮壮门面。怀着这种心理，在最初的惊愕过后，他就赶紧满面堆笑地向宗泽躬身施礼道："在下是草民尹广全。承蒙宗大人莅临敝店，不胜荣幸。宗大人想吃点什么敬请吩咐，在下马上操办，现成得很。"说着便回头喝叫："还不快给宗大人上茶！"

"不忙。"宗泽抬手止住正要去张罗的店小二，"本官今天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方才你这店里撕扯吵嚷，所为何事？"

"哦，原来是店里吵嚷惊动了宗大人。"尹广全心想这话问得正好，赶紧指着宗颖告状，"只因这人在敝店吃了东西，却要赖账，故而发生口角。些许小事，本不应烦扰宗大人。既蒙见问，在下便斗胆请宗大人为在下做个主，给这等无赖之徒些许教训，以为滋事者戒。"

"吃了饭岂能不付账，这事本官当问。"宗泽转向宗颖发问，"这尹店主所言属实吗？"

宗颖揖手回禀："不实，我没说不付账，我说的是只付合理之价。"

宗泽道：“这么说，你是认为他要的价不合理啦？”

宗颖道：“岂止是不合理，是非常不合理。”

“你这厮还敢狡辩，”尹广全忍不住地插言，“本店向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宗泽瞪了他一眼：“你且闭嘴，待本官问你时再说不迟。”他继续问宗颖，“你说说看，如何不合理？”

宗颖道：“我方才吃了两枚笼饼，一碗米粥，一碟腌菜，总其价，再贵也不应超过四十钱，他们却张口就要一百二十钱。我与他们讲理，这尹店主言称汴京的石头就是比外地的黄金还贵，并且要强行扯我去后院算账。”

宗泽转而去问尹广全：“现在轮到你说了。他说的话属实吗？”

这时尹广全已隐隐地觉出事情的苗头似乎不对，心情开始有点忐忑：“呃，这个，属实。”

“你这一枚笼饼售价多少？”

“二……二十四钱。”

“你认为此价合理吗？”

“是……是略微高了点。但如今全城物价皆高，迫于成本压力，敝店也是无奈。”

“成本？好，那咱们便考究一下成本。”宗泽抬了抬手，“去把他们的饼厨叫来。”

宗颖应声而去。须臾，将一个厨子从灶房带了过来。宗泽板着脸命那厨子听好，让他将一袋面粉可做几枚笼饼，加之以必要的人工物

耗，一枚笼饼实际价值几何如实报来。

那厨子哪里见过这般阵势，当时吓得腿软，也顾不得东家在场厉色逼视，便一五一十地扳着手指老老实实一通匡算，得出的结果是每枚笼饼的成本大约为六钱，如果饼的分量不足，则只有五钱多一点。这个数字，与宗泽事先让官厨计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宗泽就问尹广全："你说你这厨子算得对吗？"

"大概……大概不差罢。"这时就是傻子也不会看不出，宗颖乃官府中人。当下尹广全只恨自己有眼无珠惹错了对象，呼地冒出了通身大汗，"在下眼拙，不知这位客官是宗大人府上的公干，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这样罢，这位客官的饭钱免了。今后凡是宗大人的人来，只需打个招呼，在下一概——"

"胡说八道！"这话不说犹可，一言出口却大大地惹恼了宗泽，"本官何曾有这个意思？你以为本官的属下便可横行霸道吗？官府的人便可白吃白喝吗？看来你还你弄明白你错在何处。那么好吧，我来告诉你。吃饭付账，天经地义，这事没错，即使是我宗泽也不能例外。你的错处在于肆意抬高物价，昧心牟取暴利，危害国计民生。这不只是错，而且是罪。值此非常时期，更是后果严重。现在我问你，你知罪不知？"

"这个，在下知——在下不知。"宗泽这一通声色俱厉的斥责，砸得尹广全眼前直冒火星。他这才恍然明白，宗泽今天这是存心找碴来了。一股怨愤之气，不禁从他的心头陡然而起。这使得他于慌乱之余，居然一改卑躬之态，梗起脖子生硬地向宗泽反驳道，"宗大人这话未免言重。买卖人嘛，在商言商，若是不图利，谁还做买卖。这年头提高物价的也不止我一家，如果这也算有罪，那么这汴京城里有罪的人可多了去了。"

"正因如此，本官必得严肃治理。不过一时糊涂谁也难免，只要

大家愿意遵纪守法，本官可以既往不咎。今天就从你这里开个头。本官再问你一遍，你知罪不知？”

如果这尹广全知趣，顺着宗泽的话赶快低头认账，所受的惩处本来可以轻得多。宗泽派宗颖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先行一步，就是要先看看店主的为人和态度，以决定对其的处罚轻重。到目前为止，尹广全的表现令宗泽很不满意。但宗泽还是打算再给他一个机会。宗泽想只要能收到警示效果，就不必把事情做得过于张扬。

然而由于利益攸关，商人那舍命不舍财的本性，驱使着尹广全非但未肯低头服软，反而很不明智地反唇相诘：“在下这就不懂了。那些财大气粗的豪楼华庄，哪一家不比敝店涨价更甚。宗大人意欲问罪，为何不先去找他们，却偏偏要来为难在下这小本生意呢？”他自以为这话反问得非常有力，大可令宗泽无言以对。殊不知正是因为这话让宗泽不便正面回应，才彻底地激怒了宗泽。

宗泽见他放着敬酒不吃，懒得再与他废话，当下便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我看你真是头昏得可以，不下点猛药是不行了。”接着就厉声宣布，尹记面食铺店主尹广全肆意涨价扰乱市场于前，私自扣留顾客欲行私刑于后，两罪并处，判杖笞尹广全一百，立即当街执行；罚款白银五百两，于五日内自行上缴开封府。逾期不缴，抄家封店，满门流徙。

随着宗泽的话音，甘云将手臂一挥，即有两名衙役如狼似虎地抢上前去，反扭着尹广全的胳膊把他搡出了店门。尹广全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方才的行为是何其愚蠢。草民遇上官，有理都说不清，何况他并没理。他连忙声嘶力竭地改口大呼：“小人知罪！”可惜到了这个时候，他再喊什么也白搭了。

当街痛打过尹广全后，宗泽马上命人在城厢各处广泛张贴关于强制平抑物价的公告。根据宿向荣提供的相关数据，宗泽特命在公告中

明确规定了各类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价。按往日之正常利润比率，经营粮油肉蔬者获纯利五成已算高利，考虑到时处战乱年月，商家亦有实际难处，宗泽酌情将其纯利分别宽定为八成至十成。饶是这样，已可令当前的物价大幅度下降。

消息传开，全城数十万贫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甚至有目睹过事情经过的民间艺人，连夜就编出了说唱话本，次日上街演绎，观众颇为踊跃，等于是为此事又做了一番绘声绘色的街头宣传。

这次现场办公的效果果然甚佳。以往官府发布涉及商家利益的文告，商家多持敷衍态度，很少规规矩矩地认真执行。这回有鉴于尹广全当街被打得皮开肉绽并被罚得倾家荡产的例子，再没人敢将官府的公告当儿戏。两日之内，城中所有的商行店铺楼堂坊肆，乃至妓馆教坊勾栏瓦舍，皆自动调整了牌价。据宿向荣访察回禀，多数商家情绪平稳营业正常，而汴京之民气则因此显见振作，没有任何动荡发生。得到这些反馈，宗泽心中的一块石头方算落地。

当然反馈回来的也不全是颂歌。有些人对宗泽的做法是深怀不满且溢于言表的，甚至有人还私下上书朝廷，指控宗泽在汴京“不择手段邀买人心私定法度图谋不轨”。宗泽知道这难免。既然不甘作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这种因公结怨的代价必然要付出。这一点他早就明白，而且他也不怕。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对他心怀不满的人虽然数量不多，兴风作浪的能力却不可低估。因此他指示宿向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还须密切关注市场动向，留神不法分子可能搞出的对抗花样。

十四

赤仓潭位于京城东南方。由于这一带水系交织土地肥沃适合耕作，农家不断聚集于此，千百年来自然形成了许多村落。其中最大的一个村落是临风寨。其实此村原叫“临封”，乃临近开封之意，后来不知被何人误写为“临风”，就以讹传讹地流传了下来，虽失其名本意，却是添了几分诗意。现在这临风寨的寨主，便是号称拥兵七十万、被人视为京东巨贼的义军头领王子善。

宋代行政机构设置法规定，在边塞要冲或其他有必要驻兵扼守的地方，可以设寨。其镇守头领谓之知寨，知寨下面可辟置兵马监押、主簿等文武佐官。但临风寨不是这种情况，它的这个“寨”与草关镇的“镇”一样，都只是乡间称谓而非官设。官府在这里没有管理机构，只是指定了一个听命于县衙的“里正”，让其代管一应琐事。所以王子善这个寨主，在官府眼里是不合法的。然而这确是一个既定事实，不管官方认可与否，反正在临风寨乃至京东这块土地上，现在说话管用的就是他王某人。

其实王子善原本也没想当什么寨主，是时势将他推上了一方枭雄的位置。王子善的祖籍在关中，是在曾祖时迁居至此的。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到王子善接管家业时，其族已发展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农商兼营的大户。

非常难得的是，这王家不但生财有道，而且门风敦厚，没有为富不仁之恶，而常怀扶危济困之心。每逢荒年，总要出钱出粮赈灾，平日里遇上乡亲有难，亦会主动出手相援。这种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家风，在王子善身上得到了全盘继承。加上他又喜交朋友，因之在京东一带声名远播，人脉极广。

王子善原本之夙愿，是做个富甲一方的豪绅。顶多再花钱买个员

外郎之类的头衔，为祖上添添光彩就行了。但是金军的入侵，却使得他大大地改变了后来的生活轨迹。

汴京首次濒危时，京畿百姓恐遭荼毒，就纷纷拉起了自卫武装。临风寨的村民也急于组建乡勇守土保家。组建乡勇本应是官府的事，但那时官府自顾尚不暇，哪有闲心去管他们。寨里的“里正”平日干点催缴赋税调解纠纷的事还行，操办这种大事却绝难胜任。有鉴于王子善在乡里的为人和声望，村民们便公推他出头领衔。王子善的秉性原就急公好义，且其家大业大，更不容得束手毁于金军之手，见大家是诚心推举，他也就当仁不让了。

王子善这一年是五十出头。他虽然从来没带过兵，然而半生经营家族产业的丰富阅历，他已磨炼出了相当成熟的决策和组织能力。在他的筹划下，临风寨全民动员，迅速加固了寨墙，并利用地形广设路障，在村口要道埋伏精壮，成功地击退了数股前来袭掠的金军，使整个村寨受损甚微。

汴京解围后，临时组织起来的乡勇解甲归田，但王子善的魁首地位，已在村民的心目中无可替代地确立起来。靖康元年冬，金军再次合围汴京，王子善自然而然地又成为临风寨的抗金头领。由于这一次入侵的金军兵马更多，来势更猛，一些邻近村落的义勇感到势单力薄，欲与临风寨结成联盟，并愿接受王子善的统一指挥，王子善欣然允诺。

因见在遭到金军侵扰时，这个抗金联盟确实是发挥了强有力的相互救援作用，后来要求加入联盟的民间武装越来越多，王子善的名头也随之越来越大，以至渐渐发展到在京东地界上，十之八九的杆子都打起了王子善的旗号。王子善见状自是欣喜，于是择机召集各路杆子头领开会，宣布成立了京东抗金自卫军。而其所在的临风寨，便成了这支庞大武装的老营。

这支队伍虽然人数庞大，但终究是松散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一时还无法形成统一编制，多半部伍亦缺乏基本的军事素质，在本乡本土利用熟悉地形之便与少量金军周旋还行，拉出去与其大部队硬碰硬地干仗，根本不是对手。对于这一点王子善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将旗下各部的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就是立足各乡守土自卫。但若宋朝的勤王大军到达，他是打算组织人马配合作战的。可惜的是他的这个打算没能实现，因为除了张叔夜的一支孤旅，直至汴京陷落，宋朝再无任何援军到达。

汴京陷落后，金人宣布废宋立楚。不久，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宣告即位。显然战乱正未有穷期。同时越是兵荒马乱，越是盗贼蜂起。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想安安稳稳地做个独善其身的土财主是不可能的。此时的王子善已深深体会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也充分意识到了天时赋予他的机遇和条件。因此他没有像上次那样，在战事结束后便解散队伍退居庄园，而是利用战后相对平静的那段时间，一面继续招兵买马，一面抓紧进行了对某些加盟人马的整编，仿照朝廷禁军模式，建立起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另外他还广纳军事贤才，对经过整编后的部队进行强化训练，使之战斗力颇有提高。远近杆子眼见得其势日盛，前来纳投名状者越众，于是王子善的雪球越滚越大，终于使其成了名副其实的京东霸主。

此生竟有这般造化，这在两年前王子善是绝对想象不到的。由此他深感端的是世事难料。

一不留神从一个乡间土豪变成了拥兵数十万的京东霸主，保住自己的家业乃至守护一方乡土的资本是足够了。从这一点上讲，王子善的心应当是踏实下来了。起初他是踏实了一阵，但不久就陷入了一个新的困扰里。这个困扰，就是他这个树大招风的京东霸主，今后将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很重要，直接关系到他后半生的成败荣辱。当前中原逐

鹿方兴未艾，鹿死谁手尚难断言。但究其结果，无非三种可能。第一种，金朝彻底灭宋；第二种，宋朝收复中原；第三种，某种势力乘乱崛起另立新朝。

据此，摆在王子善面前的道路便相应地也有三条。第一条，依附金朝反戈击宋；第二条，听命宋廷效力官府；第三条，自立门户割据一方。人多势众到他这个分上，三者必择其一，而且是决断得越早越好。否则在未来的残酷角逐中，他势必成为各方力量皆欲除之的眼中钉，其处境便很不妙了。

然而这个抉择却不简单。这不仅是因为将来谁能坐大，态势很不明朗，亦因这三条路，在王子善看来都有问题。

首先，投靠金朝这条路，轻易走不得。纵使金朝来日能一统天下，他也不愿落个认贼作父的骂名。况且现在他能在京东一呼百应，主要倚仗的就是那杆抗金大旗，一旦幡然易帜，恐怕马上便会变成万人唾弃的孤家寡人。

自立门户割据中原，他尚无那种野心。王子善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他心里很清楚，别看在京东一带他算是个人物，出了这块弹丸之地，未必有几个人认得他是老几。以他现有的真正实力，称霸乡间绰绰有余，然若欲与宋金鼎足相抗，那还差得太远。或许将来会出现这种可能，但那是将来的事，只能走着瞧。

至于效力宋廷抗金保国一途，倒是最符合王子善的道德观念，也最顺乎民意。可是王子善对此途之前景，却是顾虑很深。原因就在于，对于呼啸江湖的民间义军，朝廷历来视为心腹之患，不乏痛加剿杀的先例。即使他打的是抗金旗号，官府亦未必能够见容。他手里的数十万兵马就是保全他身家性命的筹码，一旦这个筹码向官府拱手交出，焉知他的下场将会如何？

此时的王子善，体会到了什么叫作高处不胜寒。单纯做个乡间富

户，哪里会有这些烦忧。

因此数月以来，王子善便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的踌躇中。可现实留给他徘徊观望的时间并不多。他那所谓拥兵七十万的势力实在太引人注目。果然，入夏之后，三方说客便先后上门了。

先是有金军密使，向他暗呈了金军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的亲笔信，说大金扫灭宋朝一统天下乃迟早之事，望他认清形势善作谋断，建功金朝永保富贵。其后老佛崖的曾邦才约他密晤，向他表露了欲乘此乱世联络各路豪杰袭取汴京，进而与宋金分庭抗礼争霸天下之意。并预言以他的实力和声望，事成之后坐上盟主交椅绝无问题。如果事业发展顺利，说不定数年之后他就能面南称孤了。接着，新任汴京留守宗泽到京，代表大宋朝廷向他发出召唤，希他能坚决高举抗金大旗，与官军团结一心并肩作战，挽救危亡匡扶社稷，驱逐外虏光复河山。

面对此况，王子善觉得他不宜再犹豫下去，要么破釜沉舟做个反贼，要么尽快表明愿与官府合作的立场。不然一旦旗下哪支部队擅自动作，他就非常被动了。

相形之下，王子善终觉一致对外共同抗金是为正途，在思想上与官府合作之意渐趋稳定。然而官府与民间武装之间是从来不存在真正的对等关系的，所谓愿意合作，就意味着要接受招安。这个性质王子善明白得很。所以在达成合作意向前，有许多关乎义军以及他王家自身利益的问题和条件，都必须先谈清。本着这个念头，王子善就考虑，应当先亲自与宗泽接洽一下。

却不料，正当他要向宗泽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竟突然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草关镇事件。

王子善之所以终于倾向于接受招安，一方面是由于他在骨子里还是很看重民族大义民族气节的，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对宗泽的信任。

基于宗泽响当当的抗金英雄名声，他相信宗泽积极传檄招安义军的目的，就是同仇敌忾抗金救国。如果真是这样，率部投奔宗泽，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草关镇事件的发生，却使他对宗泽的信任打了不小的折扣。他不能不警觉地考虑到，宗泽毕竟是朝廷大员，而朝廷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若宗泽招安之真实用意竟是如此，那么他王子善束手归顺，岂不正是自投罗网吗？

可是若假设如此，为何宗泽要迫不及待地打草惊蛇呢？事发后宗泽先是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要对此案严加查办，其后却又称此事并非官军所为，案犯一时难以查找。他的话到底可信与否，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一连串的问题，把王子善搞得如堕五里雾中，其帐下诸将更是见解不一众说纷纭。这该如何是好？

王子善自认，若论玩心眼，他是玩不过宗泽的。玩不过就干脆不玩。于是他决定，在草关镇事件以及钟离秀下落搞清之前，其他一切暂且统统免谈。他就拿这件事作为对宗泽的试金石。如果宗泽不能交出让他信服的答卷，他便不可能贸然率部归顺，甚至不得不考虑另作他图。

这时他想起了坚守孤城太原将近一年之久，最后却终于降金的宋臣张孝纯。当时他为张孝纯未能善始善终颇感遗憾，现在却对他有了新的理解。既然朝廷薄情寡义，他又何苦为朝廷殉葬尽忠？情同此理，如果连宗泽这样素称人品正直的官员，都皂白不分地将他王子善视为反贼，都在居心叵测地给他玩弄两面三刀，那么他还替宋朝当哪门子的孝子贤孙，他不索性扯旗反了还待如何？他很不希望事情是这样，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愿铤而走险。但是眼前的情况，迫使他不得不做此准备。

因此，他虽然在周虎旺的劝说下，抑制了对禁军的报复冲动，但是取消了此前命部伍尽量避免与禁军发生摩擦的将令。取而代之的命令是，各部须加强戒备严守防区，如有蓄意挑衅者，不论对方是何人，均可给予迎头痛击。

身处汴京城里的草庐翁很快便得到了这个情报。他很满意地传书曾邦才：“兵不厌诈，汝计甚佳。宜再接再厉，推波助澜，彻底阻绝王与宗之回旋余地。”

十五

一晃过去了七八天，对草关镇事件的调查没有任何进展。这两天宗泽也没顾上催问。这并不是说宗泽对此事缺乏重视，而是摆在面前的要务实在太多，他无法把精力只放在这一件事上。

相继整顿了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后，坚守汴京的后顾之忧有所缓和，但在城防方面依然问题成堆。这些问题牵涉兵马军械粮草被服医疗通信等各个方面，殊非闾勍一力可支。

目前在城防方面最要紧的一项工作，是对于破损城墙的整修。宗泽曾与金军多次交手，对金军的勇猛凶悍深有领教，深知若无坚实牢固设施完备的城墙工事作为屏障，就凭他手里这点可怜的兵力，欲想抗拒金军的猖狂进攻，纯粹是螳臂当车。

在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战中，善于用墙者，一墙抵千军。据说古时有一种城墙阵法，叫作层墙法，又叫九屏阵，御敌效果就极绝妙。宗泽作战，最喜阵法，他对这个层墙法很感兴趣，颇欲在实战中一试，可惜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如今人力物力和时间都吃紧得很，筑成真正的九屏阵的条件是不具备的，但他设想可以把汴京原有的瓮城改造成类似的防御体系。那样的话，尽管只有三层关口，其效果亦将相当可观。

当然这也是要待日后逐步去做的事，目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最大可能修复现有的城墙，完善必要的守备设施，使其可以发挥最基本的御敌作用，也就很不错了。

基于这项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宗泽于六月二十七日再次顶着烈日亲临现场视察，了解工程进度。上次视察时，城墙之破损状况可谓惨不忍睹。现已时过半月，以宗泽的想象，其面貌应当有了明显改

观。谁知到了现场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

由于善利、通津及宣化三门在金军破城时遭受的摧毁程度为最，宗泽这次重点视察了这三个地方。结果他看到的情形，是一处不如一处。相形之下，施工进度稍快些的是宣化门。但就是宣化门，也仅仅是填补了部分坍塌的墙体，那些遭受严重破坏的城堞、马面、城台、敌楼等作战工事，依然颓败如故。至于几道瓮城的加固，就更谈不上了。

宗泽越看，脸色越紧。待看完这三处，他的面孔几乎凝成了一块生铁。他想幸亏自己及时来看看，否则事到临头，连哭都来不及。

“照这个速度干，几时能完工？三个月？五个月？半年？”宗泽的不满溢于言表。

闾勍嗫嚅了一下，低着头回答：“是末将监察不力，末将一定再努力督促。”半个多月来，宗泽已经大刀阔斧地解决了不少积压已久的难题，而他所负责的事情却一无建树，这的确是让闾勍从内心里感到汗颜。

“不要光讲官话，要切实查找进度迟滞的原因。”宗泽看出来他是把欲辩解的话咽了下去，“别吞吞吐吐的，你有话就直说。”

“原因——末将上次已经说过。”闾勍顿了顿，叹了一口气，只好坦白地道，“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字，钱。禁军将士已经欠饷数月，民夫的工钱也不能如期兑现。在此状况下，干劲很难提得上去。还有，库存的军粮也不足，每人每日的供给定量不过一升。修城是个卖力气的活，空着肚子哪来的力气？但是出去采购军粮，也是需要大量银子的。”

上次闾勍只是笼统地提到了钱紧，欠饷缺粮的问题还没对宗泽具体谈。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宗泽一听就急

了：“欠饷缺粮都是大事，你为何不早说？”

“末将寻思宗留守也有难处，本想先由自己尽量筹划，只是一时——”

“我知道了。”宗泽锁着眉头摆摆手，没让他再往下说，“你意在尽量与我分忧，这我明白。但该来找我的事还得找，如此拖延下去，要误大事。”

一提到这个钱字，宗泽也是一脑门子官司。自打上次闾勍对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无时无刻不被它折磨困扰。根本的解困之策，他一时也是找不到。在万般无奈下，他只能呈文向朝廷求援。数日后李纲复信，表示将尽力为他争取。现在朝廷调拨给他的银子倒是已经接到，然而数量却远远难以满足需求。宗泽心知，就是这点银子，恐怕也是李纲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才硬挤出来的。再向朝廷伸手，也不会有什么指望了。

眼下急需款项的事情多如牛毛，这笔有限的钱应当如何分配使用，宗泽正在左右为难。但是此刻，他的一急之下，毫不犹豫地决定：“这样吧，日前朝廷拨来一笔银子，我全数划归你用，以解燃眉之急。你看如何？”

“这怕使不得吧，宗留守须支应的事情——”闾勍当然知道正在等米下锅的绝不止他这一台灶口。

“别处你莫操心，我再想办法。这笔银子本来就不多，若是分散使用，起不了什么作用，倒不如集中来做一件事。不过银子给了你，我是要听见响声的。最迟在入冬前，这些城墙城门，包括城壕和瓮城，你必须给我收拾好。听清没有，我说的是必须。”他很严厉地看了闾勍一眼。

“听清了。”尽管闾勍估摸着，仅靠那笔银子，并不足以支撑修城

之全部费用，但这毕竟可以大大地减轻他目前的压力。这已是宗泽所能给予他的最大帮助了。他知道宗泽不喜欢听空话，所以也没多说别的，只是简洁地应道，“宗留守放心，军令如山，末将不敢儿戏”。

“这就好，我知道你会竭尽全力。”宗泽看着闾勍那张被风吹日晒得粗糙黝黑的面孔，目光变得温和了些。他并非不清楚交给闾勍的战备任务是其力所难及的，他的苛刻要求其实相当不近情理。而闾勍自从领命那天起，却从未说过一句推三阻四的话。想到这一点，宗泽觉得自己方才的态度是有点过于冷峻了。于是他又对闾勍补充道，不是说给了这笔银子，后面的问题他就扔下不管了。这点银子肯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后有何困难，该提还是要提，大家可以群策群力共渡难关。

宗泽越是这样说，反倒越是激起了闾勍的责任心和好胜心。宗泽离去后，闾勍就立即召集施工部队将领至宣化门开会，以三个月的工期为限，严格制定了各部每日必须完成的工作量，以及详细的奖惩制度，并让将领们当场签下了军令状。

此后经过他一番夜以继日的狠盯猛抓，加之欠饷欠薪的补发和伙食的改善，果然促使施工进度有了大幅度提高。待又过半月宗泽再度视察时，各处均有长足进展，重点地段的城墙和城门已基本修竣。照此干下去，抢在入冬前将城防工事全部加固完毕是来得及的。宗泽总算是又去除了一桩心病。

话头扯回，接着说那日宗泽视察结束打道回府时遇上的一件事。

遇上那件事时，宗泽正沉浸在对未来战事的思考谋划中。上一回视察城防，便勾起了他对军费不足的深切忧虑，此番亦复如是。将朝廷拨来的银子全部拿去应付了城墙整修，其他地方的缺口又当如何填补？这个要命的难题不彻底解决，任凭他再多谋善战，也难做到稳操胜券。因此尽管他志在全力坚守汴京，却不能不作万一守不住的打

算。

万一守不住怎么办？上回在大河涛声处，他问宗颖和甘云，两人的看法都是保存实力就地游击等待援军。他当时考虑也只有如此。但是今天他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彼时如果金军又是倾巢出动，汴京确难固守。那么部队在不得不撤出城池后，是不是可以避实就虚，佯作败退遁逃状，却秘密地逆流而上，向北穿插，去端了他们的后方基地？

这个想法，正是因军费的短缺问题引发出来的。因为宗泽想到，连年战争，劳民伤财，我泱泱大宋尚且财政不支，彼区区夷虏又何尝不是国库枯竭。而金军之所以有能力一再长途远征，在很大程度上，倚仗的就是因财于敌、以战养战。既然金军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打入其腹地，去夺取其物资给养？

对，如果任凭战火在我们的土地上蔓延，我们的家园肯定是要越打越烂，越打越穷。所以这个仗不能只在家门里边打，应当将战场推向敌后。进而从战略高度去看，反抗侵略的最有力手段，实则莫过于直接捣毁侵略者的老巢。这种韬略自古有之，在兵法上唤作釜底抽薪。

这个设想一冒头，立刻吸引了宗泽。他当然知道，以宋朝当前的国情和军力，要实现这种宏观的战略意图是痴心妄想。但是在战术上，这种打法却不无可行之处。倘若打得好，可成为扭转整个战局的一着妙棋。为了将来有可能采取这种打法，现在不妨做些必要的准备。

由此宗泽想到，应当着手组建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和一支快速运输队，以便在必要时，能够出其不意地插入敌后，夺取金军辎重，也来它个因财于敌。

如此这般地一路思考下来，不知不觉已走过州桥。那段后来令宗

泽感叹不已的故事，便是发端于这个时候。

当时宗泽一行已行至府衙前街，宗泽还兀自在马背上思谋不已，却忽见前方街面上聚集着一些市民。接着有一个担任前卫的亲兵回马禀报，说有个民女跪在前面拦道，招引了不少围观者，向宗泽请示如何处置。

布衣草民当街阻拦官府要员属于滋事犯上，不是万般无奈，没人敢这样做。宗泽揣度那民女很可能是身衔奇冤。他对于百姓的告状之难深有感触并素怀同情，于是就离鞍下马，吩咐亲兵将那民女带到近前来，打算了解一下情由，酌情交与有司去处理。谁知问过之后方知，那民女拦驾不是要呈状诉冤，而居然是请求宗泽收留其进府安身。这样的事情宗泽还是头一回碰上。

那民女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衣衫破旧鬓发凌乱，但若细加端详，容貌却颇清俊。她自称名唤盈儿，是河北卫州人氏。由于在战乱中父母双亡家宅尽毁，只得与哥哥来汴京投亲。岂料到了汴京月余，不但亲戚没有找到，她与哥哥也走散了。如今她是身无分文孤苦伶仃，食宿无着走投无路。因闻宗泽大人乃百姓青天，心怀慈悲爱民如子，在无奈之下，她只得斗胆拦驾陈情，恳请宗泽大人将其收留进府为奴，恩赐三尺容身之地。言语之间她神色甚戚，说着说着便止不住地咽喉哽咽泪水涟涟。

宗泽听过盈儿的陈述甚悯其情，但起初无收其进府之意。宗泽不似别的官吏，上任时总要带着一大帮各式各样的私人雇员。除了少数几个用惯了的家仆之外，诸如幕僚、长随、师爷、侍役、书童、丫鬟之类，他一般很少使用。这次出任汴京留守，是要准备随时提兵征战的，身边的杂员多了更是累赘。因而在宗泽这里，后衙的一应事务，包括他的生活起居，基本上都是由亲兵来料理，这些人同时还兼着昼夜护卫之责，正好一举两得。收留一个女孩子混杂其间，既没必要也不方便。于是宗泽便让宗颖取几锭银子给她，接济其度日和寻亲之

需。

谁知那盈儿面对送到眼前的银锭却没伸手去接。她只是欲言又止地怔了一刻，然后冲着宗泽磕了个头，便默默地起身要走。这个反常举动让宗泽感到诧异，他不禁开口唤住盈儿，问她既是饥寒交迫，为何不受接济。

盈儿见问，迟疑了一下，回身站下，幽幽地看了宗泽一眼，低头回道，似我这样一个无依无靠漂泊异乡的孤女，每日里不知要遭到多少无端的纠缠欺辱，这种日子委实不堪忍受。既是宗泽大人不肯收留，民女也无意再忍辱含垢苟活于世，又何须破费大人的银两。

这话说得凄楚，让宗泽一时不知该用何言安慰。这时宗颖在旁动了恻隐之心，低声向宗泽进言，说后衙的张婆每日里要承担烧水煮饭浆洗清扫等许多杂务，真是有点忙不过来。看这姑娘还算伶俐，既是她一时无处容身，是否就权且让她给张婆做个帮手。

宗泽考虑那盈儿的境遇确实可怜，只施舍她几两银子确实是于事无补，听了宗颖的建议，觉得也无甚不可，就松下口来劝慰盈儿道，常言说天无绝人之路，你莫要因一时之困而想不开。念你眼下孤苦无依，本官可让你暂时进府做个帮工，同时帮你寻找一下失散的亲眷。

那盈儿闻言立刻又面对宗泽扑通跪下，感激万状地口称民女深谢宗大人救命之恩，以首触地咚咚咚连磕了三个响头。

甘云基于他的警卫职责，本能地感到，将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收容进府不甚妥当。在这种事情上，宗泽可以不予多虑，而他却不能掉以轻心。他正待悄悄提醒宗泽，却见宗泽已当众发话允其进府，也就未便再说什么。不过他总觉得这事有点别扭，因而不由得就对那盈儿暗自有了三分戒意。当然这份戒意的产生只是因其职责使然，谈不上有什么根据。

十六

当被关押到第七天的时候，钟离秀终于得知了草关镇事件真相，以及她得以幸免于难的原因。直言向她托出底盘的，就是那个对她垂涎三尺的蒋宗尧。

这事发生在那天的午后。

这些天，钟离秀的伤将养得不错，她基本上已能活动自如。习武之人皆有练功习惯，但凡身体状况允许，每日里总要走上几趟拳脚才舒服。再说她独处囚室百无聊赖，练练功也有助于打发寂寞时光。所以当金疮之痛稍有减轻时，她便适当地恢复了练功。

这一日她醒得较早，活动的时间稍长了些，加之身上来红精神易倦，午饭后颇觉困顿，于是就和衣卧床歇息，不一会儿便迷迷糊糊地睡去。

不料正睡得深沉时，却出现了险情。恍惚之中，她忽觉一股热烘烘的汗酸味和一阵粗重的喘息声同时迫近了她。她努力睁眼去看，眼皮却沉重难抬。蒙眬中但见有一个熊罴似的怪影在向她俯压下来。须臾之间，那怪影已伸出毛茸茸的爪子，贪婪地捏住了她丰满坚挺的乳房。然后那魔爪一路下移，就要去饕餮她身体的最隐秘处。

这时钟离秀可真急了，她聚集其全身之力将身子一蹉，紧接着狠狠地一脚踹了出去。随着这个剧烈的反抗动作，她大汗淋漓地陡然从睡梦中醒来，方知刚才乘她熟睡之机猥亵了她的，并不是什么怪物，而是带人在草关镇袭击她们的那个强徒头领。当下她羞怒交集，立即腾身坐起，横眉喝问：“你想做什么？”

蒋宗尧捂着小腹从地上慢吞吞地爬起来。显然钟离秀那一脚把他踹得不轻。但是他并未动怒，亦未扑上去对钟离秀野蛮动粗，而是拉

过一把椅子坐在了钟离秀的对面，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钟离秀说，他是来看看钟离姑娘的伤养得如何了。从刚才那一脚的力道上看，姑娘的玉体似乎已无大碍。

钟离秀厌恶地回敬一句，姑奶奶的事用不着你来操心。蒋宗尧就大咧咧地一笑，说钟离姑娘此言差矣，那天若不是我蒋某人命令弟兄们手下留情，你早就命断草关镇了，哪里还能活到今天。后来如果不是我让弟兄们好吃好喝好汤好药地用心伺候，你的伤也好不得这么快。我为你钟离姑娘操心操得多了去了，这份情你还真是不能不领。

钟离秀冷笑道这倒真是奇闻，你带人杀了我的姐妹，将我劫到这里，反倒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了？蒋宗尧说带人劫杀你们的是我不假，但让弟兄们刀下留人的也不是旁人，事实就是如此，谁骗你谁是王八蛋。

“这么说，我还真得感谢你的不杀之恩了？”钟离秀反唇相讥，“那么你刀下留人又是所为何来呢？”

“明人不说暗话，我蒋某为的就是一亲芳泽。”蒋宗尧不是个善辩的人，口舌官司打多了他觉得累得慌。说到这里，他索性便将意思直接明挑了，“不瞒姑娘说，本人对你可谓一见倾心，因而乃生惜香怜玉之意。假如姑娘肯遂我意，不仅可保性命无虞，从此必当受用不尽。”

“那你恐怕是打错了算盘。”听蒋宗尧如此赤裸裸地道出他的淫欲，钟离秀恶心得想吐。

“哈哈，姑娘先莫把话说绝。”蒋宗尧满不在乎地大笑了两声，“这里可不是你使性子的地方。你既落到了我的手里，这事从与不从，其实由不得你。若非本人对你情有独钟，根本无须啰唆这些。若你是个晓事的人，不妨将我的意思好生掂量掂量。”

这厮说的倒是实话，钟离秀听了在心中暗想。一个年轻女子落到强徒手里，遭受奸污是难免的。这厮未趁她伤重体虚之时用强，说明他还真是有点对她心存爱怜。并且，从蒋宗尧粗鄙的言谈中，钟离秀还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人的特点是秉性张狂而心机不深。这样的人应当比较容易对付，加上他又邪欲攻心，大可加以利用。

想到这些，钟离秀顿时有了主意。于是她故作彷徨犹疑状，埋头沉吟了一会儿，对蒋宗尧表示，你的意思我懂，但是我这人凡事要做个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是什么人，草关镇之事是怎么回事，你须先向我如实说清。否则我宁可香消玉殒，也不会遂你之愿。

钟离秀的这个表示让蒋宗尧很高兴。在他看来，钟离秀提出的条件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条件。当下他便连连点头道可以，我现在便可以给你打破这个闷葫芦。于是，他先将自己乃何方神圣作了介绍，尔后便把他们制造草关镇事件的目的，乃至天正会的所谓宏图大志，一股脑地端了出来。

这些内幕，属于天正会的高度机密，连姚三保尚且被蒙在鼓里。蒋宗尧之所以敢在钟离秀面前来个竹筒倒豆子，一方面是有恃于钟离秀绝对逃不脱他的手心；另一方面则是异想天开地怀有争取她成为同伙之意。其原因是自打将钟离秀劫上山来，他对钟离秀的想法又起了变化。

起先蒋宗尧的打算，与曾邦才所允准的做法是一致的。就是待钟离秀的身体养得能经得起折腾了，他在她身上尽情地泄火之后，便将其秘密除掉。但后来随着他与钟离秀的近距离接触，他却越来越舍不得那么做了。钟离秀那娟秀的姿容和飒爽的侠气，日益勾引得他魂不守舍，以至竟令他渐渐萌生了与其同结百年之好的妄想。他寻思着自己的岁数已然不小，也该寻个固定配偶了。若得如此佳人陪伴，夜可云雨销魂，昼可参赞军机，岂非天作之合？

此念不生则已，一旦生出便挥之不去了。先前他让手下好生款待钟离秀，只是为了使钟离秀的体质尽快恢复常态，好让他玩得更爽快更过瘾，而此念萌生之后，他对钟离秀的体恤关照，就又增添了一层感化之意。

然而他知道，仅此做来还很不够，欲得钟离秀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他，必须进一步表现出他的诚心。他认为向其坦率地讲出草关镇事件的内幕，正是他诚心的有力表示。当然他的这种念头和做法，在事成之前是不敢让曾邦才知道的，否则曾邦才一定会毫不留情地马上结果钟离秀的性命。

“我这可是把该说的给你说了，不该说的也给你说了。我将此事的底细说与你，那是冒着军法从事风险的。就冲着这份仗义和苦心，你钟离姑娘也不该对我老蒋无动于衷罢？”蒋宗尧说罢，抬手摸着下巴上的胡须，斜眼看着钟离秀。

“下作，你们简直是畜牲。”钟离秀听蒋宗尧说出实情，不由得怒满襟怀悲愤填膺，“为了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竟使出如此卑鄙毒辣的手段，王大头领怎么可能与你们这种无耻小人合作！”

“姑娘莫动气，你把话说反了。”蒋宗尧一本正经地道，“正因王头领执迷不悟不肯合作，才迫使我们不得不出此下策。干大事嘛，有时候是不能计较手段的。这个道理日后你自然会懂。或许到了事成之日，你们的王大头领还会万分感谢我们当初为他所花费的这一片苦心。”

“事成之日？”钟离秀觉得对面这个匹夫简直愚蠢得可笑，“你以为就凭你们老佛崖这万把人马，能成什么大事？”

“不不不，我们的力量绝不止是老佛崖。我们正在联络各路豪杰，汴京周围的几十支杆子，包括你们临风寨，迟早肯定都会是我们的盟友。到那时候，横扫天下不敢说，雄霸中原却不是夸口。这话你

现在信不信没关系，咱们可以走着瞧。”啰唆了以上这许多言语，蒋宗尧已经口干舌燥很不耐烦，说到这里，他把巴掌一挥，“好了，你让我说清的事，我已经说清了。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你是从我不从？从了，今后你便是我的押寨夫人，来日可随我飞黄腾达。不从，这间囚室便是你的葬身之地。阴阳两条路，随你自己选。”

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底气十足。因为在他看来，莫说是个花样年华的女子，就是一条堂堂七尺汉子，面临生死抉择，也很难放弃力争生存之念。何况即便是钟离秀不从，亦无可逃脱肉体被蹂躏的命运。这一点钟离秀不会不明白。

果然，面对着蒋宗尧咄咄逼人的摊牌，钟离秀没有像方才那样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而是陷入了沉默，并且沉默的时间还不短。她的这个表现很符合蒋宗尧的意料，他认为这表明她正在进行思想斗争。有思想斗争就好，有斗争就会有动摇，有动摇就有指望被他拿下。

沉默半晌后，钟离秀的回答是：“这事我现在拿不准，你得容我好好想想。”

没有马上得到期待中的答复，让蒋宗尧有些扫兴。不过这个答复倒是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今日是刚刚与其摊牌，硬逼着她当场就范也不现实，不妨留几天时间，让她的脑筋转转弯。

蒋宗尧如此想来，便努力压制着胯下一阵阵热烈膨胀的欲火，同意了钟离秀的要求。但是他警告钟离秀，留给她的考虑时间不可能太长，否则即便是他蒋宗尧愿意等，曾邦才也容不得。

对付走了蒋宗尧，钟离秀便焦灼地徘徊着，进入了真正的紧张思考。方才她的沉默，其实是做样子给蒋宗尧看的，是她糊弄蒋宗尧的缓兵之计。

实际上，对于蒋宗尧的猎艳企图，她根本无须思考。莫说是蒋宗

尧与她有杀害结义姐妹的深仇大恨，也莫说是蒋宗尧所说的什么雄霸天下云云，在她听来是何等的不着边际，就凭蒋宗尧那付粗俗不堪的外貌和德行，她也不可能与他有丁点儿肌肤之亲。她需要费心思考的，是如何应对这种意想不到的险境。这个问题当着蒋宗尧的面根本考虑不进去，所以她方才只是故作思考，脑子里其实是一片空白。

现在，她可以集中精力想一想了。

这一想就想了她个汗流浃背。因为，她越想越是觉得简直是走投无路。

今天从蒋宗尧那个蠢货嘴里套出了事情的底细，可算是一大收获。但这也让钟离秀更加充分地了解了事态的严峻和自己处境的危险。蒋宗尧敢于向她交底，就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防止她逃脱。对于老佛崖山寨地形之复杂和防卫之严密，她以前曾有耳闻。她料想就算是她能设法逃出这间囚室，也难以逃出这座山寨，甚至很可能会连出山之路都找不到。

然而，眼前的情况，又逼迫着她必须千方百计力求脱身，而且得快。如果她不能尽快脱身，其后果将不单是她被辱被杀，还直接影响到王子善义军乃至整个京畿地区江湖武装的前途命运。她知道王子善与老佛崖上这帮家伙根本不是一路人，如果这伙人的奸计生效，致使王子善为其所利用，毫无疑问最终必将为他们所暗算。

王子善是她所敬重的义军头领和异性兄长，王子善军中的许多兄弟姐妹都与她情同手足，她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坐视王子善及京东的数十万义军弟兄被人玩弄于股掌，被人引上危途驱入深渊。

可是脱身之策安在？

钟离秀想来想去，急得通身冒汗，也没捉摸出什么高招。于是她回过头来寻思，这事恐怕只能在那个色欲旺盛的蒋宗尧身上做文章

了。那家伙头脑简单，诱惑他上钩应当不会太难。因此钟离秀设想，她可以假作经过反复考虑，无可奈何地答应蒋宗尧的要求，到蒋宗尧欲对她宣淫行奸时，出其不意地将他拿下，然后逼其护送自己下山。

　　这是她目前唯一的可乘之机。但这个法子能否成功，实事求是地说，她觉得把握不大。可想而知，蒋宗尧再蠢，也不会蠢到对她全无防范。蒋宗尧的那一身蛮力和武功，钟离秀是亲眼见识过的。行动时她若不能一招制敌，厮打起来便绝对不是蒋宗尧的对手。即使她侥幸顺利地拿下了蒋宗尧，那厮能不能乖乖地听她摆布也是个问题。而就算蒋宗尧可以听她摆布，在下山途中将会遭遇多少波折，仍然是个未知数。总之这里面的环节非常之多，每一环都是杀机四伏，无论在哪一关卡住，她都胜算无望。

　　面对此情此境，钟离秀深感孤独无助之苦。她想现在身边哪怕是能有一种帮手，事情也要好办得多。可是身处这间与世隔绝的深山囚室里，从何去寻找什么帮手？

　　在连日的焦虑煎熬下，钟离秀那已经将养得颇有起色的身体，又显见得憔悴下去。

十七

夏永济发现他被人盯上了。并且可以断定，这一回盯上他的肯定不是普通扒手。

自从那日在乾明寺附近看到了那个很像莲儿的姑娘身影，这些天夏永济的活动便再没离开过这个区域。这一日，他仍是用过早饭便上了街，四处逡巡着去碰运气。

随着寻女时日的增加，他的目光已日益变得敏锐而富有判断力。现在只要他稍一过目，基本上便可看出哪些人是偶尔往来的过客，哪些人是常住此地的居民。对于这一带各商业区的经营特点以及客流情况，亦皆已了如指掌。这就使得他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去某些重点地段走动，而进一步减少了盲目性。

这期间，有一种感觉让他比较舒服，那就是他感到在这个区域里，他所重复见过的面孔在不断地增多。以此类推，假如那天他看到的确实是莲儿，那么他与莲儿的再度巧遇，自然也充满着可能。因此他认为，现在他所需要的，就是坚持，在坚持中等待机遇的出现。

夏永济的这个想法，说来也符合常理。只要日复一日地坚持在同一地区走动，他的确存在着与时常出没此地的任何一个人一再相遇的概率。只是究竟会碰巧遇上何人，却是由不得他。而事与愿违的概率，在生活中亦是出现得很高，这也是一个常理。

那个可疑的面孔，是在太庙东街被夏永济注意到的。

这天夏永济走到这里时，正有一个弄盏者在街边撂地卖艺。所谓弄盏，是宋时的江湖奇术之一，属于杂艺一类。其中又分多种名目，如踢瓶、弄碗、弩弹、投壶、藏剑、吃针等，主要是以卖艺者高超的技能取胜。这天这个弄盏者表演的是最普通的掷盏手艺，然而其难度

却非常之高。但见有数十只瓷盏在空中翻飞穿梭，令观赏者看得目不暇接心悬一线，而那弄盏者却左右开弓从容不迫无一失手，其间还穿插着许多探海、下腰、金鸡独立、乌龙绞柱之类的杂技动作，惊险不断绝招纷呈，因而招来了大量的看客。

夏永济行至此处，目光亦被吸引，便凑在人堆里观看了一刻。那个可疑的面孔，就是在此时被他察觉的。

由于夏永济的目的是寻女，所以在其所到之处，必定先要阅人，而且越是人群稠密处越要留意，这是梦境给他的提示。因此尽管眼前卖艺者的表演精彩万状，他也没忘了悄悄地遍阅四周的看客。

这一阅就阅出了问题：他感到有一张中年男人的面孔，方才曾映入过眼帘，而现在又在不远处出现了。

仅此一点或许也没什么，说不定那人逛街与他走的恰是同一条路线，到了这里又不期而遇了。让夏永济感到异样的是，他觉得那人似乎是在暗中注视自己，但当他的目光扫视过去的时候，那人却又迅速转移了视线。更有一层令夏永济不安处的是，夏永济觉得那人有点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过去是在哪里见过。

这便不由得使夏永济起了警觉。此人是不是在有意对他跟踪？夏永济自忖也许是自己敏感了，但为谨慎起见，他以为还是再试探一下为妥。于是他便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观赏了一会儿弄盏者的表演，扔下几枚铜板，就离开了人堆，以漫不经心之态沿街信步而行。在连续进出了几个店铺后，夏永济证实了自己的判断：那个人确实是在跟踪他。

这人是谁？夏永济搜遍脑海，一时回忆不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人绝不是他的旧识。一个非亲非故者，对他的兴趣何在？除了四年多前的那段特殊经历，不会有其他解释。果然是还有人惦记着那话！夏永济心中一凛，立时感到了某种危险正在逼近。

好在他早有思想准备，加上他连日来在这一带游荡，已将四面八方的路径摸得烂熟。他只略施小技，便通过一个茶肆的后门，甩掉了那条尾巴。

然而他没察觉到，那天盯上他的人并不止一个。就在那个中年人悄悄尾随他的同时，还有另外一拨人，也发现了他的踪迹。由于他当时只顾集中精力对付那个中年人，便忽略了另外的盯梢者。而被他忽略了的盯梢者，却恰恰是他此次返京最担心遭遇的人。

这一拨人的头目，就是当年奉了蔡府管家之命，带人前往他家实施灭口行动的江湖杀手回占魁。

回占魁现年三十六岁，干杀手这一行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

他曾经有过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父，另一个是义父。他的生父是个卖炊饼的小商贩，生性老实懦弱，经常受人欺负。在回占魁十六岁那年，其生父由于生意惨淡，没有及时向街霸孝敬月银，被街霸指使人打成重伤不治而亡。其母惊悸成疯，数月后因失足落水丧生。

贫寒的家境、屈辱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际，在回占魁的心灵里种下了对社会的无名之恨，也自幼便培育了他阴狠畸形的报复心理，乃至他小小年纪，在内心便时常怀有一种杀人的冲动。父母双亡的惨剧，终于使得他长期压抑的蛮性爆发。他竟不自量力地夜闯仇家，欲去宰了那个人高马大的街霸。

其结果他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就在他身中数刀处境濒危之际，突然有人暗中出手，神速地干掉了那个街霸，并携他逃出了杀人现场。这个人，便是回占魁后来的义父，一个终生未娶的职业杀手。

此人闯荡江湖半生，一贯独来独往。但随着年事的渐高，他产生了寻找一个徒弟和帮手的需求。回占魁的身世秉性以及胆量体魄，十分符合他的选择标准，因之被他纳入视野。

救下回占魁并收其为义子后，老杀手对回占魁即进行悉心调教，在不长的时间里，便使其具备了一个杀手的基本素质与技能。而在此后的不断实践中，回占魁更是全面而深入地获得了老杀手的真传。至若干年后，老杀手因在一次行动中不慎身中毒镖一命归西时，回占魁在黑道上的名头，早已不亚于乃师乃父。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杀手有感于自己不得善终的悲惨下场，在临咽气前劝告回占魁就此改弦更张，开家店铺平安度日。回占魁在厚葬了义父后，倒确是遵其遗嘱，用以往的积蓄开了一家浴堂。但他并不能抵御住高额酬金的诱惑，从此坚决与黑道生意绝缘。而且此时他手下也有了若干喽啰，加之与三教九流的应酬和吃喝嫖赌的花费，仅靠经营浴堂，手头很不宽裕。因此他只老实了几天，便又开始重操旧业。而那浴堂掌柜的身份，就成了掩饰其主要勾当的幌子。

十几年来，回占魁在黑道营生上一直不乏订单。之所以如此，除了他的专业能力比较过硬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一贯遵守老杀手的训诫，非常信守“职业道德”。只要是承接了订单，无论冒多大的风险，无论要付出何等代价，他都会不打折扣地圆满完成主顾之托。弄虚作假或知难而退的情况，从来不曾有过。他的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在黑道圈里可谓有口皆碑，所以当年蔡府管家才不惜重金聘用了他。

但是谁也没想到，一向极为守信的回占魁，却破例在这一单生意上做了手脚。究其原因，就是他看出了在夏永济身上隐藏着难以估量的财富。

人类这种动物的心理，往往是复杂而矛盾的，回占魁这样的人尤其如此。一方面，幼年的生活阴影和多年的特殊经历，使他养成了一种行为惯性，隔一段时间不做点黑道生意，他就觉得过得空虚。而且由此得来的佣金，早已成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但另一方面，十多年的阴暗行径，也使他感到了疲惫厌倦。杀手这一行，毕竟是个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的行当，其精神压力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再者老杀手之死也给了他不小的触动。如果一直这么干下去，说不定哪一天，老杀手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所以尽管他后来又忍不住重操旧业，但对老杀手劝他金盆洗手的遗嘱，他并未完全置之脑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就是反复在两者之间徘徊不已。他曾幻想，如果能接到一宗巨票，一举赚足确保其后半生安享富贵之财，那么便铁了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罢。可是他随之便摇头自笑，谁的人头能值那么多钱？即便是有那么一颗贵若金山的人头，那是以他的能力能拿得下来的吗？

殊不料梦想居然照进现实。有一天，上苍还果真就把一个价值连城的夏永济放到了他的面前。若是能套出夏永济口中的秘密，胜过玩一千回夜黑风高的游戏。这样的机会，此生不可能再有第二回。在回占魁窥破隐含在夏永济身上秘密的那一瞬间，一个极其诱人的设想，便在他的大脑里不由自主地油然而生。

这个设想令回占魁激动万分绝难舍弃，因此，他不惜破坏道上的规矩，阳奉阴违地留下了夏永济的性命。他估计，凭着他一贯的信誉口碑，不会有人怀疑他另作他图。

让回占魁极为恼火和沮丧的是，由于一伙来历不明之人的意外插手，竟致其自谓十拿九稳的行动计划付诸流产。他当然是不会甘心就这么算了。那伙人是什么人？夏永济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下落何在？事后他曾让手下进行过大力调查，但是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查到有用的线索。

据回占魁揣测，夏永济经此一劫，即便还活着，亦断然不会再留在汴京。而超出这个地界去找，就非其能力所及了。一场美梦就此成空，回占魁仰天长叹，看来这笔横财注定与他无缘也。好在种种迹象表明，他在此事中的造假行为并未暴露，他依然可以在汴京以固有的

方式谋生。

只是说来也怪，从此之后，他的订单便开始减少，后来甚至一年半载都等不来一桩像样的买卖，这便使他的财源逐渐陷入匮乏。他暗想这大约就是上苍对他违背“职业道德”所给予的惩罚。

自宣和末年以来，局势动荡战祸频仍，政权更迭治安紊乱，在进账日减的情况下，他只好浑水摸鱼，时而也做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按说此亦非为杀手之“职业道德”所容，可是为了补贴开销，也便顾不了那么许多。

然而后来宗泽来京，实施铁腕治理，打家劫舍也不好做了。因而这段时间，回占魁的情绪甚是萎靡，每日里除了守着他那座顾客稀疏的浴堂，与几个门徒饮酒打牌打发时光，想不出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做。

不料就在这颓唐潦倒之际，运气之光突然又闪烁起来。

有一日，一个门徒外出打酒，给回占魁带回了一个消息：他似乎是发现了失踪多年的夏永济。

原来，那门徒方才从酒铺出来，无意间看到一张面孔，觉得似有印象，当时却没想起是谁。他就一路走一路想，及至回到浴堂见到回占魁，才猛然想起，那人仿佛就是当年被他们追杀过的夏永济。

回占魁一听，立时血脉贲张，当即就让那门徒带着他原路折回，却是转悠了半天一无所获。他回头再问那门徒是否看得真切，那门徒答曰回想起来确实挺像，不过因为终是只晃了一眼，要说认定却还不敢。回占魁冷静想来，觉得出现这种巧合的可能性不大，但既然有此一说，他又放心不下。万一真有这事呢？

反正手下这几个人，闲着也是闲着，不妨就让他们出去做些察访，也可打发无聊时光。怀着这种撞大运的心理，于是回占魁便将几

个手下撒了出去。他的这几个手下，都是当年那次行动的帮手，若是留意察访，遇上夏永济是肯定认得出来的。不过他们起初也并没把这事过于当真，不太相信四年多前中断的线索，到了今天又会突然冒出来。连那报信者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人。

然而却是无巧不成书，没过几日，回占魁的另一个门徒居然又于无意间瞥见了夏永济的身影。夏永济重现京城之事，由此得以确认。回占魁不禁额手称庆，庆幸自己亏得没有轻率罢手，否则岂不坐失金山。那一宿，回占魁被这个喜讯激动得几乎是一夜无眠。

尽管那天夏永济在设法甩掉跟踪他的中年人的同时，亦脱离了回占魁手下的视线，但回占魁认为这不要紧。据他判断，夏永济重返京城，其目的八成是攫取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宝藏。如今蔡京已经倒台，国政混乱无主，正是掘宝的最佳时机。这件事不是在短期内能做成的，因此夏永济不会很快离去。

夏永济两次都在同一区域被发现，说明他在这一带有事要办，应当还会再度再次露面。而且，很可能其下榻处，就在这片街巷中。这就好办多了。在有限的地界内寻找一个已经暴露行踪的猎物，对于回占魁这类土生土长的杀手来说有的是办法，只要夏永济继续在汴京滞留，回占魁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将插翅难飞。

基于这种自信，回占魁甚至已开始考虑取得宝藏后的善后问题。他的那些手下只知道夏永济这个人很重要，至于具体缘由，回占魁却一直未向他们透露。不过这个内幕迟早得对他们明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到那时很难说不会发生一场残酷的火并。这事必须未雨绸缪。所以他在吩咐手下各显神通去查寻夏永济踪迹的同时，即针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逐一做了详尽设计。

事先能将问题预想到这一步，回占魁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密了。可惜的是，由于他过度自信，因为他的考虑俱是建立在夏永济已经铁定

是瓮中之鳖的假设上的，到头来他仍是犯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杀手本来不应当犯的严重错误。事到临头时他想起了老杀手教诲过他的一句箴言，但那时他已完全失去了挽回失误的机会。

老杀手的那句箴言是："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那怕他看上去已是奄奄一息。"

十八

宋代州府衙门中承担狱讼事务的有司，主要是指两个部门，即鞫司与谳司。鞫司专任审理刑案，谳司专掌检法断刑。即一桩案件的审讯权在鞫司，而判决权则在谳司。掌管鞫司的职官唤作司理参军，负责谳司的职官称之司法参军，二者各司其职互不侵紊。这是为了通过二者的相互制约监督，避免偏听独断，防止奸弊冤狱。

宗泽是赞同这种分权互制的司法制度的，认为这比悉凭州府长官一人专断，办案的效率和公正性要强得多。但是，该专断的时候还是要毫不客气地进行专断，亦是宗泽的官场经验。他认为这是职责使然，尤其是在非常时期，若无必要的专断魄力，反而会误事。

六月二十八日这天，宗泽就又要亲自出马专断一回了。因为这天要审理的案件，不是普通案件，而是一桩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间谍案。

行政主官一出马，审判程序便自然而然地合二为一。因而在这一天的堂审中，除了主审宗泽，副审间勍，司理参军步达昌与司法参军侯云甫亦皆奉命作为陪审出席。担任笔录的，是留守司书写机宜文字宗颖。

那个受审奸细叫牛亨吉，是个出生于辽地的汉人，有三十五六岁模样，生得五短身材，面黑体胖，满脸的横肉上镶嵌着一对绿豆粒大小的鼠目，一眼看去，那副容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唯利是图的奸商。

他的掩护身份也确实就是采购生药的商人。这牛亨吉潜入汴京已经有十来天，这些天来，他不仅自己四处活动着去收集有关汴京军备的情报，还以洽谈生意为诱饵，收买了一个宋人商贩为其刺探宋军军情。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商贩在重金的驱使下，不惜以身试

法，每日里便以兜售廉价日用百货为由，频繁出没于军营附近，煞费苦心地接近禁军官兵，以期套取有关禁军兵员装备兵力部署等信息。

然则那厮毕竟不是个专业细作，缺乏相应的间谍技巧，他那些明显地超出经商范围的问话，很快便引起了某些警惕性较高的禁军官兵的怀疑。闾勍接到禀报，就指示部将待其再次出现时，进行了抓捕。那商贩的心理素质又极差，被抓之后吓得屁滚尿流，未待用刑便将事由一五一十全招了出来。

闾勍拿了口供，让那商贩仍然如约去提供情报，就在接头地点，对牛亨吉来了个瓮中捉鳖。

这宗金人间谍案破获得很顺利，但当接下来审讯牛亨吉时，冒出了棘手的问题。因为那牛亨吉被捕后，不仅态度强硬拒不认罪，还十分傲慢地自称是大金国出使汴京的特使，并当真拿出了由金军统帅完颜宗翰亲笔签署的出使文牒。这就不便似对待一般奸细那样断然处置了。事涉国策外交，闾勍不敢擅专，便赶紧上报了宗泽。

宗泽一听即知，这个案子是无人敢于率尔裁决的，无论他想不想专断，到头来都必得由他定夺。这个责任非他莫属。权力与风险的连带关系，到了这种关口就凸显出来了。当然宗泽一向是不怕承担责任的，也正是由于他每每在关键问题上勇于挺身承当，才赢得了历任部属的由衷信服。

尽管牛亨吉到了宗泽面前仍是趾高气扬矢口抵赖，案情真相却不难廓清。宗泽为官起自州县，审案是个行家里手，对于牛亨吉自称其为金国使臣云云，几句犀利的质问便驳了他个理屈词穷："你是本月几日到汴京的？你在汴京待了多少天了？既是奉命出使，你为何来此之后迟迟不向我官府递交国书？""你这文牒上写的是出使大楚国，我们这里却并无什么大楚国，你脚下所踏之地明明是我大宋河山。你揣着这张破纸，文不对题地跑到我大宋的京城里来做什么？""你口口声

声言称自己是个使臣，那么你且说来，你之出使有何公干？你到汴京后的所作所为，又有哪一桩哪一件符合使臣身份？”

针对牛亨吉关于其在汴京的种种活动只是出于商业意图的狡辩，更是无须多费口舌。宗泽早已在提审之前，便将功课做足，这时他直接就将那宋人商贩的口供，以及在牛亨吉下榻处搜出的情报记录，给牛亨吉杵到了鼻子底下。

面对宋人商贩的口供，牛亨吉尚可反驳那纯粹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但当看到那份记录着汴京禁军的驻地、布防、兵员、马匹、装备、供给等情况的情报稿时，他却再也不能自圆其说。此前一直努力维持着的镇定和倨傲，至此变得荡然无存。

那份情报稿系用一种柔韧的防水簿生笺写就，密藏在一个特制的皮革佩囊夹层中。记载情报的用语极简，且所用文字既非汉字又非金文，而是中原人很少接触的契丹字符。牛亨吉自谓这个东西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即便是发现了，也读不懂。没想到宗泽不仅已将其搜出，而且还准确无误地予以逐字破译。宗泽在战场上的威名，牛亨吉早就如雷贯耳，今天他终于亲眼见识到了这位老帅的足智多谋。他很后悔没有坚决听从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的叮嘱。完颜希尹曾严肃告诫他，记录情报只可用脑，不可用笔，宗泽非比常人，切莫心存侥幸。现在他除了自认倒霉，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垂头丧气地在审讯笔录上按了手印。

案情审毕，下面的事情就是判决。此案的真正棘手处就是在这里。

当此两国交恶之际，对于一个罪证确凿的军事间谍，断然处决并不为过。但是由于这厮那层所谓的使臣外衣，内中便颇有可虑之处。不要说斩首，就算只判拘押，亦不免遗金军以兴兵借口。

假如朝廷的抗战意志坚定不移，这也没什么。要打就打嘛，兵来

将挡水来土屯就是。问题是目前朝廷的态度暧昧不明，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朝廷的外交方针经常是左右摇摆反复多变。如果金军借口此事动武发难，搞得皇上焦头烂额，很难说本案的判官不被朝廷迁怒于身横遭重处。类似的倒霉先例，在前朝屡见不鲜。

可是倘若只是轻描淡写地将牛亨吉驱逐出境，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泄露了城防军机，且必将助长金军的嚣张气焰，致使其越加肆无忌惮地遣谍入境，严重危害大宋国防。这是宗泽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尽管宗泽深知此案之棘手程度，却是只能迎难而上，无可迂回敷衍。

宗泽知道这事让有司去议，不会议出什么结果，干脆也不为难他们了，当堂便一锤定音：牛亨吉囚入狱中秋后问斩，那个宋人商贩押赴刑场即日斩决。既然天塌下来有宗泽顶着，有司的手脚便无所拘束了。步达昌和侯云甫二话没说，就立即遵照宗泽的吩咐，按照司法程序分头去整理案卷，以及去进行监押、处决案犯的准备工作。

但是闾勍的神情却不似两位司曹官员那么明快。待两位参军离去后，宗泽同闾勍步入签押房，就问闾勍是不是对方才的判决有异议。闾勍回答正是。他建议说，对那个商贩，斩了也就斩了，但对牛亨吉的处置，是不是可再慎作斟酌。宗泽问闾勍，那厮刺探军情铁证如山，将其收监候斩有何不妥？闾勍说单就其罪而论，此判并无不妥。然事涉宋金邦交，却有许多麻烦。这个牛亨吉的生死，恐非我等可定。

宗泽不以为然，说本官奉命镇守汴京，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前者那许多不法盗贼，我说斩也就一股脑地斩了。难道一个金人奸细，我倒斩他不得了？闾勍摇头道那不一样，那些盗贼纵使杀得再多，也不会落下什么不是。但对这个牛亨吉，如何处置方合上意，却是颇难把握。莫说斩首，就是收监，亦未必不会招致责难。宗泽说照你这么

说，难道我们只有将他拱手送归金邦，才算处置得体？闾勍道就这么轻易把他放了也不是个事。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且将牛亨吉暂置驿馆软禁起来，同时上奏朝廷仰待圣意。这也是我刚刚琢磨出来的一个变通办法，不知宗留守以为是否可行。

宗泽听了，沉吟有顷，决然回答，你的苦心我能领会，但是这个主意不行。牛亨吉明摆着就是个奸细，抓到奸细不敢依法惩办，反而放到驿馆里供着，我大宋的国威何在？再说他已探得我汴京不少情报，不将他囚押入狱，被他跑了怎么办？处斩一个敌国奸细，乃留守司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无须奏报朝廷。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了主，我这个汴京留守岂不成了个摆设？牛亨吉欲得免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他愿意把他所知之金军军情，全部向我提供出来。否则他的首级是无论如何也留不住的。我知道你顾虑的是我如此行事的后果。后果无非有两个，一个是金军以此为借口出兵，另一个是朝廷怪罪我惹了祸。其实金军若要出兵，有没有这个借口，他都会照样出兵。你再委曲求全，亦是全然无用。至于朝廷怪罪，我就顾不得了。身为朝廷命官，如果一事当前不是先从社稷着想，而是先考虑如何迎合上意明哲保身，依我看这个官员首先就犯了欺君误国之罪。我大宋国运衰败，就与官府中存在大量这样的蝇苟之辈有很大关系。我宗泽无力扭转官场恶习，但起码可以做到不与之为伍。何况老夫已年届古稀，却又何惧之有？

听罢宗泽这番剖白，闾勍心中不由得不充满敬畏。他想若是朝臣中有一半人能像宗泽这样肝胆照人，国事也就不足为虑了。但越是肃然起敬，越是令他为宗泽担心。他劝谏宗泽的话，其实并没说透，也不能说透。

他被朝廷指定留驻汴京，除了担任宗泽的副手，实则还有一个隐秘任务，就是对宗泽在汴京的行为进行监视与牵制，使其不得脱离朝廷的掌控。赵构曾有密旨专付与他，敕其对宗泽要“用心佐助，匡正纠偏”，并着重点明了，在对金策略上要“务求圆通，不得孟浪”。

通过密旨的字里行间，闾勍不难领会这位新朝皇帝畏敌怯战、企图以妥协求平安的本意。他一方面对赵构的这种软骨头态度心怀鄙夷，另一方面却也对朝廷当前的实际难处有所体谅，所以在外交分寸上，颇感不好拿捏。不过无论怎么说，上意不可违。而宗泽的所作所为，完全与上意背道而驰，这就不能不令他十分不安。

在他的不安里，有担心自己因未能有效地制约宗泽而遭受皇上谴责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担心宗泽的去留。宗泽固然是不怕被撤职罢官，可是闾勍却深恐宗泽因忤逆了龙鳞而被撤换。因为在闾勍看来，宗泽是当前镇守汴京的不二人选。不用说与金军作战，就是只将宗泽的名字往外一亮，对金军便是一种不小的威慑。倘或另换守将，天知道会是个什么货色。

然而这些隐情，是无法对宗泽明说的。听了宗泽斩钉截铁的言辞，闾勍情知一时难以劝动这位倔强的老帅改变主意。他想好在牛亨吉没有被判立斩，倘有麻烦产生，尚有回旋余地，于是除了奉劝宗泽最好还是将此事奏明朝廷外，余者便未再坚持。宗泽最终倒是接受了闾勍的这个建议，不过行文的口气只是奏报，不是请示。

两人交换完意见，闾勍告退。宗泽踅回后衙书房小憩。

说是小憩，他的大脑却并不暇静。审罢这宗金人间谍案，他的心中亦是十分不安，只不过没表露出来罢了。他的不安，主要倒不是担心可能招致的朝廷责难。因为他忖着，不管赵构对他满意与否，中原防务总需有人支撑，而眼下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帅实属凤毛麟角。再说，朝中还有个德高望重能够为他力排众议的首席宰执李纲。因之他头顶上的这个乌纱，朝廷一时半会儿欲摘也难。

招致宗泽不安的，主要是由于此案而越加明晰地凸显出来的战争警示。很显然，金军不仅在紧锣密地做着卷土重来的征战准备，而且这个准备已经做得非常细密。相形之下，宋朝的防务却是一塌糊涂。

全线的漏洞不去说了，就说作为金军重点进攻目标的汴京，其备战工作也是宗泽到任后才真正启动的，至今尚不足一月工夫。目前的汴京，虽说是在整顿治安稳定民心上见了些成效，但于军备方面却起色不大。尤其是筹措军费和招安义军两大要务，进展微乎其微。假如金军悍然犯境，以目前的守备力量，宋军不堪一战。而从牛亨吉的行为上不难料知，金军发动大举进攻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如果到时候宋军一触即溃，甚至一溃千里，作为守城主帅，那才是罪莫大焉。想到这种情况在宋金交战中屡见不鲜，宗泽不能不感到身上一阵阵地发紧。

然而，希冀朝廷调拨充足的军费显然是望梅止渴，就地强征民财则难免激起民变，况且也未见得能征敛到多少。草关镇案件一直未破，其案不破就很难取信于王子善，而与王部的僵持局面，又直接影响到了留守司对其他义军的招安。这些难题不解决，宋军的劣势无从扭转。可是，解决这些难题的突破口在哪里？

审讯一个牛亨吉竟勾起了如此一堆烦心事，真他娘的见了鬼了。宗泽禁不住郁闷地在心中骂道。

十九

翌日傍晚，宗泽在后衙花厅里接见了一位意外来客。此人年龄三十八九岁，中等身材，白面短须，乌巾野服，儒士风范，是宗泽多年未见的一个故交方汉奇的儿子，名唤方承道。

宗泽与方汉奇的交往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交情不一般。

他们的初识是在元祐六年。方汉奇字天泽，后改字天正，乃莱州掖县人，时年三十五岁，小宗泽一岁。那一年正月，方汉奇进京参加礼部会试，与同科赶考的宗泽寓居在同一家客栈。两人年纪相仿，秉性接近，又都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于是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为意气相投的好友。在应试之前切磋学问的过程中，两人又加深了惺惺相惜之感，彼此皆谓对方实乃饱学多识抱负远大之士。尤其是在针砭时弊方面，宗泽自认方汉奇是见解深刻更胜一筹。

却不知那种锋芒毕露的犀利言论，其实最不讨考官欢喜。贡院试毕，榜名张出，几经挫败的宗泽，这次总算是以较低的名次闯进了殿试。而方汉奇却因策论写得过于猖狂，又不幸名落孙山。

再度落榜对人到中年的方汉奇打击非常之大。偏偏祸不单行，恰在此时，他又惨遭窃贼光顾，丢失了全部盘缠。忧困交加之下，方汉奇猝然病倒，连日高烧不退。幸有宗泽东奔西跑地为他寻医求药，替他承担了所有的医疗和住宿花销，还借给了他一笔足够的路费，才使他得以平安回到家乡。

宗泽将此举视为对落难朋友的应尽之责，方汉奇则对宗泽的仗义予援至为感动。他知宗泽喜研兵法，回乡后留心搜访得一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雕版全本，在打听到宗泽的任职去向后，便设法托人送到了宗泽手上。

这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乃中唐奇人李筌隐居嵩山呕心沥血十数年之兵法大成，内容涉及星象遁甲练兵治军阵法攻防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论述极具使用价值。宗泽曾读过此书抄本，但其稿因多次转手传抄，讹误连篇，每每在紧要处，弄得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得到方汉奇所赠的这部文字精确的全本，宗泽如获至宝，连呼“知我者汉奇也”。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此书令宗泽受益颇多，因成其终生不释之卷。

十多年后，宗泽与方汉奇重逢于掖县。自从上次会试败北，方汉奇便彻底放弃了登科之念。这时的方汉奇，只是当地的一个乡塾先生，而宗泽的身份，则是由晋州赵城调任掖县主政的父母官。但这种地位差异并未妨碍两人的友情。在此期间，方汉奇向宗泽提出了不少革除积弊的施政建议，其中一些主张经宗泽试行收效甚佳。因而宗泽每有疑难，亦多愿磋商于方汉奇，实际上就是将方汉奇当作了一名顾问性质的编外幕僚。

方汉奇由此而成为乡间名流，却也因此而招来了灾祸。灾祸的根源就在于方汉奇这个人太过于愤世嫉俗，在处世之道上太不知审势变通。这是自命清高的文人的通病，在方汉奇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他原本便有为民请命的习好，宗泽主政掖县，他觉得有了后盾，就做得更加过火了。每闻有不平之事，他便挺身而出，替人呈状诉冤争讨公理，不管对手是谁，不论出个黑白曲直不肯罢休。这就狠狠地得罪了一些当地的豪强。

豪强中有个孙员外，因仗势强抢乡民风水宝地的行径被方汉奇揭露，如意算盘落空，还损失了大笔银两，对其恨之入骨，便咬牙切齿地要拔掉这颗眼中钉。孙员外知方汉奇与宗泽相交甚笃，在本县收拾不动，便绕过掖县衙门，通过关系直接将诉状递到了莱州知州手中。这厮给方汉奇罗织的罪名是结伙谋反，他纠集许多豪绅在状纸上签了字，又事先在州衙上下做了打点，是以莱州知州阅状后也不作勘查，即派一名提辖带着公文和捕快径赴掖县，责令宗泽通力配合，将反贼

方汉奇缉拿归案。

宗泽闻讯吃惊不小，情知是方汉奇因得罪人过甚遭了暗算。虽然显见是栽赃诬陷，但对方既已将圈套做死，再怎么解释亦是枉然了。所以在情急之中，他只能一面以设宴款待的方式拖住办案官吏，一面暗遣心腹去通知方汉奇一家赶紧外逃避风。好在那奉命前来的提辖是个酒鬼，一场酒宴下来被宗泽灌得酩酊大醉，待到次日酒醒去执行公务时，方家已是人去屋空。

事后孙员外断定必是宗泽在捣鬼，又往上呈状去控告宗泽勾通反贼，却因未得真凭实据，折腾了半天非但没有告倒宗泽，反而暴露了自己就是陷害方汉奇的主谋。宗泽最恨这种背后插刀的小人，遂命人搜集其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的罪证，狠狠地把他整了个倾家荡产。所谓的方汉奇谋反案，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方汉奇一家逃离乡土后去向不明，后来宗泽亦被调离掖县。屈指算来，两人音讯中断，已有二十余载。

所以，当刚吃过晚饭正坐在廊庑下摇扇纳凉的宗泽，闻得门人传报有自称是宗留守故人之子方承道者求见时，其反应自然是既意外又欣喜。他即命一名亲兵前去，将方承道引进了后衙。

当年在掖县时，方承道不过十五六岁光景，如今已经是个壮年汉子。方承道的容貌颇似当年的方汉奇，唯其身量比乃父略高。宗泽与其一打照面，仿佛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旧友，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他非常热情地邀方承道进入花厅落座，命人端上凉饮瓜果后，便迫不及待地问起了方家的情形。

方承道见了宗泽，亦甚热切激动。他先是代表乃父及全家，表达了对当年宗泽冒险相救之恩的深切感激，然后便简要地叙说了这些年来方家的经历。

他告诉宗泽，当年他父亲方汉奇携全家老小逃出掖县后，为了避祸，曾辗转数地屡次搬迁，最后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落脚济州，仍以教授私塾为生。因恐影响宗泽的仕途，就未再与其联系。后来因染肺疾，父亲方汉奇已于宣和四年故去。目前其妻小随其兄方承学迁居沂州，而他本人则因与人合伙做生意常住汴京。

他说宗老伯前来镇守汴京之事，他是早就听说了的，一直想来拜谒，只是怕宗老伯上任伊始公务纷纭，未敢打扰，所以迟至今日才冒昧登门。说着，方承道解下系于腰间的包裹，从中取出一个锦盒向宗泽奉上，说这是父亲特地请名匠雕刻的一件珍品，寄寓祐安祈福驱妖辟邪之意。父亲临终前曾再三叮嘱他，日后如果见到宗泽，务必代其馈赠。

宗泽打开锦盒，见里面装的是一尊龙头狮尾的玉质麒麟。宗泽有些鉴玉常识，一望即知这尊玲珑剔透的玉雕，乃是由一种唤作绿松石的罕见玉石制成。据说历史上那赫赫有名的和氏璧，就是绿松石雕品。宗泽端详着这件故友遗赠的珍品，一时浮想联翩，不禁对才高志远的方汉奇屡求功名不得、终致埋没乡间的命运唏嘘不已，感慨万端。

出于对故友的感怀之情，宗泽问起方承道的生活寒暖，表示如其有为难之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尽力相助。方承道忙拱手作谢，说他虽系一介书商，粗茶淡饭尚能自足。何况宗老伯目下面临之艰难，殊非草民可比。他无力替宗老伯分担万一，已是深感惭愧，又岂可为之再添烦乱。唯望宗老伯能明察世事进退裕如，万事昌顺身康寿永，就是他与乃父在天之灵最大的愿望。

宗泽摇头笑叹，感谢贤侄的吉言，只是我等不幸生逢乱世，如今我又身负镇守汴京重任，确乎是难乎其难。进退裕如万事昌顺不敢指望，我这把老骨头在有生之年能做到的，恐怕也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是呵，宗老伯忠勇报国之志世所咸知令人景仰，然则只怕是——”方承道接着宗泽的话头说了半截话，却若有所思地停了下来，似在踌躇下面的话该不该说出口。

“嗯？只怕什么？”宗泽见状问道。

“这话……这话恐有些不入耳。”

“无妨。”宗泽豁达地把手一挥，“忠言逆耳利于行嘛。你父亲生前与我交谈时，十句话里常常倒有五句逆耳，我还偏偏爱听。这里没有外人，你有话尽管直说。”

“那晚生就冒昧直言了。”方承道喝了一口凉茶，放下茶碗直率地看着宗泽，“晚生以为，若宗老伯果真是一味只作鞠躬尽瘁之想，则祸不远矣。”顿了顿，他又用很恳切的语气补了一句，“不瞒宗老伯，晚生今日前来拜见，一来是行应尽之礼，二来也是为了提醒老伯此言。”

宗泽的面色严肃起来：“此言何解？”

“很简单，此非老伯全身之道。”方承道放低声音，徐徐说道，“守卫汴京之难，国策摇摆之遽，宗老伯比晚生清楚，无须赘言。由是，则不难想见宗老伯处境之险恶。这汴京守得住，老伯未见得有功；守不住，则必定有罪。甚至虽是一时守住了城池，却激起了金邦更强烈的报复欲望，朝廷不堪重压，亦不免迁怒于宗老伯。如此进退维谷之前景，宗老伯难道会看不出来吗？”

若在平日，宗泽闻得这般在私下里指斥朝廷的锋利言论，肯定会断然喝止。但由于因牛亨吉案而引起的烦忧正纠结在胸，此刻他却并未作色，只是浅浅地一叹道：“老夫既蒙朝廷委以重任，唯求尽职尽责而已。至于成败功罪，虑之过多无用，悉由天命定夺罢。”

“恕晚生不敬，宗老伯此言差矣。”见宗泽的态度是对上述言语予

以默认，方承道下面的话便说得更加直接了，“朝廷对宗老伯名为倚重，实为排挤。否则以宗老伯之资历功勋，岂会屈居于谄媚小人之下，只落得一个区区汴京留守？而宗老伯纵使再劳苦功高，又岂能见容于那班宵小奸徒？宗老伯固忠矣，惜乎朝廷却非义也。从来权奸居于内，良将莫能成于外，昔日杨家将的下场，即为显例。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前车之鉴不可不察。此患不虑之，焉得无祸哉？”

这几句一针见血的话，若是从一个身居朝堂的政要口中说出，或许未足称奇，然而一介市井平民，能有如此见地，其洞察力就显得非同寻常了。宗泽于惊叹之余暗忖，到底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个方承道的秉性才具，正与其父如出一辙。

他承认方承道说得透彻中肯，但因其言过于直露，却不能公然表示赞同。因恐方承道再说出更为犯忌之语，他连忙阻止道：“这话到此为止，你在老夫这里说说也就罢了，不要在旁处说。祸从口出，你父亲正是因为恃才傲物言论过激，才耽误了一世功名。”

“是，晚生晓得利害，这样的话自是不敢在旁处乱讲。”方承道恭顺地道，“但宗老伯于我方家恩重如山，晚生对宗老伯却不可言无不尽。除此之外，无以为报也。”

宗泽深表理解地点点头：“贤侄之意，老夫心领。行走官场，如履薄冰，该留心处，老夫自会留心。”

“如此晚生便心安了。如今世事动荡，瞬息万变，事到临头极难措置。唯望宗老伯把握时机，善自珍重。”说完这几句话，方承道便站起身来，要拱手告辞。

宗泽正欲举步送客，方承道又回转身来，说他现有经营书肆之便，如宗泽有何欲读之书，他可帮助搜罗。宗泽乃嗜书之人，此番上任，行色匆匆，正愁手头所带的典籍不多。方承道这话恰逢其所需，于是他也未客气，就吩咐亲兵取来文房四宝，笔走龙蛇地开列了一张

书单。

方承道的登门造访，前后统共不到一个时辰，却在宗泽心里激起了一股少见的波动。

方汉奇终生怀才不遇有翅难展的遭际，令宗泽惋叹不已；方承道所表现出来的殷殷铭恩之情，令宗泽感动有加；而方承道那番直言不讳的提醒，则更是久萦不散，禁不住地引起了宗泽的深思。

其实，作为一名久经宦海的老臣，对方承道之所言种种，宗泽心中岂能没数，只不过是出于无奈，不愿去正视而已。可是在方承道的挑明之下，他却不能不承认，他对这些恼人的现实问题的回避，实在是无异于掩耳盗铃。连方承道那样的平民都能一眼看破的政坛状况，是他想回避便能回避得了的吗？然而倘对其事稍加正视，难解之结便接踵而至：面对如此境况，应当何去何从？

他体会方承道是给了他一个化险为夷的暗示：把握时机，善自珍重。以他的理解，此言的内里之意，就是及时告退，归隐避祸。对他个人而言，这的确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他宗泽已是古稀之人，对于高官显爵已无所谓；他虽无万贯财富，家境也还殷实；余生所求之福，也就是个长寿善终了。若是趁此汴京形势暂安之机，称病告老还乡，则从此即可超然度外颐养天年，远离恶风险浪而一世英名无损，岂非忧患自消两全其美乎？当然这只是从一己利害来考虑。若从社稷安危的角度去看，话便不是这般说。

宗泽从来就不是一个庸碌投机之辈，自入仕为官以来，亦从未有过一事当前先求明哲保身的时候。但他毕竟也是肉体凡胎，让他在任何时候皆能将一切个人利益统统置之脑后，也不可能。这时在宗泽的脑际间，便不由得浮起了一层惘惑。除了对坚持尽忠报国将面临的种种艰险，以及可能为之付出的种种代价的思虑，一时间，还冒出了一个如此做来值与不值的问题。

方承道那寥寥数语，竟然能导致他泛起这个念头，宗泽不禁暗自惊讶。但他认为这不能怪方承道。他自知这个问题此前在他心里并非不存在，只不过是被他有意地压制着，尽量不去触及罢了。对这个问题自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说法，但不管怎么说，朝廷的忠奸不辨、是非不分，却是个令人感触甚深的事实。对于这样一个令人心寒齿冷的朝廷，有必要拼将风烛残年，冒着身败名裂之险，忍辱负重地为它顶缸卖命吗？

思绪游移至此，加上由牛亨吉案带来的烦忧，一时产生某种困惑彷徨，对于宗泽来说，也是在所难免。

不过，彷徨归彷徨，真要立即找借口撂挑子，宗泽还不会有那个打算。倘走马上任不足一月便畏难而退，那么他又所为何来？甚至当初又何苦抛家离舍受命出山？既已落子开局，总得将这盘棋下出个眉目。所以，宗泽觉得，即便是方承道之言值得考虑，眼下也不是他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的时候。最起码，他也得坚持到汴京的防卫体系建立完备，并且要顶住今冬明春的金军进犯。如此方不枉来汴京一场。至于往后的进退去留，那倒可以看情况再说。

当然，坚持逆水行舟，确实非常吃力。因此面对目前的困境，现在宗泽唯一的祈求，就是切莫再出什么新的麻烦。

然而现实却不会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要出的事还是要出。就在他心陷重重忧思之际，新的事端已经被人酿就。

二十

首先惊动宗泽的事端，是发生在城东厢榆林巷一家粮铺前的骚乱。

自从宗泽施行铁腕治京以来，汴京的治安面貌已是焕然一新，不要说聚众闹事，就是一般的滋事斗殴，亦已不大常见。但在六月最后一天的上午，居然发生了一场有上百人参与的民众闹事。以至于京城巡检队连同开封府捕衙出动了百余名士兵捕役，当场拘拿了五人，才将事态弹压下去。

而且更有甚者，那五个被拘者个个都态度蛮横、毫不服软，尤以一个唤作袁保通的壮年汉子闹腾得最凶。他自打被押进刑房起就叫嚷不停，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要求与宗泽直接对话。

宗泽接到禀报，感到此事不寻常，乃于午后亲至军巡院廨署提审了袁保通。这不是正式过堂，因而不必在正衙进行。

讯明发生骚乱以及袁保通等人态度蛮横的原因没费多少工夫，袁保通回答得很直爽，三言两语便基本说清了事情的大概。

据袁保通供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晨有市民去这家粮铺买粮，发现粮价上扬，与店家发生争执。在争执中有妇孺被店家的伙计搡倒，惹怒了路旁的过客。袁保通等人见事不公，上前打抱不平，与店家伙计有些肢体碰撞，引起了多人围观。因市民们皆对粮食涨价不满，很快便自发地形成了对商家的声讨。粮铺伙计见势不妙，乃大呼有暴民欲砸店抢粮。而闻声赶去的军士们不问青红皂白，就连踢带打地强行驱散民众，并以滋扰治安罪名拿下了敢于与他们讲理的几个所谓首犯。

一望可知，袁保通是那种敢作敢当的汉子，他在扼要地叙述过上

述经过后，不仅毫无惧色，还紧接着对宗泽发出了理直气壮地质问：“小民一没偷，二没抢，也没动手打人，倒是吃了那粮铺伙计若干拳脚，这是在场之人均可做证的。请问宗大人，小民何罪之有？难道在这堂堂大宋都城，庶民百姓连句公道话都说不得了吗？我看反而是那粮铺奸商，公然抗拒官令，擅自抬高粮价，理当拘拿问罪。方才这场乱子，根源究竟在谁？若是宗大人不论情由偏裁枉断，小民是死也不服。”

宗泽一生阅人无数，从袁保通的言行举止上，他基本可断定其言属实。但为慎重起见，他还是吩咐且将袁保通押下，又对其余被拘者依次进行了单独讯问，同时派吏员去找人核对相关情况。一个时辰后，所有的被拘者陆续讯毕，外出核查的吏员亦折返回来，证明其事之情状，确如袁保通所述。宗泽二话不说，当即便命将袁保通等被拘者全部释放。

袁保通等人自知他们几个毕竟有带头闹事之责，原是准备着吃点苦头的，没想到宗泽对他们不仅未予丝毫加罪，而且开释得如此干脆麻利，皆对宗泽的公允宽厚深为感激。这几个人虽都是脚夫工匠一族，却俱为豪爽仗义汉子，当下他们便齐刷刷地伏地跪拜，表示今后宗大人但有驱使之处，只消一句话便是，并且都主动留下了联系地址。在后来粉碎天正会阴谋暴乱的行动中，这些平民百姓果然出力不小，此为后话。

这起事端就这样平息下来。

倘或事情仅此而已，那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处理完这事后，宗泽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什么地方不对劲？稍微一琢磨，便找到了端倪：自从限制物价的严令颁布之后，市场秩序渐趋稳定，不论何种商铺，无人敢越雷池。为什么这家粮铺竟敢以身试法？这仅仅是一家粮铺的孤立行为吗？而对这种明目张胆的不法之举，有司为何不予制裁？宗泽暗想，此必是事出有因。

回到签押房，他正要命人招呼司户参军宿向荣来问话，宿向荣已经不传自到。

原来关于近日的市场动态，有司并非未加关注。两天前宿向荣便察觉粮价有不正常上涨迹象，并影响到了其他商品的价格。宿向荣曾欲对几家涨价粮铺进行处罚，但没能处罚得动。因为商家解释说，他们并未超过官府限定的经营利润。粮价骤涨乃因货源紧缺所致，进价高了售价自然就得提高。而且涨价者并非是他们一家两家，城里的很多粮铺都有这个情况。

宿向荣处事比较谨慎，听得这般说法，便未贸然处置，正要派员再查，不料就发生了榆林巷的骚乱。他自觉这场骚乱与自己的奉职不力有关，就赶紧主动向宗泽检讨来了。

“粮价骤涨是因货源紧缺所致，那么货源紧缺又因何故？”听了宿向荣的禀报，宗泽面色沉郁地皱眉问道，“汴京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自金军撤去后，与各地的商贸往来早已恢复，这一向的状况不是都很正常吗，如何货源便突然紧张起来？”

对此，宿向荣的回答是，据商家称，是因为近来汴京周边贼寇活动猖獗，进京商旅屡遭劫掠之故。

“哦？竟有此事？此况属实吗？”

“商家都是这般说。属下倒也在坊间听到过此类传言，不过知之不详。”

“这么说来，他们涨价涨得是有根据了？”

“这……这还不好说，有待进一步查证。”

“你要尽快查。”宗泽沉吟有顷，对宿向荣指示，在未摸清有关情况之前，没有轻率触动商家，这种谨慎做法是对的。但是调查工作要

抓紧，调查层面要深入，调查范围要扩大，调查结果要随时上报，以为官方制定对策提供依据。

宿向荣连称明白。回到司户官署，他便立即召集属下吏员，按照宗泽的吩咐，将任务一一分派了下去。

宿向荣前脚走，闾勍后脚就进了门。他也是赶着来向宗泽汇报有关情况的。他所汇报的，正是宗泽急欲了解的关于贼寇打劫商旅之事。

据闾勍说，近来确实是在京郊连续发生了几起进京货商遭劫事件。昨日下午，又有一个粮商的车队在城西牛家泊一带被劫。由于目下乡间匪患丛生，拦路抢劫现象普遍，劫案又不是出在城里，闾勍起初对此也未以为意。但随着这种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于京郊，还是引起了他的警觉。于是他就命人对劫匪的来路进行了探查。

“查出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据刚刚接到的回报称，多数劫案乃老佛崖姚三保部所为。此外，盘踞在城西的尚文炳等流寇也有份。”

“嗯，能找到祸根就好，这事你办得及时。”宗泽赞许地点点头。踱步考虑片刻，他对闾勍作了两点指示。一、以留守司名义致函姚三保、尚文炳等部，饬令他们遵守国家法度，维护社稷安宁，停止劫商活动。二、组织厢兵乡勇，并抽调部分禁军，协同组成临时护商队，在各主要商道上流动巡查，为往来汴京的商旅保驾护航。

闾勍领命，当日便向姚三保等发出了函件。组建护商队的事，亦于日内即开始着手筹备。

至此，导致榆林巷骚乱的来龙去脉似乎已经捋清，解决问题的措施亦已布置停当。然而宗泽却仍然感到不踏实。因为最起码，在他的心里还存在两大疑问。

疑问之一是，有若干商旅遭到了匪寇的抢劫固然不假，但那些山匪土寇毕竟不同于铁壁合围的金军，就其能量而言，只能作案于个别地段，焉能广泛地影响到汴京与外埠的通商？疑问之二是，京郊劫案频发乃近日之事，就算是会对汴京市场造成一定影响，也应有个渐次波及的过程。如何那边刚有风吹草动，这边紧接着便波翻浪涌了？两者衔接得是不是也太紧凑了？

这两个疑问给宗泽带来的预感是，事情恐不似表面看来那么简单，解决起来怕也不会那么顺利。

果然，这个预感很快便被验证。时隔一日，宿向荣报称，汴京物价眼下确呈全面回升趋势，而且越是大商家，回升幅度越大。诸商家众口一词，俱言此举系因水涨船高之故。至于进货渠道及库存现状等情况，各商家则皆不吐实情，欲摸清底细颇为困难。周边地区生活物资的价格正在调查中，但因人力有限，全面掌握数据尚需时日。

从阎勍那边反馈回来的情况则是，姚三保、尚文炳等杆子接到留守司的致函后，倒是都很快给予了回复，且都对打劫行为满口认账。但其态度却皆十分恶劣。他们在回信中都声称，我等树帜抗金，也是需要粮饷的。如果宗留守能给我等发饷供粮，自然省得我等费事。如其不然，我等便只能自行筹措。而采用何种方式筹措，就不劳宗留守指点了。

更糟糕的是，对姚三保等杆子无视留守司劝诫的消息，宗泽原是有令禁止外传的，可不知怎的，这个消息却偏偏很快便广为人知了。这就更使抬高物价者振振有词。一些本来未敢轻动的商铺，这时亦闻风而动起来。

这事来头不善，不能排除其背后另有隐情，宗泽暗自揣度。自从草关镇事件陷入泥沼，他便隐约有一种感觉：似乎是有个隐形的对手，在暗中与他进行着较量。往前联想到初到汴京之夜的那场大火，

往后联想到眼下这场异常风波，这种感觉便越加显著。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看来对这个问题是得好生思量一下了。其实由于草关镇事件至今真相不明，宗泽已在情报工作上有所措置。但因政务繁杂，在这方面显然还着力不够。他想下一步得抓紧发展一批可靠的线人，否则难免总是处于被动接招的下风口。

不过此非一时之功，眼下还得先集中考虑以有效手段尽快解决物价波动问题。不然，类似的骚乱难保不接踵而至，乃至引起连锁反应。那样一来所形成的结果，便是刚刚稳定下来的汴京秩序，重新陷入混乱，甚至会更难收拾。宗泽心想，假如真是有人在暗中作对，假如这一切皆是出自人为策划，那么对方这番手笔，可谓构架不俗。

这事不容拖延，必须速谋速断。以何策应之为妥，宗泽想听听下属的意见。为此，宗泽召开了一次包括各司曹主官及部分禁军将领共同出席的联席会议。

在讨论中，众官员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一部分官员认为，对那些蓄意给官府制造难题的奸商不能手软，主张一如既往地施行铁腕手段，对违反官令者从重打击给予严惩。侯云甫明确提出，可先拿下几个涨价最甚的富商的首级，以为效尤者戒。

而步达昌、宿向荣等人则认为，法威不可不立，但须立得有理有节。商家这次涨价有其说法，官府欲平抑物价亦应有个说法方妥。仅以严刑相慑，收效未必理想。商家是有共同利益的，如不能惩办得令他们口服心服，万一导致他们抱团抗拒，事态将会变得更糟。近日虽是因匪帮打劫，确有部分货源受阻，但整体状况未见得似传言渲染得那么严重。最好能以事实证明，汴京现在并不存在严重的商贸危机，同时再辅以适度的法治手段，则局面方可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宗泽固不忌惮严施刑律，在骨子里却非为酷吏。前番采取非常手段实行严打，盖因从速戡乱之需。如能以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他并

不愿动辄剑拔弩张。现在欲平息这场搞得人心惶惶的动荡，当然是以摆出令人信服的事实为妥，所以他是倾向于后一种主张的。

然而那样做来虽较妥善，却有一个缺陷，就是需要较多的时间。宿向荣办事并不是不尽心尽责，然仅凭他辖下的那点人手，让他一时半会儿就拿出全面深入的商情资料确实力所难及。即使是从其他司曹抽人协助，这番功课也不是在三五日里便能完成。而在此期间，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恶劣状况。

闾勍想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赞同先兵后礼，即先用高压手段强制稳住物价，尔后再以说理的姿态与商界进行沟通，实事求是地解决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遏制民怨上赢得主动，不利之处在于可能会激发商界与官府的强烈对立情绪。如果其后化解矛盾不利，则很可能导致商户剧减市场萎缩，从而又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另外，弹压此番风波的力度应如何掌握？捕不捕人？杀不杀人？捕多少？杀几个？捕哪家？杀哪个？这些问题都关系到矛盾激化的程度。其中的长短轻重，宗泽还真是有点拿捏不准。所以他在会上只是静听，没做表态，会后亦暂未急于下达制裁商家的命令。

但事态不容他多作踌躇。在随后的两日中，城里又相继发生了数起大小不等的民商争端。同时，商道中断物资匮乏的传言在坊间愈演愈烈，市面上已掀起抢购风潮。面对此况，众官窃思，以宗泽的强硬风格，再开杀戒八成是在所难免了。

果如众官所料，宗泽就在此际断然出手了。不过他所采用的方式，却是谁也未曾想到。事后众官皆叹宗泽真是机谋万端深不可测，却不知宗泽也是到了正准备以高压手段应急的时候，才意外地得到了另辟蹊径之机。

二十一

擒贼擒王乃官府戡乱惯技，宗泽这次其实亦未脱此窠臼。出人意料之处在于，这次他一没兴师动众；二没封店抓人，只是邀请若干富商，到开封府衙门的议事厅去出席了一场茶话会。

那些接到宗泽请柬的富商，统共有三十余个，均为汴京商界的头面人物，其经营范围涉及粮油、盐茶、棉纺、丝绸、酿造、屠宰、果蔬、餐饮、五金、日杂、交引、典当等诸多领域，总之基本上是囊括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各类行业。在这个时候邀请这些人去开茶话会，原因若何不言自明。而以宗泽的名义发出的所谓邀请，谁都清楚那其实就是指令。富商们都掂量得出那份盖着留守司大印的请柬的分量，所以尽管打心眼儿里没一个人愿去喝那碗鸟茶，却也没有一个人敢推托不去。

宗泽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到会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个不能不令富商们猜疑的问题。每个富商都不免对此有所揣测，有些人在赴会前还凑在一起进行了一番分析。经过分析，多数人得出的结论如下：他们此去所面临的，虽不会是玉露金风，却也不至于是霜刀雪剑。起码来说，一去不复返的危险性是很小的。因为，假如宗泽意在抓人，用不着费这个周折，列出名单派人直接上门去抓就是了。欲将他们圈在一起一锅烩了？也不大可能。他们这些人在汴京商界的能量宗泽不会没数，收拾个三五家倒还罢了，把他们一股脑儿收拾干净，汴京百万人口的吃喝拉撒还运转得动吗？

由此推断，这个茶话会尚非鸿门宴，多半应是官府欲与商界对话，要求商界与官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云云。宗泽素以铁腕著称，面对眼下的物价回升大潮，他没以酷令强行弹压，却是一反常态地礼贤下士起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说明他是心虚气短投鼠忌器，说明他毕竟不敢激起商界的众怒，说明他也知道，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简单地使用其上任伊始的那三板斧解决的。

这就好办多了，这就有了斡旋余地，有了商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经商嘛，图的就是赚钱，无利谁肯早起？若是货物太贵卖不动，商家自然会降价，用得着你官府干涉吗？

当然了，为了稳定市场，在非常时期搞一点非常举措，这个可以理解。但在非常时期商家亦有非常难处，这一点官府也应当理解吧？不能说商家就活该为这倒霉的乱世吐血付账吧？这个道理早就该对宗泽讲一讲，可惜没有机会。而利用这个所谓的茶话会，商界同人正好齐聚一堂一吐为快。照这么看，这个茶话会的召开，倒不失为一桩好事。

如此想来，这些富商便不再那么紧张。及至到了衙门前，见甘云及其手下亲兵对来者一概是客气相迎，礼数有加，尤其是当看到宗泽莅临会场时，陪同的官员只有宗颖和宿向荣，并无司法典吏，更无皂快之流，确实就是一种有话好好说的平和姿态，众人的心情便越加宽释，于是会场上便很自然地呈现出和谐气氛。

宗泽走进议事厅，面带微笑与富商们互致过问候，宾主落座，茶话会就算正式开场。宗泽开宗明义，直率地道出，今日邀请各位商界大贾前来聚会，就是为了商讨物价问题。呼吁各位豪商在此多事之秋，以社稷大局为重，尽忠秉义，悲天悯民，遵律守法，为国分忧。

宗泽的这番话尽在富商们的意料之中，富商们亦已备好了应答之词。由于会场气氛祥和，宗泽又讲得和颜悦色，他们也就有了畅所欲言的胆子。听完宗泽的开场白，稍稍间隔片刻，由粮商卢天寿开头，诸商魁便你呼我应地回诉起来。

他们七嘴八舌地聒噪了半晌，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无非两点：一者是说为国分忧乃臣民本分责无旁贷，作为大户他们更应身体力行，只是时局动荡世道艰难，自靖康之变以来商贸状况便已江河日下。在

外人眼里他们是家大业大，实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有大的难处，前些时官府颁布的限价令，让他们吃亏最甚。目前他们都是在节衣缩食惨淡经营。而若长此以往，则生意难以为继。二者是表白他们俱是守法良民，虽然限价令致使他们获利甚微，但他们并不曾稍越雷池。目下市面物价有所抬高，盖因进价变化及货源紧张之故，根源不在他们身上，他们现在的赢利比率也并未越限。如果官府再作苛求，他们便只好关门歇业了。

总之一句话，希望宗泽察其苦衷，放宽政策，否则后果将很严重。

宗泽听得很耐心，其间未插一言打断。直到这些人反来复去再无新辞出口，他才将双手向下按了按言道，大家的话他都听明白了，很高兴诸位能无拘无束如此畅言。姜太公云，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意思是说治国安邦对农工商三业不可忽视，足见商业于国民作用之重。对于商人的正当经营及合法权益，官府理应给予保护，唯此方能维持社稷稳定。搞得商户们入不敷出血本无归的局面，在开封府绝不允许发生，他宗泽也绝不会做那种导致官、商、民三败俱伤的蠢事。

闻听宗泽这么表态，众富商心头甚喜，暗想事情果如所料，宗泽到底不敢过分开罪商家，他们与官府之间，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乃不禁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皆伸长了脖子，静等着宗泽开口征询意见，并各自开始盘算提出什么条件对自己最为有利。

然而他们很快便笑不出来了。因为宗泽下面说的话，就一步步地脱离了他们的预期轨道。而继之宗泽突然抛出的一道撒手锏，更是给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官府是素以商家为友的，本官相信这也是商家之愿。既然是朋友，我们便应当彼此扶持，相互帮衬，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肝胆相

照，互不欺瞒，诸位说是不是？”接下来，宗泽首先放出的是这样一句话。

“那是自然，理应如此。”众商家并未从这句话里听出什么玄机，只觉得这无非是宗泽欲与他们套近乎，都频频点头，连声称是。

“那么本官要问一句，方才诸位所说的种种经营惨淡、获利微薄、生计窘迫、朝不保夕之状，俱为实情吗？”

“俱为实情，千真万确。”富商们参差不齐地回答。以他们的理解，这就是宗泽要与他们进行商榷的序言了。

“倘有不实，该当如何？”

“我等有几个脑袋，胆敢欺瞒宗留守。哪个若有半句假话，甘领罪罚。唯望宗留守明鉴。”这时除了个别富商似觉宗泽话里有话，多数人却都在想，他们说得实与不实，如何辨别，谁能查证？因而不少人依旧是异口同声信誓旦旦。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就是出现在此时。

只见宗泽听了富商们的回答，呵呵一笑，就伸手接过了宿向容从旁递给他的一份卷宗：“既是如此，本官不免要向诸位讨教一下了。请诸位且听本官念一念这份账目。”说着，他打开卷宗封口，取出一份文札，从头开始念起。他念的是一份消费清单，清单上很确切地记载了一些富商近期的大宗消费款项。诸如某人某日在何处设宴庆诞，花费三百贯余；某人某日雇江湖伎班到其府第演出傀儡戏，花费一百二十多贯；某人某日自某市场购得一对善斗的蟋蟀，花费八十五贯；某人某日从某行院买了一个妙龄少女为妾，费银五百三十两，等等。

他一连念了十七八个富商诸如此类的消费项目，停下来啜了一口凉茶，仍然是面含浅笑地说道：“这张单子太长，且先念到这里吧。诸位有谁怀疑本官手里这份账目的真伪吗？”

这时会场上已变得鸦雀无声。虽然宗泽在念账目时隐去了事主名讳，但被念到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事自是心知肚明。没被念到的人察颜观色，亦不难判断宗泽手上的那份账单绝非虚构，而且说不定再念下去就会轮到他了。因此，此刻没人再敢贸然说话，个个心里都在打鼓，不知宗泽掌握了他们多少底细，而这许多的情况宗泽又是从何而知。

扫视着众富商那一片掩饰不住的惊愕之色，宗泽知道今天这场戏，以既定的结局落幕已无大问题。这份消费清单，就是宗泽今天赖以降服对方的撒手锏。以宗泽就任汴京留守时日之短，及其政务之繁、人手之紧，居然能将这些富商的私情掌握到如此详尽程度，确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并且不由得闻者不心生畏惧。

事实上，宗泽倒也并没那么大的神通。这份清单的提供者，其实是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孟太后。

原来，孟太后在长期被贬居民间的日子里，出于关心时事的习惯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一直很留心外界动态，通过其侄孟忠厚在三教九流中培植了不少耳目。她在靖康之难中能够毫发不损安然无恙，且在其后的政权更迭中能够举措得当进退自如，均与其消息灵通有很大关系。

宗泽主政汴京，深合孟太后之愿，她便思量着要尽可能地助其一臂之力，并针对宗泽之所需，有意识地做了努力。这份消费清单，就是前日夜晚她让孟忠厚去留守司亲手交给宗泽的。

彼时宗泽正苦于举棋不定，这份清单的到手，正是雪中送炭。心有灵犀一点通，宗泽接到清单，立刻明白了孟太后的良苦用心。当时似一股热浪扑上宗泽的心头，除了发自肺腑的感激，还有对孟太后聪慧心智的由衷佩服。虽然仅此一份清单并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但如果运用得当，作为敲山震虎的工具，它的分量也可以了。于是，在宗

泽的脑际中，便形成了举办这场茶话会的构想。

“既然诸位都不否认，看来这份清单是真实可靠的。”宗泽等了片刻，见无人开腔回话，便又徐徐而言，“远的不说，就说元丰改制以来，朝廷命官俸禄几何，诸位知也不知？若是知之不确，本官不妨向诸位通告一二。当朝之宰相、枢密使，月俸为三百贯；同知枢密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月俸百余贯；而一个九品知县，或录事参军，月俸最高者不超过二十贯，低者仅为十余贯。而且这些钱未必俱可足数度支，其中的三成甚至是五成，往往要以实物相抵。在目下战乱频仍国库吃紧时期，更是如此。然则在我们的商界朋友中，有的人一顿酒宴就能吃掉一个宰相的月俸，有的人买一对游戏草虫之资，便可超乎一个大县知县月俸的四倍。如此阔绰手笔，可以说明什么，无须本官赘言吧？”

这帮富商这才领教了什么叫作绵里藏针，此时一个个如芒刺背，噤若寒蝉。那些方才被从清单上念到的人更是面如灰土，寻思是不是宗泽马上就要拿他们开刀问罪、将他们收拾得倾家荡产了。

好在宗泽并未作色，神态还是和风细雨：“说起来，诸位一没偷；二没抢，钱是自己经营生意赚来的，如何花销是自己的事，原也无可厚非。一席酒宴三百贯，在承平年间也算不得什么。莫说是这京城繁华之地，就是在随便一个州县，一醉千金亦不足为奇。你有那等财力，谁也干涉不着。但是话说回来，眼下终是国势艰难。若是有人一方面花天酒地，另一方面又唯利是图，不思扶危之责，只怀贪欲之心，这便很不厚道了。诸位以为本官此言然否？”

众人看着宗泽的面色，品着他的话音，感到他还不像是要翻脸的意思，乃赶紧殷勤逢迎：“是的，是的，宗留守所言极是。我等头脑愚钝，有时确是虑事不周。”

“诸位承认这一点就好。”宗泽接着说，“眼下战事未息，贼寇不

绝，大家的生意都受影响，这个状况本官也不能否认。不过据本官了解，其影响尚远未严重到适才诸位所言地步。比如说，关于当下的货源问题，运费问题，各类物资的进价问题等，究竟是何状，这里亦有一份清单。诸位看要不要本官再念一念听听，逐项核对一下？”说着，他又从宿向荣手中接过去另一份卷宗。

“不必了，不必了。”富商们情知他们摆出的困窘都是在夸大其词，在这些问题上说得越具体对自己越不利，乃纷纷表示，“我等方才所言，或有以偏概全之病，焉能比得宗留守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还是宗留守掌握得准。”

宗泽见状，洒然一笑。其实他本来也没打算真正要再念下一份清单，他的话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因为那份清单中的许多数据，目前并未核查翔实。也就是说，宗泽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姿态，实际上是在使用诈术。但是由于他先声夺人地抛出的那份消费清单非常确凿，便唬住了那些富商。这种虚虚实实的战术，是宗泽在战场上玩熟了的，今天他又把它用到了这场茶话会上。

其后的事便可谓水到渠成了。宗泽又重申了一番同天下之利者恒利于己的道理，众富商无不频频颔首。其中有一部分人当然是言不由衷，但也有些人确实想到，如果一味贪图眼前之利竭泽而渔，搞得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最终对自己也没好处，是真正听进了宗泽的告诫。于是宗泽趁热打铁，提出让到会者签署一个平抑物价维护市场秩序的联名倡议。

众富商虽心情各异，却没人敢拒绝。在略作犹豫之后，以油料商谷连城、酿酒商云可度、丝绸商邯兆瑞等人为先，众人陆陆续续地都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倡议书是宗泽早让宗颖拟就的，已经备好了一式两份。经富商们签名后，一份要留在衙门里存档，另一份则要张贴于衙门前的八字墙上。

待到富商们全部签名完毕，宗泽环顾会场，抱拳致谢，笑里含威地寄语众人：“此乃诸位自愿发起的倡议，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切望大家言而有信身体力行。如有出尔反尔自食其言戏弄本官者，就莫怪本官不留情面了。”众富商皆堆起笑容齐称“岂敢，岂敢”。

宗泽就命人上来为来宾添茶，富商们明白这就是送客之意了，乃曰宗留守公务繁忙不便多扰，皆知趣地揖礼告辞。宗泽便让甘云招呼亲兵给到会者每人赠送了薄礼一份，他本人则与宿向荣、宗颖一道，亲自将富商们送到了衙门口外。这场茶话会，就这样在一团和气中圆满结束。

会后数日，在各大商行的带动下，全城的物价很快趋于平稳，眼看要愈演愈烈的市民骚乱现象亦随之自动平息。包括闾勍在内的留守司军政官员们，尤其是那些认为非以严刑相加不足以解决问题者，见此成效，无不对宗泽的刚柔相济之术大为钦佩。

但宗泽本人却并没因之陶然。他自知这场博弈其实胜得很玄，若无孟太后的暗中协助，他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迫使那些富商低头就范的。现在富商们虽是都在倡议书上签了名，但心存不服、不满或不甘者肯定大有人在，这一部分人不可能从此就会真正地安分守己，说不定还要捉摸什么歪门邪道。而这场风潮是否有人在幕后挑动，亦是需要着意推敲。所以，当有司官员们都在为物价风潮的顺利平息长舒一口气的时候，宗泽却越是产生了某种警觉。

可是尽管宗泽的警觉性极强，却不曾警觉到另有一种危险正在悄然向他逼近。他更是不会想到，那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居然就是他出于怜悯而破例收留进府的民女盈儿。

二十二

盈儿被收留进府已有五天。

自那日进府后，宗颖便将她交给了张婆。张婆是个在开封府后衙做事多年的老佣人，其家人均在靖康之变中罹难。因其朴实勤快，且已无家可归，在宗泽到来后，被予以继续留用。盈儿进府后，就被安排为张婆的帮手，做些洒扫庭除、修枝剪草、浆洗缝纫、担水劈柴之类的杂务。

宗泽未带家眷来京，他本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吃穿坐卧都不讲究，除了读书挥毫外，也没有更多的业余嗜好，所以其宅的日常活计，基本与一般的家宅无异。盈儿本是自幼吃惯了苦的人，那些堂前灶下的粗活，对她来说乃是家常便饭。更兼她心窍伶俐，眼色乖巧，不用指使便能将一些零活主动收拾起来，其容貌又生得俊秀可人，因而虽是进府方数日，便博得了张婆和亲兵杂役们的很大好感。

由于活计不忙，就有些闲暇时间。每当空闲时，盈儿便喜欢到这后衙的各处转转。张婆以为这是因为盈儿初入官衙，好奇心盛，对她的行止也不介意，还尽其所知热情地向她介绍了一番开封府衙门廨院的概况。

张婆告诉盈儿，正所谓侯门似海，这开封府里面的光景，可是大了去了。在这一片地界内，包括了办公、审案、文档、仓储、监牢、居住、休闲等多种区域。其中所有用来处理公务的区域唤作前衙，那些供官员们居住休闲的区域称为后衙或内衙。

后衙又分若干区域，分别供不同等级的官员、书吏和幕僚们居住。其中位置最好面积也最大的一个区域，自然就是府尹老爷栖身的所在处了。而在这个后衙区里，又是包括了许多个既以院墙相隔，又

有门户相通的庭院，分别用以安置府尹的内眷、丫鬟、书童、长随、家丁、轿夫、差役、亲兵等。由于宗泽带来的随员很少，现在是这个后衙里最为空荡的时候，所以差役佣人们需要干的杂活，要比以往少得多。

盈儿对张婆介绍的情况听得很认真，而听过之后，似乎越发激起了她的好奇心，使得她更有兴趣地不时抽空去各个庭院东瞅西瞧。张婆心想这也难怪，一个民间丫头何曾见过这等世面，只要不耽误该做的活计，这孩子愿意怎么玩，就随她玩去便了。却不知盈儿在那似是天真好奇的举动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另外的目的。至于盈儿长街拦道以泪洗面凄切陈情哀求收留的真实企图，则不要说是张婆，就是连包括宗泽在内的开封府上下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想象得到。

那是个深藏在盈儿心底的秘密，是盈儿不惜豁出性命也要完成的一个誓言。那便是：向宗泽讨还血债，为哥哥申冤报仇。

原来，盈儿那日哭诉的凄凉身世，多半是出于她的杜撰。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不假，但她根本不是什么卫州人氏，也不存在什么流离失所骨肉失散那一说。她本来就是开封府人，她的真实身份，就是在官府前些时严打刑事犯罪的行动中，被捕获并被与其他若干案犯一起斩决的那个青年木匠吕康的妹妹。

吕康伙同前街几个泼皮外出作案的那晚，盈儿正因高烧卧床。她知道哥哥出去是干活挣钱，对吕康参与抢劫的内情一无所知。吕康为赶工期彻夜不归是常有的事，盈儿对此也未觉反常。及至后来公判大会开过，有人告诉她被判处极刑的案犯中似乎有她的哥哥，她将信将疑地抱病赶到刑场时，吕康已经身首异处。

盈儿的父母过世很早，是哥哥含辛茹苦把她带大，其手足之情远非一般兄妹可比。噩耗得到证实，她当场昏厥过去。幸得有同去刑场认尸的街邻相助，将她护送回家，并帮她埋葬了吕康。

盈儿不信她那老实本分的哥哥会做出什么犯罪勾当，她苏醒过来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欲去找官府讲理，质问官府她哥哥何罪之有，却被同情其遭遇的邻家大嫂竭力劝止。

邻家大嫂对她说，这次官府大肆捕人，大开杀戒，乃是奉了新任开封府尹宗泽的严令，是宗泽为稳定京城治安采取的非常措施，官府的告示早已广而告之。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现在这火烧得正旺，谁赶上了谁倒霉。没把你当罪民株连上就不错，你还想去讲什么理？从来民与官斗，有理也输三分，何况如今是乱世，何况宗泽是有名的铁面阎罗。乱世用重典，自古而然，他能承认他用错了吗？再说，你怎么能保证你哥哥没有一点过失？你又怎么能知道你哥哥是不是已经被屈打成招？官府将你哥哥签字画押的供词往你面前一摆，你又有何话说？所以既然事已至此，也只能节哀认命。不然不仅于事无补，连你自己也会折进大牢。

盈儿因自幼失去双亲，哥哥吕康迫于生计也不能时常守候在她身边，而磨炼得独立性很强，头脑也比同龄女孩要成熟得多。听了邻家大嫂的规劝，她觉得相当在理，就打消了不顾一切地去衙门前击鼓鸣冤之念。

但这并不等于她心中的怒潮也随之消散，相反地，这怒潮翻卷得更为猛烈。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说斩就斩了，还让人连问个情由都追问不得，这是什么官府，这是什么世道！这样的不白之冤，刻骨之恨，难道是一个忍字便能了结的吗？乱世用重典，哼，这话听起来道貌岸然，但这不能成为你们官府滥杀无辜的理由，不能成为你宗泽草菅人命的借口！

作为一个贫家女儿，盈儿对国家大事知之不多，像宗泽这种朝廷大员，对她来说更是遥不可及。宗泽是何等样人，她是无从了解的。她只是从民间传闻中约略听说，宗泽抗金坚决、战功卓著、为官清廉、深得民心等。但她对这类说法并不信以为真，认为那不过是一种

被人美化了的传说。

因为自打她记事时起，亲眼所见的，就尽是只会骑在百姓脖子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恶吏，在她的印象里，根本就找不出一个类似包拯那样的好官。所以她认为即便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包拯，也只是个故事中的人物而已，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宗泽又能白到哪儿去？

至于说宗泽是抗金英雄，盈儿亦觉乃为虚传。当年金军围城汴京濒危时他在哪里？现在金兵走了，他倒来了。他的钢刀没去砍金兵的脑壳，反倒砍到了无辜百姓的脖子上，这算是什么英雄？没有他这个所谓的英雄，哥哥还不至于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而除了哥哥之外，惨死在他刀下的冤魂，天知道还有多少！

大约在汴京大开杀戒这件事，又将成为宗泽安邦救国的大功一件了吧？大约他以为朱笔一挥杀掉几个平民，也就如同捻死几只蚂蚁一般吧？哼，你这样想可就错了。常言道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我们是人。我们蒿蓬草民的性命再贱，也不是可以任你随便砍着玩的。这笔血债绝不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勾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深仇大恨一定要报。

盈儿那悲愤的思绪行至此间，一股誓死复仇的冲动，便像烈火般在胸中升腾而起。她的千仇万恨，自然是要集中在她所认定的罪魁祸首宗泽身上。于是，要让宗泽以命抵命的想法，就在这股冲动的鼓荡下逐渐形成。盈儿曾从戏文评话中听到过一些烈女、义女、侠女的复仇故事，现在，那些可歌可泣的义举，都自动地在她的脑际浮现出来，成为激励她完成这个刚烈誓愿的动力和楷模。

但是，立下这个誓愿容易，要实现它却极为不易。

盈儿清楚，以她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之力，欲取堂堂汴京留守、开封府尹的性命，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然则正因其难，却促使

盈儿越发跃跃欲试。她从小到大曾遭遇过无数坎坷，迎难而上早已被磨砺成了她的本能。

大凡一个人若是铁了心要做某事，并且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办法总不会一点没有。硬拼不行可以智取，明着干不过可以来暗的。盈儿搜肠刮肚地反复思索，终于产生了一个设法打入开封府，伺机暗算宗泽的大胆设想，而且越想下去，越觉得此计可行。于是如此这般冒险一试的决心，便在她的心中渐趋坚定。

说来也怪，这个决心一经下定，她那虚弱的病体竟在一夜之间烧退症消。她将此视为天助事成的良兆，因而在抓紧进行了一番必要的准备后，就在开封府衙门前上演了那一出当街拦道的苦情戏。

采用这种方式打入开封府，盈儿是经过了精心构想的。在盈儿看来，宗泽是个喜欢沽名钓誉之人。而这种人在遇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少女哀告求助时，为树立自己爱民如子的形象，应当不会不做出点慈悲姿态。只要她能把戏做足，十有八九可望成功。当然，被宗泽坚决拒绝接纳进府的可能性也有，甚至还可能出现更糟的情况，就是被人当场识破她的真实身份。但是尽管这样，她也只能铤而走险，因为舍此之外，再无进府途径。

由于担心出现意外，盈儿在拦道哭诉时的心情是极为紧张的。幸而她所担心的事情都没出现，宗泽并未窥出什么破绽。虎穴复仇的第一关，就这样被她顺利地闯了过去。这使得她在庆幸之余，对再接再厉地实现其整个计划信心倍增。

下一个步骤，便是弄清宗泽的起居规律，寻找可以暗做手脚的机会了。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桩事得预先做妥，那就是探查好动手之后的退路。

盈儿不难料想，宗泽既是心狠手辣树敌不少，他府中的防范措施必定很严，其亲兵的警惕性亦必定甚高。任凭她再小心谨慎，也未必

能做到滴水不漏。何况她是唯一新近进府的陌生人，一旦府中出事，她当然会首先受到怀疑。若事发后不能及时脱身，后果不堪设想。死，她倒不怕，为了复仇她不惜拼将一死。但是她怕酷刑，更怕在受刑的同时还要遭受惨无人道的人身凌辱。而一旦被作为凶犯拿获，一切便都将要任人摆布了。因而她必须要力求在动手之后避免立即落入官府之手。自然在事后她可能仍然难以摆脱官府搜捕，但她可抢在陷入魔爪之前，自己投入青山绿水怀抱，干干净净地化为尘埃。

欲求在动手后能及时脱身，就必得将这后衙的门户路径吃透。而这后衙的建筑格局，却是院落套着院落，门庭接着门庭，参差错落，曲折多端，不摸清底细的人，根本弄不清出了此院是何处，进了彼门又是哪里，搞不好便会稀里糊涂地钻进死巷。所以，盈儿便不能不想方设法地去一一探索，以期尽可能地做到心中有数。

起初做此事时，她的心里像做贼似的怦怦打鼓。但由于她掩饰得还算自然，人们只当她是个天真无邪的小丫头，对她的东游西逛都未作他想。感觉到这一点后，她的心情就放松了许多，胆子也便越发地大了起来。到眼下为止，可以说她的行为还没露出什么马脚。

可是没露出马脚，并不等于绝对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固然阖府上下的绝大多数人，各自有各自的事，谁也没闲心去关注盈儿这样一个粗使丫头，但有一个人不是这样，这个人就是甘云。

作为宗泽的亲兵队统领，甘云的职责就是确保宗泽的安全。面对汴京鱼龙混杂的复杂局面，他深感这份职责的分量之重。因此，在随宗泽抵达开封府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护卫工作的方方面面，作了详尽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其中的措施之一，便是对原先在后衙做事的所有佣役进行摸底筛选，将他认为不宜留用者一律辞退。并将与宗泽的生活及出行安全密切相关的职差，如厨子、门人、轿汉、马夫等，一律改为由亲兵承担。总之是一个原则，所有的有条件经常接近宗泽的人，必须是经他认定的可靠人选。

贸然收留盈儿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外人进府做事，在甘云来看是不妥当的。只是当时宗泽已经发话，他也不好加以阻拦。但因其职责使然，他不能不对这个不速之客有所留意。所以盈儿的那些自以为无人在意的举动，基本上都没逃过甘云的冷眼旁观。

二十三

平息物价风潮，一纸联合倡议书起了重要作用。在敦促各位富商共同签署倡议书时，有几个人是带了头的。为了表示对这些开明富商的感谢，也为了今后更好地合作，在茶话会后，宗泽专程上门对他们进行了回访。这一日，宗泽回访的是丝绸商邯兆瑞。

邯兆瑞拥有大小不等的五家店铺，店址分布于京城东西两厢的各大商埠。但他的住处并不与这些店铺相邻，而是另有居所。那是几年前他以极低的价格，从一名获罪被贬的五品官员手中买下的一个大宅院。此宅坐落于皇城东南厢靠近马道街北端的一条街巷中，是个闹中取静的去处。宗泽带着宗颖、甘云和几个亲兵，出开封府策马前行约一里地，登上东大街，行至寺桥，再向南拐个弯，绕过铁佛寺，就到了那座灰墙乌门的邯宅院前。

为了不给主家添麻烦，宗泽在来访前没有预先打招呼。当院门被叩响时，邯兆瑞刚用过早餐，正在后院的廊庑下，观看家仆喂他那几只心爱的信鸽。听管家马德发报曰宗留守大驾光临，邯兆瑞连忙弹冠整衣，带着马德发大步流星地穿庭跨院，赶到影壁前，热情而恭敬地将宗泽一行迎进了大门。同时自有伺候在如意门旁的两个家仆，殷勤地接过了宗泽等人的坐骑。

如同汴京的多数院落，邯宅亦为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四合院之雏形始于商周，传承发展至宋代，已成为汉族民居的普遍建筑模式。这种建筑模式，看似千篇一律，实则变化无穷。它的基本单位虽为四平八稳之固定构架，但在此基础上可以向纵深和两翼任意发展，由之衍生出匠心独运的多种组合。

这座邯宅，显然就是一座院里有院的多层次建筑群。当宗泽带着随员步入垂花门迈进第一进院时，马上便感受到了它的与众不同。这

个庭院不仅面积阔大、树木繁茂，山石错落兰竹掩映，两侧的游廊后除若干厢房之外，还皆另有若干旁门。以这番光景估计，整个宅院起码得有四进纵深，也许还包含着更多的套层空间。如此规模，虽不能与皇苑王府比肩，在民宅中却可称得上是相当气派了。而内里如此气派的一座宅院，从外观上看却毫不起眼。感觉到这个反差，宗泽忖度，邯兆瑞这个人，要么是处事谨慎不喜张扬，要么是工于心计城府颇深。当然作为一个商人，只要他不把心眼尽往歪门邪道上使，工于心计也没什么不应当的。

邯兆瑞笑容可掬地将宗泽一行迎入正厅，此间有使女已依照马德发的吩咐将茶盏果盘备妥。双方分宾主落座，宗泽便与邯兆瑞开始了礼节性的攀谈。

宗泽说他今日到此目的有二，一是对邯兆瑞积极响应官府号召、以身作则配合官府稳定物价的行为表示感谢；二是希望邯兆瑞多为官府献计献策，协助官府解决好民生问题。邯兆瑞则满面谦恭地表示，他无非是做了一点分内之事，有劳留守大人专程回访受之有愧。献计献策实不敢当，为国分忧义不容辞，若宗留守有用到之处，他邯某一定尽力而为。这些都是套话，但因邯兆瑞说得很自然，而且他又生就了一副宽鼻厚唇的敦厚外貌，其言让人听起来便觉比较诚恳。

接着宗泽对邯兆瑞的生意表示了关心，说如其有何困难尽可直言，尽量为商家排忧解难官府也是责无旁贷。邯兆瑞答曰，战乱时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宗留守日理万机，艰难更甚。有宗留守此言即足暖人心，自家的困难能克服的就自家克服，不是万不得已，就不给宗留守再添烦忧了。这番话表白得颇为得体，宗泽颔首微笑道，邯公真是深明事理，若大家皆似邯公这般境界，何愁汴京之患不平，大宋江山不治。邯兆瑞随之而笑，连称留守大人过誉。

然后，宗泽观赏着厅堂内外的景致陈设，又与邯兆瑞随便聊了些汴京风物之类的闲篇，便准备适时告辞了。就在宗泽放下茶盏意欲起

身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顺便向邯兆瑞问了一句。

宗泽所问之事，乃是关于蔡京秘藏珍宝的传闻。

这是近日来宗泽时常挂在心里的问题。汴京的经济秩序经过努力整治虽暂时维持了平稳，但官库的财政缺口仍在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开支依然捉襟见肘。找不到解决这道难题的办法，宗泽便觉得像坐在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朝廷拨款肯定是指望不得的，绝境求生的办法，只能是自己找米下锅。在冥思苦想了若干措施均觉无济于事之后，宗泽不由得便将他的希望，极大地寄托在了李纲提出的从地下寻宝的建议上。

宗泽认为地下藏宝之说不为虚妄，但具体线索却渺茫得很，所以起初并未留意于此。但目前实在是别无他策，这条路就不能不试着走一走了。于是他便命人开始了对有关信息的寻访搜集。

经过寻访搜集，反馈回来的说法还真不少。在众多的说法中，被渲染得最神乎其神的，就是关于前朝太宰蔡京秘藏珍宝的传闻。宗泽根据人所共知的蔡京的贪婪狡诈品性揣度，此说不可全信，亦不可全不信。而若确有其事，那宝藏的价值便绝非等闲。那样一笔巨财，就算他宗泽不用，亦应坚决寻找归国库。因而关于蔡京的藏宝之谜，便成了宗泽心目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从方才与邯兆瑞的闲聊中，宗泽感到这个丝绸商可谓耳目通达见多识广，不禁触动心事，就随口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邯兆瑞显然对这个问题感到突兀，他见问先是一怔，又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会儿，才字斟句酌地回答，这个传闻在蔡京倒台前就有，但也就是个传说，到底是真是假，没人说得清楚。听说曾有盗贼为寻宝在若干地点开掘过，结果皆是一无所获。

宗泽问他，盗贼们都开掘过哪些去处？邯兆瑞说无非是些偏僻荒

凉处，比如城南下土桥一带，城北仁王寺附近，等等。其实都是瞎猜臆度、捕风捉影。宗泽说捕风捉影也是先有个风声，那风声是从何而来呢？邯兆瑞笑道宗留守真是心细如丝，这个问题问得有理。以他看来，这件事八成是以讹传讹啦。

宗泽就问，此言怎讲，怎么便以讹传讹了？

邯兆瑞便解释道，据他所知，大约是在宣和四年时，朝廷曾下令收缴销毁过一批被禁止流通的伪劣铜钱，那事是由蔡京负责办理的。由于那批铜钱数量庞大，真正予以销毁非常费事，所以当时的所谓销毁，就是掘地深埋。为防有人再盗取那些废钱非法牟利，埋钱之事做得甚为机密。这样，此事便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就引起了某些略知风声的人的种种猜测。而后人们传来传去，越传想象的成分越多，就演变成了所谓的蔡京藏宝故事。

“噢，原来还有这段缘由。”这件事宗泽还是第一次听说，他觉得此说不无道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蔡京藏宝一事便是子虚乌有了。但他旋即思忖，这也只是邯兆瑞的一种猜测，而且除非亲眼所见，谁又能肯定当时掩埋的一定是废钱？于是又接着追问了一句，“当年掩埋废钱的地点，邯公可有耳闻？”

“这个确实没听说过。只听说当时戒备森严，里里外外由禁军设置了好几层警戒线。”邯兆瑞面含歉意地答道。

“嗯，打扰邯公了。”宗泽表示理解地点点头，结束了问话。尽管邯兆瑞并没提供出什么具体线索，但宗泽从他所谈到的情况中，已经受到了启发。这让宗泽满意地感到，这次回访不虚此行。

通过前后两次接触，并参考宿向荣的调查材料，宗泽对邯兆瑞这个丝绸商的总体印象不坏，认为像他这样顺从听话不逾大格者，在商人堆里就算是比较本分的了。因而此时的宗泽，丝毫没有对其言之真伪产生怀疑，更不曾想到，邯兆瑞那敦厚谦恭的外表背后，还另有一

个身份——民间秘密组织天正会的核心成员之一。

再具体点说，这个邯兆瑞，就是数年前在祥符县与曾邦才结成莫逆之交，后来又被草庐翁拉进天正会的那个杂货店店主。

送走宗泽等人，邯兆瑞让马德发自去忙他的杂事，他独自踅进了内院正房的西套间。他要在这里静静地回想一下方才与宗泽的谈话，特别是涉及蔡京宝物的那番对话，检点一下其中有无纰漏。眼下天正会谋划已久的大事正处在蓄势待发的节骨眼上，出不得半点差池。那些蔡京秘藏的珍宝，更是说什么也不能让它落到宗泽手里。

从各种迹象上看，宗泽的回访是个正常举动，没有什么特殊用意。自己在各种场合中的表现亦无不妥，且显然博得了宗泽一定的好感。总之在宗泽的眼里，他邯兆瑞应当说是没有任何值得怀疑或戒备的理由。肯定了这一点，邯兆瑞便将脑筋放到了蔡京秘藏珍宝的事上。那事宗泽提得很突然，他应付得不免仓促，他得再想想他的回答是否妥帖。

在听到宗泽提出那个问题的瞬间，邯兆瑞虽是表面上声色未动，心头却禁不住一跳。原因是宗泽向他打探其事，还真是在无意间问对了人。有关蔡京藏宝秘密的线索，真正的知情人很少，而邯兆瑞恰恰就是掌握着某种线索的少数人里的一个。探明那批珍宝的下落，是他迁进汴京后配合草庐翁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也是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出现柳暗花明机遇的一个未遂之愿。

那件事在当年本来是可以神鬼不觉地搞定的，因为其事的关键人物夏永济，当时已在他们的监控之中。夏永济曾应邀到祥符县去为一家大户做过石碑，其家小随其在祥符县住过一段日子，他们还都曾到邯兆瑞的杂货店买过东西。夏永济未必会对邯兆瑞有什么印象，但邯兆瑞及其账房马德发，却都记得夏永济一家人的模样。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后来草庐翁才将负责监视夏永济行踪的事交给了邯兆瑞。

按照他们的预定计划，原是欲将事情做得从容一些。却不料心狠手辣的蔡京派遣杀手甚速，逼得夏永济仓皇遁逃一去无踪，致使一桩原本是板上钉钉的事，一下子变得茫然失控。面对这个糟糕透顶的变故，邯兆瑞沮丧地以为，那批珍宝的下落，恐怕从此便成了一个无从破解的旷世之谜。但草庐翁在冷静思索之后，制定了若干补救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他做好准备，守株待兔。

对于草庐翁的心计，邯兆瑞是相当信服的，他能在短短数年时间里迅速发迹于汴京，就是得益于草庐翁的指点和帮助。可是在这件事上，他却没对草庐翁的谋划抱多大希望。他虽是遵嘱将该做的事都做了，却不太相信那只断线的风筝日后还有自动飘回的可能。直到前几日马德发神色诡异地告诉他，已发现并确认夏永济重现京城，他才一面不胜惊喜地额手称庆，一面对草庐翁的深谋远虑越加折服。

夏永济重现京城，意味着蔡京藏宝之谜即将浮出水面。这条失而复得的线索极其珍贵，邯兆瑞不希望在捕捉这条线索的过程中再横生枝节。可偏偏在此时，宗泽也惦记上了那些宝物，这可有点不妙。宗泽虽然对往年旧案的来龙去脉不知就里，但这个老家伙的能耐不小，假如他真要下功夫摸查，说不定会引起多少麻烦。

这个危险必须排除。所以当邯兆瑞听得宗泽的问话后，在尽量镇定地虚与委蛇的同时，就急中生智地抛出了那个所谓的以讹传讹之说。

这样回答宗泽对不对呢？邯兆瑞反复琢磨，觉得比较得当。因为，朝廷于宣和四年销毁废钱乃确有其事，以此来转移宗泽的注意力亦最顺理成章。而且也只有采用这种偷梁换柱的办法，才能将宗泽引入歧途。看来宗泽是相信了他的话，那么就让宗泽围着那些废钱忙活去吧。邯兆瑞想到这里不由得无声地一笑，觉得自己经过这几年的耳濡目染，还真是从草庐翁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至于如何找到夏永济，似乎已不算是个多么难办的事。虽然他目前尚隐身于茫茫人海，虽然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极强，但只要他回到汴京，那就是在劫难逃。这是草庐翁通过对其人的综合特征分析早已料就的。如果说邯兆瑞此前对草庐翁的这个推断还一直将信将疑，那么现在他已心悦诚服地将此视为必然。诚然，夏永济具有着狐狸般敏锐的嗅觉，然而恰恰是这种敏锐嗅觉，将引导着他自动上门。因为在邯兆瑞的这座宅院里，有一份诱饵，已经为夏永济准备了多年。

这份诱饵，便是夏永济正在苦苦寻觅的女儿夏莲。

二十四

掐指算来，距蒋宗尧向钟离秀亮出底牌，已经过去了五六天。在这段时间里，蒋宗尧没再到囚室来。但钟离秀清楚，蒋宗尧不会有更多的耐心，或许在今日，或许在明天，他便会前来强逞淫威，到时候肯定是再无回旋余地。

几天来钟离秀绞尽脑汁，也未想出行之有效的脱身之策。欲将消息传递出去，看来是没有指望，事到临头她唯一可做的，也只能是利用蒋宗尧宣淫之机舍命一搏。随着时光的一天天流逝，钟离秀已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个惨烈时刻的步步逼近。既然结果不可避免，她索性也就铁下心来，再也不作他想。

却是钟离秀命不该绝，就在她抱定了必死信念，准备要血溅匪巢的当口，一个绝地逢生的机遇突然不期而至。带来这个机遇者，是姚三保部的一个小头目，名唤宣孟营。能在老佛崖上巧遇此人，实乃钟离秀不幸中之大幸。

这事说起来有一段渊源。

宣孟营乃姚三保属下的一名压队，年初汴京城破时，姚三保眼见大势已去，弃城突围，命宣孟营率数十名士卒殿后。当宣孟营和弟兄们拼死掩护着大队人马杀出重围时，他身边所余者已不足十人。他带着仅存的弟兄且战且退，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身后追兵的死缠，却又在城东南郊野遭到另一股金军的围阻。这时的宣孟营等人已是人困马乏，个个带伤，尽管面前的那股金军是战斗力相对较弱的杂牌军，他们亦无力招架。

眼看他们就要成为金军的刀下之鬼，一彪武装突然从斜刺里杀出，打了金军一个措手不及。宣孟营等乘势奋力冲杀，方从阎罗殿门

口捡回性命。这一彪武装乃王子善旗下部伍，其带队者就是钟离秀。

宣孟营对这番救命之恩非常感激，对那位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的巾帼头领更是敬慕不已。因之在脱险后，他特意勒马回身，问清了钟离秀的山门和名号。

此后，宣孟营带着沙场余生的几个弟兄奔波打探十余天，找到了本部人马。归队后的宣孟营，原以为姚三保会率部会合其他突围出来的禁军，等候有司长官的统一号令，然而姚三保却未做任何联络友军的努力，而是在京畿徘徊了一阵后，将队伍拉上了老佛崖。

当时宣孟营想，在一时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作为权宜之计，这样做也有道理。但金军北还后，姚三保仍无率部回归禁军建制之意，宣孟营便觉不妥了。特别是后来由于曾邦才团伙的加盟，使山寨的状况和队伍的性质，皆渐渐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便越发激起了他的反感。

宣孟营是个正直且观念正统的军人，与曾邦才一类人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但是当他逐渐察觉出曾邦才一伙的心计时，姚三保已被曾邦才哄得言听计从，整个山寨实际上处于曾派势力的控制中。宣孟营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欲以一己之力改变此状是办不到的，但他又不情愿就此沦为被人利用的流寇反贼，那么他的唯一出路，就是赶紧脱离这支队伍，另投他部去抗金建功。

作为一名压队，宣孟营大小也是个管着五六十人的头目，找个开小差的机会还不算太难。只是曾邦才控制部队的招数很多，他宣孟营自己一走了之尚可，要带走弟兄们却多有不便。若丢下那些换命的弟兄不管，甚至要使他们遭受连坐之刑，那就太不义气了。因其事尚未考虑成熟，他暂未对任何人透露此意。

就在这去留彷徨之际，他听说了蒋宗尧冒充禁军在草关镇袭击王子善部下人员之事。

宣孟营这时原无心思多管闲篇，但此事入耳却使得他不能置若罔闻，因为他从中听到了钟离秀的名字。于是他留意进行了一番打听，最后终于在酒桌上，从一个参加过那次行动的士兵口中，得知了其事的大致情况。

得知确切情况后，他无法对此事袖手旁观。一者，根据山寨的状况，他不难推断此事必是受曾邦才指使，亦不难揣测其中包藏着何等祸心。他对曾邦才一伙操作的这种下作伎俩极为愤慨。二者，钟离秀落到了蒋宗尧手上。蒋宗尧是个什么东西，宣孟营清楚得很。可以想见，钟离秀是绝不可能屈从于蒋宗尧的凌辱的，那么到头来钟离秀的命运如何，也便可想而知。

对于钟离秀的救命之恩，宣孟营深铭肺腑。更兼自从那回战场一遇，钟离秀那英武飒爽的身影，已成为宣孟营心中一道念念不忘的彩虹。如今钟离秀陷此危境，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情感上，宣孟营都难以置之度外。因此，他便暂且放下了寻机脱离老佛崖之念，转而考虑起如何营救钟离秀的问题。

宣孟营想，首先应当先与钟离秀取得联系，使其心中有底，以便她采用恰当的方式与对手周旋，争取时间等待时机，做好准备配合行动。但蒋宗尧对钟离秀看管甚紧，严令看守除经其特许者，不得将任何人放进囚室。宣孟营煞费苦心地观察苦思了若干天，才窥出了其中的可乘之机。恰巧这时他得知，蒋宗尧因事出山并起码得半月方能赶回，便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行事。

宣孟营窥出的可乘之机，在担任给钟离秀送饭差事的小厮身上。那小厮年纪不到二十，是个老实木讷的后生。宣孟营很不忍心在他身上做手脚，然而事出无奈，也只好阴损一回了。

这一日傍晚，那小厮像往常一样，提着食箪正沿着土路走向囚室，忽觉脚下一阵刺痛。小厮弯腰一看，竟是踩上了一块锐利的碎

铁，碎铁上的一个尖角洞穿鞋底，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脚板。那小厮疼得汗如滚豆，当时就一屁股跌倒在地。

这时宣孟营“碰巧”与一个弟兄路过此地，他见状连忙上前将小厮扶住，看了看他的伤处，说这顽铁入脚太深，不可随意处置，让身边那弟兄背着小厮赶快去找郎中，他自己则提了食箪，替那小厮去给钟离秀送饭。那小厮不知罪魁祸首就是宣孟营，一面疼得龇牙咧嘴，一面还一个劲地谢称“有劳大哥”。

看守囚室的士兵见换了送饭者，有点奇怪，但听了宣孟营的解释后倒也并未生疑。于是宣孟营便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囚室。

既然只是个送饭的差事，宣孟营在囚室里没有理由耽搁太久。所以当他待身后厚重的房门被看守砰地关上之后，便快步走到钟离秀身边，急切地低唤了一声“秀姐”。

此刻钟离秀正坐在床板上望着屋顶出神，听得送饭人进了囚室，并未在意。通常那送饭的小厮也不多话，只是待在一边，等她吃过之后将碗筷收走便是。这时钟离秀闻听送饭人进门便唤她，转眸一瞅，才发觉来者不是往常那个小厮。而且，这个人似曾相识。

她有点迷惑地扫了宣孟营一眼，正要开口问话，宣孟营忙做了个让她低声的手势，紧接着便低语：“我叫宣孟营，年初与数名禁军弟兄被金军围困于城郊，曾蒙秀姐率部搭救，秀姐还记得吗？”

钟离秀看着宣孟营，往事在大脑中飞快地掠过：“记得。”

“好，来，你吃饭。时间有限，边吃边听我说。”宣孟营一面从食箪里取出饭菜，一面继续低语。他用尽量简洁的语言，向钟离秀表明了如下意思。一，钟离秀对他有救命之恩，现在遭遇于此，他出手相救义不容辞。二，老佛崖名义上是姚三保的山头，实则已被曾邦才控制。曾邦才在山上大量发展了一个叫天正会的帮会的会员，野心很

大，估计绑架钟离秀与他们的阴谋叛乱活动有关，用心相当险恶。三，老佛崖地形复杂戒备森严很难偷渡，欲得成功脱身，必须计划周密。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寻找出路，请钟离秀沉住气耐心等待，同时尽量恢复好体力。四，蒋宗尧奉命去押运一批军需物资，现已离开山寨，估计至少十五六日后才能回山。钟离秀是蒋宗尧蓄意占有之人，其他人不敢随便动她，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她的人身安全应无问题。他要力争抢在蒋宗尧回山之前，落实营救方案，并且付诸实施。

宣孟营突如其来的出现及其举动，让钟离秀一时有点发蒙，但她很快便回过味来，意识到了正在发生什么事。因此，她一面认真聆听宣孟营的低语，一面很配合地端碗进餐，同时在大脑里，对宣孟营的话迅速地做着分析判断。

待到宣孟营说完，她的分析判断亦基本上同步完成。根据直觉她感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是真诚的。这不可能是个圈套，因为对方对她弄这种圈套根本无甚意义。确认了这一点，她的心一阵猛跳，一股暖流瞬时浸透了她的肺腑。但是她也听出，宣孟营虽是有心相救，终究力量有限，能否突破险阻，并非成竹在胸。所以她并未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幸运冲昏头脑，而是随之思索起了此机应当如何运用。

“秀姐，我的话你听清没有？”宣孟营见钟离秀没有反应，不禁有些着急，“你是信不过我吗？”

“不，孟营兄弟，我完全信得过你。”正在沉吟的钟离秀忙歉然地抬头回答，“大恩不言谢，你的这份情义，我钟离秀永生难忘。我是在想，这事要做，就得尽量做妥，免得事与愿违，反倒把你也搭上。咱们长话短说，你掂量掂量，抢在姓蒋的回山之前劫牢，你成功的把握有几成？”

“这个我说不好，”宣孟营稍顿了一下，“实话实说，这种事谁也难保万无一失，我只能尽力而为，冒险一搏。”

“这我明白。但既是动手劫牢把握不大，我的想法是这样，你看如何——”钟离秀的想法是劫牢之策可以筹划，但若无有利时机，不可贸然行动。要紧的是，须设法尽快将事情真相告知王子善。此事一旦被王子善知悉，王子善必定会亲自出面向老佛崖要人。而绑架者欲利用此事达到的阴险目的，亦将因之一并告吹。此前钟离秀一直苦于无法将消息传出，所以此刻欣得宣孟营相助，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先把这件事办了。

给王子善传信虽然也要费周折，但相对于劫牢闯关，却是容易得多。正好蒋宗尧现在不在山寨，操作此事的时间绰绰有余。王子善的势力方圆百里无人不晓，无论哪路杆子，要公然与其翻脸，都是不能不慎重考虑一下后果的。如能让老佛崖迫于压力放人，当然是最好不过。宣孟营这般思忖着，点头应道：“行，这样也好，我回去就想办法。不过这也得找个适当机会，不便操之过急。”

“是这话，欲速则不达，一切由你相机行事。”钟离秀对宣孟营的慎重态度完全赞同。

“好，就请秀姐再耐心等几天。”

说话间一顿饭的工夫差不多也就到了。待钟离秀放下饭碗，宣孟营最后向她表示，他此次所用的打入囚牢之计，可一而不可再，不知今后还能否找到其他借口再进囚室联络，但他会密切关注有关情况，无论事态有何变化，他都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努力救她脱险。言毕，他给钟离秀留下了一把匕首，便收拾起碗筷离开了囚室。

看着宣孟营的背影消失在门外，钟离秀一时间觉得方才之事恍然如梦。她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在此山穷水尽之时，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个峰回路转的机缘，居然遇上了宣孟营这样一个侠义汉子。一阵阵的激动心潮，这时倒比方才翻涌得更甚。不过，理智提醒她，事情未必会尽遂人愿一帆风顺，其间环节很多，变数难料，所以对此事的结

果，眼下还不能过于乐观。

宣孟营进入囚室的举动是否一定没有引起旁人的怀疑，宣孟营能不能不露马脚地把消息传出，传出消息须待几日，蒋宗尧会不会提前返回山寨，这些都是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在于假定是宣孟营以最快的速度传出了消息，王子善亦立即向老佛崖发出了索人通牒，事情将会如何发展。

钟离秀静心想来，估计是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像她和宣孟营所希望的那样，老佛崖迫于王子善的压力放人赔罪；而另一种可能则是，老佛崖方面一不做；二不休，咬紧牙关死不认账，并断然将她杀掉灭口。假如是这样，把消息传给王子善，岂非不但不能化险为夷，反倒把她更快地推到了鬼头刀下了吗？情急智疏，方才只想到了前一种可能，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想，老佛崖拒不认账的可能性，却是比前者要大得多。

宣孟营已经离去，欲与其再做进一步的商议已来不及。但钟离秀并没后悔。因为经过再三思考，她认为自己的主张并不为错。现实情况是，无论消息传出与否，其实她都是凶多吉少。既然如此，就不如力争主动。那样，即使她最终仍难逃一死，亦不致死得无声无息。再说，王子善也不是个头脑简单的莽夫，他在与老佛崖进行交涉时，也不会不做好制约对手的相应准备。

想透了这些，钟离秀的心情渐渐平定下来。横竖是一赌，赌输赌赢，悉凭造化吧。即使出现了最坏的情况，她自信，有宣孟营留下的匕首在身，她也绝对能死得够本。

二十五

有句俗语，叫作“贵在坚持”，盖因这“坚持”二字，实非易事。对某件事旷日持久的“坚持”，轻则会成为一种负担，重则会成为一种煎熬。

自从踏入汴京城门，夏永济就处在了经受这种煎熬的考验中。尽管他已做好了踏破铁鞋的思想准备，尽管满打满算他的寻女行动才进行了二十几天，尽管在此期间他已隐约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希望，他还是从日复一日的苦觅中，深深地体味到了“坚持”这两个字的分量和滋味。

他当然不会半途而废，但这漫无期限的坚持，毕竟令人非常难熬。于是他便要力求加快行事进程。仅靠人海偶遇，概率显然太低，方式也太被动。因而这几天在晨起出门后，除了依旧留意观人辨貌，他还开始了与居民的主动攀谈。

通过积极攀谈，他才知道，在这汴京城里，流离失所的孤儿被人收养的情况并不罕见，在三天之中他便听说了两起。虽然这两起均与他的莲儿对不上号，得到这些信息对他来说却是个鼓舞，并促使他从此将大部分的精力，都倾注到了与各色人等的聊天交谈上。

主动而广泛的打探，自然是有助于更快地获得线索，但同时亦有利于别有用心的人去找他。然则处于寻女热望中的夏永济，不仅没有因之更加警觉，反因日久生惫，原有的警觉性也有所松弛。这一天，终于出了事。

这一天夏永济回到客栈，已是掌灯时分。在外面盘桓了一整天，此时他身心俱倦。走进昏暗的房间，他随手脱掉了满是汗渍的罩衫，欲唤店家先送盆水来洗一洗脸。

就在这时，忽听背后传来一声响动，使得他骤然察觉出了房间里的一股陌生气息。这股陌生气息原本在他一进屋时就应辨出，可惜由于疏忽，当时他没在意。此刻夏永济心中一凛，刚要做出反应，脑袋早被人用他方才脱下的罩衫呼地蒙住。之后，随着沉重的一击，他眼前一黑知觉尽失。

待到夏永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他发觉自己被捆绑着四肢弄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地点不明，但肯定已不是在客栈。借着微弱的烛光，他看自己是在这房间的角落，有一个汉子正背对着他，坐在一张桌边，就着小菜饮酒。他本能地挣扎了一下，没有挣动绳索，却惊动了那个汉子。

那汉子回头看了看，放下杯箸走了出去。须臾，另外一个壮年汉子进了屋，走到他跟前蹲下来，笑嘻嘻地道："对不住啊夏兄，我的弟兄下手重了点儿，可是不用这个法子，请不来你这尊神哪。"

"你是什么人？把我弄到这里来做什么？"夏永济忍着头痛，努力辨认着面前那张半明半暗的嘴脸。

"明人不说暗话，敝人姓回，回占魁。五年前那个夜晚，咱们打过交道。怎么样，还认得出来吗？"

"果然是你，你这张脸就是烧成灰，我也能认出来。"夏永济咬牙切齿地回答。当他遭受袭击的那一瞬间，就立时想到了偷袭者的来路，现在猜想得以证实，一腔怒火顿时腾然而起。

"夏兄莫动气，容我把话说完。"回占魁皮笑肉不笑地往下说，"当年我带人追杀你夏家，那是受雇于人。兄弟是吃这碗饭的，这个你得谅解。其实从根上说，我不是你的冤家债主。而且我回某并没对你下死手。如其不然，你想想你还能活到今天吗？"

"哦？照这么说，我夏永济当年逃得一命，还得说是仰仗了你这

屠夫手下留情了？”夏永济恨恨地冷笑道。

“你别不信，端的是如此。回占魁替人索命无数，我想让谁三更死，他绝不可能喘气到五更。有意放人一马，那是唯一的一回。”

“那是因为你另有所图。”夏永济没兴趣与其啰唆，索性就把话明挑了。

“聪明。”回占魁往自己大腿上猛拍了一巴掌，“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劲。既然话到这里，咱也不必再兜圈子。不错，我当年留你一命，就是冲着蔡京老贼的那批珍宝。当年让你跑掉了，可是时隔五年，你又落到了我的手上，可见咱们缘分不浅也。冤家宜解不宜结，揪住过去的恩怨不放，对谁也没好处。现在只要你带着我找到那批珍宝，我保证不伤你一根毫毛。而且，我保证让你拿走可供你享用一生的一份。你看如何？你若信不过我的话，我可以歃血起誓。”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夏永济盯着这个搞得他家破人亡的恶棍，恨不得立马扑上去拧断他的脖颈。但他毕竟是饱经风霜之人，知道在眼下的处境中硬碰硬是无益的。当然他也不可能相信回占魁发的什么鸟誓。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不吐露藏宝的秘密，尚有一段时间的活头，而如果帮回占魁找到了宝藏，那么回占魁得宝之日，就是他夏永济永远消失之时。可是如果他坚决不吐口，亦是难逃一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落到这个恶棍手上，他基本上就算是死定了。

夏永济回京寻女，最担心的就是遭遇此况，结果还真是怕什么便有什么。

不过，他既然是早有担心，也就早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这使得他在这种时刻，仍然保持了一份镇定的思考力——基本是死定了，并不等于绝对死定了，其中尚非绝无求生余地。这个余地的大小，取决于回占魁留他活口的时间长短，而回占魁留他性命的时间几何，则取决于回占魁对他所抱的期望值有多大。有时间才能有机会，才能让他开

动脑筋设计出自救之策。因此他想，眼下首先应当做的，是尽量争取让回占魁给他留出足够的时间。

“怎么样夏兄，话我都给你说明白了。老兄意下如何，来句痛快的，这么干耗着，咱俩都难受。你实在是要舍命不舍财，我可以成全你。反正那些珍宝埋在地下也丢不了，我另想办法慢慢去找就是了。”回占魁用几句低沉的逼问，打断了夏永济的思考。

“你的意思我懂了。”夏永济做出一副非常无奈的样子，低头深叹一声，“你说得有道理，谋害我夏家的罪魁不是你，你不过是为人所用。当年你没把我夏家斩尽杀绝，于我也算是恩怨相抵了。我无意与你结仇，我也结不起这个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算了。”

“好，兄弟佩服夏兄的肚量。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这样想就对了。”回占魁为自己的说服效果感到满意。

“珍宝我可以带你去弄。反正我也得找帮手，有你合伙也好。但是你不能独吞，我的份额你得给。”

“这你尽管放心，我回某说到做到。”回占魁郑重其事地连连点头，然后有点急不可耐地向前凑了凑，“你先把藏宝地点告诉我，待我做些准备，咱们明天就到那地方去看看。”

“不，你别忙，我还有个条件。”

“条件？行，好商量。”回占魁很宽宏地应承。

“拿到财宝后，我必须立刻离开汴京。”

“那是自然，”回占魁不以为然地嘿嘿一笑，“东西到手后，回某照样也得立马消失。这事我自会安排，包你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宝出城，远走高飞。”

“可我又一时半会儿走不得。”

“如何走不得？”

“我尚未找到我女儿。除非我确知她已不在人世，否则不找到她，我不能走。”

“你是说，五年前你女儿没与你一起逃走？”回占魁眨动着眼皮疑惑地问。

“对，我此番回京就是为了找她。如果现在不找，以后就更没指望了。”

“这——”回占魁没想到夏永济的绊子是设在这里，他的面色登时一沉，“那就是说，在没找到你的莲儿前，你是不肯带我去掘宝啦？”

“是这话。”夏永济直视着回占魁，神色决绝地回答，“如果你容我先找到莲儿，我一定带你挖出宝藏；否则你现在便可以杀了我。余勿多言，悉听尊便。”

“我操你个祖宗！”回占魁恼火地在心里骂了一句。以他的经验，凡事入手太顺，下面必有意外。果然，虽然方才夏永济表现得颇为爽快，但转眼间问题便来了。

这是不是夏永济在耍花招？他狐疑地注视了夏永济一瞬，一声未吭地缓缓起身，踱步沉吟着可不可以应允夏永济的这个条件。

思忖的结果是可以并且应当应允。其理由如下：

其一，回占魁的手下在寻找和跟踪夏永济的过程中，确实感到夏永济像是在寻访什么人。回占魁原以为当年夏氏父女是一同逃出了汴京的，对夏永济欲找何人一直迷惑不解。现在听夏永济如此说来，他判断其言应当属实。其二，回占魁从夏永济的表情口吻上，充分感受

到了其态度的不可动摇。既然夏永济答应在找到女儿后可带他去掘宝，他觉得不必在这件事上与其顶牛闹僵。其三，回占魁意识到，没有及时掌握莲儿失落于汴京这一情况，是自己的一大失误。所幸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夏永济可借口于此与他敷衍，反之他却亦可利用此事捏住夏永济的命脉。就算这是夏永济的缓兵之计，权且缓他几日却也无妨，让他落个自食其果，到那时逼他就范更有何难？

基于如许考虑，回占魁遂做出一副相当通情达理之态，表示他完全理解夏永济的要求，这事就按夏永济的意思办。

夏永济说那就多谢了，接着便提出，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放他走，如果怕他跑了，可以派人跟随他一起活动。

“这却依不得夏兄。”回占魁一口回绝，“夏兄这些日子也辛苦了，就在这里安心歇息几天吧，明天我让人给你搬张床过来。寻找令爱之事，由回某代劳即可。夏兄应当相信，在这汴京城里，操持此等勾当，回某可比夏兄的办法多。今天咱哥俩谈得不错，希望这笔生意能顺利做成。夏兄在这里，吃喝拉撒都由专人伺候，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招呼。但是有一条，别动逃跑的念头。那样除了多吃点苦头，不会给夏兄带来任何好处。”警告完这几句话，他向夏永济抱拳道了声“失陪”，便转身而去。那个负责看守的汉子复又进屋，坐到桌边继续受用他的残酒。

回占魁回到卧房后，回想了一遍方才与夏永济的博弈，觉得自己可谓是处置得当，收获不小。虽然夏永济尚在顽抗，但他在顽抗中暴露了致命破绽。抓住这个破绽去做文章，摆弄夏永济便将容易得多了。总之这事已然胜券在握，大功告成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这时的回占魁是志得意满周身通泰，上床后很快便鼾声大作。

与此同时，被五花大绑着的夏永济也在默默思索着方才与回占魁的交锋。他却是越想越是心情忐忑。

回占魁当然不会放他出去，夏永济不可能幼稚到对此抱什么指望。他那么一说的目的，其实就是在故意显示自己头脑的幼稚，借以麻痹对方。而真正欲得脱身，办法还得另想。有帮助寻宝的承诺垫底，回占魁暂不会对他下毒手，这一点可以肯定。所以现在令夏永济最担心的，主要还不是自身的逃生，而是莲儿的安危。

他原以为，回占魁是知道他父女在那场追杀中离散了的，所以才将此寻女之事提出，作为拖延时间的借口。但从回占魁的反应上，他却分明看出，这厮原来并不知情。这使得他当时便觉失策。但是话已出口，却是更改不得了。这话提醒了回占魁，可将莲儿挟为人质，这就把原本置身事外的莲儿也拖入了险境。

回占魁是个职业杀手，具有超乎常人的敏感和手段，他确实不是吹牛，在这汴京城里，要想寻找莲儿，他的办法肯定要比旁人多得多。假如他果真找到了莲儿，以其作为筹码，他夏永济还敢有逃跑之想吗？纵使他能够逃出，又如何救得了莲儿？到那时能不乖乖地将藏宝秘密告诉回占魁吗？而当回占魁如愿以偿后，大发慈悲放他们父女一条生路的可能性又有几成？

夏永济深悔自己一时情急思考不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然而这个错误已经无法挽回。两行绝望的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无声地滚落下来。

二十六

忙完了一天的活计，吃过晚饭，张婆招呼盈儿到庭院的大树下去乘凉。盈儿推说身上疲乏，不去了。张婆瞅着她有些无精打采的样子，估摸着这姑娘八成是月事来了，便体贴地让她早点歇下，自己拿着蒲扇木凳走了。

盈儿回到住处，和衣躺到铺上，却是并无睡意。她懒得去院里纳凉，的确是有身体不爽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的心里烦乱得紧，打不起精神陪张婆闲聊。

开封府后衙里的房屋很多，宗泽雇佣的杂役又少，因而她不必与张婆挤住在一处。这间供她独自下榻的小屋，是她的私密空间，她怀揣着的隐秘心事，在这里可以放开了想。这两天盈儿常常在料理完手头的杂活后，便闷着头回到她的这间小屋，盖因她的心事，在不知不觉中乃是变得越来越重。

盈儿进入开封府已有八九天了。在这段时间里，她已基本弄清了后衙的院落结构、房屋用途和各条进出通道，基本掌握了宗泽的起居规律生活习惯。且已看出，虽然这后衙中的保卫措施很严，虽然宗泽的亲兵个个精明强干非常忠于职守，尤其是那个统领甘云，堪称是目光锐利心细如丝，但是要想钻空子，还是大可一钻。只要她时时留意，刻刻准备，下手之机并不遥远。至于下手的方法，她在进府之前便已想好，就是暗中投毒。

欲采用投毒的方法行刺，固然是因为，盈儿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民女，要使用其他手段也用不来，同时亦是因为，她具备着一定的毒药知识。也正是因为有这点底气，才使她产生了打入开封府的大胆设想。

盈儿的毒药知识，来自一名号称“还魂圣手”的民间郎中。据说这“还魂圣手”的称号始于其祖，传至这位郎中已是第三代。这位郎中的祖传衣钵，就是专治各种中毒之症。无论是中了何毒的危重患者，只要是一息尚存，到了这位郎中手里，十之八九可望起死回生，因而此人在京畿一带颇负盛名。

前年春这郎中的内人身怀六甲，郎中因诊事繁忙难以兼顾，经人介绍雇用了一个手脚勤快的女佣帮助照料家务，这个女佣便是盈儿。

盈儿在这郎中家里帮工的日子接近一年。就是由于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使得她于无意间获得了许多有关毒药的常识。当结束这段帮工生活离开郎中家时，她不仅知道了诸如鸩酒、乌头、钩吻、见血封喉、砒霜、断肠草、鹤顶红、曼陀罗、马前子、夹竹桃、老公银、天南星等许多著名毒物毒草的名称，且已能大致说出其各自的药性药力、中毒症状和夺命速度。她当时并没觉得这些知识对她来说有何用处，没想到如今它却成了帮助她报仇雪恨的有力武器。所以有时她不禁就想，这是不是上苍的一个有意安排。

盈儿夹带进府的毒药是砒霜。砒霜的制作原料为砒石，又称信石，主要产于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砒石有红白之分，白砒石经加工后之药品状如霜末，故曰砒霜。而盛传于江湖的神秘毒药鹤顶红，实乃红砒石之精制物。

砒霜是一种对生物具有强烈腐蚀性的砷化物，但凡生产砒霜处，周围皆树木凋枯寸草不生。极微量的砷化物摄入，对人体有一定的美肤润颜作用，但一个成年人日摄若超过五毫克，便足以中毒送命。盈儿当然不可能详知上述专业知识，然则她却深谙这种白色粉末的厉害。她曾亲眼见过一个误食砒霜者，因送救的时间稍有耽搁，虽经“还魂圣手”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未能还魂。而且，因其价格便宜，此药在民间散布最广，在任何一家药铺均可轻易买到。是以盈儿在考虑投毒药物时，自然而然地便择定了砒霜。

砒霜是顺利地夹带进来了，后衙里的情况亦较为了解，现在只差一个合适的下手机会。

此机随时可来，只需留心把握。事至此间，成功在望，按说盈儿应是情绪振奋、决心愈坚，谁知却是恰恰相反，她的心情反倒惑乱起来。如果说越是临近动手，越是精神紧张，也属正常现象。但盈儿很清楚地知道，她的惑乱不是缘于此故，而是另有因由。

盈儿欲使宗泽以命抵命，实乃由于巨大悲愤而催生的极度冲动之念。极度冲动必致极端行为，哥哥吕康意外被斩，对盈儿的打击非常之大，所以她受强烈冲动情绪支配的时间较长，以致推动着她设计并完成了打入开封府的一系列行动。

但是，再强烈的冲动情绪，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次衰减。在这时，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支持，人们在冲动下所产生的极端意念，多半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动摇。眼下盈儿便是处在了这种状况中，并且她还遇上了始料不及的情况。

以盈儿先前的想象，宗泽就是一个横行霸道草菅人命的可恨狗官。更可恨者，是在他身上，还笼罩着一个清正廉明精忠报国的赫赫光环，欺哄得大量民众对他膜拜不迭。盈儿素恨虚伪人物，尤恨笑里藏刀。她认为越是这种喜好欺世盗名的人，其心地越是龌龊，其生活越是糜烂，其压榨百姓的手段越是阴狠。因而在她的意识里，干掉这个道貌岸然的活阎罗，不仅是为自家报仇，同时也是为民除害。这个意识有很大的激励性，是促使她下定决心效仿古之侠女舍生取义的强劲精神动力。

虽然对于冲动中的偏激选择，事后多有后悔者，但明知代价巨大后果严重，而仍坚持一意孤行的人，也是有的。因为世间有些事情，非采用极端手段不能解决，否则便没有逼上梁山这一说了。因此，如果事实果如盈儿想象，宗泽的确就是那样一个明处是人暗里是鬼的东

西，那么即使冲动浪潮过后，盈儿亦必将初衷无改。而且伴随着对宗泽真实面目的认知，她还极有可能会对其痛恨倍增，越加咬定以血还血的誓言。

可呈现于盈儿眼中的事实，却偏偏并不如是，这就使得跃动在盈儿心中的那簇凶猛恨火，不由得不一再地递减了势头。

百姓敌视达官显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达官显贵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合理合法地生活得比他们优越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一席豪门宴，千家活命粮。在盈儿的想象里，宗泽当然也是这么一个骄奢淫逸的无耻之徒，在他那张所谓清廉的画皮背后，不知肆意挥霍了多少民脂民膏。就凭这一条，这老东西便该遭天谴。

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条上，她的主观想象被颠覆得最为彻底。因为近半个月来所目睹的事实告诉她，宗泽的生活水准，不仅无法冠之以奢侈二字，甚至连她曾去做过帮工的一些殷实人家的状况都不如。

宗泽的日常伙食，简朴得让盈儿几乎难以置信。他是不允许单独为他开小灶的，后衙里的其他人员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一日三餐无非是汤饼、泡饭、馒头之类。有时因忙于公务误了饭点儿，也是让甘云差厨子将灶间的剩饭回一下锅端了去吃。盈儿一时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原因亦在于此，宗泽与大家同吃一锅饭同喝一锅粥，给宗泽送饭的事她又挨不上边，她总不能下一大包药把这些人都毒死。

至于宗泽的衣衫、冠带、裤袜、鞋履，除了在正式场合穿用的那两套官服，余者皆很不讲究，甚至可形容为寒酸。宗泽的衣服由张婆和盈儿负责浆洗整熨，在盈儿经手的衣服中，根本就没什么像样的新衣，而且来回替换的总是有限的那么几件。

有一次，盈儿在搓洗一件麻布罩衣时，因衣服过于破旧，被她不慎搓裂了一个口子。她问张婆怎么办。张婆很有经验地说，这有何妨，我已经将衣服洗破过好几回了，晾干了缝缝就是，宗爷不会见

怪。果然，那件缝补过的罩衫送回去后，又照常被宗泽穿在了身上。

这种事发生在寻常百姓家不足为奇，但宗泽以其堂堂封疆大吏禁军统帅之身，居然会如此简朴，倘非亲历亲睹，盈儿是打死也不会信的。

且不说进府后其他方面的见闻，单说上述衣食状况，已足以令盈儿感触大异。她原是准备着窥破宗泽花天酒地挥霍民脂的真实嘴脸的，谁知却看到了这样一种与其预期截然相反的情形。难道这也是宗泽的刻意伪装？盈儿觉得不像。这里是开封府的后衙，周围全是宗泽的心腹，他何苦来做这等伪装？况且若真是惯享富贵之人，就是要装也装不到这个程度。看来宗泽这个人，确是有些与众不同，他能赢得声誉，不是没有来由。

当然，仅凭其粗茶淡饭布衣麻履，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全部品行。但是最起码，这个事实是无法激起盈儿对宗泽更加强烈的憎恨的，甚至还使她原本充斥心间的切齿之恨，也打了相当的折扣。

这就来了问题。盈儿毕竟不是一个职业杀手，若非对某人恨之入骨，便很难有行凶夺命的铁石心肠。她对施行复仇计划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都做了估计，却唯独没估计到会出现这种意外。

更糟糕的是，此况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很不妙的预感：时间拖得越久，她的动摇将会越甚。这便如何是好？在这种状态下，即便是下手的机会摆在了面前，她还能够像以前设想的那样果决地抓住它吗？可是若不铁心下手，她又所为何来？

怀揣秘密本来就是一种压力，这种惑乱心绪的产生，则又在盈儿的精神上添加了一块巨石。

缓解心理压力的最有效方法是倾诉，然而盈儿却是无处可倾无人可诉。不仅如此，她还连一丝一毫的反常迹象都不能流露。通过这些

天的接触，她明显地感受到了，这后衙里的人们对宗泽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包括张婆在内，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旦得知了她的企图，都必将与她不共戴天。这也正是令她大惑不解的问题之一：宗泽能使这上下人等如此死心塌地地效力于斯，究竟魔力何在？

她意识到现在必须进行一次再度抉择。而此番这个抉择，较之半月前她在激愤冲动中所产生的那个抉择，竟是要难以确定得多了。

二十七

汴京新城西城墙护龙河外，北起固子门，南至汴河入城处，沿岸绵延数里杨柳成林，因之得名“河岸杨柳”。“河岸杨柳”以西是块野地。据说早年间那里也有村落，但因地势低洼屡遭洪灾，村民们陆续迁往他乡，后来这一带便渐渐沦为荒坡野岗。

这一日清晨，留守司以两营步军的兵力对这片荒野施行了戒严，声称要在此进行军事演练。实则军事演练是个幌子，戒严的真正原因，是要发掘此处的地下埋藏物。

经调查，这里便是当年蔡京埋藏那批废钱的地方。查明这个地方，宗泽很幸运，只用了三天时间。幸运就幸运在当年埋钱的某些参与者，目前就在留守司军中。

那日宗泽去邯府，言谈间问及蔡京藏宝之事，邯兆瑞搪塞说那不过是人们以讹传讹，意在令宗泽以为藏宝一说纯属子虚乌有。却不料宗泽觉得无论真伪，均值得一查，而且还真查出了名堂。

当天回去后宗泽即约见闾勍商谈了此事。闾勍认为这事不太难查。他说虽然宣和年间他尚在外地任职，对京师中事了解得不多，但留守司军中的若干部伍，当年都曾驻守过京城，何部当时为驻京之旅，都在他的脑子里装着。多数军官的履历，亦皆有迹可寻。只要能找到当年奉命执行过相关任务的将士，弄清事情的真相应当不是问题。宗泽就指示闾勍去亲自速办。

闾勍早已熟悉宗泽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况且他也对解决军费问题是急不可耐，闻得有此一途，行动自然迫切。返回军衙，他就命幕僚搬来各营的花名册进行了核查，然后便有选择地传人来问话。这样忙活了两天，果然找到了两名知情者。看来若继续查找下去，知情者

肯定还有，但闾勍考虑不宜弄得风声太大，便就此打住，回禀了宗泽。宗泽得报，即将这两个知情者召去进行了面询。

这两名知情者，一名是现任留守司军马军统领的裴大庆，另一名是裴部的部将霍启山。裴大庆当年所执行的任务是现场警戒，而霍启山则奉命运送过钱袋钱箱，若论知情程度，可谓比较高了。裴霍二将自知朝廷机密不可轻泄，参与埋钱行动后从未对任何人吐露过半个字。但如今要查问此事的是汴京禁军的最高统帅宗泽，且又事关抗金大局，他们也就只能抛开顾忌，坦言不讳了。

关于所埋之物是否确为废钱，或者说是否全部是废钱，由于当时皆是整袋整箱地掩埋，谁也没有打开看过，二将不敢妄言。但他们都表示可以指认埋物地点。找到埋物地点便等于揭开了谜底，宗泽不顾骄阳当头，当下便命甘云备马，让裴霍二将带着他和闾勍去现场指认。

确定埋物地点确实费了一番周折。裴霍二将皆言其大体方位是在“河岸杨柳”以西，但“河岸杨柳”以西这块野地，绵延数十里，谁也不可能逐尺逐寸地去挖，还须有个更具体的范围才行。可是由于当时裴霍二将并未留心周边的参照物，在茫茫荒郊中也没有比较明显的地理坐标，如今时隔数年，两人的记忆都已模糊。走到一处，裴大庆说像是这里，但不敢肯定。又走到一处，霍启山说这里也像，却亦不敢肯定。转了半天也没转出着落。气得闾勍肝火直蹿，裴霍二将也急得汗如雨下。

被折腾得口干舌燥的宗泽也是心焦，但他知道在这时越是催促责备，这两个人的脑瓜越是不灵，就款言劝慰他们少安毋躁，可以从头回忆一下当时他们的行程路径，以及抵达“河岸杨柳”后的种种细节。根据宗泽的诱导，经裴大庆与霍启山沉下心来努力回忆相互印证，总算认定了一个大概范围。而后，又经他们在这个范围中反复观测寻找，才最终确定了几个可能性最大的挖掘点。

为防夜长梦多，宗泽指示要速战速决。于是仅经过一天一夜的准备，由闾勍亲自指挥的一支禁军，就以演练为名开进这片地区，分头对裴霍二将指认的地点进行了挖掘。

挖掘工作始自上午辰时，但一直挖至午后未时，各挖掘点一概无所斩获。守在现场督阵的闾勍就怀疑这几个地点是不是对头。唤来裴霍二将询问，二将也不敢断言一定没错。闾勍正犹豫要不要就地再挖时，宗泽赶到了现场。他问明情况后，觉得还是应当相信裴霍二将的判断，乃命各部坚持就地深挖。

又挖了将近一个时辰，在其中一个挖掘点上端倪显现，露出了虽然还保持着完整外形，但已腐朽得不堪一触的麻袋和木箱。

包藏在朽木烂袋之内的，是一堆锈迹斑驳的钱币。取出检视之，但见其币非为铜质，而是铁钱。钱身上分别铸有圣宋元宝、大观通宝、崇宁通宝、重和通宝及政和通宝等字样，显见皆为徽宗时期产物。令行家细观其铸形制样，可认定这些钱币均系官铸。

有了这个突破，下面就势如破竹了。次日闾勍几种兵力扩大战果，又经过一天的挥汗奋战，终于将此地的埋藏物全部清出。经过翻检彻查，可以确定，埋藏在这里的，除了铁币，再无他物。

怀着一腔掘宝的热望，费了半天牛劲，却只挖出了一大堆锈铁烂币，令闾勍大为扫兴。宗泽也是遗憾，但并不觉得这个结果有多么意外——这条线索得来太易，有关的知情者也显得太多。令一桩绝顶秘密遗于如许口实中，并不合乎情理。宗泽在与裴霍二将谈过之后，便产生了这种感觉。现在真相大白，他的预感没错。

不过在宗泽眼里，这也不是徒劳无功。因为他早已想到，即便挖出来的确为废币，也有用途，并且用途还不小。那用途就是将其再行熔炼后打造兵器。

这倒不是宗泽的新鲜创见，女真人早在多年前，便动了这个脑筋。由于矿产资源与冶炼技术所限，金国在兵器乃至农具制造上，一直存在着原料匮乏问题。为努力富国强兵，他们曾挖空心思，采用种种阴暗手段从宋朝盗铁。其中的手段之一，便是派人以商贾身份潜入宋境，暗中收集铁钱偷运回国。宋朝察觉了这一卑劣行径后，曾下令边关严加缉查，坚决禁止铁钱外流。宗泽是熟知这一情况的，所以当他闻得废钱之说，马上就想到了废钱的这个用途。

目睹这些废钱沉睡至今安然无恙，宗泽觉得这实在是个侥幸。他想若非金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若非金人破城后的注意力悉聚于搜刮皇室、掠夺民财以及废宋立楚建立伪朝上，这些废币恐是逃不过被金军起获的命运的。

粗估这些废币，得有十来万斤。以其为原料打造兵器，足可装备近万人马。数量如此庞大的铁钱，又非民间盗铸，如何便成了废币？宗泽估计，这与朝廷货币制度的朝令夕改有关。他多年前便曾有上疏痛陈辄易币制之弊的想法，但终因自忖人微言轻而喟然作罢。

徽宗时期的币制改动非常频繁，诸如什么当十钱、当五钱、当二钱、当三钱、小平钱之类，都是出自这个时期。不可否认，采取这些措施的初衷，也是为了缓解财政窘困状况。无奈推行出去之后，却是搞得流弊丛生怨声载道。一招不灵再出一招，招招皆是自欺欺人，自然是一再地一败涂地。

币制改革失败的结果，就是宣布某种钱币作废。作废了的钱币当然只能封存。铸了废，废了另铸，铸了再废，如此反复折腾下来，在十来年中积累出这么一大堆废币，也便不足为奇。令人不解的是朝廷为什么宁可将这些废币埋掉，也不打算将其熔炼再生。

这些废币能否再生利用，或许皇上并不知就里，但心机深沉的蔡京不应当心里没数。那么将这些废币埋掉，究竟是出自皇上的旨意，

还是蔡京的建议？宗泽揣度以由蔡京一手包办的可能性为大。事实上，当年蔡京在许多朝政大事上，都是可以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的。由此看来，那老贼此举的动机甚为可疑。不过如今蔡京早已入土，再深究内中原委已无必要。而这些废币因此得以躲过金军劫掠，倒可算得一桩幸事。

闾勍听宗泽说欲利用这些废币打造兵器的打算，沉吟了一下，蹙眉说道，这个想法不错，只是其中有个问题比较棘手。宗泽问他是不是指夹锡钱的问题。闾勍答曰然也。他说如果这些废币俱为夹锡钱，那是根本没法利用的。即便其中有一部分纯铁钱，但与夹锡钱混杂一团，亦教工匠们难以筛选，总不可能一枚一枚地去做检测吧？

这个问题很实际。所谓夹锡钱，就是在生铁中加以铅锡成分铸造出来的一种钱币。当年铸造这种钱币，主要便是为了防止金国收集宋朝铁币打造兵器。生铁中掺入铅锡后硬度降低，质地变脆，击之易折，以此为原料铸出的刀戈，根本无法用于实战。因而这批废币若是如此，其利用价值的确是微乎其微。闾勍以为宗泽忽略了这个问题。

其实宗泽不但没有忽略，而且是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假如真是废物一堆，他也不会觉得这钱埋得蹊跷了。针对闾勍的疑虑，宗泽含笑释之：“闾太尉所虑有理，或许有此麻烦。不过据老夫所料，这些废币应当是以纯铁钱居多，分辨起来亦不致过于费事。”

“是吗？”闾勍面带困惑地看着宗泽，“宗留守据何而断，愿闻其详。”

“很简单，看年号。”宗泽款款地解释道，“君不见朝廷法规制度，常因一人而兴，又因一人而废耶？如果我没记错，夹锡钱乃蔡京于大观元年倡导推行。其后蔡京一度去职，夹锡钱亦旋即停铸。直至政和年间蔡京复登相位，它方得以死灰复燃。后来终因其弊大于利，遗患太多，被皇上于政和七年下诏彻底废止。夹锡钱在大观年间推行不过

两年，铸量不会不太大。由此推断，这些废币里若有此钱，应当主要是在政和币中。当然这需要验证。验证也并不麻烦。铸钱不是一枚一枚地去铸，验钱又何须一枚一枚地去验？即按年号分而验之，只需取其一斑，便可窥全豹也。”

“哦，说得是，是这般道理。”听了宗泽的分析，闾勍信服地连连点头。

“其实老夫还有猜测。就连这里面的政和币，依老夫看亦未必是夹锡钱。”宗泽接着说道。

“何以见得？”闾勍又有些讶然。

宗泽抚须徐曰：“尝闻当年朝廷有旨，命各地将废止流通的夹锡钱，一律解至关中封存。废钱既解关中，又焉有千里迢迢运回京师掩埋之理？”

“宗留守端的是洞若观火。”闾勍被一语点醒，“此事我亦知之，却是未曾想起。”

于是，这批废币即按年号分门别类被装运回城，翌日由军械局技工各自取样进行了质地检测。检测结果正如宗泽的推断，这十余万斤废币全部为纯铁锻造。这个收获虽不能与掘地得宝相比，但对于装备简陋军费奇缺的留守司军，亦可谓是一大进项了。

事后草庐翁得悉其事的前因后果，对邯兆瑞的自作聪明甚是不满，认为邯兆瑞纯粹是没事找事弄巧成拙。同时他也很懊悔自己竟未想到那些废币很可能不是夹锡钱，否则岂能留给官军去挖。他承认，若论思谋的深广，自己还得向宗泽好生学学。

二十八

宣孟营潜入囚室与钟离秀密商之后，即依其嘱开始伺机运作。

给王子善传信这事，看似不难办，却也不是能够说办就办。宣孟营在临风寨有些相识者，因恐被人认出他来，他打算委派一个可靠的弟兄去跑一趟。可是他们近日承担的军务，是整修被大雨冲坏的营舍，弟兄们没有名正言顺地下山由头。曾邦才控制部队，条律既严，耳目亦多，如果不经许可偷偷派人出山，一旦被察觉，反而会坏事。所以宣孟营尽管心里着急，却是未敢轻动。

这样一连等了四五天，方才等来一个机会——因近来发现山寨周边有小股武装活动迹象，曾邦才出于防卫警觉，欲派人去打探一下，那是一般的草莽流寇，还是宋军探子。这个差事恰好落到了宣孟营部。宣孟营捞得此机会，心中暗喜，即遣员三名分头外出侦察，而将传信之事，就借机托给了其中一个唤作祝兴祖的弟兄。

这祝兴祖乃当年随同宣孟营从汴京城里血战突围的幸存者之一，在沙场上与宣孟营曾互有救命之恩。这种换命之交，自是值得信赖。且其仅系一个士卒，除了本队的十来个弟兄，山寨里认识他那张面孔的人并不多，与临风寨他更是素无瓜葛。再者他这人还有个好处，凡事你若不主动告诉他缘由，他绝不会去刨根问底。派这样一个人去传信，应当说是再合适不过。

但宣孟营在考虑这些有利条件的同时，却是忽略了两点。一点是这祝兴祖虽然胆气过人作战勇猛，却秉性粗疏做事马虎，并且不擅随机应变；另一点是这厮十分嗜好酒色，尤其是对那个色字，兴趣不下于蒋宗尧，只不过口味没蒋宗尧那么高罢了。殊不知这些毛病皆为操作密事者之大忌。因而宣孟营的大事，就坏在了这个祝兴祖的手上。

祝兴祖是扮作一个兜售兽皮的猎户进入临风寨的。值此非常时期，为防奸细混入，那临风寨也是关卡层设戒备森严。不过为了方便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农贸活动，其外寨哨位的任务，主要还是一般的警戒，对往来人等通常不作盘查，所以祝兴祖在进寨时没有碰到什么阻拦。

但再往里就不行了。

原来这临风寨的布局，乃是寨中有寨，堡中有堡，而其中的许多去处，都不是村民可随意出入的。祝兴祖按照宣孟营教给他的说法，经过拐弯抹角的打听，走过了若干条迷宫般的曲折路径，总算找到了总头领王子善的所在位置，却被挡在了一座高大院墙的门外。守门的兵丁板着脸说，此中乃为禁区，除持有符牌者不得入内。

祝兴祖再三表明，他有要事须面见王总头领，但守门兵丁毫不通融，只允可以代禀其事。祝兴祖当然不能将密信交给那兵丁，于是双方便僵持起来。说来也是凑巧，恰逢范光宪由此路过，这事便引起了范光宪的注意。

密切关注王子善与各派力量的交往状况，是曾邦才交付给范光宪的秘密使命之一。范光宪一眼看去，便觉祝兴祖不像是个普通山民。听说他执意要见王子善，更感到这人身上有名堂。他灵机一动，便走上前去对祝兴祖说，我是这寨中的马军头领，这位兄弟有何贵干，我或许可以帮上点忙。祝兴祖说那就烦请头领引见，我有一信要面呈王总头领。范光宪说却是不巧，王总头领外出不在寨中，估计须三五日方归。

范光宪这话是半真半假。王子善此刻不在寨里是实情，但他不过是去造访一个旧友，不会在外过夜，这事范光宪知道。他故意将时间说长，就是想让这个送信人着急，以便设法探出底细。

祝兴祖果然中计，心里焦躁起来。此次下山，机会难得，他本是

打算一石三鸟，公私兼顾，若是被拖滞在这里，其他的事便没时间去办了。因此听范光宪那么一说，他便有些无措。范光宪见其面露难色，便作古道热肠状说，如果这位兄弟信得过我，你的信我可代呈王总头领。

毫无从事密事经验的祝兴祖闻言思忖，觉得这倒也未尝不可。因为一来，他并不知道宣孟营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更想不到在临风寨里还会有曾邦才的人。二来，他认为面前这人既为王部要员，托其转交信件应当可以。三来，王子善归期不定，倘或要等，谁知要等到何时？四来，如果不将信留下，就得原封带回。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做不成，也显得他祝兴祖太不中用。而且，宣孟营虽是要求他将信面呈王子善，却并没说若是见不到王子善本人当如何处置。碰上特殊情况，当然就得见机行事了。

因此，他在踌躇了一番后，便对范光宪道，这位头领热心帮忙，自然是好。但此信乃一位朋友郑重托带，必须妥交王总头领。范光宪马上正色回应，这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信亲手交给王总头领。在临风寨没人敢误王总头领的事。当然，如果你愿意等候王总头领回来自呈最好，可以权且到我营中小住几日。我叫范光宪。

范光宪玩的这一手欲擒故纵，让头脑简单的祝兴祖彻底上了钩。他赶紧恭敬地连称那就有劳范头领了，接着便从贴身衣衫中取出一个念珠大小的蜡丸，交给了范光宪。这种蜡丸又叫蜡书，是将信纸紧揉为小团，外面以蜡封裹而成。因其便于隐藏携带，且又不怕浸泡磨损，自秦汉之后，就成了军中秘密通信的主要方式。

范光宪没想到此人竟如此好哄，自己略施小计，便截获了王子善的一桩秘密，心中甚为得意。这得意之状当然不能形之于外，表面上他还得把戏做足。于是他就做出肃慎表情，小心地将蜡丸收好，并且告诫守门兵丁，此事不要对外人讲。祝兴祖见他慎重非常，越发地放下了心。拱手道谢后，便匆匆返身而去。

这时范光宪才想起，关于这个送信人姓甚名谁、来自何方等情况，都还一概没问。不过他认为这无关紧要，有价值的东西肯定都会包含在蜡书里，所以当时也没介意。直到拆看了蜡书后，他才意识到，轻易放走送信人，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范光宪拆看蜡书是在一个多时辰以后。由于他当时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处理，就没马上回去拆信。他认为反正王子善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有时间做手脚，所以直到把手头的事务料理完，才回到住处关好房门，偷偷摸摸地拆阅了蜡书。

这蜡书虽有上述优点，却也有一个大缺陷，就是若被人私下拆阅后，再以熔蜡重新封裹，不易被人察觉。范光宪原本就是想在探知内容后，再将信封归原样呈交王子善。

但此信不阅犹可，一阅之下，不禁令范光宪大惊。信纸上只有一句话：“钟离秀被囚老佛崖，望速营救。”

这话唬得范光宪连叫好险，他心说若非鬼使神差让这封信被老子截获，岂不要捅出天大的窟窿。

这时他才猛然想起，不能让那个送信人跑了，否则如何追查其幕后人物，便急忙带了亲信，去追捕那个猎户模样的粗壮汉子。然终因已延时过多，寨中的道路复杂，他们的追捕又不光明正大，没法大张旗鼓，而未能再觅得祝兴祖的踪影。

祝兴祖对发生在身后的追捕却是浑然不知。

完成了送信的差事，如同卸下了一个大包袱，他一身轻松地即刻离开了临风寨。下面还有两件事等着他做，时间非常宝贵。一件事是他这次下山所要承担的正差，也就是去打探出没于老佛崖附近的小股武装的来路；另一件事则是他个人的事，要借机解决一下男人的饥渴。

自打曾邦才加盟姚三保部后，虎翼军的军纪就日趋严整，对部伍的约束比一般的朝廷禁军还紧。姚三保很欣赏曾邦才的治军有方，对其所定条例一律照准，这便苦了那些散漫惯了的弟兄。尤其是像祝兴祖这般贪恋酒色之徒，更是被约束得苦闷不堪。祝兴祖已多日未得下山，莫说接触女人，就连女人的声音都难得听到。这回好不容易出笼，岂能不乘机消遣一下。他不愿将时间耗费在临风寨，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临风寨的事既已办妥，他就要赶紧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倒不难。城郊地区虽不似城中那样娼馆众多，却也不乏操此营生的村野小店。乡间女子的面容虽比不上城里那些脂粉靓丽妖娆，但下边那汪水渠却因开垦次数相对较少，保养得更为娇嫩，可谓别有野趣，价格也便宜得多。于是祝兴祖便抓紧这个机会，搂着那些闲花野草，尽倾体内积郁，着实地快活了两个日夜。

而后，他才着手去履行其侦察职责，在山里又转悠了两天，好歹打探了一点情况，便去回山复命了。

回山后他先当众向宣孟营汇报了侦察结果。他说据向山民多方了解，前些时活动于此的一股武装，系从邻乡流窜过来的一伙过路蟊贼，不是什么宋军探子，而且这几日其踪已无，估计是另寻落草去处了。此说与先期回山的两个弟兄的说法一致，于是宣孟营便汇总上报，这项公差就算了结。

回过头来，祝兴祖即向宣孟营密报了传信情况。其言如实，只是隐去了他急于挤出时间去找女人的心理动机。宣孟营闻听蜡书没能面呈王子善，心中稍有不安。但考虑到祝兴祖在临风寨多作耽搁确实不便，托人转呈总比消息传不出去要强，况且转交者是王部马军头领，应当是可靠的，也就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太大的不妥。却不知机密就是机密，机密传不出去，固然后果严重，但若泄密于人，后果将更严重。在这一点上，宣孟营与祝兴祖同样缺乏经验。

再者，他也同样没想到，在王子善部的头领中，竟有曾邦才安插的暗钉。因而，他便未能对可能发生的不测予以高度警惕，更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了严重的危险之中。

危情已经构成，但尚不会马上降临。

由于没有追捕到祝兴祖，当时也没问清其姓名来路，范光宪一时没法去查蜡书的来源。不过据他推断，那封密信应是出自老佛崖内部。兹事体大，必须速呈。不过不是呈与王子善，而是呈与曾邦才。范光宪当即写了一纸短信，也做成蜡丸状，连同祝兴祖送去的蜡书，通过特定的联络渠道，一起送往了老佛崖。

至于王子善那边，由于蜡书之事当时是由他接手处理的，一般来说，那守门的兵丁是不会多嘴多舌向王子善另作禀报的，隐瞒下来问题不大。但为保险起见，范光宪还是通过简师元，借口那个弟兄擅长搏击，以教习新兵需要为由，将其调离了原先的岗位。

范光宪与曾邦才的联络渠道非常可靠，情报可以稳妥抵达。只是由于曾邦才是个大忙人，那两天也不在山寨中，待其看到那两件蜡书时，已是数日之后。

阅悉内情后，曾邦才亦是吃惊不小。曾邦才自身就很注重用间，自然是深知内奸危害之大。在老佛崖上竟暗藏着这等人物，太危险也太可怕了。此患不除掉，此祸无穷也。但是，这个心腹之患怎么查，却是得好生想一想。

乍一想，查找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辨认蜡书笔迹；另一个是辨认送信人。但是再思之，却都觉不妥。辨认笔迹，山寨里会写字的有好几千人，能让他们一一写来对照吗？你又焉知其字体是不是经过了刻意伪装？辨认送信人，比辨认笔迹强一点，但每日里被允准下山去办事，并因故滞留在外者，汇总起来也得有百八十人。针对这么多人去查，风声很难不走漏。风声一旦走漏，线索便肯定会被掐断。再说

仅查这些人也不够，虽说山寨军纪严明哨卡密布，也不能保证绝对没人私自下山。那人若能私自下山，必然有人为他做掩护，由此再扩大查找范围，动静便更大了。弄出那么大动静，还怎么再顺藤摸瓜？

还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那个送信人，只能由范光宪来辨认。让范光宪跑到老佛崖来干这事，其真实身份岂不昭然若揭了吗？而范光宪一旦暴露，所引起的那就将不是一般的后果。

所以，想来想去，曾邦才认为，那两个查找办法都不能用。最好的办法，应是声色不动佯作无事，秘密布控暗中张网。因为那情报既没送出，王子善便不会有动作，而王子善若无动作，报信者则必将再有所动。只要对方再动，这事便不难水落石出。至于哪些人应当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曾邦才自谓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还是能理出个大致范围的。

另外，那个钟离秀现在是绝对不能杀，杀了她便没了诱饵。当初曾邦才对蒋宗尧私自把钟离秀弄上山来极为恼火，现在看来这倒变成了一件好事。若非因为这婆娘在，焉能引得那暗鬼显形？

经过这番思考，曾邦才的心绪复归镇定，但仍然是恶气难平。他是个惯于暗算别人的人，但平生最恨者，却是遭人暗算。他紧攥着那一纸告密蜡书，咬着牙在心里冷笑道，居然有人想抄我曾某的后路，好嘛，那么咱们就瞧瞧，究竟谁算计得过谁。

二十九

七月十日，宦官冯振在一队御营司兵马的护卫下来到汴京，给宗泽带来了两条圣谕。一条，是要求宗泽马上释放关在开封府牢狱里的金人牛亨吉，并以使臣待遇礼送其回国；另一条，是因获悉信王赵榛已从金军手中逃脱，要求宗泽从速寻访，找到后立即将其送往应天府。

宗泽跪接圣谕后口称“遵旨”，但实际上一条也不打算执行。

不问青红皂白地释放牛亨吉，显然是欲向金人摇尾示好，以卑躬屈膝之态，乞求金国手下留情。而宗泽断然扣押牛亨吉，却恰恰是意在昭示宋朝的抗战决心，堵死朝廷的议和之路。要求尽快找到信王赵榛并将其送往应天府，无非是赵构唯恐赵榛留在中原与其分庭抗礼，动摇他的皇位。而宗泽则正是意图利用赵构的这一顾虑，迫使赵构回銮，奠定复国大业。二者针锋相对，彼此都不便明说，便皆在暗地里较劲。

然而他们毕竟是君臣关系，宗泽在这场角力中注定是处于劣势。而宗泽又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便使得他备感重压。以下抗上，硬顶是顶不过的。宗泽闷闷地琢磨了半天，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冯振，让冯振回去向赵构解释不可释放金人奸细的理由。至于赵榛的下落，则须请冯振奏明，目前的有些说法只是传言，信王是否已经逃回，并未得到确证。宦官对皇上的影响力是人所共知的，宗泽考虑，这一套太极拳总须争取冯振配合着比画一番，方可使得他尽量赢得时间，以形成有利于抗金大局的既定事实。

不料，还没容得他抽出时间去与冯振斡旋，由于冯振所要承办的另一件皇差，他与这个钦差的关系，便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冯振要办的那件皇差，是为皇苑征选所谓“拆洗女童”。这话说白了，就是为赵构搜罗年轻貌美的泄欲对象。

赵构生性风流，好色宛如其父，身为亲王时，便是个有名的花花太岁。如今当了皇帝，当然得大显身手。然而他的诸位妻妾，俱已被掳往金国。应天府的朝廷初创，后宫只是个空壳。因之这帷幄中事，便与朝政一样，属于百废待兴。选立后妃草率不得，但搜罗些妙龄佳丽来用以发泄，却是当务之急。只是眼下朝庭面临千难万险，许多大事还没着落，他就忙活着卧柳眠花，让群臣看了也有点太不像话。考虑到这一点，赵构便将遴选宫女这事换了个说法，叫作征选“拆洗女童”。

那冯振原本是个默默无闻的宦官，进宫多年才混了个级别低微的内侍高品。眼看着出人头地遥遥无期，谁知突然机缘天降。靖康元年十一月，他与蓝圭、康履等几个宦官一起，被列入了陪同赵构出使金营的随员名单。起先他还认为那是个倒霉差事，后来方知此事正是他时来运转的起点。

头脑活络的康王赵构，并没呆板地谨遵赵桓旨意，带着这帮随员奔赴金营去自投罗网，而是自作主张地东避西躲，结果是不但躲过了沦为金虏的厄运，还因祸得福地变成了大宋王朝的当然继承人。而冯振那帮于患难之时为赵构鞍前马后效过力的大小奴才，就成了新朝皇帝的第一批宠臣。

新朝建立后，冯振晋升为入内内侍省押班。他非常珍惜这番机遇，就欲进一步攀紧赵构这棵大树，以争取更大的荣华。将挑选“拆洗女童”这事交给冯振，体现了赵构对他的信任，也正是给了他一个逢迎皇上的机会。而且，这事还是个很有油水的肥差。所以他对办理这事的劲头很大，决心要不辱使命圆满完成。

如果冯振做事稳健一点，事先与宗泽协商一下，本来是有可能比

较顺当地办妥此事的。但是由于他自恃着钦差身份，并未将此事知会宗泽，再者也忽略了汴京的民心民情，低估了民众对朝廷的抵触心理，以为自己怀揣着尚方宝剑，就可以颐指气使，这便惹出了大乱子。

乱子就出在冯振的蛮横做法上。历代宫廷征选民女，虽然内里都有强迫性质，但表面上还要讲究个自愿形式，哪个帝王也犯不上落个强抢民女的骂名。然而眼下不是承平时节，如果仍按常规，让百姓自动申报，不仅时间不允许，人选的数量质量亦皆未必理想。所以冯振压根就没打算按部就班地去做。

冯振采取的方式是：一面传命各厢区官员通知百姓，将各家二十岁以下面容姣好的女孩子一律送往驿馆集中候选；一面亲自带人深入坊间去进行督导。在非常时期须用非常手段，冯振认为作为堂堂钦差，应有这种魄力。

送女孩儿入宫侍君，这事本是利弊参半，若让百姓自作主张，自愿奉献者不会没有。但是如果强征，效果却会适得其反。况且如今兵荒马乱，赵构逃亡在外，谁知道他的那个朝廷将来造化如何。因此在当前情况下，欲使百姓积极应征，只可诱之以利，不能胁之以威。冯振不识时务，妄图以势欺人，这就犯了大忌。

折腾了两天下来，被集中到驿馆去的女孩儿寥寥无几，而且多为歪瓜裂枣模样。冯振见状心里窝火，决定加强行动力度。翌日，乃命御营司兵马统统出动，挨门挨户去强行猎艳。这帮兵丁亦是狗仗人势，乘机东抢西掠无恶不作，一时间搞得汴京城里是鸡飞狗跳哭号连天。百姓们千揖万叩苦苦哀求无济于事，终于被逼得忍无可忍，爆发了群情激愤的聚众抗暴行动。

幸得市民袁保通，通过宗泽与其约定的快捷方式，将这个消息紧急报进了开封府。经过上次的闹事事件，袁保通与宗泽可谓不打不成

交。后来宗泽又曾单独召其谈话，谈得相当贴心，由是，袁保通便成了宗泽的一个耳目。

接到袁保通的急报时，宗泽正在起草欲委托冯振代呈与皇上的奏折。这奏折既要申明他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又要力避触怒赵构，因而措辞很难拿捏，现在草拟的已经是第三稿。

关于这两天冯振在城中征选“拆洗女童”的事，宗泽是听说了的。他认为既然冯振没对他讲，这种鸟事他不问也罢。后来又听人反映，冯振的做法比较粗暴，他以为无非是其态度倨傲，亦未多么在意。他知道宦官就是那副德行，你再不满也奈何不得。况且眼下正有求于彼，宗泽不想与其产生不快，甚至正考虑抽时间宴请一下这厮。没想到正事还没顾上谈，一不留神竟被这个蠢货搞出了大麻烦。

目前汴京最需要的就是稳定。汴京的初步稳定局面来之不易，能否维持稳定关乎大宋王朝的存亡，这个道理冯振可以不懂不顾，但它对于宗泽，却是分量如山。在这种时候逼民作乱，岂不是自己找死！宗泽闻报，登时就拍案而起，铁青着脸将手中的毛笔一扔，二话没说，即命甘云点起亲兵队，随他疾驰事发现场。

现场的势态已俨然似两军对垒。对峙的一方是冯振及十数名刀剑出鞘的御营司兵将，另一方是近百名手无寸铁但怒火中烧的汴京市民。有五六个容貌清秀的女孩被押解在御营司士兵手中，但他们的去路已被愤怒的人群阻断。很显然，为了夺回被强行掳去的女孩儿，这帮老少爷们是豁出去了。而冯振则因骑虎难下，亦已恼怒至极。若宗泽再晚到半刻，爆发武力冲突，酿成流血事件，乃是铁定无疑。

宗泽策马来至近前时，首先看到了站在街旁的袁保通。他向袁保通丢了个眼色，示意其不要出面。袁保通会意地点了一下头，便不声不响地隐入了人堆。

对峙的双方一见宗泽驾到，都觉得是来了救星，自觉地闪开一条

通道，放宗泽一行走进人群中央。宗泽刚刚下马，便有七八个老者和婆娘抢上前去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连呼“恳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与此同时，冯振亦快步趋前作揖，并急不可待地要求宗泽立即驱散闹事刁民，逮捕首要作乱分子。

面对这个阵势，宗泽进退维谷。

双方的冲突发展到这种剑拔弩张的地步，一般的规劝和调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欲弹压住一触即发的武力交锋，他必须态度明确地支持某一方。以其地位权力之重，此刻无论他支持哪一方，另一方便绝不敢再轻举妄动。那么，应当支持谁？

支持百姓，就要得罪冯振，得罪了冯振就等于得罪了皇上。支持冯振，就要得罪百姓。并且得罪的不只是眼前的这百八十人，而是与这些人同属一个阶层的汴京上百万民众。皇上是得罪不起的。可是，百姓就得罪得起吗？虽说百姓无权无势，但民心却绝不能可有可无。

当然，一味迁就百姓，并非为官之道。问题是为了强征民女这件事得罪百姓，非但不占理，而且划不来。那样做看似帮皇上，实为害皇上。这个道理皇上未见得能理解，但如何求得赵构的理解，那只能是以后再说的事，现在有上百双眼睛，正在期待着宗泽的裁决。对峙的双方都没那个耐心等待他斟酌，如果他不及时发话，说不定哪一方便会按捺不住动起手来。而双方一旦动了武，事态发展便将更难掌控。

因此，宗泽听过双方各执一词的诉请后，略一沉吟，挥手让众人肃静，接着就果断地对市民们高声宣称，今天的事恐是有些误会。皇家征选“拆洗女童”，是件很正常的事，对有些人家来说，可能还求之不得。去与不去，悉凭自愿，不愿去者不强求。大家有话不妨对冯大人好好说，有问题可以平心静气地协商，不必弄得这么脸红脖子粗。

考虑到与冯振的关系问题，宗泽已是尽量把话说得婉转，并且于

安抚百姓的同时，给足了冯振摆脱窘境的台阶。但冯振以为宗泽应当是赶来为他压场助威的，却一开口便替百姓撑了腰，不禁大失所望。再看到那几个被押解的女孩儿，竟然就着宗泽的话音，全都挣脱出去，跑回到了家人身边，他便更是光火。别的先不说，此情此状，仅从脸面上，他就跌不起。

他顿时一股邪气上撞，全然忘了什么礼数，手上的马鞭一抬，便直指着宗泽的鼻子指名道姓地斥问："宗泽，你这是何意？你可知本官乃是奉旨办差？贻误了皇差你吃罪得起吗？"

宗泽何曾当众受过这等辱谩，何况那对着他指手画脚出言不逊的还是个太监。他从来对狗仗人势的宦官一是瞧不起；二是看不惯，之所以对他们客客气气，皆因不得不委曲求全。现在见冯振如此嚣张跋扈，一腔的不满亦冲上了脑门。他当即脸色一沉，冷冷地回敬道："冯钦差好大口气，差点吓煞宗某。可是既然皇上有旨，你为何不宣谕与本留守？皇上原旨若何？有没有许你无视民意强行征选？你可否说与本留守听听，也好让本留守反省一下，方才是哪句话说错了？"

冯振也是近来被人尊崇惯了，哪受得了如此强硬的顶撞，他被宗泽噎得够呛，出言便越发失去了理智："宗泽，你与我听好，征选'拆洗女童'乃皇上交与本官的专差，与你无涉，自然无须宣谕与你。圣旨是如何说的，轮不到你来打听。你我各司其职，休得狗拿耗子。"

"好，冯钦差这话说得明白，老夫完全赞同。"宗泽被冯振的骄横狂妄彻底激怒，遂敞开嗓子放声喝道："冯钦差，你也与我听好，你是奉旨办差，我也是奉旨办差。你是奉何旨办何差，不曾知会宗某，宗某一概不知。本留守只知自身之职责，乃是维护汴京秩序，抵抗来犯之敌。哪个胆敢在这汴京城里无事生非制造骚乱，他的罪名就是叛乱谋反，对此圣上专授了老夫先斩后奏之权。谁想以身试法，勿谓言之不预。宗某别无他言，恭请冯钦差自便。"

听罢宗泽这话，现场一片肃然。

冯振梗着脖子张了张嘴，却未敢再继续犯横。宗泽的赫赫虎威，他在跟随赵构流亡磁州时就有所见识，他知道这把老骨头一旦犯起倔来，绝对是高低不分六亲不认。他自忖，现在他虽为钦差，却终究是身处宗泽地盘，真要是把老虎屁股捅狠了，那是非常危险的。目下大宋缺梁少柱，朝廷正有赖于宗泽遮风挡雨，宗泽就信手拈来个罪名将他冯振一刀宰了，赵构又能把他怎么样？

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冯振不寒而栗。他终于意识到，这样与宗泽硬顶，实在是愚蠢到家。于是他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了，狠狠地丢下一句："行，宗留守，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日后到了皇上面前可别不敢认账。"就忍气吞声地带着手下兵将偃旗息鼓落荒而去。

不日之内，这件事传遍全城。各厢区的官员不待宗泽下令，即自动中止了强征民女的行为。甚至连已经送进驿馆的那些女童，也被他们硬着头皮索要出来，送回了各自家中。当然，那些不合格的人选，冯振本来也没想留。由是，一场萧墙之祸，得以化险为夷。百姓们是最钦佩敢于仗义执言的官员的，一时间宗泽收拾冯振的事迹，在坊间被津津乐道广为传扬。

但事过之后宗泽却毫无快感，反而备感压抑。他知道，这一下子可是把冯振得罪狠了。如此一来，莫说拜托冯振上天言好事，就是让他正常地回奏都不可能了。不消说，冯振回去以后，肯定要添油加醋地参他个狗血喷头，肯定是不挑拨得赵构对他宗泽恨之入骨誓不罢休。赵构震怒，他头上这顶汴京留守的乌纱便难保，这顶乌纱一丢，他在汴京所做的一切努力，也便将统统付诸东流。

宗泽觉得自己处理这件事还是孟浪了一些。他想若是自己到了现场后先与冯振个别沟通一下，再向民众表态，效果或许会好一点。但是又想，也不见得。现场那个阵势，其实是容不得他与冯振躲到一边

交头接耳的。再者说，如果冯振油盐不进，其结果不依然是得撕破脸皮吗？

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再忐忑顾虑也是徒然，宗泽索性也就横了心。这事没法收拾，那老夫就他娘的不收拾了，那姓冯的爱怎么告状随他告去，大不了这个汴京留守老夫不干了行不行？这些乌七八糟的烂污，老夫还乐得眼不见为净！

三十

幸亏孟太后出面斡旋，这场矛盾才得以在汴京就地解决。

孟太后的耳目很灵，头脑也很敏感。闻听冯振来京强征宫女，她就觉得不合时宜。然因此乃皇帝赵构的后宫之事，她却不便说三道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她多年来奉行的处世准则。但当她得知冯振的行为已引起公愤，而宗泽已经与冯振公开叫了板时，她认为自己就不能再这么袖手旁观了。

过去孟太后对宗泽是只闻其名未识其面，宗泽就任汴京留守后，她也只是与其作过一次短暂的面谈。但宗泽在这一个来月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使汴京面貌产生的巨大变化，她却全都看在了眼里。从中她深深地感到，这位老帅的作用不可替代。她觉得能有这样一根坚强砥柱立于汴京，实乃国朝之大幸，社稷之大福。因此，她由衷地希望宗泽能够长驻京城大展雄才，为大宋中兴奠定根基。

但同时她对能否事如所愿，又有不小的隐忧。因为她知道，任何良将能臣，要想大有作为，都离不开君主的信赖支持。孟太后是个明眼人，自然不会看不出，赵构对宗泽的信任是有保留的，二人在许多方面分歧很大。更兼宗泽不会随波逐流谄颜媚上，这就决定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赵构的真正肱骨。

但是最起码，孟太后希望二人之间能维持住表面上的和谐关系，否则宗泽的命运便很难说。宗泽从政多年，对此自应有数，孟太后相信，他应当会相当注意维持这种君臣间的和谐关系。那么这回宗泽与冯振公开翻脸，不用说一定是冯振把宗泽给惹急了，责任全在冯振身上。

可是不管责任在谁，这事总是得罪了冯振。冯振回去怎么说，那

是谁也管不了。况且宗泽又不能为此跑去应天府进行解释，是非全凭冯振一张嘴。如此一来，宗泽危矣。以目前的形势而论，可以说宗泽危则大宋危。在这一点上，孟太后的意识比赵构清醒得多。所以听说事情闹成这样，她欲仍作壁上观也难。

好在冯振尚未离京，抓紧补救还来得及。于是孟太后在略作思考后，即差孟忠厚速往驿馆，传谕冯振进宫见驾。

孟忠厚去得非常及时。当时冯振正在气呼呼地打点行装准备上路，突接孟太后懿旨，他感到有些诧异，然却不敢不遵，乃赶紧更衣整冠，跟随着孟忠厚奔赴了大内。

孟太后召见冯振的地点是延福宫内的琼华阁。召见的时间不长，气氛也很随意。主要是谈了三点内容。一是关切地询问了皇上的身体及生活起居状况，祝愿皇上吉祥安康；二是请冯振转奏皇上，汴京经过宗留守辛苦治理，面貌一新元气大复，她在此一切都好，请皇上宽放龙心；三是念冯振侍奉皇上勤勉尽职，特赐薄礼以示褒奖，希冯振公而忘私再接再厉，为国分忧报效圣恩。冯振自是表现得诚惶诚恐，答言恭谨应辞唯诺。

说完这些话，孟太后命孟忠厚将两个锦盒捧出，送到冯振面前。这就是她赐予冯振的“薄礼”。冯振原以为那盒中之物，无非是象征着太后恩典的某种中看不中用的物件，谁知启封一看，却令他大为讶然。

原来那两个锦盒中装着的，乃是一白一黑两只罕见瓷瓶。白者晶莹如雪，黑者浑然如墨。冯振是个行家，一眼便看出，那白者是邢窑遗物，黑者是建窑珍品，二者均为名窑至宝，能得其一已属不易。而最为难得者在于，此二者一产于河北邢州，一产于江南建阳，其造型竟如一母之胎，实可谓乃世间绝配。

这样一对尤物，莫说日后的升值前景，就是在当下，其价亦足以

令人咂舌。冯振一惊之下，连忙面对孟太后一拜到底，坚称“臣不敢受”。孟太后却淡然一笑，仍命孟忠厚将瓷瓶原封装好交付给他，然后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你既知其价值，好生珍惜便是。”

在整个召见过程中，孟太后只字未提冯振与宗泽间发生的轩然大波。但揣摩上意从来是宦官的必备专长，冯振很快便从孟太后的言语里，听出了弦外之音，明白了这次莫名其妙的召见与赐礼，究竟是所为何来。然而孟太后是背面敷粉，他也没法开门见山，就只能哼哼呵呵地对孟太后的话恭顺应之。

由于听懂了孟太后意图力保宗泽的意思，回到驿馆后，冯振便没敢马上赌气离京。对这事到底如何处理，他一时踌躇难断。他感到，莫看孟太后性情温和，实则是绵里藏针，忤逆了她的旨意，说不定哪一天会吃不了兜着走。但回去不告上宗泽一状，这口恶气却出不了。再者，颗粒无收空手而返，不把责任推到宗泽头上，他在皇上面前也没法交差。

反复推敲了一天，主意也没拿定。用过晚饭，他正兀自坐在房间里郁闷，门卒禀报宗留守来访。这令他又是霍然一惊。宗泽来干什么？难道是他倚仗着有孟太后撑腰，蹬鼻子上脸欺辱我冯某来了吗？如果是这样，冯振狠狠地把牙关一咬，那便怪不得我冯某要背水一战了。于是他横眉立目憋足气息，昂然做好了水来土掩的心理准备。

岂料当宗泽登堂入室说明来意，却搞了他一个目瞪口呆。原来宗泽到此，非但不是欲找碴挑衅，反而竟是向他赔礼道歉来了。

宗泽的这个举动，也是出于孟太后的指点。

解铃还须系铃人，孟太后知道，虽然她软硬兼施暂且压住了冯振，但要彻底消除冯振的怨气，还得宗泽亲自去给冯振送个面子。所以，当她召见过冯振后，紧接着又召见了宗泽。与宗泽谈话用不着像对待冯振那样迂回，孟太后直言告诫他，大丈夫能伸能屈，小不忍则

乱大谋。一个胸怀远大抱负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意气用事。你宗汝霖的抱负是什么？是重整河山振兴大宋。这也是举国上下寄予你的殷切期望。为了完成这项壮举，你不但需要不辞劳苦不畏艰险，还需要在必要的时候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历史上有许多名将壮志未酬抱憾终生，不是败绩于阵前，而是失利于阵后，这种教训你须记取。如今汴京复苏，民心复聚，士气复昂，正是你锐意进取之时。倘若因小失大，恐不仅令前功尽弃，甚至有不测之危，岂不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乎。

听了这番推心置腹的劝说，宗泽感动得无以复加。孟太后身为后宫至尊，不是面对至亲至信，其言绝难直率如斯。宗泽没想到这个与他仅有一面之识的孟太后，对他的评价是如此之高，关爱又是如此之深。且不说什么崇高抱负云云，单冲着孟太后的这份苦心，他就深感辜负不得。所以当下他便将那祸福由天的冲动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没作任何辩解，即肃然表示，老臣一定谨遵太后教诲，妥善处理此中矛盾。感激涕零的话他一句没说，他知道也不用去说。最好的谢恩方法，就是以实际行动将事情挽回。于是，便有了这个令冯振料想不到的拜访。

宗泽终是饱经风霜深谙世态，那种言不由衷曲意俯就的勾当，他不是不会做，而是不屑做。但真是要非做不可，他的演技也并不差。和颜悦色地说明来意后，他就让随同前来的甘云等侍卫给冯振送上了“聊尽地主之谊”的礼物。礼物是汴京佳酿“皇都春”以及上等慈溪茶饼各十斤，并精致酒器茶具各一套。其物虽不算特别贵重，却是典雅不俗，而且皆为市面上的稀缺之物。

然后宗泽将随员们屏下，自己单独与冯振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他再次检讨了自己的处事急躁之责，表示了对冯振在现场克制态度的佩服，并解释了他当时之所以那么性急，盖因唯恐有人借机煽风点火制造骚乱。诉明内中多有苦衷，希望冯振包涵。进而他又表示，他与冯大人素无嫌隙，仰仗之处甚多，今后还请多为关照。而冯大人

如有所需，他亦愿尽力帮忙。

冯振从最初的惊异中回过神来之后，醒悟到这出戏必定又是孟太后的着意安排。他自然不会相信宗泽能心甘情愿地向他低头服软，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重权在握的封疆大吏，这位老帅能在表面上降尊纡贵做到这一步，也算不易了。官场上关系复杂风云莫测，明里开罪一个人，暗地里不知会树敌几许。冤家宜解不宜结，既然对方主动送来了梯子，若还坚持不肯就梯下楼便很不明智了。这把算盘珠，冯振在肚皮里拨拉得很清爽。

因此，当听完宗泽那番和风细雨表述，冯振原本冷若冰霜地端着的那个架子，也就慢慢地放了下来。他说看来这事里边确实是存在些许误会，既然宗留守话已说开，下官也不会放在心上。只是皇上交办的差事未曾落实，却教下官甚是为难。

宗泽马上回称，此事冯大人不必过虑，协助冯大人办理皇差，乃为宗某本分。此事已经交付有司料理，估计明日便会有个结果。

这倒不是宗泽的虚假搪塞，而是他事先确有措置。因为宗泽明白，欲使冯振真正心平气和地返回应天府，“拆洗女童”一事不可或缺。解开矛盾扣结，这事是个关键。所以他在来驿馆之前，便先找宿向荣议定了办法。

宿向荣是老汴京，对汴京城里的民众状况非常熟悉。他说现在有很多市井贫民，特别是外来流民，生计十分艰难，衣食俱无着落，正巴不得为孩子找个吃饭的去处。去当“拆洗女童”，也是一条出路。这事本不难做，只是冯振的做法错了。

宗泽问他，假如让他去做，能征到多少人。宿向荣想了想说，多了不敢说，五六十个总还有谱。宗泽又问他达此数量需要几日，宿向荣说若多派几组人分头去征选，只要方法得当，估计一日即可完成。对应征者还须设点门槛，比如必须容貌周正、体健无疾、粗通文墨

等。老百姓的脾性就是这样，凡事你越强迫他做，他越避之不及，而你越限制他做，他反倒越趋之若鹜。宗泽笑道，你这个宿参军，看似厚道木讷，原来也是诡计多端。宿向荣亦笑曰，皮毛而已，若连这点心得也无，这些年的俸禄也白吃了。宗泽了解宿向荣不是个言过其实之人，心里就有了底。

冯振料想宗泽在这事上不会拿假话去哄他，脸上浮起了真正的笑意，语气也客气起来，说此前未将征选女童之事知会宗留守，原也是不想给宗留守添麻烦。既蒙宗留守热心帮衬，下官恭敬不如从命，就拜托宗留守费心了。不过话虽如此说，他心里却存疑，这事已被自己煮成了夹生饭，宗泽回锅再炒，能炒出多大起色？

不承想果如宗泽所言，自次日午后起，便有一拨一拨的女童被陆续送到驿馆。及至黄昏时分，被集中到驿馆的女童已达七十五人。而且这些女童，虽然衣衫破旧，却皆长相不差，比他先前强征去的那些中看得多。冯振大喜过望，命女童们沐浴更衣后，亲自从中遴选，最后定下了风韵容貌俱佳者三十六名。从数量上说，三十六名不可谓多，但从质量上讲，这批女童却是超过了冯振的预期。冯振揣测，能带回去这样一批妙龄少女，讨得赵构欢心绝无问题。

经过日前的风波，冯振也接受了教训，认为这事还是以见好就收为宜。于是他便主动向宗泽表示，凑足此数足矣，不必过于劳神。这使得宗泽感到，冯振这个人还不是一点好歹不懂，做事知道留有余地，看来他回去在赵构面前搬弄是非的情况，应是不会发生了。还是常言说得好，后退一步天地宽哪，宗泽感慨地想。

冯振回去的表现还真算不错。一来，他带回去的女童不但全部得到了赵构的首肯，而且由于其中有四个人“深合朕意”，他被赐予了丰厚赏金；二来，他在内心里其实对宗泽亦不无钦佩，也明白如果搞掉宗泽，对朝廷并没好处。所以他不但不曾恶意告状，反而在奏报中为宗泽的不合圣意处做了一些解释。他说那牛亨吉名为金使实为金谍，

刺探了中原大量军事情报，纵其回国危害极大。这个祸害本应斩首，宗泽正是考虑到两国关系，才对他囚而未斩。至于信王赵榛的下落，他解释道宗泽之所以未将有关情况及时上奏，乃因种种说法俱为虚传，信王是否真正脱险，目前还是一个疑问。

关于曾受孟太后召见一事，冯振不能省略不奏，但他隐去了其事的内因，只说是太后对皇上非常关心，特地命他转达问候云云。

冯振边说边察言观色，未见赵构流露不悦之意，心里竟生出些许慰藉，并对自己的仗义之举颇有点自我感动。只是当说到孟太后召见时，他发现赵构眉宇微蹙，似乎若有所思。凭经验，他感到这并不是皇上对他有什么不满。可这事为何引起了皇上的注意呢？冯振一时有些纳罕。

三十一

送走了钦差冯振，宗泽心中仍然是阴霾积郁，不过这不是由于冯振，而是由于赵构。

通过冯振所传达的圣旨，宗泽相当明显地预感到，由于他与赵构的军政意图不合拍，赵构对他动辄掣肘的情况将会越来越甚。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感，他真是觉得累了。一时间，他恨不能抛开一切冗务，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痛痛快快地睡上几天。但是现实却不肯对他的这点奢望稍有眷顾，几乎未待他喘息片刻，便又有恼人的难题接踵而至。而且还不只一桩，而且还桩桩要命。

先是有王子善通牒质问，草关镇案件发生已近一月，调查结果为何迟迟未出，是真的难以侦破，还是你们在故意搪塞？看来王子善不但正在失去耐心，而且对事件性质的怀疑也在加剧。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王子善现在对宗泽的戒意是越来越浓，也越来越觉得应及早想自己在何去何从问题上，应当做何选择。个中缘由，除了因草关镇事件所引起的焦虑，还有来自曾邦才的煽风点火。

原来，赵构为巩固其新朝的统治，近日已接连派出御营司都统制王渊，都巡检刘光世，统制乔仲福、韩世忠等大将，分赴淮宁、山东、拱州、单州等地剿匪平叛，各地的民间武装因势单力薄互无照应，俱濒危境。曾邦才得悉此情后，即以姚三保的名义通报给了王子善。其意不言而喻：朝廷已经对各路弟兄举起了屠刀，形势严峻时不我待，如果我们不赶快联合起来一致对敌，迟早亦不免被朝廷各个击破斩尽杀绝。

王子善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不能不怀疑绑架钟离秀的就是官军，而其目的，就是获取临风寨的军机。在周虎旺等几个部将的劝说下，

他总算克制着一直没下决心与宗泽彻底翻脸，但在这封通牒中，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做出了咄咄逼人的表示：如果宗留守还不能对草关镇事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将不会无限期地坐等下去。

从王子善的这个态度上，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尚有与官军相安共处的愿望；而另一方面，若不能消除他的猜忌，双方刀枪相见的危险性也极大。这个盘踞京东的绿林魁首兵力雄厚，与官军拼个你死我活，不是没有本钱。

再一桩事，是据闾勍反映，最近发现在部分部队中军心不稳，牢骚很多，还出现过几起小范围的士兵闹事。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军务繁重、生活艰苦、伙食恶劣、军饷不足等故。目前虽然在各级将领的严厉掌控下，还没人胆敢过于造次，但对于不满情绪的滋生，却非单纯以军纪所能遏制。甚至不排除在某些将领中，也是牢骚满腹怨言成堆。

宗泽是长期带兵之人，一听就知道这个苗头忽视不得。士以气振，军以魂威，气馁魂散者，虽众而不能克敌。何况面对金邦的虎狼之师，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优势兵力。以有限的兵马镇守汴京，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军心不稳。最令人担心的事，也就是最可能发生的事，现在这个问题到底还是冒出来了。

又有一桩事，是据宿向荣禀报，连日来突然有些人拿着朝廷的借据找到有司，要求官府归还欠债。宗泽不明就里，经过宿向荣的解释，方明白此乃赵桓当年顾头不顾腚做下的烂事，这会儿擦屁股的麻烦落到他头上来了。

原来在靖康元年正月金军重兵压境之际，软弱无能的朝廷为了筹措与金军议和的金银，曾连续两次下诏，要求“应京城蓄金之家，所有之数，或以埋藏，或以寄附，限两日尽数赴元丰库、大观库、左藏库、榷货市易务、都茶场送纳。金每两价钱二十贯，银每两价钱一贯

五百文。先次出给凭由公据，候事定支还”。并严词威胁，“若限满不赴官送纳，并许诸色人告陈，于金银内二分一分充赏。犯人取旨重刑断遣，知情不告与同罪”。

当时京城里的百姓，尤其是显耀富户，慑于皇旨刑威，主动输财入库甚至倾囊而纳者不在少数。然而这笔债务将来如何偿还，赵桓压根就没考虑。所谓“候事定支还”，全然是空头支票。

如今赵桓政权灰飞烟灭，赵桓本人也成了金人的阶下囚，这个言而无信的孤家寡人算是一了百了了。但只要大宋的国号没变，这笔国债便不可能随着年号的更迭一笔勾销，这枚苦果就得由赵构兜着。但赵构如今流亡在外，那么代替他来承接这枚苦果的，便只能是身为汴京留守的宗泽。

还有一桩事，是据有司报称，这几日连着接到数起报案，说是在市面上发现了假币。

宋朝用以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既有金银等贵重金属和传统的铜钱，又有大小不等的铁钱和夹锡钱，后来又发行过纸质的交子、会子、关子之类。制度既不统一，比价亦常变动，政出多门朝令夕改，五花八门乱七八糟。汴京因是首善之区，相对外地状况较好，主要是以每贯重量四斤半以上的标准铜钱作为通货。但又因与全国各地贸易往来之需，也不能完全杜绝使用其他货币或有价凭据。有善于投机者，还能通过不同货币的来回兑换，倒腾出可观的利润。在这种混乱情况下，一些不法分子的造假勾当屡禁不止。不过这种勾当通常发生于京外。在天子脚下，往日还很少出现过。

此时在汴京市面上发现的假币是会子。所谓会子，是一种纸质的钱物凭证，有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会子、合同会子等名目之分，其最初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寄存汇兑，后来才逐渐具有了通常的纸币性质。

会子的大量发行是在数十年后的乾道年间，在建炎年间它还不曾广泛流通，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时它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货币。因此假会子的出现，暂时还不至于直接扰乱市场，但它的影响很坏。尤其是当前正处于特殊时期，任何一点小动静，都可能引起大恐慌。敏感的市民们很可能会因此对其他货币的真伪也产生疑虑，唯利是图者也可能随之效仿，趁乱在其他货币上做手脚。若是引发这种连锁反应，汴京的稳定是维持不住的。

这些事均属刻不容缓亟待解决之事，但却是哪一桩也没法痛快解决。

对于草关镇事件，宗泽深知能否查明真相，与能否争取王子善义军归顺，乃至能否形成京畿各路杆子的抗金同盟，有着相当重要的内在联系。所以，他不但从未将此案束之高阁，而且是一直亲手在抓。

根据调查反馈回来的情况分析，他可以断定，其案乃是出没于京郊的某个寇伙所为，并已基本锁定重点对象。但因尚未拿到确凿证据，还不能将目前掌握的情况通报给王子善。因为现在若是将调查过程及细节透露出去，未见得能取信于王子善，反倒会对进一步的调查造成不利影响。至于何时才能给王子善拿出满意的交代，眼下确实难说。

关于军心问题，从闾勍的反映中看，诱因主要在生活待遇方面。将士的生活待遇依赖于后勤供给，而后勤供给的主要困难是军费。一想到军费二字，宗泽就头大如斗。上任以来，为了筹措军费，他已绞尽脑汁，把能想到的办法俱已想了个遍，现在除非是能从地下挖出元宝，否则他真是黔驴技穷了。

在这个时候有人拿着朝廷的借据来要债，则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留守司的财政朝不保夕，怎么可能抽出资金去还账。况且，天知道那笔债务是个多大的数目，只怕是把整个开封府衙门扒了卖掉，也

未必能抵得了那笔孽债。

可是你能指责人家讨债不应该吗？你能推诿说这事与你无关，诸位应当去找朝廷说理吗？你能像个无赖似的拍着胸脯叫嚣老子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吗？不能。不能就得想办法将讨债者安抚住。可是拿什么去安抚？空口说白话，谁吃那一套？

再说假币问题，同样不可小觑。一旦此况泛滥成灾，汴京必将不战自乱。然而偌大京城，人口百万，从何入手，怎么缉查？各厢衙门人力既有限，工效也不高，一时半会儿如何能查出源头？

事重如山，事乱如麻，宗泽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宗泽的体质原是不错的，他虽是文人出身，却自年轻时便养成了习武健身习惯。直到现在，只要时间允许，每日晨起洗漱后，他还是要先练上一会儿拳法剑术或者五禽戏八段锦之类。兼之品端欲寡不贪酒色，所以他虽一向是粗茶淡饭，历来却很少生病。

但是年岁不饶人，他毕竟已是暮色苍茫的古稀之躯。自打来到汴京，他就像是一只被不断抽打着的陀螺，一刻也没停止过运转。其间是一个烦忧接着一个烦忧，一个焦虑接着一个焦虑。没有一天不竭力，没有一夜不劳神。食也不得安，卧也不得宁。况且正值三伏酷暑，内湿外热交相侵袭。饶是他的身体底子再好，也经不住这般煎熬拼耗。因此，当这许多的难题一起向他扑面压来时，他终于筋疲力尽难以支撑，急火攻心地发起了高烧。

三十二

宗泽病倒，阖府皆惊。

宗泽主政汴京，虽尚不足两月，却已被各司曹官员们视为不可或缺的主心骨。众官已经普遍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有宗泽在，万难可排。可以说，就是对历朝的皇上，他们也没产生过如此高度的信赖感。如今的汴京，虽说秩序初定，但距离真正摆脱危机还遥远得很。它就像行驶在险象环生的河道中的一艘破船，倘若没有一个刚毅果敢经验丰富的舵手的引领，一不留神便有可能触礁倾覆，或被疾风恶浪掀翻。所以，当宗泽病倒的消息一传出，立时便引起了全府上下的极大关注。

此刻最为焦灼的人当属宗颖和甘云。他俩与宗泽朝夕相伴，对宗泽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情形看得最清楚，曾不止一次地劝谏宗泽要注意身体，不可过劳。宗泽也每每表示听从，其奈却每每身不由己。眼看着宗泽终于累倒病榻，他们皆深责自己照料不周。因宗泽病情发作得猛，二人都有些慌神。他俩赶紧商议了一下，就留宗颖在床前守候，由甘云火速去请郎中。

开封府对过的街面上，坐医游医都有，但甘云对那些人信不过。正好有个京籍亲兵认识一个医名颇佳的李姓郎中，甘云便带上那亲兵风风火火奔了李宅。

不巧这天恰逢那李郎中休诊，到书市寻购古旧医典去了。甘云根据其内人的指点，奔走了几个街区，才在一家书肆里找到了李郎中。

李郎中这人性情孤傲，又自恃医术不凡，从不屑于向权贵折腰。逢着他的休诊之日，除非确有危急之症，纵是有人甘舍千金，也难请得他动。甘云得知他有这个脾性，本是做好了死缠苦求的思想准备。

谁知那李郎中一听患者是宗留守，马上放下正在翻阅的典籍，只对书肆伙计交代了一句“这几册古本都给我留着”，便抬脚跟着甘云出了门。并且在行走之间，就将宗泽的病状问了个仔细。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单从李郎中那貌似简单的望闻问切方法上，便可看出，这个人确是有点与众不同的造诣。原来这个李郎中，除了谙熟汉族医道外，还潜心揣摩过若干异族的医术医理，对耳诊、目诊、面诊、足诊等皆有深入研究，所以，他素以诊断准确用药精到闻名坊间。经用数种诊法相互验证，他告诉宗颖等人，宗泽之疾乃三焦火盛五虚并举所致，心肺脾胃肝肾乃至气血俱有所伤。况宗泽乃火型体质，亢火相逢内外夹攻，因而症状便越显凶猛。所幸诸经侵邪不深，只要调理得当，尚不致有大碍。

而后他索来纸笔，开出一个药方，胸有成竹地说，只要三剂药后，表面病症即可消除。但他强调，由于宗泽年事已高，元阳衰减，尤须注意吝神惜气，唯可强固根本，避免引发其他顽疾。听到这个断语，宗颖甘云方俱松了一口气。

接着，李郎中又详细交代了药剂煎制方法以及用药禁忌等注意事项，并主动约定，两日后再来复诊。宗颖非常感激，亲手奉上优厚酬金。但李郎中却连连摆手曰承蒙宗留守信任，足抵万金，何须再酬。竟是坚辞未收，最后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了几个铜板。

这李郎中果然名不虚传，只头一剂药服下，宗泽即感头脑不再昏沉。及至三剂药后，果如斯言，宗泽已是燥去赤消经通络畅，四肢轻松遍体舒爽。但经此一番邪火侵耗，体内的元气恢复，却难一蹴而就，必须有个养聚过程，此乃李郎中之切嘱。宗颖甘云不敢掉以轻心，为保证宗泽安心静养，他们行使了内务总管职权，将一切公务暂且均拒于了后衙门外。甚至除了个别人，对众多的探视者亦一概挡了驾。因之这段长达六天的卧病时光，便成了宗泽来到汴京后的一个难得的休整期。

这个被迫形成的休整期很有作用，它不但使宗泽疲惫不堪的身体得到了必要的将养，也使得他纷乱如麻的思想得到了全面梳理，以致促成了他对当前所面临的复杂局面，由被动应付到主动掌控的转折。当然，这是宗泽后来才品味到的，在当时，他只恨自己病得不是时候。

在宗泽卧病期间，被允准进入其卧房探视的，只有一官一民。这两个人，一个是闾勍，另一个是方承道。

闾勍在宗泽病倒的当天，就赶来探问病情。当时李郎中刚走，宗泽尚处于高烧中，本不宜稍有扰动。但对于闾勍，宗颖甘云却阻挡不得。宗泽有明示在先，闾勍来了他必须即见。因为在他患病期间，须由闾勍暂署军政，他得当面向其授权。

闾勍亦是做了领命准备，但在接过全盘职责的刹那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重压。虽然他已从宗颖口中了解到，根据李郎中的诊断，宗泽不至于长期卧床，然而这个暂署军政之责，已是令他备觉艰巨。他的心里十分没底，委实不知以自己的能力，去对付那飞沙走石八面来风，能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不出差池。这时他才切实体会到了宗泽的作用之重，深感汴京的确是不可一日无宗泽。

但他亦知此乃责无旁贷。因此，当听宗泽强打精神对诸项要务一一做过交代后，他只能强抑住内心的空落，硬着头皮向宗泽表示，他一定不负重托勉力尽责，请宗留守无须挂虑安心养病。

闾勍的心情自是逃不过宗泽的眼睛，不过，对于闾勍独当一面的潜力，他看得比闾勍本人还清楚。更重要的是闾勍这个人的品格靠得住，该拍板的能拍板，该担当的敢担当。否则任凭宗颖甘云再如何力排干扰，在这种风谲云诡的时期，宗泽也很难在病榻上安卧得住。

方承道探视宗泽的时间，是在宗泽服药退烧之后。他之所以能被破例允准进去，主要是因为他是随同李郎中一起去的。

原来那日甘云寻找李郎中时，李郎中正在购书的那个书肆，就是方承道开的。李郎中常去那里淘书，日久便与方承道相熟。那日李郎中为宗泽诊病完毕，又返回书肆去选购古籍，正逢着方承道至店里上货，由是方承道从李郎中口中得知了宗泽病倒的事。方承道闻讯甚为关切，就与李郎中约好，待李郎中去复诊时，他要与其一道前往探视。

甘云一来是因知道方家与宗泽有那么一层世交渊源；二来是觉着他不过是一介平民，见了宗泽无非是做些一般性的问候之语，不会论及什么令人烦心的政事，见其关心宗泽情意甚笃，也便让他与李郎中一同进了门。

方承道是与李郎中一道来的，却未与李郎中一道走。

见到宗泽后，李郎中询问过宗泽服药后的感觉，重新为他把过脉，又根据其身体状况适当调整了药方，便先行告退了。而方承道则留下来，又单独同宗泽说了一会儿话。当时宗泽已烧退神清，躺在床上除了翻几页书外无事可做，也乐意与他闲聊几句，打发一下枯燥时光。

殊不知，方承道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似乎是闲聊的言语，他其实是有要紧的意思要表达。那个意思，在前些天他来拜访宗泽时曾经提起，而宗泽显然未做认真考虑。现在宗泽因劳累过度病倒，他觉得正是再度进言的时机。他想宗泽若能听劝最好，若是执意不听，他也算是尽了心。

话题先从李郎中独到的医术及用药配伍方法扯起，进而议论到中医关于阴阳平衡、标本兼顾、形神相济、养治结合的玄妙医理，然后便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养生方面。

这是方承道的刻意引导。他就此将话题展开，引经据典地向宗泽介绍了一些古代养生家的箴言，尤其是强调了对于过劳危害的警示。

他说，古人早有五劳之诫。所谓五劳者，即肝劳、心劳、脾劳、肺劳和肾劳。尽力谋划则肝劳，曲运神机则心劳，意外致思则脾劳，预事而忧则肺劳，矜持志节则肾劳。宗泽即因五劳具备，故使五神不宁而为病。

他还列举了秦始皇及三国时期周瑜、诸葛亮等人之例，指出这些杰出人物的寿夭，莫不与其五劳过甚有关。所以他恳劝宗泽，作为一个年迈老者，务应高度重视樽节惜护元阳，谨防积劳成疾折损天寿。具体地说，应牢记古人总结的养性延命“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

继而，他又同宗泽说到了中医养生所讲究的顺天应时问题。也就是说，根据生物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人在何时该做何事，是存在一定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人们所谓的天道。人对于天，乃从之则治，逆之则乱。比如一日中的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十二时辰，便是与人体之胆、肝、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诸经相对应。因而时至子时，便应就寝养肝，时当卯时，则当清肠排便，等等。当做时不做不行，不当做时硬做也不行。一日是这样，一年是这样，人的一生亦复如是。阴阳消长俱有定势，内中的道理意味深长。顺天应时者年遐寿永，逆天背时者难免罹灾，是为亘古至理，非人力所能违之。

若是由着方承道的谈兴，再聊下去还有的是话说。但他明白这是在探视病人，耗时过长很不相宜，于是他便适可而止了。不过，虽是意犹未尽，语意却已表明。他知道凭着宗泽的聪敏，不会不理解他这番苦口婆心的用意。

联系到上次方承道关于汴京之事实不可为之见，宗泽当然是很容易听懂方承道的意思。那意思无非是一句话：奉劝他明察利害，独善其身，急流勇退，颐养天年。

这个主张虽然消极，但客观地讲，却不能不承认，对于宗泽来说，的确是明智选择。

汴京这个泥沼深不见底，身陷其中危不可测，而他宗泽已是风烛残年，还有多大气力翻江倒海？似这样动不动就弄得七窍生烟，说不定撑不上三两个月，就得把这把老骨头折腾进去。这次骤患急症，便是一个预警。而若及时抽身，远离一切焦灼，凭他的体格底子，再加上恰当的养生方法，估计再活上十年二十年也问题不大。所以对于方承道的进劝，宗泽倒并不是如风过耳，在内心里也并不全然排斥。

问题是，宗泽不可能只单纯考虑他个人的去留，因为他的去留并不仅是关乎其自身，还与汴京乃至朝廷大局有密切关联。这是显而易见的，宗泽不可能不顾及。

从方承道对时局的洞察程度上看，他似乎也不应对此漠不关心。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想的？莫非他对未来时局的变化，另有一番预见？方承道告辞后，宗泽独自卧床静思，脑间忽然闪出这个疑问。

这个疑问引起了宗泽的兴趣。他寻思待病愈后，有必要抽时间再与方承道深谈一下。虽是交往次数有限，宗泽却已觉出，这方承道与其父一样，不是个平庸之辈。他们尽管身居茅庐，目光却是纵横古今。这种人的言论虽不免偏激，却往往能够一语中的，引为启迪没有坏处。而他们的偏激立场，宗泽想，恐怕主要是由于有翅难展而造成的，可以理解。大凡怀才不遇者，都有这个特点。

三十三

除了闾勍和方承道，在宗泽养病期间，还有一位特殊人物进入后衙去探视了宗泽。其人便是孟太后。孟太后本是一闻宗泽病讯，便欲过去看看，但因恐影响宗泽的调养，便将时间推迟了几天。太后前往探病，体现着皇家的恩典，当然不存在被不被允准的问题。

这时的宗泽，经过四五天的服药治疗，除了气力尚显虚弱，基本已是诸症皆消。闻报孟太后来临，他连忙换上朝服亲至中庭，将圣驾恭请进了正厅。

孟太后给宗泽带来了不少诸如参茸虫草之类的补品，让宗泽遵照医嘱服用。另外，她向宗泽推荐了两个食补验方，一是鸭肉汤，二是黄芪粥。她说，因鸭子性寒，最宜夏食。其肉可补虚劳、消毒热，其汁可生津液、滋五阴。而黄芪则为大补元气之药，素称“补药之长”。以黄芪煎水，加以绿豆、白扁豆、薏仁、莲子、枸杞、大枣、龙眼、百合熬粥，长期服用，可以健体。她每日服此养生粥一碗，已经坚持数年，身体状况大有改善。

这种来自皇家的体恤，是宗泽毕生未曾领受过的。在颤抖着双手接过验方躬身向孟太后谢恩时，一股热泪差点儿从他的眼中夺眶而出。

叙礼既毕，孟太后让孟忠厚及随行太监们都退下。宗泽知是孟太后有话要说，亦将宗颖等挥退。厅堂中只余他们两人，孟太后让宗泽不必拘礼，尽管坐得舒适些。然后，她与宗泽进行了一场虽然为时不长，却是推心置腹的交谈。

孟太后先是委婉地询问了宗泽，再这样劳累下去，他的身体精力能否吃得消。这话的内里含义，实则也是宗泽能在汴京待得多久的问

题。

关于这个问题，孟太后的心里比较矛盾。一方面，她很希望宗泽能够长期坐镇汴京，争取赵构回銮，奠定中兴大业。另一方面，她又实不忍心眼看着这位古稀老人顶着内外交困的重重压力，拼将残年在汴京苦熬苦撑。再者，若其精力不逮，勉强硬撑也撑不下去。这个问题干系很大，也很现实，所以她想听听宗泽的想法。

宗泽深会其意。对于孟太后，他在感觉上已是相当亲近，因而出言也就非常坦直。他说老臣这一病，引起诸多方面的不安，也让太后挂念，实是惭愧之至。既蒙太后垂问，老臣实话实说。老臣年迈体衰，难免令人担心，确有人曾进言，劝老臣莫若急流勇退，回乡安享天年。老臣于艰难困顿中，亦确有些去意徘徊。然近日因病得暇，反复扪心自问，却终觉此非本愿。窃以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其命值不在时限短长，而在功用轻重。老臣退步自保，固可益寿延年，但若从此再无作为，则虽长命百岁，又有何意义可言？而正因来日无多，才更需惜时如金力作建树，方不枉行这世间一遭。

孟太后闻言感叹，宗留守这个境界，殊非凡夫俗子可及。但她还是提醒宗泽，坚持镇守汴京，祸福端的难料，不但要付出沉重代价，还可能要承受极大的委屈。

宗泽明白孟太后所指何意，点头回曰此中风险老臣省得，然唯其如此，老臣才更是不敢悬崖撒手。老臣已经老了，得失已无所谓。若是另易他人主政，哪个能不患得患失？而眼下汴京这副担子，除非抱有甘下地狱的信念，是绝难担当起来的。

“所以，”他对孟太后沉缓而坚决地表示，“无论如何，只要皇上还没嫌老臣不中用，老臣是走不得的。”

“宗留守义无反顾，实乃我大宋之福。”孟太后听了宗泽坚定的表白，肃然动容。然而她仍是有些担心，“不过，老将军确是已年近古

稀，依然勉力负重，只恐——”

“这个请太后放心。”宗泽拱手笑答，“老臣这副身板，还算比较硬朗。这不是只消几服汤药喝下，便是病邪荡然了吗？时日多了不敢说，三年两载之内，老臣自忖，还折腾得起。”

这几句回答洪亮如钟，给了孟太后以莫大的宽慰。其实在她心中，所望正是此言。她微笑着颌了颔首，在心里虔诚地祈祷：“但求天遂人愿。”因为照她估计，只要宗泽能够站稳脚跟，坐镇汴京两年以上，天下局势必当大有改观。

话至此间，孟太后就坦言了她的这个估计，并且指出，眼下的这半年，乃是考验宗泽能否站稳脚跟的最关键时刻。只要能熬过今冬明春，一切都将逐步好转。宗泽十分赞同她的判断，同时亦坦率地承认，目前的关坎极不好过，纷至沓来的事端，已经把他整得焦头烂额，而有效的对策尚未想出。

孟太后沉吟有顷，慢声细语地谈了两点。第一点，既是宗泽矢志不移，就必须准备接受任何挑战，始终保持不被任何险阻压倒的无畏气概。她相信宗泽是具有排除万难突破重围的能力的。假如宗泽不行，那么遍观朝野，也没谁能行了。再者，虽说宗泽现在是孤军奋战，但他绝对不会成为孤家寡人。第二点，越是情况复杂，越须头脑冷静思路放开，切忌性急气躁自陷迷惘。医者切一脉而知百症，盖因人体经络俱有牵连。治病与治世，事殊而理通。她说宗留守不妨体会一下郎中之辨证施治法则，或可有助于别开洞天。

这些话若是说给旁人，似只是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然而在心有灵犀的宗泽听来，却是并不空洞。躬送孟太后起驾回宫后，宗泽掩门静思其言，越想越觉得内涵丰富。

宗泽领会，在孟太后所谈的第一点中，除了对他的高度肯定、支持和勉励，还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出了朝中现在无人能取

代他，无论什么人对他有什么看法，只要他不自言退，他这个汴京留守的地位便牢不可动。第二层，是暗示了对于来自朝廷的压力，孟太后不会袖手旁观，她将会尽其所能，为宗泽遮风挡雨。这对于身受多重压力的宗泽来说，无疑是赋予了一种非常有力的精神支持。

孟太后所论之第二点，则给予了宗泽以十分有益的思维启迪。孟太后没有也不可能为宗泽具体支着，但基于其对时政的密切关注，她的那些原则性提示，却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

宗泽也是一点便透。听了孟太后的点拨，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是因陷冗务太深，犯了目光狭隘之病。于是，他将思路延伸开去，从头回顾梳理了自己来京之后的这段历程。这一由此及彼地回顾梳理，果然使得他在认识上大有提高。

自他抵京主政，满打满算，迄今为止尚不足五十个昼夜。而在这短短的一个半月中，汴京城里几乎就没消停过几天。从下车伊始的那场大火开始，便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重大事件接二连三。那些不断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彼此孤立的，还是存在着内部联系？是纯属偶发、自发性质，还是隐含着某种谋划？此前宗泽的思考尚未着眼于此，现经孟太后提示，这便引起了他的深思。

兵荒马乱年月，治安难以稳定，各类事端频发，也是情理中事。但诸如草关镇血案、物价风潮、假币滋生，等等，却均非一般事件。而这些非常事件又集中发作于宗泽来京后的月余之中，就的确有值得玩味之处了。因为，在宗泽到来之前，汴京乱归乱矣，性质严重的大案倒还少见。否则那个庸碌不堪的前任留守范讷，恐怕也早就坚持不住了。那么为何经过治理，乱子的数量虽然少了，而乱子的性质却显然升级了呢？

是自己的施政方针或方法不对吗？宗泽认为不是。因此他想，出现这种现象，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的命运不济，偏偏就赶上了这

个霉头；另一种就是此乃蓄谋而为，是有人有意在与他对着干。

情况不同，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不同。如果是前者，事情就相对简单，虽然亦须费点力气，但乱子是可以解决一个便少一个的。而如果是后者，那就复杂多了，纵使你逐次解决掉了现有的问题，还会有新的突发事件在前面等你，对方不把你整一个落花流水是不会止息的。

既然如此，便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而且，将种种迹象联系起来看，宗泽也是感到，属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而今后的一切攻略，便皆应建立在这个假设上。宗泽认为，能够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是什么人在与自己对着干？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对于这个答案，宗泽目前还无从假设。但对方就是想让宗泽在汴京待不下去，这个企图却是不难看出。这反倒激起了宗泽欲罢不能的尽头。你们恁地不待见老夫吗？老夫偏要叨扰到底了。

假设果真存在一股暗藏的敌对势力，假设此前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皆是出自他们的预谋，那么，宗泽思忖，这股势力的能量不可小觑，其首脑可算是个运筹帷幄的高手。应当承认，他出手的每一拳，无论曲直刚柔，无一例外都准确而有力地打在了自己的软肋上。而且由于此明彼暗，他打你可以一击中的，你打他却是四顾茫然。可以想见，利用这个优势，今后他还会得寸进尺。也就是说，更大的麻烦或者更严重的事件，可能还在后面。

这个估计当然相当令人不安，但宗泽并未因此再添焦灼。因为孟太后关于医政同理的提示，给他打开了另一扇思维之门。宗泽举一反三地很快便参透了孟太后的意思。乱子频出固是坏事，但也未尝不是好事。对手再高明，也不可能没破绽，乱子出得越多，暴露出来的马脚必然也就越多。如果彼此之间确有关联，那么，无论在哪个环节上有所突破，都可以顺藤摸瓜穷究其源。而对手一旦显了形，那进退攻

防可就由不得他了。

这是个令宗泽豁然开朗的顿悟。宗泽感觉，对于他的身体复原，这个顿悟所发挥的效力，丝毫不亚于李郎中的那些圣手良方。

由此，宗泽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孟太后的明哲睿智。他深感这位屡遭贬黜命运多舛的宫闱女流，其实是一个极有见地极有韬略的政治干才。可惜她不能驰骋于政坛，否则其之作用，恐怕难以估量。宗泽感念及此，不禁深以为憾。然则更有一桩憾事，此时他尚不知：孟太后在这汴京，已是待不长久了。

三十四

这天晚间，盈儿不慎被烫伤，伤得不轻。

那是在饭后时分。当时盈儿与一个杂役正在大灶间清洗炊具，张婆则正在小灶间忙碌。这一大一小两个灶间是个里外间，里面的小灶间过去是为府尹做饭的专厨。宗泽来了以后，因与大家同吃一锅饭，小灶间就一直闲着没用。宗泽患病后，出于为他煎药以及调剂饮食的需要，才在这里单独开了灶。甘云指定张婆和一名亲兵负责料理小灶，那名亲兵实际上还兼有监督安全之责。所以其他人若无必要之事，一般也不到小灶间来。

这天晚上，张婆正在小灶间里为宗泽煎药，看到灶火太冲，就端开药锅欲调控一下火候。因为根据医嘱，那药何时须用急火，何时须用慢火，均有一定要求，否则药性便要大打折扣。

张婆做事，原就用心，这是给宗泽煎药，便更是一丝不苟。不料当她正俯身鼓捣灶火时，不知是何物在火中爆裂，火星啪地迸进了她的眼睛。她单手扶着药锅，用另一只手去揉眼，却是越揉越疼。情急之下，她就连忙喊人过来帮一下手。偏巧那亲兵此时如厕未回，盈儿和那杂役在外间听得张婆呼叫，不知出了何事，便赶紧撂下手上的活，一前一后赶紧过去。

由于除了偶尔帮忙往里送点蔬菜禽肉，基本未曾在小灶间里逗留过，盈儿对里面的摆设不熟，这时又走得急，一不留神脚下一绊，踢翻了一个物件。顿时一股火烧火燎的剧痛，就由脚面和小腿传遍了她的全身。

被盈儿踢翻的是刚从灶台上端下来的另一只大药锅。大药锅里熬制的，是用来给宗泽泡脚的药汤。

每日晚间使用以红花、艾叶、羌活、桂枝、花椒、草果等药物熬制的药汤泡脚，是李郎中为宗泽制定的辅助疗法。据李郎中讲，人乃直立行走生灵，浊气下沉，诸毒最易积于脚部。而足底穴位丰富四通八达，促进脚部的气血循环，可助排解周身之毒，推动人体各部的新陈代谢。

泡脚之汤剂的配伍、温度、浓度，以及泡脚时间的长短等，需要因人而异。地面上这只大药锅里的药汤，就是要待其降至手试微烫时，按比例兑入一个装有同样温度开水的大木桶去使用。刚熬好的这一大锅药汤的温度极高，连汤带药一股脑儿倾覆上去，那皮肉就与被放进沸水里煮了一样。当时盈儿惨叫一声扑倒在地，疼得差点没昏死过去。

那个去如厕的亲兵这时恰好回来，见状连忙与那杂役一起，将盈儿搀到大灶间的一只木凳上坐下，张婆闻听盈儿被烫了，慌得不行，急唤那亲兵过去料理灶台上的药锅，自己摸索着去找清水洗眼，总算洗得能勉强睁开，就赶紧去看盈儿。

此时的盈儿是面色苍白汗涌如雨，伤腿丁点也沾不得地。张婆忙不迭地用麻油和着蛋清给盈儿涂了，让那杂役帮忙将盈儿背回房间卧下，又掏些铜板出来，请那杂役去药铺买烫伤成药。

忙完这些，张婆才想起，这事应马上去给甘云说一声。按说一个使女不慎烫伤，在这官衙里不足为道，但这事影响到了宗泽的足疗，不及时禀报便不妥了。因为，从头再去炮制药汤，至少还需两个时辰。难道能让宗泽为等泡脚等到半夜吗？固然这足疗中断一次倒也无妨，但也总得说明一下原因才是。

让张婆没想到的是，宗泽还真没把这事不当回事。不过宗泽注重的并不是耽误了他泡脚，而是盈儿的伤势如何。

宗泽听说了事情原委后，吩咐当晚的泡脚就免了，并当即让甘云

带他至盈儿下榻处，亲自察看了盈儿的伤情。这倒不是说宗泽给予了盈儿什么格外的恩惠，对于自己的部属，特别是身边随员的伤病，无论其地位高低，只要他有时间，便要亲自过问，此乃宗泽自打从政以来就养成的一个习惯。甚至，越是对于地位卑微者的不幸，宗泽的关怀往往越甚。有人诟病宗泽意在收买人心，宗泽哂曰，就算是收买人心，又何错之有？若诸君皆能广收人心，海内早就太平无事矣。

盈儿的伤腿从脚面到小腿皆已肿得发亮，且有大面积的水泡凸起和黏液溃渗。为使自己泡脚养生，却令一个女孩子的腿脚烫成这样，宗泽心中老大的不忍。他估计这伤势不是用土方或一般的成药能对付得了的，就吩咐张婆先别擅自施药，命甘云派人速去请李郎中前来辛苦一趟。

半个时辰后，李郎中气喘吁吁地赶到。宗泽再次亲临盈儿房间，从头至尾伴随了李郎中的行诊过程。在离开盈儿的房间前，他还细心地交代了三件事。第一，从现在起，直到盈儿能下地行走前，张婆不要再做别的活，就全天候陪护盈儿；第二，每日里可从冰窖中取些冰块放置到盈儿房间，以免因天气闷热体肤汗盛而影响伤处愈合；第三，这个房间里蚊虫太多，使用驱蚊草或艾叶之类难以尽除，为防蚊虫叮咬，应当支个帐幔。

甘云立刻照办，使这些措施在当夜便得到了落实。

待到一切收拾停当，时辰已至子夜。张婆为盈儿裹了患处，喂过汤药，掖好帐幔，便在旁边临时支起的一张床上睡下。盈儿为了让劳累了一天的张婆安心休息，亦做出了一副沉沉入眠之态。但此时的盈儿，其实是根本睡不着的。

盈儿睡不着，一方面是因伤痛仍在持续；另一方面是因心波难平。由于其所外敷和内服的药剂中，均有去热镇痛成分，她的伤痛已在逐渐减轻。所以，这时让她难以成眠的根源，主要是由于内心的五

味杂陈。

今晚发生的事，让盈儿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次她闯的祸与这次很相似，但是遭遇却与此有天渊之别。

那是在三年前，也是时值炎炎苦夏，她在一个大户人家帮工。有一天，她正在为东家的婆姨煲什么茯苓人参滋补汤，东家又支使她去速备梅汁梨浆待客。两边的活都催得很急，她于手忙脚乱中不慎碰翻药锅，大半锅滚烫的参汤倾在了她的左小臂上，疼得她连叫都没叫出完整的一声，就一下子歪倒在地。

奉命前来端汤的前房丫头见状，慌忙报与了东家及其婆姨。那东家过来之后，不仅对她的惨状视若无睹，还指着她一口一个“小贱种”地破口大骂。当天下午，盈儿便被辞退。三个月的帮工佣金，也被那东家全部扣除。

盈儿挣扎着回到家里，便发起了高烧，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多月。在此期间，除了相依为命的哥哥在劳作之余守在床前嘘寒问暖，她再没得到过任何人的关心照料。

这回同样是不慎碰翻了药锅，而且这个主人，与当年那个东家的身份地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可是降临到她头上的，不仅没有一星半点呵斥，反而竟是无微不至的关爱。她现在已经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可是她在此刻，却突然感受到了一种浓烈的亲情般的抚慰。

她绝对没想到，贵为封疆大吏，且自身刚刚病愈的宗泽，会亲自来过问她的伤势。可是宗泽不但来了，还命人连夜请来了名医，并且对她的治疗和护理做出了相当周到的安排。其体贴备至的程度，就算是亲爹亲娘在世，恐怕也不过如此了。若不是腿脚上的伤痛提醒着她，这是切切实实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简直认为自己是在做梦。

盈儿自从懂事时起，就知自己命贱如草。这个饱受人间冷眼的女

孩子的情感，早已被苦难磨砺出了一层坚硬的外壳。可是在这一刻，那层硬壳却被一股强劲的暖流，融化得无影无踪。

你说这是宗泽的伪善之举吗？你说这是宗泽在故作姿态吗？那么理由是什么，根据在哪里？盈儿不能不承认，对此，她根本看不出，也找不到。在这个突遭不幸的夜晚，她所体验到的，完全就是一个仁慈长者对子孙的由衷呵护。可是宗泽是什么人，她又是什么人？她与宗泽何亲何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得她不心潮涌动。

当众人围着她忙活的时候，盈儿的眼睛始终紧闭着。在外人看来，她这是在默然忍痛。其实她这样做，一来为的是控制着几欲夺眶而出的泪水，二来为的是不与宗泽的目光相接。

为什么要避免与宗泽目光相接，这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方才她踢翻药锅，看上去是因为她的毛手毛脚，实则内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她在踏入小灶间的一瞬间，目光首先是落在了张婆手中的药锅上。随之她曾闪出过一个念头：此时若是砒霜在手，下药乃为绝好时机。就是因为这个一闪之念，使得她不慎迈错了脚步。这个秘密无人洞悉，但却使得她不敢直面宗泽，乃至众人关切的目光。

万籁俱寂中，盈儿睁开了眼睛。她首先看到的，是人们遵照宗泽的嘱咐，特意为她支起的帐幔。一顶薄纱帐幔不值几钱，然而这却是她有生以来十九个酷暑中的第一顶蚊帐。一种无法言说的滋味，从盈儿的心底弥漫开来，她终于止不住地泪如泉涌。

三十五

不知是哪年哪月，曾有方士指曰，汴京城东北五丈河之北岸，风水宜葬亡灵，因之于此地建墓者遂渐多。久而久之，这里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片墓碑遍野的坟场。

这一日的夜深时分，一辆马车来到这里，停在了一座荒草丛生的破庙前。从车上下来三个人，是回占魁和他的一个诨号唤作“乌烟”的心腹，还有被缚着双手的夏永济。这是夏永济落到回占魁手中的第十四个夜晚。在这个乌云遮月的深夜，在这个阴森诡异的去处，他们要兑现彼此谈妥的交易。

当夏永济提出必须要先找到女儿夏莲，方可吐露藏宝秘密的条件后，回占魁让他足足等了十天。在这十天里，夏永济如何度日如年，就不必细述了。挨到第十一天上午，回占魁来到了囚室，带着一副悠然神态告诉夏永济，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托老天爷赐福，夏莲已被找到，而且已用银子将其赎出。

夏永济听了，心中一跳，忙问莲儿在哪里，要求马上见她。回占魁说现在人被藏在城郊，因恐惹出麻烦，不便带进城来。夏永济问他有何不便，莲儿又没犯法，何须加以隐藏？回占魁尴尬地笑道，方才有一点小小的谎言，人不是用银子赎出的，而是他的手下采用非常手段盗出来的。

夏永济再问其详，回占魁就不耐烦地说，细节你不必多问，现在你只需知道，人在我回某手里就行了。这事就照我们谈好的办，你帮我找到珍宝，我还你爱女夏莲。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货。夏永济质问，我并未见到人，如何能信你？回占魁说该让你见到的时候，自然会让你见。老实讲，在没亲眼见到珍宝之前，我也同样信不过你。

夏永济便支吾说，那得容他再想想。回占魁满不在乎地道，完全使得，你乐意想到何时，便想到何时。只要你不心疼你闺女受罪，老子等多久都无所谓。结果，坚持不住的还是夏永济，他只考虑了一天，便不得不做了妥协。

不过，他只是说出了一个地点，让回占魁先派人依照他画的图形，去找到那个地方并掘出入口，而对于如何开启入口，则只字未提。他说那种技巧外行不易掌握，非经实地演示，即便告知与你，也是无济于事。回占魁知道夏永济这是在留后手，但亦知欲破密穴机关，必须依靠行家，就未执意逼问。掌控一个已是囊中之物的夏永济，他相信自己的能耐绰绰有余。

听到马车的动静，从破庙里闪出一个人影。这是回占魁的另一个心腹，诨号“瘸狼”。为了高度保密，在前几夜的掘坟及今夜的挖宝行动中，回占魁只动用了乌烟和瘸狼这两个门徒。

瘸狼见到回占魁，无声地点了点头。回占魁便拽着夏永济走到破庙门口，向里一指。夏永济举目望去，果见有一个姑娘的身影，堵了口垂着头，被反绑在一棵枯树上。夏永济抬腿就要往里冲，却被回占魁一把扯住，恶狠狠地低语道，这不是让你父女哭诉离情的时候，咱得先干正事。夏永济挣扎着说，你先让我看她一眼。回占魁揪着他的后脖领向后一甩道，回头让你看个够。

夏永济拧着身子与回占魁僵持了一刻，咬着牙点了点头道，那好，就依着你。但你须先发个誓，你若使诈，该当如何？回占魁说有这个必要吗？夏永济道很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发誓，会很灵验的，就看你敢不敢。回占魁素日并不太相信什么神鬼之说，然而听了夏永济这话，还是禁不住脊骨一凉打了个寒战。

实际上他就是在使诈。那个被反绑在破庙里的姑娘，根本就不是什么夏莲。回占魁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着手去找夏莲，在起初的七八天

里，他确实是撒出手下众徒，进行了一番广泛查访，并且也确实访得了一点蛛丝马迹。能真正寻得夏莲在手，当然是最好不过。但若要真正寻到夏莲，时间却是没准。急欲得宝的回占魁担心夜长梦多，便采用了一个李代桃僵之策。

他知道这时不让夏永济上前看个端详，原本便很难取信于对方，如果再不敢发誓，这场戏便没法再演下去。因而他只能强压着内心的恐惧，信誓旦旦地开口放言："苍天在上，我回某若有半点诈意，今夜这个坟场，就是回某的葬身之地。"

夏永济听了，没再作声，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围在身边的三条汉子，就转身带头向着他指出的藏宝地点走去。他这个人很敬畏神灵，他很庆幸利令智昏的回占魁没想到反过来也让他发个毒誓。假如让他发誓，他还真不敢照回占魁那话去说。因为他所谓与回占魁的交易，实际上也全然是在使诈。

夏永济从来就没打算向回占魁吐露藏宝秘密，也压根不信回占魁能这么快就找到莲儿。他的狐疑不决掂量再三，他对密穴机关开启方法的回避遮掩，他坚决要求回占魁赌咒发誓等，统统都是在表演自作聪明之态，都是要让回占魁深信已经牵住了他的鼻子。否则，他就牵不住回占魁的鼻子。

现在看来，回占魁已经一步步陷入了他的圈套。然而，面对着三个武功高强的冷面杀手，此时他仍然处于劣势。今夜能否顺利地请君入瓮，还得看他的造化如何。他若不能一招制敌，就将满盘皆输。但他必须冒险一搏，这是他琢磨到的唯一的自救方法。而使用这个方法的机会，亦是只此一回。

王八过门槛，就看这一翻吧。

所谓的藏宝之地，距破庙不到半里之遥，几个人很快便走到了这里。这里原有一个普通坟头，坟前竖着一个很不起眼的墓碑。现在墓

碑已被推倒，坟头亦已被铲平。

夏永济驻足观察了一下，肯定地说，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你们接着往下挖。回占魁说早挖好了，就等你老人家前来指点迷津。乌烟瘸狼就找出铁铲，三下两下铲开虚掩的土层，土层下面便露出了两块长方形青石板。

夏永济说这两块石板没有机关，直接撬开便是。于是乌烟瘸狼又抄起撬棍，使劲将石板撬起移开，下面果然现出了一个有台阶的通道。夏永济蹲下去，向通道里瞅了瞅，回头对回占魁说，里面那扇石门，就得我来开了。开门的步骤你们看仔细，其他洞穴的开启方法亦复如是。那活你们自己去做，我就不奉陪了。

回占魁一愣，忙问你是何意，是说除此之外还有藏宝之地吗？夏永济说正是，藏宝洞穴有三，这是其中之一。另外两穴在何处，待我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珍宝，并可与小女平安离开时，自会如实相告。实在对不住，江湖险恶，我不能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夏永济为打消回占魁的戒心，进一步抛出的圈套。他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这事才能越是像那么回事。

回占魁果然再度中计，对夏永济可能利用密穴机关捣鬼的防范心理大减。他一面在心里大骂夏永济恁地狡猾，一面只能表示可以理解。他想无论如何，只要能套出秘密便好，反正夏永济再怎么煞费苦心，也逃不出他的手掌。甚至，他由此改变了原来只让乌烟瘸狼先跟下去的打算，为了亲自掌握开启密穴的诀窍，他决定也与乌烟瘸狼一起，紧跟着夏永济下洞。

这便正中夏永济的下怀。夏永济计策的关键，就是要把看押他的人全部引进密穴。只要人皆入穴，他便游刃有余了。因为，这个墓穴里的各种机关，全部出自他的设计。

为这个墓穴设计反盗墓机关，已是多年以前的事。墓穴的主家并

非蔡京，而是附近村寨中的一个族长。根据主家提出的要求，夏永济当时推测，这个墓穴一不为葬人，二不为藏宝，其主家之目的，就是要修建一个可以消灭盗墓者的虚冢。至于为何要修建这样一个纯粹是用作伏击的虚冢，夏永济便不得而知了。在这种事上，他的原则一向是只做工拿钱，不穷究其故。

自秦汉以来，流传下来的反盗墓方法很多，比如积石、积沙、悬剑、伏弩、伏火、蓄毒，等等，诸法神通各异，招招都是绝杀。对于这些方法，夏永济皆曾进行过潜心研习，也大都可以模仿出来。不过其中的一些装置，虽然神出鬼没，造价却很高昂。那族长虽说财大气粗，却学不得帝陵王冢。再说既是一座虚冢，也犯不上破费过多。于是夏永济便依据主家的预算，设计出了一种巧妙的坑陷装置。其巧妙处在于，知晓其奥秘者，入内可如履平川；而不摸底细者，一旦踏入则有去无还。

事隔多年，迭遭变故的夏永济本已将这事淡忘，是回占魁逼着他又想起了当年的这个杰作。

夏永济预先设想了两种情况。情况之一是，假如已有盗墓者先行做了坑下鬼，他就只能推说该处宝藏已遭挖掘，他可另外再指一处。但那就要再搜肠刮肚地去筛选便于利用的墓穴，而且可能会引起回占魁的疑心。现在这个墓穴尚未被人破坏，那些个麻烦便都省了。现在他的生存机会，就在这个墓穴里了。这才真他娘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想。

当下回占魁让乌烟、瘸狼点起火把，由乌烟打头，几个人挟着夏永济顺着台阶鱼贯而下。下到尽头，但见四面皆是石壁。夏永济指出其中一壁即是穴门。开门必须双手并用，回占魁只好为夏永济除了绑，却是分寸不离地紧盯在夏永济身后。这既是为了对其密切监控，也是为了看清开门动作。

开门的程序比较复杂，回占魁全神贯注地去记，才勉强记了个大概。看来如果不让夏永济亲自动手，这扇石门还真不好鼓捣。其实回占魁这时又让夏永济蒙了一回。开门的方法并没那么烦琐，夏永济在那里神乎其神地比画了半天，十之八九比画的都是假动作。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回占魁等人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引向歧途。

随着夏永济最后一个动作的完成，石门缓缓洞开，一股霉腐之气，从墓穴里扑面而出。夏永济侧身退步，示意回占魁请进。

回占魁还是留了个心眼。他安排的顺序，是让夏永济先行，乌烟跟进，瘸狼随着乌烟，而他则在最后。夏永济并无半点犹豫，很爽快地要过乌烟手里的火把，便率先走进了墓穴。乌烟瘸狼相继跟入。回占魁却是待观察了片刻后，方与他们拉开一段距离，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夏永济回眸看到回占魁迈进了墓穴，暗道感谢苍天佑我。而这几个冷面杀手，却还浑然不知，他们已经全都成了瓮中之鳖。

借着火把的光亮打量，这个墓穴的面积不大，而且里面既无棺木，亦无箱匣，只是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粗砺的石材。是这墓穴中另有密室，还是这石材上面有名堂？回占魁正疑惑间，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闷响，就见正在好奇地来回张望的乌烟和瘸狼，连惊呼一声都没来得及，便突然身子一斜陷没无踪了。

几乎同时，回占魁觉察自己的脚下也有异动。他的反应倒不慢，登时一提气纵身跃起，企图抢步退出墓穴。却不料当他欲再度点地腾挪时，身下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仗着身手敏捷，他飞快地用双手扒住了坑沿，但坠入深坑的大半截身子，却马上被一个冰凉黏腻的东西缠住，任他再如何使劲，也向上攀爬不动。

在这一瞬间，老杀手留给他的那句至理名言，电光石火般掠过他的脑际。悔恨交加中，他气急败坏地扯开嗓子大骂：“夏永济你个不

讲信用的直娘贼，我操你八辈祖宗！”

安然立于一个角落的夏永济，此刻如释重负。他气定神闲地举着火把，先向乌烟瘸狼的陷落处看了看，然后凭着脚掌的感觉，踏着安全标记，走到回占魁露在坑沿上的脑袋前，居高临下冷冷地问：“你说我不讲信用，你讲吗？我的莲儿在哪里？”回占魁声嘶力竭地狂吼：“在破庙里，你亲眼看到的。”夏永济愤愤地哼了一声，转身便走。

“等等，你别走，我有重要话说。”回占魁意识到独自留在这里意味着什么，这下子他可是真慌了神，“我说实话，破庙里那人不是你闺女。”

夏永济停下脚步，扭头回了他一句：“自作自受。”

“是是，我自作自受，我不该骗你，我罪有应得，我罪该万死。”回占魁忙不迭地嘶叫着，生怕夏永济从眼前消失，“但是我可以将功折罪。咱们再做个交易罢，这回是真的，一定是真的。”

“再做个交易？什么交易？”夏永济回过身来，带着嘲弄的神情看着他。

“你把我拉上去，我帮你找到莲儿。我保证帮你找到，免费找，财宝我不要了。如何？”

“你保证找到？你凭何保证？”夏永济冷笑一声，“你若真能找到，还会弄个假的来蒙我？”

“是我的错。你听我说，是这样，我已是访得一些头绪，只因找起来颇费工夫，我一时性急鬼迷心窍，就——夏兄大人不记小人过，就请高抬贵手给小弟一次赎罪机会，小弟终生不忘再造之恩。如何，如何？”

“你访得了一些头绪？”夏永济朝着回占魁的脑袋走近了两步，“你先说说，是什么头绪，如何访得的？”

“查访中的周折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据我所得线索，你那夏莲八成是沦入了花街柳巷。她最初的艺名很可能是唤作云香。回某不是吹牛，这个线索可不是一般人能访到的，再往下查还是离我不得。还有，人找到后，若有什么麻烦，亦一概由我负责铲平。如此交易，你不亏吧？”

“花街柳巷？”夏永济面色冷峻地盯着回占魁，“你去找过吗？”

回占魁拼命地点着头：“找过，找过。照我看，可能他是先被人卖进了翠云楼，可那翠云楼如今已经倒闭。不过不要紧，我的线人很多，只要有这个线头，我早晚能寻得眉目。哎哟——”大概是被毒蝎之类在身上亲吻了一口，他毛骨悚然地大叫一声，“求求夏兄，先把我拉上去再说行不？”

夏永济无动于衷：“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到这时候了我还敢蒙你吗？”回占魁急得涕泪俱下，“我指天为誓！”

夏永济沉默了一瞬，但最终他还是摇摇头叹息了一声，“可惜，你已经发过誓了。”

回占魁浑身一颤，绝望地闭上了眼。他知道这怨不得夏永济心狠，换作他，也一样。他拼命地张大喉咙喘着粗气，却是再也叫嚷不出。他极度恐惧地感到，他的身体正在不由自主地坠滑，而蠕动在深坑里的那些不知名的软体怪胎，正密密麻麻地聚集一团，等待着饕餮他那已经魂魄出窍的躯壳。

“啊——”当夏永济手持火把退出墓穴时，听到黑暗深处传来了一声异常凄厉的惨叫。

三十六

休养六天之后，宗泽复登政堂。依着李郎中的意思，宗泽至少还应静养半月。但是就这六天，放在宗泽身上，已觉足够漫长。他说有那么多事情摆在那里，再让他窝在后衙里打坐，非得又憋出毛病不可。

幸有闾勍兢兢业业，将诸事处理得还算稳妥。不但日常政务基本没有积压，对于那些动乱苗头，还努力去做了一些缓解。

他向宗泽汇报说，针对王子善的质询，他已以留守司名义修书回复，并派一名能言善辩的幕僚作为使者，去当面向王子善做了恳切解释。关于假币和向官府讨还债务的问题，业已分别出榜，动员市民积极提供制假线索，劝告债主体谅财政之难。至于军中的不满情绪，他业已命令各部主将去加以疏导。且已查明，引起将士们不满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伙食质量每况愈下。导致伙食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各部后勤存货不足，而外出采购亦甚困难。而且此状非军中独有，近来在市面上普遍出现了粮油蛋禽等主副食品供应短缺的状况。为此，他委派宿向荣做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这一现象多半系人为造成，乃一部分商家特别是大商户在有意地囤积居奇。对此况应做何处置，闾勍有点拿捏不准，正待请示宗泽。

宗泽听过闾勍的汇报，认为他能做到这些已相当不易。他当即拍板，就从不法奸商入手，对蓄意发难者展开反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上一回来了一手软的，此番不能再软。他略加思忖，即派人唤来宿向荣，向闾、宿二人面授了机宜。闾、宿得计，甚是振奋，都觉得宗泽经过这几天的调养，不但身体得到了恢复，而且精神也更加蓬勃。

两日后，卢天寿、谷连城、云可度等十几个以经营粮油茶酒之类

物资为主业的商界大贾，再次被传到开封府。但这次没有茶水伺候，与宗泽的见面地点，也不再是会客厅，而是用以审案的讼堂。讼堂上当然不会准备什么座椅，等候着他们的，只有两排面色冷酷人手一根杀威棒的皂班。

这些商贾俱自心里有鬼，不过因有上次茶话会的经验，起初还都没过度紧张。及至见到这个场面，方觉这回来头不善。但他们还是没有料到，此番落到他们头顶上的霹雳雷霆，竟是那般凌厉凶狠。

宗泽在宿向荣、侯云甫、步达昌、宗颖的陪同下，从堂帐后面走出，落座于公案后的靠背椅上之后，先让宗颖照着一纸名单点了一遍名，确认该传的人都传到了，也无任何开场白，虎着脸直接便甩出一句：“尔等可知罪？”

众富商面面相觑，不敢接茬。磨蹭了一会儿，粮商卢天寿方堆起笑容答曰，小的一向安分守己，依法经商，不知何罪之有。诸人见说，亦随其言，都说我等自从承蒙宗留守告诫，皆是严守规矩，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宗留守此诘，实令我等如坠五里雾中。

宗泽拿起惊堂木向公案上一拍，止住众富商的聒噪：“收起你们那一套。你们当老夫是糊里糊涂一盆面浆吗？老夫虽然年迈，还没耳聋眼瞎。老夫没工夫与你们兜圈子，咱们把话挑明了说。你们对老夫的限价令不满，又不敢明抗，便耍阴招，有意囤货不售，制造市场紧张，妄图逼迫老夫就范，是也不是？现在国难当头，你们却为一己私利，不惜扰乱民生，困乏军需、扼我咽喉、损我根本，这与通敌资敌何异？谁道是老夫危言耸听小题大做，再说一声无罪与老夫听听。”

众商贾听宗泽将事情上升到通敌资敌的高度，全被吓毛了手脚。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连忙争先恐后地喊冤叫屈，纷纷辩解眼下确实是贸易萧条货源不畅，家家都库存有限，不得不细水长流，绝非是有意惜售。

宗泽冷眼看着这些人乱哄哄地叫嚷了一阵，挥挥手道：“行了，这些废话老夫不要听。现在老夫只要你们当场报个库存实数。哪个如实报来，可以从轻发落。哪个执意隐瞒，莫怪老夫无情。你们竖起耳朵听仔细，这是本官给你们的最后一次主动认罪的机会。”

别说这些富商俱自有鬼，就是没鬼，也无人乐意当众暴露自己的家底。因此听了宗泽这话，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回道，自家货仓到底存货几何，一时也难报出确数。请宗泽容他们回去盘点一下，再将实况造册报来。

“你们都是这般说？”宗泽将众富商的面孔逐个扫视一遍，眼见无人搭腔，于是扬声宣告，“那就不劳诸位费神了。实话说与诸位，诸位的货仓库房，此刻已被查封，仓储状况正由我留守司人员分头清查。估计在日落之前，闾太尉便可将其数汇总，一一向诸位奉告。”

此言一出，不仅令众商贾瞠目结舌，就连侯云甫、步达昌甚至宗颖亦是讶然。原来，在此前的两日里，宗泽已命宿向荣奏请孟太后指派孟忠厚协助，将所有要传唤的商家囤货地点以及相关情况摸清。而今日，就在传唤这些奸猾大贾的同时，闾勍已指挥留守司军出动。为防风声泄露货物被转移，除闾勍宿向荣外，事先宗泽没把这个策略告诉任何人。

“这……这却是何道理？”怔了片刻，云可度、谷连城忍不住叫起来。卢天寿更是急不择言地愤然嚷道：“这岂不是砸明火嘛。你留守司如此仗势欺人，我要向朝廷呈状告你！”

“放肆！”宗泽再次拍响惊堂木，怒目戟指堂下，“到底是谁在砸明火？究竟是哪个无法无天？尔等为富不仁，一贯欺行霸市垄断货源，种种危害社稷行为本官尚未追究，如今竟敢又暗中呼应联手发难，妄图陷汴京于困境，置官府于泥沼，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左右，与我将这几个咆哮公堂的狂徒拿下！”话音未落，两侧的

皂班已应声而动，狠狠地将卢天寿等几人拧翻在地。其余的富商被唬得遍体筛糠，没人敢再吭一声。

宗泽随之起身宣布，这些奸商以经济手段对抗戡乱救国大计，其行性质恶劣，处之何刑皆不为过。因考虑到或许是受人蛊惑，可以再给他们一个悔过机会，容许其家属在三日之内输款折罪。是选择坐牢充军，还是选择花钱赎人，由他们自作主张。

这个做法，本是官府敲诈富户的惯用伎俩，不仅会招人怨恨，还会在官场上遗人以攻讦口实，对并非以中饱私囊为目的的宗泽而言，负面作用很大。宗泽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他顾不了那么许多。

退堂后，司法参军步达昌请宗泽留步。宗泽料到他会有异议，不待他开口便坦言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本官此举确实不合法度，但我问你，假如让你来做这个汴京留守，你当如何执法？步达昌欲语还休地怔了片刻，叹息一声，未再置喙。

商人们素日里无不视钱如命，但真到了节骨眼上，都懂得终归是应以保命为先。宗泽敢作敢当的魄力他们亲眼见识过，一个多月前宗泽大开杀戒的情形他们记忆犹新，现在见其雷霆震怒，这一干人无一不胆寒，生怕由于自己再不识相，乃至招惹杀身之祸。那个蹦得最高的粮商卢天寿首先就草鸡了，被羁押未及半日，便第一个签下了认罪书。其他富商见他卢某尚且如此，哪个还敢硬撑。于是在当夜子时之前，十几份饱含着割肉之痛的认罪书，即全部签署完毕。

宗泽准许罚款数额由他们自定。他们怕签低了又触怒宗泽，一个个便都咬着牙写上了个大数，所以基本上是每个富商的献血额度，都超过了宗泽的预期。由此，这些富商的元气大伤，无力再进行行业垄断，而广大中小商户则抓住时机扩大经营，积极开拓贸易渠道，从而形成了新的商业竞争格局。汴京市场的物资短缺现象，因此也就很快

得以消解。

回过头来，宗泽又亲自出面处理了朝廷欠债问题。

这个问题没法回避。但因此事是朝廷理亏，不能采取高压手段解决。于是宗泽乃命有司行文，请各界人士推举代表，到府衙里来进行会商。应邀而来的代表有二十几位，皆为各界头面人物，也大都是当年被迫纳钱最多的债权大户。

宗泽仍采取茶话方式，将这些代表客客气气地请到了二堂议事厅。他对待代表们的态度很谦和也很实在。他所讲的主要意思如下：

“诸位之债乃朝廷所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宗泽身为边境留守，现在在这里就代表朝廷。诸位向我讨债，理所当然无可非议。朝廷焉能对子民赖账，只要我大宋朝廷在，诸位所持借据，无论过去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绝对不会失效，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笔债眼下就要我还，我还不了，因为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当然，这不是说我留守司已经破败得一文不名，实话说，家底还是有一点的。然而现在国难未已百废待兴，我不能不将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金军虽去，野心不死，他们正在磨刀霍霍，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强兵固防，靖康之祸必将旋踵再至。诸位试想，假如汴京复遭金军荼毒，将是一种什么情形？强寇铁蹄之下，谁家能得保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只有先同心协力保住疆土，才能真正保住诸位的利益。我希望大家能想通这个道理，体谅我宗泽目下之苦衷。”

不过，宗泽同时又表示：“如果哪一家确有特殊困难，官府亦不能坐视不管。该债主可以申明理由，待我有司核实后，可酌情偿还部分欠款，供其聊解燃眉之急。”这个话，放在几天前宗泽还真不敢说，皆因刚刚敲得了富商们一大笔罚款，才使他有了这个底气。

代表们都是明白人，听宗泽把话说到这个分上，谁还不知进退？

再说在这些人当中，也没有一家是真正家徒四壁的主儿，多半倒是都有点见不得人的隐私，要是让有司去核查，那是自找不利索。因而他们在相互观望了一阵后，便都乖巧地表态，听了宗留守语重心长的一席开导，端的是醍醐灌顶大受教益。宗留守的好意我们心领，我们自家的困难自家可以想办法克服，就不为官府添忧了。

得到这个一致的回答，宗泽郑重地起身抱拳，感谢各位的深明大义，并拜托他们，回去向各界人士多做解释。头面人物既被捋平，余者也就没什么劲头再闹。于是这场咄咄逼人的索债事端，到此也就暂时不了了之。

另外还有一项重要差事，其执行者，宗泽选择了步达昌。那项重要差事，就是追查假币的来源。

步达昌对宗泽能单独召其委以重任颇感意外。因为在开封府各司曹的诸多官员中，他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刺头。他不但十分欠缺溜须拍马的功夫，还常因意见不合且又固执己见开罪上司，因而在历届府尹眼里，他都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宗泽到任后，他亦屡次直言顶撞过宗泽。虽然宗泽未曾责难于他，但他暗忖其心中必有芥蒂，是不可能将自己视为心腹加以重用的。

其实他想错了。宗泽用人，唯重德才，不求恭顺。相反地，对过于恭顺而无主见的官员，倒往往不敢放手使用。据宗泽观察，步达昌这个人，虽不及宿向荣那般任劳任怨，也不似侯云甫那般善领上意，但在品质才干方面，并无什么问题。他之所以时时流露桀骜不驯之态，除了性格使然，还有其才干长期不得施展之故。凭着多年的看人经验，宗泽肯定，像这样的人，只要给他机会，他绝对会不遗余力。

再者，由于步达昌性直品刚，敢于仗义执言，在三教九流中颇有一些弟兄。他若有事要办，乐于鼎力相助的朋友少不了。这对于完成追查假币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果然，步达昌面对宗泽的信赖备受感动。不过像他这种人，再如何感动，也不会体现在嘴皮子上。听宗泽交代过任务，他并没多说什么，只是问了一句：“宗留守给属下的期限是几日？”宗泽反问他十五日可否，他斟酌了一下，给予宗泽的回答是：“十日之内，一定交差。”

宗泽知道他这个承诺绝非随意出口，亦只欣然复之一语：“好，老夫拜托。”

上述诸事处理完毕，宗泽思忖着目前在汴京城里，暂时应不致再泛起大的风波。唯有草关镇事件依然悬而未解，是块不小的心病。对此，宗泽考虑，能尽快查出名堂固然好，但不能一味坐等破案。为了争取主动，应当约个时间，由自己亲自出面，与王子善会谈一下。只要双方能坐下来谈，事情总是可以商量。

三十七

这日酉时下班后，开封府司法参军侯云甫出了廨署，顺着衙前大街向南走了一段，暗暗回头张望一下，便迅速拐入一条巷子，改向东行。经过几番曲折，穿过若干街区，最后他进入一条小巷，来到一个小院门前，有节奏地敲响了院门。

门开后，侯云甫与开门人相互点了一下头，便向里走去。进院后又过一道隐在棚架后面的暗门，里面是个堆放柴火草料的院落。再经一道门出了这个院落，走出夹道，映入眼帘的，却霍然是一个幽亭曲廊花繁叶茂之洞天。这个去处，就是丝绸商邯兆瑞宅邸的后花园。

知道邯宅有这样一条出口的人不多，甚至在邯宅做活的仆佣，也多半未留意过这条通道。而侯云甫来邯宅，从来都是经由此径。因为，侯云甫是天正会放在开封府里的一颗暗钉，侯云甫的直接上司就是邯兆瑞，但在表面上，按草庐翁的要求，二者不应有私人交往。

侯云甫加入天正会，是由于天正会曾帮他免却了一场牢狱之灾，但同时也捏住了他的七寸。

侯云甫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全凭着自己的发奋苦读，通过科考脱颖而出，挣得了一顶乌纱。在为官之初，他做事非常严谨清正。但当他逐步了解到官场上下的种种内幕后，思想在不知不觉中便起了很大的变化。正所谓近墨者黑，他这人脑瓜活络，学得也快，于是贪赃枉法的勾当，在他身上就一再发生，并且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他从朋友口中听到风声，说某个吃过他的亏的人已串通他的官场对头，欲对他施行恶毒报复，他才慌了手脚。但彼时懊悔已晚，以对方手里所掌握的证据，一状就能把他整进死牢。

谁知就在这时，事情突然发生转折。他的那个官场对头尚未来得

及整他，自己倒先被别人整进了大狱。侯云甫当时只道自个儿是福大命大，后来方知其实是另有缘由。

一天晚上，素无交情的丝绸商邯兆瑞托人捎话，请他去聚英楼小酌，他满腹狐疑地应邀前往，事情的真相乃于其面前摊开。原来是一个叫作天正会的组织暗做手脚，帮他解除了灾祸，而他的种种不法证据，业已全部落入天正会之手。邯兆瑞向他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告诫他今后莫再贪图贿赂因小失大；二是要他秘密加入天正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天正会，他便是愿意入也得入，不愿意入也得入了。

刚入会时，他的心情非常紧张，不知因此将给他带来什么麻烦。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委托他在审案时从轻判决了几个确应轻判的人犯外，天正会并没分派什么让他为难的事去做，而且每次办妥事后，他还会得到一笔适量的酬金。这样，他便渐渐宽心下来。

他这颗闲棋冷子被真正赋予重任，是当宗泽就任汴京留守之后。现在他所承担的任务，是密切关注宗泽的动向和决策，并及时将情况秘传于邯兆瑞。以侯云甫的灵敏嗅觉，由种种迹象中不难体察，天正会是在意图酝酿一个惊天动作。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天正会绝非是个一般的帮会团体，其野心之巨不可估量。这等勾当成则罢了，如果不成，便难免人头落地。但此时的侯云甫，已是船到江心上岸难了。

帮会组织的规矩，天正会的能量和手段，侯云甫都清楚。尽管对方从未对他进行过语言威胁，但他心知肚明，如果他不听话，如果他敢反水，那么他，甚至包括他的一家老小，将会随时从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所以这些天来，虽然表面上在各种场合中他都装得若无其事一如既往，实则在内心里极为忐忑，不知道命运将会把他挟持到何方。但偶尔他又不禁幻想，这或许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乱世英雄起四方，试看未来之域中，还说不定是谁家之天下，焉知自己不能因此而另有一番造化呢？

穿过空旷寂静的后花园，就见邯宅管家马德发已在前面的廊檐下等他。近期侯云甫往来邯宅较频繁，行动程序早已熟悉，与马德发会面后，两人默契地相互拱了拱手，便一前一后沿着南墙下的回廊走向邯兆瑞的书房。到了书房门口，马德发先进去通报了一下，而后便转身出门，将侯云甫单独让进了房间。

邯兆瑞很客气地请侯云甫落座，并亲手为他斟了茶。礼数周全是邯兆瑞在长期的经商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但在侯云甫看来这纯属作态。他知道邯兆瑞在天正会里的位置不低，天正会对他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人对他的看法。这种感觉让侯云甫很不舒服。但如欲摆脱邯兆瑞的控制，除非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天正会的一切内幕向官府和盘托出。他不是没有萌生过此意，但终究是鼓不起这个勇气。

前些时侯云甫的表现，还是比较令邯兆瑞满意的。由于侯云甫报信及时，让草庐翁步步抢先，致使草关镇事件的真相，至今未被宗泽查出。但是近来，对于宗泽的一系列动作，侯云甫却没有事先传出一点情报。侯云甫心知这肯定会引起邯兆瑞的不满，因此他接过茶盏后，未等邯兆瑞责问，便先做了解释。

他告诉邯兆瑞，宗泽自病愈后，行事方法与此前大有不同。近来做的几件事，皆未召集属官商议，事先也没通知有司，便直接指挥突然行动了。待他得知讯息，俱是木已成舟。

邯兆瑞警觉地问他，宗泽的保密行为有没有针对性？侯云甫说那倒未必有，那些行动似乎是连宗颖都蒙在鼓里。邯兆瑞点头道这就无妨。宗泽狡诈异常，一时弄不清其底细也难免。他希望侯云甫今后多动脑子，善作分析，争取做到见微知著。

邯兆瑞的这种宽谅态度让侯云甫比较受用，他忙表示自己也是这么想这么努力的，而且已窥出宗泽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要收编义

军。他说这事虽然主要是由留守司系统负责操办，他作为开封府的官员知之不详，但其事已提上议事日程，这个迹象还是看得出来。鉴于王子善的举动及大部分杆子的风向标，他断定宗泽已下决心要先期解决王子善。

随后，他又提供了两条情报。一条是宗泽对囤货索债两宗风波的起因颇具疑心，已命包括他侯云甫在内的有司官员进行追查；另一条是宗泽曾召司理参军步达昌密谈，根据对此后步达昌行为的观察，他推测这大概与追查假币来源有关。从邯兆瑞注意倾听的神态上，侯云甫感到，他所谈的这些情况，都很受邯兆瑞重视。

果然，邯兆瑞听完，脸上露出嘉许的笑容，不吝美词地表扬了他的尽职尽责，还取出一块银锭递到他的手上，让他“聊补家用”。

短暂的密会结束，侯云甫退出书房，揖别守在门外的马德发，仍经后花园，按原路出宅。这时正值晚饭时分，沐浴在斜阳余晖中的后花园里，照旧是空寂无人。侯云甫曾对邯兆瑞总是约他在这个时间见面觉得别扭，后来才体会到这个时间的方便之处。每次往来邯宅，除了马德发和后院的那个看门者，他还从未撞上过其他人。

没有撞上过其他人，并不等于没有被旁人看到过。其实，这一日侯云甫与邯兆瑞密谈完毕经由后花园出宅时，后花园里是有一个人的。只不过由于花木山石的遮掩，步履匆匆的侯云甫未曾留意。而那个人却看到了侯云甫。

那个人是邯宅的一个使女，名唤晚烟。但晚烟不是她的本名，她的本名叫夏莲——她就是夏永济正在苦苦寻觅的那个失散多年的女儿。

夏莲在邯宅当使女，已是四年有余。四年多的光景，使得她从一个黄豆芽似的小丫头，发育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但无论逝去多少日夜，幼时那场家破人亡的惨剧，以及后来的一切遭遇，至今她依然

是历历在目。

她清晰地记得，那一夜，她在被那些凶恶的杀手的追杀中与父亲失散后，慌不择路地乱跑了半宿，至次日黎明，被一对中年夫妇收留家中。本以为是遇上了好人，岂料那对狗男女却将她卖给了人贩子。而那人贩子，则转手又把她卖进了翠云楼。当她得知翠云楼是个什么去处时，她绝望地想到了死。然而破费了银子的老鸨岂能容得她死，制伏她这种少女，人家有很多办法。她枉自折腾多日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低头接受了调教。

眼看从此苦海无边的风尘生涯已经注定，谁知无常的命运又有突变。某日，一条粗壮汉子来翠云楼寻欢，无意间发现了她这个被称为“云香”的新人，眼神有些异样。他唤老鸨过去嘀咕了些什么，未再继续玩乐便抽身而去。

那汉子的面颊上有一道醒目的伤疤，莲儿认出，此人乃那一夜突然从斜刺里杀出、企图劫持他们父女的强徒之一。她当时非常害怕，不知又将有何等祸事临身。

翌日午后，事情远非莲儿所虑，而是有人携了银子，前来为其赎身。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带着银子去赎她的人叫马德发，而其之东家，名曰邯兆瑞。从此，她便成了邯宅里的使女“晚烟”。

这个意外遭遇，对她来说实乃不幸中之大幸。但其中包含着许多谜团：那个疤脸汉子是什么人？他与此事是什么关系？这邯掌柜为何要派人找上门来指名为她赎身？若说是他家里需要女佣，从哪里不能雇一个，如何就偏偏选中了她？不过这些谜团只是隐藏于其心中，她始终未敢开口去问。

不管怎样，在邯家当使女，总比在妓院里卖笑卖身强过百倍。所以虽然是心存疑惑，她对出钱把她捞出火坑的邯兆瑞，还是相当感激的。

在邯家这些年，总的来说，莲儿的日子过得算是不错。东家邯兆瑞的脾气挺随和，虽说其生意规模发展很快，但在他身上并无张狂跋扈做派，无论在家里家外，其行止皆很平易近人。下人们偶有小错，他一般都不大计较。在生活待遇方面，他对下人也比较大方。能有这样一个安稳的容身之处，对于无家可归的莲儿来说，的确是相当知足了。

莲儿来到邯家后，被分派的差事是照料邯兆瑞的病妻沈氏。“晚烟”那个称呼，就是沈氏起的。

沈氏在数年前患了一种叫作“丹毒”的顽疾，先是小腿红肿，后来一片片的红斑延伸至上身及面部，令其周身浮肿痛苦不堪，并且时常引发热烧和寒战症状。据郎中讲，这种病疗程漫长，且多有反复，需要长期调理。莲儿的职责，就是要全天候地伺候沈氏的起居坐卧。

起初，因不熟悉沈氏的生活习惯，加之沈氏因受病痛折磨易于躁怒，莲儿颇受过一些责骂。但莲儿很能体谅沈氏的痛楚，服侍沈氏极有耐心，并很快摸透了沈氏的秉性，事情做得周到起来，便逐渐赢得了沈氏的好感。几年下来，她已成为沈氏身边不可或缺的女佣，而她也适应了这种虽然单调却是安宁的生活。除了汴京沦陷期间与大家一起经历的动荡，她的日子就是这样一直平静地延续至今。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莲儿却产生了一种隐约的预感，总觉得这种平静的生活状态，即将要被一个不寻常的变化打破。

她的这种预感，起源于两个原因。其内部原因是近一个月来，她曾数次做梦，梦境大致相同，都是父亲夏永济风尘仆仆地跑来找她，而她在哭喊着扑向父亲怀抱时，却被突然冒出的一伙强人阻断。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不奇怪。但总是同一梦境反复出现，却不由得她不产生出诸多的联想和揣测。

其外部原因则是她觉得最近邯宅里的气氛比较异常。不仅时有陌

生面孔出没，而且邯兆瑞、马德发接待这些人时的神色，也显得有些诡异。还有，近来邯兆瑞、马德发看她的眼神，亦似与以往不同。不同在哪里，说不清楚，但就是感到那眼神背后另有内容。

因而这些天来，她便有些心神不定。心神不定就难免丢三落四。这一日午后在陪着沈氏到后花园漫步时，因一时走神，她将一把团扇遗落在了园中小亭的石桌上，直到临近晚饭时分才想起来。她就是在又回后花园去捡那把团扇的时候，看到了匆匆离去的侯云甫。

无意间的一瞥，她觉得此人有点奇怪。从其穿着上看，此人乃官府中人，应当是个前来拜会邯兆瑞的客人。客人的进出应当是通过前院，他怎么独自跑到后花园来了？看他轻车熟路的样子，也不像是走错了路径，那么他这是要去哪里？

正奇怪间，却见侯云甫的身影已消失在后花园角落的夹道中。这便更令莲儿纳罕。据她所知，那里只与一个储存杂物的破院相通，除了宅中的粗使伙计毛娃，平时很少有人进去。而其毗邻者，便是别家院落了。她并不知道，在这邯宅里，其实有着许多的暗径，而这些暗径的知情人，只有邯兆瑞和马德发两人。

怀着一股好奇，她不禁想跟过去看看。不料刚走了两步，背后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问话：“晚烟，你在做什么？”莲儿冷不防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马德发不知何时来到了她的身后。她连忙驻足低头回答：“有把扇子落在这里了，夫人叫我来取。”说着，她又向那夹道瞟了一眼。

“那位客人大约是如厕找错了地方。”马德发显然是看出了她的疑惑，淡淡地解释道，“你快回去吧，要吃晚饭了，夫人身边少不得人。”

“嗯，我就去。”莲儿忙收回目光，唯诺地应声退去。不过那个疑团在她心里并没消散，她觉得马德发的解释非常牵强。

后来她另找了一个时间，悄悄溜到后花园，想进那个破院看看，但是没能进去。因为通往破院的那扇小门，平时是挂着锁的。这就又引出一个问号：为何那天那小门偏偏就没上锁，可以让一个外客畅行无阻呢？

由此，对于这座已经栖身四年之久的邯宅，莲儿突然产生了一种怪异的陌生感。

三十八

开封府衙门的正北是钟楼，由钟楼沿着横贯城区的汴河南岸向西，经过兴国寺和玄帝庙，就到了汴京著名的风景胜地汴水秋风。其地虽位处老城范围之内，但那一派“岸叶随波尽，沙云与鸟飞”的天然意趣，却颇具郊原野韵。对于城里人来说，是个既不十分偏远，又很适宜怡情养性的休闲佳处。这一天雨后初霁，气候凉爽，宗泽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让甘云陪着他到此一游。

忙里偷闲出来走走，对宗泽的健康很有好处。但游赏风景并不是宗泽今天来此的真实目的，而只是一个借口。他的真实目的，是到这里的一个茶楼里，去亲自听取线人袁保通的重要情报。

宗泽与袁保通在汴水秋风碰面的约定，是通过设在太庙街上的一个名曰“逍遥堂”的药店完成的。

原来，当宗泽通过对种种迹象的综合分析，确定了在汴京必有暗藏敌对势力存在的同时，也就确定了相应的斗争策略。为了摆脱由于敌暗我明造成的被动，他决定今后要明暗并举双管齐下。为此，他亲自制订了发展多层次眼线的计划，并已责成宗颖以机密方式去操办。袁保通此前就已经在为宗泽工作，这时便被正式列为骨干线人。

既然是官府的眼线，就不能与官府人员多有接触，更不能动辄跑到衙门里去反映情况，这就需要有个联络方法。于是，宗泽便授意宗颖选择可靠对象，在城中的若干商行店铺中，建立了联络点。在业已立国一百多年的大宋疆土上，为了巩固政权，居然不得不动用地下手段，这让宗泽心里实在是百味杂陈。

根据联络规则，在通常情况下，线人只需将情报口述或留信给联络人，再由联络人向上转报即可。而昨日逍遥堂却有密函报称，袁保

通要求与宗泽面谈，并附带提出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建议。

宗泽一听便知，袁保通情报的分量不轻，即命宗颖回复，他将如约前往。

汴水秋风的游赏旺季，是在中秋时节，现在时值夏末，游客不算太多。所以此时约谈于此地，既可避人耳目，又不显得扎眼，环境甚是从容。宗泽很满意袁保通的这个安排，他想，就从这种心计上，便可看出这是一块从事秘密差事的好料。

上午巳时，身着便装的宗泽与甘云一前一后，步入了约定地点赏心楼。这座茶楼不大，隔断却设置得非常合理，能使茶客们皆可自享一方空间，彼此不相干扰。已经提前到达的袁保通看到宗泽来了，起身将其迎入座席。而随后进去的甘云则以一个独客的身份，坐进了与之相邻的隔断里。

唤店小二过来添了茶汤后，袁保通就低声切入了正题。正如宗泽所料，袁保通所谈之事，端的是极为重要。

事情是由袁家突遭的一桩灾难引出。袁家是个手艺人世家，代代相传的祖训是纵有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袁父学的是裁缝，而袁保通对飞针走线的活实在不感兴趣，便随其叔学了木工。在靖康之变中，其叔一家不幸罹难，遗下两个幼孙，被袁保通收养过来。这样，连同自家老小，这一家便有了八口人。

八口之家的生活负担非轻，不过靠着袁父的制衣生意，再加上袁保通的木匠手艺，维持温饱尚无问题。但因近半年多来，袁保通揽到的活计不多，袁父那个小小的裁缝作坊，就成了袁家衣食的主要来源。袁保通正为家境日渐窘迫犯愁，一桩灾难却从天而降——前些天的一个傍晚，袁父在外出途中，被一辆疾驰的马车撞翻，脑部严重受创，一臂一腿骨折。那辆马车撞人后行速未减，没人看清肇事者是什么人。

缺了袁父这根顶梁柱，裁缝作坊只好关张，一家人的生计便顿时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困境。袁保通在坊间的朋友不少，但都是一些穷苦哥们儿，纵使慷慨解囊，亦属杯水车薪。况且袁保通知道各位活得都不易，也不忍给他们增加负担。

正在坐困愁城之际，忽有神秘施主降临。有一天，袁保通出去找活时，有人自称是袁保通的朋友，带着郎中上门，为袁父做了全面诊视，并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生活费。袁妻感激地问其姓名，来人却不肯说。袁保通回家后，得知此事，觉得奇怪，搜肠刮肚也想不起自己在何时结交过这么一个富庶的朋友。

时隔一日，那人再次上门，给袁家送来了两袋米面和一些肉食禽蛋。这一回，袁妻遵照丈夫的嘱咐，一定要来人留下姓名，否则什么东西都不再收。那人便让袁妻转告袁保通，可在晚间至某家小酒馆一晤。

晚间袁保通去了小酒馆，见到了妻子所说的那人，却依然没有曾经相识的印象。那人自称姓张，说他们以前的确未曾谋面，但他久闻袁保通是条敢作敢当的好汉，早有结识之意。袁保通对那个张某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同时也表示了不解。一个素不相识者，平白无故与他这个一贫如洗的穷汉交什么朋友？所以袁保通坚决地表示，他从来不受无功之禄，交友也得交个明白。

于是那张某想了想说，本来有些话可以缓谈，既然袁兄是痛快人，现在就说开也好。如果他袁保通愿意合作，莫说这点资助，将来还有大富贵在等着他。

“哦？有意思。”宗泽聚精会神地听到这里，不禁轻声一笑，“口气不小。那大富贵从何而来？”

“他说他希望我多联络些弟兄，与他们一起，共同做一番大事。那大富贵，就在这大事中。”

“大事？什么大事？”

“那话他没直说，可意思很明白。他说如今天下大乱，朝廷已名存实亡，正是英雄辈出之时。像我这样的人，就应当抓住机遇做番事业，否则何来出头之日。总之一句话，就是要策动我聚众谋反。”袁保通自嘲地摇了摇头，“老实说，他真是吓了我一跳。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我遇事敢出头，不怕硬碰硬。其实完全是看错了人。我是爱打抱不平，但那跟谋反是两回事。谋反？我一没那个心，二没那个胆，三也没那个能耐。此事非同小可，所以我不敢托他人转报。今天我来这里，也是绕了个很大的圈子。”

“你做得对。他们也是眼线四布，不得不防。”宗泽赞许了一句，接着问，“除了让你广泛联络弟兄，他还让你做什么？”

“别的没多说。他只说若有事需我配合，他们会随时通知我。”

“他说的这个他们，指的是什么人？”

“他只说是个替天行道的团体，没告诉我名称。”

“嗯。”宗泽沉吟了一下，“你是如何表示的？”

“说实话，当时我很紧张，拿不准该如何回答，只好说得容我好生想想。”

“好，这样回答就很好。那个张某与你约定今后的联系方法了吗？”

“没有。他肯定会再来找我，但我找他找不到。”

“你不必试图找他，就等着他来找你。”宗泽指示，“只要他再露面，我自有办法咬住他。他再给你送钱送粮，你照单收下便是，不要白不要。甚至，你还可以向他们多提些条件。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明白。”袁保通会意地点了一下头，“承蒙宗大人看得起小民，我一定把这出戏唱好。只是有一件事，还请大人关照。”

“是不是家人的安全？”

“正是。我怀疑家父的那场车祸，就是他们使的手段。”

“嗯，此事我来解决。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没有了。”袁保通爽快地一笑，“他们孝敬我的那些东西，足够我用三个月了。”

两人交谈完毕，袁保通先自离去。

宗泽望着袁保通的背影，心里颇有感触。一般来说，像袁保通这个阶层的人，对官府的怨气往往很大，官府也往往将他们视为刁民，二者似乎很难做到同心同德。其实，刁民乎，顺民乎，与官府的作为有很大关系。如蒙官府善待，百姓不会不愿靠拢官府，因为在百姓眼里，官府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统制者。袁保通并非趋炎附势之徒，却能很顺当地被发展为官府的耳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此宗泽体会，官府要想取得百姓的支持，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在于一句话，就看你是不是真正对得起他。

袁保通提供的这个情报，可谓既在宗泽的意料之中，又出乎宗泽的意料之外。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宗泽料到敌对分子面对自己的反击，必然不会善罢甘休。而他不顾种种非议，再度采取非常措施，用意之一也正是要敲山震虎，逼迫对手加紧活动，从而加速暴露过程。现在看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说它出乎意料，是因为宗泽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凑巧，有人暗中鼓动叛乱，却恰恰鼓动到了自己的眼线身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担心的不是敌情严重，而是敌情不明。虽然此前宗泽已对隐形对手的存在做出了判断，但那毕竟还只是判断。如今，这个判断得到了证实，

而且同时还获得了某些线索，这就不一样了。得此意外收获，宗泽非常高兴。

另外据步达昌禀报，侦查假币来源之事进展也较顺利，预计在近日可以收网。倘此案与叛乱者有关，也是一条可深挖下去的线索。再综合其他方面的调查进展，宗泽乐观地估计，查清逆流源头，彻底清楚隐患的时刻，应已不会太远。

出了茶楼，甘云见宗泽心情不错，建议就此沿河一游，宗泽欣然同意。于是两人便拉马先至一家河边小馆，品尝了燥子鱼丝、鱼桐皮面等渔家小吃，而后信马由缰，顺河堤徐行，饱览了碧波远注舟荡云翔的汴水风光，还购买了一篓活蹦乱跳的金色鲤鱼，要拿回去给大家尝鲜。其间，宗泽将安排专人暗中保护袁保通眷属的任务，向甘云做了交代。

下午申时许，两人尽兴而归。在策马返回衙门的途中，宗泽又想到一个问题。居然有人胆敢在京畿地区策动叛乱，这与朝廷流离在外迟迟不归有很大关系。汴京作为一国之都，不宜长期只设留守。宗泽知道在执政大臣中，对朝廷的去向主张是不一的，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再度上书陈述利害，坚请赵构早日回銮。

可越是担心什么，偏偏就越有什么。刚刚回到府中，宗泽就得知了两个让他窝心的消息。

三十九

两个消息都是来自应天府。一个是说，御营司前军岳飞因上疏朝廷，请求车驾还京王师北渡，被汪伯彦以越职妄言罪名革除军籍。另一个是说，皇上诏令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仲荀奉迎孟太后前往应天府，扈卫人马将于次日抵京。宗泽得此二讯，心头不由得一沉。

岳飞乃相州汤阴县人，自幼喜读兵书，并师从民间高手学得一身好武艺。靖康二年冬，相州大元帅府招募勤王兵马，岳飞前往投军，归于前军统制刘浩帐下。大元帅府移军东平时，留宗泽率兵万余南下澶州，刘浩部被划归宗泽指挥。在此后的四个多月中，宗泽灵活与敌周旋，主动寻找战机，于滑州、开德等地连续重创金军。岳飞则在此间，特别是在著名的开德十三战中，由于战术巧妙杀敌骁勇而屡建军功。由是，这个青年才俊便引起了宗泽的注意。

后来经宗泽着意考察，认为岳飞具有难得的军事才华，且人品正直志向高远，如假以时日加以磨砺，堪为大宋中兴担当重任。因此，他曾有意将已随刘浩部并入御营司的岳飞重新调至自己麾下，以便给他提供建功立业的广阔空间。谁知这事尚未及操办，岳飞竟因一纸奏书被革除了军籍。

宗泽对此事是越想越气，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断定身为御营司主官的李纲，绝不会同意这样处置岳飞，然而作为其副手的汪伯彦却可以抛开李纲独断专行，这说明了什么？

奉迎孟太后去应天府，更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个举动说起来冠冕堂皇，但宗泽一听即知其中另有深意。如若赵构意欲还京，何须反将孟太后津遣京外？

综合这两条消息，宗泽不难推断，赵构此前所示要与军民坚守中

原誓抗夷狄的诏谕，已经完全不作数。圣驾回銮的希望，起码在年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宗泽推断得不错，赵构先前宣称车驾绝不迁离中原，实是迫于李纲等主战派的压力，而不得不故作的姿态。那时朝廷初立，非如此不能拢住人心。而随着时间的迁移，赵构感到自己的根基渐固羽翼日丰，他对主战派大臣的忌惮也便逐渐减弱。最近，他已背着李纲，与中书侍郎黄潜善及枢密院副使兼御营司副使汪伯彦进行过多次商议，确定了巡幸东南的求安政略。岳飞在此时上疏请战，搞得赵构相当尴尬，因之他在一怒之下，就授意汪伯彦将其清除出了禁军。

朝廷继续南迁，抛下孟太后不管当然不妥。赵构命人将孟太后接出，确有保其安康之意。但其中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却更重要。那就是，避免宗泽利用孟太后的身份地位，在汴京与朝廷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赵构的这个担心，产生于太监冯振关于汴京之行的奏报。虽然冯振并未着意去谈宗泽与孟太后的关系，但赵构出于初登大宝的敏感，还是从中听出了孟太后对宗泽的庇护之意。这便不得不引起了他的警惕。

孟太后的才智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她还有过垂帘听政的经历。而关于信王赵榛已经虎口脱险，并已在河北某处竖起抗金大旗的传说，近来亦是时有耳闻。一旦赵榛与宗泽联手，再加上孟太后的支持，其影响力绝对非同小可。赵构思忖着自己虽说是抢先一步称了帝，目下却毕竟是个流亡政府。现在将朝廷迁回汴京风险太大，但倘或汴京的留守政权与自己形成两个中央，谁能赢得诸侯拥戴却很难说。所以他必须未雨绸缪，对有可能动摇自己帝位的潜在危险，预先来一个釜底抽薪。对于赵构的这层用意，黄潜善汪伯彦皆心领神会。但远在汴京又缺乏宫廷斗争意识的宗泽，一时还没想到这些。

然而赵构无心回銮的迹象，足以令宗泽心寒。朝廷不回来，天下的勤王之师自然不可能前来增援两河，那么支撑在抗金前沿的，便依然只是留守司的这支孤军。仅凭这支孤军，纵使保得住汴京，却如何顾得上两河？而整个北线防卫空虚，汴京又能坚守几天？这岂不是明摆着是朝廷要放弃中原吗？中原一旦丧失，国势绝难复振。此时避敌于东南，虽可图一时之安，却将遗千秋之患。对此兴亡大计，朝廷难道就毫无所虑？

宗泽一天的好心情，被这两个不祥之讯搞得一扫而光。他晚饭也没吃几口，回到书房沉思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诤言力劝赵构坚定信念还阙京师，以系天下之心。

在灯下摊开纸砚，却感到不好措辞。他知道自己要说的话，在赵构听来必很逆耳。正悬笔踌躇间，忽有孟太后懿旨宣他进宫。宗泽乃连忙更衣整冠，跟随着传旨黄门去往大内。一路走着，宗泽猜测，孟太后此时召他进殿，八成是与赵构诏遣后宫离京有关。

果然，孟太后连夜召见宗泽，正是因为此事。关于赵构奉迎她去应天府的用意及其后果，孟太后都看得很透，她深知这将置汴京、置宗泽于何等境地。她无力左右赵构的决策，但不能不对宗泽有所交代。奉迎她的钦差明天就要到京，考虑到彼时召见宗泽，会有若干不便，所以她要赶在今晚，与宗泽当面一谈。

孟太后与宗泽的关系，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能够推心置腹的程度。但无论如何知心，话题涉及皇上，还是很难直截了当。对于津遣后宫离京，孟太后只能含蓄地表示，她是“深感圣意”。宗泽领会其意，亦只能曲折对曰，眼下中原战乱频仍，太后迁驾南京，实乃理所当然，只是从此难得亲聆太后教诲了，令他至为遗憾。况他已是日薄西山，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唯恐独木难支，难免心下惴惴。

宗泽的弦外之音，孟太后当然省得。她召宗泽进宫，就是想给他

指示一下今后的行事策略。自然，这个指示也只能是以暗示的方式进行。听了宗泽忧心忡忡的回话，她暗自轻叹一声，先徐徐地抚慰道，宗留守的忧国忧民之情、精忠报国精神，以及宗留守的智勇和韬略，皆是有目共睹。如今国事艰难，正需宗留守这样的老臣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她相信以宗留守的杰出才能，在汴京独当一面没有问题。然后，她转过话头，说她乃后宫老妇，并无多少见识，不过有点肤浅的想法，不知可否供宗留守参考一二。

宗泽知道这就是今晚孟太后要谈的重点了，连忙危坐恭答："老臣谨仰圣训。"

孟太后看着宗泽饱经风霜的面庞，心头泛起一阵苦涩。但她知道，此刻宗泽最需要的，不是怜悯同情，不是有人陪其一同唉声叹气，而是有人能够帮他坚定以身擎天的精神信念。于是她稍顿了顿，继续用平缓的口吻款款道来。

概括地说，孟太后主要谈了三点。第一点，汴京如今依然是国都，国都之存亡乃举国关注万众关心之事，因此镇守汴京的宗泽不可自视为独木，亦不应当成为独木。第二点，朝廷与国都不可分离，对此皇上早有明诏传告天下。至于朝廷何时回京，想来皇上自会酌定。目下留守司的任务，就是要力争全面掌控汴京局势，为圣驾回京创造条件。第三点，关于信王赵榛已在五马山一带竖旗之事务须查实，如果其事属实，留守司应尽快与其取得联系，并即刻上报朝廷，奏请皇上对信王正式委职供饷，给予全面支援。这对壮大抗金声势，确保大宋新朝的稳固振兴，将会起到莫大的推动作用。

孟太后的话说得很婉转，遣词用句十分慎重，即便是这些话传到赵构耳朵里，也挑不出什么不是。但这些话的内在意思，宗泽却是领会得很分明。

宗泽知道孟太后这是在告诉他，其一，欲得车驾不离中原，必须

大力营造全民抗战舆论，赢得朝野各界的广泛支持。其二，汴京局势的稳定，既是争取朝廷回京的先决条件，也是迫使朝廷回京的必需条件。只有京畿状况日益好转，方可减轻赵构的回銮顾虑，也才能使朝廷南迁失去理由。其三，信王赵榛是张好牌。如能联络上赵榛并使其留在中原聚众抗金，不仅对两河军民是莫大的鼓舞，且将对流离在外的赵构构成极大压力，将可促使赵构对朝廷的去留，不得不重新做出权衡。

孟太后所示之理，宗泽先自亦有所思。但对于一件大事的自斟自酌，与得到重要知音的共识，在当局者的底气上，还是大为不同的。孟太后的这些暗示，除了显著地增强宗泽的底气，还给了他以进一步的启发。尤其是关于信王赵榛留驻中原的意义，是宗泽此前未曾深想的。这时听孟太后刻意点出，他不禁心中一震。利用信王的皇族血脉身份，构成对赵构统治地位的威胁，不免带有阴谋意味，但这的确是个敦促朝廷返京的办法。宗泽知道孟太后一向谨言慎行，能把话说到这一步，足见其良苦用心矣。

此中之义只可意会，所以尽管宗泽感念万千，却只能是语气深沉地回答了四个字：“老臣明白。”

辞别孟太后步出宫门，迎着扑面而来的习习凉风，宗泽感觉胸中块垒消解了不少。他想就冲着孟太后的这份信赖，他也无权心灰意懒。不管赵构对他的政见持何态度，事关国家兴亡，必须言无不尽。再说，将自己的立场坦言出来，对于防止赵构的误解和猜忌，也是不无必要。至于会不会因此而重蹈岳飞之覆辙，起码在目前还不用担心，他的地位和作用，毕竟与岳飞不同。如此想来，再写奏章也便没了顾忌。回到府中书房，他即秉烛伏案，痛快淋漓地草就了谏书。

翌日，郭仲荀率部到京，正式宣读了赵构的迁宫诏书。而后经过两天准备，孟太后及其随行人员，便在侍卫禁军的扈从下，登上了南迁之途。与孟太后一同被迁移出京的，还有供奉在太庙里的大宋历代

帝后神主。

赵构的这种旨意，越发暴露了他的企图偏安之意，却也愈发激起了宗泽坚决恢复中原的决心。在送别之际，他当众将谏书交给了郭仲荀，拜托他务必面呈圣上。

孟太后于动身之前，在文德殿中举行了简单而肃穆的辞宫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是孟太后祈祷先帝的在天之灵保佑大宋国运昌盛，众官祝福孟太后一路平安。宗泽率属下的文武要员参加了仪式，并与百官一起，一直将车驾送至南薰门外。

出了南薰门，便是分手时刻了。孟太后与宗泽都觉得相互间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除了互道珍重，却无法再多说什么。望着孟太后乘坐的四牛翟车向着天街尽头渐行渐远，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充满了宗泽的胸膛。

现实却让宗泽没工夫叹息。就在孟太后离京后的第二天傍晚，一场突然发生的事变，又使他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中。

四十

那场突发事变，发生在城东南数十里处的青龙岗。起因是依附于王子善麾下的一支武装，袭击了禁军的运粮车队。

这是在草庐翁的授意下，由曾邦才伙同简师元、范光宪蓄意挑起的一次武装冲突。对于此前将近两个月的暗战，草庐翁自谓与宗泽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但他不能就这样拖拖拉拉地耗下去。

因为，一方面，他最需要的起事时机就在眼前。眼下赵构无心回銮，甚至把孟太后和太庙牌位都迁离了汴京，搞得人心浮动六神无主，正是他乘虚而动的最佳时刻。他筹划半生准备多年，等的就是这种天赐良机。如不抓紧利用，一旦时过境迁，他的成功希望，便可能将永远地付诸东流。

另一方面，他明显感到，宗泽已经察觉出了他的存在，并已在暗中发力反守为攻。他深知如果要打持久战，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自己都不是宗泽的对手。既然与宗泽图穷匕见已在所难免，他就必须争取速战速决。

夺取政权伎俩万千，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凭武装实力说话。谁的兵力强，谁就是老大，这是千古不变之理，没有这一条，其他全扯淡。因此，号称拥兵七八十万的京东巨枭王子善，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场博弈中的一个关键砝码。这一点，他草庐翁能看到，宗泽自然也不会忽视。于是，为防王子善倒向宗泽，他在宗泽到京之初，就不惜采取阴谋手段，指示曾邦才制造了草关镇事件。

应当说，草关镇事件对阻止王子善与禁军达成联盟，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王子善这只狡猾的土豹子，并未因之冲冠一怒与禁军撕破面皮，而是采取了相当慎重的克制和观望态

度，这就有必要再烧上一把火促一促他了。特别是当他得知了侯云甫提供的有关情报后，更觉得搞定王子善已是刻不容缓了。

盘踞在老佛崖上的曾邦才这几天也正在琢磨这事，并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行动设想。接到草庐翁的指令后，他即密召简师元范光宪合计，炮制出了可促使王子善与宗泽公开反目的完整计划。而在接下来的操作中，这个计划的每一步又都走得十分顺利，于是便如愿以偿地挑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从而狠狠地激怒了一直在避免与官军发生正面冲突的王子善。

事变的大致过程如下。

根据商定的策略，简师元先择机向王子善进言，说草关镇血案发生已有月余，宗泽却至今没拿出说法，这显然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如果我们就这样听之任之，未免显得过于软弱。再说钟离头领至今下落不明，弟兄们也都非常揪心。现在看来，只靠通牒敦促是不管用的，咱们是不是适当地搞点动静，给宗泽施加点压力，也好让他明白，咱临风寨不是一只可以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当时王子善正为其事得不到解决而窝火，听了简师元的建议也没多想，就随口表示，小小地给禁军找点别扭未尝不可，不然他还真以为我们怕了他们。不过他接着又叮嘱，个中分寸必须把握，无论如何，切不可伤害禁军官兵性命，以免使事情失去回旋余地。

其实简师元要的就是王子善的前一句话，得到了这个许可便足矣。至于后面的叮嘱，在他听来等于没说。他们的意图，本来就是要使事情失去回旋余地。只要事端一挑起，若干个禁军官兵的人头是必须借用的。到那时，他可以把责任推卸到下面的小头领身上，并可扯出充足的理由，来说明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全然是由于官军欲将他们斩尽杀绝所逼。

出手挑衅的目标，他们选择了禁军的一支运粮车队。

前一时期，留守司军由于军务繁重，人手紧缺，后勤物资多是依赖城里的商家提供。且因军费不足，仓储亦甚有限。所以当城里的大商户一旦联手捂盘，军需便随之告急。宗泽认为这样做问题很大，指示闾勍不要贪图省事，不可对京商倚之过甚，该自行采购的物资，还是要自行采购。尤其是粮草，更须拓宽渠道大量征集，以备战时之需。何况目前正当夏粮入库时节，自家直接采购，价钱还会便宜不少。

闾勍深以为然，便马上从各部抽人，组成了几支粮食采购队，派其分赴远近产地征粮。但因留守司军兵力所限，不可能为此多占人手，所以每支粮食采购队的建制，基本上是只有一队之兵，也就是说顶多不超过五十个人。而聚集在王子善旗下的任何一支杆子的兵力，起码也得上千。那上千人马再怎么是乌合之众，对付区区数十兵勇，也绝对是小菜一碟。

用于挑衅的人马，经范光宪提议，选中了驻扎在青龙岗附近的刘天宝部。因为有一支奉命在京畿地区征粮的采购队，其活动地点就在刘部防区之内，由刘部就近行动十分方便。再者刘天宝其人乃草寇出身，大字不识几个，头脑比较简单，遇事容易冲动，较易加以利用。

果然，当这厮听前往该部巡视的简师元谈起，王大头领因宗泽在草关镇事件上一再推卸责任，非常不满，意欲找碴教训一下官军时，立刻来了劲头，说给官军添点恶心有何难哉，这口恶气咱替王大头领出。简师元说老弟这话端的仗义，怪不得王大头领总夸老弟是条汉子。不过那官军也不是那么好惹，没有把握可不敢轻举妄动。听说这几天征粮都征到老弟眼皮子底下来了，足见他们是有恃无恐啊。

这话不提犹可，一提就更激起了刘天宝的火气。他说这事我们知道，弟兄们打心眼里就别扭。粮食都给他们弄走了，让我们去喝西北风呵？我们是拘着王大头领的禁令，才憋着这口气没动。既然王大头领有意开戒，这事就好办了。简师元忙摆手道，我不过是随口一说，

这可不是什么王大头领的将令。刘天宝说，就算没有将令，咱为王大头领看家护院总没错吧。官军欺人太甚，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到明天他还不得来上房揭瓦。

简师元皱眉叹道，老弟说得也是，要是由着官军跋扈，早晚有一天，他们得骑在咱脖子上拉屎。刘天宝一梗脖子叫道，那是休想，简头领我把话撂在这儿，他们要是能从我这地界上运走一粒粮食，我刘天宝三个字今后倒着写。

听刘天宝放出这话，简师元呵呵一笑，未再多言。他知道，类似刘天宝这种草莽人物，都极爱面子，既然豪言壮语已出，就不会再装孬种。青龙岗上的这出戏，是注定要开锣了。

实际上，刘天宝放出那话，也不全然是出于冲动。他这个人，落草为寇多年，打打杀杀惯了，倘若闲得日久，便觉身上难受。而且，他曾数次吃过官府的大亏，与官府的仇隙很深，因此早就想瞅机会收拾禁军一把。只是由于现在是投在了王子善麾下，并且是仗着王子善的旗号才发展到了上千支旅，他不能不服从王子善的管束。这时他从简师元的话里听出，王子善对宗泽已忍无可忍，尽管尚未明言解除禁令，实则已默许部伍便宜行事。于是也便没了顾忌。

况且他想，官军采购队那几十号人反正也不禁打，酒肉送上了门，干吗不开斋？因此在送走简师元后，他就即刻布置人马，在禁军粮食采购队的必经之途上设下了埋伏。

由于众寡悬殊，刘天宝设置的这场伏击战自是稳操胜券，不到一刻工夫，禁军的粮车便悉数被缴，大部分押车的宋军被俘。但那一队宋军兵勇虽是寡不敌众，抵抗得却很顽强。而刘天宝在战前又没传令部属不许杀人，所以在交战中双方互有伤亡便在所难免。这是促使矛盾扩大的前提，也正是曾邦才一伙所期待的结果。

如果事情就到此为止，宗泽并不难与王子善交涉，他可以义正词

严地对其提出抗议，并要求严厉追究责任。可惜的是，这仅仅是这出戏的引子，重要情节还在后面。而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又完全地落入了曾邦才一伙预设的轨道，乃至情势急转直下，使宗泽原本拥有的理直气壮，一下子变成了理屈词穷。

当时经过一场猝不及防的混战后，有几个押车宋兵拼命冲出包围，逃进了驻扎在城东的一个禁军兵营。这个兵营的主官，是留守司的马军统领裴大庆。这裴大庆武艺精湛作战骁勇，上阵拼杀是把好手，然遇事却往往欠缺冷静。这也是在许多武将身上常有的通病。

裴大庆一听粮车竟在光天化日下被劫，还被打死打伤了不少禁军士兵，登时火冒三丈。依着他的性子，立马就要提兵去找刘天宝算账。但因想到宗泽严禁与义军发生冲突的三令五申，他还是按捺了火气，先派出部将霍启山带少数随从前往刘天宝寨中交涉，又差人去向闾勍禀报请示，假如刘天宝不肯交还掠取的粮草和俘兵，应以何策处之。

这时的裴大庆，头脑还比较理智。但曾邦才一伙不能让他理智下去，如果禁军保持克制态度，这出戏就得半途夭折，所以他们得继续拱火。

霍启山带人抵达刘部寨前时，刘天宝拒不出面，甚至连寨门也没让开，任他们在外面喊破喉咙，守门的喽啰一概昂然不睬。霍启山面对此状无可奈何，只得带人愤愤折返。如此一来，禁军的火肯定是又被往上拱了一把，但距曾邦才他们的需求还不够。不过这不要紧，他们还有添柴的办法。

就在霍启山一行的回营途中，突有百余强徒从道路两侧杀出，这些人动作迅疾凶猛，上来便是疯狂索命的架势。霍启山等人连忙招架，却哪里抵挡得住那十倍于己的强徒的暴烈砍杀。何况霍启山等人还有个不敢扩大事端的顾虑，在格斗中不敢下手太狠，便越加处于劣

势。

顷刻间几个禁军弟兄已被剁成肉泥。霍启山这时是真急了，可是已经晚了。他在连续斩杀了四五个强徒后，自己也被乱刀劈成了数段。

最终从这场厮杀中死里逃生的禁军士兵只有两名，此二人亦皆是身被重创肢体不全。这伙强徒是范光宪根据预谋埋伏于此的天正会嫡系队伍，但这个赃是要栽在刘天宝的头上。那两个重伤逃走的士兵，乃是按计划有意放跑的，其用途就是要让他们去向驻军控诉刘天宝的滔天罪行。

这一招很灵验。裴大庆在惊悉噩耗后，被满腔的悲愤之火彻底地烧红了眼睛。霍启山曾同他在抗金战场上是生死与共，两人之间的情谊远胜同胞手足。狂怒之下的裴大庆，这时已把什么禁令、大局云云，统统抛到了爪哇国。他没再等任何人的指示，当即就下令所属部队紧急整装出击剿匪。

要论用兵作战，裴大庆很有一套。收拾刘天宝这种草寇，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选择的出击时间是在当晚的夜半，所采取的战术是正面佯攻背后突袭。那刘天宝也是合该命数当尽，他压根就不知道霍启山等禁军官兵被害之事，也就压根没想到会遭禁军那么决绝凶狠的军事报复。当他被帐外的骚乱声惊醒睡梦时，前后寨门已都被禁军攻破。

刘天宝刚刚手忙脚乱地披挂上马，一支铁骑已杀声震天地奔突而来。火把映照下，但见当先一骑手中大刀翻飞者，正是禁军主将裴大庆。刘天宝慌乱不堪，正欲举枪应敌，早被裴大庆手上那杆重达四十余斤的浑铁大刀斜劈而下。刘天宝连哼都未及哼出一声，其头颅连同半个肩膀便被削到了一丈开外。

头领既已授首，喽啰们哪还有心恋战，不到一顿饭工夫，整个刘

天宝寨便被裴大庆的铁骑踏平。裴大庆余怒未消，在放出被俘的士兵、运出被抢的粮草后，他命部下大肆纵火，将这座山寨焚成了灰烬。望着那一片映红了原野的冲天火光，他方觉心头的激愤稍平。可是他却不知，他这种不计后果的冲动之举，正为曾邦才一伙所求之不得。

至此，曾邦才他们所设计的功课已圆满完成，剩下的事情，就是坐观王子善登台，把这出戏再推向新的高潮了。

接下来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王子善得悉，勃然大怒。在盛怒中他没顾上去细问事发缘由，便要下令对禁军以牙还牙。虽经周虎旺等数将力劝，暂时压下了这道战令，但他依然向远近各部下达了迅速集结兵马随时准备出战的临战动员令。同时致函警告宗泽，如果这就算是官府剿匪行动开始的话，我京东八十万弟兄愿意奉陪。

宗泽没想到竟有人会在这时候捅出这样一个大娄子，这个事变令他方寸大乱。其事固然是事出有因，但无论如何，人家的一座山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这事也是大大地做过了头。由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很难使用正常的沟通方式消除，何况在这事背后，很可能还另有名堂。

念及种种严峻后果，宗泽不禁不寒而栗，他料定裴大庆是掉进了一个阴险的陷阱。可是，手上没有证据。面对着俨如战表一般的京东义军通牒，宗泽一时无计可施。他铁青着脸踱来踱去考虑了半晌，只能命令闾勍先将闯祸的裴大庆拿下，押进留守司刑房。

仅仅是囚禁了裴大庆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下面必须另有得力的措施跟进。但在这种双方已失去平心静气沟通余地的情况下，可以平息王子善震怒、消解王子善敌意的良方，又能向哪里去讨？

四十一

步达昌追查假币源头的事也遭遇了意外。意外是发生在将要对疑犯进行抓捕的时刻。

在此之前，总的来说，步达昌的行动一直还比较顺利。他敢于向宗泽提出以十日为破案期限，就说明了他对成功地拿下这宗案子，心里是怀着较大的把握的。的确，当他听宗泽交代过任务，并看到了摆在面前的伪造会子时，在大脑中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侦破思路。

会子是一种印刷品。印刷品是雕版技术的产物。雕版技术始自晚唐，盛于五代，由此改变了自古以来单一的手工抄写文稿方式。至宋仁宗时，雕版技术由于一项新发明的出现，又产生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这项新发明，就是始创于毕昇的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对后世文化传播所起的深刻作用尽人皆知，毋庸赘言。在这里提到这个发明，乃因步达昌所想到的突破点，就包含在因为这一发明而引起的变革之中。

由于活字印刷术具有方便灵活、省时省力、经济实用等诸多优势，此术一经面世，便得到迅速推广，大面积地取代了传统的雕版术，当然也就很快地造成了传统雕版业的衰落。时至建炎年间，活字印刷术已流行了七八十年，仍在坚持从事传统雕版手艺的匠人，在社会上已经是越来越少。

但现在出现在汴京的假会子，据步达昌判断，却肯定是采用原始的雕版手艺制成。诚然，真会子的母板也是雕版，但它需经铸模翻版，方能用于印刷。而这种假会子，在步达昌看来，则是直接使用木版印制的。因为一来，对于造假者来说，采用这种方法较之采用以铅锡翻版铸模法，在工艺流程上更为简便，而且所需工具及材料也简

单，不至引人注意；二来，仔细观察假会子上的字迹图案，可以辨出其与真品的差异非止一端。虽然差异十分细微，但在行家眼里，二者所呈现的字样韵味和印刷效果，还是有区别的。步达昌素喜收藏刻品拓片，对于木、石、胶泥、铅锡、铜铁等各种版质的印刷特点了然于胸，鱼目混珠是不易瞒过他的眼睛的。

得出这个判断，便大大地集中了追查范围。步达昌自忖，凭着自己拥有的社会关系，迅速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不是难事。

果然，当他将所需了解的情况委托给一个与印刷业有联系的朋友后，调查结果很快便反馈了回来。那人告诉步达昌，目前在汴京专事木刻制品的，基本都是些小规模的年画作坊，其所雇之工匠，手艺皆平平。他们制作灶爷门神之类大路货色尚可，若要炮制精品却难。至于制作能够以假乱真的高仿品，更无那等水准。因为要制造高仿品，仿制者不但刀笔技术须高度纯熟，其才学修养亦须达到一定境界，否则很难把握住原品的神韵。所以能够制作高仿品者，只能是潜心于此道多年的业内高手。

制作高仿品是不能公开的地下活计，因而此中高手并不扬名于众，口碑只在业内流传。据了解，当今享誉京城业内的此类高手有三个人，被并称为“三把鬼刀”。这三个人的姓名都很怪。其一姓虎，唤作虎丘；其二姓了，唤作了然；其三姓出，唤作出生。顺便说一句，虎字为姓时，其音读作“猫”。

三个人中，虎丘擅仿古碑，了然擅仿印章，出生擅仿各类经卷。据说此三人仿制的赝品，为达官显贵所收藏者甚多，却无一例被窥出破绽。若说刻印假会子，此三人皆有这个本事和胆子，应当说也皆有这个动机。因为在当下乱世之中，再仿刻何物也卖不出价来，既然身怀绝技，何不就直接刻钱呢？

由是，下一步，步达昌便秘密差人，对这三个造假高手进行了重

点调查。

谁知这一回的调查结果却完全出乎想象。原来，虎丘早已在靖康之变中丧生，了然全家已被金军掳往北漠，而那出生，由于其妻其子俱亡于战乱中，悲伤过度，业已双目失明。也就是说，这三个人，都不具备在汴京伪造会子的条件。照此看来，追查工作只能重起炉灶了。

但步达昌并未轻易丢开这条线索。因为他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个细节：那出生虽已双目失明无计谋生，日子却过得倒还舒适，一应衣食坐卧，自有用人照料。而为其接济生活的，乃是他的一个高足。

由此步达昌想到，其实除了这三把鬼刀本身，其各自的传人亦应纳入视线。本来，他在听取了关于三把鬼刀的情况后，就不免产生过一个疑问：既然他们的造假水平可谓鬼斧神工，为什么这假会子却这么快便被许多人识破？如果说此事乃其徒所为，那就好解释了。基于这一考虑，他便又盯上了那三把鬼刀的亲授弟子。

当然若仅限于此，手段未免孤单，所以步达昌自动手之始，便是双管齐下。他所使用的另一个手段，谓之引蛇出洞。

引蛇出洞的前提，是须知哪里有蛇。探访这个情况有点难度。好在步达昌结识的朋友遍及三教九流，有个专门倒腾旧货的团头，在这事上为他帮了大忙。那团头曾因遭人诱骗购买了一件假古董，几乎被搞得倾家荡产，多亏步达昌仗义相助，才为他挽回了损失。事后步达昌未接受他的任何酬谢。现在听步达昌有事相托，那人自然不会不竭诚效力。

在作为百年之都的汴京城里，从事旧货勾当者为数甚众。这些人收罗的东西繁杂，接触的领域广泛，因而平时所听到的五花八门的秘事亦很多。再者，其中有些人，其实是披着经营旧货的外衣，干着不法勾当，他们染指假币买卖，具有很大可能。那团头接受了步达昌的

委托后，经过一番周折，果然摸到了一个情况：有人曾在“鬼市子”上购得过假会子。

所谓“鬼市子”，是指位于潘楼街东北的一个由商贩自发聚集形成且已延续多年的贸易市场。这个市场之所以得名“鬼市子”，是有两个原因。一者是因其开市时间，一般在五更之前，而至曙色熹微时，就要陆续散市了。那些在微弱的灯火下进行交易的人们，远远看去，颇似一群群游魂魅影。二者是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多有违法行径，各种贼伙歹徒盗窃抢劫到的赃物，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这个市场来销赃，因此在这里的一些交易者身上，不乏鬼祟诡异之态。关于此况官府不是不知，也曾多次进行过清肃治理，但每次风头过后，随即死灰复燃。久而久之，官府懒得费事，也就默许了它的存在。

步达昌得到这个线索，便物色了合适人选，让他们扮作不法分子，混迹于鬼市之中，去充当引蛇诱饵。数日之后，线索有了发展，有人表示有做假会子买卖的门路。于是步达昌赶紧采取措施顺藤摸瓜，又经一番努力，将线索延伸到了一个唤作时延平的人身上。

而就在这时，另一方面的调查结果也传了过来：时延平乃虎丘的关门弟子。并且，前些时日颇为潦倒的时延平，近来有骤发横财之迹象。两条线索交汇，此人显系疑犯。

步达昌这下子算是找对了目标。时延平确实就是假会子的刻印者。而步达昌能很快将目标锁定，一方面是因其思路正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幸运。幸运就幸运在时延平过于贪财。

原来，那时延平原本倒并无制造假会子的邪念，他是在一个神秘的委托者的威逼利诱下，才与之达成了合作协议。但这事一旦做起来，他索性也就一不做，二不休了。反正扯了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

本来按照协议约定，他所伪造的会子只能提供给那委托者，但他

嫌对方给的价格太低，于是便阳奉阴违，又私自联系了一个销售渠道。他私自联系的那个销路上的人，由于贪欲之心太盛，而警觉性又不高，在给他带来加倍利润的同时，也就给他带来了加速暴露的危险。如其不然，步达昌的引蛇出洞计划，虽不见得不能奏功，但肯定是要耗费更多的工夫。

步达昌将此战果及时向宗泽做了禀报，宗泽让他马上拿下时延平。但是要采用特殊方法秘密拿下，不能令人察觉官府对其采取了行动。根据掌握的其他情况，宗泽认为这个伪钞案不是孤立案件，而是敌对分子企图在汴京制造混乱的环节之一。他希望能通过这个时延平，追查出幕后名堂。

步达昌想了想说，这事倒也不难，我想办法找人把他叫出来喝顿酒，便可解决问题。宗泽听了他的方案，予以首肯。

步达昌设想的行动方案是这样：他先找一个与时延平有些瓜葛的人，以有事相商为借口，将其约到一个预定地点，然后突然秘密拿下，就地进行审讯。凭着多年的刑讯经验，步达昌自信不会撬不开时延平的嘴。在取得口供后，再若无其事地将其放回，暗中严密监视。同时根据其所交代的情况，采取相应行动，迅速扩大战果。

应当说这个方案是切实可行的，步达昌有把握在每一步骤上都做得滴水不漏。但可惜它尚未得到实施，就变成了竹篮打水。

意外就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当步达昌把一切准备就绪，让人上门去约请时延平时，却是连续三次撞锁。步达昌感到不对劲，在夜间亲自带人前往察看，时宅仍是铁将军把门。步达昌当机立断破门而入，见其宅内凌乱不堪，方知时延平已经抢先一步携眷逃遁。

步达昌对时宅进行了全面搜查，结果在柴房中发现了一些被废弃的雕版碎片。经细心拼凑，可以看出其中不仅有伪刻的会子版，还有伪造的朝廷借据版。证据确凿，这里无疑就是制作假钞的窝点。

这一天，是步达昌承接查案任务的第八天。案子不能说没破，但是破得不彻底，使得宗泽深究此案背景的意图落空。步达昌因之极为懊恼，深悔因恐打草惊蛇而没布置监控。然而事已至此，悔也无用，他只能面带愧色地去向宗泽复命并自请处罚。

宗泽对此次行动功亏一篑亦深感遗憾，不过他没责备步达昌。他认为步达昌能在极短时间内查到假钞源头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时延平虽然跑了，但还是留下了一定的线索。他让步达昌静心想想，风声到底是走漏于何处。如能找到这个漏洞，也就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步达昌说正是由于找不到这个漏洞，他才备感窝火。鉴于此案的特殊性，他在用人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可靠与保密，不符合要求的人，再有能耐，也未动用。在行动的每个细节上，他亦皆与执行人有过精密设计，应当不致露出马脚。所以，他根本没想到，事到临头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事实上，问题确实不是出在步达昌的侦查过程中，而主要是出在侯云甫身上。侯云甫虽不知步达昌在奉命查案，但他毕竟是衙门中人，对官府事务的动向，还是能嗅出味道的。这个人的脑瓜很灵，完全可以从中得出推断。基于此，他曾再度向邯兆瑞传信，说宗泽很可能正在密查假会子来源。这时天正会业已察觉时延平在背着他们私自兜售假会子。为防患于未然，天正会便强制时延平全家迁离了汴京。而他们的这一行动，刚好抢在了步达昌动手之前。这个失手的原因，当然不是步达昌能凭空想到的。

宗泽却敏锐地怀疑到了，问题可能是出在衙门里边。他对步达昌这个人的品质已是了解透彻，他知道这是个做事非常认真并且敢于担当的人，没有把握的话他不会讲，属于自己的责任他也绝不会推。他既然敢保证他的侦查活动中没有漏洞，问题出在他那边的可能性就不大。而假如步达昌那边没出问题，那么走漏风声的原因就只能从衙门内部查找。虽然步达昌自始至终没有动用公职人员，但他的行动却很

难避开同僚的视线。而除了同僚之外，则没人嗅觉能这般灵敏。

其实在宗泽心里，早已对府衙内部存在的问题有所感觉。草关镇案件至今追查无果，就是因为每当有所发现时，线索总是莫名其妙地被人抢先掐断。由此宗泽便开始疑心，在府衙里有向外通风报信的内奸。现在，在此案中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就更加坐实了他的这个感觉。甚至，根据种种迹象，他已能大致划出一个怀疑范围。揪出内奸，较之捉住时延平意义更大。由此而言，步达昌的侦查行动，对于完成总体戡乱计划，并不可谓劳而无功。

听了宗泽这话，步达昌心情稍慰，于是他主动请命，要对府衙内部的可疑分子展开排查。但宗泽让他沉住气，只要心中有数即可，不要急于排查。

其实宗泽何尝不急，然而他知道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他料定在近几日这段敏感期内，那暗藏的内奸必会倍加谨慎，诱其显形不易。那么，就不如先把他稳住再说。再者，这个清除内奸的行动，他打算由自己亲自筹划。这倒不是宗泽信不过步达昌，而是因为他考虑到因其职务级别所限，令其去做此事，会有诸多不便。一旦意图暴露，也就难能抓到证据。

但眼下宗泽还腾不出精力来筹划此事，眼下他必须全力以赴，去对付由于青龙岗事变而引起的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在这个严峻危机面前，其他一切事情，都只能权且让路。

四十二

苍天不负有心人，夏永济终于找到了有关女儿下落的确切线索。

那是在一家唤作月华坊的妓馆里探访到的。此前夏永济出于一种下意识的回避心理，一直不愿将女儿的下落往皮肉生意方面去想，但回占魁的临终供词，粉碎了他的自欺欺人之念。因此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将探访目标转向了风月场所。

虽说是确定了探访目标，但探访起来依然很难。因为这个探访范围，其实也很庞大。在宋代，娼妓业极为盛行，是官府许可经营的合法生意。汴京城里的青楼妓馆星罗棋布，史称“燕馆歌楼，举之万数”。其中既有许多属于宣徽院管辖的官方教坊，又有无数私营的勾栏瓦舍。为了招揽宾客，坊间的大小酒楼茶肆中，亦多备有侍妓。此外还有所谓“打野呵”者，也就是个体卖淫者，更是入夜之后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靖康之变后，各行各业均转萧条，娼妓业亦曾一度凋衰。但随着战事的平息和生活的复苏，它又很快地繁衍成势。虽在短期内它不可能恢复至战前状况，但其之振兴速度，与其他行业相比，可谓是首屈一指。仅凭夏永济一人之力，欲从这样一个在城里遍地开花的行业中去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女儿，其难度显然也并不小。

夏永济当然不会愚笨到对所有的卖春之处去逐一“扫街”，他还得进一步缩小范围。根据梦境的昭示，再结合曾与那个仿佛是莲儿的女孩偶遇过的地点，首先，他把探访区域仍旧划定在了东至审计院、西至州桥、南至春明坊、北至浴室院这片地区；其次，据他推测，在各类风月场所中，莲儿以沦入私营妓馆的可能性为大。私营妓馆的聚集地首推潘楼街，因此，他就决定先从潘楼街查起。

夏永济没有助手，要进行此项探查，就必须亲自以嫖客身份，频繁出没于花街柳巷。他知道，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弊端。

弊端之一是，他的反复出现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正在追踪他的家伙们的注意。回占魁是被收拾掉了，但他手下的杀手并没被清除干净。另外，据判断，对他深怀兴趣并且正在追踪的，还不仅仅是回占魁一伙。弊端之二是，花费太大。尽管探查范围已大大地缩小，但粗估起来，需要进行重点查访之处，恐也难下百家。青楼乃吸钱魔窟，只要你迈进了它那道珠帘，哪怕只是随便找个粉头陪着喝喝茶弹弹曲，没有个三缗五贯，也休想打发下来。天天如此花销，费用非同小可。夏永济带来的银子，若是这般挥洒，能撑多少时日便很难说。

然而夏永济却顾不了那么许多，他现在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他想倘使天可怜见，又焉知不能在山穷水尽之前，就迎来了柳暗花明呢？事实上，自其事之始，夏永济就是抱着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也正是靠着这种执着幻想的推动，才使得他始终不渝地将渺茫的寻女行动坚持了下来。多年后夏永济回首往事，深有感慨：世上有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如果你铁了心去做，或许就产生了可能。

从此，夏永济就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访妓行动。

造访青楼，在别人那里是件乐事，对夏永济来说却是桩苦差。妓馆都是在掌灯时分才开始营业，夏永济也就只能昼伏夜出。他打算在一个月左右将其划定的重点妓馆过一遍筛，那么每夜便至少要进三个妓馆。面对那种去处的那些必不可少的过场，为了探听所需情况，在一个妓馆耗下来，怎么也得将近两个时辰。待到三个妓馆如法炮制一遍，差不多也就到了鸡鸣时分。夏永济不是个惯于熬夜的人，如此晨昏颠倒地连续折腾，没几天便被打熬得筋疲力尽。

所幸苍天还算慈悲，没有让他的苦心白费。当他坚持到第十个夜晚时，一个宝贵的奇遇，终于不期而至。他当然不可能在妓馆里找到莲儿，但他碰上了一个知晓其下落的姑娘。

说起来，这事颇有点鬼使神差。

那一夜，夏永济先后消磨过两个妓馆后，因连日睡眠不足，觉得困倦难当，就想早点回去歇下，不再去跑第三家了。但当他拐过一条巷子正欲返回客栈时，却见有一家名唤月华坊的小妓馆就在巷口。当下他想，既然路过，何妨进去坐坐，便抬脚走进了这家很不起眼的小妓馆。

这家小妓馆里的姑娘数量有限，又是到了这个钟点，大部分娇娥俱已有客，闲在一边的只剩三人。夏永济就随便招呼了一个。岂知就因这一随便招呼，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幸运，竟极其凑巧地撞到了他的怀里。这事似乎纯属偶然，但若无夏永济的持续努力，这个偶然又岂能从天而降。

夏永济点的那个姑娘艺名芳蕊，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当时她是已经伺候过一个嫖客，刚刚得闲歇歇身子。方才的接客过程十分屈辱，折磨得她苦不堪言。因为这天恰逢她信水来潮，本是对老鸨言明她今夜只能唱曲陪饮，不能做床上活计的。然而一旦被嫖客点去，哪里还由得她。她接待的那个嫖客相当粗鄙，几杯浊酒下肚，便搂过她去上下乱摸。当探知她身上有事时，不仅全无忌讳，反倒亢奋异常，不顾她百般央告，硬是将她的衣裙扯下，扑到她身上狠狠地血战了一场。大畅其欲后，那厮非常满足，额外留下了一大锭银子。妓馆老鸨掂着那块沉甸甸的银子眉开眼笑，芳蕊姑娘却只能是忍辱吞声暗自垂泪。

夏永济踏进月华坊时，芳蕊所经受的蹂躏之痛尚未缓解，她极不情愿再度接客。岂料夏永济信手一指，偏偏就点中了她，直叫她暗自叫苦不迭。

她实在是让方才那个变态淫棍折磨苦了，生怕再被人胡乱鼓捣一回，把身子鼓捣出个三长两短。进了房中，趁着老鸨不在跟前，她就赶紧小心翼翼地对夏永济请求，奴家今日身子不爽，恐怕难遂客官之

意，客官如欲尽兴，不如换个姑娘。夏永济打着哈欠摆摆手道，我只在此喝盏茶歇歇脚就走，没别的事要你做，换人就不必了。芳蕊见说，又打量夏永济身上并无轻薄之气，方稍稍宽下心来。

下面便开始进行每个妓馆皆大致相同的那套项目。在芳蕊依偎着夏永济为其打扇的同时，有小厮将茶点酒果送上。夏永济说他不饮酒，芳蕊便净了手，为他进行了“点茶”表演。然后又取过瑶琴，问夏永济想听何曲。

夏永济无心在此多作消磨，说你也不用弹什么曲了，就陪我说会儿话便好。于是芳蕊便软软地傍着夏永济坐了，一面为他剥着果皮，一面顺风随水地与夏永济搭话闲聊。当然在夏永济那里，这闲聊其实不闲。他所关注的话题，只是妓馆中姑娘的来龙去脉。

幸运就是当他问起芳蕊风尘经历的时候出现的。如同所有的姑娘一样，芳蕊对此不愿多说，只是淡淡地苦笑道，皆因自己今生命苦，小小年纪就被卖进青楼抵债，后经几番辗转，流落到了这家月华坊。

这时夏永济随口问了一句：“你起初进的是哪家馆楼？”不期却听到了一个触动他神经的回答：“翠云楼。”

夏永济禁不住心中一跳，一把抓住芳蕊的肩膀：“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云香的姑娘？”看到芳蕊那一脸的错愕，夏永济才意识到自己吓着她了，连忙松开手，但双目依然紧盯着她，仿佛生怕她从面前倏忽消失似的。

芳蕊的回答又是让他周身一震：“云香？认识呀，我和她是前后脚进的翠云楼。”

“你知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夏永济圆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急问。

芳蕊被他的异常神色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一时间只是狐疑地望着

他，没有作声。

夏永济见状，只得尽量放缓了口气，对芳蕊解释，那云香是自己的友人之女，数年前被人拐卖，下落不明。后来听说是被卖进了翠云楼，但到翠云楼去寻找时，其地已是人去楼空。如若她知道云香的下落，请务必以实相告，一定有重金酬谢。

那芳蕊虽是年纪不大，却毕竟混迹江湖多年，阅历也算不浅。从一时的错愕中回过神来后，她很快就判明了两点。第一，这个客人进妓馆的目的并非取乐，而是寻人；第二，虽然这客人说是友人之事，但他本人八成就是那云香的至亲。

出于职业本能，她意识到这事可以讨价还价，是个赚钱的机会。但若这样去做，又觉不大仁义。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就在她垂首沉默之间，夏永济已不声不响地掏出一锭大银放到了桌上。这倒叫芳蕊暗叫了一声惭愧。于是，她略略回想了一下，便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夏永济。

其实云香如今栖身何处，芳蕊也并不确知。夏永济从她口中得到的，只是如下情况：当年云香进入翠云楼不久，即莫名其妙地被人指名赎出。一年多前，她曾在乾明寺附近的街市上遇到过云香一次，有过短暂交谈，得知云香是在一个姓韩的丝绸商家中做使女。后来是否有变化，那便不得而知了。

但这对夏永济来说，已属重大收获。他又慷慨地加付了芳蕊一块银子，并嘱其今夜之事勿对人言。

此后，妓馆无须再去了，夏永济的目光转向了居住在这片区域的商贾之家。由于具有“丝绸商”和“姓韩”这两个特定条件，探访范围已被缩得很小，所以查找起来进展很快。可是查找的结果是，没人听说哪家姓韩的丝绸商曾经从妓馆里赎买过女孩。就在夏永济疑心芳蕊提供的情况有误，欲再去月华坊核问时，他忽然醒悟到，韩邯同音，邯

记商家亦应包括在探查范畴之中。

接下来果然便一顺百顺。夏永济通过各种途径，没费多少时日就打听出来，那邯兆瑞家确实于四年多前从妓馆里买过一个女孩儿，改名“晚烟”，留在宅中做了使女。几年来邯家的使女多有更换，而这个晚烟却始终不曾易主。根据种种线索以及直觉，夏永济断定，那个邯家的使女晚烟，应当就是夏莲。

连日的辛劳终于换来了这个可喜的结果，令夏永济深感快慰。依着他此时的心情，是恨不能马上便闯进邯宅去辨认女儿。但理智迫使他按捺下了这个强烈的冲动。因为他感到，这事相当蹊跷。

那邯家与他非亲非故，有何理由大发慈悲，特意将莲儿赎出妓馆收留宅中？而那个邯兆瑞，虽表面上循规蹈矩为人谦和，但夏永济据其了解的情况感觉，此人其实并不简单。别的不说，单从他能在动乱岁月中，仅用数年光景，便能将生意拓展得风生水起这一点看，这个人的背景就颇不一般。联想到当年被追杀时的古怪情形和此次来京后的可疑现象，夏永济不能不对任何一点的反常都多加一个问号。

在诸多谜团尚未弄清之前，贸然暴露极不可取。夏永济告诫自己，越是到了此时，越不能急躁大意。他决定先在邯宅附近隐蔽蹲守，俟晚烟外出时进行辨认。待到证实了晚烟确系夏莲，再根据她的当前处境，筹划如何带其安全脱身。

四十三

尽管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王子善对青龙岗事变的反应之强烈，还是超出了宗泽的预期。王子善提出的那些毫无通融余地的要求，几乎就是将宗泽逼进了无法措置的死胡同。

事变的起因和导致事态扩大的责任，均不在禁军方面，这是闾勍在向宗泽汇报时就禀明了的。为慎重起见，宗泽命闾勍又召集当事人作了核实。在确认事实无误后，宗泽亲笔致函王子善，措辞委婉地说明了事变原委，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冷静协商解决此事。为缓解王子善的怒气，宗泽还主动承揽了束部不严之责。宗泽的这个姿态，可谓给足了王子善面子。

岂料王子善压根就不买账。他接过函件只草草地扫了一眼，便当着信使的面将纸笺一撕两半，抬手指着信使的鼻子，呵斥他回去告诉宗泽，不要花言巧语狡辩，若欲平息事端，除非是将裴大庆斩首，释放被禁军抓去的义军弟兄，并赔偿义军的全部损失。

宗泽面对此状，以高度克制之态，再次遣使临风寨知会王子善，被俘的义军士兵可以马上释放，且可对事变中的死者眷属给予适当抚恤，其他条件可以商议。为顺利达成协议，建议双方派员进行面对面的洽谈。王子善的答复是，要谈可以，但谈判地点必须是在临风寨，官府方面的谈判者必须是宗泽本人，宗泽赴会时必须带上裴大庆的首级，否则免谈。如果禁军要用刀枪说话，临风寨随时奉陪。

这就形成了僵局。

在宗泽召开的留守司高级将领紧急会议上，闾勍与诸将众口一词，认为王子善开出的那“三个必须”，哪一个也不能答应。而且皆对王子善动辄以武力相胁，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宗泽亦觉王子善欺人太甚。如果尽依其款前去赴会，自己这个堂堂封疆大吏，到底是去谈判还是去请罪？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处斩裴大庆这一条。裴大庆虽有过错，却是罪不当诛。而且就算是要议罪，也是留守司的事，你王子善有何资格指手画脚勒令我取其首级？若说杀人偿命，那么霍启山和那许多禁军士兵的性命，又当由谁来偿？我们本着维护抗金大局的原则，对这些姑且都一概未论，已经够宽容了，岂能再容其这般得寸进尺猖狂挑衅！

可是，若不允其条件，双方便无法进行对话。那样的话，恐怕就连眼下的僵局也维持不了多久。你不动武，他要动。到那时，你想打得打，不想打也得打。

既然是这样，有的将领提出，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趁着王子善还没动手，组织一支精兵奇袭临风寨，先拿下他王子善，使该部群龙无首不战自乱。

这个主意，宗泽也不是没想过，但他很快便做了自我否定。且不说奇袭临风寨的必胜把握甚微，即便是侥幸得手擒获了王子善，也远不足以遏制其麾下数十万众的叛乱。况且，一旦对王子善用兵，汴京周边的大小杆子必会人人自危，闻风抱团，合力造反。以留守司这点兵力，能够支吾过来吗？宗泽将这个问题摆出，众人均哑口无言。

所以，宗泽指出，未到最后关头，不可轻言决裂。打，肯定是下策。不过，目前打与不打，不取决于官府的一厢情愿。我们要立足于打，但要力求不打。立足于打，就要令部队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力求不打，则要求部队只可坚守营盘，不可轻举擅动。像裴大庆那样的意气用事行为，绝不允许再次发生。同时，还要再积极谋取与王子善和平解决争端之途。

本着上述原则，他要求诸将在闾勍的具体督导下做如下准备：其一，要严格控制部伍，坚决避免与王部摩擦；其二，要秘密派出暗

探，监视对方动向；其三，要集思广益，制订出一套在万不得已不得不打的情况下，能够以寡敌众守住城池的作战方案。而他自己，则要腾出精力，去琢磨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问题。

欲避免内乱爆发，关键还在那个“谈”字。哪怕争端再大，误会再深，只要双方能谈，便有缓解可能。但王子善提出的谈判前提相当霸道，且已坚决将讨价还价的口子封死，这就不好办了。宗泽想，若是孟太后在，或许会有些拆解扣结的主张，可惜她已离开汴京，没法再听她指点迷津了。

晚饭后，宗泽正在庭中踱步苦思，甘云报称方承道求见。宗泽问其有何事。甘云说方承道来送一本古籍书。宗泽此时哪有心思待客，就让甘云将书留下，对方承道的拜访则婉拒之。但甘云刚刚转身，宗泽又改了主意，吩咐甘云把方承道请进后衙。随后，宗泽就命人掌灯备茶，在书房里接待了方承道。

方承道给宗泽送来的是一本手抄的《诸葛心书》。他说这个抄本与坊间流传的刻印本文句多有不同，特地送与宗老伯做个参考。宗泽接过去翻阅了一下，目露珍爱之色，说世上的《诸葛心书》颇多托名伪造之笔，老夫手中有三个版本，彼此出入很大，这个抄本真假如何，待老夫有暇时要好生研读一下。就问其书何价。方承道说只要宗老伯觉得有用，留下就是。换作旁人，给我十两银子，我还未必肯卖。宗泽遂一笑了之。

方承道又与宗泽略略闲聊了几句，便做欲告辞状。宗泽却道，世侄既是来了，何妨多坐一会儿，陪老夫吃几盏茶再走不迟。方承道说宗老伯病体初愈，又遇万难之事，料是正在殚精竭虑间，故而不敢多扰。

宗泽道殚精竭虑也不在此一刻，老夫苦闷多时，正想找个人说说话。只是世侄如何便知老夫正身陷万难？方承道说现在城里人心惶

惶，纷纷传说百万贼寇要来攻城了。宗老伯身为汴京留守，压力自然可想而知。宗泽点头道，你说得不差，老夫眼下确实有点四面楚歌的味道。你既知我坐困愁城，也来帮我出点主意。方承道连忙摆手道，小可一介草民，哪有能耐参赞军国大计。

宗泽摇摇头道，那却未必，草民不等于草包，草民头脑胜于将相者，并不鲜见。我看你对政事国事天下事，颇有几分见解。且你有一个长处，敢于直言不讳，此诚为官僚们所不及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老夫需要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声音。你在我面前不必有什么顾虑，反正是闲聊，说得对错都无妨。

方承道曰既然老伯这般说，承道便恭敬不如从命了。但不知眼下老伯之难，症结何在。宗泽就将青龙岗事变原委以及与王子善的交涉情况，扼要地对他说了一遍。

方承道听罢，沉吟有顷，微叹一声道，恕承道直言，难怪众官无策，眼下面临状况，几乎是个死局。宗泽很认真地看着他说，愿闻其详。

方承道顿了一下，就皱着眉分析道，诚如宗老伯所言，意欲避免开战，首先必得能谈。可是，怎样才能谈？宗老伯亲赴临风寨，显然风险极大，万一被扣寨中，汴京岂不自乱？再说，倘要去谈，带不带裴将军人头？不带，无以平息王子善怒气，去了等于没去；带了，则令禁军将士心寒齿冷，必将导致军心不稳。而王子善提出的这些条件都做不到，谈判又能从何说起？求谈既不可得，王部朝夕必反。王部率先一反，众寇必随之作乱。以禁军之有限兵力，如何去进行弹压？到头来，就算是官府能勉强撑住残局，亦必是损失惨重，更有何力再御金虏？

宗泽闻言深深点头道，贤侄之言字字中的。看来贤侄洞悉局势之能，毫不逊于我这个汴京留守也。方承道说其实这都是明摆着的事，

谈不上什么洞悉。宗老伯既然要听真话，承道不敢不据实论之。

宗泽说你讲得很实在，事情的确是极为棘手。可是你方才说这“几乎”是个死局，是否是说，其中尚有一线生机？

方承道稍停了停，缓缓地说，可以说有，也可说没有。承道之见，在宗老伯眼里，或许不过是个馊主意。宗泽道，我不是说了吗，你说对说错都无妨。不管什么主意，你且说来听听。

方承道说，那么小可便信口开河了。其实老伯今日处境，小可早有所料，所以才有提醒老伯急流勇退之言。为今之计，还是这话，否则将越陷越深。真到万急之时，纵想抽身，恐也难了。

宗泽说，事至此间，言退何易。

方承道说，办法还是有的，可以先缓而后退。所谓缓就是要设法延缓王子善的动武时间。缓其动武的法子只有一个，就是借用裴大庆的头颅。宗老伯可称病暂且不去临风寨，但须尽快把裴大庆的人头送去。有这个台阶垫上，料其不会马上用兵。裴大庆毕竟是有违将令，老伯整肃军纪无何不可。这样，眼前的危机可暂时得到缓和。宗老伯则可抓紧时间上书朝廷，声称自己年迈多病不堪理政，敦请皇上速换他人接替留守。老伯欲脱困境，唯此一途。只是决断宜速，再有迟疑延搁，便回旋余地尽失。

宗泽听了，淡淡地苦笑曰，贤侄之所言，金蝉脱壳也。但此策只是为我宗泽着想，不是为国家着想。方承道说，小可方才说过，小可乃一介草民，没有能耐考虑得那么多。为今之计实难万全，所以小可只能为宗老伯着想。宗泽颔首道，这话倒也不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老夫毕竟是朝廷命官，岂可当此用命关头，临阵脱逃一走了之。

方承道说，恕承道大胆直言，若说临阵脱逃，首先临阵脱逃者乃

是朝廷。承道之意，无非是要提醒宗老伯明辨时务顺应天命，不强为不可为事，不枉作无谓牺牲。

宗泽正色道，此言何意，你是说这汴京的局势，根本就收拾不得了吗？

方承道迎着宗泽的目光回答，正是。如果皇上能即刻回銮，如果朝廷能号令勤王大军火速北上，局势当然可以收拾。那非但王子善翻不了天，就是金军再犯亦不足惧。可惜皇上和朝廷并无此胆魄，事实上已视中原如弃履。宗老伯据实思之，仅凭留守司数万孤军，内有王子善辈蠢蠢欲动，外有金邦铁骑虎视眈眈，这汴京究竟能守几时？宗老伯纵使鞠躬尽瘁，又于社稷何补？而且，到头来还要承担拒敌不力丧失疆土之责，又是何苦？既然天数已定，宗老伯审时度势，独善其身，那又有何不可？

宗泽听到这里插言道，老夫不敢自谓可只手擎天，但不是老夫夸口，老夫这点作用，尚非可有可无。有老夫在，王子善辈毕竟有所忌惮。倘若老夫一走，恐这汴京不消多时，便将为彼所据。

方承道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汴京就让他占去又有何妨。宗老伯坐镇汴京是为抗金，他王子善占了汴京，也是要抗金的。让那些大小杆子与金军拼个鱼死网破，那有什么不好？宗泽摇头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官军的援助，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严密的协调，那帮乌合之众是抵挡不住金军的，相反倒会乘乱各自割据一方，搞得国土四分五裂。方承道说这个可能也有，但那便是朝廷之责，与宗老伯无甚干系了。

宗泽呵呵一笑道，贤侄为老夫考虑得甚是周全。看来贤侄今日登门，送书倒在其次，奉送这个避祸之道，才是主要来意。方承道亦笑道，可以这般说。对于旁人，这些话承道是不敢讲的，也是不必讲的。只因我方家受宗老伯恩泽非浅，承道别无所报，所以不能不知无

不言。我想倘先父在世，亦断不会坐视老伯以身蹈险。

宗泽道你父亲那脾气我知道，他对我更是无不可言，无不敢言。不过，你既料定汴京迟早难保，却为何仍要滞留于此？

方承道说，小可以经商为业，所图者无非是个商机。战乱时期，人们无心治学，正是我在此搜求珍稀古籍的大好时机。再者不管将来谁居汴京，皆要安定民生，无论江山如何易主，与稻粱百姓的关系其实不大。但对于宗老伯这样的封疆大吏，生死荣辱就息息相关了。

宗泽若有所思地揉着额头，沉默片刻，长叹一声说，老夫的生死荣辱倒无足轻重，然老夫终究是年迈体衰精力不逮了，勉为其难亦不免误国，这确是颇堪虑也。方承道随之感叹曰，老伯虑事终是以国为先，境界实非常人可及。承道之陋见，或许在老伯听来，不堪一哂也。宗泽说，不，贤侄所言者，俱为直面现状之实情，对老夫统观形势很有帮助。无论老夫何去何从，对贤侄这番良苦用心，皆深为心领。

方承道告辞后，宗泽独坐书房中，反复回味着方才的谈话，继续沉思至夜深。不管方承道的本意何在，宗泽觉得，起码其言里有两点意思，对自己是个有益的提醒。一点是为今之计难求万全，再一点是时不我待宜速决断。现在是多一刻犹疑便多一分被动，举棋不定就等于坐以待毙。于是，他命令自己，无论如何，就在今夜，死活要将破解眼前这个死局的对策想出来。

四十四

就在方承道去拜会宗泽的同一个夜晚，宣孟营利用囚禁室上方的通气窗，以弹弓投书的方式，向钟离秀传递了他要强行劫牢的信息。

这是他第二次以这种方式投书。第一次是在七八天前，因王子善那边迟迟不见动静，他担心钟离秀着急，曾投书让她耐心等信儿。这是个十分危险的联络方式，因为那个作为囚室的仓房窗口既高且小，而且为避开看守视线，弹丸只能在远距离发射，发射角度亦有限制。稍有一点偏差，弹丸便不能入窗。好在宣孟营的射技过硬，弹弓的性能也好，总算使这两次投书，都没出现差池。

这一天，是派祝兴祖去临风寨报信后的第二十二天。这么多时日过去了，还没见王子善向老佛崖要人，显然很不正常。起初，宣孟营估计是王子善已在与老佛崖首脑进行交涉，只是自己没听到消息罢了。后经多方探听，并无有关消息，他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不安也一日甚似一日。而促使他终于决定要强行劫牢的，是在今天连续发生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奉命外出采买押运军用物资的蒋宗尧，已于午时前后返回山寨；另一件事是，受宣孟营秘遣再度前往临风寨报信的祝兴祖，突然被曾邦才拘捕。

原来，宣孟营因左等右盼始终不见临风寨方面的动静，回想起祝兴祖说当时因王子善不在寨中，蜡丸乃是一个范姓头领主动提出代为转交，不免心生狐疑。他想若说此事有漏洞，怕是就在这里了。那个姓范的，八成是没转交蜡丸。没转交犹可，怕只怕他非但没转交，反倒私拆了蜡丸。倘是如此，其意何在？他觉得当时没对此予以警觉，就是个大失误，现在更不能再这样坐等。于是，他就以下山采办施工器具为由，安排了祝兴祖再跑一趟临风寨，叮嘱其务必将蜡丸亲手交

给王子善。在密信里，宣孟营以极迫切的语气告诉王子善，事已刻不容缓，务必见信即动。

本来这回宣孟营是想另找一个弟兄去送信，但因考虑到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最终仍是委派了祝兴祖。岂料这却酿成了大错。倒不是说祝兴祖这个人靠不住，而是天不作美，让祝兴祖刚刚出山便触上了大霉头。

那个大霉头，就是范光宪。

事情也是赶得太巧。这一天，正逢范光宪应约密会曾邦才，与其面议充分利用青龙岗事件策反王子善之计。会面的地点，就约在了老佛崖山口路旁一家茶水店的单间里。这家茶水店是虎翼军自设的，近来曾邦才已将其经营人员，全部换成了自己的爪牙。

两人会谈的时间不长，主要就是针对宗泽会不会亲自出面谈判的两种可能，商谈了相应的对付方法。祝兴祖下山途经这个茶水店时，恰是曾范两人正要分手的时候。当时范光宪刚从桌边站起，不经意地向窗外看去，正好看到了祝兴祖的侧面。他微微一怔，不禁脱口低叫道，好像就是他！

曾邦才不明就里地问，什么就是他？范光宪指着祝兴祖的背影说，刚过去的那人，就是那天去送蜡丸的汉子。他脸上那块疤我记得，应当不会看错。曾邦才急举目向外张望了一下，想了想说，知道了，这个人由我来收拾，你不要出面，绕开他走。

待范光宪离去后，曾邦才即带亲兵追上去拦截了祝兴祖，盘问他是何人。祝兴祖是认得曾邦才这个二当家的，恭敬地打躬道，小的是山上的弟兄，唤作祝兴祖，现在是奉命外出采买施工器具。说着，还出示了出山符牌。

祝兴祖是被列入排查名单者，曾邦才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他上

下打量了一下祝兴祖，说我有事找你，你且随我回去说话。

祝兴祖突遭拦截，已是心下暗惊，又见曾邦才要以莫须有的借口将其带回，更觉势头不妙，便连忙托词道，山上修房正等用具，耽误了公差，小的却是吃罪不起。曾邦才道那却无妨，你将需要采买的物品写个单子，我差人替你跑一趟可也。

祝兴祖见状，料是送信事泄。他虽不知密信底里，却知其事绝非寻常。一时间，他曾闪过夺路而逃之念，但在掂量了自己与围在身边的兵丁的实力对比后，还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

所幸宣孟营得知此事的时间很早。这又是一个巧合。

当时宣孟营正在一个山坡上监运木料，曾邦才一行返回驻地的情形，正好尽收眼底。最初看到曾邦才那一小队人马出现在山道上时，宣孟营还有点心不在焉。因为这时他由于听说蒋宗尧已经回山，正在紧张地构思对策。可不知怎的，在下意识中，他觉得那队人马似乎有点问题，便着意地向山道上多瞄了两眼。这一着意观望，就观望出了问题——在曾邦才的马后，若干士兵的马前，还夹杂着一个步行的汉子。那汉子虽未被捆绑，但从其情状来看，显然是被押解的样子。

待到那队人马再走近些，宣孟营就完全看清了，那个似犯人一般垂头丧气地跟在曾邦才马后的人，正是刚被自己打发下山不久的祝兴祖。

看清了这个情景，就似一个惊雷贴着头皮突然炸开，震得宣孟营的脑袋嗡嗡作响。

在祝兴祖的出山途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意外之变，一时间唬得宣孟营毛骨悚然。但宣孟营毕竟是个经过血火锤炼的人，他虽不能做到处变不惊，但还不至于被吓得手足无措。他很快便强制着自己沉着下来，一面若无其事地继续监工，一面在大脑中对眼下的状况

进行了紧急分析。

眼下的状况是糟透了。白白等了二十来天，没有等来临风寨的营救行动，却是耗回了对钟离秀垂涎三尺的蒋宗尧。蒋宗尧这个大淫棍，歇足精神后，必定要在钟离秀身上泄欲，而钟离秀绝对是宁死不肯受辱的。事到其间，惨剧难免。

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事，这里面多少还有点手脚可做。事实上，因见蒋宗尧的归期已近，这几天宣孟营已想出了几个拖延蒋宗尧对钟离秀下手的办法。然而祝兴祖的突然被捕，却使得那些办法基本无用了。这个意外变故，才真正是糟糕透顶。

诚然，现在还不能肯定，祝兴祖的被捕就是由于密信事发。但理智却严厉地告诫宣孟营，此刻绝不能心存一丝侥幸，必须从最坏的假设出发，果断地采取应变措施。否则，不仅钟离秀性命不保，连他自身也将是死路一条。宣孟营知道，现在自己的命运，已是与钟离秀紧紧地绑在一起，想撒手也撒不开了。现在他的出路，只能是破釜沉舟奋力一搏。

奋力一搏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劫牢。

以宣孟营的心情，恨不得即刻就行动。但是在光天化日下劫牢，分明就是去送死。要劫牢只能是在夜间。而就是到了夜间，也不是说劫便能劫的。老佛崖戒备森严，没有充分地准备，劫了也是白劫，根本冲不出去。毫无把握的蛮干没有意义，所以这劫牢的时间，宣孟营寻思，最快也只能定在次日之夜。而在今夜，他须先将准备工作做好。

欲在一夜之内，而且是在不为人知的前提下，悄悄地做好逃生准备，时间显然不够用。好在宣孟营为防万一，在等待王子善与老佛崖交涉的同时，已是暗暗地做了一些准备。

在这些日子里，他以勘察营建工程所需的木料石方为借口，遍察山寨地形，窥出了唯有后山的一个悬崖处，是个可资利用的警戒盲点。其后，他搞清了从囚室到后山悬崖的最佳逃跑路径，并且备下了供逃生使用的绳索。但因恐被人察觉，没到最后关头，他不敢将绳索提前安置到位。沿途阻滞追兵的陷阱路障，他也没敢提前预置。没有这些设施的帮助，他很难带着钟离秀摆脱追兵突出险境。为保行动成功，今天夜里，他必须先将这些事情准备就绪。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他还能不能拥有这一天一夜的时间。也就是说，曾邦才会不会在他行动之前，便将事情查到了他的头上。这就取决于祝兴祖的骨头够不够硬了。

对于祝兴祖这个人，宣孟营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这个人确实有不少毛病，但在江湖义气方面却不含糊，事到临头绝对能为哥们儿弟兄两肋插刀。正是基于他的这种品性，宣孟营才把传递密信的差事交给了他。从眼下的情形看，可以断定，祝兴祖并未吐露机密，否则，曾邦才焉能让他宣孟营还在这里安然无恙地监什么工。

曾邦才欲撬开祝兴祖的嘴不会很顺当，宣孟营料想。那么，一时半会儿自己应当还不至于大祸临头。但祝兴祖能坚持多久，他的江湖义气最终能不能顶住曾邦才的酷刑，这却不敢乐观。所以宣孟营想，对此应做两手准备。那么怎么办？他想也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先出其不意地拿下蒋宗尧。

急切间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现在是寸时寸金，说动就得动。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找帮手。

此前，为了保密，也为了不连累弟兄们，除了祝兴祖，宣孟营没有动用过别人，就连承担传信任务的祝兴祖，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到了这个时刻，只靠他宣孟营单枪匹马当然是力所不及。而要找人参与其事，便不能不将其缘由以实相告，这也是要冒一定的

风险。不过宣孟营相信，凭着在战场上建立的血肉情义以及素日里同甘共苦的莫逆之交，甘愿与他生死与共的热血弟兄还是有的。

果然，当天收了工，四个被秘密召集在一起的弟兄听宣孟营亮出底牌后，皆慨然表示，此乃大义之举也。曾邦才那厮在山寨中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结党营私、飞扬跋扈，我等敢怒而不敢言久矣，早有弃暗投明之意。今日既蒙大哥以命相托，我等弟兄绝无二话。这四个弟兄都是靖康之变时与宣孟营一起浴血杀出金军重围的旧部，他们的品行为人，宣孟营是信得过的。弟兄们的这种果敢态度使宣孟营非常感动，也令他极大地增强了事在必成的信念和勇气。

于是，他分派三个弟兄，从即日起，轮班监视有关方面的动静，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就果断地去把蒋宗尧控制在手。他自己则带着一个唤作冯春的弟兄，于天色黑透后，悄悄地潜出营房，先至囚室附近，向钟离秀投射了弹丸，然后踅入一个破草棚中，取出宣孟营已预先隐藏在此的逃生用品，在夜色的掩护下，运到预定地点，一一做了安置。直至三更过后，两人才算忙完。所幸整个过程还算顺利，虽是两次险遇巡哨队，但都被他们机警地躲了过去。

时至天明，平安无事。只要这一天里不生变故，事成便有望矣。不过这一天的时间，真是比前面那二十来天还难挨。

四十五

经过几乎一整宿的艰难思考，宗泽最终做出的决定是，他要在不带裴大庆人头的情况下，亲赴临风寨与王子善谈判。

万全之策没有，只能下此险注。

但这并不是盲目地孤注一掷。宗泽经过反复琢磨，想通了很重要的一点：目前的状况看似已成死局，实则王子善还没真正铁下心来要与官军拼个鱼死网破。如其决意翻脸，也就用不着提什么谈判条件，直接兴兵动武就是了。既然他还想谈，就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言和之意。既其尚存此意，就有可能因势利导，设法把这盘死局走活。

想通了这一点，宗泽的焦灼稍缓三分。他又分析了王子善提出的三个条件。分析的结论是，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必须由他亲自去谈，而要求携带裴大庆的人头，则主要是为了泄愤，其实与谈判的实质关系不大。如果双方谈得好，王子善没有必要非坚持索裴大庆一命，如果谈得不好，即使是搭上裴大庆的脑袋也没用，所以这一条可不予理睬。但为促使双方开谈，不妨先声称可以应允其全部条件。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策略，只能到时候再向王子善解释。

为了收编京畿民间武装，宗泽来京就任后，在调研各路杆子的情况上下了不少功夫。根据对王子善的了解，宗泽一直认为，他是个大可争取的江湖枭雄。他相信，就王子善的本意，肯定不想树敌于禁军。就算是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他也不愿当出头的椽子，让旁人坐山观虎斗。从草关镇事件到青龙岗事件，宗泽越来越明白地看出，王子善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一杆枪。目前这个所谓死局的设计者，绝对不会是王子善，而是隐藏其后的某些阴谋叛乱分子。一旦真相大白，王子善自然会调转矛头。宗泽决定亲赴临风寨，就是要将此况此理对王子善讲明说透。

但问题是欲使王子善辨明皂白幡然悔悟，必须拿出过硬的证据，而现在宗泽却无一桩证据在手。仅凭红口白牙，很难令其信服。何况，很可能在王子善的部伍中，便潜伏着阴谋叛乱分子，这些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唆使王子善一意孤行。所以，尽管王子善可以争取，但争取的难度极大。此时的临风寨，可谓杀机四伏，没有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这一遭是走不得的。对此生死凶险，宗泽当然也是做了充分估计。

如此以身履险值不值呢？宗泽也是肉体凡胎，不可能无所权衡。权衡的结果是，此险值得一冒。理由很简单：既然看到了其中存在着求胜希望，不尽力一试就太可惜。人到古稀来日无多，回首平生壮志未酬，宗泽非常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能再成就一点大事。他从来就不曾认为，自己已是朽木残阳不堪大用。在与方承道的谈话中，他所流露的某些意气消沉之语，其实是另有用意。那个用意何在，目前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另外他还设想，正因此行凶险非常，人皆以为他不会出马，他却偏偏毅然赴会，或许反倒可生奇效。

次日午后，宗泽再次召集各部要员开会，宣布了他的决定。

诸将众官一听其意，均连呼使不得。闾勍也大摇其头，说宗泽留守亲赴临风寨本来就险，若不带上裴大庆的人头，更是险上加险，请求宗泽千万深思慎动。

宗泽决然地道，大家的担心可以理解，然昨夜老夫思之再三，临风寨这一遭老夫是势在必行。我若不去，就是逼着王子善动武。但是裴大庆我却绝不能斩。裴大庆抗金有功，功绩卓著，日前所犯过失，科以军棍足矣。老夫焉能利用部属之首，来保自家这条老命。此事无可更改，诸位勿再多言。

众人见宗泽虎着脸将话说死，一时间只得哑然噤声。闾勍情知这个决心宗泽不是轻易下的，现在既已下定，确是难以劝转了，便提出

若是宗泽非去不可，护卫措施必须严密，可从部队中选择武功高强者，与宗泽的亲兵队共同组成一支强悍的谈判卫队。众人皆曰闾太尉所言极是。然而，此议亦未被宗泽采纳。

宗泽一身安危，关乎汴京存亡，这个重大干系，宗泽当然不会忽略。那么此去临风寨，当带多少护卫为妥？虑及这个问题时，宗泽联想到了李纲曾向他提起过的卧狼岭之行。

那是在去年夏天，李纲奉命带兵去解太原之围。途经河阳时，因粮草被盘踞在卧狼岭上的义军欧小凤部打劫，差点儿引起官军与绿林的武装冲突。当时李纲是只带甘云一人单刀赴会，即从容平息事端，成功地团结了抗金力量。

现在摆在宗泽面前的情况，与李纲在河阳遇到的情况，既很相似，又有不同。

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是因官军的粮草被劫而起争端，都是官军非万不得已不宜与对方开战，都是对方提出必须由官军主帅亲赴其营谈判。不同之处是，王子善的军事力量远较欧小凤为大，这次争端的背景远较那次复杂，王子善对官军的误会，亦远较欧小凤为深。还有一点，即那次欧小凤是限定了李纲所带护卫的人数的，此次王子善则没作限定。没作限定，并非是友好表示，反倒恰恰说明了其自恃实力雄厚，未把官军放在眼里。也就是说，相形之下，此番宗泽去临风寨，较之去年李纲上卧狼岭，险情可谓倍之又倍。

宗泽既然决定要去，自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不怕死不等于去送死，多一分安全保障，也就多一成胜算。所以今天上午，专门就护卫问题，宗泽已与甘云作了合计。议定的方案是由甘云挑选两名身怀绝技的亲兵，连甘云总共三人，随同宗泽赴会。

这个护卫方案又引起了与会官员一阵大哗。众官纷纷谏言，王子善之意不善，临风寨易进难出，还是多带些护卫为妥。

宗泽说诸位且听老夫解释。我也曾想过多带扈从，但带多少人马算多？若是带着上千人马前往，像是去谈判吗？就算是带了上千人马，如果谈崩了，彼欲扣我为质，我照样冲杀不出。既然如此，那还不如索性少带，倒可令彼安心与我一谈。老夫此去，毕竟是为了谈，不是为了打。诸位对老夫关切备至，老夫深为感荷。老夫一命虽不值几何，然却肩负朝廷重托，并不敢妄自轻贱。我只带三人去，自有只带三人的道理，诸位尽管宽心就是。

众官皆知宗泽智谋过人，见他说得如此底气充足，思忖着他或许是另有神机，遂不好再多作异议。

宗泽与甘云商定只由三人护卫，确非盲目逞勇，而是根据甘云随李纲单刀赴会的体会研究确定的。甘云的体会是，出席这种对方态度强硬的军事谈判，无论是带去多少人，到了谈判地点，真正被允许侍卫在主公身边的，顶多也就是两三个人，余者肯定会被隔离开去。如果对方心怀歹意，一旦出事，卫队根本援救不及，甚至是早已被提前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主公的安全保障，实际上还是只能由少数贴身护卫承担。所以护卫人员不在多而在精，护卫的诀窍不在勇而在智。宗泽认为有道理。考虑到这次争端背景复杂，效仿李纲只带甘云一人是悬了点，因此最后斟酌的结果，是再加上两名精干的亲兵。

此外，宗泽和甘云心里还有个底：在王子善义军内部，亦有人愿为宗泽保驾。原来，就在昨日深夜，宗泽收到了一封来自临风寨的密信，发信者是王部中军头领周虎旺。信中只有寥寥二十个字：“若宗帅欲来临风寨会谈，人身安全虎旺当力保之。”宗泽断然决定赴会，此信乃促成因素之一。

前些时，在草关镇事件的交涉中，宗泽曾与周虎旺打过交道。虽然仅为一面之交，但给宗泽留下的印象颇深。从周虎旺坦荡直率的谈吐中，宗泽感到这个猎户出身的年轻头领，是一个十分正直而且很有头脑的汉子。宗泽分析，在周虎旺悄悄派人送来的这封密信中，包含

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其认为宗泽若能亲往谈判，对于消除误会化解矛盾非常重要；其二，其决意促使谈判成功，并已为此做了相应的准备。宗泽凭着直觉，相信周虎旺的承诺是真诚的。

至于此信是否有诈，宗泽觉得不太可能。他与周虎旺素无瓜葛，旁人岂知他对周虎旺是何看法？

有此一张底牌，自然是让宗泽气壮了不少。但为防内奸作祟，除了当夜经手密信的甘云和宗颖，此事宗泽没对任何人透露，当然更不能在会议上公开声张。

斩钉截铁地宣布过上述决定，宗泽又对当前的军政要务做了部署。他在部署时强调指出，此际最要紧的是，各司曹各署衙高度负责密切协作，各项工作务必要做到他在与不在一样地有条不紊、配合默契、秩序井然。汴京之局面越稳定，他的安全也就越有保证。

众文武皆为宗泽慷慨赴险的大无畏气概所动，异口同声地表示，职等一定恪尽职守、勠力同心，誓作宗留守力挽狂澜之坚强后盾。宗泽满意地笑曰，这就对了，若汴京无我宗泽，太阳照常升起，则彼扣留老夫，又有何益可图？

会后，宗泽将闾勍留下，又单独做了交谈。为了稳定人心，面对众人宗泽必须表现得运筹若定成竹在胸，但对于代理主政的闾勍，该交的底，还是得实事求是地交清。

这时，宗泽先将临风寨内有人可为之保驾的事告诉了闾勍，让他知道自己并非无备而往。接着，又严肃地对其坦言，尽管如此，亦难免万一。不测之变，不可不防。倘我真的回不来，你须按既定方案，指挥部队及各区厢兵乡勇，坚决固守城池。同时紧急奏报朝廷，并檄召附近州县官军驰援。你须通观全局，当断则断，万不可因顾及老夫性命而犹疑误事。

闾勍听了，没有似往常那样爽快地应答，而是锁着眉心沉默了半晌，才十分凝重地点了点头。宗泽只道这是由于他深感责任沉重之故，却没想到此刻在闾勍心里，正进行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与闾勍谈完，宗泽又唤来宗颖，交代了需及时处理的卷宗。宗颖认为父亲其实犯不上为那个不仁不义的朝廷如此卖命，但乃父的脾性他知道，一旦主意拿定，九头牛也拉不回。所以现在他唯能在心里默祷，祈上苍佑父平安。

晚饭后，一身疲惫的宗泽打算早点就寝，宗颖就命人提前备好了泡脚水。说到泡脚，宗泽想到了盈儿的烫伤，便让宗颖陪同着，去其住处做了探视。这种体恤仆役的举动，对宗泽来说本属寻常，却在盈儿的心灵上再次激起大波，终使她与宗泽的恩仇关系，产生了霄壤之变。此为后话，下文再表。

虽说去临风寨是步险棋，但因其志已决，宗泽的心情反而踏实下来。加之他真是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泡过脚宽衣上床后，不多时便熟睡过去。

却不料就在当天夜里，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大事。

四十六

那事是闾勍背着宗泽做下的。他知道宗泽事后得知，必会勃然大怒，但经过内心的艰难权衡，还是下了先斩后奏的狠心。

从表面上看，身为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的闾勍，是汴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宗泽的副手，但实际上，他与宗泽的关系，却不单纯是主帅与佐官那么简单。这一点别人并不知道，只有闾勍自己心知肚明。

早在宗泽上任之初，闾勍就接到过中书侍郎兼御营使黄潜善的指令，许其有不经宗泽直接向朝廷奏报汴京军政情况之权。这当然是经过皇上授意的。后来郭仲荀奉旨来接孟太后时，又对闾勍密传了赵构的口谕，命其须将留守司之要紧动态，随时具文呈奏行在。其中之意，不言自明，朝廷把他放在宗泽身边，不仅是让他襄助宗泽，也是让他监视宗泽。

被朝廷赋予了这种特殊使命，对某些官员来说，乃是难得的攀附之机，正好凭风借力谋求腾达。但这个差事落到闾勍头上，却让他感到十分别扭。因为一来，他是个厌恶官场权术的人，对皇上这种猜忌和制衡封疆大吏的做法甚是反感。他想此时命我监视宗泽，焉知彼时会不会又安插什么人来监视我。二来，皇上居然对宗泽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都放心不下，在他看来也太不公道、太岂有此理、太令人寒心。

闾勍过去没有与宗泽共过事，此番镇守汴京，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但宗泽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在闾勍那里早已是如雷贯耳。伴随着这个名字的，首先当然是那一连串威震中原的抗金业绩，不过除此之外，某些负面传闻，闾勍也听说过。比如说宗泽狂妄自大、专断独行、心狠手辣、不通人情，等等。所以在谋面之前，闾勍虽对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帅心怀敬意，但对于自己能否与其和睦相处，却有不小的

顾虑。待到真正共起事来，他方知这个顾虑纯属多余，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从对宗泽军政才干的敬佩，发展到了对其人格魅力的折服。

在宗泽主政汴京这短短的两个月中，风波不断，大故迭起。作为宗泽的第一副手，闾勍真切地见证了宗泽面对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和所付出的每一滴心血，充分地感受到了宗泽胸怀中那种炽热如火的报国热忱。如此自觉地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且在军政才干上如此出类拔萃者，毫不夸张地说，在闾勍的同僚中，还从没碰上过一个。所以经过近两个月的相处，闾勍在下意识上是越来越将宗泽视为了主心骨，并越来越清晰地感到，对于汴京的固守和中原的恢复，假以时日，宗泽所发挥的作用将不可估量。

对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闾勍决意要尽全力辅佐。

自然，皇上的旨意他不能不遵，直达圣听的奏章他不能不写，不过，他在奏章中所述情况均属实情，没有一句无中生有之语，且时时表露了对宗泽治理汴京种种措施的赞同肯定。他知道这样的奏章并不符合皇上以及黄潜善那帮人的本意，将奏章写成这样，肯定对自己的升迁不利。可是在他看来，宗泽的所作所为的确无可指责，即便是存心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也真是很难挑得出来。那总不能闭着眼睛瞎编乱造罢。因此，暗中监视宗泽这事，到了闾勍这里，就完全失效了。

根据宗泽的性格和为人，闾勍对宗泽会断然决定亲赴临风寨谈判，是有所预料的。他亦知欲得避免官军与义军血肉相残，此乃唯一可试之途。但宗泽此去之吉凶，却着实令他悬心。万一宗泽一去不回，汴京将由何人主政？

闾勍不是一个普通武将，而是镇守汴京的副帅，对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他不能不虑。他考虑到的可能性无非两种，一种是他被指定暂署帅印；再一种是另有大员来接任留守。而无论哪种可能，他认为都很不理想。他不是不能独当一面，但独自支撑汴京危局，却还力逊一

筹，这个自知之明他有。指望朝廷另派人来，谁知会派来个什么人，如果来者是个草包或者是黄潜善一伙的亲信，情况将会更糟。所以闾勍想来想去，还是深觉不宜让宗泽去冒险。

然而宗泽去意已决。那么，如何尽最大可能保障宗泽的安全，便成了闾勍的思索焦点。在会议上他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就是一直在思索自己能为此做点什么。思索的结果是，应当让宗泽把裴大庆的人头带上。当宗泽留下他单独谈话时，这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已基本确立。

这是一个令他很痛苦的选择。裴大庆在他的心目中，是一员得力战将，也是一条血性好汉。但是事在两难，他只有忍痛断臂。

闾勍是这样想的：虽说甘云智勇双全护卫有方，在义军里面还有内应，但那毕竟是在对方的老巢里，王子善万一撕破脸皮，单凭甘云他们，是难保宗泽全身而退的。若要确保宗泽无恙，就须尽量争取使王子善不致当场翻脸。

闾勍是与杆子们打过一些交道的，对王子善有一定的了解。他知道，讲信用重脸面这些绿林好汉的行事特征，在王子善身上体现得十分显著。宗泽声称应允其全部谈判条件，到时候却两手空空而去，显系言而无信。倘再有人进行恶意挑拨，便很可能会导致王子善冲冠一怒。王子善在盛怒之下将会做出何等举动，那是很难估计的。

而若是宗泽带去了裴大庆的首级，首先在诚信上没有问题，同时可使王子善得到某种心理平衡，这便会对双方展开和谈起到很大作用。就算一时难以谈拢，王子善亦应不致扣留或者加害宗泽。那种义字当头的江湖名声，在绿林头领那里，还都是很看重的。

再者，如果宗泽此去遭遇不测，汴京地区叛乱爆发，留守司军弹压不住，朝廷追究肇事责任，最终也得追究到裴大庆头上。这场祸事总得有个顶缸的人，到头来裴大庆仍是性命难保。既然如此，那就不

如让他死得有些价值。

闾勍心知，这些道理，宗泽不是不清楚，而其之所以不肯处斩裴大庆，一是于心不忍；二是有其不便和苦衷。那么这件万难之事，便只有由他闾勍去做。也只有由他去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此事在禁军中所导致的副作用。

出于上述原因，此事只能先斩后奏。

当日晚饭时分，闾勍命人备了好酒好菜，亲自带人送到了留守司刑房里。进入牢中，摆下酒菜后，闾勍挥退了左右，招呼裴大庆道，裴将军是不是被圈在这里烦闷得紧，我来陪你喝两碗。

裴大庆见状，本能地瞪起眼睛问，闾太尉这是何意，是不是要拿我裴某开刀？

闾勍解下佩剑放到桌上，摆了摆手道，你违反军令私自用兵，以军法论，应当严处。但如何量刑，尚且未定。这个娄子你确实是捅得不小，我得与你商议个解决办法。你且给我安生坐下，咱们边喝边说。

裴大庆经过一天一夜的羁押，从暴怒中渐渐冷静下来，此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惴惴不安地坐到桌边，垂着头道，末将鲁莽，闯了大祸，该当何罪，悉凭发落，末将无话可说。

闾勍苦笑一声摇摇头道，你说得简单，现在不只是发落你的问题，事情比你想得要棘手得多。说着，他捧坛倒酒，示意裴大庆端碗，两人对饮了两口，他便将王子善要求宗泽亲赴临风寨谈判的事告诉了裴大庆。

“我操他个老娘。”裴大庆一听，心里的火气腾地又蹿了上来，“明明是他们存心找事，却让宗留守上门去作揖，端的是欺人太甚。”

“仅仅如此也还罢了。还有更甚的条件。”

“他们还想怎么着？”

“还提出宗留守此去，必须携带一物。”

“携带何物？”

“你裴大庆裴将军的首级。”

“岂有此理！”裴大庆愤慨地将酒碗往桌上一掼，扯着嗓子大吼，“凭什么？凭我杀了他们的人吗，那他们先杀我的弟兄，这话怎么说？”

“不错，宗留守也是这般说。宗留守已明确表示，这个条件绝不答应。”

“临风寨宗留守也去不得，那是他娘的自投罗网。”

“是啊，我与众将也是这样劝说。但宗留守是执意要去，已经复函与王子善。”

“这却是何苦。不去又待怎的？”

“这也是迫不得已。”闾勍沉郁地叹道，“不去与其沟通，很难消除误会。青龙岗一事，显然是有人在蓄意捣鬼。宗留守此去，就是要把这事当面给王子善说透。否则，京东这股杆子，便很可能被人操纵利用，带头发动叛乱。”

“他敢叛乱，那就打呗，咱还怕了这帮乡匪不成？”

“说你没脑子，你还真就是没脑子。除了打，你还知道什么？”闾勍虎着脸呵斥道，“要说打，宗留守不比你能打？如果打能解决问题，宗留守早就下决心剿了他们了。你睁眼看看我们与草寇的兵力对

比，打起来我们能占上风吗？再说我们在家门里边自己杀个不亦乐乎，那是便宜了谁？宗留守身系天下之重，焉能似你这般，只图一时之快。他决意深入虎穴折冲樽俎，实乃欲以一人之险，而换取社稷之安也。裴将军，我这话你听得懂听不懂？”

“末将听得懂。”裴大庆懊悔地擂了一下桌子，“不合末将一步走错，却是害苦了宗留守。不知宗留守此去，护卫如何安排？”

“你这话却是问到了要害处，我要与你商议的，就是这个问题。状况是明摆着的，无论如何护卫，那是在人家的老巢，倚仗武力是难保平安的。唯一可靠的法子，是让王子善深信宗留守前去谈判的诚意。”说到这里，闾勍踌躇了一下，却不得不咬着牙继续往下说，“争取王子善消除敌意，关键就在这诚意的体现上。宗留守不惜以身涉险舍命一搏，为的是保全汴京，也包括保全你我。那么，我们亦应为保全宗留守，尽力而为才是。”

“那不消说。闾太尉有何高策吗？”

“高策没有。闾某想来想去，只有一条无奈之计。只是——”闾勍顿了顿，表情变得异常严肃，“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唯可借助裴将军之力了。”

“哦？啊——”裴大庆闻言眉梢一动，旋即轻轻地点了点头。他这个人虽是性情鲁莽，脑子却并不笨。今晚闾勍突然来牢房陪他喝酒，他就知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现在话说到此，他已完全明白了闾勍的意思。或者说，方才闾勍说到王子善提出宗泽前去谈判须带上他的首级时，他就隐约略猜出了闾勍的来意。所以这时听闾勍将其意和盘托出，他虽是心头不免一凛，却并未感到多少惊讶。

“这不是宗留守的意思，”短暂地静默了一下，闾勍声色喑哑地说，“只是我闾某的个人拜托。闾某无能，别无他策。裴将军如有为难处，绝不强求，只当我闾勍没说。”

“闾太尉乃出以公心，这个事理末将明白。此中利害闾太尉方才已然讲清，且容末将略做思量如何？”直面这道生死试题，裴大庆显得异常平和。

“好，闾某静候裴将军回音。”闾勍知道，如果宗泽下令处斩裴大庆，裴大庆肯定是一百个不服，而宗泽断然将凶险一肩担起，却是让裴大庆无地自容。虽然裴大庆说要做思量，但他从裴大庆的神情中，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结果。

多余的话不必再说了，怀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闾勍面对裴大庆，郑重地双手举樽，将满满一大碗酒一饮而尽。

闾勍离去后，裴大庆独坐桌边继续开怀痛饮，一直将那坛酿自丰乐楼的烈性烧酒喝得一滴不剩。是夜三更，他用闾勍遗留在桌上的佩剑自刎于牢中。

四十七

眼看着红日一点点地西坠，宣孟营紧绷着的心弦也在一点点地放松。这无比漫长的一天总算是熬下来了，没有出现异常动静。看来祝兴祖的骨头还不软。或者，宣孟营猜想，祝兴祖被曾邦才拿下是另有原因，与传递密信并无牵涉。

密信没送出去，外力是借助不成了。另外设法传信，时间恐来不及。蒋宗尧那色鬼已养足了精神，说不定哪一刻便要对钟离秀下手。昨夜预置的逃跑设施，时间长了亦难免暴露。所以，即使其事未泄，这牢也非劫不可。宣孟营毫不犹豫地决定，当夜坚决按原计划行动。

宣孟营是个胆大心细的人，虽然事出仓促，对行动细节谋划得还是相当缜密。入夜之后，他分派冯春先至悬崖处等待接应，另一名弟兄预伏于撤离路线途中，他自己则带着其他两名弟兄直去囚房。

接近囚房看守的方法，亦是事先设计好的。当值的两个看守与宣孟营无冤无仇，但因情势所迫，宣孟营不得不狠着心肠，对他们痛下杀手。

从干掉看守、打开牢门、接出钟离秀，到避开附近的游动哨、悄悄地撤上山道，皆按预定计划，实施得十分顺利。恰好这一夜是浮云遮月，对宣孟营他们的隐蔽甚为有利。根据宣孟营的事先侦察，他估计此时距看守换岗时间还有将近一个时辰。而他们沿勘定路线赶到后山悬崖处，至多只需半个时辰。只要在这段时间里不出意外，即便是劫牢事发，也是追之不及了。宣孟营一面带着钟离秀和两个弟兄摸黑疾行，一面就在心里紧张地念叨，千万莫在这半个时辰里节外生枝。

岂料偏是事与愿违，连一刻工夫还没到，身后竟然就火光闪闪地涌来了大量追兵。

宣孟营见状吃惊不小，不知事情为何暴露得如此之快。其实，这并非是因为他在哪个环节上出现了纰漏，而是由于祝兴祖最终没能扛住曾邦才的酷刑。所幸曾邦才获得口供稍晚了一步，否则宣孟营哪里还有机会去劫牢。

平心而论，不能说祝兴祖是个孬种，他能咬紧牙关挺过整整一昼夜的严刑逼供，是非常不容易的。开始他压根就不承认自己前些日子去过临风寨，并且理直气壮地叫嚷，他可以同指认他的任何一个人当面对质。曾邦才是没法马上让范光宪来确认一下的，其他的把柄他暂时也没有。祝兴祖瞅准了这一点，任凭对方如何威逼利诱，就是一个劲地叫屈喊冤，还真是弄得曾邦才一时也犯糊涂，怀疑范光宪是不是眼光有误看错了人。

这时祝兴祖最担心的是，带在身上的密信被搜出。只要曾邦才拿不到确凿证据，就算是有人来指认他，他也可以矢口抵赖。所以他急欲找个机会，将密信偷偷销毁。可惜的是曾邦才始终没给他这个机会，而且居然还在刑讯中无意间获得了那封密信。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情况异常，出于高度的谨慎，这一回出山，宣孟营没让祝兴祖将密信夹带于衣衫或鞋履中，而是另外想了个藏匿的法子。祝兴祖的头部曾在战场上负过伤，后脑上被削掉了一块皮。宣孟营让祝兴祖利用这一点，将密信贴附于伤疤处，外面又粘上了一小块带毛的兽皮。这样，在其自身头发的覆盖下，没人能轻易看出破绽。因而当曾邦才拿下祝兴祖后，搜遍全身一无所获。

头发里的秘密，曾邦才根本没想到，那纯粹是他的意外收获。当时被绑在木桩上的祝兴祖让一顿皮鞭伺候得皮开肉绽，正耷拉着脑袋负痛喘息，曾邦才走上前去要与他说话，一个打手就揪着他的头发，将他的脑袋猛地向上一扯，正巧一把扯下了那块兽皮。那打手还以为扯掉的是祝兴祖的头发，随手往地上一丢。然而曾邦才却看出了问题，饶有兴趣地弯腰捡起了那块皮毛。于是，祝兴祖再作抵赖，已无

任何意义。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祝兴祖仍未就范。无论曾邦才如何拷打折磨，他对派其传信者是谁，就是只字不吐。因为其间曾邦才还有别的事需去处理，便吩咐亲信盯着继续刑讯。可是那帮打手一直折腾到太阳落山，还是没能折腾出个结果。不过，作为一具血肉之躯，被翻来覆去地收拾到这个地步，祝兴祖其实已是接近了崩溃边缘。

最终导致祝兴祖崩溃的，是曾邦才吃晚饭时想出的一个毒招。

晚饭中有一道菜唤作串烧。就是将生肉块用铁钳穿起，撒上佐料，直接放到火上烤熟。这原本是金军在行军作战中因炊事条件有限，而采用的一种因陋就简的野炊方法，却因其别具风味而被宋人大加效仿，乃至流传千年遍地开花，后来竟演变成了中华美食中最受大众欢迎的品种之一。

这道菜触动了曾邦才的灵感。晚饭后，他再次来到刑间，命人把一根细长的铁钳烧红，对祝兴祖道，若他再不招供，就要请他吃串烧了。所谓吃串烧，就是将那根烧红的铁钳，捅进他撒尿的物件。当打手用火钳夹着烧红的铁钳逼到近前时，祝兴祖马上明白了他们要做什么。

祝兴祖毕竟不是钢浇铁铸，任他再义重如山，面对如此残忍的酷刑威胁，也不由得被唬了个魂飞魄散。就在那根恐怖的铁钳移动到距生殖器不足一寸时，他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且慢！”便眼前一黑虚脱过去。再被一连数桶冷水泼醒后，他终于有气无力地供出了宣孟营。

曾邦才得到口供，就让蒋宗尧立即拿下宣孟营。不料未过多时，蒋宗尧却匆匆跑来禀报，宣孟营及其手下的几个弟兄去向不明。曾邦才脑筋一转，急让蒋宗尧去囚禁钟离秀处查看，他本人亦随后带着亲兵赶了过去。但当他们赶到彼处时，看到的却只是横陈于囚房门外的

两具看守尸体。由于祝兴祖最大限度地拖延了时间，宣孟营终是得以抢先了一步。

蒋宗尧见状暴跳如雷。曾邦才的心里比蒋宗尧更火，而且更明白这件事的分量。本来，挑动王子善与官军火并的算盘珠，他是拨拉得很顺畅的，无论宗泽去不去临风寨，他都有很大把握让这把火彻底燃烧起来。但倘使钟离秀脱身逃回，则此前的一切努力便将全部泡汤。他非常后悔自己的百密一疏，更恼火蒋宗尧的大意误事。但这时他没工夫去跺脚骂娘，也顾不上去指责蒋宗尧的防范稀松，他要做的是，赶紧采取措施，坚决将宣孟营钟离秀拦截在寨内。

根据有关情况看，这会儿宣孟营是刚刚劫牢而去，应当走不太远。这使曾邦才心中稍安。他冷静地考虑了片刻，命令蒋宗尧速去调集部队，沿着几条宣孟营可能遁逃的路径，分兵搜索追击，同时派人飞马传令各隘口哨卡，今夜不许放任何人出山。

布置完这些后，他想起了后山悬崖。那个地方岩峭谷深，没有出路，按说是一个最不可能被选择的逃跑方向。但万一宣孟营利用的就是这个最不可能呢？曾邦才心中一动，他忽然下意识地感觉，这个最不可能，其实是最有可能。于是，他就亲自带了一队兵勇，抄捷径向后山追去。

曾邦才判断得很准，而且所选择的追击路线也对头，恰恰就是宣孟营他们的撤离路线。这便是追兵顷刻就尾随而来的原因。

宣孟营他们是摸着黑赶路，行进中还得小心翼翼，时时防备被人察觉，而追兵却是高举着火把大步奔跑，所以前者很快便被后者咬住。曾邦才见逃犯果然就在前面，一面命人用哨音联络其他搜索队过来包抄，一面就督促着本部兵勇奋力穷追。曾邦才率领的这些兵勇皆是精兵，人高马大脚力极健，如果不是宣孟营预置了阻击设施，中途落网是必定无疑。

阻击设施共有三道，前两道是绳索暗绊。

在前去劫牢的同时，宣孟营已让一名弟兄先期赶到预定位置，将两道绊绳抻起绷紧。钟离秀等人奔至时，在宣孟营的提醒下一跃而过。而后面的追兵猛追过来却是猝不及防，黑乎乎地一摔就是一片。而且越是跑得快的，摔得越是结实。一些兵勇经此一摔，半晌动弹不得。

与绊绳配合使用的还有暗弩。当绊绳被拉动时，也就掣动了暗弩机关，于是便有成排的冷箭，嗖嗖地从路旁射出。中箭者虽说为数不多，但这一招引起的混乱却不小。连续经过两番暗算，追兵们个个心有余悸，就不敢再那么肆无忌惮，追击速度显著减缓。

第三道阻击地点是选在了一个山道拐弯处。

这个地方，两侧都是岩坡，中间的通道很窄。先期赶到的那个弟兄伏身高处，待宣孟营他们跑过之后，即用撬棍将事先备好的巨石撬落下去，使它们形成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路障。追兵追到这里，急切间难以移动那些巨石，只能手脚并用地逐次爬越，追击速度因之再次受滞。

宣孟营预置的这三道简单的阻击设施，虽然不可能真正挡住追兵，但在此分秒必争关头，对于赢得时间，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宣孟营他们接近悬崖时，身后的追兵尚在一里开外。冯春已在崖边将用以逃生的绳索顺好，负责阻击的那个弟兄业已抢在追兵之前赶到会合。只要他们匿入了深不可测的峡谷，曾邦才纵有千军万马，要想抓住他们，也是难上加难了。谁知就在这成功在望之际，忽然从斜刺里冲出来一伙兵勇。

这是一伙负责警戒这一地段的巡逻队，他们已经接到紧急搜捕哗变者的将令，因听到这边哨音凌厉喊声嘈杂，遂从侧翼包抄而来。

千钧一发刻不容缓，宣孟营当机立断命一名弟兄护着钟离秀先走。钟离秀情知这不是逞强的时候，她若不走，没人会第一个走，于是干脆地应了一声“你们也要快”，就随着那名弟兄疾奔至崖边，接过冯春手中的绳索荡了下去。

但那名弟兄并未跟着下崖，而是与冯春一起，提着刀返身冲来投入了拼杀。宣孟营一看他们全过来了，急忙厉喝冯春赶快跟下崖去保护钟离秀。冯春只好在砍翻一个追兵后抽身后撤，顺着绳索滑入了深谷。

接下来的情形很惨烈。宣孟营和三个弟兄竭尽全力拼掉了那支有数十人的巡逻队，但有两个弟兄在格斗中身亡。宣孟营和剩下的一个弟兄亦是遍体鳞伤。宣孟营搀着那个弟兄踉踉跄跄地退到崖边，抓过绳索正要往他手里塞时，那弟兄却狂喷一口鲜血断了气。

此刻大队追兵已经迫近，冲在最前面的兵勇离宣孟营已不过百步之遥。

宣孟营思忖着，以自己多处筋断骨裂的重伤之躯，逃生已是不用指望。人在彻底无望的境地中，要么是彻底崩溃，要么是彻底横了心。宣孟营是属于后者。他想自己既是必死，就死个豪迈也罢。好歹是救出了钟离秀，也算没有白死。他估摸着在这段时间里，援绳而下的钟离秀和冯春应已脚落实处，为防追兵利用绳索，他毅然挥刀将系在一棵粗壮树身上的绳索唰唰斩断，抛下断崖，然后长啸一声，纵身跃起，好似一只折翅的大鹏，腾空扑向了万丈深渊。

在黝黑的夜色中蜂拥而来的追兵只看到了宣孟营飞身跳崖的身影，没注意到他跳崖前砍断绳索的动作。俄尔，曾邦才赶到，追兵头目向他禀报，诸逃犯除三人在拒捕中毙命外，余者走投无路全部跳崖，谅是皆已粉身碎骨。

曾邦才冲着崖下望了望，阴沉着面孔下令，速备绳梯下崖搜索，

那几个人就是粉身碎骨了，也得把他们的骨头渣子找到。

四十八

八月一日上午巳时，宗泽及甘云等三名护卫如约驰达临风寨。

负责迎接宗泽进寨的是范光宪。范光宪身后的那一彪人马不下八百，众兵勇一个个身披重甲全副武装，看那阵势与其说是迎接，不如说是押送。这个“隆重”场面早在意料之中，宗泽他们付之一哂。

范光宪迎上宗泽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可曾带得裴大庆首级。

裴大庆的首级宗泽是带来了。今晨他刚洗漱毕，闾勍便进衙亲自向他禀报了裴大庆自刎之事及其原委。宗泽闻知深为震撼，对闾勍的良苦用心亦感叹不已。既然裴大庆已慷慨捐躯，宗泽就要尽可能地使这颗宝贵的人头贡献得物有所值。所以，他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回复范光宪，裴将军的首级在此，但须由本留守亲交王总头领。范光宪慑于宗泽的气势，竟是未敢当场强索。

经过一番曲折的行进，宗泽一行被带到了谈判地点。

谈判地点设在一座高墙大院二进院的正房中。这座院落看上去是个三进以上的格局，前后纵深很大，两侧厢房颇多，若要伏兵于内，可以密容百人。另外，院落中或许还设有夹墙和暗道。

其间的埋伏防不胜防，而甘云干脆就没做理会它的打算。他所设定的护卫方案是，一旦在会谈中风云突变，就由两名亲兵负责保护宗泽，他则以出其不意的动作冲上去挟住王子善。在双方的武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要想制约对手，只有这个办法。而对于如何在瞬间控制王子善，他却是预想了多种方法，只要是在百步之内，他自信可万无一失。

用以谈判的厅房面积很大，此处原为族人的议事厅，现在被义军

征用为迎宾场所，因冠名曰“和风堂”。不过今日这里的气氛，显然不是和风细雨。

除王子善外，义军方面参加谈判的，还有若干谋士和将领，其中包括简师元和周虎旺。王子善接到宗泽进寨的禀报后，已率僚属们在厅房正面坐定。两侧的卫士亦已就位。与王子善迎面相对处，摆着一个条案及一张木椅，那就是留给宗泽的座席。

范光宪将宗泽引入厅房，即告退而出。宗泽不卑不亢地与王子善等见过礼后，坦然落座。两名亲兵一左一右立于宗泽身后，甘云乃稍微拉开一点距离，站在他们的一侧。这个位置看似随意，其实是当他走进厅房时一眼便看准了的能够迅速逼近王子善的最佳位置。

参与谈判的人员俱自肩负重任，人人心怀机谋，虽是表面上皆保持着平静，实则内心里都很紧张。而王子善的紧张程度，并不亚于他人。

王子善这个人，既无称王抱负，也无封侯野心，他的平生之愿，就是当个富豪。成为京东魁首，乃是时势使然。就其本意而言，是不想与官府为敌、沦为反贼叛匪的。将来战事平息，他的愿望还是解甲归田，自己过自己的平安日子。他知道聚集在旗下的这些弟兄，多数也是这种打算。这些人持戈入伙，乃为战乱所逼，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从此便落草为寇、呼啸山林了。

但是既然杆子已经拉起，而且声势已发展得如此浩大，这事便没法单纯取决于他们的意愿了。如果官府就认定了他们是匪是寇，必欲除之，他们欲待不反也难。倘若迟早是个反，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

那个反字到底要不要喊出来，王子善连日来是百思难定。难就难在，他吃不准官府，眼下具体地说就是宗泽，对他们这些民间武装，究竟是持何态度。

对于宗泽的抗金立场，王子善自是久仰。然而，宗泽所维护的，毕竟是朝廷利益，存在于禁军之外的大股杆子，在宗泽眼里会不会被视为心腹之患，却是难说。虽然宗泽一再宣称，愿与一切抗金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可这话是真是假，尚未得到验证。而目前的种种状况，又容不得他再多作观望。他必须通过今天这场谈判，做出相应的判断。这个判断正确与否，将直接牵连到成千上万义军弟兄的身家性命，甚至其后代的生存境遇。因惧着宗泽足智多谋，他又本能地将戒意留得很足。所以，虽然是在自己的老巢里，王子善心头的压力，依然是沉重百倍。

心情紧张必然导致气氛紧张，谈判从一开始，便充斥着剑拔弩张的味道。

王子善不会绕弯子，也没打算绕弯子，他开口便单刀直入地质问宗泽，为何他来到汴京后，虽然口头上声称要与各路义军联合抗金，实则却是一再滋事挑衅，制造摩擦，不仅杀害义军弟兄多名，还纵兵火烧了义军营寨。官府这是拿我们当义军还是当土匪？禁军如此行事意欲何为？由于情绪激动，他说着说着，便情不自禁地拍了桌子。

简师元坐在王子善身边看着，觉得这个先声夺人的开场架势还可以。

他和曾邦才范光宪原皆估计，宗泽不会答应亲赴临风寨。从城里传出的情报，也说宗泽八成不会去谈。但根据草庐翁有备无患的指示，他们还是做了对付宗泽赴会的预案。草庐翁的要求是，如果宗泽去谈，就要力促双方谈崩。而一旦双方谈崩，形势就将比宗泽不去谈对他们更有利。简师元很担心王子善因见宗泽屈尊前往而肝火大减，在开谈之前就一直在寻思如何从中煽风拱火。这时看到王子善的义愤填膺之态依然如故，他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叫好，揣度着照此趋势发展下去，这出戏应当是脱离不了他们拟定的脚本。

然而他宽心得未免过早了一点。下面的情节发展，非但未如其愿，还连续出现了两个令他始料不及的重大转折。

第一个转折的出现，得力于宗泽稳健而得当的谈判技巧。

面对王子善咄咄逼人的诘问，宗泽全然未动声色。待到王子善严词厉色地将心头愤懑发泄完，他才用和缓的口气开言。他首先表示了对王子善激愤情绪的理解，说自己身为汴京留守，对禁军与义军发生流血冲突，同样感到痛心。而后才婉转地调转话头，指出冲突的起因比较复杂，提醒王子善应当冷静分析。继之诚恳表态，凡经调查证明，确属禁军应负之责，留守司绝不推诿，一定要对义军弟兄有个公正交代。

宗泽采取的权且不做正面争辩的策略，很是有助于缓解气氛。简师元意识到，必须及时将被其冲淡的火药味造足，就插言道，禁军杀人放火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可以调查的。也有其他头领随声附和，说我等听宗留守此言，无非是花言巧语推卸责任，若是这般缺乏诚意，也就没有什么好谈。

宗泽镇定地反问，本留守若无诚意，这一遭又所为何来？

简师元紧逼道，这一遭所为何来，那恐怕是宗留守自己心里有数。有没有诚意，不能单凭空口说白话。我们约定的条件，是须先交上裴大庆的人头，方可开谈。而宗留守进寨时却拒绝交出，这是有诚意的表现吗？由是，我等不得不疑，此中是否有诈。

宗泽随即正色回应，首级绝对无诈，只是本留守要将它亲交王总头领，现在便可以交。如若诸位有疑，请予当场验查。说着，以目示意甘云。甘云便将斜挎在身上的一个包袱解下，从中取出一个木匣，双手捧着走上去，放到了王子善面前的条案上。

王子善打开匣盖略作审视，面带困惑地发问，既是首级无诈，为

何方才不交？

“盖因此非一颗寻常头颅，”宗泽肃然作答，他要的就是王子善的这一问，“我认为它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宗留守此言何意？”王子善听着这话不对味，面色不禁一变。在座的义军诸将，亦皆举目紧紧地盯住宗泽，厅房里的空气似乎突然凝滞起来。简师元面对此状兀自暗喜，却不知这正是宗泽刻意要制造的效果。

“王总头领和各位好汉莫急，且容本留守把话说完。”宗泽从容地环视众人，沉声出言，“坦言奉告诸位，此番前来会谈，我原本就没想带裴将军的首级。这不是我宗泽没有诚意，而是因裴将军罪不当诛。诚然，裴将军对青龙岗冲突处置不当，犯有严重过错。然究其事之起因，却绝不在裴将军身上。诸位可以说这是我宗泽的一面之词，但将挑衅罪名一股脑儿加之于禁军将士，是不是也是一面之词？既然双方各执一词，那便须由事实说话。青龙岗一事，当局者颇众，只要稍加质对，事实不难廓清。而在未经双方共同认定肇事首犯之前，必要本留守先斩裴将军，却是何理之有？裴将军曾在抗金战场上杀敌数百，负伤十余处，九死一生，战功累累。换作王总头领，或者是在座的诸位，试问，对这样一员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勇将，能不论情由便轻率问斩吗？所以，无论是何人以何种后果相逼相胁，裴将军之首我亦绝不能擅取。但是——”宗泽稍稍一顿，语音中注满了悲怆，“当裴将军得知了临风寨的谈判条件，竟是自己将这颗头颅献了出来。裴将军没有留下一字遗言，但是他的心意，我能理会。”说到此处，两行老泪禁不住从宗泽的眼角渗出，“这便是我一定要将首级亲交王总头领的缘由。我必须在交付首级的同时，将这颗首级的来历当面向王总头领讲清。我希望裴将军的这一腔热血不至于空抛。我想，如果裴将军在天之灵，能看到他以一己之死，换来大家捐弃前嫌携手抗金的大好局面，他必定会虽死无憾，含笑九泉！”

谈判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出现在宗泽的这番话后。

如何打消义军的戒心和敌意，是这场谈判的最大难点。宗泽原本只能凭借摆事实讲道理去说服王子善，那将要进行十分艰难的舌战。且因手头证据不足，成效颇难把握。而裴大庆的慷慨捐躯，则为宗泽力攻克难关增加了一枚很有分量的砝码。

宗泽深知，天下绿林，皆极推崇一个“义”字。这些人对于敢于舍生取义者，无论是敌是友，先自敬佩三分。因此他决定将陈述裴大庆之捐躯壮举，作为一个重要步骤推出。他坚持要当面向王子善交付首级，就是为了力显其效。

从现场的情形看，宗泽感到事情正如所料。虽然听过他的表述，一时无人做出明显反应，但从那一片哑然中，不难看出，包括王子善在内的多数在座者，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而方才那种冷峻生硬的会场气氛，亦在这种心理变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松动。

这个预期效果的实现，令宗泽心里踏实了不少。他估计在下面的会谈中，让王子善耐心听取解释和规劝，应当是容易多了。

第二个转折更是帮了宗泽的大忙。不过它却并非出自谁的事先谋划，对于所有的谈判者，那都是个绝对的意外。

当时简师元因见王子善等面对裴大庆的首级露出感叹之色，心下便生忐忑。他不能不佩服宗泽端的是手段老辣，凭着一颗人头，居然做出了如此文章。再让宗泽继续鼓噪，主动权显然便要被其夺去。他期待有人能及时出面予以质诘，可惜没有。他只得再次领先发难，冷笑着讥讽，宗留守这个故事倒是编得悲壮动人，可是谁能证明，裴大庆不是畏罪自杀？说什么慷慨就义，标榜得也太邪乎。

这时一直未曾出声的周虎旺开口了。他说简头领这话在兄弟看来是有些过分了，若宗留守认为其罪不当斩，裴将军何须畏罪自杀。依

我说，既然大家坐在一起会谈，还是应当相互信任才是。

简师元道相互信任也得有个条件。倘或其意在于诱骗我等解甲缴械，以便就地剿除，我等也要与其相互信任吗？周虎旺针锋相对地顶上一句，简头领此言何据？简师元做出理直气壮之态，昂然宣称根据当然是有，明眼人一看便知，从草关镇到青龙岗，禁军一再无事生非，就是为剿灭义军在制造借口。周虎旺道这只是简头领妄自疑心，据兄弟所知，青龙岗冲突实因刘天宝部袭劫禁军粮草而起，而草关镇事件系何人所为，目下并无定论。以此对宗留守前来谈判的意图妄加猜疑，恐是十分不妥。

听两人这么一争执，其他的义军头领亦开始七嘴八舌各抒己见。由于见解不同莫衷一是，场面就混乱起来。

王子善见一场谈判变成了自家人的内部争吵，觉得很扫颜面，乃大喝一声你们且都住嘴。然后对宗泽道，宗留守莫怪弟兄们心存猜忌，实在是有些事让我等看不明白。就算青龙岗冲突是刘天宝先动的手，可刘天宝好端端的为何要找你禁军的麻烦？你说草关镇事件是有人假冒禁军干的，那么为何其人要假冒禁军？假冒禁军者究竟是谁？你们又为何迟迟拿不出查证结果？宗留守难道不觉得其中的问题很大吗？这些问题说不清楚，我等又岂敢闭着眼睛与禁军互称手足？

宗泽点头肯定道，王总头领问得好，此中的问题的确很大。本留守今日前来，就是想与王总头领一起寻究它的答案。不过有些话在这个场合讲不大合适，本留守可否与王总头领单独一谈？

简师元一听宗泽提出这个要求，赶紧插言道，宗留守这话却又怪哉，竟有何言不能当众讲来？

王子善亦称，在座的头领均非外人，宗留守有话但讲不妨。有理走遍天下，还怕讲与人听吗？

宗泽见状，情知一时难以摆脱干扰，正暗自推敲下面该如何措辞，忽然从前院传来了一阵异常的骚动声。众人被那骚动声惊动，不知出了何事，皆引颈向外看去。唯有甘云只是稍稍动了动眸子，却用余光警惕地瞄住了简师元。通过倾听方才的言语交锋，他已判明，今日如生不测，其险不会来自王子善，而必是来自简师元。并且，在听到骚动声起时，他又敏锐地察觉到，简师元的神色与众不同。因此他果断地将自己的突击目标作了转换。至于宗泽的安全，因有周虎旺在座，他料想应是无虞。

当时的在座者，对那骚动声是因何而起心里有数的，只有简师元。因为那正是他一直在等待着发生的事。

根据他与范光宪的筹划，一俟谈判开始，即由范光宪在外配合，令事先组织好的一伙强徒，以愤怒声讨禁军血债的名义，强行冲进会场搅局，逼迫宗泽的亲兵动手自卫。只要双方动了手，所谓的谈判也就见了鬼。依照草庐翁的指令，可就此将宗泽扣为人质，而对其之护卫人员，则可统统干掉。

事态一旦闹到那个地步，便等于临风寨公开与禁军宣了战，接下去不愁王子善不乖乖地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作为参与谈判的成员之一，简师元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力求使谈判陷入僵局，为实现双方的彻底决裂制造充分的理由。

然而当谈判开始不久，面对宗泽的稳扎稳打，简师元便已觉出，自己恐怕不是对手。裴大庆的一颗首级，有效地消解了王子善的肝火。后来以周虎旺为首的若干头领，又公开站出来为宗泽帮腔，更是令他孤木难支。他便不免暗自起急，在腹中责骂范光宪动作如何恁地迂缓。若是王子善被宗泽说得心动，再来搅局还搅得成吗？这时闻听前院喧哗，他心想虽是动得迟了点，好歹也还是个时候。因之精神一振，马上做好了呼应准备。两旁的卫士里有他安排的内应，只要宗泽的亲兵稍有举动，他便将以保护王子善为借口，喝令他们抢先下手。

这时就见一名青年头领沿着甬道从前院匆匆走来。众人不明所以，尽皆拭目以待，会场上呈现出一派莫名的紧张。

此刻心情最为不安者，当属周虎旺。那名疾走进院的青年头领，是他的副将周伯雄。今日他交代给周伯雄的任务是，妥善部署本部兵员，全面监控会场外围，确保谈判顺利进行。如无特殊状况出现，周伯雄不可能骤然闯进会场。

在这一瞬间，周虎旺的右手本能地移向了剑柄。事先他已与两名过从甚密的头领达成共识，如果发生意外变故，必须坚决保护宗泽。他们都怀疑在义军与禁军的冲突背后有名堂，都很担心会有人恶意生事破坏和谈。可惜这话王子善听不进去，他们只好在私下里商定了应变措施。

宗泽和王子善也都意识到，此时此刻，那名青年将领所要急切禀报的事，与谈判的关系很大。但那会是什么事情，却全然无从猜测。因而他们心中，这时亦充满了惊疑。

在众目睽睽下，周伯雄大步跨入了厅房门槛。

如果院外的骚动声果然是因有强徒在蓄意闹事，那么接踵而来的应当是那伙强徒不顾阻拦冲进中院。不难想象，那样一来，就很可能由谈判现场的冲突和混乱，引起一场火拼。倘或如此，局面将如何演变，便非王子善所能左右得了也。简师元料定这出戏不会再有别的唱法，当下他憋足气息，就静等着那个精彩场面的到来了。

岂料周伯雄双手抱拳一言出口，却似在他头顶上炸响了一个惊雷：“禀王总头领，钟离秀头领回来了。”

说起来真可谓之天意，钟离秀得以安然归来，皆因连续遭遇巧合。

巧合之一，发生在昨夜的追捕中。

当时曾邦才虽闻钟离秀情急跳崖，却并未善罢甘休。他当即就让人弄来了绳梯，派遣了大量士卒下崖搜索，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匆忙中不可能做到人手一支火把，搜索者多半是摸黑下的崖。

在夜色茫茫的荒岭深壑里找人固然不易，但钟离秀和冯春欲有意识地避开搜捕也难。双方皆似盲人瞎马，彼此都是胡走乱撞。走着走着，钟离秀和冯春就与搜索队的一个兵勇打了照面。

那时双方相距不过十余步，同时发现了前面的动静。只要那兵勇呼喊一声，周围的人便可迅速包抄过去。然而那个兵勇却是有心要放过他们，不但没有招呼人来，反而虚张声势地将搜索者引向了他处。

巧合之二，发生在今日上午。

由于对这一带的地理不熟，钟离秀和冯春在那片山谷里转来转去，硬是没转出去。正当他们转得焦头烂额之际，幸遇到了一对父子猎户。冯春一看，竟与那为父者认识。原来那为父者有个罹难于战场的弟弟，正是曾与冯春同在宋军中吃粮的过命弟兄。那父子二人很热心地将他们领出了山谷，还设法给他们弄来了两匹代步的脚力。

巧合之三，则是他们正赶上临风寨的防务变动。

钟离秀带着冯春是抄捷径由临风寨西南侧的一个入口进寨的。这个入口原归范光宪把守，因其部与当地乡民不和，日前王子善做出调整，让周虎旺接管了此处的防务。范光宪正欲集结兵力以备起事，也乐得减少承担守寨任务。这就给了钟离秀一个大方便。若此处仍属范部管辖，首先得知钟离秀逃回的头领必是范光宪，钟离秀到了这里，纯粹是方出虎穴又入狼窝。而恰巧这里已改由周部驻守，乃使钟离秀于冥冥中躲过了一场大劫。

周伯雄得报后即带人飞马去迎，并直接将钟离秀和冯春护送到了和风堂前院。正在厅房里进行谈判的人们听到的喧哗，乃是前院卫士

们突见钟离秀返回寨中的讶然和惊喜之声。因未便让钟离秀贸然入内，周伯雄乃请她与冯春且在前院厢房等候，由其先去做个禀报。

这时钟离秀回寨的消息已经传到范光宪耳中。在此前一刻，曾邦才关于钟离秀昨夜逃跑下落不明的急件亦已传到他的手上。但这些信息俱得之太迟，他根本来不及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听到周伯雄的禀报，宗泽于不胜意外之余，不禁欣然暗曰“天助我也”。虽说尚且不知内中究竟，但这场博弈的输赢，显然已不是问题。

如果此时那伙预谋闹事的强徒能及时赶来兴风作浪，或许事情还可有点转机。可惜，那帮可恶的救星始终未曾登场。手脚冰凉的简师元在心里大骂范光宪愚蠢浑蛋贻误战机，殊不知这事也难怪范光宪。实则是因周虎旺已让周伯雄按照预定计划，在宗泽进入和风堂后，即迅速调动中军精锐，将通往该地的所有路口统统戒了严。面对那种虎视眈眈的警卫阵势，哪里还有人敢越雷池一步。

四十九

精心设计的一出好戏，结果却落了个鸡飞蛋打，令简师元范光宪大为沮丧。他们的直接指挥者曾邦才更是窝心。虽然草庐翁表现得沉着镇定方寸依然，除了传函告诫他务必接受教训引以为戒，并指示他立即启动另一方案外，未作更多的责备。但曾邦才自己备感压力沉重。不用草庐翁多言，他也知道，因此而导致的劣势，必须由他来负责挽回。

以天时衡定，起事不能拖过今秋，这是草庐翁早已看准的，各方面的筹划亦均是以此为期。因而留给曾邦才的翻盘时间，满打满算已无几天。好在还有个在临风寨内部强行发动兵变的备用计划，相应的准备工作也一直在做。但由于最佳方案的意外破产，使一向非常自负自信的曾邦才，在这个关键时刻，心里却不由得一阵阵地发了虚。

他自忖这不是个好兆。

果然，尚未待他把气息喘匀，对方便已迅速出手，要来袭取他的后路了。

原来，那日王子善忽闻钟离秀回寨之讯，惊喜交加，便吩咐周伯雄立刻引其入内，当众说明被劫真相，以正视听。钟离秀刚刚擦了把脸，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就带着一身的风尘泥污进了大厅。

钟离秀的当众禀报很简洁，主要就是这么几句话：她在草关镇遭袭被劫一事，实乃老佛崖寇伙所为。其意在于嫁祸官军，用心极其险恶，请王总头领及众位弟兄切勿上当。这些日子她一直被关在老佛崖上，若非幸逢义士舍命搭救，绝无生还之望。关于内中详情，宜向王总头领另作单独禀报。

然而她的这寥寥数语，却是胜过了任何雄辩。

王子善这人也是颇有大侠风范，他听过之后，哑然一瞬，旋即拍案而起，当众便举步离座，直爽地向宗泽抱拳纳首曰，王某愚昧，行状无礼，多有得罪，惭愧甚焉。

宗泽就连忙起身还礼，谦和地回称，王总头领言重，事出有因，谈何得罪。只要误会澄清了便好。钟离秀头领平安归来，实是可喜可贺。是否可让钟离秀头领略作小憩，待我们听其备叙原委之后，再作促膝之谈？

王子善欣然称善，当下便决定暂时休会，安排众人分头用餐。

在此期间，周伯雄告知周虎旺，发现有人蓄谋聚众持械冲击会场，只因见警备力量雄厚，彼等方未敢强行闯关。周虎旺马上将此况转报给了王子善，并向王子善禀明了自己调集部伍设卡戒严之事。王子善此时对义军内部存在问题已心生警觉，听了周虎旺的禀报，非但未予见责，反而赞许他想得周到，命令他就依既定部署，继续保持警备。

饭后略作歇息，会谈重新开始。

但是这一回的会谈方式变了。根据王子善的安排，除其本人外，这一回义军方面参与会谈的头领，只有一个钟离秀。会谈的地点，也改在了位于后院的一个小型会客间。院内的警卫则由甘云和周虎旺共同负责。也就是说，这时的会谈性质，已从双方针锋相对互有戒心的谈判，转化为两者之间心曲默契的密谈。对此急转直下之状，无论是简师元还是范光宪，都无法再做文章。

在密谈中，钟离秀详细地诉说了她的被劫与脱险经过，以及她从蒋宗尧口中套出的和宣孟营向她提供的所有情况。这对于王子善彻底看清是非，对于宗泽全面掌握敌情，都起到了极大作用。

闻知内情后，王子善深感震惊，愧悔万分，再次向宗泽诚恳认

错。

宗泽则大度地表示，此前之所以误会甚深，责任也不全在义军方面。朝廷中的某些官员将各地义军统统视为匪，不加区别地一律奉行剿杀政策，也是导致义军戒意深重的重要根源。那些别有用心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在他宗泽眼里，即便是匪是寇，现在只要是愿意联合抗金，就皆为盟军友军、朋友兄弟。盖因金军兵强马壮，大宋非同仇敌忾不可御也。何况，对于王总头领的为人及操守，他是经过了认真了解的，像王总头领这样的豪杰义士，当今是只恨其少，不嫌其多。他宗泽作为汴京留守，正需大量英才佐助，焉有四面树敌自结仇扣之理。青龙岗事件的幕后文章，与草关镇事件显系出自同一手笔。如今误会既已释开，前嫌便一概休提了。唯愿大家从此同心勠力，为捍卫宗庙社稷共建奇勋。

一席话说得王子善内心滚烫，连称真是与宗留守相见恨晚。接下来的话题，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对促成汴京地区抗金联盟事宜的商榷。

说话之间，日已西斜。王子善感到尚有若干事情需要好生协商，试探着问宗泽可否留宿临风寨。宗泽亦欲趁热打铁，将组建抗金联军的一些具体事项落实，便不假思索地一口应允，并即遣一名亲兵回城报了信。宗泽的这种高度信任态度，使王子善进一步受到了感动，亦越发拉近了彼此的感情。

当晚，王子善设便宴款待宗泽，上午参与谈判的诸头领奉命作为陪宾出席。宴后，王子善又恭请宗泽来至后院会客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将近一个时辰的秘密磋商。磋商的要事之一，就是争取姚三保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根据现已掌握的情况，宗泽的见解如下：第一，相对于汴京周边的其他杆子，姚三保部战斗力强，影响力大，是一股

不可忽视的武装，绝不可坐视其倒行逆施。第二，目前这支队伍在相当的程度上，已被图谋叛乱分子掌握。但姚三保不像是叛乱主谋，其人亦非善搞阴谋之辈。很可能有些事姚三保是被蒙在了鼓里，甚至，姚三保已经被人架空。第三，纵使如此，由于老佛崖这支队伍的基本班底为姚之旧部，姚三保说话应当还会有相当的分量。只要姚三保非其同谋，那个所谓天正会利用该部兴风作浪的企图便很难得逞。因此，现在必须及时与其沟通，向其通报内情，对其晓以大义，力争将其团结于抗金救国的大旗之下。这对于挫败叛乱阴谋非常重要，同时对姚三保及其麾下弟兄也是一个挽救。

王子善对宗泽的分析很是赞同，当场表示这事可以由他来做。

宗泽高兴地道那就太好了，王总头领的现身说法，是最有说服力的。

于是，在与宗泽的谈话结束后，王子善便连夜书函一封。当次日午前宗泽一行在周虎旺的护送下返回城里时，王子善的函件已经通过一个可靠的关系，直接送到了姚三保的手上。

姚三保阅过王子善传去的函件后，委实吃惊不小。他压根不曾想到，在自己的这支队伍里，竟会隐藏着居心叵测的异类，而且那帮家伙居然已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作祟多端。他这才猛然意识到，这些日子自己对山寨事务很少亲自过问，实在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数月以来姚三保对山寨事务疏于过问，乃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另一个便是曾邦才的有意架空。

自打落草老佛崖，姚三保便觉身上不适，时常出现失眠、乏力、胸闷、气短、厌食、怠倦等症候。然请郎中诊疗，却又说不出病源何在。开了些安神醒脑的汤药服用，也没产生多少疗效。

后来曾邦才又找来一个据说是造诣匪浅的江湖医者，为姚三保做

了全面诊视。诊断结论是，因姚三保常年操劳军旅，损神过甚，从而导致了淫邪盛侵、诸经瘀阻、气滞血虚。此状从目前来说尚非重症，但若发展下去，将引发五脏六腑多种疾病。所以从眼下开始，就得着意调理。而在调理过程中，必须平心静气少思寡虑。

遵照这番医嘱，姚三保便开始了他的养心益气固精温阳疗程。初时他还未将军务完全放开，只把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交与曾邦才处理。后来见曾邦才勤勉恭谨、任劳任怨、处事得体、治军有方，逐渐地，便将山寨里的大小事务都撒了手。

由于曾邦才在攫取了大量实权后，表面上对姚三保的态度并无丝毫改变，每逢见面依然是一副相当尊重之态，虽不说是天天去做汇报，也是隔三岔五地便要到他面前请示一番，所以他并未感到大权旁落，反而自谓是用人有方。殊不知曾邦才向他所禀者俱属皮毛，而其在此期间于部队中所进行的种种勾当，他是一桩也不知道。或者说即便有所听闻，也是如风过耳，不曾放在心上。

王子善这封函件的到来，犹如一记响亮的警钟，敲破了姚三保的闲逸之梦。函中所述内容言之凿凿，不由得他不认真思量。常言道疑心生暗鬼，何况在他的身边的确就是有鬼。这一思量，便让他思量出了一些往常没留意的端倪，也让他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尝闻为政者言，一个官员身边最为亲近最为得力的副手，往往就是这个官员最危险的对头。若不加以提防，其人生中最大的跟头，很可能便会跌在那个人手上。以前他对这话无甚感悟，这时方觉其意深焉。

当然，对于王子善之言，他认为也不能尽信。而事情倘果如其云，则更须善作谋对。姚三保虽然心机不深，但作为一名统兵多年的战将，这点战术思想还是有的。于是他便一面若无其事地照常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状，一面密嘱心腹人员针对有关情况去进行暗查取证。

基于老佛崖上情况复杂，王子善是遵照宗泽嘱咐，找关系将函件直接送交姚三保的。姚三保布置暗查取证，所动用者也都是可靠僚属。所以在姚三保看来，此事完全是处于保密状态，却不知自己又把事情想简单了。其实曾邦才在他身边，早就安插了耳目，他的日常活动，曾邦才随时可知。虽说王子善函件的内容以及相关详情，那耳目没能刺探到手，但在曾邦才心里，其之大概却不难推断。

乍闻王子善与姚三保已做勾连，曾邦才的心房骤然收紧，感到大事不妙。不过随后经定心细想，却觉倒也犯不着那么心惊肉跳。

临风寨那边的离间行动虽未奏功，但天正会暗伏的骨干并没暴露，在该部发动兵变的条件并未丧失，凭借着那股预先经营的力量，乘乱夺权不是问题。至于老佛崖这边，拿掉姚三保的条件更是已臻成熟。这厮蠢蠢欲动，无非是自找着早吃一刀。何况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起事准备，均未出现差池。所以从总体上看，应当说虽然行事过程遭遇波折，但一切还是可以掌控。否则，草庐翁也不会那么沉得住气。

如此想来，他的心境方渐渐好转，又慢慢地找回了往常的自信。

但是曾邦才这回也把事情想简单了。这倒不是由于他的心术不够，而是由于他不知道蒋宗尧曾对钟离秀泄露过天机。蒋宗尧心知那在曾邦才眼里乃不可饶恕之罪，那是打死他他也不敢向曾邦才吐露的过失。

五十

怀着强烈复仇意念进入开封府的盈儿，做梦也不会想到，最终她居然会将自己的来龙去脉主动向宗泽和盘托出。

这件事发生在宗泽从临风寨返回城里的第二个晚上。

宗泽不畏凶险轻骑简从出城谈判，从容化解叛乱危机，争取京东义军魁首王子善归顺官府共同御敌之举大获成功的消息，随着宗泽的平安返回不胫而走口口相传，很快就遍及了汴京的街头巷尾。京城中人无论官庶商儒、贩夫走卒，尽皆庆幸避免了一场眼见得就要降临的刀兵之祸，同时对宗泽益增敬仰崇拜。

谈判的具体情形，没有多少人可以详知，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丰富想象，反而给民间传说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不日之内，便有多种关于临风寨谈判过程的版本，在民众中流传开来。各个版本又交相参照互为补充，将宗泽深入虎穴舌战群雄、大义凛然收服强梁的经过，描述得惊心动魄，演绎得神乎其神。于是宗泽在汴京军民心中的威望，又被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甚至被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

开封府后衙里的人们所闻知的版本，自然比市井传说要真实得多。在他们的眼里，宗泽仍然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体肉胎，并不是个刀枪不入的天神天将。而唯其如此，他们更明晓宗泽此行的艰难险峻，因而也就对这位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矢志匡扶社稷普济苍生的古稀老人，在内心里更是充满了由衷的钦敬。

这种万众归心的氛围，是不可能不强烈地感染到盈儿的。

事实上，当盈儿得知宗泽在宗颖陪同下去探视她的那个夜晚，就是其为力保汴京免遭战祸而要以身涉险的前夜时，她对宗泽心怀的一切仇冤，就已被一股激流彻底溶解。甚至从那一刻起，她竟不由自主

地开始默默地为宗泽祈祷起平安。她自己也感到这种情感逆变非常不可思议，但是，这种逆变就是这般不可思议地在她身上发生了。她想这就是命了。这是上苍不允许她伤害宗泽。天意如此，不认不行。

本来盈儿并没打算向宗泽去做坦白，她的选择是悄悄地离去，远走他乡。但在她暗自整理衣物行囊的时候，被细心的张婆看出了迹象，问她要做什么。盈儿知道张婆是负有照管她的责任的，自打进府以来，张婆对她一直是亲如骨肉呵护有加，她不忍因自己的突然失踪，而使张婆着急上火并且遭受责罚，便对张婆吐露了去意。

张婆问她是否得知了亲人音讯，她说没有。张婆说既然没有，你一个女孩儿家，孤苦伶仃如何过活？她说老天饿不死瞎眼的鸟，我靠着两只手，总能刨口食。张婆关切地问，你既没着落，那却何苦来？在这衙里住着，何处不中你意？盈儿说没有不中意的地方，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好，大家的恩典我都在心里记着呢。张婆道，可不就是，你安安稳稳地待在这里，与我老婆子做个伴，不是挺好么。就说寻找亲眷那事，依靠着官府帮忙，不也比你一个人四处流浪要强得多么？盈儿没法解释，只好敷衍着说，您老说得是，我不合一时心躁，便生了些胡思乱想，也就是说说罢了，我能到哪儿去呢？

话虽这样说，但张婆看出，她依然是心绪不定六神无主，似有无法启齿的难言之隐，不免私下揣度，会不会是有人动手动脚欺负了这孩子，便将盈儿的蹊跷情状悄悄告诉了甘云。

甘云听张婆那么一说，觉得这事值得重视。尽管他认为张婆揣度的情况，在这秩序严整的后衙里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却不敢保证没有万一。

此事涉及法律军纪，当然要向宗泽禀报。宗泽亦觉其事奇怪。当初盈儿是哭着喊着哀求府上予以收留的，如今时日不长，却又自己要走，这里面肯定是有特殊原因。为了弄清原委，宗泽决定亲自与盈儿

谈谈。就是在这次谈话中，盈儿将自己的一切隐秘，主动对宗泽做了彻底交代。

盈儿的坦白之举并不是事先想好的。事实上，当她听说宗泽要找她问话时，心情非常紧张。当时她的本能反应，是马上想到会不会是自己的图谋被人窥破了，宗泽是不是要拿她问罪。及至踏进宗泽书房的时候，她还非常心虚地在考虑着该如何应付宗泽的盘问。

岂料宗泽一开口，却与她所想象的情形全然相反。此时她方知，宗泽将她唤去单独问话，根本不是欲对她进行什么追查，而是关心她是否受到了委屈或伤害，抑或有何难以排解的苦衷。如果有，宗泽希望她直率地说，以便尽可能地帮她解决。

盈儿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也是个自幼便历尽世态炎凉的苦娃，她的心对善恶恩仇，具有同样的敏感。宗泽对她的体恤关爱，以及由各种见闻逐渐形成的宗泽的可亲可敬形象，使她陷入了心理矛盾的泥沼。那些内心的挣扎累积至此，对她来说已达承受极限。所以，当此刻的她再次受到情感激流强劲冲击时，她几乎是未加任何思索，便扑腾跪倒在宗泽面前，不可自抑地喊出了一句：“民女不值得宗大人如此厚待，民女是个罪人！”

当时宗泽被盈儿的失态举动弄得很诧异，他连忙和蔼地命盈儿起身，有何言语慢慢讲来。但盈儿执意不肯抬膝，宗泽只好且由她跪在那里。

于是盈儿便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将其之身份来历、蒙骗进府的原因动机、进府以后的所作所为，以及最终放弃复仇初衷的缘由，一五一十尽数倾出。说完之后，盈儿的心情，是在如释重负的松快里，又夹杂了无名的畏惧。因为她不知道宗泽在得知真相后，会对她怎样处置。特别是当她看到宗泽听她说完面色严峻地陷入沉默时，后背嗖嗖发凉自是在所难免。

宗泽沉默的时间不短，不过并不是在考虑对盈儿的处置。

他一时没有做出反应，是出自两个原因。一因盈儿所坦白之事，确乎令他异常震惊，他需要一个平复心境理智对待的过程。二因面对盈儿这样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是心情纷乱百味杂陈，如何讲清其间的事理，也是需要善作斟酌。

经过一番沉静思索，宗泽终于用低浑的嗓音打破了沉默。他的言语不多，但字字发自肺腑。他知道对于盈儿这样的人，欲得解其心结，以诚对诚是最好的办法。多余的话用不着啰唆，而该说的话则一定要说透。

宗泽开言先道，老夫要感谢你盈儿姑娘手下留情，饶了老夫一命。这倒不是说老夫这条命舍不得让你拿，而是因为老夫这副迟暮之躯，如今不仅属于我宗泽本人，更是属于大宋的江山社稷。非是老夫自命不凡，如今这汴京之存亡，实与老夫之存亡休戚相关。你终未向老夫下手，说明你是通晓此理的，不忍以一己之私仇而致祸于万民。那么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吕康系遭误斩，宗泽说，这虽是你的一面之词，但我完全可以相信。甚至我估计，被误斩者可能还不止你兄长一人。这个责任，我无可推卸。对此老夫唯一可解释的，便是其事确为不得已也。彼时需要快刀斩乱麻，容不得老夫对一应案犯细加甄别。汴京之乱非以铁腕不可治理，铁腕戡乱则很难避免伤及无辜。两难之间，为大局计，别无选择。付出这等代价，我也非常痛心。老夫唯能以鞠躬尽瘁之决心，拼将残年为民造福，以图对此赎报万一。此心此情，难以尽述，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最后，宗泽表示了他对盈儿的态度。他说盈儿姑娘你意欲为兄报仇，乃因骨肉情深。而终于放弃初衷，乃因深明大义。对于你这样一个情义分明敢作敢当的女子，我宗泽由衷钦敬。你并未加害于我，谈

不上何罪之有，也就无所谓什么惩处。现在你是去是留，全凭你自己做主。但若依老夫之意，还是留下为是。如今世道混乱，匪寇遍野，你独自飘零在外，生计安全均无保障。如果你对老夫稍有理解，如果你还信得过我宗泽，如果你愿意给老夫一个报偿的机会，你就不要走了。从此你盈儿姑娘，就是老夫的干孙女，我对你今后的生活，一定会负责到底。

姜到底是老的辣，宗泽这篇声情并茂的解释，以及他那番宽厚悲悯的抚慰，虽说不能立刻化解盈儿的全部心结，却终究是在盈儿心灵上激起了强烈回响。从盈儿那紧咬朱唇泪如雨下的情状上看，此刻她的胸间定然是正在波澜起伏倒海翻江。而那剧烈翻卷的浪涛是苦是咸是辣是酸，恐怕是连她自己也难以说清。

也不知垂泪垂了多久，她慢慢抬头问了宗泽一句：“盈儿再留在府上，宗大人放心吗？”

她得到的回答是相当干脆的两个字：“当然。”

于是，盈儿什么也没再说，只是倾下身去，重重地给宗泽磕了个头。

这次谈话的内情，除了甘云，任何人皆不得而知。张婆只知自此盈儿便打消了离去之意，其性格也渐渐变得开朗，却不知宗泽究竟是与盈儿谈了些什么。她不免私下里啧啧称奇。不过她是个很知规矩的人，对于不该多嘴的事，从不多嘴去问。

宗泽把盈儿的事告诉甘云，一方面是因其承担保卫之责，相关情况应当让他知道；另一方面是有意让甘云对盈儿有个全面了解。

这里面又有个缘由。原来，留心为甘云物色一个合适的眷属，是李纲对宗泽的一桩拜托。宗泽亦谓此乃责无旁贷。初逢盈儿时，宗泽见其虽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然容貌气质却相当不俗，便闪出过此女堪

配甘云之念。他应允收留盈儿进府，与此有很大关系。如今虽是得知了盈儿进府真相，但宗泽对她并无恶感，相反地还越发产生了怜惜之情。他认为这个姑娘本质很好，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与甘云都可谓旗鼓相当，如能促成姻缘，诚为一件善事。并且，从宗泽的内心里说，这事现在亦有一层对盈儿的报偿之意。

当然此须两相情愿方可。宗泽打算过几日待盈儿的心情定稳下来后，先分别探问一下两人的意思再说。

五十一

八月四日傍晚，邯宅的使女晚烟，亦即夏永济的女儿夏莲，又在偶然间看到了她不该看到的事，从而不幸招致了大难。

事情起于这一天的晚饭后莲儿去位于后花园东侧的厨房取了香薷饮，正要沿着回廊返回中院的时候。那香薷饮是一种药物饮料，具有宽中和气、益脾温胃、避风消暑、散湿去滞等多种功效，乃邯宅女主人沈氏的常饮之物。

那个时间，宅里的上下人等通常俱在各自的下处歇息，前后院落都很安静。当时是莲儿刚从厨房出来，就看到了从前面的夹道里悄然走出的那个人影。

前文已交代过，那个夹道是条死径，内中唯有一扇常年关闭的小门，与隔壁堆放杂物的破院相通。从表面上看，那个破院的用途主要是储存宅里四季所需冰炭，以及一些废置物品，除了干粗活的伙计毛娃，基本上无人涉足其间。

而这时从那里走出的那个人影，显然不是毛娃。

莲儿蓦地联想到前几日在这后花园里无意中看到的那个奇怪来客，不免便留了意。不过，眼前这个正在驻足四顾的人，与那日所见者又不像是同一个人。

那么这人是谁？也是一个来客吗？来客为什么会从那个夹道里走出来？那日那个来客是由此消失，眼下这个来客又是由此出现，莫非通过隔壁的杂物院，还有一条出入宅院的途径？而他们来此又为何不走正门，却要走这条鲜为人知的旁门左道呢？

莲儿正迷惑间，却见又有一人，从前面的回廊走来，快步趋前迎

上了前者，十分恭敬地躬身打了个招呼。前者点了点头，就随着后者向中院走去。

彼时天色已黑，距离稍远已看不清对方的面孔，但由其身形及动作特征上，莲儿完全能够辨出，那个后来走过来迎接前者的人，是宅里的大管家马德发。而马德发那副少见的谦恭迎宾之态，则令莲儿越增惊疑。联想到此前所见之奇怪迹象，她意识到，其中肯定包藏了一个不小的秘密。

按说以莲儿的使女身份，纵使主人家有天大的秘密，也犯不着她去操心，且应主动回避才是。然而对隐秘之事怀有探究心理，却是人类的共性之一。于是，在积蓄多日的好奇心的驱使下，莲儿便轻手轻脚地跟了上去。岂知这一跟踪，却险些要了她的小命。因为如此一来，她不仅看到了她不应看到的人，还偷听到了她绝对不应听到的话，这便难免要大祸临头了。

当晚莲儿看到的那个神秘来客不是别个，正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正会最高首脑草庐翁。

草庐翁是个虑事长远且十分谨慎的人，他的社会联系非常广泛，但真正知道他那层隐秘身份的人不多。为防官府暗探嗅出味道，多年来他一直恪守着一个原则，越是天正会的骨干成员，他越是要避免表面上的交往，甚至要做互不相识之状。尤其是宗泽就任汴京留守后，他就更加小心了。

草庐翁与邯兆瑞碰头，通常不在邯宅，另有约定地点。皆因邯兆瑞日前在晨练五禽戏时，用力有点不当，不慎扭伤了腰椎，一时半会儿出不得门。而草庐翁又亟须同邯兆瑞面晤，因此他才约好时间莅临了邯宅。

草庐翁来此是粘了一副假胡须的，不经细瞧，一般人也认不出其乃何人，按说从前门进宅亦未尝不可。不过出于积习，他还是选择了

避人耳目的后院暗门。今晚他要与邯兆瑞所谈之事极端重要，况且现在是非常时期，还是碰上的杂人越少越好。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有意避开前院的门人仆役，却在无意中落入了莲儿的视线。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事被莲儿撞见，对他构成的威胁，其实更是严重得多。这便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

草庐翁这晚前往邯宅，是要向邯兆瑞面授重要机宜。

在这段日子里，草庐翁就武装起事之事，向各方面频发指令，已经落实了一系列部署。钟离秀意外逃出老佛崖，宗泽亲赴临风寨谈判成功，致使策动王子善加盟的意图一败涂地，这当然对全盘计划甚为不利。但在草庐翁看来，这个挫折并不致命。他本来就让曾邦才做了两手准备，策反不成还有后手。另外，凡事总是两说着，现在宗泽很可能会因自鸣得意而麻痹轻敌，或许反倒更有利于天正会发动突然袭击。

只是事到此间，尤宜从速。否则，待到宗泽按部就班地将招安工作全面铺开，局势可就不易掌控了。

再者，根据从应天府传来的消息，可以确定，赵构朝廷目下的动向，仍是继续南迁，无心顾及中原。即便汴京地区发生动乱，官军亦无北上戡乱可能，反而更是会被集中调往淮扬一带护驾。而以金军之出兵规律，若欲卷土重来，总须在深秋之后。也就是说，此时此刻，除去宗泽这支兵力单薄的孤军，汴京就是个真空地带。谁能先声夺人，谁就是两河之主。前朝多少霸业，都是这样兴起的。此机不乘，更待何时？

因此，虽是开局输了一着大棋，却丝毫没有动摇草庐翁把握天时倾力一搏的决心。

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后，他将起事的日期，确定为八月十五日。他决定在那个月圆之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汴京。

这是草庐翁实现其此生抱负的关键一步。这一步一旦迈出，便再无退路。

草庐翁深知宗泽不好对付，在此前若干回合的较量中，他实际上是胜少负多，基本上是什么便宜也没捞到。因而对于这一决雌雄的最后一战，他必须部署得密之又密，一定得将各方面的动作和各个步骤，皆协调得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届时邯兆瑞所要承担的任务，是整个行动中最紧要的环节之一。那项极其关键的任务，必须由草庐翁当面向邯兆瑞交代，并且从现在起，就要开始逐步去依计落实。邯兆瑞因腰椎受伤行动不便，所以这事就只好到邯宅来谈了。

莲儿蹑手蹑脚地尾随着草庐翁和马德发的身影，曲里拐弯地跟至中院，眼见得二人踅进了邯兆瑞的一间会客房。她生怕再往前跟碰上旁人，便返身绕到了那会客房的后窗下，想偷听一下那个神秘来客以如此诡异的方式来拜访东家，到底是因为何事。

这也是合该有事——那间会客房本来并无后窗，是邯兆瑞见过某名士之独特居室样式，很是喜欢，遂仿其制对这间会客房进行了改建，才辟出了一个后窗，这时却正好方便了莲儿。

那后窗的位置开得较高，里面的谈话又是刻意压低了嗓音的，所以欲听得真切，很是费劲。不过即便如此，有些语句还是断断续续地传进了莲儿的耳朵。让她听出了个大概。莲儿捕捉到的大概信息就是，那个神秘来客正在与东家邯兆瑞合谋造反，时间定在八月十五日之夜，到时候城里城外要一起行动，而邯兆瑞则要在那时智取宗泽。

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莲儿从来没想到，也压根没看出，她的这位素日里只知棉麻绢纱的商户东家，竟然怀揣着那样一颗熊心豹胆，竟敢在暗地里酝酿了那样一种大逆勾当。一时间，她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幻觉。饶是她再孤陋寡闻，亦知此乃灭门之罪，所以

她是越听越觉心惊肉跳，直听得寒毛倒竖浑身发凉。

在无比惊骇之余，她突然又醒悟到一点：自己这样偷听，实在是非常危险。东家的那等阴谋，绝对是密不可泄的。倘自己的偷听行为被察觉，必将招来杀身之祸。蓦地想到这一点，她更加毛骨悚然，就欲赶紧撤步抽身，逃离那个恐怖之渊。

但她刚刚挪动了一下，却又停了下来。因为恰在这个当口，她又隐约地听到了那个神秘来客的一句话。在那句话里，包含了令莲儿不能不怦然心动的三个字。

那三个字就是“夏永济”。

莲儿怀疑自己是听错了。自己失散多年的父亲，与这伙不法之徒能有什么关系？但她又分明感到，方才飘进耳鼓的，就是那三个字。于是邯兆瑞那间会客房的后窗，仿佛变成了一块磁石，又把她牢牢地吸附了上去。

莲儿没有听错，草庐翁这时谈到的，正是有关夏永济的事情。这是他要特别嘱咐邯兆瑞的另一桩要事。

关于发现夏永济现身汴京之事，是邯兆瑞在得到了马德发的禀报后转告草庐翁的。这个情况邯兆瑞对草庐翁不敢隐瞒，也没想隐瞒。草庐翁耳目通达，如此一桩大事，想瞒也瞒不了他。隐藏在夏永济身上的那宗巨额财富，进可资助他们的称霸伟业，退可保障他们亡命天涯，应当是天正会核心成员的共享之宝。包括草庐翁在内，任何一个人企图独吞它，都是不仗义恐怕也是办不到的。非分之欲绝不可贪，这个道理邯兆瑞非常清楚。也正是由于他深谙此理，他才获得了草庐翁的异常信任。

草庐翁在得知了有关夏永济的消息后，即着人进行寻踪觅迹，逐步探访到了不少线索。他今晚来邯宅，就是要提醒邯兆瑞，以目前所

掌握的情况看，夏永济正在一步步地自投罗网，当年设定的守株待兔之计，可望在近日修成正果。但此计的生效机会只有一回，而夏永济其人却是异常机敏。再者，还要防备外人觊觎。因此，他要求邯兆瑞既须严阵以待，又切勿打草惊蛇，一定要确保在鱼儿吞饵时，将其神不知鬼不觉地稳稳拿下。

此亦至为机密之事，草庐翁的话音依然压得很低，隔墙听来模糊不清。然而“夏永济”那三个字对莲儿的震动实在太大，吸引着她无法弃之而去。而方才所意识到的偷听形迹一旦败露的巨大危险，这时则被她抛到了爪哇国。于是她使劲踮起脚尖，尽量贴近窗口，只顾着集中精力，去搜集从屋里隐隐传出的只言片语，却忽略了来自其他方面的动静。

当莲儿猛地感觉到背后有一种怪异气息渐渐逼近，急欲闪身溜走时，已经来不及了。悚然回首，映入莲儿眼帘的是，马德发闪烁在黑暗中的两道阴森的目光。

五十二

大凡尘世中人，多有自负之症。许多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在他认识的人里，打心眼里瞧得上的没有几个。邯兆瑞便属于这种人。莫看他接人待物总是一副随和模样，其实在内心深处，从未将自己混同于芸芸众生。

然则对草庐翁，他却确实是心悦诚服。在他的心目中，草庐翁堪称当代卧龙，一俟风云际会，必定造化无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渐渐形成，才使原本就不甘庸庸碌碌终老此生的邯兆瑞，逐步地坚定了随同草庐翁共闯一条不凡之路的决心。

在后来的合作过程中，草庐翁更是每每使他折服有加。这并不仅是由于草庐翁的远见卓识见微知著，也不是说草庐翁从来不曾出现过失误，而是由于无论遇到多么棘手的状况，草庐翁总能保持一种超乎常人的冷静，拿出一个不同凡响的应对主张。这绝对是一个成大事者的必备素质。邯兆瑞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自己很难效仿得来。

这一回亦复如是。当邯兆瑞正因在临风寨方面的失利，而以为起事计划将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之际，又是草庐翁一番高屋建瓴地分析，令其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悉心品味草庐翁的耳提面命，他越想越觉得，草庐翁的决策非常英明。兵法中自古便有虚而示虚、奇而复奇、因利制权、行险而顺之说，在这个官府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刻，因势利导果断发动突然袭击，诚可谓深得权变之妙。

邯兆瑞深知草庐翁不是个蛮干之人，他毫不怀疑，既其如此决断，胜算起码可有八成。这个信念令他大为振作，甚至连那腰伤之痛，似乎也在无形中减轻了不少。

根据草庐翁的安排，邯兆瑞将在八月十五日之夜担当一个特殊角

色。他的戏将是整部大戏中的华彩段落，只许唱好不许唱砸。掐指算来，现在距八月十五日只有十一天了，准备工作必须抓紧。于是乎，邯兆瑞便谨遵草庐翁之嘱，怀揣着即将揭开传奇人生新篇章的亢奋，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战前筹措。

不能说草庐翁的大胆决策是不自量力，也不能说邯兆瑞对于草庐翁的能力和天正会的实力是过于高估了。汴京的城防力量极其薄弱是个事实，可以被钻取的空子比比皆是。某一地段的守将稍不留神，便有可能被人乘虚而入。以草庐翁之长期经营精心策划，觑准时机出其不意地将这座已被朝廷置如弃履的孤城折腾个天翻地覆，绝对不是痴人说梦。

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出了错。错就错在他们没有真正吃透对手，因而自负得过了头。邯兆瑞认为草庐翁的思维是超乎常人的，草庐翁亦一向自谓不按常理出牌乃其强项，然而他们却皆未认识到，宗泽的思维不仅同样是超乎常人，而且也超乎了草庐翁。

事实上，此时的宗泽，根本就未因临风寨的谈判成功而稍有懈怠，而是一刻也不敢偷闲，在回城之后，紧接着便极为警醒地展开了一系列的防叛行动。由于这些行动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宗泽又有意地在公开场合做出了一副云消雾散之状，便对外造成了错觉。所以，草庐翁一伙都没料到，其实就在他们紧锣密鼓摩拳擦掌之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宗泽抢得了先机。

隐藏在开封府里的内奸侯云甫，就落网于此刻。

清除内奸，是宗泽早就在密办的一桩事，而且根据种种迹象，已初步锁定了目标范围。只因证据不足，尚未最终坐实。现在是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也正好有个现成的契机可用。于是宗泽便定下了一个请君入瓮之计。

八月四日下午，也就是草庐翁前往邯宅去面授机宜的前几个时

辰，宗泽召开了开封府有司官员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宗泽向众官通报临风寨谈判所取得的可喜成果，并要求各司曹恪尽职守相互协作，全面做好收编杆子的准备工作，共同开创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的新局面。在会上宗泽特意提到，由于临风寨谈判的影响，其他杆子亦多有输诚之意，已有数路义军头领，主动派人进城接洽。但因义军成员鱼龙混杂，民众中仇视官府者亦大有人在，捣乱破坏在所难免，形成抗金大联盟的阻力依然不小。因此，有司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治安管理，严守保密制度，以确保进城接洽者的人身安全。

参加办公会议乃侯云甫获取情报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每次与会，他都听得十分在意，以期从中捕捉某种值得注意的信息。在这天的会议上，他全神贯注地听来听去，虽然没从宗泽的侃侃而谈里捞到什么油水，却是从会议上发生的一个插曲中，得到了一个收获。

这个插曲，就是甘云在宗泽讲话之间，进去做了一个禀报："人到了，安排在都亭驿馆。"宗泽则回复了一句："好生招待。晚饭后接到府里来，我亲自谈。"而后甘云便退了出去。

这几句对话的声音很低，但仍是被侯云甫竖着耳朵拾了个一字不漏。

殊不知，这正是宗泽的有意设计。他就是既要装神弄鬼地搞出一副神秘状，又故意让与会者能听分明。以他的判断，内奸就在当日的与会者中。而在当下这个紧要关口，此人对官府的一切机密，一定会备感兴趣。宗泽要的就是这厮闻风而动。如果一计不成，还有二计三计，总之宗泽是下了决心，非要迫其显形不可。

这一回事情解决的比宗泽预想的要顺利。侯云甫作为奸细，水准毕竟业余。只此一道饵，他便吞了钩。

听得了宗泽与甘云的对话，侯云甫一点未察觉其中有诈，而是当即便琢磨起了话里的隐秘。基于方才宗泽在会议上讲话内容的诱导，

他猜测，很可能是有重要杆子头目前来洽谈招安事宜。至于为何搞得那么神秘，他估计是与杆子内部意见不一有关，不排除宗泽要在杆子内部策划倒戈。

究竟是哪路杆子哪些人物在与宗泽勾连，这肯定是天正会所需要的情报。说不定邯兆瑞马上就要下达指令，让他速将此况查清。既然这个差事横竖是归他，那就不如主动去完成。何况今晚正好有机可乘，不去摸个底细岂不可惜。本着这个想法，侯云甫在当天晚饭后，便匆匆赶到了都亭驿馆正门附近，找了个便于观测的位置，潜伏下来。

按照侯云甫的打算，自己只需安安稳稳地隐藏在那个旮旯，待到宗泽派人前来接人时，看清被接走者是何模样即撤。只要他提供出了这个线索，草庐翁自有办法弄清其乃何人。

但他耐着性子等了将近一个时辰，也没见到府衙的来人。这时他猛地想起这驿馆还有个偏门，不禁懊恼地揣度，或许来客已从偏门被接走。但他不甘心就这么白等半晌，便想去偏门那边再瞅瞅动静。

待绕到那边一看，侯云甫不禁心中一喜。他看到那偏门呈半掩半开状，在门外还拴着几匹坐骑。这说明前来接人的吏员还在驿馆里。而根据时间估计，里面的人应当很快便要动身了。他就赶紧四下踅摸，欲找个合适的隐身之地。

不料正当他贼头贼脑地前后张望之际，脑后忽然响起了一个冷冷的声音："侯参军辛苦了，请到里面坐坐。"说时迟那时快，尚未待他弄明白那声音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便有一只强劲的大手一把揪住他的后领，将他连推带搡地弄进了驿馆。

当时侯云甫被唬得是大脑一片空白，欲待扭头分辩，却是一句说辞也想不出。直到被一路跌跌撞撞地杵进一扇房门，他才稍稍缓过神来。

抬头看时，但见灯光之下，有一人居中端坐条案后面，正是汴京留守宗泽。宗颖坐于其侧，面前放着笔墨纸砚。还有数名亲兵，仗剑分立两翼。而背后将他押进房间的那人，不用回头他也知道必是甘云了。眼见得这个阵势，侯云甫情知是陷入了宗泽精心编织的圈套。

对于宗泽的心机手段，侯云甫清楚得很。他知道凭着自己这点斤两，一来玩不过宗泽的心眼；二来玩不过宗泽的狠辣。既然已经中招，那便是无论巧舌如簧还是装癫卖傻，皆属徒劳无益了。于是他只勉强支吾了几句，旋即全线崩溃，将自己如何受天正会胁迫沦为内奸，如何与邯兆瑞进行联系，从邯兆瑞那里接受过什么任务，又为其提供过什么情报等，统统供了出来。

只有关于谁是草庐翁这个问题，他是一问三不知。那不是他不肯吐口，而是他真不知道。不过他谈到的一个情况，却颇耐人寻味。他说，据说曾有人提议使用暗杀方法干掉宗泽，被草庐翁坚决否定。

至于在开封府中是否还另有内奸，他答曰可能是没有。因为他感觉，似乎除了他之外，天正会并无类似的情报来源。

估摸着侯云甫已将能招的都招了，宗泽停止讯问，让他在宗颖所做的笔录上画了押。然后，宗泽取过笔录浏览着，一时沉吟未语。

侯云甫料想，宗泽这是在考虑对他的处置。他知道自己虽说是因乖乖地招供免遭了受刑之苦，但犯下的严重罪行并不会因此有所减轻。他本人就是个司法参军，对自己该当何罪，心里比谁都有数。这道深渊是自己一步步迈下去的，当初没有悬崖勒马，事到如今是悔断肠子也没用了。估计这条命是留不住了，现在他唯求宗泽看在他痛快招供的分上，莫判他凌迟或车裂，能痛痛快快地给他一刀，就算阿弥陀佛的了。

没想到就在他瘫作一团唯求速死之时，却闻宗泽淡淡地问了这么一句：“念你之所为系受胁迫，若是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要不

要？”

侯云甫以为自己是听错了，没有马上应声。直到宗泽又提高声音问了一遍，他才如梦初醒，连忙撑身抬首，一连叫出了七八个“要”。

“那就好，只要你依照本官的吩咐去做，本官可以酌情减你之罪。”宗泽直视着他，不紧不慢地道。接着，宗泽提出了要求。他的要求就是，让侯云甫转而充当为官府效力的逆谍。也就是说，让侯云甫假作仍然给天正会秘密效力，却是反过来为官府提供有关天正会反叛活动的情报。

“这个，若是——”侯云甫听了宗泽的意思后，本能地打了个怔。他想说这事若是被天正会察觉，必定会杀他全家。但他马上想到，难道宗泽就不能杀他的全家吗？他所犯下的谋逆之罪，本来就可株连九族，而宗泽更是向来不忌惮动用重典极刑。所以他刚一开口，便又胆怯地将大半截话吞了回去。

宗泽却马上接上了话茬：“至于你家人的安全，不必担心。本官从现在起，即可安排专人严密监护。”

侯云甫不免在心里苦笑一声。宗泽做事真是滴水不漏，什么严密监护，实质上同时也就是严密监控。在这种情况下，还容得他有其他选择吗？不过，以宗泽的为人和力量，只要他老老实实地依计行事，肯定能保证其家人免受伤害。对于这一点，侯云甫还是相信的。

于是，从这个夜晚开始，侯云甫便由天正会安插在官府中的耳目，悄然变成了宗泽安插在天正会里的钉子。由于这场缉捕布置得异常机密，拿下侯云甫后就地进行了审讯，而次日一早侯云甫则是照常至廨署上班，所以除了当夜有限的当事人，再无他人知悉内情。

五十三

这两天邯兆瑞的心情不错。他的腰部扭伤，经延请一位资深推拿师进行调理，疗效明显，现在他可拄着拐杖在宅院里随意走动。关于中秋起事准备事宜，在心腹干将马德发的奔走下，亦张罗得有条不紊。而据侯云甫透露，官府方面，正如草庐翁所判断，由于临风寨谈判的成功，正处于一派松弛状态。就连宗泽本人，亦对军政事务大为放松。这些情况都令他的心情很是爽快。

但最让他高兴的事还不是这些，而是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罩住了夏永济这条当年的漏网之鱼。夏永济果然是不请自至。通过这件事，邯兆瑞再次领教了草庐翁的料事如神。

其实，他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前天夜晚发生的偶然事件，夏永济并不会轻易地送货上门。那个偶然事件，就是马德发发现了莲儿的偷听行为。那才是导致夏永济按捺不住的真正原因。

那晚，马德发发现了正在偷听草庐翁与邯兆瑞谈话的莲儿后，先将她扭进一间厢房，进行了简短的询问，而后即将此况禀报了草庐翁和邯兆瑞。草庐翁认为自己来这里是化了装的，而且莲儿没同他打照面，充其量只是看到了个模糊身影。自己与邯兆瑞的谈话声音很低，隔着后窗应当是听不清的。况且莲儿不过是个婢女，来路清楚，平素与外界接触不多，见识极其有限，不可能猜想到他们的图谋，更不可能是什么人安插的细作。因此，其行为乃纯属好奇使然之说可信，此事无甚大碍。

不过，眼下临近起事，还是应当慎之又慎。于是草庐翁指示，在这段时间里可将莲儿单独禁闭起来，另换一个使女去伺候沈氏。理由可以随便编一个。总之在起事之前，不要让她再与旁人接触。

连草庐翁自己也没想到，莲儿这一被禁闭，却正好加速了夏永济的自投罗网。

当时夏永济已在邯宅外围进行了四天的秘密蹲守。可以说以夏永济的心情而言，每一天他都熬得很不容易。

许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对于一桩极为期待之事，若明知其之到来还遥遥无期，耐性往往较强；而若见其事已触手可及，却反而会变得急不可耐。这是一条惯常的心态规律。在几乎已可断定，那个唤作晚烟的使女，就是自己的女儿夏莲时，夏永济当然是恨不能立刻长驱直入见个分晓。

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勉力压下了这个冲动。因为他凭着以其特殊经历造就的直觉，觉察出莲儿之所以流落邯家，其过程甚为可疑。有时他也自问，如此疑心重重，是否杯弓蛇影。但某种隐约的预警，却总是在他心头笼罩着挥之不去。就像行走在丛林中的猎豹，即便没发现周围有兽夹陷阱，却还是能嗅出身边是否散发着异常气息。而眼前这座邯宅所散发出的气味，在夏永济的感觉上就颇不寻常，所以他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可是就这样一天到晚地蹲来守去，委实令他焦躁难挨。再说总是在这一带盘桓出没，即便是每日变换方式，日久也难免被人窥破。事实已经证明，至今仍在惦记着他老人家下落的，在汴京城里不乏其人。能从回占魁手中死里逃生是个侥幸，如果再遭不测，很难说还会那么幸运。早一日携女脱身，便早一日得到安生。因此，几天来他一面坚持蹲守，一面也一直在考虑主动出击的方法。

欲得争取主动，自然是必须进宅。那么以什么方式进呢？

夏永济想来想去，所想到的方式无非三种：一种是夜间潜入；另一种是白日混入；再一种是找人替入。三种方式各有利弊，而相形之下，以第三种方式最为隐秘。于是夏永济决定，就先采用这个法子，

找人去替自己传个口信。至于可以利用何人进宅传信，夏永济在想到这个方法的同时，便已有了考虑。

一个人的某些能力，往往是被他的需要逼出来的。夏永济原无任何刺探之能，然自返京寻女以来，他的刺探功夫却是无师自通，并且日见精进。通过在邯宅附近这三四日的蹲守，对于平时有哪些人因何事常常出入邯宅，他已打探得比较详尽。其中有个情况，便正好可资利用。

这个情况就是，邯妻沈氏特别喜欢吃施记素菜馆的“假”字系列菜肴。

所谓“假”字系列菜肴，乃是使用豆腐、面筋、山药、芋头、葫芦、菌菇等全素食材为原料，制作出来的诸如假煎肉、假炙鸭、假肚尖、假炒肺、假羊杂、假牛冻、假猪手、假驴鞭等模拟荤菜。出自高厨之手的这类模拟荤菜，不仅其状其味俱足以乱真，且更具一种真正的荤菜所不及的鲜美食韵。当然，凡此种种，要做得正宗地道，都有一套秘籍。此技如今多已失传，所余者仅皮毛矣。

位于城东厢的施记素菜馆，就是专营这种菜的老字号。据说其馆以素仿荤之品种可达近百，但凡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树上爬的，水里游的，只要你点得出，它便没有仿不来的。

沈氏长期患病，胃口不佳，却唯独对这种菜肴百食不厌，因之便与施记素菜馆签了个订菜合同，让他们每逢单日晚餐，选送一款上门。夏永济所考虑的传信人选，就是那个送菜小厮。那小厮去送菜，必然会接触到沈氏的使女，让他悄悄传信，最是方便不过。

夏永济设计的口信很简短，只有这么一句：“你要的半夏黄连已到，请至东二条甜水巷永济堂草药铺去取。”他料想以莲儿之颖慧，应能参透话中玄机。只要这话传到，与莲儿的相见即指日可待矣。

夏永济对那小厮提出的要求是两条，一条是必须将上述言语一字不差地传给“晚烟”本人；另一条是这事不得让其他任何人得知。他为此开出的酬金是铜钱三千文，付酬方式是先预付一千文，余者待事成后付清。

三千文钱，几乎可以抵得上那小厮辛苦大半年的收入了。那小厮见一个陌生人欲出如此重金雇他去传一句话，自知内中大有隐情。不过因这事并不难做，这笔钱不挣白不挣，而隐情不隐情与他也无干系，便很爽快地接了这活。这一类常年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小厮，都懂道上规矩，不该问的绝不会多问，不该说的也绝不会去乱说，在这一点上，夏永济不用担心。

这事本来确实不难办，但竟未办成。其原因就是伺候沈氏的使女换了人。

说起来那送菜小厮也算不辱使命。在没有见到“晚烟”的情况下，他不仅牢记夏永济的嘱咐，未曾率尔托人转述口信，还拐弯抹角地打听到了“晚烟”因严重触犯家法，已被严密囚禁的消息。只是到底是触犯了什么家法，没有搞清，因为连那沈氏以及新换的使女，也都不知所以。

所幸信虽没送到，事并没办砸。夏永济对那小厮的尽力而为还是很满意的，遂仍按事先允诺，支付了全部酬金。当然这也是为了让其缄口。

下一步当如何措置？找人传信这一招显然是不行了。根据送菜小厮所提供的消息，莫说是口信难以传到，就算能够传到，亦是无济于事。而且，既然莲儿是寸步难行，现在就连再作蹲守也失去了意义。或许过些时日情况会有变化，但那要等待多久，却是难以确定。

再说，一个使女犯了过错，遭受东家的打骂罚役都属正常，却为何竟被置若囚徒，不许旁人与之接触？夏永济本来就觉得这邸宅蒙着

一层神秘面纱，这时便越发感到其中大有蹊跷。这个蹊跷显然与他的女儿莲儿关联很大，不可不予尽快搞清。

正是基于这一心情，夏永济终于打定了亲入邯宅探秘的主意。

进宅的办法，还是只有夜间潜入和白日混入那两种。采用哪一种？夏永济想采用的方式，是两者并用。先用白日混入的办法探清这座宅院的结构布局，然后再于夜间潜入去找莲儿。否则盲目地瞎摸乱撞，很可能被人瓮中捉鳖。当然混入邯宅探路也有很大危险，但更为妥当的办法没有，只能到时候见机行事了。或许，越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那邯宅里的人倒是越会疏忽大意，夏永济暗忖。

夏永济伪装成一个沿街叫卖引火煤饼的贩夫，混进了邯宅。所谓引火煤饼，系用煤末掺加锯末和若干辅料制成，可代替木柴作点燃灶炭之用。质量良好的煤饼，既似木柴般易燃，又无柴禾浓烟，在普遍使用煤炭为炊的汴京，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燃灶物。

夏永济挑来的那一担煤饼，质地精细色泽纯正，一看就是上等货色，只是要价偏高。但那邯宅购物，只要是货色确实好，是不在意价钱的，这个特点已被夏永济探明并巧妙地加以了利用。所以混入邯宅这事，起初还真是显得相当顺利。

夏永济的煤饼被邯宅一个负责采买的家仆看上后，那个家仆即让他挑着担子跟随其后进了宅，一路上也没碰上闲杂人等。直至将煤饼挑到后院灶间卸下，由那个家仆去账房取了货款与他交割清楚，一切现象都很正常。

夏永济暗自庆幸这个兆头不错，看来这邯宅也未必似想象得那样玄机四伏。按照既定计划，下一步是应借口如厕，乘人不备溜开，逐次探明宅院的建筑格局和进退通道。若能将囚禁莲儿之所顺手搞清，那是最好不过。如果在走动之间被人撞见，便推说是走错了路。他估摸着，只要动作麻利，完成全部过程不会超过一袋烟的工夫。

当时他也确是有个小手要解，于是，在问过了厕间位置后，他便依着那个家仆的指点，顺着一条碎石甬道，走进了一个小跨院。

变故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夏永济踏进那个寂静的小跨院，东张西望了一遭，并未找到厕间。他想也许是自己搞错了地方，见此院别无去路，正待返身退出，却发现身后那两扇黑漆院门不知在何时已被关闭。同时，有两个精壮汉子倏地从不同角落闪出，一左一右对他形成了夹峙之势。

在这一刹那间，一个鲜明的意识似电光霍然划过夏永济的脑际：此前对这邯宅的一切猜疑提防，果然都绝不多余。

他尚未来得及再做多想，但见前面房门开处，又有一人踱出，皮笑肉不笑地朝着他走来：“夏公别来无恙，我家主公已恭候大驾多时了。”

五十四

继在城里的都亭驿馆及邯宅先后上演了两出“请君入瓮”后，八月七日，在城外也上演了类似的一出戏。不过这出戏的情节演变，与前两者有所不同，其结果是设局者自己进了局，倒是恰好还原了这句成语的本意。在这出戏里登场的主角，一方是简师元与范光宪；另一方是王子善和周虎旺、钟离秀。

为确保起事成功，日前，曾邦才已启动第二方案，即将务必于八月十日前强行控制王子善的任务，当面对简范二人做了交代。此举正合简、范之意。因为若是再不动手，他们将面临很大的麻烦。

在宗泽亲往临风寨谈判前，以及在谈判中，他二人都为阻止双方达成和解，尽力进行过种种活动。这在当时是颇对王子善胃口的。但现在王子善的态度变了，他们该怎么办？若是态度随之而变，无异于在帮助宗泽促成招安；而若仍继续挑拨离间，则很可能由此失去王子善的信任，甚至成为王子善眼中的异己分子，那样处境就不妙了。

钟离秀从老佛崖逃回，更是对他们大有威胁。钟离秀是与宣孟营接触过的，还带去了宣孟营的一个弟兄冯春。虽说估计宣孟营冯春不会知晓天正会的内幕底细，但不敢说对有关迹象毫无察觉，最起码，某些疑点是包不住的。比如，祝兴祖下山传信被范光宪截下之事，便是一大漏洞。对此钟离秀不会不提请王子善彻查。而这种事一旦被认真追查下去，迟早会马脚毕露。所以，几天来，他俩一面密切注视着王子善的动静，一面合计了若干对策。

曾邦才下达的指令，正与他们设想的计策不谋而合。于是乎，一个先用计拿下王子善，然后再假其号令，调动其麾下各部参与起事的行动方案就此敲定。

这个方案的设计者是简师元，并已与范光宪做过密议。曾邦才听了，认为可行。本来曾邦才是打算派遣一支精干人马潜入临风寨，去配合简范二人擒拿王子善的行动，根据这个方案，就不需要了。因为依照此计，以简范之力，拿下王子善已绰绰有余。对于这两个人的能力，曾邦才还是比较信任的。

然而此中却隐含了一个大失误。失误就失误在，这样一来，除了简范二人的事后通报，曾邦才无从再由其他渠道得知行动实况。当时曾邦才并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而当后来他醒悟到自己的失误时，后果已经不可挽回。

夺取临风寨兵权的方案分为两大步骤，第一步是将王子善转离大寨秘密拿下；第二步是以王子善名义召集会议，再将王部嫡系头领拿下，另择他人代之。龙无首不行，鸟无头不飞，何况义军士兵多为愚钝乡民，自身无甚主见。将其头领换掉，也就能基本控制了部队。历来的兵变莫不因循此理。到那时，曾邦才再适当地加以策应，即便有个别不服者，也是不难弹压。

这个方案非常大胆，然而正由于此，反可攻其不备。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拿下王子善。曾邦才之所以敢于放手让简范二人独行其事，就是因为他感到关于这一环的行动设计，是完全在简范二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除非王子善不上套，只要他上了套，顺利拿下便不是问题。

欲乘王子善不备之机将其拿下，还不能惊动旁人，不是件容易事。简师元为此颇动了一番脑筋。经过对王子善的习性做了全面分析，并参照范光宪提供的一些建议，最终，他才想出了那个为曾邦才所认可的法子。那个法子就是：投其所好、调虎离山。

王子善之所好何也？太平时期的事不去管他，在这乱世之中，他最关心的，莫过于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抵御外寇侵袭的本土防御体

系。

他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手下的人马再多，他也没想过要到别处去扩充地盘。他的愿望就是，牢牢地守住脚下这片土地，不使其宗室祖业以及这一方百姓遭受战乱荼毒。为此，他力求将他的这块根据地，构建成一座具有高度防卫功能的战斗堡垒。本着这一宗旨，他对临风寨的建筑布局进行过多次改造，已将其搞得路径错综层次复杂，形似八卦状如迷宫。他的这番努力，在往年抵御金军袭掠的战斗中，曾显示出了重大成效。

但他认为这还很不够。临风寨毕竟是地处平原，在地面上无险可据。而经改造地形而构成的那些防阵，因受原村落条件的局限，不尽如人意处还甚多。因此一直以来，他就有在地下兴建暗堡暗道，使之与地面工事交相呼应，形成变化多端的立体防线之念。那样的话，不仅在迎敌时可更为灵活机动，即便是被敌人重兵四面围困，亦可从容进退有恃无恐。

这个想法，王子善曾对一些头领谈起过，简师元也是知道的。盖因该事工程非小，义军里一时又难觅到精通此道的技术人才，所以此念目前还仅限于纸上谈兵。

简师元的套，便是下在了这个空子上。

他向王子善密禀了一个重大发现。他说，日前他的一个属下在去邻乡会友的途中，因欲抄近路，穿过一片荒丘，于夜色迷蒙中不慎陷入一个深坑，却发现那深坑竟是个地道出口。他听那属下禀报后，即去实地做了勘察。勘察的结果很是惊人。原来由那地道下去，竟是一座不知建于何朝的地宫。虽然那个出口处因地貌变迁而塌陷，里面却仍是十分坚牢。更重要的是，这座地下建筑不仅历久弥坚，而且结构庞大，通道甚多。其路径分别通向何处，一时尚未探明。但其中的一条通道，根据方位判断，显然是向着临风寨方向延伸的。他认为，若

是能将其与寨中打通，再加以适当改造，这座古老的地宫将大有军事用途。为保密起见，他已命人在塌陷处搭建草棚作了掩饰。

汴京地区作为千年古都旧址，各种遗迹本来就多，发现前朝营建的地下建筑并不奇怪。此类建筑以前也曾不止一次地被发现过，只是其规模没有简师元所说得那么大罢了。若是情形果如简师元所述，这座地宫自然是用途不小。果然，王子善对此事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王子善说，无论我们与官府合作与否，临风寨总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守。那个地宫如可为我所用，诚为一大幸事。不过它到底能否改造利用，还须详细勘察过再说。同时他对简师元及时采取保密措施表示了赞许，说既然打算今后将其作为军事设施使用，其情形自是不宜扩散。

于是，王子善便与简师元约定，他次日即以打猎为名，由简师元陪同，亲往现场详加考察。这个安排正中简师元的下怀，亦正是简师元的意料中事。随后，他马上将情况知会了范光宪。

次日辰时，王子善便带着少数亲兵，在简师元的引领下，亲临了地宫现场。为了不使王子善生疑，简师元一个随从也没带。他想反正一下地宫，就是他的天下了。

那所谓的地宫确实是有，那是前些日子简师元在野外组织练兵时偶然发现的。但内中仅建有几间普通穴室，看样子也就是当年某个庄主为躲避兵乱，而修造的一个地下避难所。至于其结构庞大四通八达极利于屯兵运兵云云，都是他编造的。这一点，只要进了穴室，马上能看明白。但彼时王子善已成瓮中之鳖，他看明白了又能如何？

以下的情形一如简师元的设计。王子善及其扈从刚刚踏入地宫正室，即被隐藏其间的伏兵全数缴械。与此同时，留在地面上警戒的几名王子善亲兵，亦被预伏于此的范光宪带人一举拿下。整个行动过程，瞬时便告完结。

简范二人在地下地上同发一叹，早知事情如此简单，何须枉费那许多周折。然而他们却不承想，本应至此告一段落的这出戏，竟并未如期谢幕收场。而下面的异峰突起，才是它真正的高潮——

就在简范二人正要欣然会师之际，突然又从四周的断壁残垣林木灌丛中冒出了数百名伏兵。当先的两名青年将领，正是王子善的心腹部将周虎旺与钟离秀。

原来，王子善约简师元前去勘察地宫，看似无所防备，实则另含机谋。在前几日的临风寨会谈中，宗泽单独与王子善密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醒王子善务必提防内奸，并尽早予以清除。鉴于摆在眼前的事实教训，王子善十分重视这个提醒。之后，他即与周虎旺、钟离秀做了商议。

当时周虎旺就谈到了他对简范二人的怀疑。其实周虎旺早就感觉范光宪行为鬼祟，后来又觉得简师元与其之关系有不正常处，曾暗中派人摸查，已约略了解到范光宪与老佛崖有勾连，只是还没抓到证据。另外，从谈判桌上的表现来看，他认为简师元用心何在，也颇为可疑。他本想待查出眉目后再禀报，但见王子善提到这话，便将这些疑团端了出来。

钟离秀说寨中存在内奸是肯定的，但不可凭空猜疑捕风捉影，以免搞得人心惶惶。不赞成与官府合作者，也未必一定就是内奸。以目下情况看，内奸当会另有动作，甚至有可能直接动手铤而走险。因之，她建议采取内紧外松之策，诱其自动显形。

于是，王子善接纳二人之策，表面佯作粗疏之状，实则处处留了心眼。简师元向他禀报发现大型地宫，请他亲往勘察之事，若在以前，他不会往旁处去想，但因心里存了狐疑，不由得他不暗留了一手。不期这一手还真留对了，正好将自以为得计的简师元范光宪来了个一勺烩。

一举拿下简范二人后，王子善让周虎旺钟离秀就在地宫里对二人分头进行了审讯。

铁证如山，无从抵赖。片时不到，二人便将其所犯及所知之事全招了。

王子善取得供词，愤怒之余，深感兹事体大，不敢擅处，就命将人犯暂囚于地宫，遣周虎旺飞马进城，将案情面禀了宗泽。

宗泽得报，认为可以顺水推舟将计就计，遂命宗颖作为特使，携其手书一封，随周虎旺驰返临风寨，向王子善面授了机宜。

于是王子善乃依计亲自出面，向简范二人出示了宗泽的手书，告诉他们，眼前有两条道路任选。一条是立功赎罪、配合平叛。如发挥作用显著，可将二人现罪前罪均一笔勾销。另一条是顽固不化、拒不悔过。其下场是解往城里凌迟千刀，然后悬首开封府前示众七日。

简范二人都不是什么硬骨头，宁死不屈杀身成仁之类的壮举，在他们身上是发生不了的。到了这步田地，唯以保命为上。所以一听尚有活命可能，他们自然是任何条件都可答应。

因此二人旋即便被放出，仍以头领身份，各回各部。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行动自由一切如故，然而二人身边的亲兵，却皆被换成了另外一班人。而参与反叛行动的那批喽啰，则被秘密转移他处关押。

为了掩饰这个变化，遵照宗泽指示，王子善故意让周虎旺等若干头领以规范建制为名，将所属部伍也做了一番调整。义军各部的建制本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调整一下属于正常现象。而这一动作传到曾邦才那里，正可令其理解为乃是简范二人蓄意策动的篡权举措。

另外，出于迷惑对手的需要，此后王子善不再公开露面。并且，为防临风寨中还有天正会的眼线，这一系列的布局，均严格控制了知

情范围。

数日后，曾邦才收到了范光宪传出的密信，其信的大意是，“王已顺利密擒，余者待伺机解决。一切进展正常，绝不耽误起事”。由于他已从其他渠道探知王子善近日突然“卧病谢客”，且压根没想到简范二人会同时落网反水，因而对该信的真实性毫未生疑。

当然，他并没奢望简范二人当真能全面操控王子善麾下的数十万大军。他知道，即便是拿下了王子善，那也不是仅凭他们两个人的能力和声望可以做得到的。全面收复王部是将来的事。根据草庐翁的要求，目前来说，只要在起事时能牵制王部不起反作用便足矣。现在看来，他觉得，做到这一点，应当是不成问题了。

此外，由他负责联络的其他几路杆子，亦大都表示愿意抓住时机，共图大业。尤其是兵力强悍的城西强梁尚文炳，反意最为坚决。

综合这些情况，他信心十足地向草庐翁通报了八个字：万事俱备，只候东风。

五十五

在陡然发现自己被堵在了邯宅小跨院的那一瞬间，夏永济就似一下子跌进了一个寒彻骨髓的冰窖，大脑僵滞手足失灵，没能做出任何反抗或逃跑反应。直到马德发和那两个精壮汉子将他带进一处房间，见到了从内室拄着拐杖走出来的邯兆瑞时，他才慢慢地找回了知觉。

对于马德发那副面孔，夏永济觉得曾经见过，但没想出是在何处所见。看到了肉头肉脑的邯兆瑞，他才依稀记起，当年他去祥符县一家大户做活，距那大户家不远处有个杂货铺，这马德发和邯兆瑞，就是那个杂货铺的管账先生及其东家。那次在祥符县做活的工期较长，家眷随他在那里住过一段日子，其间他还不止一次地带着莲儿去那杂货铺买过东西。他想怪不得他们认得他和莲儿，原是有此渊源。

邯兆瑞对待夏永济的态度十分和蔼，完全不像是面对一个陷入牢笼的囊中之物，倒似接待故交旧友一般，看座上茶礼数周全。然而夏永济知道，对方越是和颜悦色，越是说明他们很有把握玩弄自己于股掌中。毫无疑问，他们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动向的，但是偏偏引而不发，就等着他自己送上门来。单凭这一点，夏永济暗忖，便足以看出这伙人的心术，远较回占魁为深。

由此，夏永济回过味来，方才自己之所以突然感到了一种空前的绝望，就是因为他早有预感，若是在此院中出事，恐将真正是有去无还。不过，既然事已至此，他也无甚悔意。只要他不放弃寻找莲儿，那么该来的事终究会来，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左右是如此，天塌又如何？

心肠这样一横，夏永济反觉释然，仿佛眼前这个场面，是早在他的期待之中了。

马德发和两个汉子将夏永济送进房间后便自动退下，谈话是在邯兆瑞和夏永济两人之间进行的。由于双方都明了彼此意图，所以他们都很直截了当。

邯兆瑞说，他是久欲结识夏公，只恨未得方便。而夏公能于茫茫人海中寻踪于此，诚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夏永济说，邯公虚席以待用心良苦，夏某若不登门一访，岂不是辜负了邯公多年来的一片苦心？邯兆瑞说，夏公能体谅邯某这番苦心就好，看来你我到底是有缘，合该来做这笔买卖。夏永济说，邯公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请问以邯公之意，这笔买卖想如何做？邯兆瑞说，与夏公这样精明的人打交道，自然是不得不要求先付款，后提货。

夏永济表示，这似乎是有欠公允，恐难从命。

邯兆瑞说，夏公是个明白人，何必出此无益之言。夏永济说，那么，邯公是否货真价实，先让夏某过一过目，这个要求不为过分罢？邯兆瑞说，我邯某一向是童叟无欺。夏永济说，我夏某从来是眼见为实。邯兆瑞就笑道，夏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不过仓库的条件不尽如人意，还请夏公担待则个。

说罢，他便唤进马德发及那两个汉子，用黑布蒙了夏永济的双眼，将他带出了房间。

两眼一抹黑的夏永济被人押着走来转去，很快便失去了方向感。待到跌跌撞撞地来到一个去处，蒙眼的黑布被扯下时，他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个地室。

这个地室处于邯宅后花园东侧杂物院中的一间南房内，乃邯兆瑞买下这座房宅之前的旧有建构，现在莲儿便被关在这里。地室的出口就开在房中的地面上，上面覆有一个铁栅栏盖子，也就等于是它的天窗。铁栅栏盖子被锁上后，从下面是绝对弄不开的。看来这个地室的本来用途，就是主人为了施行家法。与在宅院里修有隐藏资财的暗室

夹墙一样，这样的私刑场所，在当时的豪门大户中并不鲜见。

历尽劫难的一对苦命父女，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下终获重逢。二人相见时的凄伤悲恸之状，可想而知，毋庸细述。

一番汹涌澎湃的拥泣浪潮过后，父女俩的情绪稍事平复，方相互询问了别后情形。这时莲儿才彻底明晓了导致其家破人亡惨剧的真实原因，以及邯兆瑞将她从妓馆赎出并收留的真正意图。

本来，莲儿虽对邯家为何收留她很是不解，但因邯家终是使她避免了沦落风尘，所以在她的心里，一直是对邯家怀抱着一种感恩之情。即使是横遭囚禁，也没对东家生怨，而是一直在自责，怪自己不该偷听东家的隐秘。如今真相大白，莲儿幡然猛醒，这就使她不仅那层感恩之情荡然无存，而且对邯宅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憎恶乃至仇恨。这座她已在其中生活了将近五年的邯宅，现在在她的眼里就是一座阴森的魔窟。她恨不能立时便与父亲冲出樊笼，远远地离开这块阴谋之地，离开那些阴谋之徒。

这就涉及那个让夏永济父女回避不得的现实问题了：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从这里逃出去？

如果这事只关系到夏永济一人，他懒得去想这个问题。起码是暂时懒得想。他现在已是心力交瘁，没有了再做挣扎的心气。然而，这事关系到女儿的吉凶，而且失散多年的女儿现已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就容不得他心灰气馁了。毕竟眼下尚未死到临头，焉能就这样让女儿与自己一起坐以待毙？因而，他不能不努力振作起来，马上做好再进行一场艰苦的智力较量的准备。

夏永济知道自己在这场较量中的胜算很小，但他不忍将事情的严峻性如实告诉女儿。他只能故作坦然地安慰她，不要着急，让爹好好想想，办法总会有的。

夏永济原以为，邯兆瑞会在让他与女儿见面后，很快便进行逼供。谁知邯兆瑞却并未如此性急。马德发等人将他锁进地室后，除了有人按时送饭，再也没人过来理他。

原来，这是邯兆瑞的心理战术。他认为，眼下夏永济的抵抗意识还很强，还存在逃脱幻想。而且此人非常狡猾、诡计多端。急于对其逼供，难以获取实言。倒不如先耗上他几天，让他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待到他对一切都绝了指望，也就一切都好办了。他想反正当下也不是掘宝的时机，耗上几天也无所谓。

假如这样持之日久，吃不住劲的肯定是夏永济。不过，这样一来，却也正好给夏永济留出了一个思考自救对策的空当。待更深夜静莲儿睡去之后，夏永济便强撑着疲惫之躯，开始了他的苦思。

借着微弱的油灯光亮，夏永济先仔细察看了一遍这个地室的建构状况。他是营造地室密穴的行家，如果这个地室里存在着什么可资利用的破绽，是瞒不过他的眼睛的。

但察看的结论令他甚是沮丧：欲用技术手段逃出这个地室，没有丝毫可能。因为，这个地室，根本就没什么技术含量。它就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土牢。然而正因其简单，却是让夏永济空怀绝技无从施展。头顶上的铁栏蠢笨无比，然则牢不可破。地室的土墙倒是可以挖动，但是人家能闭着眼随你去挖吗？

回头看看安放在墙角的另一张床铺，夏永济不禁暗自苦笑。看来这个与世隔绝的去处，人家是早就给他预备好了。

地室无隙可乘，只能另辟蹊径。

使用对付回占魁的法子行不行？估计也够呛。邯兆瑞不比回占魁，诱其上钩是难乎其难的。夏永济推测，邯兆瑞可能不会让他亲临藏宝现场，而是会逼他画出一张详图，并且写明破解防盗机关的方法

步骤。如果他在图纸中玩花招，那么其结果就是，他父女俩将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洞穴里无声无息地了此一生。

预料到这个前景，夏永济明白了邯兆瑞把他晾在这里的用意：这厮是在等着他不打自招。这是一个极有定力的对手，与这样一个棋手对弈，夏永济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能耐实在有限。

既是难逃罗网，便唯有就范一途了。拱手交出财宝，夏永济自是极不甘心。但若因此能够救出莲儿，他可以在所不惜。问题是，即使他将宝藏的秘密和盘托出，就一定能保证对方高抬贵手吗？在他不具备任何制约能力的情况下，焉知对方的承诺会不会一概化为乌有？

更何况，这伙人还不是普通的寻宝者，而是一个正在酝酿重大政治图谋的叛逆团伙，而莲儿又恰巧成了他们谋划叛逆活动的知情人。

就范难保平安，不就范就是等死。非此即彼，二者皆非善途。怎么办？面对这种进退维谷之状，夏永济不禁切齿骂道，堂堂京师之中，竟能容得这等逆徒猖狂作祟，官府那帮鸟人是做什么吃的！

不期这一骂，却令他的大脑中蓦地灵光一闪：官府！假如官府能及时收拾掉这伙人，事情又当如何？由此，也使他顿生了一层悔意：自己为何没想到去寻求官府的帮助。寻求官府的帮助，虽说同样也无法守住宝藏之秘，但保住他父女的性命，却肯定是不成问题。

陷入这步田地，想去报官也迟了。不过，对于这伙人的阴谋活动，官府会不会已有察觉，甚至已经在采取措施？以新任汴京留守宗泽之精明强干，这个可能性不能说一点没有。

夏永济对官府从未有过好感，也从未指望过从官府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此刻，他却对官府陡然生出了一股热切的希望。尽管这希望十分渺茫，但它毕竟使夏永济抓住了一点盼头。因而夏永济断然决定，尽量与对手虚与委蛇，坚持等待可能出现的转机。

这样的话，在今后的日子里，吃尽苦头肯定在所难免。这是注定要付出的代价。付出这个代价值不值，那就只能赌一把了。

所幸的是，这一把，夏永济赌对了。他所怀抱的那个似乎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希望，居然不但没有落空，而且实现得相当快。

五十六

眼看着山岩下那几个沐浴着朦胧月色的骑马的人影渐渐临近，随着蒋宗尧的手势，十几个弓弩手动作一致地搭箭张弓，全神贯注地瞄准了目标。

这里是位于老佛崖东北侧的一个山口。山崖下那几骑徐徐行来的人马，正是老佛崖山寨的大头领姚三保及其卫兵。姚三保做梦也没想到，他竟会在自己的地盘上，遭到自己属下的黑手。

今日姚三保下山，是源于宗泽的秘密邀见。但这个缘由姚三保事先并不知道，他原以为是其老叔唤他去的。

姚三保的祖籍，就在京畿延津。他的父母均已谢世，其余的眷属则俱被金军掳往北番。唯有一个本家老叔尚存，现居京东殷家岗。姚三保占据了老佛崖后，曾欲将度日艰难的老叔接往山寨供养，可是老叔却坚决不去。姚三保无奈，只得时常派人去送些米面之类，以作接济。

昨日夜晚，忽有老叔家人上山找他，说是老爷子患病不轻，希他速往一见。自从他落草为寇，老叔从未主动去找过他，今见其家人连夜传信，姚三保料是病情严重，于是今日一大早，他便带上五名卫兵，急匆匆地奔了殷家岗。

岂料踏进老叔家门时，却见老叔正与另一位老者品茗闲聊，气色正常得很。姚三保诧异地询问老叔，十万火急将他唤来，究竟是何事之有？老叔说，老朽其实无恙，是这位大人有要事须面晤贤侄，为了掩人耳目，只得那般托词。这时那位老者起身自报了名号。姚三保这才知道，眼前的这位很不起眼的老汉，竟是大名鼎鼎的汴京留守宗泽。

老佛崖是叛乱分子的重要据点，其地势易守难攻。端掉这个巢穴，对于彻底平叛意义重大。鉴于姚三保并未与叛乱分子勾结串联，宗泽便拟借助其力，解决掉老佛崖叛匪。但欲落实此事，必须与其面谈。因顾虑姚三保身边必有监视眼线，只好以其叔患病为名将其骗出。本来闾勍建议将这事交由他来代劳，但宗泽考虑由自己出面效果更好，所以还是不辞劳苦地亲临了殷家岗。

姚三保得知自己是被谎言赚出，很是恼火。同时因不知宗泽的意图何在，一时又不免有些惊疑，所以他起初的态度十分僵硬，甚至本能地将右手搭上了剑柄。跟在他身后的那五名卫兵，也都做出了防卫之态。

不过他的这份戒心很快便被化解。面对着他的紧张反应，宗泽一笑置之。宗泽说，姚将军大可把心放宽，我宗泽今日约见姚将军，不是为了要姚将军的命，而是为了救姚将军的命。姚三保的老叔也连忙劝他不可孟浪，对他说这房前院后皆是宗大人的扈从，若宗大人有意为难于你，还能容得你这样迈进这间屋子吗？

因曾有王子善的密信沟通，且见老叔与宗泽谈吐融洽，姚三保想了想，料是对方确无恶意，当下他便面带愧色地向宗泽道了鲁莽，并将卫兵屏出了房间。然后，老叔也主动回避开去。宗泽请姚三保落座，两人就开始了正式交谈。

宗泽办事素喜麻利，况见姚三保乃是直肠子一根，就更不用拖泥带水。他开口便简洁明了地向姚三保阐明了三点意思。其一，希姚三保以国家大义为重，积极配合留守司剿匪平叛。其二，包括姚三保本人在内的所有平叛有功者，此前之罪，无论轻重，一笔勾销。愿合力抗金者，留守司可予收编，原有军职者可安排相应职位。其三，情况紧迫，不容犹疑，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姚三保回答得也很干脆。他说，他对宗留守的信任器重甚感慰

藉，日前王子善头领信中所转达之意，他亦极为重视。但要他立马接受招安，办不到。这事须得与众将商议后方可确定。

宗泽说，办不到也得办。不是我不容你斟酌，而是叛匪容不得你犹豫不决。我方才已说过，今日我紧急约见姚将军，就是为了救姚将军一命。

姚三保道，在下正要请教，宗留守此言何意？

宗泽正色道，这个意思就是，恐怕有人不待你将事议妥，便要让你的脑袋搬家了。你若觉得这是危言耸听，我可以让你看个证人。说着他叫了一声“请简将军出来见客”，就见甘云从侧房中带出一个人来。此人姚三保早就认识，正是曾经与其同为汴京守军将领的原范琼部将简师元。

简师元既已成为宗泽手上的棋子，自是不敢不竭诚效力。他自知他这条命是否能留得住，全在宗泽对他的表现满意与否。因此见了姚三保后，他不仅原原本本地诉说了他所知道的天正会的阴谋，还顺着宗泽之意加以发挥，言之凿凿地说他亲耳听曾邦才讲过，要在起事之前诛杀姚三保。

本来姚三保在接到王子善的密函后，既已开始对曾邦才暗暗留心，并已了解到了曾邦才的若干可疑迹象。现经简师元这么一说，他欲待不信也难。因之听过简师元的揭发，他额头上青筋乱蹦，当下便拍案叫道，多谢宗留守指点迷津，他姓曾的既不仁，就休怪我姓姚的不义了。我回去就宰了他狗日的，将首级献于宗留守帐前。

宗泽要的就是姚三保的这个态度，但并不是要姚三保马上就去同曾邦才摊牌。命甘云把简师元带下去后，宗泽指示姚三保，眼下做到心里有数便可，但在动手时机未到时，千万不可形之于色。曾邦才蓄谋已久，自会有高度防备。他在山寨里的势力，不可等闲视之。若要解决掉他，须有充分准备。解决掉曾邦才的时间，可定于八月十三日

之前。这样算来，还可有五天的准备时间。所以今日回山之后，姚三保在表面上应绝无异常，却要在暗中抓紧联络可靠将领，制订除奸方案。到时候不动则已，动则不仅要一举拿下曾邦才及其亲信，还要全面掌控山寨局面，避免引起部队火并。

姚三保听得出宗泽确实是在设身处地为他着想，遂满怀感激地慨然表示，莫看他姚某乃一介武夫，却也懂得士为知己者死。宗留守对他恩同再造，老佛崖上的那点事，就包在他姚某人身上了。

于是解决老佛崖匪患之计，就这样敲定下来。

关于平定老佛崖匪患的方略，宗泽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到。姚三保亦忖，凭着自己在虎翼军中的根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失手于对手。却不料，虽有这番预先的设计，这一回合还是让曾邦才抢了先机。因为，这一回曾邦才动作极快，根本就没容得姚三保返回山寨。

原来，曾邦才自打得知王子善有密函传送姚三保，而姚三保又一反常态地开始关注军务，便下定了尽快除掉姚三保的狠心。平心而论，曾邦才认为姚三保义气深重、古道热肠，一向对他曾邦才很够意思，是并不忍心对其痛下杀手的。但草庐翁有一句话，他记得很牢：大丈夫行于世间，小事须讲良心，大事要讲需要。况且，目前的势态很清楚，倘若自己心慈手软，钢刀就要架到自己的脖子上。事至此间，他只能是无毒不丈夫了。

但是，老佛崖毕竟是姚三保开创的地盘，在山寨里面动手，有许多不便之处。因此他的打算，是乘哪天姚三保外出散心时下手。今日上午，他得知姚三保一大早便带着五名卫兵去了殷家岗，感到机不可失，便当机立断，命蒋宗尧迅速组织了一支强干的弓弩队，由蒋宗尧亲自带队，埋伏在了姚三保回山的必经途中。姚三保出山，但凡路程不远，一般不会在外过夜。他的这个习惯，早已被曾邦才摸透。

曾邦才临时安排的这次绝杀，是连宗泽也始料未及的。

因城里还有许多事务需要料理，宗泽与姚三保谈完后，即带随员先行离去。姚三保则是在老叔家吃过了晚饭才动身的。

姚三保这一行人马走到山口时，已是月到中天。蒋宗尧情知在钟离秀逃脱之事上自己的责任非浅，这一回必须将功折罪，因此不敢有丝毫大意。来到埋伏地点，他精心选好了伏击位置后，就派人轮流值哨，一刻也未间断地盯死了眼下这条狭窄的山道。当姚三保的卫兵以惯用的护卫队形簇拥着姚三保，远远地出现在视野中时，他即命弓弩手们迅捷地进入了各自的预定位置。

蒋宗尧带来的那十几名弓弩手，个个是百步穿杨的神射手。其所用之弓俱是五石以上的上等麻背弓。普通军用弓的拉力标准是一石五斗，超过两石者，便可谓是硬弓了。五石长弓之射程、箭速以及箭道的稳定性远胜于一般的硬弓，在今夜这种基本无风的气候条件下，它的有效射程，可达一里开外。

姚三保的惯用护卫队形是前卫、左右卫各一人，后卫两人。蒋宗尧事先便据此给弓弩手们做了分工，指定由每两名弓弩手负责解决一个卫兵，余者则集中解决姚三保。他严令弓弩手们必须听他的号令同时发箭。他确信，在这种具有极高命中率的袭击下，将没有一个目标能够逃过至少是致命的一箭。

蒋宗尧所采取的这种猎杀术十分正确。随着他“放箭”的号令发出，顷刻之间，但见山道上所有的目标几乎是齐刷刷同时落马。担任姚三保右卫的那个护兵，甚至由于坐骑受惊跃起，身体失去平衡，竟从马背上直接跌下了山道外侧的沟谷。

当中箭落马的前一刻，姚三保正沉浸在回山后如何制伏曾邦才的思索中。而簇拥在他身边的护卫们，因见老巢就在眼前，也都无甚警觉。直到忽闻空中突然出现异常声响，才蓦然醒悟是遭了暗算。但这时任凭他们的反应再快，也难以躲过那一支支疾如闪电的夺命飞羽

了。

眼见得全部目标悉数落马，蒋宗尧带着弓弩手们收弓出刀，冲下山坡。经过验查，确认姚三保等均已当场殒命。蒋宗尧让众人将他们的尸体统统抛下山沟，然后便收拢起姚三保等人的坐骑，快速撤离了现场。

回山后，蒋宗尧连夜向曾邦才做了禀报。曾邦才再三问清姚三保一行六人确实是俱被剪除，无一漏网，心下方定。然而，这里面却是存在着一个漏洞，只是由于蒋宗尧不够细心，未曾注意罢了。

漏洞就出在那个中箭后直接滚下沟谷的护卫身上。

也是该着那个卫兵命大，当蒋宗尧发出放箭口令之际，他正伸手去挠他那因受蚊虫叮咬而痒不可当的腿肚子。由于他的身子在那一瞬间有所倾斜，就恰巧导致了冲他而去的两支飞箭皆偏离了要害。又因其坐骑受惊骤然扬身，乃至他在中箭的同时被腾空甩出，落地后便不由自主地滚下了山沟。这一切都是发生于刹那之间，其中的细节，是远隔着数百米茫茫夜幕的弓弩手很难分辨的。

打扫战场时，蒋宗尧曾向山沟里观察过，看到的情形是，那个卫兵身中两箭，僵卧于草丛中。他料其是与其他目标一样，必死无疑，也就没再派人下去验查。这个情况在蒋宗尧脑子里没当回事，所以他也就根本没意识到，这其实是个不小的疏忽。

实则那个卫兵身上并无致命之伤，只是被摔晕了。而且，因有厚厚的野草垫底，摔得也不算太重。蒋宗尧一帮撤走后不久，他就慢慢地苏醒了过来。

跟随在姚三保左右的这些卫兵，均是姚三保的旧部铁杆儿，对于他们，姚三保无须保密。方才在回山的途中，姚三保已将与宗泽会谈的情况，以及回山后要采取的行动，对他们说了个明白。这便使得那

个卫兵在苏醒过来之后，马上就想到了这场毒辣的暗杀系出自何人之手。

那么很明显，他此刻的逃生方向，就绝对不应是老佛崖，而只能是汴京留守司的军营。

五十七

宗泽结束了与姚三保的会谈立即要动身回城，主要是因为今天有个重要人物到京。这个重要人物，就是由被押解的途中侥幸逃脱、金军一直在四处追捕、而宋高宗赵构亦正在留意打听其下落的宋朝的信王赵榛。

赵榛乃宋徽宗赵佶的第十八子，为大刘妃所出，时年只有十七岁。

今年三月底，金军在颠覆了北宋政权，扶植张邦昌登上伪楚皇位后，便开始分期分批押解着大量的战俘和丰厚的战利品撤军回师。赵榛及燕王、越王、郓王、肃王等十来个王子与乃父赵佶一起，被分配在由金东路军大将宗隽、萧庆负责押解的第四批战俘队伍中。战俘们一路上所饱受的摧残凌辱，罄竹难书。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极其残酷的沧桑巨变与人生磨砺，使赵榛这个自幼在温柔乡中泡大的皇家子弟，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地成熟起来。

四月下旬，这支金军在北归途中顺手拿下了北宋重镇中山府，却在与其地相距不远的真定府附近，遭到了宋朝宗室赵不尤部的突袭。赵榛就抓住金兵忙于迎敌的空当，乘着混乱伺机脱离了战俘群。待到金军击退宋军，清点战俘人数，发现少了赵榛，急忙派兵四下搜索时，已无法确定他是逃向了何方。

其实当时赵榛自己也不知该往哪里逃，只是没头没脑地见了山沟就进，见了林子就钻，总之是只管朝着人迹罕至的地方猛跑。直到料想追兵已很难寻其踪迹，他才约略辨别了一下方向，奔着西南方，也就是汴京的方向走去。这一路上的乞食果腹、破庙栖身之苦，事后连他本人也很惊讶，如何居然能挺得过来。

五月上旬，他进了庆源府界，在高邑县境内因饥寒交迫晕倒田间，幸为一个下地耕作的农人救助，才捡回一条命来。自己的真实身份赵榛自然不敢轻易吐露，对那农家，他只能说他乃是被金军掳去的汴京市民。农户的消息比较闭塞，尚不知其时张邦昌已将大宝献归赵宋。那淳朴的农家长者就建议他，眼下汴京不知是何状况，与其贸然回去，不如暂且就近去五马山抗金忠义军处落脚，待打听得京畿金军确已撤尽，再行返京比较安全。

赵榛正有回京后再落金军魔掌之虑，再说现在即便回到汴京，他也是无家可归了，便依着老者的指点，经过两日跋涉，找到了以五马山为根据地的那支抗金武装。由此，这便是这位青年王子人生历程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据史载，五马山位处如今河北省赵县境内。具体位置何在，因时过境迁地貌变异，现已难以确考。当时活跃在河北北路的抗金武装为数不少，如在鹿县有张龚部，燕山有杨浩部，玉田有僧一行部，中山有刘买忙部，等等。而竖旗五马山的这支兵马，则是其中名声最大的一股。

五马山抗金忠义军的头领为马扩和赵邦杰。这两个人，原先皆为朝廷命官。马扩曾任和州防御使，赵邦杰曾经的职衔是武翼大夫。两个人都是因在战乱中与朝廷失去联系，而自行在敌后拉起武装的。后来他们合兵一处，共同建起了五马山大寨。

与其他一些落草江湖占山为王者不同的是，马赵二人虽然是自起了炉灶，却并未打算自立门户，而是始终旗帜鲜明地宣称，他们的这支部队，乃大宋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服从朝廷的指挥调遣。当然，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希望得到朝廷授予的正式番号、官职以及必要的支持和资助。

由于当发现赵榛逃跑后，金军曾派出若干支小分队追击搜捕，折

腾得动静不小，所以赵榛逃出虎口的消息传播得很快，且已在民间形成了多种说法。太行一带的义军首领们均对此事极为关注，并皆不约而同地派出了寻查人员，马扩、赵邦杰也不例外。盖因当时那些名号纷杂的山头，都是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谁也当不了谁的家。而若哪座山头拥有了赵榛，该部就拥有了无可争辩的正统之名，那是大大地有利于其扩大声威壮大实力的。

出于这种关注，马扩、赵邦杰对于从金军中逃出者，都要亲自询问，以便了解情况。赵榛投奔至山门前哨时，尚未敢报出实名，但是实说了自己是从北徙途中逃回的战俘，这就被寨前兵勇直接送往了中军大帐。

恰巧那马扩以前在汴京城里邂逅过从城郊练习骑射而归的赵榛，赵榛对马扩无甚印象，而马扩对赵榛的容貌却是记忆清晰。正在与赵邦杰商议军务的马扩看到赵榛那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先是一怔，随之便脱口问道："足下莫不是信王殿下？"到了这个地方，已无须隐瞒身份，赵榛就坦然答曰："正是。"

马扩当时端的是大喜过望，连忙一把拉过赵邦杰，对着赵榛纳首便拜。接下来，两位义军头领对赵榛的隆重接待和悉心照料，不用说自是尽其所能周到万分。赵榛那将近一个月苦不堪言的孤身逃亡生涯，至此才算正式结束。

待到身心俱已疲惫到极点的赵榛足足卧床三天，基本将息过来之后，马扩及赵邦杰与之进行了把酒长谈。赵榛向马赵二人备述了自己的惊险逃亡过程，马赵二人则向赵榛禀报了靖康之变后中原大地上所发生的大事，以及两河地区的抗金局势和五马山义军的由来与现状。进行过上述沟通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下一步赵榛该怎么办。

以马扩、赵邦杰之意，自然是热切希望赵榛能够留在山寨，领导

抗金。他们心里清楚，虽说从军政才干上来说，目前这位年轻的亲王距离当此重任还差得很远，然其之正宗皇子身份，在民间足以产生一呼百应之效，在朝廷亦不会等闲视之。这种影响力，任何人都无可替代。基于这种作用，赵榛即便是个什么事都做不了的草包都没关系。何况赵榛还并非草包。他能机智果敢地只身潜回宋境，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倘若假以时日，其能量未可低估。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存在，对于五马山义军的生存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

这一段时间，有若干山寨声称，赵榛已被他们找到。其实那都是些冒牌货色，或者纯粹是谣言。现在真正的赵榛就坐在眼前，不能留下，岂不可惜！因而马赵二人乃不遗余力地一再劝说赵榛就此坐镇于五马山，广聚天下豪杰，主持抗金大计。

两位义军头领的救国热忱及其对赵榛的诚挚拥戴热切期盼，令赵榛非常感动，也很受感染。年轻人是容易冲动的，他在热血沸腾之下，差一点就豪气冲天地一口答应了二人的请求。但是话到唇边，还是咽了下去。因为，一来，他对自己驾驭义军的能力尚且缺乏自信；二来，他觉得自己对中原地区的势态还不够了解；三来，他与马赵毕竟素昧平生，是否可以与之共事，也还有待观察。所以，他对二人的请求，既未轻率应允，也没断然拒绝，而是表示需作考虑再定。

马赵二人知道这事不能勉强，便退一步请求赵榛不妨在山寨多住几日，对当地的抗金形势做个考察。赵榛对此并无异议，于是他就权且在五马山逗留下来。

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赵榛对两位义军头领的了解与日俱增，亦越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当地军民对他的希冀，这使得他留身于此干一番事业的念头渐占上风。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仅凭燕赵一带的义军实力，并不足以同金军抗衡，如无可靠后援，很难坚持长久。因而经过一番考虑，他提出，要亲走汴京一遭。

赵榛欲去汴京的表面理由，是去协商两河地区的联合抗金部署问题，实则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借此摸清自己留在中原是否确有可为。

马扩与赵邦杰心知其意所在，盘算着正好可借力于宗泽。而且，他们也正欲同宗泽进行联络，乃对赵榛的想法欣然赞同。于是，他们便先期派人前往汴京，去与宗泽打了招呼，呈信表明了欲敦请信王坐镇五马山、壮大两河抗金声势、希宗帅鼎力支持之意，并告知了赵榛此行的日程安排和接头方式。而后，便派马扩的胞弟马拓带领若干精干弟兄，扮作行商模样，护送着赵榛，秘密地奔赴了汴京。

这便是信王赵榛此番潜回汴京的由来。

接到五马山的来函，得知信王确已安然脱险，而且即将来京的消息，宗泽亦是惊喜非常。

这些日子，对于下落不明而又传言纷纭的赵榛，不仅金军在找，赵构在找，义军在找，宗泽也在找。他积极寻找赵榛的主要目的，与马扩赵邦杰的目的基本一致，都是欲借助赵榛的正统皇室身份，广泛团结中原军民，形成足以与金军正面相抗的军事同盟和战略格局。不过，由于他对当前的政局和朝廷的意图掌握得更为全面透彻，他的考虑也就更为深刻。

他是看透了赵构既指望有人在北方挡住金军的进击，以确保其能够偏安东南，又唯恐有人借机坐大中原，与其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的。如果说没有赵榛从金营逃出这事，赵构的这个担心尚不太严重，那么，赵榛若果真已逃回，并且在中原竖起了旗号，他感到的威胁可就大了。论血脉，赵构、赵榛皆为皇子，均有资格继承大统。纵使赵构抢先一步建立了朝廷，却终究是流亡在外。而一旦赵榛坐居中原成了气候，那个变数，可就非常难说。

宗泽就是瞅准了赵构的这条软肋，而欲借赵榛的生还形成压力，

迫使赵构放弃朝廷南迁计划，率师回京迎战北寇。所以，尽管赵构已通过冯振传下明谕，命他一旦得知赵榛确切下落务必即奏，并须将其速送行在，他却根本就没打算照章执行。

然而，找到赵榛后，如果就让赵榛留在汴京，却有很大的不便。一则是京城加信王这两个敏感因素结合在一起，会令赵构猜忌太甚，这对赵榛非常不利。二则是如此一来，宗泽的意图亦过于显露。皇上总是皇上，宗泽对于忤逆圣意的后果，不可能毫无顾忌。

而若是使赵榛暂时驻身五马山，倒不失为化解这道难题的一个权宜之计。因之得信之后，宗泽乃决定，对于马赵二人的请求，坚决予以配合。当然，到底能不能留住赵榛，最终还得取决于其本人的意愿。从赵榛目前的动作上，宗泽不难看出，赵榛当下的心态，一是尚在犹豫徘徊；二是已经有所倾向。他估计，在此基础上，争取其下定决心留驻中原，应当说是问题不大。

据马拓派出的前站人员传信，赵榛一行大约于今天上午抵京，接头地点是外城东北的白石客栈。以赵榛之亲王身份，宗泽本当亲去迎驾，但考虑到因为出于诸种缘由，赵榛此番是秘密赴京，迎接的动静宜小不宜大，另外与姚三保面晤之事已经安排在先，在时间上也不好再做调整，宗泽便派了宗颖代其前往奉迎，同时安排了宿向荣恭候于城里的都亭驿馆。

信王府已在战乱中被毁得不成样子。就算那里尚可勉强住人，出于保密原则，现在赵榛也不便回府居住。因而宗泽便命宿向荣抓紧着人收拾一番，将都亭驿馆这座条件较好的官方驿馆，辟为了供赵榛专用的临时住所。

当日，宗泽由殷家岗回到开封府后，听宗颖报称，赵榛一行已顺利接到，心下甚慰。草草用过晚饭，他便叫上闾勍，一同去都亭驿馆拜见了赵榛。双方初见，未便深谈。又因赵榛在旅途中罹患风寒，身

体不适，宗泽当时就未多扰，只是做了些礼节性的问候，并就其生活、警卫等事宜对有关人员下达了指示后，即与闾勍告退而出。

在告退前，宗泽强调了一点：为确保安全计，请赵榛不要擅自外出。

他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盖因此时已临近留守司与阴谋叛乱者的决战之日，他唯恐因赵榛的行踪为外界知晓而横生枝节。对于赵榛的利用价值，叛乱分子肯定不会忽视。这种潜在的危险不得不防。然因平叛机谋须高度保密，眼下却不便对赵榛敞开来谈，所以宗泽对此便只是笼统地说，汴京城里尚有些不安定因素有待清除，没有去作详尽解释。

而赵榛虽也明白当前自己的处境微妙，各方势力都在打他的主意，却终因恃着汴京如今仍为宋朝天下，并未在头脑里将警觉之弦时刻绷紧。这就导致他在数日后的八月十五之夜，到底是招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劫波。

五十八

邯宅出了一桩奇事：被密囚于地室的夏氏父女，突然不翼而飞了！

这天早晨，邯兆瑞刚起床，便被马德发气急败坏地报来的这个消息，惊了个目瞪口呆。这个消息令人绝对难以置信。邯兆瑞一急之下，连拐杖也没顾上撑，就在马德发的搀扶下，步履趔趄地踅往了现场。

现场的情形正如马德发所述，院锁房锁地室锁全都完好无损，而处于重锁之中的夏氏父女却无影无踪了。事情是由负责给夏氏父女送饭的家丁发现的，马德发闻讯后，便以宅中遭窃为名，命人关闭了宅院的所有出口，并亲自搜查了各个院落的每一个角落，结果是一无所获。

邯兆瑞面对此况百思不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岂不是活见鬼啦？

世上没有鬼，这当然是人干的。只是这个人，压根就令人想象不到。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隐形人，其实就是宅中那个最不起眼的、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杂役毛娃。

说到毛娃与此事的关联，还得简单地做个补叙。

这毛娃姓王，本名王小毛。他出生在汴京城里的一个贫寒之家，八岁时，其母因病故去。其父王顺成，曾在城东厢衙门里当过差。由于王顺成忠厚老实做事勤勉，颇得时任城东厢公务之职的宿向荣的信赖。又因宿家一度与王家为邻，宿向荣曾对王家父子多有关照，这使毛娃对宿向荣深铭恩典。

后来王顺成因患消渴症退职，隔年并发数症不治而亡，王家便只

剩了毛娃一人。毛娃本来便生性内向，相依为命的父亲过世后，就更是少言寡语，有时一连几天都难得说上几句话，不知者甚至会以为他是个哑巴。宿向荣见其生活困苦，有意安排他到衙门里去做点事，却因其性格过于孤僻，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此后毛娃的生计，主要是靠在街头摆摊修理铜铁器具来维持。他的手艺相当不错，然因口齿木讷，不会揽活，更不会讲价，一天下来却挣不到几个铜板。这时恰逢邯宅的粗使仆役告老还乡，需要找人接班。毛娃终日不言不语只知埋头干活的秉性，反而被马德发看中，于是，他便被雇进了邯宅。

为了行事方便，在邯宅里做事的伙计，基本上都要被吸纳为天正会成员，不适合吸纳者则在宅中做不长久。而对于毛娃，邯兆瑞和马德发却认为他浑噩无知，没有吸收的必要。但因其颇能吃苦耐劳，可以长期留用。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毛娃的防范心也就很差。直到事败后，他们方知自己在这上面犯了致命错误。

当八月四日夜，宗泽设计诱使侯云甫显形并且获得供词后，为随时准确掌握对手动态，就想在邯宅里安插个钉子。为此，他专门召集步达昌、宿向荣等人脉广泛的官员做了密商。在密商中，众皆以为现在欲不动声色地安插一个人进去很难，最好是能从宅中物色一个人为我所用。这时宿向荣马上就想到了毛娃。凭着他对毛娃的了解以及他与毛家的故交，他觉得让毛娃承担这个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会后，他单独向宗泽介绍了毛娃的情况，宗泽亦觉这个人选甚佳，乃当场予以首肯。

这就是毛娃与此事发生关联的来龙去脉。

这个人选还真让他们选对了。莫看这毛娃外表呆头呆脑，实则内里并不笨。邯家在从事着丝绸生意以外的某种勾当，这个秘密早就被他觑出了端倪，只不过因为事不关己，他懒得去深究罢了。宿向荣暗

地里找他一谈，他当时就提供了一些情况，尤其是谈到了使女晚烟突遭囚禁的怪事。

宿向荣觉得其事很值得注意，便嘱他进一步弄清晚烟被囚的真正原因，同时密切关注邯宅里的各种动静。毛娃一向将宿向荣视为恩公，更兼有生以来还从未承受过如此重任，一股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这便使得他对此密差百倍地用上了心。

利用人们都觉得他是蠢木一根这个优势，他只用了两天时间，便不着痕迹地打探出了晚烟被囚的真正原因，乃是偷听了东家与某神秘来客的谈话。紧接着，夏永济乔装进宅有来无回，亦被关进地室的情况，他也及时得以探知。

宿向荣通过预设的联络人得悉情报，马上转呈宗泽。宗泽料想，那被关押在地室里的两个人，必定是握有某种重大秘密，便寻思是不是能够在不惊动邯兆瑞的前提下，把他们弄出来。宿向荣说，要把人弄出来不难，但欲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易，除非是动用一个专擅偷天换月之道的“飞天鼠”贼伙。然那“飞天鼠”却从来不与官府合作。

宗泽琢磨了一阵，让他先问问毛娃有无这种可能，倘实在没有可行方法，则宁可不动。谁知毛娃一听，回答得却十分痛快。他说这事说难也不难，只要官府稍加配合，由其一人即可搞定。经他这么一说，宿向荣才想起，毛娃还身怀着一项鲜为人知的绝技。

世上有些貌似愚笨之人，其实反倒具有某种人所不及的奇能。毛娃即属此类。毛娃之奇能，是善于开锁。这项本事，在毛娃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无师自通。自幼时起，毛娃便对诸般锁器具备特异悟性。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锁，到了他的手里，均能不用钥匙鼓捣开。其父认为这不是个光彩能耐，弄不好还会招惹麻烦，乃严禁他再玩锁，更不允许他对外人展示开锁绝技，因而除了少数亲友，没人知道他有此能。

毛娃已多年不碰锁器，但他自信，只要他想去开，无论什么样的锁，照样能开。唯一需要的是足够的时间。按以往的规律，邯宅的值更者在夜间是每时辰巡院一次，近日来改成了每半个时辰巡院一次，这个变化，毛娃注意到了。在半个时辰内，要连续打开院门、屋门和地室的三重锁，把夏氏父女带出地室，再打开杂物院通往隔壁小院，以及小院通往后巷的两重锁，将其二人悄悄送出，时间确实不富裕。但若不出意外，他想还来得及。

所谓意外，大约会有两种。一种是遇到了特别难对付的锁器，在短时间里弄不开它。毛娃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万一遇上这种情况，就只能终止行动，不过还不至于打草惊蛇。

另一种是在行动中被人偶然发现，或是惊动了隔壁小院的值守者。那样，不仅会导致行动失败，毛娃暴露，而且将使对方防范升级，后果相当不妙。

毛娃最担心的就是出现这种意外。因而他提出，最好能搞些性能温和的迷药，由他设法下在晚饭里，以便让邯宅中的各色人等，于行动的当夜都能酣然入睡，却又不致到次日清晨仍昏睡不醒，这样就不会露出破绽。另外，要派人在后巷做好准备，一俟夏氏父女被救出，即迅速予以接应。

自以为对毛娃非常了解的宿向荣真没想到，这个平日笨嘴拙腮的憨娃，竟会有这般细密的思谋，不禁啧啧暗叹，端的是海水不可斗量。

宗泽听取了宿向荣的禀报后问，若依其计行事，毛娃认为得手的把握有几成？宿向荣说毛娃自谓可有七八成。宗泽笑曰，那就是说事在必成了。似毛娃这种性格的人，嘴上说到八成，心里必有十成。遂命宿向荣马上去找药物行家，按毛娃之所需备好迷药。又命步达昌速去物色安置夏氏父女的秘密住处。伏于后巷小门外进行接应的任务，

则交与了甘云负责。

诚如宗泽所料，毛娃果然不负厚望，将事情操作得极其漂亮。也是上苍开眼，让他一路顺风。他前后碰上的五道大锁，虽然看上去个个皆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实则其内在结构均属普通类型，到了毛娃手里，就等于是个摆设。从捅开第一道锁潜入杂物院，到将夏氏父女从地室里捞出送交甘云，再到将现场的一切恢复原状、悄悄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系列的动作，毛娃只用了预计耗时的一半左右。而夏氏父女亦是心有灵犀，虽无事先未沟通，配合得却相当默契，乃使整个行动极为顺利，连只耗子都没惊动。

这便是夏氏父女神秘失踪的谜底。

次日晨起，毛娃一如既往地闷头去操持他的杂活，而宿向荣着人配制的那迷药，其力道恰到好处，次日人们醒来，并无人疑心昨夜为何睡得香甜。

夏氏父女的失踪，不仅关乎巨额财宝下落，且与起事机密紧密相关。邯兆瑞不敢隐瞒，急命马德发去告知草庐翁。

草庐翁乍闻之下，也觉事情严重，当即便改装易容亲临了案发现场。不过，经过一番勘查询问，他倒很快便稳住了神。因为，他根据作案者的高超技能认定，这事除了在京畿一带大名鼎鼎的“飞天鼠”贼伙，没人能做得出来。“飞天鼠”绝不会为官府所用，所以，起事机密外泄的危险，基本可以排除。分析出这一点，草庐翁的心便放下了大半。

另外还有两点，他认为是一目了然。第一，“飞天鼠”的行动目的，无疑是那批地下财宝；第二，“飞天鼠”在邯宅里必有内应。有这两方面的线索在手，案情是可以查清的。

但是目前，却是不宜查也不必查。因为“飞天鼠”欲打开夏永济的

嘴巴，总得费点工夫。就算夏永济吐了口，他们也肯定是要待风头过后再动手掘宝。在这段时间里，那些财宝是跑不了的。此刻他们戒心正强，现在去查，事倍功半，且对起事大计干扰很大。所以目前只要心中有数暗加留意即可。待到起事成功汴京易帜，任他什么“飞天鼠”“钻地龙”，还能跳得出如来佛的掌心吗？

听了草庐翁的这番分析，邯兆瑞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乃遵其嘱，命马德发传话下去，任何人不得再议论宅中失窃之事，更不得将此事传与外人。

宗泽得知对方果然将作案对象锁定在了“飞天鼠”身上，拊掌笑曰：“有言云聪明反被聪明误，此其谓也。”

五十九

成功地干掉姚三保，使曾邦才心头卸下了一个大包袱。

这个赃注定是要栽在官军头上的。现在只需借防止官军袭击之名，对部队防务及头领职责加以调整，这支由姚三保拉起来的“虎翼军”，就将变成彻头彻尾的曾家军。这使得曾邦才一扫懊恼沮丧情绪，变得底气充足起来。尤其是，随后又接到范光宪的密报，称其与简师元已将王子善部重要头领拿下，不日之内即可将这些人连同王子善本人一道，秘密转移至老佛崖关押，曾邦才就越加志得意满，自谓他在此番起事中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韩信诸葛。

有道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他这一自得自满，就不免大意疏忽，竟未看出那所谓的将王子善及临风寨重要头领转移至老佛崖关押，乃是临风寨义军大胆制定的一宗黑虎掏心奇谋。

此计的始作俑者是周虎旺。而它的起因，则是由于姚三保的横遭暗算。

原来，那个在回山途中侥幸捡了条命的姚三保卫兵，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并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就赶紧挣扎起身，向着京城方向奔逃。因坐骑已被蒋宗尧收走，又是身负重伤，他跌跌撞撞地走了大半夜，才于平明时分跑到了驻扎在城外的一个禁军军营附近。被巡哨的禁军士兵发现后，他要求将他速送进城，向宗留守面禀重大军情。驻军将领见他浑身是血连夜奔来，料是其言不虚，遂派人驰马把他送进了城。

刚刚起床的宗泽未及洗漱，便在二堂亲自接见了那个卫兵。听过那个卫兵的哭诉，宗泽是一则大悔；二则觉得万幸。所悔者，是自己低估了对手的阴险狠毒程度，一着不慎痛失一局；所幸者，是对手也

是百密一疏，给他留下了这么个报信人。如果自己对此剧变还浑然不知，那就要吃大亏了。

然后，宗泽命人带那卫兵去疗伤，接着便紧急盘算起应变之策。

当下距与叛匪进行决战已来日无多，整体作战方案及各部的分工已经确定，并已在分头行动中。由于兵力有限，各部所承担的任务都很吃重，除少量预备队外，实在无法再抽调出人马去对付老佛崖这股劲敌。所以，宗泽想来想去，只能决定暂且放弃一举解决老佛崖的计划，改拟待平叛大局已定时，再去扫荡那股匪帮。

但因老佛崖的问题没能解决，欲实现这个意图，官府的兵力亦是不足。围歼攻城叛匪并截断叛匪退路的任务，便只好借助于临风寨了。

接到宗泽亲笔书写的将令，王子善感到很荣幸，认为这是宗泽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器重。他不仅对着信使表示一定不辱使命，还进一步考虑，是否能乘叛匪出兵攻城后方空虚之机，设法端掉老佛崖，给宗泽送上一个大大的惊喜。

王子善将此念向亲信头领们说出后，众头领皆跃跃欲试，唯有钟离秀冷静地提醒众人，根据她的亲身经历，深感老佛崖虽说山头不高，地形却很诡异，而且防卫部署很周密，如果盲目强攻，纵使兵马再多，也未必能轻易拿得下来。因之她建议，先听冯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再来讨论如何去打。

王子善从其言，就唤了冯春来做参谋。冯春的说法与钟离秀一致，他说他虽不详知老佛崖的全部防御布局，但对其大致状况，还是有所了解的。老佛崖乃天然的易守难攻之地，只要防备得当，无论从哪里去攻，都很难打开缺口。即使最终可以攻下，所付出的，也将不是一般的代价。说着，他凭记忆勾勒了一张老佛崖军事防御草图。众人看了图，颇觉其言有理，便都有些挠头。

王子善说，即便他老佛崖是只铁桶，难道就不能想办法给他钻个窟窿吗？冯春说，王总头领打的这个比方甚是贴切，这只铁桶主要就是外壳坚硬。只要是能钻破那层外壳，哪怕只是钻出一个小洞，我们便可势如破竹。难就难在这个窟窿不大好钻。

王子善指着草图上的几个隘口说，你再好好想想，相对来说这几个地方哪里最好打，咱们集中兵力去突破。冯春皱着眉头琢磨了半晌道，此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如果没有内应，没有一处好打。王子善问，若有内应呢？冯春道，那便好办多了。对方恃着地形之利，在这些隘口配置的守备兵力并不多。如果有人能突然发难控制了隘口，攻击部队抓住战机迅速冲上，则对方再从他处调兵增援，也就来不及了。

王子善一拍桌面叫道，很好，这不就有办法了吗？看来钻破铁桶的关键，就在这个内应身上了。便问冯春，能否尽快解决内应问题。冯春说，山上当然是有可以策反的弟兄，只是这事颇费周折，只怕在时间上来不及。

这时周虎旺灵机一动，说他有个主意，不知行不行。王子善道，你且说来听听。

原来日前王子善依照宗泽所嘱的麻痹对手之策，已让范光宪传信曾邦才，告称在临风寨的行动进展顺利，继悄悄拿下王子善后，其麾下要员亦已相继就擒。就在方才，范光宪接到曾邦才的回书，命其将王子善等人质秘密押送老佛崖。这件事周虎旺还未及向王子善禀报，现在他连同禀报此事，一并提出了他的设想。

他的设想是，利用曾邦才的要求，选派一批武艺高强的弟兄打入匪巢，到时候来他个中心开花。

包括王子善在内的各位头领，乍一听这个主意，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待沉下心来细细地一品，却又觉其大有可为。因而众人便围绕

着这个设想，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一番推敲补充，方案渐趋完善。于是，这宗深入虎穴智取老佛崖的奇谋，便被王子善断然敲定下来。

由于王子善对老佛崖是志在必得，关于这一行动，他对宗泽来了个先斩后奏。当宗泽得知他们的计划时，奉命打入匪巢的临风寨将士已经进入了老佛崖。宗泽感到此计甚险，但既然木已成舟，种种担心再多提也无益了，因之宗泽得报后，只是着重提醒了王子善八个字：严加保密，以假乱真。

王子善心领神会，除再度全面强化了保密措施外，还在以假乱真方面大做文章，故意地制造出了临风寨已被简师元范光宪一伙所控制的种种假象，从而有效地惑乱了视听，导致了曾邦才的错觉。

带队押人质上老佛崖的是周虎旺。押解士兵有百人左右，都是经过精选的身怀绝技的弟兄。为了博得曾邦才的信任，被押解上山的几个头领都是真的，唯独王子善是个冒牌货。

本来王子善提出，他本人也真的去老佛崖走一遭，反正既是作为人质，也不会轻易掉脑袋。但众头领坚决不同意他亲赴险地。再说八月十五之夜的军事行动，牵涉到多方人马的配合问题，没有他坐镇指挥也不行。所以商议下来的结果，是找一个外形相似者来顶替。

这样的人在临风寨有三四个，最后确定的人选，是一个唤作巴泉的拳师。此人不仅在外形上非常接近王子善，而且为人侠义，武功深厚，还富有一定的表演才能，是个十分理想的替身。当他换上王子善的衣服从里屋走出时，连王子善本人都觉得完全可以乱真。

由周虎旺带队打入老佛崖，也是经过了一番认真讨论。由于众所周知周虎旺乃王子善的得力臂膀，众人觉得让他去演这出戏很不合适。但周虎旺坚持要去。王子善考虑到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倾向于让他上山，但要求必须设计出能够取信于曾邦才的充分理由。于是大家纷纷出谋划策，直到编出了一个足资可信的：周虎旺其实早就与

王子善面和心不和的说辞，这事方算敲定。

起初曾邦才对于周虎旺居然会背叛王子善也觉奇怪，但一来因有范光宪密信陈述的情由垫底；二来因目睹被押上山来的人质俱是正身；三来又因其压根儿就没想到临风寨竟敢下如此赌注，所以尽管有所提防，疑惑倒也不深。鉴于早听说周虎旺是个人才，他甚至还打算今后对周虎旺加以笼络，将其培植为自己的心腹。

因范光宪在密信中言称，周虎旺等人此次秘密离开临风寨，押解人质上山，对外所说的事由是到外埠去采办军需，为防暴露真相，在起事之前，他们不能再回去。这样，周虎旺及其所带的百余名弟兄，便理所当然地留在了老佛崖。

心性粗疏的蒋宗尧，这一回的警惕性倒比较高，他曾提醒曾邦才，谨防其中有诈。曾邦才甚为自负地问他，你反过来想，倘临风寨没有我们的人，以你我为质前往使诈，咱们敢去吗？蒋宗尧摸着络腮胡子想了想，点点头说，倒也是。

六十

方承道的书肆开在东二条甜水巷的东口。书肆的门脸不大，里面却很宽绰，且布置得古色古香，相当清雅，使人一入其间，便顿生别有洞天之感。

这个书肆所经营的书籍种类极广，从蒙养读本，到四书五经，乃至饮食医药、服饰建筑、诗词杂记、阴阳占卜、九宫五纬之类，应有尽有。它还新旧书籍兼营，而在其经营的旧书中，常可看到在坊间罕见的古本。同时它还可根据顾客的需求，为顾客代寻典籍。因而虽然时下兵荒马乱，这个书肆却仍能将生意维持得有声有色。

当然，尽管如此，单靠一个书肆，收入总归有限。方承道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他的主要进项并不在此。并且，他的志向，也并不仅是腰缠万贯富甲天下。

天下的人分两种，一种人做事是为了赚钱；另一种人赚钱是为了做事。方承道属于后者。不过他很明白，世间万事，无钱不能。因此他并不轻视赚钱。但若全然从赢利角度出发，倒未必要选择经营图书。有许多其他行业，较此更加有利可图。他之所以要开书肆，一则是考虑到书肆掌柜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比较适宜；二则更是出于他对书籍的由衷嗜爱。

早在二十年前，他便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打天下，所恃者兵也；治天下，所恃者书也。而欲达用兵至高境界，亦不可无书。这是他的研史心得，也是他的切身体会。后来他的经历也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和韬略，皆得益或脱胎于卷中。

基于对书籍的这种深厚眷恋，他在投资开店时，便首先选择了书肆。现在他还开办有多种买卖，但皆是委托他人代为操持，唯独这个

书肆，基本上都由他亲自打理。

当然他没工夫一天到晚守在店中。他并不常住店里，但是隔三岔五，他总要到店里去看看经营状况，亲手整理一下书架陈设。他觉得，这对他来说，既是一种雅适的享受，又是一剂放松精神的良方。事业越大，压力越大，所以他就很乐意时常来此寻求一下心理慰藉。

但这一日，他到书肆来，所获得的并不是惯常的舒缓雅静感，而是一种难以排解的紧张和不安。因为，这天他在这里碰上了一位身份特殊的顾客。这位顾客，乃是宗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当时方承道正指点着店里的伙计，将一批刚收集来的古籍登记入库，就见有人走进店来。方承道让那伙计先去招呼顾客，举目之间，却见那进店者竟是宗泽与甘云。意外地一怔之后，他便连忙亲自上前去恭迎。

宗泽看到方承道，也是一副意外神态，问他，这书肆是贤侄所开吗？方承道答曰，正是。不期老伯驾临，多有怠慢，实在失礼。宗泽说不必客气，老夫是外出办事路过这里，信步逛逛，你忙你的。一面说着，一面在店里走动观赏。方承道甚为恭谨地奉陪在侧。

这时又有一位秀才模样的顾客，带着一个书童进了店。询购书法书籍。在店里伙计的推荐下，那秀才选购了二王父子行书碑帖若干，便与书童携书而去。

这边宗泽一面与方承道闲聊，一面浏览着群书，最后选得一部《吴子兵法》。方承道执意不肯收钱，宗泽也便一笑纳赠。之后，宗泽与甘云便出了书肆，漫步离去。

这件事，若说是意外，是有点意外。而若说它平常，却也很平常。宗泽忙里偷闲逛逛街，恰巧逛进了方承道的书肆，有何可大惊小

怪？但不知为什么，方承道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因而就不免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和不安。

但他反复品味，又着实想不出，这事到底异常在何处。宗泽在书肆里与其邂逅，其中能有什么机巧？于是，在狐疑了半天后，方承道得出的结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己是有点杯弓蛇影，敏感过度了。

可惜方承道想错了，他并不是敏感过度。这次所谓的邂逅，其实就是宗泽预先设计的。而宗泽此举之目的，就是认证方承道的身份。

这出戏的机巧之处，就在于跟随秀才进店的那个书童身上。那秀才是开封府中的一个幕僚，而垂首跟随在他身边的那个书童，则正是经过乔装改扮的夏莲。

这出戏的构思，是源自于夏莲所诉说的她被邯兆瑞冷酷地关进地室的原因。那夜夏氏父女被救出邯宅并被妥善安置后，宗泽很快便亲自与他们见了面。正如宗泽所期待的那样，他从这父女俩口中得到的机密，的确是价值非凡。

夏永济所提供出来的机密，当然就是那批宝藏的藏匿地点。

经过这些天层出不穷的磨难，此时的夏永济已是彻底想开了。如果他继续死捂着宝藏的秘密不放，还心存将其据为己有的欲念，早晚会因此而死无葬身之地。他父女此番得以脱险，悉赖宗泽策划营救之功。对此救命之恩，除了宝藏之谜，他也无可回报。而宗泽为官刚正，有口皆碑，将宝藏献与宗泽，当可用于正途。这岂不是那批不义之财最好的归宿吗？因而，当他一见到宗泽，便主动将其事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

正在为军费短缺坐困愁城的宗泽得悉其言大喜，盛赞他这是为抗金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乃让他且宽心休养几日，待到适当的时候，

再请他去亲临现场指导掘宝。

向宗泽吐露了宝藏的秘密后，夏永济觉得像卸下了千斤重负，周身无比轻松。他和莲儿的安全，从此再也用不着他们自己操心。由是，夏永济深悔，还不如一开始便来找宗泽帮忙寻女，那要省去多少麻烦，少吃多少苦头。

莲儿所提供的情况，则牵涉到了宗泽正在着意寻查的一个要害人物——天正会的最高首脑草庐翁。尽管莲儿并不知道八月四日傍晚前往邯宅、与邯兆瑞进行过密谈的那个人是谁，而且对密谈的大部分内容也没听清，但从她描述的情形上看，那个人的身份绝对非同一般。据侯云甫供称，邯兆瑞在天正会中属核心层人物。那么，那个看上去在其组织中位居其上者，十有八九，应当就是草庐翁了。

挖出魁首草庐翁，对于彻底铲除天正会这个地下组织至关重要。何况，通过此前的多次较量，宗泽已明显地感到，此人谋略过人。倘此劲敌漏网，即便是这次叛乱被挫败，对手仍是大有可能东山再起。所以，宗泽对于寻查此人极为重视，已在方方面面用功多日，可惜一直无甚进展。

直到亲赴临风寨谈判，以及捕获侯云甫两件事发生后，他才从所获信息中触动灵机，将怀疑对象指向了貌似儒商的方承道。然而那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并无什么凭据。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目前不宜采取正面措施强行验证。而若是怀疑错了倒会让真正的草庐翁钻了空子。因此如何能不动声色地鉴定方承道，是为宗泽的一道难题。听过莲儿的叙述，顿使他计上心来。当下他就问莲儿，倘再见到去邯宅的那个神秘客人，能不能认得出来。莲儿说因当时暮色已深，又离得较远，那人的模样她没看清。不过，她对声音的感受力很强，如能再听到那人说话，肯定能够分辨出来。宗泽笑道，如此甚好。

于是，便发生了宗泽与方承道在书肆里的“邂逅”。

遵照宗泽的嘱咐，扮作书童的莲儿进店之后，什么也不看，就是只管垂首听音。这样，一方面可避免莲儿与方承道打照面；另一方面可使莲儿专心辨音。宗泽的这一招，方承道哪里想得到。因而尽管他心中忐忑了半晌，终是未能识破玄机。

回去之后，莲儿非常肯定地告诉宗泽，书肆中那人的嗓音、口音、语调、语气等特点，与八月四日傍晚去邯宅者毫无区别。一句话，此人即彼人，绝对错不了。

得到这个回答，宗泽的心情是始则一松，继之一紧。这既是一个他所希望听到的答案，又是一个他极不希望听到的答案。

说他希望听到这个答案，是因为这张画皮的及时揭开，可为即将展开的平叛肃反行动提供重大的制胜保障；说他不希望听到这个答案，是因为他实在不愿看到他与方承道成为势不两立的对头。他对方承道就是天正会魁首这个事实深感痛惜。这种深切的痛惜，一方面源自他与方汉奇的知音、挚友关系；另一方面还来自他对方承道出众才华的赏识。他与方承道接触的次数虽不多，但已能显著地感到其之学问见识不逊乃父。这样一个超凡才俊，竟会沦为敌对势力之首，岂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此外还有一点，也让宗泽的心情有些复杂。那就是，他感到方承道对他宗泽，还是讲情义的。从侯云甫和简师元、范光宪的供词中，他都曾得知过一个事实：天正会里曾提议以暗杀手段除掉宗泽者不乏其人，但均被草庐翁制止。为此草庐翁还专门下达了一道指令，明确命令不经他的许可，任何人不许伤害宗泽。当然，这一情况，也恰恰成了促使宗泽将怀疑目标指向方承道的重要因素。

希望也罢，不希望也罢，现实就是如此。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注定是无可避免的了。能不能劝转其幡然猛醒弃旧图新，将他的满腹才

智投入于抗金救国的大业之中呢？宗泽不敢说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但他打算为此尽量做出努力。不过，这是后话。现在他需要做的，只能是高度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将这场博弈的终决之战打好。

六十一

宗泽预料，叛乱分子于起兵攻城之际，很可能要同时在城中制造骚乱。为避免到那时出现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宗泽除令有司督导各厢严加防备外，还通过线人进行了多方面的情报收集。在这件事上，宗泽此前因势利导设置的一条暗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暗线，就是遵照宗泽的嘱咐，假意顺从天正会的拉拢，并经天正会考察已被视为可靠人员的袁保通。

袁保通传出那份确切情报，颇历了几分惊险。因为在当时，他已无法再自由活动。

事情发生在中秋前夕。

八月十三日晚，袁保通突然接到天正会方面联络人的通知，要他次日一早到城北青晖桥东的火神庙去。去干什么，没有说明。袁保通自忖着，其事必与发动叛乱有关，意欲借机打探机密，便依着对方的要求，按时赶往城北，找到了那座火神庙。那座火神庙位处青晖桥东两里开外，庭深院阔阁宇齐全殿房众多，可见当年香火颇盛。但如今的这个去处，是墙颓户残满院衰草，已成无人问津的废园荒舍。周边的民居住户，亦已在靖康之变中被金军扫荡一空。因之，这里便成了一个理想的秘密聚会地点。

到了那里，袁保通方知，今天这事，可谓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意料之中者，是对方传唤他来此，果然是要部署叛乱行动。他看到被传唤到这里来的有三四十人，皆为青壮年男性。这些人应当都是天正会在市民中发展的基层人员，但他们相互之间大都不认识。袁保通所认识的，除了联络人，只有那个曾出面拉拢他入伙的张某。其实

那人并不姓张，而是姓黄，叫黄伯龙，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是个算命先生。此人出身于河北大户，因一场官司，被一伙贪官联手整得倾家荡产，对官府痛恨到极点，乃天正会的死党之一。

意料之外者，则是所有来此人员，只要是跨进了这座火神庙的大门，便再也不能随意离开了。

这次秘密聚会的召集人就是黄伯龙。待人员到齐，他命令人们都集中到了一个大殿中，就直言不讳地宣布，今天请大家来此，就是要请诸位好汉通力协作，策应八月十五之夜的举义。继而，他阐述了一番举义之意义宗旨，然后便向与会者分派了任务。

任务分两种。一部分人，是要于攻城战斗打响前后，分头在城里放火，大肆制造混乱；另一部分人，是要为预先化装混进城里，并亦将集结于此的暴动人员带路，去袭击各级官衙。何人分配于何组，他都布置得很具体。最后他申明，各位参加或不参加这场义举，悉凭自愿，不愿参加者不强求。但为保密起见，无论参加不参加者，从现在起，不经许可，一律不得擅离火神庙。如有因不能回家需对家人打招呼者，有人可为代劳。这是出于迫不得已，希望大家谅解。

听到这条戒律，袁保通明白，这座破庙今天他是进来容易出去难了。面对如此紧要的情报和如此措手不及的困境，他的心里一下子急如油煎。但在表面上，却还得做出与众人一样的亢奋之状。

虽然没人表示不愿参加举义，黄伯龙对这一干乌合之众的掌控，仍是十分严密。他把他要讲的话讲完后，便让众人到后院殿房中去休息。如果有人想在庭院里溜达一下，倒也可以。为了方便众人打发时间，他还准备了一些象棋、纸牌之类的玩物，以供大家消遣。但在临近院墙院门处，却都设了岗，绝对是闲人止步。身处此境中，欲脱身出去，除非是插了翅膀。

这便如何是好？

却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袁保通一筹莫展之际，忽被指派去灶间帮炊。这三四十口子人在此隐蔽集结的时间长达两天，不可能不吃不喝。为避免运送食物引人注意，黄伯龙在这里备了些粮食蔬菜，可利用庙里的灶间就地加工。正是这个帮炊的活儿，令袁保通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冒险脱身之策。

他想到的办法是在食物中做手脚。可以用来做手脚的东西，则是他在如厕时无意中看到的生长在阴湿处的一种野菜。那野菜的名称他叫不出来，但他记得他有个幼时的伙伴，因误食了这种野菜腹痛如绞狂泻不已险些丧命。这个法子很危险，然因舍此无计，他也只得硬着头皮碰碰运气了。

于是，他便偷偷地拔了一些野菜揣在怀里，趁人不备，将野菜弄碎掺进了制作馒头的馅盆。宋时的所谓馒头是有馅的，实际上是相当于如今的包子。

这一招还真让袁保通试着了。吃过馒头不久，众人便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晕眩等症状，情况严重者甚至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事后袁保通才得知，他掺进馒头馅里的那玩意儿叫狼毒草，又名断肠草，是一种根茎叶花全棵均含剧毒的野生植物。幸亏他掺入的量少，如其不然，恐怕这一干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不待得到治疗，便全得呜呼在那座破庙里了。

出现了这种状况，黄伯龙的第一反应，是欲查清发生状况的原因。但当时的情况容不得他先去查这个。众人挨痛不过，纷纷要求他快去请郎中。黄伯龙眼见得众人这般狼狈模样，心知若不给他们赶紧治疗，是无法让他们去执行任务的。况且，他自己的腹内，也在一阵紧似一阵地作痛。因此他只好应允，马上派人请找郎中。

这时，袁保通便不失时机地捂着肚子上前献策，说他认识逍遥堂的一位郎中，极善诊治五脏杂症。只是此君一般只是坐堂应诊，不会

轻易外出。如能酬以重金，他可凭着素日的交情，尽力将其搬来一用。

黄伯龙一时也想不起另外还有哪位郎中可请，只能同意袁保通去跑一趟。同时他指派了一个腹痛较轻的唤作封羽的弟兄同往，实乃监视之意。这倒不是因他对袁保通有怀疑，而是由于事处非常时期，他不得不格外小心。

袁保通和封羽走后，他便忍着腹痛亲自对这起严重的食物中毒案进行了细致调查。查来查去，终于查出了结果。在一个大水缸的底部，发现了几只腐烂了的死耗子。找到了这几只令人作呕的罪魁祸首，他心里才算踏实下来。他也没敢声张，只是吩咐两个弟兄，悄悄地将那一缸水抬出庙去倒掉了事。殊不知那其实是袁保通故意制造的障眼法。

设法脱离了樊笼，下面的事就好办多了。虽然身边有个紧盯着他的封羽，但这在袁保通眼里已不在话下。

早在指示袁保通顺水推舟打入天正会的同时，宗泽便为他设计了一整套的联络方式和联络暗语。当初袁保通对此还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汴京毕竟是大宋国都，对付那几个不法之徒，手法何须如此诡秘。此时事到临头，他才体会到，宗泽的老谋深算，绝对不是多余。

袁保通与封羽纵马驰至太庙街，进了逍遥堂后，就有一个伙计热情相应。袁保通先说他有急事需面见贾郎中，又交代道随他前去的这位弟兄身体不适，望即予安排就诊。那伙计会其意，就先请他们坐在一侧饮茶。

大约过了一刻工夫，那个伙计去而复返，请他们上楼就诊。上得楼去，刚步入一间诊室，封羽便被人猛然拧着臂膀拿下，塞入另室。药店掌柜让袁保通再稍候一时，说衙门里的接头人片刻即到。

俄尔，步达昌由药店后门上来，听取了袁保通的呈报。袁保通叙述完所知情况后对步达昌说，他必须马上带着一个郎中返回火神庙，那个跟他来的封羽也必须一并放回，否则黄伯龙必将带人转移，更改集结地点，那便会对围捕匪伙造成极大困难，并将遗留诸多隐患。

这时去请示宗泽是来不及的。步达昌略加思索，便当机立断地决定，可委派药店中一个叫曹刚的年轻伙计，以所谓贾郎中之徒的身份，跟随袁保通返回火神庙。他说那曹刚既懂些医术，又会些拳脚，为人可靠机警，随其前往卧底，条件非常适宜。至于那个封羽，则可以胁迫手段逼其就范。胁迫的方法，是声称方才给他喝的茶水，其实是一种缓效毒药，如果得不到解药，他将于两日后因五脏溃烂而亡。而此外，官府还将以谋逆罪连坐法，对其家族满门抄斩。

袁保通认为此计可行。步达昌遂命人把封羽拽过来，如此这般地进行了恫吓。那封羽果然被唬得大汗淋漓，连连叩首指天发誓，只要能饶他一家老小性命，他一定立功赎罪绝不误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厮还真是说到做到。回到火神庙后，他不仅配合袁保通将谎言说得滴水不漏，圆满地应对了黄伯龙的盘问，还在官军围捕集结于此地的匪徒时，主动地协助袁保通、曹刚，为制伏企图顽抗的死硬分子出了大力。事后步达昌当真给了他三丸“解药”，封羽服下后觉得浑身舒服。其实那不过是用柴胡、茯苓、陈皮等制成的除湿丸，任何人服了都很舒服。

最可笑的是那位黄伯龙先生。他以占卜为生多年，曾为人指点迷津无数，到头来却竟然是栽在了这项看家本领上。原来，当允准袁保通去请郎中后，他曾暗自卜了一卦，所得卦象是吉兆，因而戒心大减。事败后他懊丧透顶，并且很奇怪自己为何居然就相信了那套其实自知是扯淡的占卜把戏。

当是时，已有若干情报显示，城西北的洞元寺和城东的旧曹门附

近，都疑似是叛匪的集结地点。而袁保通的情报到手，乃使宗泽判定，对方的真正集结处，就是那座火神庙，余者皆为疑阵。这就为宗泽合理使用兵力提供了重要依据。像袁保通、曹刚这样的普通百姓，一不贪赏；二不图官，而甘愿为平叛舍生忘死，这令宗泽甚为感动。由此，他越发体会到了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如果能使举国之兵民皆臻同心同德休戚与共境界，则泱泱中华更有何敌何难可惧哉！

宗泽的这个用兵及执政体会，八百余年后，被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精辟地概括成了一句传世名言，曰："兵民为胜利之本。"

六十二

八月十五到了。

八月十五，三秋恰半，故谓中秋。因在一年之中，此夜月色倍明，故又谓之月夕。中秋之为节，起源很古老。据《礼记》载，其由来可追溯到前秦时期的所谓“天事祭月”。又有神话云，后羿之妻嫦娥奔月后，在寂寞的广寒宫中，唯有一只捣药的玉兔相伴。每至金风玉露时节，都要怅望人间。由是，这八月十五，又被赋予了祈盼团圆之意，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

时至宋代，欢度中秋佳节，早已成为定俗。每逢此节到来，无论富豪巨室，还是穷户寒门，莫不团聚老小，抚琴鼓瑟，焚香拜月，畅饮通宵。自然，这一派五彩缤纷的热烈气象，是要待日落月升时分，才会渐次进入高潮。而这一日的白天，则主要是人们为欢度良宵进行准备的时间。

建炎元年的八月十五这一天，汴京城里是在一片安宁的气氛中度过的。

虽说时处战乱年月，但人们的节日意识并未淡化，该做的过节准备，市民们依然兴致勃勃地在做。而且，经过前一时期的治理整顿，现在汴京城区秩序井然市场繁荣，这也为人们欢度佳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以从表面上看，今年与往年的这一天，似乎没什么不同。

然而今年的八月十五，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八月十五。在这个丹桂飘香的中秋之夜，注定要上演一场关乎社稷前途的大戏。在市民百姓忙碌着采购食品预订酒宴的同时，另外一些人也正在为几个时辰后的生死博弈，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只不过这种准备，在博弈双方那里，皆是以不露声色的方式秘密操作着，局外之人难以察觉而已。

日头渐渐西坠的时候，无论是喜气洋洋的过节准备，还是紧张凝重的博弈准备，一切俱已就绪。该开宴的酒会，就恭候着贵客临门；该上台的生旦，就静候着登台献艺了。

就在这个灯火初燃笙歌渐起的时刻，方承道迈着从容的步履，登上坐落于东大街“舟桥明月”附近的聚英楼，走进了楼上供他专用的单间。

名义上，这个酒楼是一个叫方世贵的人开的，而它的真正东家，乃是方承道。今夜，方承道要在这个把酒赏月的绝佳场所，坐候由他亲自排演的那出波澜壮阔的惊天大戏，以高潮迭起之势，完成其精彩结局。这出大戏能够收获预期效果吗？他自信把握应当很大。

方承道这个人，性格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做事相当谨慎；二是相当自负。那不是一般的自负，而是在内心里非常的自命不凡。在这一点上，较之乃父方汉奇，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但他认为这没什么不对。他认为谨慎踏实和自命不凡，均为成大事者所不可或缺的品质。不能脚踏实地，便没有稳固根基；而不能眼高于顶，又何来远大抱负？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其反叛思想的萌生，与他这种与生俱来的秉性存在密切关系。而乃父一生的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他自身的满腹经纶不得赏识，再加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则共同构成了其心中叛逆火种的助燃剂。

有两件事，对他坚定反叛信念并着手将此志付诸实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件事是方汉奇的“竹林社”的成立；另一件事是一笔巨额财富的意外获得。

所谓“竹林社”，是方汉奇在举家移居济州后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在宋时，民间组织社团是一种时尚，各地城乡均有许多形形色色的行业社团，只要其旨与政治无涉，官府对此并不干涉。方汉奇成立

的“竹林社”，起初就是那么一个以文会友性质的团体。

那笔意外财富的获得，乃方汉奇身后之事。方汉奇去世后，方承道曾购买过一套宅院，那笔财富便是方承道翻盖该院后罩房时掘地而得的。这种奇事固为天降之福，却也并非绝无仅有。盖因在宋朝一统天下之前，官吏豪绅们为避祸乱，窖藏金银业已成风。其中匿财之巨者，甚至可达数千万缗。后因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许多昔年的密藏之财，就成了湮没尘寰的无主之物，被后世之人无意间掘出者不乏其例。

这两件事，对方承道来说意义非凡。前者，使得他得以借机广为联络同道，形成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后者，则为他奠定了从事秘密活动所必备的物质基础。

方汉奇终其一生有翅难展，极度地愤世嫉俗是不消说的。然而说到底，他也还只是个典型的秀才胚子，撑破天无非是徒发一番生不逢时无缘补天的牢骚了事。而他的这个儿子方承道，却是不甘再似老爹那般潦倒一生终老泉林。方汉奇在世时，方承道就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竹林社”网罗羽翼；方汉奇过世后，他便从根本上改变了“竹林社”的性质，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怀有政治意图的秘密组织，社团的名称也由此改为“天正会”。

“天正”二字，寄寓着替天行道、匡扶正义之旨，同时亦有纪念父亲之意。而方承道的别号“草庐翁”，则是源自于他在掖县故居被乃父名之为“草庐”的学房。这就是“天正会”与“草庐翁”这两个称号的来历。正是由于这个来历，这两个称号成了帮助宗泽识破其隐蔽身份的重要线索。

掘地得财后，方承道也曾产生过就此做个富翁雅士足矣之想。但因其内心自幼便涌动着的鸿鹄之志，最终，选择了另外一种活法。因而，他将所得之财分成了三份。一份交与妻子及哥哥方承学存留养

家，一份用于商业投资以钱生钱，再一份就用为网络党羽的活动经费了。其妻其兄对于他成天在外面忙活什么，是既不了解，也不干涉。

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自从有了这笔资本，方承道的地下活动如鱼得水，天正会的势力迅速壮大，这反过来又大大地助长了方承道的蓬勃野心。

可以说，方承道所欲遂之志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其行并不盲目孟浪，他的一切谋划，皆是有据可依。

首先，他充分掂量过天下大势。赵宋王朝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先祖雄风早就丧失殆尽。尤其是自徽宗朝以来，更是腐败透顶危机四伏，大厦倾覆乃迟早之事。这个前景早已被方承道看透。然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朝廷这架统治机器已是破损不堪，也还不是随便什么人稍微动点手脚便可将其摧毁。关于这一点，方承道同样具有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潜心钻研有史以来起于蒿莱者的成败案例，亦认真分析过当朝造反者如宋江方腊等终归灰飞烟灭的种种原因。

其次，前车之鉴不胜枚举，而经方承道梳理归纳，其要害无非还是那三项老生常谈，即天时、地利、人和。比如以方腊为例，别看他折腾得动静不小，其实其可恃者，充其量只有部分的人和。地利他不占，时机也不行，三者失其二，能有好下场吗？

关于三者的分量轻重，方承道认为，亦颇有讲究。许多造反者最看重的是人和，在他看来那是大错特错。他认为实则是以天时为最重，地利次之，人和再次。因为只有时机适宜，地利方可为用。而若拥有了天时地利之优势，则人和并不难求。所谓墙倒众人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由是，他明确了两条行动原则：一是若要成大事，必须谋中原；二是时机不成熟，宁可不动手。

遵循上述原则，方承道遂将其活动重心，转移到了京畿一带。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便一面一如既往地广交盟友积蓄实力，一面密切关注时势等待时机。从朝廷内外交困的情况来看，他相信他所需要的时机离他并不遥远。当宣和七年金军第一次大举侵宋时，他对未来的形势变化作了如下的估计。

第一，以金邦之国力军力，尚难一举灭宋，但会使宋朝元气大伤。第二，金邦灭宋之心不死，必将卷土重来，且会来得很快。第三，金军具有横扫中原之威，但金邦未必有一统天下之力。那么，在未来的数年中，就必呈宋朝崩溃群雄逐鹿之势，而那正是他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最好时机。

根据这个估计，他在那时便做出了将来不动则已，动则便首先夺取汴京，进而雄霸中原的大胆设想。

另外，当时他虽因去探望患病的兄长方承学不在汴京，却由于预料到面对金军的猖狂进击，宋廷必会动员乃至强迫全城丁壮上阵卖命，而金军则会在重创宋军后，勒索巨额财富，作为退兵条件，乃紧急传信京城同党，敦促他们提前采取了财产保全和人员疏散措施，因使天正会成员在那场浩劫中损失甚微。此举不仅有效地保存了天正会的实力，且令天正会上下人等，包括曾邦才邯兆瑞那种亦是自视甚高的人，对他的先见之明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时至今日，几乎方承道所有的重大预见，都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这使得他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指点江山的能力产生了虚幻的自我抬高。事败之后他才觉悟，正是由于那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令他见微知著的能力大打折扣，对他后来的判断和决策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如果说当时还有什么情况是方承道未曾预见到的，那就只有一件事：老将宗泽出任汴京留守。

方承道承认，宗泽是个人杰，但他并不认为，宗泽能够成为他的克星。毕竟宗泽到汴京才两月有余，毕竟自己是在暗处而宗泽是在明处，毕竟宗泽只是凡人不是神仙，毕竟宗泽手里只有万把人马。

当然，出于对宗泽本能的敬畏，当他把各项行动部署停当后，内心里仍不免闪现过一丝不安。不过，那一点不安随即便被排除。因为就在此时，他又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根据这个情报，他将获取一张用处极大的保底的王牌。如果握有了那张王牌，纵使出现天大的意外，他都可以进退自如。值此关键时刻，幸得这层保障，岂非天佑吉兆！

所以，当方承道在方世贵的陪同下步上张灯结彩的聚英楼，推窗仰望初升皓月，一览中秋万家灯火之时，半点也不曾想到，今夜的大戏固然必是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但从此刻起，其中的一切场面，却与其精心设计的情状，全都将背道而驰了。

六十三

当夜上演的那场大戏，处处都是重场戏。

先从邯宅说起。相对于其他各处的行动，博弈双方动用在邯宅的兵力最少。但在方承道的心中，邯宅却是今夜的重中之重。因为此处所承担的任务，是要活捉宗泽。

邀请宗泽于十五之夜莅临邯宅饮酒赏月与汴京商界同人共度佳节的请柬，是由邯兆瑞在昨日上午亲自送往开封府的。这是方承道与邯兆瑞议定的首选行动方案。假如宗泽不肯赴宴，还有一个备用方案，那就是在十五月升之时，以向宗泽敬献贺礼为名，由邯兆瑞带人进入开封府，与埋伏在府衙外面的武装力量里应外合，突然袭击从而控制宗泽。

备用方案显然较之前者行动难度要大得多，所以他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地把宗泽请出来。为此，邯兆瑞事先下了不少功夫，汴京商界的知名大贾，几乎都被他联络起来在请柬上写了名。看来这番心血收效甚佳，面对商界名流们的联袂邀请，宗泽欣然允诺届时一定前往，以答谢两月来大家为恢复汴京经济所作出的贡献。

邯兆瑞见状甚喜。方承道亦自谓得计，却不知他们已尽入宗泽彀中。宗泽装傻卖呆地应邀前往，正是欲令对手放心大胆地倾巢出动，以便干净彻底地一鼓聚歼。

宗泽来到邯宅的时间是晚间戌时。

中秋时节的这个时间辰，天色已是黑透。然而家家户户门前，却是彩灯高悬，将大街小巷辉映得一片通明。邯宅门前更是布置得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一反常态地装点出了富丽堂皇的大户气派。

闻得宗泽驾到，正在庭院里与来宾寒暄的邯兆瑞连忙抽身，亲自出迎。他先将宗泽引至前院花厅，陪同着品茗小坐一刻，与之礼节性地扯了一阵天气冷暖之类的闲篇，然后才请宗泽一行去往开宴场所。

这个程序看上去安排得很自然，实则是有用意的。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邯兆瑞一面与宗泽之乎者也，一面对宗泽做了留意观察。当他通过种种细节，观察到宗泽神色怡然谈吐洒脱绝无异常，随同而来甘云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名亲兵亦全然是正常的松弛状态，这才最后放了心。邯兆瑞遂命小厮传话与马德发，说宗留守马上就要入席，务须做好准备好生伺候。那意思就是指令马德发，可按既定方案动手。

宗泽对邯兆瑞那副已成鼎鱼幕燕而尚不自知的神态觉得十分好笑，却是装作毫无察觉地呵呵笑道："今夜本官与民同乐，不必讲究什么规矩，大家尽可随意。"盖因在这段时间里，他亦须继续麻痹对方，以便使开封府的抓捕部队，完成对邯宅的全面包围。

谈笑风生之间，宗泽一行在邯兆瑞的引领下步入中院。

此院面积阔大，四面皆有造型考究的垂花门，并有廊道环绕四周。正面的七间大北房前，两棵枝繁叶茂的紫藤萝，几乎遮掩了整个前廊。南房前，东西对称地植有两株硕大的古槐，郁郁苍苍如亭如盖。而庭院的中央部位，则是全无遮碍，仰观天穹，一望无垠。这里就是今夜邯宅的宴会所在。

有大四小五张紫檀木圆桌，已在庭院正中呈众星拱月状设就，各种酒器餐具饮品珍果，亦已在桌面上摆好。宗泽进院后，借着月色烛光，将整个庭院迅速地扫视了一遍。他不由得在心中暗自称赞，无论是把盏赏月，还是用计设伏，这个环境还真是相当不错。他虽不曾遍观过邯宅，但根据莲儿和毛娃的描述，已对这个神秘宅院的结构了然于胸。此刻，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此院之外的各条通道各个套院中，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灯影的掩映下，他与甘云交换了一个细微的眼神。随之，甘云又用这种方式，向身边的三名亲兵传达了暗示。

商界的高朋嘉宾已经陆续到齐，正在三五成伙地互致问候。见得宗泽驾到，众皆停了话头，纷纷恭敬趋前，向其揖礼问安。除了个别心怀鬼胎者，多数商贾对宗泽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尊重，的确是由衷的。虽说宗泽的治京措施非常严厉，有些限令不免使他们的利益一时受损，但他们体会得出，长此以往，宗泽的施政纲领，从根本上说却是更能保证汴京贸易的持续繁荣。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欢迎宗泽的气氛，便呈现得十分热烈而真诚。

宗泽就赶紧抱拳回礼，向诸位商家频频致意。

一阵欢声笑语之后，邯兆瑞邀请众来宾入席落座。宗泽是主宾，他是主陪，还有作为副陪的云可度、卢天寿、谷连城等若干头面人物，依次落座于中央的大圆桌边。其他宾客就在四周的桌边自便了。

对于甘云等宗泽的护卫，邯兆瑞亦客气地邀请一同入座。宗泽见之，便很随意地对甘云等人挥挥手道，客随主便，你们不必在我身后戳着，自去饮酒便是。甘云等遵命，遂均离开了宗泽，分头去找座位坐下。东西南北四张小桌，正好是一桌坐了一个。邯兆瑞见状，正中下怀，认为这样很利于对其分别擒拿，却不知这正是甘云的有意安排。以甘云等人的身手而论，他们与宗泽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那点距离，可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距离。不时之后，他们便叫邯兆瑞和所有的在场者大开了一回眼界。

如果邯兆瑞始终抱有高度的警觉性，这时他应当注意到一个情况，那就是，自从宗泽进宅后，他的大管家马德发便再未露过面。

按照事先的约定，马德发在引导伏兵经由后院通道入宅并进入预定位置后，是应当过来与他通个气的。可是马德发却一去未返，也没派人来传个消息。这个状况是有些可疑的。可惜的是由于宗泽滴水不

漏的表演，致使邯兆瑞的警觉性大为削减，从而忽略了这个不正常的现象。抑或是他确信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马德发不过来通气也无关紧要。这就使得他丧失了应变的一切机会和可能。

若说时至众人入席之前，这场鸿门宴在情节尚且一直在沿着邯兆瑞的设计在进行，那么自此之后，剧情很快便脱离了他的稿本。

按照邯兆瑞的计划，是待酒过三巡之后，宗泽及其护卫们已喝得半醉时再动手。但宗泽不打算与他耗那么长时间。今夜的平叛行动是四面开花，他需要尽快腾出手来去督导全盘。

就在众人乱哄哄地相互谦让着落座时，一个身穿邯宅仆役服装的人从一个垂花门外闪进庭院，遥向宗泽打了个手势。在庭院的四周，原本便分布着一些仆役打扮的汉子，除了宗泽和甘云等亲兵，席间再无人注意到此时又多了一个仆役。这个仆役乃宗泽属下所扮，他的手势表明，外面的一切已经搞定。

既然暗场的操作已经完成，明场的敷衍也就没必要再拖泥带水。无须宗泽暗示，甘云等亲兵已是各自做好了收场的准备。

令人震惊的一刻，就发生在邯兆瑞的开筵祝词之后。

作为东道主，在大家举杯之前，自然是要先来上几句开场白。邯兆瑞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圆。承蒙宗留守及各位贵宾于此良宵赏光寒舍，邯某荣幸之至。今夜是个不可多得的喜庆之夜，月亮很圆，诸位的兴致很高，敝人的心情也是格外痛快。且请诸位开怀畅饮，过一会儿敝人还有意外之喜向大家奉告。”

话到此处，他正要邀众人举杯，却见端坐于首席的宗泽开口问道：“不知邯公尚有何喜，何不就此一并道来？”

邯兆瑞冷不防被问得打了个磕巴：“呃，还是先请诸君畅饮几

杯，畅饮几杯。”

宗泽微笑道：“既是邯公要卖关子，且容老夫先奉告大家一桩喜事，以助酒兴，可否？”

邯兆瑞忙笑道：“那自然是好，自然是好。”

“好，那么老夫现在就向诸位宣告一个佳音。”宗泽清了清嗓子，扫视了全场一眼，朗声说道，“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伙不法之徒，意欲趁我们欢度中秋金吾不禁之机发动叛乱，袭取我汴京城池。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就在半个时辰前，聚集于城北火神庙一带的叛匪，已被我留守司军秘密包围，料是此刻已尽数落网。”

此言一出，顿使现场的气氛急转直下。先是举座瞠目一片讶然，接着就猝然发出了一记酒具落地的碎裂声。

弄出那声响的是邯兆瑞。原来，当他陡闻宗泽放出那惊人之语，不禁本能地回头欲窥周围动静，亦有急寻马德发串通情况之念，不期一个花瓷酒碗被他无意间拂落于地。

弄出这一声脆响不打紧，就立时引发了下面的惊险一幕。

原来邯兆瑞事先与党羽约定，生擒宗泽的行动，是以摔杯为号。因而这一记脆响，便被其党羽当作了动手信号。由于邯兆瑞素闻宗泽的侍卫武功超群，乃要求手下在动手时务必首先迅速地干掉其亲兵。连同甘云在内，随同宗泽而来亲兵只有四人，而且又是分桌而坐，邯兆瑞及其党羽皆以为，只要出其不意，这事不难解决。

制胜的要诀就是动作要迅猛。当时未待酒碗碎裂之声尽消，已有八个仆役装束的汉子，从四周的回廊下一跃而起，手持短刀分头扑向了各自的目标。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甘云等四人既未离座，亦未回首。在座者甚

至连他们做了什么动作都没看清。但闻耳边飕飕几声风响，但觉眼前呼呼几道流光划过，刹那之间，八条穷凶极恶的汉子，便同时喉中暗器颓然仆倒。

目睹如此精湛的猎杀绝技和如此精准的战术配合，令众人恍然觉得简直就像是观赏了一场神奇的杂技演出。

而奇中又奇者，甘云用以洞穿对面两条壮汉咽喉的物件，居然根本不是什么暗器，只是随手从桌面上拿起来的两支雕花竹筷。

本来还有几条大汉，是负责随之扑上去挟持宗泽的，见了这个场面，被唬得骤然僵住。

邯兆瑞见状亦是面色大变。然而情势至此，已是有进无退。这时他来不及多想，只能急切地大喊一声：“还不与我速速把菜上齐！”

这也是一句暗语，其意是喝令所有的伏兵倾数出动。那些伏兵是方承道特地为邯兆瑞调拨过来的支援力量，目的就是确保拿下宗泽。邯兆瑞原以为这些人很可能无须动用，只用自备的人手便足可成事，现在才暗庆幸亏还留了这个后手。

但见随着他的喝声，立即有数十条人影从各个垂花门中挺戈持剑呼啦啦地冲进庭院，对整个宴席区域迅速地形成了包围圈。眼看着自己倏尔转危为安，邯兆瑞当下六神归位，又找回了素日那种温文尔雅的感觉，冲着宗泽堆笑揖道：“邯某多有冒犯，尚望宗留守海涵。”

然而宗泽却端坐席前岿然不动，只是平和如初地一笑：“邯公太客气了，该说这话的，应当是老夫罢。”

邯兆瑞听着这话音不对，狐疑地向四下里定睛一瞅，方知自己又得意得太早。那些从垂花门中冲进来的人，哪里是什么天正会的支援力量，分明是全副武装的官府禁军。这一瞅恰似一盆冰水兜头浇下，登时将邯兆瑞浇了个遍体寒彻。

这时宗泽眉梢一立奋袂而起，厉声喝令将逆贼拿下。

禁军兵勇们应声而动，立即饿虎扑食般地冲上前去，将邯兆瑞及其党羽拧了个人仰马翻。

那些赴宴者面临此况全都慌了手脚，不约而同地尽皆离席跪倒，争相告白自己确实毫不知情，与逆贼暴乱行为丝毫无关。

宗泽挥手将那一片乱七八糟的声浪压下，不怒自威地向众人正色宣布，他们之中孰浊孰清，官府自会予以甄别，绝不会冤枉一个良民。只是今夜乃非常时刻，出于平叛的需要，暂时不能让诸位回家，请大家谅解配合。而后，他命令将邯兆瑞等逆贼就地关押，并严密封锁邯宅的各个明暗出口，未经特殊许可禁止任何人出入。

那邯兆瑞的定力还真算可以，面对如此剧烈的意外之变，他居然能很快地抑制住惊恐，基本上恢复镇定。其原因就是他深信方承道经营多年孤注一掷的这次行动，即便是在某些环节上有所失手，也绝不会在整体上满盘皆输。凭着方承道的为人，亦断不会对他邯兆瑞身陷樊笼坐视不救。或许就在俯仰之间，大势便将彻底逆转。因而，在被押下去之前，他还朝着宗泽露出了一丝微笑，说他久闻宗留守机谋过人，今日总算当面领教了。但有一句俗语，不知宗留守知否，语曰，谁能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宗泽听了哈哈大笑，双手一背洒然应道，邯公所言极是，今夜好戏连台，登场人物众多，谁能笑到最后，咱们拭目以待。

六十四

临风寨义军里应外合袭取老佛崖的行动，亦是发起于此夜戌时。

这时蒋宗尧已带大队人马出发，曾邦才留在山寨的兵力，包括扼守各个隘口的哨队、看管犯人的警卫和各营区的守备，统共所剩不足两千。

本来以曾邦才的打算，是要亲自率部下山，指挥攻城之战。然方承道为防万一，指示他必须坐镇老佛崖。曾邦才知道谨慎是必要的，退路不能不留，但他未能对当夜山寨的防卫，给予格外的重视。当夜的博弈战场是在汴京城下和汴京城里，官军那点人马面对内外夹攻肯定是首尾难顾，谁还能有闲心来光顾他的老佛崖？

对于押解“王子善”等临风寨义军头领上山的周虎旺和那百十名弟兄，曾邦才虽然是当场没有审视出什么破绽，但出于防范之需，几天来他一直派人做着观察。观察的结果是一切正常。那些人将人犯移交出去之后，即呈一身轻松之状，每日里饱食酣睡之余，无非是以掷骰斗叶、玩沙弄盏、调虫戏蚁、相扑蹴鞠之类的游戏消磨时光，对老佛崖上的军事机密，比如防御设施兵力配备岗哨位置地形路径，等等，并无窥探之意和异样之举。

当然，有时候，情况太正常了，反而说明不正常。但那毕竟只是“有时候”。如果时时刻刻都疑神疑鬼，那反而会导致无事生非。再说，即使这些人果真是来者不善，他们连山上的东西南北都摸不清楚，又能搞出多大名堂？

总之，综合种种迹象，曾邦才对周虎旺那百十号人，并未心存多大戒意。不过要说对他们完全信任，也不可能。因而在当夜，曾邦才便没委派他们承担任何军务，而是给他们送去了充足的酒肉，让他们

只管开怀畅饮，过一个痛快的中秋。然则这样的安排，却正中周虎旺下怀。

攻城部队是在日暮时分即用餐完毕整装开拔的。待送蒋宗尧带领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下山后，曾邦才亲自巡山一遭，又去周虎旺那拨人的驻地看了看。

当时周虎旺与他那些弟兄已经喝得面红耳赤东倒西歪，犹自在那里划拳行酒令地灌个不休。见曾邦才去了，就都吵吵嚷嚷地举着海碗向他敬酒。曾邦才不敢恋战，端碗招架了一圈，便连忙抽身而去。眼看着这些人的酕醄浑噩之态，他估计他们都离醉卧高唐不远了，却压根就没想到，映入他眼帘的那种种的癫狂醉状，全是故意做给他看的。

既然连素来多疑的曾邦才都未着意提防，其余的人便更不消说。这时留在山上的各部军伍，有执勤任务者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执勤，无执勤任务者皆在各自的营房里吃酒聚餐，此外整个山寨是一片空荡，正是发起突袭的良好时机。待曾邦才离去后，周虎旺让几个弟兄假意如厕，到营房外面察看了一下，确定了确实没人对他们施行监视，即令众人操戈而出，按照预定的步骤，迅速地展开了行动。

行动的第一步，是集中兵力包抄蒋宗尧部的一座营房，拿下其留守兵勇，问出人质的关押地点。行动的第二步，是让俘虏带路并蒙骗囚牢警卫，对人质关押处发动突袭，将在押者安全救出。一者是因为周虎旺带来的这百十号弟兄，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武林高手，老佛崖上的留守兵勇在单兵格斗上与他们根本够不上一个档次；二者是由于那些留守兵勇都相当麻痹，没人能想到在此时此刻竟会横遭突袭，因而这两个步骤的行动，均完成得极其顺利。

下面便要进入关键性的一步了。

这一步需要兵分数路。分工早已议定：由周步旺带一路，去夺取

东南方隘口，接应预先埋伏在外面的攻击部队入寨；由其他几个临风寨的头领各带一路，分头至各处营房放火鼓噪，制造混乱；还有一路由巴泉率领，任务是直插中军驻地，擒拿曾邦才。

诚然，山上的地形路径，周虎旺他们没有得以实际侦察，甚至为防曾邦才起疑，上山以来他们对有关情况也没向任何人作过打探。相对于他们所需求的分秒必争，这是个不利条件。不过他们也并非盲人瞎马，上山前冯春为他们画过一张山寨布防图，众人已反复观看牢记于心。由前面的顺利行动中已得验证，该图之准确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一步的重点，在周虎旺一路。半数以上的弟兄都被派在了这一路。

如前所述，老佛崖虽然易守难攻，在防卫部署上却有一个弱点，就是守卫者因自恃前哨隘口险要，而一直没有建构纵深防线。尤其是在当夜，部队主力均已下山，寨里的防御便更为薄弱。只要能打开一个缺口，即足以使老佛崖全面崩盘。周虎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大胆地提出了他的黑虎掏心奇袭方案。

老佛崖四面峰崖突兀地势险要，各个隘口都不好打。周虎旺与钟离秀、冯春一起琢磨了半晌，最后将突破点敲定在东南隘口。因为它的周边环境，相对而言，更有利于攻击部队的隐蔽接近。至于攻击部队能否突破隘口，就只能倚仗周虎旺从内部策应了。

同样是由于绝未想到此时此刻居然会祸起萧墙，守卫隘口的哨队被周虎旺杀了个措手不及。

然而那些守卫兵勇的战斗力并不弱，加之他们全都明白，失守隘口的后果是何等严重，所以一俟他们反应过来，马上就展开了极为猛烈的反击。

周虎旺率部突袭得手后，一面点燃火把向山下发出信号，一面就以奋勇的厮杀来拼命维持着隘口的控制权。一时间，但见月光之下刀剑翻飞铁血交映，一场短兵相接的阵地争夺战，撕扯得难分难解。

守隘兵勇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而且一个个全都红了眼玩了命。任凭周虎旺和他的弟兄们再如何武功了得，也毕竟不是刀枪不入的金刚，在给予敌方大量杀伤的同时，自身也是损耗累累不断减员。倘若此况持续下去，隘口难免得而复失。

幸得战不多时，山寨里面突然火光四起，预伏于山下的攻击部队亦及时地猛冲上来，搞得守隘兵勇军心大乱，这场血战方定输赢。

在这场短暂却惨烈的夺隘血战中，周虎旺身边的弟兄阵亡三十余名，余者，包括周虎旺在内，无一不是多处挂彩。但相对于夺取老佛崖的难度而言，这样的代价，几乎可谓不成其为代价。

按照预定部署，临风寨的攻击部队乃由钟离秀和冯春率领，夺取隘口内外会师后，则归周虎旺统一指挥。全部战术早已事先确定，此时战机宝贵一刻千金，所以周虎旺将大队人马接应上去之后，也无多话，只是向诸位头领交代了一句，务必提醒部伍，不要误伤臂缠白布的自家弟兄，即命各部依计火速推进。于是，各分队头领遂各率其部，马不停蹄地分头向山寨的各个隘口及营区杀去。

果如所料，这老佛崖的前哨防线一旦被撕开缺口，其后的抵御便基本上无足道哉了。何况当夜山寨里面相当空虚，何况当时漫山遍野已是烟腾火蹿。突闻遽变的老佛崖留守兵勇，一时间连事出何因事发何处都不摸头脑，哪里还能及时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而临风寨义军却是准备充分任务明确，根据冯春的图形指点，各部皆预定有自己的突袭目标。因而不到半个时辰，临风寨义军便全面地反客为主，风卷残云般地悉数控制了老佛崖上的所有险关要隘。虽然四下里还有些不肯就降者在作困兽之斗，但那已属鸡零狗碎无碍大

局。

至此，周虎旺设计的这道奇谋，可算圆满告捷。

其中只有一个环节出了一点岔子，那是由于巴泉的疏忽。

巴泉的任务是直插罗汉岭活捉曾邦才。但当他带人奔到目的地时，感到眼前的地形及建筑，与冯春所描述的曾邦才驻地貌征不符，这才顿然想起，冯春曾说过，老佛崖上有东西两个罗汉岭，分别为姚三保和曾邦才的驻地，而他恐怕是将两个去处记反了。于是他赶紧折返，这就耽误了时间。

待巴泉赶到正确地点，山上已经火光四起。他带人干掉门岗摸进院房前后搜遍，所找到的却只有几个勤杂人员。那几个喽啰只知曾邦才已在此前带着卫队匆忙而去，至于去了哪里，谁也说不出来。巴泉懊悔得连连顿足，只好让弟兄们在原地守株待兔，希望待曾邦才返回时再来他个关门打狗，却不知曾邦才这一去，是不会再回来的了。

原来，曾邦才在周虎旺等人劫出人质后不久，便得知出了事。

事情是被一个唤作倪二的小头目察觉的。这倪二与周虎旺出自同村，当夜酒足饭饱闲来无事，他欲去找周虎旺叙叙家常。不料溜达到周虎旺那里，却见房屋里空无一人。要说这倪二的警惕性还真不算低，他在蹊跷之余，忽觉不大对劲，乃立刻跑去中军，将情况禀报了曾邦才。

曾邦才闻报脑门嗡地一响，心里顿时明白了八成。只是他还没能同时想到人质有假，因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只要王子善在手，一切便都好办。他料想周虎旺肯定要先去解救人质，便连忙点起卫队，火急奔往囚牢。

然而他还是得信太迟，待他赶到囚牢，已是人去牢空。气急败坏之下，曾邦才赶紧派人四下传令，命各隘口谨防背后偷袭，各部旅紧

急出动搜山。但传令兵们刚刚衔令而去，山寨中已经起火大乱。

曾邦才对老佛崖的防御情况当然很清楚，暗叹对方玩的这一手实在是绝活，一阵阴沟翻船之痛，强烈地刺进他的肺腑。他情知自己已是大错铸成难以补救，更重要的是由此推断，肯定是全盘大计出了漏洞，那么，拉出去的攻城部队也就危险了。因而当时他稍加思索，便毅然放弃了组织部队进行顽抗之念，决定马上趁乱逃遁下山，通知部队应变。以免这点惨淡经营起来的家底，一朝赔个精光。

应当说曾邦才的决断是明智的。除了摆在人们眼皮底下的那些隘口，山上还有一条密道可供出入。因是将其作为特殊情况下的备用出口，无论姚三保还是曾邦才，都还从未动用过它。这条密道的知情者很少，如果时间抢得及时，曾邦才和他的卫队从该处脱身，应当完全没有问题。可惜的是曾邦才的运气实在不济，在这个动作上，他偏偏又晚了一步。

就在曾邦才率部抢奔密道入口处的途中，恰被一支从斜刺里穿插过来的临风寨义军堵了个正着。

原来关于那条密道的存在，冯春是听说过的，并且因其怀有伺机脱离老佛崖之念，他还留意对它进行过打探。虽然没能刺探出密道的具体位置，但对它的大致方位，还是揣摸了个八成。为防有人利用密道逃下山去报信，钟离秀和冯春向周虎旺移交了整个攻击部队的指挥权后，即率一队人马向那个区域穿插过去，刚好就将豕突而来的曾邦才一伙迎头截下。

曾邦才卫队的战斗力本来不弱，但在仓皇之中，却是大失水准，交手未及几个回合，便被临风寨义军杀了个七零八落。曾邦才在几个贴身保镖的拼死掩护下落荒而逃，就如无头苍蝇一般的左冲右突，也弄不清自己是撞向了何方。直到昏头昏脑地狂奔到一处断崖之前，才发现自己跑上了一条绝路。

眼前的那道断崖，正是半月前宣孟营等几个弟兄的壮烈殉难处。

这时的曾邦才，身边已是一卒不剩。回望呼啸而来的一片追兵，曾邦才绝望地仰天哀叹，天道轮回报应不爽，现世报应来之何速！

眼前只有两个选择，或是跳崖，或是就擒。生死就在一念之间，没有时间供他犹豫。曾邦才心下一横，就要向崖下纵身。

然而就在最后那一瞬间，他却不由自主地突然全身一软，好似一摊烂泥，颓然瘫伏在了已经冲到近前的钟离秀和冯春脚下。

不过，他旋即便对自己的怯懦感到了后悔。因为他那种丑态毕露的形状，并没能帮他免死。本来以王子善的要求，是对曾邦才能活捉尽量活捉的，但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也就难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曾邦才在世间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冯春的一声怒吼：“大哥，兄弟今个儿给你报仇了！”

六十五

方承道拟定的攻城方案是三路并举，东取新宋门，四取顺天门，南取南薰门。这三道门均为直门两重，比较便于突破。留守司军人数有限，分布于各城门的兵力自然是没法雄厚。至于厢兵乡勇之类，在攻城之战打响之前，便会被城里的骚乱所牵制。

三个城门中，以南薰门为突破重点，但在攻城时间上，则要求略迟于东西两路。拉开这个时间差，一来可分散官府的注意力；二来可将禁军的预备队吸引开，使南薰门守军无法获得及时的增援。只要能拿下南薰门，大队人马即可沿御街长驱直入直抵皇城，并同时分兵扼制两厢。到了这个时候，估计汴京守军将不战自溃。加之此时宗泽应当已被控制在手，那么大局就可算基本搞定。纵使禁军再行反扑，要想翻盘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个攻城方案，看似高屋建瓴，颇得兵法之妙，然则到头来却终究是落了个竹篮打水。现实情况是，方承道那看似可以稳操胜券的三路并举，届时竟是连一路也没能真正如期打响。

后来方承道将导致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为谋事不密，而宗泽则指出，谋事机密固然重要，但究其事之根本，却在于人心所向。方承道对此不肯认同，但他不能不承认，他的所谓谋事不密，确实是由于其团伙中的许多重要成员离心离德所造成的。

且说那预定承担攻城任务的三路兵马。其实当其起兵之前，便只剩了两路。

被先期化解掉的那一路，是负责攻取新宋门的叶钟义部。在策动叶钟义反戈这件事上，简师元出了大力。

叶钟义也是禁军军官出身，只因在对金作战中，所属部队惨遭大

败，其上司为推诿责任，欲捏造罪名让其顶缸。叶钟义不肯引颈受戮，一怒之下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杀掉上司哗变而去，遂成被朝廷通缉的要犯，后来便被方承道吸纳入伙。该部现有人马万余，中坚力量是禁军旧卒，内中有许多人曾驻守过汴京，对汴京城防状况知根知底。

宗泽了解到这个因果后，一方面觉得该部堪称劲敌；另一方面又感觉叶钟义可以争取。但是叶钟义对官府戒意甚深，拒绝发生接触，欲得与之对话，先得有个渠道。因简师元与叶钟义曾同属一部，宗泽经审慎考虑，乃决定利用简师元去充当桥梁。

简师元正愁自己罪行不轻，不知下场如何，有此立功机会，正是求之不得。因此他不仅想方设法与叶钟义秘密联络极力沟通，帮助宗泽打破了僵局，还积极辅以现身说法，对叶钟义给予了大力劝导。

出于遭遇相近之故，叶钟义对简师元的话还是较易接受的，考虑到长远利益，他渐渐地被其说动。在得到宗泽保证只要他率部反正，绝对对他既往不咎并可让他继续领兵的承诺后，他终于下定了接受招安的决心。

对于手下的兵马，叶钟义握有全面的控制权，他的决定就等于是全体头领的决定。但为防奸细作祟，遵照宗泽的指示，不到预定时刻，其事还应秘而不宣。所以在八月十五之夜，叶钟义依然是将队伍拉到了新宋门外。不过到了那里之后，他下达的命令不是准备攻城，而是对城东一带执行外围警戒。该部里自然还是存在着一些天正会死硬分子的，但是事至其间，无论是想潜逃报信还是想组织反抗，皆已晚了三秋。

解决西路武装，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负责攻打顺天门的，是盘踞于城西黑风岗的尚文炳部。那尚文炳是个惯匪，专事打家劫舍营生，已经横行江湖多年。该部的人员成分

比较复杂，既有地痞、流氓、恶棍、逃犯等各类社会渣滓，又有因生计无着沦为贼盗的穷汉饥民。这帮匪徒虽谈不上具有什么军事素质，却是杀人不眨眼，真要玩起命来，也不是好对付的。方承道对这帮匪徒其实非常厌恶，认为早晚须剪除之。只不过就目前而言，尚可利用而已。他安排尚文炳去攻顺天门，即有使其与禁军拼个两败俱伤，借机削弱其实力之意。尚文炳不知就里，还以为这是体现了天正会对他的看重，乃踌躇满志倾巢出动，幻想着能以今夜的破城之功，换取来日的显赫交椅。

对于这样一股悍匪，劝降招安是不可能的。什么个人前途身家性命、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云云，对他们皆属对牛弹琴。除了坚决除掉，没有别的办法。

但若与其硬拼，势必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为了保存实力，将来用于抗金，宗泽希望在平叛战斗中能尽量避免禁军的损耗，因而他根据尚文炳凶悍有余而心计不足的特点，决定还是要智斗。

是夜，当尚文炳刚刚将队伍拉至攻城地点时，便有一个市民装束的汉子前来送信，说因禁军部署有变，须将攻击目标由顺天门改为万胜门，那边已经做好了准备，有内线在城下接应。

信是封裹在蜡丸里的，打开蜡丸，可见其内壁上刻有一个“天”字。看到这个暗记，尚文炳不疑有诈，乃依言率部向北奔了万胜门。

从顺天门外到万胜门外的途中，要经过一块洼地。尚文炳的厄运就产生在这个地方。

待到其部全数进入洼地后，突闻一声锣响，四面伏兵尽出。尚文炳大吃一惊，欲问送信人这是什么情况，却发现方才还一直贴在身边给他引路的那条汉子，倏忽之间已没了踪影。尚文炳这才醒悟中计，急命众匪回头朝来路方向突围。

岂知这个方向，正是禁军的拦截重点。一阵密集的箭雨飞来，当先突围的一群匪徒，没能活着跑掉一个。尚文炳见状匪性大发，不自量力地拍马舞刀亲自带队冲杀，结果是未及冲出半里地，便身中乱箭一命呜呼。

其实若论禁军在此处投入的兵力，并不足以对这股匪帮构成严密的合围。如果被围者能够冷静判断，不是不能找到可以冲破的薄弱处。但因当时众匪惊恐万状建制大乱，尚文炳又已在阵前殒命，匪徒们哪里还能组织起有效的对抗和冲杀。收拾如此一盘散沙，禁军的兵力就绰绰有余了。

几轮弓弩射杀之后，包围圈逐渐向洼地中心压缩。又经过一番短暂的短兵相接，战斗很快结束。除了数百名亡命于乱箭刀戈之下者以及少数逃散者，余匪俱曳兵弃甲举手就降。禁军将士在此战中有百余人负伤，但阵亡者微乎其微。

对付攻打南薰门的老佛崖人马，这一招却是不能照搬。

宗泽知道，除了头脑简单的尚文炳，别人恐怕不会那么轻易上钩。再说老佛崖的人马远较尚文炳部为众，就算是能够诱其上了钩，禁军也抽不出足够的部队去作包围。而即便是勉强对其形成了包围，这块骨头也不像尚文炳匪帮那么容易啃。所以说欲破此路顽匪，难度确实较大。如果仅凭禁军之力，恐怕也只有据城死守一途。宗泽估计，禁军坚守住城池应无问题，但很可能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一场激烈的血战是免不了的。

幸得临风寨义军已被争取为可靠盟友，才产生了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克敌的可能。当然，为求有备无患，宗泽在授计于王子善的同时，依然在南薰门内陈列了重兵，做好了厮杀准备。万一施计不成，以宗泽的预案，王子善就在城外强行动手，留守司军看到信号即从城里杀出。这样前后夹击地一打，虽然不能一举聚歼该匪，却可令其溃不成

军，使其攻城计划流产。

不过这个预案并未用上。最终的结果是，对这一路匪部的解决，基本上是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老佛崖这支武装，在曾邦才的治理下，军纪设立得非常严明，不仅是要求令行禁止，而且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尤其是在军事行动中，这一条更是被着重强调。宗泽授予王子善的计策，正是利用了该部的这个特点。王子善依计而行，果然大获成功。

当夜蒋宗尧率部下山，进入预定的战前位置不久，就有探马来报，说临风寨的部队正在向这边运动，所出兵力颇众。蒋宗尧认为这很正常，丝毫没有意识到，临风寨汇集而来的那些兵马，全是用来对付他的。

未过多时，便有临风寨方面派员来联络，说简师元、范光宪已率部抵达前沿，并带来了一种新式的攻城战车，请他过去会商并部署这场战役的打法。出发前曾邦才曾向蒋宗尧交代，攻城时要让临风寨的人马去打头阵，简师元范光宪皆须听从他的统一指挥。现在简范二将请他前往督导，这也十分正常，而且使得他心里十分舒服。

于是，蒋宗尧未生一点戒心，传命本部人马且在原地待命，只带了几个贴身扈从，便随来人拍马驰往临风寨先头部队的接头处。

谁知到了那里，当头迎上来的，既非简师元，亦非范光宪，却是“已被扣为人质”的临风寨义军总头领王子善。蒋宗尧起初还以为自己是在黑灯瞎火中看走了眼，乃至脑筋一转醒悟过来，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解决老佛崖武装最要紧的一步，就在于拿下握有前敌总指挥权的蒋宗尧。这厮一旦就擒，下面就好办了。

蒋宗尧被擒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拒听任何劝导。但这并不能阻

止王子善的下一步动作。王子善从蒋宗尧身上缴下兵符后，便命人持符去传令老佛崖武装向不同方向分别调开。待将其部分割成了数股，并调动到了指定地段后，又以召开阵前会议为名，将各部头领集中起来尽数拿下，然后便逼迫着那些头领通令属下缴械投诚。

被来回调动得莫名其妙的老佛崖兵勇至此才知情况有变，但这时他们已被临风寨义军控制，且又失去头领，纵使有人欲行反抗，也难做到万众一心。眼见某些企图反抗者遭到严酷镇压，遂无人再做徒劳之举。

截至是夜亥时稍后，叛乱武装的攻城部队均告瓦解。加上城区中内应行动的破产、邯兆瑞的落网和老佛崖匪巢的覆灭，叛乱分子是一事无成满盘皆输。

但是其间也不是一点岔子没出。就在城外的平叛动作如期展开的同时，在城里却发生了一场意外之险，而且其性质还相当严重。

六十六

那场意外之险发生在都亭驿馆。遇险者是就是眼下各派力量都在着力寻找的信王赵榛。

灾祸的起因，盖源于赵榛的大意。

前几日赵榛悄然抵京后，宗泽即亲去拜见。因赵榛旅途劳顿身染风寒，宗泽乃请赵榛先静心调养一下，俟后再做详谈。为保证安全起见，宗泽除吩咐有司对驿馆严密警卫，还特嘱赵榛在这段时间里不要随便外出。

如果赵榛谨遵宗泽之嘱，是不会暴露踪迹的。可惜他对宗泽的叮嘱未予重视，并未意识到在这京城之内还会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待将息了两天身体基本恢复过来后，便想出去走动走动。警卫人员曾予劝阻，赵榛不但没听，还命令他们不得报知宗泽。由于他的亲王身份，警卫人员是不敢不遵其命的。

赵榛由马拓陪同，先后出去过两次。第一次只是在驿馆附近转了转，第二次便走得远了些。这一天是八月十四。就是在这一天的外出过程中，他被人无意间发现认出，进而又被有意地盯上，因之招致了中秋之夜的一场大劫。

盯上赵榛的那个人名唤徐连兴，人称徐四。这个徐四表面上是以打短工为生，实则另有谋财之道。那另外的谋财之道，一是偷窃；二是替人刺探各类消息或各种隐私。论偷窃，他的手艺一般；而论后一种勾当，则是他的专长。无论是有关何人的何种隐秘，只要是他想打探，总能搞出点眉目。至于他做这事的方法和渠道，那自然是讳莫如深了。

这厮的这点神通，在市井中颇有几分知名度，因而也就引起了方

承道的注意。他认为此人很有利用价值，便让方世贵以小恩小惠笼络，使之成了一条随时可供驱用的走卒。

赵榛于北徙途中逃脱的消息，方承道是不会忽略的，他对赵榛的下落，亦是非常关注。他自忖，若是能将赵榛掌控在手，对他成就逐鹿中原的大业当会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几个月来，他也一直在留意查访赵榛的去向。在他所使用的查访人员中，就包括了这个嗅觉灵敏的徐四。徐四做事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受差事时只问报酬不问其余。方承道对他的这一点非常满意，因而使用起来也比较放心。

对于打探赵榛下落这项差事，方世贵许诺的酬金很高，并预支了一笔不菲的活动经费，因此徐四的干劲很大。他十分自信地表示，只要赵榛回了汴京，他一定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将其踪迹锁定。

徐四敢于如此夸口，除了倚仗着自己拥有着一个多年来形成的社会信息网，还因其本人就认得赵榛。那是在几年前，他因一次偷窃失手，被失主穷追不舍，他在夺路奔逃中，迎头撞上了外出游猎归来的赵榛。当时赵榛即指挥侍从将他拿下，从他身上搜出所窃赃物，并命人在当街赏了他一顿痛打，从此，赵榛这个年轻亲王的容貌，便牢牢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之中。

徐四对自己所见所闻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本能地具有储存意识，他能成为一个刺探高手，正是由此天性使然。当年的那顿痛打，如今竟成了一把赚钱的钥匙。这个进财之机，徐四当然不肯错过。他也知道当前欲打探赵榛下落者非止一家，因而当领受了此差后，他不仅启动了所有的耳目，还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亲自上阵多方搜寻，以期捷足先登大赚一笔。

然而这事做起来却不似他想象得那么顺当。几十个日夜耗费过去，五花八门的秘闻倒是搜罗了一大堆，但真实可信者没有一条。也曾有传言说赵榛回了汴京，但经顺藤摸瓜，乃属子虚乌有。时间一

久，他也疲了，加之预支的经费业已基本花光，他对此事的劲头便大不如前，甚至怀疑是不是真有赵榛逃脱这回事。

岂知天机难测，就在徐四已逐渐拿这事不当回事了的时候，运气却突然自动上门了。

那是在八月十四的午时左右，徐四正在浚仪桥边的一家风味食店里吃云英面，忽见从门外走进了几位食客。他在无意间的一瞥之下，差点儿没叫出声。

当头那位食客，似乎就是赵榛！

他简直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般巧事，乃强压住心头的狂跳，暗暗地对那食客进行了认真观察。最终他确认，那人就是赵榛。

这可真是天赐之缘，绝对不能令其溜掉。于是徐四便假作埋头吃面，等到赵榛一干人用完午餐，他就不动声色地跟了出去，一路紧紧尾随，直至目送着前者走进都亭驿馆。赵榛对徐四并无印象，随行的马拓等人警惕性也不高，徐四又是个跟踪行家，因而谁也没有发现身后有人盯梢。

徐四断定了那都亭驿馆就是赵榛目下的住处后，便匆匆跑去向方世贵报告了他的惊人发现。方世贵给他的回答是，第一，对此事要严守秘密，不得再吐露给任何人；第二，其事一俟核实，即付约定酬金。

打发走了徐四，方世贵赶紧去找方承道做了禀报。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消息，令方承道大喜过望。当下他就要揭竿而起，一旦握此人质，即便事有不顺，他亦将有恃无恐。根据这个新情况，他立即进行了紧急部署。

一方面，方承道马上派人前去蹲守，对都亭驿馆的一切进出人员施行了严密监视。另一方面，他找来一个熟悉都亭驿馆的天正会成

员，命其画了一张驿馆平面图。以此图为据，他分析出了赵榛在驿馆里可能性最大的下榻位置，以及驿馆内的警卫布局。由此，制订了袭击驿馆劫持赵榛的行动方案。

劫持行动的实施任务，就交给了原本留作机动力量之用的一支预备队。

经过连夜谋划和次日大半天的准备，一切俱已就绪。于是，在八月十五月上东天时分，一支由方承道手下得力干将杨大疤率领的精悍武装，便悄悄地集结起来，扑向了都亭驿馆。

在劫持队伍动身前，方世贵找来了徐四。徐四原以为是唤他去领酬金，到了约见地点，方知是让他随同一伙劫持者去指认赵榛。这厮才明白，自己上了一只很凶险的贼船。但这个贼船他愿不愿上，此时却是由不得他了。

宗泽解决了邯宅之患，刚回到开封府，便接到了都亭驿馆出事的急报。众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宗泽即命宗颖继续留守府衙，自己亲自提兵，火速驰往现场。

当宗泽赶到驿馆时，具体负责当夜全城兵马调度的闾勍亦亲率一支队伍赶来。

一名禁军统领向他们扼要禀报了情况：

大约在一刻之前，驿馆突遭一股匪徒袭击。匪徒显然是冲着信王来的。匪徒人数不多，但动作相当老辣，突破点选得很刁，很巧妙地干掉外层岗哨插进了中院。幸亏院里还另外设有两道暗哨，警卫人员反应敏捷，又恰逢有一支巡夜队路过后街，闻声迅速奔来助战，方及时地将匪徒堵在了驿馆里。

这伙匪徒已被杀伤过半，余者还有六七个人，均被包围在了西侧院中，想跑是跑不掉了。然而棘手的是，信王已被他们抢到了手中。

另外还有一个人质，是盈儿。盈儿是依照宗泽的安排，随张婆一起到驿馆来帮厨并照料赵榛起居的。匪徒发动袭击时，张婆正在如厕，幸免一劫。而盈儿正在信王赵榛房中送点心，便不幸与赵榛同时沦入了匪掌。眼下的情况是，里面的匪徒不敢往外冲，禁军也不敢往里打，双方形成了僵持状态。

宗泽听罢禀报，举目观察院落环境，一时没有开腔。

闾勍让那统领带着人向院里的匪徒喊话，警告他们已被重兵包围，顽抗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若能主动放下武器交出人质，可以法外开恩免其死罪。那统领回禀，方才已经喊过话，说的就是这意思。里面的回答是要他们放人可以，但必须谈妥条件，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且必须由宗泽亲自来谈。如若宗泽拒不出面，每过一刻时间，他们将割下赵榛身上的一个部件，初步决定先从耳朵割起。

闾勍怒道，岂有此理。命那统领着人再喊，如果信王少了一根毫毛，必将他们这帮匪徒全部凌迟千刀大卸八块。

这时一直在沉吟的宗泽说道，对付这帮亡命之徒，威吓恐怕不起作用。既然他们提出要谈，我们不妨就来个借梯上楼。说着，他招呼闾勍甘云凑近，交代道：可以如此如此。

闾勍甘云听了，有点犹豫。一方面他们认为宗泽之计可行；另一方面又觉得依计行动很难确保宗泽不受伤害。宗泽说，虎口夺食，岂能不冒点风险。正因比较冒险，方能出其不意。万全之策是没有的，夜长梦多，现在的头等大事是尽快救下信王，别的问题不要多考虑。

闾勍甘云亦甚担忧再拖下去匪徒果真对赵榛下手，不敢再作迟疑，只好断然从命。

于是便依宗泽之计，先由那统领向里面喊话，说闾勍将军已经赶到，要与他们对话。然后又由闾勍喊话，称其全权代表宗留守，对方

有何要求均可对他提出。

院里的回应仍是除了宗泽亲临，旁人一概免谈。

闾勍便说宗留守马上就到，让对方不妨先将条件言明，以便代为禀报。院里回道用不着这么啰唆，还是等宗泽来了再说。

如此这般地纠缠了若干个回合，就到了宗泽登场的时候。

宗泽来到院门前方站定，高呼老夫便是宗泽，你等有话请讲。

院里略微一静，旋即放话，说若是宗留守真有诚意，就请进院一谈，但是只许独自进院，不可带领一兵一卒。

宗泽说老夫可以只身进去谈，但老夫也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先看到人质安然无恙。

院里又略静了一会儿，回应道这个条件可以答应。

须臾，便见院落的大门洞开，杨大疤和另一个匪徒，一人用刀抵在赵榛的咽喉处，一人紧紧地挟持着盈儿，从房屋里走了出来。

这个侧院没有影壁，从院门外可以一望到底。宗泽举目观察了一下，高声喝道如此甚好，你等不要回屋，我们就在院子里谈。然后，便从容地迈步向院里走去。

其实，上述一番交涉，是双方都在使诈。在杨大疤一方，压根就没做交出赵榛之想，只是欲借机再拿下宗泽，为自己再增添筹码。在宗泽一方，也是根本就没抱什么谈判希望，乃是要与匪徒虚与委蛇分散其注意力，以便掩护甘云等人悄悄上房，所以诱使匪徒将赵榛、盈儿押至院中，为甘云等武林高手的迅疾出击创造条件。

现在双方的表面文章均已做完，就看谁能先声夺人了。

说时迟，那时快，接下来的一场生死搏斗，疾如电光石火，相当惊心动魄。

宗泽刚刚踏入那个侧院半尺，便有两个隐蔽在暗处的劫匪向他斜蹿过去。而就在同一刹那，已呈居高临下之势的甘云等官兵亦脱手甩出飞镖，紧接着即从四周的房脊上飞身而下，分头跃向各自的猎击目标。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极其精准，分布在院中的劫匪，无一例外皆是先中一镖，接着又被凌空跃下的突袭者砸了个人仰马翻。

那两个蹿向宗泽的匪徒，当时已扯住了宗泽的衣袍，所幸负责保护宗泽的那两名卫士，手头没有出现一丝偏差。当那俩匪徒中镖翻倒正待挣扎起身之际，已被从天而降的两名宗泽的卫士死死地压在了地上。

当然，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搏斗中，危情总是在所难免。

遵照宗泽之命，甘云在落地后的任务，是迅速夺回并保护赵榛。甘云落地后即抢步上去踢开已中镖倒地的杨大疤，护住了赵榛。然那杨大疤虽已负伤，却不致命。这厮的反应也是出奇地敏捷，他立时判断出此时欲夺回赵榛已很难，便果断地就势团身一滚，意欲趁乱去抢宗泽。

当时宗泽已经拔剑在手，正指挥着亲兵们奋勇解决顽匪，却不期杨大疤已手持利刃滚到其身侧，并用扫地刀法放倒了护卫在他身边的亲兵。这时杨大疤只要再奋力一扑，宗泽便成了他的猎物。

幸而他的那奋力一扑没能扑成。原因是正当他要挺身发力之际，他的一只脚突然被人死死地抱住。杨大疤连忙反手狠狠地给了那人一刀，却失去了至关重要的一瞬。

就在这一瞬间，出自甘云及若干宗泽亲兵之手的飞镖，已从四面

八方呼啸而来，洞穿了这厮的身躯。

待到闾勍率部冲进院子，匪徒们已经基本失去了还手之力。

顷刻之间，战斗结束。赵榛毫发未损安然获救。甘云及其手下的亲兵，只是有个别在搏斗中略带轻伤。在整个解救行动中，不幸遇难者只有一人，就是为使宗泽免遭毒手，奋不顾身地死死抱住了杨大疤脚腕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盈儿。

杨大疤那一刀扎在了盈儿的心窝上，并且扎得很深。

当宗泽趋至盈儿身边，将她轻轻扶起时，盈儿一息尚存，显然有话想说，却已发不出声。她是在与宗泽的静静对视中慢慢地合上眼皮的。那眼神中所包含的内容，除了宗泽，无人能懂。

面对着最后从盈儿眼睛中闪现出的一丝欣然的笑意，宗泽泪如雨下。

六十七

回头再说方承道。

方承道就擒的时间，是赵榛被成功解救出来之后。

遵照宗泽的布置，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步达昌依据线人的情报，指挥捕快突击搜查了方承道在城里的三个居所，从中起获了大量的谋反罪证。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方承道欲在起事得手后，拥立现居汴京的某位后周宗室的后裔为王，以便名正言顺地招纳雄杰号令诸侯。

那个后周宗室后裔与其是否同谋，抑或这事只是方承道的一厢情愿，一时分辨不清。由于当夜事急，容不得来回请示，步达昌在与协同行动的禁军将领商议后，乃果断地决定，先将那后周宗室后裔拿下再说。

于是当下他们便兵分两路，一路由步达昌率领府衙的捕快去拘拿那后周宗室的后裔，一路由禁军负责去抓捕方承道。当然，方承道当夜的行踪，早已处于官方的监控之中了。

当时，方承道在聚英楼的单间里自斟自饮了很长时间。他有个独处静思的习惯，每逢需要考虑大事时更是这样。方世贵熟悉他的秉性，陪他上楼并唤人送上了酒菜之后，便退了出去。

方承道并不善饮，今夜在这里却是喝了不少。盖因今夜他的心情，与往常是大不相同。今夜是他的人生旅途中的一道分水岭。今夜这一搏，倘若一举成功，可望宏图大展；而倘若功亏一篑，即便他能够大难不死，恐怕从此也只能亡命天涯，没有东山再起之机了。

面临这样一种非常时刻，方承道虽然表面上还保持着一如既往的

沉着，内心里却是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忐忑，于是那一杯接一杯的酒水，便成了帮助他稳定心绪的良剂。

不过总的来说，他相信他的谋划和部署是非常周密的，他认为此番行动成功的把握应在八成以上。所以尽管此时他的心情难免紧张，但对于预期的结果，却并无过多的顾虑。

因而，在等待各路人马行动进展消息的过程中，在他的脑海里思考的，除了行动的成败，主要还是事成之后将要面临的问题。如果说，此前那些问题还显得比较遥远，那么眼下，是到了应当认真考虑它们的时候了。

夺权难，掌权更难。紧接着今夜暴动的成功，很快便会有许多问题接踵而至。比如往近处想，有对各路武装的整编问题，有对各个山头利益的分配问题，有对各路杆子头领的座次安排问题，有对城区秩序的维持问题，有对京畿经济的维护发展问题，等等。往远处想，则有如何确立执政纲领、如何争取天下归心、如何处理对金关系，如何在群雄逐鹿中立稳脚跟并且逐渐壮大力量等一系列事关百年大计的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今夜的成功便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成过眼烟云。

由此来看，方承道不能不承认，赵宋王朝昔日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并且能够延续一百六十余年，应当算是很不简单的。

想到这些千头万绪的问题，他忽然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你方承道究竟有几斤几两，可堪当此再造乾坤的重任？然则他马上又自己摇了摇头。事到如今，他还有回头路吗？不管他有没有那种托天神通，现在他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一竿子插到底了。

咀嚼着摆在眼前的这一大堆问题，方承道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宗泽。他非常渴望能有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智者，与他切磋大计，为他指点迷津。但是这种人很难找。诸如曾邦才邯兆瑞之流，在他的眼

里，都远未达到指点江山的层次。在他的目光范围中，能臻至如此境界者，唯有一个宗泽。

他对宗泽的这种高度评价，既是产生于他对宗泽过往政声战绩的了解，也是源自这两月来他的亲历亲闻。别的且不说，就说在当前这种孤立无援内忧外困的艰难境地中，宗泽竟然能仅用短短两月时光，便将汴京这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生机勃发，这就不由得方承道不心悦诚服甘拜下风。这样的旷世之才，就算是古贤再世，亦恐不过如此。

能否说服这位老帅与自己合作呢？不妨尽力一试，但是恐怕很难。

万不得已，便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来利用宗泽的名声和威望了。那样做很不厚道。但古来成大事者，哪一个是靠厚道起家的？想到这里，方承道不禁深叹一声，不知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宗泽。

总之，方承道当晚在聚英楼上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但就是没有想到，他会在这场孤注一掷的豪赌中，输得一文不名。

酒樽渐空。这时他感到了有点不对。

按照行动步骤推算，此时城里的重点地段应当已是火光四起陷入混乱，有关方面的进展消息亦应陆续传来。尤其是邯宅那边，一俟拿下宗泽，即应高悬红灯向外报信。聚英楼离邯宅不远，那盏硕大的红灯笼升起后，通过这个单间的窗口应可清晰地望见。但是直到此刻，应当发生的混乱没有发生，应当传来的消息没有传来，应当看到的红灯笼也没有看到。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现象不正常。外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必须赶紧弄清。

方承道懊悔自己的思绪飘得太远，察觉异状太晚，正欲起身去唤方世贵，让他派人速去打探，却见方世贵已慌慌张张地跑上楼来。

方承道听到方世贵上楼的脚步声，还以为是自己正在等待的消息终于来了。不错，方世贵是来报信的，但他报来的，却并非是方承道所期待的任何一宗消息，而是大事不妙，他发现有大批禁军已经悄悄地包围了聚英楼，封锁了包括旁门暗径在内的酒楼的所有出口。

方承道这才霍然意识到，事情要比自己想象得糟糕百倍。

不过，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除了全身一凉，当时他居然并未感到惊慌，而是觉得恍然如梦。而且他几乎未作任何逃跑之想，似乎有一个声音冥冥中告诉他，天数即此，莫再徒劳。

其时，城区内外的各股叛匪也在被分头解决，而百姓们欢庆中秋的活动亦正渐入佳境。被禁军兵将仗剑押出聚英楼的方承道，看到了闪烁在无垠夜空中的灿烂火花。可惜那不是他所期待的破城之火，而是汴京民众为欢庆佳节燃放的爆竹和彩焰。

这一夜，除了在都亭驿馆和聚英楼附近等局部地段，广大城区基本未受剿匪行动惊扰。作为普通居民，更是无人想到，就在这个万户团圆祈安祷福的金秋良宵，他们身居其间的这座乱世危城，又经历了一场何等严峻的考验。

六十八

平叛大捷后的第三天午后，城西下松园一带戒严。一支禁军在夏永济的指点下，对戒严区内的某处坡岗进行了开掘。

在这个坡岗下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石窟，那是一座说不清是建于何朝何代的墓穴。由其建筑格局建造工艺上看，那位墓主的身份不凡。据夏永济指称，这座湮没尘埃的地下墓穴，就是蔡京的藏宝之地。当年蔡京派人把他弄到这里，就是为了让他修复里面的残破石壁。

参与挖掘的禁军官兵，都对即将呈现在眼前的神秘瑰宝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宗泽和闾勍都亲临了现场监工。经过数百名士兵的轮番奋战，墓穴的入口终于在子夜前后被挖开。

然而当人们按照夏永济所说的方法打开拱门进入墓穴后，却是大出意料、大失所望。

原来，此墓中尽管墓道曲折面积阔大，却是除了一个石棺和数尊石雕外别无长物。那石棺里也是只有一堆残骸。人们所想象的金堆银山，根本不见踪影。

在大家疑云密布的神色中，宗泽当众质问夏永济所提供的情况是真是假。夏永济斩钉截铁地表示，他有几个脑袋，胆敢欺骗宗留守？此处就是当年他改造过的墓穴，绝无半字谎言。

宗泽指着那空荡无物的墓室问他，这当如何解释？夏永济苦着脸叫屈道，这却怨不得他。因为他只是负责墓穴的加固工程，至于墓穴的用途，他是一无所知。穴中藏宝只是人们的猜测，当然也是他的猜测。至于为什么空无一物，他也是弄不明白。

宗泽又问，是否此墓已遭盗掘？夏永济很认真地观察过后，说看来不像。

宗泽命人举着火把又在墓室内巡视了一番，而后忽然拍额一笑道，蔡京老贼太狡诈，看来世人皆被他蒙蔽了。他煞有介事地在这里虚晃一枪，很可能只是为了转移视线。其真正的藏宝处，恐未必在汴京。

夏永济恍然道宗留守所断不差，肯定是这么回事。草民愚不可及，让各位大人和弟兄们空忙一场，实在是不安，恳望宗留守恕罪。

宗泽颇显大度地挥挥手道，这也怪不得你，你的本意不差。这个藏宝传说由来已久，本官也很关注。如今水落石出，也算是件好事，否则本官尚不知还要再费多少无用之功。在这汴京城里找来找去。遂命部队撤出，戒严解除。

于是，那个所谓的蔡京藏宝之谜，至此便画上了句号。

其实这又是宗泽设计的一出戏，其意就在于更妥善地保护那批宝藏、保护夏永济，也保护他自己。

夏永济所提供的真正的藏宝处，并不在下松园，而是在城西北药朵园附近一个破败的庄园中。当年，势焰熏天的权相蔡京，在汴京除了拥有气象宏伟的名园甲第，还置有多处别院。药朵园附近的这座庄园，就是蔡京的别院之一。但据说是由于这座别院的风水有点问题，蔡京始终未去住过，也没对它进行过整修，因而它显得很不起眼，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此园属于蔡京。

靖康之变时，该地曾被辟为金军兵营，整个庄园被金兵糟践得一塌糊涂。当时那些金军兵将们日日在城区里强掠狂搜，却不知就在他们的脚下，便掩藏着极其惊人的财富。

金军撤离汴京后，这里就成了无人问津的废墟。如果企图盗掘，

那是方便得很。然而若非真正的知情者，谁能想象到，在这块已经被金军铁蹄践踏得寸草不生的地方，还能留下点什么值钱的东西。

时隔两日后的深夜，真正的掘宝行动在这个庄园里悄悄地开始了。

这次行动没有调集禁军搞戒严，但安排得异常机密。除了预定的参与者，可谓神鬼不觉。

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除宗泽、宗颖、夏永济外，只有包括甘云在内的数十名宗泽的亲兵队员。那些亲兵队员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甘云带领，在庄园内进行挖掘；另一部分由宗颖带领，负责在庄园外布哨警戒。当然所布之哨，均为暗哨。

闾勍没有参加这次行动，甚至故意对此佯作不知。

因为他很清楚，作为前朝罪臣的匿藏财产，一经查没，即应收归国库。况且眼下朝廷囊空如洗，正愁没有进项，若知有此珍宝，岂容截留挪用。可是从宗泽的态度上看，显然是不想将此事上奏朝廷。理由很简单，这笔财富一旦上交朝廷，必将成为赵构之行在的享乐之资，而坚守在抗金前线军旅所急需的军费军饷，还是会没有着落。这是宗泽绝不会甘心也绝难容忍的。毫无疑问，这笔资财落到宗泽手里，必将是要坚决用于对金作战。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一旦被朝廷风闻，麻烦就少不了。莫说他闾勍还负有监视宗泽之责，就是没有这项任务，亦是难逃知情不报的罪名。闾勍从内心里是支持宗泽的做法的，但是也不能不顾及自己的处境，那么最好的办法，就只能是装聋作哑置身事外。

因而他主动对宗泽表示，目前由于他正忙于应付平叛后的诸多事务，其余事项无暇参赞，就请宗留守多为担待。宗泽自然是颇会其意，认为闾勍如此处理十分明智，并对闾勍的大力配合充满感激。

至于是否将此事告诉赵榛，宗泽思忖再三，还是决定不说。道理是相同的，如其知情不报，那么这个挪用逆产的主要责任，便被转嫁到了赵榛头上。当下赵榛与赵构的关系十分微妙，最好不要使其间再添嫌隙。因而宗泽考虑此事只可由他一人独担。宗泽知道自己在朝廷中的对头不少，如果得此把柄，不大肆兴风作浪把他整得身败名裂才怪。但为解燃眉之急，他不得不先顾眼前。至于那些后患怎么防范，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了。

真正的藏宝地点，在庄园中的马厩下面。

那也是一座不知建造于何朝何代的暗穴。暗穴入地很深，洞口开在一口枯井中。不知底细者，即使在它上面破土建房，也发现不了地下的秘密。宗泽推测，蔡京很可能就是因为知道有此暗穴，才买下的这座庄园。

暗穴分上下两层，宝藏储于下层，上层是为防盗掘而设置的诡道。诡道中机关重重，杀机四伏。但有了夏永济的指点，那些致命的机关便形同虚设了。

将近平明时分，开掘工程顺利完成。等到甘云带人随夏永济入内谨慎探查过、确认已彻底排除了暗藏的危险后，宗泽便亲自援梯而下，进入了藏宝密室。

密室中的宝物令所有的目睹者都眼界大开。

原来密藏于其中者，不仅是金银珠玉，最可贵的是历朝遗宝。其藏品上至商周钟鼎，下至当代均汝，无论汉晋隋唐，可谓应有尽有。毫不夸张地说，从中随便拿出一件，便足以使一户百姓上下几代衣食无忧。宗泽在心中感叹，这只是一个蔡京，这只不过是蔡京庞大财产的一部分。似蔡京这样的贪官墨吏，在朝廷在全国不知有多少。天下的财富都被聚集到了这帮国蠹手里，国富民强从何谈起。

对于那些传世之宝，宗泽认为不可擅动，将来朝廷回銮，应当归存国库。因此他命令，只将金银搬出，而对于那些历代瑰宝，依然就地掩匿。

包括宗泽在内的全体参与此次行动者，在行动前都曾严肃起誓。此刻宗泽神色严峻地再次重申，各位弟兄务必牢记誓言，哪个敢泄密，天地共诛之。后来这些义士无一违誓，皆至死将秘密烂在了肚子里。因而随着日后中原的彻底沦陷，这个秘密便永远地湮没在了世间。

宗泽取出的那批金银，在后来的两河抗金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若无这笔财富支持，莫说装备平叛之后收编过来的大量义军，就连区区数万留守司军的军需，也是很难解决的。

对于东京留守司何来如许财力竟能保证了沉重的军需，宗泽和闾勍的一致口径是，来自豪门大户的慷慨捐助。朝中有人对此说颇有疑惑，觉得其中恐怕是另有奥秘，然因没有凭据，却也难以妄猜。而皇上赵构则是乐得宗泽不伸手向他要钱，至于宗泽是如何做出的无米之炊，那就懒得多想了。

关于夏永济父女后来的归宿，在此做个简略的交代。

虽然宗泽使用障眼法宣告了蔡京藏宝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但出于种种顾虑，夏永济觉得自己还是远走高飞为妙。宗泽也主张他仍须保持谨慎。于是宗泽便付给了他一笔丰厚的酬金，派人将他父女秘密送出了京城。

随同夏氏父女一起离京的还有毛娃。对毛娃这个看似木讷实则机敏且又品性厚道的年轻人，夏永济一看便打心眼里喜欢，在了解了他的身世之后，即生招婿之意。毛娃原就对莲儿暗慕于心，于是这段姻缘一拍即合。

夏永济带着莲儿和毛娃南下后，先去荆湖，后入广南。但尽管一迁再迁，他总是感觉有某种危险如影随形飘忽左右，令他心神不宁。

某夜，他梦见有人言之于他，告诉他如欲彻底避祸，最好移居异域。夏永济一向深信梦谶，便将这话记在了心里。

数日后，他遇一褐面凸额外商，对他的雕石手艺赞不绝口，力邀他去南洋合作。夏永济欣然允诺，携莲儿毛娃跟随那外商途经大越漂洋过海，抵达了一个景色旖旎的神奇岛国。

到了那里，夏永济方知，那个位于南海之中的岛国名唤渤泥，古称婆罗、婆利，早在千年之前，便与西汉王朝互有贸易往来，且对中华文明仰慕至深。那个所谓的外商，实为该国使者，他去宋朝游历的目的，乃是奉命为该国之王宫整修工程寻访民间的能工巧匠。凭着夏永济和毛娃的精湛技艺，在这个伊斯兰国度安居乐业绝无问题。

从此，夏永济一家人便在渤泥落地生根，繁衍下来。

那个唤作渤泥的古国，如今的名称是文莱达鲁萨兰国，简称文莱。在文莱的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有一条街道在历史上被冠以中国人名称，沿袭至今未变，其名曰“王三品路”。

六十九

宋朝的地方官衙是政法合一，况谋逆叛乱案为十恶之首，宗泽必须亲自主审。数日间宗泽连续升堂，往往在公堂上一坐就是一天，辛苦劳累自不待言。

好在由于证据确凿，又有侯云甫、简师元、范光宪等投诚人员当堂指证，审讯过程还算顺利。包括方承道在内，所有的案犯皆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在有司依法完成了检断程序后，下一步便要由推官们做出勘结判稿了。勘结判稿是定罪的依据，而勘结判稿的落笔轻重，是须顾及主审官意图的。所以事当此时，某个案犯的下场如何，与主审官的内心倾向大有关系。

就在这个量刑判决前的关键当口，宗泽专门抽出时间，再次审讯了方承道。

这次审讯，在名义上是审讯，实质上其实可谓之一次坦诚的对话，或者说是宗泽与方承道的一次思想交锋。

这次审讯的地点，没有设置在公堂，而是就安排在了单独关押方承道的那间囚室里。整个审讯过程没让任何官员陪同，也没让人去做记录。

然而这次单独的对话，却比此前的堂审意义更重。对话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宗泽对方承道的判决，关系到方承道的性命是不是能保住。宗泽是希望能留下方承道那条命的，方承道也理解宗泽的苦心，可惜的是，他们最终还是无法谈拢。

不过，自始至终，对话的气氛都很平和。在这样的沉重场合，一

个手握生杀大权的封疆大吏和一个命在旦夕的死牢囚犯，居然还能进行如此一种平心静气开诚布公的交谈，两个人都觉得非常难得，并且皆是感慨万千。

在对话中，双方都直率地提出和回答了一些在堂审中未曾提到或不便提到的问题。

比如，宗泽问到了，他初抵汴京之夜的那场大火与方承道有无关系，问到了方承道为何要直接出面劝说他急流勇退，问到了方承道为何一直没有对他采取极端手段，等等。

方承道坦言答曰，宗泽抵京之夜的那场大火，就是他让杨大疤带人放的。此后他又一再在城区制造骚乱，其目的就是欲使宗泽不堪滋扰萌生退意。因为他明白，宗泽不好对付，同时也实在是不愿与宗泽为敌。他出面劝说宗泽急流勇退，亦是出于此意。但他列举的那些劝说宗泽的理由，确实是发自内心，确实是为宗泽着想。另外，他以为，他越是那样公然奉劝，越可显得自己心里没鬼。

至于为何未以极端手段除掉宗泽，与甘云的保卫措施甚严有关，但那不是主要原因。假如要暗杀，机会总是有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由于宗泽对方家恩重如山，而他对宗泽的人品又非常钦敬，故而难以下手；二是他考虑到宗泽的威望非凡，倘若驱劝不走，则应加以利用。

说到这里，方承道摇头苦笑道：“当然现在看来，此乃妇人之仁，痴人说梦了。”

方承道感兴趣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宗泽是如何能参透并破解他的整个起事计划，尤其是如何能搞清他的真实身份上面。

宗泽说：“你的这些问题涉及官府机密，具体情况不便奉告。可以告诉你的是，你的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

量。由于不自量力，你忽视了许多细节，对一些本来可以察觉的现象，由于未能做到与对手换位思考而未能察觉，而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你的那套计划，只能是一厢情愿。举例来说，在当前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态势下，假如你是汴京留守，你会高枕无忧地去搞什么与民同乐吗？当此非常时期，在中秋这一天还照惯例让官衙放假，在中秋之夜还像往常一样地金吾不禁，这其实很不正常。你若冷静思之，应能发现疑点。可惜你终是少想了一层，这就成全了老夫的计划。老夫也是结合所得情报，立足于你的位置，设身处地地设想了你的部署，方能做到有备无患，对你布下天罗地网的。老夫唯一没想到的是，你对都亭驿馆的偷袭。不过我告诉你，即便是你偷袭得手，也不可能挽回你的败局。老夫绝不会因为你挟持了信王，而对你稍有妥协。因为老夫料定，作为一个重要筹码，你不会轻易加害信王。而只要信王活着，老夫便必有营救之策。”

关于方承道的真实身份是如何被识破的问题，宗泽说当然是对他动用了秘察手段。但之所以想到秘察他，还是因为对他产生了怀疑。

方承道对自己在何处露出了破绽而困惑。

针对这一点，宗泽解释：“这事说来倒也简单。你的秘密组织叫作天正会，你的代号谓之草庐翁。令尊方汉奇原以天泽为字，后改字天正。你方家掖县故居的书房，即号曰草庐。这就不免使老夫产生联想。你为达谋反目的可谓不择手段，却唯独不肯对老夫本人下手，亦不免令老夫思寻其因。此中之关联，旁人是想不到的，但在老夫这里，却是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假设。”

方承道叹曰：“姜到底是老的辣。宗老伯见微知著，方某甘拜下风。”

宗泽亦叹：“其实你也曾一度搞得老夫一筹莫展。说实话，似你这般计谋多端的对手，老夫平生所遇者不多。只可惜，你的学识才智

用错了地方。”

下面便触及了宗泽打算解决的实质问题。

宗泽直言相劝方承道，希望他能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精忠报国立功赎罪。方承道问宗泽，像自己这样的罪魁逆首，难道还有活路吗？宗泽说犯下谋逆大罪按律当斩，但是并不绝对。当年的宋江便是个例子。如今对方承道如何判决，就看他宗泽的一支朱笔。只要方承道愿意幡然悔罪弃旧图新，他可以先找理由免其死刑，再设法创造机会令其戴罪立功。

方承道问宗泽，为何要对自己煞费苦心倾力搭救，难道乃父与宗泽的交情竟有如此之重吗？宗泽说感情因素是有的，但他想留下方承道这条命，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看重方承道的韬略，远较当下许多尸位素餐的朝廷大员为高。当今正是用人之际，如果方承道能够为国效力，对抗金保国光复中原必将大有作用。

方承道听罢，默然有顷，平静地对宗泽表示，他非常感激宗泽的苦心和看重。若是在二十年前，听了宗泽这番话，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欣然从命。士为知己者死嘛。但是现在不同了，经过半生时光，对许多事情他已看透想透，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皆已确定不移，不可能再回心转意。

“何必把话说绝，”宗泽不以为然地摆摆手，“你说与我听听，你都看透想透了些什么。”

方承道说：“这话扯开去就长了，我想宗老伯也没工夫听我长篇大论。统而言之罢，我以为，以国体论之，现行的朝廷集权制极不合理；以德行论之，赵宋王朝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腐败透顶；以天数论之，改朝换代重整乾坤已呈显著之势。为这样一个寡恩缺德日薄西山的朝廷卖命效忠，实非方某所愿。”

宗泽说："你提的这些问题，确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日后如有时间，对于你的高论，我愿洗耳恭听。现在我只说一点。我承认，大宋立国百年，弊政丛生，千疮百孔，的确是到了应当除旧布新之时。但除旧布新未必只有靠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也未必就一定能除旧布新。何况，眼下山河破碎黎民涂炭，社稷安危高于一切，这个大局不能不顾。因为我们抗金救国，不仅是为朝廷，更是为了百姓。"

方承道说："为了百姓云云，听起来冠冕堂皇，或者说只是宗老伯的良好愿望，实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把话说穿了，所谓国家者，就是摆在那里的一块土地，何人称霸其上，何人即为其主。而无论谁为其主，芸芸众生的犬马地位，在实质上不会有丝毫改变。其实所谓的救国，拯救的就是朝廷。所谓的国家大局，也无非就是朝廷利益。这个昏聩朝廷，在我的眼里狗屎不如，我又何苦去拼死拼活地去拯救它匡扶它？"

宗泽说："照你这个说法，那任何叛国卖国行径都有理啦？难道你作为一名炎黄子孙，就没有一点捍卫民族尊严的责任和义务？"

方承道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宗泽说："你这就是执迷不悟强词夺理了。目下国难当头，男子汉大丈夫，我劝你把胸襟放宽些，不要那么偏执狭隘。"

方承道说："宗老伯此言差矣。我方承道并非胸襟狭隘之徒，我更不是在强词夺理。我看倒是宗老伯，应当早点想明白。"

宗泽说："此言何意？你说清楚。"

方承道说："很简单，一句话，纵使我等，包括你宗老伯，俱有救国救亡匡扶天下之心，到头来也必将是落个竹篮打水，而且下场会很不美妙。按说宗老伯对此不应心里没数，只是不愿正视这个现实，

不愿将这层窗纸捅破。对不对？”

宗泽顿了一下，没有接茬。

方承道直视着宗泽，接着说：“倘宗老伯还嫌我说得含糊，我再补充两句。朝廷之意只在自保，根本无心顾及中原。却是有人欲借金人之手，消灭两河义军，以除心腹之患。两河军民与金军拼个两败俱伤，朝廷正可从中渔利。身处此状之中，抗金的胜算能有几何？纵然宗老伯鞠躬尽瘁，最终换来的结果，恐也无非只是昏君佞臣的猜忌中伤。那么，随之而来的又是什么，还用方某再多说吗？”

宗泽与方承道对视了片刻，点点头说：“不错，你说得不错，一针见血。不过，我想世间能看清这事的，应当不会只有你方承道一个人，这便足慰我心了。我这个人做事，首先讲究个问心无愧。只要我认为做得对做得值，我可以九死不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一种境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嘛。”

方承道微叹一声：“宗老伯风骨若此，那便唯望善自珍重了。”

宗泽说：“休要多扯老夫，现在是在说你。”

方承道淡然一笑：“遗憾的是，我与宗老伯的脾气差不多，凡事要么不做，要么不悔。况且我已自断悔路，所以只能辜负老伯的一片苦心了。”

宗泽问：“自断悔路，怎么讲？”

方承道说：“我亲自制定的规矩，凡入天正会者，叛变必诛，对我本人亦无例外。我若违背规矩，必将自食其果。”

宗泽说：“我可以对你妥善保护。”

方承道说：“可我若是那样偷生苟活，又与行尸走肉何异？”

宗泽闭目有顷，长发一叹："既然如此，老夫也就不强人所难了。你曾对老夫手下留情，老夫亦不忍让你横尸刑场。然而你非寻常人物，老夫职责所在，却又不可能放虎归山。"

方承道说："这个我懂，我不会让宗老伯为难。"

宗泽问："你还有何嘱托？"

方承道说："我的家眷与我所有的活动都毫无牵涉，拜托老伯莫作株连。"

宗泽说："这你放心，只要他们安分守己，老夫保证令其安然无恙。"

方承道起身对宗泽深深一揖："如此晚生感激不尽。"

当夜，方承道服毒自尽于牢中。

经仵作验查，其所服毒药是预缝在衣襟里的。那毒粉乃是由乌头、巴豆、砒霜、朱砂、钩吻等多种剧毒及麻醉药品配伍制成，服之可于顷刻间殒命，但基本不会感觉到什么痛苦。

七十

宗泽一身戎装，立马大河涛声堤上，极目眺望绚丽秋色。但见夕阳晚照中，落霞辉映下，深秋时节的汴河两岸，遍野流丹，层林尽染，万紫千红，分外壮观。

这是刚刚参加过临风寨抗金联军誓师大会的宗泽，在亲兵队簇拥下回城的途中，再次经过这一处气势雄浑的汴京名胜。

此时已是九月中旬，距中秋之夜平叛，转眼又过了月余。

在宗泽的感觉上，这月余时光是既短且长。说它短，确实短，三十来天，不知不觉，去也匆匆。说它长，也很长，因为在这一个来月中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刻里，宗泽都过得异常饱满，当然办公效率也高得惊人。

平叛之后的重中之重，是对各路义军的整编。

京东魁首王子善归顺宗泽，对其他义军的带动作用非常大。平叛消息传出的数日内，分布于京畿一带的大多数杆子，即纷纷表示了愿归东京留守司节制之意。其中诸如杨进、李贵、杨再兴、王大郎、丁进、李成、张用、董彦正、孔彦舟、曹成等部，皆属兵员众多实力雄厚之伍。

这种千军万众自拔来归的局面令人振奋，而相应之务却也头绪繁多。虽有闾勍负责接待，但许多义军首领皆希与宗泽面谈。出于对这些江湖豪杰的尊重，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宗泽对此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哪怕是只能抽出片暇，也要见缝插针地接见。仅此一项事宜，便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

平叛的善后工作也很吃重。其中主要的一项，是对参与叛乱行动

人员的处置。这件事虽有有司负责，但需要宗泽亲自过问之处也不少。

参与叛乱者的情况分两种，一种是受人摆布的普通民众；另一种是逆党的骨干成员。宗泽的政策是，对于前者，既往不咎，晓以大义，欢迎参加抗金队伍。对于后者，则要依法量刑，恩威并施，可宽赦的适当宽赦，该镇压者坚决镇压。

为了争取那些误入歧途的民众，特别是老佛崖的广大弟兄，宗泽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招安效果。对于逆党骨干成员的审判，宗泽更是每场必到，对每个案犯的最后判决进行了认真推敲。这个工作量，也是相当大。

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宗泽对虽涉大逆之罪，但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侯云甫、简师元、范光宪等人，不仅免其一死，还都予以留用。这一功过分明的做法，对增强人们对官府的信任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上述人员的归宿，在此顺便做个交代。侯云甫出于种种顾虑，月余后便主动辞职，携眷隐居他乡。范光宪所在的部队在某次战斗中被金军打散，范光宪从此下落不明。有人说他降了金，但是未见确证。简师元后来战死抗金沙场，身后被追授为定远将军。

此间还有一桩大事，亦是旁人不能为宗泽代劳的，那就是商定信王赵榛的去向。

当前朝廷龟缩在应天府，进退无措，实质上是打算继续南迁。这对于形成举国抗金之势，已经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作为皇室宗亲的赵榛，此时若能留在中原，其意义便相当明显。所以，宗泽对赵榛的去向十分关注，非常希望这位青年亲王能以国事为重，做出正确选择。

但是这事不能勉强，必须是赵榛心甘情愿。而赵榛此番来京，也正是为了商谈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宗泽专门抽出大块时间，与赵榛进行了数次密谈。

在密谈中，宗泽既恳切地表明了自己的愿望，也客观地分析了赵榛做出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赵榛不是个无胆无识之辈，这一点从他能够机智果敢地只身脱险一事上就能看得出来。他果然没有辜负宗泽的期许，在充分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后，他最终做出的抉择，是留驻中原，竖旗抗金。

但他选定的立足之地，不是汴京，而是五马山。这也正合宗泽之意。个中缘由，除了考虑到赵榛在五马山聚集武装，可与汴京形成呼应之势外，更重要的是，如此一来，可减轻赵构对赵榛拥兵在外的猜忌。

这件事情商定后，宗泽和赵榛心里都踏实下来。赵榛决定尽快返回五马山，公开亮出旗号。宗泽特派一支精兵将赵榛护送至赞皇境内，并向五马山义军赞助了一笔可观的军费。

按照与宗泽的约定，赵榛回到五马山后，一方面公开发布了告两河同胞书；另一方面向赵构上书奏明了自己的目前状况，并阐述了自己留在中原组织抗金运动的决心和理由。

赵构得知赵榛居然已在五马山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心里很不自在，却因赵榛此举甚得民心，不便横加指责。考虑到朝廷目前的处境，表面文章不能不做。因之他只好装腔作势地发诏一封，对赵榛做了一番勉励，顺水推舟地将其封为河北兵马都元帅，委其总领两河军事。当然这只是个虚名，兵员粮饷概不拨付。

对于赵构的心理，宗泽觑得分明。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使得赵榛拥有了名正言顺的统兵身份。能够争取到这一步，在目前来说已算

很不错了。

但欲完成救国大业，非倾举国之力不可。朝廷不真正下这个决心，任何人也无力只身补天，充其量只能奏局部之功，这个前景显而易见。所以，自打宗泽就任汴京留守时起，就把争取赵构回銮视为了头等大事。现在，他觉得这事更是需要努力抓紧了。因为，就在这个亟须唤起全国民众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关键时刻，在朝廷中居然发生了与此目标全然背道而驰的重大变故。

八月十八日，也就是宗泽在汴京平叛后的第三天，在赵构朝廷中为相仅七十五天的主战派中坚大臣李纲，因其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收复中原大计屡遭否决，怀着事无可为的极度失望愤然辞职。随后，与李纲持相同政见的尚书右丞许翰、左正言邓肃等官员亦被相继免职。更有甚者，敢于仗义执言的太学生陈东和布衣文士欧阳澈，竟因坚决反对罢免李纲而被当众处斩于应天府市区中心的龙兴寺前。

这些消息传至汴京，激起了宗泽的极大义愤。如果不能阻止这股逆流继续发展，他在汴京所做的一切努力，便将统统付诸东流。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争取、敦促赵构回銮，他亦是费神甚巨。

宗泽为此所采取的主要措施，首先就是一再撰写奏章，陈述利害。在宗泽镇守汴京的一年之间，这种奏章反复呈交朝廷者多达二十四道，史称《乞回銮二十四疏》。但因朝政被黄、汪等心地阴暗、持不同政见者所把持，这些奏章中的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未呈至赵构手上。

请求朝廷还都，就必须为朝廷提供一定的还都条件，最起码，要能保障朝廷的安全方可。这个问题很实际，但解决起来不容易。朝廷没打算去做这个努力，这副担子只能由宗泽独自来承担。宗泽带领汴京军民，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使汴京的城防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后来金军再度猖狂南犯，因知汴京的城防体系已今非昔

比，竟宁可绕道奔袭，也没敢直接来啃这块硬骨头。遗憾的是纵使宗泽做到了这种程度，到底也没能唤得朝廷回头。

此外，宗泽还甘冒抗旨之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坚决地粉碎了朝廷与金邦的媾和企图。其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便是公开处决金军奸细牛亨吉。

牛亨吉因在宋境中从事非法活动被宋军捕获后，金军曾一再向宋廷索人，赵构为保留与金邦议和的余地，亦曾一再指示宗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让宗泽将其放归了事。但宗泽一直顶着没办。因为牛亨吉根本就不是什么来使，而是刺探大宋军机的间谍。何况这厮进了大牢仍不老实，竟然想策反看守谋求越狱，这就更是罪加一等，理应依法处决。

当然，这一刀下去，就等于向金人下了战书。下了又怎么样，你不下战书，他就不来打你了吗？照样要打。那就不如干脆立足于以牙还牙。本着这一立场，宗泽决定，不管赵构恼火也好，降罪也罢，为促使朝廷奋起抗战，必须拿这个金军奸细开刀。

于是，在方才举行的临风寨抗金联军誓师大会上，牛亨吉便被当众祭了旗。

宗泽明白，将来自己必定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付出就付出吧，七十来岁的人，他还怕什么？他还有什么代价舍不得付出？

回顾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许多事务，连宗泽自己也颇有几分惊讶。他深感岁月的长短，生命的分量，有时真是不能单纯以时光的多少去衡量。

目前的宋朝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但汴京地区的防卫情况，已与三个月前呈现了极大的不同，已足以雄赳赳气昂昂地摆开战场，与野心勃勃的进犯者见个高低了。宗泽为此感到很欣慰，很自豪。他认为

在未来的史册上，这一笔，是任谁也抹杀不掉的。在宗泽的心里，这比朝廷的任何嘉奖和赏赐，都要可贵得多。

面对着苍劲的夕阳秋色，宗泽不禁暗自嗟叹。太阳落山，明天会照常升起；秋木经霜，来年会再萌新枝，但是人的生命，却是不能再来一回。人生太短，机会太少，而无奈太多，遗憾太多。这大概是世上的所有的有志之士，濒临暮年时所具有的共同感伤。

不过，这种感伤此刻只是在宗泽胸中一掠而过，代之而来的是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的冲动和激昂。他估计，顶多再有两三个月，金军就将再次兴兵。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大仗恶仗，还有大量的备战工作要做，现在他没工夫叹息。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知道，他的生命旅程将至尽头，更多的夙愿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他现在的唯一愿望，就是抓紧此生最后的机会，为国家的中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使自己的生命如同天边那轮血色残阳，在隐没于山河之前，再焕发出一道瑰丽的光辉。

令人痛惜的是，由于历史因素的局限，像宗泽这样的“不识时务”者，注定了只能成为一个悲剧英雄。

悲剧的形成不是因为宗泽没把仗打好。实际上，在随后而来的一场场大仗恶仗中，宗泽是打出了比开德十三战更为显赫的战绩和军威。金军悍将宗弼、达懒、娄室、银术可等部，皆曾在各自的战场上被宋军杀得溃不成军。经过前后三个月大小凡七十余战的艰苦较量，至建炎二年春，打出的结果是，在黄河南岸的广大区域中，再也见不到一个金兵。

这是自宋金开战以来，宋朝方面取得的最精彩的战果。后来的宋朝名将岳飞，就是于此时因受到宗泽的着意提拔而逐渐磨炼成长起来的。假如在这时，宋朝能够调集大军北上，整个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便很有可能转入宋军手中。这个转机来之不易，因而这时宗泽一面加紧

敦促赵构回銮，一面立即开始着手筹划乘胜北伐。他甚至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即便赵构不回銮，朝廷不增兵，他也要尽量动员两河兵力，坚决出兵北伐。

谁知，事情比宗泽预想的最糟的状况还要糟。

朝廷的执政们闻其欲横扫漠北的主张，皆哂其乃狂妄无稽异想天开。朝廷的想法是，最好是见好就收，免得把金人逼急。所以应乘此时机，赶紧签约议和。另外赵构还有一块心病，就是唯恐使宗泽发展得尾大不掉。因之赵构非但没发一兵一卒，反而严令宗泽须即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且，赵构对前往传旨的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还冠以了一个重要头衔，叫作摄东京留守事。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解除了宗泽的职权。

当时中原的北伐部队正在整装待发，接到这样一道圣旨，将士们都从头凉到脚跟，人心很快便陷入混乱。

眼看着救国兴邦大业将要坐失良机毁于一旦，眼看着中原军民浴血奋战的战果，以及自己倾注的全部心血，都将前功尽弃付诸东流，宗泽忧心如焚悲愤难抑。可是，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下，他却再也无能为力了。

能说的，他全说了；能做的，他也全做了。作为一个已被置若弃履的老叟，他的气力已经耗尽。他还能再说什么、再做什么？纵使他再披肝沥胆，又能再起什么作用？回想起方承道的那些劝说，宗泽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地刺痛难忍。

连续的高强度的日夜操劳，早已使这位七旬老人的身心严重透支，他之所以能够顽强地支撑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着一种希望、一股信念。现在希望破灭、信念成灰，他的身体也就彻底垮了。长期郁结于体内的积劳之疾，在巨大的忧愤的诱使下，很快便全面发作。

从此宗泽一病不起，虽经多方医治，还是回春乏术。建炎二年七月一日，这位砥柱中流威震敌胆的抗金先驱，终于怀着壮志未酬的无限遗恨，在凄风苦雨的伴随中与世长辞。

临终前，宗泽的嘴唇不停地翕动。守在病榻前的宗颖、甘云等人俯身倾听，闻得他于弥留之际，以微弱的气息反复呼叫的就是两个字：“过河！过河！过河！”此情此景，令所有的在场者无不潸然泪下。

后世有人曾撰写挽联镌刻于宗泽墓前，永远地记下了这一时刻。其联曰：“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

鉴于宗泽功绩卓著威望崇高，赵构自知朝廷若在其身后无所表示，也太不成话，因赐宗泽为观文殿学士、通义大夫，谥号忠简。

宗泽逝世后，其继任者杜充之德才与其有天壤之别，而赵构朝廷则继续坚持苟安政策，一退再退一逃再逃，乃至中原曾一度出现的大好局面，很快便丧失殆尽。宗泽苦心团结起来的百万抗金武装心寒齿冷四散瓦解，各路杆子又纷纷回头落草为寇。

一年之后，汴京以及两河皆复陷敌手，五马山因孤立无援亦被金军攻破，信王赵榛下落不明。宗泽燃尽生命之火所意图实现的复国之梦，到底没能变成现实。

然而，宗泽所做的努力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赵构的南宋政权最终得以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并且进而稳住阵脚立足江南，与宗泽于大厦将倾之际，在汴京殚精竭虑力撑危局有着直接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由宗泽的悲烈壮举中，彰显了一种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正是赖于这种宝贵的精神和气节的生生不息，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才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在屡遭列强的蹂躏之后，又以举世瞩目的雄姿，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重新挺起了伟岸的脊

梁。

但是，为何中华英雄自古多罹悲剧，为何忧国志士每每抱恨终身，却是非常值得后世反思的。因为，这种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使得我们在迈向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曾反复地付出了惨痛代价，一再地蒙受了刻骨铭心的屈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有词叹曰：

岁月如流，秋又去，壮心未歇。难收拾，这般危局，风潮猛烈。把酒怅言兴衰事，举杯漫忆当年月。奈强虏未平虎帐空，伤心切。

亡国恨，终当雪。青史鉴，难磨灭。叹江山几度，金瓯碎缺。情系苍生挥热泪，感怀时事喷心血。愿吾侪再举中兴旗，补天阙！

《残阳烈》后记

从开始动笔写《东风破》，到之后的《中原乱》，再到这部《残阳烈》，前后历时十载有余。三部书皆叙汴京史事，总起来看，可算是个汴京三部曲。不过这个三部曲的形成，并非出于事先的设计。盖因《东风破》写完后意犹未尽，《中原乱》写完后欲罢不能，才又催生出了这部《残阳烈》。

说实话，此前我根本不曾想到，以自己这点不成体统的学识功底，还能创作出什么长篇历史小说，而且居然还能接二连三。可见，世上有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只要你下定决心俯下身子持之以恒地去做了，或许也就真做成了。

自然，为了完成这个一再延伸的创作规划，肯定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自诩这几部书“字字看来皆是血”或许有点过分，但谓之“十年辛苦不寻常”真的不算夸张。尤其是在众所周知的当今文化氛围中，致力于这种难得有人喝彩的寂寞耕耘，其代价又何止是“辛苦”二字所能概括的。

所幸者，我总算是坚持跑完了这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衷心地感谢每一位有兴趣阅读拙作的读者，是你们使我的付出产生了价值。

最后应着重说明的一点是，《东风破》《中原乱》《残阳烈》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得以成套出版，悉赖现代出版社和臧永清社长垂青。而将这三部小说统归于“大宋帝国”总称之下，则寄寓了出版者对笔者或其他作者今后更全面地展开抒写三百年大宋风云的期待。对于现代出版社领导和朋友们的这份抬爱与支持，我在此一并诚挚致谢！

丁牧　于2016年